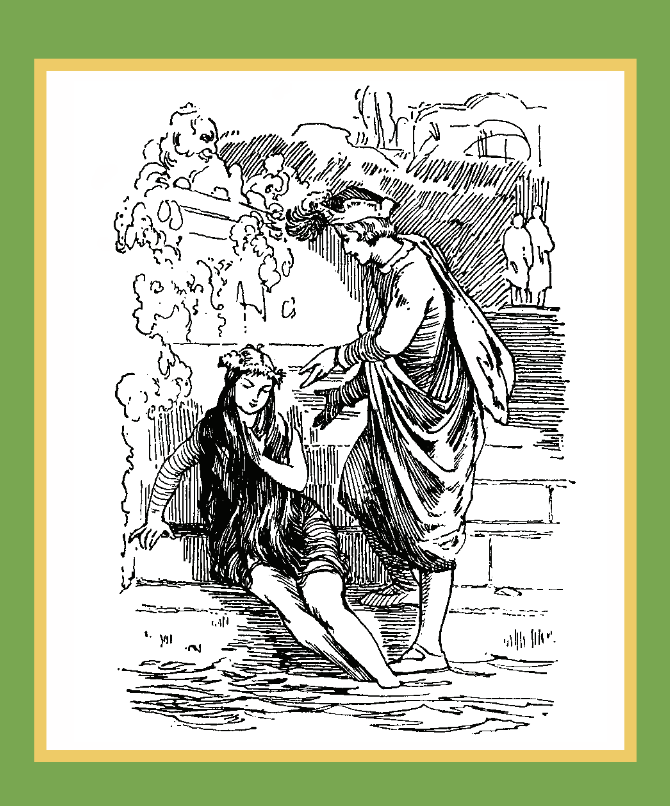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一

海的女儿

叶君健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一

海　的　女　儿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收了作者早期的八篇童话，都是很美丽的作品，也是很生动的人生写照。作者通过童话的形式，无情地暴露和批判了当时社会许多不合理的现象，也歌颂了人们优秀的品质。这些童话不仅是引人入胜的故事，同时也是优美的诗篇。

译 者 前 言

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入口处的海面上，有一座铜像冒出水外。它告诉人们这就是丹麦，因为它是丹麦的一个象征。但它既不代表丹麦的开国元勋，也不代表丹麦某一个王朝的杰出英雄，而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子。她坐在一块石头上，若有所思地望着大海。她在沉思什么呢？谁也猜不出来。也没有人能叫出她的名字。她没有腿，只有一条鱼尾。原来她是人鱼——“海的女儿”，丹麦作家安徒生所写的一篇童话中的主人公。

“海的女儿”生活在海里。她可以在那深蓝色的海底世界自由自在地度过三百年的岁月，然后化为泡沫，结束她无忧无虑的一生。她的寿命比人类长好几倍，但她却是一个低级生物，没有人类所特有的那种“不灭的灵魂”。为了获得这个灵魂、进入生命的较高级的境界，她放弃了她无忧无虑的生活，忍受着她把她的鱼尾换成一双美丽的人腿后所带来的巨大痛苦，而热恋一个人间的王子，希望通过和他的爱情能分得一份人类的灵魂。但这个王子最后同一个人间的

女子结了婚。她的希望破灭了。如果她想回复成为“海的女儿”、继续度过她那无忧无虑的三百年的岁月，她得在那王子结婚的早上，用尖刀刺进他的胸膛，让他的热血流到她的脚上，这时她的双腿就可以回复成鱼尾，使她能再度回到她的海底世界，回到她的家人中去。但是她没有这样作，她自己投进海里，化为泡沫。

“海的女儿”对高级生命的追求，她的坚强毅力和牺牲精神，打动了成千上万的读者的心。丹麦人为了使她永垂不朽，特为她在他们首都的入口处立了一座铜像。这同时也是对他们的童话作家安徒生及其童话作品的一个评价。

童话是安徒生的主要创作。在他开始写童话的时候，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写过这样的话：“我用我的一切感情和思想来写童话，但是同时我也没有忘记成年人。当我写一个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的时候，我永远记住他们的父亲和母亲也会在旁边听，因此我也得给他们写一点东西，让他们想想。”这段话也说明了安徒生的童话的特点：他的童话是“讲给孩子们听的”——不只是写给他们读，同时还要让在他们旁边听的父母也“想想”。这也就是说，他写童话不仅是为了要教育孩子，而且为了要教育他们的父母——成年人。在给另一个朋友的信中，他说：“我现在爱艺术，是因为艺术负有一个崇高的使命。”写童话也是一种艺术，它“负有一个崇高的使命”——那就是教育人民。

安徒生的童话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他和过去的童话作家不同，他的童话不是一般民间故事和传说的转述，以“有趣”和“惊险动人”的题材为主，偶尔也夹杂一些劝善惩恶和类似因果报应一类的宗教教义。他的童话是立足于现实的生活，而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又充满了他对于人类美好未来所作的想象和愿望。他热爱“人”，当然也热爱“人”的生活。在上述的《海的女儿》那篇童话中，他把“人”描写得那么庄严，那么高贵，那么美丽，“海的女儿”把获得一个“人”的灵魂当作她最高的志愿和理想。

因为他热爱“人”，他就热情地歌颂“人”应具有的优良品质：勤劳、勇敢、坚强的毅力、牺牲的精神、克服困难的决心，等等。《野天鹅》中的艾丽莎和《拇指姑娘》中的拇指姑娘，包括“海的女儿”，就是他在这方面所创造的典型。这些都是他理想中的“人”的缩影。具有这些品质的“人”，一定能走向光明，创造出美好的生活。正因为他热爱“人”和相信人类美好的未来，他才憎恨人间的黑暗和各种不合理的现象：贪婪、愚蠢、虚荣、骄傲……。对于这种现象他总是毫无保留地予以批评。但对于统治阶级，那他就不只是批评了。对他们的愚蠢和挥霍，他总是无情地加以揭露和抨击。《皇帝的新装》和《豌豆上的公主》就是这样的作品。他把他们的丑态和荒唐暴露在读者面前，而他所用的语言又是那么生动、辛辣和有风趣！

安徒生所用的语言确也是别具一格。它是来源于人民生活，但是经过他的提炼,又比生活更高,集中地表现出人民的智慧、生活气息和幽默感。如在他最早所写的第一篇童话《打火匣》里，他用这样的句子概括一个皇后的形象:“她不仅只会坐四轮马车,她还能做一些别的事情。”所谓“别的事情”就是要点小心眼，还不至于是一个完全愚蠢的废物。同样,在他写的第二篇童话《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里,当一个农人背着一袋子重东西,路过一个教堂时,他看见人们正在做礼拜,便把袋子放下来,也进去坐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他觉得“现在背起它(袋子)是多么轻啊！不错,这是因为我刚才听了一首圣诗的缘故。”简单两句话，就把做礼拜的虚伪性暴露出来了,但这话是说得那么含蓄和自然,它在揭露了宗教的实质的同时，还使人感到非常有风趣。

但他究竟是在写“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这种充满了浓厚人民生活气息的语言还必须与儿童的生活和心理结合在一起。我们在《祖母》这篇故事里,可以看到这样的句子:“祖母知道许多事情,因为她在爸爸和妈妈没有生下来以前早就是活着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样的句子是多么平凡,多么天真！但是却是那么逼真和有风趣,我们一点也不感到它幼稚。同样,在《恋人》这篇童话里,当一个陀螺吹嘘他的出身“高贵”,说什么他“是桃花心木做的”和“由市长亲手车出来的”时候，他的恋人——一个球儿——表示怀疑,

于是他就这样发誓:“如果我撒谎，那么愿上帝不叫人来抽我!”被人来抽,对他说来就是最大的光荣。我们可以想象,小读者读到这样的句子时，该会感到多么生动和逼真！他们会觉得，这才是他们——儿童——自己的文学作品。当然,成年人也不会认为这只是专为儿童们写的语言,他们对这样的语言也会高度地欣赏。

这一切都说明，安徒生对生活的体验是多么深和对生活的观察又是多么锐敏。这和他一生的经历是分不开的。他在一八〇五年出生于丹麦中部一个叫做富恩岛上的奥登塞镇。他的父亲是一个鞋匠,从他的童年时代起,他就饱尝了生活的苦难。那时正是拿破仑在欧洲掀起一系列战争的年代。丹麦是站在拿破仑的一边，成了交战国。战争的负担很重,而且这负担是转嫁在广大的劳动人民身上,他们一天一天地变得穷困。安徒生的父亲生活无着，不得不到拿破仑的军队中去当一名雇佣兵。两年后，他因为身体不支而退伍,很快就死去了。母亲只得替人洗衣度日,祖母则靠讨乞为生。安徒生儿时和少年时代就一直是在饥饿中打滚。他实际上没有童年——这也是他后来决心为孩子们写童话的一个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想象，他谈不上能有受教育的机会。但是他对生活的体会是那么深,他竟想登上舞台,表演人生。具体地说,他很早就想当一个艺术家,一个演员。为

了追求这个理想,他十四岁时就只身奔赴京城哥本哈根。他最初是想找机会学习,当一个芭蕾舞演员,但是饥饿和贫困已经毁坏了他的健康，他的体形不够条件。他剩下的只有一个好的声音,因此他又想当一个歌剧演员,但由于一场严重的感冒，他的声音忽然变质了,他的这种追求又失败了。不过他在这追求中所表现的毅力和决心却打动了一些艺术家的心。他们集资帮助他上学校，因为不管当哪一种的艺术家，没有文化总是不行的。尽管学校的课程及教学的方式并不使他感到兴趣,但他在学校中究竟可以接触到书本。他利用学校的图书馆阅读了大量丹麦和世界的文学名著,这为他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安徒生到了十七岁的时候，他决定通过文学作品来表现人生。于是他也就真的开始写起文学创作来了。他写剧本，写散文,写诗,写游记,写长篇小说。他的一部名叫《即兴诗人》的长篇小说,甚至还成为了一部畅销书。这是一八三五年以前的事。就在这年元旦，他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说:“我现在要开始写为孩子们看的童话,你要知道,我要争取未来的一代!”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谈到他的童话创作时说:“这才是我的不朽的工作呢!”那时他刚刚满三十岁。从这时开始他把他全部的精力和生命都贡献给这“未来的一代”。他过去在生活中所受的折磨,在文学和艺术的领域里各方面所作的努力——也包括他的失败，看来全都是为他

这“不朽的工作”作准备。他对这工作非常勤奋。从此每年圣诞节他总要出一本童话集，献给他的小读者。圣诞节在欧洲是孩子们的节日。他选择这个节日出版他的童话创作，也说明他对孩子们的感情。他是严肃认真地要争取这“未来的一代”。一直到他去世的前两年——一八七三年——为止，他没有停止过童话创作。他一共发表了一百六十八篇童话和故事。

他的童话创作可以分做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的童话，也就是“讲给孩子们听的故事”，是在一八三五年到一八四五年这十年间写成的，也就是他在三十岁到四十岁之间写成的。一般小读者所爱读的故事，如《小意达的花儿》、《豌豆上的公主》、《皇帝的新装》、《拇指姑娘》、《夜莺》和《丑小鸭》等，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这些作品想象丰富、故事生动、语言活泼、诗意浓厚，最能代表他写童话创作的艺术，也是他在童话创作中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一八四五年以后他开始写一种“新的童话”。所谓“新”，其实倒似乎有些“旧”。他减少了他故事中的浪漫主义成分，而用比较直截了当的手法描写现实的生活，如《卖火柴的小女孩》、《影子》和《母亲的故事》等就是这类的作品。到了一八五二年，他干脆把他新的创作名为“故事”。《柳树下的梦》、《他是一个废物》、《单身汉的睡帽》和《园丁和主人》等，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它们更是对现实生活的直接描述，但它们又与

一般的小说不同，因为它们仍然保持有某些童话的特色和幻想。总的说来，这个时期的作品的调子是低沉的，忧郁的。

他的这种发展说明，他越深入地描写生活，他就越感到苦闷。重重的矛盾纷纷出现在他的笔下，他无法解决。他早期作品中所表现的那种乐观情绪，那种对于生活的美好愿望，对于真、善、美的追求，这时他自己也感觉到不过是一种“幻想”。当然，这种感觉也有它的社会根源，并不是他一时的感情波动。

丹麦在拿破仑倒台后，也成了一个战败国。它失去了广大的领土，耗尽了所有的钱财，银行倒闭；它曾经一度在战争初期利用“中立”的地位而发展起来的农业和小型工业，也全部破产，国内的两极分化在急速加剧。虽然在安徒生开始写“新的童话”的时候起，丹麦的纸币已经开始能兑现，国内经济也有逐步恢复的希望，但人民生活并没有得到改善；相反，他们贫困化的过程更是有增无减。这是因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已经开始在上升的路上迈步。这个阶级，在他们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对人民的剥削和压榨，比起封建统治阶级来，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但它既然是在上升，当然也就显不出它灭亡的征兆。虽然《共产党宣言》在一八四八年就已经发表，安徒生显然还没有看到它，更谈不上理解无产阶级的理论。他看不出人民将会从剥削和压迫中得到解放的远景。

可是他又热情地盼望人民能过幸福的生活，一个光明正义的社会能在人间出现。他在现实的生活中既找不出满足这个愿望的线索，那他就只有求助于“上帝”了。所以“上帝”就在他的作品中成了一个经常出现的人物，一把解决问题的钥匙。当然，他的上帝不是教会中的上帝——这一点从他刻画的那些在人世间宣传“上帝”的“福音”的牧师的形象就可以看得出来。他的上帝是“爱”和“正义”的化身。人间的矛盾、困难和不平，只要提到上帝那里他认为就可以得到解决。事实当然不是如此。《卖火柴的小女孩》中的那个小女孩，当有钱人在欢度除夕时，她却在大雪纷飞的街头冻得要死。这时安徒生让她亲爱的祖母到来，把她迎接到上帝那儿去，也欢度一个快乐的除夕。但事实证明，这个可爱的小姑娘到底还是在街头的墙脚边冻死了。安徒生本人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

这是安徒生的苦恼。这种苦恼给他后半期的童话作品带来一种沉郁和消极的气氛。这是他的时代给他所造成的局限性。排除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从他的童话创作中吸取一定的营养。他的作品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他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以及他生动活泼的语言和文风，在今天对我们说来，仍能起到有益的借鉴作用。

这个全集里的童话和故事，大部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旅欧期间业余时断断续续地译出的——有不少就是在丹麦过冬的时候译的。那时欧洲战后萧条，许多国家都为粮食和副食品短缺所困。只有丹麦的农业恢复较快，这方面的情况较好。热情好客的丹麦朋友曾多次约我到他们的国家去过冬。北欧在冬天天黑得早，夜非常静。特别是在圣诞节和新年前后，家家户户窗上都挂着人工制作的星星,在夜色中发出闪亮,普遍呈现出一种童话的气氛。在这种气氛中我觉得再好莫过于把这幽静的夜花在翻译安徒生的童话上面了。我国解放后,由于我未能把这些童话译全,我又把未译出的部分都一一补齐，最后参照丹麦安徒生博物馆出的、由该馆长拉尔生(Svend Larsen)编的《安徒生童话故事全集》（H. C. Andersen：Eventyr og Historier）一九四九年版全部作了一次校正。这是一个在目前最完全的丹麦文本子。

根据安徒生自己的解释，Eventyr 这个字在丹麦文里是指童话和富于幻想的故事。至于 Historie（复数为 Historier）则是指简单朴素的故事。这个全集包括安徒生在这方面所发表过的全部作品。

在丹麦文里,名词分为“中性”和“共性”两种。“共性”包括男女两性,代名词是 den。所以在叙述动物和无生命的东西的时候，我遵照原文一律把代名词 den 译成“它”,而不

再额外用“牠”来作进一步的区别——事实上,“它”和“牠”在中文里念起来也都是一样的。当然，代表人和特别人格化了的动物或物件则用“他”或“她”。

童话的次序基本上是按照原作发表的先后次序排列的。在译文中我还加了一些注释。做这些注释的时候，我参考了夏娃—玛莉亚·布里姆（Eva-Maria Blühm)译的德文全集本（来比锡 Dieterich’schen Verlagsbuchhandlung 版)、P.G.拉·歇兹奈（P.G.La Chesnais）译的法文全集本（巴黎 Mercure de France 版）和丹麦出版的一些有关参考书。

全集中安徒生早期童话的木刻插图，是根据安徒生同时代的一个画家比得生（Vilhelm Pedersen）的画稿刻的。这些画稿现在都保存在安徒生博物馆内。当初出版家只刻出一部分作为插图。现在的丹麦文全集本则复制了木刻的原画稿,作为补充。安徒生中年以后所写的童话,就再没有比得生的插图——可能这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全集从第八分册以后所有的插图是出自另一个画家洛伦兹·佛罗里西（Lorenz Frølich）的手笔。最后的一个分册《幸运的贝儿》，则是由丹麦近代画家赫路夫·演生尼乌斯（Herluf Jensenius）插图的。在全集的插图中我还增加了一些我从其他本子中选来的作品，但为数不是太多。

叶 君 健

目　　次



打　火　匣

公路上有一个兵在开步走——一，二！一，二！他背上背着一个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因为他已经参加过好几次战争，现在要回家去。他在路上碰见一个老巫婆；她是一个非常可憎的人物，她的下嘴唇垂到她的奶上。她说：“晚安，兵士！你的剑真好，你的行军袋真大，你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兵士！现在你喜欢要有多少钱就可以有多少钱了。”

“谢谢你，老巫婆！”兵士说。

“你看见那棵大树吗？”巫婆说，同时指着他们旁边的一棵树。“那里面是空的。如果你爬到它的顶上去，你就可以看到一个洞口。你从那儿朝下一溜，就可以深深地钻进树身里去。我在你腰上系一根绳子，好叫你喊我的时候，我可以又把你拉上来。”

“我在树底下去干什么呢？”兵问。

“取钱呀，”巫婆回答说。“你将会知道，你钻进树底下去，就会看到一条宽大的走廊。那儿很亮，因为那里点着一百多盏明灯。你可以看到三个门。你可以把它们打开，因为钥匙就在门锁里。你走进第一个房间，可以看到地中央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面坐着一只狗，它的眼睛非常大，像一对茶杯。可是你不要管它！我可以把我蓝格子布的围裙给你。你把它铺在地上，然后你就赶快走过去，把那只狗抱起来，放在我的围裙上。于是你就把箱子打开，你喜欢要多少钱就取出多少钱。这些钱都是铜铸的。但是如果你想取得银铸的钱，你得走进第二个房间里去。不过那儿坐着一只狗，它的眼睛有水车轮那么大。可是你不要去理它。你把它放在我的围裙上，然后把钱取出来。可是，如果你想得到金

子铸的钱，你也可以达到目的。你拿得动多少就可以拿多少——假如你到第三个房间里去的话。不过坐在这儿钱箱上的那只狗的一对眼睛，可有‘圆塔’①那么大啦。你要知道，它才算得是一只狗啦！可是你一点也不必害怕。你只消把它放在我的围裙上，它就不会伤害你了。你从那个箱子里能够取出多少金子来，就取出多少来吧。”

“这倒很不坏，”兵士说。“不过我拿什么东西来酬谢你呢。老巫婆？我想你不会什么也不要吧。”

“不要，”巫婆说，“我一个铜板也不要。我只要你替我把那个旧打火匣取出来。那是我祖母上次忘掉在那里面的。”

“好吧！请你把绳子系到我腰上吧，”兵士说。

“好吧，”巫婆说。“把我的蓝格子围裙拿去吧。”

兵士爬上树，一下子就溜进那个洞口里去了。正如老巫婆说的一样，他现在来到了一条点着几百盏灯的大走廊里。

他打开第一道门。哎呀！果然有一条狗坐在那儿。眼睛有茶杯那么大，直瞪着他。

“你这个好家伙！”兵士说。于是他就把它抱到巫婆的

---

① 这是指哥本哈根的有名的“圆塔”；它原先是一个天文台。

围裙上。然后他就取出了许多铜板，他的衣袋能装多少就装多少。他把箱子锁好,把狗儿又放到上面,于是他就走进第二个房间里去。哎呀!这儿坐着一只狗,眼睛大得简直像一对水车轮。

“你不应该这样死盯着我,”兵士说。“这样你就会弄坏你的眼睛啦。”他把狗儿抱到女巫的围裙上。当他看到箱子里有那么多的银币的时候，他就把他所有的那些铜板完全扔掉，把自己的衣袋和行军袋全装满了银币。随后他就走进第三个房间——乖乖,这可真有点骇人！这儿的一只狗,两只眼睛真正有“圆塔”那么大！它们在脑袋里转动着，简直像轮子!

“晚安!”兵士说。他把手举到帽子边上行了个礼，因为他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一只狗儿。不过，他把它瞧了一会儿以后，心里就想,“现在差不多了。”他把它抱下来放在地上。于是他就打开箱子。老天爷啦！那里面的金子真够多！他可以用这金子把整个的哥本哈根买下来，他可以把卖糕饼女人①所有的糖猪都买下来，他可以把全世

---

① 这是旧时丹麦卖零食和玩具的一种小贩。“猪糖”（Sukkergrise）是糖做的小猪，既可以当玩具，又可以吃掉。

界的锡兵啦、马鞭啦、摇动的木马啦,全部都买下来。是的,钱可真是不少——兵士把他衣袋和行军袋里满装着的银币全都倒出来,把金子装进去。是的,他的衣袋,他的行军袋,他的帽子,他的皮靴全都装满了,他几乎连走也走不动了。现在他的确有钱了。他把狗儿又放到箱子上去,锁好了门,在树里朝上面喊一声:“把我拉上来呀,老巫婆!”

“你取到打火匣没有?”巫婆问。

“一点也不错!”兵士说。“我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于是他又走下去,把打火匣取来。巫婆把他拉了出来。所以他现在又站在大路上了。他的衣袋、皮靴、行军袋、帽子,全都盛满了钱。

“你要这打火匣有什么用呢?”兵士问。

“这与你没有什么相干,”巫婆反驳他说,“你已经得到钱——你只消把打火匣交给我好了。”

“废话!”兵士说。“你要它有什么用,请你马上告诉我。不然我就抽出剑来,把你的头砍掉。”

“我可不能告诉你!”巫婆说。

兵士一下子就把她的头砍掉了。她倒了下来!他把他所有的钱包在她的围裙里,像一捆东西似的背在背上;然后

把那个打火匣放在衣袋里，一直向城里走去。

这是一个顶漂亮的城市！他住进一个最好的旅馆里去，开了最舒服的房间,叫了他最喜欢的酒菜,因为他现在发了财,有的是钱。替他擦皮靴的那个茶房觉得,像他这样一位有钱的绅士：他的这双皮鞋真是旧得太滑稽了。但是新的他还来不及买。第二天他买到了合适的靴子和漂亮的衣服。现在我们的这位兵士成了一个焕然一新的绅士了。大家把城里所有的一切事情都告诉他，告诉他关于国王的事情，告诉他这国王的女儿是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

“在什么地方可以看到她呢？”兵士问。

“谁也不能见到她的,”大家齐声说。“她住在一幢宽大的铜宫里，周围有好几道墙和好几座塔。只有国王本人才能在那儿自由进出,因为从前曾经有过一个预言,说她将会嫁给一个普通的士兵，这可叫国王忍受不了。”

“我倒想看看她呢，”兵士想。不过他得不到许可。

他现在生活得很愉快,常常到戏院去看戏,到皇家花园里去逛逛,送许多钱给穷苦的人们。这是一种良好的行为,因为他自己早已体会到，没有一文钱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现在他有钱了,有华美的衣服穿,交了很多朋友。这些朋友

都说他是一个稀有的人物，一位豪侠之士。这类话使这个兵士听起来非常舒服。不过他每天只是把钱花出去，却赚不进一个来。所以最后他只剩下两个铜板了。因此他就不得不从那些漂亮房间里搬出来，住到屋顶下的一间阁楼里去。同时他也只好自己擦自己的皮鞋，自己用缝针补自己的皮鞋了。他的朋友谁也不来看他了，因为走上去要爬很高的梯子。

有一天晚上天很黑。他连一根蜡烛也买不起。这时他忽然记起,他还有一根蜡烛头装在那个打火匣里——巫婆帮助他到那空树底下取出来的那个打火匣。他把那个打火匣和烛头取出来。不过当他在火石上擦了一下、火星一冒出来的时候,房门就自动地开了,他在树底下所看到的那条眼睛有茶杯大的狗儿就在他面前出现了。它说:

“我的主人，有什么吩咐?”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兵士说。“这真是一个滑稽的打火匣。如果我能这样得到我想要的东西才好呢！替我弄几个钱来吧!”他对狗儿说。于是“嘘”的一声,狗儿就不见了。一会儿，又是“嘘”的一声，狗儿嘴里衔着一大口袋的钱回来了。

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的打火匣。只要他把它擦一下,那只狗儿就来了,坐在盛有铜钱的箱子上。要是他擦它两下,那只有银子的狗儿就来了。要是他擦三下,那只有金子的狗儿就出现了。现在这个兵士又搬到那几间华美的房间里去住，又穿起漂亮的衣服来了。他所有的朋友马上又认得他了，并且还非常关心他起来。

有一次他心中想:“人们不能去看那位公主，也可算是一桩怪事。大家都说她很美;不过,假如她老是独住在那有许多塔楼的铜宫里,那有什么意思呢?难道我就看不到她一眼吗?——我的打火匣在什么地方?”他擦出火星,马上“嘘”的一声，那只眼睛像茶杯一样的狗儿就跳出来了。

“现在是半夜了，一点也不错，”兵士说。“不过我倒很想看一下那位公主哩，哪怕一忽儿也好。”

狗儿立刻就跑到门外去了。出乎这士兵的意料之外，它一会儿就领着公主回来了。她躺在狗的背上，已经睡着了。谁都可以看出她是一个真正的公主,因为她非常好看。这个兵士忍不住要吻她一下，因为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丘八呀。

狗儿又带着公主回去了。但是天亮以后，当国王和皇

后正在饮茶的时候,公主说她在晚上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见一只狗和一个兵，她自己骑在狗身上，那个兵吻了她一下。

“这倒是一个很好玩的故事呢！”皇后说。

因此第二天夜里有一个老宫女就得守在公主的床边，来看看这究竟是梦呢，还是什么别的东西。

那个兵士非常想再一次看到这位可爱的公主。因此狗儿晚上又来了,背起她,尽快地跑走了。这个老宫女立刻穿上她的水鞋，在她后面以同样的速度追赶。当她看到他们跑进一幢大房子里去的时候，她想:“我现在可知道这块地方了。”她就在这门上用白粉笔画了一个大十字。随后她就回去睡觉了，不久狗儿把公主送回来了。不过当它看见兵士住的那间房子的门上画着一个十字的时候，它也取一支粉笔来，在城里所有的门上都画了一个十字。这件事做得很聪明,因为所有的门上都有了十字,那个老宫女就找不到正确的地方了。

早晨，国王、皇后、那个老宫女以及所有的官员很早就都来了，要去看看公主所到过的地方。

当国王看到第一个画有十字的门的时候，他就说:“就

在这儿!”

但是皇后发现另一个门上也有个十字，所以她说:“亲爱的丈夫，不是在这儿呀?”

这时大家都齐声说:“那儿有一个！那儿有一个!”因为他们无论朝什么地方看，他们都发现门上画有十字。所以他们觉得，如果再找下去，也不会得到什么结果。

不过皇后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女人。她不仅只会坐四轮马车，而且还能做一些别的事情。她取出一把金剪刀，把一块绸子剪成几片,缝了一个很精致的小袋,在袋里装满了很细的荞麦粉。她把这小袋系在公主的背上。这样布置好了以后,她就在袋子上剪了一个小口,好叫公主走过的路上，都撒上细粉。

晚间狗儿又来了。它把公主背到背上，带着她一起跑到兵士那儿去。这个兵士现在非常爱她；他倒很想成为一位王子，以便和她结婚呢。

狗儿完全没有注意到，面粉已经从王宫那儿一直撒到兵士那间屋子的窗上——它就是在这儿背着公主沿着墙爬进去的。早晨,国王和皇后已经看得很清楚,他们的女儿曾经到什么地方去过。他们把那个兵士抓来，关进牢里去。

他现在坐在牢里了。嗨，那里面可够黑暗和闷人啦！人们对他说："明天你就要上绞架了。"这句话听起来可真不是好玩的，而且他把打火匣也忘掉在旅馆里。第二天早晨，他从小窗的铁栏杆里望见许多人涌出城来看他上绞架。他听到鼓声，看到兵士们开步走。所有的人都在向外面跑。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个鞋匠的学徒。他还穿着他的皮围裙和一双拖鞋。他跑得那么快，连他的一双拖鞋也飞走了，撞到一堵墙上。那个兵就坐在那儿，在铁栏杆后面朝外望。

"喂，你这个鞋匠的小鬼！你不要这么急呀！"兵士对他说。"在我没有到场以前，没有什么好看的呀。不过，假如你跑到我住的那个地方去、把我的打火匣取来，我可以给你四块钱。但是你得使劲地跑一下才行。"这个鞋匠的学徒很想得到那四块钱，所以提起脚就跑，把那个打火匣取来，交给这兵士，同时——唔，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事情起了什么变化。

在城外面，一架高大的绞架已经竖起来了。它的周围站着许多兵士和成千成万的老百姓。国王和皇后，面对着审判官和全部陪审的人员，坐在一个华丽的王座上面。

那个兵士已经站到梯子上来了。不过，当人们正要把

绞索套到他脖子上的时候,他说,一个罪人在接受他的裁判以前,可以有一个无罪的要求,人们应该让他得到满足：他非常想抽一口烟，而且这可以说是他在这世界上最后抽的一口烟了。

对于这要求，国王不愿意说一个“不”字。所以兵士就取出了他的打火匣,擦了几下火。一——二——三!忽然三只狗儿都跳出来了——一只有茶杯那么大的眼睛，一只有水车轮那么大的眼睛——还有一只的眼睛简直有“圆塔”那么大。

“请帮助我，不要叫我被绞死吧！”兵士说。



这时这几只狗儿就向法官和全体审判的人员扑来，拖着这个人的腿子,咬着那个人的鼻子,把他们扔向空中有好几丈高，他们落下来时都跌成了肉酱。

“不准这样对付我!”国王说。不过最大的那只狗儿还是拖住他和他的皇后,把他们跟其余的人一起乱扔,所有的士兵都害怕起来,老百姓也都叫起来:“小兵,你做咱们的国王吧！你跟那位美丽的公主结婚吧!”

这么着,大家就把这个兵士拥进国王的四轮马车里去。那三只狗儿就在他面前跳来跳去，同时高呼:“万岁!”小孩子用手指吹起口哨来；士兵们敬起礼来。那位公主走出她的铜宫,做了皇后,感到非常满意。结婚典礼举行了足足八天。那三只狗儿也上桌子坐了，把眼睛睁得比什么时候都大。



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

从前有两个人住在一个村子里。他们的名字是一样的——两个人都叫克劳斯。不过一个有四匹马，另一个只有一匹马。为了要把他们彼此分得清楚，大家就把有四匹马的那个叫大克劳斯，把只有一匹马的那个叫小克劳斯。现在我们可以听听他们每人做了些什么事情吧，因为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小克劳斯整星期要替大克劳斯犁田，而且还要把自己一匹仅有的马借给他使用。大克劳斯用自己的四匹马来帮忙他，可是每星期只帮忙他一天,而且这还是在星期天。

好呀！小克劳斯多么喜欢在那五匹牲口的上空刮达刮达地响着鞭子啊！在这一天，它们就好像全部变成了他自己的财产似的。太阳在高高兴兴地照着，所有教堂尖塔上的钟都敲出做礼拜的钟声。大家都穿起了最漂亮的衣服，胳膊底下夹着圣诗集，走到教堂里去听牧师讲道。他们都看到小克劳斯用他的五匹牲口在犁田。他是那么高兴，他把鞭子在这几匹牲口的上空抽得刮达刮达地响了又响，同时喊着："我的五匹马儿哟！使劲呀！"

"你可不能这么说啦！"大克劳斯说。"因为你只有一匹马呀。"

不过，去做礼拜的人在旁边走过的时候，小克劳斯就忘记了他不应该说这样的话。他又喊起来："我的五匹马儿哟，使劲呀！"

"现在我得请求你不要喊这一套了，"大克劳斯说。"假如你再这样说的话，我可要敲你这匹牲口的脑袋，叫它当场倒下来死掉，那么它也就完蛋了。"

"我决不再说那句话，"小克劳斯说。但是，当有人在旁边走过、对他点点头、道一声日安的时候，他又高兴起来，觉得自己有五匹牲口犁田，究竟是了不起。所以他又刮达

刮达地挥起鞭子来，喊着:“我的五匹马儿哟，使劲呀!”

“我可要在你的马儿身上‘使劲’一下了。”大克劳斯说，于是他就拿起一个拴马桩，在小克劳斯惟一的马儿头上打了一下。这牲口倒下来，立刻就死了。

“哎，我现在连一匹马儿也没有了!”小克劳斯说,同时开始哭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剥下马儿的皮，把它放在风里吹干。然后他就把它装进一个袋子，背在背上，到城里去卖这张马皮。

他得走上好长的一段路，而且还得经过一个很大的黑森林。这时天气变得坏极了。他迷失了路。他还没有找到正确的路，天就要黑了。在夜幕降临以前，要回家是太远了，但是到城里去也不近。

路旁有一个很大的农庄，它窗外的百叶窗已经放下来了，不过缝隙里还是有亮光透露出来。

“也许人家会让我在这里过一夜吧。”小克劳斯想。于是他就走过去，敲了一下门。

那农夫的妻子开了门，不过,她一听到他这个请求,就叫他走开,并且说：她的丈夫不在家,她不能让任何陌生人

进来。

“那么我只有睡在露天里了。”小克劳斯说。农夫的妻子就当着他的面把门关上了。

附近有一个大干草堆，在草堆和屋子中间有一个平顶的小茅屋。

“我可以睡在那上面！”小克劳斯抬头看见那屋顶的时候说。“这的确是一张很美妙的床。我想鹳鸟决不会飞下来啄我的腿子的。”因为屋顶上就站着一只活生生的鹳鸟——它的窠就在那上面。

小克劳斯爬到茅屋顶上，在那上面躺下，翻了个身，把自己舒舒服服地安顿下来。窗外的百叶窗的上面一部分没有关好，所以他看得见屋子里的房间。

房间里有一个铺了台布的大桌子，桌上放着酒、烤肉和一条肥美的鱼。农夫的妻子和乡里的牧师在桌旁坐着，再没有别的人在场。她在为他斟酒，他把叉子插进鱼里去，挑起来吃，因为这是他最心爱的一个菜。

“我希望也能让别人吃一点！”小克劳斯心中想，同时伸出头去向那窗子望。天啊！那里面有多么好看的一块糕啊！是的，这简直是一桌酒席！

这时他听到有一个人骑着马在大路上朝这屋子走来。原来是那女人的丈夫回家来了。

他倒是一个很善良的人，不过他有一个怪毛病——他怎样也看不惯牧师。只要遇见一个牧师，他立刻就要变得非常暴躁起来。因为这个缘故，所以这个牧师这时才来向这女人道“日安”，因为他知道她的丈夫不在家。这位贤慧的女人把她所有的好东西都搬出来给他吃。不过，当他们一听到她丈夫回来了，他们就非常害怕起来。这女人就请求牧师钻进墙角边的一个大空箱子里去。他也就只好照办了，因为他知道这个可怜的丈夫看不惯一个牧师。女人连忙把这些美味的酒菜藏进灶里去，因为假如丈夫看见这些东西，他一定要问问这是什么意思。

“咳，我的天啊！”茅屋上的小克劳斯看到这些好东西给搬走，不禁叹了口气。

“上面是什么人？”农夫问，同时也抬头望着小克劳斯。“你为什么睡在那儿？请你下来跟我一起到屋子里去吧。”

于是小克劳斯就告诉他，他怎样迷了路，同时请求农夫准许他在这儿过一夜。

“当然可以的，”农夫说。“不过我们得先吃点东西才

行。”

女人很和善地迎接他们两个人。她在长桌上铺好台布，盛了一大碗稀饭给他们吃。农夫很饿,吃得津津有味。可是小克劳斯不禁想起了那些好吃的烤肉、鱼和糕来——他知道这些东西是藏在灶里的。

他早已把那个装着马皮的袋子放在桌子底下，放在自己脚边；因为我们记得,这就是他从家里带出来的东西,要送到城里去卖的。这一碗稀粥他实在吃得没有什么味道，所以他的一双脚就在袋子上踩，踩得那张马皮发出机机轧轧的声音来。

“不要叫！”他对他的袋子说，但同时他不禁又在上面踩，弄得它发出更大的声音来。

“怎么，你袋子里装的什么东西？”农夫问。

“咳，里面是一个魔法师，”小克劳斯回答说。“他说我们不必再吃稀粥了，他已经变出一炉子烤肉、鱼和点心来了。”

“好极了！”农夫说。他很快地就把炉子掀开,发现了他老婆藏在里面的那些好菜。不过，他却以为这些好东西是袋里的魔法师变出来的。他的女人什么话也不敢说，只好

赶快把这些菜搬到桌上来。他们两人就把肉、鱼和糕饼痛快地吃了一顿。现在小克劳斯又在袋子上踩了一下，弄得里面的皮又叫起来。

“他现在又在说什么呢？”农夫问。

小克劳斯回答说：“他说他还为我们变出了三瓶酒，这酒也在炉子里面哩。”

那女人就不得不把她所藏的酒也取出来，农夫把酒喝了，非常愉快。于是他自己也很想有一个像小克劳斯袋子里的魔法师。

“他能够变出魔鬼吗？”农夫问。“我倒很想看看魔鬼呢，因为我现在很愉快。”

“当然咯，”小克劳斯说。“我所要求的东西，我的魔法师都能变得出来——难道你不能吗，魔法师？”他一边说着，一边踩着这张皮，弄得它又叫起来。“你听到没有？他说：‘能变得出来。’不过这个魔鬼的样子是很丑的：我看最好还是不要看他吧。”

“噢，我一点也不害怕。他会是一副什么样子呢？”

“嗯，他简直跟本乡的牧师一模一样。”

“哈！”农夫说，“那可真是太难看了！你要知道，我真

是看不惯牧师的一副嘴脸。不过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只要知道他是个魔鬼,也就能忍受得了。现在我鼓起勇气来吧！不过请别让他离我太近。”

“让我问一下我的魔法师吧。”小克劳斯说。于是他就在袋子上踩了一下，同时把耳朵偏过来听。

“他说什么？”

“他说你可以走过去，把墙角那儿的箱子打开。你可以看见那个魔鬼就蹲在里面。不过你要把箱盖子好好抓紧，免得他溜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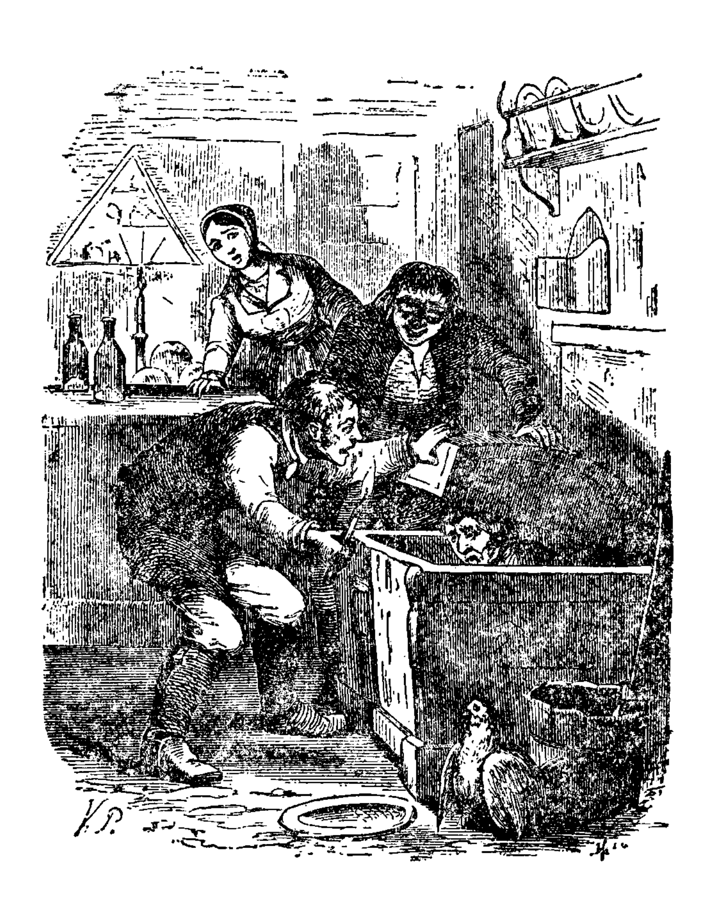
“我要请你帮助我抓住盖子！”农夫说。于是他走到箱子那儿。他的妻子早把那个真正的牧师在里面藏好了。现在他正坐在里面，非常害怕。

农夫把盖子略为掀开，朝里面偷偷地瞧了一下。

“嗬唷！”他喊出声来，朝后跳了一步。“是的，我现在看到他了。他跟我们的牧师是一模一样。啊，这真骇人！”

为了这件事,他们得喝几杯酒。所以他们坐下来,一直喝到夜深。

“你得把这位魔法师卖给我，”农夫说。“随便你要多少钱吧：我马上就可以给你一大斗钱。”



“不成，这个我可不干，”小克劳斯说。“你想想看吧，这位魔法师对我的用处该有多大呀！”

“啊，要是它属于我该多好啊！”农夫继续要求着说。

“好吧，”最后小克劳斯说。“今晚你让我在这儿过夜，实在对我太好了。就这样办吧。你拿一斗钱来，可以把这个魔法师买去，不过我要满满的一斗钱。”

“那不成问题，”农夫说。“可是你得把那儿的一个箱子带走。我一分钟也不愿意把它留在我的家里。谁也不知道，他是不是还待在里面。”

小克劳斯把他装着干马皮的那个袋子给了农夫，换得了一斗钱，而且这斗钱是装得满满的。农夫还另外给了他一辆大车，把钱和箱子运走。

“再会吧！”小克劳斯说，于是他就推着钱和那只大箱子——牧师还坐在里面——走了。

在树林的另一边有一条又宽又深的河，水流得非常急，谁也难得游过逆流。不过那上面新建了一座大桥。小克劳斯在桥中央停下来，大声地讲了几句话，使箱子里的牧师能够听见：

“咳，这口笨箱子叫我怎么办呢？它是那么重，好像里面

装得有石头似的。我已经够累，再也推不动了。我还是把它扔到河里去吧。如果它流到我家里，那是再好也不过；如果它流不到我家里，那也就只好让它去吧。”

于是他一只手把箱子略微提起一点，好像真要把它扔到水里去似的。

“干不得，请放下来吧！”箱子里的牧师大声说。“请让我出来吧！”

“哎唷！”小克劳斯装做害怕的样子说。“他原来还在里面！我得赶快把它扔进河里去，让他淹死。”

“哎呀！扔不得！扔不得！”牧师大声叫起来。“请你放了我，我可以给你一大斗钱。”

“呀，这倒可以考虑一下，”小克劳斯说，同时把箱子打开。

牧师马上就爬出来，把那口空箱子推到水里去。随后他就回到了家里，小克劳斯跟着他，得到了满满一斗钱。小克劳斯已经从农夫那里得到了一斗钱，所以现在他整个车子里都装满钱了。

“你看我那匹马的代价倒真是不小呢，”当他回到家来、走进自己的房间里去时，他对自己说，同时把钱倒在地上，

堆成一大堆。“如果大克劳斯知道我靠了一匹马发了大财的话，他一定会生气的。不过我决不老老实实地告诉他。”

因此他派一个孩子到大克劳斯家里去借一个斗来。

“他要这东西干什么呢？”大克劳斯想。于是他在斗底上涂了一点焦油，好使它能粘住一点它所量过的东西。事实上也是这样，因为当他收回这斗的时候，发现那上面粘着三块崭新的银毫。

“这是什么呢？”大克劳斯说。他马上跑到小克劳斯那儿去。“你这些钱是从哪儿弄来的？”

“哦,那是从我那张马皮上赚来的。昨天晚上我把它卖掉了。”

“它的价钱倒是不小啦,”大克劳斯说。他急忙跑回家来，拿起一把斧头，把他的四匹马当头砍死了。他剥下皮来，送到城里去卖。

“卖皮哟！卖皮哟！谁要买皮？”他在街上喊。

所有的皮鞋匠和制革匠都跑过来，问他要多少价钱。

“每张卖一斗钱！”大克劳斯说。

“你发疯了吗？”他们说。“你以为我们的钱可以用斗量么？”

“卖皮哟！卖皮哟！谁要买皮？”他又喊起来。人家一问起他的皮的价钱，他老是回答说：“一斗钱。”

“他简直是拿我们开玩笑。”大家都说。于是鞋匠拿起皮条，制革匠拿起围裙，都向大克劳斯打来。

“卖皮哟！卖皮哟！”他们讥笑着他。“我们叫你有一张像猪一样流着鲜血的皮。滚出城去吧！”他们喊着。大克劳斯拼命地跑，因为他从来没有像这次被打得那么厉害。

“嗯，”他回到家来时说。“小克劳斯得还这笔债，我要把他活活地打死。”

但是在小克劳斯的家里，他的祖母恰巧死掉了。她生前对他一直很厉害，很不客气。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很难过，所以他抱起这死女人，把她放在自己温暖的床上，看她是不是还能复活起来。他要使她在那床上停一整夜，他自己坐在墙角里的一把椅子上睡——他过去常常是这样。

当他夜里正在那儿坐着的时候，门开了，大克劳斯拿着斧头进来了。他知道小克劳斯的床在什么地方。一直向床前走去，用斧头在他老祖母的头上砍了一下。因为他以为这就是小克劳斯。

“你要知道，”他说，“你不能再把我当做一个傻瓜来耍

了。”随后他也就回到家里去。

“这家伙真是一个坏蛋，”小克劳斯说。“他想把我打死。幸好我的老祖母已经死了，否则他会把她的一条命送掉。”

于是他给祖母穿上礼拜天的衣服，从邻人那儿借来一匹马，套在一辆车子上，同时把老太太放在最后边的座位上坐着。这样，当他赶着车子的时候，她就可以不至于倒下来。他们颠颠簸簸地走过树林。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他们来到一个旅店的门口。小克劳斯在这儿停下来，走到店里去吃点东西。

店老板是一个有很多很多钱的人，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不过他的脾气很坏，好像他全身长满了胡椒和烟草似的。

“早安，”他对小克劳斯说。“你今天穿起漂亮衣服来啦。”

“不错，”小克劳斯说，“我今天是跟我的祖母上城里去呀：她正坐在外面的车子里，我不能把她带到这屋子里来。你能不能给她一杯蜜酒喝？不过请你把声音讲大一点，因为她的耳朵不太好。”

“好吧，这个我办得到，”店老板说，于是他倒了一大杯蜜酒，走到外边那个死了的祖母身边去。她僵直地坐在车子里。

“这是你孩子为你叫的一杯酒。”店老板说。不过这死妇人一句话也不讲，只是坐着不动。

“你听到没有？”店老板高声地喊出来。“这是你孩子为你叫的一杯酒呀！”

他又把这话喊了一遍，接着又喊了一遍。不过她还是一动也不动。最后他发起火来，把酒杯向她的脸上扔去。蜜酒沿着她的鼻子流下来，同时她向车子后边倒去，因为她只是放得很直，但没有绑得很紧。

“你看！”小克劳斯吵起来，并且向门外跑去，拦腰抱住这个店老板。“你把我的祖母打死了！你瞧，她的额角上有一个大洞。”

“咳，真糟糕！”店老板也叫起来，难过地扭着自己的双手。“这完全怪我脾气太坏！亲爱的小克劳斯，我给你一斗钱好吧，我也愿意安葬她，把她当做我自己的祖母一样。不过请你不要声张，否则我的脑袋就保不住了。那才不痛快呢！”

因此小克劳斯又得到了一斗钱。店老板还安葬了他的

老祖母，像是安葬自己的亲人一样。

小克劳斯带着这许多钱回到家里，马上叫他的孩子去向大克劳斯借一个斗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大克劳斯说。“难道我没有把他打死吗？我得亲眼去看一下。”他就亲自拿着斗来见小克劳斯。

“你从哪里弄到这么多的钱?”他问。当他看到这么一大堆钱的时候，他的眼睛睁得非常大。

“你打死的是我的祖母，并不是我呀，”小克劳斯说。“我已经把她卖了，得到一斗钱。”

“这个价钱倒是非常高。”大克劳斯说。于是他马上跑回家去,拿起一把斧头,把自己的老祖母砍死了。他把她装上车，赶进城去,在一位药剂师的门前停住,问他是不是愿意买一个死人。

“这是谁？你从什么地方弄到她的？”药剂师问。

“这是我的祖母,”大克劳斯说。“我把她砍死了，为的是想卖得一斗钱。”

“愿上帝救救我们!”药剂师说。“你简直在发疯！再不要讲这样的话吧，再讲你就会掉脑袋了。”于是他就老老实

实地告诉他,他做的这桩事情是多么要不得,他是一个多么坏的人,他应该受到怎样的惩罚。大克劳斯吓了一跳,赶快从药房里跑出来，跳进车里,抽起马鞭,奔回家来。不过药剂师和所有在场的人都以为他是一个疯子，所以也就随便让他逃走了。

“你得还这笔债！”大克劳斯把车子赶上了大路以后说,“是的，小克劳斯,你得还这笔债!”他一回到家来,就马上找到一个最大的口袋，一直向小克劳斯家里走，说:“你又作弄了我一次！第一次我打死了我的马；这一次又打死了我的老祖母！这完全得由你负责。不过你别再想作弄我了。”于是他就把小克劳斯拦腰抱住，塞进那个大口袋里去，背在背上,大声对他说:“现在我要走了,要把你活活地淹死!”

要到河边，他得走好长一段路。小克劳斯倒够他背的呢。这条路挨近一座教堂:教堂内正在奏着风琴,人们正在唱着圣诗，唱得很好听。大克劳斯把装着小克劳斯的大口袋在教堂门口放下。他想:不妨进去先听一首圣诗,然后再向前走也不碍事：小克劳斯既跑不出来，而别的人又都在教堂里，因此他就走进去了。

“咳,我的天！咳，我的天!”袋子里的小克劳斯叹了一口气。他扭着,挣着,但是他没有办法把绳子弄脱。这时恰巧有一位赶牲口的白发老人走过来,手中拿着一根长棒;他正在赶着走在他前面的一群公牛和母牛。那群牛恰巧踢着那个装着小克劳斯的袋子，把它弄翻了。

“咳，我的天!”小克劳斯叹了一口气,“我年纪还是这么轻，现在就已经要进天国了!”

“可是我这个可怜的人,”赶牲口的人说,“我的年纪已经是这么老，现在却还进不去了呢!”

“那么请你把这袋子打开吧,”小克劳斯喊出声来。“你可以代替我钻进去，那么你就马上可以进天国了。”

“那很好，我愿意这样办!”赶牲口的人说。于是他就把袋子解开，小克劳斯就立刻爬出来了。

“你来看管这些牲口，好吗?”老人问。于是他就钻进袋子里去。小克劳斯把它系好，随后就赶着这群公牛和母牛走了。

过了不久，大克劳斯从教堂里走出来。他又把这袋子扛在肩上。他觉得袋子轻了一些;这是没有错的,因为赶牲口的老人只有小克劳斯一半重。

“现在背起他是多么轻啊！不错，这是因为我刚才听了一首圣诗的缘故。”

他走向那条又宽又深的河边，把那个装着赶牲口的老人的袋子扔到水里。他以为这就是小克劳斯了。所以他在后面喊：“躺在那儿吧！你再也不能作弄我了！”

于是他回到家来。不过当他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忽然碰到小克劳斯赶着一群牲口。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大克劳斯说。“难道我没有淹死你吗？”

“不错，”小克劳斯说，“大约半个钟头以前，你把我扔进河里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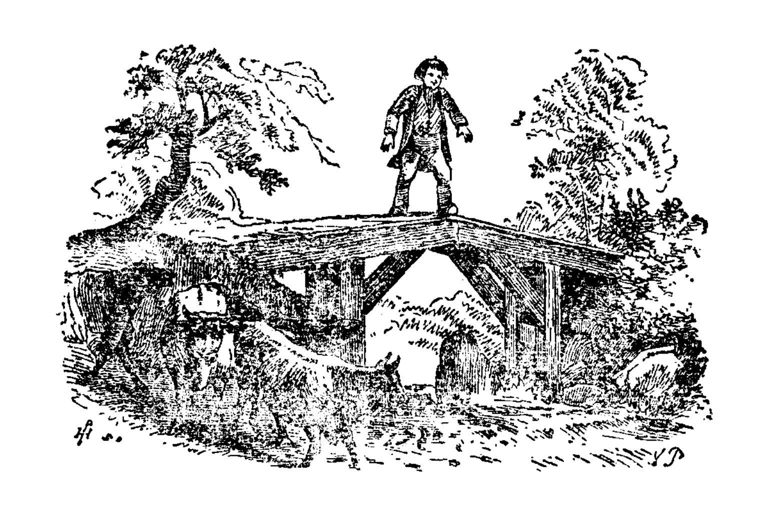
“不过你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样好的牲口呢？”大克劳斯问。

“它们都是海里的牲口，”小克劳斯说。“我把全部的经过告诉你吧，同时我也要感谢你把我淹死。我现在走起运来了。你可以相信我，我现在真正发财了！我呆在袋子里的时候，真是害怕！当你把我从桥上扔进冷水里去的时候，风就在我耳朵旁边叫。我马上就沉到水底，不过我倒没有碰伤我自己，因为那儿长着非常柔软的水草。我是落到草

上的。马上这口袋也自动地开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身上穿着雪白的衣服,湿头发上戴着一个绿色的花环,走过来拉着我的手，对我说:‘你就是小克劳斯吗？你来了，我先送给你几匹牲口吧。沿着这条路,再向前走十二里,你还可以看到一大群——我把它们都送给你好了。’我这时才知道河就是住在海里的人们的一条大道。他们在海底上走，从海那儿走向内地，直到这条河的尽头。这儿开着那么多美丽的花，长着那么多新鲜的草。游在水里的鱼儿在我的耳朵旁滑过去，像这儿的鸟在空中飞过一样。那儿的人是多么漂亮啊！在那儿的山丘上和田沟里吃着草的牲口是多么好看啊!”

“那么你为什么又马上回到我们这儿来了呢?”大克劳斯问。“水里面要是那么好，我决不会回来!”

“咳,”小克劳斯回答说,“这正是我聪明的地方。你记得我跟你讲过,那位海里的姑娘曾说:‘沿着大路再向前走十二里,’——她所说的路无非是河罢了，因为她不能走别种的路——那儿还有一大群牲口在等着我啦。不过我知道河流是怎样一种弯弯曲曲的东西——它有时这样一弯，有时那样一弯;这全是弯路,只要你做得到,你可以回到陆地上



来走一条直路，那就是穿过田野再回到河里去。这样就可以少走六里多路，因此我也就可以早点得到我的海牲口了！”

“啊，你真是一个幸运的人！”大克劳斯说。“你想，假如我也走向海底的话，我能不能也得到一些海牲口？”

“我想是能够的。”小克劳斯回答说。“不过我没有气力把你背在袋子里走到河边，你太重了！但是假如你自己走到那儿、同时自己钻进袋子里去，我倒很愿意把你扔进水里去呢！”

“谢谢你！”大克劳斯说。“不过我走下去得不到海牲口的话，我可要结结实实地揍你一顿啦！这点请你注意。”

“哦，不要这样，不要这样厉害吧！”于是他们就一起向河边走去。那些牲口已经很渴了，它们一看到水，就拼命冲过去喝。

“你看它们简直等都等不及了！”小克劳斯说。“它们急着要回到水底下去呀！”

“是的，不过你得先帮助我！”大克劳斯说，“不然我就要结结实实地揍你一顿！”

这样，他就钻进一个大口袋里去，那个口袋一直是由一头公牛驮在背上的。

“请放一块石头到里面去吧，不然我就怕沉不下去啦，”大克劳斯说。

“这个你放心，”小克劳斯回答说；但是他还是装了一块大石头到袋里去，用绳子把它系紧。接着他就把它一推：哗啦！大克劳斯滚到河里去了，而且马上就沉到河底。

“我恐怕你找不到牲口了！”小克劳斯说。于是他就把他所有的牲口赶回家来。



豌豆上的公主

从前有一位王子,他想找一位公主结婚;但是她必须是一位真正的公主。所以他就走遍了全世界,要想寻到这样的一位公主。可是无论他到什么地方,他总是碰到一些障碍。公主倒有的是;不过他没有办法断定她们究竟是不是真正的公主。她们总是有些地方不大对头。结果,他只好回家来,心中很不快活,因为他是那么渴望着得到一位真正的公主。

有一天晚上，忽然起了一阵可怕的暴风雨。天空在掣电,在打雷,在下着大雨。这真有点使人害怕！这时有人在敲着城门，老国王就走过去开门。

站在城门外的是一位公主。可是,天啦!经过了风吹雨打之后，她的样子是多么难看啊！水沿着她的头发和衣服向下面流,流进鞋尖,又从脚跟流出来。她说她是一个真正的公主。

“是的，这点我们马上就可以考查出来。”老皇后心里想，可是她什么也没说。她走进卧房，把所有的被褥都搬开,在床榻上放了一粒豌豆。于是她取出二十床垫子,把它们压在豌豆上;随后她又在这些垫子上放了二十床鸭绒被。

这位公主夜里就睡在这些东西上面。

早晨大家问她昨晚睡得怎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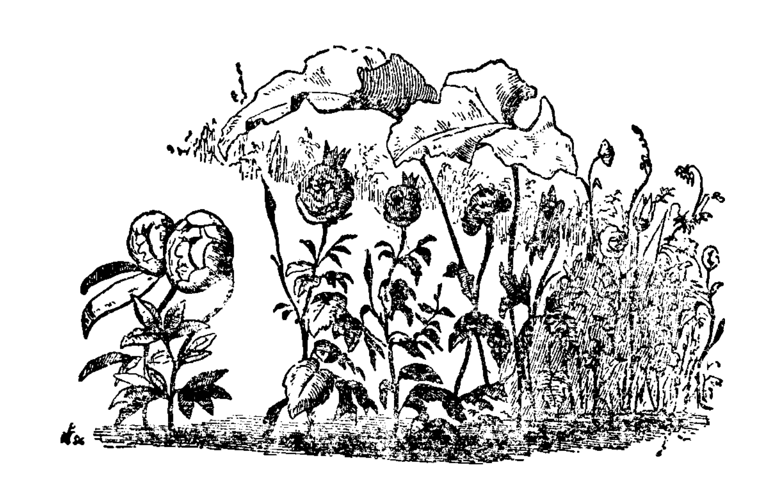
“啊，不舒服极了!”公主说,“我差不多整夜没有合上眼！天晓得我床上有件什么东西？我睡到一块很硬的东西上面，弄得我全身发青发紫，这真怕人!”

现在大家就看出来了,她是一位真正的公主,因为压在这二十床垫子和二十床鸭绒被下面的一粒豌豆，她居然还能感觉得出来。除了真正的公主以外，任何人都不会有这

么嫩的皮肤的。

因此那位王子就选她为妻子了，因为现在他知道他得到了一位真正的公主。这粒豌豆因此也就送进了博物馆。如果没有人把它拿走的话，人们现在还可以在那儿看到它呢。

请注意，这是一个真的故事。



小意达的花儿

“我的可怜的花儿都已经死了！”小意达说。“昨天晚上它们还是那么美丽，现在他们的叶子却都垂下来了，枯萎了。它们为什么要这样呢？”她问一个坐在沙发上的学生，因为她很喜欢他。他会讲一些非常美丽的故事，会剪出一些很有趣的图案：小姑娘在一颗心房里跳舞的图案、花朵的图案，还有门可以自动开启的一个大宫殿的图案。他是一个快乐的学生。

“为什么花儿今天显得这样没有精神呢？”她又问，同

时把一束已经枯萎了的花指给他看。

“你可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学生问,“这些花儿昨夜去参加了一个跳舞会啦,因此它们今天把头垂下来了。”

“可是花儿并不会跳舞呀,”小意达说。

“嗨,它们可会跳啦,”学生说,“天一黑,我们去睡了以后,它们就兴高采烈地围着跳起来。差不多每天晚上它们都有一个舞会。”

“小孩子可不可以去参加这个舞会呢?”

“当然可以的,”学生说,“小小的雏菊和铃兰花都可以的。”

“这些顶美丽的花儿在什么地方跳舞呢?”小意达问。

“你到城门外的那座大宫殿里去过吗?国王在夏天就搬到那儿去住,那儿有最美丽的花园,里面有各种颜色的花。你看到过那些天鹅吗?当你要抛给它们面包屑的时候,它们就向你游来。美丽的舞会就是在那儿举行的,你相信我的话吧。”

“我昨天就和我的妈妈到那个花园里去过,”小意达说;“可是那儿树上的叶子全都落光了,而且一朵花儿都没有!

它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呀？我在夏天看到过那么多的花。”

“它们都搬进宫里去了呀，”学生说。“你要知道，等到国王和他的臣仆们迁到城里去了以后，这些花儿就马上从花园跑进宫里去，在那儿欢乐地玩起来。你应该看看它们的那副样儿才好。那两朵顶美丽的玫瑰花自己坐上王位，做起花王和花后来。所有的红鸡冠花都排在两边站着，弯着腰行礼，它们就是花王的侍从。各种好看的花儿都来了，于是一个盛大的舞会也就开始了。蓝色的紫罗兰就是小小的海军学生；它们把风信子和番红花称为小姐，跟她们一起跳起舞来。郁金香和高大的卷丹花就是老太太。她们在旁监督，要舞会开得好，要大家都守规矩。”

“不过，”小意达问，“这些花儿在国王的宫里跳起舞来，难道就没有人来干涉它们吗？”

“因为没有谁真正知道这件事情呀，”学生说，“当然喽，有时那位年老的宫殿管理人夜间到那里去，因为他得在那里守夜。他带着一大把钥匙。可是当花儿一听到钥匙响的时候，它们马上就静下来，躲到那些长窗帘后面去，只是把头偷偷地伸出来。那位老管理人只是说，‘我闻到这儿有点花香；’但是他却看不见它们。”

“这真是滑稽得很!”小意达说，拍着双手,“不过我可不可以瞧瞧这些花儿呢?”可不可以瞧瞧这些花儿呢?”

“可以的,”学生说,“你再去的时候，只须记住偷偷地朝窗子看一眼,就可以瞧见它们。今天我就是这样做的。有一朵长长的黄水仙花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她满以为自己是一位宫廷的贵妇人呢!”

“植物园的花儿也可以到那儿去么？它们能走那么远的路么?”

“能的，这点你可以放心,”学生说。“假如它们愿意的话，它们还可以飞呢。你看到过那些红的、黄的、白的蝴蝶吗？它们看起来差不多像花朵一样,它们本来就是花朵啦。它们曾经从花枝上高高地跳向空中,拍着它们的花瓣,好像这就是小小的翅膀似的。这么着，它们就飞起来啦。因为它们很有礼貌，所以它们得到许可也能在白天飞，它们不必再回到家里去,死死地呆在花枝上了。这样,它们的花瓣最后也就变成真正的翅膀了。这些东西你已经亲眼看过。很可能植物园的花儿从来没有到国王的宫里去过，而且很可能它们完全不知道那儿晚间是多么有趣。唔，我现在可以教你一件事，准叫那位住在这附近的植物学教授感到非

常惊奇。你认识他,不是么?下次你走到他的花园里去的时候,请你带一个信给一朵花,说是宫里有人在开一个盛大的舞会。那么这朵花就会转告所有别的花儿，于是它们就会全部飞走的。等那位教授走到花园来的时候，他将一朵花也看不见。他决不会猜得出花儿都跑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过，花儿怎么会互相传话呢？花儿是不会讲话的呀。”

“当然咯，它们是不会讲话的,”学生回答说;“不过它们会表情呀。你一定注意到,当风在微微吹动着的时候,花儿就点起头来，摇着它们所有的绿叶子。这些姿势它们都明白，跟讲话一样。”

“那位教授能懂得它们的表情么？”意达问。

“当然懂得。有一天早晨他走进他的花园，看到一棵有刺的大荨麻正在那儿用它的叶子对美丽的红荷兰石竹花打着手势。它是在说:‘你是那么美丽，我多么爱你呀！’可是老教授看不惯这类的事儿，所以他就马上在荨麻的叶子上打了一巴掌，因为叶子就是它的手指。不过这样他就刺痛了自己，所以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敢碰一下荨麻了。”

“这倒很滑稽，”小意达说，同时大笑起来。

“居然把这类的事儿灌进一个孩子的脑子里去！”一位怪讨厌的枢密顾问官说。他这时恰恰来拜访，坐在一个沙发上。他不太喜欢这个学生，当他一看到这个学生剪出一些滑稽好笑的图案时，他就要发牢骚。这些图案有时代表一个人吊在绞架上，手里捧着一颗心，表示他曾偷过许多人的心；有时剪的是一个老巫婆，把自己的丈夫放在自己的鼻梁上，自己骑着一把扫帚飞行。这位枢密顾问官看不惯这类的东西，所以他常常喜欢说刚才那样的话：“居然把这样的怪想头灌进一个孩子的脑子里去，全是些没有道理的幻想！”

不过，学生所讲的关于她的花儿的事情，小意达感到非常有趣，她在这个问题上想了很久。花儿垂下了它们的头，是因为它们跳了通宵的舞，很疲倦了，无疑地，它们是病倒了。所以她就把它们带到她的别的一些玩具那儿去。这些玩具是放在一个很好看的小桌子上的，抽屉里面全是装着她心爱的东西。她的玩具苏菲亚正睡在玩偶的床里，不过小意达对她说：“苏菲亚啦，你真应该起来了。今晚你应该设法在抽屉里睡才好。可怜的花儿全都病了，它们应该睡在你的床上。这样它们也许就可以好起来。”于是她就把这

玩偶移开。可是苏菲亚显出很不高兴的样子，一句话也不说。

小意达把花儿放到玩偶的床上，用小被子把它们盖好。她还告诉它们说，现在必须安安静静地睡觉，她自己得去为它们泡一壶茶来喝，使得它们的身体可以复原，明天可以起床。同时她把窗帘拉拢，紧紧地掩住它们的床，免得太阳射着它们的眼睛。

这一整夜她老是想着那个学生所告诉她的事情。当她自己要上床去睡的时候，她不得不先在拉拢了的窗帘后面瞧瞧。沿着窗子陈列着她母亲的一些美丽的花儿——有风信子，也有番红花。她悄悄地低声对它们说："我知道，今晚你们要去参加一个舞会的。"可是这些花儿装做一句话也听不懂，连一片叶儿也不动一下。可是小意达自己心里有数。

她上了床以后，静静地躺了很久。她想，要是能够看到这些可爱的花儿在国王的宫殿里跳舞，那该是多么有趣啊！"我不知道我的花儿真的到那儿去过没有？"于是她就睡着了。夜里她又醒来；她梦见了那些花儿和那个学生——那位枢密顾问官常常责备他，说他把一些无聊的想法灌到她

的脑子里去。小意达睡的房间是很静的。夜灯还在桌子上亮着；爸爸和妈妈已经睡着了。

“我不知道我的花儿现在是不是仍旧睡在苏菲亚的床上？”她对自己说。“我多么希望知道啊！”她把头稍为抬起一点，对那半掩着的房门看了一眼。她的花儿和她的一切玩具都放在门外。她静静地听着。她这时好像听到了外面房间里有个人在弹钢琴，弹得很美，很轻柔，她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琴声。

“现在花儿一定在那儿跳起舞来了！”她说，“哦，上帝，我是多么想瞧瞧它们啊！”可是她不敢起床，因为她怕惊醒了她的爸爸和妈妈。

“我只希望它们到这儿来！”她说。可是花儿并不走进来。音乐还是继续在演奏着，非常美丽。她实在再也忍不住了，因为这一切是太美了。她爬出她的小床，静静地走到门那儿去，朝着外边那个房间偷偷地望。啊，她所瞧见的那幅景象是多么有趣啊！

那个房间里没有点灯，但是仍然很亮，因为月光射进窗子，正照在地板的中央。房间里亮得差不多像白天一样。所有的风信子和番红花排成两行在地板上站着。窗槛上现

在一朵花儿也没有了，只有一些空空的花盆。各种花儿在地板上团团地互相舞起来，它们是那么娇美。它们形成一条整齐的、长长的舞链；它们把它们绿色的长叶子联结起来，旋转地扭着它们的腰肢；钢琴旁边坐着一朵高大的黄百合花。无疑地，小意达在夏天看到过它一次，因为她记得很清楚，那个学生曾经说过："这朵花儿多么像莉妮小姐啊！"那时大家都笑他。不过现在小意达的确觉得这朵高大的黄花像那位小姐。她弹钢琴的样子跟她是一模一样——把她那鹅蛋形的黄脸庞一忽儿偏向这边，一忽儿又偏向那边，同时还不时点点头，打着这美妙音乐的拍子！

任何花也没有注意到小意达。她看到一朵很大的蓝色早春花跳到桌子的中央来。玩具就放在那上面。它一直走到那个玩偶的床旁边去，把窗帘向两边拉开。那些生病的花儿正躺在床上，但是它们马上站起来，向一些别的花儿点着头，表示它们也想参加跳舞。那个年老的扫烟囱的玩偶——它的下嘴唇有一个缺口——站了起来，对这些美丽的花儿打了一个恭，这些花儿一点也不像害病的样子。它们跳下床来，跟其他的花儿混在一起，非常快乐。

这时好像有一件什么东西从桌上落了下来。意达朝那

儿望去，那原来是别人送给她过狂欢节的一根桦木条①。它从桌子上跳了下来！它也以为它是这些花儿中的一员。它的样子也是很可爱的。一个小小的蜡人骑在它的身上。蜡人头上戴着一顶宽大的帽子，跟枢密顾问官所戴的那顶差不多。这桦木条用它的三条红腿子径直跳到花群中去，重重地在地板上跺着脚，因为它在跳波兰的"马佐尔加舞"啦。可是别的花儿没有办法跳这种舞，因为它们的身段很轻，不能够那样跺脚。

骑在桦木条上的那个蜡人忽然变得又高又大了。他像一阵旋风似地扑向纸花那儿去，说："居然把这样的怪想头灌进一个孩子的脑子里去！全是些没有道理的幻想！"这蜡人跟那位戴宽帽子的枢密顾问官一模一样，而且他的那副面孔也是跟顾问官的一样发黄和生气。可是那些纸花在他的瘦腿子上打了一下；于是他缩做一团，又变成了一个藐小的蜡人。瞧他那副神气倒是满有趣的！小意达忍不住要大笑起来了。桦木条继续跳它的舞，弄得这位枢密顾问官也不得不跳了。现在不管他变得粗大也好，瘦长也好，或者仍

---

① 狂欢节的桦木条（Fastelasns-Risét）是一根涂着彩色的桦木棍子；丹麦的小孩子把它拿来当作马骑。

然是一个戴大黑帽子的黄蜡人也好，完全没有关系。这时一些别的花儿，尤其是曾经在木偶的床上睡过一阵子的那几朵花儿，就对他说了句把恭维话，于是那根桦木条也就停下让他休息了。

这时抽屉里忽然起了一阵很大的敲击声——意达的玩偶苏菲亚跟其他许多的玩具都睡在里面。那个扫烟囱的人赶快跑到桌子旁边去，直直地匍在地下，拱起腰把抽屉顶出了一点。这时苏菲亚坐起来，向四周望了一眼，非常惊奇。

“这儿一定有一个舞会，”她说。“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呢？”

“你愿意跟我跳舞么？”扫烟囱的人说。

“你倒是一个蛮漂亮的舞伴啦！”她回答说，把背掉向他。

于是她在抽屉上坐下来；她以为一定会有一朵花儿来请她跳舞的。可是什么花儿也没有来。因此她就故意咳嗽了几声：“哼！哼！哼！”然而还是没有花儿来请她。扫烟囱的人这时独自个儿在跳，而且跳得还不坏哩。

现在既然没有什么花儿来理苏菲亚，她就故意从抽屉上倒下来，一直落到地板上，弄出一个很大的响声。所有

的花儿现在都跑过来,围绕着她,问她是不是跌伤了。这些花儿——尤其是曾经在她床上睡过的花儿——对她都非常亲切。可是她一点也没有跌伤。意达的花儿都因为那张很舒服的床而对她表示谢意。它们把她捧得多高,请她到月亮正照着的地板的中央来,和她一起跳舞。所有其余的花儿在她周围形成一个圆圈。现在苏菲亚可高兴了!她告诉它们可以随便用她的床,她自己睡在抽屉里也不碍事。

可是花儿说:“我们从心里感谢你,不过我们活不了多久。明天我们就要死了。但是请你告诉小意达,叫她把我们埋葬在花园里——那个金丝雀也是躺在那儿的。到明年的夏天,我们就又可以活转来,长得更美丽了。”

“不成,你们决不能死去!”苏菲亚说。她把这些花吻了一下。

这时客厅的门忽然开了。一大群美丽的花儿跳着舞走进来。意达想像不到它们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它们一定是国王宫殿里的那些花儿。最先进来的是两朵鲜艳的玫瑰花。它们每朵都戴着一顶金皇冠——原来它们就是花王和花后啦。随后就跟进来了一群美丽的紫罗兰花和荷兰石竹花。它们向各方面致敬。它们还带来了一个乐队。大朵的

罂粟花和牡丹花使劲地吹着豆荚，把脸都吹红了。蓝色的风信子和小小的白色雪形花发出丁当丁当的响声，好像它们身上戴得有铃似的。这音乐真有些滑稽！不一会儿，许多别的花儿也来了，它们一起跳着舞：蓝色的堇菜花、粉红的樱草花、雏菊花、铃兰花都来了。这些花儿互相接着吻。它们看起来真是美极了！

最后这些花儿互相道着晚安。于是小意达也钻到床上去了；她所见到过的这一切情景，又在她的梦里出现了。

当她第二天起来的时候，她急忙跑到小桌子那儿去，看看花儿是不是仍然还在。她把掩着小床的幔帐向两边拉开。是的，花儿全在，可是比起昨天来，它们显得更凋零了。苏菲亚仍然是躺在抽屉里——是意达把她送上床的。她的样子好像还没有睡醒似的。



“你还记得你要和我说的话么？”小

意达问。不过苏菲亚的样子显得很傻。她一句话也不说。

“你太不好了！”意达说。“但是它们还是跟你一起跳了舞啦。”

于是她取出一个小小的纸盒子，上面绘了一些美丽的鸟儿。她把这盒子打开，把死了的花儿都装了进去。

“这就是你们的漂亮的棺材！”她说，“当我那两位住在挪威的表兄弟来看我的时候，他们就会帮助我把你们葬在花园里的，好叫你们在夏天又可以长出来，成为更美丽的花朵。”

挪威的表兄弟是两个活泼的孩子。一个叫约那斯。一个叫亚多尔夫。他们的父亲送给了他们两个弓，他们把这东西也一起带来给意达看。她把那些已经死去了的可怜的花儿的故事全告诉给他们。于是他们就得到许可来为这些花儿举行葬礼。这两个孩子肩上背着弓，走在前面；小意达托着那装着死去的花儿的美丽匣子，走在后面。他们在花园里掘了一个小小的坟墓。意达先吻了吻这些花儿，然后就把它们连匣子一起葬在土里。约那斯和亚多尔夫在坟上射着箭，作为敬礼，因为他们既没有枪，又没有炮。

拇 指 姑 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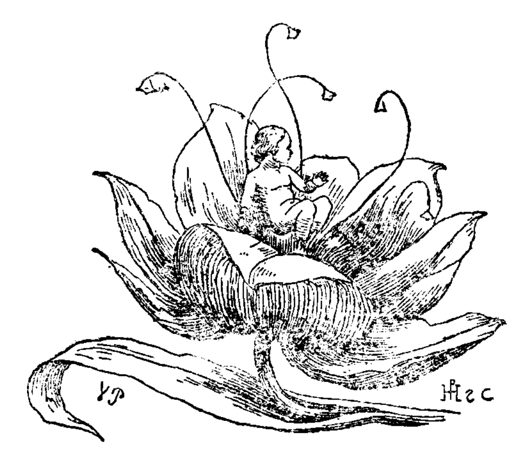
从前有一个女人,她非常希望有一个丁点儿小的孩子。但是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可以得到。因此她就去请教一位巫婆。她对巫婆说:

“我非常想要有一个小小的孩子！你能告诉我什么地方可以得到一个吗?”

“嗨！这容易得很!”巫婆说。“你把这颗大麦粒拿去吧。它可不是乡下人的田里长的那种大麦粒，也不是鸡吃的那种大麦粒啦。你把它埋在一个花盆里。不久你就可以看到你所要看的东西了。”

“谢谢您,”女人说。她给了巫婆三个银币。于是她就回到家来，种下一颗大麦粒。很快一朵美丽的大红花就长出来了。它看起来很像一朵郁金香，不过它的叶子紧紧地包在一起，好像仍旧是一个花苞似的。

“这是一朵很美的花,”女人说，同时她在那美丽的、黄而带红的花瓣上吻了一下。不过,当她正在吻的时候,花儿



忽然劈啪一声，开放了。人们现在可以看得出，这是一朵真正的郁金香。但是在这朵花的正中央，在那根绿色的雌蕊上面，坐着一位娇小的姑娘，她看起来又白嫩，又可爱。她还没有大拇指的一半长，因此人们就将她叫做拇指姑娘。

拇指姑娘的摇篮是一个光得发亮的漂亮胡桃壳，她的垫子是蓝色紫罗兰的花瓣，她的被单是玫瑰的花瓣。这就是她晚上睡觉的地方。但是白天她在桌子上玩耍——在这桌子上，那个女人放了一个盘子，上面又放了一圈花儿，花的枝干浸在水里。水上浮着一片很大的郁金香花瓣。拇指姑娘可以坐在这花瓣上，用两根白马尾作桨，从盘子这一边划到那一边。这样儿真是美丽啦！她还能唱歌，而且唱得那么温柔和甜蜜，从前没有任何人听到过。

一天晚上，当她正在她漂亮的床上睡觉的时候，一个难看的癞蛤蟆从窗子外面跳进来了，因为窗子上有一块玻璃已经破了。这癞蛤蟆又丑又大，而且是粘糊糊的。她一直跳到桌子上。拇指姑娘正睡在桌子上鲜红的玫瑰花瓣下面。

“这姑娘倒可以做我儿子的一个漂亮妻子哩，”癞蛤蟆说。于是她一把抓住拇指姑娘正睡着的那个胡桃壳，背着它跳出了窗子，一直跳到花园里去。

花园里有一条很宽的小溪在流着。但是它的两岸又低又潮湿。癞蛤蟆和她的儿子就住在这儿。哎呀！他跟他的妈妈简直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也长得奇丑不堪。“阁阁！阁阁！咽！咽！咽！”当他看到胡桃壳里的这位美丽小姑娘时，他只能讲出这样的话来。

“讲话不要那么大声啦，要不你就把她吵醒了，”老癞蛤蟆说。“她还可以从我们这儿逃走，因为她轻得像一片天鹅的羽毛！我们得把她放在溪水里睡莲的一片宽叶子上面。她既是这么娇小和轻巧，那片叶子对她说来可以算做是一个岛了。她在那上面是没有办法逃走的。在这期间我们就可以把泥巴底下的那间好房子修理好——你们俩以后就可以在那儿住下来过日子。”

溪里长得有许多叶子宽大的绿色睡莲。它们好像是浮在水面上似的。浮在最远的那片叶子也就是最大的一片叶子。老癞蛤蟆向它游过去，把胡桃壳和睡在里面的拇指姑娘放在它上面。

这个可怜的、丁点小的姑娘大清早就醒来了。当她看见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就不禁伤心地哭起来,因为这片宽大的绿叶子的周围全都是水,她一点也没有办法回到陆地上去。

老癞蛤蟆坐在泥里，用灯芯草和黄睡莲把房间装饰了一番——有新媳妇住在里面,当然应该收拾漂亮一点才对。随后她就和她的丑儿子向那片托着拇指姑娘的叶子游去。他们要在她没有来以前,先把她的那张美丽的床搬走,安放在洞房里面。这个老癞蛤蟆在水里向她深深地鞠了一躬,同时说:

“这是我的儿子;他就是你未来的丈夫。你们俩在泥巴里将会生活得很幸福的。”

“阁！阁！格！格！格!”这位少爷所能讲出的话,就只有这一点。

他们搬着这张漂亮的小床,在水里游走了。拇指姑娘独

自坐在绿叶上,不禁大哭起来,因为她不喜欢跟一个讨厌的癞蛤蟆住在一起，也不喜欢有那么一个丑的少爷做自己的丈夫。在水里游着的一些小鱼曾经看到过癞蛤蟆，同时也听到过她所说的话。因此它们都伸出头来，想瞧瞧这个小小的姑娘。它们一眼看到她,就觉得她非常美丽,因而它们非常不满意,觉得这样一个人儿却要下嫁给一个丑癞蛤蟆,那可不成！这样的事情决不能让它存在！它们在水里一齐集合到托着那片绿叶的梗子的周围——小姑娘就住在那上面。它们用牙齿把叶梗子咬断了，使得这片叶子顺着水流走了，带着拇指姑娘流走了,流得非常远,流到癞蛤蟆完全没有办法达到的地方去。

拇指姑娘流过了许许多多的地方。住在一些灌木林里的小鸟儿看到她，都唱道:“多么美丽的一位小姑娘啊！”

叶子托着她漂流，越流越远；最后拇指姑娘就漂流到外国去了。

一只很可爱的白蝴蝶不停地环绕着她飞，最后就落到叶子上来，因为它是那么喜欢拇指姑娘；而她呢，她也非常高兴，因为癞蛤蟆现在再也找不着她了。同时她现在所流过的这个地带是那么美丽——太阳照在水上，正像最亮



的金子。她解下腰带,把一端系在蝴蝶身上,把另一端紧紧地系在叶子上。叶子带着拇指姑娘一起很快地在水上流走了，因为她就站在叶子的上面。

这时有一只很大的金龟子飞来了。他看到了她。他立刻用他的爪子抓住她纤细的腰,带着她一起飞到树上去了。但是那片绿叶继续顺着溪流游去，那只蝴蝶也跟着在一起游，因为他是系在叶子上的，没有办法飞开。

天啦！当金龟子带着她飞进树林里去的时候，可怜的拇指姑娘该是多么害怕啊！不过她更为那只美丽的白蝴蝶难过。她已经把他紧紧地系在那片叶子上，如果他没有办法摆开的话，他一定就会饿死的。但是金龟子一点也不理会这事情,他和她一块儿坐在树里最大的一张绿叶子上面,把花里的蜜糖拿出来给她吃,同时说她是多么漂亮,虽然她一点也不像金龟子。不多久，住在树里的那些金龟子全都来拜访了。他们打量着拇指姑娘。金龟子小姐们耸了耸她们的触须，说:

“嗨，她不过只有两条腿罢了！这是怪难看的。”

“她连触角都没有！”她们说。

“她的腰太细了——呸！她完全像一个人——她是多

么丑啊！”所有的女金龟子们都齐声说。都齐声说。

然而拇指姑娘确是非常美丽的。甚至劫持她的那只金龟子也不免要这样想。不过当大家都说她是很难看的时候，他最后也只好相信这话了，他也不愿意要她了！她现在可以随便到什么地方去。他们带着她从树上一起飞下来，把她放在一朵雏菊上面。她在那上面哭得怪伤心的，因为她长得那么丑，连金龟子也不要她了。可是她仍然是人们所想象不到的一个最美丽的人儿，那么娇嫩,那么明朗,像一片最纯洁的玫瑰花瓣。

整个夏天，可怜的拇指姑娘单独地住在这个巨大的树林里。她用草叶为自己编了一个小床，她把它挂在一片大牛蒡叶底下，好使得雨不致淋到她身上。她从花里取出蜜来作为食物，她的饮料是每天早晨凝结在叶子上的露珠。夏天和秋天就这么过去了。现在，冬天——那又冷又长的冬天——来了。那些为她唱着甜蜜的歌的鸟儿现在都飞走了。树和花都凋零了。那片大的牛蒡叶——她一直是在它下面住着的——也卷起来了，只剩下一根枯黄的梗子。她感到可怕的寒冷。因为她的衣服都破了,而她的身体又是那

么瘦削和纤细——可怜的拇指姑娘啊！她一定会冻死的。雪也开始下降，每朵雪花落到她身上，就好像一个人把满铲子的雪块打到我们身上一样，因为我们高大，而她不过只有一寸来长。她只好把自己裹在一片干枯的叶子里，可是这并不温暖——她冻得发抖。

在她现在来到的这个树林的附近，有一块很大的麦田；不过田里的麦子早已经收割了。冻结的地上只留下一些光赤的残梗。对她说来，在它们中间走过去，简直等于穿过一片广大的森林。啊！她冻得多么发抖啊！最后她来到了一只田鼠的门口。这就是一棵麦根下面的一个小洞。田鼠住在那里面，又温暖，又舒服。她藏有一整房间的麦子，她还有一间漂亮的厨房和一个饭厅。可怜的拇指姑娘站在门里，像一个讨饭的穷苦女孩子。她请求施舍一颗大麦粒给她，因为她已经两天没有吃过一丁点儿东西。

"你这个可怜的小人儿，"田鼠说——因为她本来是一个好心肠的老田鼠——"到我温暖的房子里来，和我一起吃点东西吧。"

因为她现在很喜欢拇指姑娘，所以她说："你可以跟我住在一块，度过这个冬天，不过你得把我的房间弄得干净整

齐,同时讲些故事给我听,因为我这个人就是喜欢听故事。”

这个和善的老田鼠所要求的事情，拇指姑娘都一一答应了。她在那儿住得非常快乐。

“不久我们就要有一个客人来,”田鼠说。“我的这位邻人经常每个星期来看我一次,他住的比我舒服得多,他有宽大的房间，他穿着非常美丽的黑天鹅绒袍子。只要你能够得到他做你的丈夫，那么你一辈子可就享用不尽了。不过他的眼睛看不见东西。你得讲一些你所知道的、最美的故事给他听。”

拇指姑娘对于这事没有什么兴趣。她不愿意跟这位邻居结婚，因为他是一只鼹鼠。他穿着他的黑天鹅绒袍子来拜访了。田鼠说,他是怎样有钱和有学问,他的家也要比田鼠的大二十倍;他有很高深的知识,不过他不喜欢太阳和美丽的花儿;而且他还喜欢说这些东西的坏话,因为他自己从来没有看见过它们。

拇指姑娘得为他唱一曲歌。她唱了“金龟子呀，飞走吧!”,又唱了“牧师走上草原”。因为她的声音是那么美丽，鼹鼠就不禁爱上她了。不过他没有表示出来，因为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

最近他从自己房子里挖了一条长长的地道，通到她们的这座房子里来。他请田鼠和拇指姑娘到这条地道里来散步，而且只要她们愿意，她们随时都可以来。不过他忠告她们不要害怕一只躺在地道里的死鸟。他是一只完整的鸟儿，有翅膀，也有嘴。无疑地他是不久以前、在冬天开始的时候死去的。他现在被埋葬的这块地方，恰恰被鼹鼠打穿了成为地道。

鼹鼠嘴里衔着一根引火木——它在黑暗中可以发出闪光。他走在前面，为她们把这条又长又黑的地道照明。当她们来到那只死鸟躺着的地方时，鼹鼠就用他的大鼻子顶着天花板，朝上面拱着土，拱出一个大洞来。阳光就通过这洞口射进来。在地上的正中央躺着一只死了的燕子，他的美丽的翅膀紧紧地贴着身体，小腿和头缩到羽毛里面：这只可怜的鸟儿无疑地是冻死了的。这使得拇指姑娘感到非常难过，因为她非常喜爱一切鸟儿。的确，他们整个夏天对她唱着美妙的歌，对她喃喃地讲着话。不过鼹鼠用他的短腿子一推，说："他现在再也不能唱什么了！生来就是一只小鸟——这该是一件多么可怜的事儿！谢天谢地，我的孩子们将不会是这样。像这样的一只鸟儿，什么事也不能做，只会

吱吱喳喳地叫，到了冬天就不得不饿死了！”

“是的，你是一个聪明人，说得有道理，”田鼠说。“冬天一到，这些‘吱吱喳喳’的歌声对于一只雀子有什么用呢？他只有挨饿和受冻的一条路。不过我想这就是大家所谓的了不起的事情吧！”

拇指姑娘一句话也不说。不过当他们两个人把背掉向这燕子的时候，她就弯下腰来，把盖在他头上的那一簇羽毛温柔地向旁边拂了几下，同时在他闭着的双眼上轻轻地接了一个吻。

“在夏天对我唱出那么美丽的歌的人也许就是他了，”她想。“他不知给了我多少的快乐——他，这只亲爱的、美丽的鸟儿！”

鼹鼠现在把那个透进阳光的洞口又封闭住了；然后他就陪伴着这两位小姐回家。但是这天晚上拇指姑娘一忽儿也睡不着。她爬起床来，用草编成了一张宽大的、美丽的毯子。她拿着它到那只死了的燕子的身边去，把他的全身盖好。她同时还把她在田鼠的房间里所寻到的一些软棉花裹在燕子的身上，好使他在这寒冷的地上能够睡得温暖。

“再会吧，你这美丽的小鸟儿！”她说。“再会吧！在夏

天，当一切的树儿都变绿了的时候，当太阳光温暖地照着我们的时候，你唱出美丽的歌声——我要为这感谢你！”于是她把她的头贴着这鸟儿的胸膛上。她马上惊恐起来，因为他身体里面好像有件什么东西在跳动，这就是鸟儿的一颗心。这鸟儿并没有死，他只不过是躺在那儿冻得失去了知觉罢了。现在他得到了温暖，所以他又活了起来。

在秋天，所有的燕子都向温暖的国度飞去。不过，假如有一只掉了队，他就会遇到寒冷，于是他就会冻得落下来，像死了一样；他只有躺在他落下的那块地上，让冰冻的雪花把他全身盖满。

拇指姑娘真是抖得厉害，因为她是那么惊恐；这鸟儿，跟只有寸把高的她比起来，真是太庞大了。可是她鼓起勇气来。她把棉花紧紧地裹在这只可怜的鸟儿的身边；同时她把自己常常当作被盖的那张薄荷叶拿来，复在这鸟儿的头上。

第二天夜里，她又偷偷地去看他。他现在已经活了，不过还是有点昏迷。他只能把眼睛微微地睁开一忽儿，望了拇指姑娘一下。拇指姑娘手里拿着一块引火木站着，因为她没有别的灯亮。

“我感谢你——你，可爱的小宝宝！”这只身体不太好的燕子对她说，“我现在真是舒服和温暖！不久就可以恢复我的体力，又可以飞了，在暖和的阳光中飞了。”

“啊，”她说。“外面是多么冷啊。雪花在飞，遍地都在结冰。还是请你睡在你温暖的床上吧，我可以来照料你呀。”

她用花瓣盛着水送给燕子。燕子喝了水以后，就告诉她说，他有一个翅膀曾经在一个多刺的灌木林上擦伤了，因此不能跟别的燕子们飞得一样快；那时他们正在远行，飞到那辽远的、温暖的国度里去。最后他落到地上来了，可是其余的事情他现在就记不起来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怎样来到这块地方的。

燕子在这儿住了一整个冬天。拇指姑娘待他很好，非常喜欢他，鼹鼠和田鼠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事，因为他们不喜欢这只可怜的、孤独的燕子。

当春天一到来，太阳把大地照得很温暖的时候，燕子就向拇指姑娘告别了。她把鼹鼠在顶上挖的那个洞打开。太阳非常美丽地照着他们。于是燕子就问拇指姑娘愿意不愿意跟他一起离开：她可以骑在他的背上，这样他们就可以远远地飞走，飞向绿色的树林里去。不过拇指姑娘知道，如果

她这样离开的话，田鼠就会感到痛苦的。

“不成，我不能离开！”拇指姑娘说。

“那么再会吧，再会吧，你这善良的、可爱的姑娘！”燕子说。于是他就向太阳飞去。拇指姑娘在后面望着他，她的两眼里闪着泪珠，因为她是那么喜爱这只可怜的燕子。

“滴丽！滴丽！”燕子唱着歌，向一个绿色的森林飞去。

拇指姑娘感到非常难过。她得不到许可走向温暖的太阳中去。在田鼠屋顶上的田野里，麦子已经长得很高了。对于这个可怜的小女孩子说来，这麦子简直是一片浓密的森林，因为她究竟不过只有一寸来高呀。

“在这个夏天，你得把你的新嫁衣缝好！”田鼠对她说，因为她的那个讨厌的邻人——那个穿着黑天鹅绒袍子的鼹鼠——已经向她求婚了。“你得准备好毛衣和棉衣。当你做了鼹鼠太太以后，你应该有坐着穿的衣服和睡着穿的衣服呀。”

拇指姑娘现在得摇起纺车来。鼹鼠聘请了四位蜘蛛，日夜为她纺纱和织布。每天晚上鼹鼠来拜访她一次。鼹鼠老是在咕噜地说：等到夏天快要完的时候，太阳就不会这么热了；现在它却把地面烤得像石头一样硬。是的，等夏天

去了以后，他就要跟拇指姑娘结婚了。不过她一点也不感到高兴，因为她的确不喜欢这位讨厌的鼹鼠。每天早晨，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每天黄昏，当太阳落下的时候，她就偷偷地走到门那儿去。当风儿把麦穗吹向两边、使得她能够看到蔚蓝色的天空的时候，她就想象外面是非常光明和美丽的，于是她也就渴望地希望再见到她的亲爱的燕子。可是这燕子不再回来了，无疑地，他已经飞向很远很远的、美丽的、青翠的树林里去了。

现在是秋天了，拇指姑娘的全部嫁衣也准备好了。

“四个星期以后，你的婚礼就要举行了，”田鼠对她说。但是拇指姑娘哭了起来，同时说她不愿意和这讨厌的鼹鼠结婚。

“胡说！”田鼠说，“你不要固执；不然的话，我就要用我的白牙齿来咬你！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你得和他结婚！就是皇后也没有他那样好的黑天鹅绒袍子哩！他的厨房和储藏室里都藏满了东西。你得到这样一个丈夫，应该感谢上帝！”

现在婚礼要举行了。鼹鼠已经来了，他亲自来迎接拇指姑娘。她得跟他生活在一起，住在深深的地底下，永远再

也不能到温暖的太阳光中来，因为他不喜欢太阳。这个可怜的小姑娘现在感到非常难过，因为她现在不得不向那光耀的太阳告别——这太阳，当她跟田鼠住在一起的时候，她还能得到许可在门口望一眼。

“再会吧，您，光明的太阳！”她说着，同时向空中伸出双手，并且向田鼠的屋子外面走了几步——因为现在大麦已经收获了，这儿只剩下干枯的梗子。“再会吧，再会吧！”她又重复地说，同时用双臂抱住一朵还在开着的小红花。“假如你看到了那只小燕子的话，我请求你代我向他问候一声。”

“滴丽！滴丽！”在这时候，一个声音忽然在她的头上叫起来。她抬头一看，这正是那只小燕子刚刚在飞过。他一看到拇指姑娘，就显得非常地高兴。她告诉他说，她多么不愿意要那个丑恶的鼹鼠做她的丈夫啊；她还说，她得深深地住在地底下，太阳将永远照不进来。一想到这点，她就忍不住哭起来了。

“寒冷的冬天现在要到来了，”小燕子说。“我要飞得很远，飞到温暖的国度里去。你愿意跟我一块儿去吗？你可以骑在我的背上！你用腰带紧紧地把你自己系牢。这样我们

就可以离开这丑恶的鼹鼠，从他黑暗的房子飞走——远远地、远远地飞过高山，飞到温暖的国度里去：那儿的太阳光比这儿更美丽，那儿永远只有夏天，那儿永远开着美丽的花朵。跟我一起飞吧，你，甜蜜的小拇指姑娘；当我在那个阴惨的地洞里冻得僵直的时候，你救了我的生命！”

“是的，我将和你一块儿去！”拇指姑娘说。她坐在这鸟儿的背上，把脚搁在他展开的双翼上，同时把自己用腰带紧紧地系在他最结实的一根羽毛上。这么着，燕子就飞向空中，飞过森林，飞过大海，高高地飞过常年积雪的大山。在这寒冷的高空中，拇指姑娘冻得抖起来。但是这时她就钻进这鸟儿温暖的羽毛里去。她只是把她的小脑袋伸出来，来欣赏她下面的那些美丽的风景。

最后他们来到了温暖的国度。那儿的太阳比在我们这里照得光耀多了，天似乎也是加倍地高。田沟里，篱笆上，都生满了最美丽的绿葡萄和蓝葡萄。树林里处处悬着柠檬和橙子。空气里飘着桃金娘和麝香的香气；许多非常可爱的小孩子在路上跑来跑去，跟一些颜色鲜艳的大蝴蝶儿一块儿嬉戏。可是燕子越飞越远，而风景也越来越美丽。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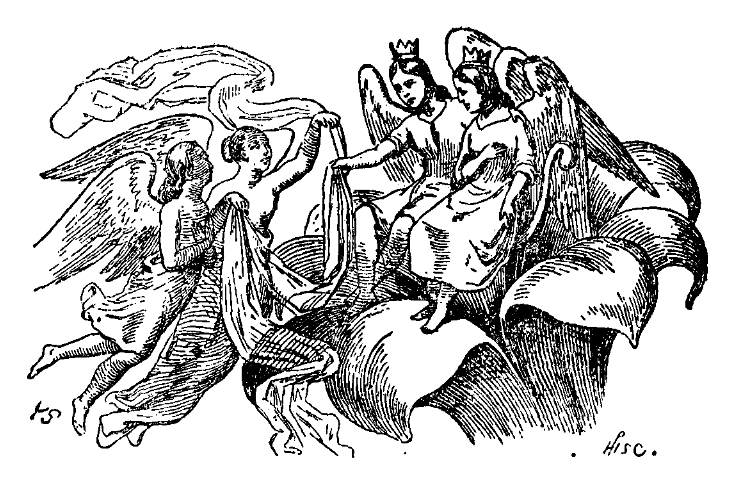
个碧蓝色的湖旁有一丛最可爱的绿树，它们里面有一幢白得放亮的、大理石砌成的、古代的宫殿。葡萄藤围着许多高大的圆柱丛生着。它们的顶上有许多燕子窠。其中有一个窠就是现在带着拇指姑娘飞行的这只燕子的住所。

“这儿就是我的房子，”燕子说。“不过，下面长着许多美丽的花，你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朵；我可以把你放在它上面。那么你要想住得怎样舒服，就可以怎样舒服了。”

“那好极了，”她说，同时拍着她的一双小手。

那儿有一根巨大的大理石柱。它已经倒在地上，并且跌成了三段。不过在它们中间生出一朵最美丽的白色鲜花。燕子带着拇指姑娘飞下来，把她放在一片宽阔的花瓣上面。这个小姑娘感到多么惊奇啊！在那朵花的中央坐着一个小小的男子！——他是那么白皙和透明，好像是玻璃做成的。他头上戴着一顶最华丽的金制王冠，他肩上生着一双发亮的翅膀，而他本身并不比拇指姑娘高大。他就是花中的安琪儿。每一朵花里都住着这么一个小小的男子或妇人。不过这一位却是他们大家的国王。

“我的天啊！他是多么美啊！”拇指姑娘对燕子低声地说。



这位小小的王子非常害怕这只燕子，因为他是那么细小和柔嫩,对他说来,燕子简直是一只庞大的鸟儿。不过当他看到拇指姑娘的时候,他马上就变得高兴起来:她是他一生中所看到的一位最美丽的姑娘。因此他从头上取下他的金王冠,把它戴到她的头上。他问了她的姓名,问她愿不愿意做他的夫人——这样她就可以做一切花儿的皇后了。这位王子才真配称为她的丈夫呢,他比那癞蛤蟆的儿子和那只穿大黑天鹅绒袍子的鼹鼠来，完全不同！因此她就对这位逗她喜欢的王子说：“我愿意。”这时每一朵花里走出一位小姐或一位男子来。他们是那么可爱，就是看他们一眼也是幸福的。他们每人送了拇指姑娘一件礼物，但是其中最

好的礼物是从一只大白蝇身上取下的一副翅膀。他们把这双翅膀安到拇指姑娘的背上,这么着,她现在就可以在花朵之间飞来飞去了。这时大家都欢乐起来。燕子坐在上面自己的窠里,为他们唱出他最好的歌曲。然后在他的心里,他感到有些悲哀,因为他是那么喜欢拇指姑娘,他的确希望永远不要和她离开。

“你现在不应该再叫拇指姑娘了!”花的安琪儿对她说。“这是一个很丑的名字，而你是那么美丽！从今以后，我们要把你叫玛娅①。”

“再会吧！再会吧!”那只小燕子说。他又从这温暖的国度飞走了,飞回到很远很远的丹麦去。在丹麦,他在一个会写童话的人的窗子上筑了一个小窠。他对这个人唱:“滴丽！滴丽！”我们这整个故事就是从他那儿听来的。

---

① 在希腊神话里玛娅（Maja）是亚特拉斯（Atlas）和卜勒庸（Pleione）所生的七个女儿中最大的一位，也是最美的一位。这七位姊妹和她们的父母一起代表金牛宫（Taurus）中九颗最明亮的星星。它们在五月间（收获时期）出现，在十月间（第二次播种时期）隐藏起来。



顽 皮 孩 子

从前有一位老诗人——一位非常和善的老诗人。有一天晚上，他坐在家里，外面起了一阵可怕的风暴。雨在倾盆地下着：不过这位老诗人坐在炉旁，又温暖，又舒适。火在熊熊地燎着，苹果烤得咝咝地发响。

“这样的天气，外面的穷苦人身上恐怕没有一根纱是干的了。”他说，因为他是一位心肠非常好的老诗人。

“啊，请开门！我非常冷，衣服也全湿透了。”外面有一

个小孩子在叫。他哭起来，敲着门。这时雨正在倾盆地下着，风把所有的窗扉吹得呼呼地响。

“你这个可怜的小家伙！”老诗人说；他走过去把门开了。门口站着一个小小的孩子。他全身没有穿衣服，雨水从他长长的金发上滚下来。他冻得发抖；如果他没有走进来的话，一定会在这样的暴风雨中冻死的。

“你这个可怜的小家伙！”老诗人说，同时拉着他的手。“到我这儿来吧，我可以使你温暖起来。我可以给你一点酒和一个苹果吃，因为你是一个美丽的孩子。”

他的确也是很美丽的。他的眼睛亮得像两颗明亮的星星，他的金发虽然有水滴下来，可是卷卷曲曲的，非常好看。他像一个小小的天使，不过他冻得惨白，全身发抖。他手里拿着一把漂亮的弓，但是雨水已经把它弄坏了。涂在那些美丽箭上的色彩全都被雨淋得模糊不清了。

老诗人坐在炉边，把这小孩子抱到他的膝上，把雨水从他的卷发里挤出来，把他的手放到自己的手里暖着，同时为他热了一些甜酒。这孩子马上就恢复过来了。他的双颊也变得红润起来了。他跳到地上来，围着这位老诗人跳舞。

“你是一个快乐的孩子！”老诗人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阿穆尔①,”他回答说;“你不认识我吗? 我的弓就在这儿。你知道,我就是用这把弓射箭啦! 看啊,外面天晴了, 月亮也出来了。”

“不过你的弓已经坏了, ”老诗人说。

“这倒是很可惜的,”小孩子回答说, 同时他把弓拿起来, 看了一看。“哎,它还很干啦,并没有受到什么损害。弦还很紧——我倒要试它一试!”于是他把弓一拉, 插上一支箭, 对准了目标, 向这位和善的老诗人的心中射去。“你现在看看究竟我的弓损坏了没有!”他说, 大笑了一声, 于是他就跑掉了。这小孩子该是多么顽皮啊! 他居然向这位老诗人射了一箭,而这还是一位把他请进温暖的房间里来的、对他非常和善的、给他最好的酒和最好的苹果吃的老诗人啦!

这位和善的老诗人躺在地上,哭起来了;他的心中了一箭, 他说:“嗨, 这个阿穆尔真是一个顽皮孩子! 我要把这事情告诉所有的好孩子们, 叫他们当心, 不要跟他一起玩

① 阿穆尔(Amor)即邱比特, 在罗马神话中是爱情之神。他是一个顽皮和快乐的孩子, 经常带着弓和箭。当他的箭射到一个人的心里去的时候, 这支箭就燃起爱情的火焰。

耍，因为他会捣他们的蛋！”

所有的好孩子们——女孩子和男孩子们——听到了他讲的这个故事，都对这个顽皮的孩子有了戒心；然而他还是骗过了他们，因为他是非常地伶俐。当大学生听完了课出来的时候，他就穿着一件黑上衣，腋下夹着一本书，在他们的旁边走，他们一点也看他不出来。于是他们就挽着他的手，以为他也是一个学生呢。过时他就把一支箭射进他们的心里去。当女孩子们到教堂去受“坚信礼”①的时候，他也在后面跟着她们。是的，他老是在跟着人！他坐在戏院里的蜡烛台上，光耀夺目，弄得人们把他当做一盏明灯。可是不久大家就知道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他在御花园里，在散步场上跑来跑去。是的，他从前有过一次射中了你爸爸和妈妈的心啦。你只须问问他们。你就可以听到一段故事。咳，这个阿穆尔真是一个坏孩子；你们决不能跟他有任何来往！他在跟着每一个人。你想想看，有一次他居然把一支箭射进老祖母的心里去啦——不过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

① 在基督教里面，小孩子受了洗礼以后，到了青春发育期间，一般地都要再受一次“坚信礼”，以加强和巩固他对宗教的信心。受“坚信礼”是进入成人阶段的标记。

个创伤早已经治好了,但是老祖母一直忘不了它。呸,那个恶作剧的阿穆尔！不过你现在认识他了！你知道他是一个多么顽皮的孩子。





旅　　伴

可怜的约翰奈斯真是非常难过，因为他的父亲病得很厉害，不容易再好起来。除他们两人以外，这间小房里没有住着别的人。桌上的灯已经快要灭了，夜已经很深了。

“约翰奈斯，你是一个很好的孩子！”病中的父亲说。“我们的上帝会在这个世界里帮助你的！”于是他庄严地、慈爱地望了他一眼，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随后就死了；这好像他是睡去了似的。可是约翰奈斯哭起来，他在这个世界上现在什么亲人也没有了：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没有姊

妹,也没有兄弟。可怜的约翰奈斯！他跪在床面前,吻着他死去的父亲的手,流了很多辛酸的眼泪,不过最后他闭起眼睛，把头靠在硬床板上睡去了。

这时他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他看到太阳和月亮向他鞠躬，他看到他的父亲又变得活泼和健康起来，他听到他父亲像平常高兴的时候那样又大笑起来。一位可爱的姑娘——她美丽的长发上戴着一顶金皇冠——向约翰奈斯伸出手来。他的父亲说:“看到没有，你现在得到一位多么漂亮的新娘？她是全世界一位最美丽的姑娘!”于是他醒了，这一切美丽的东西也消逝了。他的父亲冰冷地、僵直地躺在床上，再没有别的人跟他们在一起。可怜的约翰奈斯!

死者在第二周就埋葬了。约翰奈斯紧跟在棺材后面送葬；从此以后他再也看不见这个非常爱他的、慈祥的父亲了。他亲耳听见人们把土盖在棺材上去，他亲眼看到棺材最后的一角。不过再加上一铲土,就连这一角也要不见了。这时他悲恸到了万分,他的心简直好像要裂成碎片。人们在他的周围唱起圣诗,唱得那么美丽,约翰奈斯不禁流出眼泪来。他大声地哭起来;在悲哀中哭一下是有好处的。太阳在绿树上光耀地照着,好像是说:“约翰奈斯!你再也不会感到

悲哀了，天空是那么美丽，一片蓝色，你看见了吗？你的父亲就在那上面，他在请求仁慈的上帝使你将来永远幸福！”

“我要永远做一个好人，”约翰奈斯说，“好使我也能到天上去看我的父亲；如果我们再见面，我们将会多么快乐啊！我将有多少话要告诉他啊！他将会指许多东西给我看；他将会像活在人世间的时候一样，把天上许多美丽的东西教给我。哦，那该是多么快乐的事啊！”

约翰奈斯想着这些情景，像亲眼看见过似的，他不禁笑起来。在这同时，他的眼泪仍然滚滚地在脸上流。小鸟们高高地栖在栗树上，唱道：“吱喳！吱喳！”虽然它们也参加过葬礼，它们却仍然很高兴；不过它们知道得很清楚，死者已经上了天，并且还长出了翅膀——这些翅膀比它们的还要宽广和美丽得多；他现在是幸福的，因为他生前曾经是一个好人。它们都为他而高兴。约翰奈斯看到它们从绿树林里向广大的世界飞去，他自己也非常想跟它们一起飞。但是他先做了一个木十字架竖在他父亲的墓上。当他晚间把十字架送去时，坟上已经盖满了沙子和花朵——这都是一些陌生人做的，因为这些人都喜欢这位死去了的亲爱的父亲。

第二天大清早约翰奈斯把他的一小捆行李打好，同时

把他所有的全部遗产——五十块钱和几个小银币——扎进他的腰带里。他带着这点东西走向这个茫茫的世界。但是他先到教堂墓地去看看父亲的坟,念了“主祷文”①;于是他说:“再会吧，亲爱的爸爸！我要永远做一个好人。你可以大胆地向好心肠的上帝祈祷，请他保佑我一切都好。”

约翰奈斯在田野上走。田野里的花儿在温暖的太阳光中开得又鲜艳、又美丽。它们在风中点着头，好像它们是说：“欢迎你到绿草地上来。你看这儿好不好？”但是约翰奈斯掉转头又向那个老教堂望了一眼：他小时候就是在那里受洗的,他每个星期天跟父亲一道在那里做礼拜,唱赞美诗。这时他看到教堂的小妖精,高高地站在教堂塔楼上的一个窗洞里。他戴着尖顶小红帽,把手膀弯上来遮住脸,免得太阳射着他的眼睛。约翰奈斯对他点点头,表示告别。小妖精也挥着他的红帽，把手贴在心上,用手指飞吻了好几次,表示他多么希望约翰奈斯一切都好,能有一个愉快的旅程。

约翰奈斯想,在这个广大美丽的世界里,他将会看到多少好的东西啊。他越走越远——他以前从来没有走过这样

① 这是新约马太福音里第六章九至十三节中的一段话。基督教徒感谢上帝时都念这个祷告。

远的路。他所走过的城市，他所遇见的人，他全都不认识。他现在来到遥远的陌生人中间了。

第一天夜里他在田野里的一个干草堆下睡，因为他没有别的床。不过他觉得这也很有趣；就是一个国王也不会有比这还好的地方。这儿是一大片田野，有溪流，有干草堆，上面还有蔚蓝的天；这的确算得是一间美丽的睡房。开着小红花和白花的绿草是地毯，接骨木树丛和野玫瑰篱笆是花束，盛满了新鲜清水的溪流是他的洗脸池。溪里的灯芯草对他鞠躬，祝他“晚安”和“早安”。高高地挂在蓝天花板下的月亮，无疑的是一盏巨大的夜明灯，而这灯决不会烧着窗帘。约翰奈斯可以安安心心地睡着；他事实上也是这样。他一觉睡到太阳出来，周围所有的小鸟对他唱着歌：“早安！早安！你还没有起来吗？”

做礼拜的钟声响起来了，这是星期天；大家都去听牧师讲道，约翰奈斯也跟着一块儿去。他唱了一首圣诗，听了上帝的教义。他觉得好象又回到了他受洗的那个老教堂里，跟父亲在一起唱圣诗。

教堂的墓地里有许多坟墓，有几座坟还长满了很高的草。约翰奈斯这时想起了父亲的坟墓：那一定也是跟这些

坟墓一样，因为他不能去锄草和修整它。因此他坐下来拔去那些荒草，把倒了的十字架重新竖起来，把风吹走了的花圈又搬到坟上来。在这同时，他想：“现在我自己既然不在家，也许有人会同样照料我父亲的坟墓吧！”

教堂墓地门外有一个年老的乞丐。他拄着一根拐杖站着。约翰奈斯把他所有的几个银币全都给他了，然后他就带着愉快和高兴的心情继续向这茫茫大世界走去。

到晚间，天气忽然变得非常坏。约翰奈斯急忙去找一个藏身的地方，但是马上黑夜就到来了。最后他在一个山上找到了一座孤寂的小教堂。很幸运地，门还没有关。他轻轻地走进去了：打算在里面呆到暴风雨停息为止。

“我就在这个角落里坐下来吧！”他说；“我相当疲倦，需要休息一下。”于是他就坐下来了。他把他的双手合在一起，念了晚祷。外面正是雷鸣电闪，他在不知不觉之间就睡过去了，并且做起梦来。

他醒来的时候，正是半夜，不过暴风雨已经过去了，月亮穿过窗子向他照进来。教堂的中央停着一具敞开的棺材，里面躺着一个还没有埋葬的死人。约翰奈斯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他的良心很安；同时他也知道得很清楚，死人是

不会害人的。能害人的倒还是活着的坏人。现在就有这样两个恶劣的人。他们紧站在死人的旁边。这死人是停在教堂里，等待埋葬的。他们想害他一下,不让他睡在棺材里,而要把他扔到教堂门外去——可怜的死人啊!

“你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约翰奈斯问;“这是不对的，恶劣的。看耶稣的面子，让他休息吧。”

“废话!”这两个恶人说。“他骗了我们呀！他欠我们的钱,一直没有还；现在他又忽然死掉了,我们连一毛钱也收不回来！我们非报复他一下不可；我们要叫他像一只狗似地躺在教堂门外!”

“我所有的钱还不到五十块大洋,”约翰奈斯说;“这是我所继承的全部遗产,可是我情愿把这钱送给你们,只要你们能老老实实地答应我让这个可怜的死人安静地睡着。没有钱我也可以活的。我有一双年富力强的手，一双年富力强的脚，而且上帝也会帮助我的。”

“好吧,”这两个丑恶的人说,“只要你能还他的债，我们当然可以放开他的，你尽管放心好了!”于是他们就把约翰奈斯所给的钱都接过来，大笑了一阵,觉得他太老实,随后他们就走开了。他把死人在棺材里放好，同时把死人的

手合在一起。他说了一声“再会”，就很满意地走进一个大森林里去。森林里去。

周围有月光从树枝之间射进来，他看到许多可爱的小山精在快乐地玩耍。他们一点也不害怕他，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一个好人；只有坏人才看不惯小山精。他们有些还没有手指那样粗，他们长长的金发是用金梳子朝上扎着的。他们成双成对地骑着树叶和长草上的露珠摇来摇去。有时露珠一滚，他们就跌到长草之间的空隙里去了。这就使得其他的小山精大笑大叫起来。这真是好玩极了！他们唱着歌。约翰奈斯一下子就听出这都是他小时学过的那些美丽的歌儿。戴着王冠的杂色蜘蛛，正在灌木林之间织着长长的吊桥和宫殿；当微小的露珠落到它们身上的时候，它们就像月光底下发亮的玻璃，直到太阳升起来时才不是这样。这时小山精们就钻进花苞里去，风把他们的吊桥和宫殿吹走。它们成为一面大蜘蛛网，在空中飘荡。

约翰奈斯这时走出了树林。他后面有一个人在高声喊他：“喂，朋友！你到什么地方去呀？”

“到广大的世界里去！”约翰奈斯说，“我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我是一个穷苦的孩子；但是上帝会帮助我！”

“我也要到广大的世界里去,”这陌生人说;“我们两人一块儿走好吗?”; “我们两人一块儿走好吗?”

“很好!”约翰奈斯说。于是他们就一起走了。不多久他们就建立起很好的友情，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好人。不过约翰奈斯发现这陌生人比自己聪明得多，他差不多走遍了全世界，什么事情都知道。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他们在一株大树下坐下来吃早餐。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个老太婆。咳!她的年纪才老呢。她拄着一根拐杖走路，腰弯得很厉害。她的背上背着一捆在树林里捡来的柴。她的围裙兜着东西，约翰奈斯看出里面是凤尾草杆子和杨柳枝。当她走近他们的时候，她有一只脚滑了一下。于是她大叫一声,倒下来了,因为她——可怜的老太婆——跌断了腿!

约翰奈斯马上就说，他们应该把这老太婆背着送回家去。不过这陌生人把背包打开,取出一个小瓶子,说他有一种药膏可以使她的腿立刻长好和有气力，使她可以自己走回家去，好像没有跌断过腿一样。但是，他要求她把她兜在围裙里的三根枝条送给他。

“那么你得到的酬劳就不小了！”老太婆说，同时她

很神秘地把头点了一下。她不愿意交出这几根枝条来，但同时她又觉得腿子断了，躺在这儿也不太舒服。因此她只好把这几根枝条送给他了。当他把膏药一涂到她腿上的时候，老太婆马上就站起来，走起路来比以前更有劲。这膏药的效力真不小，但是它在药房里是买不到的。

“你要这几根枝条有什么用呢？”约翰奈斯问他的旅伴。

“它们是三把漂亮的扫帚呀，”他回答说，“我就喜欢这些玩意儿，因为我是一个古怪的人。”

他们走了很长一段路。

“你看天阴起来了，”约翰奈斯指着前面说，“那是一大堆可怕的乌云！”

“你错了，”旅伴回答说，“那不是云块，那是高山呀。那是壮丽的大山。你一爬上山就钻进云层和新鲜的空气中去了。请相信我，这才是奇观呢！明天我们就可以走进这些山里去了！”

不过这些山并不是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近。他们要走一整天才能到达。山上的黑森林长得很高，把天都遮着了；有些石头真大，跟整个的城市差不多。爬上这些山真是一趟艰难的旅程。因此约翰奈斯和他的旅伴就到一个旅店里

歇下来，打算好好地休息一晚，养好了精神准备明天再旅行。行。

这个旅店的客厅里坐着许多人，因为有一个人在演木偶戏。这人刚刚布置好了一个小舞台，大家坐在它的周围，准备看戏。坐在顶前面的是一个胖胖的老屠夫；他占了一个最好的位置。他有一只大哈巴狗，噢！它的样子才凶呢！它坐在他旁边。它像所有看戏的人一样，把眼睛睁得斗大。

现在戏开演了。这是一出好戏，戏中有国王和皇后。他们坐在华丽的皇位上，每人头上戴一顶金皇冠；他的衣服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后裾，因为他们有钱可以这样摆阔。装得有玻璃眼睛和大把胡子的漂亮的木偶站在门边开门和关门，使新鲜空气可以流进屋子里来。这是一出逗人喜欢的戏，一点也不悲惨。不过——当那位皇后立起来要走过舞台的时候——真是天晓得，不知那个哈巴狗的心里想着什么东西——胖屠夫没有抓住这只狗，它忽然跳上舞台，一口把皇后纤细的腰咬住，同时说："咬呀，咬呀！"这真骇人啦！

演这出戏的人真可怜；他吓得不成样子。他替这个皇后感到非常难过，因为她是他的一个最可爱的木偶，而现在这

个丑恶的哈巴狗却把她的头咬掉了。不过大家散了以后，跟约翰奈斯一同来的那个陌生人说，他可以把她修好。于是他把他的小瓶子取出来，把膏药涂到木偶身上——这就是把那个老太婆跌断了的腿子治好过的膏药。木偶一涂上了膏药，马上就复原了。真的，她甚至还可以自己动着手脚，再也不要人牵线了。这木偶现在好像是一个活人似的，只是她不能说话罢了。木偶戏老板现在非常高兴，因为他不须再牵着木偶了。她可以自己跳舞。这一点别的木偶都做不到。

夜深了。旅店的客人都上床去睡了。这时有一个人发出可怕的叹息声来。叹息声一直没有停，旅店的人都起来，要看看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人。演木偶戏的人跑到他的小剧场去，因为叹息声正是从那儿来的。所有的木偶，包括国王和他的随员们在内，都乱七八糟地滚作一团：原来是他们在可怜伤心地叹气。他们的玻璃眼睛在发呆，因为他们也希望像皇后一样，能够涂上一点儿膏药，使自己动起来。皇后马上跪到地上，举起她美丽的皇冠，同时恳求说："我把这送给你！不过，请在我的丈夫和使臣们的身上涂点膏药！"

可怜的剧场和木偶们的老板，不禁哭起来，因为他真是

替他们难过。他马上跟旅伴说,只要他能把他四、五个最漂亮的木偶涂上一点药膏，他愿意把第二天晚上演出的收入全部送给他。不过旅伴说他什么也不需要，他只是希望得到这人身边挂着的那把剑。他得到了这剑以后，就在六个木偶身上擦了药膏。这六个木偶马上就跳起舞来，而且跳得很可爱。在场的女子们——真正有生命的、人间的女子——也不禁一同跳起舞来了。马车夫跟女厨子跳舞，茶役跟女侍者跳舞。所有的客人，所有的火铲和火钳也都跳起舞来了。不过后面的这两件东西一开始跳就跌交。是的,这是欢乐的一夜!

第二天早晨,约翰奈斯和旅伴就离开大家了,他们爬上高山,走过巨大的松林。他们爬得非常高,下边的教堂尖塔看起来简直像绿树林中的小红浆果。他们可以望到很远,望到许多许多里以外他们从来没有到过的地方!约翰奈斯从来没有在这个可爱的世界里一眼看到这么多的美景。太阳温暖地照着;在新鲜蔚蓝色的空中,他听到猎人在山上快乐地吹起号角。他高兴得流出眼泪，他不禁大声说:“仁慈的上帝！我要吻您,因为您对于我们是这样好,您把世界上最美的东西都拿给我们看！”

旅伴也停下来，合着双手，朝着浸在温暖阳光中的森林和城市望。在这同时，他们的上空响起一个美丽的声音：他们抬头看见空中有一只大白天鹅在飞翔。这鸟儿非常美丽；它在唱歌——他们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听见任何鸟儿唱过歌。不过歌声慢慢地、慢慢地消沉下去：鸟儿垂下头，慢慢地落到他们脚下——这只美丽的鸟儿就躺在这儿死了。

“这鸟儿的两只翅膀真漂亮，”旅伴说，“又白又宽，是很值钱的。我要把它们带走。有一把剑是很有用的，你现在可知道吧？”

于是他一下就把死天鹅的翅膀砍下来了，因为他要把它们带走。

他们两人在山中又走了许多许多里路。后来他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城市。城里有一百多尊塔，这些塔中像银子反射着太阳光。城中央有一座美丽的大理石宫殿。它的屋顶是用赤金盖的，国王就住在里面。

约翰奈斯和他的旅伴不愿立刻就进城，但是他们停在城外的一个旅店里，打算换换衣服，因为他们希望走到街上去的时候，外表还像个样子。旅店的老板告诉他们说，国王是一个有德行的君主，从来不伤害任何人。不过他的女儿，

糟糕得很，是一个很坏的公主。她的相貌是够漂亮的——谁也没有她那样美丽和迷人——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她是一个恶毒的巫婆,许多可爱的王子在她手上丧失了生命。任何人可以向她求婚,这是她许可的。谁都可以来,王子也好，乞丐也好——对她都没有什么分别。求婚者只须猜出她所问的三件事情就得了。如果他能猜得出，他就可以和她结婚，而且当她的父亲死了以后，他还可以做全国的国王。但是如果他猜不出这三件事情,她就得把他绞死,或者砍掉他的脑袋！这个美丽的公主是那么坏和恶毒啦！

她的父亲——这位老国王——心里非常难过。不过他没有办法叫她不要这样恶毒，因为他有一次答应过决不干涉任何与她的求婚者有关的事情——她喜欢怎么办就怎么办。每次一个王子来猜答案、想得到这位公主的时候,他总是失败,结果不是被绞死便是被砍掉脑袋。的确,他事先并不是没有得到警告的；他很可以放弃求婚的念头。老国王对于这种痛苦和悲惨的事情,感到万分难过,所以每年他要花一整天的工夫和他所有的军队跪在地上祈祷，希望这个公主变好，可是她却偏偏不愿意改好。老太婆在喝烧酒的时候,总是先把它染上黑色①才吞下去,因为她们感到悲哀

——的确，她们再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丑恶的公主！”约翰奈斯说；“应该结结实实地把她抽一顿，这样对她才有好处。如果我是老国王的话，我要抽得她全身流血！”

这时外面有人听到这话，他们都喊“好”！公主正在旁边经过。她的确是非常漂亮的，所以老百姓一时忘记了她的恶毒，也对着她叫“好！”起来。十二个美丽的年轻姑娘，穿着白色的绸衣，每人手中拿着一朵金色的郁金香，骑着十二匹漆黑的骏马，在她的两旁护卫。公主本人骑着一匹戴着钻石和红玉的白马。她骑马穿的服装是纯金做的，她手中的马鞭亮得像太阳的光线。她头上戴着的金冠像是从天上摘下来的小星星，她的外衣是用一千多只美丽的蝴蝶翅膀缝成的。但是她本人要比她的衣服美丽得多。

约翰奈斯一看到她的时候，脸上就变得像血一样地鲜红。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公主的样子很像他在父亲死去那个晚上所梦见的一个戴着金冠的美女子。他觉得她是那么动人，不禁也非常爱起她来。他说，他不相信她是一个

---

① 根据欧洲的习惯，黑色是表示哀悼的意思。

恶毒的巫婆,专门把猜不出她的问题的人送上绞架或砍头。

“她既然准许每个人向她求婚,甚至最穷的乞丐也包括在内,那么我也要到宫殿里去一趟,因为我实在没有别的办法!”

大家都劝他不要尝试这件事，因为他所得到的结果一定会跟别人一样。他的旅伴也劝他不要这样做，但是约翰奈斯认为一切都会很顺利的。他把鞋子和上衣刷了，把脸和手也洗了，把他的美丽的黄头发也梳了。于是他独自进了城，直接向皇宫走去。

“请进吧！”约翰奈斯敲门的时候老国王说。

约翰奈斯把门推开。老国王穿着长便服和绣花拖鞋来接见他。他的头上戴着王冠,一手拿着代表王权的王笏,一手拿着象征王权的金珠。“请等一下吧!”他说，同时把金珠夹在肋下,以便跟约翰奈斯握手。不过,当他一听到他的客人是一位求婚者的时候，他就开始抽咽地哭起来，他的王笏和金珠都滚到地上来了，同时不得不用睡衣来揩眼泪。可怜的老国王!

“请你不要来!”他说。“你会像别人一样，碰上祸害的。你只要看看就知道！”

于是他把约翰奈斯带到公主游乐的花园里去。那儿的情景才可怕呢！每一株树上悬着三、四个王子的尸首。他们都是向公主求过婚的。但是他们都猜不出她所提的问题。微风一吹动，这些骸骨就吱格吱格地响起来，小鸟都吓跑了，再也不敢飞到花园里来。花儿都盘在人骨上；骷髅躺在花盆里，发出冷笑。这确实称得上是一个公主的花园。

“你可以在这里仔细瞧瞧！”老国王说。“你所看到的这些人的命运，将也会是你的命运。你最好还是放弃你的念头吧。我感到很难过，因为我关心这一件事情。”

约翰奈斯把这和善老国王的手吻了一下；他说，结果会很好的，因为他很喜欢这位美丽的公主。

这时公主带着所有的侍女骑着马走进宫殿的院子。他们都走过去问候她。她的样子真是非常美丽。她和约翰奈斯握手。约翰奈斯现在比从前更爱她了——她决不会像大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恶毒的巫婆。他们一起走进大厅里去，小童仆们端出果子浆和椒盐核桃仁来款待他们。可是老国王感到非常难过；他什么东西也吃不下，当然椒盐核桃仁对他说来也是太硬了。

他们约定好，第二天早晨约翰奈斯再到宫里来；那时法



官和全体的枢密大臣将到场来听取他怎样回答问题。如果回答得好，他还要再来两次。不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人能够通过第一关，因此他们都丧失了生命。

约翰奈斯对于自己的命运一点也不感到难过。他倒反而感到快乐。他的心目中只有这个美丽的公主，同时觉得仁慈的上帝一定会来帮助他的;不过是怎样帮助法,他一点也不知道，同时他也不愿意想这件事情。他边走边跳地回到旅店来——他的旅伴正在等他。

约翰奈斯说公主对他怎样好，公主是怎样美丽——他说得简直没有完。他渴望着第二天的到来,好到宫里去,碰碰自己猜谜的运气。

不过旅伴摇摇头，非常难过。“我很喜欢你!”他说。“我们很可以在一起多呆一会儿，但是现在我却要失去你了!你，可怜的、亲爱的约翰奈斯！我真想哭一场,但是我不愿意扰乱你今晚——可能是我们在一起的最后一晚——的快乐心情。我们来欢乐吧,痛快地欢乐吧!明天早晨你走了以后，我再痛哭一番。”

市民马上都知道公主又有了一位新的求婚者，对老百姓来说,这当然是一件非常悲哀的事情。戏院都关上门,卖

糕饼的老太婆在糖猪身上系一条黑纱，国王和牧师们在教堂里跪着祈祷。处处是一片悲悼的情绪，因为大家都觉得约翰奈斯的运气决不会比别的求婚者好多少。

晚上旅伴调了一大碗混合酒，同时对约翰奈斯说：“他们现在应该快乐一番，并且为公主的健康干杯。”不过约翰奈斯喝了两杯就想要睡，他的眼睛已睁不开，只好呼呼地睡去了。旅伴轻轻地把他从椅子上抱起来，放到床上。夜深的时候，他把那两只从天鹅身上砍下的大翅膀取出来，系到自己的肩上，同时他把那个跌断了腿的老太婆的一根最长的枝条装进自己的袋里。然后他就打开窗子，飞到城里去，一直飞向皇宫。他在面对公主睡房的一个窗子下边的角落里坐下来。

全城都非常静寂。这时钟敲起来，时间是十一点四十五分。窗子开了，公主穿着一件白色的长外衣，展开她的黑翅膀，越过城市的上空向一座大山飞去。可是旅伴隐住了自己的原形，她完全看不见他。他在公主后面跟着飞，用枝条抽打着她。枝条落到什么地方，血就流到什么地方。噢，这才算是空中旅行呢！风鼓起她的外衣，使它向四面张开，像一大片船帆。月光透射进去。

“冰雹真厉害！冰雹真厉害！”公主被枝条抽一下就这样叫一声。这对她是一个教训。最后她飞到山上，在山上敲了一下。这时好像天在打雷，山裂开了。公主走进去，旅伴也跟着走进去。谁也没有看见他，因为他是看不见的。他们走进一条又长又宽的通道，两边壁上发出奇异的光。这是因为壁上有一千多只发亮的蜘蛛的缘故：它们在上上下下地爬行着，散出火一样的彩霞。他们走进一个用金银砌的大厅。墙上有向日葵那么大的红花和蓝花，射出光来。可是谁也不能摘下这些花，因为花梗全是些丑恶的、有毒的长蛇。事实上这些花朵就是它们喷出的火焰。天花板上全是发亮的萤火虫和拍着薄翅膀的天蓝色的蝙蝠。这情景真有些骇人。

地中央设有一个王座。它是由四匹死马的骸骨托着的。这些死马的挽具全是血红的蜘蛛所组成的。王座则是乳白色的玻璃做的，它的坐垫就是一堆互相咬着尾巴的小黑耗子。华盖是一面粉红色的蛛网；它里面镶着许多漂亮的、像宝石一样的小绿苍蝇。王座上坐着一个老巫师。他丑恶的头上戴着一顶王冠，手中拿着一个王笏。他在公主的额上吻了一下，请她在这贵重的王座上，在他身边坐下

来。于是音乐奏起来了。巨大的黑蚱蜢弹起独弦琴，猫头鹰用翅膀敲着肚皮——因为她没有鼓。这真是一个很妙的合奏！许多小黑妖精，戴着镶有鬼火的帽子，在大厅里跳舞。可是谁也看不见旅伴，因为他隐身在王座后面。他什么都听见了。朝臣们这时都进来了。他们都是神气十足，不可一世。不过有眼力的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些什么宝贝东西。他们原来是顶着几棵老白菜根的扫帚。魔法师只不过用魔力使它们有了生命，同时给它们穿上几件绣花衣服罢了。不过这倒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们在这儿只不过是摆摆场面。

跳了一阵舞以后，公主告诉魔法师说，她又有一位新的求婚者。她问他，明天这人来到宫里的时候，他觉得她应该叫他猜一个什么问题好。

“听着！”魔法师说，“我告诉你，你应该给他一件最容易的东西猜，这样他才想不到。你觉得你的一只鞋子怎样？这东西他一定是猜不着的。把他的头砍下来吧：不过请不要忘记明晚你来的时候，千万把他的眼珠带来，因为我想尝尝它们。”

公主弯腰行了礼，同时答应她决不会忘记那对眼珠。魔法师于是就打开山。她又飞回家去。不过旅伴在跟着她，

同时用枝条在拼命抽她。她不禁大声叹气,说冰雹真厉害。她加速地飞,希望早点飞进窗子,回到睡房里去。旅伴飞回旅店的时候,约翰奈斯还在熟睡。他摘下翅膀,也躺到床上睡了，因为他已经很疲倦了。

当约翰奈斯醒来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旅伴也起来了,并且说他昨夜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梦见公主和她的一只鞋子。因此旅伴就叫约翰奈斯问一问公主，她心里是不是在想一只鞋子！这正是他从山里魔法师口中所听到的东西。但是他一点也不把实情告诉约翰奈斯。他只是叫他问她是不是在想一只鞋子。

“我当然可以问她这件事,正如我可以问她任何别的事一样,”约翰奈斯说。“也许你的梦是有道理的，因为我一直相信,上帝会帮助我。不过我现在得向你告别了,因为如果我猜错了的话，我就再也不能见到你了。”

于是他们互相拥抱了一下。约翰奈斯走进城，直接到宫里去。大殿里挤满了人:裁判官都坐在靠椅上,而且还在脑袋后边垫了许多鸭绒枕头——因为他们有很多事情要费脑筋来想。老国王站起来,用一块白手帕揩了一下眼睛。这时公主也进来了。她的样子比昨天还要漂亮。她很和气地

向大家行礼,不过她对约翰奈斯伸出手来,说:“祝你平安!”

现在约翰奈斯要猜猜她心里想的是什么东西。老天爷!她瞧着他的那副样儿真可爱,不过当她一听到他说出“一只鞋子”以后,她脸上立刻变得比粉笔还要惨白。她的全身发抖,但是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因为他猜对了!

真想不到:老国王才高兴呢!他翻了一个觔斗,样子真好看。所有在场的人都为他和约翰奈斯鼓掌——他是第一次猜中了的人!

旅伴听到这个圆满的结果,也感到很高兴。但是约翰奈斯合着双手,感谢仁慈的上帝——他下一次一定也会帮助他的。第二天他又得去猜。

这天晚上过得像昨天一样。当约翰奈斯睡着了的时候,旅伴仍旧跟在公主后面飞到山里去。他在路上把她抽得比上次还要厉害,因为这次他带着两根枝条。谁也看不见他,可是他什么都能听见。公主这次心里要想的是一只手套。旅伴把这事又作为一个梦告诉了约翰奈斯。因此约翰奈斯又猜中了。宫里的人全都非常高兴。所有的大臣,照上次他们看到国王翻觔斗的那个样子,也都翻起觔斗来。只有公主一个人躺在沙发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现在的问题是:约

翰奈斯是不是第三次也能猜得中呢？如果他能猜中的话，他不仅有了这位美丽的公主，还可以在国王死后继承整个的王国呢。如果他猜不中，他就要丧失生命，而且那个魔法师还要把他的那一对美丽的蓝眼珠吃掉。

这天晚上约翰奈斯上床很早。他念了晚祷就安静地睡着了。不过旅伴照旧把翅膀系在背上，把宝剑挂在身边，拿起三根枝条，向宫中飞去。

这是一个漆黑的夜。风吹得厉害，连屋顶上的瓦都吹走了；花园里挂着骸骨的那些树，在暴风中像芦苇似地倒下来了。每秒钟都在闪电，雷声不停，好像整夜只有这一个雷似的。这时窗子大开，公主向外飞出去了。她的面色像死人一样惨白，不过她仍然对这恶劣的天气发笑，觉得它还不够恶劣。她的白外衣在风中鼓动着，像一片大船帆。可是旅伴这次用三根枝条抽她，她的血直往地上滴，弄得她几乎没有气力再向前飞了。最后她好容易才飞到那个山上。

“冰雹和狂风真厉害！”她说。‘哦从来没有在这样的天气里飞过。”

“好事多磨！”魔法师说。

她把约翰奈斯第二天又猜中了的事情告诉他。如果他明

天又猜中的话，那么他就胜利了，她将再也不能飞到山里来看他,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使魔法,因此她现在感到非常难过。

“这次决不叫他猜中,”魔法师说。“我要找出一件叫他连做梦也想不到的东西,如果他再猜中的话,那么他简直是一个比我还要高明的魔法师了。不过我们现在还是快乐一番吧。”

于是他拉着公主的双手，跟屋子里所有的妖精和鬼火一道跳起舞来。红蜘蛛也同样在墙上跳上跳下，好像有许多火红的花朵在射出火花似的。猫头鹰在击鼓，蟋蟀在吹箫管，黑蚱蜢在弹着独弦琴。这真是一个欢乐的舞会！

当他们舞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公主就不得不回家去了,否则宫里的人就要找她了。魔法师说他愿意送她回去，因为这样他又可以跟她在一起多呆一段时间。

他们在恶劣的天气中飞。旅伴把他的三根枝条都在他们背上抽断了。魔法师从来没有在这样厉害的冰雹中旅行过。他在宫殿前向公主告别，同时低声在她耳边说：“你心中想着我的头吧。”旅伴又听到了这句话。正在这时候，公主从窗子飞进她的睡房里去了。魔法师正要掉转身,旅伴

就一把抓住他又长又黑的胡子，用剑把他的丑恶的脑袋砍下来，弄得魔法师连回头看他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他把他的尸体扔进海里去喂了鱼；至于他的脑袋，他只放进水里浸一下，然后把它包在湿手帕里，带回到旅店里来，接着他就躺在床上睡了。

第二天早晨他把手帕交给约翰奈斯，但是他说：在公主没有要他猜测她心中所想的东西以前，他切记不要打开。

宫中的大殿里现在有许多人。他们紧紧地挤在一起，好像一大捆萝卜。裁判官坐在有柔软枕头的椅子上，老国王也换上了新衣服，金王冠和王笏也擦亮了，看起来非常漂亮。不过公主的面色惨白，她穿着一身深黑色的衣服，好像她是要去参加葬礼似的。

“我现在心里想着什么东西呢？”她问。约翰立刻打开他的手帕。当他看见魔法师难看的脑袋时，他自己也大吃一惊。所有在场的人也都吓了一跳，因为这实在太可怕了。不过公主坐着像一尊石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最后她站起来，把手伸向约翰奈斯，因为他猜中了。她谁也不看，只是唉声叹气。她说：“你现在是我的主人了！今晚我们就举行婚礼吧。”



“这才叫我高兴呢!”老国王说。“这满足了我的心愿。”

所有在场的人都高呼:“万岁!”军乐队在街上奏起乐来,教堂的钟声响起来,卖糕饼的老太婆把糖猪身上的黑纱取下来,因为现在大家都非常快乐。三只烤熟了的整牛——肚里全填满了鸡鸭——现在放在市场中央，任何人都可以去割一块下来吃。喷泉现在流出美酒。老百姓只要到面包店去花一个毫子买一块面包，就可以同时得到六块甜面包的赠品——而且这些甜面包里还有葡萄干呢。

夜里整个城市亮得像白天一样。兵士放礼炮，孩子放鞭炮。宫里在举行宴会,喝酒,干杯和跳舞。绅士和小姐们在成对跳舞。就是住在很远的人都能听到他们的歌声——

这里有这么多的美女

她们个个都喜欢跳舞。

她们跳着大鼓进行曲,

美丽的姑娘哟，旋转吧!

舞一步，又跳一步,

一直跳到鞋底落下。

然而这公主仍然是一个巫婆。她并不太喜欢约翰奈斯。这一点，旅伴早已料想到了，因此他给约翰奈斯三根天鹅翅上的羽毛，和一个装有几滴水的小瓶。他叫他在公主的床前放一个装满了水的澡盆，当公主要上床的时候，他可以把她轻轻一推，使她落到水里；他先把羽毛和瓶子里的水倒进去，然后把她按进水里三次；这样她就可以失去她的魔力，热烈地爱起他来。

约翰奈斯照旅伴说的话办了。当他把公主按进水里的时候，她大叫了一声，同时变成了一只睁着亮眼睛的黑天鹅，在他的手下面挣扎。这天鹅第二次冒出水面的时候，就



变成了白色，只是颈上有一道黑圈。约翰奈斯向上帝祈祷，然后又把这天鹅第三次按进水里。这时它立刻又变成一个可爱的公主。她比以前还要美丽。她感谢他，她的眼里含着水汪汪的泪珠，因为他把附在她身上的魔力驱走了。

第二天老国王带着全体朝臣来了。盛大的庆祝会举行了一整天。旅伴是最后来的一位客人。他手里拄着手杖，背上背着行囊。约翰奈斯吻了他好几次，请他不要离开，请他和自己住在一起，因为约翰奈斯的幸福完全是他带来的。不过旅伴摇摇头，同时温和地、善意地说：

“不行，我的时刻已经到了。我只不过是还清我的债务罢了。你记得两个坏人想要伤害的那具尸体吗？你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拿出来给他们，好叫死人能安静地睡在里面。我就是那个死人。”

说完以后他就不见了。

结婚的庆祝继续了一整个月。约翰奈斯和公主真诚地相亲相爱。老国王长时期过着愉快的日子；公主的孩子们骑在他的膝上，玩弄着他的王笏，后来约翰奈斯就成了整个国家的君主。



海 的 女 儿

在海的远处，水是那么蓝，像最美丽的矢车菊花瓣，同时又是那么清，像最明亮的玻璃。然而它是很深很深，深得任何锚链都达不到底。要想从海底一直达到水面，必须有许多许多教堂尖塔一个接着一个地联起来才成。海底的人就住在这下面。

不过人们千万不要以为那儿只是一片铺满了白砂的海底。不是的，那儿生长着最奇异的树木和植物。它们的枝干和叶子是那么柔软，只要水轻微地流动一下，它们就摇动起

来，好像它们是活着的东西。所有的大小鱼儿在这些枝子中间游来游去，像是天空的飞鸟。海里最深的地方是海王宫殿所在的处所。它的墙是用珊瑚砌成的，它那些尖顶的高窗子是用最亮的琥珀做成的；不过屋顶上却铺着黑色的蚌壳,它们随着水的流动可以自动地开合。这是怪好看的,国为每一颗蚌壳里面含有亮晶晶的珍珠。随便哪一颗珍珠都可以成为皇后帽子上最主要的装饰品。

住在那底下的海王已经做了好多年的鳏夫，但是他有老母亲为他管理家务。她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可是对于自己高贵的出身总是感到不可一世，因此她的尾巴上老戴着一打的牡蛎——其余的显贵只能每人戴上半打。除此以外,她是值得大大的称赞的。特别是因为她非常爱那些小小的海公主——她的一些孙女。她们是六个美丽的孩子，而她们之中，那个顶小的要算是最美丽的了。她的皮肤又光又嫩，像玫瑰的花瓣，她的眼睛是蔚蓝色的,像最深的湖水。不过,跟其他的公主一样,她没有腿；她身体的下部是一条鱼尾。

她们可以把整个漫长的日子花费在皇宫里，在墙上生有鲜花的大厅里。那些琥珀镶的大窗子是开着的，鱼儿向



着她们游来，正如我们打开窗子的时候，燕子会飞进来一样。不过鱼儿一直游向这些小小的公主，在她们的手里找东西吃，让她们来抚摸自己。

宫殿外面有一个很大的花园，里边生长着许多火红和深蓝色的树木;树上的果子亮得像黄金,花朵开得像焚烧着的火,花枝和叶子在不停地摇动。地上全是最细的砂子,但是蓝得像硫黄发出的光焰。在那儿，处处都闪着一种奇异的、蓝色的光彩。你很容易以为你是高高地在空中而不是在海底，你的头上和脚下全是一片蓝天。当海是非常沉静的时候，你可瞥见太阳：它像一朵紫色的花，从它的花萼里射出各种色彩的光。

在花园里，每一位小公主有自己的一小块地方，在那上面她可以随意栽种。有的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像一条鲸鱼；有的觉得最好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像一个小人鱼。可是最年幼的那位却把自己的花坛布置得圆圆的，像一轮太阳，同时她也只种像太阳一样红的花朵。她是一个古怪的孩子,不大爱讲话,总是静静地在想什么东西。当别的姊妹们用她们从沉船里所获得的最奇异的东西来装饰她们的花园的时候,她除了像高空的太阳一样艳红的花朵以外,只愿

意有一个美丽的大理石像。这石像代表一个美丽的男孩；它是用一块洁白的石头雕出来的，跟一条遭难的船一同沉到海底。她在这石像旁边种了一株像玫瑰花那样红的垂柳。这树长得非常茂盛。它新鲜的枝叶垂向这个石像、一直垂到那蓝色的砂底。它的倒影带有一种紫蓝的色调。像它的枝条一样，这影子也从不静止；树根和树顶看起来好像在做着互相亲吻的游戏。

她最大的愉快是听些关于上面人类的世界的故事。她的老祖母不得不把自己所有一切关于船只和城市、人类和动物的知识讲给她听。特别使她感到美好的一件事情是：地上的花儿能散发出香气来，而海底上的花儿却不能；地上的森林是绿色的，而且人们所看到的在树枝间游来游去的鱼儿会唱得那么清脆和好听，叫人感到愉快。老祖母所说的"鱼儿"事实上就是小鸟，但是假如她不这样讲的话，小公主就听不懂她的故事了，因为她还从来没有看到过一只小鸟。

"等你满了十五岁的时候，"老祖母说，"我就准许你浮到海面上去。那时你可以坐在月光底下的石头上面，看巨大的船只在你身边驶过去。你也可以看到树林和城市。"

在这快要到来的一年,这些姊妹中有一位到了十五岁;可是其余的呢——唔,她们一个比一个小一岁。因此最年幼的那位公主还要足足地等五个年头才能够从海底浮上来,来看看我们的这个世界。不过每一位答应下一位说，她要把她第一天所看到和发现的东西讲给大家听，因为她们的祖母所讲的确是不太够——她们所希望了解的东西真不知有多少!

她们谁也没有像年幼的那位妹妹渴望得厉害，而她恰恰要等待得最久，同时她是那么地沉默和富于深思。不知有多少夜晚她站在开着的窗子旁边，透过深蓝色的水朝上面凝望，凝望着鱼儿挥动着它们的尾巴和翅。她还看到月亮和星星——当然,它们射出的光有些发淡,但是透过一层水，它们看起来要比在我们人眼中大得多。假如有一块类似黑云的东西在它们下面浮过去的话，她便知道这不是一条鲸鱼在她上面游过去，便是一条装载着许多旅客的船在开行。可是这些旅客们再也想像不到，他们下面有一位美丽的小人鱼，在朝着他们船的龙骨伸出她一双洁白的手。

现在最大的那位公主已经到了十五岁，可以升到水面上去了。

当她回来的时候,她有无数的事情要讲;不过她说,最美的事情是当海上风平浪静的时候,在月光底下躺在一个沙滩上面,紧贴着海岸凝望那大城市里亮得像无数星星的灯光,静听音乐、闹声、以及马车和人的声音,观看教堂的圆塔和尖塔,倾听叮当的钟声。正因为她不能到那儿去,所以她也就最渴望这些东西。

啊,最小的那位妹妹听得多么入神啊!当她晚间站在开着的窗子旁边、透过深蓝色的水朝上面望的时候,她就想起了那个大城市以及它里面熙熙攘攘的声音。于是她似乎能听到教堂的钟声在向她这里飘来。

第二年第二个姐姐得到许可,可以浮出水面,可以随便向什么地方游去。她跳出水面的时候,太阳刚刚下落;她觉得这景象真是美极了。她说,这时整个的天空看起来像一块黄金,而云块呢——唔,她真没有办法把它们的美形容出来!它们在她头上掠过,一忽儿红,一忽儿紫。不过,比它们飞得还要快的、像一片又白又长的面纱,是一群掠过水面的野天鹅。它们是飞向太阳,她也向太阳游去。可是它下落了。一片玫瑰色的晚霞,慢慢地在海面和云块之间消逝了。

又过了一年,第三个姐姐浮上去了。她是她们中最大

胆的一位，因此她游向一条流进海里的大河里去了。她看到一些美丽的青山，上面种满了一行一行的葡萄。宫殿和田庄在郁茂的树林中隐隐地露在外面；她听到各种鸟儿唱得多么美好，太阳照得多么暖和,她有时不得不沉入水里,好使得她灼热的面孔能够得到一点清凉。在一个小河湾里她碰到一群人间的小孩子；他们光着身子，在水里游来游去。她倒很想跟他们玩一会儿,可是他们吓了一跳,逃走了。于是一个小小的黑色动物走了过来——这是一条小狗，是她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小狗。它对她汪汪地叫得那么凶狠,弄得她害怕起来，赶快逃到大海里去。可是她永远忘记不了那壮丽的森林,那绿色的山,那些能够在水里游泳的可爱的小宝宝——虽然他们没有像鱼那样的尾巴。

第四个姐姐可不是那么大胆了。她停留在荒凉的大海上面。她说，最美的事儿就是停在海上：因为你可以从这儿向四周很远很远的地方望去，同时天空悬在上面像一个巨大的玻璃钟。她看到过船只,不过这些船只离她很远,看起来像一只海鸥。她看到过快乐的海豚翻着觔斗，庞大的鲸鱼从鼻孔里喷出水来，好像有无数的喷泉在围绕着它们一样。

现在临到那第五个姐姐了。她的生日恰恰是在冬天，所以她能看到其他的姐姐们在第一次浮出海面时所没有看到过的东西。海染上了一片绿色;巨大的冰山在四周移动。她说每一座冰山看起来像一颗珠子，而且却比人类所建造的教堂塔还要大得多。它们以种种奇奇怪怪的形状出现;它们像钻石似的射出光彩。她曾经在一个最大的冰山上坐过，让海风吹着她细长的头发,所有的船只,绕过她坐着的那块地方,惊惶地远远避开。不过在黄昏的时分,天上忽然布起了一片乌云。电闪起来了,雷轰起来了。黑色的巨浪掀起整片整片的冰块，使它们在血红的雷电中闪着光。所有的船只都收下了帆,造成一种惊惶和恐怖的气氛;但是她却安静地坐在那浮动的冰山上,望着蓝色的闪电,弯弯曲曲地射进反光的海里。

这些姊妹们中随便哪一位，只要是第一次升到海面上去，总是非常高兴地观看这些新鲜和美丽的东西。可是现在呢,她们已经是大女孩子了,可以随便浮近她们喜欢去的地方，因此这些东西就不再太引起她们的兴趣了。她们渴望回到家里来。一个来月以后,她们就说:究竟还是住在海里好——家里是多么舒服啊!

在黄昏的时候，这五个姐妹常常手挽着手地浮上来，在水面上排成一行。她们能唱出好听的歌声——比任何人类的声音还要美丽。当风暴快要到来、她们认为有些船只快要出事的时候，她们就浮到这些船的面前，唱起非常美丽的歌来，说是海底下是多么可爱，同时告诉这些水手不要害怕沉到海底；然而这些人却听不懂她们的歌词。他们以为这是巨风的声息。他们也想不到他们会在海底看到什么美好的东西，因为如果船沉了的话，上面的人也就淹死了，他们只有作为死人才能到达海王的宫殿。

有一天晚上，当姐妹们这么手挽着手地浮出海面的时候，最小的那位妹妹单独地呆在后面，瞧着她们。看样子她好像是想要哭一场似的，不过人鱼是没有眼泪的，因此她更感到难受。

“啊，我多么希望我已经有十五岁啊！”她说。“我知道我将会喜欢上面的世界，喜欢住在那个世界里的人们的。”

最后她真的到了十五岁了。

“你知道，你现在可以离开我们的手了，”她的祖母老皇太后说。“来吧，让我把你打扮得像你的那些姐姐一样吧。”

于是她在这小姑娘的头发上戴上一个百合花编的花

环，不过这花的每一个花瓣是半颗珍珠。老太太又叫八个大牡蛎紧紧地附贴在公主的尾上，来表示她高贵的地位。

“这叫我真难受！”小人鱼说。

“当然咯，为了漂亮，一个人是应该吃点苦头的，”老祖母说。

哎，她倒真想能摆脱这些装饰品，把这沉重的花环扔向一边！她花园里的那些红花，她戴起来要适合得多，但是她不敢这样办。“再会吧！”她说。于是她轻盈和明朗得像一个水泡，冒出水面了。

当她把头伸出海面的时候，太阳已经下落了，可是所有的云块还是像玫瑰花和黄金似地发着光；同时，在这淡红的天上，太白星已经在美丽地、光亮地眨着眼睛。空气是温和的、新鲜的。海是非常平静，这儿停着一艘有三根桅杆的大船。船上只挂了一张帆，因为没有一丝儿风吹动。水手们正坐在护桅索的周围和帆桁的上面。

这儿有音乐，也有歌声。当黄昏逐渐变得阴暗的时候，各色各样的灯笼就一起亮起来了。它们看起来就好像飘在空中的世界各国的旗帜。小人鱼一直向船窗那儿游去。每次当海浪把她托起来的时候，她可以透过像镜子一样的窗

玻璃,望见里面站着许多服装华丽的男子;但他们之中最美的一位是那有一对大黑眼珠的王子:无疑地,他的年纪还不到十六岁。今天是他的生日,正因为这个缘故,今天才这样热闹。

水手们在甲板上跳着舞。当王子走出来的时候，有一百多发火箭一齐向天空射出。天空被照得如同白昼，因此小人鱼非常惊恐起来，赶快沉到水底。可是不一会儿她又把头伸出来了——这时她觉得好像满天的星星都在向她落下，她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焰火。许多巨大的太阳在周围发出嘘嘘的响声,光耀夺目的大鱼在向蓝色的空中飞跃。这一切都映到这清明的、平静的海上。这船全身都被照得那么亮，连每根很小的绳子都可以看得出来，船上的人当然更可以看得清楚了。啊,这位年轻的王子是多么美丽啊!当音乐在这光华灿烂的夜里慢慢地消逝着的时候，他跟水手们握着手，大笑，微笑……

夜已经很晚了；但是小人鱼没有办法把她的眼睛从这艘船和这位美丽的王子撇开。那些彩色的灯笼熄了，火箭不再向空中发射了，炮声也停止了。可是在海的深处起了一种嗡嗡和隆隆的声音。她坐在水上,一起一伏地漂着,所

以她能看到船舱里的东西。可是船加快了速度；它的帆都先后张起来了。浪涛大起来了,沉重的乌云浮起来了,远处掣起闪电来了。啊，可怕的大风暴快要到来了！水手们因此都收下了帆。这条巨大的船在这狂暴的海上摇摇摆摆地向前急驶。浪涛像庞大的黑山似地高涨。它想要折断桅杆。可是这船像天鹅似的,一忽儿投进洪涛里面,一忽儿又在高大的浪头上抬起头来。

小人鱼觉得这是一种很有趣的航行，可是水手们的看法却不是这样。这艘船现在发出碎裂的声音；它粗厚的板壁被袭来的海涛打弯了。船桅像芦苇似的在半中腰折断了。后来船开始倾斜，水向舱里冲了进来。这时小人鱼才知道他们遭遇到了危险。她也得当心漂流在水上的船梁和船的残骸。

天空马上变得漆黑，她什么也看不见。不过当闪电掣起来的时候,天空又显得非常明亮,使她可以看出船上的每一个人。现在每个人在尽量为自己寻找生路。她特别注意那位王子。当这艘船裂开、向海的深处下沉的时候,她看到了他。她马上变得非常高兴起来，因为他现在要落到她这儿来了。可是她又记起人类是不能生活在水里的，他除非

成了死人，是不能进入她父亲的宫殿的。

不成，决不能让他死去！所以她在那些漂着的船梁和木板之间游过去，一点也没有想到它们可能把她砸死。她深深地沉入水里,接着又在浪涛中高高地浮出来,最后她终于到达了那王子的身边，在这狂暴的海里，他决没有力量再浮起来。他的手臂和腿开始支持不住了。他美丽的眼睛已经闭起来了。要不是小人鱼及时赶来，他一定是会淹死的。她把他的头托出水面，让浪涛载着她跟他一起随便漂流到什么地方去。

天明时分，风暴已经过去了。那条船连一块碎片也没有。鲜红的太阳升起来了，在水上光耀地照着。它似乎在这位王子的脸上注入了生命。不过他的眼睛仍然是闭着的。小人鱼把他清秀的高额吻了一下，把他透湿的长发理向脑后。她觉得他的样子很像她在海底小花园里的那尊大理石像。她又吻了他一下，希望他能苏醒过来。

现在她看见她前面展开一片陆地和一群蔚蓝色的高山，山顶上闪耀着的白雪看起来像睡着的天鹅。沿着海岸是一片美丽的绿色树林，林子前面有一个教堂或是修道院——她不知道究竟叫做什么，反正总是一个建筑物罢了。



它的花园里长着一些柠檬和橘子树，门前立着很高的棕榈。海在这儿形成一个小湾；水是非常平静的，但是从这儿一直到那积有许多细砂的石崖附近，都是很深的。她托着这位美丽的王子向那儿游去。她把他放到沙上，非常仔细地使他的头高高地搁在温暖的太阳光里。

钟声从那幢雄伟的白色建筑物中响起来了，有许多年轻女子穿过花园走出来。小人鱼远远地向海里游去，游到冒在海面上的几座大石头的后面。她用许多海水的泡沫盖住了她的头发和胸脯，好使得谁也看不见她小小的面孔。她在这儿凝望着，看有谁会来到这个可怜的王子身边。

不一会儿，一个年轻的女子走过来了。她似乎非常吃惊，不过时间不久，于是她找了许多人来。小人鱼看到王子渐渐地苏醒过来了，并且向周围的人发出微笑。可是他没有对她作出微笑的表情：当然，他一点也不知道救他的人就是她。她感到非常地难过。因此当他被抬进那幢高大的房子里去的时候，她悲伤地跳进海里，回到她父亲的宫殿里去。

她一直就是一个沉静和深思的孩子，现在她变得更是这样了。她的姐姐们都问她，她第一次升到海面上去究竟

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但是她什么也说不出来。

有好多晚上和早晨，她浮出水面，向她曾经放下王子的那块地方游去。她看到那花园里的果子熟了，被摘下来了；她看到高山顶上的雪融化了；但是她看不见那个王子。所以她每次回到家来，总是更感到痛苦。她的唯一的安慰是坐在她的小花园里，用双手抱着与那位王子相似的美丽的大理石像。可是她再也不照料她的花儿了。这些花儿好像是生长在旷野中的东西，铺得满地都是；它们的长梗和叶子跟树枝交叉在一起，使这地方显得非常阴暗。

最后她再也忍受不住了。不过只要她把她的心事告诉给一个姐姐，马上其余的人也就都知道了。但是除了她们和别的一两个人鱼以外（她们只把这秘密转告给自己几个知己的朋友），别的什么人也不知道。她们之中有一位知道那个王子是什么人。她也看到过那次在船上举行的庆祝。她知道这位王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的王国在什么地方。

“来吧，小妹妹！”别的公主们说。她们彼此把手搭在肩上，一长排地升到海面，一直游到一块她们认为是王子的宫殿的地方。

这宫殿是用一种发光的淡黄色石块建筑的，里面有许

多宽大的大理石台阶——有一个台阶还一直伸到海里呢。华丽的、金色的圆塔从屋顶上伸向空中。在围绕着这整个建筑物的圆柱中间，立着许多大理石像。它们看起来像是活人一样。透过那些高大窗子的明亮玻璃，人们可以看到一些富丽堂皇的大厅，里面悬着贵重的丝窗帘和织锦，墙上装饰得有大幅的图画——就是光看看这些东西也是一桩非常愉快的事情。在最大的一个厅堂中央，有一个巨大的喷泉在喷着水。水丝一直向上面的玻璃圆屋顶射去，而太阳又透过这玻璃射下来，照到水上，照到生长在这大水池里的植物上面。

现在她知道王子是住在什么地方。在这儿的水上她度过好几个黄昏和黑夜。她远远地向陆地游去，比任何别的姐姐敢去的地方还远。的确，她甚至游到那个狭小的河流里去，直到那个壮丽的大理石阳台下面——它长长的阴影倒映在水上。她在这儿坐着，瞧着那个年轻的王子，而这位王子却还以为月光中只有他一个人呢。

有好几个晚上，她看到他在音乐声中乘着那艘飘着许多旗帜的华丽的船。她从绿灯芯草中向上面偷望。当风吹起她银白色的长面罩的时候，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他们总以

为这是一只天鹅在展开它的翅膀。

有好几个夜里，当渔夫们打着火把出海捕鱼的时候，她听到他们对于这位王子说了许多称赞的话语。她高兴起来，觉得当浪涛把他冲击得半死的时候，是她来救了他的生命；她记起他的头是怎样紧紧地躺在她的怀里，她是多么热情地吻着他。可是这些事儿他自己一点也不知道，他连做梦也不会想到她。

她渐渐地开始爱起人类来，渐渐地开始盼望能够生活在他们中间。她觉得他们的世界比她的天地大得多。的确，他们能够乘船在海上行驶，能够爬上高耸入云的大山，同时他们的土地，连带着森林和田野，伸展开来，使得她望都望不尽。她希望要知道的东西真是不少，可是她的姐姐们都不能回答她所有的问题。因此她只有问她的老祖母。她对于“上层世界”——这是她给海上国家所起的恰当的名字——的确知道得相当清楚。

“如果人类不淹死的话，”小人鱼问，“他们会永远活下去么？他们会不会像我们住在海里的人们一样地死去呢？”

“一点也不错，”老太太说，“他们也会死的，而且他们的生命甚至比我们的还要短促呢。我们可以活到三百岁。

不过当我们在这儿的生命结束了的时候，我们就变成了水上的泡沫。我们甚至连一座坟墓也不留给我们这儿心爱的人呢。我们没有一个不灭的灵魂。我们从来得不到一个死后的生命。我们像那绿色的海草一样，只要一割断了，就再也绿不起来！相反地，人类有一个灵魂；它永远活着，即使身体化为尘土,它仍是活着的。它升向晴朗的天空,一直升向那些闪耀着的星星！正如我们升到水面、看到人间的世界一样，他们升向那些神秘的、华丽的、我们永远不会看见的地方。”

“为什么我们得不到一个不灭的灵魂呢？”小人鱼悲哀地问。“只要我能够变成人、可以进入天上的世界，哪怕在那儿只活一天，我都愿意放弃我在这儿所能活的几百岁的生命。”

“你决不能起这种想头，”老太太说。“比起上面的人类来，我们在这儿的生活要幸福和美好得多！”

“那么我就只有死去,变成泡沫在水上漂浮了。我将再也听不见浪涛的音乐,看不见美丽的花朵和鲜红的太阳吗？难道我没有办法得到一个永恒的灵魂吗？”

“没有！”老太太说。“只有当一个人爱你、把你当做比

他父母还要亲切的人的时候；只有当他把他全部的思想和爱情都放在你身上的时候；只有当他让牧师把他的右手放在你的手里、答应现在和将来永远对你忠诚的时候，他的灵魂才会转移到你的身上去，而你就会得到一份人类的快乐。他就会分给你一个灵魂，而同时他自己的灵魂又能保持不灭。但是这类的事情是从来不会有的！我们在这儿海底所认为美丽的东西——你的那条鱼尾——他们在陆地上却认为非常难看：他们不知道什么叫做美丑。在他们那儿，一个人想要显得漂亮，必须生有两根呆笨的支柱——他们把它们叫做腿！”

小人鱼叹了一口气，悲哀地把自己的鱼尾巴望了一眼。

“我们放快乐些吧！”老太太说。“在我们能活着的这三百年中，让我们跳和舞吧。这究竟是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以后我们也可以在我们的坟墓里①愉快地休息了。今晚我们就在宫里开一个舞会吧！”

那真是一个壮丽的场面，人们在陆地上是从来不会看

---

① 原文是 Siden kan man desfornøieligere hvilesig ud i sin Grav. 上面说人鱼死后变成海上的泡沫，这儿却说人鱼死后在坟墓里休息。大概作者写到这儿忘记了前面的话。

见的。这个宽广的跳舞厅里的墙壁和天花板是用厚而透明的玻璃砌成的。成千成百草绿色和粉红色的巨型贝壳一排一排地立在四边;它们里面燃着蓝色的火焰,照亮整个的舞厅,照透了墙壁,因而也照明了外面的海。人们可以看到无数的大小鱼群向这座水晶宫里游来，有的鳞上发着紫色的光，有的亮起来像白银和金子。一股宽大的激流穿过舞厅的中央，海里的男人和女人,唱着美丽的歌,就在这激流上跳舞，这样优美的歌声,住在陆地上的人们是唱不出来的。

在这些人中间,小人鱼唱得最美。大家为她鼓掌;她心中有好一会儿感到非常快乐,因为她知道,在陆地上和海里只有她的声音最美。不过她马上又想起上面的那个世界。她忘记不了那个美貌的王子，也忘记不了她因为没有他那样不灭的灵魂而引起的悲愁。因此她偷偷地走出她父亲的宫殿;当里面正是充满了歌声和快乐的时候,她却悲哀地坐在她的小花园里。忽然她听到一个号角声从水上传来。她想:“他一定是在上面行船了；他——我爱他胜过我的爸爸和妈妈;他——我时时刻刻在想念他;我把我一生的幸福放在他的手里。我要牺牲一切来争取他和一个不灭的灵魂。当现在我的姐姐们正在父亲的宫殿里跳舞的时候，我要去

拜访那位海的巫婆。我一直是非常害怕她的，但是她也许能教给我一些办法和帮助我吧。”

小人鱼于是走出了花园，向一个掀起泡沫的漩涡走去——巫婆就住在它的后面。她以前从来没有走过这条路。这儿没有花,也没有海草；只有光溜溜的一片灰色沙底,向漩涡那儿伸去。水在这儿像一架喧闹的水车似地旋转着，把它所碰到的东西都转到水底去。要到达巫婆所住的地区，她必须走过这急转的漩涡。有好长一段路程需要通过一条冒着热泡的泥地：巫婆把这地方叫做她的泥煤田。在这后面有一个可怕的森林,她的房子就在里面;所有的树和灌木林全是些珊瑚虫——一种半植物和半动物的东西。它们看起来很像地里冒出来的多头蛇。它们的枝椏全是长长的、粘糊糊的手臂，它们的手指全是像蠕虫一样柔软。它们从根到顶都是一节一节地在颤动。它们紧紧地盘住它们在海里所能抓得到的东西，一点也不放松。

小人鱼在这森林面前停下步子，非常惊慌。她的心害怕得跳起来，她几乎想转身回去。但是当她一想起那位王子和人的灵魂的时候，她就又有了勇气。她把她飘动着的长头发牢牢地缠在她的头上，好使珊瑚虫抓不住她。她把

双手紧紧地贴在胸前,于是她像水里跳着的鱼儿似的,在这些丑恶的珊瑚虫中间,向前跳走,而这些珊瑚虫只有在她后面挥舞着它们柔软的长臂和手指。她看到它们每一个都抓住了一件什么东西,无数的小手臂盘住它,像坚固的铁环一样。那些在海里淹死和沉到海底下的人们，在这些珊瑚虫的手臂里,露出白色的骸骨。它们紧紧地抱着船舵和箱子,抱着陆上动物的骸骨，还抱着一个被它们抓住和勒死了的小人鱼——这对于她说来，是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现在她来到了森林中一块粘糊糊的空地。这儿又大又肥的水蛇在翻动着,露出它们淡黄色的、奇丑的肚皮。在这块地中央有一幢用死人的白骨砌成的房子。海的巫婆就正坐在这儿,用她的嘴喂一只癞蛤蟆,正如我们人用糖喂一只小金丝雀一样。她把那些奇丑的、肥胖的水蛇叫做她的小鸡，同时让它们在她肥大的、松软的胸口上爬来爬去。

“我知道你是来求什么的,”海的巫婆说。“你是一个傻东西！不过，我美丽的公主,我还是会让你达到你的目的,因为这件事将会给你一个悲惨的结局。你想要去掉你的鱼尾,生出两根支柱,好叫你像人类一样能够行路。你想要叫那个王子爱上你,使你能得到他,因而也得到一个不灭的灵

魂。”这时巫婆便可憎地大笑了一通，癞蛤蟆和水蛇都滚到地上来，在周围爬来爬去。“你来得正是时候，”巫婆说。“明天太阳出来以后，我就没有办法帮助你了，只有等待一年再说。我可以煎一服药给你喝。你带着这服药，在太阳出来以前，赶快游向陆地。你就坐在海滩上，把这服药吃掉，于是你的尾巴就可以分做两半，收缩成为人类所谓的漂亮腿子了。可是这是很痛的——这就好像有一把尖刀砍进你的身体。凡是看到你的人，一定会说你是他们所见到的最美丽的孩子！你将仍旧会保持你像游泳似的步子，任何舞蹈家也不会跳得像你那样轻柔。不过你的每一个步子将会使你觉得好像是在尖刀上行走，好像你的血在向外流。如果你能忍受得了这些苦痛的话，我就可以帮助你。”

“我可以忍受，”小人鱼用颤抖的声音说。这时她想起了那个王子和她要获得一个不灭灵魂的志愿。

“可是要记住，”巫婆说，“你一旦获得了一个人的形体，你就再也不能变成人鱼了，你就再也不能走下水来，回到你姐姐或你爸爸的宫殿里来了。同时假如你得不到那个王子的爱情，假如你不能使他为你而忘记自己的父母、全心全意地爱你、叫牧师来把你们的手放在一起结成夫妇的话，

你就不会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了。在他跟别人结婚的头一天早晨，你的心就会裂碎，你就会变成水上的泡沫。”

“我不怕！”小人鱼说。但她的脸像死一样惨白。

“但是你还得给我酬劳！”巫婆说，“而且我所要的也并不是一件微小的东西。在海底的人们中，你的声音要算是最美丽的了。无疑地，你想用这声音去迷住他，可是这个声音你得交给我。我必须得到你最好的东西，作为我的贵重药物的交换品！我得把我自己的血放进这药里，好使它尖锐得像一柄两面都快的刀子！”

“不过，如果你把我的声音拿去了，”小人鱼说，“那么我还有什么东西剩下呢？”

“你还有美丽的身材呀，”巫婆回答说，“你还有轻盈的步子和富于表情的眼睛呀。有了这些东西，你很容易就能迷住一个男人的心了。唔，你已经失掉了勇气吗？伸出你小小的舌头吧，我可以把它割下来作为报酬，你也可以得到这服强烈的药剂了。”

“就这样办吧。”小人鱼说。巫婆于是就把药罐准备好，来煎这服富有魔力的药了。

“清洁是一件好事，”她说；于是她用几条蛇打成一个

结,用它来洗擦这罐子。然后她把自己的胸口抓破,让她的黑血滴到罐子里去。药的蒸气奇形怪状地升到空中,看起来是怪怕人的。每隔一会儿巫婆就加一点什么新的东西到药罐里去。当药煮到滚开的时候，有一个像鳄鱼的哭声飘出来了。最后药算是煎好了。它的样子像非常清亮的水。

“拿去吧!”巫婆说。于是她就把小人鱼的舌头割掉了。小人鱼现在成了一个哑巴，既不能唱歌，也不能说话。

“当你穿过我的森林回去的时候,如果珊瑚虫捉住了你的话,”巫婆说,“你只须把这药水洒一滴到它们的身上，它们的手臂和指头就会裂成碎片，向四边纷飞了。”可是小人鱼没有这样做的必要，因为当珊瑚虫一看到这亮晶晶的药水——它在她的手里亮得像一颗闪耀的星星——的时候，它们就在她面前惶恐地缩回去了。这样，她很快地就走过了森林、沼泽和激转的漩涡。

她可以看到她父亲的宫殿了。那宽大的跳舞厅里的火把已经灭了,无疑地,里面的人已经入睡了。不过她不敢再去看他们,因为她现在已经是一个哑巴,而且就要永远离开他们。她的心痛苦得似乎要裂成碎片。她偷偷地走进花园，从每个姐姐的花坛上摘下一朵花，对着皇宫用手指飞了一

千个吻，然后他就浮出这深蓝色的海。

当她看到那王子的宫殿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她庄严地走上那大理石台阶。月亮照得透明,非常美丽。小人鱼喝下那服强烈的药剂。她马上觉到好像有一柄两面都快的刀子劈开了她纤细的身体。她马上昏了。倒下来好像死去一样。当太阳照到海上的时候,她才醒过来,她感到一阵剧痛。这时有一位年轻貌美的王子正立在她的面前。他深黑的眼珠正在望着她，弄得她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来。这时她发现她的鱼尾已经没有了,而获得一双只有少女才有的、最美丽的小小白腿。可是她没有穿衣服，所以她用她浓密的长头发来掩住自己的身体。王子问她是谁，问她怎样到这儿来的。她用她深蓝色的眼睛温柔而又悲哀地望着他，因为她现在已经不会讲话了。他挽着她的手，把她领进宫殿里去。正如那巫婆以前跟她讲过的一样，她觉得每一步都好像是在锥子和利刀上行走。可是她情愿忍受这苦痛。她挽着王子的手臂，走起路来轻盈得像一个水泡。他和所有的人望着她这文雅轻盈的步子，感到惊奇。

现在她穿上了丝绸和细纱做的贵重衣服。她是宫里一个最美丽的人,然而她是一个哑巴,既不能唱歌。也不能讲



话。漂亮的女奴隶,穿着丝绸,戴着金银饰物,走上前来,为王子和他的父母唱着歌。有一个奴隶唱得最迷人，王子不禁鼓起掌来,对她发出微笑。这时小人鱼就感到一阵悲哀。她知道，有个时候她的歌声比那种歌声要美得多！她想:

“啊！只愿他知道，为了要和他在一起,我永远牺牲了我的声音!”

现在奴隶们跟着美妙的音乐,跳起优雅的、轻飘飘的舞来。这时小人鱼就举起她一双美丽的、白嫩的手,用脚尖站着,在地板上轻盈地跳着舞——从来还没有人这样舞过。她的每一个动作都衬托出她的美。她的眼珠比奴隶们的歌声更能打动人的心坎。

大家都看得入了迷，特别是那位王子——他把她叫做他的“孤儿”。她不停地舞着，虽然每次当她的脚接触到地面的时候,她就像是在快利的刀上行走一样。王子说,她此后应该永远跟他在一起；因此她就得到了许可睡在他门外的一个天鹅绒的垫子上面。

他叫人为她做了一套男子穿的衣服，好使她可以陪他骑着马同行。他们走过香气扑鼻的树林，绿色的枝子扫过他们的肩膀,鸟儿在新鲜的叶子后面唱着歌。她和王子爬上

高山。虽然她纤细的脚已经流出血来，而且也叫大家都看见了，她仍然只是大笑，继续伴随着他，一直到他们看到云块在下面移动、像一群向遥远国家飞去的小鸟为止。

在王子的宫殿里，当夜里大家都睡了以后，她就向那宽大的台阶走去。为了使她那双发烧的脚可以感到一点清凉，她就站进寒冷的海水里。这时她不禁想起了住在海底的人们。

有一天夜里，她的姐姐们手挽着手浮过来了。她们一面在水上游泳，一面唱出凄怆的歌。这时她就向她们招手。她们认出了她；她们说她曾经多么叫她们难过。这次以后，她们每天晚上都来看她。有一晚，她遥远地看到了多年不曾浮出海面的老祖母和戴着王冠的海王。他们对她伸出手来，但他们不像她的那些姐姐，没有敢游近地面。

王子一天比一天更爱她。他像爱一个亲热的好孩子那样爱她，但是他从来没有娶她为皇后的思想。然而她必须做他的妻子，否则她就不能得到一个不灭的灵魂，而且会在他结婚的头一个早上就变成海上的泡沫。

“在所有的人中，你是最爱我的吗？”当他把她抱进怀里吻她前额的时候，小人鱼的眼睛似乎在这样说。

“是的，你是我最亲爱的人！”王子说，“因为你在一切人中有一颗最善良的心。你对我是最亲爱的，你很像我某次看到过的一个年轻女子，可是我永远再也看不见她了。那时我是坐在一艘船上——这船已经沉了。巨浪把我推到一个神庙旁的岸上。有几个年轻女子在那儿作祈祷。她们最年轻的一位在岸旁发现了我，因此救了我的生命。我只看到过她两次：她是我在这世界上能够爱的唯一的人，但是你很像她，你几乎代替了她留在我的灵魂中的印象。她是属于这个神庙的，因此我的幸运特别把你送给我。让我们永远不要分离吧！”

“啊，他却不知道我救了他的生命！”小人鱼想。“我把他从海里托出来，送到神庙所在的一个树林里。我坐在泡沫后面，窥望是不是有人会来。我看到那个美丽的姑娘——他爱她胜过于爱我。”这时小人鱼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她哭不出声来。“那个姑娘是属于那个神庙的——他曾说过。她永不会走向这个人间的世界里来——他们永不会见面了。我是跟他在一起，每天看到他的。我要照看他，热爱他，对他献出我的生命！”

现在大家在传说王子快要结婚了，她的妻子就是邻国

国王的一个女儿。他为这事特别装备好了一艘美丽的船。王子在表面上说是要到邻近王国里去观光，事实上他是为了要去看邻国君主的女儿。他将带着一大批随员同去。小人鱼摇了摇头，微笑了一下。她比任何人都能猜透王子的心事。

“我得去旅行一下！”他对她说过，“我得去看一位美丽的公主，这是我父母的命令，但是他们不能强迫我把她作为未婚妻带回家来！我不会爱她的。你很像神庙里的那个美丽的姑娘，而她却不像。如果我要选择新嫁娘的话，那末我就要先选你——我亲爱的、有一双能讲话的眼睛的哑巴孤女。”

于是他吻了她鲜红的嘴唇，摸抚着她的长头发、把他的头贴到她的心上，弄得她的这颗心又梦想起人间的幸福和一个不灭的灵魂来。

“你不害怕海么，我的哑巴孤儿？”他问。这时他们正站在那艘华丽的船上，它正开向邻近的王国去。他和她谈论着风暴和平静的海，生活在海里的奇奇怪怪的鱼，和潜水夫在海底所能看到的东西。对于这类的故事，她只是微微地一笑，因为关于海底的事儿她比谁都知道得清楚。

在月光照着的夜里，大家都睡了，只有掌舵人立在舵旁。这时她就坐在船边上，凝望着下面清亮的海水，她似乎看到了她父亲的王宫。她的老祖母头上戴着银子做的皇冠,正高高地站在王宫顶上;她透过激流朝这条船的龙骨了望。不一会,他的姐姐们都浮到水面上来了,她们悲哀地望着她，苦痛地扭着她们白净的手。她向她们招手,微笑,同时很想告诉她们，说她现在一切都很美好和幸福。不过这时船上的一个侍者忽然向她这边走来。她的姐姐们马上就沉到水里;侍者以为自己所看到的那些白色的东西,不过只是些海上的泡沫。

第二天早晨，船开进邻国壮丽皇城的港口。所有教堂的钟都响起来了,号笛从许多高楼上吹来,兵士们拿着飘扬的旗子和明晃的刺刀在敬礼。每天都有一个宴会。舞会和晚会在轮流举行着，可是公主还没有出现。人们说她在一个遥远的神庙里受教育，学习皇家的一切美德。最后她终于到来了。

小人鱼迫切地想要看看她的美貌。她不得不承认她的美了，她从来没有看见过比这更美的形体。她的皮肤是那么细嫩,洁白;在她黑长的睫毛后面是一对微笑的、忠诚的、

深蓝色的眼珠。

“就是你！”王子说，“当我像一具死尸躺在岸上的时候，救活我的就是你！”于是他把这位羞答答的新嫁娘紧紧地抱在自己的怀里。“啊，我太幸福了！”他对小人鱼说，“我从来不敢希望的最好的东西，现在终于成为事实了。你会为我的幸福而高兴吧，因为你是一切人中最喜欢我的人！”

小人鱼把他的手吻了一下。她觉得她的心在碎裂。他举行婚礼后的头一个早晨就会带给她灭亡，就会使她变成海上的泡沫。

教堂的钟都响起来了，传令人骑着马在街上宣布订婚的喜讯。每一个祭台上，芬芳的油脂在贵重的油灯里燃烧。祭司们挥着香炉，新郎和新娘互相挽着手来接受主教的祝福。小人鱼这时穿着丝绸，戴着金饰，托着新嫁娘的披纱，可是她的耳朵听不见这欢乐的音乐，她的眼睛看不见这神圣的仪式。她想起了她要灭亡的早晨，和她在这世界已经失去了的一切东西。

在同一天晚上，新郎和新娘来到船上。礼炮响起来了，旗帜在飘扬着。一个金色和紫色的皇家帐篷在船中央架起来了，里面陈设得有最美丽的垫子。在这儿，这对美丽的新

婚夫妇将度过他们这清凉和寂静的夜晚。

风儿在鼓着船帆。船在这清亮的海上,轻柔地航行着,没有很大的波动。

当暮色渐渐垂下来的时候,彩色的灯光就亮起来了,水手们愉快地在甲板上跳起舞来。小人鱼不禁想起她第一次浮到海面上来的情景，想起她那时看到的同样华丽和欢乐的场面。她于是旋舞起来,飞翔着,正如一只被追逐的燕子在飞翔着一样。大家都在喝采,称赞她,她从来没有跳得这么美丽。快利的刀子似乎在砍着她的细嫩的脚，但是她并不感觉到痛，因为她的心比这还要痛。

她知道这是她看到他的最后一晚——为了他，她离开了她的族人和家庭,她交出了她美丽的声音,她每天忍受着没有止境的苦痛，然而他却一点儿也不知道。这是她能和他在一起呼吸同样空气的最后一晚，这是她能看到深沉的海和布满了星星的天空的最后一晚。同时一个没有思想和梦境的永恒的夜在等待着她——没有灵魂、而且也得不到一个灵魂的她。一直到半夜过后，船上的一切还是欢乐和愉快的。她笑着,舞着,但是她心中怀着死的思想。王子吻着自己的美丽的新娘；新娘抚弄着他的乌亮的头发。他们

手搀着手到那华丽的帐篷里去休息。

船上现在是很安静的了。只有舵手站在舵旁。小人鱼把她洁白的手臂倚在舷墙上,向东方凝望,等待着晨曦的出现——她知道,头一道太阳光就会叫她灭亡,她看到她的姐姐们从波涛中涌现出来了。她们是像她自己一样地苍白。她们美丽的长头发已经不在风中飘荡了——因为它已经被剪掉了。

“我们已经把头发交给了那个巫婆，希望她能帮助你，使你今后不至于灭亡。她给了我们一把刀子。拿去吧，你看,它是多么快！在太阳没有出来以前,你得把它插进那个王子的心里去。当他的热血流到你脚上时，你的双脚将会又联到一起，成为一条鱼尾，那么你就可以恢复人鱼的原形,你就可以回到我们这儿的水里来；这样,在你没有变成无生命的咸水泡沫以前,你仍旧可以活过你三百年的岁月。快动手！在太阳没有出来以前,不是他死,就是你死了！我们的老祖母悲恸得连她的白发都落光了，正如我们的头发在巫婆的剪刀下落掉一样。刺死那个王子,赶快回来吧!快动手呀！你没有看到天上的红光吗？几分钟以后，太阳就出来了，那时你就必然灭亡！”

她们发出一个奇怪的、深沉的叹息声，于是她们便沉入浪涛里去了。

小人鱼把那帐篷上紫色的帘子掀开，看到那位美丽的新娘把头枕在王子的怀里睡着了。她弯下腰，在王子清秀的眉毛上亲了一吻，于是他向天空凝视——朝霞渐渐地变得更亮了。她向尖刀看了一眼，接着又把眼睛掉向这个王子；他正在梦中喃喃地念着他的新嫁娘的名字。他思想中只有她存在。刀子在小人鱼的手里发抖。但是正在这时候，她把这刀子远远地向浪花里扔去。刀子沉下的地方，浪花就发出一道红光，好像有许多血滴溅出了水面。她再一次把她迷糊的视线投向这王子，然后她就从船上跳到海里，她觉得她的身躯在融化成为泡沫。

现在太阳从海里升起来了。阳光柔和地、温暖地照在冰冷的泡沫上。因此小人鱼并没有感到灭亡。她看到光明的太阳，同时在她上面飞着无数透明的、美丽的生物。透过它们，她可以看到船上的白帆和天空的彩云。它们的声音是和谐的音乐。可是那么虚无缥缈，人类的耳朵简直没有办法听见，正如地上的眼睛不能看见它们一样。它们没有翅膀，只是凭它们轻飘的形体在空中浮动。小人鱼觉得自己

也获得了它们这样的形体，渐渐地从泡沫中升起来。

“我将向谁走去呢？”她问。她的声音跟这些其他的生物一样，显得虚无缥缈，人世间的任何音乐都不能和它相比。

“到天空的女儿那儿去呀！”别的声音回答说。“人鱼是没有不灭的灵魂的，而且永远也不会有这样的灵魂，除非她获得了一个凡人的爱情。她的永恒的存在要依靠外来的力量。天空的女儿也没有永恒的灵魂，不过她们可以通过善良的行为而创造出一个灵魂。我们飞向炎热的国度里去，那儿散布着病疫的空气在伤害着人民，我们可以吹起清凉的风，可以把花香在空气中传播，我们可以散布健康和愉快的精神。三百年以后，当我们尽力做完了我们可能做的一切善行以后，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不灭的灵魂，就可以分享人类一切永恒的幸福了。你，可怜的小人鱼，像我们一样，曾经全心全意地为那个目标而奋斗；你忍受过痛苦；你坚持下去了；你已经超升到精灵的世界里来了。通过你的善良的工作，在三百年以后，你就可以为你自己创造出一个不灭的灵魂。”

小人鱼向上帝的太阳举起了她光亮的手臂，她第一次

感到要流出眼泪。

在那条船上，人声和活动又开始了。她看到王子和他美丽的新娘在寻找她。他们悲悼地望着那翻腾的泡沫，好像他们知道她已经跳到浪涛里去了似的。在冥冥中她吻着这位新嫁娘的前额，她对王子微笑。于是她就跟其他的空气中的孩子们一道，骑上玫瑰色的云块，升入天空里去了。

“这样，三百年以后，我们就可以升入天国！”

“我们也许还不须等那么久！”一个声音低语着。“我们无形无影地飞进人类的住屋里去，那里面生活着一些孩子。每一天如果我们找到一个好孩子，如果他给他父母带来快



乐、值得他父母爱他的话，上帝就可以缩短我们考验的时间。当我们飞过屋子的时候，孩子是不会知道的。当我们幸福地对着他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在这三百年中减去一年；但当我们看到一个顽皮和恶劣的孩子、而不得不伤心地哭出来的时候，那末每一颗眼泪就使我们考验的日子多加一天。

译　后　记

打火匣（Fyrtøiet），小克劳斯和大克劳斯（Lille Claus og store Claus），豌豆上的公主（Prindessen paa Aerten），小意达的花儿（Den lille Idas Blomster），拇指姑娘（Tommelise），顽皮孩子（Den uartige Dreng）和旅伴（Rejsekammeraten）都是一八三五年发表的。海的女儿（Den lille Havfrue）是在一八三七年发表的。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4 年版本

海 的 女 儿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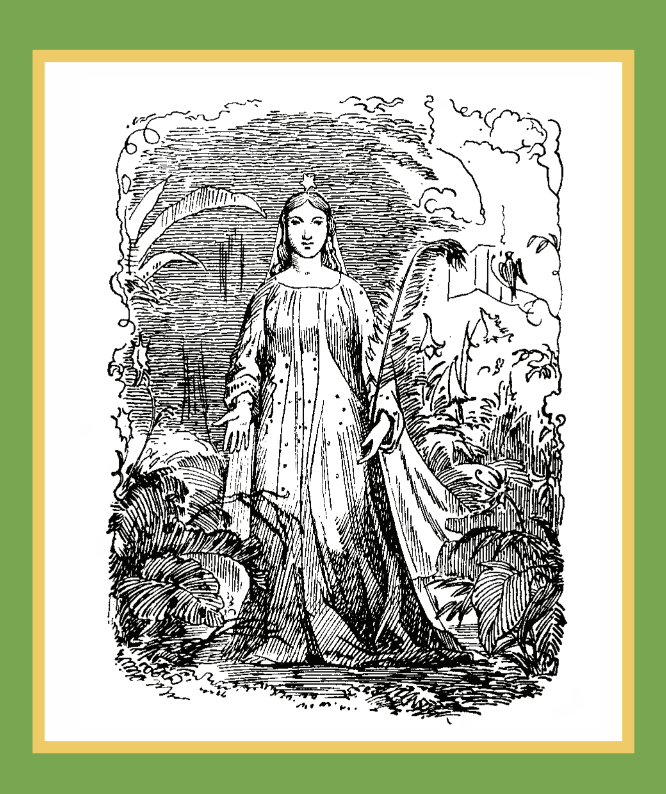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76,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 10188 · 29 定价：0.43 元

书　号：10188 · 29

定　价：　　0.43 元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二

天国花园

叶君健 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二

天　国　花　园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包括六篇童话。作者怀着对生活的热爱，善意地批评了人们的缺点，同时也歌颂了人们的高贵品质，如艾丽莎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那个锡兵对爱情的忠诚与坚定；但对于统治者的愚蠢，则作了无情的揭露和讽刺，如对那个喜欢穿新装的皇帝。每篇童话都充满了美丽的想象和幽默，同时令人深刻地体会到生活的真实。

目　次



皇帝的新装

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为了要穿得漂亮,把所有的钱都花到衣服上去了,他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喜欢去看戏。他也不喜欢乘着马车去逛公园，除非是为了去炫耀一下他的新衣服。他每天每个钟头要换一套新衣服。人们提到皇帝时总是说:“皇上在会议室里。”但是人们一提到他时总是说:“皇上在更衣室

里。”

在他住的那个大城市里，生活很轻松，很愉快。每天有许多外国人到来。有一天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说他们是织工。他们说，他们能织出谁也想象不到的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是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作用，那就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

“那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皇帝心里想。“我穿了这样的衣服，就可以看出我的王国里哪些人不称职；我就可以辨别出哪些人是聪明人，哪些人是傻子。是的，我要叫他们马上织出这样的布来！”他付了许多现款给这两个骗子，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

他们摆出两架织机来，装做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织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接二连三地请求皇帝发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给他们。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但是他们却在那两架空洞的织机上假装在忙碌地工作，一直忙到深夜。

“我很想知道他们的布究竟织得怎样了，”皇帝想。不过，他立刻就想起了愚蠢的人或不称职的人是看不见这布

的。他心里的确感到有些不大自在。他相信他自己是用不着害怕的。虽然如此，他还是觉得先派一个人去看看比较妥当。全城的人都听说过这种布料有一种奇异的力量，所以大家都很想趁这机会来测验一下，他们的邻人究竟有多笨，有多傻。

“我要派诚实的老部长到织工那儿去看看，”皇帝想。“只有他能看出这布料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这个人很有头脑，而且谁也不像他那样称职。”

因此这位善良的老部长就到那两个骗子的工作地点去。他们正在空洞的织机上忙忙碌碌的工作。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老部长想，把眼睛睁得有碗口那么大。

“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

那两个骗子请求他走近一点，同时问他，布的花纹是不是很美丽，色彩是不是很漂亮。他们指着那两架空洞的织机。这位可怜的老大臣的眼睛越睁越大，可是他还是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的确没有什么东西可看。

“我的老天爷！”他想。“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我

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我决不能让人知道这件事。难道我不称职吗？——不成；我决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不见布料。”

“呐，您一点意见也没有吗？”一个正在织布的织工说。

“啊，美极了！真是美妙极了！”老大臣说。他戴着眼镜仔细地看。“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是的，我将要呈报皇上说我对于这布感到非常满意。”

“嗯，我们听到您的话真高兴，”两个织工一齐说。他们把这些稀有的色彩和花纹描述了一番，还加上些名词儿。这位老大臣注意地听着，以便回到皇帝那里去时，可以照样背得出来。事实上他也就这样办了。

这两个骗子又要了很多的钱，更多的丝和金子，他们说这是为了织布的需要。他们把这些东西全装进腰包里，连一根线也没有放到织机上去。不过他们还是照常继续在空洞的机架上工作。

过了不久，皇帝派了另一位诚实的官员去看看，布是不是很快就可以织好。他的运气并不比头一位大臣的好：他看了又看，但是那两架空洞的织机上什么也没有，他什么东西也看不出来。

“您看这段布美不美？”两个骗子问。他们指着一些美

丽的花纹，并且作了一些解释。事实上什么花纹也没有。

“我并不愚蠢！”这位官员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不配担当现在这样好的官职吧？这也真够滑稽，但是我决不能让人看出来！”因此他就把他完全没有看见的布称赞了一番，同时他对他们说，他非常喜欢这些美丽的颜色和巧妙的花纹。“是的，那真是太美了，”他回去对皇帝说。

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美丽的布料。

当这布还在织的时候，皇帝就很想亲自去看一次。他选了一群特别圈定的随员——其中包括已经去看过的那两位诚实的大臣。这样，他就到那两个狡猾的骗子住的地方去。这两个家伙正在全副精神织布，但是一根线的影子也看不见。

“您看这不漂亮吗？”那两位诚实的官员说。“陛下请看，多么美丽的花纹！多么美丽的色彩！”他们指着那架空洞的织机，因为他们以为别人一定会看得见布料的。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皇帝心里想，“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真是荒唐！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这真是我从来没有碰见过的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啊，它真是美极了！”皇帝说。“我表示十二分地满意！”于是他就点头表示满意。他装做很仔细地看着织机的样子，因为他不愿意说出他什么也没有看见。跟他来的全体随员也仔细地看了又看，可是他们也没有看出更多的东西。不过，他们也照着皇帝的话说：“啊，真是美极了！”他们建议皇帝用这种新奇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穿上这衣服亲自去参加快要举行的游行大典。“真美丽！真精致！真是好极了！”每人都随声附和着。每人都有说不出的快乐。皇帝赐给骗子每人一个爵士的头衔和一枚可以挂在扣子洞上的勋章；并且还封他们为“御聘织师”。

第二天早晨游行大典就要举行了。在头天晚上，这两个骗子整夜不睡，点起十六支蜡烛。你可以看到他们是在赶夜工，要完成皇帝的新衣。他们装做把布料从织机上取

下来。他们用两把大剪刀在空中裁了一阵子，同时又用没有穿线的针缝了一通。最后，他们齐声说:“请看！新衣服缝好了!”

皇帝带着他的一群最高贵的骑士们亲自到来了。这两个骗子每人举起一只手,好像他们拿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他们说:“请看吧，这是裤子,这是袍子！这是外衣!”等等。“这衣服轻柔得像蜘蛛网一样:穿着它的人会觉得好像身上没有什么东西似的——这也正是这衣服的妙处。”

“一点也不错,”所有的骑士们都说。可是他们什么也没有看见，因为实际上什么东西也没有。

“现在请皇上脱下衣服,”两个骗子说,“我们要在这个大镜子面前为陛下换上新衣。”

皇帝把身上的衣服统统都脱掉了。这两个骗子装做把他们刚才缝好的新衣服一件一件地交给他。他们在他的腰围那儿弄了一阵子,好像是系上一件什么东西似的:这就是后裾①。皇帝在镜子面前转了转身子，扭了扭腰肢。

“上帝,这衣服多么合身啊！式样裁得多么好看啊!”大

---

① 后裾（Slaebet）就是拖在礼服后面的很长的一块布；它是封建时代欧洲贵族的一种装束。

家都说。“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这真是一套贵重的衣服!”

“大家已经在外面把华盖准备好了，只等陛下出去,就可撑起来去游行！”典礼官说。

“对，我已经穿好了,”皇帝说，“这衣服合我的身么?”于是他又在镜子面前把身子转动了一下，因为他要叫大家看出他在认真地欣赏他美丽的服装。

那些将要托着后裾的内臣们,都把手在地上东摸西摸,好像他们真的在拾起后裾似的。他们开步走，手中托着空气——他们不敢让人瞧出他们实在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

这么着，皇帝就在那个富丽的华盖下游行起来了。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衣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裾是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这样就会显得自己不称职，或是太愚蠢。皇帝所有的衣服从来没有得到这样普遍的称赞。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穿呀!”一个小孩子最后叫出声来。

“上帝哟,你听这个天真的声音!”爸爸说。于是大家把

这孩子讲的话私自低声地传播开来。

“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有一个小孩子说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呀！”

“他实在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呀！”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皇帝有点儿发抖，因为他似乎觉得老百姓所讲的话是对的。不过他自己心里却这样想：“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在他后面走，手中托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后裾。



幸运的套鞋

1 开　端

在哥本哈根的东街离皇家新市场①不远的一幢房子里,有人开了一个盛大的晚会,因为如果一个人想被回请的话，他自己也得偶尔请请客才成呀。有一半的客人已经坐在桌子旁玩扑克牌，另一半的客人们却在等待女主人布置下一步的消遣:“唔，我们现在想点什么来玩玩吧!”他们的

晚会只发展到这个地步，他们尽可能地聊天。在许多话题中间，他们忽然谈到“中世纪”这个题目上去。有人认为那个时代比我们的这个时代要好得多。是的，司法官克那卜热烈地赞成这个意见，女主人也马上随声附和。他们两人竭力地反对奥尔斯德特在年鉴上所写的一篇论古代和近代的文章。这篇文章基本上称赞现代。但司法官却认为汉斯②王朝是一个最可爱、最幸福的时代。

谈话既然走向两个极端，除了有人送来一份内容不值一读的报纸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打断它——我们暂且到放外套、手杖、雨伞和套鞋的前房去看一下吧。这儿坐着两个女仆人——一个年青，一个年老。你很可能以为她们是来接她们的女主人——一位老小姐或一位寡妇——回家的。不过假如你仔细看一下的话，你马上会发现她们并不是普通佣人:她们的手很嫩,她们的行动举止很大方。她们的确也是这样；她们的衣服的式样也很特别。她们原来是两个仙女。年青的这个并不是幸运的女神本人，而是替女神传送

---

① 这是哥本哈根市中心的一个大广场，非常热闹。

② 汉斯（Hans，1455－1513）是丹麦的国王，1481－1513 年兼做瑞典的国王。

幸运小礼物的一个女仆。年长的那个的外表非常庄严——她是忧虑的女神。无论做什么事情,她总是亲自出马,因为只有这样她才放心。

她们谈着她们这天到一些什么地方去过。幸运的女神的女仆只做了几件不太重要的事情,例如:她从一阵骤雨中救出了一顶崭新的女帽，使一个老实人从一个地位很高的糊涂蛋那里得到一声问候，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不过她马上就要做的一件事情却是很不平常。

“我还得告诉你,”她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为了庆祝这个日子，我奉命把一双幸运的套鞋送到人间去。这双套鞋有一种特性：凡是穿着它的人马上就可以到他最喜欢的地方和时代里去，他对于时间或地方所作的一切希望，都能得到满足；因此下边的凡人也可以得到一次幸福!”

“请相信我,”忧虑的女神说,“他一定会感到苦恼。当他一脱下这双套鞋时，他一定会说谢天谢地!”

“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对方说。“我现在要把这双套鞋放在门口。谁要是错穿了它，就会变得幸福!”

这就是她们的对话。

2　司法官的遭遇

时间已经不早了。醉心于汉斯的朝代的司法官克那卜想要回家去。事情凑巧得很:他没有穿上自己的套鞋,而穿上了幸运的套鞋。他向东街走去。不过,这双套鞋的魔力使他回到三百年前国王汉斯的朝代里去了,因此他的脚就踩着了街上的泥泞和水坑,因为在那个时代里,街道是没有铺石的。

“这真是可怕——脏极了!”司法官说。“所有的铺道全不见了,路灯也没有了!”

月亮出来还没有多久,空气也相当沉闷,因此周围的一切东西都变成漆黑一团。在最近的一个街角里,有一盏灯在圣母像面前照着,不过灯光可以说有名无实:他只有走到灯下面去才能注意到它,才能看见抱着孩子的圣母画像。

“这可能是一个美术馆,”他想,“而人们却忘记把它的招牌拿进去。”

有一两个人穿着那个时代的服装在他身边走过去了。

“他们的样子真有些古怪,”他说。“他们一定是刚刚参加过一个化装跳舞会。”

这时忽然有一阵鼓声和笛声飘来，同时也有火把在闪耀着。司法官停下步子，看到一个奇怪的游行行列走过去了,前面一整排鼓手,熟练地敲着他们的鼓。后面跟着来的是一群拿着长弓和横弓的卫士。行列的带队人是一位教会的首长。惊奇的司法官不禁要问,这场面究竟是为了什么,这个人究竟是谁?

“这是瑟兰①的主教!”

“老天爷！主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儿要这样做?”司法官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这不可能是主教!

司法官思索着这个问题,眼睛也不向左右看;他一直走过东街，走到高桥广场。通到宫前广场的那座桥已经不见了,他只模糊地看到一条很长的溪流。最后他遇见两个人,坐在一条船里。

“您先生是不是摆渡到霍尔姆去？”他们问。

“到霍尔姆去?”司法官说。他完全不知道他在一个什么时代里走路。“我要到克利斯仙码头、到小市场去呀!”

那两个人呆呆地望着他。

---

① 丹麦全国分做三大区，瑟兰（Sjaelland）是其中的一区。

“请告诉我桥在什么地方？”他说。“这儿连路灯也没有，真是说不过去。而且遍地泥泞，使人觉得好像是在沼泽地里走路似的！”

的确他跟这两个船夫越谈越糊涂。

“我不懂得你们波尔霍尔姆的土话！”他最后生气地说，而且还把背掉向他们。他找不到那座桥，甚至连桥栏杆也没有了。

“这里的情形太不像话！”他说。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的时代会像今晚这样地悲惨。

“我想我还是叫一辆马车吧！”他想，可是马车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一辆也看不见。”我看我还是回到皇家新市场去吧，那儿停着许多马车；不然的话，我恐怕永远走不到克利斯仙码头了。”

现在他向东街走去。当他快要走完的时候，月亮忽然出来了。

“我的天，他们在这儿搭了一个什么架子？”他看到东门的时候说。东门在那时代恰恰是在东街的尽头。

最后他找到一个门。穿过这个门，他就来到我们的新市场，不过那时它是一片广大的草地，草地上有几簇灌木

丛，还有一条很宽的运河或溪流在中间流过去。对面岸上有几座不像样的木棚，它们是专为荷兰来的一些船长而搭起来的，因此这地方也叫做荷兰草地。

“要末我现在看到了大家所谓的虚无乡，要末我大概是喝醉了，”司法官叹了口气说。“这到底是什么呢？这到底是什么呢？”

他往回走，他相信自己一定是病了。他在街上一边走，一边更仔细地看看街上的房子。这大多数都是木房子，有许多还盖着草顶。

“不成，我病了！”他叹了一口气。“我不过只喝了一杯混合酒！不过这已经够使我醉了；此外拿热鲑鱼给我们下酒也的确太糟糕。我要向女主人——事务官的太太抗议！不过，假如我回去、把我的实情告诉他们，那也有点可笑，而且他们有没有起床还是问题。”

他寻找这家公馆，可是没有办法找到。

“这真可怕极了！”他叫起来。“我连东街都不认识了。一个店铺也没有。我只能看到一些可怜的破屋子，好像我是在罗斯基尔特或林斯德特一样！哎呀，我病了！这没有什么隐瞒的必要。可是事务官的公馆在什么地方呢？它已

经完全变了样子；不过里面还有人没睡。哎呀，我是病了！”

他走到一扇半开的门面前，灯光从一个隙缝里射出来。这是那时的一个酒店——一种啤酒店。里面的房间很像霍尔斯坦的前房①。有一堆人，包括水手、哥本哈根的居民和一两个学者坐在里面。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聊天。他们对于这位新来的客人一点也不在意。

“请您原谅，”司法官对着向他走来的老板娘说，“我有点不舒服！您能不能替我雇一辆马车，把我送到克利斯仙码头去？”

老板娘看了他一眼，摇摇头，然后用德文和他讲话。

司法官想像她大概不会讲丹麦文了，因此他把他的要求又用德文讲了一遍。他的口音和他的装束使得老板娘相信他是一个外国人。她马上懂得了他有些不舒服，因此她倒了一杯水给他喝。这水很咸，因为那是从外边井里取来的。

司法官用手支着自己的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思索着

① 霍尔斯坦（Holstein）是在丹麦和德国之间的一个省份。霍尔斯坦的前房是一种宽大的房间，里面的陈设全是些粗大的家具、箱子和柜子等。

在他周围所发生的一些怪事情。

“这是今天的一张日历吗?”当他看到老板娘把一大张纸撕掉的时候，为了要打破沉寂，他说。

她不懂得他的意思，不过她把这张纸递给了他。这是一张描绘诃龙城上空所常见的一种幻象的木刻。

“这是一张非常老的东西呀!”司法官说。他看到这件古物，感到非常高兴。“您怎样弄到这张稀有的古画的？虽然它代表一个寓言,但是它是非常有趣的!现在人们把这些常见的幻象解释成为北极光；可能它是由电光所形成的!”

坐在他身旁和听他讲话的人，都莫明其妙地望着他。其中有一位站起来,恭恭敬敬地摘下帽子,做出一种很庄严的表情，说:

“先生，足下一定是当代的一位大学者!”

“哦，岂敢!”司法官回答说，“我所了解的只不过是一知半解，事实上这些事情大家都应该知道的!”

“Modestia①是一种美德!”这人说。“不过我对于您的说法很觉得 Mihi secus videtur②；但我很希望能不下这

① 拉丁文，“谦虚”的意思。

② 拉丁文，“不以为然”的意思。

个 judicium① 。”

“请问我现在很荣幸地得以交谈的这位先生是作何贵干？”司法官问。

“敝人是一个神学学士。”这人回答说。

这句回答对于司法官说来已经够了，他的头衔与他的服装很相称。他想，这一定是一个老乡村教师——一位像我们在尤兰②还能碰得见的怪物。

“此地的确并不是 locus docendi③ ,”这人说。“但我希望足下多发表一点意见来启发我们。足下的古典书籍一定读得不少。”

“唔，不错，”司法官说。“我是喜欢读有用的古典著作的；不过我也喜欢读近代的著作——只是每日故事集④是一本例外；老实讲，这类书我们太多了。”

“每日故事集？”我们的学士问。

“是的，我指的是一般的流行小说。”

---

① 拉丁文，“判断”的意思。

② 这是丹麦的一个省份。

③ 拉丁文，“文教地区”的意思。

④ 每日故事集（Hverdagshistorierne）是丹麦作家 Gyllembourg Ehrensvürd 的第一部小说。

“原来如此！”这人微笑了一下，“这些书写得很聪明，宫里的人都喜欢读。皇上特别喜欢读关于伊文及哥甸先生的传奇。这书描写亚托尔王及其圆桌骑士的故事。他常常跟大臣们把这故事作为谈笑的资料①。”

“这本书我倒还没有读过！”司法官说，“这一定是海贝尔格所出版的一本新书了。”

“不对，”学士说，“这书并不是由海贝尔格出版的，而是由高得夫里·冯·格曼②出版的。”

“真的？他就是作者本人吗？”司法官问。“这是一个很老的名字！这不也是丹麦第一个印刷所的名字吗？”

“是的，他是我国印刷业的始祖。”这人回答说。

谈话一直进行得还不坏。这时另外有一位开始谈到从前流行过一两年的瘟疫：他指的是一四八四年的那次时疫。

---

① 亚托尔王的圆桌骑士是在欧洲流传很广的关于一群骑士的冒险故事。这儿是指丹麦国王汉斯与他的一个喜欢读这故事的朝臣奥托·路德的一段对话。国王汉斯说：“这本书里所描写的伊文和哥甸先生真是了不起的骑士，像这样的骑士现在再也找不到了！”奥托·路德回答说：“如果还有像亚托尔王那样的国王，当然可以找到像伊文和哥甸那样的骑士的！”（见丹麦作家荷尔堡著丹麦王国史）

② 这是汉斯王朝的丹麦第一个印刷匠。他在一四九五年出版的丹麦诗韵（Den Danske Rimkronike）是第一部用丹麦文印的书。

司法官以为他是在谈霍乱病，所以他们的谈话还勉强可以进行下去。一四九〇年的海寇战争离那时还没有多久，因此他们自然也要谈到这个题目。他们说：英国的海盗居然从船坞里把船都抢走了。司法官亲身经历过一八〇一年的事件,因此他也理直气壮地提出反英的意见。此外的谈话,进行得可不太好：每一分钟总有一次冲突。那位了不起的学士不禁有些糊涂起来：司法官的最简单的话语在他听来不是显得太粗鲁,就是太荒唐。他们互相呆望着。事情一僵的时候，学士就讲起拉丁文来。他以为这样别人就可以懂得他的话了；不过事实上这一点用也没有。

“现在您的感觉怎样？”老板娘问，把司法官的袖子拉了一下。

现在他恢复了记忆力：在他刚才谈话的时候，他把先前所发生的事情完全忘记了。

“我的天!我是在什么地方?”他说。他一想起这个问题就觉得头昏。

“我得喝点红葡萄酒！蜜酒和卜列门啤酒也好。”有一位客人说，“请您也来跟我们一起喝吧。”

这时两个女孩子走进来了，其中有一个戴着一顶有两

种颜色的帽子。她们倒出酒来,行了曲膝礼。司法官的背上冷了半截。“这是怎么一回事儿?”他说。但是他不得不和他们一起喝酒。他们对这位好先生非常客气，弄得他简直不晓得怎样办才好。有一个人说他醉了，他对这句话没有丝毫的怀疑，他要求他们替他喊一辆“德洛西基”①来。于是大家就以为他在讲莫斯科方言了。

他从来没有跟这样一群粗鲁和庸俗的人混在一起过。他想：这真叫人相信这个国家退化到野蛮时代了。“这真是我一生中最可怕的时刻。”

不过，在这同时，他的灵机一动,想要钻进桌子底下,偷偷地爬到门那儿溜出去。但是当他刚刚一爬到门口的时候,别人就发现了他的活动。大家抱住他的双脚。这时,也算是他的运气，他的一双套鞋被拉掉了——因此整个的幻景也就消逝了。

司法官现在清楚地看见他面前点着一盏很亮的灯，灯后面有一幢大房子。他认识这房子和它周围的别的房子。这就是我们大家所知道的东街。他躺在地上，他的腿子正

① “德洛西基”（droshky）是旧俄的一种马车。

对着大门。看门人坐在他对面，在打盹。

“我的天！难道我一直是躺在街上做梦么?”他说。“是的，这是东街！真是光明快乐,丰富多彩！可怕得很,那杯混合酒居然把我弄得那样醉!”

两分钟以后，他坐进了一辆马车，向克利斯仙码头开去。他把他刚才经历过的不安和苦恼思索了一下，他不禁衷心地称赞幸福的现实——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起来。我们这个时代,虽然缺点不少,究竟比起他刚才所进入的那个时代好得多。你看，司法官的想法并不是没有道理啦。



3　守夜人的故事

“咳，这儿有一双套鞋!”守夜人说。“这一定是楼上的

那位中尉的套鞋。恰恰放在门边！”

这位老实人倒是很想按按门铃，把套鞋交给原主的，因为楼上的灯还是亮着。不过他不愿意把屋子里的人吵醒，所以就不这样做了。

“穿上这样一双东西一定是很暖和的！”他说。“皮子是这样柔软！”鞋子恰恰适合他的脚。“这个世界也真是滑稽！中尉现在可能已经在他温暖的床上睡了，但是你相信他会睡吗？他正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呢。他真是一个幸福的人！他既没有妻子，也没有孩子！他每天晚上总是去参加一个什么晚会。我希望我能像他，这样我也可以成为一个幸福的人了！”

当他说出了他的愿望以后，他所穿上的这双套鞋就立刻产生效果：这个守夜人在身体和思想方面就变成了那位中尉。他现在是在楼上的房间里，手指间夹着一小张粉红色的纸，纸上写的是一首诗——中尉亲手写的一首诗，因为在一生中谁都有过富有诗意的一瞬间。如果一个人把这一瞬间的思想写下来，那么他就可说是在作诗了。下面是中尉写的诗：

“让我发财吧！”

“让我发财吧！”我祈祷过好几次，
那时我不过是一两尺高的孩子。
让我发财吧！我要成一个军官，
戴上羽毛，穿起制服，挂上宝剑。
后来我居然也当上了军官，
可是很不幸，我一直没有发财！
上帝呀，请您伸出援助的手来！

有天晚上——我是既幸福又年青，
一个七岁的姑娘吻了我的嘴唇，
因为我是一个拥有故事和童话的富人，
可是说到钱财，我仍然是穷得要命。
不过孩子对于童话却非常欢迎，
所以我很富有，只是，唉，没有钱，
我们的上帝清清楚楚知道这一点！

我仍向上帝祈祷：“让我发财吧！”

那个七岁的姑娘现在已经长大。
她是那么美丽、聪明和善良；
唯愿她知道我心中对她的向往，
唯愿她对我好，像从前那样。
但是我很穷，不敢对她表示：
这就是我们的上帝的意旨！

只要我发财，过得舒服和愉快，
我也就不在纸上写下我的悲哀。
我热恋的人啊，如果你对我了解，
请读这首诗——它代表我的青春时代。
不过最好你还是对我不要了解，
因为我很穷，前途是一团黑漆——
愿我们的上帝祝福你！

是的,当一个人在恋爱的时候,他会写诗的。不过头脑清醒的人不至于把这种诗印出来罢了。这位中尉是正在恋爱和穷困之中，而且他的恋爱还是一个三角——也可以说是一个打碎了的幸福的四角的一半。中尉尖锐地感觉到自

己的处境，因此他把头靠着窗框，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街上那个穷苦的守夜人比我要快乐得多。他不知道我所谓的‘穷困’。他有一个家、一个老婆和许多孩子——他们为他的苦恼而流眼泪,为他的快乐而欢笑。啊!如果我能变成他,我会比现在要幸福得多,因为他的确比我幸福!”

在一瞬间，守夜人又恢复到守夜人的原状。原来他是因了幸运的套鞋的魔力才变成中尉的；我们已经知道他并不感到满意，而情愿回复他的本来面目。因此守夜人又变成了守夜人。

“这真是一个丑恶的梦!”他说,“但是也够滑稽。我觉得我曾经变成了楼上的中尉，但这并不是一件很痛快的事情。我想念我的老婆和孩子们，他们这时正准备着大批的吻，要把我亲个半死。”

他又坐下来，点点头。这梦并不马上在他的思想中消逝，因为他脚上仍然穿着那双套鞋。这时天上有一颗流星滑落下来了。

“它落下来了!”他说。”但是落也落不完的,多着呢。我倒想更仔细地瞧瞧这些东西,特别是这一轮月亮,因为它不会从手里滑走的。那位大学生——我的女人经常替他洗衣

服——常常说,我们死了以后,就从这颗星飞到那颗星。这话并不可靠，不过,假如真是这样,那倒也很妙。如果我能飞到那儿去，即使我的躯壳躺在楼梯上，我也不在乎。”

在这世界上，有些话我们说出来的时候，必须万分谨慎,尤其是当我们穿上了幸运的套鞋的时候。请听听发生在守夜人身上的故事吧。

就我们人说来，我们差不多都知道蒸汽输送东西是多么迅速；这种事我们已经在铁道上或在海上的轮船中试验过。但是跟光线的速度比起来，这不过只等于树懒①的动作或蜗牛的爬行罢了。光比最快的骏马还要快一千九百万倍，可是电的速度更要快。死不过是我们心中所受到的一种触电，被解放了的灵魂，骑在



① 这是美洲中部所产的一种动物。它的举动迟钝，常常呆在树上不动。

电的翅膀上,就可以远走高飞。太阳只须八分和几秒钟就可以走完将近两亿里的路程。灵魂骑上电力，要走同样的路程,只须几秒钟就够了。就解放了的灵魂说来,各种行星之间的距离，不会比我们住在同一城市中的朋友的房子之间的距离大，甚至于还不会比住在近邻的朋友的房子之间的距离大。不过在人间的世界里,除非我们像守夜人一样穿上了幸运的套鞋,我们的心一触电,我们就永远跟身体分家了。

在几秒钟之内,守夜人走了七十二万八千里,到月亮上面去了。我们知道，组成月球的物质比我们的地球要轻得多,而且还很柔软,像刚下的雪一样。他来到一群数不清的山组成的大山环——我们早就在麦特勒博士①所绘的月球图上看到这些环形山——他来到其中的一座山上。你也看到过的吧？在这一环大山的中央,有一个像锅一样的深坑,它凹下去有八、九里深。坑下面有一个城市。它的形状很像装在玻璃杯里水中的蛋白;这儿的尖塔、圆屋顶和像船帆一样的阳台,浮在透明的、稀薄的空气中,也是同样地轻,同样地白。我们的地球浮在他的头上像一个火红的大球。

---

① 麦特勒（Johan Heinrich von Mädler，1794－1874）是德国的一个名天文学家。

他马上看见了许多的生物。这些东西无疑就是我们所谓的“人类”了，不过他们的样子跟我们显然不同。他们也说一种语言，但是谁也不能指望守夜人的灵魂能够听懂。但是他居然听懂了。

守夜人的灵魂懂得月球上居民的语言，而且懂得很透彻。他们关于我们的地球争论了一番，他们怀疑地球上能不能住人，地球上的空气对于聪明的月球上的居民说来一定是太厚，不适宜于居住。他们认为只是月球上才能有生物，而且月球才是最初人类所居住的地方。

不过我们还是回到下界的东街去，看看守夜人的躯壳是怎样吧。

他坐在楼梯上，一点生气也没有。他的晨星①已经从他的手里落下来了，他的一双眼睛呆呆地盯着月亮，寻找他那个正在月亮里游览的诚实的灵魂。

“现在是几点钟了，守夜人？”一个路过的人问。不过守夜人一声也不回答。于是这人就轻轻地把他的鼻子揪一下，这使他失去了平衡。他的躯壳直直地倒下来——他死

① 这是守夜人用的一种木棒，它的头上有一颗木雕的晨星。

了。揪他鼻头的人这时感到非常害怕起来。守夜人是死了，而且也僵了。这事被报告上去，并且也经过了一番研究。第二天早晨这尸体被运到医院里去。

如果这灵魂回来而到东街去找它的躯壳，结果又找不到，那可真是一桩有趣的笑话啦！很可能它会先到警察署去，随后到户口登记处去，因为在这些地方他可以登记寻找失物。最后它可能会找到医院去。不过我们也不必担心，当灵魂自己处理自己事情的时候，它是很聪明的。使得灵魂愚蠢的倒是这具躯壳。

我们已经说过，守夜人的躯壳已经被抬到医院里去了，而且还被运到洗涤间去了。人们在这儿要做的第一件事当然是先脱掉他的套鞋。这么一来，灵魂就回来了。它直接回到躯壳上来，这人马上就活转来了。他坦白地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可怕的一夜。你就是送给他两块钱，他也不愿意再尝试这种事情。不过现在一切都已成了过去。

在这同一天，他得到许可离开医院，不过他的套鞋仍留在那儿。

4 伟大的一刻、一次朗诵、一件极不平常的旅行



哥本哈根的每个居民都知道哥本哈根佛列得里克医院的大门的样子。不过，也许有少数不住在哥本哈根的人会读到这个故事，所以我们不妨把它描写一番。

医院是由一排相当高的栏栅和街道隔开的。不过这些粗铁杆之间的距离很宽，据说有些很瘦的实习医生居然能从栏栅中挤出去,而在外面溜达一番。身体最不容易挤出去的一部分是脑袋。在这种情形下，小脑袋是幸运的了——这也是世界上常见的事情。作为一个介绍，这叙述已经够了。

一个年青的实习医生——此人的头脑从生理上说，是

颇为伟大的——这天晚上恰巧值班。雨在倾盆地下着；不过,虽然有这种不便,他仍是想出去——哪怕出去一刻钟也行。他觉得他没有把这事情告诉给门房的必要，特别是他现在可以从栏栅中间溜出去。守夜人留下的那双套鞋正放在那儿。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是一双幸运的套鞋。像这样的阴雨天，它们对他是很有用的,所以他就把它们穿上了。现在的问题是:他能不能从这铁栏栅中间挤出去,因为他一直还没有试过。现在他就站在这儿。

“我的天,我真希望能把头挤出去!”他说。虽然他的头非常笨重，但是他马上就轻松愉快地把头挤出去了。这大概是套鞋听懂了他的愿望的缘故。不过现在他的身躯也得挤出去才成。然而这却办不到。

“噢，我太胖了!”他说。“我起初还以为我的脑袋最糟糕哩！现在我的身体却挤不出去了。”

他现在又希望把头缩回来，可是行不通。他只能自由地动动脖子，别的都办不到，他当时的一个感觉是要发脾气，接着他的心情就低落到了零点。幸运的套鞋造成这样一个可怕的局面,而且不幸的是,他自己也没有起一个解脱自己的愿望。没有,他只是想挣脱,结果他是寸步难移。雨

在倾盆地下着;街上一个人也没有。他的手又达不到门铃,那么他怎样能获得自由呢?他预料他恐怕不得不在这儿呆到第二天早晨。那时人们就可以去叫一个铁匠来,把栏栅锉开。不过这不是立即就可以办到的。对面学校的男孩子不久就要起床,水手区的居民也将会到来,特别来看他被圈在枷里的样子。这么一来,跑来看他的人比去年看角力比赛的人恐怕还要多了。

“哎呀!血冲进我的脑袋,我要发疯了!是的,我要发疯了!呵,我希望得到自由,那么我的头痛也就可以好了。”

这句话他应该早点说才好。他刚一说出了他的思想,他的脑袋就自由了。他赶快往里跑,幸运的套鞋所造成的这番恐怖已经把他的头弄昏了。

不过我们不要以为事情就这么完结。糟糕的事儿还在后面呢。

晚上过去了,第二天也接着过去了,谁也没有来寻找这双套鞋。

晚间加尼克街上的小剧场里有一个表演会,戏院里已经挤满了人。在节目中有一个新诗朗诵的项目。我们听吧。

诗是这样的：

姨妈①的眼镜

我的祖母是出名的聪明，

在“古时候”她准会被烧焚②。

她知道古往今来的多少事情，

她能看出来下年会有什么发生，

一直看到“第四十年”——真不简单，

但她对于这事总是秘而不宣。

明年究竟有哪些事情重要？

一点也不错，我都想知道：

我的命运、艺术、世事和国家，

但是我的祖母却一言不发。

我只好逼她，这办法倒生效：

她沉默一会，马上就发牢骚。

这牢骚简直等于对牛弹琴，

① 这首打油诗的标题是说姨妈（Moster）的眼镜，但诗中却又说是祖母（Bedstemoder）的眼镜。大概安徒生信手写来，把主题忘记了。

② 在欧洲封建时代，巫婆被认为是魔鬼的使者，常常被放在柴堆烧死。这儿是说，祖母太聪明了，会被人认为是巫婆。

我是一个被她惯坏了的人!

“这次我满足你的愿心,”
她说，交给我她的眼镜。
“拿着它随便到什么地方,
只要有许多上等人在场;
你可以随便观察什么人:
你看人只须用我的眼镜。
相信我的话吧，他们显出来
像摊在桌上被人玩的纸牌:
它们可以预言未来的事情。”

我说了声谢谢，就跑去实验,
但是，哪里有最多的人出现?
在朗利尼吗?这儿容易伤风。
在东街吗?咳!这儿泥泞太浓!
在戏院吗?这地方倒很愉快,
它晚间的节目演得很不坏。
我来了!让我介绍我的姓名;

请准许我带来姨妈的眼镜

来瞧瞧你们——请不要走开！

我要看看你们像不像纸牌。

我凭纸牌预言我们时代的特点——

如果你们同意，你们就不必发言。

我感谢你们，我请你们吃饭，

我们现在可以来观看观看。

我要对你、我和王国作预言，

我们现在瞧瞧这纸牌上有什么出现。

（于是她戴上眼镜。）

嗨，一点也不错！我要大笑！

呀，假如你们能亲眼瞧瞧！

这儿花牌的数目真是不少，

还有美人，完全是一整套。

那些黑东西就是黑桃和梅花，

——我现在要仔细地观察一下。

我看到一位了不起的黑桃姑娘，

方块贾克占据了她的整个思想。

这景象真使我感到陶醉！

这家的钱财有一大堆，

还有客人来自世界各地，

但我们不一定感到兴趣。

至于国会？我们正有时间瞧瞧！

不过这类的事儿你将会读到。

我多讲话就会使报纸感到不安，

因为这样我就打破了他们的饭碗。

至于剧院？它的创造？趣味？格调？

不，我不愿跟经理把关系弄糟。

至于我的前途？这是自己的事情，

咳，你知道，我对于它是多么关心！

我观看——我不敢说出我看到了什么，

不过事情一发生你就会听到结果。

我们在这儿哪一位是最幸运？

最幸运？我们可容易得出结论！

这就是……不对，这容易引起反感！

也很可能弄得许多人不安！

谁活得最长？这位先生，还是夫人？

不成，这不是可以随便讲的事情！

我作预言吗？不好，不好，不好！

你看，我自己什么也不知道。

一开口就要得罪人，我真感到难办！

我还不如瞧瞧他们的思想和信念，

凭我全套预言的本领，再作一次发现。

各位相信吗？不，还是请各位发表意见。

各位心中有数：我们快要无结果而散。

你们都知道，我说的话全是无稽之谈。

可尊敬的列位，我要告辞，

我要感谢你们的好意。

这首诗念得非常好，朗诵者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实习医生也坐在这些听众之中。他似乎把他前天晚上的遭遇已经忘记得一干二净。他还是穿着那双套鞋，因为谁也没有来寻找它们。街上既然很脏，它们对他仍然很有用处。

他似乎很喜欢这首诗。诗中的意思使他感到兴趣：他倒很想有这么一副眼镜呢。也许，一个人把它戴上，就可以看出别人的内心吧。因此他觉得，能够观察出人的心，比起

能推测来年所要发生的事故来要有趣得多。未来的事情迟早总会知道，而人的内心却是永远没有办法推测的。

“我现在倒想看看坐在前一排的那些绅士和淑女们:假如一个人真能够直接进到他们心里去的话！是的，那一定是一个空洞，一种店铺之类的东西。咳,在这店铺里,我的眼睛可以痛快地张望一番！那位太太的心无疑地将会是一个大时装店！这位太太的心是一个空店，但把它扫空一次也没有什么害处。可是货物齐全的店铺大概也不少。啊,对了!”他叹了一口气,“我知道有一个店，里面全是头等的货色,不过它里面已经有了一个店员。这是它唯一的缺点!我从许多店里听到这么一句话:‘请进来吧!’啊，我希望我可以走进去，像一个小小的思想钻进心里去一样!”

他这种思想马上得到套鞋的反应。这位实习医生立刻就不见了；他在前一排坐着的观众的心里开始作了一个不平常的旅行，他所经过的第一颗心是一位太太的心。但是他立刻就觉得他走进一个畸形躯体的治疗所：在这里面医生取下身上的石膏模子，改正身体的形态。他现在就在这样的一个房间里，墙上挂着许多畸形肢腿的石膏模型。所不同的是，在治疗所里，模型是在病人来了以后才铸出来

的；而在这颗心里,却是在没有病的人走了以后,这些模型才被铸出来和被保存下来，因为这都是一些女朋友的模型——她们在生理上和心理上的缺陷都在这儿保存了下来。

马上他又钻进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心里去。但是他觉得这颗心像一座神圣的大教堂；神龛上有一个纯洁的白鸽子在飞翔。他很自然地想跪下来,但是他不得不走开,到另一颗心里面去。他仍然能听到教堂琴楼里的琴声,同时他觉得他已经变成一个更好更新的人。他觉得他并不是没有资格走进第二个圣殿里去——这是一个蹩脚的顶楼，里面住着一个生病的母亲。温暖的太阳光从窗子射进来，美丽的玫瑰花在屋顶上的一个小木箱里对她点着头，两只天蓝色的小鸟在唱着儿时的欢乐的歌,这时生病的母亲正在为她的女儿祈福。

现在他匍匐地爬进一个塞满了东西的屠夫店里去。他所看到的只是肉，什么别的东西也没有。这是一位有钱有势的绅士的心，他的名字可以在名人录里找得到。

现在他钻进这位绅士的太太的心里去：这颗心是一个东倒西歪的旧鸽子笼。丈夫的肖像被当做一个风信鸡来使用。它是安装在门上——这门随着丈夫的转动而开合。

于是他走进了一个全是镜子的小室——像我们常常在罗森堡宫殿中所看到的那种小室。不过这些镜子可以把形象放得特别大。在地中央,像达赖喇嘛一样,坐着房主人的渺小的“我”。他在欣赏着自己的伟大。

随后他觉得好像走进了一个装满了尖针的小针盒。他想:“这一定是一位老小姐的心了!”可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这是一位戴着许多勋章的年青军官——一个所谓好心肠的聪明人。

当这位实习医生从头排最后一个人的心里钻出来的时候,他颇感到有些儿混乱。他没有办法集中他的思想,他以为这是因为他的幻想太丰富,他才会这样胡思乱想。

“我的老天爷!”他叹了一口气,“我一定快要发疯了。这儿又热得要命:血都涌向我的脑子里来了!”这时他忽然记起了头天晚上的事情:他的脑袋怎样被嵌在医院的两根铁栏柱中间,拔不出来。

“我的病一定是这样得来的,”他想。“我一定要早点想个办法。洗一次俄国澡可能有好处。我希望自己现在就躺在浴室最高的一层板上。”

马上他就躺在蒸气浴室的高板子上;不过他是穿着衣

服、皮鞋和套鞋躺在那儿的。热烘烘的水点从天花板上滴

到他的脸上。

“唏！”他叫起来，同时跳下来去洗淋浴。

侍者看见这样一位衣服整齐的人去洗淋浴，也不禁大笑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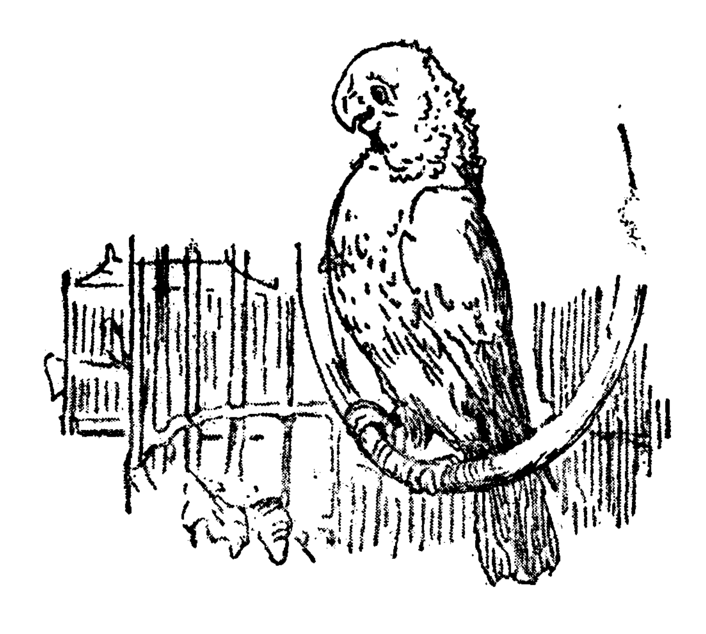
这位实习医生的神智还相当清楚，他说:“我为了打赌才这样做呀!”当他回到他的房间里去以后，他在颈项上贴了一块膏药,在背上也贴了一块膏药,想把他的疯狂吸收掉。

第二天早晨他感到背上非常酸痛——这就是他从幸运的套鞋所得到的收获。

5　一位录事的变化

那个守夜人，我们一定还没有忘记掉；他忽然记起了那双他所看到和送进医院里去的套鞋。他现在来要把它们取走。不过,那位中尉既不接收它们,而街上也没有任何人认领。所以他只好把它们送到警察署去。

“这倒很像我的一双套鞋,”一位录事先生看到这双无人认领的东西时说。同时他把它们放在他自己的一双套鞋旁边。“恐怕只有比鞋匠还锐利的眼睛才能辨别出这两双套



鞋来。”

“录事先生，”一个听差的说，手中拿着几张文件。

录事掉过身来，跟这人说了几句话。他说完了以后，又掉过身来再看看这双套鞋。这时他就认不清究竟左手的一双是他的呢，还是右手的一双是他的。

“那打湿了的一双一定是我的，”他想。但是他的想法错了，因为这是幸运的套鞋。难道警察就不会把东西弄错吗？他把它们穿上，在衣袋里塞了几份文件，在肋下也夹了

几份文件——因为他要带回家去读，以便摘出其中的要点。但是今天是星期天的早晨，而且天气很好。他想，到佛列得里克斯堡公园去散散步，对于身体是有好处的。因此他就去了。

你在什么地方也找不出这样一个安静和勤快的年青人。我们很愿意叫他去散散步。他坐的时间太长，散散步对他是有好处的。起初他只是迈着步子，什么东西也不想，所以这双套鞋就没有机会来施展它的魔力了。

他在路上遇见一个熟人——一个年青的诗人。这诗人告诉他说，他明天就要开始一个夏季旅行。

“咳，你又要走开了吗？”录事说。“你是一个多么幸福和自由的人啊！你想到什么地方去就到什么地方去。像我们这样的人脚上都套有链子。”

“而这链子是系在面包树上的！”诗人回答说。“但是你不须为将来担忧。等你老了，你就可以领到养老金呀！”

“比较起来，还是你痛快，”录事说。“坐下来写诗一定是极愉快的事情。大家都恭维你，同时你也是你自己的主人。啊，天天坐着背些法院的琐碎文件，你试试看！”

诗人摇了摇头；录事也摇了摇头；每个人都保留着自己

的意见。他们就这样分手了。

“诗人们都是一批怪人!”录事说。“我倒也希望进入到他们的境界里——自己也做一个诗人！我肯定我不会像他们一样,光写些发牢骚的诗。对于一个诗人说来,今天是一个多么美丽的春天日子啊！空气是意外地清鲜，云彩是那么美丽,花木发出多么香的气息！是的,几年来我没有过像现在这一忽间的感觉。”

我们已经知道，他成了一个诗人。这个改变的过程并不是很突然的;如果人们以为诗人跟别的人不同,那是很愚蠢的想法。在普通人中有许多人的气质比那些公认的诗人还要更富有诗意呢。他们的差别是，诗人有更强的理智记忆力:他能牢牢地保持住感情和思想,直到它们清楚明白地形成字句为止，一般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不过从一个平常的气质转变为一个天才，无论如何要算得是一个转变过程。录事现在就在经历这个过程。

“多么醉人的香气呵!”他说。“这真叫我想起洛拉姑姑家的紫罗兰来！是的，那是当我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闻到的！天啦,我好久没有想到这件事情！善良的老小姐!她住在交易所后面。不管冬天的气候是怎样寒冷,她总是在水

里培养一根枝条和几根绿芽。当我把一个热铜板贴在结了冰花的窗玻璃上来融化出一个视孔的时候，她的紫罗兰盛开了。这是一个可爱的景象。外面的运河上,船只都嵌在冰里,船员们都离去了;只有一只尖叫的乌鸦是唯一留下的生物。后来,当春风吹起的时候,一切又活跃起来了。人们在欢呼和喊声中把冰层打开了;船也上了油,船樯也配上了索具,于是它们便向海外的国家开去。但是我仍留在这儿,而且永远留在这儿,坐在警察署里,让别人好领取护照到外国去旅行。这就是我的命运。啊，这就是生活!”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但是他忽然又停住了,“我的天老爷！这是怎么一回事？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的思想和感觉！这一定是春天的气息在作怪！它既使人激动，又使人感到愉快!”

他把手伸到衣袋里掏出文件。“这些东西现在可以分分我的心,”他说，同时让自己的眼睛在第一页上溜。“西格卜丽思夫人——五幕悲剧,”他念着。“这是怎么一回事？这还是我亲手写的字呢。难道我写了这部悲剧吗？散步场上的阴谋;或者,忏悔的日子——歌舞喜剧。我从什么地方弄到这些东西呢？一定是别人放进我的衣袋里的。现在又有一

封信!”

是的,这是剧院的经理写来的。剧本被拒绝了,而且信里的字眼也很不客气。

“哼!哼!”录事说,同时在一个凳子上坐下来。他的思想是那么活跃,他的心是那么温柔。他不自觉地扯下长在近旁的一朵花。这是一朵很普通的小雏菊。一个植物学家要花几堂课才能对我们讲得清楚的东西,这朵花只须一分钟就解释清楚了。它讲出它出生的经过,它讲出太阳光的力量——太阳光使它细巧的叶儿展开,发出香气。于是他想起了生活的斗争;这斗争也同样唤醒我们胸中的情感。阳光和空气都是花儿的爱人,不过阳光是更被爱的一位。它把面孔掉向阳光,只有当阳光消逝了的时候,花儿才卷起它的叶子,在空气的拥抱中睡过去。

“只有阳光才使我显得漂亮!”花儿说。

“但是空气使你呼吸!”诗人的声音低语着。

他身旁站着一个小孩子,用一根棍子在一条泥沟里敲打,弄得几滴泥水溅到树枝上去了。于是录事就想到,水滴里几百万看不见的微生物也必定被溅到空中去了。依照它们体积的比例,它们的情形也正像我们人类被扔到高空中

的云块里去一样。当录事想到这一点,以及他的思想中所起的整个变化的时候，他就微笑了。

“我是在睡觉,同时也是在做梦！一个人很自然地做起梦来，而同时又知道这是一场梦——这该是多么稀奇的事情啊!我希望明天我醒来以后,我还能把这一切记得清清楚楚。我有一种稀有的愉快的感觉。我现在什么东西都看得清楚！我觉得我的头脑非常清醒！不过,我知道,明天如果我能记得某些情景的话,我一定会觉得这是幻想;但是我已经亲身体验过,一切聪明和美丽的东西,正如妖精藏在地底下的钱一样，人们只能在梦中听到和谈到。当一个人得到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是豪华和富贵的;不过在阳光下检查一下，它们就只是石头和干枯的叶子罢了。啊!”

他叹了一口气,颇有点牢骚的情绪。他把在树枝间跳跃着的、唱着歌的几只小鸟儿凝望了一阵，说:

“它们比我幸福得多。飞翔是一种愉快的艺术。那些生而就能飞的动物真是幸运！是的，如果我会变成任何东西的话，我就希望变成这样一只百灵鸟!”

不一会儿他的上衣后裾和袖子就联到一起，变成一双翅膀了。他的衣服变成了羽毛,套鞋变成了雀爪。他亲眼看

到这变化的过程，他内心里不禁大笑起来。“唔，我现在知道了，我是在做梦，不过以前我从来没有梦得这么荒唐。”于是他飞到那些绿枝间去，唱起歌来。但是他的歌声中没有诗，因为他诗人的气质现在已经没有了。这双套鞋，像一个办事彻底的人一样，在一个固定的时间里只做一件事情。他希望做一个诗人，他就成了一个诗人了。现在他希望做一只小鸟；但是既然成了一只鸟，他以前的特点就完全消逝了。

“这也真够滑稽！”他说。“白天我坐在警察署的一堆枯燥寡味的公文中，夜间我就梦着我在飞来飞去，成了佛列得里克斯堡公园里的一只百灵鸟。一个人倒真可以把这故事写成一部通俗的喜剧呢。”

现在他飞到草地上来了。他把头掉向四边望，同时用嘴啄着一根柔软的草梗。草梗与他的身体相比，似乎和北非洲棕榈树枝的长短差不多。

这一切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他的四周马上又变成了漆黑的夜。他似乎觉得有一件巨大的物体落到头上来——这是水手住宅区的一个孩子向这只雀子头上抛过来的一顶大帽子。一只手伸进来了，把录事的背和翅膀抓住，弄得他

不得不吱吱喳喳地叫起来。在他的第一阵惊恐之中，他大声地叫道:

“你这个无礼的混蛋！我是警察署的书记呀!”

可是这声音在孩子的耳中听来只不过是一阵“吱吱!喳喳！”罢了。他在鸟儿的嘴上敲了两下，带着他走了。

在一个小巷里小孩碰见另外两个孩子。这两个人，就出身说,是属于受过教养的那个阶级的；可是就能力讲,他们是属于学校中最劣的一等。他们花了八个银毫把这只小鸟买走了。因此这位录事就被带回到哥本哈根，住进哥得街上的一个人家里去。

“幸好我是在做梦,”录事说,“否则我就真要生气了。起先我是一个诗人,现在我却成了一只百灵鸟！是的,这一定是诗人的气质使我转变成为这只小动物的。这也真算是倒霉之至，尤其当一个人落到小孩子手中去了的时候。我倒希望知道这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呢。”

孩子把他带到一个非常漂亮的房间里去。一个微笑着的胖太太向他们走来。不过当她看到他们带来这只百灵鸟——她把它叫做一只普通的田野小鸟——的时候，她并不感到太高兴。她只让这小鸟在这儿呆一天，而且他们还得

把它关进窗子旁的那只空笼子里去。

“也许它能逗得波贝高兴一下吧，”她继续说，同时望着一只大绿鹦鹉笑了一下。这鹦鹉站在一个漂亮铜笼子里的环子上，洋洋得意地荡来荡去。

“今天是波贝的生日，”她天真地说，“因此应该有一个普通的田野小鸟来祝贺他。”

波贝一句话也不回答；他只是骄傲地荡来荡去。不过一只美丽的金丝鸟——他是去年夏天从他温暖芬芳的祖国被带到这儿来的——开始高声地唱起来。

“多嘴的！”太太说，马上把一条白手帕蒙在笼子上。

“吱吱！吱吱！”雀子叹了一口气；“她又在大发雷霆。”叹了这口气以后，他就不再做声了。

录事——或者引用太太的话，一只田野的小鸟——是关在靠近金丝鸟的一个雀笼里，离鹦鹉也不远。波贝所会说的唯一的人话——而且这话听起来也很滑稽——是：“来吧，让我们像一个人吧。”他所讲的其他的话语，正如金丝鸟的歌声一样，谁也听不懂。只有变成了一只小鸟的这位录事，才能完全听懂他的朋友的话语。

“我在青翠的棕榈树下飞，我在盛开的杏树下飞！”金

丝鸟唱着。“我和我的兄弟姐妹们在美丽的花朵上飞，在风平浪静的海上飞——那儿有植物在海的深处波动。我也看见许多可爱的鹦鹉，他们讲出许多那么长、那么有趣的故事。”

“这都是一些野鸟，”鹦鹉回答说。“他们没有受过教育。来吧，让我们像一个人吧——为什么不笑呢？如果太太和所有的客人们都能发笑，你也应该能发笑呀。对于幽默的事情不能领会，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来吧，让我们像一个人吧。”

“你记得那些美丽的少女在花树下的帐篷里跳舞吗？你记得那些野生植物的甜果子和清凉的果汁吗？”

“啊，对了！”鹦鹉说，“不过我在这儿要快乐得多。我吃得很好，得到亲热的友情。我知道自己有一个很好的头脑，我再也不需要什么别的东西了。让我们像一个人吧！你是人们所谓的一个富有诗意的人，但是我有高深的学问和幽默感。你有天才，可是没有理智。你唱着你那一套自发的高调，弄得人头昏脑胀，难怪人家要打你。人家却不能这样对待我，因为他们付出了更高的代价才得到我呀。我可以用我的尖嘴引起他们的重视，唱出一个‘味兹！味兹！味兹！’的

调子！来吧，现在让我们像一个人吧！”

“呵，我温暖的、多花的祖国呵！”金丝鸟唱着。“我歌颂你的青翠的树林，我歌颂你的安静的海湾——这儿的树枝吻着平滑如镜的水面。我歌颂我的一些光彩的兄弟和姊妹的欢乐——他们所在的地方长着‘沙漠的泉水’①！”

“请你不要再唱这套倒霉的调子吧！”鹦鹉说。“唱一点能够叫人发笑的东西呀！笑声是智力发达的最高表现。你看看一只狗或一匹马会不会笑！不：它们只会哭；但是笑只是人才会。哈！哈！哈！”波贝笑起来，同时又说了一句老调：“让我们像一个人吧。”

“你这只灰色的丹麦小雀子，”金丝鸟说，“你也成了一个俘虏！你的森林固然是很寒冷的，但那里面究竟还有自由呀。快飞走吧！他们刚好忘记关你的笼子；上面的窗子还是开着的呀。飞走吧！飞走吧！”

录事就这样办了，他马上飞出笼子。在这同时，隔壁房间半掩着的门吱格地响了一下，一只家猫目光闪闪地偷偷走了进来，在他后面追赶。金丝鸟在笼里激动地跳着，鹦鹉

① 指“仙人掌”。

拍着翅膀,同时叫着:“让我们像一个人吧。”录事吓得要死,赶快从窗子飞出去，飞过一些屋子和许多街道。最后他不得不休息一会儿。

对面的一幢房子他似乎很面熟。它有一个窗子是开着的,所以他就飞进去了。这正是他自己的房间,他在桌子上栖息下来。

“让我们像一个人吧!”他不知不觉地仿着鹦鹉的口气这样说了。在这同时,他恢复到他录事的原形。不过他是坐在桌子上的。

“我的天老爷!”他叫了一声,“我怎么到这儿来了，睡得这么糊涂？我做的这场梦也真够混乱。这全部经过真是荒唐透顶!”

6　幸运的套鞋所带来的最好的东西

第二天大清早,当录事还躺在床上的时候,有人在他的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这是住在同一层楼上的一位邻居。他是一个研究神学的学生。他走进来了。

“把你的套鞋借给我穿穿好吗?”他说，“花园里很潮湿，但是太阳却照得非常美丽。我想在那儿抽几口烟。”

他穿上了套鞋，马上他就到花园里去了。这儿只长着一棵李树和一棵梨树。就是这样的一个小花园，在哥本哈根也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

学生在小径上走来走去。这正是六点钟的时候。街上已经响起了邮差的号角声。

“啊，游历！游历！”他叫出声来。“这是世界上一件最快乐的事情！这也是我的最高愿望，我的一些烦恼的感觉，也就可以没有了。可是要游历必须走得很远！我很想去看看美丽的瑞士，到意大利去旅行一下，和——”

是的，很幸运，套鞋马上就发生了效力，否则他可能还想得更远，也使我们想得更远。他现在在旅行了。他和其他八位旅客紧紧地偎在一辆马车里，到达了瑞士的中部。他有点儿头痛，他的脖子也有点儿酸，他的脚也在发麻，因为套鞋把



它们弄肿了，而且使它们发痛。他是处在一个半睡半醒的状态之中。他右边的衣袋里装着旅行支票，他左边的衣袋里放有护照，胸前挂着一个小袋，里面紧紧地缝着一些金法郎,他每次睡着的时候,就梦见这三样财产之中有一件被人扒走了。于是他就像在发热似的惊醒过来：他的第一个动作是用他的手做了一个三角形的姿势:从左摸到右,再摸到他的胸前,看看他的这些财产是不是还存在。雨伞、帽子和手杖在他顶上的行李网里摇来摇去，几乎把人们的注意力从那些动人的风景吸引走了。他望着窗外的风景，他的心里唱出至少一位诗人——我们认识的——曾经在瑞士唱过的、但是还没有发表过的歌来:

> 这风景很优美，正合我的心愿，
> 在这座可爱的布朗克山①的面前。
> 呆在这儿欣赏欣赏，很是痛快，
> 假如你带得有足够的钱到这儿来。

---

① 布朗克山（Montblanc）是瑞士和意大利之间的一座最高的山，高达四八〇七米。

周围的大自然是伟大、庄严、深郁的。杉树林看起来像长在深入云霄的石崖上的石楠花簇。现在开始下雪了，风吹得很冷。

“噢!”他叹了一口气,“如果我们在阿尔卑斯山的另一边,气候就应该是夏天了,同时我也可以把我的旅行支票兑出钱来了;我老是为这张纸担忧,弄得我不能享受瑞士的风景。啊，我希望我现在是在山的另一边!”

马上他就是在山的另一边，在意大利的境内——在佛罗伦斯和罗马之间。在夕阳中的特拉西门涅湖①，看起来是在青翠的群山中一泓金色的溶液。汉尼拔在这儿打败了佛拉米尼乌斯,葡萄藤在这儿伸出它们的绿枝,安静地互相拥抱着;在路旁一丛芬芳的桂树下有一群可爱的、半裸着的孩子在放牧一群黑炭一般的猪。假如我们能把这风景描绘出来，大家一定要欢呼:“美丽的意大利!”但是这位神学学生和马车里的任何客人都没有说出这句话。

有毒的苍蝇和蚊蚋成千成万地向车里飞来。他们用桃

---

① 特拉西门涅湖（Søan Tracymenes）是意大利中部的一个大湖，纪元二一七年，驻扎在西班牙的迦太基军队，在汉尼拔将军领导下，在这里打败了罗马帝国的大将佛拉米尼乌斯（Flaminius)。

金娘的枝条在空中乱打了一阵，但苍蝇照旧叮着他们。车里没有一个人的脸不发肿，不被咬得流血。那几匹可怜的马儿,看起来简直像死尸。苍蝇像蜂窝似地叮着它们。只有当车夫走下来,把这些虫子擦掉以后,情况才好转了几分钟。

现在太阳落下来了。一阵短促的、可是冰凉的寒气透过了整个的大自然。这一点也不使人感到痛快，不过四周的山丘和云块这时染上了一层最美丽的绿色,既清爽,又光洁——是的,你自己亲眼去看一下吧,这会比读游记要好得多！这真是美,旅行的人也都体会到这一点,不过——大家的肚皮都空了,身体也倦了,每一颗心只希望找一个宿夜的地方。但是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呢？大家的心思都花在这个问题上，而没有去看这美丽的大自然。

路伸向一个橄榄林：这使人觉得好像是在家乡多结的柳树之间经过似的。正在这块地方有一座孤零零的旅店。有一打左右的残废的乞丐守在它面前。他们之中最活泼的一位看起来很像饥饿之神的、已达到了成年的长子。其余的不是瞎子就是跛子，所以他们得用手来爬行。另外有些人手臂发育不全，手上连手指也没有。这真是一群穿上了褴褛衣服的穷困的化身。

“老爷，可怜可怜穷人吧!”他们叹息着,同时伸出他们残废的手来。

旅店的老板娘，打着一双赤脚,头发蓬蓬的,只穿着一件很脏的紧身上衣，来接待这些客人进来。门是用绳子系住的；房间的地上铺得有砖,而且有一半已经被翻起来了。蝙蝠在屋顶下面飞，而且还有一股气味——

“好吧，请在马厩里开饭吧!”旅客中有一位说,“那儿人们起码可以知道他所呼吸的是什么东西。”

窗子都大开着，好让新鲜空气流进来,不过,比空气还要快的是伸进来的一些残废的手臂和一个老不变的声音:“老爷,可怜可怜穷人吧!”墙上有许多题词,但一半以上是对“美丽的意大利”不利的。

晚饭开出来了。这是一碗清水淡汤，加了一点调味的胡椒和发臭的油。凉拌生菜里也是这同样的油。发霉的鸡蛋和烤鸡冠算是两样最好的菜。就连酒都有一种怪味——它是一种可怕的混合物。

晚间大家搬来一堆箱子放在门后挡着门，并且选出一个人来打更，好使其余的人能睡觉。那位神学学生就成了更夫。啊,这儿是多么沉闷啊！热气在威逼着人,蚊蚋在嗡

嗡地叫，在刺着人。外边的穷人们在梦中哭泣。

“是的,游历是很愉快的,”神学学生叹了一口气说;“我只希望一个人没有身躯！我希望身躯能躺着不动，让心灵去遨游！无论我到什么地方去，我总觉得缺乏一件什么东西，使我的心不快——我所希望的是一件比此刻还要好的什么东西。是的,某种更美好的东西——最好的东西。不过这在什么地方呢？这究竟是什么呢?在我心里,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东西：我想要达到一个幸运的目的——一个最幸运的目的!”

他一说完这话,就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了。长长的白窗帘挂在窗上，屋子中央停着一具漆黑的棺材。他是在死的睡眠中,在这棺材里面:他的愿望达到了:他的身躯在休息,他的精神在遨游。索龙①曾说过：任何人在还没有进棺材以前，不能算是快乐的。这句话现在又重新得到了证实。

每具尸体是一个不灭的斯芬克斯②。现在躺在我们面前这个黑棺材里的斯芬克斯所能讲的也不外乎活人在两天

---

① 索龙（Solon，公元前 638—559）是古代希腊七大智者之一。

② 这儿的斯芬克斯是指希腊神话中的一个怪物。它的头像女人，身像狮子，还有两个翅膀。它对路过的人总是问一个富有哲学意味的谜语。猜不出的人就被它吞掉。

前所写下的这段话：

坚强的死神呵！您的沉默引起我们害怕，
教堂墓地的坟墓是您留下的唯一记号。
难道我的灵魂已经从雅各的梯子跌下，
只能在死神的花园①里变成荒草？

世人看不见我们最大的悲凄！
啊你！你是孤独的，一直到最后。
这颗心在世上所受到的压力，
超过堆在你的棺材上的泥土！

这屋子里有两个人影在活动。她们两人我们都认识：一位是忧虑的女神，一位是幸运的使者。她们在死人身上弯下腰来察看。

“你看到没有？”忧虑的女神说，“你的套鞋带给了人间什么幸福？”

①指墓地。

“最低限度它带给在这儿睡着的这个人一项持久的好处。”幸运的使者说。

“哦，你错了！”忧虑的女神说，“他是自动去的，死神并没有召他去。他的精神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完成他命中注定要完成的任务！我现在要帮他一点忙。”

于是她把他脚上的那双套鞋拉下来。死的睡眠因而也就中止了。这位复苏的人站起来。忧虑的女神走了，那双套鞋也不见了：无疑地她认为这双套鞋是她自己的财产。





雏　　菊

现在请你听听——

在乡间的一条大路边，有一座别墅。你一定看见过的！别墅前面有一个种满了花的小花园和一排涂了油漆的栏栅。在这附近的一条沟里，在一丛美丽的绿草中有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光明地照着它，正如太阳照着花园里那些大朵的美丽的花儿一样。因此它时时刻刻都在不停地生长。有一天早晨，它的花都开了；它的光亮的小小花瓣，在一个金黄色的太阳心的周围撒开来，简直像一圈光带。它从来没有想到，因为它生在草里，人们不会看到它，

所以它要算是一种可怜的、卑微的小花。不，它却是非常高兴，它把头掉向太阳，瞧着太阳，静听百灵鸟在高空中唱歌。

小雏菊是那么快乐，好像这是一个伟大的节日似的。事实上这不过是星期一，小孩子都上学去了。当他们正坐在凳子上学习的时候，它就坐在它的小绿梗上向温暖的太阳光、向周围一切东西，学习了上帝的仁慈。雏菊觉得它在静寂中所感受到的一切，都被百灵鸟高声地、美妙地唱出来了。于是雏菊怀着尊敬的心情向着这只能唱能飞的、幸福的鸟儿凝望，不过，它并不因为自己不能唱歌和飞翔就感到悲哀。

“我能看，也能听，”它想。“太阳照着我，风吻着我。啊，我真是天生的幸运！”

栏栅里面长着许多骄傲的名花——它们的香气越少，就越装模作样。牡丹尽量扩张，想要开得比玫瑰花还大，可是问题并不在于庞大。郁金香的颜色最华丽，它们也知道这个特点，所以它们就特别立得挺直，好叫人能更清楚地看到它们。它们一点也不理会外边的小雏菊，但是小雏菊却老是在看着它们。它心里想：“它们是多么富丽堂皇啊！是的，美丽的鸟儿一定会飞向它们，拜访它们！感谢上帝！我

离它们那么近，我能有机会欣赏它们！”正当它在这样想的时候，“滴丽”——百灵鸟飞下来了，但是他并没有飞到牡丹或郁金香上面去——不，它却飞到草丛里微贱的小雏菊身边来了。雏菊快乐得惊惶起来，真是不知怎样办才好。

这只小鸟在它的周围跳着舞，唱着歌：

“啊，草是多么柔软！请看，这是一朵多么甜蜜的小花儿——它的心是金子，它的衣服是银子！”

雏菊的黄心看起来也的确像金子，它周围的小花瓣白得像银子。

谁也体会不到，小雏菊心里感到多么幸福！百灵鸟用嘴来吻它，对它唱一阵歌，又向蓝色的空中飞去。足足过了一刻钟以后，雏菊才清醒过来。它怀着一种难为情而又快乐的心情，向花园里的花儿望了一眼。它们一定看见过它所得到的光荣和幸福，它们一定懂得这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可是郁金香仍然是像以前那样骄傲；它们的面孔也仍然是很生硬和发红，因为它们在自寻烦恼。牡丹花也是头脑不清醒，唉，幸而它们不会讲话，否则雏菊就会挨一顿痛骂。这棵可怜的小花看得很清楚，它们的情绪都不好，这使得它感到苦恼。正在这时候，有一个小女孩子拿着一把明晃晃的

刀子到花园里来了。她一直走到郁金香中间去，把它们一棵一棵地都砍掉了。

“唉,”小雏菊叹了一口气,“这真是可怕。它们现在一切都完了。”

女孩子拿着郁金香走了，雏菊很高兴，自己是生在草里，是一棵寒微的小花。它感到很幸运。当太阳下落了以后，它就卷起它的花瓣,睡着了,它一整夜梦着太阳和那只美丽的小鸟。

第二天早晨，当这花儿向空气和阳光又张开它小手臂般的小白花瓣的时候,它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他今天唱得非常悲哀。是的,可怜的百灵鸟是有理由感到悲哀的:他被捕去了。他现在被关在敞开的窗子旁的一个笼子里。他歌唱着自由自在的、幸福的飞翔,他歌唱着田里嫩绿的麦苗,他歌唱着他在高空中快乐的飞行。可怜的百灵鸟的心情真是坏极了，因为他是坐在牢笼里的一个囚徒。

小雏菊真希望能够帮助他。不过，它怎么才能办得到呢？是的，要想出一个办法来真不太容易。它现在也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景物是多么美丽,太阳照着多么温暖,它自己的花瓣白得多么可爱。啊！它心中只想着关在牢笼里的雀

子，只感到自己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出来。他们有一个手里拿着一把又大又快的刀子——跟那个女孩子砍掉郁金香的那把刀子差不多。他们一直向小雏菊走来——它一点也猜不到他们的用意。

“我们可以在这儿为百灵鸟挖起一块很好的草皮。”一个小孩子说。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使雏菊恰好留在草的中间。

“拔掉这朵花吧！”另一个孩子说。

雏菊害怕得发起抖来，因为如果它被拔掉，它就会死去的。它现在特别需要活下去，因为它要跟草皮一道到被囚的百灵鸟那儿去。

“不，留下它吧，”头一个孩子说，“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这么着，它就被留下来了，而且还到笼子里的百灵鸟那儿去。

不过这只可怜的鸟儿一直在为他失去了自由而啼哭，他用翅膀打着牢笼的铁柱。小雏菊说不出话来，它找不出半个字眼来安慰百灵鸟——虽然它很愿意这么做。一整个

上午就这样过去了。

“这儿没有水喝,”被囚禁的百灵鸟说。“大家都出去了,一滴水也没有留给我喝。我的喉咙在发干,在发焦。我身体里像有火,又像有冰,而且空气又非常沉闷,啊！我要死了！我要离开温暖的太阳、新鲜的绿草和上帝创造的一切美景!”

于是它把它的嘴伸进清凉的草皮里去，希望尝到一点凉味。这时他发现了雏菊，于是对它点头，用嘴亲吻它，同时说:

“你也只好在这儿枯萎下去了——你这可怜的小花儿!他们把你和跟你生长在一起的这一小块绿草送给我，来代替我在外面的那整个世界！对于我说来，现在每根草就是一株绿树,你的每片白花瓣就是一朵芬芳的花！啊,你使我记起，我丧失了真不知多少东西!”

“我希望我能安慰他一下！”小雏菊想。

但是它连一片花瓣都不能动。不过它精致的花瓣所发出的香气，比它平时所发出的香气要强烈得多。百灵鸟也注意到了这一点,所以虽然他渴得要昏倒,他只是吃力地啄着草叶，而不愿意动这棵花。

天已经黑了,还没有人来送给这只可怜的鸟儿一滴水。他把它的美丽的翅膀展开，痉挛地拍着。他的歌声变成了悲哀的尖叫，他的小头向雏菊垂下来——百灵鸟的心在悲哀和渴望中碎裂了。雏菊再也不像前天晚上那样,又把它的花瓣合上来睡一觉。它的心很难过,它的身体病了,它的头倒在土上。



小孩子在第二天早晨才走过来。当他们看见雀子死了的时候，他们都哭起来——哭出许多眼泪。他们为百灵鸟掘了一个整齐的坟墓,并且用花瓣把他装饰了一番。百灵鸟的尸体躺在一个美丽的红匣子里，因为他们要为他——可怜的鸟儿——举行一个隆重的葬礼。在他活着能唱歌的时候，人们忘记他，让他坐在牢笼里受苦受难;现在他却得到了尊荣和一堆眼泪!

可是那块草皮连带着雏菊被扔到路上的灰尘里去了。

谁也没有想到它,而最关心百灵鸟、最愿意安慰他的却正是它。



坚 定 的 锡 兵

从前有二十五个锡做的兵士，他们都是兄弟，因为他们是从一根旧的锡汤匙铸出来的。他们肩上扛着毛瑟枪，眼睛直直地向前看着。他们的制服一半是红的，一半是蓝的，但是非常美丽。他们呆在一个匣子里。匣子盖一揭开，他们在这世界上所听到的第一句话是："锡兵！"这句话是一个小孩子喊出来的；他拍着双手。这是他的生日，这些锡兵就是他所得到的一件礼物。他现在把这些锡兵摆在桌子上。

每个兵都是一模一样的,只有一个稍微有点不同:他只有一条腿，因为他是最后铸出的，锡不够用了！但是他仍然能够用一条腿坚定地站着，跟别人用两条腿站着没有两样，而且后来最引起人注意的也就是他。

他们立着的那张桌子上还摆得有许多其他的玩具，不过最吸引人注意的一件东西是一个纸做的美丽的宫殿。从那些小窗子望进去，人们一直可以看到里面的大厅。大厅前面有几株小树，都是围着一面小镜子立着的——这小镜子算是代表一个湖。几只蜡做的小天鹅在湖上游来游去;它们的影子倒映在水里。这一切都是美丽的，不过最美丽的要算一位小姐：她站在敞开的宫殿门口。她也是纸剪出来的，不过她穿着一件漂亮的洋布裙子。她肩上飘着一条小小的蓝色缎带，看起来仿佛像一幅头巾，缎带的中央插着一件亮晶晶的装饰品——简直有她整个的脸庞那么大。这位小姐伸着她的双手——因为她是一个舞蹈艺术家。她有一条腿举得非常高，弄得那个锡兵简直望不见它，因此他就以为她也象自己一样，只有一条腿。

“她倒可以做我的妻子呢!”他心里想,“不过她的派头太大了。她住在一个宫殿里,而我却只有一个匣子,而且我

们还是二十五个人挤在一起，这恐怕她住不惯。不过我倒不妨跟她认识认识。”

于是他就在桌上一个鼻烟壶后面直直地躺下来。他从这个角度可以完全看到这位漂亮的小姐——她一直是用一条腿立着的，丝毫没有失去平衡。

当黑夜到来的时候，其余的锡兵都走进匣子里去了；家里的人也都上床去睡了。玩偶们这时就活跃起来，它们互相“访问”，闹起“战争”来，或是开起“舞会”来。锡兵们也在他们的匣子里面吵起来，因为他们也想出来参加，可是揭不开盖子。胡桃钳翻起筋斗来，石笔在石板上乱跳乱叫起来。这真是像魔王下世，结果把金丝鸟也弄醒了。她也开始发起议论来，而且出口就是诗。这时只有两个人没有离开原位：一个是锡兵，一个是那位小小的舞蹈家。她直直地用她的脚尖立着，双臂外伸。他也是稳定地用一条腿站着的，他的眼睛一忽儿也没有离开她。

忽然钟敲了十二下，于是“碰”！那个鼻烟壶的盖子掀开了；可是那里面并没有鼻烟，却有一个小小的黑妖精——这鼻烟壶原来是一个伪装。

“锡丘八！”妖精说，“请你把你的眼睛放老实一点！”

可是锡兵装做没有听见。

“好吧，明天你瞧吧！”妖精说。

第二天早晨，小孩们都起来了。他们把锡兵移到窗台上去。不知是那妖精在搞鬼呢，还是一阵阴风在作怪，窗子忽然开了。锡兵从三楼倒栽葱地跌到地上来。这一跤真是可怕到万分！他的腿直竖起来，他倒立在他的钢盔中。他的刺刀插在街上的铺石缝里。

保姆和那个小孩立刻下楼来寻找他。虽然他们几乎踩着了他的身体，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发现他。假如锡兵喊一声“我在这儿！”的话，他们也就看得见他了。不过他觉得自己既然穿着军服，高声大叫，是不合礼节的。

现在天空开始下雨了，雨点越下越密，最后简直是大雨倾盆了。雨停了以后，有两个野孩子在这儿走过。

“你瞧！”一个孩子说，“这儿躺着一个锡兵。咱们让他去航行一番吧！”

他们用一张报纸折了一条船，把锡兵放在里面。锡兵就这么沿着水沟顺流而下。这两个孩子在岸上跟着他跑，拍着手。天啊！沟里掀起了一股多么大的浪涛啊！这是一股多么大的激流啊！下过一场大雨究竟不同。纸船一上一下

地簸动着，有时它旋转得那么急,弄得锡兵的头都昏起来。可是他站得很牢，面色一点也不变，肩上扛着毛瑟枪，眼睛向前看。

忽然这船流进一条很长很宽的下水道里去了。四周是一片漆黑，正好像他又回到他匣子里去了似的。

“我倒要看看,我究竟会流到一个什么地方去!”他想。“对了,对了,这是那个妖精捣的鬼。啊!假如那位小姐坐在这船里，就是再加倍的黑暗我也不在乎。”

这时一只住在下水道里的大耗子来了。

“你有通行证吗?”耗子问。“把你的通行证拿出来!”

可是锡兵一句话也不回答，只是把自己手里的毛瑟枪握得更紧。

船继续往前急驶;耗子在后面跟着。乖乖!请看他那副张牙舞爪的样子；他对干草和木头碎片喊着:

“抓住他！抓住他!他没有留下过路钱!他没有交出通行证看!”

可是激流越翻越大。在下水道尽头的地方,锡兵已经可以看得到前面的阳光了。不过他又听到一阵喧闹的声音——这声音可以把胆子大的人都吓倒。想想看吧：在下水道尽

头的地方，水流冲进一条宽大的运河里去了。这对他说来是非常危险的，正好象我们是被一股巨大的瀑布冲下去一样。

现在他已流进了运河，没有办法止住了。船一直冲到外面去。可怜的锡兵只有尽可能地把他的身体直直地挺起来。谁也不能说，他曾经把眼皮动过一下。这条船旋转了三、四次，里面的水一直漫到了船边——它要下沉了。直立着的锡兵全身浸在水里，只有头伸在水外。船在深深地下沉，纸也慢慢地松开了。水现在已经淹到兵士的头上了……他不禁想起了那个美丽的、娇小的舞蹈家，他永远也不会再见到她了。这时他耳朵里响起了这样的话：

冲啊，冲啊，你这战士，
你的出路只有一死！

现在纸已经破了，锡兵也就沉到了水底。不过正在这时候，一条大鱼忽然把他吞到肚里去了。

啊，那里面是多么黑暗啊！那比在下水道里还要更糟，而且空间是那么狭小！不过锡兵是坚定的。就是当他直直地躺下来的时候，他仍然紧紧地扛着他的毛瑟枪。

这鱼东奔西撞，做出许多最可怕的动作。后来它忽然变得安静起来。接着一道象闪电似的光射进它的身体来。阳光照得很亮，同时有一个人在大声叫喊:“锡兵!”原来这条鱼已经被捉住了,送到市场里去,被卖掉了,带进厨房里来,而且女仆用一把大刀子把它剖开了。她用两个手指把锡兵拦腰掐住，拿到客厅里来——这儿大家都要看看这位在鱼腹里作了一番旅行的、了不起的人物。不过锡兵一点也没有显出骄傲的神气。

他们把他放在桌子上——在这儿，嗨！世界上不可思议的事情也真多！锡兵发现自己又来到了他从前的那个房间里！他看到从前的那些小孩，他看到桌上以前的那些玩具；他看到那座美丽的宫殿和那位可爱的、娇小的舞蹈家。她仍然用一条腿站着，她的另一条腿仍然是高高地翘在空中。她也是同样地坚定啦!这种精神使锡兵很受感动:他简直要流出锡眼泪来,但是他不能这样做。他望着她,她也望着他，但是他们没有说一句话。

正在这时候，有一个小孩子拿起锡兵来，把他一股劲儿扔进火炉里去了。他没有说明任何理由，这当然又是鼻烟壶里的那个小妖精在捣鬼。



锡兵站在那儿,全身亮起来了,同时他感到一股可怕的热气。不过这热气是从实在的火里发出来的呢，还是从他的爱情中发出来的呢,他完全不知道。他的一切光彩现在都没有了。这是因为他在旅途中失去了呢,还是悲愁的结果,谁也说不出来。他望着那位娇小的姑娘，而她也望着他。他觉得他的身体在慢慢地融解，但是他仍然扛着枪,坚定地立着不动。这时门忽然开了,一阵风闯进来,吹起这位小姐。她就象茜尔妃德①一样,飞向火炉,飞到锡兵的身边去,化为火焰,立刻不见了，这时锡兵已经化成为一个锡块。第二天，当女仆把炉灰倒出去的时候，她发现锡兵已经成了一颗小小的锡心。可是那位舞蹈家所留下来的只是那颗亮晶晶的装饰品，但它现在已经烧得象一块黑炭了。

---

① 根据中世纪欧洲人的迷信，茜尔妃德（Sylphide）是空气的女仙，她是一位体态轻盈，身材纤细，虚无缥缈的人儿。



野 天 鹅

当我们的冬天到来的时候，燕子就向一个辽远的地方飞去。在这块辽远的地方住着一个国王。他有十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艾丽莎。这十一个弟兄都是王子。他们上学校的时候,胸前带着心形的徽章,身边挂着宝剑。他们用钻石笔在金板上写字。他们能够把书从头背到尾,从尾背到头。人们一听就知道他们是王子。他们的妹妹艾丽莎坐在一个

镜子做的小凳上。她有一本画册，那需要半个王国的代价才能买得到。

啊，这些孩子是非常幸福的；然而他们并不是永远这样。

他们的父亲是这整个国家的国王。他和一个恶毒的皇后结了婚。她对这些可怜的孩子非常不好。他们在头一天就已经可以看得出来。整个的宫殿里在举行盛大的庆祝，孩子们都在作招待客人的游戏。可是他们却没有得到那些多余的点心和烤苹果吃，她只给他们一茶杯的沙子；而且她还告诉他们，说他们可以把这当作好吃的东西。

一个星期以后，她把小妹妹艾丽莎送到一个乡下农人家里去寄住。过了不久，她在国王面前说了许多关于那些可怜王子的坏话，弄得他再也不愿意理他们了。

“你们飞到野外去吧，你们自己去谋生路吧，”这恶毒的皇后说。“像那些没有声音的巨鸟，你们飞去吧。”可是她想做的坏事情并没有完全能够实现。他们变成了十一只美丽的野天鹅。他们发出了一阵奇异的叫声，便从宫殿的窗子飞出去了，远远地飞过公园，飞向森林里去了。

他们的妹妹还没有起来，正睡在农人的屋子里面。当

他们在这儿经过的时候，天还没有亮多久。他们在屋顶上盘旋着，把他们的长颈一下掉向这边,一下掉向那边,同时拍着他们的翅膀。可是谁也没有听到或看到他们。他们得继续向前飞,高高地飞进云层,远远地飞向茫茫的世界。他们一直飞进伸向海岸的一个大黑森林里去。

可怜的小艾丽莎呆在农人的屋子里,玩着一片绿叶,因为她没有别的玩具。她在叶子上穿了一个小洞，通过这小洞她可以朝着太阳望，这时她似乎看到了她许多哥哥的明亮的眼睛。每当太阳照在她脸上的时候，她就想起哥哥们给她的吻。

日子一天接着一天地过去了。风儿吹过屋外玫瑰花组成的篱笆；它对这些玫瑰花儿低声说:“还有谁比你们更美丽呢？”可是玫瑰花儿摇摇头，回答说:“还有艾丽莎！”星期天，当老农妇在门里坐着、正在读她的圣诗集的时候,风儿就吹起书页，对这书说：“还有谁比你更好呢？”圣诗集就说：“还有艾丽莎！”玫瑰花和圣诗集所说的话都是纯粹的真理。

当她到了十五岁的时候，她得回家去。皇后一眼看到她是那样美丽,心中不禁恼怒起来,充满了憎恨。她倒很想

把她变成一只野天鹅,像她的哥哥们一样,但是她还不敢马上这样做，因为国王想要看看自己的女儿。

一天大清早，皇后走到浴室里去。浴室是用白大理石砌的，里面陈设得有柔软的坐垫和最华丽的地毯。她拿起三只癞蛤蟆，把每只都吻了一下，于是对第一只说:

“当艾丽莎走进浴池的时候，你就坐在她的头上,好使她变得像你一样呆笨。”她对第二只说:“请你坐在她的前额上,好使她变得像你一样丑恶,叫她的父亲不再认识她。”她对第三只低声地说:“请你躺在她的心上，好使她有一颗罪恶的心，叫她因此而感到痛苦。”

她于是把这几只癞蛤蟆放进清水里；它们马上就变成了绿色。她把艾丽莎喊进来，替她脱了衣服，叫她走进水里。当她一跳进水里去的时候，头一只癞蛤蟆就坐到她的头发上,第二只就坐到她的前额上,第三只就坐到她的胸口上。可是艾丽莎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些事儿。当她一站起来的时候，水上浮起了三朵罂粟花。如果这几只动物不是有毒的话,如果它们没有被这巫婆吻过的话,它们就会变成几朵红色的玫瑰。但是无论怎样,它们都得变成花,因为它们在她的头上和心上躺过。她是太善良、太天真了,魔力没

有办法在她身上发生效力。

当这恶毒的皇后看到这情景时，她就在艾丽莎的全身上擦了核桃汁，使这女孩子变得棕黑。同时她又在这女孩子美丽的脸上涂上一层发臭的油膏，并且使她漂亮的头发乱糟糟地纠做一团。美丽的艾丽莎，现在谁也没有办法认出来了。

当她的父亲看到她的时候，他不禁大吃一惊，他说这不是他的女儿。除了看家狗和燕子以外,谁也不认识她了。但是他们都是可怜的动物，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可怜的艾丽莎哭起来了。她想起了她远别了的十一个哥哥。她悲哀地偷偷走出宫殿，在田野和沼泽地上走了一整天，一直走到一个大黑森林里去。她不知道她要到什么地方去，只是觉得非常悲哀；她想念她的哥哥们：他们一定也会像自己一样，被赶进这个茫茫的世界里来了。她得寻找他们，找到他们。

她到这森林不久,夜幕就落下来了。她迷失了方向,离开大路和小径很远；所以她就在柔软的青苔上躺下来。她做完了晚祷以后,就把头放在一个树根上休息。周围是非常静寂,空气是温和的;在花丛中,在青苔里,闪着无数萤火虫

的亮光，像绿色的火星一样。当她把第一根树枝轻轻地用手摇动一下的时候,这些闪着亮光的小虫就向她身上飘来,像落下来的星星。

她一整夜梦着她的几个哥哥：他们又是在一起玩耍的一群孩子了,他们用钻石笔在金板上写着字,他们读着那价值半个王国的、美丽的画册。不过，跟往时不一样,他们在金板上所写的不是零和×：不是的，而是他们做过的一些勇敢的事迹——他们亲身体验过和看过的事迹。同时那本画册里面的一切东西也都有了生命——鸟儿在唱，人从画册里走出来,跟艾丽莎和她的哥哥们谈着话。不过,当她一翻开书页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又跳进去了,为的是怕把图画的位置弄得混乱。

当她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事实上她看不见它，因为高大的树儿展开一片浓密的枝叶。不过太阳光在那上面摇晃着，像一朵金子做的花。这些青枝绿叶散发出一阵香气，鸟儿几乎要落到她的肩上。她听到了一阵潺潺的水声。这是几股很大的泉水奔向一个湖泊时发出来的。这湖有非常美丽的沙底。它的周围长着一圈浓密的灌木林，不过有一处被一些雄鹿打开了一个很宽的缺口——

艾丽莎就从这个缺口向湖水那儿走去。水是非常地清亮。假如风儿没有把这些树枝和灌木林吹得摇动起来的话，她就会以为它们是绘在湖的底上的东西,因为每片叶子,不管被太阳照着的还是深藏在荫处，全都很清楚地映在湖上。

当她一看到自己的面孔的时候，她马上就感到非常惊恐：她是那么棕黑和丑陋。不过当她把小手儿打湿了、把她的眼睛和前额揉了一会以后，她雪白的皮肤就又透露出来了。于是她脱下衣服,走到清凉的水里去:人们在这个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她更美丽的公主了。

当她又重新穿好了衣服、扎好了长头发以后,她就走到一股奔流的泉水那儿去，用手捧着水喝。随后她继续向森林的深处前进,但是她不知道自己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她想念她亲爱的哥哥们，她想着仁慈的上帝——他决不会遗弃她的。上帝叫野苹果生长出来,使饥饿的人有得吃。他现在就指引她到这样的一株树旁去。它的枝丫全被果子压弯了。她就在这儿吃她的午饭。她在这些枝子下面安放了一些支柱；然后就朝森林最荫深的地方走去。

四周是那么静寂，她可以听出自己的脚步声，听出在她脚下碎裂的每一片干枯的叶子。这儿一只鸟儿也看不见

了，一丝阳光也透不进这些浓密的树枝。那些高大的树干排得那么紧密，当她向前一望的时候，就觉得好像看见一排木栏栅，密密地围在她的四周。啊，她一生都没有体验过这样的孤独！

夜是漆黑的。青苔里连一点萤火虫的亮光都没有。她躺下来睡觉的时候，心情非常沉重。不一会她好像觉得她头上的树枝分开了，我们的上帝以温柔的眼光在凝望着她。许多许多安琪儿，在上帝的头上和臂下偷偷地向下窥看。

当她早晨醒来的时候，她不知道她是在做梦呢，还是真正看见了这些东西。

她向前走了几步，她遇见一个老太婆提着一篮浆果。老太婆给了她几个果子。艾丽莎问她有没有看到十一个王子骑着马儿走过这片深林。

“没有，”老太婆说，“不过昨天我看到十一只戴着金冠的天鹅在附近的河里游过去了。”

她领着艾丽莎向前走了一段路，走上一个山坡。在这山坡的脚下有一条蜿蜒的小河。生长在它两岸的树儿，互相把它们多叶的长枝伸过去，彼此交叉起来。有些树天生没有办法把枝子伸向一起；在这种情形下，它们就把根子从

土里拔出来,以便可以倒到水面上,把它们的枝叶交织在一起。

艾丽莎对这老太婆说了一声再会。然后她就沿着河向前走，一直走到这条河流入广阔的海口的那块地方。

现在在这年轻女孩子面前展开来的是一个美丽的大海,可是海上却见不到一片船帆,也见不到一只船身。她怎样再向前进呢？她望着海滩上那些数不尽的小石子：海水已经把它们洗圆了。玻璃铁片、石块——所有淌到这儿来的东西，都给海水磨出了新的面貌——它们显得比她细嫩的手还要柔和。

水在不倦地流动，因此坚硬的东西也被它改变成为柔和的东西了。我也应该有这样不倦的精神!多谢您的教训、您——清亮的、流动的水波。我的心告诉我,您会有一天引导我见到我亲爱的哥哥的。

在浪涛上淌来的海草上有十一根白色的天鹅羽毛。她拾起它们，扎成一束。它们上面还带有水滴——究竟这是露珠呢,还是眼泪,谁也说不出来。海滨是孤寂的。但她一点也不觉得，因为海时时刻刻地在变幻——它在几点钟以内所起的变化，比那些美丽的湖泊在一年中所起的变化还

要多。当一大块乌云飘过来的时候，那就好像海在说:“我也可以显得很阴暗呢。”随后风也吹起来了，浪也翻起了白花。不过当云块发出了霞光、风儿静下来的时候,海看起来就像一片玫瑰的花瓣:它一忽儿变绿,一忽儿变白。但是不管它变得怎样地安静，海滨一带还是有轻微的波动。海水这时在轻轻地向上升，像一个睡着了的婴孩的胸脯。

当太阳快要落下来的时候,艾丽莎看见十一只戴着金冠的野天鹅向着陆地飞行。它们一只接着一只地掠过去，看起来像一条长长的白色带子。这时艾丽莎走上山坡，藏到一个灌木林的后边去。天鹅们拍着它们白色的大翅膀，徐徐地在她的附近落了下来。

太阳一落到水下面去了以后，这些天鹅的羽毛就马上脱落了，变成了十一位美貌的王子——艾丽莎的哥哥。她发出一声惊叫。虽然他们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可是她知道这就是他们；同时她也觉得这一定是他们。所以她倒到他们的怀里,喊出他们的名字。当他们看到、同时认出自己的小妹妹的时候，他们感到非常快乐。她现在长得那么高大,那么美丽。他们一会儿笑,一会儿哭。他们立刻知道了彼此的遭遇，知道了他们的后母对他们是多么不好。

最大的哥哥说:“只要太阳还悬在天上，我们弟兄们就得变成野天鹅,不停地飞行。不过当它一落下去的时候,我们就恢复了人的原形。因此我们得时刻注意，在太阳下落的时候，要找到一个立脚的处所。我们如果这时还向云层里飞，我们一定会变成人坠落到深海里去。我们并不住在这儿。在海的另一边有一个跟这同样美丽的国度。不过去那儿的路程是很遥远的。我们得飞过这片汪洋大海，而且在我们的旅程中,没有任何海岛可以让我们过夜;中途只有一块石礁冒出水面。它的面积只够我们几个人紧紧地在它上面挤在一起休息。当海浪涌起来的时候，泡沫就向我们身上打来。不过，我们应该感谢我们的上帝给了我们这块石礁,在它上面我们变成人来度过黑夜。要没有它,我们永远也不能看见我们亲爱的祖国了，因为我们飞行过去须要花费一年中最长的两天。

“我们一年之中只有一次可以拜访我们父亲的家。我们只能在那儿停留十一天:我们可以在大森林的上空盘旋,从那里望望我们的宫殿，望望这块我们所出生和我们父亲所居住的地方,望望教堂的高塔:在这教堂里葬着我们的母亲。在这儿,灌木林和树木就好像是我们的亲属；在这儿,

野马像我们儿时常见的一样,在原野上奔跑；在这儿,烧炭人唱着古老的歌曲,我们儿时踏着它的调子跳舞;这儿是我们的祖国:有一种力量把我们吸引到这儿来;在这儿我们寻到了你,我们亲爱的小妹妹！我们还可以在这儿居留两天,以后我们就得横飞过海,到那个美丽的国度里去,然而那可不是我们的祖国。我们有什么办法把你带去呢？我们既没有大船，也没有小舟。”

“我怎样可以救你们呢？”妹妹问。

他们差不多谈了一整夜的话；他们只是小睡了一两个钟头。

艾丽莎醒来了,因为她头上响起一阵天鹅的拍翅声。哥哥们又变了样子。他们在绕着大圈子盘旋；最后他们就向远方飞去。不过他们当中有一只——那最年青的一只——掉队了。他把他的头藏在她的怀里。她抚摸着他的白色的翅膀。他们整天偎在一起。黄昏的时候,其他的天鹅又都飞回来了。当太阳落下了以后，他们又恢复了他们的原形。

“明天我们就要从这儿飞走，大概有一整年的时间,我们不能够回到这儿来。不过我们不能就这么地离开你呀!你有勇气敢跟我们一块儿去么？我们的手臂既有足够的气力



抱着你走过森林，难道我们的翅膀就没有足够的气力共同背着你越过大海么?”

“是的，把我一同带去吧，”艾丽莎说。

他们花了一整夜工夫用柔软的柳枝皮和坚韧的芦苇织成了一个又大又结实的网子。艾丽莎在网里躺着。当太阳升起来、她的哥哥又变成了野天鹅的时候,他们用他们的嘴衔起这个网。于是他们便带着他们亲爱的、还在熟睡着的妹妹,高高地向云层里飞去。阳光正射到她的脸上,因此就有一只天鹅在她的上空飞,用他宽阔的翅膀来为她挡住太阳。

当艾丽莎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离开陆地很远了。她以为她仍然在做着梦;在她看来,被托在海上高高地飞过天空，真是非常奇异。她身旁有一根结着美丽的熟浆果的枝条和一束甜味的草根。这是那个最小的哥哥为她采来和放在她身旁的。她感谢地向他微笑，因为她已经认出这就是他。他在她的头上飞，用翅膀为她遮着太阳。

他们飞得那么高，他们第一次发现他们下面浮着一条船;它看起来就像浮在水上的一只白色的海鸥。在他们的后面耸立着一大块乌云——这就是一座完整的山。艾丽莎在那上面看到她自己和十一只天鹅所倒映下来的影子。他们

飞行的行列是非常庞大的。这好像是一幅图画，比他们从前所看到的任何东西还要美丽。可是太阳越升越高，在他们后面的云块也越离越远了。那些浮动着的形象也消逝了。

他们整天像呼啸着的箭头一样，在空中向前飞。不过，因为他们得带着妹妹同行，他们的速度比起平时来要低得多了。天气也变坏了，黄昏也逼近了。艾丽莎怀着焦急的心情看到太阳徐徐地下落，然而大海中那座孤独的石礁至今还没有在眼前出现。她似乎觉得这些天鹅现在正以更大的气力来拍着他们的翅膀。咳！他们飞不快，完全是因为她的缘故。在太阳落下以后，他们就得回复人的原形，掉到海里淹死。这时她在心的深处向我们的主祈祷了一番，但是她还是看不见任何石礁。大块的乌云越逼越近，狂风预示着暴风雨要到来。乌云结成一片。汹涌的、带有威胁性的狂涛在向前推进，像一大堆铅块。闪电掣动起来，一忽儿也不停。

现在太阳已经接近海岸线了。艾丽莎的心颤抖起来。这时天鹅就向下疾飞，飞得那么快，她相信她一定会坠落下来。不过他们马上就稳定住了。太阳已经有一半沉进到水里去。这时她才第一次看到她下面有一座小小的石礁——它看起来比冒出水面的海豹的头大不了多少。太阳在很快

地下沉，最后变得只有一颗星星那么大了。这时她的脚就踏上坚实的陆地。太阳像纸烧过后的残余的火星，一忽儿就消逝了。她看到她的哥哥们手挽着手站在她的周围，不过除了仅够他们和她自己站着的空间以外，再也没有多余的地位了。海涛打着这块石礁，像阵雨似的向他们袭来。天空不停地闪着燃烧的火焰，雷声一阵接着一阵地在隆隆作响。可是这些兄妹们紧紧地彼此挽着手，同时唱起圣诗来——这使他们得到安慰和勇气。

在晨曦中，空气是纯洁和沉静的。当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天鹅们就带着艾丽莎从这小岛上起飞。海浪仍然是很汹涌。不过当他们飞过高空以后，下边白色的泡沫看起来就像浮在水上的无数的天鹅。

太阳升得更高了，艾丽莎看到前面有一个多山的国度，浮在空中。那些山上盖着发光的冰层；在这地方的中间耸立着一个有两三里路长的宫殿，里面竖着一排一排的庄严的圆柱。在这下面展开一片起伏不平的棕榈树林和许多像水车轮那么大的鲜艳的花朵。她问这是不是她所要去的那个国度。但是天鹅们都摇着头，因为她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仙女莫尔甘娜①的华丽的、永远变幻的云中宫殿罢了，他们不敢

把凡人带进里面去。艾丽莎凝视着它。忽然间，山岳、森林和宫殿都一起消逝了，而代替它们的是二十所壮丽的教堂。它们全都是一个样子：高塔，尖顶窗子。她幻想中以为听到了教堂风琴的声音，事实上她所听到的是海的呼啸。

她现在快要飞进这些教堂，但是它们都变成了一列帆船，浮在她的下面。她向下面望。那原来不过是铺在水上的一层海雾。的确，这是一连串的、无穷尽的变幻，她不得不看。但是现在她已看到她所要去的那个真正的国度。这儿有壮丽的青山、杉木林、城市和皇宫。在太阳还没有下落以前，她早已落到山上的一个大山洞的前面了。洞口生满了细嫩的、绿色的蔓藤植物，看起来很像锦绣的地毯。

“我们要看看你今晚会在这儿做些什么梦！”她最小的哥哥说，同时把她的睡房指给她看。

“我希望梦见怎样才能把你们解救出来！”她说。

这个思想在她的心中那么有力地活跃着，使她热忱地向上帝祈祷，请求他帮助。是的，就是在梦里，她也在不断地祈祷。于是她觉得好像她已经高高地飞到空中去了，飞

---

① 这是关于国王亚托尔一系列传说中的一个仙女。据说她能在空中变出海市蜃楼（Morganas Skyslot）。

到莫尔甘娜的那座云中宫殿里去了。这位仙女来迎接她。她是非常美丽的，全身射出光辉。虽然如此，但她却很像那个老太婆——那个在森林中给她浆果吃和告诉她关于那些头戴金冠的天鹅的行踪的老太婆。

“你的哥哥们可以得救的！”她说，“不过你有勇气和毅力么？海水比你细嫩的手要柔和得多，可是它能把生硬的石头改变成别的形状。不过它没有痛的感觉，而你的手指却会感到痛的。它没有一颗心，因此它不会感到你所忍受的那种苦恼和痛楚。请看我手中这些有刺的荨麻！在你睡觉的那个洞子的周围，就长着许多这样的荨麻。只有它——那些生在教堂墓地里的荨麻——才能发生效力。请你记住这一点。你得采集它们，虽然它们可以把你的手烧得起泡。你得把这些荨麻用你的脚踩碎，于是你就可以得出麻来。你可以把它搓成线，织出十一件长袖的披甲来。你把它们披到那十一只野天鹅的身上，那么他们身上的魔力就可以解除。不过要记好，从你开始工作的那个时刻起，一直到你完成的时候止，即使这全部工作需要一年的光阴，你也不可以说一句话的。你说出一个字，就会像一把锋利的短剑刺进你哥哥的心里。他们的生命是悬在你的舌尖上的。请记好这一点。”

于是仙女让她把荨麻摸了一下。它像燃烧着的火。艾丽莎一接触到它就醒转来了。天已经大亮。紧贴着她睡觉的这块地方就有一根荨麻——它跟她在梦中所见的是一样。她跪在地上,感谢我们的主。随后她就走出了洞子,来开始她的工作。

她用她柔嫩的手拿着这些可怕的荨麻。这植物是像火一样地刺人。她的手上和臂上烧出了许多泡来。不过只要她能救出她亲爱的哥哥，她也乐意忍受这些苦痛。于是她用她的赤脚把每一根荨麻踏碎,开始编织从中取出的、绿色的麻。

当太阳下落以后，她的哥哥们都回来了。他们看到她一句话也不讲，就非常惊恐起来。他们相信这又是他们恶毒的后母在耍什么新的妖术。不过,他们一看到她的手,就知道她是在为他们而受难。那个最年青的哥哥这时就不禁哭起来。他的泪珠滴到的地方，她就不感到痛楚，连那些灼热的水泡也不见了。

她整夜在工作着，因为在她没有解救她亲爱的哥哥以前，她是不会休息的。第二天一整天,当天鹅飞走了以后,她一个人孤独地坐着，但是时间从来没有过得像现在这样

快。一件披甲织完了，她马上又开始织第二件。

这时山间响起了一阵打猎的号角声。她害怕起来。这声音越来越近。她听到猎狗的叫声，她惊慌地躲进洞子里去。她把她所采集到的和梳理好的荨麻，扎成一个小捆，她自己就在那上面坐着。

在这同时，一只很大的猎狗从灌木林里跳出来了；接着第二只、第三只也跳出来了。它们狂吠着，跑转去，又跑了回来。不到几分钟的光景，猎人都到洞口来了；他们之中最好看的一位就是这个国家的国王。他向艾丽莎走来。他从来没有看到过比她更美丽的姑娘。

“你怎样到这地方来了呢，可爱的孩子？”他问。

艾丽莎摇着头。她不敢讲话——因为这会影响到她哥哥们的得救和生命。她把她的手藏到围裙下面，使国王看不见她所忍受的痛苦。

“跟我一块儿来吧！”他说。“你不能老在这儿。假如你的善良能比得上你的美貌，我将使你穿起丝绸和天鹅绒的衣服，在你头上戴起金制的王冠，把我最华贵的宫殿送给你作为你的家。”

于是他把她扶到马上。她哭起来，同时痛苦地扭着双



手。可是国王说:

“我只是希望你得到幸福，有一天你会感谢我的。”

这样他就在山间骑着马走了。他让她坐在他的前面,其余的猎人都在他们后面跟着。

当太阳落下的时候,他们面前出现了一座美丽的、有许多教堂和圆顶的皇城。国王把她领进宫殿里去——这儿巨大的喷泉在高阔的、大理石砌的厅堂里喷出泉水,这儿所有的墙壁和天花板上都绘着辉煌的壁画。但是她没有心情看这些东西。她流着眼泪,感到悲哀。她让宫女们随便地在她身上穿上宫廷的衣服,在她的发里插上一些珍珠,在她起了泡的手上戴上精致的手套。

她盛装华服地站在那儿，美丽得眩人的眼睛。整个宫廷的人在她面前都深深地弯下腰来。国王把她选为自己的新嫁娘，虽然大主教一直在摇着头,在低声私语,说这位美丽的林中姑娘是一个巫婆,蒙住了大家的眼睛,迷住了国王的心。

可是国王不理这些谣传。他叫把音乐奏起来,把最华贵的酒席摆出来;他叫最美丽的宫女们在她的周围跳起舞来。艾丽莎被领着走过芬芳的花园,到华丽的大厅里去;可是她

嘴唇上没有露出一丝笑容，她眼睛里没有发出一点光彩。它们是悲愁的化身。现在国王推开旁边一间卧室的门——这就是她睡觉的地方。这房间里装饰得有贵重的绿色花毯，形状跟她住过的那个洞子完全是一模一样。她抽出的那一捆荨麻仍旧躺在地上，天花板下面悬着她已经织好了的那件披甲。这些东西是那些猎人作为稀奇的物件带回来的。

“这儿你可以在梦中回到你的老家去，”国王说。“这是你在那儿忙着作的工作。现在住在这华丽的环境里，你可以回忆一下那段过去的日子，作为消遣吧。”

当艾丽莎看到这些心爱的物件的时候，她嘴上就飘出一丝微笑，同时一阵红晕回到她的脸上来。她想起了她要解救她的哥哥，于是吻了一下国王的手。他把她抱得贴近他的心，同时命令所有的教堂敲起钟来,宣布他举行婚礼。这位来自森林的美丽的哑姑娘，现在成了这国家的皇后。

大主教在国王的耳边偷偷地讲了许多坏话，不过这些话并没有打动国王的心。婚礼终于举行了。大主教必须得亲自把皇冠戴到她的头上。他以恶毒藐视的心情把这个狭窄的帽箍紧紧地按到她的眉上，使她感到痛楚。不过在她的心上还有一个更重的箍子——她为她的哥哥们而起的悲愁。



肉体上的痛苦她完全感觉不到。她的嘴是不说话的，因为她说出一个字就可以使她的哥哥们丧失生命。不过，对于这位和善的、美貌的、想尽一切方法要使她快乐的国王，她的眼睛露出一种深沉的爱情。她全心全意地爱他，而且这爱情是一天一天地在增长。啊,她多么希望能够信任他,能够把自己的痛苦全部告诉他啊！然而她必须沉默，在沉默中完成她的工作。因此夜里她就偷偷地从他的身边走开,走到那间装饰得像洞子的小屋子里去,一件一件地织着披甲。不过当她织到第七件的时候，她的麻用完了。

她知道教堂的墓地里生长着她所需用的荨麻。不过她

得亲自去采摘。可是她怎样能够走到那儿去呢？

“啊，比起我心里所要忍受的痛苦来，我手上的一点痛楚又算得什么呢？”她想。“我得去冒一下险！我们的主不会不帮助我的。”

她怀着恐惧的心情，好像她正在计划做一桩罪恶的事儿似的，偷偷地在这月明的夜里走到花园里去。她走过长长的林荫夹道，穿过无人的街路，一直到教堂的墓地里去。她看到一群吸血鬼①，围成一个小圈，坐在一块宽大的墓石上。这些奇丑的怪物脱掉了他们的破烂衣服，好像他们要去洗澡似的。他们把他们又长又细的手指挖进新埋的坟里去，拖出尸体，然后吃掉这些人肉。艾丽莎不得不紧紧地走过他们的身旁。他们用他们可怕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她。但是她念着她的祷告，采集着那些刺手的荨麻。最后她把它带回到宫里去。

只有一个人看见了她——那位大主教。当别人正在睡觉的时候，他却起来了。他所猜想的事情现在完全得到了证实：这位皇后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皇后——她是一个巫婆，因

① 原文是 Lamier，这是古代北欧神话中的一种怪物，头和胸像女人，身体像蛇，专门诱骗小孩，吸饮他们的血液。

此她迷住了国王和全国的人民。

他在忏悔室里把他所看到的和疑虑的事情都告诉了国王。当这些苛刻的字句从他的舌尖上流露出来的时候，众神的雕像都摇起头来,好像想要说:“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艾丽莎是没有罪的!”不过大主教对这作了另一种解释——他认为神仙们看到过她犯罪，因此对她的罪孽摇头。这时两行沉重的眼泪沿着国王的双颊流下来了。他怀着一颗疑虑的心回到家里去。他在夜里假装做是睡着了，可是他的双眼一点睡意也没有。他看到艾丽莎怎样爬起来。她每天晚上都这样作;每一次他总是在后面跟着她,看见她怎样走到她那个单独的小房间里不见了。

他的面孔显得一天比一天阴暗起来。艾丽莎注意到这情形，可是她不懂得其中的道理。但这使她不安起来——同时她心中还要为她的哥哥忍受痛苦！她的眼泪滴到她皇后的天鹅绒和紫色的衣服上面。这些泪珠停在那儿像发亮的钻石。凡是看到这种豪华富贵的情形的人,也一定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皇后。在此期间,她的工作差不多快要完成,只缺一件披甲要织。可是她再也没有麻了——连一根荨麻也没有。因此她得最后到教堂的墓地里去一趟，再去采取几

把荨麻来。她一想起这孤寂的路途和那些可怕的吸血鬼，她就不禁害怕起来。可是她的意志是坚定的，正如她对我们的上帝的信任一样。

艾丽莎去了，但是国王和大主教却跟在她后面。他们看到她穿过铁格子门到教堂的墓地里不见了。当他们走近时，墓石上正坐着那群吸血鬼，样子跟艾丽莎所看见过的完全一样。国王马上就把身子掉过去，因为他认为她也是他们中间的一员。这天晚上，她还把头在他的怀里躺过。

“让众人来裁判她吧！”他说。

众人裁判了她：她应该用鲜红的火烧死①。

她从那华丽的皇家宫殿被带到一个阴湿的地窖里去——这儿风从格子窗呼呼地吹进来。人们不再让她穿起天鹅绒和丝制的衣服，却给她一捆她自己采集来的荨麻。她可以把她的头枕在这荨麻上面，把她亲手织的、粗硬的披甲当做被盖。不过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这更能使她喜爱的了。她继续工作着，同时向上帝祈祷。在外面，街上的孩子们唱着讥笑她的歌曲。没有任何人说一句好话来安慰她。

---

① 这是欧洲中世纪对巫婆的惩罚。

在黄昏的时候，有一只天鹅的拍翅声在格子窗外响起来了——这就是她最小的一位哥哥，他现在找到了他的妹妹。她快乐得不禁高声地呜咽起来，虽然她知道快要到来的这一晚可能就是她所能活过的最后一晚。但是她的工作也只差一点就快要全部完成了，而且她的哥哥们也已经到场。

现在大主教也来了，和她一起度过这最后的时刻——因为他答应过国王要这么办。不过她摇着头，她用眼光和表情来请求他离去，因为在这最后的一晚，她必须完成她的工作，否则她全部的努力，她的一切，她的眼泪，她的痛苦，她的失眠之夜，都会变成没有结果。大主教对她说了些恶意的话，终于离去了。不过可怜的艾丽莎知道自己是无罪的。她继续做她的工作。

小耗子在地上忙来忙去，把荨麻拖到她的脚跟前来，多少帮助她做点事情。画眉鸟栖在窗子的铁栏杆上，整夜对她唱出它最好听的歌，使她不要失掉勇气。

天还没有大亮。太阳还有一个钟头才出来。这时她的十一位哥哥站在皇宫的门口，要求进去朝见国王。人们回答他们说，这事不能照办，因为现在还是夜间，国王正在睡觉，不能把他叫醒。他们恳求着，他们威胁着，最后警卫来

了,是的,连国王也亲自走出来了。他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时候太阳出来了,那些兄弟们忽然都不见了,只剩下十一只白天鹅，在皇宫上空盘旋。

所有的市民像潮水似地从城门口向外奔流，要去看这个巫婆被火烧死。一匹又老又瘦的马拖着一辆囚车,她就坐在里面。人们已经给她穿上了一件粗布的丧服。她可爱的头发在她美丽的头上蓬松地飘着；她的两颊像死一样的没有血色;她的嘴唇在微微地颤动,同时她的手指在忙着编织绿色的亚麻。她就是在死亡的路途上也不中断她已经开始了的工作。在她的脚旁放着十件披甲，现在她正在完成第十一件工作。众人都在笑骂她。

“瞧这个巫婆吧！瞧她又在喃喃地念什么东西!她手中并没有圣诗集;不,她还在忙着弄她那可憎的妖物——把它从她手中夺过来，撕成一千块碎片吧!”

大家都向她拥过去，要把她手中的东西撕成碎片。这时有十一只白天鹅飞来了，落到车上,围着她站着,拍着他们宽大的翅膀。众人于是惊恐地退到两边。

“这是天降的一个信号！她一定是无罪的!”许多人互相私语着，但是他们不敢大声地说出来。

这时刽子手紧紧地抓住她的手。她急忙把这十一件衣服抛向天鹅，马上十一个美丽的王子就出现了，可是最年幼的那位王子还留着一只天鹅的翅膀作为手臂，因为他的那件披甲还缺少一只袖子——她还没有完全织好。

“现在我可以开口讲话了！”她说。“我是无罪的！”

众人看见这件事情，就不禁在她面前弯下腰来，好像是在一位圣徒面前一样。可是她倒到她哥哥们的怀里，失掉了知觉，因为激动、焦虑、痛楚都一起涌到她心上来了。

“是的，她是无罪的，”最年长的那个哥哥说。

他现在把一切经过情形都讲出来了。当他说话的时候，有一阵香气在徐徐地散发开来，好像有几百朵玫瑰花正在开放，因为柴火堆上的每根木头已经生出了根，冒出了枝子——现在立在这儿的是一道香气扑鼻的篱笆，又高又大，生满了红色的玫瑰。在这上面，一朵又白又亮的鲜花，射出光辉，像一颗星星。国王摘下这朵花，把它插在艾丽莎的胸前。她苏醒过来，心中有一种和平与幸福的感觉。

所有教堂的钟都自动地响起来了，鸟儿成群结队地飞来。回到宫里去的这个新婚的行列，的确是从前任何王国都没有看到过的。



天 国 花 园

从前有一位国王的儿子,谁也没有他那么多美丽的书: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在这些书本里他都读得到,而且也可以在一些美丽的插图中看得见。他可以知道每个民族和每个国家。不过天国花园在什么地方,书上却一字也没有提到。而他最想知道的正是这件事情。

当他还是一个小孩、但已经可以上学的时候,他的祖母

曾经告诉他,说：天国花园里每朵花是最甜的点心,每颗花蕊是最美的酒;这朵花上写的是历史,那朵花上写的是地理和乘法表。一个人只须吃一块点心就可以学一课书；他越吃越多，就越能学到更多的历史、地理和乘法表。

那时他相信这话。不过他年纪越大，他学到的东西就越多,他也越变得聪明。他知道,天国花园的美景一定是很特殊的。

“啊,为什么夏娃①要摘下智识之树的果子呢？为什么亚当要吃掉禁果呢？如果我是他的话，这件事就决不会发生，世界上也就永远不会有罪孽存在了。”

这是他那时说的一句话。等他到了十七岁，他仍然说着这句话。“天国花园”占据了他整个的思想。

有一天他在森林里散步。他是单独地在散步，因为这是他生活中最愉快的事情。

黄昏到来了，云块在密集着,雨在倾盆地下着,好像天

---

① 根据古代希伯莱人的神话，上帝用泥土创造世界上的第一个人亚当；然后从亚当的身上抽出一条肋骨，创造出第一个女人夏娃。上帝让他们在天国花园里幸福地生活着，但是不闪他们吃智识之树上的果子。夏娃受了一条蛇的愚弄，劝亚当吃了禁果。结果上帝发现了，把他们赶出天国的花园。因为人为的始祖不听上帝的话，所以基督教认为人一生下来就有“罪孽”。

空就是一个专门泻水的水闸似的。天很黑，黑得像在深井中的黑夜一样。他一会儿在潮湿的草上滑一脚，一会儿在崎岖的地上冒出的光石头上绊一跤。一切都浸在水里。这位可怜的王子身上没有一丝是干的。他不得不爬到一大堆石头上去，因为这儿的水都从厚青苔里沁出来了。他几乎要倒下来了。这时他听到一个奇怪的嘘嘘声。于是他看到他面前有一个发光的大地洞。洞里烧着一堆火；这堆火几乎可以烤熟一只牡鹿。事实上也是这样。有一只长着高大犄角的美丽的牡鹿,被穿在一根叉上,慢慢地在两根杉树干之间转动。火边坐着一个身材高大的老女人，样子很像一位伪装的男人。她不断地添些木块到火里去。

“请进来吧！”她说。“请在火旁边坐下，把你的衣服烤干吧。”

“这儿有一股阴风吹进来！”王子说，同时他在地上坐下来。

“我的孩子们回来以后,那还要糟呢！”女人回答说。“你现在来到了风之洞。我的儿子们就是世界上的四种风。你懂得吗？”

“你的儿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呢？”王子问。

“嗨,当一个人发出一个糊涂问题的时候,这是很难回答的,”女人说。“我的儿子各人在做着各人自己的事情。他们正在天宫里和云块一道踢毽子。”

于是她朝天上指了一下。

“啊，真有这样的事情!”王子说。“不过你说话的态度粗鲁，一点也没有我周围的那些女人的温柔气。”

“是的,大概她们都没有别的事情可做吧! 如果我要叫我的儿子们听话，我得要厉害一点才成。这点我倒可以做得到，虽然他们都是一些固执的家伙。请你看看墙上挂着的四个袋子吧;他们害怕这些东西,正如你从前害怕挂在镜子后面的那根竹条一样。我告诉你，我可以把这几个孩子叠起来,塞进袋子里去。我们不须讲什么客气!他们在那里面呆着,在我认为没有必要把他们放出来以前,他们不能出来到处撒野。不过，现在有一个回来了!”

这是北风。他带着一股冰冷的寒气冲进来。大块的雹子在地上跳动，雪球在四处乱飞。他穿着熊皮做的上衣和裤子。海豹皮做的帽子一直盖到他的耳朵上。他的胡子上挂着长长的冰柱。雹子不停地从他的上衣领子上滚下来。

“不要马上就到火边来!”王子说,“否则你会把你的手

和面孔冻伤的。”

“冻伤？”北风说，不禁哈哈大笑起来。“冰冻！这正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不过你是一个什么少爷？你怎么钻进风之洞里来了？”

“他是我的客人！”老女人说。“如果你对于这解释感到不满意的话，那么就请你钻进那个袋子里去——现在你懂得我的用意了吧！”

这话马上发生效力。北风开始叙述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他花了将近一整个月的工夫到了些什么地方去过。

“我是从北极海来的，”他说。“我和俄国猎海象的人到白令岛①去过。当他们从北望角开出的时候，我坐在他们的船舵上打盹。当我偶尔之间醒过来的时候，海燕就在我的腿子附近飞。这是一种很滑稽的鸟儿！它们猛烈地拍几下翅膀，接着就张着翅膀停在空中不动，然后忽然像箭似地向前飞走。”

“不要东扯西拉，”风妈妈说。“你到白令岛去过吗？”

---

① 白令岛（Beeren-Eiland）是白令海上堪察加半岛东部的一群海岛。过去它是一个猎取海豹的场所。到一九一一年差不多所有的动物都被猎取光了。

“那儿才美哪!那儿跳舞用的地板,平整得像盘子一样!那儿有长着青苔的半融的雪、尖峭的岩石、海象和北极熊的残骸。它们像生满了绿霉的巨人的肢体。人们会以为太阳从来没有在那儿出现过。我把迷雾吹了几下，好让人们可以找到小屋。这是用破船的木头砌成的一种房子，上面盖着海象的皮——贴肉的那一面朝外。房子的颜色是红绿相间;屋顶上坐着一个活的北极熊,在那儿哀叫。我跑到岸上去找雀窠，我看到光赤的小鸟张着嘴在尖叫。于是我朝它们无数的小咽喉里吹一口气，教它们把嘴闭住。更下面一点,有许多大海象在拍着水,像一些长着尺把长牙齿和猪脑袋的活肠子或大蛆!”

“我的少爷，你的故事讲得很好!”妈妈说。“听你讲的时候，我连口水都流出来了!”

“于是打猎开始了！长鱼叉插进海象的胸脯里去,血喷出来像喷泉一样洒在冰上。这时我也想起了我的游戏！我吹起来，让我的那些船——山一样高的冰块——向他们的船中间冲过去。嗨,船夫吹着口哨,大喊大嚷！可是我比他们吹得更厉害。他们只好把死的海象、箱子和缆绳扔到冰上去！我在他们身上撒下雪花,让他们乘着破船,带着他们

的猎物,漂向南方,去尝尝咸水味。他们永远也不能再到白令岛来了!”

“那么你做了一件坏事了!”风妈妈说。

“至于我做了些什么好事,让别人来讲吧!”他说。“不过现在我的西方兄弟到来了。所有兄弟之中我最喜欢他。他有海的气息和一种愉快的清凉味。”

“那就是小小的西风吗?”王子问。

“是,他就是西风,”老女人说。“不过他并不是那么小,从前他是一个可爱的孩子,不过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

他的样子像一个野人,不过他戴着一顶宽边帽来保护他的面孔。他手上拿着一根桃花心木的棒子——这是在美洲一个桃花心木树林里砍下来的。这可不是一件小玩意儿啦。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妈妈问。

“从荒凉的森林里来的!”他说。“那儿多刺的爬藤在每株树的周围建立起一道篱笆,水蛇在潮湿的草里睡觉,人类在那儿似乎是多余的。”

“你在那儿干吗?”

“我在那儿看一条顶深的河,看它从岩石中冲下来,变

成水花,溅到云块中去,托住一条虹。我看到野水牛在河里游泳,不过激流把它冲走了。它跟一群野鸭一起漂流。野鸭漂到河流要变成瀑布的地方就飞起来了。水牛只好随着水滚下去！我觉得这好玩极了,我吹起一股风暴,把许多古树吹到水里去，打成碎片！”

“你没有做过别的事吗？”老女人问。

“我在原野上翻了几个筋斗：我摸抚了野马,摇下了可可核。是的,是的,我有很多故事要讲！不过一个人不能把他所有的东西都讲出来。这一点你是知道的，老太太。”

他吻了他的妈妈一下，她几乎要向后倒下去了。他真是一个野蛮的孩子！

现在南风到了。他头上裹着一块头巾，身上披着一件游牧人的宽斗篷。

“这儿真是冷得够呛！”他说，同时加了几块木材到火里去。“人们立刻可以感觉出北风已经先到这儿来了。”

“这儿真太热,人们简直可以在这儿烤一只北极熊。”北风说。

“你本人就是一只北极熊呀！”南风说。

“你想要钻进那个袋子里去吗?”老女人问。“请在那边

的石头上坐下来，赶快告诉我你到什么地方去过。”

“到非洲去过，妈妈！”他回答说。“我曾在加非尔人的国土①里和荷登徒人②一起去猎过狮子！那儿平原上的草绿得像橄榄树一样！那儿角马③在跳舞。有一只鸵鸟跟我赛跑，不过我的腿比它跑得快。我走到那全是黄沙的沙漠里去——这地方的样子很像海底。我遇见一队旅行商，他们把最后一只骆驼杀掉了，为的是想得到一点水喝，不过他们所得到的水很少。太阳在上面烤，沙子在下面炙。沙漠向四面展开，没有边际。于是我在松散的细沙上打了几个滚，搅起一阵像巨大圆柱的灰沙。这场舞才跳得好啦！你应该瞧瞧单峰骆驼呆呆地站在那儿露出一副多么沮丧神情。商人把长袍拉到头上盖着。他倒在我面前，好像倒在他的阿拉④面前一样。他们现在被埋葬了——一个沙子做成的

---

① 加非尔人（Kaffer）是南非洲的一个古代黑人种族，以勇敢著名，曾和英国的殖民者作过长期的斗争。

② 荷登徒人（Hottentot）也是南非洲的一个种族。

③ 这是非洲的一种类似羚羊的动物。

④ 阿拉（Allah）是伊斯兰教中的上帝。

金字塔堆在他们身上。以后我再把它吹散掉的时候,太阳将会把他们的白骨晒枯了。那么旅人们就会知道，这儿以前曾经有人来过。否则谁也不会相信，在沙漠中会有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除了坏事以外，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妈妈说。“钻进那个袋子里去!”

在他还没有发觉以前,她已经把南风拦腰抱住,按进袋子里去。他在地上打着滚，不过她已经坐在袋子上，所以他也只好不作声了。

“她的这群孩子倒是蛮活泼的！”王子说。

“一点也不错,”她回答说,“而且我还知道怎样管他们呢！现在第四个孩子回来了!”

这是东风，他穿一套中国人的衣服。

“哦！你从哪个地区来的?”妈妈说。“我相信你到天国花园里去过。”

“我明天才飞到那儿去,”东风说。“自从我上次去过以后，明天恰恰是一百年。我现在是从中国来的——我在瓷塔周围跳了一阵舞,把所有的钟都弄得叮当叮当地响起来!官员们在街上挨打;竹条子在他们肩上打碎了,而他们却都

是一品到九品的官啊。他们都说:‘多谢恩主!’不过这不是他们心里的话。于是我摇着铃，唱:‘丁,当,锵！’”

“你太顽皮了!”老女人说。“你明天到天国花园去走走也好;这可以教育你,对你有好处。好好地在智慧泉里喝几口水吧，还请你带一小瓶给我。”

“这个不成问题,”东风说。“不过你为什么把我的弟兄南风关在袋子里呢？把他放出来呀！他可以讲点凤凰的故事给我听,因为天国花园的那位公主,每当我过了一个世纪去拜望她的时候，她总是喜欢听听凤凰的故事。请把袋子打开吧！这样你才是我最甜蜜的妈妈啦，我将送给你两包茶——两包我从产地摘下的又绿又新鲜的茶!”

“唔，为了这茶的缘故，也因为你是我所喜欢的一个孩子，我就把袋子打开吧!”

她这么做了。南风爬了出来,不过他的神气很颓丧,因为这位陌生的王子看到了他受惩罚。

“你把这张棕榈树叶带给公主吧!”南风说。“这树叶是现在世界上仅有的那只凤凰带给我的。他用尖嘴在叶子上绘出了他这一百年的生活经历。现在她可以亲自把这记载读一读。我亲眼看见凤凰把自己的窠烧掉，他自己坐在里

面，像一个印度的寡妇①似地把自己烧死。干枝子烧得多么响！烟多么大！气味多么香！最后，一切都变成了火焰，老凤凰也化为灰烬。不过他的蛋在火里发出红光。它轰然一声爆裂开来，于是一只小凤凰就飞出来了。他现在是群鸟之王，也是世界上唯一的一只凤凰。他在我给你的这张棕榈叶上啄开了一个洞口：这就是他送给公主的敬礼！”

“现在我们来吃点东西吧！”风妈妈说。

他们都坐下来吃那只烤好了的牡鹿。王子坐在东风旁边，他们马上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请告诉我，”王子说，“你们刚才谈的那位公主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天国花园在什么地方呢？”

“哈，哈！”东风说。“你想到那儿去吗？唔，那么你明天跟我一起飞去吧！不过，我得告诉你，自从亚当和夏娃以后，什么人也没有到那儿去过。你在《圣经》故事中已经读到过关于他们的故事吧？”

“读到过！”王子说。

“当他们被赶出去以后，天国花园就坠到地里去了；不

---

① 在古时封建的印度，一个女人在丈夫死后，就把自己用火烧死，以表示她的“贞节”。

过它还保留着温暖的阳光、温和的空气以及它一切的美观。群仙之后就住在里面，幸福之岛也在那儿——死神从来不到这岛上来，住在这儿真是美极了！明天你可以坐在我的背上,我把你带去:我想这办法很好。但是现在我们不要再闲聊吧，因为我想睡了。”

于是大家都去睡了。

大清早，王子醒来时,他可是吃惊不小,他已经高高地在云块上飞行。他骑在东风的背上，而东风也老老实实地背着他:他们飞得非常高,下边的森林、田野、河流和湖泊简直像是映在一幅大地图上的东西。

“早安！”东风说。“你还可以多睡一会儿，因为下面的平地上并没有什么东西好看。除非你愿意数数那些教堂！它们像在绿板上用粉笔画的小点子。”

他所谓的绿板就是田野和草地。

“我没有跟你妈妈和你的弟兄告别，真是太没有礼貌了！”王子说。

“当一个人在睡觉的时候，他是应该得到原谅的！”东风说。

于是他们加快飞行的速度。人们可以在树顶上听到他

们飞行,因为当他们经过的时候,叶子和柔枝都沙沙地响起来了。人们也可以在海上和湖上听到，因为他们飞过的时候，浪就高起来，许多大船也向水点着头,像游泳的天鹅。

将近黄昏的时候,天就暗下来,许多大城市真是美丽极了。有许多灯在点着，一会儿这里一亮,一会儿那里一亮。这景象好比一个人在燃着一张纸,看到火星后来散开来,像小孩子走出学校门一样。王子拍着双手，不过东风请求他不要这样做，他最好坐稳一点，不然就很容易掉下来，挂在教堂的尖顶上。

黑森林里的苍鹰在轻快地飞翔着。但是东风飞得更轻快。骑着小马的哥萨克人在草原上敏捷地飞驰过去了，但王子更敏捷地在空中飞过去。

“现在你可以看到喜马拉雅山了!”东风说。“这是亚洲最高的山。过一会儿我们就要到天国花园了!”

他们更向南飞，空中立刻有一阵花朵和香料的气味飘来。处处长着无花果和石榴，野葡萄藤结满了红葡萄和紫葡萄。他们两个人就在这儿降下来，在柔软的草地上伸开肢体。花朵向风儿点头，好像是说：“欢迎你回来!”

“我们现在到了天国花园了吗？”王子问。

“没有，当然没有!”东风回答说。“不过我们马上就要到了。你看到那边石砌的墙吗？你看到那边的大洞口吗？你看到那洞口上悬着的像绿帘子的葡萄藤吗？我们将要走进那洞口！请你紧紧地裹在你的大衣里吧。太阳在这儿灼热地烤着,可是再向前一步,你就会感到冰冻般的寒冷。飞过这洞子的雀子总有一只翅膀留在炎热的夏天里，另一只翅膀留在寒冷的冬天里!”

“这就是到天国花园去的道路吗？”王子问。

他们走进洞口里去！噢!里面冷得像冰一样,但是时间没有多久。东风展开他的翅膀;它们亮得像最光耀的火焰。这是多么奇怪的一个洞子啊！悬在他们头上的是一大堆奇形怪状的、滴着水的石块。有些地方是那么狭小,他们不得不伏在地上爬;有些地方又是那么宽广和高阔,好像在高空中一样。这地方很像墓地的教堂，里面有发不出声音的风琴管，和成了化石的旗子。

“我们通过死神的道路来到天国！”王子说。

但是东风一个字也不回答。他指着前面，有一道美丽的蓝色在发出闪光。上面的石块渐渐变成一层烟雾，最后变得像月光中的一块白云。他们现在呼吸到凉爽温和的空

气，新鲜得好像站在高山上，香得好像山谷里的玫瑰花。

有一条像空气一样清亮的河在流着，鱼儿简直像金子和银子。紫红色的鳝鱼在水底下嬉戏，它们卷动一下就发出蓝色的光芒。宽大的睡莲叶子射出虹一样的色彩。被水培养着的——像油培养着灯花一样的——花朵鲜艳得像橘黄色的焰火。一座坚固的大理石桥，刻得非常精致而富有艺术风味，简直像是用缎带和玻璃珠子砌成的。它横在水上，通到幸福之岛——天国花园在这儿开出一片花朵。

东风用双手抱着王子，把他带到这个岛上。花朵和叶子唱出他儿时最悦耳的歌曲，不过它们唱得那么美，人类的声音是决唱不出来的。



生长在这儿的东西是棕榈树呢，还是巨人的水草？王子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清翠和庞大的树木。许多非常美丽的攀援植物垂下无数的花彩，像圣贤著作中书缘上那些用金黄和其他色彩所绘成的图案，或是一章书的头一个字母中的花纹。这可说是花、鸟和花彩所组成的“三绝”。附近的草地上有一群孔雀在展开它们光亮的长尾。是的，这都是真的！不过当王子摸一下这些东西的时候，他发现它们并不是鸟儿，而是植物。它们是牛蒡，但是光耀得像华丽的孔雀屏。虎和狮子，像敏捷的猫儿一样，在绿色的灌木林中跳来跳去。这些灌木林发出的香气像橄榄树的花朵。同时这些老虎和狮子都是很驯善的。野斑鸠闪亮得像最美丽的珍珠。它们在狮子的鬃毛上拍着翅膀。平时总是很羞怯的羚羊现在站在旁边点着头，好像它也想来玩一阵子似的。

天国的仙女到来了。她的衣服像太阳似地发着亮光，她的面孔是温柔的，正如一个快乐的母亲对于自己的孩子感到幸福的时候一样。她是又年青，又美丽。她后面跟着一群最美丽的使女，每人头上都戴着一颗亮晶晶的星。

东风把凤凰写的那张叶子交给她，她的眼睛发出快乐的光彩。她挽着王子的手，把他领进王宫里去。那儿墙壁的



颜色就像照在太阳光中的郁金香。天花板就是一大朵闪着亮光的花。人们越朝里面望,花萼就越显得深。王子走到窗子那儿去,在一块玻璃后面朝外望。这时他看到知识之树、树旁的蛇和在附近的亚当和夏娃。

“他们没有被赶出去么？”他问。

仙女微笑了一下。她解释着说，时间在每块玻璃上烙下了一幅图画,但这并不是人们惯常所见的那种图画。不,这画里面有生命:树上的叶子在摇动,人就像镜中的影子似地在来来往往。他又在另一块玻璃后面望。他看见雅各梦见通到天上的梯子①，长着大翅膀的安琪儿在上上下下地飞翔。的确,世界上所发生的事情全都在玻璃里活动着。只有时间才能刻下这样奇异的图画。

仙女微笑了一下，又把他领到一间又高又大的厅堂里去。墙壁像是透明的画像,面孔一个比一个好看。这儿有无数幸福的人们,他们微笑着,歌唱着；这些歌声和笑声交融成为一种和谐的音乐。最上面的是那么小，小得比绘在纸

① 这个故事见旧约创世记第二十八章第十一和十二节：雅各“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下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在那里躺着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上帝的使者在梯子上走来走去。”

上作为最小的玫瑰花苞的一个小点还要小。大厅中央有一株生满了丰茂垂枝的大树;大大小小的金黄苹果,像橘子似地在叶子之间悬着。这就是智慧之树。亚当和夏娃曾吃过它上面的果子。每一片叶子滴下一滴亮晶晶的红色露珠;这好像树哭出来的血眼泪。

“我们现在到船上去吧!”仙女说,“我们可以在波涛上呼吸一点空气。船会摇摆,可是它并不离开原来的地点。但是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将会在我们眼前经过。”

整个的河岸在移动，这真是一种奇观。积雪的阿尔卑斯山,带着云块和松林,现在出现了;号角吹出忧郁的调子;牧羊人在山谷里高声歌唱。香蕉树在船上垂下它的长枝;乌黑的天鹅在水上游泳，奇异的动物和花卉在岸上显耀着自己。这是新荷兰①——世界五大洲之一。它被一系列的青山衬托着,在眼前浮过去了。人们听到牧师的歌声,看到原始人踏着鼓声和骨头做的喇叭声在跳舞。深入云霄的埃及金字塔,倒下的圆柱和一半埋在沙里的斯芬克斯②,也都在

① 这是澳洲的旧称。

② 这是古代埃及的一种雕像。它代表一种想像的动物：头是人，身子是狮。

眼前浮过去了。北极光照在北方的冰河上——这是谁也仿造不出来的焰火。王子感到非常幸福。的确,他所看到的东西，比我们现在所讲的要多一百倍以上。

“我能不能永远住在这儿？”他问。

“这要由你自己决定!”仙女回答说。“如果你能不像亚当那样去作违禁的事，你就可以永远住在这儿!”

“我决不会去动智慧树上的苹果!”王子说。“这儿有无数的果子跟那个果子同样美丽。”

“请你问问你自己吧。假如你的意志不够坚强,你可以跟送你来的东风一道回去。他快要飞回去了。他只有过了一百年以后才再到这儿来;在这儿,这段时间只不过像一百个钟头；但就罪恶和诱惑说来，这段时间却非常漫长。每天晚上，当我离开你的时候，我会对你喊:‘跟我一块儿来吧!’我也会向你招手,不过你不能动。你不要跟我一道来,因为你向前走一步，你的欲望就会增大。那么你就会来到长着那棵智识之树的大厅。我就睡在它芬芳的垂枝下面;你会在我的身上弯下腰来，而我必然会向你微笑。不过如果你吻了我的嘴唇,天国就会坠到地底下去,那么你也就失掉它了。沙漠的厉风将会在你的周围吹,冰凉的雨点将会从你

的头发上滴下来。忧愁和苦恼将会是你的命运。”

“我要在这儿住下来！”王子说。

于是东风就在他的前额上吻了一下，同时说:“请放坚强些吧。一百年以后我们再在这儿会见。再会吧!再会吧!”

东风展开他的大翅膀。它们发出的闪光像秋天的麦田或寒冷冬天的北极光。

“再会吧！再会吧!”这是花丛和树林中发出的声音。鹳鸟和鹈鹕成行地飞起,像飘荡着的缎带,一直陪送东风飞到花园的边境。

“现在我们开始跳舞吧!”仙女说。“当我和你跳完了,当太阳落下去了的时候，我将向你招手。你将会听到我对你喊:‘跟我一道来吧。’不过请你不要听这话，因为在这一百年间我每晚必定说一次这样的话。你每次经过这样一个考验，你就会获得更多的力量；最后你就会一点也不想这话了。今晚是头一次。我得提醒你!”

仙女把他领到一个摆满了透明的百合花的大厅里。每朵花的黄色花蕊是一个小小的金色竖琴——它发出弦乐器和芦笛的声音。许多苗条的美丽女子,穿着雾似的薄纱衣服,露出她们可爱的肢体，在轻盈地跳舞。她们歌唱着生存的

快乐，歌唱她们永不灭亡，天国花园永远开着花朵。

太阳落下来了。整个天空变成一片金黄，把百合花染上一层最美丽的玫瑰色。王子喝着这些姑娘所倒出的、泛着泡沫的美酒，感到从来没有过的幸福。他看到大厅的背景在他面前展开；智识之树在射出光芒，使他的眼睛发花。歌声是柔和的，美丽的，像他母亲的声音，也像母亲在唱：“我的孩子！我亲爱的孩子！”

于是仙女向他招手，向他亲热地说：

“跟我来吧！跟我来吧！”

于是他就向她走去。他忘记了自己的诺言，忘记了那头一个晚上。她在招手，在微笑。环绕在他周围的芬芳的气息越变越浓，竖琴也奏得更好听。在这长着智识之树的大厅里，现在似乎有好几个面孔在向他点头和歌唱，“大家应该知道，人类是世界的主人！”从智识树的叶子上所滴下来的不再是血的眼泪；在他的眼中，这似乎是放亮的红星。

“跟我来吧！跟我来吧！”一个颤抖的声音说。王子每走一步，就感到自己的面孔更灼热，血流得更快。

“我一定来！”他说。“这不是罪过，这不可能是罪过！为什么不追求美和快乐呢？我要看看她的睡态！只要我不吻

她，我就不会有什么损失。我决不做这事,我是坚强的,我有果断的意志!”

仙女脱下耀眼的外衣，分开垂枝，不一会儿就藏进树枝里去了。

“我还没有犯罪，”王子说，“而且我也决不会。”

于是他把树枝向两边分开。她已经睡着了，只有天国花园里的仙女才能有她那样美丽。她在梦中发出微笑,他对她弯下腰来，他看见她的睫毛下有泪珠在颤抖。

“你是在为我哭吗?”他柔声地说。“不要哭吧，你——美丽的女人！现在我可懂得天国的幸福了！这幸福现在在我的血液里流,在我的思想里流。在我这个凡人的身体里,我现在感到了安琪儿的力量，感到了永恒的生命。让这永恒的夜属于我吧，有这样的一分钟已经就够丰富了。”

于是他吻了她眼睛里的眼泪，他的嘴唇贴上了她的嘴唇——

这时一个沉重可怕的雷声响起来了，任何人从来都没有听过。一切东西都沉陷了;那位美丽的仙女,那开满了花的乐园——这一切都沉陷了，沉陷得非常深。王子看到这一切沉进黑夜中去，像远处亮着的一颗小小的明星。他全

身感到一种死的寒冷。他闭起眼睛，他像死去了似地躺了很久。

冷雨落到他的面上,厉风在他的头上吹,于是他恢复了知觉。

“我做了些什么呢?”他叹了一口气。“我像亚当一样犯了罪！所以天国就沉陷下去了!”

于是他睁开眼睛。远处的那颗明星，那颗亮得像已经沉陷了的天国的星——是天上的一颗晨星。

他站起来,发现自己在大森林里风之洞的近旁,风妈妈正坐在他的身边：她有些儿生气，她把手举在空中。

“在第一天晚上，”她说，“我料想到结果必定是如此！是的，假如你是我的孩子，你就得钻进袋子里去!”



“是的，他应该钻进去才成！”死神说。这是一位强壮

的老人，手中握着一把镰刀，身上长着两只大黑翅膀。“他应该躺进棺材里去,不过他的时间还没有到;我只是把他记下来，让他在人世间还旅行一些时候,叫他能赎罪,变得好一点!总有一天我会来的。在他意料不到的时候,我将把他关进一个黑棺材里去,我把他顶在我的头上,向那一颗星飞去。那儿也有一个开满了花的天国花园。如果他是善良和虔诚的,他就可以走进去。不过如果他有恶毒的思想,如果他的心里还充满了罪过,他将和他的棺材一起坠落,比天国坠落得还要深。只有在隔了一千年以后我才再来找他，使他能有机会再坠落得更深一点，或是升向那颗星——那颗高高地亮着的星!”

译 后 记

皇帝的新装（Keiserens nye Klaeder）是在一八三七年发表的，幸运的套鞋（Lykkens Kalosker），雏菊(Gaase-urten)，坚定的锡兵（Den standhaftige Tinsoldat）和野天鹅（De vilde Svaner）都是在一八三八年发表的。天国花园（Paradisets Have）是在一八三九年发表的。

这几篇童话都是安徒生初期的作品，充满了美丽的想像和讽刺人间缺点的辛辣的幽默感。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49 年版本

天 国 花 园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375 插页 2 字数 64,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 10188 · 30 定价：0.37 元

书　号：10188 · 30

定　价：　　0.37 元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三

夜　莺

叶 君 健 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三

夜　　莺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里的十一篇童话都是安徒生早期的作品。每篇童话都是一首美丽的诗篇，不仅可以引起小读者的美丽想象，同时也可以使成年的读者作深思。它们都充满了对于生活的热情和作者那种独特的幽默感。

目　　次

飞　　箱

从前有一个商人,非常有钱,他的银洋可以用来铺满一整条街，而且多余的还可以用来铺一条小巷。不过他没有这样作：他有别的方法使用他的钱,他拿出一个毫子,必定要赚回一些钱。他就是这样一个商人——后来他死了。

他的儿子现在继承了全部的钱财;他生活得很愉快;他每晚去参加化装跳舞会,用纸币做风筝,用金币——而不用石片——在海边玩着打水漂的游戏。这样，钱就很容易花光了;他的钱就真的这样花光了。最后他只剩下四个毫子,此外还有一双便鞋和一件旧睡衣。他的朋友们现在再也不愿意跟他来往了,因为他再也不能跟他们一道逛街。不过这些朋友中有一位心地很好的人，送给他一只箱子,同时说:“把你的东西收拾进去吧!”这意思是很好的，但是他并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收拾进去，因此他就自己坐进箱子里去。

这是一只很滑稽的箱子。一个人只须把它的锁按一下，这箱子就可以飞起来。它真的飞起来了。嘘——箱子

带着他从烟囱里飞出去了，高高地飞到云层里,越飞越远。箱子底发出响声，他非常害怕,他怕它裂成碎片,因为这样一来,他的筋斗可就翻得不简单了！愿上帝保佑!他居然飞到土耳其人住的国度里去了。他把箱子藏在树林里的枯叶子下面，然后就走进城里来。这倒不太困难，因为土耳其人穿着跟他一样的衣服:一双拖鞋和一件睡衣。他碰到一个牵着孩子的奶妈。

“喂，您——土耳其的奶妈,”他说,“城边的那座宫殿



的窗子开得那么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啊？”

“那是国王的女儿居住的地方呀！”她说。“有人曾经作过预言，说她将要因为一个爱人而变得非常不幸，因此谁也不能去看她，除非国王和皇后也在场。”

“谢谢您！”商人的儿子说。他回到树林里来，坐进箱子，飞到屋顶上，偷偷地从窗口爬进公主的房间。

公主正躺在沙发上睡觉。她是那么美丽，商人的儿子忍不住吻了她一下。于是她醒来了，大吃一惊。不过他说他是土耳其人的神，现在是从空中飞来看她的。这话她听来很舒服。

这样，他们就挨在一起坐着。他讲了一些关于她的眼睛的故事。他告诉她说：它们是一对最美丽的、乌黑的湖，思想像人鱼一样在它们里面游来游去。于是他又讲了一些关于她的前额的故事。他说它像一座雪山，上面有最华丽的大厅和图画。他又讲了一些关于鹳鸟的故事：它们送来可爱的婴儿①。

是的，这都是些好听的故事！于是他向公主求婚。她

---

① 据丹麦的民间传说，婴儿都是鹳鸟从埃及送来的。

马上就答应了。

“不过你在星期六一定要到这儿来，”她说。“那时国王和皇后将会来和我一起吃茶！我能跟一位土耳其人的神结婚，他们一定会感到骄傲。不过，请注意，你得准备一个好听的故事，因为我的父母都是喜欢听故事的。我的母亲喜欢听有教育意义和特殊的故事，但是我的父亲则喜欢听愉快的、逗人发笑的故事！”

“对，我将不带什么订婚的礼物，而带一个故事来，”他说。这样他们就分手了。但是公主送给他一把剑，上面镶得有金币，而这对他特别有用处。

他飞走了，买了一件新的睡衣。于是他坐在树林里，想编出一个故事。这故事得在星期六编好，而这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啦。

他总算把故事编好了，这已经是星期六。

国王、皇后和全体大臣们都到公主的地方来吃茶。他受到非常客气的招待。

“请您讲一个故事好吗？”皇后说；“讲一个高深而富有教育意义的故事。”

“是的，讲一个使我们发笑的故事！”国王说。

“当然的;”他说。于是他就开始讲起故事来。现在请你好好地听吧:

从前有扎火柴，这些火柴特别对自己的高贵出身感到骄傲。它们的始祖,那就是说一株大枞树,原是树林里一株又大又老的树。它们每一根火柴就是它身上的一块碎片。这扎火柴现在躺在打火匣和老铁罐中间的一个架子上。它们谈起它们年轻时代的那些日子来。

“是的,”它们说,“当我们在绿枝上的时候，那才真算是在绿枝上啊！每天早上和晚间我们总有珍珠茶喝——这是露珠。太阳只要一出来,我们整天就有太阳光照着,所有的小鸟都来讲故事给我们听。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我们是非常富有的,因为一般的宽叶树只是在夏天才有衣服穿,而我们家里的人在冬天和夏天都有办法穿上绿衣服。不过,伐木人一来,就要发生一次大的变革：我们的家庭就要破裂了。我们的家长成了一条漂亮船上的主桅——这条船只要它愿意，它可以走遍世界。别的枝子就到别的地方去了。而我们的工作却只是一些为平凡的人点火。因此我们这些出自名门的人就到厨房里来了。”

“我的命运可不同，”站在柴火旁边的老铁罐说。“我一出生到这世界上来，就受到了不少的摩擦和煎熬！我做的是一件实际工作——严格地讲，是这屋子里的第一件工作。我唯一的快乐是在饭后干干净净地，整整齐齐地，躺在架子上，同我的朋友们扯些有道理的闲天。除了那个水罐偶尔到院子里去一下以外，我们老是呆在家里的。我们唯一的新闻贩子是那位到市场去买菜的篮子。他常常像煞有介事地报告一些关于政治和老百姓的消息。是的，前天有一个老罐子吓了一跳，跌下来打得粉碎。我可以告诉你，他可是一位喜欢乱讲话的人啦！”

“你的话讲得未免太多了一点，”打火匣说。这时一块铁在燧石上擦了一下，火星散发出来。“我们不能把这个晚上弄得愉快一点么？”

“对，我们还是来研究一下谁是最高贵的吧？”火柴说。

“不，我不喜欢谈论我自己！”罐子说。“我们还是来开一个晚会吧！我来开始。我来讲一个大家经历过的故事，这样大家就可以欣赏它——这是很愉快的。在波罗的海边，在丹麦的山毛榉树林边——”

“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开端！”所有的盘子一起说。“这的

确是我所喜欢的故事！”

“是的，我就在那儿一个安静的家庭里度过我的童年。家具都擦得很亮，地板洗得很干净，窗帘每半月换一次。”

“你讲故事的方式真有趣！”毛帚说。“人们一听就知道，这是一个女人在讲故事。整个故事中充满了一种清洁的味道。”

“是的，人们可以感觉到这一点。”水罐子说。她一时高兴，就跳了一下，把水洒了一地板。

罐子继续讲故事。故事的结尾跟开头一样好。

所有的盘子都快乐得闹起来。毛帚从一个沙洞里带来一根绿芹菜，把它当做一个花冠戴在罐子头上。他知道这会使别人讨厌。“我今天为她戴上花冠，”他想，“她明天也就会为我戴上花冠的。”

“现在我要跳舞了，”火钳说，于是就跳起来。天啦！这婆娘居然也能翘起一只腿来！墙角里的那个旧椅套子也裂开来看它跳舞。“我也能戴上花冠吗？”火钳说。果然不错，她得到了一个花冠。

“这是一群乌合之众！”火柴想。

现在茶壶开始唱起歌来。但是她说她伤了风，除非她

在沸腾,她不能唱。但这不过是装模作样罢了:她除非在主人面前，站在桌子上，她是不愿意唱的。

老鹅毛笔坐在桌子边——女用人常常用它来写字：这支笔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他只是常常被插进墨水瓶太深，但他对于这点却感到非常骄傲。“如果茶壶不愿意唱,”他说,“那么就让她去吧！外边挂着的笼子里有一只夜莺——他唱得满好，他并没有受过任何教育，不过我们今晚可以不提这件事情。”

“我觉得,”茶壶说——“他是厨房的歌手，同时也是茶壶的异母兄弟——我们要听这样一只外国鸟唱歌是非常不对的。这算是爱国吗？让上街的菜篮来评判一下吧?”

“我有点恼,” 菜篮说。“谁也想像不到我内心里是多么恼!这能算得是晚上的消遣吗?把我们这个家整顿整顿一下岂不是更好吗？请大家各归原位，让我来布置整个的游戏吧。这样，事情才会改变!”

“是的，我们来闹一下吧！”大家齐声说。

正在这时候,门开了。女用人走进来了,大家都静静地站着不动,谁也不敢说半句话。不过在他们当中,没有哪一只壶不是满以为自己有一套办法，自己是多么高贵。“只要

我愿意,”每一位都是这样想,“这一晚可以变得很愉快!”

女用人拿起火柴,点起一把火。天啦！火烧得多么响!多么亮啊!

“现在每个人都可以看到,”他们想,“我们是头等人物。我们照得多么亮！我们的光是多么大啊!”——于是他们就都烧完了。

“这是一个出色的故事!”皇后说。“我觉得我好像就在厨房里,跟火柴在一道。是的,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女儿嫁给你了。”

“是的，当然!”国王说,“你在星期一就跟我们的女儿结婚吧。”

他们把他称为“你”，因为他现在是属于这一家的了。

举行婚礼的日子已经确定了。在结婚的头天晚上，全城都大放光明。饼干和点心都随便在街上散发给群众。小孩子们用脚尖站着，高声喊“万岁!”同时在手指上吹起口哨来。真是非常热闹。

“是的，我也应该让大家快乐一下才对!”商人的儿子想。因此他买了些焰火和炮竹，和种种可以想象得到的鞭

炮。他把这些东西装进箱子里，于是向空中飞去。

“拍！”放得多好！放得多响啊！

所有的土耳其人一听见就跳起来，弄得他们的拖鞋都飞到耳朵旁边去了。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火球。他们现在知道了，要跟公主结婚的人就是土耳其的神。

商人的儿子坐着飞箱又落到森林里去，他马上想，“我现在要到城里去一趟，看看这究竟产生了什么效果。”他有这样一个愿望，当然也是很自然的。

嗨，老百姓讲的话才多哩！他所问到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套故事。不过大家都觉得那是很美的。

“我亲眼看到那位土耳其的神，”一个说。“他的眼睛像一对发光的星星，他的胡须像起泡沫的水！”

“他穿着一件火外套飞行，”另外一个说；“许多最美丽的天使藏在他的衣褶里向外窥望。”

是的，他所听到的都是最美妙的传说。在第二天他就要结婚了。

他现在回到森林里来，想坐进他的箱子里去。不过箱子到哪儿去了呢？箱子被烧掉了。焰火的一颗火星落下来，点起了一把火。箱子已经化成灰烬了。他再也飞不起来了。

也没有办法到他的新娘子那儿去。

她在屋顶上等待了一整天。她现在还在那儿等待着哩。而他呢,他在这个茫茫的世界里跑来跑去讲儿童故事;不过这些故事再也不像他所讲的那个“火柴故事”一样有趣。



鹳　　鸟①

在一个小城市的最末尾的一座屋子上,有一个鹳鸟窠。鹳鸟妈妈和她的四个小孩子坐在里面。他们伸出他们的头和小小的黑嘴——因为他们的嘴还没有变红。在屋脊上不远的地方,鹳鸟爸爸在直直地站着。他把一只脚缩回去,为的是要让自己尝点站岗的艰苦。他站得那么直，人们很容易以为他是木头雕的。他想:“我的太太有一个人在她的窠旁边站岗，可是有面子了。谁也不会知道，我就是她的丈夫。人们一定以为我是奉命站在这儿的。这可真是漂亮!”于是他就继续用一只腿站下去。

在下边的街上，有一群小孩子在玩耍。当他们一看到鹳鸟的时候，他们中间最大胆的一个孩子——不一会所有的孩子——就唱出一支关于鹳鸟的古老的歌。不过他们只唱着他们所能记得的那一点:

鹳鸟，鹳鸟，快些飞走;



去呀，今天是你呆在家里的时候。

你的老婆在窠里睡觉，

怀中抱着四个小宝宝。

老大，他将会被吊死，

老二将会被打死，

老三将会被烧死，

老四将会落下来跌死！

“请听这些孩子唱的什么东西！”小鹳鸟们说。“他们说我们会被吊死和烧死！”

“你们不要管这些事儿！”鹳鸟妈妈说，“你们只要不理，什么事也不会有的！”

小孩子继续唱着，同时用手指着鹳鸟。只有一位名字叫彼得的孩子说讥笑动物是一桩罪过，因此他自己不愿意参加。

鹳鸟妈妈也安慰着她的孩子。“你们不要去理会这类

① 这是一种长腿的候鸟。它经常在屋顶上做窠。像燕子一样，它到冬天就飞走了。据说是飞到埃及去过冬。丹麦人非常喜欢这种鸟。根据他们的民间传说，小孩子的出生就是鹳鸟送来的。

事儿。”她说，“你们应该看看爸爸站得多么稳，而且他还是用一条腿站着！”

“我们非常害怕。”小鹳鸟们齐声说，同时把头深深地缩进窠里来。

第二天孩子们又出来玩耍，又看到了这些鹳鸟。他们开始唱道：

老大将会被吊死，

老二将会被烧死——

“我们会被吊死和烧死吗？”小鹳鸟们说。

“不会，当然不会的，”妈妈说。“你们将会学着飞；我来教你们练习吧。这样我们就可以飞到草地上去，拜访拜访青蛙；他们将会在水里对我们敬礼，唱着歌：‘咽！—咽！咽—咽！’然后我们就把他们吃掉，那才够痛快呢！”

“那以后呢？”小鹳鸟们问。

“以后所有的鹳鸟——这国家里所有的鹳鸟——将全体集合拢来；于是秋天的大演习就开始了。这时大家就好好地飞，这是非常重要的。谁飞得不好，将军就会用嘴把他

啄死。所以演习一开始，他们就要好好地学习。”

“到那时候,像小孩子们唱的一样,我们就会被打死了:——听吧，他们又在唱了。”

“你们要听我的话，不要听他们的话，”鹳鸟妈妈说。“在这次大演习以后,我们就要飞到温暖的国度里去,远远地从这儿飞走，飞过高山和树林。我们将飞到埃及去。那儿有三角的石头房子——这些房子的顶是尖的，高高地伸到云层里去。它们名叫金字塔，它们的年龄比鹳鸟所能想象的还要老。这个国度里有一条河。有时它溢出了河床,弄得整个国家全是泥巴。这时我们就可以在泥巴上走，找青蛙吃。”

“哦!”所有的小鹳鸟齐声说。

“是的！那地方真舒服！人们整天什么事情都不必做，只是吃喝。当我们在那儿享福的时候，这儿的树上连一片绿叶子也没有。这儿的天气是那么冷，连云块都冻成了小片，落下来像些稀烂的白布片!”

她的意思是指雪，不过她没有办法表达清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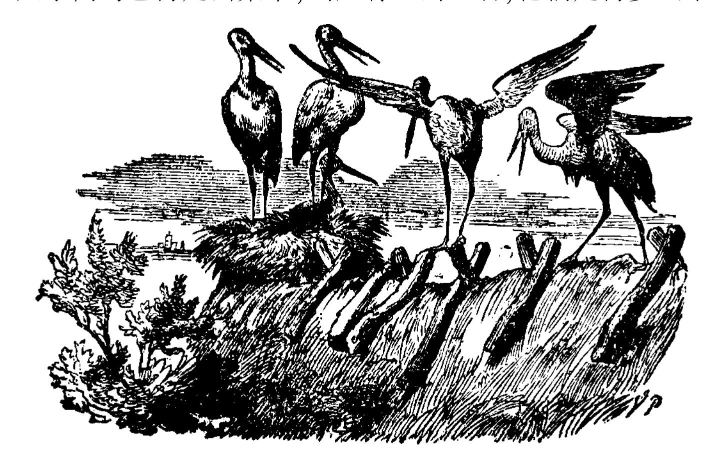
“顽皮的孩子也会冻成小片么?”小鹳鸟们问。

“不,他们不会冻成小片的;不过他们跟那也差不多了。

他们得呆在黑房间里,愁眉苦脸。相反地,你们却飞到外国去，那儿有花香，有温暖的太阳光!”

这次以后,有一段时间过去了。小鸟已经长得很大,可以在窠里站得起来，并且远远地向四周眺望。鹳鸟爸爸每天飞回来时总是带着好吃的青蛙、小蛇以及他所能寻到的鹳鸟吃的山珍海味。啊！当他在他们面前玩些小花样的时候,他们是多么高兴啊！他把头一直弯向尾巴上去,把嘴弄得砰砰地响,像一个小拍板。接着他就讲故事给他们听——全是关于沼泽地的故事。

“听着，现在你们得学着飞!”有一天鹳鸟妈妈说。四只小鹳鸟也得走出窠来,到屋脊上去。啊,他们走得多么不



稳啊！他们把翅膀张开来保持平衡。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几乎摔下来了。

“请看着我！”妈妈说。“你们要这样把头翘起来！你们要这样把脚伸开！一、二！一、二！你要想在这世界上活下去就得这样！”

于是她飞行了短短的一段距离。这些小鹳鸟笨拙地跳了一下。砰！——他们落下来了。因为他们的身体太重了。

“我不要飞了！”一只小鹳鸟说，同时钻进窠里去；“飞不到温暖的国度里去我也不在乎！”

“当冬天来了的时候，你想在这儿冻死吗？你想让那些小孩子来把你吊死，烧死，烤焦吗？我现在可要叫他们来啦！”

“哦，不要叫吧！”这只小鹳鸟说，同时像别的小鹳鸟一样，又跳到屋顶上来了。到第三天他们能够真正飞一点了。于是他们就以为他们可以在空中坐着，在空中休息了。他们试了一下，可是——砰！——他们翻下来了，所以他们又得赶忙拍着翅膀。现在小孩子们又走到街上来了。他们唱着歌：

鹳鸟，鹳鸟，快些飞走！

“我们飞下去把他们的眼珠啄出来好吗？”小鹳鸟们问。

“不可以，”妈妈说，“让他们去吧！听我的话——这是更重要的事情！一、二、三！——现在我们可以向右飞！一、二、三！——现在我们可以向左绕着烟囱飞！看，这样飞好多了！你们的翅膀最后拍的那一下子非常好，非常利落，明天我可以准许你们和我一道到沼泽地去！有好几个可爱的鹳鸟家庭带着孩子到那儿去，让我看看，我的孩子最漂亮。把头昂起来，这样才好看，这样才得到别人钦佩！”

“不过，对那几个顽皮的孩子，我们不报复他们一下么？”小鹳鸟们问。

“他们要怎样叫就让他们怎样叫吧。当他们冻得发抖的时候，当他们连一片绿叶子或一个甜苹果也没有的时候，你们将远走高飞，飞到金字塔的国度里去。”

“是的，我们要报复一下！”他们互相私语着，于是他们又开始练习。

在街上的这些顽皮孩子中，最糟糕的是那个最喜欢唱着挖苦人的歌子的孩子。歌就是他带头唱起来的，而且他

还是一个非常小的孩子哩。他还不到六岁。小鹳鸟们无疑地相信他有一百岁，因为他比鹳鸟爸爸和妈妈不知要大多少。事实上他们怎么会知道小孩子和大人的岁数呢？他们要在这个孩子身上报仇，因为带头唱歌的就是他，而且他一直在唱。小鹳鸟们非常地生气。他们越长大，他们就越不能忍受这种歌。最后妈妈只好答应准许他们报仇，但是他们必须等到他们住在这国家的最后一天才能行动。

“我们得先看一看你们在这次大演习中的表现怎样？如果你们的成绩很坏，弄得将军不得不用嘴啄你们的前胸，那么那些小孩子说的话就是对的了，至少在某方面是如此！我们看吧！”

“是的，你看吧！”小鹳鸟们齐声说。于是他们把一切气力都拿出来。他们每天练习，他们飞得那么整齐和轻松，即使看看他们一眼都是快乐的事情。

现在秋天到来了。所有的鹳鸟开始集合，准备在我们过冬的时候，向温暖的国度飞去。这是一次演习！他们得飞过树林和村子，试试他们究竟能飞得多好。它们知道这是一次大规模的飞行。这些年轻的鹳鸟们做出了很好的成绩，得到了“善于捉青蛙和小蛇”的评语。这要算是最高的

分数了。他们可以吃掉青蛙和小蛇，实际上他们也这样做了。

“现在我们要报仇了！”他们说。

“是的，一点也不错！”鹳鸟妈妈说，“我现在想出了一个最好的主意！我知道有一个水池，里面睡着许多婴孩。他们在等待鹳鸟来把他们送到他们的父母那儿去。这些美丽的婴孩在睡着做些甜蜜的梦——做了些他们今后不会再做到的甜蜜的梦。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能得到这样一个孩子，而所有的孩子都希望有一个姊妹或兄弟。现在我们可以飞到那个池子里去，送给那些没有唱过讨厌的歌或讥笑过鹳鸟的孩子每人一个兄弟或妹妹。那些唱过的孩子一个也不给！”

“不过那个开头唱的孩子——那个顽皮的丑孩子！”小鹳鸟们都叫出声来，“我们应该对他怎样办？”

“那个池子里还有一个死孩子——一个做梦做死了的孩子。我们就把这个孩子送给他吧。那么他就会哭，因为我们带给他一个死了的小兄弟，不过那个好孩子——你们还没有忘记过他吧——他说过：‘讥笑动物是一桩罪过！’我们将特地送给他一个弟弟和妹妹。因为他的名字是叫做彼

得，你们大家也叫彼得吧！”

她所说的这句话大家都遵从了。所有的鹳鸟都叫彼得，他们现在还叫这个名字哩。



铜　　猪

在佛罗伦斯城①里，离大公爵广场不远，有一条小小的横街，我想它是叫做波尔塔·罗萨。在这条街上的一个蔬菜市场前面，有一只非常艺术的铜猪。这动物，因了年代的久远，已经变成了墨绿色。一股新鲜清亮的水从它嘴里喷出来。它的鼻子发着光，好像有人把它擦亮了似的。事实上也是如此：成千上万的小孩子和穷人，常常用手抓住这动物的鼻子，把他们的嘴凑上去去喝水。当你看到一个半裸着的天真孩子紧紧地抱着这只好看的动物、把他鲜红的嘴唇凑到它的鼻子上的时候，这真是一幅美丽的图画。

无论什么人,一到佛罗伦斯来就很容易找到这块地方。他只须问一声他所碰到的头一个乞丐，他就可以找到这只古铜猪。

这是一个冬天的夜晚，夜深了。山上都盖满了雪；可是月亮还在照着,而且意大利的月光,跟阴惨惨的北欧冬天

的日光比起来，也不见得有什么逊色。不,比那还要好,因为空气在发着光,使人感到轻快;而在北欧呢,那种寒冷、灰色、像铅一样的阴沉气氛,把我们压到地上——压到又寒又湿的、将来总有一天会压我们的棺材的地上。

在公爵的花园里,在一片松树林下面——这儿有一千株玫瑰在冬天开着花——有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他坐了一整天。他是意大利的一个缩影：那么美丽,满脸微笑,但是极端穷苦。他是又饥又渴，谁也不给他一个毫子。天黑了的时候，这花园的门要关了，看守人就把他赶出来。他站在亚尔诺河②的桥上，沉思了好久。他望着星星——它们在他和这座美丽的大理石桥之间的水上闪耀着。

他向那个铜猪走去。他半跪在地上，用双手抱着他的脖子,同时把他的小嘴凑到它亮光光的鼻子上去,喝了一大口新鲜水。附近有几片生菜叶子和一两个栗子：这就是他

---

① 这是意大利中部佛罗伦斯（Florrents）的首府。在意大利文里叫做翡冷翠（Firenze)，一般被称为“花的城市”（La citta dei flori），因为它里面和周围的平原上生长着许多花。它里面有许多古老的建筑和雕刻，是一个极富有艺术价值的城市。

② 亚尔诺河（Arno）是意大利中部的一条河，流过佛罗伦斯城。

的晚餐。这时街上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他一个人。他骑在铜猪的背上，腰向前弯，他长满了卷发的头搁到这动物的头上。在不知不觉之间，他就睡去了。

这是半夜。铜猪动了一下。于是他就听到它很清楚地说：“你这小家伙，骑稳啦，我可要开始跑了！”它也就真的背着他跑起来了。这真是一次很滑稽的旅行。他们先跑到大公爵广场上去。背着那位大公爵塑像的大铜马高声地嘶



鸣了一阵。老市政府门框上的彩色市徽射出光来，像透亮的图案；米开朗琪罗的“大卫”① 在挥着掷石器 ②。这些东西中有一种奇异的生命在搏动着！表现伯尔苏斯 ③ 的和萨比尼人 ④ 的被蹂躏的一系列的古铜像，不仅仅都有生命，它

们还发出一阵死亡的叫声，在这个美丽的、孤寂的广场上震响。

铜猪在乌菲齐宫⑤旁的拱道下面停下来了——从前的贵族常常到这儿过狂欢节。

“骑稳啦！”这动物说，“骑稳啦，因为我们现在要上楼了。”这小家伙一半儿高兴，一半儿吃惊，说不出一句话来。

他们走进一条很长的画廊。这地方他很熟悉，因为他以前曾经来过。墙上挂满了画；这儿还有许多全身像和半身像。它们被最明亮的灯光照着，好像是在白天一样。不

---

① 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oti，1475－1564）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期的一个伟大的雕刻家、建筑家和诗人。“大卫”是他所刻的基督圣徒大卫的一个巨大的大理石像。

② 这是古代的一种武器：它是一种两端系有绳子的皮带。石块或子弹放在里面，经过一番挥转，便借离心力而射出。

③ 这是指佛罗伦斯的艺术家且林尼（Benvenuto Cellini）所雕的一个铜像。它代表希腊的勇士伯尔苏斯（Perseus）砍掉一个女妖 Medusa 的头。

④ 萨比尼人（Sabine）是住在意大利中部的一个民族。他们在纪元前二九〇年被罗马人所征服。他们的女人受到征服者的大规模的蹂躏。

⑤ 这是佛罗伦斯一个有名的绘画陈列馆（Palazzo degli uffizi），里面陈列着意大利各个时代的名画。

过,当通到旁边房间的门打开的时候,那景象真是再美丽也没有了。这孩子记得这儿的华丽景象,不过在今天夜里,一切更显得非凡地壮丽。

这儿立着一个可爱的裸体妇人,她是那么美,只有大自然和最伟大的艺术家才能把她创造出来。她的美丽的肢体在轻柔的移动;她的脚下有海豚在跳跃;她的双眼射出永恒不朽的光芒。世人把她叫作麦蒂齐的"维纳斯"①。她的两旁立着许多大理石像——它们都被注入了生命的精灵。这都是美丽的裸体男子;有一个正在磨剑,因此他被叫做磨剑人。另一系列的雕像是一群搏斗的武士;斗士们都在磨剑,他们都要争取这位美的女神。

这孩子在这种壮观面前感到惊奇。墙上射出种种的光彩，一切都有生命，都能动作。维纳斯——现世的维纳斯像——丰满而又热情,正如提香②见到她时一样,显出双重的形象。这真是一种奇观。这是两个美丽女人的画像:她们娇美的、裸着的肢体伸在柔软的垫子上;她们的胸脯在起伏

① 这是爱情的女神维纳斯（Venus）的名雕像之一。麦蒂齐是佛罗伦斯的统治者，相传他热心保护文学、艺术和诗人。

② 提香（Titian，1477－1576）是意大利威尼斯学派的一个名画家。

地动着,她们的头也在动着,弄得她们浓密的卷发垂到她们圆润的肩上,同时她们乌黑的眼睛表示出她们炽热的内心。不过没有任何一张画敢走出画框。美的女神、斗士和磨剑人留在自己的原位上,因为圣母、耶稣和圣·约翰所射出的荣光,把他们罩住了。这些神圣的画像已经不再是画像了,他们就是神本身。

从这一个殿到那一个殿，是说不尽的光彩！是说不尽的美丽！这小家伙把这些东西全都看了，因为铜猪是一步一步地走过这些美和这些光。下一幅画总是冲淡头一幅画的印象。只有一幅图画在他的灵魂里面深深地生下了根，这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幸福的孩子——而这小家伙有一次在大白天里曾经对这些孩子点过头。

有许多人在这幅画面前漠不关心地走过，而这幅画却是一个诗的宝库。它表现救主走向地狱。不过他周围的人并不是受难者，而是邪教徒。这幅画是佛罗伦斯人安季奥罗·布龙岂罗①绘的。它里面最美的东西是孩子面上的表情——他们认为自己能走进天国的那种信心；有两个小家

① 安季奥罗·布龙岂罗(Angiolo Broncino，1502—1572)是佛罗伦斯的一个画家。

伙已经拥抱在一起，还有一个在对那个站在他下面的伸着手，似乎在说:“我要到天国去了!”年纪大的人都站在那儿犹疑，有的在希望，有的在主耶稣面前卑微地低着头。

这孩子把这幅画看得比任何画都久。这时有一个低微的叹息声发出来了：它是从这幅画里发出来的呢，还是从这动物发出来的？小家伙对那些微笑着的孩子们高举起他的手……于是铜猪就背着他跑出去了，一直跑出那个敞开着的大门。

“我感谢你和祝福你，你——可爱的动物!”小家伙说，同时把铜猪拍了几下。它就砰！砰！跳下了台阶。

“我也感谢你和祝福你!”铜猪说。“我帮助了你，你也帮助了我呀，因为只有当一个天真的孩子骑在我背上的时候,我才能有力量跑动！是的。你看吧,我还能走到圣母画像面前那盏灯的光亮下面去呢。什么地方我都可以把你带去；只有教堂我不能进去！不过,只要你在我身上,我站在外面就可朝着敞开的大门看见里面的东西了。请你不要从我的背上溜下来吧；因为如果你这样做，我就会停下来死掉，像你白天在波尔塔·罗萨看到我的那个样子。”

“我不离开你，我亲爱的朋友!”小家伙说。

于是他们就以飞快的速度跑过佛罗伦斯的街道，一直跑到圣·克鲁采教堂前面的广场上。

教堂的门自动地向两边开了，祭坛上的灯光射到教堂外面来，一直射到这孤独的广场上。

教堂左边的一个墓碑上发出一道奇异的强光，无数移动着的星星在它周围形成一道光圈。墓上有一个纹章发出光辉，一架以绿色为背景的红色梯子射出火一般的光焰，这就是加里勒奥①的坟墓。这是一个朴素的墓碑，不过这绿地上的红色梯子是一种极有意义的纹章：它好像就代表艺术，因为艺术的道路总是经过一个灼热的梯子通到天上去的。一切心灵的先知②都升到天上，像先知伊里亚③一样。

在教堂的右边，刻满了花纹的石棺上的每一个半身像，似乎都具有生命。这儿立着密开朗琪罗；那儿立着戴有桂

---

① 加里勒奥（Galileo，1564－1642）是意大利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发明过许多物理学上的定律。他同时是佛罗伦斯大学的教授。

② 指艺术家。据基督教圣经上的意义，先知是指代上帝——即真理——而说教的人。

③ 古代希伯莱民族的一个伟大的先知。

冠的但丁、亚尔菲埃里①和麦其亚维里②，因为在这儿，伟人们——意大利的光荣——都是并排地躺在一起。这是一座华丽的教堂，比佛罗伦斯的大理石主教堂更要美丽，但是没有那样宽大。

那些大理石刻的衣服似乎在飘动，那些巨大的石像似乎把头抬得更高，在黑夜的歌声和音乐中，朝着那明亮的、射出光彩的祭坛凝望——这儿有一群穿着白衣的孩子在挥动着金制的香炉。强烈的香烟从教堂流到外面空旷的广场上。

这孩子向这闪耀着的光辉伸出他的手。在这同时，铜猪又开始奔跑：他得把它紧紧地抱着。风在他的耳朵旁边呼啸；他听到教堂开门的时候，门上的枢纽发出叽嘎的响声。在这同时，他的知觉似乎离开了他，他打了一个寒颤，同时他就醒了。

---

① 亚尔菲埃里（Vittorio Alfieri，1749－1803）是意大利的一个剧作家和诗人。

② 麦其亚维里（Niccolo di Bernardo Machiavelli，1469－1527）是佛罗伦斯的政治家和政治理论家，一位泼辣的“不择手段，只求达到目的”的外交家。

这是早晨。他仍然坐在铜猪的背上,但他差不多已经要滚下来了。这只猪仍然像过去一样，立在波尔塔·罗萨的那块老地方。

这孩子一想起那个他称为“母亲”的女人，心中就充满了恐惧和战栗。她昨天叫他出去讨几个钱回来，而他现在却一个铜子也没有弄到手，并且还感到又饥又渴。他又把铜猪的脖子拥抱了一次，吻了吻它的鼻子,对它点点头,然后就走开了。他走进一条最狭小的街道——狭小得只够让一只驮着东西的驴子走过去。一扇用铁皮包着的大门半掩着。他走了进去，爬上了砖铺的梯子——梯子两边的墙非常脏，只有一根光滑的绳子算是梯子的扶手。他一直爬到晒着许多破衣的阳台上。从这儿又有一道梯子通到下边的院子。这里有一口水井，同时有许多铁丝从这口井牵到各层的楼上。许多水桶并排地悬着;辘轳格格地响起来,于是水桶就在空中东摇西摆，水洒得满院子都是。另外还有一道要倒的砖梯通到楼上。有两个俄国水手正在兴匆匆地走下楼来,几乎把这个可怜的孩子撞倒了:他们在这儿狂欢了一夜,正要回到船上去。一个年纪不小的胖女人,长着一头粗硬的黑发，送他们下楼。

“你带了什么东西回来？”她问这孩子。

“请不要生气吧！”他哀求着。“我什么东西也没有讨到——什么东西也没有！”他紧抱着“母亲”的衣服，好像想要吻它似的。

他们走进一个小房间里去。我不想来描写它。我只想说一件事情：它里面有一个带把手的土钵子，里面烧着炭火。它的名字叫做“玛丽多”①。她把这钵子抱在怀里，暖着自己的手指。随后她就用手肘把这孩子一推。

“你总会带回几个钱吧？”她问。

孩子哭起来。她用脚踢了他几下，他哭得更厉害起来。

“请你放安静一点，不然我就会把你这个尖叫的脑袋敲破！”她说，同时挥动她手中抱着的火钵。孩子发出一声尖叫，倒在地上。这时一位邻居——她手上也抱着一个“玛丽多”——走进来了。

“菲丽姬达，你又在对这孩子干什么？”

“这孩子是我的！”菲丽姬达回答说。“假如我愿意的话，我可以把他打死，也可以把你打死，贾妮娜！”

---

① 这个字的意大利原文是 Marito，即“丈夫”“爱人”的意思。

于是她挥舞着火钵。另一位也采取自卫行动，举起了她的火钵。这两个火钵互相殴打，弄得碎片、火星和火灰在屋里四处飞扬。可是孩子就在这时候溜出门，越过天井，跑出去了。这可怜的孩子一直在跑，连气也喘不过来。他在圣·克鲁采教堂面前停下来。头天晚上这教堂的门还是为他开着的。他走进去。一切都在放射着光辉。他在右边的第一个坟旁跪下来。这是密开朗琪罗的坟。他马上放声大哭。有的人来，有的人去。他们念着弥撒，可是谁也没有理这孩子。只有一个年老的市民停住望了他一眼，随后他也像其余的人一样，离去了。

饥饿鞭挞着这孩子；他已经没有气力，病了。他爬到墙和大理石墓碑之间的一个角落里，睡着了。这时已经将近黄昏，有一个人拉了他一下，把他惊醒了。他跳起来，原来刚才那位老市民正站在他面前。

“你病了吗？你的家在什么地方？你在这儿呆了一整天吗？”这是这位老人所问的许多问题中的几个问题。

他回答了。这位老人把他带到附近一条偏僻街上的小屋子里去。他们来到一个制造手套的店里。当他们走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在忙着做缝纫。一只小小的白哈巴狗——

它身上的毛剃得精光，人们可以看得见它鲜红的皮肤——在桌上跳来跳去，同时还在这孩子面前翻起筋头来。



“天真的动物马上就相互认识了，”女人说。

她抚摸着这孩子和小狗。这对善良的夫妇给这孩子一些食物和饮料，同时说他可以在这儿过一夜，第二天裘赛比爸爸可以到他的母亲面前去讲情。他在一个简陋的小床上睡觉，不过对于他这个常常在硬石板上睡觉的人来说，这床简直是太舒服了。他睡得很好，梦见那些美丽的绘画和那只铜猪。

裘赛比爸爸第二天早上出去了。这个可怜的孩子对于

这件事并不感到高兴，因为他知道他出去的目的是要把他送回到他母亲那儿去。于是他哭起来，吻着那只快乐的小狗。那妇人点点头，表示同意他们俩的行为。

裘赛比爸爸带回了什么消息呢？他跟他的太太讲了很久的话，而她一直在点着头，抚摸着这孩子的脸。

“他是一个可爱的孩子！”她说。“他也能像你一样，成为一个很能干的手套匠人！你看，他有多么细致的手指！圣母注定他要成为一位手套制造家。”

孩子留在这家里，妇人教他缝手套；他吃得很好，也睡得很好，同时也很快乐，他还开始跟“最美的人儿”——这就是那只小狗的名字——开玩笑呢；可是妇人伸出手指来吓他，骂他，还和他生气。这触动了孩子的心事。他在他的小房间里默默地坐着。房间面对着一条晒着许多皮的街道；窗子上有很粗的铁栏杆。他睡不着，因为他在想念那只铜猪。这时他忽然听到外面有一阵“朴塔！朴塔！”的声音。这一定是那只猪了。他跳到窗那儿去，可是什么也看不见——它已经走过去了。

“快帮助先生提他的颜料匣子吧。”太太第二天早晨对孩子说。这时他们的一位年轻邻居——一位画家——正在

提着颜料匣子和一大卷帆布走过。

孩子拿起颜料匣子,跟着这位画家走了;他们走到美术陈列馆，登上台阶——那晚他曾经骑着铜猪到这台阶上来过,所以他记得很清楚。他认得出那些半身像和绘画,那座美丽的大理石雕的维纳斯，和那用彩色活灵活现地绘出的维纳斯。同时他又看到了圣母、救世主和圣·约翰。

他们在布龙岂罗绘的那幅像面前站着，一声不响。在这幅画里，耶稣走到下界,许多孩子们在他的周围微笑,幸福地等待走进天国。这个穷苦的孩子也在微笑，因为他觉得好像天国就在眼前。

“你现在回去吧!”画家站了一会儿，把画架架好以后说。

“我能看看你画画吗?”孩子问。“我可以看看你在这张白帆布上把那幅画画下来吗?”

“我现在还不能马上就画,”画家回答说。他取出一支黑粉笔。他的手在很快地挥动，他的眼睛在打量那张伟大的绘画。虽然他只画出几根很细的线条，救主的形象可是现出来了，像在那张彩色画里一样。

“你为什么不走呢？”画家问。

这孩子默默不语地走回家去。他坐在桌子旁边学习缝手套。

但是他整天在想那个美术陈列馆。因此有时他的针刺着了他的手指,使他显得很笨拙。不过他再不逗着“最美的人儿”玩了。当黄昏到来、门还是开着的时候，他就偷偷地溜出去。这是一个很寒冷、但是星光满天的晚上，既美丽，又明亮。他走过几条静寂的街道，不久他就走到铜猪面前来了。他对它弯下腰来,在它光滑的鼻子上吻了一下,于是他就骑上它的背。

“你这个幸福的动物!”他说；“我是多么想念着你啊!我们今天晚上要去逛逛才好。”

铜猪立着一动也不动。新鲜的泉水从它的嘴里喷出来。这小家伙像一个骑师似地坐着。这时他觉得有人在拉他的衣服。他朝旁边一看，原来是“最美的人儿”来了——那个毛剃得光光的“最美的人儿”。这小狗也是跟他一道偷偷地溜出屋子的，而他却没有发现。“最美的人儿”叫了几声，好像是在说:“你看我也来了，为什么你坐在这儿呢?”这条小狗在这块地方比一条凶猛的蟒蛇还要使这孩子害怕。像那位老太太说的一样,“最美的人儿”居然跑到街上

来了，而且还没有穿上衣服哩！结果会怎样呢？小狗除非披上了一块羔羊皮，它在冬天是从来不出门的。这块羊皮是专为它裁的和缝的。它是用一根红缎带系在小狗的脖子上的,此外还有一个蝴蝶结和小铃;另外还有一根带子系在它的肚子上。当小狗在冬天穿着这样的衣服和女主人一块散步的时候，它很像一只羔羊。现在“最美的人儿”却在外面而没有穿上衣服！这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他做了许许多多的推想。不过他又吻了这铜猪一次，把“最美的人儿”抱进自己的怀里；这小东西冻得发抖,因此这孩子尽快地向前跑。

“你抱着一件什么东西跑得这样快？”他在路上遇着的两个宪兵问他，同时“最美的人儿”也叫起来。“你从什么地方偷来这只漂亮的小狗的？”他们问，并且把小狗从他手中夺过来。

“啊，请把小狗还给我吧！”孩子哀求着。

“假如你没有偷它，你可以回去告诉家里的人,叫他们到警察局来领取。”于是他们把地址告诉他，接着就带着“最美的人儿”走了。

这真是糟糕透顶的事儿！孩子不知道应该跳到亚尔诺

河里去呢,还是回家去坦白一番好。他想,他们一定会把他打死的。

“不过我倒很愿意被打死。如果我死了,我可以去找耶稣和圣母！”于是他回到家里去，准备被打死。

门已经关上了，他的手又伸不到门环。街上什么人也没有，只有一块松石头。他就拿起这块石头敲着门。

“是谁?”里面有人问。

“是我,”他说。

“‘最美的人儿’逃走了。请开门，打死我吧!”

大家为这“最美的人儿”感到非常狼狈，特别是太太。她马上朝那经常挂着小狗衣服的墙上看。那块羔羊皮还在那儿。

“‘最美的人儿’在警察局里!”她大声叫起来,“你这个坏蛋！你怎样把它弄出去的？它将会冻死了！可怜娇嫩的小东西，现在落到粗暴的丘八手中去了!”

爸爸马上就出去了——太太恸哭起来，孩子在流着眼泪。住在这幢房子里的人全都跑来了,那位画家也来了:他把孩子抱在他双腿中间，问了他许多问题。他从这孩子的一些不连贯的话语中听到关于铜猪和美术陈列馆的整个故

事——这故事当然是不太容易理解的。画家安慰了孩子一番,同时也劝了劝这位太太。不过,等到爸爸把在丘八们手中呆过一阵子的“最美的人儿”带回家以后，她才算安静下来。随后大家就非常高兴。画家把这可怜的孩子抚摸了一会儿，同时送给他几张图画。

啊,这真是一些可爱的作品——这么一些滑稽的脑袋!……特别是那只栩栩如生的铜猪。啊。什么东西也没有比这好看！只是寥寥几笔就使它立在纸上，甚至它后面的房子也被画出来了。

“啊，如果一个人能够描写和绘画,那么他就可以把整个的世界摆在他面前了!”

第二天,当他身边没有人的时候,这小家伙拿出一支铅笔，在图画的背面临摹了那幅铜猪,而他居然做得很成功!——当然有些不太整齐，有点歪歪倒倒,一条腿粗,一条腿细，虽然如此，它的形象仍然是很清楚。他自己对这成绩感到高兴。他看得很清楚，这支铅笔还不能随心所欲地灵活使用。不过，到第三天，原来的铜猪旁边又出现了另一只，而这一只比头一只要好一百倍,至于第三只,它是非常好，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

可是手套的生意并不兴旺；他的跑腿工作尽可以不慌不忙地去做。铜猪已经告诉了他：一切的图画都可以在纸上画下来，而佛罗伦斯本身就是一个画册，只要人愿意去翻翻它就成。三一广场①上有一个细长的圆柱，上面是正义的女神的雕像。她的眼睛被布蒙着，她的手中拿着一个天秤。马上她就被移到纸上来了，而移动她的人就正是手套制造匠的这个小学徒。他的画越积越多，不过它们全都是些静物。有一天，“最美的人儿”跳到他面前来了。

“站着不要动！”他说，“我要使你变得美丽，同时叫你留在我的画册里面。”

不过“最美的人儿”却不愿意站着不动，所以他就把它绑起来。它的头和尾巴都被绑住了，因此它就乱跳乱叫，结果他不得不把绳子拉得更紧。这时太太就来了。

“你这恶毒的孩子！——可怜的动物！”她这时能够说出来的就只是这句话。

她把这孩子推开，踢了他一脚，叫他滚出去——他，最忘恩负义的废料和最恶毒的孩子。于是她一把眼泪一把鼻

---

① 原文是：Piazza della Trinita。

涕地吻了这只被缢得半死的小小的“最美的人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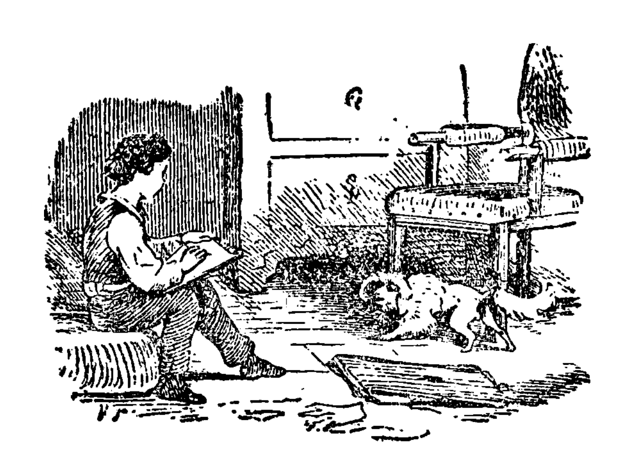
正在这时候，那位画家走上楼来了。故事的转折点就从这时候开始。

一八三四年，佛罗伦斯的美术学院举行了一个展览会。有两张并排放着的画吸引住了许多观众。较小的那幅画表现一个快乐的小孩坐着作画——他的模特儿是一个毛剃得很光的小白哈叭狗;不过这东西不愿意静静地站着,因此它的脖子和尾巴便被一根线绑起来了。这幅画里有真理,也有生活,因而大家都对它感到兴趣。画这幅画的人据说是一个年轻的佛罗伦斯的住民。他小时是流浪在街头的一个孤儿,是一个老手套匠人养大的,同时他是自修学好绘画的。一位驰名的画家发现了这个天才，而他发现的时候恰恰是这个孩子要被赶出去的时候，因为他把太太的一只心爱的小哈叭狗绑起来，想要它做个模特儿。

手套制造匠的徒弟成了一个伟大的画家：这幅画本身证明了这一点,而在它旁边一幅较大的画更证明了这一点。这里面只是绘着一个人像——一个衣衫褴褛的美貌的孩子，他坐在地上,睡在街上,靠着波尔塔·罗萨街上的那只铜猪①。所有的观众都知道这个地方。孩子的双臂搭在这

猪的头上，而他自己则在呼呼地打盹。圣母画像面前的灯对这孩子白嫩的面孔射出一道强有力的光——这是一张美丽的画！一架镀金的大画框镶着它，在画框的一角悬着一个桂花圈；可是在绿叶中间扎着一条黑带，黑带上面挂着一块黑纱。

因为这位青年艺术家在几天以前死去了！



① 铜猪是后来铸造的。原物很古，是大理石刻的。它原先是立在乌菲齐宫美术陈列馆前面的广场上。



永恒的友情

我们飞离丹麦的海岸，

远远飞向陌生的国度，
在蔚蓝美丽的海水边，
我们踏上希腊的领土。

柠檬树结满了金黄果，
枝条被压得垂向地上；
遍地“起绒草”长得繁多，
还有美丽的大理石像。

牧羊人坐着，狗在休息，
我们围坐在他的四周，
听他叙述“永恒的友谊”——
这是古老的优美的风俗。

我们住的房子是泥土糊成的，不过门柱则是刻有长条凹槽的大理石。这些大理石是建造房子时从附近搬来的。屋顶很低，几乎接近地面。它现在变成了棕色，很难看，不过它当初是用从山后砍来的、开着花的橄榄树枝和新鲜的桂树枝编成的。我们的住屋周围的空间很狭窄。峻峭的石

壁耸立着，露出一层黑黝的颜色。它们的顶上经常悬着一些云块,很像白色的生物。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次鸟叫,这儿从来没有人们在风笛声中跳舞。不过这地方从远古的时代起就是神圣的：它的名字就说明这一点，因为它叫做德尔菲①!那些庄严深黑的山顶上全盖满了雪。最高的一座山峰在红色的晚霞中闪耀得最久——它就是巴尔那士山②。一条溪流从它上面流下来，在我们的屋子旁边流过——它从前也是神圣的。现在有一头驴用腿把它搅浑了，但是水很急，一会儿它又变得清明如镜。

每一块地方和它神圣的寂静，我记得多么清楚啊！在一间茅屋的中央，有一堆火在烧着。当那白热的火灰在发着红光的时候，人们就在它上面烤着面包。当雪花在我们的茅屋旁边高高地堆起、几乎要把这房子掩盖住的时候,这就是我的母亲最高兴的时候。这时她就用双手捧着我的头,吻着我的前额,同时对我唱出她在任何其他的场合都不

① 德尔菲（Delphi）是希腊的旧都。希腊的太阳神亚波罗的神庙就在此。

② 巴尔那士山(Parnas)是在希腊的中部,有二四五九米高,神话中说是艺术之神所住的地方。

敢唱的歌——因为土耳其人是我们的统治者，不准人唱这支歌①。她唱道:

在奥林蒲②的山顶上，在低矮的枞树林里，有一头很老的赤鹿。它的眼睛里充满了泪珠；它哭出红色的、绿色的、甚至淡蓝色的眼泪。这时有一头红褐色的小斑鹿走来，说:“什么东西叫你这样难过,你哭得这样厉害,哭出红色的、绿色的,甚至淡蓝色的眼泪呢?”赤鹿回答说:“土耳其人来到了我们村里，带来了一群野狗打猎——一群厉害的野狗。”“我要把他们从这些岛上赶走,”红褐色的小斑鹿说,“我要把他们从这个岛上赶到深海里去!”但是在黄昏还没有到来以前，褐色的小斑鹿就已经被杀死了。在黑夜还没有到来以前，赤鹿就被追赶着，终于也死去了。

---

① 从十五世纪中叶起一直到十九世纪初，希腊是被土耳其人所占领的。

② 奥林蒲山(Olymp)是希腊东北部的一座大山，据神话上说，它是希腊众神所住的地方。

当我的母亲正在唱这支歌的时候,她的眼睛都湿了,一颗泪珠挂在她长长的睫毛上。但是她把泪珠隐藏了起来,继续在火灰上烤我们的黑面包。这时我就紧握着我的拳头,说:

“我们要杀掉土耳其人!”

她又把歌词念了一遍:

“我要把他们从这些岛上赶到深海里去,但是在黄昏还没有到来以前,褐色的小斑鹿就已经被杀死了。在黑夜还没有到来以前,赤鹿就被追赶着,终于也死去了。”

当我的父亲回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孤独地在我们的茅屋里过了好几天和好几夜了。我知道,他会带给我勒庞多湾①的贝壳,甚至一把明亮的刀子呢。不过这次他带给我们一个小孩子——一个裸着的小女孩。他把她搂在他的羊皮大衣里。她是裹在一张皮里。当这张皮脱下来的时候,她就躺在我母亲的膝上。她所有的东西只是她黑头发上系着的三枚小银币。我的父亲说,这孩子的爸爸和妈妈都被土耳其人杀死了。他讲了许多关于他们的故事,弄得我整夜

---

① 勒庞多湾(Lepanto)是希腊西部的一个海口。

都梦着土耳其人。父亲自己也受了伤，妈妈把他臂上的伤包扎起来。他的伤势很重,他的羊皮衣被血凝结得硬化了。这个小姑娘将成为我的妹妹。她是那么可爱,那么明朗!就是我母亲的眼睛也没有她的那样温柔。安娜达西亚——这是她的名字——将成为我的妹妹,因为她的父亲,根据我们仍然保存着的一种古老风俗，已经跟我的父亲连成为骨肉了:他们在年轻的时候曾结拜为兄弟,那时他们选了邻近的一位最美丽、最贤淑的女子来举行他们结拜的仪式。我常常听到人们谈起这种奇怪的优美风俗。

这个小小的女孩子现在是我的妹妹了；她坐在我的膝盖上，我送给她鲜花和山鸟的羽毛。我们一起喝巴尔那士山的水,我们在这茅屋的桂树枝编的屋顶下头挨着头睡觉,我的母亲一连好几个冬天唱着关于那个红色、绿色和淡蓝色的泪珠的故事。不过我那时还不懂，这些泪珠反映着我的同胞们的无限的悲愁。

有一天，三个佛兰克人①来了。他们的装束跟我们的不同，他们的马背着帐篷和床。有二十多个带着剑和毛瑟

① 佛兰克人（Frank）是古代住在莱茵河流域的一个德国民族。

枪的土耳其人陪伴着他们,因为他们是土耳其总督的朋友。他们还带着总督派人护送的命令。他们到这儿来只不过想看看我们的山，爬爬那耸立在雪层和云块中的巴尔那士山峰，瞧瞧我们茅屋附近的那些奇怪的黑石崖。他们在我们的茅屋里找不到空处，同时也忍受不了弥漫在我们屋顶下的、然后从低矮的门溜出去的炊烟。他们在我们屋子外边的一块狭小的空地上搭起帐篷,烤着羔羊和鸡,倒出了浓烈的美酒，但是土耳其人却不敢喝①。

当他们离去的时候，我把裹在羊皮里的妹妹安娜达西亚背在背上，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路。有一个佛兰克人叫我站在一块大石头的前面,把我和她站在那儿的样子画下来,画得非常生动,好像我们是一个人一样;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样的事情，不过安娜达西亚和我的确也是像一个人。她总是坐在我的膝上，或者穿着羊皮衣爬在我的背上。当我在做梦的时候，她就在我的梦中出现。

过了两晚，许多别的人到我们的茅屋里来了。他们都带着大刀和毛瑟枪。我的母亲说，他们是勇敢的阿尔巴尼

---

① 土耳其人都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可兰经上说，伊斯兰教徒是不应该喝酒的。

亚人。他们只住了一个很短的时期。我的妹妹安娜达西亚在他们一个人的膝上坐过。当这人走了以后，系在她头发上的银币就不再有三枚，而只剩下两枚了。他们把烟草卷在纸里，然后吸它。他们年纪最大的一位谈着他们应该走哪条路好，但是做不出决定。

“如果我把唾沫向上吐，”他说，“它将会落到我的脸上；如果我向下吐，它将落进我的胡子里去。”不过他得作一个决定。他们终于走开了,我的父亲也跟他们一同去了。不久,我们就听到劈拍的枪声。不一会儿枪又响了几下。兵士们冲进我们的茅屋里来,把我的母亲、我自己和安娜达西亚都俘虏去了。他们宣称我们窝藏“强盗”，说我的父亲跟“强盗”走了，因此要把我们带走。我看到了“强盗”们的尸首;我也看到了我父亲的尸首。我大哭起来,哭得一直睡去。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被关进牢里去了。不过监牢并不比我们的茅屋更坏。我们吃了一点洋葱。喝了一点从一个漆皮囊里倒出来的发了霉的酒，但是我们家里的东西也并不比这更好。

我记不起我们在牢里被关了多久。不过许多白天和黑夜过去了。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我们已经要过神圣的耶稣

复活节了。我把安娜达西亚背在背上,因为我的母亲病了,她只能慢慢地走路。我们要走很长一段路才能到达海边,到达勒庞多湾。我们走进一个教堂里去;金地上的神像射出光辉。这是安琪儿的画像。啊,他们是多么美!不过我觉得我们的小安娜达西亚也是同样地美。教堂中央停着一口棺材,里面装满了玫瑰花。“这就是上帝基督,他作为美丽的花朵躺在那里面,”我的母亲说。于是牧师就说:“耶稣升起来了!”大家都互相吻着:每人手中拿着一支燃着的蜡烛。我也拿着一支,小小的安娜达西亚也拿着一支。风笛奏起来了,男人手挽着手从教堂里舞出来,女人们在外面烤着复活节的羊。我们也被邀请了。我坐在火堆旁边。一个年纪比我大一点的孩子用手搂着我的脖子,吻着我,同时说:“耶稣升起来了!”我们两人,亚夫旦尼得斯和我,第一次就是这样碰见的。

我的母亲会织渔网。在这块海湾地带,人们对于渔网的需求很大。所以我们在这个海边,在这个美丽的海边,住了很久。海水的味道是像眼泪一样;海水的颜色使我记起了那只赤鹿的眼泪——一会儿变红,一会儿变绿,一会儿变蓝。

亚夫旦尼得斯会驾船。我常常和小安娜达西亚坐在船上。船在水面上行驶，像云块在空中流动一样。太阳下落的时候,群山就染上一层深蓝的颜色,这道山脉比那道山脉高，在最远的地方是积雪的巴尔那士山。山峰在晚霞中像火热的铁那样发着光。这光辉好像是从山里面射出来的,因为当太阳落了以后,它仍在清净蔚蓝的空中放射了很久。白色的海鸟们用翅膀点着海水。除此以外，海上是清静无声，像黑石山中的德尔菲一样,我在船里仰天躺着,安娜达西亚靠在我的胸脯上,天上的星星照得比我们教堂里的灯光还亮。它们像我们在德尔菲的茅屋前面坐着时所看到的星星那样，它们的方位一点也没有改变。最后我似乎觉得已经回到那儿去了。忽然间,水里起了一阵响声,船猛烈地摇动起来。我大声叫喊，因为安娜达西亚落到水里去了。不过，没有一会儿,亚夫旦尼得斯也非常敏捷,他立刻把她向我托上来！我们把她的衣服脱下,把水挤出来,然后又替她把衣服穿好。亚夫旦尼得斯也为自己这样做了。我们停在水上，一直到我们的衣服晒干为止,谁也不知道,我们这位干妹妹使我们感到多么惊慌。对于她的生命，亚夫旦尼得斯现在也做了一份贡献。

夏天来了！太阳把树上的叶子都烤得枯黄了。我怀恋着我们那些清凉的高山和山里新鲜的泉水，我的母亲也怀恋着它们；因此一天晚上，我们就回到故乡去。多么和平，多么安静啊！我们在高高的麝香草上走过。虽然太阳把它的叶子晒焦了，它仍然发出芬芳的香气。我们没有遇到一个牧人，也没有见到一间茅屋。处处是一片荒凉和静寂。只有一颗流星说明天上还有生命在活动。我不知道，那清明蔚蓝的天空自己在发着光呢，还是星星在发着光，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群山的轮廓。我的母亲烧起火，烤了几个她随身带着的洋葱。我和我的小妹妹睡在麝香草里，一点也不害怕那喉咙里喷火的、丑恶的斯米特拉基①狼或山狗。我的母亲坐在我们的旁边——我想这已经够了。

我们回到了我们的老家；不过我们的茅屋已经成了一堆废墟，现在我们得把它重建起来。有好几个女人来帮助我的母亲。不到几天工夫，新的墙又砌起来了，还有夹竹桃枝子编的新屋顶。我的母亲用树皮和兽皮做了许多瓶套子。我看守牧师的一小群羊；安娜达西亚和小乌龟成了我

① 斯米特拉基（Smidraki）是希腊迷信中的一种怪物。它是从人们抛到田野里去的羊肠子所产生出来的。

的玩伴。

有一天我们亲爱的亚夫旦尼得斯来拜访我们。他说他非常想要看我们，所以他跟我们在一起住了两个整天。

一个月以后，他又来了。他说他要乘船到巴特拉和科夫去①，所以他要先来和我们告别。他带来一条大鱼送给我的母亲。他会讲许多故事——不仅关于在勒庞多湾的渔夫的故事，而且关于那些像现在的土耳其人一样统治过希腊的君主和英雄的故事。

我曾经看到玫瑰花树上冒出一颗花苞。它花了许多天和许多星期的光阴才慢慢开成一朵玫瑰花。它美丽地在花枝上悬着，在我一点也没有想到它会变得多大、多美和多红以前，它就已经是这样的一朵花了。安娜达西亚对我说来也是这样。她现在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了，而我也成了一个健壮的年轻人。盖在我母亲和安娜达西亚床上的狼皮，就是我亲自从狼身上剥下来的——我用枪打死的狼。好几天过去了。

一天晚上亚夫旦尼得斯来了。他现在长得很结实，棕

---

① 巴特拉（Patras）是希腊西部的一个海口。科夫（Corfu）是希腊西北部的一个海岛。

色,像芦苇一样颀长。他跟我们大家亲吻。他谈到大洋,马耳他的堡垒，和埃及的奇怪的石冢①。他的这些故事听起来很神奇，像是一个关于牧师的传说。我怀着一种尊敬的心情望着他。

“你知道的东西真多啊！”我说。“你真会讲!”

“不过最美的故事是你讲给我听的!”他说。“你曾经告诉过我一件事，我一直忘记不了——一件关于拜把交情的古老风俗。我倒很想按照这个风俗做呢!兄弟,我们到教堂去吧！像你的父亲和安娜达西亚的父亲那样。你的妹妹安娜达西亚是一个最美丽、最天真的女子;让她来做我们的证人吧！谁也比不上我们希腊人，我们有这样一个美丽的风俗。”

安娜达西亚的脸儿红起来了，像一朵新鲜的玫瑰。我的母亲把亚夫旦尼得斯吻了一下。

离开我们房子大约一点钟的路程，在山上一块有些松土和几株稀疏的树撒下一点荫影的地方，立着一个小小的教堂。祭台前面挂着一盏银灯。

① 指埃及的金字塔。

我穿着我最好的衣服:一条白色的短裙围在我的腰上,一件红上衣紧紧地扣着我的上身，我的菲兹帽①上的缨子是银色的。我的腰带内插着一把刀子和一杆手枪。亚夫旦尼得斯穿着希腊水手的蓝制服；他的胸前挂着刻有圣母玛利亚像的银章,他的领巾是像富有的绅士所戴的那样华贵。无论什么人一看就知道我们要去举行一个庄严的仪式。我们走进这个孤寂的小教堂。从门里射进来的晚霞，照在燃着的灯上和绘在金底的圣像上。我们在祭坛的台阶上跪下来，这时安娜达西亚在我们面前站着。她苗条的身段穿着一件潇洒的长袍；她的雪白的颈项和胸脯上戴着一个缀满了新旧钱币的链子，像一个完整的衣领，她的黑发拢到顶上,梳成一个髻,上面戴着缀着一些从古庙中寻来的金银币的小帽。任何希腊的女子也没有她这样的饰品。她的面孔发着光，她的眼睛像两颗星星。

我们三个人一齐静静地祈祷着；于是她问我们:

“你们两个人将成为共生死的朋友吗?”

“是,”我们回答说。

① 菲兹帽（Fesz）是一种高顶的红色帽子。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普通都戴这种帽子。

“那么在任何情况下，请你们记住这句话：我的兄弟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我的秘密就是他的秘密，我的幸福就是他的幸福！自我牺牲、耐心——我所有的一切东西将为他所有，也正如为我所有一样，成吗？”

我们又回答说：“成！”

于是她把我们两人的手合在一起，在我们的额上吻了一下。然后我们又静静地祈祷着。这时牧师从祭台的门走出来，对我们三个人祝福。在祭台的帘子后面，升起了圣者的歌声。我们永恒的友谊现在建立起来了。当我们站起来的时候，我看到我的母亲站在教堂的门边痛哭。

在我们小小的茅屋里，在德尔菲的泉水旁边，一切是多么愉快啊！亚夫旦尼得斯，在他离去的头一天晚上，跟我一起默默地坐在一个山坡上面。他的手抱着我的腰，我的手围着他的脖子；我们谈到希腊的不幸，谈到我们国家谁是可以信任的人。我们灵魂中的每一个思想，现在赤裸裸地暴露在我们面前。我紧握着他的手。

“有一件事你还得知道，这件事一直到现在只有苍天和我知道。我整个的灵魂现在是在爱情中——一种比我对我的母亲和你还要强烈的爱情！”

“你爱谁呢?”亚夫旦尼得斯问，于是他的脸和脖子就红起来。

“我爱安娜达西亚!”我说——于是他的手在我的手里颤抖起来,他变得像死尸一样惨白,我看到了这情景；我了解其中的道理！我相信我自己的手也在颤抖。我对他弯下腰来，吻了他的前额，同时低声说:“我从来没有对她表示过！也许她不爱我!兄弟,请想一想:我每天看到她,她是在我身旁长大的，她简直成了我的灵魂的一部分!”

“那么她是属于你的!”他说,“属于你的！我不能欺骗你——我也决不欺骗你！我也爱她呀！不过明天早晨我就要离去了。我们只有一年以后才能再见面。那时你们将结婚了,会不会？我有一点钱；那是属于你的。你得拿去,你应该拿去!”

我们在山上走过，一句话也没有说。当我们走到母亲门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很久。

当我们走进门的时候,安娜达西亚举起灯向我们走来。她用一种奇怪的悲哀的眼光望着亚夫旦尼得斯。

“明天你就要离开我们了!”她说。“这真使我感到难过!”

“使你难过!”他说。我觉得他的声音所表示出的苦痛,跟我心中的苦痛是一样深。我说不出话来;不过他紧握着她的手,同时说:

“我的这位兄弟爱你,你也爱他,是不是?他的沉默是他对你的爱情的明证。”

安娜达西亚颤抖起来,放声大哭。这时我的眼中,我的思想中,只有她的存在。我张开双臂抱着她,同时说:“是的,我爱你!”

她把她的嘴唇贴在我的嘴上,她的双手搂着我的脖子。



不过那盏灯跌到地上去了，我们四周是一片黑暗——像亲爱的、可怜的亚夫旦尼得斯的心一样。

在天还没有亮以前，他就起了床。他把大家都吻了一下，说了再会，于是就离去了。他把他所有的钱都交给了我的母亲，作为我们大家的用费。安娜达西亚成了我的未婚妻。几天以后，她成了我的妻子。



荷马墓上的一朵玫瑰

东方所有的歌曲都歌诵着夜莺对玫瑰花的爱情。在星星闪耀着的静夜里，这只有翼的歌手就为他芬芳的花儿唱一支情歌。

离斯米尔那①不远,在一株高大的梧桐树下,商人赶着一群驮着东西的骆驼。这群牲口骄傲地昂起它们的长脖子，笨重地在这神圣的土地上行进。我看到开满了花的玫

瑰树所组成的篱笆。野鸽子在高大的树枝间飞翔。当太阳射到它们身上的时候，它们的翅膀发着光，像珍珠一样。

玫瑰树篱笆上有一朵花，一朵所有花中最美丽的花。夜莺对它唱出他的爱情的悲愁。但是这朵玫瑰一句话也不讲，它的叶子上连一颗作为同情的眼泪的露珠都没有。它只是面对着几块大石头垂下它的枝子。

“这儿躺着世界上一个最伟大的歌手！”玫瑰花说。“我在他的墓上散发出香气；当暴风雨袭来的时候，我的花瓣落到它身上，这位依里亚特的歌唱者变成了这块土地中的尘土，我从这尘土中发芽和生长！我是荷马②墓上长出的一朵玫瑰。我是太神圣了，我不能为一个平凡的夜莺开出花来。”

于是夜莺就一直歌唱到死。

赶骆驼的商人带着他驮着东西的牲口和黑奴走来了。他的小儿子看到了这只死鸟。他把这只小小的歌手埋到伟

---

① 斯米尔那（Smyrna）是土耳其西部的一个海口。

② 荷马（Homer）是纪元前一千年的一个伟大的希腊诗人。他的两部驰名的史诗依里亚特（Iliad）和奥得赛（Odyssey）是描写希腊人远征特洛伊城（Troy）的故事。此城在小亚细亚的西北部。

大的荷马的墓里。那朵玫瑰花在风中发着抖。黄昏到来了。玫瑰花紧紧地收敛起它的花瓣，做了一个梦。

它梦见一个美丽的、阳光普照的日子。一群异国人——佛兰克人——来参拜荷马的坟墓。在这些异国人之中有一位歌手;他是来自北国,来自云块和北极光的故乡[1]。他摘下这朵玫瑰,把它夹在一本书里,然后把它带到世界的另一部分——他的辽远的祖国里来。这朵玫瑰在悲哀中萎谢了,静静地躺在这本小书里。他在家里把这本书打开，说:“这是从荷马的墓上摘下的一朵玫瑰。”

这就是这朵花做的一个梦。她惊醒起来,在风中发抖。于是一颗露珠从她的花瓣上滚到这位歌手的墓上去。太阳升起来了，天气渐渐温暖起来，玫瑰花开得比以前还要美丽。她是生长在温暖的亚洲。这时有脚步声音响起来了。玫瑰花在梦里所见到的那群佛兰克人来了；在这些异国人中有一位北国的诗人:他摘下这朵玫瑰,在它新鲜的嘴唇上亲了一吻，然后把它带到云块和北极光的故乡去。

这朵花的躯体像木乃伊一样，现在躺在他的依里亚特

---

① 指丹麦、挪威和瑞典。

里面。它像在做梦一样，听到他打开这本书，说："这是荷马墓上的一朵玫瑰。"





梦　　神①

世界上没有谁能像奥列·路却埃那样，会讲那么多的故事——他才会讲呢！

天黑了以后，当孩子们还乖乖地坐在桌子旁边或坐在凳子上的时候，奥列·路却埃就来了。他轻轻地走上楼梯，因为他是穿着袜子走路的：他不声不响地把门推开，于是“嘘！”他在孩子的眼睛里喷了一点甜蜜的牛奶——只是一点儿，一丁点儿，但已足够使他们张不开眼睛。这样他们就

看不见他了。他在他们背后偷偷地走着，轻柔地吹着他们的脖子，于是他们的脑袋便感到昏沉。啊，是的！但这并不会伤害他们，因为奥列·路却埃是非常心疼小孩子的。他只是要求他们放安静些，而这只有等他们被送上床以后才能做得到：他必须等他们安静下来以后才能对他们讲故事。



① 他是丹麦小孩子的一个好朋友。谁都认识他。他的名字叫做奥列·路却埃（Ole Lukøie），“奥列”是丹麦极普通的人名，“路却埃”是丹麦文里Lukke øie两个字的简写，意思是“闭起眼睛”。

当孩子们睡着了以后,奥列·路却埃就在床边坐下来。他穿的衣服是很漂亮的:他的上衣是绸子做的,不过它的颜色就很难讲，因为它一会儿发红,一会儿发绿,一会儿发蓝——完全看他怎样转动而定。他的每条胳膊下面夹着一把伞。一把伞上绘得有图画：他就把这把伞在好孩子上面撑开，使他们一整夜都能梦得见美丽的故事。可是另外的一把伞上面什么也没有画:他把这把伞在那些顽皮的孩子上面张开,于是这些孩子就睡得非常糊涂,当他们在早晨醒来的



时候，他们什么梦也没有做。

现在让我们来听听，奥列·路却埃怎样在一整个星期中每晚上来看一个名叫哈尔马的孩子，对他讲了一些什么故事。那一共有七个故事，因为每个星期有七天。

星 期 一

“听着吧，”奥列·路却埃在晚上把哈尔马送上床以后说：“现在我要装饰一番。”于是花盆里的花儿都变成了大树，它们的长枝子在屋子的天花板下沿着墙伸展开来，使得整个的屋子看起来像一个美丽的花亭。这些树的枝子上都开满了花，每朵花比玫瑰还要美丽，而且发出那么甜的香气，叫人简直想尝尝它——它比果子酱还要甜。水果射出金子般的光；甜面包张开了口，露出里面的葡萄干。这一切是说不出地美。不过在此同时，在哈尔马放课本的桌子抽屉内，有一阵可怕的哭声发出来了。

“这是什么呢？”奥列·路却埃说。他走到桌子那儿去，把抽屉拉开。那原来是写字的石板在痛苦地抽筋，因为一个错误的数字跑进总和里去，几乎要把它打散了。写石板用的那支粉笔在系住它的那根线上跳跳蹦蹦，像一只小

狗。它很想帮助总和，但是没有办法下手——接着哈尔马的练习簿里面又发出一阵哀叫声——这听起来真叫人难过。每一页上的大楷字母一个接着一个地排成直行，每个字旁边有一个小楷字，也成为整齐的直行。这就是练字的范本。在这些字母旁边还有一些字母。它们以为它们跟前面的字母一样好看。这就是哈尔马所练的字，不过它们东倒西歪，越出了它们应该看齐的线条。

“你们要知道，你们应该这样站着，”练习范本说。“请看——像这样略为斜一点，轻松地一转！”

“啊，我们倒愿意这样做呢，”哈尔马写的字母说，“不过我们做不到呀；我们的身体不太好。”

“那么你们得吃点药才成，”奥列 · 路却埃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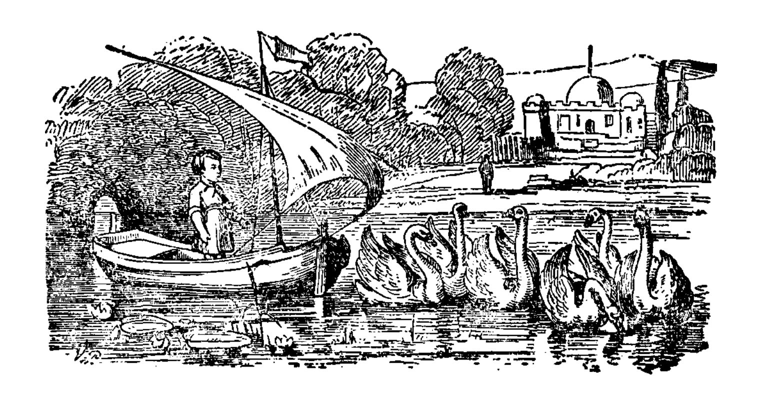
“哦，那可不行，”它们叫起来，它们马上直直地站起来，叫人看到非常舒服。

“是的，现在我们不能讲什么故事了，”奥列 · 路却埃说。“我现在得叫它们操练一下。一，二！一，二！”他这样操练着字母。它们站着，非常整齐，非常健康，跟任何范本一样。不过当奥列 · 路却埃走了、早晨哈尔马起来看看它们的时候，它们仍然是像以前那样，显得愁眉苦脸。

星 期 二

当哈尔马上上床以后，奥列 · 路却埃就在房里所有的家具上把那富有魔力的奶轻轻地喷了一口。于是每一件家具就开始谈论起自己来，只有那只痰盂独自个儿站着一声不响。它有点儿恼，觉得大家都很虚荣,只顾谈论着自己,思想着自己,一点也不考虑到谦虚地站在墙角边、让大家在自己身上吐痰的它。

衣柜顶上挂着一张大幅图画，它嵌在镀金的框架里。这是一幅风景画。人们在里面可以看到一株很高的古树，草里长出来的花朵，一个大湖和跟它联着的一条河——它环绕着大树林，沿着许多宫殿，一直流向大洋。



奥列 · 路却埃在这画上喷了一口富有魔力的奶，于是那里面的雀子便开始唱起歌来，树枝开始摇动起来，同时云块在飞行——人们可以看到云的影子在这风景上掠过去。

现在奥列 · 路却埃把小小的哈尔马抱到框架上去，而哈尔马则把自己的脚伸进画里去——一直伸到那些长得很高的草里去。于是他就站在那儿。太阳穿过树枝照到他身上。他跑到湖旁边去，坐进一只停在那儿的小船上。这条小船涂上了红白两种颜色，它的帆发出银色的光。六只颈上戴着金冠、额上戴有一颗光耀的蓝星的天鹅，拖着这条船漂过这青翠的森林——这里的树儿讲出一些关于强盗和巫婆的故事，花儿讲出一些关于美丽的小山精水怪的故事，讲些蝴蝶所告诉过它们的故事。

许多美丽的、鳞片像金银一样的鱼儿，在船后面游着。有时它们跳跃一下，在水里弄出一阵“扑通”的响声。许多蓝色的、红色的、大大小小的鸟儿，排成两大行在船后面飞。蚊蚋在跳着舞，小金虫在说：“砰！砰！”它们都要跟着哈尔马来，而且每一位都能讲一个故事。

这才算得是一次航行呢！森林有时显得又深又黑，有时又显得像一个充满了太阳光和花朵的、极端美丽的花园，

有雄伟的、用玻璃砖和大理石砌成的宫殿。阳台上立着好几位公主。她们都是哈尔马所熟悉的一些小女孩子——因为他跟她们在一起玩耍过。她们伸出手来，每只手托着一般卖糕饼的女人所能卖出的、最美丽的糖猪。哈尔马在旁边经过的时候,就顺手去拿每一只糖猪,不过公主们握得那么紧,结果每人只得到一半——公主得到小的那一半,哈尔马得到大的那一半。每个宫殿旁边有一些小小的王子在站岗。他们背着金刀,他们向他撒下许多葡萄干和锡兵。他们真不愧称为王子!

哈尔马张着帆航行，有时通过森林,有时通过大厅,有时直接通过一个城市的中心。他来到了他保姆所住的那个城市。当他还是一个小宝宝的时候，这位保姆常常把他抱在怀里。她一直是非常爱护他的。她对他点头,对他招手,同时念着她自己为哈尔马所写的那首诗:

亲爱的哈尔马，我对你多么想念，
你小的时候，我多么喜欢吻你，
吻你的前额、小嘴和那么鲜红的脸——
我的宝贝，我多么地想念着你!

我听着你喃喃地学着最初的话语，
可是我不得不对你说一声再见。
愿上帝在世界上给你无限的幸福，
你——天上降下的一个小神仙。

所有的鸟儿也一同唱起来，花儿在它们的梗子上也跳起舞来，许多老树也点起头来，正好像奥列·路却埃是在对它们讲故事一样。

星 期 三

嗨！外面的雨下得多么大啊！哈尔马在梦中都可以听到雨声。当奥列·路却埃把窗子推开的时候，水简直就流到窗槛上来了。外面成了一个湖，但是居然还有一条漂亮的船停在屋子旁边哩。

“小小的哈尔马，假如你跟我一块儿航行的话，”奥列·路却埃说，“你今晚就可以开到外国去，明天早晨再回到这儿来。”

于是哈尔马就穿上他星期日穿的漂亮衣服，踏上这条

美丽的船。天气立刻就晴朗起来了。他们驶过好几条街道，绕过教堂。现在在他们面前展开一片汪洋大海。他们航行了很久，最后陆地就完全看不见了。他们看到了一群鹳鸟。这些鸟儿也是从它们的家里飞出来的，飞到温暖的国度里去。它们排成一行，一个接着一个地飞，而且它们已经飞得很远——很远！它们之中有一只已经飞得很倦了，它的翅膀几乎不能再托住它向前飞。它是这群鸟中最后的一只。不久它就远远地落在后面。最后它张着它的翅膀慢慢地坠下来了。虽然它仍旧拍了两下翅膀，但是一点用也没有。它的脚触到了帆索，于是它就从帆上滑下来。砰！它落到甲板上来了。

船上的侍役把它捉住，放进鸡屋里的鸡、鸭和吐绶鸡群中去。这只可怜的鹳鸟在它们中间真是垂头丧气极了。

“你们看看这个家伙吧！”母鸡婆们齐声说。

于是那只雄吐绶鸡就装模作样地摆出一副架子，问鹳鸟是什么人。鸭子们后退了几步，彼此推着：“叫呀！叫呀！”

鹳鸟告诉它们一些关于炎热的非洲、金字塔和在沙漠上像野马一样跑的鸵鸟的故事。不过鸭子们完全不懂得它所讲的这些东西，所以它们又彼此推了几下！



“我们有一致的意见，那就是它是一个傻瓜！”

“是的，它的确是很傻，”雄吐绶鸡说，咯咯地叫起来。

于是鹳鸟就一声不响，思念着它的非洲。

“你的那双腿瘦长得可爱，”雄吐绶鸡说，“请问你，它们值多少钱一亚伦①？”

“嘎！嘎！嘎！”所有的鸭子都讥笑起来。不过鹳鸟装做没有听见。

“你也可以一起来笑一阵子呀，”雄吐绶鸡对它说，“因为这话说得很有风趣。难道你觉得这说得太下流了不成？嗨！嗨！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博学多才的人！我们还是自己

① 亚伦（Alen）是丹麦量长度的单位，等于〇·六二七米。

来说笑一番吧。”

于是它们都咕咕地叫起来，鸭子也嘎嘎地闹起来，“刮！啯！刮！啯！”它们自己以为幽默得很，简直不成样子。

可是哈尔马走到鸡屋那儿去，把它的后门打开，同时向鹳鸟喊了一声。鹳鸟跳出来，朝他跳到甲板上来。现在它算是得着休息了。它似乎在向哈尔马点着头，表示谢意。于是它展开它的双翼，向温暖的国度飞去。不过母鸡婆都在咕咕地叫着，鸭子在嘎嘎地闹着，同时雄吐绶鸡的脸涨得通红。

“明天我将把你们拿来打汤吃。”哈尔马说。于是他就醒了，他仍然躺在自己的小床上。奥列·路却埃这晚为他布置的航行真是奇妙。

星 期 四

“我告诉你，”奥列·路却埃说，“你决不要害怕。我现在给你一个小耗子看。”于是他向他伸出手来，他的巴掌上托着一个轻巧的、可爱的动物。“它来请你去参加一个婚礼。有两个小耗子今晚要结为夫妇。它们住在你妈妈的食物储藏室的地下：那应该是一个非常可爱的住所啦！”

“不过我怎样能够钻进地下的那个小耗子洞里去呢？”哈尔马问。

“我来想办法，”奥列·路却埃说，“我可以使你变小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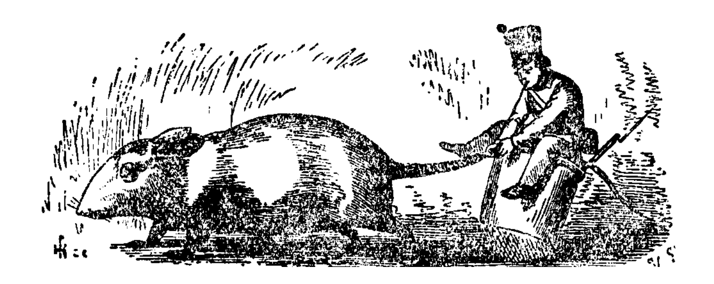
于是他在哈尔马身上喷了一口富有魔力的奶。这孩子马上就一点一点地缩小，最后他就变得不过只有指头那么大了。

“现在你可以把锡兵的制服借来穿穿：我想它很合你的身材。一个人在社交的场合，穿起一身制服是再漂亮也不过的。”

“是的，一点也不错。”哈尔马说。

不一会儿他穿得像一个很潇洒的兵士。

“劳驾你坐在你妈妈的顶针上，”小耗子说，“让我可以荣幸地拉着你走。”



“我的天啊！想不到要这样麻烦小姐！”哈尔马说。这么着，他们就去参加小耗子的婚礼了。

他们先来到地下的一条长长的通道里。这通道的高度，恰好可以让他们开着顶针直穿过去。这整条路是用引火木照着的。

“你闻！这儿的味道有多美！”耗子一边拉，一边说。“这整条路全用腊肉皮擦过了一次。再也没有什么东西比这更好！”

现在他们来到了举行婚礼的大厅。所有的耗子太太们都站在右手边,她们互相私语和憨笑,好像她们在相互逗着玩儿似的。所有的耗子先生们都立在左手边，他们在用他们的前掌摸着自己的胡子。可是在屋子的中央，新郎和新娘出现了。他们站在一个啃空了的乳饼的圆壳上。他们在所有的客人面前互相吻得不可开交——当然喽，他们是订过了婚的，马上就要举行结婚礼。

客人们川流不息地涌进来。耗子们几乎都可以彼此踩死。这幸福的一对站在门中央,弄得人们既不能进来,也不能出去。像那条通道一样，这屋子也是用腊肉皮擦得亮亮的，而这点腊肉皮同时也就是他们所吃的酒席。不过主人

还托出一粒豌豆作为点心。这家里的一位小耗子在它上面啃出了这对新婚夫妇的名字——也可以说是他们的第一个字母吧。这倒是一件很新奇的花样哩。

所有来参加的耗子都认为这婚礼是很漂亮的，而且招待也非常令人满意。

哈尔马又坐着顶针回到家里来；他算是参加了一个高等的社交场合，不过他得把自己缩做一团,变得渺小,同时还要穿上一件锡兵的制服。

星 期 五

“你决不会相信，有多少成年人希望跟我在一道啊！”奥列 · 路却埃说,“尤其是那些做过坏事的人。他们常常对我说:‘小小的奥列啊,我们合不上我们的眼睛,我们整夜躺在床上，望着我们那些恶劣的行为——这些行为坐在我们的床沿上像一个丑恶的小鬼一样，在我们身上浇着滚水。请你走过来把他们赶走，好叫我们能好好地睡一觉吧！’于是他们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们很愿意给你酬劳。晚安吧，奥列。钱就在窗槛上。’不过，我并不是为了钱而做事呀。”奥列 · 路却埃说。



“我们今晚将做些什么呢？”哈尔马问。

“对，我不知道你今晚有没有兴趣再去参加一个婚礼。这个婚礼跟昨天的不同。你妹妹的那个大玩偶——他的样子像一个大男人，名字叫做赫尔曼——将要和一个贝尔达的玩偶结婚。此外，今天还是这玩偶的生日，因此他们收到很多的礼品。”

“是的，我知道这事。”哈尔马说。“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这些玩偶要求有新衣服穿，我的妹妹就让他们来一个生日庆祝会，或举行一次婚礼。这类的事儿已经发生过一百次了！”

“是的，不过今夜举行的是一百零一次的婚礼呀。当这一百零一次过去以后,一切就会完了。正因为这样,所以这次婚礼将会是非常华丽。你再去看一次吧!”

哈尔马朝桌子看了一眼。那上面有一座纸做的房子，窗子里有亮光；外面站着的锡兵全在敬礼。新郎和新娘坐在地上，靠着桌子的腿,很像有所思的样子,而且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奥列 · 路却埃,穿着祖母的黑裙子,特来主持这个婚礼。当婚礼终了以后，各种家具合唱起一支美丽的歌——这歌是铅笔为他们编的。它是随着兵士击鼓的节奏而唱出的:

我们的歌像一阵风,
来到这对新婚眷属的房中;
他们站得像棍子一样坚直,
他们都是手套皮所制!
万岁，万岁！棍子和手套皮!
我们在风雨中高声地贺喜!

于是他们开始接受礼品——不过他们拒绝收受任何食

物，因为他们打算以爱情为食粮而生活下去。

“我们现在到乡下去呢，还是到外国去作一趟旅行？”新郎问。

他们去请教那位经常旅行的燕子和那位生了五窠孩子的老母鸡。燕子讲了许多关于那些美丽的温带国度的事情：那儿熟了的葡萄沉重地、一串一串地挂着；那儿的空气是温和的；那儿的山岳发出这里从来见不到的光彩。

“可是那儿没有像我们这儿那样的油菜呀！”老母鸡说。“有一个夏天我跟我的孩子们住在乡下。那儿有一个沙坑。我们可以随便到那儿去，在那儿抓土；我们还得到许可钻进一个长满了油菜的菜园里去。啊，那里面是多么青翠啊！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比那更美的东西！”

“不过这根油菜梗跟那根油菜梗不是一个样儿，”燕子说，“而且这儿的天气老是那样坏！”

“人们可以习惯于这种天气的，”老母鸡说。

“可是这儿很冷，老是结冰。”

“那对于油菜是非常好的！”老母鸡说。“此外这儿的天气也会暖起来的呀。四年以前，我们不是有过一连持续了五星期的夏天吗？那时天气是那么热，你连呼吸都感到

困难;而且我们还没有像他们那样有毒的动物,同时我们也没有强盗。谁不承认我们的国家最美丽，谁就是一个恶棍——那么他就不配住在此地了。”于是老母鸡哭起来。“我也旅行过啦！我坐在一个鸡圈里走过一百五十里路：我觉得旅行没有一点儿快乐!”

“是的，老母鸡是一个有理智的女人!”玩偶贝尔达说。“我对于上山去旅行也不感到兴趣,因为你无非是爬上去,随后又爬下来罢了。不,我们还是走到门外的沙坑那儿去,在油菜中间散散步吧。”

问题就这么解决了。

星 期 六

“现在讲几个故事给我听吧!”小小的哈尔马说；这时奥列·路却埃已经把他送上了床。

“今晚我们没有时间讲故事了,”奥列回答说，同时他把他那把非常美丽的雨伞在这孩子的头上撑开。“现在请你看看这几个中国人吧!”

整个的雨伞看起来好像一个中国的大碗：里面有些蓝色的树，拱起的桥，上面还有小巧的中国人在站着点头。

“明天我们得把整个世界洗刷得焕然一新，”奥列说，“因为明天是一个神圣的日子——礼拜日。我将到教堂的尖塔顶上去，告诉那些教堂的小精灵把钟擦得干干净净，好叫它们能发出美丽的声音来。我将走到田野里去，看风儿有没有把草和叶上的灰尘扫掉；此外，最巨大的一件工作是：我将要把天上的星星摘下来，把它们好好地擦一下。我要把它们兜在我的围裙里。可是我得先记下它们的号数，同时也得记下嵌住它们的那些洞口的号数，好使它们将来能回到原来的地方去；否则它们就嵌不稳，结果流星就会太多了，因为它们会一个接着一个地落下来。”

“请听着！您知道，路却埃先生，”一幅老画像说；它挂



在哈尔马挨着睡的那堵墙上,“我是哈尔马的曾祖父。您对这孩子讲了许多故事,我很感谢您;不过请您不要把他的头脑弄得糊里糊涂。星星是不可以摘下来的，而且也不能擦亮！星星都是一些球体，像我们的地球一样。它们之所以美妙，就正是为了这个缘故。”

“我感谢您，老曾祖父,”奥列·路却埃说,“我感谢您！您是这一家之长。您是这一家的始祖。但是我比您还要老！我是一个年老的异教徒：罗马人和希腊人把我叫做梦神。我到过最华贵的家庭；我现在仍然常常去！我知道怎样对待伟大的人和渺小的人。现在请您讲您的事情吧！”——于是奥列·路却埃拿了他的伞走出去了。

“嗯，嗯！这种年头,一个人连发表意见都不成！”这幅老画像发起牢骚来。

于是哈尔马就醒来了。

星 期 日

“晚安！”奥列·路却埃说；哈尔马点点头,于是他便跑过去,把曾祖父的画像翻过来面对着墙,好叫他不再像昨天那样，又来插嘴。

“现在你得讲几个故事给我听:关于生活在一个豆荚里的五颗青豌豆的故事;关于一只公鸡的脚向母鸡的脚求爱的故事;关于一根装模作样的缝补针自以为是缝衣针的故事。”

“好东西享受太过也会生厌的呀!”奥列·路却埃说。“您知道,我倒很想给你一样东西看看。我把我的弟弟介绍给你吧。他也叫做奥列·路却埃;不过他拜访任何人,从来不超过一次以上。当他到来的时候,他总是把他所遇见的人抱在马上,讲故事给他听。他只知道两个故事。一个是极端的美丽,世上任何人都想象不到;另一个则是非常丑



恶和可怕，——我没有办法形容出来。”

于是奥列·路却埃把小小的哈尔马抱到窗前,同时说:

“你现在可以看到我的弟弟——另一位叫做奥列·路却埃的人了。也有人把他叫做‘死神’！你要知道，他并不像人们在画册中把他画成为一架骸骨那样可怕。不，那骸骨不过是他上衣上用银丝绣的一个图案而已。这上衣是一件很美丽的骑兵制服。在他后面,在马背上,飘着一件黑天鹅绒做的斗篷。请看他奔驰的样子吧!”

哈尔马看到这位奥列·路却埃怎样骑着马飞驰过去，怎样把年轻人和年老人抱到自己的马上。有些他放在自己的前面坐着,有些放在自己的后面坐着。不过他老是先问:“你们的通知簿上是怎样写的?”他们齐声回答说:“很好。”他说:“好吧，让我亲自来看看吧。”于是每人不得不把自己的通知簿交出来看。那些簿子上写着“很好”和“非常好”等字样的人坐在他的前面,听一个美丽的故事;那些簿子上写着“勉强”“尚可”等字样的人只得坐在他的后面，听一个非常可怕的故事。后者发着抖和大哭。他们想要跳下马来,可是这点他们做不到，因为他们立刻就紧紧地生在马背上了。

“不过‘死神’是一位最可爱的奥列·路却埃啦,”哈尔马说,“我并不怕他!”

“你也不需要怕他呀,”奥列·路却埃说,“你只注意,使你的通知簿上写上好的评语就得了!”

“是的,这倒颇有教育意义!”曾祖父的画像叽咕地说。“提提意见究竟还是有用的啦。”现在他算是很满意了。

你看,这就是奥列·路却埃的故事。今晚他自己还能对你多讲一点!



玫瑰花精

花园中央有一个玫瑰花丛，开满了玫瑰花。这些花中有一朵最美丽,它里面住着一个花精。他的身体非常细小，人类的眼睛简直没有办法看得见他。每一片玫瑰花瓣的后面都有一张他的睡床。像任何最漂亮的孩子一样，他的样子好看，而且可爱。他肩上长得有一双翅膀，一直伸到脚底。哎,他的房间才香哩！那些墙壁是多么透明和光亮啊！它们就是粉红的、细嫩的玫瑰花瓣。

他整天在温暖的太阳光中嬉戏。他一忽儿飞向这朵花，一忽又飞向那朵花；他在飞翔着的蝴蝶翅膀上跳舞，他计算一共要走多少步子，才能跑完一片菩提树叶上的那些大路和小径——我们所谓的叶脉，在他看起来就是大路和小路。的确,对他说来,这真是一些走不完的路！他还没有走完，太阳就落下去了；因为他开始得太迟了。

天气变得非常冷，露水在下降，风儿在吹，这时最好的办法是回到家里去，所以他就尽快地赶路，但是玫瑰花已经闭上了，他没有办法进去——连一朵开着的玫瑰花也没有了。可怜的小花精因此就非常害怕起来。他以前从来没有在外面宿过夜，他总是很甜蜜地睡在温暖的玫瑰花瓣后面。啊，这简直是要他的命啊！

他知道,在花园的另一端有一个花亭,上面长满了美丽的金银花。那些花很像画出来的兽角。他真想钻进一个角里去，一直睡到天明。

于是他就飞进去了。别作声！花亭里还有两个人呢——一个漂亮的年轻人和一个美丽的少女。他们紧贴在一起坐着;他们希望永远不要分开。他们彼此相爱,比最好的孩子爱自己的爸爸和妈妈还要强烈得多。

“但是我们不得不分开！”那个年轻人说，“你的哥哥不喜欢我们俩,所以他要我翻山过海,到一个遥远的地方去办一件差事。再会吧，我亲爱的新嫁娘——因为你不久就是我的新嫁娘了！”

他们互相接吻。这位年轻的姑娘哭了起来，同时送给他一朵玫瑰。但是她在把这朵花交给他以前，先在上面吻了一下。她吻得那么诚恳、那么热烈，花儿就自动地张开了。那个小花精赶快飞进去,把他的头靠着那些柔嫩的、芬芳的墙壁。但他很清楚地听到他们说：“再会吧！再会吧！”他感觉到这朵花被贴到年轻人的心上——啊，这颗心跳动得多么厉害啊！小小的花精怎样也睡不着，因为颗心跳得太厉害了。

但是这朵花儿在心口上只安静了一会儿，那个年轻人就把它取出来了。他一边走过阴暗的森林，一边吻着这朵玫瑰花。啊，他吻得那么勤，那么热烈，小小的花精在里面几乎要被挤死了。他隔着花瓣可以感觉到年轻人的嘴唇是多么灼热，这朵花开得多么大——好像是在中午最热的太阳光下一样。

这时来了另外一个人，一个阴险和毒辣的人。这人就

是那个美丽姑娘的坏哥哥。他抽出一把又快又粗的刀子。当那个年轻人正在吻着玫瑰花的时候,他一刀把他刺死了;接着他把他的头砍下来,连他的身体一起埋在菩提树底下的柔软的土里。

“现在他完蛋了,被人忘掉了,”这个恶毒的哥哥想。“他再也回不来了,他的任务是翻过海,作一次长途的旅行。这很容易使他丧失生命,而他现在也就真的丧命了。他再也回不来了,我的妹妹是不敢向我问他的消息的。”

他用脚拂了些干叶子到新挖的土上去,然后就在黑夜中回到家里来。但是与他的想象相反,他并不是一个人独自回来的,那个小小的花精在跟着他,他坐在一片卷起的干菩提树叶里。当坏人正在挖墓的时候,这片叶子恰巧落到了他的头发上,现在他戴上了帽子,帽子里非常黑暗。花精害怕得发抖,同时对这种丑恶的行为却又感到很生气。

坏人在天亮的时候回到家里来了。他取下帽子,径直走到他妹妹的房间里去。这位像盛开的花朵一般美丽的姑娘正在睡觉,正在梦着她心爱的人儿——她还以为他在翻山走过树林呢。恶毒的哥哥弯下腰来看着她,发出一个丑恶的、只有恶魔才能发出的笑声。这时他头上那片干枯的叶

子落到被单上去了,但是他却没有注意到。他走了出来,打算在清晨睡一小觉。

但花精却从干枯的叶子上溜出来，走到正在熟睡的姑娘的耳朵里去。像在梦中一样，他把这个可怕的谋杀事件告诉了她，并且把她哥哥刺死他和埋葬他的地方也讲了出来。他还把坟旁那棵开花的菩提树也讲给她听。他说:

“千万不要以为我对你讲的话只是一个梦！你可以在你的床上找到一片干叶子作证。”

她找到了这片叶子，她醒了。

唉，她流了多少痛苦的眼泪啊！没有一个人可以倾听她的悲愁。窗子整天是开着的。小小的花精可以很容易地飞出去,飞到玫瑰花和一切别的花儿中去;但是他不忍离开这个痛苦的姑娘。窗子上放着一盆月月开放的玫瑰花；他就坐在上面的一朵花上，经常望着这个可怜的姑娘。她的哥哥到她房间里来过好几次。他非常高兴,同时又很恶毒;但是她心里的痛苦，她一个字也不敢告诉他。

黑夜一到,她就偷偷地离开屋子,走到树林中去。她走到菩提树所在的地方，她扫掉地上的叶子，把土挖开。她立刻就看到被人谋害了的他。啊，她哭得多么伤心啊!

她祈求上帝，希望自己也很快地死去。

她很想把尸体搬回家来，但是她不敢这样做，她把那个眼睛闭着的、灰白的头颅拿起来，在他冰冷的嘴上亲了一下，然后把他美丽的头发上的土抖掉。“我要把它保存起来！”她说。当她用土和叶子把死尸埋好了以后，她就把这颗头带回家来。在树林中埋葬着他的地方有一棵盛开的素馨花；她摘下一根枝子，带回家里来。

她一回到自己的房里，就去找来一个最大的花盆。她把死者的头颅放在里面，盖上土，然后栽上这根素馨花的枝子。

“再会吧！再会吧！”小小的花精低声说。这种悲哀他再也看不下去了；因此他就飞进花园，飞到他自己的玫瑰花那儿去。但是玫瑰花儿已经凋谢了，只剩下几片苍白的叶子，还在那绿色的枝子上垂着。

“哎，美好的东西消逝得多么快啊！”花精叹了一口气。

他终于找到了另一朵玫瑰，这成了他的家。在它柔嫩芬芳的花瓣后面，他可以休息和居住下去。

每天早晨，他向可怜的姑娘的窗子飞去。她老是站在花盆前面，流着眼泪。她的痛苦的泪珠滴到素馨花的花枝

上。她一天比一天憔悴，但是这枝子却长得越来越绿，越来越新鲜；它冒出许许多多嫩芽，放出白色的小小花苞。她吻着它们。她恶毒的哥哥骂她，问她是不是发了疯。他看不惯这样子，也不懂她为什么老是对着花盆流眼泪。

他当然不知道这里面有一对什么样的眼睛闭了，有一双什么样的红唇化作了泥土。她对着花盆垂下她的头。小小的玫瑰花精发现她就是这样睡去了，因此他就飞进她的耳朵，告诉她那天晚上在花亭里的情景、玫瑰花的香气和花精们的爱情。她做了一个非常甜蜜的梦，而她的生命也就在梦里消逝了。她死得非常安静，她到天上去了，跟她心爱的人在一起。

素馨花现在开出了大朵的白花，它们发出非常甜蜜的香气；它们现在只有用那种方式来哀哭死者了。

不过那个恶毒的哥哥把这棵盛开的美丽的花看了一眼，认为这是他的继承物，所以就把它拿走，放在他的睡房里，紧靠着他的床边，因为这花儿看起来实在叫人愉快，它的香气既甜蜜又清新。那个小小的花精也一块儿跟着进去了。他从这朵花飞到那朵花，因为每朵花里都住着一个灵魂。他将那个被谋害的年轻人——他的头颅已经变成了泥

土下面的泥土——的事情讲了出来，把那个哥哥和那个可怜的妹妹的事情也讲了出来。

“这件事我们都知道!”花朵里的每一个灵魂说。“我们都知道！难道我们不是从这被害者的眼睛和嘴唇上生出来的么？我们都知道！我们都知道!”

于是他们用一种奇异的方式点着他们的头。

玫瑰花精不懂，他们怎么能够这样毫不在乎。于是他飞向那些正在采蜜的蜜蜂，他把那个恶毒的哥哥的事情告诉给他们。蜜蜂们把这事情转告给他们的皇后。于是她就下令，叫他们第二天早晨把那个谋杀犯刺死。

可是在第一天晚上——就是他妹妹死去的头一个晚上,当哥哥正睡在那盆芬芳的素馨花旁的床上的时候,每朵花忽然都开了。花的灵魂带着毒剑，从花里走出来——谁也看不见他们。他们先钻进他的耳朵,告诉他许多恶梦;然后他们就飞到他的嘴唇上，用他们的毒剑刺着他的舌头。

“我们现在算是为死者报仇了!”他们说，接着就飞回到素馨花的白色花朵上去。

当睡房的窗子早晨打开来的时候，玫瑰花精和蜂后带着一大群蜜蜂飞进来，想要刺死他。

但是他已经死了。许多人站在床的周围；大家都说：“素馨花的香气把他醉死了！”

这时玫瑰花精才知道花儿报了仇，他把这件事告诉给蜂后，她带着整群的蜜蜂在花盆的周围嗡嗡地叫。它们怎样也驱不散。于是有一个人把这花盆搬走，这时有一只蜂儿就把他的手刺了一下，弄得花盆落到地上，跌成碎片。

大家看到了一个白色的头颅；于是他们都知道，躺在床上的死者就是一个杀人犯。

蜂后在空中嗡嗡地吟唱，她唱着花儿的复仇和玫瑰花



精的复仇，同时说道，在最细嫩的花瓣后面住着一个人——一个能揭发罪恶和惩罚罪恶的人。



牧 猪 人

从前有一个贫穷的王子，他有一个王国。王国虽然非常小，可是还足以使他结婚，而结婚正是他现在想要做的事情。

他也真有些大胆，居然敢对皇帝的女儿说，“你愿意要我吗？”不过他敢这样说，也正是因为他的名字远近都知道的缘故。成千成百的公主都会高高兴兴地说“愿意”。不过

我们看看这位公主会不会这样说吧。

现在我们听吧：在这王子的父亲的墓上长着一棵玫瑰——一棵很美丽的玫瑰。它五年才开一次花，而且每次只开一朵。但这是一朵多么好的玫瑰花啊！它发出那么芬芳的香气,无论谁只须闻一下,就会忘掉一切忧愁和烦恼。王子还有一只夜莺。这鸟儿唱起歌来，就好像它小小的喉咙里面包藏着一切和谐的调子似的，这朵玫瑰花和这只夜莺应该送给那位公主。因此这两件东西就被放在两个大银匣里，送给她了。

皇帝下命令叫把这礼物送进大殿，好让他亲眼看看。公主正在大殿里和她的侍女们作“拜客”的游戏，因为她们没有别的事情可作。当她看到大银匣子里的礼品的时候，她就兴高采烈地拍起手来。

“我希望那里面是一只小猫！”她说。

可是匣子里却是一朵美丽的玫瑰花。

“啊，这花做得多么精巧啊！”侍女们齐声说。

“它不仅精巧，”皇帝说，“而且美丽。”

公主把花摸了一下。她几乎哭出来了。

“呸，爸爸！”她说,“这花不是人工做的,它是一朵天然

的玫瑰花！”

“呸！”所有的宫女都说，“这只是一朵天然的花！”

“我们暂且不要生气，让我们先看看另一只匣子里是什么再说吧。”皇帝说。于是那只夜莺就跳出来了。它唱得那么好听，他们一时还想不出什么话来说它不好。

“Superbe！Charmant！”①侍女们齐声说，因为她们都喜欢讲法国话，但是一个比一个讲得糟。

“这些鸟儿真使我记起死去的皇后的那个八音盒，”一位老的侍臣说。“是的，它的调子，它的唱法完全跟那个八音盒一样。”

“对的。”皇帝说。于是他就像一个小孩子似的哭起来了。

“我不相信它是一只天然的鸟儿，”公主说。

“不，它是一只天然的鸟儿！”那些送礼物来的人说。

“那么就让这只鸟儿飞走吧，”公主说。但是她无论如何不让王子来看她。

不过王子并不因此失望。他把自己的脑袋涂得又棕又

① 这是法文，意思是：“好极了，真迷人！”旧时欧洲的统治阶级都以能讲法文为荣。

黑，把帽子拉下来盖住眉毛，于是就来敲门。

“日安，皇上！”他说，“我能在宫里找到一个差事吗？”

“嗨，找事的人实在太多了，”皇帝说，“不过让我想想看吧。——我需要一个会看猪的人，因为我养了很多猪。”

这样，王子就被任命为皇家的牧猪人了。他们给了他一间猪棚旁边的简陋小屋，他也不得不在这里面住下。但是他从早到晚都坐在那里工作。到了晚上，他做好了一口很精致的小锅，边上挂着许多铃。当锅煮开了的时候，这些铃就美妙地响起来，奏出一支和谐的老调：

啊，我亲爱的奥古斯丁，
一切都完了，完了，完了！

不过这锅巧妙的地方是：假如有人把手指伸到锅中冒出来的蒸气里，他就立刻可以闻到城里每个灶上所煮的食物的味道。这锅跟玫瑰花比起来，完全是两回事儿。

公主恰恰跟她的侍女们从这儿走过。当她听到这个调子的时候，她就停下来；她显得非常高兴，因为她也会弹

“啊，我亲爱的奥古斯丁”这个调子。这是她会弹的唯一的调子，不过她只是用一个指头弹。

“嗯，这正是我会弹的一个调子！”她说。“他一定是一个有教养的牧猪人！你们听着，进去问问他，这个乐器要多少钱。”

因此，一位侍女只好走进去了。可是在进去以前，她先换上了一双木套鞋①。

“你这个锅要多少钱？”侍女问。

“我只要公主给我接十个吻就够了，”牧猪人说。

“我的老天爷！”侍女说。

“是的，少一个吻也不卖。”牧猪人说。

“唔，他怎么说？”公主问。

“我真没有办法传达他的话，”侍女说，“听了真是骇人！”

“那么，你就低声一点说吧。”于是侍女就低声说了。

“他太没有礼貌啦！”公主说完便走开了。不过，她没有走多远，铃声又动听地响起来了：

---

① 因为怕把她的脚弄脏了。

啊，我亲爱的奥古斯丁，

一切都完了，完了，完了！

“听着，”公主说。“去问问他愿意不愿意让我的侍女给他十个吻。”

“谢谢您，不成，”牧猪人回答说。“要公主给我十个吻，否则我的锅就不卖。”

“这真是一桩讨厌的事情！”公主说。“不过最低限度你们得站在我的周围，免得别人瞧见我。”

于是侍女们都在她的周围站着，同时把她们的裙子撒开。牧猪人接了十个吻，她得到了那口锅。

她们真是欢天喜地啦！这口锅里整天整夜不停地煮东西；城里每一个厨房里所煮的东西，她们现在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包括从鞋匠一直到家臣们的厨房里所煮的东西。侍女们都跳起舞，鼓起掌来。

“我们现在全知道谁家在喝甜汤和吃煎饼，谁家在吃稀饭和肉排啦。这多有趣啊！”

“非常有趣！”女管家说。



“是的，但不准你们声张，因为我是皇帝的女儿！”

“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齐声说。

那个牧猪人，也就是说，那位王子——她们当然一点也不知道他是王子，都以为他只是一个牧猪人——是决不会让一天白白地过去而不做出一点事情来的。因此他又做了一个能发出嘎嘎声的玩具。你只要把这个玩具旋转几下，它就能奏出大家从开天辟地以来就知道的“华尔兹舞曲”、“快步舞曲”和“波兰舞曲”。

“这真是 Superbe！”公主在旁边走过的时候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比这更美的音乐！你们听呀！进去问问他这个乐器值多少钱；不过我不能再给他什么吻了。”

“他要求公主给他一百个吻，”那个到里面去问了的侍女说。

“我想他是疯了！”公主说。于是她就走开了。不过她没有走几步路，便又停了下来。“我们应该鼓励艺术才是！”她说。“我是皇帝的女儿啊！告诉他，像上次一样，他可以得到十个吻，其余的可以由我的侍女给他。”

“哎呀！我们可不愿意干这种事情！”侍女们齐声说。

“废话！”公主说。“我既然可以让人吻几下，你们当然

也可以的。请记住：是我给你们饭吃和钱花的。”

这样，侍女们只得又到牧猪人那儿去一趟。

“我要公主亲自给我一百个吻，”他说，“否则双方不必谈什么交易了。”

“你们都站拢来吧！”她说。所有的侍女都围着她站着；于是牧猪人就开始接吻了。

“围着牧猪人的一大堆人是干什么的？”皇帝问。他这时已经走到阳台上来了。他揉揉自己的双眼，戴上他的眼镜。“怎的，原来是侍女们在那儿捣什么鬼！我要亲自下去看一下。”

他把便鞋后跟拉上——这本来是一双好鞋子；他喜欢随意把脚伸进去，所以就把后跟踩塌了。

天啊，你看他那副匆忙的样子！

他一跑进院子，就轻轻地走过去。侍女们都在忙于计算吻的数目，为的是要使交易公平，不使他吻得太多或太少。她们都没有注意到皇帝的到来。皇帝轻轻地踮起脚尖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呀？”他看到他们接吻的时候说。当牧猪人正接到第八十六个吻的时候，他就用他的拖鞋在他

们的头上打了几下。“滚你们的!”皇帝说，因为他真的生气了。于是公主和牧猪人一齐被赶出了他的国土。

公主站在屋外，哭了起来。牧猪人也发起牢骚来。天正下着大雨。



“哎，我这个可怜人！”公主说。“我要是答应那个可爱的王子倒好了！哎，我是多么不幸啊！”

牧猪人于是走到一株大树后面，擦掉脸上的斑渍，脱掉身上的破烂衣服，穿上一身王子的服装，又走了出来。他是那么好看，连这位公主都不得不在他面前弯下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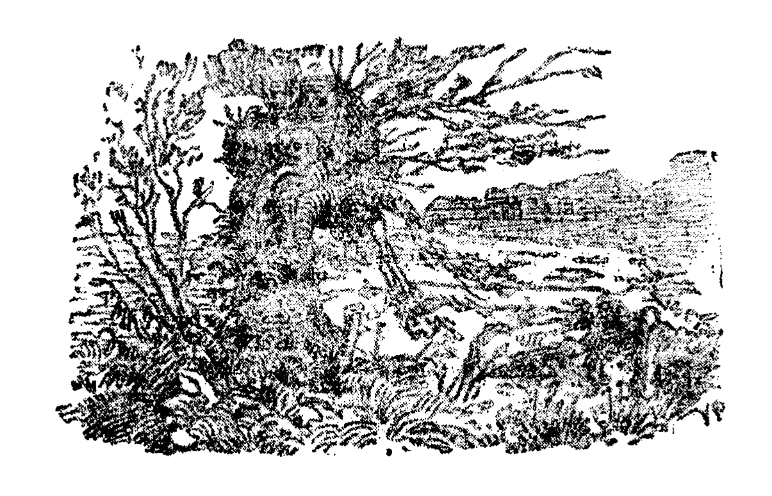
“你，我现在有点瞧不起你了，”他说，“一个老老实实的王子你不愿意要，玫瑰和夜莺你也不欣赏；但是为了一个玩具，你却愿意去和一个牧猪人接吻。现在你总算得到你的报应了。”



于是他走进他的王国,当她的面把门关上,并且把门闩也插上了。现在只有她站在外边，唱——

啊，我亲爱的奥古斯丁，

一切都完了，完了，完了！



荞　　麦

在一阵大雷雨以后,当你走过一块荞麦田的时候,你常常会发现这里的荞麦又黑又焦,好像火焰在它上面烧过一次似的。这时种田人就说:“这是它从闪电得来的。”但是为什么它要得到这个呢?我可以把麻雀告诉我的话告诉你。麻雀是从一棵老柳树那儿听来的。这树立在荞麦田的旁边,而且现在还立在那儿。它是一株非常值得尊敬的大柳树,不过它的年纪很老,皱纹很多。它身体的正中裂开

了,草和荆棘就从裂口里长出来。这树向前弯,它的枝条一直垂到地上,像长长的绿头发一样。

周围的田里都长着麦子,长着裸麦和大麦,也长着燕麦——是的,有最好的燕麦。当它成熟了的时候,它看起来就像许多落在柔软的树枝上的黄色金丝鸟。这麦子立在那儿,显得非常幸福。它的穗子越长得丰满,它就越显得虔诚,谦卑,把身子垂得很低。

可是另外有一块田,里面长满了荞麦。这块田恰恰是在那株老柳树的对面。荞麦不像别的麦子,它身子一点也不弯,却直挺挺地立着,摆出一副骄傲的样子。

“作为一根穗子,我真是长得丰满,”它说。“此外我还非常漂亮;我的花像苹果花一样美丽:谁看到我和我的花就会感到愉快。你这老柳树,你知道还有什么别的比我们更美丽的东西吗?”

柳树点点头,好像想说:“我当然知道!”

不过荞麦骄傲地摆出一副架子来,说:

“愚蠢的树!它是那么老,连它的肚子都长出草来了。”

这时一阵可怕的暴风雨到来了:田野上所有的花儿,当暴风雨在它们身上经过的时候,都把自己的叶子卷起来,把

自己细嫩的头儿垂下来，可是荞麦仍然骄傲地立着不动。

“像我们一样。把你的头低下来呀，”花儿们说。

“我不须这样做，”荞麦说。

“像我们一样，把你的头低下来呀！”麦子大声说。“暴风的安琪儿现在飞来了。他的翅膀从云块那儿一直伸到地面；你还来不及求情以前，他就已经把你砍成两截了。”

“对，但是我不愿意弯下来，”荞麦说。

“把你的花儿闭起来，把你的叶子垂下来呀，”老柳树说。“当云块正在裂开的时候，你无论如何不要望着闪电：连人都不敢这样做，因为人们在闪电中可以看到天，这一看就会把人的眼睛弄瞎的。假如我们敢于这样做，我们这些土生的植物会得到什么结果呢？——况且我们远不如他们。”

“远不如他们！”荞麦说。“我倒要瞧瞧天试试看。”它就这样傲慢而自大地做了。电光掣动得那么厉害，好像整个世界都烧起来了似的。

当恶劣的天气过去以后，花儿和麦儿在这沉静和清洁的空气中站着，被雨洗得焕然一新。可是荞麦却被闪电烧得像炭一样焦黑。它现在成为田里没有用的死草。

那株老柳树在风中摇动着它的枝条；大颗的水滴从它

的绿叶上落下来，好像这树在哭泣似的。于是麻雀便问：“你为什么要哭呢？你看这儿一切是那么幸福：你看太阳照得多美，你看云块飘得多好。你没有闻到花儿和灌木林散发出来的香气吗？你为什么要哭呢，老柳树？”

于是柳树就把荞麦的骄傲、自大以及接踵而来的惩罚讲给它们听。

我现在讲的这个故事是从麻雀那儿听来的。有一天晚上我请求它们讲一个童话，它们就把这件事情讲给我听。





安 琪 儿

“只要有一个好孩子死去,就会有一个上帝的安琪儿飞到世界上来。他把死去的孩子抱在怀里，展开他的白色的大翅膀,在孩子生前喜爱的地方飞翔。他摘下一大把花。把它们带到天上去，好叫它们开得比在人间更美丽。仁慈的上帝把这些花紧紧地搂在自己的胸前，但是他只吻那棵他认为最可爱的花。这棵花于是就有了声音，能跟大家一起唱着幸福的颂歌。”

你听，这就是上帝的安琪儿抱着一个死孩子飞上天时所讲的话。孩子听到这些话的时候，就像在做梦一样。他们飞过了他在家里玩过的许多地方，飞过了开满美丽的花朵的花园。

“我们把哪一朵花儿带去栽在天上呢？”安琪儿问。

他们看见一棵细长的、美丽的玫瑰，但是它的花梗已被一只恶毒的手折断了。所以它那些长满了半开的花苞的枝子都垂了下来，萎谢了。

“可怜的玫瑰花！”孩子说。“把它带走吧。它可以在上帝的面前开出花来的！”

安琪儿就把这朵花带走了，同时还因此吻了孩子一下。孩子半睁开他的眼睛。他们摘下了几朵美丽的花，但也带走了几朵被人瞧不起的金凤花和野生的三色堇菜花。

“现在我们可有了花儿了。”孩子说。安琪儿点点头，可是他们并没有飞到天上去。

这是夜晚，非常静寂。他们停留在这座大城里。他们在一条最狭窄的街上飞。街上堆着许多干草、尘土和垃圾，因为这是一个搬家的日子。这儿还有破碎的碗盘、墙上脱落下来的泥块、烂布和破帽子——这一切都不太好看。

安琪儿在这堆烂东西中间指着几块花盆的碎片和花盆里面掉出来的一团干泥块。一大棵枯萎了的野花用它的根子把这块泥土维系在一起。这棵花现在已经没有用，因此被人抛到街上来了。

“我们要把这棵花带走！”安琪儿说，“我在飞行的时候再把理由告诉你。”

于是他们就飞走了。安琪儿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在下面这条窄街上的一个很低的地下室里，住着一个生病的穷孩子。从很小的时候起，他就一直躺在床上，他身体最好的时候，可以拄着拐杖在那个小房间里来回地走一两次。他至多只能做到这一点。每年夏天，太阳光有几天可以射进这个地下室的前房，每次大约有半点钟的光景。当小孩坐在那儿、让温暖的太阳光照在身上的时候，他就把瘦小的指头伸到面前，望着里面的鲜红的血液。这时人们就说：‘今天这孩子出来了。’

“他对于树林的知识是从春天的绿色中体会出来的。因为邻家的孩子带给了他第一根山毛榉的绿枝。他把它举在头上，幻想自己来到了一个山毛榉的树林里——这儿有太阳光射进来，有鸟儿在唱歌。

“在一个春天的日子里,那个邻家的孩子又带给了他几棵野花。在这些野花中间，有一棵还很偶然带着根子。因此这棵花就被栽在一个花盆里，放在床边，紧靠着窗子了。这棵花是一只幸运的手所栽的,因此它就生长起来,冒出新芽，每年开出花朵，成了这个病孩子的最美丽的花园——他在这世界上的一个宝库。他为它浇水,照料它,尽量使它得到射进这扇低矮的窗子里来的每一线阳光。

“这棵花儿常常来到他的梦里，因为它为他开出了花，为他散发出香气，使他的眼睛得到快感。当上帝召他去的时候，他在死神面前最后要看的东西就是这棵花。

“现在他住在天上已经有一年了。在这一年中,这棵花在窗子上完全被人忘掉了。它已经枯萎,因此搬家的时候,就被人扔在街上的垃圾堆里。我们现在把这棵可怜的、萎谢了的花收进我们花束中来,因为它给与人的快乐,大大地超过了皇家花园里面那些最艳丽的花。”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这个被安琪儿带上天去的孩子问。

“我当然知道,”安琪儿说,“因为我就是那个拄着拐杖走路的病孩子呀！我当然认识我的花!”

孩子睁着他的一双大眼睛，凝望着安琪儿的美丽幸福的脸。正在这时候,他们来到了天上,来到了和平幸福的天堂。上帝把孩子紧紧地搂在他的胸前，但是他却吻着那棵可怜的、萎谢了的野花。因此那棵野花就有了声音。现在它能跟别的安琪儿一齐歌唱，并且在他们周围飞翔了——他们有的飞得很近，有的绕着大圈子,飞得很远,飞到无垠的远方，但他们全都是幸福的。

他们都唱着歌——大大小小的、善良快乐的孩子们,还有搬家那天被扔在狭巷里垃圾堆上的那棵枯萎了的可怜的野花，大家都唱着歌。





夜　莺

你大概知道,在中国,皇帝是一个中国人；他周围的人也是中国人。这故事是许多年以前发生的；但是正因为这个缘故,在人们没有忘记它以前,它值得听一听。这皇帝的宫殿是世界上最华丽的,完全用细致的瓷砖砌成,价值非常高，不过非常脆薄,如果你想摸摸它,你必须万分当心。人们在御花园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珍奇的花儿。那些最名贵的花上都系着银铃，好使得走过的人一听到铃声就不得不

注意这些花儿。是的，皇帝花园里的一切东西都布置得非常精巧。花园是那么大，连园丁都不知道它的尽头是在什么地方。如果一个人不停地向前走，他可以碰到一个茂密的树林，里面有根高的树，还有很深的湖。这树林一直伸展到蔚蓝色的、深沉的海那儿去。巨大的船只可以在树枝底下航行。树林里住着一只夜莺。它的歌唱得非常美妙，连一个忙碌的穷苦渔夫在夜间出去收网的时候，一听到这夜莺的歌唱，也不得不停下来欣赏一下。

“我的天，唱得多么美啊！”他说。但是他不得不去做他的工作，所以只好把这鸟儿忘掉。不过第二天晚上，这鸟儿又唱起来了。渔夫听到歌声的时候，不禁又同样地说：“我的天，唱得多么美啊！”

世界各国的旅行家都到这位皇帝的首都来，欣赏这座皇城、宫殿和花园。不过当他们听到夜莺的时候，他们都说：“这是最美的东西！”

这些旅行家回到本国以后，就谈论着这件事情。于是许多学者就写了大量关于皇城、宫殿和花园的书籍，但是他们也没有忘记掉这只夜莺，而且还把它的地位放得最高。那些会写诗的人还写了许多最美丽的诗篇，歌颂这只住在

深海旁边树林里的夜莺。

这些书流行到全世界。有几本也居然流行到皇帝手里。他坐在他的金椅子上，读了又读：他每一秒钟点一次头，因为那些关于皇城、宫殿和花园的细致的描写使他读起来感到非常舒服。“不过夜莺是这一切东西中最美的东西，”这句话清清楚楚地摆在他面前。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皇帝说。“夜莺！我完全不知道有这只夜莺！我的帝国里有这只鸟儿吗？而且它还居然就在我的花园里面？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回事儿！这件事情我居然只能在书本上读到！”

于是他把他的侍臣召进来。这是一位高贵的人物。任何比他渺小一点的人，只要敢于跟他讲话或者问他一件什么事情，他一向只是简单地回答一声，“呸！”——这个字眼是任何意义也没有的。

“据说这儿有一只叫夜莺的奇异的鸟儿啦！”皇帝说。“人们都说它是我的伟大帝国里一件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从来没有人在我面前提起过呢？”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它的名字，”侍臣说。“从来没有人把它进贡到宫里来！”

“我命令：今晚必须把它弄来，在我面前唱唱歌。”皇帝说。“全世界都知道我有什么好东西，而我自己却不知道！”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它的名字，”侍臣说。“我得去找找它！我得去找找它！”

不过到什么地方去找它呢？这位侍臣在台阶上走上走下，在大厅和长廊里跑来跑去，但是他所遇到的人都说没有听到过有什么夜莺。这位侍臣只好跑回到皇帝那儿去，说这一定是写书的人捏造的一个神话。

“陛下请不要相信书上所写的东西。这些东西大都是无稽之谈——也就是所谓‘胡说八道’罢了。”

“不过我读过的那本书，”皇帝说，“是日本国的那位威武的皇帝送来的，因此它决不能是捏造的。我要听听夜莺！今晚必须把它弄到这儿来！我下圣旨叫它来！如果它今晚来不了，宫里所有的人，一吃完晚饭就要在肚皮上结结实实地挨几下！”

“钦佩①！”侍臣说。于是他又在台阶上走上走下，在大厅和长廊里跑来跑去。宫里有一半的人在跟着他乱跑，因

---

① 这是安徒生引用的一个中国字的译音，原文是 Tsing-pe!

为大家都不愿意在肚皮上挨揍。

于是他们便开始一种大规模的调查工作，调查这只奇异的夜莺——这只除了宫廷的人以外、大家全都知道的夜莺。

最后他们在厨房里碰见一个穷苦的小女孩。她说:

“哎呀，老天爷,原来你们要找夜莺！我跟它再熟悉不过，它唱得很好听。每天晚上大家准许我把桌上剩下的一点儿饭粒带回家去,送给我可怜的生病的母亲——她住在海岸旁边。当我在回家的路上走得疲倦了的时候，我就在树林里休息一会儿，那时我就听到夜莺唱歌。这时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觉得好像我的母亲在吻我似的！”

“小丫头！”侍臣说,“我将设法在厨房里为你弄一个固定的职位，还要使你得到看皇上吃饭的特权。但是你得把我们带到夜莺那儿去，因为它今晚得在皇上面前表演一下。”

这样他们就一齐走到夜莺经常唱歌的那个树林里去。宫里一半的人都出动了。当他们正在走的时候，一头母牛开始叫起来。

“呀！”一位年轻的贵族说,“现在我们可找到它了！这

么一个小的动物，它的声音可是特别洪亮！我以前在什么地方听到过这声音。”

“错了，这是牛叫！”厨房的小女用人说。“我们离那块地方还远着呢。”

现在沼泽里的青蛙叫起来了。

中国的宫廷祭司说：“现在我算是听到它了——它听起来像庙里的小小钟声。”

“错了，这是青蛙的叫声！”厨房小女用人说。“不过，我想很快我们就可以听到夜莺了。”

于是夜莺开始唱起来。

“这才是呢！”小女用人说：“听啊，听啊！它就栖在那儿。”

她指着树枝上一只小小的灰色鸟儿。

“这个可能吗？”侍臣说。“我从来就没有想到它是那么一副样儿！你们看它是多么平凡啊！这一定是因为它看到有这么多的官员在旁，吓得失去了光彩的缘故。”

“小小的夜莺！”厨房的小女用人高声地喊，“我们仁慈的皇上希望你到他面前去唱唱歌啦。”

“我非常高兴！”夜莺说，于是它唱出动听的歌来。

“这声音像玻璃钟响！”侍臣说。“你们看，它的那个小歌喉动得多么好！说来也稀奇，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听到过它。这鸟儿到宫里去一定会逗得大家喜欢！”

“还要我再在皇上面前唱一次吗？”夜莺问，因为它以为皇帝在场。

“我的绝顶好的小夜莺啊！”侍臣说，“我感到非常荣幸，命令你到宫里去参加一个晚会。你得用你美妙的歌喉去娱乐圣朝的皇上。”

“我的歌只有在绿色的树林里才唱得最好！”夜莺说。不过，当它听说皇帝希望见它的时候，它还是去了。

宫殿被装饰得焕然一新。瓷砖砌的墙和铺的地，在无数金灯的光中，闪闪发亮。那些挂着银铃的、最美丽的花朵,现在都被搬到走廊上来了。走廊里有许多人跑来跑去,卷起一阵微风,使所有的银铃都丁当丁当地响起来,弄得人们连自己说的话都听不见。

在皇帝坐着的大殿中央,人们竖起了一根金制的栖柱,好使夜莺能在上面站着。整个宫廷的人都来了，厨房里的那个小女用人也得到许可站在门后侍候——因为她现在得到了一个真正“厨仆”的称号。大家都穿上了最好的衣服。

大家都望着这只灰色的小鸟：皇帝在对它点头。

于是这夜莺唱了——唱得那么美妙，连皇帝都流出眼泪来,一直流到他的脸上。当夜莺唱得更美妙的时候,它的歌声就打动了皇帝的心弦。皇帝显得那么高兴，他甚至还下了一道命令，叫把他的金拖鞋挂在这只鸟儿的颈上。不过夜莺谢绝了，说它所得到的报酬已经够多了。

“我看到了皇上眼里的泪珠——这对于我说来是最宝贵的东西。皇上的眼泪有一种特别的力量。上帝知道，我得到的报酬已经不少了！”于是它用甜蜜幸福的声音又唱一次。

“这种逗人爱的撒娇我简直没有看过!”在场的一些宫女们说。当人们跟她们讲话的时候，她们自己就故意把水倒到嘴里,弄出咯咯的响声来:她们以为她们也是夜莺。小厮和丫环们也发表意见，说他们也很满意——这种评语是不很简单的，因为他们是最不容易得到满足的一些人物。一句话：夜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夜莺现在要在宫里住下来，要有它自己的笼子了——它现在只有白天出去两次和夜间出去一次散步的自由。每次总有十二个仆人跟着；他们牵着系在它腿上的一根丝线

——而且他们老是拉得很紧。像这样的出游并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

整个京城里的人都在谈论着这只奇异的鸟儿，当两个人遇见的时候,一个只须说:“夜,”另一个就接着说“莺”①。于是他们就互相叹一口气，彼此心照不宣。有十一个小贩的孩子都起了“夜莺”这个名字，不过他们谁也唱不出一个调子来。

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上面写着“夜莺”两个字。

“这又是一本关于我们这只名鸟的书!”皇帝说。

不过这并不是一本书；而是一件装在盒子里的工艺品——一只人造的夜莺。它跟天生的夜莺一模一样，不过它全身装满了钻石、红玉和青玉。这只人造的鸟儿,只要它的发条上好,就能唱出一曲那只真夜莺所唱的歌;同时它的尾巴上上下下地动着，射出金色和银色的光来。它的颈上挂有一根小丝带,上面写道:“日本国皇帝的夜莺,比起中国皇

---

① “夜莺”在丹麦文中是 Nattergal。作者在这儿似乎故意开了一个文字玩笑，因为这个字如果拆开，头一半成为 natter（夜——复数），则下一半“莺”就成 gal，而 Gal 这个字在丹麦文中却是“发疯”的意思。

帝的夜莺来，是很寒酸的。”

“它真是好看！”大家都说。送来这只人造夜莺的那人马上就获得了一个称号：“皇家头号夜莺使者”。

“现在让它们在一起唱吧；那将是多么好听的双重奏啊！”

这样，它们就得在一起唱了：不过这个办法却行不通，因为那只真正的夜莺只是按照自己的方式随意唱，而这只人造的鸟儿只能唱“华尔滋舞曲”那个老调。

“这不能怪它，”乐师说。“它唱得非常合拍，而且是属于我的这个学派。”

现在这只人造的鸟儿只好单独唱了。它所获得的成功，比得上那只真正的夜莺；此外，它的外表却是漂亮得多——它闪耀得如同金手钏和领扣。

它把同样的调子唱了三十三次，而且还不觉得疲倦。大家都愿意继续听下去，不过皇帝说那只活的夜莺也应该唱点儿什么东西才好——可是它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谁也没有注意到它已经飞出了窗子，回到它的青翠的树林里面去了。

“这是什么意思呢？”皇帝说。

所有的朝臣们都咒骂那只夜莺，说它是一个忘恩负义的东西。

“我们总算是有了一只最好的鸟了，”他们说。

因此那只人造的鸟儿又得唱起来了。他们把那个同样的调子又听了第三十四次。虽然如此,他们还是记不住它,因为这是一只很难的调子。乐师把这只鸟儿大大地称赞了一番。是的,他很肯定地说,它比那只真的夜莺要好得多：不仅就它的羽毛和许多钻石来说,即使就它的内部来说,也是如此。

“因为,淑女和绅士们,特别是皇上陛下,您们各位要知道,您们永远猜不到一只真的夜莺会唱出什么歌来;然而在这只人造夜莺的身体里,一切早就安排好了:要它唱什么调子,它就唱什么调子！你可以说出一个道理来,可以把它拆开,可以看出它的内部活动:它的‘华尔滋舞曲’是从什么地方起，到什么地方止，会有什么别的东西接上来。”

“这正是我们的要求，”大家都说。

于是乐师就被批准下星期天把这只雀子公开展览，让民众看一下。皇帝说，老百姓也应该听听它的歌。他们后来也就听到了，同时也是非常满意，愉快的程度正好像他

们喝过了茶一样——因为吃茶是中国的风俗。他们都说："哎！"同时举起他们的食指，并且点点头。可是听到过真正的夜莺唱歌的那个渔夫说：

"它唱得倒也不坏，很像一只真鸟儿，不过它总似乎缺少了一种什么东西——虽然我不知道这究竟是什么！"

真正的夜莺从这土地和帝国被放逐出去了。

那只人造夜莺在皇帝床边的一块丝垫子上占了一个位置。它所得到的一切礼品——金子和宝石——都被陈列在它的周围。在称号方面，它已经被封为"高贵皇家夜间歌手"了。在等级上说来，它已经被提升到"左边第一"的位置，因为皇帝认为心房所在的左边是最重要的一边——即使是一个皇帝，他的心也是偏左的。乐师写了一部二十五卷关于这只人造鸟儿的书：这是一部学问渊博、篇幅很长、用那些最难懂的中国字写的一部书。因此大臣们都说，他们都读过这部书，而且还懂得它的内容，因为他们都怕被认为是蠢才而在肚皮上挨揍。

整整一年过去了。皇帝、朝臣们以及其他的中国人都记得这只人造鸟儿所唱的歌中的每一个调儿。不过正因为现在大家都学会了，大家更特别喜欢这只鸟儿了——大家现

在可以跟它一起唱，而他们实际上也就这么做了。街上的孩子们唱：吱—吱—吱—格碌—格碌！皇帝自己也唱起来——是的，这真是可爱得很！

不过一天晚上，当这只人造鸟儿在唱得最好的时候，当皇帝正躺在床上静听的时候，这只鸟儿的身体里面忽然发出一阵“呦呦”的声音来。有一件什么东西断了，“嘘——”所有的轮子都狂转起来，于是歌声就停止了。

皇帝立即跳下床，命令把他的御医召进来。不过医生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于是大家又去请一个钟表匠来。经过了一番磋商和考查以后，他总算把这鸟儿勉强修好了；不过他说，这鸟儿今后必须仔细保护，因为它里面的齿轮已经用坏了，要配上新的而又能奏出音乐，是一件困难的工作。这真是一件悲哀的事情！这只鸟儿只能一年唱一次，而这还要算是用得很过火呢！不过乐师作了一个短短的演说——里面全是些难懂的字眼——他说这鸟儿是跟以前一样地好，因此当然是跟以前一样地好……

五个年头过去了。一件真正悲哀的事情终于来到了这个国家，因为这国家的人都是很喜欢他们的皇帝的，而他现在却病了，同时据说他不能久留于人世。新的皇帝已经选

好了。老百姓都跑到街上来，向侍臣探问关于他们老皇帝的病情。

“呸！”他摇摇头说。

皇帝躺在他华丽的大床上，冷冰冰的，面色惨白。整个宫廷的人都以为他死了；每人都跑到新皇帝那儿去致敬。男仆人都跑出来谈论这件事，丫环们开起盛大的咖啡会①来。所有的地方，在大厅和走廊里，都铺上了布，使得脚步声不至于响起来；所以这儿现在是很静寂，非常地静寂。可是皇帝还没有死：他僵直地、惨白地、躺在华丽的床上——床上悬着天鹅绒的帷幔，同时帷幔上缀着厚厚的金丝穗子。顶上面的窗子是开着的；月亮照在皇帝和那只人造的鸟儿身上。

这位可怜的皇帝几乎不能够呼吸了。他的胸口上好像压得有一件什么东西：他睁开眼睛，他看到死神坐在他的胸口上，并且还戴上了他的金皇冠，一只手拿着皇帝的宝剑，另一只手拿着他华贵的令旗。四周有许多奇形怪状的脑袋从天鹅绒帷幔的褶纹里偷偷地伸出来，有的很丑，有的温和可爱。这些东西都代表皇帝所做过的好事和坏事。现在死

---

① 请朋友吃咖啡谈天（Kafeeselskab）是北欧的一种社交习惯；中国一般的习惯是吃茶。作者在这儿弄错了。



神既然坐在他的心坎上，它们就特地伸出头来看他。

“你记得这件事吗？”它们一个接着一个地低语着，“你记得那件事吗？”它们告诉他许多事情，弄得他的前额冒出了许多汗珠。

“我不知道这件事！”皇帝说。“快把音乐奏起来！快把音乐奏起来！快把大鼓敲起来！”他叫出声来，“好使得我听不到他们讲的这些事情呀！”

然而它们还是不停地在讲。死神对它们所讲的话点点头——像中国人那样点法。

“把音乐奏起来呀！把音乐奏起来呀！”皇帝叫起来。“你这只贵重的小金鸟儿，唱吧，唱吧！我曾送给你贵重的金礼品；我曾经亲自把我的金拖鞋挂在你的颈上——现在请唱呀，唱呀！”

可是这只鸟儿站着动也不动一下，因为没有谁来替它上好发条，而它不上好发条就唱不出歌来。不过死神继续用他空洞的大眼睛盯着这位皇帝。四周是静寂的，可怕的静寂。

这时，正在这时候，窗子那儿有一个最美丽的歌声唱起来了，这就是那只小小的、活的夜莺；它栖在外面的一根树枝上，它听到皇帝可悲的境况；它现在特地来对他唱点安慰

和希望的歌。当它在唱着的时候，那些幽灵的面孔就渐渐地变得淡了，同时在皇帝孱弱的肢体里，血也开始流动得活跃起来。甚至死神自己也开始听起歌来，而且还说："唱吧，小小的夜莺，请唱下去吧！"

"不过，你愿意给我那把美丽的金剑吗？你愿意给我那面华贵的令旗吗？你愿意给我那顶皇帝的王冠吗？"

死神把这些宝贵的东西都交了出来，以换取一支歌。于是夜莺不停地唱下去。它歌唱那安静的教堂墓地——那儿生长着白色的玫瑰花，那儿接骨木树发出甜蜜的香气，那儿新草染上了未亡人的眼泪。死神这时就眷恋地思念起自己的花园来；于是他就变成一股寒冷的白雾，在窗口消逝了。

"多谢你！多谢你！"皇帝说。"你这只神圣的小鸟！我现在懂得你了。我把你从我的土地和帝国赶出去，而你却用歌声把那些邪恶的面孔从我的床边驱走，同时也把死神从我的心中去掉。我将用什么东西来报答你呢？"

"你已经报答我了！"夜莺说："当我第一次唱的时候，我从您的眼里得到了你的泪珠——我将永远忘记不了这件事。每一滴眼泪是一颗珠宝——它可以使得一个歌者心花开放。不过现在请您睡吧，请您保养精神，变得健康起来

吧，我将再为您唱一支歌。”

于是它唱起来——于是皇帝就甜蜜地睡着了。啊，这一觉是多么温和，多么愉快啊！

当他醒来、感到神志清新、体力恢复了的时候，太阳从窗子里射进来，正照在他的身上。他的侍从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他们以为他死了。但是夜莺仍然立在他的身边，在唱着歌。

“请你永远跟我住在一起吧，”皇帝说。“你喜欢怎样唱就怎样唱。我将把那只人造鸟儿撕成一千块碎片。”

“请不要这样做吧，”夜莺说。“它已经尽了它最大的努力。让它仍然留在你的身边吧。我不能在宫里筑一个窠住下来；不过，当我想到要来的时候，那么就请您让我来吧。我将在黄昏的时候栖在窗外的树枝上，为您唱支什么歌，叫您快乐，也叫您深思。我将歌唱那些幸福的人们和那些受难的人们。我将歌唱隐藏在您周围的善和恶。您的小小的歌鸟现在要远行了：它要飞到那个穷苦的渔夫身旁去，飞到农民的屋顶上去，飞到住得离您和您的宫廷很远的每个人身边去。比起您的王冠来，我更爱您的心。然而王冠却也有它神圣的一面。我将会再来，为您唱歌——不过我要求您

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都成！”皇帝说。他亲自穿上他的朝服站着，同时把他那把沉重的金剑按在心上。

“我要求您一件事：请您不要告诉任何人，说您有一只会把什么事情都讲给您听的小鸟。只有这样，一切才会美好。”

于是夜莺就飞走了。

侍从们都进来瞧瞧他们死去了的皇帝——是的，他们都站在那儿，而皇帝却说：“早安！”



译 后 记

飞箱（Den flyvende Koffert）和鹳鸟(Storkene)发表于一八三九年。铜猪(Metalsvinet)发表于一八四二年。故事中的那个天才画家据说是指丹麦的画家本得兹(Bendez)。他在二十八岁的时候就死去了。永恒的友情（Venskabspagten),荷马墓上的一朵玫瑰(En Rose fra Homers Grav）和梦神（Ole Lukøie）发表于一八四二年。玫瑰花精（Rosenalfen)发表于一八三九年。牧猪人(Svinedrengen)发表于一八四二年。荞麦(Boghveden)发表于一八四一年。安琪儿（Engelen）和夜莺(Nattergalen)发表于一八四三年。这个集子中的各篇的排列没有按照发表年代的先后次序，但原文的全集是如此排法，包括安徒生自己亲手编订的全集。

永恒的友情这篇童话,正如许多其他的童话一样,安徒生是把它当做一篇诗来写的。在最初的原稿中，它的开头是一首诗。后来安徒生把这首诗去掉，另外写了几段散文

作为故事的开端。我根据一位专门研究安徒生的丹麦学者汉斯 · 布里克斯（Hans Brix）先生编的选集（一九五二年哥本哈根 Gyldendal 版），把原来的诗恢复过来，而去掉那几段略带议论性的散文。我觉得这首诗更符合这整个故事的气氛。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0 年版本

夜　　莺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四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25　插页 2　字数 67,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 10188 · 31　　定价：0.39 元

书　号：10188·31

定　价：　0.39 元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四

祖　母

叶君健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四

祖　　　母

叶　君　健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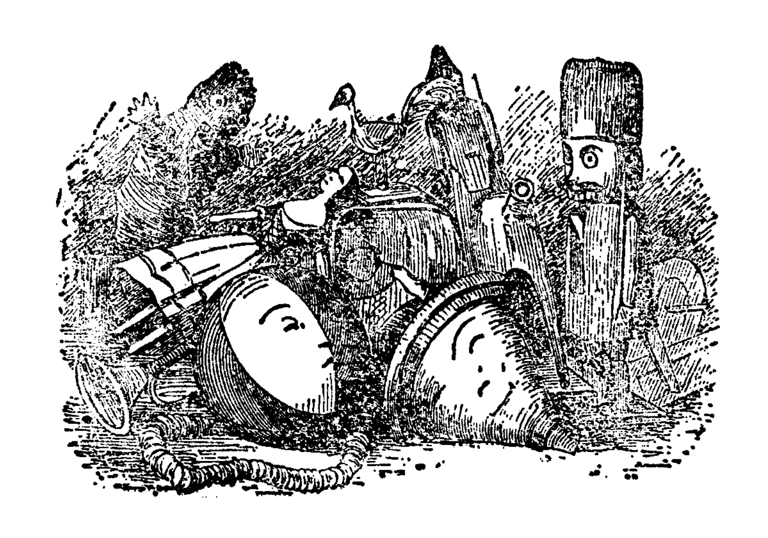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内容提要

这个集子里一共收集了九篇童话。内容和风格方面，都具有多样性。《丑小鸭》是一篇带有作者自传色彩的童话故事。《白雪皇后》是一篇典型的、富于幻想的北欧儿童故事。《枞树》、《接骨木树妈妈》和《祖母》代表作者对于青春的歌颂和爱恋。每篇童话都充满了诗意，充满了作者那种特有的天真幽默感，以及对于人生的温暖的爱。

目　　次



恋　　人

一个陀螺和一个球儿跟许多别的玩具一起呆在一个抽屉里。陀螺对球儿说：

“我们既然一起住在一个匣子里，我们来做一对恋人好不好？”

但球儿是用鞣皮缝的，所以她象一个时髦的小姐一样，骄傲得不可一世，对于此事根本不作回答。

第二天，这些玩具的主人（一个小孩子）来了。他把陀

螺涂上了一层红黄相间的颜色,同时在他身上钉了个铜钉。所以当这个陀螺嗡嗡地转起来的时候，样子非常漂亮!

“请瞧瞧我!”他对球儿说;“你现在有什么话讲呢?我们订婚好吗？我们两人配得非常好!你能跳,我能舞。谁也不会象我们两人这样幸福的!”

“嗨，你居然有这个想头!”球儿说;“可能你还不知道我的爸爸和妈妈曾经是一双鞣皮拖鞋、我的内部有一块软木吧?”

“知道,不过我是桃花心木作的,”陀螺说;“而且还是市长亲手把我车出来的。他自己有一个车床，他做这种工作时感到极大的愉快。”

“我能相信这话吗?”球儿问。

“如果我撒谎，那么愿上帝不叫人来抽我!”陀螺回答说。

“你倒是会奉承自己,”球儿说。“不过我不能答应你的请求。我也可算是和一个燕子订了一半的婚吧：每次当我跳到空中去的时候,他就把头从窠里伸出来,同时说:‘你答应吗？你答应吗?’我已经在心里说了一声‘我答应’。这差不多等于是一半订婚了。不过我答应你，我将永远也不忘

记你。”

“好，那也很不坏！”陀螺说。

他们此后就再也不讲话了。

第二天小孩把球儿拿出去。陀螺看到她多么象一只鸟儿，高高地向空中飞，最后人们连她的影子都看不见了。但她每次都飞回来，不过当她一接触到地面时，马上就又跳到空中去了——这是因为她急迫地想要高攀，或是因为她身体里有一块软木的缘故吧。不过，到第九次的时候，这球儿忽然不见了，再也没有回来。小孩子找了又找，但是她失踪了。

“我知道她在什么地方？”陀螺叹了一口气说。“她是在燕子的窠里，跟燕子结婚了！”

陀螺越想着这事，就越怀念着球儿。正因为他得不到这只球，他对她的爱情就越发加深。在这件事情中最令人奇怪的是，她居然选择了另外一个对象。陀螺跳着舞，哼着歌，可是心中一直怀恋着球儿——在他的想象中，球儿变得越来越美丽。好几年的光阴就这么过去了。这已经成了“旧恋”。

但这陀螺已经不再年轻了——不过有一天，他全身涂

上了一层金；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漂亮过。他现在是一个金陀螺，他跳着，一直跳到他唱出嗡嗡的歌声来。是的，这情景值得欣赏一下！可是忽然间，他跳得太高，于是他失踪了！

大家找了又找，甚至到地下室里去找过，但是没有办法找到他。

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原来跳到垃圾箱里去了——这儿什么东西都有：白菜梗啦，垃圾啦，从屋顶上落下的沙粒啦。

“我来到的这块地方真妙！我身上的金现在要离开我了。我简直是落到一批贱民中来了！”于是他向旁边一根被剥得精光的长白菜梗子斜望了一眼，又向一个颇象老苹果的、奇怪的圆东西瞧了一下——但这并不是苹果，而是那只老球儿！她在屋顶上的水笕里躺了许多年，完全被水浸涨了。

“谢天谢地，现在总算来了一位有身份的人，可以跟我聊聊天了！”球儿说，同时向这个金陀螺瞟了一眼。“我是真正的鞣皮制的，由姑娘亲手缝出来的，而且我身体里还有一块软木，但是谁在我身上都看不出来！我几乎要跟一个燕

子结婚,不过却落到屋顶上的水笕里去了,在那儿我整整呆了五个年头,弄得全身透湿！请你相信我,对于一个年轻姑娘说来，这段时间是太长了。”

不过陀螺什么也不说。他回想起他的“旧恋”。他越听越明白：这就是她。

这时一个小丫头来了。她要倒掉这箱垃圾。

“哎唷！金陀螺原来就在这儿啦！”她说。

于是金陀螺又被拿进屋子里来了，引起人的注意和尊敬。可是那个球儿呢，一点下文也没有。陀螺再也不说他的“旧恋”了,因为,当爱人在屋顶上的水笕里呆了五年、弄得全身透湿的时候,“爱情”也就无形地消逝了。是的，当人们在垃圾箱里遇到她的时候,谁也认不得她了。



丑　小　鸭

乡下真是非常美丽。这正是夏天！小麦是金黄的，燕麦是绿油油的。干草在绿色的牧场上堆成垛，鹳鸟用它又长又红的腿子在散着步，噜嗦地讲着埃及话。① 这是它从妈妈那儿学到的一种语言。田野和牧场的周围有些大森林，森林里有些很深的池塘。的确，乡间是非常美丽的。太阳光正照着一幢老式的房子，它周围流着几条很深的小溪。从墙角那儿一直到水里，全盖满了牛蒡的大叶子。最大的叶子长得非常高，小孩子简直可以直着腰站在下面。象在最浓密的森林里一样，这儿也是很荒凉的。这儿有一只母鸭坐在窠里，她得把她的几个小鸭都孵出来。不过这时她已经累坏了。很少有客人来看她。别的鸭子都愿意在溪流里游来游去，而不愿意跑到牛蒡下面来和她聊天。

最后，那些鸭蛋一个接着一个地崩开了。"噼！噼！"蛋壳响起来。所有的蛋黄现在都变成了小动物。他们把小头都伸出来。

“嘎！嘎！”母鸭说。他们也就跟着嘎嘎地大声叫起来。他们在绿叶子下面向四周看。妈妈让他们尽量地东张西望，因为绿色对他们的眼睛是有好处的。

“这个世界真够大！”这些年轻的小家伙说。的确，比起他们在蛋壳里的时候，他们现在的天地真是大不相同了。

“你们以为这就是整个世界！”妈妈说。“这地方伸展到花园的另一边，一直伸展到牧师的田里去，才远呢！连我自己都没有去过！我想你们都在这儿吧？”她站起来。“没有，我还没有把你们都生出来呢！这只顶大的蛋还躺着没有动静。它还得躺多久呢？我真是有些烦了。”于是她又坐下来。

“唔，情形怎样？”一只来拜访她的老鸭子问。

“这个蛋费的时间真久！”坐着的母鸭说。“它老是不裂开。请你看看别的吧。他们真是一些最逗人爱的小鸭儿！都象他们的爸爸——这个坏东西从来没有来看过我一次！”

“让我瞧瞧这个老是不裂开的蛋吧，”这位年老的客人说，“请相信我，这是一只吐绶鸡的蛋。有一次我也同样受过骗：你知道，那些小家伙不知道给了我多少麻烦和苦恼，

---

① 因为据丹麦的民间传说，鹳鸟是从埃及飞来的。

因为他们都不敢下水。我简直没有办法叫他们在水里试一试。我说好说歹,一点用也没有!——让我来瞧瞧这只蛋吧。哎呀！这是一只吐绶鸡的蛋!让它躺着吧,你尽管叫别的孩子去游泳好了。”

“我还是在它上面多坐一会儿吧,”鸭妈妈说,“我已经坐了这么久，就是再坐它一个星期也没有关系。”

“那么就请便吧,”老鸭子说。于是她就告辞了。

最后这只大蛋裂开了。“噼！噼!”新生的这个小家伙叫着向外面爬。他是又大又丑。鸭妈妈把他瞧了一眼。“这个小鸭子大得怕人,”她说,“别的没有一个象他；但是他一点也不象小吐绶鸡！好吧，我们马上就来试试看吧。他得到水里去，我踢也要把他踢下水去。”

第二天的天气是又晴和,又美丽。太阳照在绿牛蒡上。鸭妈妈带着她所有的孩子走到溪边来。扑通！她跳进水里去了。“呱！呱!”她叫着，于是小鸭子就一个接着一个跳下去。水淹到他们头上,但是他们马上又冒出来了,游得非常漂亮。他们的小腿很灵活地划着。他们全都在水里，连那个丑陋的灰色小家伙也跟他们在一起游。

“唔,他不是一个吐绶鸡,”她说,“你看他的腿划得多灵

活，他浮得多么稳！他是我亲生的孩子！如果你把他仔细看一看，他还算长得蛮漂亮呢。嘎！嘎！跟我一块儿来吧，我把你们带到广大的世界上去，把那个养鸡场介绍给你们看看。不过，你们得紧贴着我，免得别人踩着你们。你们还得当心猫儿呢！”

这样，他们就到养鸡场里来了。场里起了一阵可怕的喧闹声，因为有两个家族正在争夺一个鳝鱼头，而结果猫儿却把它抢走了。

“你们瞧，世界就是这个样子！”鸭妈妈说。她的嘴流了一点涎水，因为她也想吃那个鳝鱼头。“现在使用你们的腿吧！”她说。“你们拿出精神来。你们如果看到那儿的一个老母鸭，你们就得把头低下来，因为她是这儿最有声望的人物。她有西班牙的血统——因为她长得非常胖。你们看，她的腿上有一块红布条。这是一件非常出色的东西，也是一个鸭子可能得到的最大光荣：它的意义很大，说明人们不愿意失去她，动物和人统统都得认识她。打起精神来吧——不要把腿子缩进去。一个有很好教养的鸭子总是把腿摆开的，象爸爸和妈妈一样。好吧，低下头来，说：‘嘎’呀！”

他们这样做了。别的鸭子站在旁边看着，同时用相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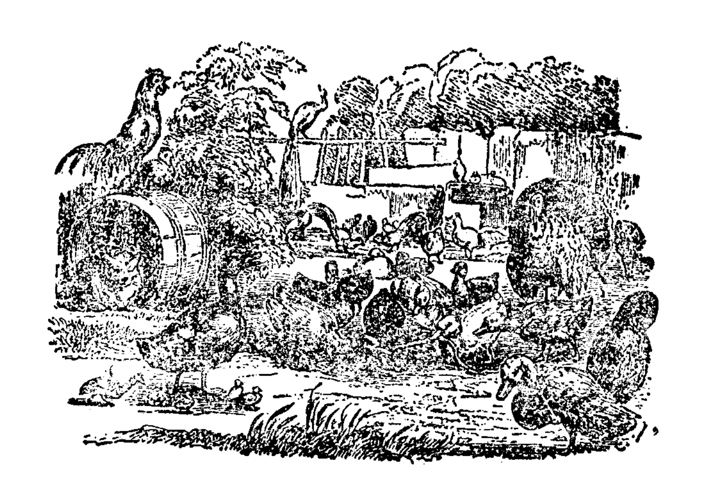
大的声音说:

“瞧!现在又来了一批找东西吃的客人，好象我们的人数还不够多似的!呸!瞧那只小鸭的一副丑相!我们真看不惯!”于是马上有一只鸭子飞过去，在他的脖颈上啄了一下。

“请你们不要管他吧,”妈妈说,“他并不伤害谁呀!”

“对，不过他长得太大、太特别了,”啄过他的那只鸭子说，“因此他必须挨打!”

“那个母鸭的孩子都很漂亮,”腿上有一条红布的那个母鸭说,“他们都很漂亮,只有一只是例外。这真是可惜。我



希望能把他再孵一次。”

“那可不能，太太，”鸭妈妈回答说。“他不好看，但是他的脾气非常好。他游起水来也不比别人差——我还可以说，游得比别人好呢。我想他会慢慢长得漂亮的，或者到适当的时候，他也可能缩小一点。他在蛋里躺得太久了，因此他的模样有点不太自然。”她说着，同时在他的脖颈上啄了一下，把他的羽毛理了一理。“此外，他还是一只公鸭呢，”她说，“所以关系也不太大。我想他的身体很结实，将来总会自己找到出路的。”

“别的小鸭倒很可爱，”老母鸭说。“你在这儿不要客气。如果你找到鳝鱼头，请把它送给我好了。”

他们现在在这儿，就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不过从蛋壳里爬出的那只小鸭太丑了，到处挨打，被排挤，被讥笑，不仅在鸭群中是这样，连在鸡群中也是这样。

“他真是又粗又大！”大家都说。有一只雄吐绶鸡生下来脚上就有距，因此他自以为是一个皇帝。他把自己吹得象一条鼓满了风的帆船，来势汹汹地向他走来，瞪着一双大眼睛，脸上涨得通红。这只可怜的小鸭不知道站在什么地方，或者走到什么地方去好。他觉得非常悲哀，因为自己长

得那么丑陋，而且成了全体鸡鸭的一个嘲笑对象。

这是头一天的情形。后来一天比一天糟。大家都要赶走这只可怜的小鸭；连他自己的兄弟姊妹也对他生起气来。他们老是说："你这个丑妖怪，希望猫儿把你抓去才好！"于是妈妈也说起来："我希望你走远些！"鸭儿们啄他，小鸡打他，喂鸡鸭的那个女用人用脚来踢他。

于是他飞过篱笆逃走了；灌木林里的小鸟一见到他，就惊慌地向空中飞去。"这是因为我太丑了！"小鸭想。于是他闭起眼睛，继续往前跑。他一口气跑到一块住着野鸭的沼泽地里。他在这儿躺了一整夜，因为他太累了，太丧气了。

天亮的时候，野鸭都飞起来了。他们瞧了瞧这位新来的朋友。

"你是谁呀？"他们问。小鸭一下转向这边，一下转向那边，尽量对大家恭恭敬敬地行礼。

"你真是丑得厉害，"野鸭们说，"不过只要你不跟我们族里任何鸭子结婚，对我们倒也没有什么大的关系。"可怜的小东西！他根本没有想到什么结婚；他只希望人家准许他躺在芦苇里，喝点沼泽的水就够了。

他在那儿躺了两个整天。后来有两只雁——严格地讲，

应该说是两只公雁，因为他们是两个男的——飞来了。他们从娘的蛋壳里爬出来还没有多久，因此非常顽皮。

“听着，朋友，”他们说，“你丑得可爱，连我[①]都禁不住要喜欢你了。你做一个候鸟，跟我们一块儿飞走好吗？另外有一块沼泽地离这儿很近，那里有好几只活泼可爱的雁儿。她们都是小姐，都会说：‘嘎！’你是那么丑，可以在她们那儿碰碰你的运气！”

“噼！拍！”天空中发出一阵响声。这两只公雁落到芦苇里，死了，把水染得鲜红。“噼！拍！”又是一阵响声。整群的雁儿都从芦苇里飞起来，于是又是一阵枪声响起来了。原来有人在大规模地打猎。猎人都埋伏在这沼泽地的周围，有几个人甚至坐在伸到芦苇上空的树枝上。蓝色的烟雾象云块似地笼罩着这些黑树，慢慢地在水面上向远方飘去。这时，猎狗都扑通扑通地在泥泞里跑过来，灯芯草和芦苇向两边倒去。这对于可怜的小鸭说来真是可怕的事情！他把头掉过来，藏在翅膀里。不过，正在这时候，一只骇人的大猎狗紧紧地站在小鸭的身边。它的舌头从嘴里伸出很长，眼

---

① 这儿的“我”（jeg）是单数，跟前面的“他们说”不一致，但原文如此。

睛发出丑恶和可怕的光。它把鼻子顶到这小鸭的身上，露出了尖牙齿，可是——扑通！扑通！——它跑开了，没有把他抓走。

“啊，谢谢老天爷！”小鸭叹了一口气，“我丑得连猎狗也不要咬我了！”

他安静地躺下来。枪声还在芦苇里响着，枪弹一发接着一发地射出来。

天快要暗的时候，四周才静下来。可是这只可怜的小鸭还不敢站起来。他等了好几个钟头，才敢向四周望一眼，于是他急忙跑出这块沼泽地，拚命地跑，向田野上跑，向牧场上跑。这时吹起一阵狂风，他跑起来非常困难。

到天黑的时候，他来到一个简陋的农家小屋。它是那么残破，甚至不知道应该向哪一边倒才好——因此它也就没有倒。狂风在小鸭身边号叫得非常厉害，他只好面对着它坐下来。它越吹越凶。于是他看到那门上的铰链有一个已经松了，门也歪了，他可以从空隙钻进屋子里去，他便钻进去了。

屋子里有一个老太婆和她的猫儿，还有一只母鸡住在一起。她把这只猫儿叫“小儿子”。他能把背拱得很高，发

出咪咪的叫声来；他的身上还能迸出火花，不过要他这样做，你就得倒摸他的毛。母鸡的腿又短又小,因此她叫“短腿鸡儿”。她生下的蛋很好,所以老太婆把她爱得象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

第二天早晨,人们马上注意到了这只来历不明的小鸭。那只猫儿开始咪咪地叫，那只母鸡也咯咯地喊起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老太婆说,同时朝四周看。不过她的眼睛有点花，所以她以为小鸭是一只肥鸭,走错了路,才跑到这儿来了。“这真是少有的运气!”她说,“现在我可以有鸭蛋了。我只希望他不是一只公鸭才好！我们得弄个清楚!”

这样,小鸭就在这里受了三个星期的考验,可是他什么蛋也没有生下来。那只猫儿是这家的绅士，那只母鸡是这家的太太，所以他们一开口就说:“我们和这世界!”因为他们以为他们就是半个世界，而且还是最好的那一半呢。小鸭觉得自己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但是他的这种态度,母鸡却忍受不了。

“你能够生蛋吗?”她问。

“不能!”



“那么就请你不要发表意见。”

于是雄猫说:“你能拱起背，发出咪咪的叫声和迸出火花吗?”

“不能!”

“那么，当有理智的人在讲话的时候,你就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

小鸭坐在一个墙角里，心情非常不好。这时他想起了新鲜空气和太阳光。他觉得有一种奇怪的渴望：他想到水里去游泳。最后他实在忍不住了，就不得不把心事对母鸡说出来。

“你在起什么念头?”母鸡问。“你没有事情可干，所以你才有这些怪想头。你只要生几个蛋,或者咪咪地叫几声,那么你这些怪想头也就会没有了。”

“不过，在水里游泳是多么痛快呀!”小鸭说。“让水淹在你的头上，往水底一钻，那是多么痛快呀!”

“是的,那一定很痛快!”母鸡说,“你简直在发疯。你去问问猫儿吧——在我所认识的一切朋友当中，他是最聪明的——你去问问他喜欢不喜欢在水里游泳，或者钻进水里去。我先不讲我自己。你去问问你的主人——那个老太婆

——吧，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她更聪明的人了！你以为她想去游泳，让水淹在她的头顶上吗?”

“你们不了解我,”小鸭说。

“我们不了解你？那么请问谁了解你呢？你决不会比猫儿和女主人更聪明吧——我先不提我自己。孩子，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吧！你现在得到这些照顾，你应该感谢上帝。你现在到一个温暖的屋子里来,有了一些朋友,而且还可以向他们学习很多的东西,不是吗？不过你是一个废物,跟你在一起真不痛快。你可以相信我，我对你说这些不好听的话,完全是为了帮助你呀。只有这样,你才知道谁是你的真正朋友！请你注意学习生蛋,或者咪咪地叫,或者迸出火花吧!”

“我想我还是走到广大的世界上去好,”小鸭说。

“好吧，你去吧!”母鸡说。

于是小鸭就走了。他一会儿在水上游，一会儿钻进水里去；不过,因为他的样子丑,所有的动物都瞧不起他。秋天到来了。树林里的叶子变成了黄色和棕色。风卷起它们,把它们带到空中飞舞，而空中是很冷的。云块沉重地载着冰雹和雪花，低低地悬着。乌鸦站在篱笆上,冻得只管叫:

“呱！呱！”是的,你只要想想这情景,就会觉得冷了。这只可怜的小鸭的确没有一个舒服的时候。

一天晚上,当太阳正在美丽地落下去的时候,有一群漂亮的大鸟从灌木林里飞出来，小鸭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美丽的东西。他们白得发亮,颈项又长又柔软。这就是天鹅。他们发出一种奇异的叫声,展开美丽的长翅膀,从寒冷的地带飞向温暖的国度，飞向不结冰的湖上去。

他们飞得很高——那么高，丑小鸭不禁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兴奋。他在水上象一个车轮似地不停地旋转着，同时把自己的颈项高高地向他们伸着,发出一种响亮的怪叫声,连他自己也害怕起来。啊！他再也忘记不了这些美丽的鸟儿,这些幸福的鸟儿。当他看不见他们的时候,就沉入水底;但是当他再冒到水面上来的时候，却感到非常空虚。他不知道这些鸟儿的名字,也不知道他们要向什么地方飞去。不过他爱他们,好象他从来还没有爱过什么东西似的。他并不嫉妒他们。他怎能梦想有他们那样美丽呢？只要别的鸭儿准许他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就已经很满意了——可怜的丑东西。

冬天变得很冷，非常的冷！小鸭不得不在水上游来游

去,免得水面完全冻结成冰。不过他游动的这个小范围,一晚比一晚缩小。水冻得厉害,人们可以听到冰块的碎裂声。小鸭只好用他的一双腿不停地游动,免得水完全被冰封闭。最后，他终于昏倒了,躺着动也不动,跟冰块结在一起。

大清早,有一个农民在这儿经过。他看到了这只小鸭,就走过去用木屐把冰块踏破,然后把他抱回来,送给他的女人。他这时才渐渐地回复了知觉。

小孩子们都想要跟他玩，不过小鸭以为他们想要伤害他。他一害怕就跳到牛奶盘里去了，把牛奶溅得满屋子都是。女人惊叫起来,拍着双手。这么一来,小鸭就飞到黄油盆里去了,然后就飞进面粉桶里去了,最后才爬出来。这时他的样子才好看呢！女人尖声地叫起来,拿着火钳要打他。小孩们挤做一团,想抓住这小鸭。他们又是笑,又是叫!——幸好大门是开着的。他钻进灌木林中新下的雪里面去。他躺在那里，几乎象昏倒了一样。

要是只讲他在这严冬所受的困苦和灾难，那么这个故事也就太悲惨了。当太阳又开始温暖地照着的时候，他正躺在沼泽地的芦苇里。百灵鸟唱起歌来了——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天。

忽然间他举起翅膀:翅膀拍起来比以前有力得多,马上就把他托起来飞走了。他不知不觉地已经飞进了一座大花园。这儿苹果树正开着花；紫丁香在散发着香气，它又长又绿的枝条垂到弯弯曲曲的溪流上。啊，这儿美丽极了，充满了春天的气息！三只美丽的白天鹅从树荫里一直游到他面前来。他们轻飘飘地浮在水上,羽毛发出飕飕的响声。小鸭认出这些美丽的动物，于是心里感到一种说不出的难过。

“我要飞向他们,飞向这些高贵的鸟儿！可是他们会把我弄死的,因为我是这样丑,居然敢接近他们。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被他们杀死，要比被鸭子咬、被鸡群啄、被看管养鸡场的那个女用人踢和在冬天受苦好得多!”于是他飞到水里,向这些美丽的天鹅游去：这些动物看到他,马上就竖起羽毛向他游来。“请你们弄死我吧!”这只可怜的动物说。他把头低低地垂到水上，只等待着死。但是他在这清澈的水上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自己的倒影。但那不再是一只粗笨的、深灰色的、又丑又令人讨厌的鸭子，而却是——一只天鹅!

只要你曾经在一只天鹅蛋里待过，就算你是生在养鸭

场里也没有什么关系。

对于他过去所受的不幸和苦恼,他现在感到非常高兴。他现在清楚地认识到幸福和美正在向他招手。——许多大天鹅在他周围游泳，用嘴来亲他。

花园里来了几个小孩子。他们向水上抛来许多面包片和麦粒。最小的那个孩子喊道:

“你们看那只新天鹅！”别的孩子也兴高采烈地叫起来:“是的,又来了一只新的天鹅!”于是他们拍着手,跳起舞来，向他们的爸爸和妈妈跑去。他们抛了更多的面包和糕饼到水里,同时大家都说:“这新来的一只最美！那么年轻,那么好看！”那些老天鹅不禁在他面前低下头来。



他感到非常难为情。他把头藏到翅膀里面去，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他感到太幸福了，但他一点也不骄傲，因为一颗好的心是永远不会骄傲的。他想起他曾经怎样被人迫害和讥笑过，而他现在却听到大家说他是美丽的鸟中最美丽的一只鸟儿。紫丁香在他面前把枝条垂到水里去。太阳照得很温暖，很愉快。他扇动翅膀，伸直细长的颈项，从内心里发出一个快乐的声音：

“当我还是一只丑小鸭的时候，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的幸福！”



枞　　树

外边的大树林里长着一株非常可爱的小枞树。它生长的地点很好,能得到太阳光和充分的新鲜空气,周围还有许多大朋友——松树和别的枞树。不过这株小枞树急着要长大,它一点也不理睬温暖的太阳和新鲜的空气。当农家的小孩子出来找草莓和覆盆子、走来走去、闲散地聊天的时候,它也不理会他们。有时他们带着满钵子的、或用草穿起来的长串的莓子到来。他们坐在小枞树旁边,说:“嗨,这个小东西是多么可爱啊!”而这株树一点也不愿意听这话。

一年以后它长了一节;再过一年它又长了一节。因此你只要看枞树有多少节，就知道它长了多少年。

“啊，我希望我象别的树一样,是一株大树!”小枞树叹了一口气说，“那么我就可以把我的枝椏向四周伸展开来，我的头顶就可以看看这个广大的世界！那么鸟儿就可以在我的枝上做窠；当风吹起来的时候，我就可以象别的树一样，象煞有介事地点点头了。”



它对于太阳、鸟雀，对于在早晨和晚间飘过去的红云，一点也不感到兴趣。

现在是冬天了，四周的积雪发出白亮的光。有时一只兔子跑过来,在小枞树身上跳过去。……啊！这才叫它生气呢!不过两个冬天又过去了。当第三个冬天到来的时候,小枞树已经长得很大了，兔子只好绕着它走过去。

啊！生长,生长,长成为大树,然后变老,只有这才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事情！小枞树这样想。

在冬天,伐木人照例到来了,砍下几株最大的树。这类事情每年总有一次。这株年轻的枞树现在已经长得相当大了;它有点颤抖起来,因为那些堂皇的大树轰然一声倒到地

上来了。它们的枝子被砍掉,全身溜光,又长又瘦——人们简直没有办法认出它们来,但是它们被装上车子,被马儿拉出树林。

它们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它们会变成什么呢？

在春天,当燕子和鹳鸟飞来的时候,枞树就问它们:“你们知道人们把它们拖到什么地方去了吗？你们碰到过它们没有?”

燕子什么也不知道。不过鹳鸟很象在想一件事情，连连点着头，同时说:

“是的，我想是的！当我从埃及飞出来的时候,我碰到过许多新船。这些船上有许多美丽的桅杆；我想它们就是那些树。它们发出枞树的气味。我看见过许多次；它们昂着头！它们昂着头!”

“啊,我多么希望我也能长大得足够在大海上航行！海究竟是怎样的呢？它是什么样儿的呢?”

“嗨，要解释起来，那可是不简单!”鹳鸟说着便走开了。

“享受你的青春吧,”太阳光说;“享受你蓬勃的生长,享受你身体里新鲜的生命力吧!”

风儿吻着这株树，露珠在它身上滴着眼泪。但是这株树一点也不懂得这些事情。

当圣诞节到来的时候,有许多很年轻的树被砍掉了。有的既不象枞树那样老，也不象它那样大，更不象它那样性急,老想跑开。这些年轻的树儿正是一些最美丽的树儿,所以它们都保持住它们的枝叶。它们被装上车子；马儿把它们拉出了树林。

“它们到什么地方去呢?”枞树问。“它们并不比我更大。是的，有一株比我还小得多呢。为什么它们要保留住枝叶呢？它们被送到什么地方去呢?”

“我们知道！我们知道!”麻雀唧唧喳喳地说。“我们在城里朝窗玻璃里面瞧过！我们知道它们到什么地方去!哦!它们要到最富丽堂皇的地方去！我们朝窗子里瞧过。我们看到它们被放在一个温暖房间的中央，身上装饰着许多最美丽的东西——涂了金的苹果啦，蜂蜜做的糕饼啦，玩具啦，以及成千成百的蜡烛啦!”

“后来呢?”枞树问;它所有的枝子都颤动起来了。“后来呢？后来怎样一个结果呢?”

“唔,以后的事我们没有看见。不过那是美极了!”

“也许有一天我也不得不走上这条光荣的大道吧！”枞树高兴地说。“这比在海上航行要好得多！我真等待得不耐烦了！我唯愿现在就是圣诞节！现在我已经大了，成人了，象去年被运走的那些树一样！啊，我希望我高高地坐在车子上！我希望我就在那个温暖的房间里，全身打扮得漂漂亮亮！那么，以后呢？是的，以后更好、更美的事情就会到来，不然他们为什么要把我打扮得这样漂亮呢？一定会有更伟大、更美丽的事情到来的。不过什么事情呢？啊，我真痛苦！我真渴望！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

“请你跟我们一道享受你的生活吧！”空气和太阳光说。“请你在自由中享受你新鲜的青春吧！”

不过枞树什么也不能享受。它一直在生长，生长。在冬天和夏天，它老是立在那儿，发绿——荫深的绿。看到过它的人说：“这是一株美丽的树！”到了圣诞节的时候，它是最先被砍掉了的一株。斧头深深地砍进树心里去，于是它叹了一口气就倒到地上来了：它感到一种痛楚，一阵昏厥，它完全想不起什么快乐。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根生土长的这块地方，究竟是很悲惨的。它知道自己将永远也见不到那些亲爱的老朋友，周围那些小灌木林和花丛了——也许

连鸟儿也不会再见到呢，别离真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

当这树跟许多别的树在院子里一齐被卸下来的时候，它才清醒过来。它听到一个人说：

“这是一株很好看的树儿；我们只要这一株！”

两位穿得很整齐的仆人走来了，把这枞树抬到一间漂亮的大客厅里去。四边墙上挂着许多画像，在一个大瓷砖砌的火炉旁边立着高大的中国花瓶——盖子上雕塑着狮子，这儿还有摇椅、绸沙发、堆满了画册的大桌子和价值几千几万元的玩具——至少小孩子们是这样讲的。枞树被放进装满了沙子的大盆里。不过谁也不知道这是一个盆，因为它外面围着一层布，并且立在一张宽大的杂色地毯上。啊，枞树抖得多厉害啊！现在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仆人和小姐们都来打扮它。他们把花纸剪的小网袋挂在它的枝子上，每个小网袋里都装满了糖果；涂成金色的苹果和胡桃核也挂在上面，好象它们原来就是生长在上面似的。此外，枝子上还安有一百多根红色、白色和蓝色的小蜡烛。跟活人一模一样的玩偶在树叶间荡来荡去，枞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东西。树顶上还安有一颗银纸做的星星。这真是漂亮，分外地漂亮。

“今晚，”大家说，“今晚它将要放出光明。”

“啊，”枞树想，“我希望现在就已经是夜晚了！啊，我希望蜡烛马上点起来！还有什么会到来呢？也许树林里的树儿会出来看我吧？麻雀会在窗玻璃面前飞过吧？也许我会在



这儿生下根来，在夏天和冬天都有这样的打扮吧？”

是的，它所知道的就只这些。它的不安使它得到一种经常皮痛的毛病，而这种皮痛病，对于树说来，其糟糕的程度比得上我们的头痛。

最后，蜡烛亮起来了。多么光辉，多么华丽啊！枞树的每根枝子都在发抖，弄得一根蜡烛烧着了一根小绿枝。这才真叫它痛啦。

“愿上帝保佑我们！”年轻的姑娘们都叫起来。她们急忙把火灭掉了。

枞树现在可不敢再发抖了。啊，这真是可怕呀！它非常害怕失掉任何一件装饰品，它们射出的光辉把它弄得头昏目眩。现在那两扇门推开了，许多小孩子涌进来，好象他们要把整个的树都弄倒似的。年纪大的人镇定地跟着他们走进来。这些小家伙站着，保持肃静。不过这只有一分钟的光景。接着他们就欢呼起来，弄出一片乱糟糟的声音。他们围着这株树跳舞，同时把挂在它上面的礼物一件接一件地取走了。

“他们打算怎么办呢？”枞树想。“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呢？”

蜡烛烧到枝子上来了。当它们快要烧完的时候，它们便被扑灭了，这时孩子们便得到准许来掳掠这株树。啊！他们向它冲过来，所有的枝桠都发出折裂声。要不是树顶和顶上的一颗金星被系到天花板上，恐怕它早就倒下来了。

孩子们拿起美丽的玩具在周围跳舞。谁也不想再看这株树了，只有那位老保姆在树枝间东张西望了一下，而她只不过想知道是不是还有枣子或苹果没有被拿走。

“讲一个故事！讲一个故事！”孩子们都嚷着，同时把一位小胖子拖到树这边来。他坐在树底下——“因为这样我们就算是在绿树林里面了，”他说。“树儿听听我的故事也是很好的。不过我只能讲一个故事。你们喜欢听关于依维德·亚维德的故事呢，还是听关于那位滚下了楼梯、但是却坐上了王位、得到了公主的泥巴球[1]呢？”

“讲依维德·亚维德的故事！”有几个孩子喊着。“讲泥巴球的故事！”另外几个孩子喊着。这时闹声和叫声混做一团。只有枞树默默地不说一句话。它在想：“我不能参加进来吗？我不能做一点事儿吗？”不过它已经参加了进来，它应

---

① 原文是 Klumpe-dumpe，照字面直译就是“滚着的泥块”。

该做的事已经做了。

胖子讲着泥巴球的故事——“他滚下楼梯,又坐上了王位，并且得到了公主。”孩子们都拍着手,叫道:“讲下去吧!讲下去吧!”因为他们想听依维德·亚维德的故事，但是他们却只听到了泥巴球的故事。枞树立着一声不响，只是沉思着。树林里的鸟儿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故事。泥巴球滚下了楼梯，结果仍然得到了公主!“是的，世界上的事情就是这样!”枞树想,并且以为这完全是真的,因为讲这故事的人是那么一位可爱的人物。“是的,是的,谁能知道呢？可能我有一天也会滚下楼梯，结果却得到一位公主!”于是它很愉快地盼望在第二天晚上又被打扮一番，戴上蜡烛、玩具、金纸和水果。

“明天我决不再颤动了!”它想。“我将要尽情为我华丽的外表而得意。明天我将要再听泥巴球的故事，可能还听到依维德·亚维德的故事呢。”

于是枞树一声不响，想了一整夜。

早晨，仆人和保姆都进来了。

“现在我又要漂亮起来了!”枞树想。不过他们把它拖出屋子，沿着楼梯一直拖到顶楼上去。他们把它放在一个

黑暗的角落里，这儿没有一点阳光可以射进来。

“这是什么意思？”枞树想。“我在这儿干吗呢？我在这儿能听到什么东西呢？”

它靠墙站着，思索起来。它现在有的是时间思索；白天和晚间在不停地过去，谁也不来看它。最后有一个人到来，但是他的目的只不过是要搬几个空箱子放在墙角里罢了。枞树完全被挡住了，人们也似乎把它忘记得一干二净了。

“现在外边是冬天了！”枞树想。“土地是硬的，盖上了雪花，人们也不能把我栽下了；因此我才在这儿被藏起来，等待春天的到来！人们想得多么周到啊！人类真是善良！我只希望这儿不是太黑暗、太孤寂得可怕！——连一只小兔子也没有！树林里现在一定是很愉快的地方，雪落得很厚，兔子在跳来跳去；是的，就是它在我头上跳过去也很好——虽然我那时不大喜欢这种举动。这儿现在真是寂寞得可怕呀！”

“吱！吱！”这时一只小耗子说，同时跳出来。不一会儿另外一只小耗子又跳出来了。它们在枞树身上嗅了一下，于是便钻进枝椏里面去。

“真是冷得怕人！”两只小耗子说。“否则呆在这儿倒是

蛮舒服的。老枞树，你说对不对？”

“我一点也不老，”枞树说。“比我年纪大的树多着呢！”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耗子问。“你知道什么东西？”它们现在非常好奇起来。“请告诉我们一点关于世界上最美的地方的事情吧！你到那儿去过么？你到储藏室去过吗？那儿的架子上放着许多乳饼，天花板下面挂着许多火腿；那儿，我们在蜡烛上跳舞；那儿，我们走进去的时候瘦，出来的时候胖。”

“这个我可不知道，”枞树说。“不过我对于树林很熟悉——那儿太阳照着，鸟儿唱着歌。”

于是它讲了一些关于它的少年时代的故事。小耗子们从来没有听过这类事情。它们静听着，说：

“嗨，你看到过的东西真多！你曾经是多么幸福啊！”

“我吗？”枞树说，同时把自己讲过的话想了一下，“是的，那的确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时期！”于是它叙述圣诞节前夕的故事——那时它身上饰满了糖果和蜡烛。

“啊，”小耗子说，“你曾经是多么幸福啊，你这株老枞树！”

“我并不老呀！”枞树说。“我不过是今年冬天才离开树

林的。我是一个青壮年呀，虽然此刻我已经不再在生长!”

“你的故事讲得多美啊！”小耗子说。

第二天夜里,它们带来另外四个小耗子听枞树讲故事。它越讲得多,就越清楚地回忆起过去的一切。于是它想:“那的确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时期！但是它会再回来！它会再回来!泥巴球滚下了楼梯,结果得到了公主。可能我也会得到一位公主哩!”这时枞树想起了长在树林里的一株可爱的小赤杨：对于枞树说来,这株赤杨真算得是一位美丽的公主。

“谁是那位泥巴球？”小耗子问。

枞树把整个故事讲了一遍，每一个字它都能记得清清楚楚。这些小耗子乐得想在这株树的顶上翻翻跟头。第二天晚上有更多的小耗子来了,在礼拜天那天,甚至还有两个大老鼠出现了。不过它们认为这个故事并不好听；小耗子们也觉得很惋惜，因为它们对这故事的兴趣也淡下来了。

“你只会讲这个故事么?”大老鼠问。

“只会这一个!”枞树回答说。“这故事是我在生活中最幸福的一个晚上听到的。那时我并不觉得我是多么幸福!”

“这是一个很蹩脚的故事!你不会讲一个关于腊肉和蜡烛的故事么？不会讲一个关于储藏室的故事么?”

“不会!”枞树说。

“那么谢谢你!”大老鼠回答说，于是它们就走开了。

最后小耗子们也走开了。枞树叹了一口气，说:

“当这些快乐的小耗子坐在我身旁、听我讲故事的时候，一切倒是蛮好的。现在什么都完了！不过当人们再把我搬出去的时候，我将要记住什么叫做快乐!”

不过结果是怎样呢？嗨，有一天早晨人们来收拾这个顶楼:箱子都被挪开了,枞树被拖出来了——人们粗暴地把它扔到地板上，不过一个佣人马上把它拖到楼梯边去。阳光在这儿照着。

“生活现在又可以开始了!”枞树想。

它感觉到新鲜空气和早晨的太阳光。它现在是躺在院子里。一切是过得这样快，枞树也忘记把自己看一下——周围值得看的东西真是太多了。院子是在一个花园的附近;这儿所有的花都开了。玫瑰悬在小小的栅栏上,又嫩又香。菩提树也正在开着花。燕子们在飞来飞去，说:“吱尔——微尔——微特！我们的爱人回来了!”不过它们所指的并不是这株枞树。

“现在我要生活了!”枞树兴高采烈地说,同时把它的枝

子展开。但是,唉！这些枝子都枯了,黄了。它现在是躺在一个生满了荆棘和荒草的墙角边。银纸做的星星还挂在它的顶上，而且还在明朗的太阳光中发亮呢。

院子里有几个快乐的小孩子在玩耍。他们在圣诞节的时候,曾绕着这树跳过舞,和它在一块高兴过。最年轻的一个小孩子跑过来，摘下一颗金星。

“你们看,这株奇丑的老枞树身上挂着什么东西!”这孩子说。他用靴子踩着枝子，直到枝子发出断裂声。

枞树把花园里盛开的花和华丽的景色望了一眼，又把自己看了一下。它希望自己现在仍然待在顶楼的一个黑暗的角落里。它想起了自己在树林里新鲜的青春时代，想起了那快乐的圣诞节前夕，想起了那些高兴地听着它讲关于泥巴球的故事的小耗子们。

“完了！完了!”可怜的枞树说。“当我能够快乐的时候,我应该快乐一下才对！完了！完了!”

佣人走来了,把这株树砍成碎片。它成了一大捆柴,它在一个大酒锅底下熊熊地燃着。它深深地叹着气；每一个叹息声就象一个小小的枪声。在那儿玩耍着的小孩子们跑过来，坐在火边，朝它里面望，同时叫着:“烧呀！烧呀!”

每一个爆裂声是一个深深的叹息。在它发出每一声叹息的时候,它就回想起了在树林里的夏天,和星星照耀着的冬夜;它回忆起了圣诞节的前夕和它所听到过的和会讲的唯一的故事——泥巴球的故事。这时候枞树已经全被烧成灰了。

孩子们都在院子里玩耍。最小的那个孩子把这树曾经在它最幸福的一个晚上所戴过的那颗金星挂在自己的胸前。现在一切都完了,枞树的生命也完了，这故事也完了；完了！完了！——一切故事都是这样。





白　雪　皇　后

第一个故事

关于一面镜子和它的碎片

请注意！现在我们要开始讲了。当我们听到这故事的结尾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比现在还要多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个很坏的小鬼。他是一个最坏的家伙，因为他是魔鬼。有一天他非常高兴，因为他制造出了一面镜子。这镜子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切好的和美的东西，在里面一照，就缩做一

团,变成乌有; 但是,一些没有价值和丑陋的东西都会显得突出,而且看起来比原形还要糟。最美丽的风景在这镜子里就会象煮烂了的菠菜;最好的人不是现出使人憎恶的样子,就是头朝下,脚朝上,没有身躯;面孔变形,认不出来。如果你有一个雀斑,你不用怀疑,它可以扩大到盖满你的鼻子和嘴。

魔鬼说: 这真够有趣。当一个虔诚和善良的思想在一个人的心里出现的时候, 它就在这镜子里表现为一个露齿的怪笑。于是魔鬼对于他这巧妙的发明就发出得意的笑声来。那些进过魔鬼学校的人——因为他开办一个学校——走到哪里就宣传到哪里,说是现在有一个什么奇迹发生了。他们说, 人们第一次可以看到世界和人类的本来面目。他们拿着这面镜子到处乱跑, 弄得没有一个国家或民族没有在里面被歪曲过。现在他们居然想飞到天上去, 去讥笑一下安琪儿或"我们的上帝"。这镜子和他们越飞得高, 它就越露出些怪笑。他们几乎拿不住它。他们越飞越高, 飞近上帝和安琪儿;于是镜子和它的怪笑开始可怕地抖起来,弄得它从他们的手中落到地上, 跌成几亿、几千亿以及无数的碎片。这样,镜子就做出比以前还要更不幸的事情来,因

为有许多碎片比沙粒还要小。它们在世界上乱飞，只要一飞到人们的眼睛里去，便贴在那儿不动。这些人看起什么东西来都不对头,或者只看到事物的坏的一面,因为每块小小的碎片仍然具有整个镜子的魔力。有的人甚至心里都藏有这样一块碎片，结果不幸得很，这颗心就变成了冰块。

有些碎片很大,足够做窗子上的玻璃,不过要透过这样的玻璃去看自己的朋友却不恰当。有些碎片被做成了眼镜。如果人们想戴上这样的眼镜去正确地看东西或公正地判断事物,那也是不对头的。这会引起魔鬼大笑,把肚子都笑痛了，因为他对这样的事情感到很痛快。不过外边还有几块碎片在空中乱飞。现在我们听听吧!

第二个故事

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小女孩

在一个大城市里，房子和居民是那么多，空间是那么少,人们连一个小花园都没有。结果大多数的人只好满足于花盆里种的几朵花了。这儿住着两个穷苦的孩子，他们有一个比花盆略为大一点的花园。他们并不是兄妹，不过彼此非常亲爱，就好象兄妹一样。他们各人的父母住在面对

面的两个阁楼里。两家的屋顶差不多要碰到一起；两个屋檐下面有一个水笕；每间屋子都开着一个小窗。人们只须越过水笕就可以从这个窗子钻到那个窗子里去。

两家的父母各有一个大匣子，里面长着一棵小玫瑰和他们所需用的菜蔬。两个匣子里的玫瑰都长得非常好看。现在这两对父母把匣子横放在水笕上，匣子的两端几乎抵着两边的窗子，好象两道开满了花的堤岸。豌豆藤悬在匣子上，玫瑰伸出长长的枝子。它们在窗子上盘着，又互相缠绕着，几乎象一个绿叶和花朵织成的凯旋门。因为匣子放得很高，孩子们都知道他们不能随便爬到上面去，不过有时他们得到许可爬上去，两人走到一起，在玫瑰花下坐在小凳



子上。他们可以在这儿玩个痛快。

这种消遣到冬天就完了。窗子上常常结满了冰。可是这时他们就在炉子上热一个铜板，把它贴在窗玻璃上，熔出一个小小的、圆圆的窥孔来！每个窗子的窥孔后面有一个美丽的、温和的眼珠在偷望。这就是那个小男孩和那个小女孩。男孩的名字叫加伊；女孩叫格尔达。

在夏天，他们只须一跳就可以来到一起；不过在冬天，得先走下一大段梯子，然后又爬上一大段梯子。外面在飞着雪花。

"那是白色的蜜蜂在集合，"年老的祖母说。

"它们也有一个蜂后吗？"那个小男孩子问。因为他知道，真正的蜜蜂群中都有一个蜂后。

"是的，它们有一个！"祖母说。"凡是蜜蜂最密集的地方，她就会飞来的。她是最大的一个蜜蜂。她从来不在这世界上安安静静地活着；她一会儿就飞到浓密的蜂群中去了。她常常在冬夜里飞过城市的街道，朝窗子里面望。窗子上结着奇奇怪怪的冰块，好象开着花朵似的。"

"是的，这个我已经看到过！"两个孩子齐声说。他们知道这是真的。

“雪后能走进这儿来吗？”小女孩子问。

“只要你让她进来，”男孩子说，“我就要请她坐在温暖的炉子上，那么她就会融化成水了。”

不过老祖母把他的头发理了一下，又讲些别的故事。

晚间，当小小的加伊在家里、衣服脱了一半的时候，他就爬到窗旁的椅子上去，从那个小窥孔朝外望。有好几片雪花在外面徐徐地落下来，它们中间最大的一片落在花匣子的边上。这朵雪花越长越大，最后变成了一个女人。她披着最细的、象无数星星一样的雪花织成的白纱。她非常地美丽和娇嫩，不过她是冰块——发着亮光的、闪耀着的冰块——所形成的。然而她是有生命的：她的眼睛发着光，象两颗明亮的星星；不过她的眼睛里没有和平，也没有安静。她对着窗子点头和招手。这个小男孩害怕起来。他跳下椅子，觉得窗子外面好象有一只巨鸟在飞过去似的。

第二天下了一阵寒霜……接着就是解冻……春天到来了。太阳照耀着，绿芽冒出来，燕子筑起巢，窗子开了，小孩子们又高高地坐在楼顶水笕上的小花园里。

玫瑰花在这个夏天开得真是分外美丽！小女孩念熟了一首圣诗，那里面提到玫瑰花。谈起玫瑰花，她就不禁想起

了自己的花儿。于是她就对小男孩子唱出这首圣诗，同时他也唱起来:

山谷里玫瑰花长得丰茂，
那儿我们遇见圣婴耶稣。

这两个小家伙手挽着手,吻着玫瑰花,望着上帝的光耀的太阳,对它讲话,好象圣婴耶稣就在那儿似的。这是多么晴朗的夏天啊！在外面,在那些玫瑰花丛之间,一切是多么美丽啊——这些玫瑰花好象永远开不尽似的!

加伊和格尔达坐着看绘有鸟儿和动物的画册。这时那个大教堂塔上的钟恰恰敲了五下。于是加伊说:

“啊！有件东西刺着我的心！有件东西落进我的眼里去了!”

小女孩子搂着他的脖子。他眏着眼睛。不，他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

“我想没有什么了!”他说。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落下来的正是从那个镜子上裂下来的一块玻璃碎片。我们还记得很清楚,那是一面魔镜,一块丑恶的玻璃。它把所有伟大

和善良的东西都照得藐小和可憎，但是却把所有鄙俗和罪恶的东西映得突出，同时把每一件东西的缺点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可怜的小加伊的心里也粘上了这么一块碎片，而他的心也就立刻变得象冰块。他并不感到不愉快，但是碎片却藏在他的心里。



“你为什么要哭呢？”他问。“这把你的样子弄得真难看！我一点也不象这个样子。呸！”他忽然叫了一声：“那朵玫瑰花被虫吃掉了！你看，这一朵也长歪了！它们的确是一些丑玫瑰！它们真象栽着它们的那个匣子！”

于是他把这匣子狠狠地踢了一脚，把那两棵玫瑰花全拔掉了。

“加伊，你在干吗？”小女孩叫起来。

他一看到她惊惶的样子，马上又拔掉了另一棵玫瑰。于是他跳进他的窗子里去，让温柔的小格尔达待在外边。

当她后来拿着画册跟着走进来的时候，他说这书本只配给吃奶的小孩子看。当祖母在讲故事的时候，他总是插进去一个“但是……”当他一有机会的时候，就偷偷地跟在她的后面，戴着一副老花镜，学着她的模样讲话：他学得很巧妙，弄得大家都对他笑起来。不久他就学会了模仿街上行人的谈话和走路。凡是人们身上的古怪和丑恶的东西，加伊都会模仿。大家都说：“这个孩子，他的头脑一定很特别！”然而这全是因为他眼睛里藏着一块玻璃碎片，心里也藏着一块玻璃碎片的缘故。他甚至于还讥笑起小小的格尔达来——这位全心全意爱他的格尔达。

他的游戏显然跟以前有些不同了，他玩得比以前聪明得多。在一个冬天的日子里，当雪花正在飞舞的时候，他拿着一面放大镜走出来，提起他蓝色上衣的下摆，让雪花落到它上面。

“格尔达，你来看看这面镜子吧！”他说。

每一片雪花被放大了，象一朵美丽的花儿，或一颗有十个尖角的星星。这真是非常美妙。

“你看，这是多么巧妙啊！”加伊说。“这比真正的花儿要有趣得多：它里面一点毛病也没有——只要它们不融解，是非常整齐的。”

不一会儿，加伊戴着厚手套，背着一个雪橇走过来。他对着格尔达的耳朵叫着说：“我现在得到了许可到广场那儿去——许多别的孩子都在那儿玩耍。”于是他就走了。

在广场上，那些最大胆的孩子常常把他们的雪橇系在乡下人的马车后边，然后坐在雪橇上跑好长一段路。他们跑得非常高兴。当他们正在玩耍的时候，有一架大雪橇滑过来了。它漆得雪白，上面坐着一个人，身穿厚毛的白皮袍，头戴厚毛的白帽子。这雪橇绕着广场滑了两圈。于是加伊连忙把自己的雪橇系在它上面，跟着它一起滑。它越滑

越快，一直滑到邻近的一条街上去。滑着雪橇的那人掉过头来,和善地对加伊点了点头。他们好象是彼此认识似的。每一次当加伊想解开自己的小雪橇的时候，这个人就又跟他点点头；于是加伊就又坐下来了。这么着，他们一直滑出城门。这时雪花在密密地下着,这孩子伸手不见五指,然而他还是在向前滑。他现在急速地松开绳子，想从那个大雪橇摆脱开来。但是一点用也没有,他的小雪橇系得很牢。它们象风一样向前滑。这时他大声地叫起来,但是谁也不理他。雪花在飞着,雪橇也在飞着。它们不时向上一跳,好象在飞过篱笆和沟渠似的。他非常害怕起来。他想念念祷告,不过他只记得起那张乘法表。

雪越下越大了。最后雪花看起来象巨大的白鸡。那架大雪橇忽然向旁边一跳,停住了；那个滑雪橇的人站起来。这人的皮衣和帽子完全是雪花做成的。这原来是一个女子,长得又高又苗条，全身闪着白光。她就是白雪皇后。

“我们滑行得很好,”她说。“不过你在冻得发抖吧？钻进我的皮衣里面来吧。”

她把他抱进她的雪橇,让他坐在她的身边,她还用自己的皮衣把他裹好。他好象是坠到雪堆里去了似的。

“你还感到冷吗？”她问，把他的前额吻了一下。

啊！这一吻比冰块还要冷！它一直透进他那一半已经成了冰块的心里——他觉得自己好象快要死了。不过这种感觉没有持续多久，便马上觉得舒服起来。他也不再觉得周围的寒冷了。

“我的雪橇！不要忘记我的雪橇！”

这是他所想到的第一件事情。它已经被牢牢地系在一只白鸡上了，而这只白鸡正背着雪橇在他们后面飞。白雪皇后又把加伊吻了一下。从此他就完全忘记了小小的格尔达、祖母和家里所有的人。

“你现在再也不需要什么吻了，”她说，“因为如果你再要的话，我会把你吻死的。”

加伊望着她。她是那么美丽，他再也想象不出比这更漂亮和聪明的面孔。跟以前她坐在窗子外边对他招手时的那副样儿不同，她现在一点也不象是雪做的。在他的眼睛里，她是完美无缺的；他现在一点也不感到害怕。他告诉她，说他会算心算，连分数都算得出来；他知道国家的整个面积和居民。她只是微笑着。这时他似乎觉得，自己所知道的东西还不太多。他抬头向广阔的天空望；她带着他一起飞到乌

云上面去。暴风在吹着，呼啸着,好象在唱着古老的歌儿。他们飞过树林和湖泊,飞过大海和陆地；在他们的下边,寒风在怒号,豺狼在呼啸,雪花在发出闪光。上空飞着一群尖叫的乌鸦。但更上面亮着一轮明朗的月亮，加伊在这整个漫长的冬夜里一直望着它。天亮的时候他在雪后的脚下睡着了。

第三个故事

一个会变魔术的女人的花园

当加伊没有回来的时候，小小的格尔达的心情是怎样的呢？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谁也不知道，谁也没有带来什么消息。有些男孩子告诉她说，他们看到他把雪橇系到另一个漂亮的大雪橇上,开上街道,滑出了城门。谁也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许多人流过眼泪，小小的格尔达哭得特别久，特别伤心。后来大家认为他死了——落到流过城边的那条河里淹死了。啊，那是多么黑暗和漫长的冬天日子啊!

现在春天带着温暖的太阳光来了。

“加伊死了，不见了!”小小的格尔达说。

“我不相信!”太阳光说。

“他死了，不见了!”她对燕子说。

“我不相信!”它们回答说。最后,小格尔达自己也不相信了。

“我将穿起我的那双新红鞋,”她有一天早晨说,“那双加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鞋。然后我就到河边去寻找他!”

这时天还很早。她把还在睡觉的老祖母吻了一下，于是便穿上她的那双红鞋，单独走出城外，到河边去。

“你真的把我亲爱的玩伴带走了吗？如果你把他还给我，我就把这双红鞋送给你!”

她似乎觉得波浪在对她奇怪地点着头。于是她脱下她最心爱的东西——红鞋。她把这双鞋抛到河里去。可是它



们落得离岸很近,浪花又把它们打回岸上,送还给她。这条河似乎不愿意接受她这件最心爱的东西，因为它没有把她的亲爱的加伊夺走。不过她以为她把这双鞋抛得不够远。因此就钻进停在芦苇中的一只船里去。她走到船的另一端,把这双鞋扔出去。但是这船没有系牢，她一动就把船弄得从岸边漂走了。她一发现这情形,就想赶快离开船,但是在她还没有到达另一端以前,船已经离开岸有一亚伦①远了。它漂得比以前更快。

小小的格尔达非常害怕，开始大哭起来。可是除了麻雀以外，谁也听不见她；而麻雀并不能把她送回到陆地上来。不过它们沿着河岸飞，唱着歌,好象是要安慰她似的:“我们在这儿呀!我们在这儿呀!”这船顺流而下。小小的格尔达脚上只穿着袜子，坐着不动。她的一双小红鞋在她后面浮着。但是它们漂不到船边来，因为船走得很快。

两岸是非常美丽的。岸上有美丽的花儿和古树，有放着牛羊的山坡，可是却没有一个人。

“可能这条河会把我送到小加伊那儿去吧,”格尔达想。

---

① 丹麦的长度名，等于〇·六二七米。

这样她的心情就好转了一点。她站起来，把两边美丽的绿色的河岸看了好久。不久她就来到了一个很大的樱桃园。这里面有一座小小的房子,它有一些奇怪的蓝窗子和红窗子,还有茅草扎的屋顶,外面还站着两个木头兵：他们向所有乘船路过的人敬礼。

格尔达喊他们，因为她以为他们是真正的兵士。他们当然是不会回答的。她来到了他们的近旁，河已经把船漂到岸边了。

格尔达更大声地喊起来。这时有一个很老很老的女人拄着拐杖走出来了:她戴着一顶大草帽,上面绘着许多美丽的花朵。

“你这个可怜的小宝贝!”老女人说,“你怎么会在这个浪涛滚滚的河上，漂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呢?”

于是这老太婆就走下水来,用拐杖把船钩住,把它拖到岸旁，把小小的格尔达抱下来。

格尔达很高兴,现在又回到陆地上来了,不过她有点害怕这位陌生的老太婆。

“来吧,告诉我你是谁、你怎样到这儿来的吧,”她说。格尔达把什么都告诉她了。老太婆摇摇头，说:“哼！哼!”当

格尔达把一切讲完了，问她有没有看到过小加伊的时候，老太婆就说他还没有来过，不过他一定会来的，格尔达不要太伤心，她可以尝尝樱桃，看看花儿，它们比任何画册上画的都好，因为它们个个都能讲一个故事。于是她牵着格尔达的手，把她带到小屋子里去，把门锁起来。

窗子开得很高；玻璃都涂上了红色、蓝色和黄色。日光很奇妙地射进来，照出许多不同的颜色。桌上放着许多最好吃的樱桃。格尔达尽量地大吃一通，因为她可以多吃一点，没有关系。当她正在吃的时候，老太婆就用一把金梳子替她梳头发。她的头发卷成了长串的、美丽的黄圈圈，在她和善的小面孔上悬下来，象盛开的玫瑰花。

“我老早就希望有一个象你这样可爱的小女孩，”老太婆说。“现在你看吧，我们两人会怎样在一起幸福地生活！”

当老太婆梳着她的头发的时候，她就渐渐忘记了她的玩伴加伊，因为这个老太婆会使魔术，不过她不是一个恶毒的巫婆罢了。她只是为了自己的消遣而耍一点小幻术，同时她想把小小的格尔达留下来。因此她现在走到花园里去，用她的拐杖指着所有的玫瑰花。虽然这些花开得很美丽，但是不一会儿就都沉到黑地底下去了：谁也说不出，它们原来



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老太婆很害怕：假如格尔达看见了玫瑰花，她就会想起自己的花，因此也就记起小小的加伊，结果必定会跑走。

她现在把格尔达领到花园里去。嗨！这里面是多么香，多么美啊！这里盛开着人们能够想象得到的花儿和每季的花儿：任何画册也没有这样多彩，这样美丽。格尔达快乐得跳起来。她一直玩到太阳在高高的樱桃树后面落下去为止。于是她到一个美丽的床上去睡；鸭绒被是红绸子做的，里面还有蓝色的紫罗兰。她在这儿睡着了，做了一些奇异的梦，象一个皇后在新婚的那天一样。

第二天她又可以在温暖的太阳光中和花儿一起玩耍——这样过了好几天，格尔达认识了每一种花。花的种类虽然多，她似乎还觉得缺少一种，不过究竟是哪一种，她可不知道。有一天她坐着呆呆地看老太婆草帽上绘着的花儿：它们之中最美丽的一种是一朵玫瑰花。当老太婆把所有别的花藏到地底下去的时候，她忘记把帽子上的这朵去掉。不过，一个人如果不留神，结果总会是这样。

“怎么，这儿没有玫瑰花吗？”格尔达说。

于是她跳进花畦中间去，找了又找，但是她一朵也找不

到。这时她就坐在地上哭起来。她的热泪恰恰落在一棵玫瑰花沉下去的地方。当热泪把土润湿了以后，这棵玫瑰就立刻冒出来，开着茂盛的花，正如它坠入土里时那样。格尔达拥抱着它，吻了玫瑰花朵，于是她便想起了家里的那些美丽的玫瑰花，同时也想起了小小的加伊。

“啊，我耽误了多少时间啊！”小姑娘说。“我要去找小小的加伊！你们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吗？”她问那些玫瑰花。“你们知道他死了没有？”

“他没有死！”玫瑰花朵说。“我们曾经在地里呆了一个时候。所有的死人都在那里。不过加伊并不在那里！”

“谢谢你们！”小小的格尔达说。于是她走到别的花朵面前去，朝它们的花萼里面看，并且问：“你们知道小小的加伊在什么地方吗？”

不过每朵花都在晒太阳，梦着自己的故事或童话。这些故事或童话格尔达听了许多许多，但是没有哪朵花知道关于加伊的任何消息。

卷丹花讲了些什么呢？

你听到过鼓声“冬——冬”吗？它老是只有两个音

调：冬——冬！请听妇女们的哀歌吧！请听祭司们的呼唤吧！印度的寡妇穿着红长袍，立在火葬堆上①。火焰朝她和她死去了的丈夫身体燎上来。不过这个印度寡妇在想着站在她周围那群人中的一位活着的人：这个人的眼睛烧得比火焰还要灼热，他眼睛里的火穿进她的心，比这快要把她的身体烧成灰烬的火焰还要灼热。心中的火焰会在火葬堆上的火焰里死去吗？

“这个我完全不懂！”小小的格尔达说。

“这就是我所要讲的童话，”卷丹花说。

牵牛花讲了些什么呢？

在一条窄狭的山路上隐隐出现一幢古老的城堡。它古老的红墙上生满了密密的常春藤。叶子一片接着一片地向阳台上爬。阳台上站着一位美丽的姑娘。她在栏杆上弯下腰来，向路上看了一眼。任何玫瑰花枝上的花朵都没有她那样鲜艳。任何在风中吹着的苹果花

① 印度在封建时代，有些妇女死了丈夫以后，在土堆上把自己烧死，以表示“贞节”。

都没有她那样轻盈。她的美丽的绸衣服发出清脆的沙沙声！“他还没有来吗？”

“你的意思是指加伊吗?”小小的格尔达问。

“我只是讲我的童话——我的梦呀!”牵牛花回答说。

雪球花讲了些什么呢?

有一块长木板吊在树间的绳子上。这是一个秋千。两个漂亮的小姑娘,穿着雪一样白的衣服,戴着飘有长条绿丝带的帽子,正坐在这上面打秋千。她们的哥哥站在秋千上,用手臂挽着绳子来稳住自己,因为他一只手托着一个小碟子,另一只手拿着一根泥烟嘴。他在吹肥皂泡。秋千飞起来了,五光十色的美丽的肥皂泡也飞起来了。最后的一个肥皂泡还挂在烟嘴上,在风中摇摆。秋千在飞着；一只象肥皂泡一样轻的小黑狗用后腿站起来,也想爬到秋千上面来。秋千继续在飞,小狗滚下来,叫着,生着气。大家都笑它,肥皂泡也破裂了。一块飞舞的秋千板和一个破裂的泡沫——这就是我的歌!

“你所讲的这个故事可能是很动听的,不过你讲得那么凄惨，而且你没有提到过小小的加伊。”

风信子讲了些什么呢？

> 从前有三个美丽的、透明的、娇滴滴的姊妹。第一位穿着红衣服，第二位穿着蓝衣服，第三位穿着白衣服。她们在明朗的月光中，手挽着手在一个静寂的湖边跳舞。她们并不是山妖。她们是人间的女儿。空气中充满了甜蜜的香气！这几位姑娘在树林里消逝了。于是香气变得更浓厚。三口棺材——里面躺着这三位美丽的姑娘——从树丛中飘到湖上来。萤火虫在它们上面飞，象些小小的飞灯一样。这些跳舞的姑娘们在睡觉呢,还是死去了。花的香气说她们死了,同时暮钟也在发出哀悼的声音!

“你们使我感到怪难过的,”小小的格尔达说。“你们发出这样强烈的香气，我不禁要想起那几位死去了的姑娘。嗨,小小的加伊真的死了吗？玫瑰花曾经到地底下去看过,它们说没有。”

“丁！当！”风信子的铃敲起来了。“我们不是为小小的加伊而敲——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只是唱着我们的歌——我们所知道的唯一的歌。”

格尔达走到金凤花那儿去。这花在闪光的绿叶中微笑。

“你是一轮光耀的小太阳，”格尔达说。“请告诉我，假如你知道的话，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我的玩伴？”

金凤花射出美丽的光彩，又把格尔达望了一眼。金凤花会唱出一支什么歌呢？这歌跟加伊没有什么关系。

> “在一个小院落里，我们上帝的太阳在春天的第一天暖洋洋地照着。它的光线在邻人屋子的白墙上滑行着。在这近旁，第一朵黄花开出来了，在温暖的阳光里象金子一样发亮。老祖母坐在门外的椅子上，她的孙女——一个很美丽的可怜的小姑娘——正回到家里来作短时间的拜望。她吻着祖母。这个幸福的吻里藏有金子，心里的金子。嘴唇是金子，全身是金子，这个早晨的时刻也是金子。这个呀！这就是我的故事！”金凤花说。

“我可怜的老祖母！”格尔达叹了一口气说。“是的，她一定在想念着我，在为我担心，正如她在为小小的加伊担心一样。不过我马上就要回家去了，带着加伊一道回家去。探问这些花儿一点用处也没有。它们只知道唱自己的歌，一点消息也不能告诉我！”于是她把她的小罩衫扎起来，为的是可以跑得快一点。可是当她在水仙花上跳过去的时候，花绊住了她的腿。她停下来瞧瞧这棵长长的花，问道：“也许你知道一点消息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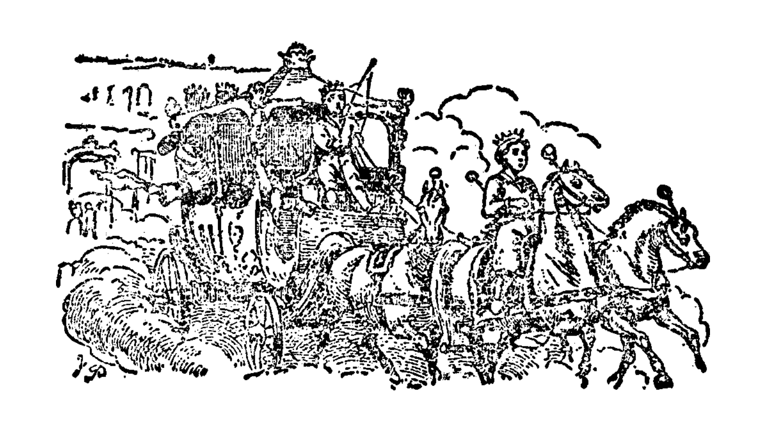
于是她向这花儿弯下腰来。这花儿讲了些什么呢？

“我能看见我自己！我能看见我自己！”水仙花说。“我的天！我的天！我是多么香啊！在那个小小的顶楼里面立着一位半裸着的小小舞蹈家：她一会儿用一条腿站着，一会儿用两条腿站着。她的脚跟在整个世界上跳。她不过是一个幻象罢了。她把水从一个茶壶里倒到她的一块布上——这是她的紧身上衣——爱清洁是一个好习惯！她的白袍子挂在一个钉子上。它也是在茶壶里洗过、在屋顶上晒干的：她穿上这衣服，同时在颈项上围一条橙子色的头巾，把这衣服衬得更白了。她的

腿跷起来了。你看她用一条腿站着的那副神气。我能看见我自己！我能看见我自己！”

“这一点也不使我感到兴趣！”格尔达说。“这对于我一点意义也没有！”于是她跑到花园的尽头去。门是锁上了。不过她把那生了锈的锁扭了一下，这锁便松了，门也自动地开了。于是小小的格尔达打着一双赤脚跑到外面来。她回头看了三次，没有任何人在追她。最后她跑不动了，便在一块大石头上坐下来。当她向周围一看的时候，夏天已经过去了——已是晚秋时节。在那个美丽的花园里，人们注意不到这件事情——那儿永远有太阳光，永远有四季的花。

“咳！我耽误了多少光阴啊！”小小的格尔达说。“这已经是秋天了！我不能再休息了！”于是她立起身来继续向前走。哦！她的一双小脚是多么酸痛和疲累啊！周围是一片寒冷和阴郁的景色。柳树的长叶子已经黄了，雾在它们上面变成水滴下来。叶子在簌簌地往下掉。只有山楂结着果实，酸得使牙齿都要脱落。啊！这个茫茫的世界，是多么灰色和凄凉啊！



第四个故事

王子和公主

格尔达又不得不休息一下。在她坐着的那块地方的对面,一只大乌鸦在雪地上跳过去了。乌鸦已经坐了很久,呆望着她，转动着头。现在它说:“呱！呱！日安！日安!”这是它能够发出的唯一的声音，对于这个小姑娘它是怀有好感的。它问她单独在这个茫茫的大世界里想要到什么地方去。格尔达深深地体会到“单独”这个字的意义。她把她的全部生活和遭遇都告诉了乌鸦,同时问它有没有看到过加伊。

乌鸦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同时说:

“可能看到过！可能看到过！”

“怎么，你真的看到过吗？”小姑娘叫起来，几乎把乌鸦搂得闷死了——她是这样热烈地吻它。

“轻一点！轻一点！”乌鸦说。“我相信那可能就是小小的加伊！不过他因为那位公主就把你忘掉了！”

“他是跟一位公主住在一起吗？”格尔达问。

“是的，请听吧！”乌鸦说。“不过要讲你的这种语言，对于我是太难了。如果你能听懂乌鸦的语言，那么我可以讲得更清楚了！”

“不成，我没有学过！”格尔达说。“不过我的祖母懂得，也能够讲这种语言。我只希望我也学过。”

“这倒没有什么关系！”乌鸦说。“我尽量把话讲得清楚好了，但是可能越讲越糊涂。”

于是乌鸦便把它所知道的事情都讲了出来。

“在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王国里，有一位非常聪明的公主。她读过世界上所有的报纸！然后又把它们忘记得精光，因为她是那么聪明。最近她坐上了王位——据说这并不怎样有趣——这时她哼出一支歌，而这歌只有这么一句：‘为什么我现在不结婚呢？’她说：‘是的，这句话里有道理。’因

此她很想结婚。不过她所希望的丈夫是：当人们和他讲话时，他必须能答话,不仅是站在那儿,只是好看而已——因为这是怪讨厌的。于是她把侍女都召进来：当她们知道了她的用意的时候，她们都非常高兴。‘好极了！’她们说；‘前不久我们也有这个意见。’请你相信，我对你讲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乌鸦说。“我有一位很驯服的爱人，她可以在宫里自由来往，因此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我了。”

当然所谓“爱人”也无非是一个乌鸦，因为乌鸦只会找类似的东西——那永远是一个乌鸦。

“所有的报纸立即出版,报纸的边上印着鸡心和公主的名字的头一个字母,作为装饰。人们可以读到:每个漂亮的年轻人可以自由到宫殿里来和公主谈话，而谈话的人如果能叫人觉得他是毫无拘束、对答如流的话,公主就要选他为丈夫！是的,是的！”乌鸦说,“请你相信我。我的话实实在在,没有半句虚假。年轻人成群结队地到来。一大堆人，一片忙乱。不过在头一两天里谁也没有交上好运。当他们来到街上的时候,什么话都会讲；不过他们一走进宫殿的门、看到穿银色制服的门警、看到台阶上站着穿金色制服的仆人和光耀夺目的大厅的时候，就糊涂起来了。当他们来到了

公主坐着的那个王座面前的时候,他们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能重复地念着公主所说出的话的最后一个字——而她并不要再听自己的话。好象这些人的肚皮里都塞满了鼻烟、已经昏睡过去了似的。只有当他们回到街上来了以后,才能讲话。这些人从城门那儿一直站到宫门口,排成了一长队。我自己曾经去亲眼看过一次!”乌鸦说。“他们变得又饥又渴,不过到了宫殿里,他们连一杯温水也得不到。最聪明的几个人随身带了一点抹了黄油的面包,不过他们并不分给旁边的人吃,因为他们觉得,‘还是让这家伙现出一个饿鬼的样子吧,公主不会要他的!’”

“可是加伊,小小的加伊呢?”格尔达问。“他什么时候来呢?他会不会在他们中间呢?”

“等着!等着!我们马上就要谈到他了!到了第三天才有一位小小的人物到来。他没有骑马,也没有乘车子。他高高兴兴地大步走进宫里来。他的眼睛象你的一样,射出光彩。他的头发是又长又细,不过他的衣服是很寒碜的!”

“那正是加伊?”格尔达高兴地说。“哦,我总算是找到他了!”于是她拍起手来。

“他的背上背着一个小行囊!”乌鸦说。

“不,那一定是他的雪橇了!”格尔达说,“因为他是带着雪橇去的。”

“也可能是!”乌鸦说,“因为我没有仔细去瞧它!不过我听我那位驯服的爱人说起,当他走进宫殿的门、看到穿银色制服的守卫和台阶上穿金色制服的仆人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感到慌张。他点点头,对他们讲:‘站在这些台阶上一定是一件很腻烦的工作——我倒是宁愿走进去的!’大厅的烛光照耀得如同白昼。枢密顾问官和大臣们托着金盘子,打着赤脚走来走去。这叫人起一种庄严的感觉!他的靴子发出吱格吱格的响声,但是他却一点也不害怕!”

“这一定就是加伊!”格尔达说。“我知道他穿着一双新靴子;我亲耳听到它们在祖母的房间里发出吱格吱格的响声。”

“是的,它们的确发出响声!”乌鸦说。“他勇敢地一直走到公主面前,她是坐在纺车那么大的一颗珍珠上的。所有的侍女和她们的丫环以及丫环的丫环,所有的侍臣和他们的仆人以及仆人的仆人——每人还有一个小厮——都在四周站着。他们站得离门口越近,就越显出一副了不起的神气!这些仆人的仆人的小厮——他老是穿着拖鞋——几乎叫人

不敢看他，因为他站在门口的样子非常骄傲！”

“这一定可怕得很！”，小小的格尔达说。“但是加伊得到了公主吗？”

“假如我不是一个乌鸦的话，我也可以得到她的，虽然我已经订过婚。他象我讲乌鸦话时一样会讲话——这是我从我驯服的爱人那儿听来的。他既勇敢，又能逗人喜欢。他并不是来向公主求婚，而是专来听听公主的智慧的，他看中了她；她也看中了他。”

“是的，那一定就是加伊！”格尔达说。“他是那么聪明，他可以算心算，一直算到分数。哦！你能带我到宫里去一趟吗？”

“这事说来容易！”乌鸦说。“不过我们怎样实行呢？让我先跟我那个驯服的爱人商量一下吧。她可能给我们一点忠告。我要告诉你一点——象你这样小的女孩子，一般是不会得到许可走进里面去的。”

“会的，我会得到许可的！”格尔达说。“当加伊知道我来了的时候，他马上就会走出来，请我进去的。”

“请在门栏那儿等着我吧，”乌鸦说，于是它扭了扭头就飞去了。

当乌鸦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很久。

“呱！呱！”它说。“我代表我的爱人向你问候。这是我带给你的一小片面包。这是她从厨房里拿出来的。那儿面包多的是。你现在一定很饿了！……你想到宫里去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是打着赤脚的。那些穿着银色制服的警卫和穿着金色制服的仆人们不会让你进去的。不过请你不要哭；你还是可以进去的。我的爱人知道通到睡房的一个小后楼梯，同时她也知道可以在什么地方弄到钥匙！”

于是他们走到花园里去，在一条宽阔的林荫路上走。这儿树叶在簌簌地落下来。当宫殿里的灯光一个接着一个地熄灭了以后，乌鸦就把小小的格尔达带到后门那儿去。这门是半掩着的。

咳！格尔达又怕又急的心跳得多么厉害啊！她仿佛觉得她在做一件坏事似的；然而他所希望知道的只不过是小小的加伊而已。是的，那一定是他。她在生动地回忆着他那对聪明的眼睛和长长的头发。她可以想象得到他在怎样微笑——他在家里坐在玫瑰花树下时的那种微笑。他一定很高兴看到她的；听到她走了那么多的路程特地来找他；听到家里的人因为他的离去而感到多么难过。啊，这既使人害怕，

又使人高兴。

他们现在走上了楼梯。食橱上点着一盏小灯；在屋子的中央，立着那只驯服的乌鸦。它把头掉向四周，望着格尔达。她依照她祖母教给她的那个样子，行了屈膝礼①。

“我的小姑娘，我的未婚夫把你讲得非常好，”驯服的乌鸦说。“你的身世——我们可以这么讲——是非常感动人的！请你把灯拿起来好吗？我可以在你前面带路。我们可以一直向前走，因为我们不会碰到任何人的。”

“我觉得好象有人在后面跟着我似的，”格尔达说，因为有件什么东西在她身边滑过去了；它好象是墙上的影子，瘦腿的、飞跃的红鬃马，年轻的猎人和骑在马上的绅士和太太们。

“这些事物不过是一个梦罢了！”乌鸦说。“它们到来，为的是要把这些贵人的思想带出去游猎一番。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因为这样你就可以在他们睡觉的时候多看他们一会儿。可是我希望，当你将来得到荣华富贵的时候，请你不要忘记了我！”

---

① 这是北欧的一种礼节，行这礼的时候，弯一下左腿的膝盖，点一点头。现在北欧（特别是瑞典）的小学生在街上遇见老师时仍然行这种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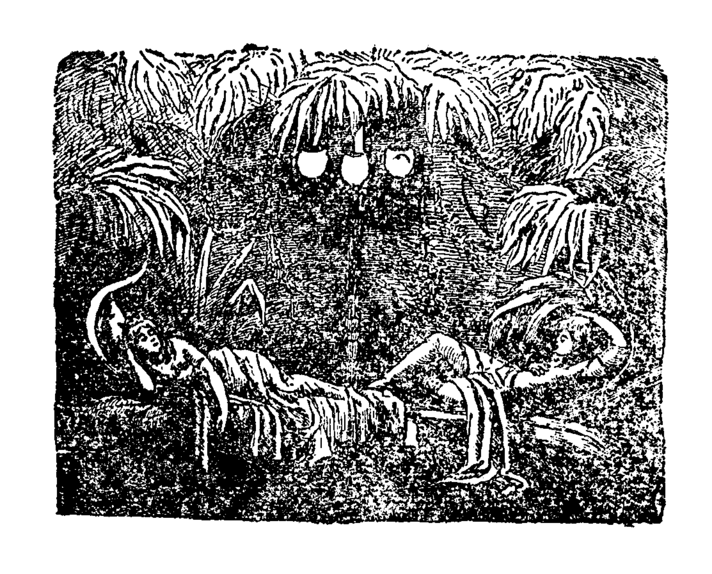
“这当然不成问题!”树林里的那只乌鸦说。

他们现在走进第一个大厅。墙上挂着许多绣着花的粉红色的缎子。在这儿,梦在他们身边跑过去了,但是跑得那么快，格尔达来不及察看这些要人。第二个大厅总比头一个大厅漂亮。是的，一个人会看得脑袋发昏！最后他们来到了卧室。在这儿，天花板就象生有玻璃——很贵重的玻璃——叶子的棕榈树冠。在屋子的中央有两张睡床悬在一根粗大的金杆子上,而且每一张床象一朵百合花。一张的颜色是白的,这里面睡着公主；另一张是红的,格尔达希望在这里面找到小小的加伊。她把一片红花瓣分开,于是她就看到一个棕色的脖子。哦,这就是加伊!她大声地喊出他的名字，同时把灯拿到他面前来。梦又骑在马上冲进房间里来了，他醒转来，掉过头，然而——他却不是小小的加伊!

这位王子只是脖子跟他的相似。不过他是年轻和美貌的。公主从百合花的床上向外窥看，同时问谁在这儿。小小的格尔达哭起来，把全部故事和乌鸦给她的帮助都告诉了她。

“可怜的孩子!”王子和公主说。

他们称赞了乌鸦一番,同时说他们并不生它们的气,不



过它们可不能常做这类的事儿。虽然如此，它们仍然应该得到一件奖赏。

“你们愿意自由地飞出去呢，”公主问，“还是愿意作为宫里的乌鸦而获得一个固定的位置、享受能吃厨房里剩饭的权利呢？”

两只乌鸦鞠了一躬，要求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因为它们想到它们的老年。它们说：“老了的时候能够得到一些供给总是一件好事，正如俗语所说的一样。”

王子爬下床来，让格尔达睡在他的床上——他只能够

做到这一点。她的小手十指交叉着，想道:“人和动物是多么善良的东西啊!”于是她闭起眼睛，幸福地睡着了。所有的梦又飞进来了;这一次它们是象安琪儿一样。它们拖着一个小雪橇，加伊坐在上面点着头。这一切只不过是一个梦罢了。她一醒来，这些梦就不见了。

第二天她全身穿上了丝绸和天鹅绒的衣服。有人向她提议，请她在宫里住下来，享受快乐的时光。不过她只要求得到一辆马拉的小车，和一双小靴子。这样她就可以又开到外面去，去寻找加伊。

她不仅得到一双靴子，还得到一个暖手筒，并且穿着一身干净整齐的衣服。当她要离去的时候，一辆纯金做成的车子就停在门外等她。王子和公主的徽记在那上面亮得象一颗明星。车夫、侍者和骑手——因为还有骑手——都穿着绣有金王冠的衣服。王子和公主亲自扶她上车，同时祝她一路平安。那只树林里的乌鸦——它现在已经结了婚——陪送她走了开头三丹麦里①的路程。它坐在格尔达的身旁，因为叫它背对着马坐着，它可受不了。另外那只乌鸦站在门

---

① 一丹麦里大约等于我国十五里。

口，拍着翅膀。她不能跟他们同行,因为她有点头痛,而这头痛是因为她获得了那个固定职位后吃得太多了才有的。车子四壁填满了甜饼干，座位里垫满了姜汁饼干和水果。

“再会吧！再会吧！”王子和公主喊着,小小的格尔达哭起来,乌鸦也哭起来。他们这样一起走了开头几丹麦里路,于是乌鸦也说了声再会——这要算是最难过的一次别离。乌鸦飞到一棵树上，拍着黑翅膀，一直到它看不见马车为止——这车子闪耀得象明亮的太阳。

第五个故事

小强盗女孩

他们坐着车子走过浓密的树林。不过车子光耀得象一个火把,把一些强盗的眼睛都弄得昏眩起来,他们再也忍耐不住了。

“那是金子！那是金子！”他们大声说。他们冲上前来,拦住那些马匹,打死那些骑手、车夫和仆人。最后把格尔达从车上拖下来。

“她长得很胖……她长得很美……她是吃胡桃核长大的！”老女强盗说。她的胡子长得又长又硬，她的蓬松的眉

毛把眼睛都盖住了。

“她象一个肥胖的小羔羊！哪，好吃得很！”

于是她抽出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刀子闪耀得怕人。

“哎哟！”老女人同时大叫了一声，因为她的亲生女儿爬在她的背上，把她的耳朵咬了一口；她是一个顽皮和野蛮的孩子，喜欢寻这种开心。“你这个捣蛋的孩子！”妈妈说，这样她就没有时间来杀掉格尔达了。

“我要她跟我一道玩耍！”小强盗女孩说。“她得把她的暖手筒和美丽的衣服给我，和我在床上一道睡！”

于是这孩子又咬了她一口，弄得老女强盗又跳起来，打着旋转；别的强盗们都笑起来，同时说：

“瞧，她和她的小鬼跳得多好！”

“我要坐进那个车子里去！”小强盗女孩说。

她要怎样就得怎样，因为她是一个很放肆和固执的孩子，她和格尔达坐在车子里，在树桩和荆棘上面驰过去，一直跑到森林里。小强盗女孩和格尔达是同样岁数，不过她的身体更强壮，肩膀更宽。她的皮肤是棕色的，眼睛很黑，几乎显出忧郁的样子。她把小小的格尔达拦腰抱住，说：

“只要我不生你的气，他们就不能杀你。我想你是一位



公主吧?”

“不是,”小小的格尔达说。于是她把自己所遭遇到的事情，和她怎样喜欢小小的加伊，都对她讲了。

小强盗女孩严肃地看了她一眼,轻轻地点了点头,同时说:

“就是我生了你的气，他们也不能杀你,因为那时我就会亲自动手的。”

于是她揩干了格尔达的眼睛，把她的双手放进那又柔和、又温暖的暖手筒里。

现在马车停下来了。她们走进强盗宫殿的院子里来。这

宫殿从顶到地都布满了裂痕。大渡鸟和乌鸦从敞着的洞口飞出来，大哈叭狗——每只好象能吞掉一个人似的——跳得很高，不过它们并不叫，因为这是不准许的。

在一个古老的、烟熏的大房间里，有一堆火在石铺的地上熊熊地燃着。烟在天花板下面打旋转，想要找一个出路冒出去。有一大罐子汤正在沸腾着，有许多家兔和野兔在铁杆上烤着。

“今晚你跟我和我的小动物一起睡，”小强盗女孩说。

她们吃了一些东西，也喝了一些东西，然后走到铺了稻草和地毯的一个墙角里去。这儿有一百多只鸽子栖在板条上和栖木上。它们都快要睡着了。不过当这两个女孩子来到的时候，它们就把头掉过来看了一眼。

“这些东西都是属于我的，”小强盗女孩说。于是她马上抓住手边的一只，提着它的双腿摇了几摇，直到弄得它乱拍起翅膀来。“吻它一下吧！”她大声说，同时在格尔达的脸上打了一巴掌，“那儿坐着几个林中的混蛋，”她继续说，指着墙上用木条拦着的一个洞口。“这两个东西都是林中的混蛋。如果你不把它们关好，它们马上就飞走了。现在请看我的老爱人‘叭’吧。”她抓着一只驯鹿的角，把它拖出来。它

是套着的；颈项上戴着一个光亮的铜圈。“我们得把它牢牢地套住，否则它就逃掉了。每天晚上我用一把尖刀子在它的脖子上搔搔痒——它非常害怕这一手。”

这小女孩子于是从墙缝里抽出一把长刀，放在驯鹿的脖子上滑了几下。这只可怜的动物弹着腿子。小强盗女孩大笑了一通，把格尔达拖进床里去。

“当你睡觉的时候，你也把这刀子放在身边吗？”格尔达问，同时惊恐地望着这把刀子。

“我总是和我的刀子一起睡觉的！”小强盗女孩回答说，“因为谁也不知道会有什么意外发生呀。不过现在请你把关于加伊的事情，以及你为什么跑到这个大世界里来的缘故，再告诉我一遍吧。”

格尔达又从头讲了一遍。斑鸠在上面的笼子里咕咕地叫，同时别的斑鸠就都睡去了。小强盗女孩把一只手搂着格尔达的脖子，另一只手拿着刀子，也睡去了——人们可以听见这些动作。不过格尔达无论如何也合不上眼睛——她不知道她要活着，还是死去。

强盗们围着火坐着，一面唱歌，一面喝酒。那个强盗老女人就翻着跟头。一个小女孩子看到这情景真要感到害怕。

于是那些斑鸠就说:“咕！咕!我们看见过小小的加伊。一只白母鸡背着他的雪橇：他坐在白雪皇后的车子里。当我们待在窠里的时候，车子低低地在树林上飞过去。她在我们的小斑鸠身上吹了一口气:除了我们俩以外,大家都死了。咕！咕!”

“你们在上面讲些什么?”格尔达问。“白雪皇后旅行到什么地方去了？你们知道吗?”

“她大概是旅行到拉普兰①去了,因为那儿整年都是冰雪。你去问问用绳子套着的那只驯鹿吧。”

“那儿有冰有雪，那儿壮丽辉煌!”驯鹿说。“那儿,人们可以在亮晶晶的山谷里自由地跳跃！那儿，白雪皇后架起她夏天的帐篷，不过她经常住的宫殿是在北极附近一个叫做斯匹次卑尔根②的岛上。”

“啊，加伊，小小的加伊！”格尔达叹着气。

“你得静静地躺着,”小强盗女孩说,“否则我就要把刀子刺进你的肚皮里去!”

第二天早晨，格尔达把斑鸠说的话都告诉了她。小强

---

① 拉普兰(Lapland)是瑞典、挪威和芬兰北部的一块地方，非常寒冷。

② 斯匹次卑尔根(Spitzbergen)是北冰洋上的一个群岛，属于挪威。

盗女孩的样子非常严肃，不过她点点头，说：

“不要紧！不要紧！你知道拉普兰在什么地方吗？”她问驯鹿。

“谁能比我还知道得更清楚呢？”驯鹿说，它的一双眼睛在脑袋上转动着。“我是在那儿出生，在那儿长大的。我在那儿的雪地上跳跃过。”

“听着！”小强盗女孩对格尔达说。“你要知道：我们的男人都走了。只有妈妈还留下，她将在这儿待下去。不过将近中午的时候，她将从那个大瓶里喝点东西，于是她就要打一个盹儿。那时我再来帮你的忙吧！”

她从床上跳下来，搂着她妈妈的脖子，拉拉她的胡子，于是说：

“早安，我的亲爱的老母山羊。”

她的妈妈在她的鼻子上敲了几下，敲得她发红和发青——不过这完全是从真正的母爱出发的。

妈妈从瓶子里喝了点什么东西以后，就睡过去了。小强盗女孩走到驯鹿那儿，说：

“我倒很想用尖刀再捅你几下，因为这样你的样子才滑稽。不过没有关系，我将解开你的绳子，把你放出去，好使

你能跑到拉普兰去。不过你得好好地使用你的这双腿，把这个小小的女孩子带到白雪皇后的宫殿里去——她的玩伴就在那儿。你已经听到过她对我讲的话，因为她的声音讲得很大，而且你也在偷听!”

驯鹿快乐得高高地跳起来。小强盗女孩把小小的格尔达抱到它的背上,而且很谨慎地把她系牢,甚至还给了她一个小垫子作为座位。

“没有关系,”她说,“你穿上你的皮靴好了,因为天气变冷了。不过我要把这个暖手筒留下，因为它很可爱！但是你仍然不会感到冷的。这是我母亲的一副大手套，可以一直套到你的胳膊肘子上。套上去吧！你的一双手现在真象我那位丑妈妈的手了。”

格尔达快乐得哭起来。

“你流出一大摊眼泪，我看不惯!”小强盗女孩说。“现在你应该显得很快乐才是。你把这两块面包和一块火腿拿去吧，免得挨饿。”

这些东西都被系在驯鹿的背上。小强盗女孩把门打开,把一些大狗都哄进屋子里去。于是她用刀子把绳子割断,并且对驯鹿说:

“你跑吧！不过请你好好地照料这个小女孩子！”

格尔达把她戴着大手套的一双手伸向小强盗女孩，说了声“再会！”于是驯鹿就在树桩和灌木上飞奔起来，穿过树林，越过沼泽地和大草原，尽快地奔驰。豺狼在呼啸，乌鸦在呱呱地叫。“嘘！嘘！”这是空中发出的声音。天空好象燃烧起来了似的。

“那是我亲爱的老北极光！”驯鹿说。“瞧，它是多么亮！”于是它跑得更快，日夜不停地跑。

面包吃完了，火腿也吃完了，这时他们到达了拉普兰。

第六个故事

拉普兰女人和芬兰女人

他们在一个小屋子面前停下来。这屋子是非常简陋的；它的屋顶低得几乎接触到地面；它的门是那么矮，当家里的人要走出走进的时候，就得伏在地上爬。屋子里除了一个老太婆以外，什么人也没有，她现在在一盏油灯上煎鱼。驯鹿把格尔达的全部经历都讲了，不过它先讲自己的，因为它觉得它的最重要。格尔达冻得一点气力也没有，连一句话也讲不出来了。

“唉，你们这些可怜的东西！”拉普兰女人说，“你们要跑的路还长得很呢！你们还要跑三百多丹麦里路，才能达到芬马克①，因为白雪皇后在那儿的乡下休假。她每天晚上放起蓝色的焰火②。我将在一条干鳕鱼上写几个字，因为我没有纸。你们可以把它带到一个芬兰的老太婆那儿去——她会告诉你更多的消息。”

当格尔达暖了一阵、吃了和喝了一些东西以后，拉普兰女人就在一条干鳕鱼上写下几个字，并且告诉格尔达好好地拿着它，然后把她系在驯鹿的背上，这鹿立刻就跳走了，“呼！呼！”它在高空中说。最美丽的、蔚蓝色的北极光，一整夜不停地在闪耀着。

这样他们到了芬马克，他们在那个芬兰女人的烟囱上敲着，因为她连一个门也没有。

屋子里的热气很大，芬兰女人几乎是一丝不挂地住在那儿。她的身材很小，而且很脏。她马上把格尔达的衣服解开，把她的大手套和靴子脱下，否则格尔达就会感到太热

---

① 芬马克（Finnmark）是挪威最北部的一县，也是欧洲的最北部的一个地区，极为寒冷。

② 指北极光。

了。她在驯鹿的头上放了一块冰，然后读了写在鳕鱼上的字——她一连读了三遍。当她把这些字都记熟了以后，就把这鱼扔进一个汤罐里去煮，因为它是可以吃的，而且她又是一个从来不浪费任何东西的人。

驯鹿先讲了自己的故事，然后又讲了小小格尔达的故事。芬兰女人睐着她聪明的眼睛，一句话也不说。

“你是很聪明的，”驯鹿说，“我知道你能用一根缝线把世界上所有的风都缝在一起。如果船长解开一个结，他就可以有好的风；如果他松开第二个结，那么风就吹得厉害；不过，当他解开第三个和第四个结的时候，那就会有一阵可以把树林吹倒的暴风雨。你能不能给这小女孩一点东西喝，使她能有十二个人那么大的力量来制服白雪皇后呢？”

“十二个人那么大的力量！”芬兰女人说。“这太管用了！”

她走到橱格子那儿，抱下一大捆皮，把这捆皮打开。它上面写着许多奇怪的字母。芬兰女人读着，一直读到额上滴下汗珠。

不过驯鹿又替小小的格尔达非常殷切地恳求了一番，格尔达本人也用充满了泪珠的、祈求的眼光望着这芬兰女人。女人也开始睐着眼睛，把驯鹿牵到一个墙角边去，一面

在它背上放一块新鲜的冰，一面说：

“小小的加伊当然是住在白雪皇后那儿的。他在那儿觉得什么东西都合乎他的胃口和想法。他以为那儿就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不过这是因为他的心里有一块镜子的碎片、他的眼里有一颗镜子的碎粒的缘故。必须先把它们取出来，不然他将永远不能成为人了。但是白雪皇后会尽一切力量来留住他的！”

“不过你能不能给小小的格尔达一件什么东西,使她能有力量克服一切困难呢？”

“我不能给她比她现在所有的力量更大的力量:你没有看出这力量是怎样大吗？你没有看出人和动物是怎样为她服务吗？你没有看出她打着一双赤脚在这世界上跑了多少路吗？她不须从我们这儿知道她自己的力量。她的力量就在她的心里；她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这就是她的力量。如果她自己不能到达白雪皇后那儿、把那玻璃碎片从小小的加伊身上取出来,那么我们也没有办法帮助她！白雪皇后的花园就从那个离开这儿两丹麦里路的地方开始。你可以把这小姑娘带到那儿去：把她放在雪地上一个生满了红花浆果的大灌木林旁边。不要呆在那儿闲聊，抓紧时间

回到这儿来!”

于是芬兰女人就把格尔达抱到驯鹿的背上。它尽快地飞跑。

“哎呀,我没有穿上靴子! 没有戴上大手套!”小小的格尔达叫着。

她马上感到刺人的寒冷;不过驯鹿不敢停下来:它一口气跑到生满了红浆果的那个灌木林旁边。它把格尔达放下来,在她的嘴上吻了一下,于是大颗亮晶晶的眼泪就流到了脸上来。它尽快地又跑回去了。可怜的格尔达站在那儿,在那可怕的、寒冷的芬马克,没有穿鞋子,也没有戴大手套。

她拚命地向前跑。一股雪花卷过来了。它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因为天上非常晴朗,而且还射出北极光。雪花是沿着地面卷来的。它越逼得近,就越变得庞大。格尔达记起,从前她透过热玻璃朝外望的时候,雪花是多么大,多么美丽啊。不过在这儿它们显得非常庞大和可怕——它们是有生命的。它们是白雪皇后的前哨兵,而且是奇形怪状的。有的样子象丑陋的大刺猬;有的象许多伸出头的、纠做一团的蛇;有的象毛发直立的小胖熊。它们全都是白得发亮的、有生命的雪花。



小小的格尔达念着《主祷文》。天气是那么寒冷，她可以看到自己呼出的气象烟雾似的从嘴里冒出来。呼出来的气越来越浓，形成了明亮的小安琪儿。当他们一接触到地面时，就越变越大。他们都戴着头盔，拿着矛和盾。他们的数目在增大。当格尔达念完了祷告以后，她周围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兵团。这些兵士用长矛刺着这些可怕的雪花，把这些雪花打成无数碎片。于是小小的格尔达就又稳步地、勇敢地向前进。安琪儿抚摸着她的手和脚，于是她就不那么感到寒冷了。她匆忙地向白雪皇后的宫殿前进。

不过现在我们要先看看加伊是在做什么。他一点也没有想到小小的格尔达，更想不到她是站在宫殿的门口。

第七个故事

白雪皇后宫殿里发生的事情和结果

宫殿的墙是由积雪筑成的，刺骨的寒风就是它的窗和门。这里面有一百多间房子,全是雪花吹到一起形成的。它们之中最大的房间有几丹麦里路长。强烈的北极光把它们照亮；它们是非常大,非常空,非常寒冷和非常光亮。这儿从来没有过什么快乐,甚至小熊的舞会也没有。事实上,暴风雪很可能在这儿奏起一点音乐，让北极熊用后腿站着迈迈步子，表演表演它们出色的姿态。它们连打打嘴和敲敲脚掌的小玩意儿都没有。年轻的白狐狸姑娘们也从来没有开过任何小茶话会。白雪皇后的大厅里是空洞的、广阔的和寒冷的。北极光照得那么准确，你可以算出它在什么时候最高,什么时候最低。在这个空洞的、没有边际的雪厅中央有一个结冰的湖——它裂成了一千块碎片；不过每一片跟其他的小片的形状完全一样，所以这就象一套很完美的艺术品。当白雪皇后在家的时候,她就坐在这湖的中央。她自己说她是坐在理智的镜子里,而且这是唯一的、世上最好的镜子。

小小的加伊冻得发青——的确,几乎是冻得发黑,不过他不觉得，因为白雪皇后把他身上的寒颤都吻掉了。他的心简直象一块冰块。他正在搬弄着几块平整而尖利的冰,把它们拼来拼去，想拼成一件什么东西。这正好象我们想用几块木片拼成图案一样——就是所谓中国玩具①。加伊也在拼图案——最复杂的图案。这叫做理智的冰块游戏。在他的眼中，这些图案是最了不起的、也是非常重要的东西;这完全是因为他眼睛里的那块镜子碎片在作怪的缘故。他



① 中国玩具，指七巧板、九连环等玩具。这里是指七巧板。

把这些图案摆出来，组成一个字——不过怎么也组不成他所希望的那个字——“永恒”。于是白雪皇后就说:

“如果你能拼出这个图案的话,那么你就是你自己的主人了。我将给你整个世界和一双新冰靴，作为礼物。”

可是他拼不出来。

“现在我急于要飞到温暖的国度里去!”白雪皇后说。“我要去看看那些黑罐子!”她所指的是那些火山,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埃特纳火山和维苏威火山①。“我将使它们变得白一点！有这个需要；这对于葡萄和柠檬是有好处的。”

于是白雪皇后就飞走了。加伊单独坐在那有几丹麦里路长的、又大又空的冰殿里,呆望着他的那些冰块。他坠入深思，几乎把头都想破了。他直挺挺地坐着,一动也不动,人们可能以为他是冻死了。

这时小小的格尔达恰巧走进大门,到宫殿里面来了。这儿的风很锐利，不过当她念完了晚祷后,风儿就静下来了,好象睡去了似的。她走进了这个宽广、空洞、寒冷的屋子,

① 埃特纳火山（Etna）是意大利的西西里岛上的一座火山，主要喷火口海拔三三二三米。维苏威火山（Vesuvius）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湾东边的一座火山，海拔一二八〇米。两山的山坡上均种植葡萄及果树。

看到了加伊。她马上就把他认出来了。她倒在他身上，拥抱着他，紧紧地搂着他，同时叫出声来：

“加伊，亲爱的小加伊！我总算找到你了！”

不过他坐着一动也不动，直挺挺的，很冷淡。于是小格尔达流出许多热泪。眼泪流到他的胸膛上，渗进他的心里，把那里面的雪块融化了，把那里面的一小块镜子的碎片也分解了。他望着她，她唱出一首圣诗：

山谷里玫瑰花长得丰茂，
那儿我们遇见圣婴耶稣。

这时加伊大哭起来。他哭得厉害，连眼睛中的镜子粉末也流出来了。现在他认得出她，所以他快乐地叫着：

“格尔达，亲爱的格尔达！你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么久？我也到什么地方去了？”他向周围望了一眼。“这儿是多么寒冷啊！这儿是多么广阔和空洞啊！”

他紧抱着格尔达。她快乐得一时笑，一时哭。他们是那么高兴，连四周的冰块都快乐得跳起舞来。当他们因为疲乏而躺下来的时候，两人就恰恰形成一个字的图案——

白雪皇后曾经说过,如果他能拼出这个图案,他就成为他自己的主人，同时她也将给他整个世界和一双新冰靴。

格尔达吻着他的双颊:双颊象开放的花;她吻着他的双眼:双眼象她自己的一样发亮；她吻着他的手和脚,于是他又变得健康和活泼起来。白雪皇后这时尽可以回到家里来,但是他的解放的字据已经亮晶晶地印在冰块上。

他们手挽着手，走出了这座巨大的冰宫。他们谈起了祖母,谈起了屋顶上的玫瑰花。他们到什么地方,风就停息了，同时太阳就露出了面。当他们来到那个红色浆果的灌木林的时候，驯鹿正在那儿等待着他们。它还带来了另外一只小母鹿。母鹿的乳房鼓得满满的，所以她给这两个小孩子温暖的奶吃，同时吻着他们的嘴。它们把加伊和格尔达先送到芬兰女人那儿去。他们在她温暖的房间里暖了一阵子，并且得到一些关于回家的路程的指示。然后他们就到拉普兰女人那儿去。这女人已经为他们做好了新衣服,而且把她的雪橇也修好了。

驯鹿和小母鹿在他们旁边连蹦带跳地走着，一直陪送他们到达边境。这儿早春的植物已经冒出绿芽来了。他们和这两只驯鹿和拉普兰女人告了别。“再会吧!”大家都说。

初春的小鸟开始喃喃地唱着歌；树林盖满了一层绿色的嫩芽。有一匹漂亮的马儿从树林里跑出来。格尔达认识它，因为它就是从前拉着金马车的那匹马。一个年轻的姑娘骑着它。她头上戴着一顶发亮的红帽子，她还带着手枪。这就是那个小强盗女孩。她在家里呆得腻了，想要先到北方去一趟；如果她不喜欢那地方的话，再到别的地方去。她马上就认出了格尔达；格尔达也认出了她。她们见了面非常高兴。

“你真是一个可爱的流浪汉！”她对小小的加伊说。“我倒要问问，你值不值得让一个人赶到天边去找你？”

不过格尔达摸着她的脸，问起那位王子和那位公主。

“他们都旅行到外国去了！”小强盗女孩说。

“可是那只乌鸦呢？”小格尔达问。

“嗯，那只乌鸦已经死了，”小强盗女孩回答说。“那只驯服的爱人便成了一个寡妇，它的腿上还带着一条黑绒①！她伤心得很，不过这完全没有一点意义！现在请把你的经过告诉我，你怎样找到他的。”

---

① 这儿是说等于我们人戴黑纱。

格尔达和加伊两个人都把经过讲出来了。

"嘶——唏——嗤!"小强盗女孩说。于是她握着他们两人的手，同时答应说,如果她走过他们的城市,她一定会来拜访他们的。然后她就骑着马奔向茫茫的大世界里去了。格尔达和加伊手挽着手走。他们在路上所见到的是一个青枝绿叶、开满了花朵的美丽的春天。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他们认出了那些教堂的尖塔和他们所住的那个大城市。他们走进城,一直走到祖母家的门口；他们爬上楼梯,走进房间——这儿一切东西都在原来的地方没有动。那个大钟在"滴答——滴答"地走,上面的针也在转动。不过当他们一走出门的时候，他们就发现自己已经长成大人了。水笕上的玫瑰花正在敞开的窗子面前盛开。这儿有好几张小孩坐的椅子。加伊和格尔达各自坐在自己的椅子上，互相握着手。他们象做了一场大梦一样,



已经把白雪皇后那儿的寒冷和空洞的壮观全忘记掉了。祖母坐在上帝的明朗的太阳光中，高声地念着《圣经》:“除非你成为一个孩子，你决计进入不了上帝的国度!”①

加伊和格尔达面对面地互相望着，立刻懂得了那首圣诗的意义——

山谷里玫瑰花长得丰茂，
那儿我们遇见圣婴耶稣。

他们两人坐在那儿，已经是成人了，但同时也是孩子——在心里还是孩子。这时正是夏天,暖和的、愉快的夏天。

---

① 《圣经 · 新约全书 · 马可福音》第十章第十五节是这样说的:“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象小孩子，断不能进去。”



接骨木树妈妈

从前有一个很小的孩子,他患了伤风,病倒了。他到外面去过,把一双脚全打湿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样打湿的,因为天气很干燥。现在他妈妈把他的衣服脱掉,送他上床去睡,同时叫人把开水壶拿进来,为他泡了一杯很香的接骨木茶①,因为茶可以使人感到温暖。这时有一个很有趣的老人走到门口来;他一个人住在这屋子的最高一层楼上,非

常孤独。因为他没有太太，也没有孩子。但是他却非常喜欢小孩，而且知道很多童话和故事。听他讲故事是很愉快的。

“现在你得喝茶，”母亲说，“然后才可以听一个故事。”

“哎！我只希望我能讲一个新的故事！”老人说，和善地点了点头。“不过这小家伙是在什么地方把一双脚弄湿了的呢？”他问。

“不错，在什么地方呢？”妈妈说，“谁也想象不出来。”

“讲一个童话给我听吧？”孩子问。

“好，不过我得先知道一件事情：你能不能确实地告诉我，你上学校时经过的那条街，那儿阴沟有多少深。”

“如果我把脚伸到那条阴沟最深的地方，”孩子回答说，“那么水恰恰淹到我的小腿。”

“你看，我们的脚就是这样弄湿了的，”老人说。“现在我却是应该讲一个童话给你听了；不过我的童话都讲完了。”

---

① 接骨木树是一种落叶灌木或小乔木。叶对生，羽状复叶，卵形或椭圆形，揉碎后有臭气。春季开黄白色小花。茎枝可以入药，味甘苦，功能祛风湿。这里说的接骨木茶当是治病用的。

“你可以马上编一个出来,”小孩说。“妈妈说，你能把你所看到的东西都编成童话，你也能把你所摸过的东西都讲成一个故事。”

“不错，不过这些童话和故事算不了什么！不,真正的故事是自己走来的。它们敲着我的前额，说：‘我来了！’”

“它们会不会马上就来敲一下呢？”小孩问。妈妈大笑了一声，把接骨木叶放进壶里，然后把开水倒进去。

“讲呀！讲呀！”

“对,假如童话自动来了的话。不过这类东西架子是很大的；它只有高兴的时候才来——等着吧！”他忽然叫出声来：“它现在来了。请看吧，它现在就在茶壶里面。”

于是小孩向茶壶望过去。茶壶盖慢慢地自动立起来了，好几朵接骨木花,又白又新鲜,从茶壶里冒出来了。它们长出又粗又长的枝桠,并且从茶壶嘴那儿向四面展开,越展越宽，形成一个最美丽的接骨木丛——事实上是一棵完整的树。这树甚至伸到床上来,把帐幔分向两边。它是多么香，它的花开得多么茂盛啊！在这树的正中央坐着一个很亲切的老太婆。她穿着奇异的服装——它象接骨木叶子一样,也是绿色的，同时还缀着大朵的白色接骨木花。第一眼谁也

看不出来，这衣服究竟是布做的呢，还是活着的绿叶和花朵。

“这个老太婆的名字叫什么?”小孩问。

老人回答说:“罗马人和希腊人把她叫树仙。不过我们不懂得这一套：我们住在水手区的人替她取了一个更好的名字。那儿的人把她叫做‘接骨木树妈妈’。你应该注意的就是她：现在你注意听着和看着这棵美丽的接骨木树吧。

“水手住宅区里就有这么一棵开着花的大树。它生长在一个简陋的小院的角落里。一天下午，当太阳照得非常美好的时候，有两个老人坐在这棵树下。他们一个是很老很老的水手；另一个是他很老很老的妻子。他们已经是曾祖父母了；不久他们就要庆祝他们的金婚①。不过他们记不清日期。接骨木树妈妈坐在树上,样子很高兴,正如她在这儿一样。‘我知道金婚应该是在哪一天,’她说；但是他们没有听到——他们在谈着他们过去的一些日子。

“‘是的,’老水手说,‘你记得吗,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在一起跑来跑去,在一起玩耍！那正是在这个院子里,我们现

① 欧洲人的风俗，把结婚五十周年叫做“金婚”。

在坐的这个院子里。我们在这里面栽过许多树枝，把它变成一个花园。’

“是的，’老太婆回答说，‘我记得很清楚：我们在那些树枝上浇过水，它们之中有一根是接骨木树枝。这树枝生了根，发了绿芽，现在变成了这样一棵大树——我们老年人现在就在它下面坐着。’

“一点也不错，’他说；‘在那儿的一个角落里有一个水盆；我把我的船放在那上面浮着——我自己剪的一只船。它航行得真好！但是不久我自己也航行起来了，不过方式不同罢了。’

“是的，我们先进学校，学习了一点什么东西，’她说，‘接着我们就受了坚信礼①；我们两个人都哭起来了。不过在下午我们就手挽着手爬到圆塔上去，我们把哥本哈根和大海以外的这个广大世界凝望了好一会儿。于是我们又到佛列得里克斯堡公园②去——国王和王后常常在这儿的运河上驾着华丽的船航行。’

① 在基督教国家中，一个小孩子出生不久以后，受一次入教的洗礼。到了十四五岁、能懂事的时候，必须再受一次洗礼，叫做坚信礼，以加强对宗教的信仰。一个小孩子受了这次洗礼以后，就算已经成人，可以自立谋生了。

② 这是哥本哈根的一个大公园。

“‘不过我得用另一种方式去航行，而且一去就是几年，那是很辽远的长途航行。’

“对，我常常想你想得哭起来，’她说。‘我以为你死了，没有了，躺在深水底下，在跟波浪嬉戏。该是有多少个夜晚我爬起床来，去看风信鸡是不是在转动。是的，它转动起来了，但是你没有回来。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雨是下得多大。那个收垃圾的人来到我主人的门口。我提着垃圾桶走下来，到门口那儿我就站着不动。——天气是多么坏啊！当我正在站着的时候，邮差走到我身旁来了，交给我一封信。是你写来的信啦！这封信该是旅行了多少路程啊！我马上把它撕开，念着。我笑着，我哭着，我是那么高兴呀。事情现在明白了，你是生活在一个出产咖啡豆的温暖国度里。那一定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国度！你信上写了许多事情，我在大雨倾盆的时候读它，站在一个垃圾桶旁边读它。正在这时候来了一个人，他双手把我的腰抱住！——’

“——一点也不错，于是你就结结实实地给了他一记耳光一记很响亮的耳光。’

“‘我不知道那人就是你啦。你跟你的信来得一样快。你那时是一个美男子——现在还是这样。你袋里装着一条

丝织的长手帕，你头上戴着光亮的帽子。你是那么漂亮！天啦，那时的天气真坏，街上真难看！’

“‘接着我们就结婚了，’他说；‘你记得吗？接着我们就得了第一个孩子，接着玛莉，接着尼尔斯，接着比得和汉斯·克利斯仙都出生了。’

“‘他们大家都长得多么好，成为大家所喜爱的、善良的人！’

“‘于是他们的孩子又生了他们自己的孩子，’老水手说。‘是的，那些都是孩子们的孩子！他们都长得很好。——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正是在这个季节里结婚的。——’

“‘是的，今天是你们的结婚纪念日，’接骨木树妈妈说，同时把她的头伸到这两个老人的中间来。他们还以为这是隔壁的一位太太在向他们点头呢。他们互相望了一眼，同时彼此握着手。不一会儿，他们的儿子和孙子都来了；他们都知道这是金婚纪念日。他们早晨就已经来祝贺过，不过这对老夫妇却把这日子忘记了，虽然多少年以前发生的一切事情，他们还能记得很清楚。接骨木树发出强烈的香气。正在下沉的太阳照在这对老夫妇的脸上，弄得他们的双颊都泛出一阵红晕来。他们最小的孙子们围着他们跳舞，兴高采

烈地叫着，说是今晚将有一个宴会——那时他们将会吃到热烘烘的土豆！接骨木树妈妈在树上点点头，跟大家一起喊着：‘好！’”

“不过这并不是一个童话呀！”小孩听完了说。

“唔，假如你能听懂它的话，”讲这段故事的老人说。“不过让我来问问接骨木树妈妈的意见吧。”



“这并不是一个童话，”接骨木树妈妈说。“可是现在它来了；最奇异的童话是从真实的生活里产生出来的，否则我的美丽的接骨木树丛就不会从茶壶里冒出来了。”

于是她把这孩子从床上抱起来，搂到自己的怀里，开满了花的接骨木树枝向他们合拢来，使他们好象坐在浓密的树荫里一样，而这片树荫带着他们一起在空中飞行。这真是说不出的美丽！接骨木树妈妈立刻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少女，不过她的衣服依然跟接骨木树妈妈所穿的一样，是用缀着白花的绿色料子做成的。她的胸前戴着一朵真正的接骨木花，黄色的鬈发上有一个用接骨木花做成的花圈；她的一双眼睛又大又蓝。啊，她的样子该是多么美丽。啊！她和这个男孩互相吻着，他们现在是同样的年纪，感觉到同样的快乐。

他们手挽着手走出了这片树荫。他们现在是在家里美丽的花园里面。爸爸的手杖是系在新鲜草坪旁边的一根木柱上。在这孩子的眼中，它是有生命的。当他们一骑到它上面的时候，它光亮的头便变成了一个漂亮的嘶鸣的马首，上面披着长长的黑色马鬃，它还长出了四条瘦长而结实的腿。这牲口是既强壮而又有精神。他们骑着它沿着这草坪驰骋——真叫人喝彩！

“现在我们要骑到许多许多里以外的地方去，”这孩子说；“我们要骑到一位贵族的庄园里去！——我们去年到那儿去过。”

他们不停地绕着这个草坪奔驰。那个小女孩子——我们知道她就是接骨木树妈妈——在不停地叫着：

“现在我们来到乡下了！你看到那种田人的房子吗？它的那个大面包炉，从墙壁里凸出来，看起来象路旁的一只庞大的蛋。接骨木树在这屋子上面伸展着枝子，公鸡在走来走去，为它的母鸡扒土。你看它那副高视阔步的神气！——现在我们快要到教堂附近了。它高高地立在一座山丘上，在一丛栎树的中间——其中有一株已经半死了。——现在我们来到了熔铁炉旁边，火在熊熊地烧，打着赤膊的人在挥着锤子打铁，弄得火星迸发。去啊，去啊，到那位贵族的华美的庄园里去啊！”

那个在他后面坐在手杖上的小姑娘所讲的东西，都一一在他们眼前出现了。虽然他们只不过在绕着一个草坪兜圈子，这男孩子却能把这些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他们在人行道上玩耍，还在地上划出一个小花园来。于是她从她的头发上取出接骨木树的花朵，把它们栽下，随后它们就长大

起来，象那对老年夫妇小时在水手住宅区里所栽的树一样——这事我们已经讲过了。他们手挽着手走着，完全象那对老年夫妇儿时的情形，不过他们不是走上圆塔，也不是走向佛列得里克斯堡公园去。——不是的，这小女孩子抱着这男孩子的腰，他们在整个丹麦飞来飞去。

那时是春天，接着夏天到来了，于是又是秋天，最后冬天也到来了。成千成百的景物映在这孩子的眼里和心上，同时这小姑娘不停地对他唱：

“这些东西你永远也忘记不了的！”在他们整个飞行的过程中，接骨木树一直在散发着甜蜜和芬芳的香气：他也闻到了玫瑰花和新鲜的山毛榉，可是接骨木树的香气比它们还要美妙，因为它的花朵就悬在这小女孩子的心上，而且当他们飞行的时候，他就常常把头靠着这些花朵。

“春天在这儿是多么美丽啊！”小姑娘说。

他们站在长满了新叶子的山毛榉林里，绿色的车叶草在他们的脚下散发着香气；淡红的秋牡丹在这一片绿色中显得分外地华丽。

“啊，唯愿春天永远留在这芬芳的丹麦山毛榉林中！”

“夏天在这儿是多么美丽啊！”她说。

于是他们走过骑士时代的那些古宫。这些古宫的红墙和锯齿形的山形墙倒映在小河里——这儿有许多天鹅在游着,在了望那古老的林荫大道,在了望田野里的小麦泛起一层波浪，好象这就是一个大海似的。田沟里长满了黄色和红色的花;篱笆上长着野蛇麻①和盛开的牵牛花。月亮在黄昏的时候向上升,又圆又大;草坪上的干草堆发出甜蜜的香气。“人们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些东西!”

“秋天在这儿是多么美丽啊!”小姑娘说。

于是天空显得比以前加倍地高阔,加倍地蔚蓝,树林染上最华美的红色、黄色和绿色。猎犬在追逐着;整群的雁儿在远古的土坟上飞过,发出凄凉的叫声;荆棘丛在古墓碑上纠做一团。海是深蓝色的,上面点缀着一些白帆。老太婆、少女和小孩坐在打麦场上，把蛇麻的果穗摘下来扔进一只大桶里。这时年青人唱着山歌，老年人讲着关于小鬼和妖精的童话。什么地方也没有这儿好。

“冬天在这儿是多么美丽啊!”小姑娘说。

于是所有的树上全盖满了白霜,看起来象白色的珊瑚。

---

① 蛇麻（Humle）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也叫忽布或啤酒花。它的果穗呈球果状，是制造啤酒的重要原料。

雪在人们的脚下发出清脆的声音，好象人们全穿上了新靴子似的。陨星一个接着一个从天上落下来。在屋子里，圣诞节树上的灯都亮起来了。这儿有礼品，有快乐。在乡下，农人的屋子里奏起了小提琴，人们在玩着抢苹果的游戏；就是最穷苦的孩子也说："冬天是美丽的！"

是的，那是美丽的。小姑娘把每样东西都指给这个孩子看；接骨木树永远在发出香气；绘有白十字架的红旗①永远在飘动着——住在水手区的那个老水手就是在这个旗帜下出外去航海的。这个小孩子成了一个年青人，他得走到广大的世界里去，远远地走到生长咖啡的那些热带的国度里去。在别离的时候，小姑娘把她戴在胸前的那朵接骨木花取下来，送给他作为纪念。它被夹在一本《赞美诗集》里。在外国，当他一翻开这本诗集的时候，总是翻到夹着这朵纪念花的地方。他越看得久，这朵花就越显得新鲜，他好象觉得呼吸到了丹麦树林里的新鲜空气。这时他就清楚地看到，那个小姑娘正在花瓣之间睁着明朗的蓝眼睛，向外面凝望。于是她低声说："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在这儿是多么

① 这就是丹麦的国旗。

美丽啊!”于是成千成百的画面,就在他的思想中浮过去了。

这么着,许多年过去了;他现在成了一个老头儿,跟他年老的妻子坐在一棵开满了花的树下:他们两人互相握着手,正如以前住在水手区的高祖母和高祖父一样。也象这对老祖宗一样,谈着他们过去的日子,谈着金婚。这位有一双蓝眼珠的、头上戴着接骨木花的小姑娘,坐在树上,向这对老夫妇点着头,说:“今天是你们金婚的日子啦!”于是她从她的花环上取下两朵花,把它们吻了一下;它们便射出光来,起先象银子,然后象金子。当她把它们戴到这对老夫妇的头上时,每朵花就变成了一个金色的王冠。他们两人坐在那株散发着香气的树下,象国王和王后。这树的样子完全象一棵接骨木树。他对他年老的妻子讲着关于接骨木树妈妈的故事,他把他儿时从别人那儿听到的全都讲出来。他们觉得这故事有许多地方象他们自己的生活,而这相似的一部分就是这故事中他们最喜欢的一部分。

“是的,事情的确是这样!”坐在树上的那个小姑娘说。“有人把我叫做接骨木树妈妈,也有人把我叫做树神,不过我的真正的名字是‘回忆’。我就坐在树里,不停地生长;我能够回忆过去,我能讲出以往的事情。让我看看,你是不是仍



然保留着你的那朵花。”

老头儿翻开他的《赞美诗集》；那朵接骨木花仍然夹在里面，非常新鲜，好象刚刚才放进去似的。于是“回忆”姑娘点点头。这时头戴金色王冠的老夫妻坐在红色的斜阳里，闭起眼睛，于是——于是——童话就完了。

那个躺在床上的小孩子，不晓得自己是在做梦呢，还是有人对他讲了这个童话。茶壶仍然在桌上，但是并没有接骨木树从它里面长出来。讲这童话的那个老人正在向门外走——事实上他已经走了。

“那是多么美啊！”小孩子说。“妈妈，我刚才到热带的国度里去过一趟！”

“是的，我相信你去过！”妈妈回答说。“当你喝了两满杯滚热的接骨木茶的时候，你很容易就会走到热带国度里去的！”——于是她把他盖好，免得他受到寒气。“当我正在坐着、跟他争论究竟那是一个故事还是一个童话的时候，你睡得香极了。”

“那么接骨木树妈妈到底在什么地方呢？”小孩子问。

“她在茶壶里面，”妈妈回答说；“而且她尽可以在那里面待下去！”



织　补　针

从前有一根织补衣服的针。作为一根织补针来说，她倒还算细巧，因此她就想象自己是一根绣花针。

“请你们注意你们现在拿着的这东西吧！”她对那几个取她出来的手指说。“你们不要把我失掉！我一落到地上去，你们就决不会找到我的，因为我是那么细呀！”

“细就细好了，”手指说。它们把她拦腰紧紧地捏住。

“你们看，我还带着随从啦！”她说。她后面拖着一根长

线，不过线上并没有打结。

手指正把这根针钉着女厨子的一只拖鞋，因为拖鞋的皮面裂开了，需要缝一下。

“这是一件庸俗的工作，”织补针说。“我怎么也不愿钻进去。我要折断了！我要折断了！”——于是她真的折断了。“我不是说过吗？”织补针说；“我是非常细的呀！”

手指想：她现在没有什么用了。不过它们仍然不愿意放弃她，因为女厨子在针头上滴了一点封蜡，同时把她别在一块手帕上。

“现在我成为一根领针①了！”织补针说。“我早就知道我会得到光荣的：一个不平凡的人总会得到一个不平凡的地位！”

于是她心里笑了——当一根织补针在笑的时候，人们是没有办法看到她的外部表情的。她坐在那儿，显得很骄傲，好象她是坐在轿车里，左顾右盼似的。

“请准许我问一声：您是金子做的吗？”她问她旁边的一根别针。“你有一张非常好看的面孔，一个自己的头脑——

---

① 领针（brystnaal）是一种装饰品，穿西装时插在领带上；针头上一般镶有一颗珍珠。

只是小了一点。你得使它再长大一点才成，因为封蜡并不会滴到每根针头上的呀。”

织补针很骄傲地挺起身子，结果弄得自己从手帕上落下来了，一直落到厨子正在冲洗的污水沟里去了。

“现在我要去旅行了，”织补针说。“我只希望我不要迷了路！”

不过她却迷了路。

“就这个世界说来，我是太细了，”她来到了排水沟的时候说。“不过我知道我的身份，而这也算是一点小小的安慰！”所以织补针继续保持着她骄傲的态度，同时也不失掉她得意的心情。许多不同的东西在她身上浮过去了：菜屑啦，草叶啦，旧报纸碎片啦。

“请看它们游得多么快！”织补针说。“它们不知道它们下面还有一件什么东西！我就在这儿，我坚定地坐在这儿！看吧，一根棍子浮过来了，它以为世界上除了棍子以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它就是这样一个家伙！一根草浮过来了。你看它扭着腰肢和转动的那副样儿！不要以为自己了不起吧，你很容易撞到一块石头上去呀！一张破报纸游过来了！它上面印着的东西早已被人家忘记了，但是它仍然铺张

开来，神气十足。我有耐心地、静静地坐在这儿。我知道我是谁，我永远保持住我的本来面目！”

有一天她旁边躺着一件什么东西。这东西射出美丽的光彩。织补针认为它是一颗金刚钻。不过事实上它是一个瓶子的碎片。因为它发出亮光，所以织补针就跟它讲话，把自己介绍成为一根领针。

“我想你是一颗钻石吧？”她说。

“嗯，对啦，是这类东西。”

于是双方就相信自己都是价值很高的物件。他们开始谈论，说世上的人一般都是觉得自己非常了不起。

“我曾经在一位小姐的匣子里住过，”织补针说，“这位小姐是一个厨子。她每只手上有五个指头。我从来没有看到象这五个指头那样骄傲的东西，不过他们的作用只是拿着我，把我从匣子里取出来和放进去罢了。”

“他们也能射出光彩来吗？”瓶子的碎片问。

“光彩！”织补针说，“什么也没有，不过自以为了不起罢了。他们是五个兄弟，都属于手指这个家族。他们互相标榜，虽然他们是长短不齐：最前面的一个是‘笨摸’①，又短又肥。他走在最前列，他的背上只有一个节，因此他只能同

时鞠一个躬；不过他说,假如他从一个人身上砍掉的话,这人就不够资格服兵役了。第二个指头叫做‘恬罐’，他伸到酸东西和甜东西里面去,他指着太阳和月亮;当大家在写字的时候,他握着笔。第三个指头是‘长人’,他伸在别人的头上看东西。第四个指头是‘金火’,他腰间围着一条金带子。最小的那个是‘比尔——玩朋友’,他什么事也不做,而自己还因此感到骄傲呢。他们什么也不做,只是吹牛,因此我才到排水沟里来了!”

“这要算是升级!”瓶子的碎片说。

这时有更多的水冲进排水沟里来了,漫得遍地都是,结果把瓶子的碎片冲走了。

“瞧，他倒是升级了!”织补针说。“但是我还坐在这儿，我是那么细。不过我也正因此感到骄傲，而且也很光荣!”于是她骄傲地坐在那儿，发出了许多感想。

“我差不多要相信我是从日光里出生的了,因为我是那

① “笨摸”、“恬罐”、“长人”、“金火”和“比尔——玩朋友”，是丹麦孩子对五个指头所起的绰号。大拇指摸东西不灵活，所以叫做“笨摸”；二指常常代替舌头伸到果酱罐里去恬东西吃，所以叫“恬罐”；四指因为戴戒指，所以看起来象有一道金火；小指叫做“比尔——玩朋友”，因为它什么用也没有。

么细呀!我觉得日光老是到水底下来寻找我。啊!我是这么细，连我的母亲都找不到我了。如果我的老针眼没有断了的话,我想我是要哭出来的——但是我不能这样做:哭不是一桩文雅的事情!”

有一天几个野孩子在排水沟里找东西——他们有时在这里能够找到旧钉、铜板和类似的物件。这是一件很脏的工作，不过他们却非常欣赏这类的事儿。

“哎哟!”一个孩子说,因为他被织补针刺了一下,“原来是你这个家伙!”

“我不是一个家伙，我是一位年轻小姐啦!”织补针说。可是谁也不理她。她身上的那滴封蜡早已没有了，全身已经变得漆黑。不过黑颜色能使人变得苗条，因此她相信她比以前更细嫩。

“瞧,一个蛋壳漂来了!”孩子们说。他们把织补针插到蛋壳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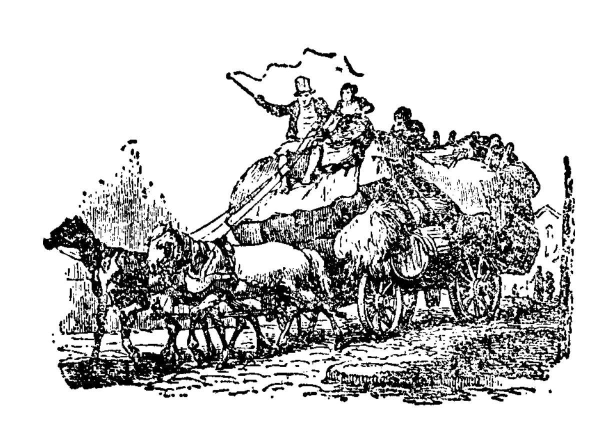
“四周的墙是白色的,而我是黑色的！这倒配得很好!”织补针说。“现在谁都可以看到我了。——我只希望我不要晕船才好，因为这样我就会折断的!”不过她一点也不会晕船，而且也没有折断。

“一个人有钢做的肚皮，是不怕晕船的,同时还不要忘记,我和一个普通人比起来,是更高一着的。我现在一点毛病也没有。一个人越纤细,他能受得住的东西就越多。”

“砰!”这时蛋壳忽然裂开了,因为一辆载重车正在它上面碾过去。

“我的天，它把我碾得真厉害!”织补针说。“我现在有点晕船了——我要折断了！我要折断了!”

虽然那辆载重车在她身上碾过去了,她并没有折断。她直直地躺在那儿——而且她尽可以一直在那儿躺下去。





钟　　声

黄昏的时候，太阳正在下沉，烟囱上飘着的云块泛出一片金黄的光彩；这时在一个大城市的小巷里，一忽儿这个人，一忽儿那个人全都听到类似教堂钟声的奇异的声音。不过声音每次持续的时间非常短；因为街上隆隆的车声和嘈杂的人声总是把它打断了。

“暮钟响起来了！”人们说，“太阳落下去了！”

城外的房子彼此之间的距离比较远，而且都有花园和

草坪；因此城外的人就可以看出天还是很亮的，所以也能更清楚地听到这个钟声。它似乎是从一个藏在静寂而清香的森林里的教堂里发出来的。大家朝这声音飘来的方向望，不禁起了一种庄严的感觉。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人们开始互相传说："我不知道，树林里会不会有一个教堂？钟声的调子是那么奇怪和美丽，我们不妨去仔细瞧一瞧。"

于是富人坐着车子去，穷人步行去；不过路似乎怎样也走不完。当他们来到森林外面的柳树林跟前的时候，就坐下来。他们望着长长的柳树枝，以为真的已经走进森林里来了。城里卖糕饼的人也搬到这儿来，并且搭起了帐篷。接着又来了一个卖糖果的人，这人在自己的帐篷上挂起了一口钟；这口钟上还涂了一层防雨的沥青，不过它里面却没有钟舌。

大家回到家里来以后，都说这事情很新奇，比他们吃过一次茶还要新奇得多。有三个人说，他们把整个的树林都走完了，一直走到树林的尽头；他们老是听到这个奇怪的钟声，不过那时它似乎是从城里飘来的。有一位甚至还编了一只歌，把钟声比成一个母亲对一个亲爱的好孩子唱的歌

——什么音乐也没有这种钟声好听。

这个国家的皇帝也听到了这件事情。他下一道圣旨，说无论什么人，只要能找出钟声的发源地，就可以被封为“世界的敲钟人”——哪怕他所发现的不是钟也没有关系。

这么一来，许多人为了饭碗问题，就到树林里去寻找钟。不过在、回来的人当中只有一个人能说出一点道理。谁也没有深入树林，这人当然也没有，可是他却说声音是住在一株空树里的大猫头鹰发出来的。这只猫头鹰的脑袋里装的全是智慧。它不停地把脑袋撞着树。不过这声音是从它的脑袋里发出来的呢，还是从空树干里发出来的呢，他可没有把握下个判断。他总算得到了“世界的敲钟人”这个职位，因此他每年写一篇关于猫头鹰的短论。不过大家并没有因为读了他的论文而变得比以前更聪明。

在举行坚信礼的那一天，牧师发表了一篇漂亮而动人的演说。受坚信礼的孩子们都受到了极大的感动，因为这是他们生命中极重要的一天。他们在这一天从孩子变成了成年人。他们稚气的灵魂也要变成更有理智的成年人的灵魂。当这些受了坚信礼的人走出城外的时候，处处照着灿烂的太阳光，树林里那个神秘的大钟发出非常洪亮的声音。

他们想立刻就去找这个钟声;因此他们全都去了,只有三个人是例外。一个要回家去试试她的参加舞会的礼服，因为她这次来受坚信礼完全是为了这件礼服和舞会，否则她就决不会来的。第二个是一个穷苦的孩子。他受坚信礼穿的衣服和靴子是从主人的少爷那儿借来的；他必须在指定的时间内归还。第三个说,在他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以前,决不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他一直是一个听话的孩子，即使受了坚信礼,仍然是如此。人们不应该笑他!——但是人们却仍然笑他。

因此这三个人就不去了。别的人都连蹦带跳地走了。太阳在照耀着,鸟儿在唱着,这些刚刚受了坚信礼的人也在唱着。他们彼此手挽着手，因为他们还没得到什么不同的职位，而且在受坚信礼的这天大家在我们的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

不过他们之中有两个最小的孩子马上就感到腻烦了,所以他们两个人就回到城里去了。另外还有两个小女孩子坐下来扎花环，也不愿意去。当其余的孩子走到那个卖糕饼的人所在的柳树林里的时候，他们说:“好，我们算是到了。钟连影子都没有，这完全是一个幻想!”

正在这时候，一个柔和而庄严的钟声在树林的深处响起来;有四五个孩子决计再向树林里走去。树很密,叶子又多,要向前走真是不太容易。车叶草和秋牡丹长得非常高,盛开的旋花和黑莓象长花环似地从这棵树牵到那棵树。夜莺在这些树上唱歌,太阳光在这些树上嬉戏。啊,这地方真是美丽得很,不过这条路却不是女孩子可以走的,因为她们在这儿很容易撕破自己的衣服。这儿有长满各色青苔的石块，有潺潺流着的新鲜泉水,发出一种“骨碌,骨碌”的怪声音。

“这不会是那个钟吧?”孩子中有一个问。于是他就躺下来静静地听。“我倒要研究一下!”

他一个人留下来，让别的孩子向前走。

他们找到一座用树皮和树枝盖的房子。房子上有一棵结满了苹果的大树。看样子它好象是把所有的幸福都摇到这个开满玫瑰花的屋顶上似的。它的长枝子盘在房子的三角墙上，而这墙上正挂着一口小小的钟。难道大家听到的钟声就是从这里发出来的吗？是的,他们都有这种看法,只有一个人是例外。这人说，这口钟太小,太精致,决不会叫他们在很远的地方就听得见!此外,他们听到过的钟声跟这

钟声完全不同，因为它能打动人的心。说这话的人是国王的儿子。因此别的人都说:“这种人总是想装得比别人聪明一点。”

这样,大家就让他一个人向前走。他越向前走,他的心里就越充满了一种森林中特有的静寂之感。不过他仍听见大家所欣赏的那阵小小的钟声。有时风把那个糕饼店里的声音吹来,于是他就听到大家在一面吃茶,一面唱歌。不过洪亮的钟声比这些声音还要大,好象有风琴在伴奏似的。这声音是从左边来的——从心所在的那一边来的。

有一个沙沙的响声从一个灌木丛中飘出来。王子面前出现了一个男孩子。这孩子穿着一双木鞋和一件非常短的上衣——短得连他的手肘也盖不住。他们彼此都认识，因为这个孩子也是在这天参加过坚信礼的。他没有能跟大家一起来,因为他得回去把衣服和靴子还给老板的少爷。他办完了这件事以后,就穿着木鞋和寒碜的上衣独自一人走来,因为钟声是那么洪亮和深沉，他非来不可。

“我们一块儿走吧!”王子说。

这个穿着木鞋的孩子感到非常尴尬。他把上衣的短袖子拉了一下,说他恐怕不能走得象王子那样快；此外,他认

为钟声一定是从右边来的,因为右边的景象很庄严和美丽。

“这样一来，我们就碰不到头了!”王子说,同时对这穷苦的孩子点了点头。孩子向这树林最深最密的地方走去。荆棘把他寒碜的衣服钩破了,把他的脸、手和脚划得流出血来。王子身上也有好几处伤痕，不过他所走的路却充满了太阳光。我们现在就要注意他的行程，因为他是一个聪明的孩子。

“即使我走到世界的尽头,”他说，“我也要找到这口钟!”

难看的猢狲高高地坐在树上做怪脸，露出牙齿。“我们对他身上扔些东西吧!”它们说,“我们打他吧，因为他是一个国王的儿子!”

不过他不怕困难,他一步一步地向树林的深处走。那儿长着许多奇异的花：含有红蕊的、象星星一样的百合花,在微风中射出光彩的、天蓝色的郁金香,结着象大肥皂泡一样发亮的果实的苹果树。你想想看，这些树在太阳光中该是多么光彩夺目啊。

四周是一片非常美丽的绿草原。草上有公鹿和母鹿在嬉戏，而且还有茂盛的栎树和山毛榉。草和藤本植物从树

缝里长出来。这一大片林木中还有静静的湖，湖里还有游泳着的白天鹅，它们在拍着翅膀。王子站着静静地听。他常常觉得钟声是从深沉的湖里飘上来的；不过他马上就注意到，钟声并不是从湖里来的，而是从森林的深处来的。

太阳现在下沉了，天空象火一样地发红，森林里是一片静寂。这时他就跪下来，唱了黄昏的赞美歌，于是他说：

“我将永远看不到我所追寻的东西！现在太阳已经下沉了，夜——漆黑的夜——已经到来了。也许在圆圆的红太阳没有消逝以前，我还能够看到它一眼吧。我要爬到崖石上去，因为它比最高的树还要高！”



他攀着树根和藤蔓在潮湿的石壁上爬。壁上盘着水蛇，有些癞蛤蟆也似乎在对他狂叫。不过，在太阳没有落下去以前，他已经爬上去了。他在这块高处仍然可

以看见太阳。啊,这是多么美丽的景象啊!海,他的眼前展开一片美丽的茫茫大海，汹涌的海涛向岸上袭来。太阳悬在海天相接的那条线上，象一座发光的大祭坛。一切融化成为一片鲜红的色彩。树林在唱着歌,大海在唱着歌,他的心也跟它们一起在唱着歌。整个大自然成了一个伟大的、神圣的教堂:树木和浮云就是它的圆柱,花朵和绿叶就是它的柔软的地毡，天空就是它的广阔的圆顶。正在这时候，那个穿着短袖上衣和木鞋的穷苦孩子从右边走来了。他是沿着他自己的道路，在同一个时候到来的。他们急忙走到一起，在这大自然和诗的教堂中紧紧地握着双手。那口看不见的、神圣的钟在他们的上空发出声音。幸福的精灵在教堂的周围跳舞，唱着欢乐的颂歌!



妖　　山

在一株老树的裂缝里有好几只蜥蜴在活泼地跑着。它们彼此都很了解，因为它们讲着同样的蜥蜴语。

“嗨，住在老妖精山上的那些家伙号叫得才厉害呢！”一只蜥蜴说。“他们的闹声把我弄得两整夜合不上眼睛。这简直跟躺在床上害牙痛差不多，因为我横竖是睡不着的！”

“那儿一定有什么事情！”另一只蜥蜴说。“他们把那座山用四根红柱子支起来，一直支到鸡叫为止。这座山算是痛痛快快地通了一次风；那些女妖还学会了象跺脚这类的

新舞步呢。那儿一定有什么事情!”

“对,我刚才还跟我所认识的一位蚯蚓谈起过这件事,”第二只蜥蜴说。“这位蚯蚓是直接从山里来的——他昼夜都在那山里翻土。他听到了许多事情。可怜的东西,他的眼睛看不见东西,可是他却知道怎样摸路和听别人谈话。妖山上的人正在等待一些客人到来——一些有名望的客人。不过这些客人究竟是谁,蚯蚓可不愿意说出来——也许他真的不知道。所有的鬼火都得到了通知,要举行一个他们所谓的火炬游行。他们已经把金银器皿——这些东西他们山里有的是——擦得焕然一新,并且在月光下摆出来啦!”

“那些客人可能是谁呢?”所有的蜥蜴一齐问。“那儿在发生什么事情呢!听呀,多么闹!多么吵!”

正在这时候,妖山开了。一位老妖小姐①急急忙忙地走出来。她的衣服穿得倒蛮整齐,可就是没有背。她是老妖王的管家娘娘,也是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她的额角上戴着一颗心形的琥珀。她的一双腿子动得真够快:得!得!嗨,她才会走呢!她一口气走到住在沼泽地上的夜乌鸦那儿去。

---

① 原文是 Elverpige。据丹麦的传说,老妖小姐象一个假面具,前面很好看,后面则是空的。

“请你到妖山上去，今晚就去，”她说。“不过先请您帮帮忙，把这些请帖送出去好吗？您自己既然无家可管，你总得做点事情呀！我们今天有几个非常了不起的客人——很重要的魔法师。老国王也希望借这个机会排场一下！”

“究竟要请一些什么客人呢？”夜乌鸦问。

“嗳，谁都可以来参加这个盛大的跳舞会，甚至人都可以来——只要他们能在睡梦中讲话，或者能懂一点我们所做的事情。不过参加第一次宴会的人可要挑选一下；我们只能请最有名的人。我曾经跟妖王争论过一次，因为我坚持我们连鬼怪也不能请。我们得先请海人和他的一些女儿。他们一定很喜欢来拜访干燥的陆地的。不过他们得有一块潮湿的石头，或者比这更好的东西，当做座位；我想这样他们就不好意思拒绝不来了。我们也可以请那些长有尾巴的头等魔鬼、河人和小妖精来。我想我们也不应该忘记墓猪、整马和教堂的小鬼①。事实上他们都是教会的一部分，跟

① 根据丹麦古老的迷信，每次建造一个新教堂的时候，地下就要活埋一匹马。凡是一个人要死，这匹马就用三只腿在夜里走到他家里来。有些教堂活埋一只猪。这只猪的魂魄叫做“墓猪”。“教堂小鬼”（Kirkegrimen）专门看守教堂墓地；他惩罚侵害墓地的人。

我们这些人没有关系。但是那也不过是他们的职务，他们跟我们的来往很密切，常常拜访我们！”

“好极了！”夜乌鸦说，接着他就拿着请帖飞走了。

女妖们已经在妖山上跳起舞来了。她们披着雾气和月光织成的长围脖跳。凡是喜欢披这种东西的人，跳起来倒是蛮好看的。妖山里的正中央是一个装饰得整整齐齐的大客厅。它的地板用月光洗过一次，它的墙用巫婆的蜡油擦过一番，因此它们就好象摆在灯面前的郁金香花瓣似的，射出光彩。厨房里全是烤青蛙、蛇皮色的小孩子的手指、毒菌丝拌的凉菜、湿耗子鼻、毒胡萝卜等；还有沼泽地里巫婆熬的麦酒①，和从坟窖里取来的亮晶晶的硝石酒。所有的菜都非常实在，甜菜中包括生了锈的指甲和教堂窗玻璃碎片这几个菜。

老妖王用石笔把他的金王冠擦亮。这是一根小学六年级用的石笔，而老妖王得到一根六年级用的石笔是很不容易的！他的睡房里挂着幔帐，而这幔帐是用蜗牛的分泌物粘在一起的。是的，那里面传出一阵吱吱喳喳的声音。

---

① 根据丹麦的传说，沼泽地上住着一个巫婆。她天天在熬麦酒。天下雾就是她熬酒时冒出来的水蒸气。

“现在我们要焚一点马尾和猪鬃，当做香烧；这样，我想我的工作可算是做完了！”老妖小姐说。

“亲爱的爸爸！”最小的女儿说，“我现在可不可以知道，我们最名贵的客人是些什么人呢？”

“嗯，”他说，“我想我现在不得不公开宣布了！我有两个女儿应该准备结婚！她们两个人必须结婚。挪威的那位老地精将要带着他的两个少爷到来——他们每人要找一个妻子。这位老地精住在老杜伏尔山中，他有好几座用花岗石筑的宫堡，还有一个谁都想象不到的好金矿。这位老地精是一个地道的、正直的挪威人，他老是那么直爽和高兴。在我跟他碰杯结拜为兄弟以前，我老早就认识他。他讨太太的时候到这儿来过。现在她已经死了。她是莫恩岩石王的女儿。真是象俗话所说的，他在白垩岩上讨太太①。啊，我多么想看看这位挪威的地精啊！他的孩子据说是相当粗野的年轻人，不过这句话可能说得不公平。他们到年纪大一点就会变好的。我倒要看看，你们怎样把他们教得懂事一点。”

---

① 这是丹麦的一个成语：“白垩岩上讨太太”（Han tog sin kone paa krid），即“不费一文讨太太”的意思。

“他们什么时候到来呢？”一个女儿问。

“这要看风色和气候而定，”老妖王说。“他们总是找经济的办法旅行的！他们总是等机会坐船来。我倒希望他们经过瑞典来，不过那个老家伙不是这么想法！他赶不上时代——这点我不赞成！”

这时有两颗鬼火跳过来了。这一个跳得比另一个快，因此快的那一个就先到。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他们大声叫着。

“快把我的王冠拿来，我要站进月光里去！”老妖王说。

几个女儿把她们的长围脖拉开，把腰一直弯到地上。

杜伏尔的老地精就站在他们面前。他的头上戴着坚硬的冰柱和光滑的松球做成的王冠；此外，他还穿着熊皮大衣和滑雪的靴子。他的儿子恰恰相反，脖子上什么也没有围，裤子上也没有吊带，因为他们都是很结实的人。

“这就是那个土堆吗？”最年轻的孩子指着妖山问。“我们在挪威把这种东西叫做土坑。”

“孩子！”老头子说，“土坑向下洼，土堆向上凸，你的脑袋上没有长眼睛吗？”

他们说他们在这儿唯一感到惊奇的事情是，他们懂得

这儿的语言。

“不要在这儿闹笑话吧！”老头儿说,“否则别人以为你们是乡巴佬！”

他们走进妖山。这儿的客人的确都是上流人物，而且在这样短促的时间内就都请来了。人们很可能相信他们是风吹到一起的。每个客人的座位都是安排得既舒服而又得体。海人的席位是安排在一个水盆里,因此他们说,他们简直象在家里一样舒服。每人都很有礼貌，只是那两个小地精例外。他们把腿子跷到桌子上，但是他们却以为这很适合他们的身份！

“把脚从盘子上拿开！”老地精说。他们接受了这个忠告,可并不是马上就改。他们用松球在小姐们身上呵痒;他们为了自己的舒服，把靴子脱下来叫小姐们拿着。不过他们的爸爸——那个老地精——跟他们完全两样。他以生动的神情描述着挪威的那些石山是怎样庄严，那些溅着白泡沫的瀑布怎样发出雷轰或风琴般的声音。他叙述鲑鱼一听到水精弹起金竖琴时就怎样逆流而上。他谈起在明朗的冬夜里,雪橇的铃是怎样玎珰玎珰地响,孩子们怎样举着火把在光滑的冰上跑,怎样把冰照得透亮,使冰底下的鱼儿在他

们的脚下吓得乱窜。的确,他讲得有声有色,在座的人简直好象亲眼见过和亲耳听过似的：好象看见锯木厂在怎样锯木料,男子和女子在怎样唱歌和跳挪威的“哈铃舞”。哗啦!这个老地精出乎意料地在老妖小姐的脸上接了一个响亮的“舅舅吻”①。这才算得是一个吻呢！不过他们并不是亲戚。

现在妖小姐们要跳舞了。她们跳普通步子，也跳蹬脚的步子。这两种步子对她们都很适合。接着她们就跳一种很艺术的舞——她们也把它叫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舞。乖乖！她们的腿子动得才灵活呢!你简直分不出来,哪里是开头,哪里是结尾;你也看不清楚,哪里是手臂,哪里是腿子。它们简直象刨花一样，搅混得乱七八糟。她们跳得团团转，把“整马”弄得头昏脑胀，不得不退下桌子。

“嘘嘘!”老地精说,“这才算得是一回大腿的迷人舞呢!不过，她们除了跳舞、伸伸腿和扇起一阵旋风以外,还能做什么呢?”

---

① 原文是 Morbroder-Smadsk，意义不明。许多其他文字的译者干脆把它译成“一个吻”。大概这种吻是亲戚之间的一种表示亲热的吻，没有任何其他的意义。

“你等着瞧吧！”妖王说。

于是他把最小的女儿喊出来。她是轻盈和干净得象月光一样；她是所有姊妹之中最娇嫩的一位。她把一根白色的木栓放在嘴里，马上她就不见了——这就是她的魔法。

不过老地精说，他倒不希望自己的太太有这样一套本领。他也不认为他的儿子喜欢这套本领。

第二个女儿可以跟自己并排走，好象她有一个影子似的——但是山精是没有影子的。

第三个女儿有一套完全不同的本领。她在沼泽女人的酒房里学习过，所以她知道怎样用萤火虫在接骨木树桩上擦出油来。

“她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家庭主妇！”老地精说。他对她挤了挤眼睛代替敬酒，因为他不愿意喝酒太多。

现在第四个妖姑娘来了。她有一架很大的金竖琴。她弹第一下的时候，所有的人就都举起左腿来，因为妖精都是先用左腿的。她弹第二下的时候，所有的人就都得照她的意思动作。

“这是一个危险的女人！”老地精说。不过他的两位少爷都已从山里走出来，因为他们已经感到腻了。

"下一位小姐能够做什么呢?"老地精问。

"我已经学会了怎样爱挪威人!"她说,"如果我不能到挪威去,我就永远不结婚!"

不过最小的那个女儿低声地对老地精说:"这是因为她曾经听过一支挪威歌的缘故。歌里说,当世界灭亡的时候,挪威的石崖将会仍然作为纪念碑而存在。所以她希望到挪威去,因为她害怕灭亡。"

"呵!呵!"老地精说,"这倒是说的心坎里的话!最后的第七个小姐能够做什么呢?"

"第七位小姐的头上还有第六位呀!"妖王说,因为她不会计算数字。可是那第六位小姐却姗姗地不愿意出来。

"我只能对人讲真话!"她说,"谁也不理我,而我做我的寿衣已经够忙的了!"

这时第七位,也是最后的一位,走出来了。她能够做什么呢?她能讲故事——要她讲多少就能讲多少。

"这是我的五个指头?"老地精说。"把每个指头编一个故事吧!"

这位妖姑娘托起他的手腕,她笑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它戴着一个戒指,好象它知道有人快要订婚似的,当她讲到

“金火”① 的时候,老地精说,“把你握着的东西捏紧吧,这只手就是你的！② 我要讨你做太太!”

妖姑娘说,“‘金火’和‘比尔——玩朋友’③ 的故事还没有讲完!”

“留到冬天再讲给我听吧!”老地精说。“那时我们还可以听听关于松树的故事,赤杨的故事,山妖送礼的故事和寒霜的故事！你可以尽量讲故事，因为那儿还没有人会这一套！那时我们可以坐在石室里,烧起松木来烤火,用古代挪威国王的角形金杯盛蜜酒喝——山精送了两个这样的酒杯给我！我们坐在一起,加尔波④ 将会来拜访我们,他将对你唱着关于山中牧女的歌。那才快乐呢。鲑鱼在瀑布里跳跃，撞着石壁,但是却钻不进去！嗨,住在亲爱的老挪威才痛快呢！但是那两个孩子到什么地方去了?”

是的，那两个孩子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们在田野里奔跑，把那些好心好意准备来参加火炬游行的鬼火都吹走

① 见本书第一一九页注。

② 这儿有双关的意思。根据欧洲的习惯，把手交给谁，即答应跟谁订婚的意思。

③ 见本书第一一九页注。

④ 这是挪威传说中的一种善良的田野妖精。

了。

“你们居然这样胡闹!”老地精说;“我为你们找到了一个母亲。现在你们也可以在这些姨妈中挑一个呀!”

不过少爷说，他们喜欢发表演说,为友情而干杯,但是没有心情讨太太。因此他们就发表演说,为友情干杯,而且还把杯子套在手指尖上,表示他们真正喝干了。他们脱下上衣倒在桌子上呼呼地睡起来,因为他们不愿意讲什么客套。但是老地精跟他的年轻夫人在房里跳得团团转，而且还交换靴子，因为交换靴子比交换戒指好。

“现在鸡叫了!”管家的老妖姑娘说。“我们现在要把窗扉关上，免得太阳烤着我们!”



这样，妖山就关上了。

不过外面的那四只蜥蜴在树的裂口里跑上跑下。这个对那个说：

“啊，我真喜欢那个挪威的老地精！”

“我更喜欢他的几个孩子！”蚯蚓说。不过，可怜的东西，他什么也看不见。



祖　　母

祖母很老了;她的脸上有许多皱纹,她的头发很白。不过她的那对眼睛亮得象两颗星星,甚至比星星还要美丽。它们看起来是非常温和和可爱的。她还能讲许多好听的故事。她穿着一件花长袍。这是用一种厚绸子做的;长袍发出沙沙的声音。祖母知道许多事情,因为她在爸爸和妈妈没有生

下来以前早就活着——这是毫无疑问的！祖母有一本《赞美诗集》，上面有一个大银扣子，可以把它锁住，她常常读这本书。书里夹着一朵玫瑰花；它已经压得很平、很干了。它并不象她玻璃瓶里的玫瑰那样美丽，但是只有对这朵花她才露出她最温柔的微笑，她的眼里甚至还流出泪来。

我不知道，为什么祖母要这样看着夹在一本旧书里的一朵枯萎了的玫瑰花。你知道吗？每次祖母的眼泪滴到这朵花上的时候，它的颜色就立刻又变得鲜艳起来。这朵玫瑰张开了，于是整个房间就充满了香气。四面的墙都向下陷落，好象它们只不过是一层烟雾似的。她的周围出现了一片美丽的绿树林；阳光从树叶中间渗进来。这时祖母——嗯，她又变得年轻起来。她是一个美丽的小姑娘，长着一头金黄色的鬈发，红红的圆脸庞，又好看，又秀气，任何玫瑰都没有她这样鲜艳。而她的那对眼睛，那对温柔的、纯洁的眼睛，永远是那样温柔和纯洁。在她旁边坐着一个男子，那么健康，那么好看。他送给她一朵玫瑰花，她微笑起来——祖母现在可不能露出那样的微笑了！是的，她微笑了。可是他已经不在了，许多思想，许多形象在她面前浮过去了。那个美貌的年轻人现在不在了，只有那朵玫瑰花还躺在《赞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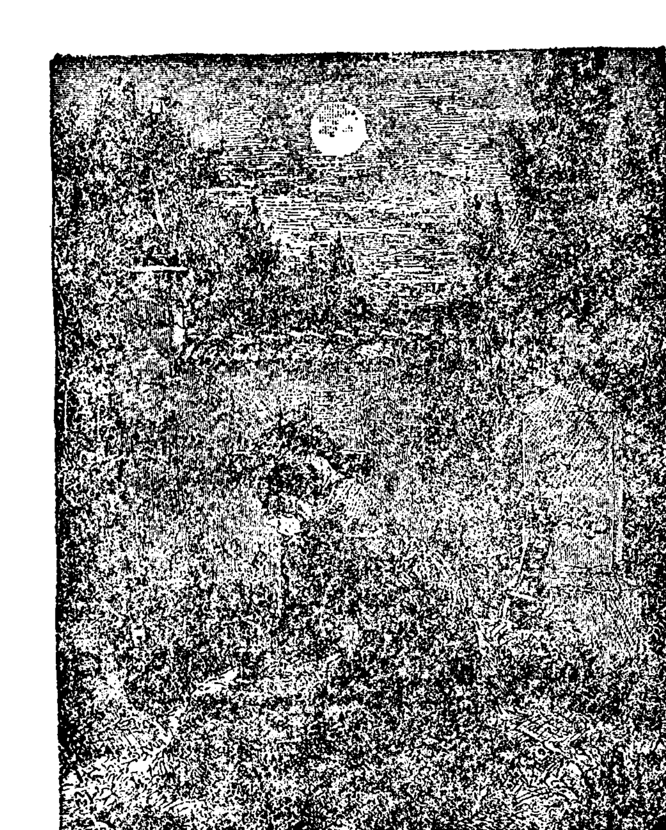
诗集》里。祖母——是的，她现在是一个老太婆，仍然坐在那儿——望着那朵躺在书里的、枯萎了的玫瑰花。

现在祖母也死了。她曾经坐在她的靠椅上，讲了一个很长很长的故事。

“现在讲完了，”她说，“我也倦了；让我睡一会儿吧。”于是她把头向后靠着，吸了一口气。于是她慢慢地静下来，她的脸上现出幸福和安静的表情，好象阳光照在她的脸上。于是人们就说她死了。

她被装进一具黑棺材里。她躺在那儿，全身裹了几层白布。她是那么美丽，虽然她的眼睛是闭着的。她所有的皱纹都没有了，她的嘴上浮出一个微笑。她的头发是那么银白，是那么庄严。望着这个死人，你一点也不会害怕——这位温柔、和善的老祖母。《赞美诗集》放在她的头下，因为这是她的遗嘱。那朵玫瑰花仍然躺在这本旧书里面。人们就这样把祖母葬了。

在教堂墙边的一座坟上，人们种了一棵玫瑰花。它开满了花朵。夜莺在花上唱着歌。教堂里的风琴奏出最优美的圣诗——放在死者头下的那本诗集里的圣诗。月光照在这坟上，但是死者却不在那儿。即使在深夜，每个孩子都可





以安全地走到那儿，在墓地墙边摘下一朵玫瑰花。一个死了的人比我们活着的人知道的东西多。死者知道，如果我们看到他们出现，我们该会起多大的恐怖。死者比我们大家都好，因此他们就不再出现了。棺材上堆满了土，棺材里面塞满了土①。《赞美诗集》和它的书页也成了土，那朵充满了回忆的玫瑰花也成了土。不过在这土上面，新的玫瑰又开出了花，夜莺在那上面唱歌，风琴奏出音乐，于是人们就想起了那位有一对温和的、永远年轻的大眼睛的老祖母。眼睛是

---

① 根据古代希伯来人的迷信，上帝用泥土造成人，所以人死了以后仍然变成泥土。

永远不会死的！我们的眼睛将会看到祖母，年轻美丽的祖母,象她第一次吻着那朵鲜红的、现在躺在坟里变成了土的玫瑰花的祖母。

译　后　记

《恋人》(Kjaerestefolkene)和《丑小鸭》(Den grimme Aelling)原著发表于一八四四年，收集在安徒生的《新的童话》(Nye Eventyr)第一集里。所谓"新的童话"是比较更接近现实生活的童话；在安徒生的童话创作中是一个新的开始。《枞树》(Gra traeet)和《白雪皇后》(Sneedroningen)收集在《新的童话》第二集里。《接骨木树妈妈》(Hyldemoer)、《织补针》(Stoppenaalen)、《钟声》(Klokken)、《妖山》(Elverøpi)和《祖母》(Bedstemoder)都发表于一八四五年。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本书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2 年版本译出

祖　　母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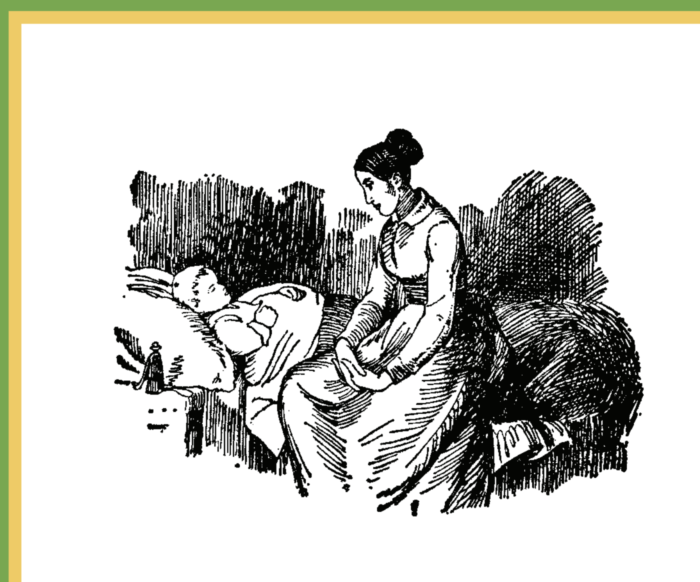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中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875　插页 2　字数 69,000
1986 年 7 月新 2 版　198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印数：170,001—202,300 册

书号・10188・32　　定价：0.65 元

书　号：10188 · 32

定　价：　　0.65 元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五

母亲的故事

叶君健 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五

母亲的故事

叶君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提要

这个集子里的十五篇童话，代表作者对于人生各方面的体会。如《影子》是对当时阶级社会所作的尖锐的讽刺；《卖火柴的小女孩》沉痛地写出了穷人孩子的命运；《母亲的故事》把苦难的母亲对她天真的儿女们的无条件的爱，刻绘成一幅极为深刻的、使人难忘的图画；《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则是一曲对天真无邪的青春的颂歌。

目　　次

红　　鞋

从前有一个小女孩——一个非常可爱的、漂亮的小女孩。不过她夏天得打着一双赤脚走路,因为她很贫穷。冬天她拖着一双沉重的木鞋,脚背都给磨红了,这是很不好受的。

在村子的正中央住着一个年老的女鞋匠。她用旧红布片，坐下来尽她最大的努力缝出了一双小鞋。这双鞋的样子相当笨,但是她的用意很好,因为这双鞋是为这个小女孩缝的。这个小姑娘名叫珈伦。

在她的妈妈入葬的那天，她得到了这双红鞋。这是她第一次穿。的确,这不是服丧时穿的东西;但是她却没有别的鞋子穿。所以她就把一双小赤脚伸进去，跟在一个简陋的棺材后面走。

这时候忽然有一辆很大的旧车子开过来了。车子里坐着一位年老的太太。她看到了这位小姑娘,非常可怜她,于是就对牧师①说:

“把这小姑娘交给我吧，我会待她很好的!”

珈伦以为这是因为她那双红鞋的缘故。不过老太太说红鞋很讨厌，所以便把这双鞋烧掉了。不过现在珈伦却穿起干净整齐的衣服来。她学着读书和做针线，别人都说她很可爱。不过她的镜子说："你不但可爱；你简直是美丽。"

有一次皇后旅行全国；她带着她的小女儿一道，而这就是一个公主。老百姓都拥到宫殿门口来看，珈伦也在他们中间。那位小公主穿着美丽的白衣服，站在窗子里面，让大家来看她。她既没有拖着后裾，也没有戴上金王冠，但是她穿着一双华丽的红鞣皮鞋。比起那个女鞋匠为小珈伦做的



那双鞋来，这双鞋当然是漂亮得多。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能跟红鞋比较！

现在珈伦已经很大，可以受坚信礼了。她将会有新衣服穿；她也会穿到新鞋子。

---

① 在旧时的欧洲，孤儿没有家，就由当地的牧师照管。

城里一个富有的鞋匠把她的小脚量了一下——这件事是在他自己店里、在他自己的一个小房间里做的。那儿有许多大玻璃架子，里面陈列着许多整齐的鞋子和擦得发亮的靴子。这全都很漂亮,不过那位老太太的眼睛看不清楚,所以不感到兴趣。在这许多鞋子之中有一双红鞋；它跟公主所穿的那双一模一样。它们是多么美丽啊！鞋匠说这双鞋是为一位伯爵的小姐做的，但是它们不太合她的脚。

“那一定是漆皮做的,”老太太说,“因此才这样发亮!”

“是的，发亮!”珈伦说。

鞋子很合她的脚，所以她就买下来了。不过老太太不知道那是红色的，因为她决不会让珈伦穿着一双红鞋去受坚信礼。但是珈伦却去了。

所有的人都在望着她的那双脚。当她在教堂里走向那个圣诗歌唱班门口的时候，她就觉得好象那些墓石上的雕像,那些戴着硬领和穿着黑长袍的牧师,以及他们的太太的画像都在盯着她的一双红鞋。牧师把手搁在她的头上，讲着神圣的洗礼，她与上帝的誓约，以及当一个基督徒的责任,正在这时候,她心中只想着她的这双鞋。风琴奏出庄严的音乐来,孩子们的悦耳的声音唱着圣诗,那个年老的圣诗

队长也在唱，但是珈伦只想着她的红鞋。

那天下午老太太听大家说那双鞋是红的。于是她就说，这未免太胡闹了，太不成体统了。她还说,从此以后,珈伦再到教堂去，必须穿着黑鞋子，即使是旧的也没有关系。

下一个星期日要举行圣餐。珈伦看了看那双黑鞋，又看了看那双红鞋——再一次又看了看红鞋，最后决定还是穿上那双红鞋。

太阳照耀得非常美丽。珈伦和老太太在田野的小径上走。路上有些灰尘。

教堂门口有一个残废的老兵，拄着一根拐杖站着。他留着一把很奇怪的长胡子。这胡子与其说是白的，还不如说是红的——因为它本来就是红的。他把腰几乎弯到地上去了;他问老太太说,他可不可以擦擦她鞋子上的灰尘。珈伦也把她的小脚伸出来。

“这是多么漂亮的舞鞋啊！”老兵说,“你在跳舞的时候穿它最合适！”于是他就用手在鞋底上敲了几下。老太太送了几个银毫给这兵士，然后便带着珈伦走进教堂里去了。

教堂里所有的人都望着珈伦的这双红鞋，所有的画像

也都在望着它们。当珈伦跪在圣餐台面前、嘴里衔着金圣餐杯的时候，她只想着她的红鞋——它们似乎是浮在她面前的圣餐杯里。她忘记了唱圣诗；她忘记了念祷告。

现在大家都走出了教堂。老太太走进她的车子里去，珈伦也抬起脚踏进车子里去。这时站在旁边的那个老兵说：

“多么美丽的舞鞋啊！”

珈伦经不起这番赞美：她要跳几个步子。她一开始，一双腿就不停地跳起来。这双鞋好象控制住了她的腿似的。她绕着教堂的一角跳——她没有办法停下来。车夫不得不跟在她后面跑，把她抓住，抱进车子里去。不过她的一双脚仍在跳，结果她猛烈地踢到那位好心肠的太太身上去了。最后他们脱下她的鞋子；这样，她的腿才算安静下来。

这双鞋子被放在家里的一个橱柜里，但是珈伦忍不住要去看看。

现在老太太病得躺下来了；大家都说她大概是不会好了。她得有人看护和照料，但这种工作不应该是别人而应该是由珈伦做的。不过这时城里有一个盛大的舞会，珈伦也被请去了。她望了望这位好不了的老太太，又瞧了瞧那双红

鞋——她觉得瞧瞧也没有什么害处。她穿上了这双鞋——穿穿也没有什么害处。不过这么一来,她就去参加舞会了,而且开始跳起舞来。

但是当她要向右转的时候，鞋子却向左边跳。当她想要向上走的时候，鞋子却要向下跳,要走下楼梯,一直走到街上，走出城门。她舞着,而且不得不舞,一直舞到黑森林里去。

树林中有一道光。她想这一定是月亮了，因为她看到一个面孔。不过这是那个有红胡子的老兵。他在坐着，点着头，同时说：

“多么美丽的舞鞋啊!”

这时她就害怕起来，想把这双红鞋扔掉。但是它们扣得很紧。于是她扯着她的袜子，但是鞋已经生到她脚上去了。她跳起舞来,而且不得不跳到田野和草原上去,在雨里跳，在太阳里也跳,在夜里跳,在白天也跳。最可怕的是在夜里跳。

她跳到一个教堂的墓地里去，不过那儿的死者并不跳舞：他们有比跳舞还要好的事情要做。她想在一个长满了苦艾菊的穷人的坟上坐下来,不过她静不下来,也没有办法



休息。当她跳到教堂敞着的大门口的时候，她看到一位穿白长袍的安琪儿。她的翅膀从肩上一直拖到脚下，她的面孔是庄严而沉着的，手中拿着一把明晃晃的剑。

“你得跳舞呀！”她说，“穿着你的红鞋跳舞，一直跳到你发白和发冷，一直跳到你的身体干缩成为一架骸骨。你要从这家门口跳到那家门口。你要到一些骄傲自大的孩子们住着的地方去敲门，好叫他们听到你，怕你！你要跳舞，不停地跳舞！”

“请饶了我吧！”珈伦叫起来。

不过她没有听到安琪儿的回答，因为这双鞋把她带出门，到田野上去了，带到大路上和小路上去了。她得不停地

跳舞。

有一天早晨她跳过一个很熟识的门口。里面有唱圣诗的声音,人们抬出一口棺材,上面装饰着花朵。这时她才知道那个老太太已经死了。于是她觉得她已经被大家遗弃,被上帝的安琪儿责罚。

她跳着舞,她不得不跳着舞——在漆黑的夜里跳着舞。这双鞋带着她走过荆棘和野蔷薇;这些东西把她刺得流血。她在荒地上跳，一直跳到一个孤零零的小屋子面前去。她知道这儿住着一个刽子手。她用手指在玻璃窗上敲了一下,同时说:

“请出来吧！请出来吧！我进来不了呀，因为我在跳舞!”

刽子手说:

“你也许不知道我是谁吧？我就是砍掉坏人脑袋的人呀。我已经感觉到我的斧子在颤动!”

“请不要砍掉我的头吧,”珈伦说,“因为如果你这样做,那么我就不能忏悔我的罪过了。但是请你把我这双穿着红鞋的脚砍掉吧!”

于是她就说出了她的罪过。刽子手把她那双穿着红鞋

的脚砍掉。不过这双鞋带着她的小脚跳到田野上，一直跳到深黑的森林里去了。

他为她配了一双木脚和一根拐杖，同时教给她一首死囚们常常唱的圣诗。她吻了一下那只握着斧子的手，然后就向荒地上走去。

“我为这双红鞋已经吃了不少的苦头，”她说，“现在我要到教堂里去，好让人们看看我。”

于是她就很快地向教堂的大门走去，但是当她走到那儿的时候，那双红鞋就在她面前跳着舞，弄得她害怕起来。所以她就走回来。

她悲哀地过了整整一个星期，流了许多伤心的眼泪。不过当星期日到来的时候，她说：

“唉，我受苦和斗争已经够久了！我想我现在跟教堂里那些昂着头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于是她就大胆地走出去。但是当她刚刚走到教堂门口的时候，她又看到那双红鞋在她面前跳舞：这时她害怕起来，马上往回走，同时虔诚地忏悔她的罪过。

她走到牧师的家里去，请求在他家当一个佣人。她愿意勤恳地工作，尽她的力量做事。她不计较工资；她只是希

望有一个住处,跟好人在一起。牧师的太太怜悯她,把她留下来做活。她是很勤快和用心思的。晚间，当牧师在高声地朗诵《圣经》的时候，她就静静地坐下来听。这家的孩子都喜欢她。不过当他们谈到衣服、排场和象皇后那样的美丽的时候，她就摇摇头。

第二个星期天，一家人全到教堂去做礼拜。他们问她是不是也愿意去。她满眼含着泪珠，凄惨地把她的拐杖望了一下。于是这家人就去听上帝的训诫了。只有她孤独地回到她的小房间里去。这儿不太宽，只能放一张床和一张椅子。她拿着一本圣诗集坐在这儿，用一颗虔诚的心来读里面的字句。风儿把教堂的风琴声向她吹来。她抬起被眼泪润湿了的脸，说:

“上帝啊，请帮助我!”

这时太阳在光明地照着。一位穿白衣服的安琪儿——她一天晚上在教堂门口见到过的那位安琪儿——在她面前出现了。不过她手中不再是拿着那把锐利的剑，而是拿着一根开满了玫瑰花的绿枝。她用它触了一下天花板，于是天花板就升得很高。凡是她所触到的地方，就有一颗明亮的金星出现。她把墙触了一下,于是墙就分开。这时她就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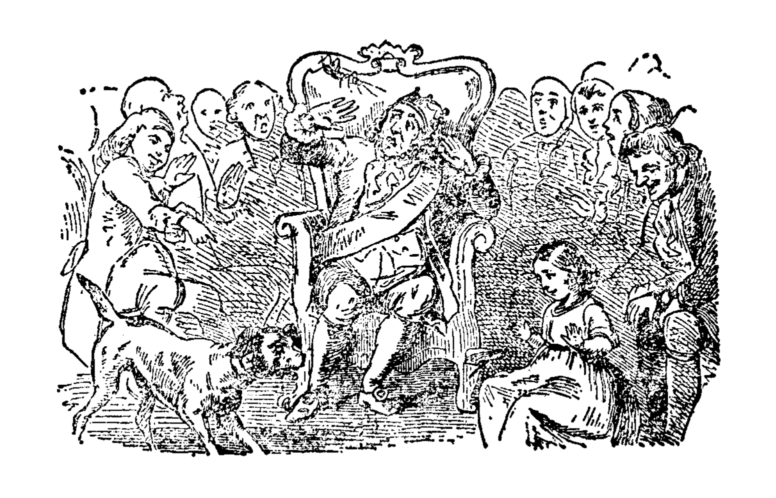
到那架奏着音乐的风琴和绘着牧师及牧师太太的一些古老画像。做礼拜的人都坐在很讲究的席位上，唱着圣诗集里的诗。如果说这不是教堂自动来到这个狭小房间里的可怜的女孩面前，那就是她已经到了教堂里面去。她和牧师家里的人一同坐在席位上。当他们念完了圣诗、抬起头来看的时候，他们就点点头，说：

“对了，珈伦，你也到这儿来了！”

“我得到了宽恕！”她说。

风琴奏着音乐。孩子们的合唱是非常好听和可爱的。明朗的太阳光温暖地从窗子那儿射到珈伦坐着的席位上来。她的心充满了那么多的阳光、和平和快乐，弄得后来爆裂了。她的灵魂骑在太阳的光线上飞进天国。谁也没有再问起她的那双红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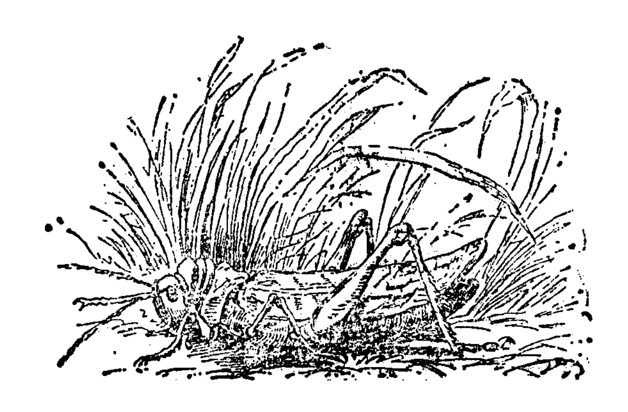
跳　高　者

有一次,跳蚤、蚱蜢和跳鹅①想要知道它们之中谁跳得最高。它们把所有的人和任何愿意来的人都请来参观这个伟大的场面。它们这三位著名的跳高者就在一个房间里集合起来。

“对啦，谁跳得最高，我就把我的女儿嫁给谁!”国王说,“因为,假如让这些朋友白白地跳一阵子,那就未免太不象话了!”

跳蚤第一个出场。它的态度非常可爱：它向四周的人

敬礼,因为它身体中流着年轻小姐的血液,习惯于跟人类混在一起，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接着蚱蜢就出场了，它的确很粗笨，但它的身材很好看。它穿着它那套天生的绿制服。此外,它的整个外表说明它是出身于埃及的一个古老的家庭，因此它在这儿非常受到人们的尊敬。人们把它从田野里弄过来，放在一个用纸牌做的三层楼的房子里——这些纸牌有画的一面都朝里。这房子有门也有窗,而且它们是从“美人”身中剪出来的。

“我唱得非常好,”它说,“甚至十六个本地产的蟋蟀从

① 这是丹麦一种旧式的玩具，它是用一根鹅的胸骨做成的；加上一根木栓和一根线，再擦上一点蜡油，就可以使它跳跃。

小时候开始唱起，到现在还没有获得一间纸屋哩。他们听到我的情形就嫉妒得要命，把身体弄得比以前还要瘦了。”

跳蚤和蚱蜢这两位毫不含糊地说明了它们是怎样的人物。它们认为它们有资格和一位公主结婚。

跳鹅一句话也不说。不过据说它自己更觉得了不起。宫里的狗儿把它嗅了一下,很有把握地说,跳鹅是来自一个上等的家庭。那位因为从来不讲话而获得了三个勋章的老顾问官说,他知道跳鹅有预见的天才:人们只须看看它的背脊骨就能预知冬天是温和还是寒冷。这一点人们是没有办法从写历书的人的背脊骨上看出来的。

“好，我什么也不再讲了！”老国王说,“我只须在旁看看，我自己心中有数！”

现在它们要跳了。跳蚤跳得非常高,谁也看不见它,因此大家就说它完全没有跳。这种说法太不讲道理。

蚱蜢跳得没有跳蚤一半高。不过它是向国王的脸上跳过来，因此国王就说，这简直是可恶之至。

跳鹅站着沉思了好一会儿；最后大家就认为它完全不能跳。

“我希望它没有生病!”宫里的狗儿说,然后它又在跳鹅

身上嗅了一下。

“嘘！”它笨拙地一跳，就跳到公主的膝上去了。她坐在一个矮矮的金凳子上。

国王说：“谁跳到我的女儿身上去，谁就要算是跳得最高的了，因为这就是跳高的目的。不过能想到这一点，倒是需要有点头脑呢——跳鹅已经显示出它有头脑。它的腿长到额上去了！”

所以它就得到了公主。

“不过我跳得最高！”跳蚤说。“但是这一点用处也没有！不过尽管她得到一架带木栓和蜡油的鹅骨，我仍然要算跳得最高。但是在这个世界里，一个人如果想要使人看见的话，必需有身材才成。”

跳蚤于是便投效一个外国兵团。据说它在当兵时牺牲了。

那只蚱蜢坐在田沟里，把这世界上的事情仔细思索了一番，不禁也说：“身材是需要的！身材是需要的！”

于是它便唱起了它自己的哀歌。我们从它的歌中得到了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可能不是真的，虽然它已经被印出来了。

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

你曾经看到过一个老木碗柜没有?它老得有些发黑了。它上面刻着许多蔓藤花纹和叶子。客厅里正立着这么一个碗柜。它是从曾祖母继承下来的；它从上到下都刻满了玫瑰和郁金香。它上面有许多奇奇怪怪的蔓藤花纹，在这些花纹中间露出一只小雄鹿的头，这头上有许多花角。在碗柜的中央雕刻了一个人的全身像。他看起来的确有些好笑,他露出牙齿——你不能认为这就是笑。他生有公羊的腿,额上长出一些小角，而且留了一把长胡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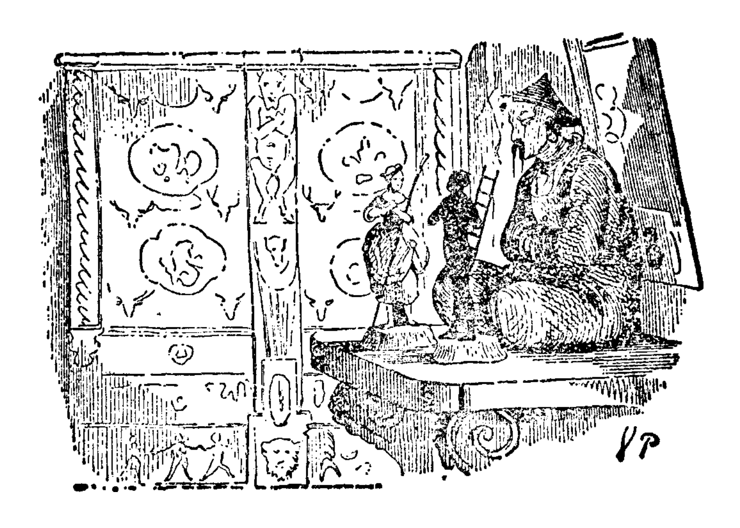
这房间里的孩子们总是把他叫做“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这是一个很难念的名字,而得到这种头衔的人也并不多。不过把他雕刻出来倒也是一件不太轻松的工作。

他现在就立在那儿!他老是瞧着镜子下面的那张桌子,因为在桌子上有一个可爱的瓷做的小牧羊女。她穿着一双镀了金的鞋子;她的长衣服用一朵红玫瑰扎起来,显得很入

时。她还有一顶金帽子和一根木杖。她真是动人！

紧靠近她的身旁，立着一个小小的扫烟囱的人。他象炭一样黑，但是也是瓷做的。他的干净和整齐赛得过任何人。他是一个“扫烟囱的人”——这只不过是一个假设而已。做瓷器的人也可能把他捏成一个王子，如果他们有这种心情的话！

他拿着梯子，站在那儿怪潇洒的。他的面孔有点儿发白，又有点儿发红，很象一个姑娘。这的确要算是一个缺点，因为他应该有点发黑才对。他站得离牧羊女非常近；他们两人是被安放在这样的一个地位上的。但是他们现在既然



处在这个地位上，他们就订婚了。他们配得很好。两个人都很年轻，都是用同样的瓷做的，而且也是同样的脆弱。

紧贴近他们有另一个人物。这人的身材比他们大三倍。他是一个年老的中国人。他会点头。他也是瓷做的；他说他是小牧羊女的祖父，不过他却提不出证明。他坚持说他有权管她，因此就对那位向小牧羊女求婚的“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点过头。

“现在你可以有一个丈夫了！”年老的中国人说，“这人我相信是桃花心木做的。他可以使你成为一位‘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夫人。他除了有许多秘藏的东西以外，还有整整一碗柜的银盘子。”

“我不愿意到那个黑暗的碗柜里去！”小牧羊女说。“我听说过，他在那儿藏有十一个瓷姨太太。”

“那末你就可以成为第十二个呀，”中国人说。“今天晚上，当那个老碗柜开始嘎嘎地响起来的时候，你就算是结婚了，一点也不差，正如我是一个中国人一样！”于是他就点点头，睡去了。

不过小牧羊女双眼望着她最心爱的瓷制的扫烟囱的人儿，哭起来了。

“我要恳求你,”她说,“我要恳求你带着我到外面广大的世界里去。在这儿我是不会感到快乐的。”

她的爱人安慰着她，同时教她怎样把小脚踏着雕花的桌角和贴金的叶子，沿着桌腿爬下来。他还把他的梯子也拿来帮助她。不一会儿，他们就走到地上来了。不过当他们抬头来瞧瞧那个老碗柜时，却听到里面起了一阵大的骚动声；所有的雕鹿都伸出头来,翘起花角,同时把脖子掉过来。“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向空中暴跳，同时喊着对面的那个年老的中国人，说:

“他们现在私奔了！他们现在私奔了!”

他们有点害怕起来，所以就急忙跳到窗台下面的一个抽屉里去了。

这儿有三、四副不完整的扑克牌,还有一座小小的木偶剧场——总算在可能的条件下搭得还象个样子。戏正在上演，所有的女士们——方块,梅花,红桃和黑桃①都坐在前一排挥动着郁金香做的扇子。所有的“贾克”都站在她们后面，表示他们上下都有一个头，正如在普通的扑克牌中一

---

① 这些都是扑克牌上的花色的名称。

样。这出戏描写两个年轻人没有办法结成夫妇。小牧羊女哭起来，因为这跟她自己的身世有相似之处。

“我看不下去了，”她说。“我非走出这个抽屉不可！”

不过当他们来到地上、朝桌上看一下的时候，那个年老的中国人已经醒了，而且全身在发抖——因为他下部是一个整块。

“老中国人走来了！”小牧羊女尖叫一声。她的瓷做的膝头弯到地上，因为她是那么地惊惶。

“我想到一个办法，”扫烟囱的人说。“我们钻到墙脚边的那个大混合花瓶①里去好不好？我们可以躺在玫瑰花和薰衣草里面。如果他找来的话，我们就撒一把盐到他的眼睛里去。”

“那不会有什么用处，”她说。“而且我知道老中国人曾经跟混合花瓶订过婚。他们既然有过这样一段关系，他们之间总会存在着某种感情的。不成，现在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逃到外面广大的世界里去了。”

---

① 混合花瓶（Potpourri krukken）是旧时欧洲的一种室内装饰品，里边一般盛着干玫瑰花瓣和其他的花瓣，使室内经常保持一种香气。为了使这些花瓣不致腐烂，瓶里经常放有一些盐。

“你真的有勇气跟我一块儿跑到外边广大的世界里去么?”扫烟囱的人问。“你可曾想过外边的世界有多大，我们一去就不能再回到这儿来吗?”

“我想过，”她回答说。

扫烟囱的人直瞪瞪地望着她，于是他说:

“我的道路是通过烟囱。你真的有勇气跟我一起爬进炉子,钻出炉身和通风管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走进烟囱。到了那里,我就知道怎样办了。我们可以爬得很高,他们怎样也达不到我们。在那顶上有一个洞口通到外面的那个广大世界。”

于是他就领着她到炉门口那儿去。

“它里面看起来真够黑!”她说。但是她仍然跟着他走进去，走过炉身和通风管——这里面简直是漆黑的夜。

“现在我们到了烟囱里面了,”他说。“瞧吧,瞧吧！上面那颗美丽的星星照得多么亮!”

那是天上一颗真正的星。它正照着他们，好象是要为他们带路似的。他们爬着，他们摸着前进。这是一条可怕的路——它悬得那么高,非常之高。不过他拉着她,牵着她向上爬去。他扶着她，指导她在哪儿放下一双小瓷脚最安

全。这样他们就爬到了烟囱口,在口边坐下来,因为他们感到非常疲倦——也应该如此。

布满了星星的天空高高地悬着;城里所有的屋顶罗列在他们的下面。他们远远地向四周了望——远远地向这广大的世界望去。这个可怜的牧羊女从来没有想象到世界就是这个样子,她把她的小头靠在扫烟囱的人身上,哭得可怜而又伤心,弄得缎带上的金色都被眼泪洗掉了。

“这真是太那个了,”她说。“我吃不消。这世界是太广大了!我但愿重新回到镜子下面那个桌子上去!在我没有回到那儿去以前,我是永远也不会快乐的。现在我既然跟着你跑到这个茫茫的世界里来了,如果你对我有点爱情的话,你还得陪着我回去!”

扫烟囱的人用理智的话语来劝她,并且故意提到那个中国老头儿和“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但是她抽噎得那么伤心,并且吻着这位扫烟囱的人,结果他只好听从她了——虽然这是很不聪明的。

所以他们又费了很大的气力爬下烟囱。他们爬下通风管和炉身。这一点也不愉快。他们站在这个黑暗的火炉里面,静静地在门后听,想要知道屋子里面的情况到底怎样。

屋子里是一片静寂，他们偷偷地露出头来看。——哎呀！那个老中国人，正躺在地中央！这是因为当他在追赶他们的时候，从桌子上跌下来了。现在他躺在那儿，跌成了三片。他的背跌落了，成为一片；他的头滚到一个墙角里去了。那位“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仍然站在他原来的地方，脑子里仿佛在考虑什么问题。

“这真可怕！”小牧羊女说。“老祖父跌成了碎片。这完全是我们的过错。我再也活不下去了！”于是她悲恸地扭着一双小巧的手。

“他可以补好的！”扫烟囱的人说，“他完全可以补好的！请不要过度地激动吧。只消把他的背粘在一起，再在他颈子上钉一个钉子，就可以仍然象新的一样，仍然可以对我们讲些不愉快的话了。”

“你真的这样想吗？”她问。

于是他们就又爬上桌子，回到他们原来的地方去。

“你看，我们白白地兜了一个大圈子，”扫烟囱的人说。“我们大可不必找这许多的麻烦！”

“我只希望老祖父被修好了！”牧羊女说。“这需要花很多的钱吗？”



他真的被修好了。这家人设法把他的背粘好了，在他的颈子上钉了一根结实的钉子。他象新的一样了，只是不能再点头罢了。

“自从你跌碎了以后，你倒显得自高自大起来，”“公山羊腿——中将和少将——作战司令——中士”说。“我看你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摆出这副架子。我到底跟她结婚呢，还是不跟她结婚？”

扫烟囱的人和牧羊女望着这位老中国人，样子很可怜，因为他们害怕他会点头答应。但是他现在不能点头了，同时他又觉得怪不好意思告诉一个生人，说自己颈子里牢牢地钉着一根钉子。因此这一对瓷人就成为眷属了。他们祝福老祖父的那根钉子；他们相亲相爱，直到他们碎裂为止。

丹麦人荷尔格

丹麦有一个古老的宫殿，名叫克龙堡。它在厄勒海峡①的近旁。这儿每天有成千成百的大船经过——英国的、俄国的和普鲁士的船只。它们鸣炮向这个古老的宫殿致敬：



轰！这个古老的宫殿也放起炮来作为回礼：轰！因为这就是炮所说的“日安！”和“谢谢您！”的意思。冬天没有船只在这儿经过，因为整个的海面结了冰，一直结到瑞典的海岸。不过这很象一条完整的公路。那上面飘着丹麦和瑞典的国旗，同时丹麦人和瑞典人相互说“日安！”和“谢谢您！”不过他们不是放炮，而是友爱地握着手。这国的人向那国的人买白面包和点心吃

——因为异国的食物的味道总是最香的。

不过这一切里面最美丽的东西是那个古老的克龙堡。丹麦人荷尔格就坐在它里面一个深黑的地窖里——谁也不到这儿来。他穿着一身铠甲，用强壮的手臂枕着头。他的长胡子垂到一张大理石桌子上,在那上面生了根。他睡着,梦着；不过他在梦里可以看见丹麦所发生的一切事情。每年圣诞节的前夕总有一个上帝的安琪儿到来,告诉他说:他所梦见的东西全是真的，他可以安静地睡觉，因为丹麦还没有遭到严重的危险。不过假如有危险到来的时候，年老的丹麦人荷尔格就会醒来。当他把胡子从桌上拉出来的时候，这个桌子就要裂开。这时他就要走出来,挥动拳头,让世界各国都能听到他挥动拳头的声音。

年老的祖父把丹麦人荷尔格的故事全都讲给他的小孙子听。这些孩子都知道，祖父所讲的话是真的。当这老人坐着讲的时候，他就雕出一个木像来。它代表丹麦人荷尔格。他把它放在船头上。老祖父是一个雕像的专家——这也就是说,他雕出放在船头上的像来,而船就以这个雕像来

---

① 厄勒海峡（Öresund）是哥本哈根和瑞典的马尔摩（Malmo）之间的一条很狭的海峡，也是丹麦的大门。

命名。现在他雕出了丹麦人荷尔格。这是一个有长胡子的雄赳赳的人。他一只手拿着长剑，另一只手倚在一个丹麦的国徽上。

老祖父讲了许多丹麦著名的男子和女子的故事，所以后来这个小孙子就觉得他所知道的东西跟丹麦人荷尔格所知道的一样多——而后者只能在梦里知道。当这小家伙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老是想着这些东西,弄得真的把下巴贴在被子上，幻想着自己也有了长胡子，并且还在被子上生了根哩!

不过老祖父坐在那里不停地工作；他把最后的一部分雕好了:这是丹麦的一个国徽。当他做完了以后,便把它全部看了一下；于是想起了他读到过的、听到过的、和今晚对孙子讲过的东西。于是他点点头,把眼镜擦了一下,然后又戴上。他说:

“是的，丹麦人荷尔格可能在我这一生中不会再来了。不过躺在床上的这个男孩子可能会看到他，而且在真正需要的时候，可能和他一起保卫丹麦。”

老祖父又点了点头。他越看他的丹麦人荷尔格，就越清楚地觉得他雕的这个像很好。他似乎觉得它身上射出了

光彩，国徽象钢铁似地发着光。这个丹麦国徽里面的心变得更鲜红，同时戴着金色王冠的那个狮子在跳跃①。

“这是世界上一个最美丽的国徽！”老人说。“这些狮子代表力量，而这些心代表和善和爱！”

他把顶上面的那只狮子看了一下，于是想起了曾经把强大的英国和丹麦的王位联到一起的那个国王克努特②。当他看到那第二只狮子的时候，就想起了统一丹麦和征服过温得人③的国土的瓦尔得马尔大帝④。当他看到那第三只狮子的时候，就想起统一丹麦、瑞典和挪威的玛加利特王后⑤。不过当他看到那几颗鲜红的心的时候，它们就发出比以前更明亮的光辉。它们变成了闪动着的火焰。于是他的思想就跟随着它们每一颗心飞翔。

第一个火焰把他引导到一个黑暗而狭窄的监狱里去；

---

① 丹麦的国徽是由三头狮子和九颗心所组成的。

② 克努特二世（Knut Ⅱ，994？—1035）是丹麦的国王。他在一〇一八年征服了全英国，因此也成了英国国王。

③ 温得人（Vendiske）是住在德国境里一个斯拉夫系民族。

④ 瓦尔得马尔大帝（Valdemar Ⅰ，1131—1182）是丹麦的一个能干的国王。

⑤ 玛加利特王后（Margrethe，1353—1412）是丹麦国王瓦尔得马尔四世的女儿。她后来成为丹麦、瑞典和挪威的共同女王。

有一个囚犯——一个美丽的女人——坐在这里面。她叫爱伦诺尔·乌尔菲德①;她是国王克利斯仙四世②的女儿。这个火焰变成了一朵玫瑰花贴在她的胸口上，与她的心连成一气开出花来——她是丹麦的一个最高贵、最好的女人。

“是的，这是丹麦国徽中的一颗心!”老祖父说。

他的思想跟着第二个火焰飞。它把他引导到大海上去:这儿大炮在轰轰地响着；许多船只被笼罩在烟火里面。这个火焰变成一个勋章,紧贴在微特菲尔得③的胸前;这时这个男子为了要救整个的舰队，正在把自己和他的船炸毁。

那第三个火焰把他领到格林兰岛上的一堆破烂的茅屋中去。这儿住着一位名叫汉斯·爱格德④的牧师；他的语言和行动充满了爱的感情。这个火焰是他胸前的一颗星,也

---

① 她是诃尔菲兹·乌尔菲德（Corfits Ulfeld）的妻子。她因爱她的丈夫而被诬陷下狱，在一个地窖里关了二十二年，直到迫害她的人苏菲亚·亚玛莉亚死后才恢复自由。

② 克利斯仙（Christian Ⅳ，1577—1648）是丹麦和挪威的共同国王。

③ 一七一〇年丹麦和瑞典的舰队在却格湾海战。微特菲尔得（Hvidtfeldts）的船“丹麦国旗号”被炸起火。丹麦舰队中其他的舰船被大风吹向这艘起火的船。为了救整个的舰队，他炸沉了自己的船，本人也同归于尽。

④ 这是丹麦的一个牧师。他从一七二一到一七三六年之间在格林兰工作。

是丹麦国徽上的一颗心。

老祖父的思想在闪动着的火焰前面走，因为他的思想知道火焰要到什么地方去。佛列得里克六世①站在一个农妇的简陋房间里,用粉笔把自己的名字写在屋梁上。火焰在他的胸前闪动着，也在他的心里闪动着。在这个农妇的简陋房间里，他的心成了丹麦国徽上面的一颗心。老祖父把眼睛揩干,因为他曾经认识这位长有银色鬈发的、有一对诚实的蓝眼睛的国王佛列得里克，而且曾经为他而活过。他把他的双手叠在一起，静静地向自己前面望。这时老祖父的儿媳妇走过来了。她说,时间已经不早,他现在应该休息,而且晚餐已经准备好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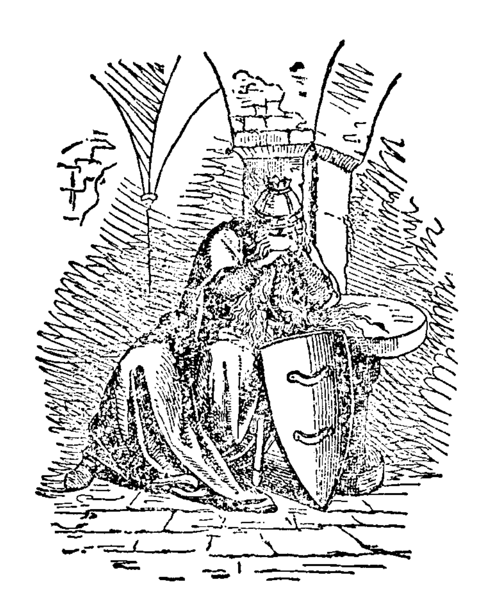
“不过你雕出的这件东西非常美丽，祖父！”她说。“丹麦人荷尔格和我们古老的国徽！我仿佛觉得以前看见过这个面孔似的！”

“不对,那是不可能的,”老祖父说;“不过我倒是看到过的。因此我凭我的记忆，要把它用木头雕出来。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英国的舰队停在哥本哈根海面上;丹麦历书上

---

① 佛列得里克六世（Frederick Ⅵ，1768—1839）是丹麦和挪威的共同国王。他废除农奴制和奴隶贩卖的贸易。

写的是四月二日；在这天①我们才知道我们是真正的丹麦人。我正在斯丁·比列统率的舰队上服务。我站在‘丹麦’号上，我的身旁还站着另一个男子——枪弹好象是害怕他似的！他愉快地唱着古代的歌，开着炮，战斗着，好象他不仅仅是一个男子。我还能记得他的面孔。不过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又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一点也不知道——谁也不知道，我常常想，他一定是古代丹麦人荷尔格的化身——那位从克龙堡游下水去、在危急的关头来救援我们的人。这是我的想法，他的形影就在这儿。”



这个雕像的大影子映在墙上，甚

① 这是一八〇八年。在四月二日英国和丹麦的海军激战。英国舰队在纳尔逊将军的指挥下把丹麦海军击败。

至还映到一部分的天花板上去。真正的丹麦人荷尔格就好象站在它后面,因为这影子在动:不过这也可能是因为燃着的蜡烛在摇晃着的缘故。儿媳妇吻了老祖父一下，然后把他扶到桌子旁的一张大靠椅上。她和她的丈夫——就是这个老人的儿子和睡在床上的那个小孩子的父亲——坐下来吃晚饭。老祖父谈着丹麦的狮子和丹麦的心、谈着威力和感情。他毫不含糊地说，那把宝剑,除了代表武力以外,还代表一种别的东西；于是他指着书架上的一堆古书——荷尔堡①所写的剧本全都在里面。这些剧本经常被人阅读着,因为很有趣。在剧本里面,人们仿佛能认出古时人民的面貌。

“你要知道,他还晓得怎么去战斗呢,”老祖父说。“他花了一生的精力去揭露人们的愚蠢和偏见!”于是老祖父向镜子点点头——那儿挂着一个绘有圆塔②的日历。他说:“蒂却·布拉赫是另一位会使用这把宝剑的人——不是用来砍人的肌肉和腿子，而是用来砍出一条通到天上星星的康庄

① 荷尔堡（Ludvig Holberg，1684—1754）是丹麦的作家，丹麦文学的创始者。

② 这是哥本哈根的一个天文台，丹麦著名的天文学家蒂却·布拉赫（Tycho Brahe，1546—1601）在这里观察天体。

大道！另一个人——他的父亲也是干我这个行业的人——多瓦尔生①，一个老雕刻匠的儿子。我们亲眼看见过他，他的银白的鬈发、宽阔的肩膀。他的名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是的，他是一个雕刻师,而我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木刻匠而已！的确,丹麦人荷尔格以种种的形式出现,好使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丹麦的力量。我们来为贝特尔·多瓦尔生干杯好吗?”

不过睡在床上的那个孩子清楚地看到了古老的克龙堡和厄勒海峡，以及坐在这个古堡地下室里的那个真正的丹麦人荷尔格——他的胡子在大理石的桌子上生了根，同时他在梦着外面所发生的事情。丹麦人荷尔格也在梦着这位坐在一间简陋的小房间里的木刻匠；他听到了人们所说的一切话，他在梦中点头，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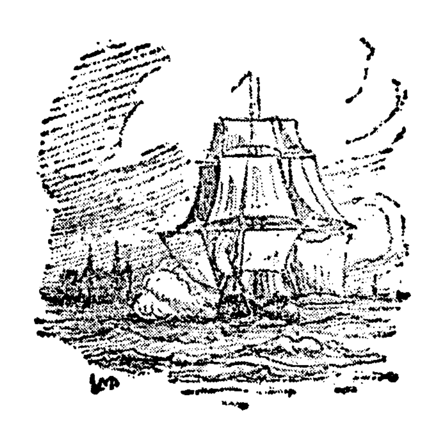
“是的,你们丹麦的人民请记住我吧！请你们在思想中记住，在你们危急的时候，我就会来的!”

克龙堡外面是晴朗的天气。风吹来邻国猎人的号角声。

---

① 多瓦尔生（Bortel Thowaldsen，1768—1844）是丹麦的一个雕刻师，同时被认为欧洲古典艺术复兴运动的领袖。他的雕刻杰作散见于欧洲各大教堂及公共建筑物里。他的作品中的主题多数是欧洲神话中的人物。

船只在旁边开过去,同时鸣起礼炮:“轰!轰!”克龙堡同时也鸣炮作为回礼:“轰!轰!”不过,不管人们怎样喧闹地放着炮,丹麦人荷尔格并不醒来,因为这些炮声只不过表示“日安!”和“谢谢您!”的意思罢了。只有在另外一种炮声响起来的时候他才醒来;而且他是会醒来的,因为丹麦人荷尔格的身体中充满了力量。





卖火柴的小女孩

天气冷得可怕。正在下雪,黑暗的夜幕开始垂下来了。这是这年最后的一夜——新年的前夕。在这样的寒冷和黑暗中,有一个光头赤脚的小女孩正在街上走着。是的,她离开家的时候还穿着一双拖鞋,但那又有什么用呢?那是一双非常大的拖鞋——那么大,最近她妈妈一直在穿着。当她匆忙地越过街道的时候,两辆马车飞奔着闯过来,弄得这小姑娘把鞋跑落了。有一只她怎样也寻不到,另一只又被一个男孩子捡起来,拿着逃走了。这男孩子还说,等他自己将来有孩子的时候,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摇篮来使用。

现在这小姑娘只好赤着一双小脚走。小脚已经冻得发红发青了。她有许多火柴包在一个旧围裙里；她手中还拿着一扎。这一整天谁也没有向她买过一根；谁也没有给她一个铜板。

可怜的小姑娘！她又饿又冻地向前走，简直是一幅愁苦的画面。雪花落到她金黄的长头发上——它卷曲地铺散在她的肩上，看起来非常美丽。不过她并没有想到自己的漂亮。所有的窗子都射出光来，街上飘着一股烤鹅肉①的香味。的确，这是除夕。她在想这件事情。

那儿有两座房子，其中一座房子比另一座更向街心伸出一点,她便在这个墙角里坐下来,缩做一团。她把一双小脚也缩进来,不过她感到更冷。她不敢回到家里去,因为她没有卖掉一根火柴，没有赚到一个铜板。她的父亲一定会打她,而且家里也是很冷的,因为他们头上只有一个风可以从那上面灌进来的屋顶，虽然最大的裂口已经用草和破布堵住了。

她的一双小手几乎冻僵了。唉！哪怕一根小火柴对她也

---

① 烤鹅肉是丹麦圣诞节和除夕晚餐中的一个主菜。

是有好处的。只要她敢抽出一根来,在墙上擦着了,就可以暖手！最后她抽出一根来了。哧!它燃起来了,冒出火光来了！当她把手覆在上面的时候,它便变成了一朵温暖、光明的火焰,象一根小小的蜡烛。这是一道美丽的小光!小姑娘觉得真象坐在一个铁火炉旁边一样：它有光亮的黄铜圆捏手和黄铜炉身。火烧得那么欢,那么暖,那么美!唉,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当小姑娘刚刚伸出一双脚、打算暖一暖脚的时候,火焰就忽然熄灭了！火炉也不见了。她坐在那儿,手中只有烧过了的火柴。

她又擦了一根。它燃起来了，发出光来了。墙上有亮



光照着的那块地方，现在变得透明，象一片薄纱；她可以看到房间里的东西：桌上铺着雪白的台布，上面有精致的碗盘，填满了梅子和苹果的、冒着香气的烤鹅。更美妙的事情是：这只

鹅从盘子里跳出来了，背上插着刀叉,蹒跚地在地上走着,一直向这个穷苦的小姑娘面前走来。这时火柴就熄灭了;她面前只有一堵又厚又冷的墙。

她点了另一根火柴。现在她是坐在美丽的圣诞树下面。上次圣诞节时,她透过玻璃门,看到一个富有商人家里的一株圣诞树;可是现在这一株比那株还要大,还要美。它的绿枝上燃着几千支蜡烛;彩色的图画,跟橱窗里挂着的那些一样美丽，在向她霎眼。这个小姑娘把两只手伸过去。于是火柴就熄灭了。圣诞节的烛光越升越高。她看到它们现在变成了明亮的星星。这些星星有一颗落下来了，在天上划出一条长长的光线。

“现在又有一个什么人死去了①,”小姑娘说,因为她的老祖母曾经说过:天上落下一颗星,地上就有一个灵魂升到上帝那儿去。老祖母是唯一对她好的人,但是现在已经死了。

她在墙上又擦了一根火柴。它把四周都照亮了;在这亮光中老祖母出现了。她显得那么光明,那么温柔,那么和蔼。

“祖母!”小姑娘叫起来。“啊！请把我带走吧！我知道，

---

① 北欧人的迷信：世界上有一个人，天上便有一颗星。一颗星的陨落象征一个人的死亡。

这火柴一灭掉，你就会不见了，你就会象那个温暖的火炉，那只美丽的烤鹅，那棵幸福的圣诞树一样地不见了！”

于是她急忙把整束火柴中剩下的火柴都擦亮了，因为她非常想把祖母留住。这些火柴发出强烈的光芒，照得比大白天还要明朗。祖母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显得美丽和高大。她把小姑娘抱起来，搂到怀里。她们两人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既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也没有忧愁的那块地方——她们是跟上帝在一起。

不过在一个寒冷的清晨，这个小姑娘却坐在一个墙角里；她的双颊通红，嘴唇发出微笑，她已经死了——在旧年的除夕冻死了。新年的太阳升起来了，照着她小小的尸体！她坐在那儿，手中还捏着火柴——其中有一扎差不多都烧光了。



“她想把自己暖和一下，”人们说。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是多么光荣地跟祖母一起，走到新年的幸福中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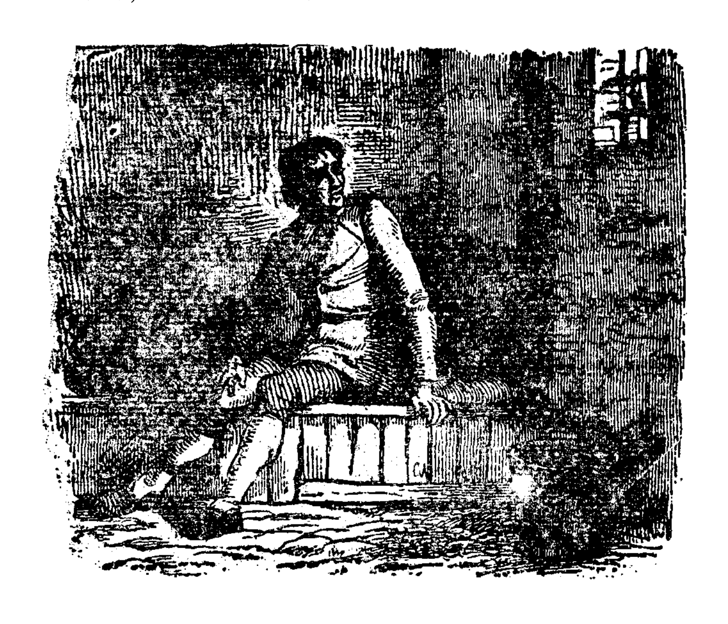
城堡上的一幅画

这是秋天,我们站在城堡上,望着海上的许多船只和对面远处在晚霞中隆起的瑞典的海岸线。在我们后面，城垒陡削地向下倾斜。这儿有许多美丽的古树，它们枯黄的叶子正在从枝子上萧萧往下落。再下面就是木栅栏围着的凄凉的房子。这些房子的内部——哨兵在这儿巡逻——是既狭窄而又阴惨。不过最阴惨的是铁栏杆后面的那个黑洞,因为在这儿坐着许多囚徒——罪行最重的犯人。

落日的一丝光线射进一个囚犯的小室里来。太阳是不分善恶,什么东西都照的！那个阴沉的、凶恶的囚犯对这丝寒冷的光线狠狠地看了一眼。一只小鸟向铁窗飞来。鸟儿向恶人歌唱,也向好人歌唱！它唱出简单的调子:“滴丽!滴丽!”不过它停下来，拍着翅膀,啄下一根羽毛,使它脖子上的羽毛都直立起来。这个戴着脚镣的坏人望着它，于是他凶恶的脸上露出一种温柔的表情。一个思想——一个他自己还不能正确地加以分析的思想——在他的心里浮起来

了。这思想跟从铁窗里射进来的太阳光有关，跟外面盛开的那几颗春天的紫罗兰的香气有关。这时猎人吹起一阵轻快而柔和的号角声。那只小鸟从这囚徒的铁窗飞走了；太阳光也消逝了；小室里又是一片漆黑；这坏人的心里也是一片漆黑。但是太阳光曾经射进他的心里，小鸟的歌声也曾经透进去。

美丽的猎狩号角声呵，继续吹吧！黄昏是温柔的，海水是平静的，一点风也没有。



瓦尔都窗前的一瞥①

面对着围着哥本哈根的、生满了绿草的城堡，是一幢高大的红房子。它的窗子很多，窗子上种着许多凤仙花和青蒿一类的植物。房子内部是一副穷相；里边住的也全是一些穷苦的老人。这就是“瓦尔都养老院”。

看吧！一位老小姐倚着窗槛站着，她摘下凤仙花的一片枯叶，同时望着城堡上的绿草。许多小孩子就在那上面玩耍。这位老小姐有什么感想呢？这时一出人生的戏剧就在她的心里展开了。

“这些贫苦的孩子们，他们玩得多么快乐啊！多么红润的小脸蛋！多么幸福的眼睛！但是他们没有鞋子，也没有袜子穿。他们在这青翠的城堡上跳舞。根据一个古老的传说，多少年以前，这儿的土老是在崩塌，直到一个天真的小宝宝，带着她的花儿和玩具被诱到这个敞着的坟墓里去才停止；当她正在玩和吃着东西的时候，城堡就筑起来了②。从那一忽儿起，这座城堡就一直是坚固的；很快它上面就盖满

了美丽的绿草。小孩子们一点也不知道这个故事，否则他们就会听到那个孩子还在地底下哭，就会觉得草上的露珠是



① 瓦尔都（Vartou）是哥本哈根的一个收留孤寡人的养老院，建筑于一七〇〇年。

② 丹麦诗人蒂勒（J. M. Thiele）编的《丹麦民间传说》（Danske Folkesagn）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很久很久以前，人们在哥本哈根周围建立了一个城堡。城堡一直在不停地崩颓，后来简直无法使它巩固下来，最后大家把一个天真的女孩子放在一张椅子上，在她面前放一个桌子，上面摆着许多玩具和糖果。当她正在玩耍的时候，十二个石匠在她上面建起一座拱门。大家在音乐和喊声中把土堆到这拱门上，筑起一个城堡，从此以后城堡再也不崩塌了。"

热烘烘的眼泪。他们也不知道那个丹麦国王的故事：当敌人在外边围城的时候，他骑着马走过这儿,作了一个誓言,说他要死在他的岗位上①。那时许多男人和女人齐集拢来,对那些穿着白衣服,在雪地里爬城的敌人泼下滚烫的开水。

“这些贫穷的孩子玩得非常快乐。

“玩吧,你这位小小的姑娘！岁月不久就要到来——是的,那些幸福的岁月:那些准备去受坚信礼的青年男女手挽着手漫步着。你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衣——这对你的妈妈说来真是费了不少的气力，虽然它是一件宽大的旧衣服改出来的。你还披着一条红披肩;它拖得太长了,所以人们一看就知道它是太宽大,太宽大了！你在想着你的打扮,想着善良的上帝。在城堡上漫步是多么痛快啊!

“岁月带着许多阴暗的日子——但也带着青春的心情——走过去了。你有了一个男朋友，你不知道是怎样认识他的。你们常常会面。你们在早春的日子里到城堡上去散步,那时教堂的钟为伟大的祈祷日发出悠扬的声音。紫罗兰花还没有开,但是罗森堡宫外有一株树已经发出新的绿芽。

---

① 指丹麦国王佛列得里克三世（Frederick Ⅲ，1609—1670）。这儿是指一六五九年二月十一日，瑞典军队围攻哥本哈根，但没有夺下该城。

你们就在这儿停下步来。这株树每年生出绿枝，心在人类的胸中可不是这样！一层层阴暗的云块在它上面浮过去，比在北国上空所见到的还要多。

“可怜的孩子，你的未婚夫的新房变成了一具棺材，而你自己也变成了一个老小姐。在瓦尔都，你从凤仙花的后面看见了这些玩耍着的孩子，也看见了你一生的历史的重演。”

这就是当这位老小姐望着城堡的时候，在她眼前所展开的一出人生的戏剧。太阳光在城堡上照着，红脸蛋的、没有袜子和鞋子穿的孩子们象天空的飞鸟一样，在那上面发出欢乐的叫声。





老 路 灯

你听见过那个老路灯的故事吗？它并不是怎么特别有趣，不过听它一次也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非常和善的老路灯。它服务了许多许多年，但是现在没有人要它了。现在是它最后一晚呆在杆子上，照着这条街。它的心情很象一个跳芭蕾舞的老舞女：现在是

她最后一晚登台，她知道明天她就要回到顶楼①里去了。这个"明天"引起路灯的恐怖，因为它知道它将第一次要在市政府出现，被"三十六位先生"②审查一番，看它是不是还能继续服务。

那时就要决定：要不要把它送去照亮一座桥，还是送到乡下的一个工厂里去，也可能直接送到一个炼铁厂去被熔掉。在这种情形下，它可能被改造成为任何东西。不过，它不知道，它是不是还记得它曾经一度做过路灯——这问题使它感到非常烦恼。

不管情形怎样，它将会跟那个守夜人和他的妻子分开——它一直把他们当做自己的家属。它当路灯的时候也正是他当守夜人的时候。那时他的老婆颇有点自负。她只有在晚上走过路灯的时候，才瞧它一眼；在白天她是不睬它的。不过最近几年间，他们三个人——守夜人、老婆和路灯——都老了；这位太太也来照料它，洗擦它，在它里面加加油。这对夫妇是非常诚实的；他们从来不揩路灯的一滴油。

---

① 即屋顶下的那间低矮的房间。一般是当作储藏室使用的。只有穷学生和艺术家住在里面。

② 这是丹麦市政府里参议员的总数。

现在是路灯在这街上的最后一晚了；明天它就得到市政府去。这两件事情它一想起就难过！人们不难想象，它现在点燃的劲头不大。不过它的脑子里面也起了许多别的感想。它该是看过多少东西，该是照过多少东西啊，可能它看过的东西还比得上那“三十六位先生”呢。不过它不愿意讲出来，因为它是一个和善的老路灯。它不愿意触怒任何人，更不愿意触怒那些当权的人。它想起许多事情；偶尔之间，它的亮光就闪一下，好象它有这样的感觉：

“是的，人们也会记得我！曾经有一位美貌的年轻人——是的，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他拿着一封信走来——一封写在有金边的、粉红色的纸上的信，它的字迹是那么美丽，象是一位小姐的手笔。他把它读了两次，吻了它一下，然后抬起头来看着我，他的眼睛在说：‘我是一个最幸福的人！’只有他和我知道他的恋人的第一封信所写的是什么东西。我还记起了另一对眼睛。说来也真妙，我们的思想会那么漫无边际！街上有一个盛大的送葬的行列。有一个年轻美丽的少妇躺在一个棺材里。棺材搁在铺满了天鹅绒的、盖满了花朵和花圈的柩车上。许多火炬几乎把我的眼睛都弄昏了。整个人行道上都挤满了人，他们都跟在柩车

后面。不过当火炬看不见了的时候,我向周围望了一眼:还有一个人倚着路灯杆子在哭泣呢。我永远也忘记不了那双望着我的悲伤的眼睛!”

许多这类的回忆在老路灯的思想中闪过——这个今晚最后一次照着的老路灯。

一个要下班的哨兵最低限度会知道谁来接他的班，还可以和接班的人交代几句话。但是路灯却不知道它的继承人;它可能供给一点关于雨和雾这类事情的情况,关于月亮在人行道上能照多远、风儿多半会从哪方吹来这类材料。

有三个东西站在排水沟的桥上，它们把自己介绍给路灯，因为它们以为路灯可以让位给它们。一个是青鱼的头——它在黑暗中可以发出亮光。它觉得如果有它待在路灯杆子上，人们可以节省许多油。另一个是一块朽木——它也可以发出闪光。它对自己说，它的光起码比鱼头的光要亮一点;何况它还是森林中一株最漂亮的树的最后遗体。第三个是萤火虫。这一位是什么地方来的,路灯想象不出来。但是它却居然来了,而且还在发着光。不过朽木和青鱼头发誓说，萤火虫只能在一定的时刻内发光,因此不能考虑它。

老路灯说它们哪个也发不出足够的光，来完成一个路

灯的任务。但是它们都不相信这话。当它们听说老路灯自己不能把位置让给别人的时候,它们很高兴,觉得这是因为路灯老糊涂了，不会选择继承人。

在这同时,风儿从街角那边走来,向老路灯的通风口里吹，并且说:

“我刚才听到的这些话是什么意思呢？难道你明天就要离开吗？难道这就是我看到你的最后一晚么？那么我送给你一件礼物吧！我将用一种特殊的方式向你的脑盖骨里吹,使你不仅能清楚地记得你看见过或听到过的一切东西,同时还要使你有一个清醒的头脑，使你能看到人们在你面前谈到或讲到的事情。”

“是的，那真是太好了!”老路灯说。“我感谢你,只要我不会被熔掉!”

“大概还不会的,”风儿说。“现在我将吹起你的记忆。如果你能多有几件这样的礼物，你的老年就可以过得很愉快了!”

“只要我不会被熔掉!”路灯说。“也许，即使如此,你还能保证我有记忆吧!”

“老路灯,请变得有理智些吧!”风儿说。于是风就吹起

来。这时月亮走出来了。

“你将送点什么礼物呢？”风儿问。

“我什么也不送，”月亮说。“我快要缺口了。灯儿从来不借光给我。相反地，我倒常常借光给他。”

说完这话以后，月亮就又钻到云块后面去了，它不愿意人们来麻烦它。

有一滴水从通风口里落进来。这滴水好象是从屋顶上滴下来的。不过它说它是从乌云上滴下来的，而且还是一件礼物——可能是一件最好的礼物。

“我将浸润你的全身，使得你——如果你愿意的话——获得一种力量，叫你一夜就把全身锈掉，化成灰尘。”

不过路灯认为这是一件很不好的礼物；风儿也同意这种看法。

“再没有更好的吗？再没有更好的吗？”风呼呼地使劲吹着。

这时一颗明亮的流星落下来了，形成一条长长的光带。

“那是什么？”青鱼头大声说。“不是一颗星落下来了么？我以为它落到路灯里去了！如果地位这样高的人物也来要他的位置，那么我们最好还是回去睡觉的好！”

它这样做了，其余的两位也这样做了！不过老路灯忽然发出一道强烈的光来。

“这是一件可爱的礼物，”它说。“我一直非常喜爱这些明星，他们发出那么美丽的光，不管我怎样努力和争取，我自己是怎么也做不到的；他们居然注意起我这个寒碜的老路灯来，派一颗星送一件礼物给我，使我有一种机能把我所能记得的和看见的东西也让我所喜欢的人能够看到。这才是真正的快乐哩。因为凡是我们不能跟别人共享的快乐，只能算是一半的快乐。”

“这是一种值得尊敬的想法！”风儿说。“不过你不知道，为了达到这种目的，蜡烛是必要的。如果你的身体里没有燃着一支蜡烛，别人也不会看见你的任何东西。星星没有想到这一点，他们以为凡是发光的东西，身体里都有一根蜡烛。但是我现在困了！”风儿说，“我要睡了！”于是风就睡下了。

第二天——是的，我们可以把第二天跳过去。第二天晚上，路灯躺在一张椅子上。这是在什么地方呢？在那个老守夜人的屋子里。他曾经请求过那“三十六位先生”准许他保留住这盏灯，作为他长期忠实服务的一种报酬。他们对

他的要求大笑了一通；他们把这路灯送给了他。现在这灯就躺在一个温暖的火炉旁的靠椅上。路灯仿佛比以前长得更大了，因为它几乎把整个椅子都塞满了。

这对老夫妇正在坐着吃晚饭，同时用温柔的眼光望着这个老路灯。他们倒很想让它坐上饭桌呢。

他们住的地方事实上是一个地窖，比地面要低两码。要走进这房间里去，人们得通过一个有石子铺地的过道。不过这里是很舒适的；门上贴着许多布条，一切东西都显得清洁和整齐；床的周围和小窗上都挂着帘子。窗台上放着两个奇怪的花盆——是水手克利斯仙从东印度或西印度带回来的。那是用泥土烧成的两只象。这两只动物都没有背；不过代替背的是人们放在它们身躯中的土，土里还开出了花：一只象里长出美丽的青葱——这是这对老年人的菜园；另一只象里长出一棵大天竺葵——这是他们的花园。墙上挂着一张大幅的彩色画，描写维也纳会议①的情景。你一眼就可以看到所有的国王和皇帝。那架有沉重的铅摆的、波

① 维也纳会议，是法国拿破仑帝国崩溃的时候，英、俄、普、奥等欧洲国家于一八一四——一八一五年在维也纳召开的重新瓜分欧洲领土的会议。但这个会议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参加的要人们只是开跳舞会，舒服了一阵子。

尔霍尔姆钟①在“滴答!滴答!”地走着,而它老是走得太快。不过这对老年人说，这比走得慢要好得多。

他们吃着晚饭。这个路灯,正如刚才说过了的,是躺在火炉旁边的一个靠椅上。对路灯说来，这就好象整个世界翻了一个面。不过这个老守夜人望着它，谈起他们两人在雨和雾中，在短短的明朗的夏夜里,在那雪花纷飞、使人想要回到地窖里的家去的那些生活经历,这时候,老路灯的头脑就又变得清醒起来。那些生活又清清楚楚地在他面前出现。是的，风儿把它弄得亮起来了。

这对老人是很朴素和勤俭的。他们没有浪费过一分钟。在星期日下午他们总是拿出一两本书来读——一般说来,总是游记一类的读物。老头儿高声地读着关于非洲、关于藏有大森林和野象的故事。老太太总是注意地听着，同时偷偷地望着那对作为花盆的泥象。

“我几乎象是亲眼看到过的一样!”她说。

这时路灯特别希望它身体里能有一根蜡烛在燃着，好叫这个老太太象它一样能把一切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那

① 波尔霍尔姆（Bornholm）是丹麦的一个小岛，以制钟著名。

些枝桠交叉在一起的、高大的树啦，骑在马上的裸体黑人啦，用又宽又笨的脚在芦苇和灌木上踩过去的一群一群的象啦。

“如果我没有蜡烛，那么我的机能又有什么用呢？”路灯叹了一口气。“他们只有清油和牛油烛，这个不成！”

有一天，地窖里有了一扎蜡烛头，顶大的那几根被点着了；最小的那几根老太太要在做针线时用来擦线。这样一来，蜡烛倒是有了，但是没有人想起放一小根到路灯里面去。

“我现在和我稀有的机能全在这儿！”路灯想。“我身体里面什么都有，但是我没有办法让他们来分享！他们不知道，我能在这白色的墙上变出最美丽的壁毯、丰茂的森林、和他们所能希望看到的一切东西。”

但是路灯呆在墙角里，被擦得干干净净，弄得整整齐齐，引起所有的眼睛注意。人们说它是一件老废料；不过那对老年夫妇倒不在乎，仍然爱这路灯。

有一天老守夜人的生日到来了。老太太走近这盏灯，温和地微笑了一下，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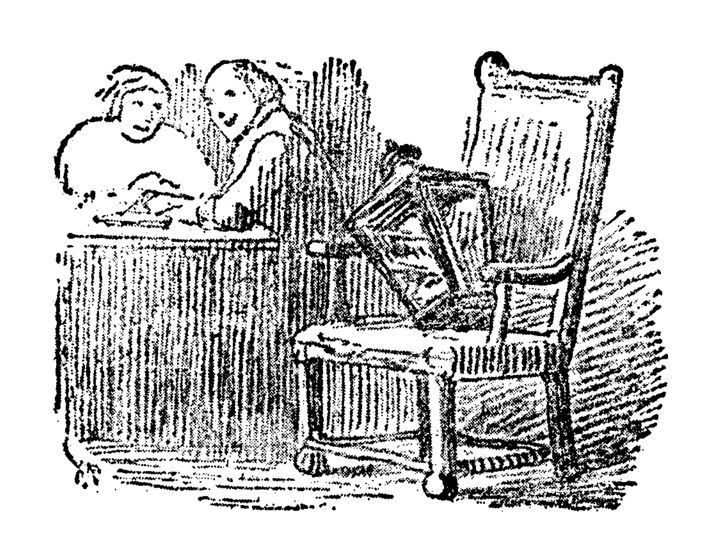
“我今晚要为他把灯点一下！”

路灯把它的铁盖嘎嘎地响了一下，因为它想:“现在我要为他们亮起来了。”但是人们只在它里面加了油，而没有放蜡烛。路灯点了一整晚,只有现在它才懂得,星星所送给它的礼物——一切礼物之中最好一件礼物——恐怕只好算是一生中的“秘宝”了。这时它做了一个梦——凡是一个有稀有机能的人，做梦是不太难的。它梦见这对老夫妇都死了,它自己则被送进一个铁铺里被熔掉了。它惊恐的程度,跟它那天要到市政府去、要被那“三十六位先生”检查时差不多。虽然假如它愿意的话，它有一种能力可以使自己生锈和化为灰尘,但是它并不这样做。它却走进熔炉里去,被铸成了一架可以插蜡烛的最漂亮的烛台。它的形状是一个抱着花束的安琪儿；而蜡烛就插在这个花束的中央。这烛台在一张绿色的写字台上占了一个地位。这房间是非常舒适的；房间里有许多书籍，墙上挂着许多名画。这是一个诗人的房间。他所想的和写的东西都在他的周围展开。这房间有时变成深郁的森林,有时变成太阳光照着的、有鹳鸟在漫步的草原，有时变成在波涛汹涌的海上航行着的船。

“我有多么奇妙的机能啊！”老路灯醒来的时候说。“我几乎想要熔化了！不成！只要这对老夫妇还活着，我决不

能这样做！他们因为我是一个路灯才爱我。我象他们的一个孩子。他们洗擦我，喂我吃油。我现在情况好得象整个维也纳会议，① 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从那时候起，它享受着内心的平安，而这个和善的老路灯也应当有这种享受。



① 见第五四页注。这里安徒生说的是一句讽刺的话。



邻　居　们

人们一定以为养鸭池里有什么不平常的事情发生了，但是一丁点事儿也没有。所有那些安静地浮在水上、或者用头倒立在水里(因为它们有这套本领)的鸭儿忽然都冲向岸上来了。人们可以在潮湿的泥土上看到它们的足迹；人们在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听到它们的叫声。水也动荡起来了。不久以前，水还是象镜子一样光亮，人们可以看到倒映在水里面的树，岸旁的每一个灌木丛，那个有一堵满是洞孔

和燕子窠的三角墙的农舍，特别是那个开满了花朵的大玫瑰花丛——花丛从墙上垂下来，悬在水上。这一切都在水里映出来，象图画一样，只不过是颠倒的罢了。当水在波动着的时候，一切东西就搅到一起，这整个的图画也就没有了。

有两根羽毛从几只拍着翅膀的鸭子身上落下来了。它们一起一伏地浮着；忽然间飞起来了，好象有一阵风吹起来，但是又没有风。所以它们只好停下不动。于是水就又变得象镜子一样光滑。人们又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三角墙和它上面的燕子窠；人们也可以看出玫瑰花丛。每朵玫瑰花都被映出来了——它们是非常美丽的，但是它们自己不知道，因为没有谁把这事告诉它们。它们细嫩的花瓣发出幽香，太阳在那上面照着。象我们在充满了幸福感的时候一样，每朵玫瑰花有一种怡然自得的感觉。

“活着是多么美好啊！”每一朵玫瑰花说。“我只是希望一件事——希望能够吻一下太阳，因为它是那么光明和温暖。是的，我也希望吻一下水里的玫瑰花——它们简直跟我们没有什么差别。我也希望吻一下窠里的那些可爱的小鸟。是的，我们上面也有几只！他们把小头伸出来，唱得那

么温柔。他们和他们的爸爸妈妈不一样，连一根羽毛都没有。住在上面也好,住在下面也好,他们都要算是我们的好邻居。啊，生存是多么美好啊!”

住在上面和下面的那些小鸟——住在下面的当然只不过是映在水里的影子——都是麻雀。它们的爸爸和妈妈也都是麻雀。它们去年就把燕子的空窠占领了，在里面成家立业。

“那儿是鸭子的小宝宝在游泳吗?”那几只小麻雀一看到水上浮着的羽毛，就这样问。

“你们要问问题，就应该问得聪明一点!”麻雀妈妈说。“你们没有看到那是羽毛吗?那是活的衣服呀,象我穿的和你们不久就要穿的东西一样;不过我们的可要漂亮得多!我倒很想把它们搬到我们窠里来，因为它们能保暖。我也很想知道，什么东西把鸭儿吓成那个样子。水里面一定出了什么事情。他们决不至于怕我吧,虽然我对你们说‘叽’的时候,声音未免大了一点。那些傻头傻脑的玫瑰花应该知道,不过他们什么也不懂。他们只是互相呆望，发出一点香气罢了。对于这类邻居我真感到腻烦了。”

“请听听上面那些可爱的小鸟吧!”玫瑰花说。“他们也

想要学着唱唱歌。当然他们还不会唱，但是他们不久就会的。那一定是非常幸福的事情！有这样快乐的邻居真是有趣得很！”

这时有两匹马儿飞奔过来了，它们是要来喝水的。有一匹马上骑着一个农家孩子。他把所有的衣服都脱掉了，只戴了那顶又大又宽的黑帽子。这孩子吹着口哨，象一只小鸟儿一样。他一直骑到池子最深的地方。当他走过玫瑰花丛的时候，他摘下一朵玫瑰，把它插在自己的帽子上。他现在以为自己打扮得很漂亮，就骑着马走了。其余的玫瑰花目送着她们的妹妹，同时相互问着：“她会旅行到什么地方去呢？”但是她们回答不出来。

“我很想到外面的世界里去见见世面，”这朵玫瑰对那朵玫瑰说。“不过住在我们自己家里的绿叶子中间也是很愉快的。白天有温暖的太阳照着；夜里有更美丽的天空！我们还可以了望它上面的那些小洞！”

她们所谓的小洞就是星星，因为玫瑰只能想象到这一点。

“我们使得这房子周围的一切都活跃起来了！”麻雀妈妈说。“人们常说：‘燕子窠带来运气’，所以他们也愿意我

们在这儿住。不过请看那儿的一些邻居！这么一堆爬上墙来的玫瑰花丛，只有把这地方弄得发潮。我想他们会被移走,好叫这儿能种些麦子。玫瑰花只不过是给人看看,闻闻罢了,最多也不过是插在帽子上。我听我的母亲说过,她们每年凋谢一次。农家妇人把她们用盐保藏起来，在她们里面放些盐进去。于是她们就得到一个我既念不出、也不愿意念出的法国名儿①;然后她们就被扔进火里,好叫她们发出一点好闻的气味来。你们看，那就是她们的事业。她们只是为人家的眼睛和鼻子活着。现在你们懂得了!”

当黄昏到来、蚊蚋在映着晚霞的温暖空气中跳着舞的时候，夜莺就飞来对玫瑰花唱着歌,说:“美”就象这个世界的太阳光一样，是永远不灭的。不过玫瑰花儿都以为夜莺是在歌唱自己——的确，你也可以有这种看法。她们没有想到，这歌可能就是为她们而唱的。不过她们听到这歌都感到非常愉快。她们甚至幻想，那些小麻雀也可能会变成夜莺。

“我完全能听懂那只鸟儿的歌,”小麻雀说。“只是有一

① 法国人把这种保藏起来的花瓣叫做 Potpourri。参见第二〇页注。

个字我听不懂。‘美’是个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也没有，”麻雀妈妈回答说。“那不过是一种表面的东西罢了。在那儿的一个公馆里，鸽子都有他们自己的房子，院子里每天有人撒许多小麦和豌豆粒给他们吃。我亲自跟他们一同吃过饭，而且我还要再去。你只须告诉我你跟什么人来往，我就可以说出你是什么人。那公馆里还住着两只雀子。他们的颈项是绿的，头上还长着一个冠子。他们能把尾巴展开来，象一个巨大的轮子一样。它们显出种种不同的颜色，弄得你的眼睛都要发昏。他们的名字叫做孔雀，而且他们就是所谓‘美’。人们只须把他们的毛扯些下来，那么他们跟我们也就没有什么两样了。要不是他们长得那么大的话，我自己就可以拔掉他们的毛的。”

“我要拔掉他们的毛！”最小的那个麻雀说；它连毛还没有长出来。

在那个农舍里面住着一对年轻人。他们彼此的感情非常好，他们非常勤俭和活泼；他们的家显得非常可爱。在礼拜天的早晨，那个年轻的妻子走出来，摘了一大把最美丽的玫瑰花，放在一个玻璃杯里，然后把这杯子放在碗柜上。

“现在我可以知道这是礼拜天了！”丈夫说，同时把他甜蜜的小妻子吻了一下。于是他们坐下来，两人紧紧地握着手，读着一本圣诗集。太阳从窗子里射进来照在那些新鲜的玫瑰花上，照在这对年轻人的脸上。

“这样子真叫我感到讨厌！”麻雀妈妈说，因为她从窠里可以直接望到这房间里的东西。所以她就飞走了。

第二个礼拜天她又是这样，因为那个玻璃杯里每个礼拜天都插上了新鲜的玫瑰花，而玫瑰花丛又老是开得那样美丽。

那些小麻雀现在长好羽毛了，它们想要向外飞，不过妈妈说：“不准你们动！”于是它们只好不动了。她独个儿飞走了。但是，不知怎的，她忽然被树枝上一个圈套绊住了，那是小孩子用马尾做的。这圈套牢牢地缠住她的双腿。啊，缠得才紧呢，简直要把她的腿割断似的。这真叫人痛！这真叫人害怕！孩子们跑过来，把这鸟儿捉住，而且把她捏得很紧，紧到残酷的程度。

“这原来不过是一只麻雀！”他们说，但是并不放走她，却把她带到家里来。她每叫一声，他们就在她的嘴上打一下。

在那个农舍里有一个老头儿。他会做刮脸和洗手的肥皂——肥皂球或肥皂片。他是一个乐天的、随随便便的老家伙。当他看到那些孩子把这只灰麻雀带回来、同时听说他们并不喜欢她的时候，他就说：

“咱们把她美化一下，好吗？”

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麻雀妈妈身上就冷了半截。

老头儿从一个装满了各色耀眼的东西的匣子里取出许多闪亮的金叶子来。他又叫孩子们去拿一个鸡蛋来。他把这麻雀涂了满身的蛋清。于是他把金叶子粘上去；这么一来，麻雀妈妈就算是镀金了。不过她并没有想到漂亮，她只是四肢发抖。这位肥皂专家从他旧衣里拉下一片红布来，把它剪成一个公鸡冠子的形状，然后把它贴在这鸟儿的头上。

“你们现在可以看到一只金鸟飞翔了！”老头儿说。于是把这麻雀放走了。她在明朗的太阳光中赶快逃命，吓得要死。

嗨，她才耀眼哩！所有的麻雀，连那个大乌鸦——他已经不是一个年青小伙子了——看到了她也不禁大惊失色起来。不过他们仍然在她的后面穷追，因为他们想要知道，这

究竟是一个什么怪鸟儿。

“从什么地方飞来的?从什么地方飞来的?”乌鸦大声喊着。

“请停一下！请停一下!”许多麻雀一齐喊着。

但是那雀子却不愿意停下来。她怀着害怕和恐怖的心情，一口气飞回家来。她几乎坠到地上来了。追逐的鸟儿越集越多,大的小的都有；有些甚至紧紧逼到她身边来,要啄掉她的毛。

“看她呀！看她呀!”大家都喊。

“看她呀！看她呀!”当麻雀妈妈飞近她的窠时,那些小麻雀也喊。“这一定是一个小孔雀。她射出种种不同的色彩，正象妈妈告诉我们的一样，简直把我们的眼睛都弄昏了。叽！这就是‘美’呀!”

他们开始用小嘴啄着这鸟儿，弄得她简直没有办法飞进窠里来。她吓得魂不附体，弄得连“叽!”都说不出来,更谈不上说:“我是你们的妈妈呀!”

别的雀子们都涌过来，把她的羽毛一根接着一根地啄得精光。最后麻雀妈妈全身流血,坠落到玫瑰花丛里去了。

“你这可怜的东西!”玫瑰花说:“请不要急吧。我们可以

把你隐藏起来呀。请把你的头靠着我们吧。”

麻雀把翅膀张开了一下,接着马上就缩回去了,紧贴着身子。她在这些邻居们——这些美丽新鲜的玫瑰花——旁边死了。

“叽!叽!”窠里的麻雀说。“妈妈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我们连影子都不知道!该不会是她玩了一个花样,叫我们自己去找出路吧? 她留下这么一个房子给我们作为遗产! 不过当我们都成家立业了的时候, 究竟谁来继承它呢?”

“是的,等我有了妻子和小孩、把家庭扩大了的时候,你们想要跟我住在一起可不行啦,”最小的那只麻雀说。

“我的妻子和孩子将会比你的还要多!”另一只说。

“但是我是长子呀!”第三只说。

现在他们都吵起来了,他们用翅膀打,用嘴啄着,于是,拍!他们一个跟着一个地从窠里滚出来了。他们躺在地上,气得不可开交。他们把头儿偏向一边, 同时眨着朝上的那个眼睛——这就是他们生气的表示。

他们能够飞一点儿,又进一步练习了一阵子。最后,为了使他们今后在世界上碰头的时候可以彼此认得出来, 他们一致同意到那时应该说:“叽! 叽!”同时用左脚在地上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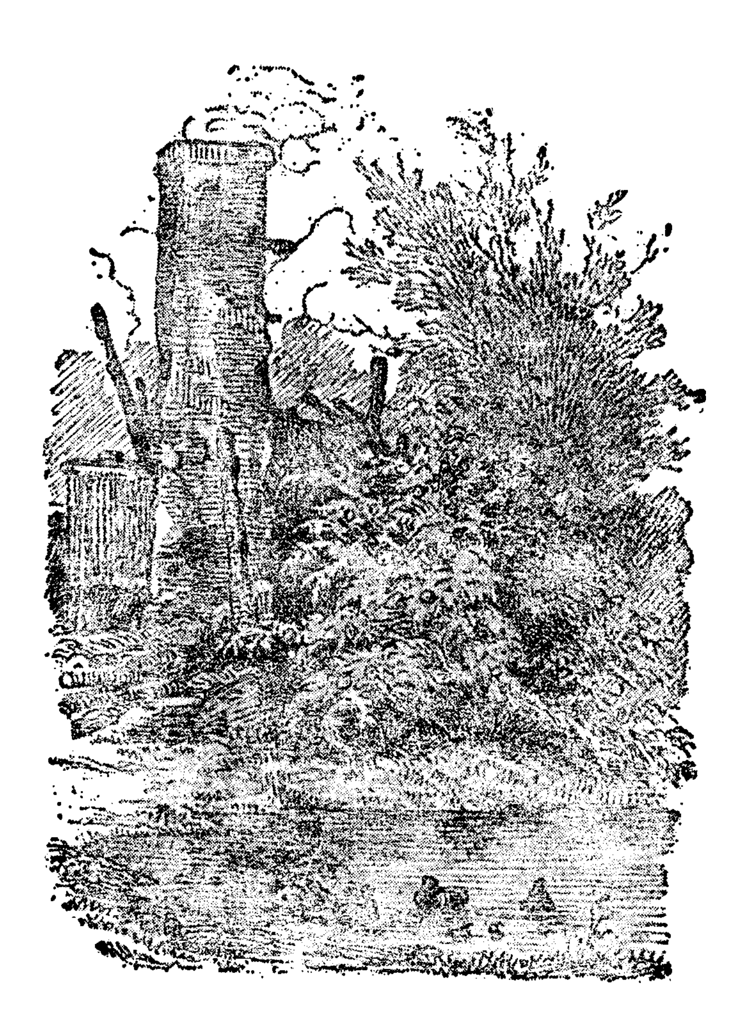
三次。

那个仍然留在窠里的小麻雀，尽量摆出一副神气十足的架子来，因为它现在成了这屋子的主人，不过它没有当家很久。在这天晚上，一股红色的火在窗玻璃里闪耀着，火焰从屋顶下燎出来，干草哗啦哗啦地烧起来，整个屋子都着火了，连这个小麻雀也在内。不过别的麻雀都逃出了性命。

第二天早晨，当太阳又升起来的时候，一切东西显得非常新鲜，好象安静地睡了一觉似的；那个农舍什么也没有剩下了，只有几根烧焦了的屋梁，靠着那个没有人管的烟囱。浓厚的烟从废墟升上来，不过外边的玫瑰花丛仍然很鲜艳，开得很茂盛；每一朵花，每一根枝条都映照在那平静的水里。

“咳，这座烧塌了的房子面前的玫瑰花开得多么美啊！”一位路过的人说。“这是一幅最美丽的小小画面，我要把它画下来！”

于是这人从衣袋里取出一个白纸本子；他拿起铅笔，因为他是一个画家。他画出这冒烟的废墟，烧焦了的屋梁，倾斜的、几乎要坍下来的烟囱；不过最突出的是一丛盛开的玫瑰花。它的确非常美丽，这幅画就完全是为它而画的。



这天的傍晚，原来在那儿出生的两个麻雀经过这儿。

“那房子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们问。“那个窠到什么地方去了？叽！叽！什么都烧掉了，连我们那个强壮的老弟也被烧掉了！这就是他独占那个窠的结果。那些玫瑰花儿倒是安然地逃脱了——她们仍然立在那儿，满脸红润。她们当然不会为邻居的倒霉而难过的。我们不跟她们讲话；这地方真丑——这是我们的意见。”于是他们就飞走了。

当秋天来了的时候，有一天太阳照得非常灿烂；人们很可能相信这还是夏天。在一个公馆面前的一排大台阶下面有一个院子，它是干燥和清洁的。有一群鸽子在院子里散着步：黑色的、白色的和紫色的，他们都在太阳光里闪着光。年老的鸽子妈妈特别提高嗓子对她们的孩子说：

“要成群地站着！要成群地站着！”——因为只有这样才显得更好看。

“那些在我们中间跳来跳去的灰色小东西是什么？”一只眼睛里显出红绿二色的老鸽子问。“灰色的小东西，灰色的小东西！”她说。

“他们是麻雀呀！——没有什么害处的动物。我们素来是以和善驰名的，所以我们还是让他们啄点我们的东西吃

吧。他们不会跟我们讲话的，而且他们的脚扒得也满客气!”

是的,它们都会扒,它们用左腿扒三下；不过它们还会说:“叽!”他们用这种办法可以认出他们是那个烧塌了的房子里一窠生出来的三只麻雀。

“这儿真叫人吃得痛快!”麻雀们说。

鸽子们只是跟自己的人在一起高视阔步地走来走去,而且只是谈论着他们自己的事情。

“你看到那个凸胸脯的鸽子吗?”一只麻雀对另一只麻雀说。“你看到她啄豌豆吃的那副样儿吗？她吃得太多了!而且老是挑最好的吃！咕噜!咕噜!你们看她的冠子秃得多厉害!——你看这个可爱又可气的东西！咕噜！咕噜!”

他们的眼睛都红起来，射出气愤的光芒。

“站成群呀！站成群呀!灰色的小东西!灰色的小东西!咕噜！咕噜！咕噜!”

他们的嘴巴就是这么不停地罗唆着;一千年以后,他们还会这么罗唆。

麻雀们大吃了一通,他们也听了许多话。是的,他们甚至还“站成群”,不过这对他们是不相称的。他们都吃饱了,

所以就离开了鸽子,彼此还发表了对于鸽子的意见,然后就跳到花园的栅栏下面去。当他们发现花园门是开着的时候,有一只就跳进门栏里去。他因为吃得非常饱,所以胆子也就大了。“叽叽!”他说,“我敢这样做!”

“叽叽!”另一只说,“我也敢,而且还要超过你。”于是他就径直跳到人家的房间里去。

房间里没有人。第三只麻雀看到这情形,也飞进去,而且飞到顶里面去,同时说:

“要不就索性飞进去,要不就索性不进去!这是一个多么滑稽的‘人窠’!那上面挂的是什么东西?嗨,那是什么东西!”

麻雀看到自己面前有许多盛开的玫瑰;她们都倒映在水里;那烧焦了的屋梁斜倚着那随时都可以倒下来的烟囱。——乖乖,这是什么?她们怎么会跑到一个公馆里的房间里来了呢?

这三只麻雀想在烟囱和玫瑰花上飞过去,但是却碰到了一堵硬墙。这原来是一幅画,一幅美丽的巨画。它是画家根据他的速写完成的。

“叽叽!”这些麻雀说,“这没有什么!只不过看起来象

真东西罢了。叽叽！这就是‘美’呀！你们能看出这是什么道理吗？我看不出什么道理！”

于是他们就飞走了，因为这时有几个人走进房间里来了。

许多岁月过去了。鸽子不知咕噜咕噜了多少次，且不提他们的罗唆——这些脾气暴躁的东西！麻雀们在冬天挨过冻，在夏天里享受过舒服的日子。他们现在都订了婚，或者结了婚——随你怎样说吧。他们都生了小宝宝；当然每一只麻雀总认为自己的孩子最漂亮，最聪明。这个孩子飞到东，那个孩子飞到西；当他们相遇的时候，便叫一声“叽！”同时用左脚扒三下，彼此就认出来了。他们中间一只最老的麻雀现在是一个老姑娘，她既没有窠，也没有孩子。她非常想到一个大城市去看看，因此就飞到哥本哈根去。

那儿有一幢五光十色的大房子。它立在皇宫和运河的近旁。河上有许多装载着苹果和陶器的船来往。房子的窗子都是下面宽，上面窄。麻雀朝里面看去，觉得每个房间象一朵郁金香，什么色彩和装饰都有。在这朵郁金香的中央有些雪白的人像，是用大理石雕的，但还有几座是用石膏塑的，不过在一个麻雀的眼中看来，它们都是一样。屋顶上

有一架铁车,上面还套着几匹铁马,由一个铁铸的胜利之女神赶着。这原来是多瓦尔生博物馆。

“你看它是多么光彩，你看它是多么光彩!”麻雀老姑娘说。“这一定就是所谓‘美’了。叽叽！不过它比孔雀要大一点!”

她还记得小时候她妈妈所知道的最美的东西是什么。于是她飞到院子里来。这儿也很美丽：墙上画着棕榈树和枝条；院子中央长着一个盛开的大玫瑰花丛——那开满了花朵的新鲜枝子在一个坟墓上面伸展开来。她飞进这花丛里去，因为里面有许多别的麻雀。“叽叽!”接着她用左脚扒了三下土——这种敬礼她在过去的岁月中不知作过多少次，但是谁也不懂得，因为大家一分手，就不一定每天都可以碰到。现在这种敬礼不过成了一种习惯罢了。但是今天却有两个老麻雀和一个小麻雀回答一声;“叽叽!”同时用左脚扒了三下土。

“啊！日安！日安!”他们是老窠里的两只老麻雀和这个家族的一只小麻雀。“我们居然在这儿会面了!”他们说。“这真是一个好地方,可惜没有什么东西可吃。这就是‘美’呀！叽叽!”

许多人从两边的房间里走出来——那里面陈列着许多美丽的大理石像。他们走到坟墓旁边来。雕刻这些美丽的石像的那位艺术家就躺在这里。他们脸上现出欣悦的表情，站在多瓦尔生的墓旁；他们拾起落下的玫瑰花瓣，保存起来作为纪念。他们有的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有的来自强大的英国，有的来自德国和法国。他们之中有一位最美丽的太太摘下一朵玫瑰，藏在自己的怀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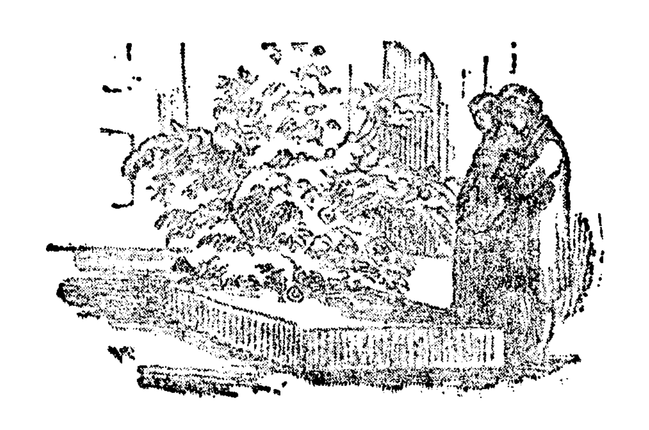
这些麻雀以为玫瑰花成了这地方的主人，以为这整个房子就是为玫瑰花而建筑的。他们觉得这未免有点做得太过份。不过人类既然这样重视玫瑰花，他们当然也不甘落后。“叽叽！”他们说，同时把尾巴在地上一扫，用一只眼睛对这些玫瑰花斜望一下。他们没有望多久马上就认出来了，这些花儿原来是他们的老邻居。事实上也没有错，这些玫瑰花的确是的。绘下这丛长在那个坍塌的屋子旁的玫瑰的画家，后来得到许可把玫瑰挖起来，送给这个博物馆的建筑师，因为比这更美丽的玫瑰花在任何地方都不容易找到。那位建筑师把这花栽在多瓦尔生的墓上。现在玫瑰在这儿开了，作为美的具体形象；它贡献出又红又香的花瓣，让人们带到遥远的国度里去，作为纪念。

“你们在这城里找到一个位置吗?”麻雀们问。

这些玫瑰花都点点头，认出了灰色的邻居们。它们看到他们，觉得非常高兴。

“活着和开着花，碰到旧时的朋友,每天看到和善的面孔——这是多么幸福啊！这儿每天都好象是一个节日!”

“叽叽!”这些麻雀齐声说。“是的，它们的确是我们的老邻居;我们记得起它们在那个池塘旁边的原形。叽!它们真是发迹了！是的,有人一觉醒来就成了贵人。我们不懂,在它们那一大堆红颜色里有什么了不起的高贵的东西?咳,那上面就有一片萎枯的叶子——我们一眼就看得出来!”



于是他们把这叶子啄了一下，弄得落下来了。不过玫瑰树倒反而变得更新鲜，更绿了。玫瑰花儿在多瓦尔生的墓上的太阳光中芬芳地开着。她们的美跟他不朽的名字永远联在一起。

小　杜　克

是的,那就是小杜克。他的名字并不是真的叫杜克;不过当他还不会讲话的时候,就把自己叫做杜克。他的名字应该是“加尔”——明了这一点是有好处的。现在他得照料比他小很多的妹妹古斯塔乌，自己还要温习功课。但是同时要做这两件事情是不太容易的。这个可怜的孩子把小妹妹抱在膝上，对她唱些他所会唱的歌；在这同时，他还要看摊在面前的那本地理书。在明天到来以前，他必须记好西兰①主教区所属的一切城市的名字，知道人们应该知道的一切关于它们的事情。

现在他的妈妈回来了，因为她到外面去过。她把小小的古斯塔乌抱起来。杜克跑到窗子那儿,拚命看书,几乎把眼睛都看花了,因为天已经慢慢黑下来了;但是他的妈妈没有钱买蜡烛。

“那个洗衣的老太婆在街上走来了,”正在朝窗子外面望的妈妈说。“她连走路也走不动，但还是要从井里取一桶

水上来。做个好孩子吧，杜克，快过去帮助这个老太太一下！”

杜克立刻就跑过去帮她的忙。不过当他回到房里来的时候,天已经很黑了。蜡烛他们是买不起的;他只得上床去睡,而他的床却是一张旧板凳。他躺在那上面,想着他的地理功课：西兰的主教区和老师所讲的一切东西。他的确应该先温习好，但是他现在没有法子做到。所以只好把地理



① 西兰（Sjaeland）是丹麦东部的群岛。面积七五一四平方公里。

课本放在枕头底下,因为他听说这可以帮助人记住课文,不过这个办法却不一定靠得住。

他躺在那上面，想了许多事情。忽然觉得有人吻他的眼睛和嘴。他似乎睡着了，又似乎没有睡着。他好象觉得那个洗衣老太婆的温柔的眼睛在看他，并且对他说:

“如果你记不住功课,那真是可惜得很!你帮助过我,我现在应该帮助你。我们的上帝总是帮助人的!”

杜克的那本书马上就在他的头底下悉悉索索地动起来了。

“吉克——哩基！咕！咕!”这原来是一只老母鸡跑出来了——而且它是一只却格①的鸡。“我是一只却格的母鸡,”它说。

于是它就告诉他,那个小镇有多少居民,那儿曾经打过一次仗——虽然这的确不值得一提②。

“克里布里，克里布里，扑!”有一件什么东西落下来

---

① 却格（Kjøge）是丹麦却格湾上的一个小镇。

② 一六七七年六月一日，丹麦的舰队在却格湾击溃了瑞典的舰队。但是法国的国王路易十四却不准丹麦获得任何胜利的果实。这里所说“不值得一提”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了，这是一只木雕的雀子——一只在布列斯托①射鸟比赛时赢来的鹦鹉。它说那儿居民数目之多，等于它身上的钉子。它是很骄傲的。“多瓦尔生就住在我的附近。扑！我睡得真舒服！”

不过现在小杜克已经不是在睡觉，他忽然骑上了一匹马。跑！跑！跳！跳！马儿在驰骋着。一位穿得很漂亮的骑士，戴着发亮的头盔和修长的羽毛，把他抱在马鞍前面坐着。他们穿过森林，来到古老的城市伏尔丁堡②——这是一个非常热闹的大城市。国王的宫殿上耸立着许多高塔；塔上的窗子里射出亮光。那里面有歌声和跳舞。国王瓦尔得马尔和许多漂亮的宫女们在一起跳着舞。这时天已经亮了。当太阳出来的时候，整个城市和国王的宫殿就沉下去了，那些高塔也一个接着一个地不见了。最后只有一座塔立在原来宫殿所在地的山上。这个城市显得藐小和寒碜。小学生把书本夹在臂下走来了，说：“两千个居民。”不过这不是真的，因为事实上并没有这么多人。

---

① 布列斯托（Praesto）是丹麦的另一个小镇。它的附近有一个尼索（Nysö）农庄。丹麦的名雕刻师多瓦尔生曾经住在这儿。

② 在国王瓦尔得马尔时代，伏尔丁堡是丹麦一个很重要的城市。现在只剩下宫殿的废墟。

小杜克躺在床上，仿佛是在做梦，又不象在做梦。不过有一个人站在他身边。

“小杜克！小杜克！”这声音说。这是一个水手——一个相当小的人物，小得好象一个海军学生，不过他并不是一个海军学生。“我特别代表柯苏尔来向你致敬——这是一个正在发展中的城市，一个活跃的、有汽船和邮车的城市。在过去，大家都说它很丑，不过现在这话却不对了。”

“我住在海边，”柯苏尔说。“我有一条公路和游乐的公园。我产生了一个诗人①，他是非常幽默的——就一般的诗人说来，这是少有的。有一次我很想送一条船出去，周游世界一番。不过我没有这样做，虽然我可以做得到。我的气味很香，因为在我的城门附近盛开着许多最美丽的玫瑰花。”

小杜克看见它们；它们在他眼中是红色的和绿色的。当这种种的色彩渐渐消逝了以后，附近清亮的海湾上就出现了一个长满树林的斜坡。上面有一座美丽的老教堂，它顶上有两个高高的尖塔。一股涌泉从山里流出来，发出潺潺的声音。一位年老的国王坐在近旁，他的长头发上戴着一

① 指柏格森（Baggesen，1764—1826）。他是安徒生所喜爱的一个诗人。



顶金王冠。这就是“泉水旁的赫洛尔王”——也就是人们现在所谓的罗斯吉尔得镇①。丹麦所有的国王和王后，头上戴着金冠，都手挽着手，走到这座山上的那个古教堂里来。于是琴楼上的风琴奏起来了，泉水也发出潺潺的鸣声。杜克看到这些景象，也听到这些声音。

“请不要忘记这王国的各个省份！”国王赫洛尔说。

立刻一切东西就不见了。是的，它们又变成了什么呢？这真象翻了一页书似的。这儿现在有一个年老的农家妇人。她是一个锄草的农妇。她来自苏洛②——这儿连市场上都长起草来了。她把灰布围裙披在头上和肩上。围裙是潮湿的，一定是下过雨了。

“是的，下过了一阵雨！”她说。她知道荷尔堡的剧本中的某些有趣的片断，也全知道关于瓦尔得马尔和亚卜萨龙③的事情。不过她忽然蹲下来，摇着头，好象要跳跃似的。

---

①赫洛尔王（Hroar）是丹麦传说中的一个国王，大约生活在第五世纪后半期。罗斯吉尔得镇（Rosekilde）据说就是他建立起来的。此镇到一四四五年止是丹麦的首都。在这儿的礼拜堂里埋葬着许多丹麦的国王和王后。

② 苏洛（Sorö）是十二世纪建立起来的一个小镇，丹麦的伟大剧作家荷尔堡在这儿创办了有名的“苏洛书院”。安徒生在这里读过书。

③ 亚卜萨龙（Absalon，1123—1201）是丹麦的一个将军和政治家，曾征服过爱沙尼亚。

“呱—呱！”她说。“天下雨了！天下雨了！苏洛是象坟墓一样地静寂，”她现在变成了一只青蛙——“呱—呱！”——不一会儿她又变成了一个老女人。“一个人应该看天气穿衣服才对！”她说。“天下雨了！天下雨了！我住的这个城市象一个瓶子。你同瓶塞一块儿进去，你还得从瓶口那儿出来！从前那里面装着些鲶鱼，现在这里面有一些红脸蛋的孩子。他们学到了许多学问——希伯莱文，希腊文——呱—呱！”

这很象青蛙的叫声，或者某人穿着一双大靴子在沼泽地上走过的声音；老是那么一个调子，既枯燥，又讨厌，讨厌得叫小杜克要酣睡了，而酣睡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就是在这样的睡眠中也居然会做起梦来——或者说类似做梦一般。他那个有一双蓝眼睛和金黄色鬈发的小妹妹古斯塔乌忽然变成了一个亭亭玉立的小姐。她没有翅膀，但是她能飞翔。现在他们一起飞到西兰，飞过绿色的森林和蔚蓝色的湖泊。

“你听到公鸡叫么？小杜克？吉—克—哩—基！许多母鸡从却格飞出来！你可以有一个养鸡场——一个很大、很大的养鸡场！你将不会饥饿和贫困！象俗话所说的，你将

射得鹦鹉；你将是一个富有和快乐的人！你的房子将会耸入云霄，象国王瓦尔得马尔的塔一样。它将有许多美丽的大理石像——象从布列斯托那儿搬来的一样——作为装饰。懂得我的意思了吧。你的名字将会象从柯苏尔开出的船一样，周游世界。”同时在罗斯吉尔得——“请不要忘记这些城市吧！”国王赫洛尔说。“小杜克，你将会说出聪明而有理智的话来。当你最后走进坟墓里去的时候，你将会睡得很平安——”

“倒好象我是躺在苏洛似的！”小杜克说，于是便醒来了。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他一点也记不起这场梦。不过这倒也没有什么必要，因为一个人是不需要知道未来会发生的事情的。

现在他从床上跳下来，读他的书；马上他就懂得全部的功课了。那个洗衣的老太婆把头伸进门来，对他点点头，说：

“好孩子,谢谢你昨天的帮忙！愿上帝使你的美丽的梦变成事实!”

小杜克完全不知道自己做了一场什么梦，不过上帝知道!



影　子

在热带的国度里，太阳晒得非常厉害。人们都给晒成棕色,象桃花心木一样；在最热的国度里,人们就给晒成了黑人。不过现在有一位住在寒带的学者偏偏要到这些热的国家里来。他以为自己可以在这些国家里面漫游一番，象在本国一样；不过不多久他就改变了看法。象一切有理智的人一样,他得待在家里,把百叶窗和门整天都关起来。这看起来好象整屋子的人都在睡觉或者家里没有一个人似

的。他所住的那条有许多高房子的狭小街道，建筑得恰恰使太阳从早到晚都照在它上面。这真叫人吃不消！

这位从寒带国家来的学者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觉得好象是坐在一个白热的炉子里面。这弄得他筋疲力尽。他变得非常瘦，连他的影子也萎缩起来，比在家时小了不知多少。太阳也把它烤得没精打采。只有太阳落了以后，他和影子在晚间才恢复过来。这种情形看起来倒真是一桩很有趣味的事儿。蜡烛一拿进房间里来，影子就在墙上伸长起来。它把自己伸得很高，甚至伸到天花板上面去了。为了要重新获得气力，它不得不伸长。

这位学者走到阳台上去，也伸了伸身体。星星在那美丽的晴空一出现，他觉得自己又有了生气。在这些街上所有的阳台上面——在热带的国家里，每个窗子上都有一个阳台——现在都有人走出来了，因为人们到底要呼吸些新鲜空气，即使要变成桃花心木的颜色也管不了。这时上上下下都显得生气勃勃起来。鞋匠啦，裁缝啦，大家都搬到街上来。桌子和椅子也被搬出来了；蜡烛也点起来了——是的，不止一千根蜡烛。这个人聊天，那个人唱歌；人们散步，马车奔驰，驴子走路——丁当——丁当——丁当！因为它们

身上都戴着铃铛。死人在圣诗声中入了土；野孩子在放焰火；教堂的钟声在响。的确，街上充满了活跃的空气。

只有在那位外国学者住所对面的一间房子里，一切是沉寂的。但是那里面却住着一个人，因为阳台上有好几棵花。这些花儿在太阳光中长得非常美丽。如果没有人浇水，它们决不会长得这样好的；所以一定有什么人在那儿为它们浇水，因此一定有人住在那儿。天黑的时候，那儿的门也打开了，但是里面却很黑暗，最低限度前房是如此。更朝里一点有音乐飘出来。这位外国学者认为这音乐很美妙；不过这可能只是他的幻想，因为他发现在这些热带的国家里面，什么东西都是顶美丽的——如果没有太阳的话。这位外国人的房东说，他不知道谁租了对面的房子——那里从来没有任何人出现过；至于那音乐，他觉得单调之至。

他说："好象有某个人坐在那儿，老是练习他弹不好的一个调子——一个不变的调子。他似乎在说：'我终究要学会它。'但是不管他弹多久，他老是学不会。"

这个外国人有天晚上醒来了。他是睡在敞开的阳台门口的。风把它前面的帘子掀开，于是他就幻想自己看见一道奇异的光从对面的阳台上射来。所有的花都亮起来了，很

象色彩鲜艳的火焰。在这些花儿中间立着一位美丽苗条的姑娘。她也似乎射出一道光来。这的确刺伤他的眼睛。不过这是因为他从睡梦中惊醒时把眼睛睁得太大了的缘故。他一翻身就跳到地上来了。他轻轻地走到帘子后面去，但是那个姑娘却不见了，光也没有了，花儿也不再闪亮，只是立在那儿，象平时一样地好看。那扇门还是半掩着，从里面飘出一阵音乐声——那么柔和，那么美妙，使人一听到它就沉浸到甜美的幻想中去。这真好象是一个幻境。但是谁住在那儿呢？真正的入口是在什么地方呢？因为最下面一层全是店铺，人们不能老是随便从这些铺子进出的。

有一天晚上，这位外国人坐在他的阳台上。在他后边的那个房间里点着灯，因此他的影子很自然地就射到对面屋子的墙上去了。它的确正坐在那个阳台上的花丛中间。当这外国人动一下的时候，他的影子也就动一下。

“我相信，我们在这儿所能看到的唯一活着的东西，就是我的影子。”这位学者说。“你看，它坐在花丛中间的一副样儿多么可爱。门是半开着的，但是这影子应该放聪明些，走进里面去瞧瞧，然后再回来把它所看到的东西告诉我。”

“是的，你应该变得有用一点才对啊！”他开玩笑地说。

“请你走进去吧。嗯，你进去吗？”于是他对影子点点头；影子也对他点点头。“那么就请你进去吧，但是不要一去就不回来啦。”

这位外国人站起来；对面阳台上的影子也站了起来。这位外国人掉转身；影子也同时掉转身。如果有人仔细注意一下的话，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当这位外国人走进自己的房间、放下那长帘子的时候，影子也走进对面阳台上那扇半掩着的门里去。

第二天早晨，这位学者出去喝咖啡，还要去看看报纸。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当他走到太阳光里的时候，他忽然问。“我的影子不见了！它昨天晚上真的走开了，没有再回来。这真是一件怪讨厌的事儿！”

这使他烦恼起来，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影子不见了，而是因为他知道一个关于没有影子的人的故事。住在寒带国度里的家乡人都知道这个故事。如果这位学者回到家里、把自己的故事讲出来的话，大家将会说这是他模仿那个故事编出来的。他不愿意人们这样议论他。因此他就打算完全不提这事情——这是一个合理的想法。

晚上他又走到他的阳台上来；他已经把烛灯仔细地在

他后面放好，因为他知道影子总是需要它的主人作为掩护的，但是他没有办法把它引出来。他把自己变小，把自己扩大，但是影子却没有产生，因此也没有影子走出来。他说："出来！出来！"但是这一点用也没有。

这真使人苦恼。不过在热带的国度里，一切东西都长得非常快。过了一个星期以后，有一件事使他非常高兴：他发现当他走到太阳光里去的时候，一个新的影子从他的腿上生出来了。他身上一定有一个影子的根。三个星期以后，他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可观的影子了。当他动身回到他的北国去的时候，影子在路上更长了许多；到后来它长得又高又大，就是去掉它半截也没有关系。

这位学者回到家里来了。他写了许多书，研究这世界上什么是真，什么是善，什么是美。于是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许多岁月也过去了，许多许多年也过去了。

有一天晚上，他正坐在房间里，有人在门上轻轻地敲了几下。"请进来！"他说；可是没有什么人进来。于是他把门打开；他看到自己面前站着一个瘦得出奇的人。这使他感到非常惊奇。但是这个人的衣服却穿得非常入时；他一定是一个有地位的人。

"请问尊姓大名?"这位教授问。

"咳!"这位有绅士风度的客人说,"我早就想到,您是不会认识我的!我现在成了一个具体的人,有了真正的血肉和衣服。您从来也没有想到会看到我是这个样子。您不认识您的老影子了吗?您决没有想到我会再来。自从我上次跟您在一起以后,我的一切情况进展得非常顺利。无论在哪方面说起来,我现在算得是很富有了;如果我想摆脱奴役,赎回自由,我也可以办得到!"

于是他把挂在表上的一串护身符①摇了一下,然后把手伸到颈项上戴着的一个很粗的金项链上去。这时钻石戒指在他的手指上发出多么亮的闪光呵!而且每件东西都是真的!

"不成,这把我弄得有点糊涂!"学者说。"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

"决不是普通的事情!"影子说。"不过您自己也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呀。您知道得很清楚,从我小时候起,我就寸步不离开您。只有当您觉得我成熟了、可以单独在这个世界上

---

① 在欧洲,特别是在民间,人们常常在身边带些小玩意儿,迷信地认为它们可以带来好运。

生活，我才自找出路。我现在的境遇是再美好也没有，不过我对您起了一种怀念的心情，想在您死去以前来看您一次。您总会死去的！同时我也想再看看这些地方，因为一个人总是喜爱自己的祖国的。我知道您现在已经有了另一个影子；要不要我对您——或者对它——付出一点什么代价呢？您只须告诉我好了。”

“嗨，原来是你呀！”学者说。“这真奇怪极了！我从来没有想到，一个人的旧影子会象人一样又回转来！”

“请告诉我，我应该付出些什么，”影子说，“因为我讨厌老欠别人的债。”

“你怎能讲这类的话呢？”学者说。“现在谈什么债呢？你跟任何人一样，是自由的！你有这样的好运气，我感到非常快乐。请坐吧，老朋友，请告诉我一点你过去的生活情况，和你在那个热带国家、在我们对面那所房子里所看到的事情。”

“是的，我可以告诉您，”影子说。于是他就坐下来。“不过请您答应我：随便您在什么地方遇见我，请不要告诉这城里的任何人，说我曾经是您的影子！我现在有意订婚；因为我现在的能力供养一个家庭还绰绰有余。”

“请放心，”学者说；“我决不把你的本来面目告诉任何人。请握我的手吧。我答应你。一个男子汉——说话算话。”

“一个影子——说话算话！”影子说，因为他不得不这样讲。

说来也真够了不起，他现在成了一个多么完整的人。他全身是黑色的打扮：他穿着最好的黑衣服，漆皮鞋；戴着一顶可以叠得只剩下一个顶和边的帽子。除此以外，他还有我们已经知道的护身符、金项链和钻石戒指。影子真是穿得异乎寻常地漂亮。正是这种打扮使他看起来象一个人。

“现在我对您讲吧，”影子说。于是他把他穿着漆皮鞋的脚使劲地踩在学者新影子的手臂上——它躺在他的脚下象一只小狮子狗。这种作法可能是由于骄傲而起，也可能是因为他想要把这新影子粘在他的脚上。不过这个伏着的影子是非常安静的，因为它想静听他们讲话。它也想知道，一个人怎样可以获得自由，成为自己的主人。

“您知道住在那对面房间里的人是谁吗？”影子问。“那是一切生物中最可爱的一个人；那是诗神！我在那儿住了三个星期。这使人好象在那儿住了一千年、读了世界上所有的诗和文章似的。我敢说这句话，而且这是真话。我看到了

一切，我知道了一切！”

“诗神！”学者大叫一声。“是的，是的！她常常作为一个隐士，住在大城市里面。诗神！是的，我亲眼看到过她一刹那，不过我的眼皮那时被睡虫压得沉重；她站在阳台上，发出一道很象北极光的光。请告诉我吧！请告诉我吧！你那时是立在阳台上的。你走进那个门里去，于是——”

“于是我就走进了前房，”影子说。“那时您坐在对面，老是朝着这个前房里瞧。那儿没有点灯，只有一种模糊的光。不过里面却有一整排厅堂和房间，门都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开着的；房里都点着灯。要不是我直接走进去，到那个姑娘的身旁，我简直要被这强烈的光照死了。不过我是很冷静的，我静静地等着——这正是一个人所应取的态度。”

“你看到了什么呢？”这位学者问。

“我看到了一切，我将全部告诉您。不过——这并不是我的自高自大——作为一个自由人，加上我所有的学问，且不说我高尚的地位和优越的条件，——我希望您把我称做‘您’。”

“请原谅！”学者说。“这是一个老习惯，很不容易去掉。

——您是绝对正确的，我一定记住。不过现在请您把您所看到的一切都告诉我吧。”

“一切!”影子说;“因为我看到了一切，同时我知道一切。”

“那个内房里的一切是个什么样儿的呢?”学者问。“是象在一个空气新鲜的山林里吗?是象在一个神庙里吗?那些房间是象一个人站在高山上看到的满天星斗的高空吗?”

“那儿一切都有,”影子说。“我没有完全走进里面去,只是站在阴暗的前房里,不过我在那儿的地位站得非常好。我看到一切，我知道一切。我曾经到前房诗之宫里去过。”

“不过您到底看到了什么呢？在那些大厅里面是不是有远古的神祇走过？是不是有古代的英雄在那儿比武？是不是有美丽的孩子们在那儿嬉戏，在那儿讲他们所做过的梦?”

“我告诉您,我到那儿去过。因此您懂得我在那儿看到了我所能看到的一切！如果您到那儿去过，您不会成为另外一个人;但是我却成了一个人了,同时我还学到了理解我内在的天性,我的本质和我与诗的关系。是的,当我以前和您在一起的时候,我不曾想到过这些东西。不过您知道,在

太阳上升或落下去的时候，我就变得分外地高大。在月光里面,我看起来比您更真实。那时我不认识我内在的本质;我只有到了那个前房里才认出来。我变成一个人了!

“我完全成形了。您已经不再在那些温暖的国度里。作为一个人,我就觉得以原来的形态出现是羞耻的;我需要皮鞋、衣服和一个具体的人所应当有的各种修饰。——我自己藏起来;是的,我把这都告诉您了——请您不要把它写进任何书里去。我跑到卖糕饼女人的裙子下面去，在那里面藏起来。这个女人一点也不知道她藏着一件多么大的东西。起初我只有在晚上才走出来；我在街上的月光下面走来走去。我在墙上伸得很长；这使得我背上发痒,怪舒服的啦!我跑上跑下，我通过最高的窗子向客厅里面望去；我通过屋顶向谁也望不见的地方望去；我看到谁也没有见过和谁也不应该见到的东西。整个地说来，这是一个卑鄙肮脏的世界！要不是大家认为做一个人是件了不起的事情，我决不愿意做一个人。

“我看到一些在男人、女人、父母和‘亲爱无比的’孩子们中间发生的最不可思议的事情。我看到谁也不知道、但是大家却非常想知道的事情——他们的邻居做的坏事。如

果我把这些事情写出来在报纸上发表的话，那么看的人可就多了！但是我只直接写给一些有关的人看，因此我到哪个城市，哪个城市就起了一阵恐怖。人们那么害怕我，结果他们都变得非常喜欢我。教授推选我为教授；裁缝送给我新衣服穿，我什么也不缺少。造币厂长为我造钱；女人们说我长得漂亮！——这么一来，我就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人了。咳，现在我要告别了。这是我的名片；我住在有太阳的那一边。下雨的时候我总在家里。”

影子告别了。

“这真是稀奇，”学者说。

许多岁月过去了。影子又来拜访。

“您好吗？”他问。

“哎呀！”学者说，“我正在写关于真、关于善、关于美的文章。但是谁也不愿意听这类的事儿；我简直有些失望，因为这使我难过。”

“但是我却不这样，”影子说。“我正长得心广体胖——一个人应该这样才成。你不了解这个世界，因此你快要病了。你应该去旅行一下。这个夏天我将要到外面去跑跑；你也来吗？我倒很希望有一位旅伴呢。您愿不愿作为我的影

子,跟我一道来？有您在一起,对我说来将是一桩很大的愉快。我愿意担负您的一切旅行费用。”

“这未免有点太过分了,”学者说。

“这要看您对这个问题取一种什么态度,”影子回答说。“旅行一次会对您有很大的好处。如果您愿意做我的影子,那么您将得到一切旅行的利益，而却没有旅行的负担。”

“这未免有点太那个了！”学者说。

“世事就是如此呀！”影子说,“而且将来也会是如此！”

于是影子就走了。

这位学者并不完全是很舒服的。忧愁和顾虑紧跟着他。他所谈的真、善、美对于大多数的人说来，正如玫瑰花之对于一头母牛一样，引不起兴趣。——最后他病了。

“你看起来真象一个影子,”大家对他说。他想到这句话时，身上就冷了半截。

“您应该到一个温泉去疗养！”影子来拜访他的时候说。“再没有别的办法。看在我们老交情的分上,我可以把您带去。我来付出一切旅行的费用，您可以把这次旅行描写一番，同时也可以使我在路上消消遣。我要到一个温泉去住住。我的胡子长得不正常，而这是一种病态。但是我必须

有胡子。现在请您放聪明一些,接受我的提议吧:我们可以作为好朋友去旅行一番。”

这么着,他们就去旅行了。影子现在成为主人了,而主人却成了影子。他们一起坐着车子,一起骑着马,一起并肩走着路;他们彼此有时在前,有时在后,完全依太阳的位置而定。影子总是很当心地要显出主人的身份。这位学者却没有想到这一点,因为他有一颗很善良的心,而且是一个特别温和和友爱的人。因此有一天主人对影子说:

“我们现在成为旅伴了——这一点也不用怀疑;同时我们也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我们结拜为兄弟好不好?这样我们就可以变得更亲密些。”

“您说得对!”影子说——他现在事实上是主人。“您这句话非常直率,而且用意很好。我现在也要以诚相见,想什么就说什么。您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想您知道得很清楚,人性是多么古怪。有些人不能摸一下灰纸——他们一看到灰纸就讨厌。有些人看到一个人用钉子在玻璃窗上划一下就全身发抖。我听到您把我称为‘你’,也有同样的感觉。象我跟您当初的关系一样,我觉得好象我是被踩到地上。您要知道,这是一种感觉,并不是自高自大的问题。我不能让

您对我说‘你’，但是我倒很愿意把您称为‘你’呢。这样我们就两不吃亏了。”

从这时起，影子就把他从前的主人称为“你”。

“这未免有点太过火了，”后者想，“我得喊‘您’，而他却把我称为‘你’。”但是他也只好忍受了。

他们来到一个温泉。这儿住着许多外国人；他们之中有一位美丽的公主。她得了一种病，那就是她的眼睛看东西非常锐利——这可以使人感到极端地不安。

她马上就注意到，新来的这位人物跟其他的人不同。

“大家都说他到这儿来为的是要使他的胡子生长。不过我却能看出真正的原由——他不能投射出一个影子来。”

她有些好奇，因此她马上就在散步场上跟这位陌生的绅士聊起天来。作为一个公主，她没有什么客气的必要，因此她就直截了当地对他说：

“你的毛病就是不能投射出影子。”

“公主殿下的身体现在好多了，”影子说，“我知道您的毛病是：您看事情过于尖锐。不过这毛病已经没有了，您已经治好了。我恰恰有一个相当不平常的影子！您没有看到老跟我在一起的这个人么？别的人都有一个普通的影子，但

是我却不喜欢普通的东西。有人喜欢把比自己衣服质料还要好的料子给仆人做制服穿;同样,我要让我的影子打扮得象一个独立的人。您看我还让他有一个自己的影子。这笔费用可是不小，但是我喜欢与众不同一点。”

“怎么!”公主想。“我的病已经真正治好了吗？这是世界上一个最好的温泉。它的水现在有一种奇异的力量。不过我现在还不打算离开这里，因为这地方开始使我很感兴趣。这个陌生人非常逗我的喜爱。我只希望他的胡须不要长起来，因为如果他长好了的话，那么他就要走了。”

这天晚上公主和影子在一个宽广的大厅里跳舞。她的体态轻盈，但是他的身体更轻。她从来没有遇见过这样一个跳舞的人。她告诉他,她是从哪一个国家来的,而他恰恰知道这个国家——他到那儿去过,但是那时她已经离开了。他曾经从窗口向她宫殿的内部看过——上上下下地看过。他看到了这,也看到了那。因此他可以回答公主的问题,同时暗示一些事情——这使得她非常惊奇。他一定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了！因此她对于他的知识的渊博起了无限的敬意。当她再次和他跳舞的时候,她不禁对他发生了爱情。影子特别注意到了这一点，因为她的眼睛一直在盯着他。

她跟他又跳了一次舞。她几乎把心中的话说出来了，不过她是一个很懂得分寸的人：她想到了她的国家、她的王国和她将要统治的那些人民。

“他是一个聪明人，”她对自己说。“这是很好的；而且他跳舞也很出色——这也是很好的。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学问是不是根底很深？这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把他考察一下才是。”

于是她马上问了他一个非常困难、连她自己也回答不出来的问题。影子做了一个鬼脸。

“你回答不了，”公主说。

“我小时候就知道了，”影子说，“而且我相信，连站在门那儿的我的影子都能回答得出来。”

“你的影子！”公主叫了一声，“那倒真是了不起。”

“我并不是肯定地说他能回答，”影子说。“不过我相信他能够回答。这许多年来，他一直跟着我，听我谈话。不过请殿下原谅，我要提醒您注意，他认为自己是一个人，而且以此自豪；所以如果您要使他的心情好、使他能正确地回答问题，那末您得把他当做一个真正的人来看待。”

“我可以这样办，”公主说。

于是她走到那位站在门旁的学者身边去。她跟他谈到太阳和月亮,谈到人类的内心和外表;这位学者回答得既聪明，又正确。

“有这样一个聪明的影子的人，一定不是普通人，”她想。“如果我把他选做我的丈夫的话，那对于我的国家和人民一定是一桩莫大的幸事。——我要这样办!”

于是他们——公主和影子——马上就达成了一个谅



解。不过在她没有回到自己的王国去以前，谁也不能知道这件事情。

“谁也不会知道——即使我的影子也不会知道的，”影子说。他说这句话有他自己的理由。

他们一起回到公主在家时所统治的那个国家里去。

“请听着，我的好朋友，”影子对学者说。“现在一个人所能希望得到的幸运和权力，我都有了。我现在也要为你做点特别的事情。你将永远跟我一起住在我的宫殿里，跟我一起乘坐我的皇家御车，而且每年还能领十万块钱的俸禄。不过你得让大家把你叫做影子，同时永远不准你说你曾经是一个人。一年一度，当我坐在阳台上太阳光里让大家看我的时候①，你得象一个影子的样儿，乖乖地躺在我的脚下。我可以告诉你，我快要跟公主结婚了；婚礼就在今天晚上举行。”

“哎，这未免做得太过火了！”学者说。“我不能接受，我决不干这类的事儿。这简直是欺骗公主和全国的人民。我要把一切事情讲出来——我是人，你是影子，你不过打扮得

① 在欧洲，根据封建时代遗留下来的惯例，国王和王后，或者公主和驸马，在每年国庆节日的时候，走到阳台上来，向外面欢呼的民众答礼。

象一个人一样罢了！”

“决没有人会相信你的话！”影子说。“请你放聪明一点吧，否则我就要喊警卫来了！”

“我将直接去告诉公主！”学者说。

“但是我会比你先去，”影子说；“你将走进监牢。”

事实上，结果也就是如此，因为警卫知道他要跟公主结婚，所以就服从了他的指挥。

“你在发抖，”当影子走进房里去的时候，公主说。“出了什么事情吗？我们快要结婚，你今晚不能生病呀！”

“我遇见世上一件最骇人听闻的事情！”影子说。“请想想吧！——当然，一个可怜的影子的头脑是经不起抬举的——请想想吧！我的影子疯了：他幻想他变成了一个人；他以为——请想想吧——他以为我是他的影子！”

“这真可怕！”公主说。“我想他已经被关起来了吧？”

“当然啦。我恐怕他永远也恢复不了理智了。”

“可怜的影子！”公主说，“他真是不幸。把他从他渺小的生命中解脱出来，我想也算是一桩善行吧。当我把这事情仔细思量一番以后，我觉得把他不声不响处置掉是必要的。”

“这当然未免有点过火,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忠实的仆人,”影子说，同时假装叹了一口气。

“你真是一个品质高贵的人,”公主说,在他面前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天晚上,整个城市大放光明;礼炮在一齐放射——轰轰！兵士们都在举枪致敬。这是举行婚礼！公主和影子在阳台上向百姓露面，再次接受群众的欢呼。

那位学者对于这个盛大的庆祝一点也没有听到，因为他已经被处决了。





老 房 子

街上有一幢很老很老的房子,它几乎有三百年的历史,这点人们在它的大梁上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上面刻着郁金香和牵藤的啤酒花花纹——在这中间刻着的是它兴建的年月。在那上面人们还可以看到整首用古老的字体刻出来的

诗篇。在每个窗子上的桁条上还刻着做出讥笑的样子的脸谱。第二层楼比第一层楼向外突出很多；屋檐下有一个刻着龙头的铅水笕。雨水本来应该是从龙的嘴里流出来的，但它却从它的肚皮中冒出来了，因为水笕有一个洞。

街上所有的别的房子都是很新很整齐的；它们的墙很光，窗玻璃很宽，人们可以看得出，它们不愿意跟这座老房子有什么来往。它们无疑地在想："那个老垃圾堆作为街上的一个笑柄还能站得住多久呢？它的吊窗凸出墙外太远，谁也不能从我们的窗子这边看到那边所发生的事情。它的楼梯宽得象宫殿里的楼梯，高得象是要通到一个教堂的塔里面去。它的铁栏杆象一个家庭墓窖的门——上面还装置着黄铜小球。这真可笑！"



它的对面也是整齐的新房子。它们也有同样的看法。不过这儿有一个孩子坐在窗子里面。他有一副

红润的面孔和一对闪耀的眼睛。他特别喜欢这幢老房子，不论在太阳光里或在月光里都是这样。他看到那些泥灰全都脱落了的墙壁，就坐着幻想出许多奇怪的图景来——这条街、那些楼梯、吊窗和尖尖的山形墙，在古时会象一个什么样子呢？他可以看到拿着戟的兵士，以及形状象龙和鲛的水笕。

这的确是一幢值得一看的房子！那里面住着一个老人。他穿着一条天鹅绒的马裤，一件有大黄铜扣子的上衣；他还戴着一副假发①——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真正的假发。每天早晨有一个老仆人来为他打扫房间和跑腿。除此以外，这座老房子里就只孤独地住着这位穿天鹅绒马裤的老人了。他偶尔来到窗子跟前，朝外面望一眼。这时这个小孩就对他点点头，作为回答。他们就这样相互认识了，而且成了朋友，虽然他们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话。不过事实上也没有这个必要。

小孩曾经听到他的父母说过：“对面的那个老人很富有，不过他是非常孤独的！”

---

① 古时欧洲的绅士和富有的人常常戴着假发，以掩住秃顶，同时也借此显得尊严一些。

在下一个星期天，这孩子用一张纸包了一点东西，走到门口。当那个为这老人跑腿的仆人走过时，他就对他说：

“请听着！你能不能把这东西带给对面的那个老人呢？我有两个锡兵①。这是其中的一个；我要送给他，因为我知道他是非常孤独的。”

老仆人表示出高兴的样子。他点了点头，于是就把锡兵带到老房子里去了。不久他就来问小孩，愿意不愿意亲自去拜访一次。他的爸爸妈妈准许他去。所以他就去拜访那个老房子了。

台阶栏杆上的那些铜球比平时要光亮得多；人们很可能以为这是专门为了他的拜访而擦亮的。那些雕刻出来的号手——因为门上都刻着号手，他们立在郁金香花里——都在使劲地吹喇叭；他们的双颊比以前要圆得多。是的，他们在吹：“嗒—嗒—啦—啦！小朋友到来了！嗒—嗒—啦—啦！”于是门便开了。

整个走廊里挂满了古老的画像：穿着铠甲的骑士和穿着丝绸的女子。铠甲发出响声；绸衣在窸窸窣窣地颤动。接着就是一个楼梯。它高高地伸向上面去，然后就略为弯下

① 锡兵，这里是指用镀锡铁皮做成的玩具兵。

一点。这时你就来到一个阳台上。它的确快要坍塌了。处处是长长的裂痕和大洞，不过它们里面却长出了许多草和叶子。因为阳台、院子和墙都长满了那么多的绿色植物，所以它们整个看起来象一个花园。但这还不过是一个阳台。

这儿有些古旧的花盆；它们都有一个面孔和驴耳朵。花儿自由自在地随处乱长。有一个花盆全被石竹花铺满了，这也就是说：长满了绿叶子，冒出了许多嫩芽——它们在很清楚地说："空气抚爱着我，太阳吻着我，同时答应让我在下星期日开出一朵小花——下星期日开出一朵小花啦！"

于是他走进一个房间。这儿的墙上全都糊满了猪皮；猪皮上印着金花。墙儿说：

镀金消失得很快，
但猪皮永远不坏！

沿墙摆着许多高背靠椅；每张椅子都刻着花，而且还有扶手。

"请坐吧！请坐吧！"它们说。"啊，我的身体真要裂开了！象那个老碗柜一样，我想我一定得了痛风病！我背上

得了痛风病，噢！”

不一会儿这孩子走进一个客厅，那个吊窗就在这儿，那个老人也在这儿。

“亲爱的小朋友，多谢你送给我的锡兵！”老人说，“多谢你来看我！”

“谢谢！谢谢！”——也可以说是——“嘎！啪！”这是所有的家具讲的话。它们的数目很多，当它们都来看这孩子的时候，它们几乎挤做一团。

墙中央挂着一个美丽女子的画像。她的样子很年轻和快乐，但是却穿着古时的衣服；她的头发和挺直的衣服都扑满了粉。她既不说“谢谢”，也不说“啪”；她只是用温和的眼睛望着这个小孩子。他当时就问这老人。

“您从什么地方弄到这张像的？”

“从对面的那个旧货商人那里！”老人说。“那儿挂着许多画像。谁也不认识他们，也不愿意去管他们，因为他们早就被埋葬掉了。不过从前我认识这个女子，现在她已经死了，而且死了半个世纪啦。”

在这幅画下边，在玻璃的后面，挂着一个萎枯了的花束。它们无疑也有半个世纪的历史，因为它们的样子也很

古老。那个大钟的摆摇来摇去；钟上的针在转动。这房间里每件东西在时时刻刻地变老，但是人们却不觉得。

小孩子说:“家里的人说，你一直是非常孤独的!”

“哎,”老人说,“旧时的回忆以及与回忆相联的事情,都来拜访，现在你也来拜访了！我感到非常快乐!”

于是他从书架上取出一本画册：那里面有许多我们现在见不到的华丽的马车行列、许多打扮得象纸牌上的“贾克”的兵士和挥着旗子的市民。裁缝挥着的旗帜上绘着一把由两只狮子抬着的大剪刀；鞋匠挥着的旗子上绘有一只双头鹰——不是靴子，因为鞋匠必须把一切东西安排得使人一看就说:“那是一双。”是的，就是这样的一本画册!

老人走到另外一个房间里去拿出一些蜜饯、苹果和硬壳果来——这个老房子里的一切东西真是可爱。

“我再也忍受不了!”立在五斗柜上的那个锡兵说。“这儿是那么寂寞,那么悲哀。一个惯于过家庭生活的人,在这儿实在住不下去！我再也忍受不了！日子已经够长了，而晚间却是更长!这儿的情形跟你们那儿的情形完全不一样。你的爸爸和妈妈总是愉快地在一起聊天，你和别的一些可爱的孩子也发出高兴的闹声。嗨!这个老人,他是多么寂寞

啊！你以为他会得到什么吻么？你以为会有人温和地看他一眼么？或者他会有一棵圣诞树么?他什么也没有,只有等死！我再也忍受不了!”

“你不能老是从悲哀的角度去看事情呀!”小孩子说。“我觉得这儿什么东西都可爱!而且旧时的回忆以及与回忆相联的事情都到这儿来拜访!”

“是的，但是我看不见它们，也不认识它们!”锡兵说。“我再也忍受不了!”

“你要忍受下去,”小孩子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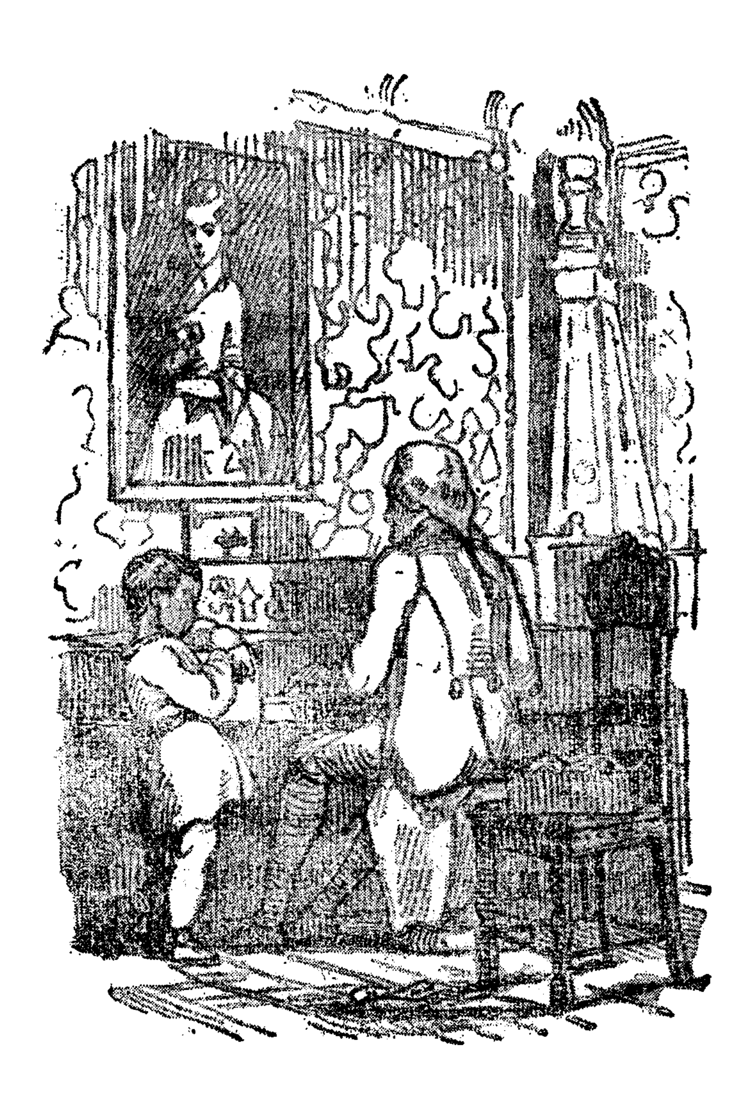
这时老人带着一副最愉快的面孔和最甜美的蜜饯、苹果以及硬壳果走来了。小孩子便不再想起锡兵了。

这个小年轻人,怀着幸福和高兴的心情,回到家来。许多日子、许多星期过去了。和对面那个老房子,又有许多往返不停的点头。最后小孩子又走过去拜访了。

那些雕刻的号手又吹起:“嗒—啦—啦，嗒—啦—啦!小朋友又来了！嗒—啦—啦!”接着那些骑士身上的剑和铠甲又响起来了，那些绸衣服又沙沙地动起来了。那些猪皮又讲起话来了,那些老椅子的背上又有痛风病了。噢!这跟头一次来的时候完全一样，因为在这儿,这一天,这一点钟

完全跟另一天，另一点钟是一样。

“我再也忍受不了！”锡兵说。“我已经哭出了锡眼泪！这儿是太悲哀了！我宁愿上战场，牺牲掉我的手和脚——这种生活总算还有点变化。我再也忍受不了！现在我才懂得，回忆以及与回忆相联的事情来拜访是一种什么味道！我的回忆也来拜访了。请相信我，这结果并不太愉快。我几乎要从五斗柜上跳下来了。你们在对面房子里面的情形，我看得清清楚楚，好象你们就在这儿一样。又是一个礼拜天的早晨——你们都很熟悉的一天！你们孩子们围着桌子站着，唱你们每天早晨唱的圣诗。你们把手合在一起，庄严地站着；爸爸和妈妈也是同样地庄严。于是门开了，小妹妹玛利亚被领进来了——她还不到两岁；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听到音乐或歌声，而且不管什么音乐或歌声，她就跳起舞来。她还不大会跳，但是她却要马上跳起来，虽然她跳得不合拍子，因为拍子是太长了。她先用一只腿站着，把头向前弯，然后又用另一只腿站着，又把头向前弯，可是这次却弯得不好。你们都站着不做一声，虽然这是很困难的。但是我在心里却笑起来了，因此我就从桌上滚下来了，而且还跌出一个包来——这个包现在还在——因为我笑是不对的。但是这一



切,以及我所经历过的许多事情,现在又来到我的心里——这一定就是回忆以及与回忆相联的事情了。请告诉我，你们仍然在礼拜天唱歌吗？请告诉我一点关于小玛利亚的消息好吗？我的老朋友——那另一个锡兵——现在怎样了？是的，他一定是很快乐的!——我却是再也忍受不了!”

“你已经被送给别人了!”小孩子说。“你应该安心下来。这一点你还看不出来吗?”

这时那个老人拿着一个抽屉走进来。抽屉里有许多东西可看：粉盒、香膏盒、旧扑克牌——它们都很大，还镀着金，现在我们是看不到这样的东西的。他还抽开了许多抽屉，拉开了一架钢琴，钢琴盖上绘着风景画。当这老人弹着的时候，钢琴就发出粗哑的声音。于是他就哼出一支歌来。

“是的,她也能唱这支歌!”他说。于是他就对这幅从旧货商人那儿买来的画点点头。老人的眼睛变得明亮起来了。

“我要到战场上去！我要到战场上去!”锡兵尽量提高嗓子大叫；接着他就栽到地上去了。

是的，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老人在找,小孩也在找；但是他不见了，他失踪了。

“我会找到他的！”老人说。不过他永远也没有找到他，因为地板上有许多洞和裂口。锡兵滚到一个裂口里去了。他躺在那里，好象躺在一个没有盖土的坟墓里一样。

这一天过去了。小孩子回到家里。一星期又过去了，接着又有许多星期过去了。窗子上都结了冰，小孩子得坐下来，在窗玻璃上用嘴哈气融出一个小视孔来看看那座老房子。雪花飘进那些刻花和刻字中间去，把整个台阶都盖住了，好象这座老房子里没有住着什么人似的。的确，这里现在没有人，因为那个老人已经死了！

黄昏的时候，门外停着一辆马车。人们把他放进棺材，抬上马车。他不久就要给埋进他乡下的坟墓里，他现在就要被运到那儿去，可是没有人来送葬，因为他所有的朋友都已经死了。当棺材被运走的时候，小孩子在后面用手对他飞吻。

几天以后，这座老房子里举行一次拍卖。小孩子从他的窗子里看到那些古老的骑士和女子、那些有长耳朵的花盆、那些古旧的椅子和碗柜，统统都被人搬走了。有的搬到这儿去，有的搬到那儿去。她的画像——在那个旧货商店里找来的——仍然回到那个旧货商店里去了，而且一直挂

在那里，因为谁也不认识她，谁也不愿意要一张老画。

到了春天，这座房子就被拆掉了，因为人们说它是一堆烂垃圾。人们可以从街上一眼就看到墙上贴着猪皮的那个房间。这些皮已经被拉下来了，并且被撕碎了。阳台上那些绿色植物凌乱地在倒下的屋梁间悬着。现在人们要把这块地方扫清。

“这才好啦！”周围的房子说。

一幢漂亮的新房子建立起来了；它有宽大的窗子和平整的白墙。不过那座老房子原来所在的地方恰恰成了一个小花园。邻近的墙上长满了野生的葡萄藤。花园前面有一道铁栏杆和一个铁门。它们的样子很庄严。行人在它们面前停下步子，朝里面望。

麻雀成群地栖在葡萄藤上，叽叽喳喳地互相叫着。不过它们不是谈着关于那幢老房子的事情，因为它们记不清那些事。许多年已经过去了，那个小孩子已经长大成人，长成了一个象他父母所期望的有能力的人。他刚结婚不久。他要同他的妻子搬进这幢有小花园的房子里来。当她正在栽一棵她认为很美丽的野花的时候，他站在她的身边。她用

小巧的手栽着花，用指头在花周围紧按上些泥土。

“噢！这是什么?”她觉得有件什么东西刺着了她。

有一件尖东西在柔软的泥土里冒出来了。想想看吧!这就是那个锡兵——在那个老人房间里跑掉的锡兵。他曾经在烂木头和垃圾里混了很久，最后又在土里睡了许多年。

年轻的妻子先用一片绿叶子、然后又用她美丽的、喷香的手帕把锡兵擦干净。锡兵好象是从昏睡中恢复了知觉。

“让我瞧瞧他吧!”年轻人说。于是他笑起来，摇着头。“啊!这不可能就是他,但是他使我记起了我小时候跟一个锡兵的一段故事!”

于是他就对他的妻子讲了关于那座老房子、那个老人和锡兵的故事。他把锡兵送给了老人,因为他是那么孤独。他讲得那么仔细，好象是真事一样。年轻的妻子不禁为那座老房子和那个老人流出泪来。

“这也许就是那个锡兵!”她说。“让我把他保存起来,以便记住你所告诉我的这些事情。但是你得把那个老人的坟指给我看!”

“我不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呀,”他说,“谁也不知道它!他所有的朋友都死了;没有谁去照料它,而我自己那时还不过



是一个小孩子!”

“那末他一定是一个非常孤独的人了!”她说。

“是的,可怕地孤独!”锡兵说,“不过他居然没有被人忘记掉,倒也真使人高兴!”

“高兴!”旁边一个声音喊。但是除了锡兵以外,谁也看不出这就是过去贴在墙上的一块猪皮。它上面的镀金已经全没有了。它的样子很象潮湿的泥土,但它还是有它的意

见。它说：

镀金消失得很快。

但猪皮永远不坏！

不过锡兵不相信这套理论。

一　滴　水

你当然知道什么叫做放大镜——它是一种圆玻璃，可以把一切东西放大到比原来的体积大一百倍。你只要把这镜子放在眼睛面前,瞧瞧一滴从池子里取出来的水,你就可以看见一千多种奇怪的生物——在别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在水里看见的。不过它们的确存在着,一点也不虚假。这好象是一大盘龙虾，在你上我下地跳跃着。它们的样子非常凶猛,彼此撕着腿和臂、尾巴和身体；然而它们自己却感到愉快和高兴。

从前有一个老头儿，大家把他叫做克里布勒·克拉布勒①,这就是他的名字。他总是希望在一切东西中抽出最好的东西来。当他没有办法达到目的时,他就要使用魔术了。

有一天他坐下来拿着一个放大镜放在眼前，查看一滴从沟里取出来的水。嗨,那才是一副乱爬乱叫的景象呢!无数的小生物在跳跃着，互相撕扯，互相吞食。

“这真吓人!”老克里布勒·克拉布勒说。“我们不能劝

它们生活得和平和安静一点么？劝它们不要管别人的闲事么?”

他想了又想,可是想不出办法。最后他只好使魔术了。

“我得把它们染上颜色,好使它们显得清楚!”他说。

于是他就在这滴水里倒进了一滴象红酒这类的东西。不过这就是巫婆的血——最上等的、每滴价值两个银毫的血。这样,那些奇异的小生物就全身染上了粉红色;水滴简直象住着一群裸体野人的城市一样。



① 原文是 Krible-Krable，即乱爬乱叫的意思。

“这是一些什么东西？”另外一个魔法师问。这人没有名字——而他却正因为没有名字而驰名。



“嗨，如果你能猜出它们是什么东西，”老克里布勒·克拉布勒说，“我就把它们送给你。不过，你不知道，要猜出来是不很容易的。”

这个没有名字的魔法师朝放大镜里面望。这真象一个城市，那里面的人都在跑来跑去，没有穿衣服！多么可怕啊！不过更可怕的是看到这个人怎样打着和推着那个人，他们互相咬着，掐着，拉着和捶着。在下面的要爬上来，在上面的要钻到下面去。

“看呀！看呀！他的腿比我的长！呸！滚他的！有一个人的耳朵后面长了一个小瘤——一个无害的小瘤，不过这使他感到痛，而它将来还会使他感到更痛！”

于是大家拖着他，向这瘤砍来；而且正因为这个小瘤，

大家就把这人吃掉了。另外还有一个人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象一个小姑娘。她只希望和平和安静。不过大家不让这位小姑娘坐在那儿。他们把她拖出来,打她,最后就把她吃掉了。

“这真是滑稽透顶!”魔法师说。

“是的，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克里布勒·克拉布勒问。“你能看得出来吗?”

“这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魔法师说。“这就是哥本哈根的缩影，或者某个别的大城市——因为它们都是一样的。这就是大城市!”

“这不过是沟里的一滴水而已!”克里布勒·克拉布勒说。

幸 福 的 家 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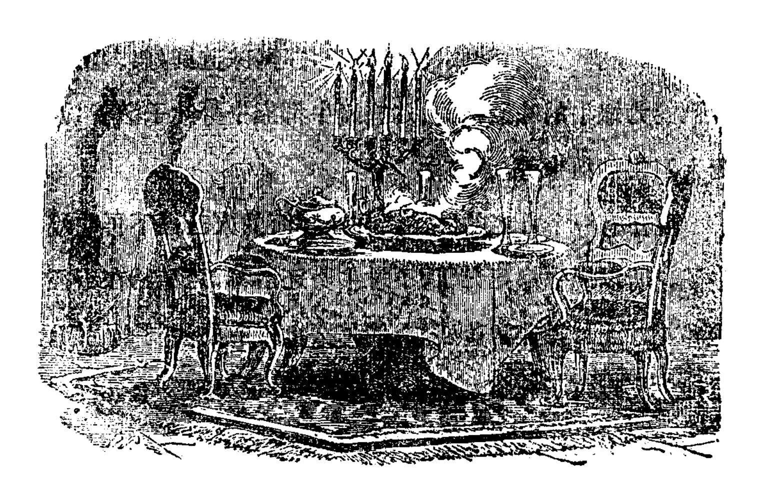
这个国家里最大的绿叶子,无疑要算是牛蒡的叶子了。你拿一片放在你的肚皮上，那么它就象一条围裙。如果你把它放在头上,那么在雨天里它就可以当做一把伞用,因为它是出奇地宽大。牛蒡从来不单独地生长;不,凡是长着一棵牛蒡的地方，你一定可以找到好几棵。这是它最可爱的一点，而这一点对蜗牛说来只不过是食料。

在古时候，许多大人物把这些白色的大蜗牛做成“碎肉”；当他们吃着的时候，就说:“哼,味道真好!”因为他们认为蜗牛的味道很美。这些蜗牛都靠牛蒡叶子活着；因此人们才种植牛蒡。

现在有一个古老的公馆，住在里面的人已经不再吃蜗牛了。所以蜗牛都死光了,不过牛蒡还活着,这植物在小径上和花畦上长得非常茂盛,人们怎么也没有办法制止它们。这地方简直成了一个牛蒡森林。要不是这儿那儿有几株苹果树和梅子树，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一个花园。处处都是牛

蒡；在它们中间住着最后的两个蜗牛遗老。

它们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大年纪。不过它们记得很清楚：它们的数目曾经是很多很多，而且都属于一个从外国迁来的家族，整个森林就是为它们和它们的家族而发展起来的。它们从来没有离开过家，不过却听说过：这个世界上还有一个什么叫做“公馆”的东西。它们在那里面被烹调着，然后变成黑色，最后被盛在一个银盘子里。不过结果怎样，它们一点也不知道。此外，它们也想象不出来，烹调完了以后盛在银盘子里，究竟是一种什么味道。那一定很美，特别排场！它们请教过小金虫、癞蛤蟆和蚯蚓，但是一点道理也问



不出来,因为它们谁也没有被烹调过或盛在银盘子里面过。

那对古老的白蜗牛要算世界上最有身份的人物了。它们自己知道森林就是为了它们而存在的，公馆也是为了使它们能被烹调和放在银盘子里而存在的。

它们过着安静和幸福的生活。因为它们自己没有孩子,所以就收养了一个普通的小蜗牛。它们把它作为自己的孩子抚育。不过这小东西长不大，因为它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蜗牛而已。但是这对老蜗牛——尤其是妈妈——觉得她能看出它在长大。假如爸爸看不出的话，她要求他摸摸它的外壳。因此他就摸了一下；他发现妈妈说的话有道理。

有一天雨下得很大。

“请听牛蒡叶子上的响声——咚咚咚！咚咚咚！”蜗牛爸爸说。

“这就是我所说的雨点,”蜗牛妈妈说。“它沿着梗子滴下来了！你可以看到，这儿马上就会变得潮湿了！我很高兴,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房子;小家伙也有他自己的①。我们的优点比任何别的生物都多。大家一眼就可以看出，我们

① 在丹麦文里，蜗牛的外壳叫做“房子”（huus）。

是世界上最高贵的人！我们一生下来就有房子住，而且这一堆牛蒡林完全是为我们而种植的——我倒很想知道它究竟有多大，在它的外边还有些什么别的东西！”

“它的外边什么别的东西也没有!”蜗牛爸爸说。“世界上再也没有比我们这儿更好的地方了。我什么别的想头也没有。”

“对，”妈妈说，“我倒很想到公馆里去被烹调一下，然后放到银盘子里去。我们的祖先们都是这样；你要知道，这是一种光荣呢！”

“公馆也许已经塌了，”蜗牛爸爸说，“或者牛蒡已经在它上面长成了树林，弄得人们连走都走不出来。你不要急——你老是那么急，连那个小家伙也开始学起你来。你看他这三天来不老是往梗子上爬么？当我抬头看看他的时候，我的头都昏了。”

“请你无论如何不要骂他，”蜗牛妈妈说。“他爬得很有把握。他使我们得到许多快乐。我们这对老夫妇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值得活下去了。不过，你想到过没有：我们在什么地方可以为他找个太太呢？在这林子的远处，可能住着我们的族人，你想到过没有？”

“我相信那儿住着些黑蜗牛，”老头儿说，“没有房子的黑蜗牛！不过他们都是一帮卑下的东西，而且还喜欢摆架子。不过我们可以托蚂蚁办办这件事情；他们跑来跑去，好象很忙似的。他们一定能为我们的小少爷找个太太。”

“我认识一位最美丽的姑娘！”蚂蚁说；“不过我恐怕她不成，因为她是一个王后！”

“这没有什么关系，”两位老蜗牛说。“她有一座房子吗？”

“她有一座宫殿！”蚂蚁说。“一座最美丽的蚂蚁宫殿，里面有七百条走廊。”

“谢谢你！”蜗牛妈妈说；“我们的孩子可不会钻蚂蚁窟的。假如你找不到更好的对象的话，我们可以托白蚊蚋来办这件差事。他们天晴下雨都在外面飞。牛蒡林的里里外外，他们都知道。”

“我们为他找到了一个太太，”蚊蚋说。“离这儿一百步路远的地方，有一个有房子的小蜗牛住在醋栗丛上。她是很寂寞的，她已经够结婚年龄。她住的地方离此地只不过一百步远！”

“是的，让她来找他吧，”这对老夫妇说。“他拥有整个

的牛蒡林，而她只不过有一个小醋栗丛！”

这样，它们就去请那位小蜗牛姑娘来。她足足过了八天才到来，但是这是一种很珍贵的现象，因为这说明她是一个很正经的女子。

于是它们就举行了婚礼。六个萤火虫尽量发出光来照着。除此以外，一切是非常安静的，因为这对老蜗牛夫妇不喜欢大喝大闹。不过蜗牛妈妈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演说。蜗牛爸爸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因为他受到了极大的感动。于是它们把整座牛蒡林送给这对年轻夫妇，作为遗产；并且说了一大套它们常常说的话，那就是——这地方是世界上最好的一块地方，如果它们要正直地、善良地生活和繁殖下去的话，它们和它们的孩子们将来就应该到那个公馆里去，以便被煮得漆黑、放到银盘子上面。

当这番演说讲完了以后，这对老夫妇就钻进它们的屋子里去，再也不出来。它们睡着了。

年轻的蜗牛夫妇现在占有了这整座的森林，同时生了一大堆孩子。不过它们从来没有被烹调过，也没有到银盘子里去过。因此它们就下了一个结论，认为那个公馆已经塌了，全世界的人类都已经死去了。谁也没有反对它们这

种看法,因此它们的看法一定是对的。雨打在牛蒡叶上,为它们发出咚咚的音乐来。太阳为它们发出亮光，使这牛蒡林增添了不少光彩。这样，它们过得非常幸福——这整个家庭是幸福的，说不出地幸福!



母 亲 的 故 事

一个母亲坐在她孩子的身旁，非常焦虑，因为她害怕孩子会死去。他的小脸蛋已经没有血色了，他的眼睛闭起来了。他的呼吸很困难，只偶尔深深地吸一口气，好象在叹息。母亲望着这个小小的生物，样子比以前更愁苦。

有人在敲门。一个穷苦的老头儿走进来了。他裹着一件宽大得象马毡一样的衣服，因为这使人感到更温暖，而且

他也有这个需要。外面是寒冷的冬天，一切都被雪和冰覆盖了，风吹得厉害，刺人的面孔。

当老头儿正冻得发抖、这孩子暂时睡着了的时候，母亲就走过去，在火炉上的一个小罐子里倒进一点啤酒，为的是要暖给这老人喝。老人坐下来，摇着摇篮。母亲也在他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望着她那个呼吸很困难的病孩子，同时握着他的一只小手。

“你以为我要把他拉住，是不是？”她问。“我们的上帝不会把他从我手中夺去的！”

这个老头儿——他就是死神——用一种奇怪的姿势点了点头，他的意思好象是说“是”，又象“不是”。母亲低下头来望着地面，眼泪沿着双颊向下流。她的头非常沉重，因为她三天三夜没有合过眼睛。现在她是睡着了，不过只睡着了片刻；于是她惊醒起来，打着寒颤。

“这是怎么一回事？”她说，同时向四周望望。不过那个老头儿已经不见了；她的孩子也不见了——他已经把他带走了。墙角那儿的一座老钟在发出嗞嗞的声音，“扑通！”那个铅做的老钟摆落到地上来了。钟也停止了活动。

但是这个可怜的母亲跑到门外来，喊着她的孩子。

在外面的雪地上坐着一个穿黑长袍的女人。她说:“死神刚才和你一道坐在你的房间里；我看到他抱着你的孩子急急忙忙地跑走了。他跑起路来比风还快。凡是他所拿走的东西，他永远也不会再送回来的!”

“请告诉我，他朝哪个方向走了?”母亲说。“请把方向告诉我，我要去找他!”

“我知道!”穿黑衣服的女人说。“不过在我告诉你以前，你必须把你对你的孩子唱过的歌都唱给我听一次。我非常喜欢那些歌;我从前听过。我就是‘夜之神’。你唱的时候，我看到你流出眼泪来。”

“我将把这些歌唱给你听，都唱给你听!”母亲说。“不过请不要留住我，因为我得赶上他，把我的孩子找回来。”

不过夜之神坐着一声不响。母亲只有痛苦地扭着双手，唱着歌，流着眼泪。她唱的歌很多,但她流的眼泪更多,于是夜之神说:“你可以向右边的那个黑枞树林走去；我看到死神抱着你的孩子走到那条路上去了。”

路在树林深处和另一条路交叉起来；她不知道走哪条路好。这儿有一丛荆棘，既没有一片叶子,也没有一朵花。这时正是严寒的冬天，那些小枝上只挂着冰柱。

“你看到死神抱着我的孩子走过去没有？”

“看到过，”荆棘丛说，“不过我不愿告诉你他所去的方向，除非你把我抱在你的胸脯上温暖一下。我在这儿冻得要死，我快要变成冰了。”

于是她就把荆棘丛抱在自己的胸脯上——抱得很紧，好使它能够感到温暖。荆棘刺进她的肌肉；她的血一滴一滴地流出来。但是荆棘丛长出了新鲜的绿叶，而且在这寒冷的冬夜开出了花，因为这位愁苦的母亲的心是那么地温暖！于是荆棘丛就告诉她应该朝哪个方向走。

她来到了一个大湖边。湖上既没有大船，也没有小舟。湖上还没有足够的厚冰可以托住她，但是水又不够浅，她不能涉水走过去。不过，假如她要找到她的孩子的话，她必须走过这个湖。于是她就蹲下来喝这湖的水；但是谁也喝不完这水的。这个愁苦的母亲只是在幻想一个什么奇迹发生。

“不成，这是一件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湖说。“咱们还是来谈谈条件吧！我喜欢收集珠子，而你的眼睛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的两颗最明亮的珠子。如果你能够把它们哭出来交给我的话，我就可以把你送到那个大的温室里去。死神就住在那儿种植着花和树。每一棵花或树就是一个人的生

命!”

“啊，为了我的孩子,我什么都可以牺牲!”哭着的母亲说。于是她哭得更厉害,结果她的眼睛坠到湖里去了,成了两颗最贵重的珍珠。湖把她托起来,好象她是坐在一个秋千架上似的。这样,她就浮到对面的岸上去了——这儿有一幢十多里路宽的奇怪的房子。人们不知道这究竟是一座有许多树林和洞口的大山呢,还是一幢用木头建筑起来的房子。不过这个可怜的母亲看不见它，因为她已经把她的两颗眼珠都哭出来了。

“我到什么地方去找那个把我的孩子抱走了的死神呢?”她问。

“他还没有到这儿来!”一个守坟墓的老太婆说。她专门看守死神的温室。“你怎样找到这儿来的？谁帮助你的?”

“我们的上帝帮助我的!”她说。“他是很仁慈的,所以你应该也很仁慈。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我亲爱的孩子呢?”

“我不知道,”老太婆说,“你也看不见!这天晚上有许多花和树都凋谢了,死神马上就会到来,重新移植它们！你知道得很清楚，每个人有他自己的生命之树,或生命之花,完全看他的安排是怎样。它们跟别的植物完全一样，不过它

们有一颗跳动的心。小孩子的心也会跳的。你去找吧，也许你能听出你的孩子的心的搏动。不过，假如我把你下一步应该做的事情告诉你，你打算给我什么酬劳呢？”

“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你了，”这个悲哀的母亲说。“但是我可以为你走到世界的尽头去。”

“我没有什么事情要你到那儿去办，”老太婆说。“不过你可以把你又长又黑的头发给我。你自己知道，那是很美丽的，我很喜欢！作为交换，你可以把我的白头发拿去——那总比没有好。”

“如果你不再要求什么别的东西的话，”她说，“那么我愿意把它送给你！”

于是她把她美丽的黑头发交给了老太婆，同时作为交换，得到了她的雪白的头发。

这样，她们就走进死神的大温室里去。这儿花和树奇形怪状地繁生在一起。玻璃钟底下培养着美丽的风信子；大朵的、耐寒的牡丹花在盛开。在种种不同的水生植物中，有许多还很新鲜，有许多已经半枯萎了，水蛇在它们上面盘绕着，黑螃蟹紧紧地钳着它们的梗子。那儿还有许多美丽的棕榈树、栎树和梧桐树；那儿还有芹菜花和盛开的麝香草。每

一棵树和每一种花都有一个名字。它们每一棵都代表一个人的生命:这些人还是活着的,有的在中国,有的在格林兰,散布在全世界。有些大树栽在小花盆里,因此都显得很挤,几乎把花盆都要胀破了。在肥沃的土地上有好几块地方还种着许多娇弱的小花,它们周围长着一些青苔;人们在仔细地培养和照管它们。不过这个悲哀的母亲在那些最小的植物上弯下腰来,静听它们的心跳。在这些无数的花中,她能听出她的孩子的心跳。

“我找到了!”她叫着,同时把双手向一朵蓝色的早春花伸过来。这朵花正在把头垂向一边,有些病了。

“请不要动这朵花!”那个老太婆说;“不过请你等在这儿。当死神到来的时候——我想他随时可以到来——请不要让他拔掉这棵花。你可以威胁他说,你要把所有的植物都拔掉;那么他就会害怕的。他得为这些植物对上帝负责;在他没有得到上帝的许可以前,谁也不能拔掉它们。”

这时忽然有一阵冷风吹进房间里来了。这个没有眼睛的母亲看不出,这就是死神的来临。

“你怎么找到这块地方的?”他说。“你怎么比我还来得早?”

“因为我是一个母亲呀!”她说。

死神向这朵娇柔的小花伸出长手来;可是她用双手紧紧抱着它不放。同时她又非常焦急,生怕弄坏了它的一片花瓣。于是死神就朝着她的手吹。她觉得这比寒风还冷;于是她的手垂下来了,一点气力也没有。

“你怎样也反抗不了我的!”死神说。

“不过我们的上帝可以的!”她说。

“我只是执行他的命令!”死神说。“我是他的园丁。我把他所有的花和树移植到天国,到那个神秘国土里的乐园中去。不过它们怎样在那儿生长,怎样在那儿生活,我可不敢告诉给你听!”

“请把我的孩子还给我吧!”母亲说。她一面说,一面哀求着。忽然她用双手抓住近旁两朵美丽的花,大声对死神说:“我要把你的花都拔掉,因为我现在没有路走!”

“不准动它们!”死神说。“你说你很痛苦;但是你现在却要让一个别的母亲也感到同样地痛苦!”

“一个别的母亲?”这个可怜的母亲说。她马上松开了那两棵花。

“这是你的眼珠,”死神说。“我已经把它们从湖里捞出

来了；它们非常明亮。我不知道这原来就是你的。收回去吧；它们现在比以前更加明亮。请你朝你旁边的那个井底望一下吧。我要把你想要拔掉的这两棵花的名字告诉你；那么你就会知道它们的整个的未来，整个的人间生活；那么你就会知道，你所要摧毁的究竟是什么东西。”

她向井底下望。她真感到莫大的愉快，看见一个生命是多么幸福，看见它的周围是一片多么愉快和欢乐的气象。她又看那另一个生命：它是忧愁和贫困、苦难和悲哀的化身。



“这两种命运都是上帝的意志!”死神说。

“它们之中哪一朵是受难之花,哪一朵是幸福之花呢?”她问。

“我不能告诉你,”死神回答说。“不过有一点你可以知道：这两朵花之中有一朵是你自己的孩子。你刚才所看到的就是你的孩子的命运——你亲生孩子的未来。”

母亲惊恐得叫起来。

“它们哪一朵是我的孩子呢？请您告诉我吧!请您救救天真的孩子吧！请把我的孩子从苦难中救出来吧！还是请您把他带走吧！把他带到上帝的国度里去！请忘记我的眼泪，我的祈求,原谅我刚才所说的和做的一切事情吧!”

“我不懂你的意思!”死神说。“你想要把你的孩子抱回去呢,还是让我把他带到一个你所不知道的地方去呢?”

这时母亲扭着双手，双膝跪下来，向我们的上帝祈祷:

“您的意志永远是好的。请不要理我所作的违反您的意志的祈祷！请不要理我！请不要理我!”

于是她把头低低地垂下来。

死神带着她的孩子飞到那个不知名的国度里去了。

译　后　记

《红鞋》(De rode sko)、《跳高者》（Springfyrene)、《牧羊女和扫烟囱的人》（Hyrdinden og Skorsteensfeieren)和《丹麦人荷尔格》（Holger Danske)原著都发表于一八四五年,收集在安徒生的《新的童话》第三集里。《卖火柴的小女孩》(Den lille pige mel Svovlstikkerne)发表于一八四六年。《城堡上的一幅画》(Et Billede fra Castelsvolden)、《瓦尔都窗前的一瞥》(Fra et Vinduei Vartou)、《老路灯》(Den gamle Gadelygte)、《邻居们》(Nabofamilierne)、《小杜克》（Lille Tuk)和《影子》(Skyggen)都发表于一八四七年。而后面的三篇都收集在《新的童话》集子里。《老房子》(Det gamle Huus)、《一滴水》(Vanddraaben)、《幸福的家庭》（Den lykkelige Familie)和《母亲的故事》(Historien om en Moder)都发表于一八四八年,也收集在《新的童话》里。

《新的童话》(Nye Eventyr)代表作者在童话创作中一种新的方向:即幻想的成份少,而直接对现实生活的描写多。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本书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49 年版本译出

母 亲 的 故 事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中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字数 68,000
1986 年 7 月新 2 版 198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印数：169,701—201,700 册

书号 · 10188 · 33 定价：0.64 元

书　号：10188 · 33

定　价：　　0.64 元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六

柳树下的梦

叶君健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六

柳树下的梦

叶君健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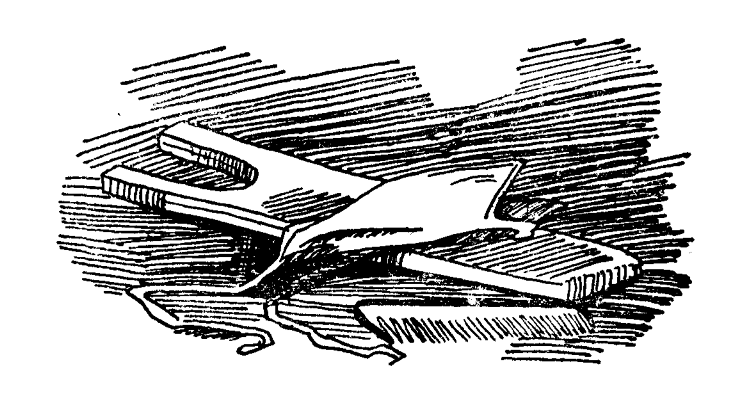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提要

这个集子里的十八篇童话和以童话形式写的散文诗，代表安徒生中年时代对于人生的深刻体会和批评。这里有对天真烂漫的童年的歌颂，有对青春时代的爱情的怀恋，有对上流社会的虚伪生活的讽刺。每篇作品都洋溢着丰富的诗情和作者那种独特的微笑——含泪的微笑。

目　次



衬　衫　领　子

从前有一位漂亮的绅士；他所有的动产只是一个脱靴器和一把梳子。但他有一个世界上最好的衬衫领子。我们现在所要听到的就是关于这个领子的故事。

衬衫领子的年纪已经很大，足够考虑结婚的问题。事又凑巧，他和袜带在一块儿混在水里洗。

“我的天！”衬衫领子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苗条和细嫩、这么迷人和温柔的人儿。请问你尊姓大名？”

“这个我可不能告诉你！”袜带说。

“你府上在什么地方？”衬衫领子问。

不过袜带是非常害羞的。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她觉得非常困难。

“我想你是一根腰带吧？”衬衫领子说——“一种内衣的腰带！亲爱的小姐，我可以看出，你既有用，又可以做装饰品！”

“你不应该跟我讲话！”袜带说。“我想，我没有给你任何理由这样做！”

“咳，一个长得象你这样美丽的人儿，”衬衫领子说，“就是足够的理由了。”

“请不要走得离我太近！”袜带说，“你很象一个男人！”

“我还是一个漂亮的绅士呢！”衬衫领子说。“我有一个脱靴器和一把梳子！”

这完全不是真话，因为这两件东西是属于他的主人的。他不过是在吹牛罢了。

“请不要走得离我太近！”袜带说，“我不习惯于这种行为。”

“这简直是在装腔作势！”衬衫领子说。这时他们就从水里被取出来，上了浆，挂在一张椅子上晒，最后就被拿到一个熨斗板上。现在一个滚热的熨斗来了。

“太太！”衬衫领子说，“亲爱的寡妇太太，我现在颇感到有些热了。我现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我的皱纹全没有了。你烫穿了我的身体，噢，我要向你求婚！”

“你这个老破烂！”熨斗说，同时很骄傲地在衬衫领子上走过去，因为她想象自己是一架火车头，拖着一长串列车，在铁轨上驰过去。

“你这个老破烂！”熨斗说。

衬衫领子的边缘上有些破损。因此有一把剪纸的剪刀就来把这些破损的地方剪平。

“哎哟！”衬衫领子说，“你一定是一个巴蕾舞舞蹈家！你的腿子伸得多么直啊！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美丽的姿态！世界上没有任何人能模仿你！”

“这一点我知道！”剪刀说。

“你配得上做一个伯爵夫人！”衬衫领子说。“我全部的财产是一位漂亮绅士，一个脱靴器和一把梳子。我只是希望再有一个伯爵的头衔！”

“难道他还想求婚不成？”剪刀说。她生起气来，结结实实地把他剪了一下，弄得他一直复元不了。

“我还是向梳子求婚的好！”衬衫领子说。“亲爱的姑

娘！你看你把牙齿①保护得多么好，这真了不起。你从来没有想到过订婚的问题吗？”

“当然想到过，你已经知道，”梳子说，“我已经跟脱靴器订婚了！”

“订婚了！”衬衫领子说。

现在他再也没有求婚的机会了。因此他瞧不起爱情这种东西。

很久一段时间过去了。衬衫领子来到一个造纸厂的箱子里。周围是一堆烂布朋友：细致的跟细致的人在一起，粗鲁的跟粗鲁的人在一起，真是物以类聚。他们要讲的事情可真多，但是衬衫领子要讲的事情最多，因为他是一个可怕的牛皮大王。

“我曾经有过一大堆情人！”衬衫领子说。“我连半点钟的安静都没有！我又是一个漂亮绅士，一个上了浆的人。我既有脱靴器，又有梳子，但是我从来不用！你们应该看看我那时的样子，看看我那时不理人的神情！我永远也不能忘记我的初恋——那是一根腰带。她是那么细嫩，那么温

① 即梳子齿。



柔，那么迷人！她为了我自己投到一个水盆里去！后来又有一个寡妇，她变得火热起来，不过我没有理她，直到她变得满脸青黑为止！接着来了巴蕾舞舞蹈家。她给了我一个创伤，至今还没有好——她的脾气真坏！我的那把梳子倒是钟情于我，她因为失恋把牙齿都弄得脱落了。是的，象这类的事儿，我真是一个过来人！不过那根袜带子使我感到最难过——我的意思是说那根腰带，她为我跳进水盆里去，我的良心上感到非常不安。我情愿变成一张白纸！”

事实也是如此，所有的烂布都变成了白纸，而衬衫领子却成了我们所看到的这张纸——这个故事就是在这张纸上被印出来的。事情要这么办，完全是因为他喜欢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瞎吹一通的原故。这一点我们必须记清楚，免

得我们干出同样的事情,因为我们不知道,有一天我们也会来到一个烂布箱里，被制成白纸,在这纸上,我们全部的历史,甚至最秘密的事情也会被印出来,结果我们就不得不象这衬衫领子一样，到处讲这个故事。



亚　麻

一棵亚麻开满了花。它开满了非常美丽的蓝花。花朵柔软得象飞蛾的翅膀，甚至比那还要柔软。太阳照在亚麻身上，雨雾润泽着它。这正好象孩子被洗了一番以后、又从妈妈那里得到了一个吻一样——使他们变得更可爱。亚麻也是这样。

“人们说，我长得太好了，”亚麻说，“并且还说我又美又长，将来可以织成很好看的布。嗨，我是多么幸运啊！我将来一定是最幸运的人！太阳光多么使人快乐！雨的味道

是多么好,多么使人感到新鲜！我是分外地幸运;我是一切东西之中最幸运的!”

“对，对，对!”篱笆桩说。“你不了解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了解，因为我们身上长得有节!”于是它们就悲观地发出吱吱格格的声音来:

吱——格——嘘,
拍——呼——吁,
歌儿完了。

“没有，歌儿并没有完了呀!”亚麻说。“明天早晨太阳就会出来,雨就会使人愉快。我能听见我在生长的声音,我能觉得我在开花！我是一切生物中最幸运的!”

不过有一天,人们走过来捏着亚麻的头,把它连根从土里拔出来。它受了伤。它被放在水里，好象人们要把它淹死似的。然后它又被放在火上,好象人们要把它烤死似的。这真是可怕!

“一个人不能永远过着幸福的时光!”亚麻说。“一个人应该吃点苦，才能懂得一些事情。”

不过更糟糕的时候到来了。亚麻被折断了,撕碎了,揉打了和梳理了一通。是的，它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一套什么玩艺儿。它被装在一架纺车上——吱格！吱格！吱格——这把它弄得头昏脑胀，连思想都不可能了。

“我有个时候曾经是非常幸运的!”它在痛苦中作这样的回忆。“一个人在幸福的时候应该知道快乐！快乐！快乐！啊!”当它被装到织布机上去的时候，它仍然在说这样的话。于是它被织成了一大块美丽的布。所有的亚麻，每一根亚麻，都被织成了这块布。

“不过，这真是出人意料之外！我以前决不会相信的!嗨！我是多么幸福啊！是的，篱笆桩这样唱是有道理的:

吱——格——嘘,
拍——呼——吁!

歌儿一点也不能算是完了！它现在还不过是刚刚开始呢！这真是意想不到！如果说我吃了一点苦头，总算没有白吃。我是一切东西中最幸福的！我是多么结实、多么柔和、多么白、多么长啊！我原不过只是一棵植物——哪怕还

开得有花;和从前比起来,我现在完全是两样！从前没有谁照料我，只有在天下雨的时候我才得到一点水。现在却有人来照料我了！女仆人每天早上把我翻一翻，每天晚上我在水盆里洗一个淋水浴。是的，牧师的太太甚至还作了一篇关于我的演讲，说我是整个教区里最好的一块布。我不能比这更幸福了!”

现在这块布来到屋子里面，被一把剪刀裁剪着。人们是在怎样剪它,在怎样裁它,在怎样用针刺它啊！人们就是这样对付它，而这并不是太愉快的事情。它被裁成一件衣服的十二个没有名字、但是缺一不可的部分——恰恰是一打!

“嗨,现在我总算得到一点结果！这就是我的命运！是的,这才是真正的幸福呢！我现在算是对世界有点用处了,而这也是应该的——这才是真正的快乐！我们变成了十二件东西,但同时我们又是一个整体。我们是一打,这是稀有的幸运!”

许多年过去了。它们再无法守在一起了。

“有一天总会完了,”每一个部分说。“我倒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呆得久一点，不过你不能指望不可能的事情呀!”

它们现在被撕成了烂布片。它们以为现在一切都完了，因为它们被剁细了,并且被水煮了。是的,它们自己也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最后它们变成了美丽的白纸。

“哎唷，这真是奇事，一件可爱的奇事!”纸说。“我现在比以前更美丽了，人们将在我身上写出字来！这真是绝顶的好运气!”

它上面写了字——写了最美丽的故事。人们听着这些写下来的故事——这都是些聪明和美好的事情，听了能够使人变得更聪明和更美好。这些写在纸上的字是最大的幸福。

“这比我是一朵田野里的小蓝花时所能梦想得到的东西要美妙得多。我怎能想到我能在人类中间散布快乐和知识呢？我连自己都不懂得这道理！不过事实确是如此。上帝知道，除了我微弱的力量为了保存自己所能做到的一点事情以外，我什么本事也没有！然而他却不停地给我快乐和光荣。每次当我一想到‘歌儿完了’的时候，歌儿却以更高贵、更美好的方式重新开始。现在无疑地我将要被送到世界各地去旅行，好使人人都读到我。这种事情是很可能的！从前我有蓝花儿，现在每一朵花儿都变成了最美丽

的思想！我在一切东西中是最幸福的！”

不过纸并没有去旅行，却到一个印刷所里去了。它上面所写的东西都被排成了书,也可以说几千几百本的书,因为这样才可以使无数的人得到快乐和好处。这比起写在纸上、周游世界不到半路就毁坏了这种情况来，要好得多。

“是的，这的确是一个最聪明的办法！”写上了字的纸想。“我确实没有想到这一点！我将呆在家里,受人尊敬,象一位老祖父一样！文章是写在我的身上；字句从笔尖直接流到我的身体里面去。我没有动,而是书本在各处旅行。我现在的确能够做点事情！我是多么高兴，我是多么幸福啊！”

于是纸被卷成一个小卷，放到书架上去了。

“工作过后休息一阵是很好的,”纸说。“把思想集中一下，想想自己肚皮里有些什么东西——这是对的。现在我第一次知道我有些什么本事——认识自己就是进步。我还会变成什么呢？我仍然会前进；我永远是前进的！”

有一天纸被放在炉子上要烧掉，因为它不能卖给杂货店里去包黄油和红糖。屋里的孩子们都围做一团；他们要看看它烧起来，他们要看看火灰里的那些红火星——这些

火星很快就一个接着一个地不见了，熄灭了。这很象放了学的孩子。最后的一颗火星简直象老师：大家总以为他早走了，但是他却在别人的后面走出来。

所有的纸被卷成一卷,放在火上。噢！它烧得才快呢。“噢!”它说,同时变成了一朵明亮的焰花。焰花升得很高,亚麻从来没有能够把它的小蓝花开得这样高过。它发出白麻布从来发不出的闪光。它上面写的字一忽儿全都变红了；那些词句和思想都成了火焰。

“现在我要直接升向太阳了!”火焰中有一个声音说。这好象一千个声音在合唱。焰花通过烟囱一直跑到外面去。在那儿，比焰花还要细微的、人眼所看不见的、微小的生物在浮动着,数目之多,比得上亚麻所开的花朵。它们比产生它们的火焰还要轻。当火焰熄灭了、当纸只剩下一撮黑灰的时候，它们还在灰上跳了一次舞。它们在它们所接触过的地方都留下了痕迹——许多小小的红火星。孩子们都从学校里走出来，老师总是跟在最后！看看这情形真好玩！家里的孩子站在死灰的周围，唱出一支歌——

吱——格——嘘，

拍——呼——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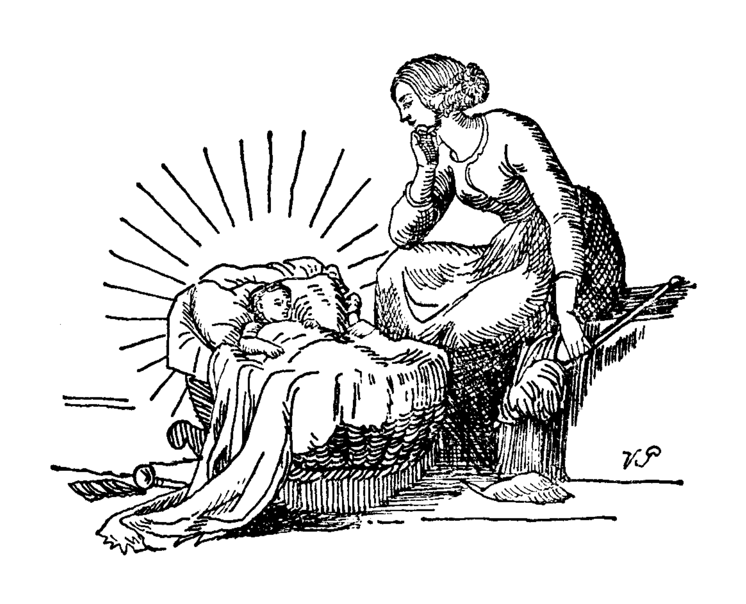
歌儿完了！



不过那些细小的、看不见的小生物都说：

“歌儿是永远不会完的！这是一切歌中最好的一支歌！我知道这一点，因此我是最幸福的！”

但是孩子们既听不见，也不懂这话；事实上他们也不应该懂，因为孩子不应该什么东西都知道呀。



凤　凰

在天国花园里，在知识树底下，有一丛玫瑰花。在这儿，那第一朵开出的玫瑰花生出一只鸟来。它飞起来象一道闪光。它的色彩华丽，它的歌声美妙。

不过当夏娃①摘下那颗知识的果子的时候，当她和亚当被驱出了天国花园的时候，有一颗火星从复仇天使的火剑上落到这鸟儿的窠里去，把它烧起来。鸟儿就在火焰中

被焚死了。不过从窠里的那个火红的蛋中飞出一只新的鸟儿——世界上唯一的凤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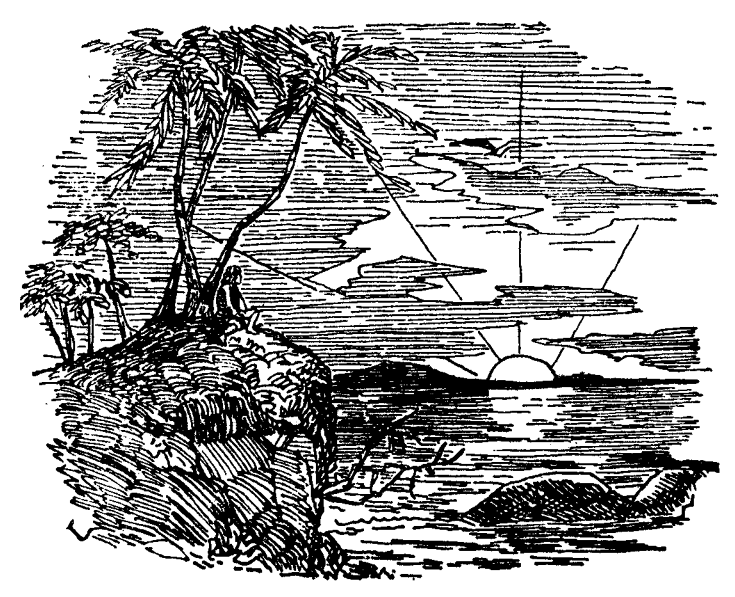
神话上面说,这只凤凰住在阿拉伯;它每过一百年就把自己在窠里烧死一次。不过每次总有一个新的凤凰——世界上唯一的凤凰——从那个红蛋里飞出来。

这鸟儿在我们的周围飞翔,快速得象闪电;它的颜色非常美丽，歌声非常悦耳。当母亲坐在她孩子的摇篮旁的时候，它就站在枕头上,拍着翅膀,在孩子的头上形成一个光圈。它飞过这朴素的房间。这里面有太阳光；那张简陋的桌上发出紫罗兰花的香气。

但是凤凰不仅仅是一只阿拉伯的鸟儿。它在北极光的微曦中飞过拉普兰的冰冻的原野；它在短暂的格陵兰的夏天里,在黄花中间走过。在法龙②的铜山下,在英国的煤矿里,它作为一个全身布满了灰尘的蛾子,在虔诚的矿工膝上摊开的那本《圣诗》上面飞。它在一片荷叶上,顺着恒河的圣

① 据古代希伯来人的传说，亚当和夏娃是人类的第一对夫妇。上帝让他们无忧无虑地住在天国的乐园里，只是不准他们吃知识树上的果子。有一天亚当受夏娃的怂恿，吃了这树上的果子，于是他们便被驱逐出了天国。

② 法龙（Fshlun）是瑞典中部的一个城市，从前是铜矿的中心。



水向下流。印度姑娘的眼睛一看到它就闪出亮光。

这只凤凰！你不认识它吗？这只天国的鸟儿，这只歌中的神圣的天鹅！它作为一个多嘴的乌鸦，坐在德斯比斯①的车上，拍着粘满了渣滓的黑翅膀。它用天鹅的红嘴在冰岛的竖琴上弹出声音；作为奥丁②的乌鸦坐在莎士比亚的

① 德斯比斯（Thespis）是纪元前第六世纪的一个希腊诗人。他是希腊悲剧的创始人。

② 奥丁（Odin）是北欧神话中的上帝。他的事迹常常是诗人们写作的主题。

肩上，同时在他的耳边低声地说:“不朽!”它在诗歌比赛的时候，飞过瓦特堡[1]的骑士宫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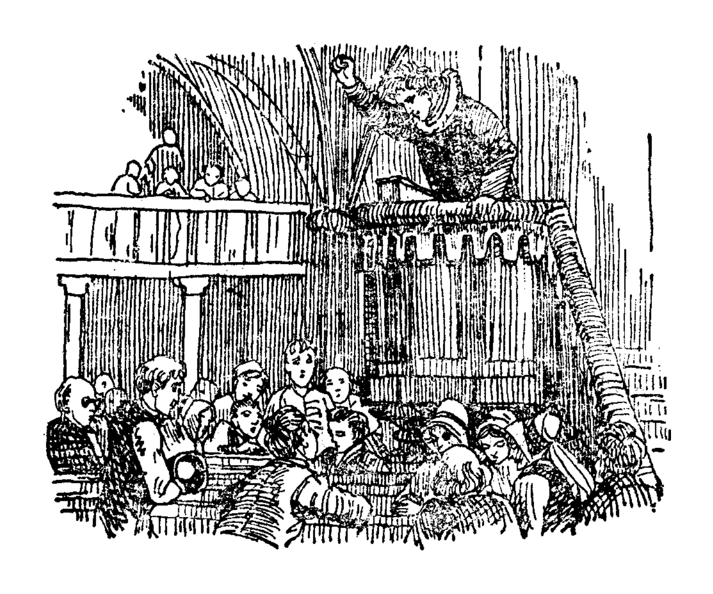
这只凤凰!你不认识它吗？它对你唱着《马赛曲》;你吻着从它翅膀上落下的羽毛。它从天国的光辉中飞下来；也许你就在这时把头掉开,去看那翅上带着银纸的、坐着的麻雀吧。

天国的鸟儿！它每一个世纪重生一次——从火焰中出生，在火焰中死去！你的镶着金像框的画像悬在有钱人的大厅里,但是你自己常常是孤独地、茫然地飞来飞去。你是一个神话——“阿拉伯的凤凰”。

在天国花园里，你在那知识树下，在那第一朵玫瑰花里出生的时候，上帝吻了你，给了你一个正确的名字——“诗”。

---

① 瓦特堡（Wartburg）是德国 Eisenach 地方的一个古老的宫殿，同时也是许多吟游诗人集会的地方。一二〇七年这儿举行了一个吟游诗人竞赛会（Sangerkrieg）。名作曲家瓦格纳（Wagner）曾把这次赛会写进他不朽的歌剧 Tannhauser 里去。



一 个 故 事

花园里的苹果树都开了花。它们想要在绿叶没有长好以前就赶快开出花朵。院子里的小鸭都跑出来了，猫儿也跟着一起跑出来了：他是在舔着真正的太阳光——舔着他的脚爪上的太阳光。如果你朝田野里望，你可以看到一片青翠的小麦。所有的小鸟都在吱吱喳喳地叫，好象这是一

个盛大的节日似的。的确,你也可以说这是一个节日,因为这是星期天。

教堂的钟声在响着。大家穿着最好的衣服到教堂去,而且都显出非常高兴的样子。是的，所有的东西都表现出一种愉快的神情。这的确是一个温暖和幸福的日子。人们可以说:“我们的上帝对我们真好!”

不过在教堂里,站在讲台上的牧师却是大叫大喊,非常生气。他说:人们都不信上帝,上帝一定要惩罚他们；他们死了以后,坏的就被打入地狱,而且在地狱里他们将永远被烈火焚烧。他还说,他们良心的责备将永远不停,他们的火焰也永远不灭，他们将永远得不到休息和安静。

听他的这番讲道真叫人害怕，而且他讲得那么肯定。他把地狱描写成为一个腐臭的地洞；世界上所有的脏东西都流进里面去；那里面除了磷火以外,一点儿空气也没有；它是一个无底洞,不声不响地往下沉,永远往下沉。就是光听这个故事，也够叫人心惊胆战的了。但是牧师的这番话语是从心里讲出来的，所以教堂里的听众都给吓得魂不附体。

但是外面的许多小鸟却唱得非常愉快，太阳光也非常

温暖,每一朵小花都好象在说,上帝对我们大家太好了。是的，外面的情形一点也不象牧师描写得那么糟。

在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牧师看见他的太太坐着一声不响，好象有什么心事似的。

“你在想什么呢？”他问她。

“我在想什么？”她说。“我觉得我想不通，我不能同意你所讲的话。你把罪人说得那么多，你说他们要永远受火烧的刑罚。永远,嗳,永远到什么时候呢？连象我这样一个有罪的女人都不忍让最坏的恶人永远受着火刑，我们的上帝怎么能呢？他是那么仁慈，他知道罪过的形成有内在的原因，也有外在的原因。不,虽然你说得千真万确,我却没有办法相信。”

这时正是秋天，叶子从树上落下来。这位严峻和认真的牧师坐在一个死人的旁边；死者怀着虔诚的信心把眼睛合上了。这就是牧师的妻子。

“如果说世上有一个人应该得到上帝的慈悲和墓中的安息的话,这个人就是你!”牧师说。他把他的双手合起来,对死者的尸体念了一首圣诗。

她被抬到墓地里去，这位一本正经的牧师的脸上滚下了两滴眼泪。他家里现在是静寂无声,太阳光消逝了,因为她没有了。

这正是黑夜,一阵冷风吹到牧师的头上来,他把眼睛睁开;这好象月亮已经照进他的房间里来了,但是并没有月亮在照着。在他的床面前站着一个人形。这就是他的死去了的妻子的幽灵。她用一种非常悲哀的眼光望着他，好象她有一件什么事情要说似的。

他直起一半身子，把手向她伸过来:“你没有得到永恒的安息吗？你在受苦吗？你——最善良的、最虔诚的人!”

死者低下头，作为一个肯定的回答。她把双手按在胸口。

“我能想办法使你在墓里得到安息吗?”

“能!”幽灵回答说。

“怎样能呢?”

“你只须给我一根头发,一根被不灭的火所烧着的罪人头上的头发——这是一个上帝要打下地狱、永远受苦的罪人!”

“你，纯洁而虔诚的人，你把得救看得这样容易!”

“跟着我来吧！”死者说，“上帝给了我们这种力量。只要你心中想到什么地方去，你就可以从我身边飞到什么地方去。凡人看不见我们，我们可以飞到他们最秘密的角落里去。你必须用肯定的手，指出那个注定永远受苦的人，而且你必须在鸡叫以前就把这个人指出来。”

他们好象是被思想的翅膀托着似的，很快地就飞到一个大城市里去了。所有房子的墙上都燃着火焰所写成的几件大罪的名称：骄傲、贪婪、酗酒、任性——总之，是一整条七种颜色的罪孽所组成的长虹①。

“是的，”牧师说，“在这些房子里面，我相信——同时我也知道——就住着那些注定要永远受火刑的人。”

他们站在一个灯火辉煌的、漂亮的大门口。宽广的台阶上铺着地毯和摆满花朵，欢乐的大厅里飘出跳舞的音乐。侍者穿着丝绸和天鹅绒的衣服，手中拿着包银的手杖。

“我们的舞会比得上皇帝的舞会，”他说。他向街上的人群望了一眼；他的全身——从头到脚——射出这样一个

① 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的僧侣把人类天生的罪孽分为七大类，一般是指这七项：骄傲、愠怒、嫉妒、情欲、贪吃、贪婪和懒惰。安徒生举的几种跟这个标准略为有些不同，可能是他忘记了。

思想:“你们这群可怜的东西,你们朝门里望；比起我来,你们简直是一群叫化子！”

“这是骄傲！”死者说,“你看到他没有？”

“看到他？”牧师重复她的话,“他不过是一个傻瓜，一个呆子。他不会受永恒的火刑和痛苦的。”

“他不过是一个傻子！”整个“骄傲”的屋子发出这样的一个声音。他们全在里面。

他们飞到“贪婪”的四堵墙里面去。这里有一个干瘦的老家伙，又饥又渴,冻得发抖,但是他却聚精会神地抱着他的金子。他们看到他怎样象发热似地从一个破烂的睡榻上跳下来,挪开墙上一块活动的石头,因为那里面藏着他的装在一只袜子里的许多金币。他抚摸着褴褛的上衣，因为它里面也缝得有金币；他的潮湿的手指在发抖。

“他病了。他害的是一种疯病，一种没有乐趣的、充满了恐怖和恶梦的疯病。”

他们匆忙地走开了。他们站在一批罪犯的木板床旁边。这些人紧挨着睡成一排。他们之中有一个人象一只野兽似地从睡梦中跳起来，发出一个可怕的尖叫声。他用他的瘦削的手肘把他旁边的一个人推了几下。这人在睡梦中

翻了一个身，说：

“闭住嘴吧，你这个畜生,赶快睡呀！你每天晚上总是来这一套！”

“每天晚上？”他重复着说。“是的，他每天晚上总是来对我乱叫，折磨着我。我一发起脾气来,不做这就要做那,我生下来就是脾气坏的。这已经是我第二次被关在这儿了。不过,假如说我做了坏事,我已经得到了惩罚。只有一件事情我没有承认。上次我从牢里出来的时候，从我主人的田庄附近走过，心里不知怎的忽然闹起别扭来。我在墙上划了一根火柴——我划得离开草顶太近，立刻就烧起来了。火燎起来正好象脾气在我身上发作一样。我尽量帮忙救这屋子里的牲口和家具。除了飞进火里去的一群鸽子和套在链子上的看门狗以外，什么活东西也没有烧死。我没有想到这只狗，人们可以听见它在号叫——我现在在睡觉的时候还能听见它号叫。我一睡着，这只毛茸茸的大狗子就来了。它躺在我身上号叫,压着我,使我喘不过气来。我告诉你吧：你可以睡得打呼,一整夜打呼,但是我只能睡短短的一刻钟。”

这人的眼睛里射出血丝。他倒到他的朋友身上，紧捏



着一个拳头朝他的脸上打来。

“疯子又发作了！”周围的人齐声说。其余的罪犯都把他抓住，和他揪做一团。他们把他弯过来，使他的头夹在两腿中间，然后再把他紧紧地绑住。他的一双眼睛和全身的毛孔几乎都要喷出血来了。

“你这样会把他弄死的，”牧师大声说，“可怜的东西！”他向这个受够了苦的罪人身上伸出一只保护的手来；正在这时候，情景变了。他们飞过富丽的大厅，他们飞过贫穷的房间。“任性”、“嫉妒”和其他主要的“罪孽”都在他们身边

走过。一个作为裁判官的安琪儿宣读这些东西的罪过和辩护。在上帝面前,这并不是重要的事情,因为上帝能够洞察人的内心;他知道心里心外的一切罪过;他本身就是慈悲和博爱。牧师的手颤抖起来，他不敢伸出手在这罪人的头上拔下一根头发。眼泪象慈悲和博爱的水一样，从他的眼睛里流出来，把地狱里的永恒的火滴熄了。

这时鸡叫了。

“慈悲的上帝！只有您能让她在墓里安息,我做不到这件事情。”

“我现在已经得到安息了,”死者说。“因为你说出那样骇人的话语,你对他和他的造物感到那样悲观,所以我才不得不到你这儿来！好好地把人类认识一下吧，就是最坏的人身上也有一点上帝的成份——这点成份可以战胜和熄灭地狱里的火。”

牧师的嘴上得到了一个吻，他的周围充满了阳光。上帝的明朗的太阳光射进房间里来。他的活着的、温柔和蔼的妻子把他从上帝送来的一个梦中唤醒。



一本不说话的书

在公路旁的一个树林里，有一个孤独的农庄。人们沿着公路可以一直走进这农家的大院子里去。太阳在这儿照着;所有的窗子都是开着的。房子里面是一片忙碌的声音;但在院子里,在一个开满了花的紫丁香组成的凉亭下,停着一口敞着的棺材。一个死人已经躺在里面，这天上午就要

入葬。棺材旁没有守着任何一个悼念死者的人；没有任何人对他流一滴眼泪。他的面孔是用一块白布盖着的，他的头底下垫着一大本厚书。书页是由一整张灰纸叠成的；每一页上夹着一朵被忘记了的萎谢了的花。这是一本完整的植物标本，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搜集得来的。它要陪死者一起被埋葬掉，因为这是他的遗嘱。每朵花都联系到他生命的一章。

“死者是谁呢？”我们问。回答是:“他是乌卜萨拉的一个老学生①。人们说:他曾经是一个活泼的年轻人;他懂得古代的文字,他会唱歌,他甚至还写诗。但是由于他曾经遭遇到某种事故，他把他的思想和他的生命沉浸在烧酒里。当他的健康最后也毁在酒里的时候,他就搬到这个乡下来。别人供给他膳宿。只要阴郁的情绪不来袭击他的时候，他是纯洁得象一个孩子，因为这时他就变得非常活泼，在森林里跑来跑去,象一只被追逐着的雄鹿。不过,只要我们把他喊回家来,让他看看这本装满了干植物的书,他就能坐一整天,一会儿看看这种植物,一会儿看看那种植物。有时他

① 乌卜萨拉是瑞典一个古老的大学。这儿常常有些学生，到老还没有毕业。

的眼泪就沿着他的脸滚下来：只有上帝知道他在想什么东西！但是他要求把这本书装进他的棺材里去。因此现在它就躺在那里面。不一会儿棺材盖子就会钉上，那么他将在坟墓里得到他的安息。”

他的面布揭开了。死人的面上露出一种和平的表情。一丝太阳光射在它上面。一只燕子象箭似地飞进凉亭里来，很快地掉转身，在死人的头上喃喃地叫了几声。

我们都知道，假如我们把我们年轻时代的旧信拿出来读读，我们会产生一种多么奇怪的感觉啊！整个的一生和这生命中的希望和哀愁都会浮现出来。我们在那时来往很亲密的一些人，现在该是有多少已经死去了啊！然而他们还是活着的，只不过我们长久没有想到他们罢了。那时我们以为永远会跟他们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会跟他们一起共甘苦。

这书里面有一片萎枯了的栎树叶子。它使这书的主人记起一个老朋友——一个老同学，一个终身的友伴。他在一个绿树林里面把这片叶子插在学生帽上，从那时起他们结为“终身的”朋友。现在他住在什么地方呢？这片叶子被保存了下来，但是友情已经忘记了！

这儿有一棵异国的、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植物；对于北国的花园说来，它是太娇嫩了；它的叶子似乎还保留着它的香气。这是一位贵族花园里的小姐把它摘下来送给他的。

这儿有一朵睡莲。它是他亲手摘下来的，并且用他的咸眼泪把它润湿过——这朵在甜水里生长的睡莲。

这儿有一根荨麻——它的叶子说明什么呢？当他把它采下来和把它保存下来的时候，他心中在想些什么呢？

这儿有一朵幽居在森林里的铃兰花；这儿有一朵从酒店的花盆里摘下来的金银花；这儿有一片尖尖的草叶！

开满了花的紫丁香在死者的头上轻轻垂下它新鲜的、



芬芳的花簇。燕子又飞过去了。“唧唧！唧唧！”这时人们拿着钉子和锤子走来了。棺材盖在死者身上盖下了——他的头在这本不说话的书上安息。埋葬了——遗忘了！



区　别

那正是五月。风吹来仍然很冷；但是灌木和大树，田野和草原，都说春天已经到来了。处处都开满了花，一直开到灌木丛组成的篱笆上。春天就在这儿讲它的故事。它在一棵小苹果树上讲——这棵树有一根鲜艳的绿枝：它上面布满了粉红色的、细嫩的、随时就要开放的花苞。它知道它是多么美丽——它这种先天的知识深藏在它的叶子里，好象

是流在血液里一样。因此当一位贵族的车子在它面前的路上停下来的时候，当年轻的伯爵夫人说这根柔枝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是春天最美丽的表现的时候，它一点也不感到惊奇。接着这枝子就被折断了。她把它握在柔嫩的手里，并且还用绸阳伞替它遮住太阳。他们回到他们华贵的公馆里来。这里面有许多高大的厅堂和美丽的房间。洁白的窗帘在敞着的窗子上迎风飘荡；好看的花儿在透明的、发光的花瓶里面亭亭地立着。有一个花瓶简直象是新下的雪所雕成的。这根苹果枝就插在它里面几根新鲜的山毛榉枝子中间。看它一眼都使人感到愉快。

这根枝子变得骄傲起来；这也是人之常情。

各色各样的人走过这房间。他们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份来表示他们的赞赏。有些人一句话也不讲；有些人却又讲得太多。苹果枝子知道，在人类中间，正如在植物中间一样，也存在着区别。

“有些东西是为了好看；有些东西是为了实用；但是也有些东西却是完全没有用。”苹果树枝想。

正因为它是被放在一个敞着的窗子面前，同时又因为它从这儿可以看到花园和田野，因此它有许多花儿和植物

供它思索和考虑。植物中有富贵的，也有贫贱的——有的简直是太贫贱了。

“可怜没有人理的植物啊！”苹果枝说。“一切东西的确都有区别！如果这些植物也能象我和我一类的那些东西那样有感觉，它们一定会感到多么不愉快啊。一切东西的确有区别，而且的确也应该如此，否则大家就都是一样的了！”

苹果枝对某些花儿——象田里和沟里丛生的那些花儿——特别表示出怜悯的样子。谁也不把他们扎成花束。它们是太普通了，人们甚至在铺地石中间都可以看得到。它们象野草一样，在什么地方都冒出来，而且它们连名字都很丑，叫做什么“魔鬼的奶桶”①。

“可怜被人瞧不起的植物啊！”苹果枝说。“你们的这种处境，你们的平凡，你们所得到的这些丑名字，也不能怪你们自己！在植物中间，正如在人类中间一样，一切都有个区别啦！”

“区别？”阳光说。它吻着这盛开的苹果枝，但是它也

① 即蒲公英，因为它折断后可以冒出象牛奶似的白浆。

吻着田野里的那些黄色的“魔鬼的奶桶”。阳光的所有弟兄们都吻着它们——吻着下贱的花，也吻着富贵的花。

苹果枝从来就没想到，造物主对一切活着和动着的东西都一样给以无限的慈爱。它从来没有想到，美和善的东西可能会被掩盖住了，但是并没有被忘记——这也是合乎人情的。

太阳光——明亮的光线——知道得更清楚：

“你的眼光看得不远，你的眼光看得不清楚！你特别怜悯的、没有人理的植物，是哪些植物呢？”

“魔鬼的奶桶！”苹果枝说。“人们从来不把它扎成花束。人们把它踩在脚底下，因为它们长得太多了。当它们在结子的时候，它们就象小片的羊毛，在路上到处乱飞，还附在人的衣上。它们不过是野草罢了！——它们也只能是野草！啊，我真要谢天谢地，我不是它们这类植物中的一种！”

从田野那儿来了一大群孩子。他们中最小的一个是那么小，还要别的孩子抱着他。当他被放到这些黄花中间的时候，他乐得大笑起来。他的小腿踢着，遍地打滚。他只摘下这种黄花，同时天真烂漫地吻着它们。那些较大的孩子

把这些黄花从空梗子上折下来，并且把这根梗子插到那根梗子上,一串一串地联成链子。他们先做一个项链,然后又做一个挂在肩上的链子,一个系在腰间的链子,一个悬在胸脯上的链子，一个戴在头上的链子。这真成了绿环子和绿链子的展览会。但是那几个大孩子当心地摘下那些落了花的梗子——它们结着以白绒球的形式出现的果实。这松散的、缥缈的绒球,本身就是一件小小的完整的艺术品；它看起来象羽毛、雪花和茸毛。他们把它放在嘴面前,想要一口气把整朵的花球吹走,因为祖母曾经说过：谁能够这样做,谁就可以在新年到来以前得到一套新衣。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这朵被瞧不起的花就成了一个真正的预言家。

“你看到没有?”太阳光说。“你看到它的美没有？你看到它的力量没有?”

“看到了，它只能和孩子在一道时是这样!”苹果枝说。

这时有一个老太婆到田野里来了。她用一把没有柄的钝刀子在这花的周围挖着，把它从土里取出来。她打算把一部分的根子用来煮咖啡吃；把另一部分拿到一个药材店里当做药用。

“不过美是一种更高级的东西呀!”苹果枝说。“只有少数特殊的人才可以走进美的王国。植物与植物之间是有区别的，正如人与人之间有区别一样。”

于是太阳光就谈到造物主对于一切造物和有生命的东西的无限的爱，和对于一切东西永恒公平合理的分配。

“是的，这不过是你的看法!”苹果枝说。

这时有人走进房间里来了。那位美丽年轻的伯爵夫人也来了——把苹果枝插在透明的花瓶中，放在太阳光里的人就是她。她手里拿着一朵花——或者一件类似花的东西。这东西被三四片大叶子掩住了：它们象一顶帽子似地在它的周围保护着，使微风或者大风都伤害不到它。它被小心翼翼地端在手中，那根娇嫩的苹果枝从来也没受过这样的待遇。

那几片大叶子现在轻轻地被挪开了。人们可以看到那个被人瞧不起的黄色“魔鬼的奶桶”的柔嫩的白绒球！这就是它！她那么小心地把它摘下来！她那么谨慎地把它带回家，好使那个云雾一般的圆球上的细嫩柔毛不致被风吹散。她把它保护得非常完整。她赞美它漂亮的形态，它透明的外表，它特殊的构造,和它不可捉摸的、被风一吹即散

的美。

“看吧，造物主把它创造得多么可爱！”她说。“我要把这根苹果枝画下来。大家现在都觉得它非凡地漂亮，不过这朵微贱的花儿，以另一种方式也从上天得到了同样多的恩惠。虽然它们两者都有区别，但它们都是美的王国中的孩子。”

于是太阳光吻了这微贱的花儿，也吻了这开满了花的苹果枝——它的花瓣似乎泛出了一阵难为情的绯红。



老　墓　碑

在一个小乡镇里，有一个人自己拥有一幢房子。有一天晚上，他全家的人围坐在一起。这正是人们所常说的“夜长”的季节。这种时刻既温暖，又舒适。灯亮了；长长的窗帘拉下来了。窗子上摆着许多花盆；外面是一片美丽的月光。不过他们并不是在谈论这件事。他们是在谈论着一块古老的大石头。这块石头躺在院子里、紧靠着厨房门旁边。女佣人常常把擦过了的铜制的用具放在上面晒；孩子们也喜欢在上面玩耍。事实上它是一个古老的墓碑。

“是的，”房子的主人说，“我相信它是从那个拆除了的老修道院搬来的。人们把里面的宣讲台、纪念牌和墓碑全都卖了！我去世了的父亲买了好几块墓石，每块都打断了，当做铺道石用，不过这块墓石留下来了，一直躺在院子那儿没有动。”

“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块墓石，”最大的一个孩子说，“我们仍然可以看出它上面刻得有一个滴漏①和一个



安琪儿的片断。不过它上面的字差不多全都模糊了，只剩下卜列本这个名字和后边的一个大字母 S，以及离此更远一点的‘玛尔塔’！此外什么东西也看不见了。只有在下了雨，或者当我们把它洗净了以后，我们才能看得清楚。”

“天哪，这就是卜列本·斯万尼和他妻子的墓石！”一个老人插进来说。他是那么老，简直可以作为这所房子里所有的人的祖父。“是的，他们是最后埋在这个老修道院墓地里的一对夫妇。他们从我小时起就是一对老好人。大家都认识他们，大家都喜欢他们。他们是这小城里的一对元老。大家都说他们所有的金子一个桶也装不完。但是他们穿的衣服却非常朴素，总是粗料子做的；不过他们的桌布、被单等总是雪白的。他们——卜列本和玛尔塔——是一对可爱的夫妇！当他们坐在屋子面前那个很高的石台阶上的一条凳子上时，老菩提树就把枝子罩在他们头上；他们和善地、温柔地对你点着头——这使你感到愉快。他们对穷人

① 这是古代一种最原始的钟。它是由上下两个玻璃球作成的，由一个小颈联在一起。上面的球装满沙子或水银，通过这小颈流到下面的一个球里去。这个过程所花的时间，一般是一小时。时刻就以这流尽的过程为单位计算。古代教堂里常用这种钟。

非常好,给他们饭吃,给他们衣服穿。他们的慈善行为充分地表示出他们的善意和基督精神。

“太太先去世!那一天我记得清清楚楚。我那时是一个很小的孩子,跟着爸爸一起到老卜列本家里去,那时她刚刚合上眼睛。这老头儿非常难过，哭得象一个小孩子。她的尸体还放在睡房里，离我们现在坐的这地方不远。他那时对我的爸爸和几个邻人说,他此后将会多么孤独,她曾经多么好,他们曾经怎样在一起生活了多少年,他们是怎样先认识的，然后又怎样相爱起来。我已经说过,我那时很小,只能站在旁边听。我听到这老人讲话,我也注意到,当他一讲起他们的订婚经过、她是怎样的美丽、他怎样找出许多天真的托词去会见她的时候,他就活泼起来,他的双颊就渐渐红润起来；这时我就感到非常惊奇。于是他就谈起他结婚的那个日子；他的眼睛这时也发出闪光来。他似乎又回到那个快乐的年代里去了。但是她——一个老女人——却躺在隔壁房间里,死去了。他自己也是一个老头儿,谈论着过去那些充满了希望的日子！是的，是的，世事就是这样!

“那时候我还不过是一个小孩子，不过现在我也老了，老了——象卜列本 · 斯万尼一样。时间过去了，一切事情

都改变了！我记得她入葬那天的情景：卜列本·斯万尼紧跟在棺材后边。好几年以前，这对夫妇就准备好了他们的墓碑，在那上面刻好了他们的名字和碑文——只是没有填上死的年月。在一天晚间，这墓碑被抬到教堂的墓地里去，放在坟上。一年以后，它又被揭开了，老卜列本又在他妻子的身边躺下去了。

“他们不象人们所想象的和所讲的那样，身后并没有留下许多钱财。剩下的一点东西都送给了远房亲戚——直到那时人们才知道有这些亲戚。那座木房子——和它的台阶顶上菩提树下的一条凳子——已经被市政府拆除了，因为它太腐朽，不能再让它存留下去，后来那个修道院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那个墓地也铲平了，卜列本和玛尔塔的墓碑，象别的墓碑一样，也卖给任何愿意买它的人了。现在事又凑巧，这块墓石居然没有被打碎，给人用掉；它却仍然躺在这院子里，作为女佣人放厨房用具和孩子们玩耍的地方。在卜列本和他的妻子安息的地上现在铺出了一条街道。谁也不再记起他们了。”

讲这故事的老人悲哀地摇摇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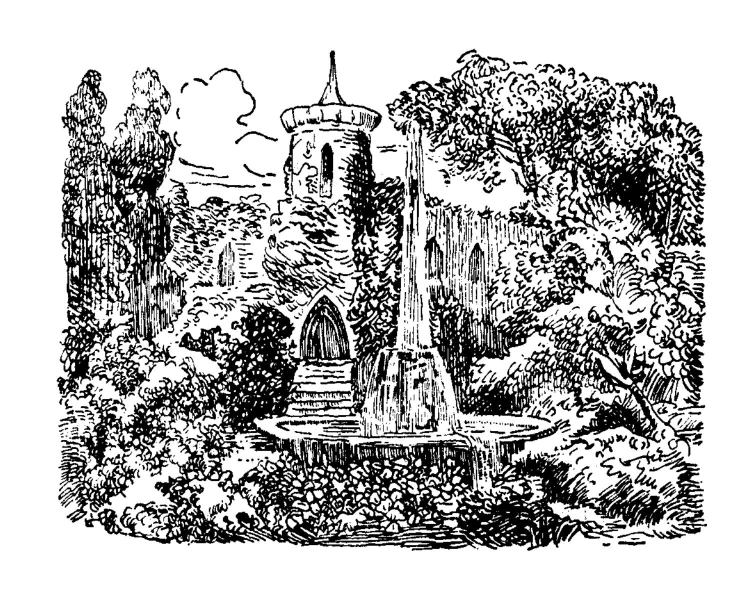
“被遗忘了！一切东西都会被遗忘了！”他说。

于是他们在这房间里谈起别的事情来。不过那个最小的孩子——那个有一双严肃的大眼睛的孩子——爬到窗帘后边的一个椅子上去，朝院子里眺望。月光明朗地正照在这块大墓石上——对他说来，这一直是一块空洞和单调的老石头。不过它现在躺在那儿象一整部历史中的一页。这孩子所听到的关于老卜列本和他的妻子的故事似乎就写在它上面。他望了望它,然后又望了望那个洁白的月亮,那个明朗高阔的天空。这很象造物主的面孔，向这整个的世界微笑。

“被遗忘了！一切东西都会被遗忘了！”这是房间里的人所说的一句话。这时候,有一个看不见的安琪儿飞进来,吻了这孩子的前额，同时低声地对他说:“好好地保管着这颗藏在你身体内的种子吧,一直到它成熟的时候！通过你,我的孩子，那块老墓石上模糊的碑文,它的每个字,将会射出金光,传到后代！那对老年夫妇将会手挽着手,又在古老的街上走过，微笑着,现出他们新鲜和健康的面孔,在菩提树下,在那个高台阶上的凳子上坐着,对过往的人点头——不论是贫或是富。从这时开始，这颗种子，到了适当的时候，将会成熟,开出花来,成为一首诗。美的和善的东西是

永远不会给遗忘的；它在传说和歌谣中将会获得永恒的生命。”





世上最美丽的一朵玫瑰花

从前有一位权力很大的皇后。她的花园里种植着每季最美丽的、从世界各国移来的花。但是她特别喜爱玫瑰花，因此她有各种各色的玫瑰花：从那长着能发出苹果香味的绿叶的野玫瑰，一直到最可爱的、普洛望斯①的玫瑰，样样都有。它们爬上宫殿的墙壁，攀着圆柱和窗架，伸进走廊，一直长到所有大殿的天花板上去。这些玫瑰有不同的香

味、形状和色彩。

但是这些大殿里充满了忧虑和悲哀。皇后睡在病床上起不来；御医宣称她的生命没有希望。

“只有一件东西可以救她，”御医之中一位最聪明的人说。“送给她一朵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一朵表示最高尚、最纯洁的爱情的玫瑰花。这朵花要在她的眼睛没有闭上以前就送到她面前来，那么她就不会死掉。”

各地的年轻人和老年人送来许多玫瑰花——所有的花园里开着的最美丽的玫瑰花。然而这却不是那种能治病的玫瑰花。那应该是在爱情的花园里摘下来的一朵花；但是哪朵玫瑰真正表示出最高尚、最纯洁的爱情呢？

诗人们歌唱着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一朵。消息传遍全国，传到每一颗充满了爱情的心里，传给每一种年龄和从事每种职业的人。

“至今还没有人能说出这朵花，”那个聪明人说，“谁也指不出盛开着这朵花的那块地方。这不是罗密欧和朱丽叶

---

① 普洛望斯（Provence）是法国东南部的一个地区。这儿的天气温和，各种各色的花草很多。

棺材上的玫瑰花,也不是瓦尔堡①坟上的玫瑰花,虽然这些玫瑰在诗歌和传说中永远是芬芳的。这也不是从文克里得②的血迹斑斑的长矛上开出的那些玫瑰花——从一个为祖国而死去的英雄的心里所流出的血中开出的玫瑰花，虽然什么样的死也没有这种死可爱，什么样的花也没有他所流出的血那样红。这也不是人们在静寂的房间里，花了无数不眠之夜和宝贵的生命所培养出的那朵奇异之花——科学的奇花。"

"我知道这朵花开在什么地方,"一个幸福的母亲说。她带着她的娇嫩的孩子走到这位皇后的床边来："我知道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那朵表示最高尚和最纯洁的爱情的玫瑰，是从我甜蜜的孩子的鲜艳的脸上开出来的。这时他睡足了觉,睁开他的眼睛,对我发出充满了爱情的微笑!"

---

① 瓦尔堡(Valborg)是八世纪在德国传道的一个修女，在传说中被神化成为"圣者"。她在传说中是保护人民反对魔术侵害的神仙。

② 文克里得(Arnold Von Winkelried)是瑞士的一个爱国志士。一三八六年瑞士在山巴赫(Sempach)战胜奥国时，据说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他把好几个敌人的长矛抱在一起，使它们刺进自己的胸口里而失去作用。这样他就造成一个缺口，使瑞士军队可以在他身上踩过去，攻进敌人的阵地。

“这朵玫瑰是够美的，不过还有一朵比这更美，”聪明人说。

“是的，比这更要美得多，”另一个女人说。“我曾经看到过一朵，再没有任何一朵开得比这更高尚、更神圣的花，不过它象庚申玫瑰的花瓣，白得没有血色。我看到它在皇后的脸上开出来。她取下了她的皇冠，她在悲哀的长夜里抱着她的病孩子哭泣，吻他，祈求上帝保佑他——象一个母亲在苦痛的时刻那样祈求。”

“悲哀中的白玫瑰是神圣的，具有神奇的力量；但是它不是我们所寻找的那朵玫瑰花。”

“不是的，我只是在上帝的祭坛上看到世界上最美的那朵玫瑰花，”虔诚的老主教说。“我看到它象一个安琪儿的面孔似地射出光彩。年轻的姑娘走到圣餐的桌子面前，重复她们在受洗时所作出的诺言，于是玫瑰花开了——她们的鲜嫩的脸上开出淡白色的玫瑰花。一个年轻的女子站在那儿。她的灵魂充满了纯洁的爱，她抬头望着上帝——这是一个最纯洁和最高尚的爱的表情。”

“愿上帝祝福她！”聪明人说。“不过你们谁也没有对我说出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



这时有一个孩子——皇后的小儿子——走进房间里来了。他的眼睛里和他的脸上全是泪珠。他捧着一本打开的厚书。这书是用天鹅绒装订的，上面还有银质的大扣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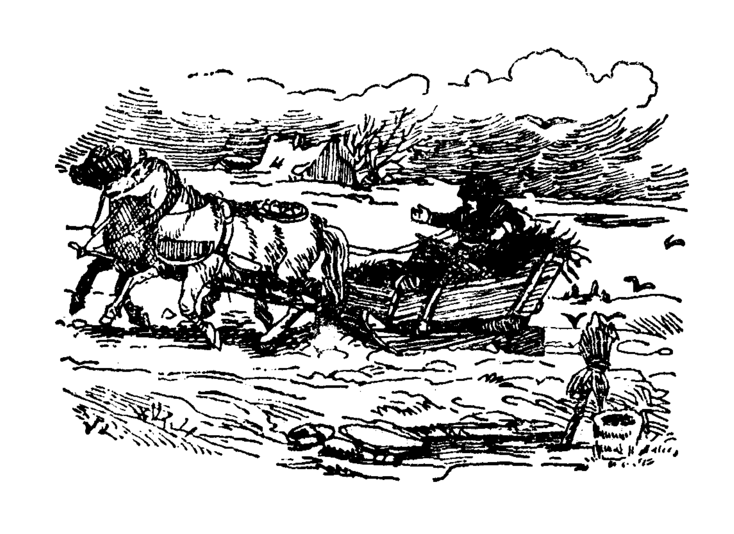
“妈妈！”小家伙说，“啊，请听我念吧！”

于是这孩子在床边坐下来，念着书中关于他的事情——他，为了拯救人类，包括那些还没有出生的人，在十字架上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没有什么爱能够比这更伟大！”

皇后的脸上露出一片玫瑰色的光彩，她的眼睛变得又大又明亮，因为她在这书页上看到世界上最美丽的玫瑰花——从十字架上的基督的血里开出的一朵玫瑰花。

“我看到它了！”她说，“看到了这朵玫瑰花——这朵地上最美丽的玫瑰花——的人，永远不会死亡！”



一 年 的 故 事

这是一月的末尾；可怕的暴风雪在外面呼啸。雪花扫过街道和小巷；窗玻璃外面似乎糊满了一层雪；积雪整块整块地从屋顶上朝下面坠落。人们东跑西窜起来；你撞到我的怀里，我倒到你的怀里；他们只有紧紧地相互抱住，才能把脚跟站稳。马车和马好象都扑上了一层白粉似的。马夫把背靠着车子，逆着风把车往回赶。车子只能在深雪中慢慢地移动，而行人则在车子挡住了风的一边走。当暴风雪最

后平息下来以后，当房屋之间露出一条小路的时候，人们一碰头，仍然是停下来站着不动。谁也不愿意先挪开步子，自动站到旁边的深雪里去，让别人通过。他们这样静静地站着，直到最后大家好象有了默契似地，每人牺牲一条腿，把它伸向深深的雪堆里面去。

天黑的时候，天气变得晴朗起来了。天空好象是打扫过似的，比以前更高阔、更透明了。星星似乎都是崭新的，有几颗还是分外地发蓝和明亮哩。天冷得发冻，冻得嗦嗦地响。这使得积雪的外层一下子就变硬了，明天早晨麻雀就可以在它上面散步。这些小鸟儿在雪扫过了的地上跑跑跳跳；但是它们找不到任何东西吃，它们的确在挨冻。

“吱吱喳喳！”这一只对另一只说，“人们却把这叫做新年！比起旧年来，它真糟糕透了！我们还不如把那个旧年留下来好。我感到很不高兴，而且我有不高兴的理由。”

“是的，人们在跑来跑去，在庆贺新年，”一只冻得发抖的小麻雀说。“他们拿着罐子往门上打①，快乐得发狂，因

---

① 这是丹麦的一个古老的风俗：每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轻人把土罐子往农屋的门上打，闹出很大的声音来。主人这时就出来追赶，最后就请他们到家里来喝酒。

为旧年过去了。我也很高兴，因为我希望暖和的天气就会到来，但是这个希望落了空——天气比以前冻得更厉害！人们把时间计算错了！”

“他们确是弄错了！”第三只麻雀说。它的年纪老，顶上还有一撮白头发。“他们有个叫做日历的东西。这是他们自己的发明，因此每件事情都是照它安排的！但是这样却行不通。只有春天到来的时候，一年才算开始——这是大自然的规律。我就是照这办事的。”

“不过春天在什么时候到来呢？”别的几只一齐问。

“鹳鸟回来的时候,春天也就到来了。不过鹳鸟的行踪不能肯定,而且住在这儿城里的人谁也不知道这类的事情；他们只有到乡下才能知道得更多一点。我们飞到乡下去，在那儿等待好不好？在那儿，我们是更接近春天的。”

“是的,那也很好！”一只跳了很久的麻雀说；它吱吱喳喳叫了一阵，没有说出什么了不起的话语。“我在城里有许多方便；飞到乡下以后,我恐怕难免要怀恋它。在这附近的一个房子里有一个人类的家庭。他们很聪明，在墙边放了三、四个花盆，并且把它们的口朝里,底朝外。花盆上打了一个小洞，大得足够使我飞出飞进。我和我的丈夫就在这

里面筑了一个窠。我们的孩子们都是从这儿飞出去的。人类的家庭当然是为了要欣赏我们才作这样的布置的，否则他们就不会这样办了。他们还撒了些面包屑，这也是为了他们自己的欣赏。所以我们吃的东西也有了；这倒好象他们是在供养我们哩。所以我想，我还不如住下来，我的丈夫也住下来，虽然我们感到并不太高兴——但是我们住下来！”

“那么我们就飞到乡下去,看看春天是不是快要来了！”于是它们就飞走了。

乡下还是严酷的冬天;寒冷的程度要比城里厉害得多。刺骨的寒风在铺满了雪的田野上吹。农民戴着无指手套，坐在雪橇上，挥动着双臂来发出一点热力。鞭子在膝头上搁着，瘦马在奔跑——跑得全身冒出蒸汽来。雪发出碎裂声,麻雀在车辙里跳来跳去,冻得发抖:“吱吱！春天什么时候到来呢？它来得真慢！”

“真慢！”田野对面那座盖满了雪的小山发出这样一个声音。这可能是我们听到的一个回音，但是也许是那个奇怪的老头儿在说话。他在寒风和冰冻中，高高地坐在一堆雪上。他是相当白了，象一个穿着白粗绒的种田人一样。



他有很长的白头发、白胡子、苍白的面孔和一双又大又蓝的眼睛。

“那个老头子是谁呢？”麻雀们问。

“我知道！”一只老乌鸦说。它坐在一个篱笆的栏栅上，相当谦虚地承认我们在上帝面前都是一群平等的小鸟，因此它愿意跟麻雀混在一起，对它们作些解释。“我知道这老头子是谁。他就是‘冬天’——去年的老人。他不象历书上说的，并没有死去；没有，他却是快要到来的那个小王子‘春天’的保护人。是的，冬天在这儿统治着。噢！你们还在发抖，你们这些小家伙！”

“是的，我不是已经说过么？”最小的那只麻雀说。“历书不过是人类的一种发明罢了；它跟大自然并不符合！他们应该让我们来做这些事，我们要比他们聪明得多。”

一个星期过去了，两个星期又差不多过去了。森林是黑的；湖上的冰结得又硬又厚，象一块坚硬的铅。云块——的确也不能算是云块，而是潮湿的、冰冻的浓雾——低低地笼罩着土地。大黑乌鸦成群地飞着，一声也不叫，好象一切东西都睡着了似的。这时有一道太阳光在湖上滑过，象一片熔化了的铅似地发着亮光。田野和山丘上的积雪没有象

过去那样发出闪光，但是那个白色的人形——“冬天”本人——仍然坐在那儿，他的眼睛紧紧地瞪着南方。他没有注意到，雪铺的地毯在向地下沉，这儿那儿有小片的绿草地在出现，而草上挤满了无数的麻雀。

“吱呀！吱呀！春天现在到来了吗？”

“春天！”这个呼声在田野上、在草原上升起来了。它穿过深棕色的树林——这儿树干上的青苔发出深绿色的闪光。于是从南方飞来了两只最早的鹳鸟；它们每一只的背上坐着一个美丽的孩子①——一个是男孩子，一个是女孩子。他们飞了一个吻，向这大地敬礼。凡是他们的脚迹所接触的地方，白色的花儿就从雪底下冒出来。然后他们手挽着手走向那个年老的冰人——“冬天”。他们倒到他的胸脯上，作为一次新的敬礼。在此同时他们三个人就不见了，周围的一切景象也消失了。一层又厚又潮的、又黑又浓的烟雾把一切都笼罩住了。不一会儿风吹起来了。它奔驰着，它呼啸着，把雾气赶走，使得太阳温暖地照出来。冬天老人消逝了，春天的美丽孩子坐上了这一年的皇位。

① 鹳鸟是一种候鸟。据丹麦民间的传说，它冬天飞到埃及去避寒；它同时还是“送子”的特使：小孩都是由它从辽远的地方送来的。

“这就是我所谓的新年！”一只麻雀说，“我们重新获得了我们的权利，作为这个严峻的冬天的报偿。”

凡是这两个孩子所到的地方，绿芽就在灌木丛上或树上冒出来，草也长得更高。麦田慢慢染上一层活泼的绿色。于是那个小姑娘就在四处散着花。她的围裙里兜满了花儿——花儿简直象是从那里面生出来的一样，因为，不管她怎样热心地向四处散着花朵，她的围裙里总是满的。她怀着一片热忱，在苹果树上和桃树上撒下一层花朵织成的雪花，使得它们在绿叶还没有长好以前，就已经美得可爱了。

于是她就拍着手，那男孩子也拍着手。接着就有许多鸟儿飞来了——谁也不知道它们从哪儿飞来的。它们喃喃地叫着，唱着：“春天到来了！”

这是一幅美丽的景色。许多老祖母蹒跚地走出来，走到太阳光里来。她们简直象年轻的时候一样，向那些田野里遍地长着的黄花凝望。世界又变得年轻了。“今天外面真是快乐！”老祖母说。

森林仍然是棕绿色的，布满了花苞。又香又新鲜的车叶草已经长出来了。紫罗兰遍地都有，还有秋牡丹和樱草花；它们的每片叶子里都充满了汁液和力量。这的确是一

张可以坐的、美丽的地毯,而一对春天的年轻人也真的手挽着手地坐在它上面，唱着歌，微笑着，生长着。

一阵毛毛细雨从天上向他们降落下来，但是他们却没有注意到它。因为雨点和欢乐的眼泪混在一起，变成同样的水滴。这对新婚夫妇互相吻着，而当他们正在吻着的时候,树林就开始欣欣向荣地生长。太阳升起来了,所有的森林都染上了一层绿色。

这对新婚的年轻人手挽着手，在垂着的新鲜叶簇下面散着步。太阳光和阴影在这些绿叶上组合出变幻无穷的色调。这些细嫩的叶子里充满了处女般的纯洁和新鲜的香气。溪涧晶莹地、快乐地在天鹅绒般的绿色灯芯草中间,在五光十色的小石子上，潺潺地流着。整个大自然在说:“世界是丰饶的，世界将永远是丰饶的!”杜鹃在唱着歌，百灵鸟也在唱着歌：这是美丽的春天。但是柳树已经在它们的花朵上戴上了羊毛般的手套——它们把自己保护得太仔细了，这真使人感到讨厌。

许多日子过去了,许多星期过去了,炎热的天气就接踵而来。热浪从那渐渐变黄的麦林中袭来。北国的雪白的睡莲,在山区镜子般的湖上,展开巨大的绿叶子。鱼儿跑到它

们下面歇凉。在树林挡着风的一边，太阳照到农家屋子的墙上，暖着正在开放的玫瑰花；樱桃树上悬着充满了汗液的、红得发黑的、被太阳光晒热了的浆果。这儿坐着那位美丽的“夏天”少妇一她就是我们先前所看到的那个小孩和后来的新嫁娘。她的视线在盯着一堆正在密集的乌云；它们象重叠的山峰，又青又沉重，一层比一层高。它们是从三方面集拢来的。它们象变成了化石的、倒悬的大海一样，向这树林压下来；而这树林，象着了魔一样，变得寂然无声。空中没有一点动静；每一只飞鸟都变得哑然。大自然中有一种庄严的气氛——有一种紧张的沉寂。但是在大路和小径上，行人、骑马的人和坐车子的人都在忙于找隐蔽的处所。

这时好象是从太阳里爆裂出来的闪光，在燃烧着，在耀眼，在把一切都吞没掉。一声轰雷把黑暗又带回来。大雨在倾盆地下泻。一会儿黑夜，一会儿白天；一会儿静寂，一会儿发出巨响。沼地上细嫩的、棕色羽毛般的芦苇，象长条的波浪似地前后摇曳着。树林里的枝椏笼罩在水雾里。接着又是黑暗，又是闪光；又是静寂，又是巨响。草和麦子被打到地上，浸在水里，好象永远不能再起来似的。但是

不一会儿雨就变成了个别的细点；太阳出来了；水滴象珍珠似地在叶子和草上发出闪光；鸟儿在歌唱；鱼儿从湖水上跃出来；蚊蚋在跳着舞。在那咸味的、起伏波动着的海水中的大礁石上，坐着“夏天”本人——他是一个强健的人，有粗壮的肢体和滴着水的长发。他坐在温暖的太阳光里，洗完冷水浴后，更显得精神抖擞。四周的大自然又复活起来了；一切都显得丰茂、强壮和美丽。这是夏天，温暖的、可爱的夏天。

从那一片丰茂的苜蓿地上升起一阵愉快和甜美的香气；蜜蜂在一个庙会旧址上嗡嗡地唱歌。荆棘在那个作为祭坛的石桌上蔓延着。这个祭坛，经过了雨洗，在太阳光中射出光来。蜂后带着她的一群蜜蜂向那儿飞去，忙着制造蜡和蜜。只有“夏天”和他强健的妻子看到了这情景。这个堆满了大自然的供品的祭坛，就是为他们而设的。

黄昏的天空射出金光，任何教堂的圆顶都没有这样华丽。月光在晚霞和朝霞之间亮着①：这是夏天。

许多日子过去了，许多星期过去了，收获人的明晃晃的

① 在北欧，特别是在瑞典，夏天有一个时期几乎没有黑夜。

镰刀在麦田里发着光;苹果树枝结着红而带黄的果实,弯下来了。蛇麻一丛一丛地低垂着，发出甜美的香气。榛子林下悬着一串一串的硬壳果。一个男子和女子——“夏天”和他安静的妻子——在这儿休息着。

“多么丰富啊!”她说,“周围是一种丰饶的景象，使人觉得温暖和舒适。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渴望安静和休息——我不知道怎样把这感觉表达出来。现在大家又在田里工作了。人们总想获得更多、更多的东西。看吧,鹳鸟成群地来了，遥遥地在犁头后面跟着。替我们从空中送来孩子的埃及的鸟儿啊！你记得当我们是一对小孩的时候，我们怎样来到这北方的国度吗？我们带来花儿、愉快的阳光和树林的绿色外衣。风儿对树林非常粗暴。那些树象南方的树一样，变成了黑色和棕色；可是它们没有象那些树一样，结出金黄的果实!”

“你想看到黄金的果实吗?”“夏天”说，“那么请你欣赏吧。”

他举起他的手臂。于是树林里的叶子就染上了一片深红和金黄；于是整个的树林就染上了美丽的色彩。玫瑰花里面亮着鲜红的野蔷薇子，接骨木树枝上沉重地挂着串串

的黑果实，成熟了的野栗子从壳里脱落下来。在树林的深处，紫罗兰又开花了。

但是这“一年的皇后”一天一天地变得沉寂，一天一天地变得惨白。

“风吹得冷起来了！”她说，“夜带来了潮湿的雾。我渴望回到我儿时的故乡去。”

于是她看到鹳鸟飞走了。每一只都飞走了！她在它们后面伸着手。她抬头望望它们的窠——那里面是空的。有一个窠里还长出了一棵梗子很长的矢车菊；另一个窠里长出了一棵黄芥子，好象这窠就是为了保护它而存在似的。于是麻雀就飞上来了。

“吱吱！主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风一吹起来，他就有些吃不消了，所以他就离开这国家了。祝他有一个愉快的旅行！”

树林里的叶子渐渐变得枯黄了，一片一片地落下来；狂暴的秋风在怒号。这已经是深秋了；“一年的皇后”躺在枯黄的落叶上，用她温和的眼睛望着那些闪亮的星星，这时她的丈夫就站在她的身边。有一阵风从叶子上扫过，叶子又落了，皇后也不见了，只有一只蝴蝶——这一年最后的生

物——在寒冷的空中飞过去。

潮湿的雾下降了；接着就是冰冻的风和漫长的黑夜。这年的国王的头发都变得雪白了，但是他自己不知道；他以为那是从云块上飞下的雪花。不久，薄薄的一层雪就盖满了绿色的田野。

这时教堂上敲出圣诞节的钟声。

“这是婴孩①出生的钟声！”这年的国王说，“不久新的国王和皇后就要出生了。我将象我的妻子一样，要去休息了——到那明亮的星儿上去休息。”

在一个新鲜的、盖满了雪的绿枞树林里，立着圣诞节的安琪儿。他封这些年轻的树儿为他圣诞晚会的装饰品②。

“愿客厅里和绿枝下充满了快乐！”这年的老国王说。在几个星期以内，他就变成了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我休息的时间快到了。这年的一对年轻人将得到我的王冠和王节。”

“然而权还是属于你的，”圣诞节的安琪儿说，“你有

① 指耶稣，圣诞节就是他的生日。

② 基督教国家的习惯：在圣诞节的时候，客厅中总有一株装饰得很华丽的枞树，上面挂着许多送给孩子们的圣诞礼物。

权，你不能休息！让雪花温暖地盖在年幼的种子上吧！请你学习忍受着这样的事实：别人得到尊敬，虽然实际上是你在统治着。请你学习忍受着这样的事实：别人忘记你，虽然实际上你是在活着！当春天到来的时候，你休息的时期也就不远了。”

“春天什么时候到来呢？”“冬天”问。

“当鹳鸟回来的时候，他就到来了！”

满头白发和满脸白胡子的“冬天”，现出一副寒冷、佝偻和苍老的样子，不过他却健壮得象冬天的风暴，坚强得象冰块。他坐在山顶的积雪上，朝着南方望，正如他在上一个“冬天”坐着和望着一样。冰块发出刮刮的声音；雪在叽叽地响；溜冰人在光滑的湖面上飘来飘去；渡乌和乌鸦立在白地上，样子非常好看。风儿没有一丝动静。在这无声无息的空气中，“冬天”紧捏着他的拳头，冰块在山峰与山峰之间结成几尺厚。

这时麻雀又从城里飞出来了，同时问：“那儿的老人是谁呢？”

渡乌又坐在那儿——也许这就是它的儿子吧，横竖都是一样的——对它们说：“那是‘冬天’——去年的老人。他



并没有象历书上说的死去了；他正是快要到来的春天的保护者。”

“春天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麻雀问，“只有他到来，我们才有快乐的时光和更好的统治！那个老家伙一点也不行。”

“冬天”望着那没有叶子的黑树林沉思地点着头。树林里的每一棵树都露出枝条的美丽形态和曲线。在这冬眠的时期，冰冷的雾从云块上降落下来；于是这位统治者就想起了他的少年时代。将近天明的时候，整个的树林已经穿上了一层美丽的白霜衣。这是“冬天”的夏夜梦。接着太阳就把白霜从树枝上驱走。

“‘春天’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麻雀问。

“春天！”这象一个回音似的从盖满了雪的山丘上飘来。太阳照得更温暖，雪也融化了，鸟儿在喃喃地唱“春天到来了！”

于是第一只鹳鸟高高地从空中飞来了，接着第二只也飞来了。每只鹳鸟的背上坐着一个美丽的孩子。他们落到田野上来，吻了这土地，也吻了那个沉默的老人。于是这位老人就象立在山上的摩西①一样，在一团迷蒙的雾气中不

见了。

这一年的故事也就结束了。

“这是非常好！”麻雀们说，“而且这也是非常美，但是它跟历书上说的不相符，因此是不对的。”



---

① 据古代希伯来人的传说，摩西是他们最早的立法者（见《圣经·旧约·出埃及记》第三十四章），而他所定的法律是他站在西乃山上时与上帝商量好的。



最 后 的 一 天

我们一生的日子中最神圣的一天，是我们死去的那一天。这是最后的一天——神圣的、伟大的、转变的一天。你对于我们在世上的这个严肃、肯定和最后的一刻，认真地考虑过没有？

从前有一个人，他是一个所谓严格的信徒；上帝的话，

对他说来简直就是法律；他是热忱的上帝的一个热忱的仆人。死神现在就站在他的旁边；死神有一个庄严和神圣的面孔。

“现在时间到了，请你跟我来吧！”死神说，同时用冰冷的手指把他的脚摸了一下。他的脚马上就变得冰冷。死神把他的前额摸了一下，接着把他的心也摸了一下。他的心爆炸了，于是灵魂就跟着死神飞走了。

不过在几秒钟以前，当死亡从脚一直扩张到前额和心里去的时候，这个快死的人一生所经历和做过的事情，就象巨大沉重的浪花一样，向他身上涌来。

这样，一个人在片刻中就可以看到无底的深渊，在转念间就会认出茫茫的大道。这样，一个人在一瞬间就可以全面地看到无数星星，辨别出太空中的各种球体和大千世界。

在这样的一个时刻，罪孽深重的人就害怕得发抖。他一点倚靠也没有，好象他在无边的空虚中下沉似的！但是虔诚的人把头靠在上帝的身上，象一个孩子似地信赖上帝：“完全遵从您的意志！”

但是这个死者却没有孩子的心情；他觉得他是一个大人。他不象罪人那样颤抖，他知道他是一个真正有信心的

人。他严格地遵守了宗教的一切规条；他知道有无数万的人要一同走向灭亡。他知道他可以用剑和火把他们的躯壳毁掉,因为他们的灵魂已经灭亡,而且会永远灭亡！他现在是要走向天国:天为他打开了慈悲的大门,而且要对他表示慈悲。

他的灵魂跟死神的安琪儿一道飞，但是他仍向睡榻望了一眼。睡榻上躺着一具裹着白尸衣的躯壳，这躯壳身上仍然印着他的“我”。接着他们继续向前飞。他们好象在一个华贵的客厅里飞，又好象在一个森林里飞。大自然好象古老的法国花园那样,经过了一番修剪、扩张、捆扎、分行和艺术的加工；这儿正举行一个化装跳舞会。

“这就是人生!”死神说。

所有的人物都或多或少地化了装。一切最高贵和有权势的人物并不全都是穿着天鹅绒的衣服和戴着金制的饰品，所有卑微和藐小的人也并不是全都披着褴褛的外套。这是一个稀有的跳舞会。使人特别奇怪的是，大家在自己的衣服下面都藏着某种秘密的东西，不愿意让别人发现。这个人撕着那个人的衣服，希望这些秘密能被揭露。于是人们看见有一个兽头露出来了。在这个人的眼中，它是一

个冷笑的人猿；在另一个人的眼中，它是一个丑陋的山羊，一条粘糊糊的蛇或者一条呆板的鱼。

这就是寄生在我们大家身上的一个动物。它长在人的身体里面，它跳着蹦着，它要跑出来。每个人都用衣服把它紧紧地盖住，但是别的人却把衣服撕开，喊着："看呀！看呀！这就是他！这就是他！"这个人把那个人的丑态都揭露出来。

"我的身体里面有一个什么动物呢？"飞行着的灵魂说。死神指着立在他们面前一个高大的人物。这人的头上罩着各种各色的荣光，但是他的心里却藏着一双动物的脚——一双孔雀的脚。他的荣光不过是这鸟儿的彩色的尾巴罢了。

他们继续向前飞。巨鸟在树枝上发出丑恶的哀号。它们用清晰的人声尖叫着："你，死神的陪行者，你记得我吗？"现在对他叫喊的就是他生前的那些罪恶的思想和欲望："你记得我吗？"

灵魂颤抖了一会儿，因为他熟识这种声音，这些罪恶的思想和欲望——它们现在都一齐到来，作为见证。

"在我们的肉体和天性里面是不会有什么好的东西存

在的[1]！”灵魂说，“不过在我说来，我的思想还没有变成行动；世人还没有看到我的罪恶的果实！”他加快速度向前飞，他要逃避这种难听的叫声，可是一只庞大的黑鸟在他的上空盘旋，而且在不停地叫喊，好象它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听到它的声音似的。他象一只被追赶着的鹿似的向前跳。他每跳一步就撞着尖锐的燧石。燧石划开他的脚使他感到痛楚。

“这些尖锐的石头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它们象枯叶似的，遍地都是！”

“这就是你讲的那些不小心的话语。这些话伤害了你的邻人的心，比这些石头伤害了你的脚还要厉害！”

“这点我倒没有想到过！”灵魂说。

“你们不要论断人，免得你们被论断[2]！”空中的一个声音说。

“我们都犯过罪！”灵魂说，同时直起腰来，“我一直遵守着教条和福音；我的能力所能做到的事情我都做了；我跟

---

① 这句话源出于基督教《圣经 · 旧约 · 创世记》第三章。人类的始祖亚当没有听上帝的话，被赶出了天国，所以人类天生是有罪的。

② 这句话是引自基督教《圣经 · 新约 · 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一节。

别人不一样。”

这时他们来到了天国的门口。守门的安琪儿问:

“你是谁？把你的信心告诉我,把你所做过的事情指给我看!”

“我严格地遵守了一切戒条。我在世人的面前尽量地表示了谦虚。我憎恨罪恶的事情和罪恶的人，我跟这些事和人斗争——这些一齐走向永恒的毁灭的人。假如我有力量的话，我将用火和刀来继续与这些事和人斗争!”

“那么你是穆罕默德的一个信徒吧①?”安琪儿说。

“我，我决不是!”

“耶稣说，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②！你没有这样的信心。也许你是一个犹太教徒吧。犹太教徒跟摩西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③犹太教徒的唯一无二的上帝就是他们自己民族的上帝。”

“我是一个基督徒!”

“这一点我在你的信心和行动中看不出来。基督的教

---

① 即不是基督徒，而是伊斯兰教徒。

② 这句话是引自《圣经 · 新约 · 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第五十二节。

③ 引自《圣经 · 旧约 · 出埃及记》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三节。



义是：和睦、博爱和慈悲！”

“慈悲！”无垠的太空中发出这样一个声音，同时天国的门也开了。灵魂向一片荣光飞去。

不过这是一片非常强烈和锐利的光芒，灵魂好象在一把抽出的刀子面前一样，不得不向后退。这时空中飘出一阵柔和和感动人的音乐——人间的语言没有办法把它描写出来。灵魂颤抖起来，他垂下头，越垂越低。天上的光芒射进他的身体里去。这时他感觉到、也理解到他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到的东西：他的骄傲、残酷和罪过的重负——他现在

都清清楚楚地看见了。

“假如说，我在这世界上做了什么好事，那是因为我非这样做不可。至于坏事——那完全是我自己的主意！”

灵魂被这种天上的光芒照得睁不开眼睛。他一点力量也没有，他坠落下来。他觉得他似乎坠得很深，缩做一团。他太沉重了，还没有达到进入天国的程度。他一想起严峻和公正的上帝，他就连“慈悲”这个词也不敢喊出来了。

但是“慈悲”——他不敢盼望的“慈悲”——却到来了。

无垠的太空中处处都是上帝的天国，上帝的爱充满了灵魂的全身。

“人的灵魂啊，你永远是神圣、幸福、善良和不灭的！”这是一个洪亮的歌声。

所有的人，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一生最后的一天，也会象这个灵魂一样，在天国的光芒和荣耀面前缩回来，垂下我们的头，卑微地向下面坠落。但是上帝的爱和仁慈把我们托起来，使我们在新的路线上飞翔，使我们更纯洁、高尚和善良；我们一步一步地接近荣光，在上帝的支持下，走进永恒的光明中去。

完 全 是 真 的

“那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母鸡说。她讲这话的地方不是城里发生这个故事的那个区域。“那是鸡屋里的一件可怕的事情！我今夜不敢一个人睡觉了！真是幸运，我们今晚大伙儿都栖在一根栖木上！”于是她讲了一个故事，弄得别的母鸡羽毛根根竖起，而公鸡的冠却垂下来了。这完全是真的！

不过我们还是从头开始吧。事情是发生在城里另一区的鸡屋里面。太阳落下了，所有的母鸡都飞上了栖木。有一只母鸡，羽毛很白，腿很短；她总是按规定的数目下蛋。在各方面说起来，她是一只很有身份的母鸡。当她飞到栖木上去的时候，她用嘴啄了自己几下，弄得有一根小羽毛落下来了。

“事情就是这样！”她说，“我越把自己啄得厉害，我就越漂亮！”她说这话的神情是很快乐的，因为她是母鸡中一个心情愉快的人物，虽然我刚才说过她是一只很有身份的

鸡。不久她就睡着了。

周围是一片漆黑。母鸡跟母鸡站在一边，不过离她最近的那只母鸡却睡不着。她在静听——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一个人要想在世界上安静地活下去，就非得如此做不可。不过她禁不住要把她所听到的事情告诉她的邻居：

“你听到过刚才的话吗？我不愿意把名字指出来。不过有一只母鸡，她为了要好看，啄掉自己的羽毛。假如我是公鸡的话，我才真要瞧不起她呢。”

在这些母鸡的上面住着一只猫头鹰和她的丈夫以及孩子。她这一家人的耳朵都很尖：邻居刚才所讲的话，他们都听见了。他们翻翻眼睛；于是猫头鹰妈妈就拍拍翅膀说：

“不要听那类的话！不过我想你们都听到了刚才的话吧？我是亲耳听到过的；你得听了很多才能记住。有一只母鸡完全忘记了母鸡所应当有的礼貌：她甚至把她的羽毛都啄掉了，好让公鸡把她看个仔细。”

“Prenez garde aux enfants，”① 猫头鹰爸爸说。“这不是孩子们可以听的话。”

---

① 这是法文，意义是“提防孩子们听到”，在欧洲人的眼中，猫头鹰是一种很聪明的鸟儿。它是鸟类中的所谓“上流社会人士”，故此讲法文。

“我还是要把这话告诉对面的猫头鹰！她是一个很正派的猫头鹰，值得来往！”于是猫头鹰妈妈就飞走了。

“呼！呼！呜——呼！”他们俩都喊起来，而喊声就被下边鸽子笼里面的鸽子听见了。“你们听到过那样的话没有？呼！呼！有一只母鸡，她把她的羽毛都啄掉了，想讨好公鸡！她一定会冻死的——如果她现在还没有死的话。呜——呼！”

“在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鸽子咕咕地叫着。

“在对面的那个屋子里！我几乎可说是亲眼看见的。把它讲出来真不象话，不过那完全是真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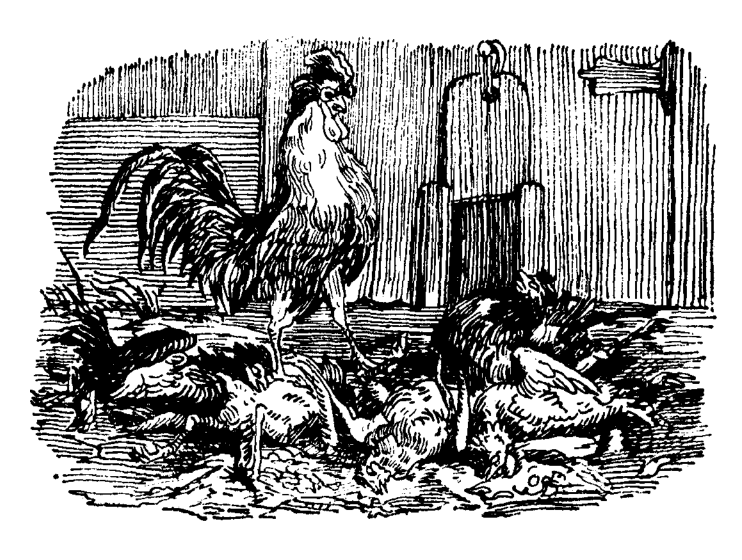
“真的！真的！每个字都是真的！”所有的鸽子说，同时向下边的养鸡场咕咕地叫：“有一只母鸡，也有人说是两只，她们都把所有的羽毛都啄掉，为的是要与众不同，借此引起公鸡的注意。这是一种冒险的玩意儿，因为这样她们就容易伤风，结果一定会发高热死掉。她们两位现在都死了。”

“醒来呀！醒来呀！”公鸡大叫着，同时向围墙上飞去。他的眼睛仍然带着睡意，不过他仍然在大叫。“三只母鸡因为与一只公鸡在爱情上发生不幸，全都死去了。她们把她们的羽毛啄得精光。这是一件很丑的事情。我不愿意把它关在心里；让大家都知道它吧！”

“让大家都知道它吧!”蝙蝠说。于是母鸡叫，公鸡啼。“让大家都知道它吧！让大家都知道它吧!”于是这个故事就从这个鸡屋传到那个鸡屋，最后它回到它原来所传出的那个地方去。

这故事变成:“五只母鸡把她们的羽毛都啄得精光，为的是要表示出她们之中谁因为和那只公鸡失了恋而变得最消瘦。后来她们相互啄得流血，弄得五只鸡全都死掉。这使得她们的家庭蒙受羞辱，她们的主人蒙受极大的损失。”

那只落掉了一根羽毛的母鸡当然不知道这个故事就是



她自己的故事。因为她是一只很有身份的母鸡，所以她就说：

“我瞧不起那些母鸡；不过象这类的贼东西有的是！我们不应该把这类事儿掩藏起来。我尽我的力量使这故事在报纸上发表，让全国都知道。那些母鸡活该倒霉！她们的家庭也活该倒霉！”

这故事终于在报纸上被刊登出来了。这完全是真的：一根小小的羽毛可以变成五只母鸡。





天 鹅 的 窠

在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有一个古老的天鹅窠。它名叫丹麦。天鹅就是在它里面生出来的，过去和现在都是这样。它们的名字永远不会被人遗忘。

在远古的时候，有一群天鹅飞过阿尔卑斯山，在“五月的国度”①里的绿色平原上落下来。住在这儿是非常幸福的。这一群天鹅叫做“长胡子人”②。

另外一群长着发亮的羽毛和诚实的眼睛的天鹅，飞向

南方,在拜占庭③落下来。它们在皇帝的座位周围住下来,同时伸开它们的白色大翅膀,保护他的盾牌。这群天鹅叫做瓦林格人④。

法国的海岸上升起一片惊恐的声音,因为嗜血狂的天鹅,拍着带有火焰的翅膀,正在从北方飞来。人们祈祷着说:“愿上帝把我们从这些野蛮的北欧人手中救出来!”

一只丹麦的天鹅⑤站在英国碧绿的草原上,站在广阔的海岸旁边。他的头上戴着代表三个王国的皇冠;他把他的王节伸向这个国家的土地上。

波美尔⑥海岸上的异教徒都在地上跪下来,因为丹麦的天鹅,带着绘有十字的旗帜和拔出的剑,向这儿飞来了。

---

① 指意大利伦巴底亚(Lombardia)省的首府米兰(Milano)。

② 原文是 Longobarder,指住在意大利伦巴底亚省的伦巴底人(Lombardo)。

③ 这是东罗马帝国的首都。

④ 原文是 Vaeringer,这是一种北欧人;他们在九世纪时是波罗的海上有名的海盗。东罗马帝国的近卫队,就是由这些海盗组成的。

⑤ 指丹麦的克努得大帝(Knud,942—1036)。他征服了英国和挪威,做过这三个国家的皇帝。

⑥ 这是波罗的海的一个海湾。

那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你会这样说。

不过离我们的时代不远，还有两只强大的天鹅从窠里飞出来了。

一道光射过天空，射到世界的每个国土上。这只天鹅拍着他的强大的翅膀，散下一层黄昏的烟雾。接着星空渐渐变得更清楚，好象是快要接近地面似的。这只天鹅的名字是透却·布拉赫①。

“是的，那是多少年以前的事情！”你可能说，“但是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呢？”

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我们曾看见过许多天鹅在美丽地飞翔：有一只②把他的翅膀轻轻地在金竖琴的弦上拂过去。这琴声响遍了整个的北国：挪威的山似乎在古代的太阳光中增高了不少；松林和赤杨发出沙沙的回音；北国的神仙、英雄和贵妇人在深黑的林中偷偷地露出头角。

我们看到一只天鹅在一个大理石山上拍着翅膀③，把这座山弄得崩裂了。被囚禁在这山中的美的形体，现在走

---

① 透却·布拉赫（Tycho Brahè，1546—1601）是丹麦的名天文学家。

② 指 Adam Gottlob Oehlensehläger，1779—1850，丹麦的名诗人。

③ 指 Bertel Thorvaldsen，1768—1844，丹麦的名雕刻家。

到明朗的太阳光中来。世界各国的人抬起他们的头来，观看这些绝美的形体。

我们看到第三只天鹅①纺着思想的线。这线绕着地球从这个国家牵到那个国家，好使语言象闪电似地从这个国家传到那个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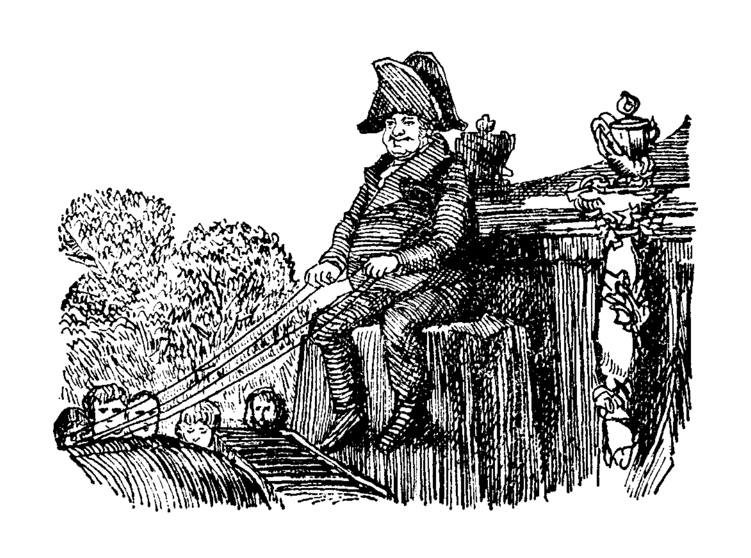
我们的上帝喜欢这个位于波罗的海和北海之间的天鹅窠。让那些强暴的鸟儿从空中飞来颠覆它吧。“永远不准有



① 指奥尔斯德特（Hans Christian Oersted，1777—1851），丹麦的名电子学家。

这类事情发生！”甚至羽毛还没有长全的小天鹅都会在这窠的边缘守卫——我们已经看到过这样的事情。他们可以让他们的柔嫩的胸脯被啄得流血，但他们会用他们的嘴和爪斗争下去。

许多世纪将会过去，但是天鹅将会不断地从这个窠里飞出来。世界上的人将会看见他们，听见他们。要等人们真正说“这是最后的一只天鹅,这是天鹅窠里发出的一个最后的歌声”，那时间还早得很呢！



好　心　境

我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了一笔最好的遗产：我有一个好心境。那么谁是我的父亲呢？咳，这跟好的心境没有什么关系！他是一个心广体胖的人，又圆又肥。他的外表和内心跟他的职业完全不相称。那么，他的职业和社会地位是怎样的呢？是的，如果把这写下来，印在一本书的开头，很可能许多人一读到它就会把书扔掉，说："这使我感到真不舒

服，我不要读这类的东西。”但是我的父亲既不是一个刽子手的跟班，也不是一个刽子手。相反地，他的职业却使他站在城里最尊贵的人的面前。这是他的权利，也是他的地位。他得走在前面，在主教的前面，在纯血统的王子前面。他老是走在前面——因为他是一个赶柩车的人！

你看，我把真情说出来了！我可以说，当人们看见我的父亲高高地坐在死神的交通车上、穿着一件又长又宽的黑披风、头上戴着一顶缀有黑纱的三角帽，加上他那一副象太阳一样的圆圆的笑脸，人们恐怕很难想到坟墓和悲哀了。他的那副圆面孔说：“不要怕，那比你所想象的要好得多！”

你看，我继承了他的“好心境”和一个经常拜访墓地的习惯。如果你怀着“好心境”去，那倒是蛮痛快的事情。象他一样，我也订阅《新闻报》。

我并不太年轻。我既没有老婆，又没有孩子，也没有书。不过，象前面说过了的，我订阅《新闻报》。它是我最心爱的一种报纸，也是我父亲最心爱的一种报纸。它有它的优点，一个人所需要知道的东西里面全有——比如：谁在教堂里讲道，谁在新书里说教；在什么地方你可以找到房子和佣人，买到衣服和食物；谁在拍卖东西，谁在破产。人们还可

以在上面读到许多慈善事情和天真无邪的诗！此外还有征婚、订约会和拒绝约会的广告等——一切都是非常简单和自然！一个人如果订阅《新闻报》，他就可以很愉快地生活着,很愉快地走进坟墓里去。同时在他寿终正寝的时候,他可以有一大堆报纸，舒舒服服地睡在上面——假如他不愿意睡在刨花上的话。

《新闻报》和墓地是我精神上两件最富有刺激性的消遣，是我的好心境的最舒适的浴泉。

当然谁都可以阅读《新闻报》。不过请你一块儿跟我到墓地来吧。当太阳在照着的时候,当树儿变绿了的时候,我们到墓地去吧。我们可以在坟墓之间走走！每座坟象一本背脊朝上的、阖着的书本——你只能看到书名。它说明书的内容，但同时什么东西也没有说明。不过我知道它的内容——我从我的父亲和我自己知道的。我的“坟墓书”都把它记载了下来,这是我自己作为参考和消遣所写的一本书。所有的事情都写在里面，还有其他更多的东西。

现在我们来到了墓地。

这儿,在一排涂了白漆的栏栅后面,曾经长着一棵玫瑰树。它现在已经没有了，不过从邻近坟上的一小片绿林伸



过来的枝子，似乎弥补了这个损失。在这儿躺着一个非常不幸的人;但是,当他活着的时候,他的生活很好,即一般人所谓的“小康”。他的收入还有一点剩余。不过他太喜欢关心这个世界——或者更正确地说，关心艺术。当他晚间坐在戏院里以全副精神欣赏戏的时候，如果布景人把月亮两边的灯光弄得太强了一点，或者把本来应该放在景后边的天空悬在景上面,或者把棕榈树放在亚马格尔①的风景里,或者把仙人掌放在蒂洛尔②的风景里，或者把山毛榉放在挪威的北部,他就忍受不了。这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谁会去理它呢？谁会为这些琐事而感到不安呢？这无非是在做戏,其目的是给人娱乐。观众有时大鼓一顿掌,有时只略为鼓几下。

“这简直是湿柴火,”他说。“它今晚一点也燃不起来!”于是他就向四周望，看看这些观众究竟是什么人。他发现他们笑得不是时候：他们在不应当笑的地方却大笑了——这使得他心烦,坐立不安,成为一个不幸的人。现在他躺在坟墓里。

① 亚马格尔（Amager）是离哥本哈根不远的一个海岛。

② 蒂洛尔（Tyrol）是奥国的一个多山的省份。

这儿躺着一个非常幸福的人，这也就是说——一位大人物。他出身很高贵,而这是他的幸运,否则他也就永远是一个藐小的人了。不过大自然把一切安排得很聪明，我们一想起这点就觉得很愉快。他穿着前后都绣了花的衣服,常常在沙龙的社交场合出现，象那些镶得有珍珠的拉铃绳的把手一样——它后面老是有一根很适用的粗绳子在代替它做工作。他后边也有一根很粗的好绳子——一个替身——代替他做工作，而且现在仍然在另一个镶有珍珠的新把手后面做工作。样样事情都安排得这样聪明，使人很容易获得好心境。

这儿躺着——唔，想起来很伤心！——这儿躺着一个人。他花了六十七年的光阴要想说出一个伟大的思想。他活着就是为了要找到一个伟大的思想。最后他相信他找到了。因此他很高兴，他终于怀着这个伟大的思想死去。谁也没有得到这个伟大思想的好处，谁也没有听到过这个伟大的思想。现在我想，这个伟大的思想使他不能在坟墓里休息:比如说吧,这个好思想只有在吃早饭的时候说出来才能有效，而他,根据一般人关于幽灵的看法,只能在半夜才能升起来和走动。那么他的伟大的思想与时间的条件不

合。谁也不会发笑，他只好把他的伟大思想又带进坟墓里去。所以这是一座忧郁的坟墓。

这儿躺着一个突出的吝啬的妇人。在她活着的时候，她常常夜间起来,学着猫叫,使邻人相信她养了一只猫——她是那么地吝啬!

这儿躺着一个出自名门的小姐，她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希望人们听到她的歌声。她唱:“mi manca la voce！”[1]这是她生命中一件唯一真实的事情。

这儿躺着一个另一类型的姑娘！当心里的金丝雀在歌唱着的时候，理智的指头就来塞住她的耳朵。这位美丽的姑娘总是“差不多快要结婚了”。不过——唔，这是一个老故事……不过说得好听一点罢了。我们还是让死者休息吧。

这儿躺着一个寡妇。她嘴里满是天鹅的歌声，但她的心中却藏着猫头鹰的胆汁。她常常到邻家去猎取人家的缺点。这很象古时的“警察朋友”，他跑来跑去想要找到一座并不存在的阴沟上的桥。

---

① 这是一句意大利文，直译的意义是：“我就是没有一个好声音。”

这儿是一个家庭的坟地。这家庭的每一份子都相信，假如整个世界和报纸说“如此这般”，而他们的小孩从学校里回来说：“我听到的是那样，”那末他的说法就是唯一的真理，因为他是这家里的一份子。大家也都知道：如果这家里的一个公鸡在半夜啼叫，这家的人就要说这是天明，虽然守夜人和城里所有的钟都说这是半夜。

伟大的歌德在他的《浮士德》的结尾说了这样的话：“可能继续下去。”我们在墓地里的散步也是这样。我常常到这儿来！如果我的任何朋友，或者敌人弄得我活不下去的话，我就来到这块地方，拣一块绿草地，献给我打算埋掉的他或她，立刻把他们埋葬掉。他们躺在那儿，没有生命，没有力量，直到他们变成更新和更好的人才活转来。我把他们的生活和事迹，依照我的看法，在我的“坟墓书”上记录下来，用我的一套看法去研究它们。大家也应该这样做。当人们做了太对不起人的事情的时候，你不应该只感觉苦恼，而应该立刻把他们埋葬掉，同时保持自己的好心境和阅读《新闻报》——这报纸上的文章是由许多人写成的，但是有一只手在那里牵线。

有一天，当我应该把我自己和我的故事装进坟墓里去

的时候，我希望人们写这样一个墓志铭。

“一个好心境！”

这就是我的故事。



伤　心　事

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故事实际上分做两部分：头一部分可以删掉，但是它可以告诉我们一点初步的情节——这是很有用的。

我们是住在乡下的一个邸宅里。恰巧是主人要出去一天。在这同时，有一位太太从邻近的小镇里到来了。她带

着一只哈巴狗;据她说,她来的目的是为了要处理她在制革厂的几份股子。她把所有的文件都带来了;我们都忠告她,叫她把这些文件放在一个封套里,在上面写出业主的地址:“作战兵站总监，爵士”等等。

她听我们讲，同时拿起笔,沉思了一会儿,于是就要求我们把这意见又慢慢地念一次。我们同意，于是她就写起来。当她写到“作战……总监……”的时候,她把笔停住了,叹了一口气说；“不过我只是一个女人!”

当她在写的时候，她把那只哈巴狗放在地上。它狺狺地叫起来。她是为了它的兴趣和健康才把它带来的，因此人们不应该把它放在地上。它外表的特点是一个朝天的鼻子和一个肥胖的背。

“它并不咬人!”太太说。“它没有牙齿。它是象家里的一个成员，忠心而脾气很坏。不过这是因为我的孙子常常开它的玩笑的原故：他们做结婚的游戏,要它扮做新娘。可怜的小老头儿，这使它太吃不消了!”

她把她的文件交出去了，于是她便把她的哈巴狗抱在怀里。这就是故事的头一部分,可以删去。“哈巴狗死掉了!”这是故事的第二部分。

这是一个星期以后的事情:我们来到城里,在一个客栈里安住下来。

我们的窗子面对着制革厂的院子。院子用木栏栅隔做两部。一部里面挂着许多皮革——生皮和制好了的皮。这儿一切制革的必需器具都有，而且是属于这个寡妇的。哈巴狗在早晨死去了，同时被埋葬在这个院子里。寡妇的孙子们(也就是制革厂老板的未亡人的孙子们,因为哈巴狗从来没有结过婚）掩好了这座坟。它是一座很美的坟——躺在它里面一定是很愉快的。

坟的四周镶了一些花盆的碎片,上面还撒了一些沙子。坟顶上还插了半个啤酒瓶，瓶颈朝上——这并没有什么象征的意义。

孩子们在坟的周围跳舞。他们中间最大的一个孩子——一个很实际的、七岁的小孩子——提议开一个哈巴狗坟墓展览会，让街上所有的人都来看。门票价是一个裤子扣,因为这是每个男孩子都有的东西,而且还可以有多余的来替女孩子买门票。这个提议得到全体一致通过。

街上所有的孩子——甚至后街上的孩子——都涌到这



地方来，献出他们的扣子。这天下午人们可以看到许多孩子只有一根背带吊着他们的裤子，但是他们却看到了哈巴狗的坟墓，而这也值得出那么多的代价一看。

不过在制革厂的外面，紧靠着入口的地方，站着一个衣服褴褛的女孩子。她很可爱，她的鬈发很美丽，她的眼睛又蓝又亮，使人看到感觉愉快。她一句话也不说，但是她也不哭。每次那个门一打开的时候，她就朝里面怅然地望很久。她没有一个扣子——这点她知道得清清楚楚，因此她就悲哀地呆在外面，一直等到别的孩子们都参观了坟墓、离去了为止。然后她就坐下来，把她那双棕色的小手蒙住自己的

眼睛,大哭一场;只有她一个人没有看过哈巴狗的坟墓。就她说来,这是一件伤心事,跟成年人常常所感到的伤心事差不多。

我们在上面看到这情景，而且是高高地在上面观看。这件伤心事,象我们自己和许多别人的伤心事一样,使得我们微笑！这就是整个的故事。任何人如果不了解它，可以到这个寡妇的制革厂去买一份股子。



各　得　其　所

这是一百多年以前的事情！

在树林后面的一个大湖旁边，有一座古老的邸宅。它的周围有一道很深的壕沟；里面长着许多芦苇和草。在通向入口的那座桥边，长着一棵古老的柳树；它的枝子垂向这些芦苇。

从空巷里传来一阵号角声和马蹄声；一个牧鹅姑娘趁着一群猎人没有奔驰过来以前，就赶快把她的一群鹅从桥

边赶走。猎人飞快地跑近来了。她只好急忙爬到桥头的一块石头上，免得被他们踩倒。她仍然是个孩子，身材很瘦削，但是她面上有一种和蔼的表情和一双明亮的眼睛。那位老爷没有注意到这点。当他飞驰过去的时候，他把鞭子掉过来，恶作剧地用鞭子的把手朝这女孩子的胸脯一推，弄得她仰着滚下去了。

“各得其所！”他大声说，“请你滚到泥巴里去吧！”

他哄笑起来。因为他觉得这很好笑，所以和他一道的人也都笑起来。全体人马都大肆叫嚷，连猎犬也咬起来。这真是所谓：

“富鸟飞来声音大！”①

只有上帝知道，他现在还是不是富有。

这个可怜的牧鹅女在落下去的时候，伸手乱抓，结果抓住了柳树的一根垂枝，这样她就悬在泥沼上面。老爷和他的猎犬马上就走进大门不见了。这时她就想法再爬上来，但是枝子忽然在顶上断了；要不是上面有一只强壮的手抓住了她，她就要落到芦苇里去了。这人是一个流浪的小贩。

---

① 这是丹麦的一句古老的谚语。原文是：Rigo Fugl kommer susende！意译是：“富人出行，声势浩大！”

他从不远的地方看到了这件事情，所以他现在就急忙赶过来帮助她。

“各得其所!”他模拟那位老爷的口吻开玩笑地说。于是他就把小姑娘拉到干地上来。他倒很想把那根断了的枝子接上，但是“各得其所”不是在任何场合下都可以做得到的！因此他就把这枝子插到柔软的土里。“假如你能够的话,生长吧,一直长到你可以成为那个公馆里的人们的一管笛子!”

他倒希望这位老爷和他的一家人挨一次痛打呢。他走进这个公馆里去,但并不是走进客厅,因为他太微贱了！他走进仆人住的地方去。他们翻了翻他的货品，争论了一番价钱。但是从上房的酒席桌上,飘来一阵喧噪和尖叫声——这就是他们所谓的唱歌；比这更好的东西他们就不会了。笑声和犬吠声、大吃大喝声,混做一团。普通酒和强烈的啤酒在酒罐和玻璃杯里冒着泡，狗子跟主人坐在一起吃喝。有的狗子用耳朵把鼻子擦干净以后,还得到少爷们的亲吻。

他们请这小贩带着他的货品走上来，不过他们的目的是要开他的玩笑。酒已经入了他们的肚肠，理智已经飞走了。他们把啤酒倒进袜子里,请这小贩跟他们一起喝,但是

必须喝得快!这办法既巧妙,而又能逗人发笑。于是他们把牲口、农奴和农庄都拿出来作为赌注，有的赢，有的输了。

“各得其所!”小贩在走出了这个他所谓的“罪恶的渊薮”的时候说。“我的处‘所’是宽广的大路，我在那家一点也不感到自在。”

牧鹅的小姑娘从田野的篱笆那儿对他点头。

许多天过去了。许多星期过去了。小贩插在壕沟旁边的那根折断了的杨柳枝,显然还是新鲜和翠绿的;它甚至还冒出了嫩芽。牧鹅的小姑娘知道这根枝子现在生了根，所以她感到非常愉快，因为她觉得这棵树是她的树。

这棵树在生长。但是公馆里的一切，在喝酒和赌博中很快地就搞光了——因为这两件东西象轮子一样，任何人在上面是站不稳的。

六个年头还没有过完,老爷拿着袋子和手杖,作为一个穷人走出了这个公馆。公馆被一个富有的小贩买去了。他就是曾经在这儿被戏弄和讥笑过的那个人——那个要从袜子里喝啤酒的人。但是诚实和勤俭带来兴盛；现在这个小贩成为了公馆的主人。不过从这时起，打纸牌的这种赌博就不许在这儿再玩了。

“这是很坏的消遣,”他说,“当魔鬼第一次看到《圣经》的时候，他就想放一本坏书来抵消它，于是他就发明了纸牌戏!”

这位新主人娶了一个太太。她不是别人，就是那个牧鹅的女郎。她一直是很忠诚、虔敬和善良的。她穿上新衣服非常漂亮，好象她天生就是一个贵妇人似的。事情怎么会是这样呢？是的,在我们这个忙碌的时代里,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不过事情是如此,而且最重要的一部分还在后面。

住在这座古老的邸宅里是很幸福的。母亲管家里的事,父亲管外面的事,幸福好象是从泉水里涌出来的。凡是幸运的地方，就经常有幸运来临。这座老房子被打扫和油漆得一新;壕沟也清除了,果木树也种起来了。一切都显得温暖而愉快；地板擦得很亮，象一个棋盘。在漫长的冬夜里，女主人同她的女佣人坐在堂屋里织羊毛或纺线。礼拜天的晚上,司法官——那个小贩成了司法官,虽然他现在已经很老了——就读一段《圣经》。孩子们——因为他们生了孩子——都长大了,而且受到了很好的教育,虽然象在别的家庭里一样，他们的能力各有不同。

公馆门外的那根柳树枝，已经长成为一棵美丽的树。

它自由自在地立在那儿，还没有被剪过枝。“这是我们的家族树！”这对老夫妇说；这树应该得到光荣和尊敬——他们这样告诉他们的孩子，包括那些头脑不太聪明的孩子。

一百年过去了。

这就是我们的时代。湖已经变成了一块沼地。那座老邸宅也不见了，现在只剩下一个长方形的水潭，两边立着一些断垣残壁。这就是那条壕沟的遗址。这儿还立着一株壮丽的老垂柳。它就是那株老家族树。这似乎是说明，一棵树如果你不去管它，它会变得多么美丽。当然，它的主干从根到顶都裂开了；风暴也把它打得略为弯了一点。虽然如此，它仍然立得很坚定，而且在每一个裂口里——风和雨送了些泥土进去——还长出了草和花；尤其是在顶上大枝丫分杈的地方，许多覆盆子和繁缕形成一个悬空的花园。这儿甚至还长出了几棵山梨树；它们苗条地立在这株老柳树的身上。当风儿把青浮草吹到水潭的一个角落里去了的时候，老柳树的影子就在荫深的水上出现。一条小径从这树的近旁一直伸到田野。

在树林附近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小山上，有一座新房子，既宽大，又华丽；窗玻璃是那么透明，人们可能以为它完全



没有镶玻璃。大门前面的宽大台阶很象玫瑰花和宽叶植物所形成的一个花亭。草坪是那么碧绿，好象每一片叶子早晚都被冲洗过了一番似的。厅堂里悬着华贵的绘画。套着锦缎和天鹅绒的椅子和沙发，简直象自己能够走动似的。此外还有光亮的大理石桌子,烫金的皮装的书籍。是的,这儿住着的是富有的人；这儿住着的是贵族——男爵。

这儿一切东西都配得很调和。这儿的格言是:“各得其所!”因此从前在那座老房子里光荣地、排场地挂着的一些绘画，现在统统都在通到仆人住处的走廊上挂着。它们现在成了废物——特别是那两幅老画像：一幅是一位穿粉红上衣和戴着扑了粉的假发的绅士，另一幅是一位太太——她的向上梳的头发也扑了粉,她的手里拿着一朵红玫瑰花。他们两人四周围着一圈柳树枝所编成的花环。这两张画上布满了圆洞，因为小男爵们常常把这两位老人当做他们射箭的靶子。这两位老人就是司法官和他的夫人——这个家族的始祖。

“但是他们并不真正属于这个家族!”一位小男爵说。“他是一个小贩,而她是一个牧鹅的丫头。他们一点也不象爸爸和妈妈。”

这两张画成为没有价值的废物。因此，正如人们所说的，它们“各得其所”！曾祖父和曾祖母就来到通向仆人宿舍的走廊里了。

牧师的儿子是这个公馆里的家庭教师。有一天他和小男爵们以及他们受了坚信礼不久的姐姐到外面去散步。他们在小径上向那棵老柳树后面走来;当他们正在走的时候,这位小姐就用田里的小花扎了一个花束。“各得其所,”所以这些花儿也形成了一个美丽的整体。在这同时,她倾听着大家的高谈阔论。她喜欢听牧师的儿子谈起大自然的威力,谈起历史上伟大的男子和女人。她有健康愉快的个性，高尚的思想和灵魂,还有一颗喜爱上帝所创造一切事物的心。

他们在老柳树旁边停下来。最小的那位男爵很希望有一管笛子，因为他从前也有过一管用柳树枝雕的笛子。牧师的儿子便折下一根枝子。

“啊，请不要这样做吧!”那位年轻的女男爵说。然而这已经做了。“这是我们的一棵有名的老树，我非常心疼它！他们在家里常常因此笑我，但是我不管！这棵树有一个来历!”

于是她就把她所知道的关于这树的事情全讲出来：关

于那个老邸宅的事情，以及那个小贩和那个牧鹅姑娘怎样在这地方第一次遇见、后来他们又怎样成为这个有名的家族和这个女男爵的始祖的事情。

“这两个善良的老人，他们不愿意成为贵族！”她说，“他们遵守着‘各得其所’的格言；因此他们就觉得，假如他们用钱买来一个爵位，那就与他们的地位不相称了。只有他们的儿子——我们的祖父——才正式成为一位男爵。据说他是一位非常有学问的人，他常常跟王子和公主们来往，还常常参加他们的宴会。家里所有的人都非常喜欢他。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最初的那对老人对我的心有某种吸引力。那个老房子里的生活一定是这样地安静和庄严：主妇和女仆们一起坐着纺纱，老主人高声朗诵着《圣经》。”

“他们是一对可爱的通情理的人！”牧师的儿子说。

到这儿，他们的谈话就自然接触到贵族和市民了。牧师的儿子几乎不太象市民阶层的人，因为当他谈起关于贵族的事情时，他是那么内行。他说：

“一个人作为一个有名望的家庭的一员是一桩幸运！同样，一个人血统里有一种鼓舞他向上的动力，也是一桩幸运。一个人有一个族名作为走进上流社会的桥梁，是一桩



美事。贵族是高贵的意思。它是一块金币，上面刻着它的价值。我们这个时代的调子——许多诗人也自然随声附和——是：一切高贵的东西总是愚蠢和没有价值的；至于穷人，他们越不行，他们就越聪明。不过这不是我的见解，因为我认为这种看法完全是错误的，虚伪的。在上流阶级里面，人们可以发现许多美丽和感动人的特点。我的母亲告诉过我一个例子，而且我还可以举出许多别的来。她到城里去拜访一个贵族家庭。我想，我的祖母曾经当过那家主妇的乳母。我的母亲有一天跟那位高贵的老爷坐在一个房间里。他看见一个老太婆拄着拐杖蹒跚地走进屋子里来。她是每个礼拜天都来的，而且一来就带走几个银毫。'这是一个可怜的老太婆，'老爷说；'她走路真不容易！'在我的母亲还没有懂得他的意思以前，他就走出了房门，跑下楼梯，亲自走到那个穷苦的老太婆身边去，免得她为了取几个银毫而要走艰难的路。这不过是一件小小的事情；但是，象《圣经》上所写的寡妇的一文钱①一样，它在人心的深处，在人类的天性中引起一个回音。诗人就应该把这类事情指出来，歌颂它，特别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因为这会发生好的作用，会说服人心。不过有的人，因为有高贵的血统，同时出身于

望族，常常象阿拉伯的马一样，喜欢翘起前腿在大街上嘶鸣。只要有一个普通人来过，他就在房间里说：‘平民曾经到过此地！’这说明贵族在腐化，变成了一个贵族的假面具，一个德斯比斯②所创造的那种面具。人们讥笑这种人，把他当成讽刺的对象。”

这就是牧师的儿子的一番议论。它的确未免太长了一点，但在这期间，那管笛子却雕成了。

公馆里有一大批客人。他们都是从附近地区和京城里来的。有些女士们穿得很入时，有的不入时。大客厅里挤满了人。附近地区的一些牧师都是恭而敬之挤在一个角落里——这使人觉得好象要举行一个葬礼似的。但是这却是一个欢乐的场合，只不过欢乐还没有开始罢了。

这儿应该有一个盛大的音乐会才好。因此一位小男爵

---

① 即钱少而可贵的意思，原出《圣经·新约·马可福音》：“耶稣对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投了两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

② 德斯比斯（Thespis）是纪元前六世纪的希腊一个戏剧家，悲剧的创始者。

就把他的柳树笛子取出来,不过他吹不出声音来,他的爸爸也吹不出，所以它成了一个废物。

这儿现在有了音乐,也有了歌唱,它们都使演唱者本人感到最愉快，当然这也不坏!

“你也是一个音乐家吗?”一位漂亮绅士——他只不过是他父母的儿子——说。“你吹奏这管笛子，而且你还亲手把它雕出来。这简直是天才,而天才坐在光荣的席位上,统治着一切。啊,天啦!我是在跟着时代走——每个人非这样不可。啊，请你用这小小的乐器来迷住我们一下吧，好不好?”

于是他就把用水池旁的那株柳树枝雕成的笛子交给牧师的儿子。他同时大声说，这位家庭教师将要用这乐器对大家作一个独奏。

现在他们要开他的玩笑，这是很清楚的了。因此这位家庭教师就不吹了，虽然他可以吹得很好。但是他们却坚持要他吹，弄得他最后只好拿起笛子，凑到嘴上。

这真是一管奇妙的笛子！它发出一个怪声音，比蒸汽机所发出的汽笛声还要粗。它在院子上空，在花园和森林里盘旋,远远地飘到田野上去。跟这音调同时,吹来了一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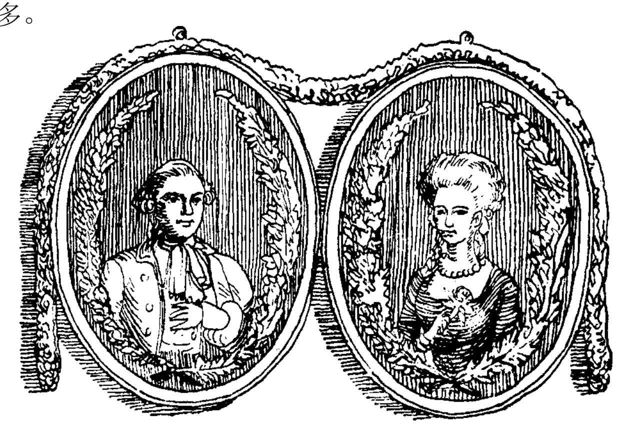
呼啸的狂风，它呼啸着说:“各得其所!”于是爸爸就好象被风在吹动似地,飞出了大厅,落在牧人的房间里去了；而牧人也飞起来，但是却没有飞进那个大厅里去，因为他不能去——嗨，他却飞到仆人的宿舍里去，飞到那些穿着丝袜子、大摇大摆地走着路的、漂亮的侍从中间去。这些骄傲的仆人们被弄得目瞪口呆,想道:这么一个下贱的人物居然敢跟他们一道坐上桌子。

但是在大厅里,年轻的女男爵飞到了桌子的首席上去。她是有资格坐在这儿的。牧师的儿子坐在她的旁边。他们两人这样坐着，好象他们是一对新婚夫妇似的。只有一位老伯爵——他属于这国家的一个最老的家族——仍然坐在他尊贵的位子上没有动;因为这管笛子是很公正的,人也应该是这样。那位幽默的漂亮绅士——他只不过是他父亲的儿子——这次吹笛的煽动人，倒栽葱地飞进一个鸡屋里去了，但他并不是孤独地一个人在那儿。

在附近一带十多里地以内，大家都听到了笛声和这些奇怪的事情。一个富有商人的全家，坐在一辆四匹马拉的车子里，被吹出了车厢,连在车后都找不到一块地方站着。两个有钱的农夫，他们在我们这个时代长得比他们田里的

麦子还高,却被吹到泥巴沟里去了。这是一管危险的笛子!很幸运的是，它在发出第一个调子后就裂开了。这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它就又被放进衣袋里去了:“各得其所!”

随后的一天，谁也不提起这件事情，因此我们就有了“笛子入袋”这个成语。每件东西都回到它原来的位子上。只有那个小贩和牧鹅女的画像挂到大客厅里来了。它们是被吹到那儿的墙上去的。正如一位真正的鉴赏家说过的一样,它们是由一位名家画出来的;所以它们现在挂在它们应该挂的地方。人们从前不知道它们有什么价值，而人们又怎么会知道呢？现在它们悬在光荣的位置上:“各得其所!”事情就是这样！永恒的真理是很长的——比这个故事要长得多。



小鬼和小商人

从前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学生:他住在一间顶楼① 里,什么也没有;同时有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商人,住在第一层楼上,拥有整幢房子。一个小鬼就跟这个小商人住在一起,因为在这儿,在每个圣诞节的前夕,他总能得到一盘麦片粥吃,里面还有一大块黄油!这个小商人能够供给这点东西,所以小鬼就住在他的店里,而这件事是富有教育意义的。

有一天晚上,学生从后门走进来,给自己买点蜡烛和干奶酪。他没有人为他跑腿,因此才亲自来买。他买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也付了钱。小商人和他的太太对他点点头,表示祝他晚安。这位太太能做的事情并不止点头这一项——她还有会讲话的天才!

学生也点了点头。接着他忽然站着不动,读起包干奶酪的那张纸上的字来了。这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的一页纸。这页纸本来是不应该撕掉的,因为这是一部很旧的诗集。

"这样的书多的是!"小商人说。"我用几粒咖啡豆从

一个老太婆那儿换来的。你只要给我三个铜板，就可以把剩下的全部拿去。”

“谢谢，”学生说，“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黄油面包就够了。把一整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一桩罪过。你是一个能干的人，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不过就诗说来，你不会比那个盆子懂得更多。”

这句话说得很没有礼貌，特别是用那个盆子作比喻；但是小商人大笑起来，学生也大笑起来，因为这句话不过是开开玩笑罢了。但是那个小鬼却生了气：居然有人敢对一个卖最好的黄油的商人兼房东说出这样的话来。

黑夜到来了，店铺关上了门；除了学生以外，所有的人都上床去睡了。这时小鬼就走进来，拿起小商人的太太的舌头，因为她在睡觉的时候并不需要它。只要他把这舌头放在屋子里的任何物件上，这物件就能发出声音，讲起话来，而且还可以象太太一样，表示出它的思想和感情。不过一次只能有一件东西利用这舌头，而这倒也是一桩幸事，否则它们就要彼此打断话头了。

---

① 顶楼（Qvist）即屋顶下的一层楼。在欧洲的建筑物中，它一般用来堆破烂的东西。只有穷人或穷学生才住在顶楼里。

小鬼把舌头放在那个装报纸的盆里。“有人说你不懂得诗是什么东西,”他问,“这话是真的吗?”

“我当然懂得,”盆子说;“诗是一种印在报纸上补白的东西,可以随便剪掉不要。我相信,我身体里的诗要比那个学生多得多;但是对小商人说来,我不过是一个没有价值的盆子罢了。”

于是小鬼再把舌头放在一个咖啡磨上。哎唷!咖啡磨简直成了一个话匣子了!于是他又把舌头放在一个黄油桶上,然后又放到钱匣子上——它们的意见都跟盆子的意见一样,而多数人的意见是必须尊重的。

“好吧,我要把这意见告诉那个学生!”

于是小鬼就静悄悄地从一个后楼梯走上学生所住的那间顶楼。房里还点着蜡烛。小鬼从门锁孔里朝里面偷看。他瞧见学生正在读他从楼下拿去的那本破书。

但是这房间里是多么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它扩大成为一根树干,变成了一株大树。它长得非常高,而且它的枝丫还在学生的头上向四面伸展开来。每片叶子都很新鲜,每朵花儿都是一个美女的面孔:脸上的眼睛有的乌黑发亮,有的蓝得分外晶莹。每一个果子都是



一颗明亮的星；此外，房里还有美妙的歌声和音乐。

嗨！这样华丽的景象是小鬼从没有想到过的，更谈不上看见过或听到过了。他踮着脚尖站在那儿，望了又望，直到房里的光灭掉为止。学生把灯吹熄，上床睡觉去了。但是小鬼仍旧站在那儿，因为音乐还没有停止，声音既柔和，又美丽；对于躺着休息的学生说来，它真算得是一支美妙的催眠曲。

“这真是美丽极了！”小鬼说。“这真是出乎我的想象之外！我倒很想跟这学生住在一起哩。”

接着他很有理智地考虑了一下，叹了一口气:“这学生可没有粥给我吃!”所以他仍然走下楼来，回到那个小商人家里去了。他回来得正是时候，因为那个盆子几乎把太太的舌头用烂了：它已经把身子这一面所装的东西全都讲完了，现在它正打算翻转身来把另一面再讲一通。正在这时候，小鬼来到了,把这舌头拿走,还给了太太。不过从这时候起，整个的店——从钱匣一直到木柴——都随声附和盆子了。它们尊敬它,五体投地地佩服它,弄得后来店老板晚间在报纸上读到艺术和戏剧批评文章时，它们都相信这是盆子的意见。

但是小鬼再也没有办法安安静静地坐着，听它们卖弄智慧和学问了。不成,只要顶楼上一有灯光射出来,他就觉得这些光线好象就是锚索，硬要把他拉上去。他不得不爬上去，把眼睛贴着那个小钥匙孔朝里面望。它胸中起了一种豪迈的感觉,就象我们站在波涛汹涌的、正受暴风雨袭击的大海旁边一样。他不禁凄然泪下！他自己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流眼泪,不过他在流泪的时候却有一种幸福之感:跟学生一起坐在那株树下该是多么幸福啊！然而这是做不到的事情——他能在小孔里看一下也就很满足了。

他站在寒冷的楼梯上；秋风从阁楼的圆窗吹进来。天气变得非常冷了。不过，只有当顶楼上的灯灭了和音乐停止了的时候，这个小矮子才开始感觉到冷。嗨！这时他就颤抖起来,爬下楼梯,回到他那个温暖的角落里去了。那儿很舒服和安适！

圣诞节的粥和一大块黄油来了——的确，这时他体会到小商人是他的主人。

不过半夜的时候，小鬼被窗扉上一阵可怕的敲击声惊醒了。外面有人在大喊大叫。守夜人在吹号角，因为发生了火灾——整条街上都是一片火焰。火是在自己家里烧起来的呢，还是在隔壁房里烧起来的呢？究竟是在什么地方烧起来的呢？大家都陷入恐怖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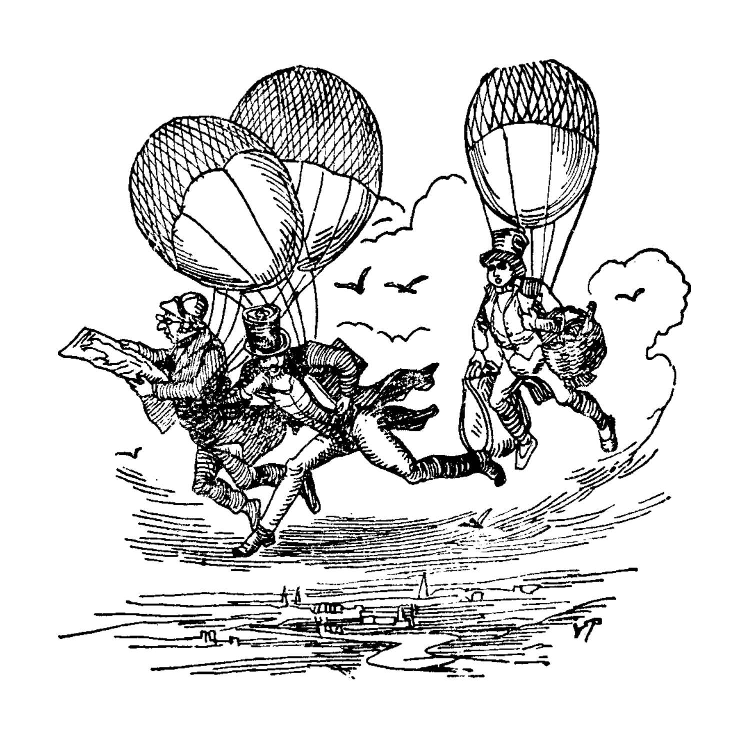
小商人的太太给弄糊涂了,连忙扯下耳朵上的金耳环，塞进衣袋，以为这样总算救出了一点东西。小商人则忙着去找他的股票，女佣人跑去找她的黑绸披风——因为她没有钱再买这样一件衣服。每个人都想救出自己最好的东西。小鬼当然也是这样。他几步就跑到楼上，一直跑进学生的房里。学生正泰然自若地站在一个开着的窗子面前，眺望着对面那幢房子里的火焰。小鬼把放在桌上的那本奇书抢

过来,塞进自己的小红帽里,同时用双手捧着帽子。现在这一家的最好的宝物总算救出来了!所以他就赶快逃跑,一直跑到屋顶上,跑到烟囱上去。他坐在那儿,对面那幢房子的火光照着他——他双手抱着那顶藏有宝贝的帽子。现在他知道他心里的真正感情,知道他的心真正向着谁了。不过等到火被救熄以后,等到他的头脑冷静下来以后——嗨……

“我得把我分给两个人,”他说。“为了那碗粥,我不能舍弃那个小商人!”

这话说得很近人情!我们大家也到小商人那儿去——为了我们的粥。





一 千 年 之 内

是的，在一千年之内，人类将乘着蒸汽的翅膀，在天空中飞行，在海洋上飞行！年轻的美洲人将会成为古老欧洲的游客。他们将会到这儿来看许多古迹和成为废墟的城市，正如我们现在去参拜南亚的那些正在湮灭的奇观一样。

他们在一千年之内就会到来！

泰晤士河，多瑙河，莱茵河仍然在滚滚地流；布朗克山带着它积雪的山峰在屹立着；北极光照耀着北国的土地；但是人类已经一代接着一代地化为尘土，曾经一度当权的人们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消逝，跟那些躺在坟墓里的人没有两样。富有的商人在这些坟地上——因为这片土地是他的田产——放了一个凳子。他坐在那上面欣赏他一片波浪似的麦田。

“到欧洲去！”美洲的年轻人说，“到我们祖先的国度去，到回忆和幻想的美丽的国度去——到欧洲去！”

飞船到来了，里面坐满了客人，因为这种旅行要比海上航行快得多。海底的电线已经把这批空中旅客的人数报告过去了。大家已经可以看见欧洲——爱尔兰的海岸线。但是旅客们仍然在睡觉。当他们到了英国上空的时候，人们才会把他们喊醒。他们所踏上的欧洲的头一片土地是知识分子所谓的莎士比亚的国度——别的人把它称为政治的国度，机器的国度。

他们在这儿停留了一整天——这一群忙碌的人在英格兰和苏格兰只能花这么多的时间。

于是他们通过英吉利海峡的隧道①到法国去——到查理大帝②和拿破仑的国度里去。人们提起了莫里哀这个名字。学者们讲起了远古时代的古典派和浪漫派；大家兴高采烈地谈论着英雄、诗人和科学家；我们还不知道这些人，但他们将会在欧洲的中心——巴黎——产生。

飞船飞到哥伦布所出发的那个国度③。诃尔特兹④是在这儿出生，加尔得龙⑤在这儿写出他奔放的诗剧。在那些开满了花朵的山谷里，仍然住着黑蒙子的美妇人；在那些古老的歌中，人们可以听到西得和阿朗布拉⑥的名字。

---

① 这条隧道可以把英国和欧洲大陆联接起来。关于这条隧道的计划，虽然谈论了许多年，但是始终没有实现。

② 查理大帝（Charlemagne，742—814）是古代住在法国土地上一个民族法朗克人的国王。

③ 指西班牙，因为哥伦布是从西班牙出发到美洲去的。

④ 诃尔特兹（Hernán Cortés，1485—1547）是西班牙第一个征服墨西哥的人。

⑤ 加尔得龙（Calderón，1809—1845）是西班牙的名诗人和剧作家。

⑥ 西得（Cid）是西班牙历史中的一个英雄人物，后来成为许多诗剧中的主人公。阿朗布拉（Alhambra）是摩尔人十四世纪在西班牙建立的一个宫殿，非常华丽。

旅客们横越过高空和大海,到了意大利。古老的、永恒的罗马就在这儿。它已经消逝了;加班牙①是一片荒凉。圣彼得教堂②只剩下一堵孤独的断墙，但是人们还要怀疑它是不是真迹。

接着他们就到了希腊。他们在奥林普斯山顶上的华贵旅馆里过了一夜，表明他们曾经到过这块地方。旅程向波士泼路斯③前进,以便到那儿休息几个钟头,同时看看拜占庭的遗址。传说上所讲的那些曾经是土耳其人作为哈伦④花园的地方，现在只有穷苦的渔人在那儿撒网。

他们在宽阔的多瑙河两岸的那些大城市的遗迹上飞过。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不认识这些城市。它们是在时间的进程中成长起来的；它们充满了记忆。旅客们一会儿落下来，一会儿又飞走。

下面出现的就是德国。它的土地上密布着铁路和运河。在这国土上，路德讲过话,歌德唱过歌,莫扎特掌握过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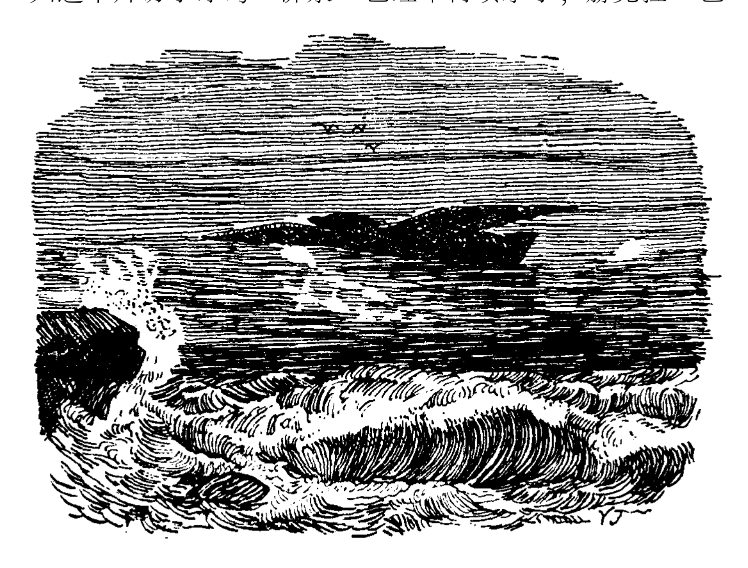
① 这是罗马周围的一片大平原，古时罗马帝国游猎之地。

② 这是罗马最大的一个教堂。

③ 这是黑海上的一条海峡。

④ 哈伦（Harem）是土耳其统治者蓄养妻妾的地方。

音乐的领导权。在科学和音乐方面，这儿曾经出现过辉煌的名字——我们所不认识的名字。他们花了一天工夫游览德国，另一天工夫游览北欧——奥尔斯德特和林涅斯①的祖国，充满了古代英雄和住着年轻诺曼人的挪威。他们在归途中拜访了冰岛。沸泉②已经不再喷水了，赫克拉③也



---

① 奥尔斯德特（H.C.Oersted，1777—1851）是丹麦的名物理学家。林涅斯（Linnés，1707—1788）是瑞典的名博物学家。

② 这是指冰岛的一个有名的温泉 Geysir。

③ 冰岛的一个火山，约有一五五七米高。

已经熄灭。不过那座坚固的石岛仍然屹立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作为英雄故事① 的纪念碑。

“在欧洲可以看的东西真多!”年轻的美国人说,“我们花八天的工夫就把它看完了,而且这并不困难,象那位伟大的旅行家(于是他举出了他的一个同时代的人的名字)在他的名著《八日游欧记》中所说的一样。”

---

① 原文是 Saga，这是古代冰岛的一种说唱英雄叙事诗。



柳 树 下 的 梦

却格附近一带是一片荒凉的地区。这个小城市是在海岸的近旁——这永远要算是一个美丽的位置。要不是因为周围全是平淡无奇的田野,而且离开森林很远,它可能还要更可爱一点。但是,当你在一个地方真正住惯了的时候,你总会发现某些可爱的东西,你就是住在世界上别的最可爱的地方,你也会怀恋它的。我们还得承认:在这个小城的外

围，在一条流向大海的小溪的两岸,有几个简陋的小花园,这儿,夏天的风景是很美丽的。两个小邻居,克努得和约翰妮,尤其是有这样的感觉。他们在那儿一起玩耍;他们穿过醋栗丛来彼此相会。

在这样的一个小花园里,长着一棵接骨木树;在另一个小花园里长着一棵老柳树。这两个小孩子特别喜欢在这株柳树下面玩耍；他们也得到了许可到这儿来玩耍。尽管这树长在溪流的近旁，很容易使他们落到水里去。不过上帝的眼睛在留神着他们,否则他们就可能出乱子。此外,他们自己是非常谨慎的。事实上，那个男孩子是一个非常怕水的懦夫,在夏天谁也没有办法劝他走下海去,虽然别的孩子很喜欢到浪花上去嬉戏。因此他成了一个被别人讥笑的对象；他也只好忍受。不过有一次邻家的那个小小的约翰妮做了一个梦，梦见她自己驾着一只船在却格湾行驶。克努得涉水向她走来，水淹到他的颈上,最后淹没了他的头顶。自从克努得听到了这个梦的时候起，他就再也不能忍受别人把他称为怕水的懦夫。他常常提起约翰妮所做的那个梦——这是他的一件很得意的事情，但是他却不走下水去。

他们的父母都是穷苦的人，经常互相拜访。克努得和



约翰妮在花园里和公路上玩耍。公路上沿着水沟长着一排柳树。柳树并不漂亮,因为它们的顶都剪秃了;不过它们栽在那儿并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实际的用处。花园里的那棵老柳树要漂亮得多,因此他们常常喜欢坐在它的下面。

却格城里有一个大市场。在市集的日子，整条街都布满了篷摊,出卖缎带、靴子和人们所想要买的一切东西。来的人总是拥挤不堪，天气经常总是在下雨。这时你就可以闻到农人衣服上所发出来的一股气味，但是你也可以闻到姜饼的香气——有一个篷摊子摆满了这些东西。最可爱的事情是:每年在市集的季节,卖这些蜜糕的那个人就来寄住在小克努得的父亲家里。因此，他们自然能尝得到一点姜饼。当然小约翰妮也能分吃到一点。不过最妙的事情是，那个卖姜饼的人还会讲故事：他可以讲关于任何一件东西的故事，甚至于关于他的姜饼的故事。有一天晚上他就讲了一个关于姜饼的故事。这故事给了孩子们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他们永远忘记不了。因为这个缘故,我想我们最好也听听它，尤其是因为这个故事并不太长。

他说:“柜台上放着两块姜饼。有一块是一个男子的形状,戴一顶礼帽;另一块是一个小姑娘,没有戴帽子,但是戴

着一片金叶子。他们的脸都是在饼子朝上的那一面，好使人们一眼就能看清楚，不至于弄错。的确，谁也不会从反面去看他们的。男子的左边有一颗味苦的杏仁——这就是他的心；相反地，姑娘的全身都是姜饼。他们被放在柜台上作为样品。他们在那上面呆了很久，最后他们两个人就发生了爱情，但是谁也不说出口来。如果他们想得到一个什么结果的话，他们就应该说出来才是。

“‘他是一个男子，他应该先开口，’她想。

“不过她仍然感到很满意，因为她知道他是同样地爱她。

“他的想法却是有点过分——男子一般都是这样。他梦想着自己是一个真正有生命的街头孩子，身边带着四枚铜板，把这姑娘买过来，一口吃掉了。

“他们就这样在柜台上躺了许多天和许多星期，终于变得干了。她的思想却越变越温柔和越女子气。

“‘我能跟他在柜台上躺在一起，已经很满意了！’她想。于是——砰——她裂为两半。

“‘如果她知道我的爱情，她也许可以活得更久一点！’他想。

“这就是那个故事。他们两个人现在都在这儿!”糕饼老板说。“就他们的历史和他们没有结果的沉默爱情说来,他们真是了不起！现在我就把他们送给你们吧！”于是他就把那个还是完整的男子送给约翰妮，把那个碎裂了的姑娘送给克努得。不过这个故事感动了他们，他们鼓不起勇气来把这对恋人吃掉。

第二天他们带着姜饼到却格公墓去。教堂的墙上长满了最茂盛的长春藤;它冬天和夏天悬在墙上,简直象是一张华丽的地毯。他们把姜饼放在太阳光中的绿叶里，然后把这个没有结果的、沉默的爱情的故事讲给一群小孩子听。这叫做“爱”，因为这故事很可爱——在这一点上大家都同意。不过，当他们再看看这对姜饼恋人的时候,哎呀,一个存心拆烂污的大孩子已经把那个碎裂的姑娘吃掉了。孩子们大哭了一通，然后——大概是为了要不让那个男恋人在这世界上感到寂寞——他们也把他吃掉了。但是他们一直没有忘掉这个故事。

孩子们经常在接骨木树旁和柳树底下玩耍。那个小女孩用银铃一样的声音唱着最美丽的歌。可是克努得没有唱歌的天才；他只是知道歌中的词句——不过这也不坏。当

约翰妮在唱着的时候，却格的居民,甚至铁匠铺的老板娘,都静静地站着听。“那个小姑娘有一个甜蜜的声音!”她说。

这是人生最美丽的时节，但不能永远是这样。邻居已经搬走了。小姑娘的妈妈已经去世了；她的爸爸打算迁到京城里去,重新讨一个太太,因为他在那儿可以找到一个职业——他要在一个机关里当个送信人，这是一个收入颇丰的差使。因此两个邻居就流着眼泪分手了，孩子们特别痛哭了一阵；不过两家的老人都答应一年最少通信一次。

克努得做了一个鞋匠的学徒，因为一个大孩子不能再把日子荒废下去；此外他已经受过了坚信礼!

啊，他多么希望能在一个节日到哥本哈根去看看约翰妮啊！但他没有去,他从来没有到那儿去过,虽然它离却格只不过七十多里地的路程。不过当天气晴朗的时候，克努得从海湾望去,可以遥遥看到塔顶；在他受坚信礼的那天,他还清楚地看见圣母院教堂上的发着闪光的十字架呢。

啊,他多么怀念约翰妮啊！也许她也记得他吧？是的,在圣诞节的时候，她的父亲寄了一封信给克努得的爸爸和妈妈。信上说，他们在哥本哈根生活得很好，尤其是约翰妮，因为她有美丽的声音,她可以希望有一个光明的前途。

她已经跟她所演出的一个歌剧院订了合同，而且已经开始赚些钱了。她现在从她的收入中省下一块大洋，寄给她住在却格的亲爱的邻居过这个快乐的圣诞节。在“附言”中她亲自加了一笔,请他们喝一杯祝她健康的酒;同时还有:“向克努得亲切地致意。”

一家人全哭起来了，然而这是很愉快的——他们所流出来的是愉快的眼泪。克努得的思想每天环萦在约翰妮的身上；现在他知道她也在想念他。当他快要学完手艺的时候，他就更清楚地觉得他爱约翰妮。她一定得成为他的亲爱的妻子。当他想到这点的时候，他的嘴唇上就飘出一丝微笑;于是他做鞋的速度也就加快了两倍,同时用脚紧扣着膝盖上的皮垫子。他的锥子刺进了他的手指，但是他也不在意。他下了决心不要象那对姜饼一样，扮演一个哑巴恋人的角色；他从那个故事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教训。

现在他成了一个皮鞋师傅。他打好他的背包；他算是有生第一次终于要去哥本哈根了。他已经在那儿接洽好了一个主人。嗨，约翰妮一定是非常奇怪和高兴的！她现在是十七岁了，而他已经十九。

当他还在却格的时候，他就想为她买一个金戒指。不

过他想，他可以在哥本哈根买到更漂亮的戒指。因此他就向他的父母告别了。这是一个晚秋下雨的天气，他在微微的细雨中动身了。树上的叶子在簌簌地下落；当他到达哥本哈根新主人家里的时候，他已经全身透湿了。

在接着的一个星期日里，他就去拜望约翰妮的父亲。他穿上了一套手艺人的新衣服，戴上一顶却格的礼帽。这装束对现在的克努得很相称，从前他只戴一顶小便帽。

他找到了他所要拜访的那座房子。他爬了好几层楼，他的头都几乎要昏了。在这个人烟稠密的城市里，人们一层堆上一层地住在一起。

房间里是一种幸福的样子；约翰妮的父亲对他非常客气。他的新太太对他说来，是一个生人，不过她仍跟他握手，请他吃咖啡。

“约翰妮看到你一定会很高兴的！”父亲说；“你现在长成一个很漂亮的年轻人了……你马上就可以看到她！她是一个使我快乐的孩子，上帝保佑，我希望她更快乐。她自己住一间小房，而且还付给我们房租！”

于是父亲就在一个门上非常客气地敲了一下，好象他是一个客人似的。然后他们走进去了。嗨，这房间是多么

漂亮啊！这样的房间在整个的却格都找不到的；就是皇后也不会有比这可爱的房间！它地上铺得有地毡，窗帘一直垂到地上；还有天鹅绒的椅子;四周全是花和画,还有一面镜子——它大得象一扇门，人们一不留心就很容易朝它走进去。

克努得一眼就看见了这些东西；不过他眼中只有约翰妮。她现在已经是一个成年的小姐了。她跟克努得所想象的完全不同,但是更美丽。她不再是一个却格的姑娘了,她是多么文雅啊！她朝克努得看了一眼，她的视线显得多么奇怪和生疏啊！不过这情形只持续了片刻；不一会儿她向他跑过来，好象她想要吻他一下似的。事实上她没有这样做，但是她几乎这样做了。是的,她看到她儿时的朋友,心中感到非常高兴!她的眼睛里亮着泪珠。她有许多话要说,她有许多事情要问——从克努得的父母一直问到接骨木树和柳树——她把它们叫做接骨木树妈妈和柳树爸爸，好象它们就象人一样。的确，象姜饼一样，它们也可以当做人看。她也谈起姜饼,谈起他们的沉默的爱情,他们怎样躺在柜台上，然后裂为两半——这时她就哈哈大笑起来。不过克努得的血却涌到脸上来了,他的心跳得比什么时候都快。



不，她一点也没有变得骄傲！他注意到，她的父母请他来玩一晚上，完全是由于她的示意。她亲手倒茶，把杯子递给他。后来她取出一本书，大声地念给他听。克努得似乎觉得她所念的是关于他自己的爱情，因为那跟他的思想恰恰相吻合。于是她又唱了一支简单的歌；在她的歌声中，这支歌好象是一段历史，好象是从她的心里倾倒出来的话语。是的，她一定是喜欢克努得的。眼泪从他的脸上流下来了——他抑制不住，他也说不出半个字来。他觉得自己很傻；但是她紧握着他的手，说：

“你有一颗善良的心，克努得——我希望你永远是这样！”

这是克努得的无比地幸福的一晚。要想睡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克努得也没有睡。

在告别的时候，约翰妮的父亲曾经说过：“唔，你不会马上就忘记我们吧！我们看吧！你不会让这整个的冬天过去，不再来看我们一次吧！”因此他下个礼拜天又可以再去，而他也就决定去了。

每天晚上，工作完了以后——他们在烛光下做活——克努得就穿过这城市，走过街道，到约翰妮住的地方去。他

抬起头来朝她的窗子望，窗子差不多总是亮着的。有一天晚上他清楚地看到她的面孔映在窗帘上——这真是最可爱的一晚！他的老板娘不喜欢他每晚在外面“冶游”——引用她的话——所以她常常摇头。不过老板只是笑笑。

“他是一个年轻小伙子呀！”他说。

“我们在礼拜天要见面。我要告诉她，说我整个的思想中只有她，她一定要做我亲爱的妻子才成。我知道我不过是一个卖长工的鞋匠，但是我可以成为一个师傅，最低限度成为一个独立的师傅。我要工作和斗争下去——是的，我要把这告诉她。沉默的爱情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我从那两块姜饼已经得到了教训了。”

星期天到来了。克努得大步地走去。不过，很不幸！他们一家人都要出去，而且不得不当面告诉他。约翰妮握着他的手，问道：

“你到戏院去过没有？你应该去一次。星期三我将要上台去唱歌，如果你那天晚上有时间的话，我将送你一张票子。我父亲知道你的老板的住址。”

她的用意是多好啊！星期三中午，他收到了一个封好了的纸套，上面一个字也没有写，但是里面却有一张票。晚

间，克努得有生第一次到戏院里去。他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了约翰妮——她是那么美丽，那么可爱！她跟一个生人结了婚，不过那是在做戏——克努得知道得很清楚，这不过是扮演而已，否则她决不会有那么大的勇气送他一张票，让他去看她结婚的！观众都在喝彩，鼓掌。克努得喊：“好！”

连国王也对约翰妮微笑起来，好象他也喜欢她似的。上帝啊！克努得感到自己多么藐小啊！不过他是那么热烈地爱她，而她也喜欢他。但是男子应该先开口——那个姜饼姑娘就是这样想的。这个故事的意义是深长的。

当星期天一到来的时候，克努得又去了。他的心情跟去领圣餐的时候差不多。约翰妮一个人单独在家。她接待他——世界上再没有比这更幸运的事情。

“你来得正好！”她说，“我原来想叫我的父亲去告诉你，不过我有一个预感，觉得你今晚会来。我要告诉你，星期五我就要到法国去：如果我想要有一点成就的话，我非得这样做不可。”

克努得觉得整个的房间在打转，他的心好象要爆裂。不过他的眼睛里却没有涌出眼泪来，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感到多么悲哀。

约翰妮看到了这个情景，也几乎要哭出来。

“你这老实的、忠诚的人啊!”她说。

她的这句话使克努得敢于开口了。他告诉她说，他怎样热烈地爱她，她一定要做他亲爱的妻子才成。当他说这话的时候,他看到约翰妮的面孔变得惨白。她放松了手,同时严肃地、悲哀地回答说:

“克努得,请不要把你自己和我弄得痛苦吧。我将永远是你的一个好妹妹——你可以相信我。不过除此以外，我什么也办不到!”

于是她把她柔嫩的手贴到他灼热的额上。“上帝会给我们勇气应付一切，只要人有这个志愿。”

这时候她的继母走到房间里来了。

“克努得难过得很，因为我要离去!”她说,“拿出男子气概来吧!”她把手搭在他的肩上，好象他们在谈论着关于旅行的事情而没有谈别的东西似的。“你还是一个孩子!”她说;“不过现在你必须要听话,要有理智,象我们小时在那棵柳树底下一样。”

克努得觉得世界似乎有一块已经塌下去了。他的思想象一根无所归依的线,在风中飘荡。他呆下没有走,他不知

道他们有没有留他坐下来，但是他们一家人都是很和气和善良的。约翰妮倒茶给他唱，对他唱歌。她的歌调跟以前不同,但是听起来是分外美丽,使得他的心要裂成碎片。然后他们就告别了。克努得没有向她伸出手来。但是她握着他的手，说：

“我小时一起玩的兄弟，你一定会握一下你的妹妹的手，作为告别吧！”

她微笑着，眼泪从她的脸上流下来。她又重复地说一次：“哥哥”——是的,这应该产生很好的效果——这就是他们的告别。

她坐船到法国去了，克努得在满地泥泞的哥本哈根走着。皮鞋店里别的人问他为什么老是这样心事重重地走来走去,他应该跟大伙儿一块去玩玩才对,因为他究竟还是一个年轻人。

他们带着他到跳舞的地方去。那儿有许多漂亮的女子，但是没有一个象约翰妮。他想在这些地方把她忘记掉，而她却更生动地在他的思想中显现出来了。“上帝会给我们勇气应付一切，只要人有这个志愿！”她曾经这样说过。这时他有一种虔诚的感觉，他叠着手什么也不玩。提琴在奏

出音乐,年轻的姑娘在围成圆圈跳舞。他怔了一下,因为他似乎觉得他不应该把约翰妮带到这地方来——因为她是活在他的心里。所以他就走出去了。他跑过许多街道，经过他所住的那个屋子。那儿是阴暗的——处处都是阴暗、空洞和孤寂。世界走着自己的道路，克努得也走着自己的道路。

冬天来了。水都结了冰。一切东西似乎都在准备入葬。

不过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当第一艘轮船开航的时候,他就有了一种远行的渴望,远行到辽远的世界里去,但是他不愿意走进法国。因此他把他的背包打好，流浪到德国去。他从这个城走到那个城,一点也不休息和安静下来,只有当他来到那个美丽的古老的城市纽伦堡的时候，他的不安的情绪才算稳定下来。他决定住下来。

纽伦堡是一个稀有的古城。它好象是从画册里剪下来的一样。它的街道随意地伸展开来；它的房屋不是排成死板的直行。那些有小塔、蔓藤花纹和雕像装饰着的吊窗悬在人行道上;从奇形的尖屋顶上伸出来的水笕嘴,以飞龙或长腰犬的形式，高高地俯视着下边的街道。

克努得背着背包站在这儿的一个市场上。他立在一个

古老的喷泉塔旁边。《圣经》时代的、历史性的庄严铜像立在两股喷水的中间。一个漂亮的女佣人正在用桶汲水。她给克努得一口新鲜的水喝。因为她手中满满地握着一束玫瑰花，所以她也给他一朵。他把它当做一个好的预兆。

风琴的声音从邻近的一个教堂里飘到他的耳边来；它的调子，对他说来，是跟他故乡却格风琴的调子一样地亲切。他走进一个大礼拜堂里去。日光透过绘有彩色画的窗玻璃，照在高而细长的圆柱之间。他的心中有一种虔诚的感觉，他的灵魂变得安静起来。

他在纽伦堡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老板；于是他便安住下来，同时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

城周围的古老的壍壕已经变成了许多小块的菜园，不过高大的城墙和它上面的高塔仍然是存留着的。在城墙里边，搓绳子的人正在一个木走廊或行人道上搓绳子。接骨木树丛从城墙的缝隙里生长出来，把它们的绿枝伸展到它们下面的那些低矮的小屋上。克努得的老板就住在这样的一座小屋里。在他睡觉的那个顶楼上——接骨木树就在他的床前垂下枝子。

他在这儿住过了一个夏天和冬天。不过当夏天到来的

时候,他再也忍受不了。接骨木树在开着花,而这花香使他记起了故乡。他似乎回到了却格的花园里去。因此克努得就离开了他的主人，搬到住在离城墙较远的一个老板家去工作；这个屋子上面没有接骨木树。

他的作坊离一座古老的石桥很近，面对着一个老是发出嗡嗡声的水推磨房。外边有一条激流在许多房子之间冲过去。这些房子上挂着许多腐朽的阳台；它们好象随时要倒进水里去似的。这儿没有接骨木树——连栽着一点小绿植物的花钵子也没有。不过这儿有一株高大的老柳树。它紧紧地贴着那儿的一幢房子，生怕被水冲走。它象却格河边花园里的那棵柳树一样,也把它的枝子在激流上展开来。

是的，他从“接骨木树妈妈”那儿搬到“柳树爸爸”的近旁来了。这棵树引起了某种触动，尤其是在有月光的晚上。

这种丹麦的心情，在月光下面流露了出来。但是使他感触的不是月光。不，是那棵老柳树。

他住不下去。为什么住不下去呢?请你去问那棵柳树,去问那棵开着花的接骨木树吧！因此他跟主人告别，跟纽伦堡告别，走到更远的地方去。

他对谁也不提起约翰妮——他只是把自己的忧愁秘密地藏在心里。那两块姜饼的故事对他特别有深刻的意义。现在他懂得了那个男子为什么胸口上有一颗苦味的杏仁——他现在自己尝到这苦味了。约翰妮永远是那么温柔和微笑着的，但她只是一块姜饼。

他背包的带子似乎在紧紧束缚着他，使他感到呼吸困难。他把它松开，但是仍然不感到舒畅。他的周围只有半个世界；另外的一半压在他的心里，这就是他的处境！

只有当他看到了一群高山的时候，世界才似乎对他扩大了一点。这时他的思想才向外面流露；他的眼中涌出了泪水。

阿尔卑斯山，对他说来，似乎是地球的一双敛着的翅膀。假如这双翅膀展开了，显示出一片涌泉、云块和积雪的种种景色所组成的羽毛，那又会怎样呢？

在世界的末日那天，地球将会展开它庞大的翅膀，向上帝飞去，同时在它的明朗的光中将会象水泡似地爆裂！啊，唯愿现在就是最后的末日！

他静默地走过这块土地。在他看来，这块土地象一个长满了草的果木园。从许多屋子的木阳台上，忙着织丝带

的女孩子们在对他点头。许多山峰在落日的晚霞中发出红光。当他看到深树林中的绿湖的时候，他就想起了却格湾的海岸。这时他感到一阵凄凉，但是他心中却没有痛苦。

莱茵河象一股很长的巨浪在滚流，在翻腾,在冲撞,在变成雪白的云雾，好象云块就是在这儿制造出来似的。虹在它上面飘着，象一条解开了的缎带。他现在不禁想起了却格的水推磨坊和冲撞着的、发出喧闹声的流水。

他倒是很愿意在这个安静的、莱茵河畔的城市里住下来的，可惜这儿的接骨木树和杨柳太多。因此他又继续向前走。他爬过巨大的高山，越过石峡,走过象燕子窠似的、贴在山边的山路。水在山峡里潺潺地流着，云块在他的下面飞着。在温暖夏天的太阳光下,他在光亮的蓟草上、石楠属植物上和雪上走着。他告别了北方的国家，来到了葡萄园和玉蜀黍田之间的栗树的荫下。这些山是他和他的回忆之间的一座墙——也应该是如此。

现在他面前出现了一座美丽的、雄伟的城市——人们把它叫做米兰。他在这儿找到了一个德国籍的老板，同时也找到了工作。他们是一对和善的老年夫妇；他现在就在他们的作坊里工作着。这对老人很喜欢这个安静的工人。

他的话讲得很少，但工作得很努力,同时有一种虔诚的、基督徒的性格。就他自己说来，他也仿佛觉得上帝取去了他心中的一个重担子。

他最心爱的消遣是不时去参观那个雄巍的大理石教堂。在他看来,这教堂似乎是用他故国的雪所造成的,用雕像、尖塔和华丽的大厅所组合起来的。雪白的大理石雕像似乎在从每一个角落里、从每一个尖端、从每一个拱门上对他微笑。他上面是蔚蓝的天空，他下面是这个城市和广阔的龙巴得平原。再朝北一点就是终年盖着雪的高山。他不禁想起了却格的教堂和布满了红色长春藤的红墙。不过他并不怀恋它们，他希望他被埋葬在这些高山的后面。

他在这儿住了一年。自从他离开家以后，三年已经过去了。有一天他的老板带他到城里去——不是到马戏场去看骑师的表演,不是的,而是去看一个大歌剧院。这是一个大建筑物,值得一看。它有七层大楼,每层楼上都悬着丝织的帘子。从第一层楼到那使人一看就头昏的顶楼都坐满了华贵的仕女。她们的手中拿着花束，好象她们是在参加一个舞会似的。绅士们都穿着礼服，有许多还戴着金质或银质勋章。这地方非常亮,如同在最明朗的太阳光下一样。响

亮而悦耳的音乐奏起来了。这的确要比哥本哈根的剧院华丽得多，但是那却是约翰妮住着的地方；而这儿呢——是的，这真是象魔术一样——幕向两边分开了，约翰妮穿着丝绸，戴着金饰和皇冠也出现了。她的歌声只有上帝的安琪儿可以和她相比。她尽量走到舞台前面来，同时发出只有约翰妮才能发出的微笑。她的眼睛望着克努得。

可怜的克努得紧握着他主人的手，高声地喊出来："约翰妮！"不过谁也听不见他。乐师在奏着响亮的音乐。老板只点点头，说："是的，是的，她的名字是叫做约翰妮！"

于是他拿出一张说明书来，他指着她的名字——她的全名。

不，这不是一个梦！所有的人都在为她鼓掌，在对她抛掷着花朵和花环。每次她回到后台的时候，喝彩声就又把她叫出来，所以她不停地在走出走进。

在街上，人们围着她的车子，把她拉着。克努得站在最前面，也是最高兴的。当大家来到她那光耀夺目的房子面前的时候，克努得紧紧地挤到她车子的门口。车门开了；她走了出来。灯光正照在她幸福的脸上，她微笑着，她温柔地向大家表示谢意，她非常受到感动。克努得朝她的脸上望，



但是她不认识他。一位胸前戴有星章的绅士伸出他的手臂来扶她——大家都说，他们已经订婚了。

克努得回到家来,收拾好他的背包,他决定回到他的老家去,回到接骨木树和柳树那儿去——啊,回到那棵柳树下面去!

那对老年夫妇请他住下来，但是什么话也留不住他。他们告诉他，说是冬天快要到来了。山上已经快要下雪。但是他背着背包,拄着拐杖,只能在慢慢前进的马车后面的车辙里走——因为这是唯一可走的路。

这样他就向山上走去,一会儿上爬,一会儿下坡。他的气力没有了，但是他还看不见一个村子或一间房屋。他不停地向北方走去。星星在他的头上出现了,他的脚在摇摆,他的头在发昏。在深深的山谷里,也有星星在闪耀着;天空也好象伸展到他的下面去似的。他觉得他病了。他下面的星星越来越多,越闪越亮,而且还在前后摆动。这原来是一个小小的城市；家家都点上了灯火。当他了解到这情况以后,他就鼓起他一点残留的气力,最后到达了一个简陋的客栈。

他在那儿呆了一天一夜，因为他的身体需要休息和恢

复。山谷里是融雪和冰霜。上午有一个奏手风琴的人来了，他奏起一支丹麦的家乡曲子，弄得克努得又住不下去了。他走了几天，走了许多天，他匆忙地走着，好象他想要在家里的人没有死完以前，赶回去似的。不过他没有对任何人说出他心中的渴望，谁也不会相信他心中的悲哀——一个人的心中所能感觉到的、最深的悲哀。这种悲哀是不需要世人了解的，因为它并不是有趣；也不需要朋友了解——而且他根本就没有朋友。他是一个陌生人，在一些陌生的国度里旅行，向家乡，向北国走去。他在许多年以前、从他父母接到的唯一的一封信里，有这样的话语："你和我们家里的人不一样，你不是一个纯粹的丹麦人。我们是太丹麦化了！你只喜欢陌生的国家！"这是他父母亲手写的——是的，他们最了解他！

现在是黄昏了。他在荒野的公路上向前走。天开始冷起来了。这地方渐渐变得很平坦，是一片田野和草原。路旁有一棵很大的柳树。一切景物是那么亲切，那么富有丹麦风味！他在柳树下坐下来。他感到困倦，他的头向下垂，他的眼睛闭起来休息。但是他在冥冥中感到，柳树在向他垂下枝子。这树象一个威严的老人，一个"柳树爸爸"，它把

它的困累了的儿子抱进怀里，把他送回到那有广阔的白色海岸的丹麦祖国去，送到却格去,送到他儿时的花园里去。

是的，这就是却格的那棵柳树。这老树正在世界各处奔走来寻找他,现在居然找到他了,把他带回到小溪旁边的那个小花园里来——约翰妮在这儿出现了；她全身穿着漂亮的衣服，头上戴着金冠,正如他上次见到她的那个样子。她对他喊道:“欢迎你!”

他面前立着两个奇怪的人形，不过比起他在儿时所看到的那个样子来，他们似乎是更近人情了。他们也有些改变,但是他们仍然是两块姜饼,一男一女。他们现在是正面朝上，显出很快乐的样子。

“我们感谢你!”他们两人对克努得说。“你使我们有勇气讲出话来;你教导我们:一个人必须把心里想的事情自由地讲出来，否则什么结果也不会有！现在总算是有一个结果了——我们已经订了婚。”

于是他们就手挽着手在却格的街上走过去；他们的反面甚至都很象个样子；你在他们身上找不出一点儿毛病!他们一直向却格的教堂走去。克努得和约翰妮跟在他们后面;他们也是手挽着手的。教堂仍然象过去一样,墙壁是红



的，墙上布满了绿色的长春藤。教堂大门向两边分开，风琴奏起来了。男的和女的双双地在教堂的通道上走进去。

“主人请先进去！”那对姜饼恋人说，同时退向两边，让克努得和约翰妮先进去。

他们跪下来。约翰妮向克努得低下头来；冰冷的泪珠从她的眼里滚滚地往外流。这是冰；他的热烈的爱情现在把它在她的心里融化了；它现在滴到他灼热的脸上。于是

他醒来了。他原来是在一个严冬的晚上，坐在一棵异国的老柳树下。一阵冰雹正在从云中打下来，打到他的脸上。

“这是我生命中最甜美的一个时刻!”他说,“而这却是一个梦！上帝啊，让我再梦下去吧!”

于是他又把他的眼睛闭起来，睡过去了，做起梦来。

天明的时候,落了一场雪。雪花卷到他的脚边,他睡着了。村人到教堂去做礼拜，发现路旁坐着一个手艺人。他已经死了，在这棵柳树下冻死了。

译 后 记

《衬衫领子》(Flipperne)发表于一八四八年,收集在《新的童话》第二集里。《亚麻》(Hørren)发表于一八四九年。《凤凰》(Fugl Phønix)发表于一八五〇年。《一个故事》(En Historie)发表于一八五一年。《一本不说话的书》(Den stumme Bog),《区别》(Der er Forskjel),《老墓碑》(Den gamle Gravsteen),《世上最美丽的一朵玫瑰花》(Verdens deiligste Rose),《一年的故事》(Aarets Historie),《最后的一天》(Paa den yderste Dag),《完全是真的》(Det er ganske vist),《天鹅的窠》(Svanreden),《好心境》(Et godt Humeur)和《伤心事》(Hjertesorg)都发表于一八五二年。《各得其所》(Alt paa sin retie Plads),《小鬼和小商人》(Nissen hos spekhøkeren),《一千年之内》(Om Aartusinder)和《柳树下的梦》(Under Piletraet)都发表于一八五三年。

这几篇除了《衬衫领子》和《一千年之内》外,都收集在

《故事集》(Historier)第二集里。《故事集》代表安徒生在童话创作中的一个新时期：他开始以童话的体裁，直接描写生活，更进一步减少了幻想的成份。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0 年版本

柳　树　下　的　梦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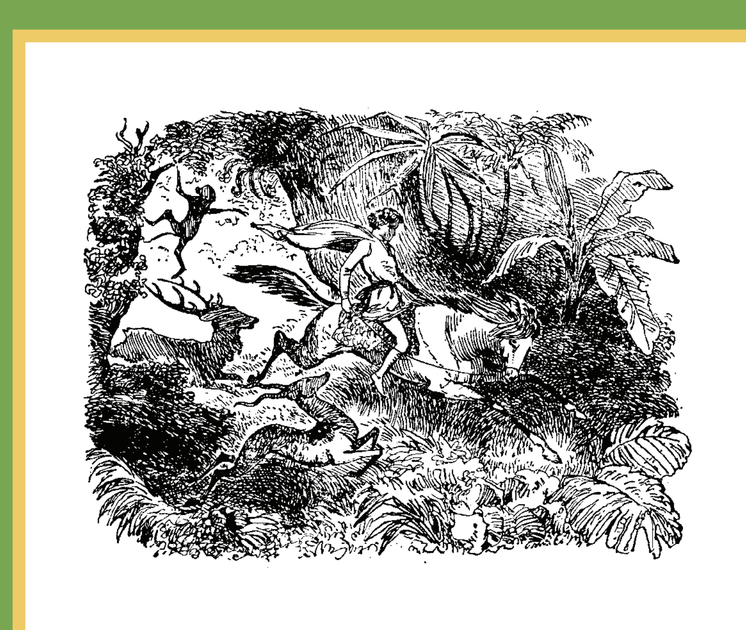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中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73,000
1986 年 7 月新 2 版　198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印数：169,401—201,700 册

书号 · 10188 · 34　　定价：0.70 元

书　号：10188 · 34

定　价：　　0.70 元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七

聪明人的宝石

叶君健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七

聪明人的宝石

叶君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收了十三篇童话。内容丰富多彩。如《天上落下来的一片叶子》、《最后的珠子》、《在辽远的海极》等篇，是些美丽的散文诗；《两个姑娘》和《笨汉汉斯》等篇则用讽刺的笔调反映了当时的世态人情。

目　　次



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

有一个豆荚，里面有五颗豌豆。它们都是绿的，因此它们就以为整个的世界都是绿的。事实也正是这样！豆荚在生长，豆粒也在生长。它们按照它们在家庭里的地位，坐成一排。太阳在外边照着，把豆荚晒得暖洋洋的；雨把它洗得透明。这儿是既温暖，又舒适；白天有亮，晚间黑暗，这本是必然的规律。豌豆粒坐在那儿越长越大，同时也越变得沉

思起来，因为它们多少得做点事情呀。

“难道我们永远就在这儿坐下去么？”它们问。“我只愿老这样坐下去，不要变得僵硬起来。我似乎觉得外面发生了一些事情——我有这种预感！”

许多星期过去了。这几粒豌豆变黄了，豆荚也变黄了。

“整个的世界都在变黄啦！”它们说。它们也可以这样说。

忽然它们觉得豆荚震动了一下。它被摘下来了，落到人的手上，跟许多别的丰满的豆荚在一起，溜到一件马甲的口袋里去。

“我们不久就要被打开了！”它们说。于是它们就等待这件事情的到来。

“我倒想要知道，我们之中谁会走得最远！”最小的一粒豆说。“是的，事情马上就要揭晓了。”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大的那一粒说。

“拍！”豆荚裂开来了。那五粒豆子全都滚到太阳光里来了。他们躺在一个孩子的手中。这个孩子紧紧地捏着它们，同时说它们正好可以当作豆枪的子弹用。他马上安一粒进去，把它射出来。

“现在我要飞向广大的世界里去了！如果你能捉住我，那么就请你来吧！”于是它就飞走了。

“我，”第二粒说，“我将直接飞进太阳里去。这才像一个豆荚呢，而且与我的身份非常相称！”

于是它就飞走了。

“我们到了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睡，”其余的两粒说。“不过我们仍得向前滚。”因此它们在没有到达豆枪以前，就先在地上滚起来。但是它们终于被装进去了。“我们才会射得最远呢！”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最后的那一粒说。它射到空中去了。它射到顶楼窗子下面一块旧板子上，正好钻进一个长满了青苔和霉菌的裂缝里去。青苔把它裹起来。它躺在那儿不见了，可是我们的上帝并没忘记它。

“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它说。

在这个小小的顶楼里住着一个穷苦的女人。她白天到外面去擦炉子，锯木材，和做许多类似的粗活，因为她很强壮，而且也很勤俭，不过她仍然是很穷。她有一个发育不全的独生女儿，躺在她这顶楼上的家里。她的身体非常柔弱。她在床上躺了一整年；看样子她既活不下去，也死不了。

“她快要到她亲爱的姐姐那儿去了！”女人说。“我只有两个孩子，但是养活她们两个人是够困难的。善良的上帝分担我的愁苦，已经接走一个了。我现在把留下的这一个养着。不过我想他不会让她们分开的：她也会到她天上的姐姐那儿去的。”

可是这个病孩子并没有离开。她安静地、耐心地整天在家里躺着，她的母亲到外面去找点生活的费用。这正是春天。一大早，当母亲正要出去工作的时候，太阳温和地、愉快地从那个小窗子射进来，一直射到地上。这个病孩子望着最低的那块窗玻璃。

“从窗玻璃旁边探出头来的那个绿东西是什么呢？它在风里动！”

母亲走到窗子那儿去，把窗打开一半。“啊！”她说，“我的天，这原来是一粒小豌豆。它还长出小叶子来了。它怎样钻进这个隙缝里去的？你现在可有一个小花园来供你欣赏了！”

病孩子的床搬得更挨近窗子，好让她看到这粒正在生长着的豌豆。于是母亲便出去做她的工作了。

“妈妈，我觉得我好了一些！”这个小姑娘在晚间说。

“太阳今天在我身上照得怪温暖的。这粒豆子长得好极了，我也会长得好的；我将爬起床来，走到温暖的太阳光中去。”

“愿上帝准我们这样！”母亲说，但是她不相信事情就会这样。不过她仔细地用一根小棍子把这植物支起来，好使它不致被风吹断，因为它使她的女儿对生命起了愉快的想象。她从窗台上牵了一根线到窗顶上去，使这粒豆可以盘绕着它向上长，它的确也在向上长——人们每天可以看到它在生长。

“真的，它现在要开花了！”女人有一天早晨说。她现在也开始希望和相信，她的病孩子会好起来。她记起最近这孩子讲话时要比以前愉快得多，而且最近几天她自己也能爬起来，直直地坐在床上，用高兴的眼光望着这一棵豌豆所形成的小花园。一星期以后，这个病孩子第一次能够坐一整个钟头。她快乐地坐在温暖的太阳光里。窗子打开了，它面前是一朵盛开的、粉红色的豌豆花。小姑娘低下头来，把它柔嫩的叶子轻轻地吻了一下。这一天简直像一个节日。

“我幸福的孩子，上帝亲自种下这棵豌豆，叫它长得茂茂盛盛的，成为你我的希望和快乐！”高兴的母亲说。她对这花儿微笑，好像它就是上帝送下来的一位善良的安琪儿。

但是其余的那几粒豌豆呢？唔，曾经飞到广大的世界里去的、并且还说过“如果你能捉住我，那末就请你来吧！”的那一粒，落到屋顶的水笕里去了，在一个鸽子的嗉囊里躺下来，正如约拿躺在鲸鱼肚中一样①。那两粒懒惰的豆子也不过只走了这么远，因为它们也被鸽子吃掉了。总之，它们总还算有些实际的用途。可是那第四粒，它本来想飞进太阳里去，但是却落到水沟里去了，在脏水里躺了好几个星期，而且涨大得相当可观。



① 据希伯莱人的神话，希伯莱的预言家约拿因不听上帝的话，乘船逃遁。上帝因此吹起大风，把约拿吹到海里，被巨鱼所吞。约拿于是在鱼腹中呆了三天三夜。事见旧约约拿书。

“我胖得够美了！”这粒豌豆说。“我胖得要爆裂开来。我想，任何豆子从来不曾、也永远不会达到这种地步的。我是豆荚里五粒豆子中最了不起的一粒。”

水沟说它讲得很有道理。

可是顶楼窗子旁那个年轻的女孩子——她脸上射出健康的光彩，她的眼睛发着亮光——正在豌豆花上面合着她的一双小手，感谢上帝。

水沟说：“我支持我的那粒豆子。”



天上落下来的一片叶子

在稀薄的、清爽的空气中，有一个安琪儿拿着天上花园中的一朵花在高高地飞。当他在吻着这朵花的时候，有一小片花瓣落到树林中潮湿的地上。这花瓣马上就生了根，并且还在许多别的植物中间冒出芽来。

“这真是一根很滑稽的插枝，”别的植物说。蓟和荨麻都不认识它。

“这一定是花园里长的一种植物！”它们说，并且还发出一声冷笑。它们认为它是花园里的一种植物而开它的玩笑。但是它跟别的植物不同；它在不停地生长；它把它的长枝子向四面伸开来。

“你要伸到什么地方去呢？”高大的蓟说。它的每片叶子都长满了刺。“你占的地方太多！这真是岂有此理！我们可不能扶持你呀！”

冬天来了；雪把植物盖住了。不过雪层上发出光，好像有太阳从底下照上来似的。在春天的时候，这棵植物开出花来；它比树林里的任何植物都要美丽。

这时来了一位植物学教授。他有许多学位来说明他的身份。他把这棵植物望了一眼，试验了一下；但是他发现他的植物体系内没有这种东西。他简直没有办法把它分类。

“它是一种变种！”他说。“我不认识它，它不属于任何一科！”

“不属于任何一科！”蓟和荨麻说。

周围的许多大树都听到了这些话。它们也看出来了，这种植物不属于它们的系统。但是它们什么话也不说——不说坏话，也不说好话。对于傻子说来，这是一种最聪明的

办法。

这时有一个贫苦的天真女孩子走过树林。她的心很纯洁;因为她有信心,所以她的理解力很强。她全部的财产只是一部很旧的圣经,不过她在每页书上都听见上帝的声音:如果有人想对你做坏事,你要记住约瑟的故事——“他们在心里想着坏事情,但是上帝把它变成最好的东西。”如果你受到委屈,被人误解或者被人侮辱,你只须记住上帝:他是一个最纯洁、最善良的人。他为那些讥笑他和把他钉上十字架的人祈祷:“天父,请原谅他们吧,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女孩子站在这棵稀奇的植物面前——它的绿叶发出甜蜜和清新的香气,它的花朵在太阳光中射出五光十色的焰火般的光彩。每朵花发出一种音乐,好像它里面有一股音乐的泉水,几千年也流不尽。女孩子怀着虔诚的心情,望着造物主的这些美丽的创造。她顺手把一根枝条拉过来,细看它上面的花朵,闻一闻这些花朵的香气。她心里轻松起来,感到一种愉快。她很想摘下一朵花,但是她不忍把它折断,因为这样花就会凋谢了。她于是摘下一片绿叶。她把它带回家来,夹在圣经里。叶子在这本书里永远保持新鲜,从

来没有凋谢。

叶子就这样藏在圣经里。几个星期以后，当这女孩子躺在棺材里的时候，圣经就放在她的头底下。她安静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庄严的、死后的虔诚的表情，好像她的这个尘世的躯壳，就说明她现在已经是在上帝面前。

但是那棵奇异的植物仍然在树林里开着花。它很快就要长成一棵树了。许多候鸟，特别是鹳鸟和燕子，都飞到这儿来，在它面前低头致敬。

“这东西已经有点洋派头了！”蓟和牛蒡说。“我们这些本乡生长的植物从来没有这副样子！”

黑蜗牛实际上已经在这植物身上吐涎了。

这时有一个牧猪人来了。他正在采集荨麻和蔓藤，目的是要把它们烧出一点灰来。这棵奇异的植物也被连根拔起来了，扎在一个柴捆里。“也叫它能够有点用处！”他说，同时他也就这样做了。

但是这个国家的君主多少年以来一直害着很重的忧郁病。他是非常忙碌和勤俭，但是这对他的病却没有什么帮助。人们念些深奥的书给他听，或念些世上最轻松的读物给他听，但这对他的病也没有什么好处。人们请教世界上

一个最聪明的人，这人派来一个信使。信使对大家说，要减轻和治好国王的病，现在只有一种药方。“在国王的领土里，有一个树林里长着一棵来自天上的植物。它的形状是如此这般，人们决不会弄错。”这儿还附带有一张关于这棵植物的图解，谁一看就可以认得出来。“它不论在冬天或夏天都是绿的。人们只须每天晚上摘下一片新鲜的叶子，把它放在国王的额上，那么国王的头脑就会变得清新，他夜间就会做一个美丽的梦，他第二天也就会有精神了。”

这个说明已经是够清楚了。所有的医生和那位植物学教授都到树林里去——是的，不过这棵植物在什么地方呢？

“我想我已经把它扎进柴捆里去了！”牧猪人说；“它早就已经烧成灰了。别的事情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大家齐声说。“啊，愚蠢啊！愚蠢啊！你是多么伟大啊！”

牧猪人听到这话可能感到非常难过，因为这是专讲给他一个人听的。

他们连一片叶子也没有找到。那唯一的一片叶子是藏在那个死女孩的棺材里，而这事情谁也不知道。

于是国王在极度的忧郁中亲自走到树林中的那块地方

去。

“那棵植物曾经在这儿生长过!”他说。“这是一块神圣的地方!”

于是这块地的周围就竖起了一道金栏杆。有一个哨兵日夜在这儿站岗。

植物学教授写了一篇关于这棵天上植物的论文。他凭这篇论文得到了勋章。这对他说来是一件很愉快的事情,而且对于他和他的家庭也非常相称。事实上这是这整个故事最有趣的一段,因为这棵植物不见了。国王仍然是忧郁和沮丧的。“不过他一直就是这样,”哨兵说。



她是一个废物

市长正站在开着的窗子面前。他只穿着衬衫；衬衫的前襟上别着一根领带别针。他的胡子刮得特别光——是他亲自刮的。的确，他划开了一个小口，但是他已经在上面贴了一小片报纸。

“听着，小家伙！”他大声说。

这小家伙不是别人，就是那个贫苦洗衣妇的儿子。他正在这房子面前经过；他恭恭敬敬地把他的帽子摘下来。帽顶已经破了，因此他随时可以把帽子卷起来塞在衣袋里。这孩子穿着一件简陋、但是干净和补得特别整齐的衣服，脚上拖着一双厚木鞋，站在那儿，卑微得好像是站在皇帝面前一样。

“你是一个好孩子！”市长先生说，“你是一个有礼貌的孩子！我想你妈妈正在河边洗衣服；你现在是要把藏在衣袋里的东西送给她。这对你母亲说来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情！你弄到了多少？”

“半斤,”这孩子用一种害怕的声音吞吞吐吐地说。

“今天早晨她已经喝了这么多,”市长说。

“没有，那是昨天!”孩子回答说。

“两个半斤就整整是一斤！她真是一个废物！你们这个阶级的人说来也真糟糕！告诉你妈妈,她应该觉得羞耻。你自己切记不要变成一个酒徒——不过你会的！可怜的孩子，你去吧!”

孩子走开了,他把帽子仍然拿在手中,风在吹着他金黄的头发,把那些鬈发都弄得直立起来了。他绕过一个街角,拐进一条通向河流的小巷里去。他的母亲站在水里一个洗衣凳旁边,用木杵打着一大堆沉重的被单。水在滚滚地流,因为磨房的閘门已经取开了;这些被单被水冲着,差不多要把洗衣凳推翻。这个洗衣妇不得不使尽一切气力来稳住这凳子。

“我差不多也要被卷走了!”她说,“你来得正好，我正需要人来帮帮忙,站在这水里真冷,但是我已经站了六个钟头了。你带来什么东西给我吗?”

孩子取出一个酒瓶来。妈妈把它凑在嘴上,喝了一点。

“啊，这算是救了我!”她说;“它真叫我感到温暖！它



简直像一顿热饭，而且价钱还不贵！你也喝点吧，我的孩子！你看起来简直一点血色都没有。你穿着这点单衣，要冻坏的。而且现在又是秋天。噢！水多冷啊！我希望我不要闹起病来。不，我不会生病的！再给我喝一口吧，你也可以喝一点，不过只能喝一点，因为你不能喝成习惯，我可怜亲爱的孩子！”

于是她就走出水，爬到孩子站着的那座桥上来。水从她草编的围裙上和她的衣服上不停地往下滴。

“我要苦下去，我要拚命地工作，工作得直到手指流出血来。不过，我亲爱的孩子，只要我能凭我老实的劳动把你

养大，我吃什么苦也愿意。”

当她正在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年纪比她大一点的女人向他们走来了。她的衣服穿得非常寒酸，有一只脚也跛了，还有一卷假发盖在她的一只眼上。这卷假发的作用本来是要掩住这只瞎眼的，不过它反而把这缺点弄得更突出了。她是这个洗衣妇的朋友。邻居们把她叫做“假发跛子玛伦”。

“咳，你这可怜的人！你简直在冷水里工作得不要命了！你的确应该喝点什么东西,把自己暖一下;不过有人一看到你喝几滴就大喊大叫起来!”不一会儿，市长刚才说的话就全部传到洗衣妇的耳朵里去了，因为玛伦把这些话全都听到了,而且她很生气,觉得他居然敢把一个母亲所喝的几滴酒,那样像煞有介事地告诉给她亲生的儿子,特别是因为市长正在这天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宴会;在这宴会上,大家将要整瓶地喝着酒。“而且是强烈的好酒！有许多人将要喝得超过他们的酒量——但是这却不叫做喝酒！他们是有用的人，但是你就算是废物!”

“咳，我的孩子！他居然对你说那样的话!”洗衣妇说，同时她的嘴唇在发抖。“你看，你的妈妈是个废物！也许他

的话有道理，但他不能对我的孩子说呀！况且我在他家里吃的苦头已经够了。”

“当市长的父母还是活着的时候，你就在他家里当佣人，并且住在他家里。那是多少年前的事！从那时起，人们不知吃了多少斗的盐，现在人们也应该感到渴了！”玛伦笑了一下。“市长今天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午宴。他本来要请那些客人改期再来的，不过已经来不及了，因为菜早就准备好了。这事是门房告诉我的。一个钟头以前他接到一封信，说他的弟弟已经在哥本哈根死了。”

“死了？”洗衣妇大叫一声；她变得像死一样地惨白。

“是的，死了，”玛伦说。“你感到特别伤心吗？是的，你认识他，你在那家当过佣人。”

“他死了！他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可爱的人！像他那样的人我们的上帝是不多有的。”于是眼泪就沿着她的脸上滴下来了。“啊，老天爷！我周围一切东西在打旋转！——这是因为我把一瓶酒都喝光了的缘故。我实在没有那么大的酒量！我觉得我病了！”于是她就靠着木栅栏，免得倒下来。

“老天爷，你真的病了！”玛伦说。“不要急，你可能会清醒过来的。不对，你真的病了！最好我还是把你送回家去

吧。”

“不过我这堆衣服——”

“交给我好了！扶着我吧！你的孩子可以留在这儿等着。我一会儿就回来把它洗完；它并不多。”

这个洗衣妇的腿在发抖。

“我在冷水里站得太久了！从清早起我就没有吃过或喝点什么东西。我全身烧得滚烫。啊，耶稣上帝！请帮助我走回家去吧！啊，我可怜的孩子！”于是她就哭起来。

孩子也哭起来。他单独坐在河边，守着这一大堆湿衣服。这两个女人走得很慢。洗衣妇摇摇摆摆地走过一条小巷，拐过一条街就来到市长住着的那条街上。一到他的公馆面前，她就倒到人行道上去了。许多人围拢来。

跛脚玛伦跑进这公馆里去找人来帮忙。市长和他的客人们走到窗子面前来朝外面望。

“原来是那个洗衣的女人！”他说。“她喝得太多，醉了！她是一个废物！真可惜，她有一个可爱的儿子。我的确喜欢这孩子。不过这母亲是一个废物！”

不一会儿洗衣妇回复了知觉。大家把她扶到她简陋的屋子里去，然后把她放到床上。好心肠的玛伦为她热了一

杯啤酒,里面加了一些黄油和糖;她认为这是最好的药品。然后她就匆匆忙忙地跑到河边去,把衣服洗完了——洗得够马虎,虽然她的本意很不坏。严格地说,她不过只是把潮湿的衣服拖上岸来,放进桶里去罢了。

天黑的时候,她来到那间简陋的小房里,坐在洗衣妇的旁边。她特别为病人向市长的厨子讨一点烤洋山芋和一片肥火腿来。玛伦和孩子大吃了一通,不过病人只能欣赏这食物的香味。她说香味也是很滋补的。

不一会儿,孩子就上床去睡了——他的妈妈睡的那个床。他横睡在她的脚头,盖着一床钉满了蓝色和白色补钉的旧地毯。

洗衣妇感到现在精神稍微好了一点。温暖的啤酒使她有了一点气力;食物的香味也对她起了好的作用。

"多谢你,你这个好心肠的人,"她对玛伦说。"孩子睡着以后,我就把一切经过都告诉给你。我想他已经睡着了。你看,他闭着眼睛躺着,是一副多么温柔好看的样儿!他一点也不知道他妈妈的痛苦——我希望天老爷永远不要让他知道。我那时是帮那位枢密顾问官——就是市长的父亲——做佣人。有一天他的在大学念书的小儿子回来了。我那时

是一个粗野的年轻女孩子;但是我可以在天老爷面前发誓,我是正派的!”洗衣妇说。“那大学生是一个快乐、和蔼、善良和勇敢的人！他身上的每一滴血都是善良和诚实的。我在这世界上没有看到过比他更好的人。他是这家的少爷,我不过是一个女佣人。但是我们相爱起来了——我们是诚实地、正确地相爱。当人们正在诚实地相爱的时候,接吻就不能算是罪过了。他把这事告诉了他的母亲，她在他的眼中就像世上的一个活神仙。她是既聪明,又温柔。他离开家的时候就把他的戒指套到我的手指上。当他已经走了很远以后,我的女主人就喊我去。她用一种坚定、但是温和严肃的语气对我说话——只有我们的上帝才能这样讲话。她把他跟我的区别,无论从精神方面或实质方面,都清楚地告诉了我。

“‘他现在只看到你是多么漂亮,’她说,‘不过漂亮是保持不住多久的！你没有受过他那样的教育。你在智力方面永远赶不上他的——不幸的关键就在这里。我尊重穷人,’她继续说:‘在上帝的面前，他们比许多富人的位置还高;不过在我们人的世界里,我们必须当心不要越过了界限,不然车子就会翻了，你们两人也就会翻了。我知道有一个很

好的人向你求过婚——一个手艺人——就是那个手套匠人爱力克。她的妻子已经死了,没有小孩。他的境遇也很好。你考虑考虑吧!’

“她讲的每个字都像一把刺进我心里的尖刀。不过我知道她的话是有道理的。这使我感到难过,感到沉重。我吻了她的手，流出苦痛的眼泪。当我回到我的房里倒到床上的时候,我哭得更痛苦。这是我最难过的一夜。只有上帝知道，我是在怎样受难，怎样挣扎!

“第二个礼拜天我到教堂里去,祈求上帝指引我。当我走出教堂的时候，手套匠人爱力克正在向我走来——这好像就是上帝的意志。这时我心里的一切疑虑都消除了。我们在身份和境遇方面都是相称的——他还可以算得是境况好的人。因此我就走向他，握着他的手，同时说:

“‘你的心还没有变吧?’

“‘没有，永远不会变!’他回答说。

“‘你愿跟一个尊重和敬服你、但是不爱你的女子结婚吗——虽然她以后可能会对你发生爱情?’

“‘是的,爱情以后就会来的!’他说。这样,我们就同意了。我回到女主人的家里来。她的儿子给我的那个戒指一

直是藏在我的怀里。我在白天不敢戴它；只是在晚上我上床去睡的时候才戴上它。现在我吻着这戒指，一直吻得我的嘴唇要流出血来。然后我把它交还给我的女主人，同时告诉她下星期牧师就要宣布我和手套匠人的结婚的预告。我的女主人双手抱着我，吻我。她没有说我是一个废物；不过那时我可能是比现在更有用一点的，因为我还没有碰上生活的灾难。在圣烛节①那天我们就结婚了。头一年我们的生活还不坏：我们有一个伙计和一个学徒，还有你，玛伦——你帮我们的忙。”

“啊，你是一个善良的女主人！”玛伦说。“我永远也忘记不了，你和你的丈夫对我是多么好！”

“是的，你和我们住在一起的时候，正是我们过得好的时候！我们那时还没有孩子。那个大学生我也再没有见到过——啊，对了，我看到过他，但是他却没有看到我！他回来参加他母亲的葬礼。我看到他站在坟旁。他的脸上惨白，样子很消沉，不过那是因为母亲死了的原故。后来，当他的父亲死的时候，他是住在外国，没有回来。以后他也没有回

① 圣烛节（Kyndelmisse）是在二月二日举行。在这天，新生的耶稣刚满四十天，圣母玛利亚带他到耶路撒冷去祈祷。

来。我知道他一直没有结婚。后来他成了一个律师。他已经把我忘记了。即使他再看到我,大概也不会认识我的——我已经变得非常难看。这也可算是一件幸事!”

于是她谈到她那些苦难的日子和她家所遭遇到的不幸。他们积蓄了五百块钱。街上有一座房子要卖,估价是两百块钱。把它拆了,再建一座新的,还是值得。所以他们就把它买下来了。石匠和木匠把费用计算了一下:新房子的建筑费将要达到一千另二十块钱。手套匠人爱力克很有信用,所以他在京城里借了这笔钱。不过带回这笔钱的那个船长,在半路上翻了船;钱和他本人都没有了。

“这时候、现在正在睡觉的我的这个亲爱的孩子出世了。长期的重病把我的丈夫困倒了。有九个月的光景。我得每天替他穿衣和脱衣。我们一天不如一天,而且在不停地借债。我们把所有的东西都卖了,接着丈夫也死了。我工作着,操劳着,为我的孩子操劳和工作,替人擦楼梯,替人洗粗细衣服,但是我的境遇还是没有办法改好——这就是上帝的意志!他将要在适当的时候把我唤走的,他也不会不管我的孩子。”

于是她便睡去了。

到了早晨她的精神好了许多,同时也觉得有了些气力;她以为她可以去继续工作。不过她一走进冷水里去的时候,她就感到一阵寒颤和无力。她用手在空中乱抓,向前走了一步,于是便倒下来了。她的头搁在岸上,但她的脚仍然躺在水里。她的一双木鞋——每只鞋里垫着一把草——顺着水流走了。这情形是玛伦送咖啡来时看到的。



这时市长家里的一个仆人跑到她简陋的屋子里来，叫她赶快到市长家里去，因为他有事情要对她讲。但是现在已经迟了！大家请来了一个剃头兼施外科手术的人来为她放血。不过这个可怜的洗衣妇已经死了。

“她喝酒喝死了！”市长说。

那封关于他弟弟去世的信里附有一份遗嘱的大要。这里面有一项是：死者留下六百块大洋交给他母亲过去的佣人——就是现在手套匠的寡妇。这笔钱应该根据实际的需要，以大小不同的数目付给她或她的孩子。

“我的弟弟和她曾经闹过一点无聊的事儿，”市长说。“幸亏她是死了，现在那个孩子可以得到全部的钱。我将把他送到一个正经人家里去寄养，好使他将来可以成为一个老诚的手艺人。”

请我们的上帝祝福这几句话吧。

于是市长就把这孩子喊来，答应照顾他，同时还说他的母亲死了是一桩好事，因为她是一个废物！

人们把她抬到教堂墓地去，埋在穷人的公墓里。玛伦在她的坟上栽了一棵玫瑰树；那个孩子立在她旁边。

“我亲爱的妈！”他哭起来，他的眼泪不停地流着。“人

们说她是一个废物，这是真的吗？”

“不，她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人！”那个老佣人说，同时生气地朝天上望着。“我在许多年以前就知道她是一个好人；从昨天晚上起我更知道她是一个好人。我告诉你她是一个有用的人！老天爷知道这是真的。让别人说‘她是一个废物’吧！”





最后的珠子

这是一个富有的家庭，也是一个幸福的家庭。所有的人——主人、仆人和朋友——都是高兴和快乐的，因为在这天一个继承人——一个儿子——出生了。妈妈和孩子都安全无恙。

这个舒适睡房里的灯是半掩着的；窗子上挂着贵重的、丝织的厚窗帘。地毡是又厚又柔软，很像一块盖满了青苔

的草地。一切东西都起着催眠的作用,使人想睡,使人愉快地起一种安静的感觉。保姆也有这种感觉;她睡了,她也睡得着，因为这儿一切是美好和幸福的。

这家的护神正在床头站着。他在孩子和母亲的胸脯的上空伸展开来,像无数明亮的、灿烂的星星——每颗星是一个幸运的珠子。善良的、生命的女神们都带来她们送给这个新生孩子的礼物。这儿是一片充满了健康、富饶、幸运和爱情的景象——一句话，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希望有的东西，这儿全有了。

“一切东西都被送给这一家人了!”护神说。

“还少一件!”他身边的一个声音说。这是孩子的好安琪儿。“还有一个仙女没有送来礼物。但是她会送来的，即使许多年过去了，她总会有一天送来的。还缺少那颗最后的珠子!”

“缺少!这儿什么东西都不应该缺少。假如真有这么一回事，那么我们就要去找她——她这位有力量的女神。我们去找她吧!”

“她会来的！她总有一天会来的!为了把整个的花环扎好，她的这颗珠子决不可以缺少!”

“她住在什么地方呢？她的家在什么地方呢？你只须告诉我，我就可以去把这颗珠子取来！”

“你真的愿意做这事吗？”孩子的安琪儿说。“不管她在什么地方，我可以领你去。她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址。她到皇帝的宫殿里去，也到最穷苦的农人家里去。她决不会走过一个人家而不留下一点痕迹的。她对什么人都送一点礼品——不管是大量的财富，或者是一个小小的玩具！她一定也会来看这个小孩子的。你以为我们这样老等下去，将来不一定会得到好的东西吗？好吧，现在我们去取那颗珠子吧——去取这颗最后的珠子，弥补美中不足吧。”

于是她们手挽着手，飞到女神在这个时刻所住的那个地方去。

这是一幢很大的房子。它的走廊是阴暗的，它的房间是空洞的。这里面是一片稀有的沉寂。整排的窗子是开着的，粗暴的空气自由侵入，垂着的白色长窗幔在微风中飘动。

屋子的中央停着一口敞着的棺材；棺材里躺着一个年轻的少妇的尸体。她的身上盖满了新鲜美丽的玫瑰花，只有她那双合着的、细嫩的手和澄静的、表示出对于上帝极度忠诚的、高贵的脸显露出来。



在棺材旁边站着的是丈夫和孩子——是全家的人。最小的孩子偎在爸爸的怀里;他们都在这儿作最后的告别。丈夫吻着它的手。这只手像一片凋零的叶子，但是它从前曾经慈爱地、强烈地抚慰过他们。悲哀的、沉重的大颗泪珠落到地上，但是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这种沉寂正说明悲哀的沉恸。他们在沉默和呜咽中走出了这屋子。

屋子里点着一根蜡烛;烛光在风中挣扎,不时伸出它的又长又红的舌头。陌生人走进来，把棺材盖盖在死者的身上,然后把它紧紧地钉牢。铁锤的敲击声在房间里,在走廊上，引起一片回响，在那些碎裂的心里也引起回响。

“你把我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护神说,“拥有生命中最好的礼物的仙女不会住在这儿呀!”

“她就住在这儿——在这个神圣的时刻住在这儿,”安琪儿指着一个墙角说,她活着的时候,常常坐在这墙角里的花和图画中间;她像这屋子里的护神一样,常常慈爱地对丈夫、孩子和朋友点头;她像这屋子的太阳光一样,常常在这儿散布着欢乐——她曾经是这家里一切的重点和中心。现在这儿坐着一个穿着又长又宽的衣服的陌生女人:她就是悲哀的女神,她现在代替死者,成了这家的女主人和母亲。一颗热泪落到她的衣服上,变成一颗珠子。它射出长虹的各种颜色。安琪儿捡起这颗珠子。珠子射出光彩,像一颗有五种颜色的星。

“悲哀的珠子是一颗最后的珠子——它是怎样也缺少不了的!只有通过它,别的珠子才特别显得光耀夺目。你可以在它上面看到长虹的光辉——它把天上和人间联结起来。我们每次死去一个亲爱的人,我们就可以在天上得到一个更多的朋友。我们在夜间向星空望,寻求最美满的东西。这时请你看看那颗悲哀的珠子,因为从这儿把我们带走的那对灵魂的翅膀,就藏在这颗珠子里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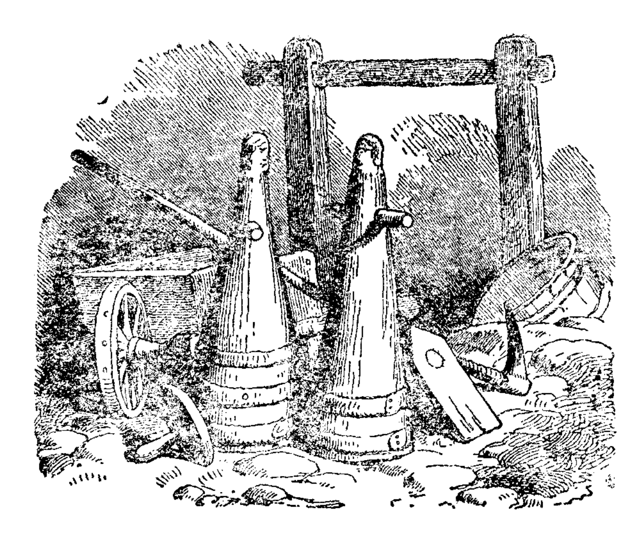
两 个 姑 娘

你曾经看到过一位姑娘没有？这也就是说铺路工人所谓的一位“姑娘”。她是一种把石头打进土里去的器具。她完全是由木头做成的,下面宽,并且套着几个铁箍。她的上部窄小，有一根棍子穿进去；这就是她的双臂。

在放用具的那个屋子里就有这么两个姑娘。她们是跟铲子、卷尺和独轮车住在一起。它们之间流传着一个谣言,说姑娘不再叫做“姑娘”,而要叫做“手槌”了。在铺路工人的字眼中，这是对我们从古时起就叫做所谓“姑娘”的东西起的一个最新、而且也最正确的名词。

在我们人类中间有一种所谓“自由女子”，比如私立学校的校长、接生娘娘、能用一条腿站着表演的舞蹈家、时装专家、看护妇等。用具房里的这两位姑娘也把自己归到这类妇女的行列中去。她们是路政局的“姑娘”。她们决不放弃这个古老的好名称，而让自己被叫作“手槌”。

“‘姑娘’是人的称号,”她们说,“‘手槌’不过是一种物



件。我们决不能让人叫作物件——这是一种侮辱。”

“我的未婚夫会跟我闹破裂，”跟打桩机订过了婚的那个顶年轻的“姑娘”说。打桩机是一个大器具。他能把许多桩打进地里去，因此他是大规模地做“姑娘”小规模地做的工作。“他把我当做一个姑娘才和我结婚；不过，假如我是一个‘手槌’，他是不是娶我还成问题。因此我决不改变我的名字。”

“我呢，我宁愿让我的两只手折断，”年长的那位说。

不过，独轮车却有不同的见解，而独轮车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觉得自己是一辆马车的四分之一，因为它是凭一

只轮子走路。

“我得告诉你们,‘姑娘’这个名称是够平常的了，一点也没‘手槌’这个名称漂亮，因为有这个名字你就可以进入到‘印’①的行列中去。请你想想官印吧,它盖上一个印,就产生法律的效力！要是我处于你们的地位,我宁愿放弃‘姑娘’这个名称。”

“不成，我不会幼稚到干这种事情!”年长的那一位说。

“你们一定没有听到过所谓‘欧洲的必需品’②这种东西吧！”诚实的老卷尺说。“一个人应该适应他的时代和环境。如果法律说‘姑娘’应该改成‘手槌’，那么你就得叫做‘手槌’。一切事情总得有一个尺度!”

“不成；如果必须改变的话，”年轻的那一位说,“我宁愿改称为‘小姐’，最低限度‘小姐’还带一点‘姑娘’的气味。”

“我宁愿给劈做柴烧,”年长的那位姑娘说。

最后他们一同去工作。那两位姑娘乘车子——因为她

① 手槌工作是在地上按压，印的工作是在纸上按压。根据它们的工作性质，它们是一类的东西。

② “欧洲的必需品”是指“尺度”。这是作者对当时社会的一个讽刺。在当时阶级制度森严的欧洲，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以阶级的高下去衡量的。



们被放在独轮车上。这是一种优待。不过他们仍然是被叫做“手槌”。

“姑——!”她们在铺路石上颠簸着的时候说,“姑——!”她们几乎把“姑娘”两字整个念出来了,不过她们临时中断,把最后的一个字吞下去了,因为她们觉得没有理的必要。她们一直把自己叫做“姑娘”,同时称赞过去的那些好日子:在那些日子里一切东西都有它们正确的名字,姑娘就叫做姑娘。她们也就成了一对老姑娘,因为那个大器具——打桩机——真的跟年轻的那位解除了婚约,他不愿意跟一个手槌有什么关系。



在辽远的海极

有几艘大船开到北极去；它们的目的是要发现陆地和海的界线，同时也要试验一下，人类到底能够向前走多远。它们在雾和冰中已经航行了好几年，而且也吃过不少的苦头。现在冬天开始了，太阳已经不见了。漫长的黑夜将要一连持续好几个星期。四周是一望无际的冰块。船只已经凝结在冰块的中间。雪堆积得很高；从雪堆中人们建立起蜂

窠似的小屋——有的很大，像我们的古冢[①]；有的还要更大,可以住下三四个人。但是这儿并不是漆黑一团;北极光射出红色和蓝色的光彩,像永远不灭的、大朵的焰花。雪发出亮光，大自然是一片黄昏的彩霞。

当天空是最亮的时候，当地的土人就成群结队地走出来。他们穿着毛茸茸的皮衣,样子非常新奇。他们坐着用冰块所作成的雪橇,运输大捆的兽皮,好使他们的雪屋能够铺上温暖的地毡。这些兽皮还可以当做被子和褥子使用。当外面正在结冰、冷得比我们严寒的冬天还要冷的时候,水手们就可以裹着这些被子睡觉。

在我们住的地方，这还不过是秋天。住在冰天雪地里的他们也不禁想起了这件事情。他们记起了故乡的太阳光,同时也不免记起了挂在树上的红叶。钟上的时针指明这正是夜晚和睡觉的时候。事实上，冰屋里已经有两个人躺下来要睡了。

这两个人之中最年轻的那一位身边带着他最好和最贵重的宝物——一部圣经。这是他动身前他的祖母送给他的。

---

① 这是指欧洲现存的一些史前期的古墓(Kaempehøie)。它们比一般坟墓大。

他每天晚上把它放在枕头底下，他从儿童时代起就知道它里面写的是什么东西。他每天读一小段，而且每次翻开的时候，他就谈到这几句能给他安慰的神圣的话语:“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必也扶持我①。”

他记住这些含有真理的话,怀着信心,闭起眼睛；于是他睡着了,他做起梦来。梦就是上帝所给他精神上的启示。当身体在休息的时候，灵魂就活跃起来，他能感觉到这一点;这好像那些亲爱的、熟识的、旧时的歌声;这好像那在他身边吹动的、温暖的夏天的风。他从他睡的地方看到一片白光在他身上扩展开来，好像是一件什么东西从雪顶上照进来了似的。他抬起头来看,这白天并不是从墙上、或从天花板上射来的。它是从安琪儿肩上的两个大翅膀上射下来的。他朝他的发光的、温柔的脸上望去。

这位安琪儿从圣经的书页里升上来，好像是从百合的花萼里升上来似的。他伸开他的手臂，雪屋的墙在向下坠落,好像它们不过是一层轻飘的薄雾似的。故乡的绿草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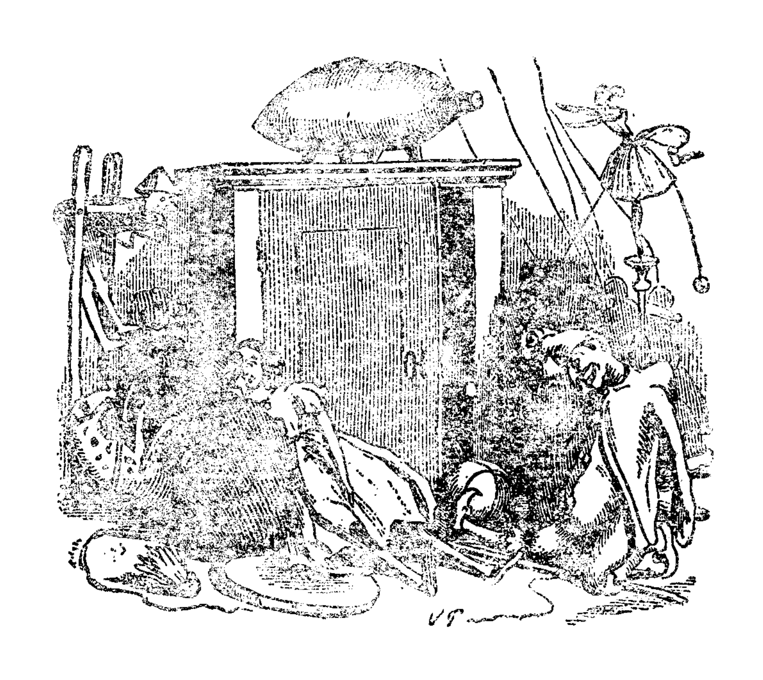
① 引自旧约诗篇第一三九篇第九至第十节。

山丘和赤褐色的树林在美丽的秋天的太阳光中静静地展开来。鹳鸟的窠已经空了,但是野苹果树上仍然悬着苹果,虽然叶子已经都落掉了。玫瑰射出红光;在他的家——一个农舍——的窗子面前,一只燕八哥正在一个小绿笼子里唱着歌。这八哥所唱的就正是他以前教给它的那支歌。祖母在笼子上挂些鸟食,正如他——她的孙子——以前所作过的那样。铁匠的那个年轻而美丽的女儿,正站在井边汲水。她对祖母点着头,祖母也对她招手,同时给地看一封远方的来信。这封信正是这天从北极寒冷的地方寄来的。她的孙子现在就在上帝保护之下,住在那儿。



她们不禁大笑起来,同时也不禁哭起来;而他住在冰天雪地里，在安琪儿的双翼下，也不禁在精神上跟她们一起笑，一起哭。他们高声地读着信上所写的上帝的话语:“就是在海极居住，你的右手必也扶持我!”四周发出一阵美丽的念圣诗的声音。安琪儿在这个梦中的年轻人身上，展开他的迷雾一般的翅膀。

他的梦做完了。雪屋里是一片漆黑,但是他的头底下放着圣经，他的心里充满了信心和希望。“在这海极的地方”，上帝在他的身边，家也在他的身边!



钱　　猪

婴儿室里有许多许多玩具；橱柜顶上有一个储蓄匣，它的形状像猪，是泥烧的。它的背上自然还有一条狭口。这狭口后来又用刀子挖大了一点，好使整块的银洋也可以塞进去。的确，除了许多银毫以外，里面也有两块大洋。

钱猪装得非常满，连摇也摇不响——这的确要算是一只钱猪所能达到的最高峰了。他现在高高地站在橱柜上，瞧不起房里一切其他的东西。他知道得很清楚，他肚皮里所装的钱可以买到这所有的玩具。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心中有数”。

别的玩具想到了这一点，虽然它们不讲出来——因为还有许多其他的事情要讲。桌子的抽斗是半开着的；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玩具。她略为有点儿旧，同时她的脖子也修理过一次。她朝外边望了一眼，说：

“我们现在来扮演人好吗？因为这究竟是值得一做的事情呀！”

这时大家骚动了一下，甚至墙上挂着的那些画也掉过身来，表示它们也有反对的一面；不过这并不是说明它们在抗议。

现在是半夜了。月亮从窗子里照进来，送来不花钱的光。游戏就要开始了。所有的玩具，甚至属于粗型玩具一类的学步车，都被邀请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学步车说。“我们不能全都是贵族。正如俗话所说的，总要有人做事才成！”

只有钱猪接到了一张写的请帖,因为他的地位很高,大家都相信他不会接受口头的邀请。的确,他并没有回答说他来不来,而事实上他也没有来。如果要他参加的话,他得在自己家里欣赏。大家可以照他的意思办,结果他们也就照办了。

那个小玩偶舞台布置得恰恰可以使他一眼就能看到台上的扮演。大家想先演一出喜剧,然后再吃茶和作知识练习。他们立刻就开始了。摇木马谈到训练和纯血统问题,学步车谈到铁路和蒸气的力量。这些事情都是他们的本行,所以他们都能谈谈。座钟谈起政治:“的达——的达”。它知道它敲的是什么时候,不过,有人说他走的并不准确。竹手杖直挺挺地站着,骄傲得不可一世,因为它上面包了银头,下面箍了铜环。上上下下都包了东西。沙发上躺着两个绣花垫子,很好看,但是糊涂。现在戏可以开始了。

大家坐着看戏。事先大家都说好了,观众应该根据自己喜欢的程度喝采、鼓掌和跺脚。不过马鞭说他从来不为老人鼓掌,他只为了还没有结婚的年轻人鼓掌。

“我对大家都鼓掌,”爆竹说。

“一个人应该有一个立场!”痰盂说。这是当戏正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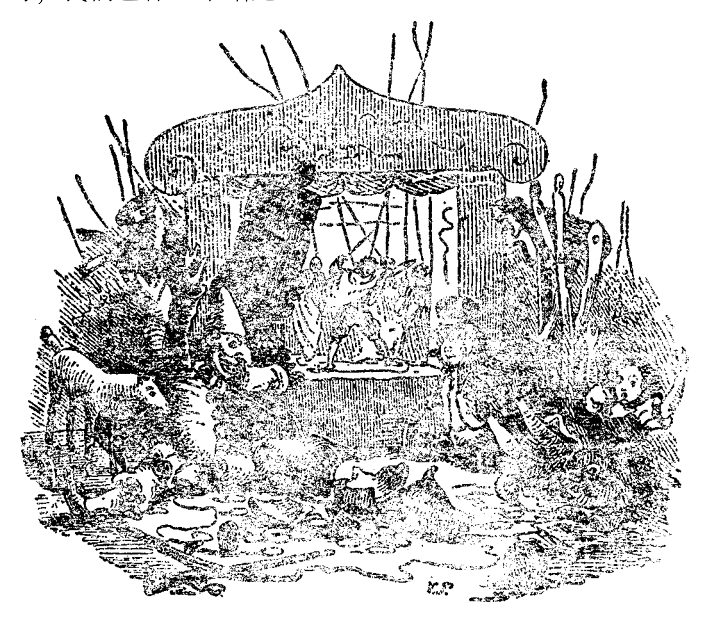
的时候他们心中所有的想法。

这出戏没有什么价值，但是演得很好。所有的人物都把它们涂了颜色的一面掉向观众，因为他们只能把正面拿出来看，而不能把反面拿出来看。大家都演得非常好，都跑到舞台前面来，因为拉着它们的线很长，不过这样人们就可以把他们看得更清楚。

那个补了一次的玩偶是那么兴奋，弄得她的补钉都松开了。钱猪也看得兴奋起来，他决心要为演员中的某一位做点事情：他要在遗嘱上写下，到了适当的时候，他要这位演员跟他一起葬在公墓里。这才是真正的愉快，因此大家就放弃吃茶，继续作知识练习。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扮演人类了。这里面并没有什么恶意，因为他们只不过是扮演罢了，每件东西只想着自己，和猜想钱猪的心事；而这钱猪想得最远，因为他想到了写遗嘱和入葬的事情。这事会在什么时候发生，他总是比别人料想得早。

拍！他从橱柜上掉下来了——落到地上，跌成了碎片。小银毫跳着，舞着，那些顶小的打着转，那些大的打着转滚开了，特别是那块大银洋——他居然想跑到广大的世界里去。他真的跑到广大的世界里去了，其他的也都是一样。钱

猪的碎片则被扫进垃圾箱里去了。不过,在第二天,碗柜上又出现了一个泥烧的新钱猪。它肚皮里还没有装进钱，因此它也摇不出响声来;在这一点上说来,它跟别的东西完全没有什么分别。不过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与这开始同时，我们也作一个结尾。





依卜和小克丽斯玎

离古登诺河①不远，在西尔克堡森林里面，有一个土丘从地面上凸出来了，像一个球。人们管它叫“背脊”。在这高地下面朝西一点有一间小小的农舍，它的周围全是贫瘠的土地；在那稀疏的燕麦和小麦中间，隐隐地现出了沙子。

现在许多年已经过去了。住在这儿的人耕种着他们的一点儿田土，并且还养了三头羊、一只猪和两头公牛。简单地说，只要他们满足于他们所有的东西，他们的食物可算是够吃。的确，他们还可以节省点钱下来买两匹马；可是，像

附近一带别的农人一样，他们说，“马儿把自己吃光了”——它们能生产多少，就吃掉多少。

耶布·演斯在夏天耕他的那点地。在冬天他就成了一个能干的木鞋匠人。他还有一个助手——一个年轻人，这人知道怎样把木鞋做得结实、轻巧和漂亮。他们雕出木鞋和杓子，而这些东西都能赚钱。所以人们不能把耶布·演斯这一家人叫做穷人。

小小的依卜——一个七岁的男孩子——是这家的独子。他常常坐在旁边，看别人削着木头，也削着自己的指头。不过有一天他刻好了两块木头，刻得像一双小木鞋的样子。他说他要把它们送给小克丽斯玎。她是一个船夫的小女儿，长得很秀气和娇嫩，像一位绅士的孩子。如果她的衣服配得上她的样子，那末谁也不会以为她就是塞歇得荒地上茅屋里的一个孩子。她的父亲住在那儿。他的妻子已经死了。他生活的来源是靠装运柴火，从森林里运到西尔克堡的鳝鱼堰，有时也从这儿运到较远的兰得尔斯。他没有什么人来照料比依卜只小一岁的克丽斯玎，因此这孩子就老是跟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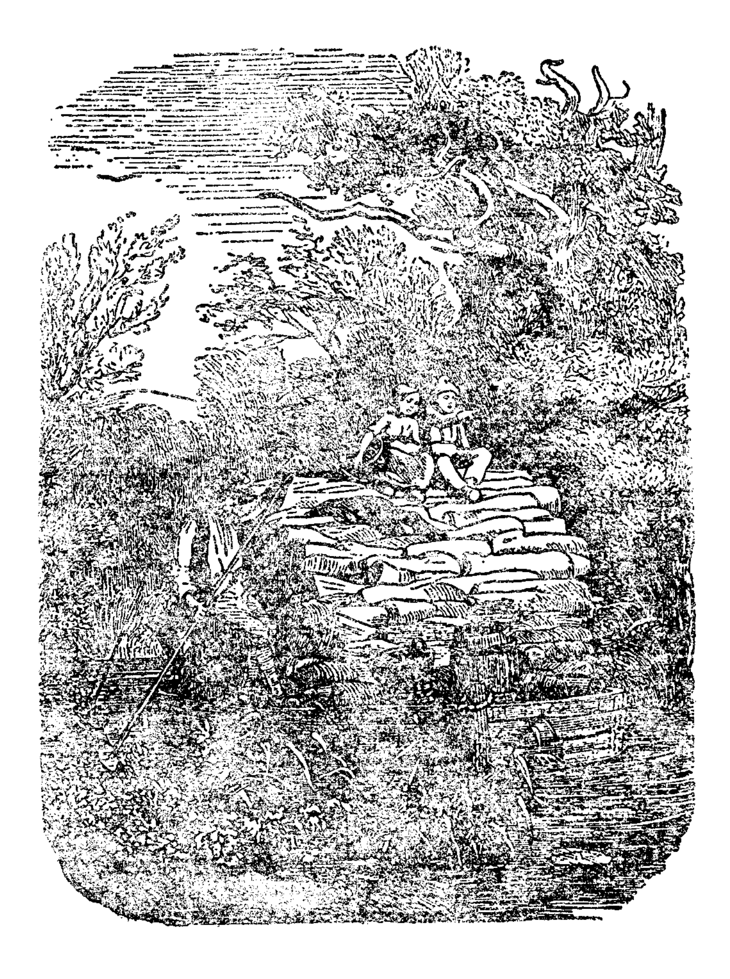
① Gudenaa是丹麦最长的一条河——有三百多里长。

他一起在船里，在荒地上，或在伏牛花灌木丛里玩耍。当他要到像兰得尔斯那么远的地方去的时候，小小的克丽斯玎就到耶布 · 演斯家里去。

依卜和克丽斯玎在一起玩，一起吃饭，非常要好。他们一起掘土和挖土，他们爬着，走着。有一天他们居然大胆地跑到“背脊”上，走进一个树林里去了。他们甚至还找到了几颗沙锥鸟蛋——这真是一桩了不起的事情。

依卜从来没有到塞歇得去过；他也从来没有乘过船在古登诺沿岸的小湖上走过。现在他要做这事情了：克丽斯玎的父亲请他去，并且还要带他一起到家里去过夜。

第二天大清早，这两个孩子高高地坐在船上的一堆木柴上，吃着面包和蘼莓。船夫和他的助手撑着船。船是顺着水在河上行走，穿过这些平时好像是被树木和芦苇封锁住了的湖泊，而且行走得很快。即使有许多老树在水面上垂得很低，他们仍可以找到空处滑过去。许多老槲树垂下光赤的枝椏，好像它们卷起了袖子，要把它们结结疤疤的光手臂露出来似的。许多老赤杨树被水流冲击着；它们的根子紧紧抓住河底不放，看起来它们就好像长满了树木的小岛。睡莲在河中摇动着。这真是一趟可爱的旅行！最后他们来



到了鳝鱼堰。水在这儿从水闸里冲出去。这才是一件值得依卜和克丽斯玎看的东西哩!

在那个时候,这儿没有什么工厂,也没有什么城镇。这儿只有一个老农庄,里面所养的家畜也不多,水冲出闸口的声音和野鸭的叫声,算是唯一有生物存在的标记。木柴卸下来以后,克丽斯玎的父亲就买了一大扎鳝鱼和一只杀好了的小猪。他把这些东西都装在一个篮子里,放到船尾上。然后他们就逆流而上,向回走,但是他们却遇到了顺风。当船帆一张起来的时候,这船就好像有两匹马在拉着似的。

他们来到一个树林下边,离那个助手所住的地方只有一小段路。助手领着克丽斯玎的父亲就走到岸上去,同时叫孩子们不要闹,当心出乱子。不过这两个孩子听话并没有多久。他们想看看篮子里装着的鳝鱼和那只小猪。他们把那只小猪拖出来,抱在怀里。当他们两个人抢着要抱它的时候,他们没有抱住,让它掉进水里去了。于是这只小猪就顺流而下——这才可怕啦。

依卜跳到岸上去,在岸上跑了一段路;小克丽斯玎在后面跟着他跑。“带着我一道呀!”她喊着。不一会儿,他们就跑进一个树林里去了。他们再也看不到船,也看不到河。他

们更向前跑了一段路。克丽斯玎跌到地上,开始哭起来。依卜把她扶起来。

“跟着我来吧!”他说。“屋子就在那儿。”但是屋子并不在那儿。他们无目的地走着，在枯叶上走，在落下的干枯的枝子上走——这些枝子在他们的小脚下发出碎裂的声音。这时他们听到了一个尖锐的叫声,他们站着静听,立刻他们就听到了一只苍鹰的尖叫声。这是一个丑恶的声音,使他们非常害怕。不过在这浓密的树林中；他们看到面前长满了非常可爱的越橘,数量真是不少。这实在太吸引人了,他们不得不停下来。他们于是就停下来吃了许多，把嘴唇和脸都染青了。这时他们又听到一个尖叫声。

“那只猪将要叫我们挨打!”克丽斯玎说。

“我们回到我们家里去吧!”依卜说。“家就在这树林里呀。”

于是他们便向前走。他们来到了一条大路上，但是这条路并不通到家。夜幕也降下来了,他们害怕起来。有角的猫头鹰的丑恶叫声,和其他鸟儿的声音,把周围一片奇怪的静寂打破了。最后他们两人在一个灌木林边停下来。克丽斯玎哭起来,依卜也哭起来。他们哭了一阵以后,就在干叶

子上倒下来，睡熟了。

当这两个小孩子醒来的时候，太阳已经爬得很高了。他们感到很冷。不过在旁边一个小山上的树林里，已经有太阳射进来。他们可以到那儿去暖一下。依卜还以为从那儿他们就可以看到他爸爸的屋子。然而事实上他们却是离得非常远，相隔一整个树林。

他们向小山顶上爬去。他们站在一个斜坡上，旁边有一个清亮的、透明的湖。鱼儿在成群地游，太阳光把它们照得发亮。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景象。在他们的近旁有一个大灌木林，上面结满了榛子，甚至还有七扎成串的榛子。他们把它们摘下来打碎，挖出里面细嫩的、刚刚长成形的核仁。不过另外还有一件惊人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从这丛林里面，走出了一个高大的老女人；她的面孔是樱色的；她的头发乌黑，并且发着光。她的白眼珠闪亮着，像非洲摩尔人的白眼珠一样。她的背上背着一捆东西，她的手上拿着一根有许多疙瘩的棍子。她是一个吉卜赛人。这两个孩子当时听不懂她讲的话。她从衣袋里取出三颗榛子，同时告诉他们说，这些榛子里藏得有最美丽的、最可爱的东西，因为它们是希望之果。



依卜望着她。她是非常和善的。所以他就鼓起勇气，问她能不能把这些果子给他。这女人给了他，然后又从林子上摘了一些，装了满满的一袋。

依卜和克丽斯玎睁着大眼睛，望着这希望之果。

“这果子里有一辆马拉的车子没有？”依卜问。

“有，有一辆金马拉的金车子。”女人回答说。

“那么就请把这果子给我吧！”小克丽斯玎说。

依卜把果子给她，这女人就替她把果子包在围巾里面。

“这果子里面有一块像克丽斯玎那样的美丽的小围巾吗？”依卜问。

“那里而有十块围巾，”女人回答说。“那里面还有美丽的衣服、袜子和帽子。”

“那么这只果子我也要，”小克丽斯玎说。

于是依卜把第二个胡桃也给她了。第三个是一个小小的黑东西。

“你把这个自己留下吧！”克丽斯玎说。“它也是很可爱的。”

“它里面有什么东西呢？”依卜问。

“你所喜欢的最好的东西，”吉卜赛女人说。

依卜紧紧地握着这果子。女人答应把他们领到回家的正路上去。现在他们向前走，但是恰恰走到离正路一个相反的方向上去了。我们可不能说她想盗走这两个孩子啊。在这荒野的山路上，他们遇到了守山人克林。他认得依卜。靠了他的帮助，依卜和克丽斯玎终于回到家里来了。家里的人正在为他们担忧。他们终于得到了宽恕，虽然他们应该结结实实地挨一顿打才对：因为第一，他们把那只小猪掉到水里去了；第二，他们溜走了。

克丽斯玎回到荒地上的家里去；依卜继续住在树林边的那个农庄里。晚间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从衣袋里取出那个果子——据说里面藏得有“最好的东西”。他仔细地把它放在门和门框中间，于是他使劲地把门关一下，果子便被砸碎了。可是它里面一点核仁也没有。只有一堆好像鼻烟或者霉土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谓虫蛀了的果子。

“是的，这跟我所想到的恰恰差不离，”依卜说。“这么一个小果子里怎么能装得住世界上最好的东西呢？克丽斯玎也不会在她的两个果子里找到美丽的衣服、或金车子！”

冬天到来了，新年也开始了。

好几年过去了。依卜现在要受坚信礼了，而他住的地

方却离开牧师很远。在这期间，有一天那个船夫来看依卜的爸爸和妈妈。他告诉他们说，克丽斯玎现在快要去帮人做活了；同时说她真是运气，在一个非常好的主人家里找到了一个职业。请想想看吧！她将要到西部赫尔宁县去帮一个有钱的旅店老板。她先帮助女主人照料旅店。如果她做得好，一直做到受坚信礼的时候，主人就可以把她留下来。

于是依卜和克丽斯玎就互相道别了。大家把他们叫做一对情人。在分手的时候,她拿给他看,她还得保存着那两颗果子。这是当他们在树林里迷失路途的时候他送给她的。她还告诉他说,他在儿时送给她作为礼物的、他亲手雕的那双木鞋，她仍然保存在衣箱里，接着他们就分手了。

依卜受了坚信礼,但是他仍住在母亲的屋子里,因为他已经是一个能干的木鞋匠，同时在夏天他也可以照顾田里的工作。他的母亲找不到别人做这些事情，因为他的父亲已经死了。

他只有偶尔从路过的送信人或捉鳝鱼的人口中听到一点关于克丽斯玎的消息：她在那个富有的店老板家里生活得很好。她受了坚信礼以后,曾经写过一封信给她的父亲,

同时也问候了依卜和他的母亲，信里还提到她从她的男主人和女主人那里得到了六件衬衫和一件新衣。这的确是一个好消息。

在下年春天一个暖和的日子里，依卜和老母亲听到一阵敲门声，这就是那个船夫和克丽斯玎。她要来玩一整天。她是利用到德姆来回一次的机会来拜访的。她长得很漂亮，简直像一位小姐；她穿着美丽的衣服——缝得很好，恰恰适合她的身材。她站在他面前，非常大方；而依卜却只穿着平时的工作服。他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当然他握着她的手，而且握得很紧，同时他也衷心地感到快乐；不过他没有办法讲出话来。克丽斯玎倒是一点也不感到拘束。她谈着话——她才会讲呢。她还直接了当地在依卜的嘴唇上吻了一下。

"你真的不认识我吗？"她问。不过当他们两人单独地在屋子里的时候，他仍然只是握着她的手站着。他只能说出这几句话：

"你真像一位小姐！但我是这么粗笨。我多么想念你啊，克丽斯玎！多么想念过去的日子啊！"

他们手挽着手走到那个山脊上，朝古登诺河，塞歇得以及那长满了石南植物的两岸眺望。但是依卜一句话也不说。

当他们快要分手的时候，他毫不含糊地觉得克丽斯玎应该成为他的妻子才好。的确，他们在小时就被人称为一对情人。他觉得仿佛他们真正订过了婚似的，虽然他们谁也没有谈起这事情。

他们现在只有几小时可以在一起了，因为克丽斯玎要到德姆去，以便第二天大清早搭车子回到西部去。她的父亲和依卜一直把她送到德姆。这是一个晴朗的月夜。当他们到了终点的时候，依卜仍握着克丽斯玎的手，简直松不开。他的眼睛闪着光，但是话语来到嘴唇边就缩回去了。当他终于说出来的时候，那完全是从他心的深处说出来的话：

“克丽斯玎，如果你没有变得那么阔气，”他说，“如果你能住在我母亲家里、成为我的妻子，那末我们两人就有一天会结为夫妇了。不过我们还可以等一些时候！”

“是的，我们等些时候看吧，依卜！”她说。于是她就握了他的手；她也吻了他的嘴唇。“我相信你，依卜！”克丽斯玎说；“同时我想我也喜欢你——但是我得想一想！”

于是他们就分了手。依卜告诉船夫说，他和克丽斯玎是那么要好，简直像是订过了婚一样。于是船夫就说，他一直希望有这样的结果。他和依卜一起回到家来；这天晚上

他和这个年轻人睡在一个床上，他们已经不再讨论订婚问题了。

一年过去了。依卜和克丽斯玎通过两封信。在他们签名的前面，总是写着这几个字："永远忠诚，一直到死！"

有一天船夫来看依卜，转达克丽斯玎的问候。他接着要说的话，却是颇有点吞吞吐吐的，但是它的内容不外是：克丽斯玎一切都好，不仅仅好，而且还成了一个美丽的姑娘，有许多人追求她，有许多人爱她。主人的少爷曾经回家住过些时候。他在哥本哈根一个很大的机关里工作；他非常喜欢克丽斯玎，而她对他也发生了感情，他的父母也并没有表示不愿意；不过克丽斯玎的心里觉得非常沉重，因为依卜曾经那么爱过她；因此她也想过，要放弃她的这种幸运——这是船夫说的话。

起初依卜一句话也不说，但是他的面色却是像白布一样的惨白。他轻轻地摇了摇头。于是他就慢慢地说："克丽斯玎不应该放弃她的幸运！"

"那么就请你写几句话给她吧！"船夫说。

依卜于是就坐下来写，不过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不能把他的话语联成句子。他划掉几行，然后他就把整张纸撕掉

了。不过到第二天早晨，信终于写好了，准备送给克丽斯玎。全文是这样的：

> 你给你父亲的信我也读到了。从信中我知道你的一切都好，而且还会更好。克丽斯玎，请你问问你自己的心，同时仔细地想一想，如果你接受了我，你将会得到什么结果。我实在是太寒酸了。请你不要为我和我的处境着想，而要为你自己的利益着想。你对我没有任何诺言的约束。如果你在心里曾经对我作过诺言，我愿意为你解除这个负担。愿世上一切的快乐都属于你，克丽斯玎，上帝将会安慰我的心！
>
> 你永远忠实的朋友依卜

这封信送出去了，克丽斯玎也收到了。

在十一月里，她的结婚预告在荒地上的那个教堂里，和在新郎所住的哥本哈根都同时发表出来了。于是她便跟她的女主人一起旅行到哥本哈根去，因为新郎有许多的事情要办，不能回到遥远的尤兰来。克丽斯玎在途中要经过的一个小镇芬德尔，她在这儿会见了她的父亲。这是离他最

近的一个地点。他们在这里互相告别。

这件事情曾经有人提起过;但是依卜不感到什么兴趣。他的老母亲说他这些时好像很有心事的样子。的确，他很有心事，他心里想起了他小时从一个吉卜赛女人所得到的那三颗硬壳果——其中两个他已经给了克丽斯玎。这是希望之果。在她的那两颗果子里,一个藏着金车子和马,另一个藏着最漂亮的衣服。这现在成为事实了！在皇城哥本哈根里，一切华贵的东西她现在都有了。关于她的那一份预言现在已经实现了!

依卜的那个果子里只有一撮黑土。那个吉卜赛女人曾经说过,这是他所得到的“最好的东西”。是的,这现在也成为事实了！黑土是他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现在他懂得了那个女人的意思:他的最好的东西是在黑土里,在坟墓的深处。

许多年过去了——年数虽不太多,但依卜却觉得很长。那对年老的旅店主人，一个接着一个地都去世了。他们全部的财产——几千块大洋——都归他们的儿子所有了。是的，现在克丽斯玎可以有金车子和许多漂亮的衣服。

在随后的两年内，克丽斯玎没有写信回去。当她父亲

最后接到她的一封信的时候,那不是在兴盛和快乐中写的。可怜的克丽斯玎！她和她的丈夫都不知道怎样节用这笔财富。它来的容易,去得也容易。它没有带来幸福,因为他们自己不希望有幸福。

石南花开了,又谢了。雪花在塞歇得荒地上,在山脊上,飘过了好几次。在这山脊下，依卜住在一块风吹不到的地方。春天的太阳照得非常明朗：有一天当依卜正在犁地的时候，犁忽然在一块类似燧石的东西上面犁过去了。这时有一堆像刨花的黑东西从土里冒出来。当依卜把它拿起来的时候，他发现这原来是一块金属品。那块被犁头划开的地方，现在闪出耀眼的光来。这原来是异教徒时代留下的一个大臂钏。他翻动了一座古墓；现在它里面的财宝被他发现了。依卜把他所发现的东西拿给牧师看。牧师把它的价值解释给他听，然后他就到当地的法官那儿去。法官把这发现报告给哥本哈根的当局，同时劝他亲自送去。

“你在土里找到了最好的东西!”法官说。

“最好的东西!”依卜想。“我所能得到的最好的东西,而且是在土里找到的！如果说这是最好的东西的话，那末那个吉卜赛女人对我所作的预言是兑现了!”

于是依卜从奥湖斯[1]乘船到皇家的哥本哈根去。他以前只渡过古登诺河，所以这次旅行,对于他说来,等于横渡一次大洋。

他到了哥本哈根。

他所发现的金子的价钱，当局都付清给他了。这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六百块大洋。从塞歇得荒地上树林中来的依卜，现在可以在这热闹的大首都散步了。

有一天,在他要跟船长回到奥湖斯去以前,他在街上迷失了路;他所走的路,跟他所应该走的方向完全相反。他走过克尼伯尔桥,跑到克利斯仙哈文的郊区来,而没有向西门的城垣走去。他的确是在向西走，但是却没有走到他应去的地方。这儿一个人也看不见。最后有一个很小的女孩子从一间破烂的屋子里走出来了。依卜向这孩子问他所要寻找的那条街。她怔了一下，朝他看了一眼,接着放声大哭。他问她有什么难过，但是他听不懂她所回答的话。他们来到一个路灯下面,灯光正照在她的面上。他感到非常奇怪,因为这简直是活生生的克丽斯玎在他面前出现，跟他所能

① 奥湖斯（Aarhus）是丹麦的第二个大城市。从这儿到哥本哈根去，要坐八个钟头的海船。这对于丹麦人说来，是最长的一段旅程。

记起的她儿时的那副样儿完全一样。

他跟着这小姑娘走进那个破烂的屋子里去，爬上一段窄狭破烂的楼梯——它通到顶楼上的一个小房间。这儿的空气是沉浊闷人的，灯光也没有；从一个小墙角里，飘来一阵叹息声和急促的呼吸声。依卜划了一根火柴。这孩子的妈妈躺在一张破烂的床上。

“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吗？”依卜问。“小姑娘把我带到这儿来，不过我在这个城里是一个生人。你有什么邻居或朋友需要我去替你找来吗？”

于是他就把这生病的女人的头扶起来。

这原来就是在塞歇得荒地上长大的克丽斯玎！

在尤兰的家里，许多年来没有人提起过她的名字，为的是怕搅乱了依卜的平静的心情。关于她的一些传说的确也是不太好。事实的真相是：她的丈夫自从继承了他父母的那笔财产后，变得自高自大，胡作胡为。他把可靠的工作放弃了，而却跑到外国去旅行了半年，他回来的时候已经负了一身债，但他仍然过着奢侈的生活。正如古话所说的，车子一步一步倾斜，最后它就完全翻了。他的许多逢场作戏的酒肉朋友都说他是活该如此，因为他生活得完全像一个疯

子。有一天早晨,人们在皇家花园的河里发现了他的尸体。

死神的手已经搁在克丽斯玎的头上了。她在幸福中盼望的、但在愁苦中出生的最小的孩子,生下来不到几个星期就已经进入了坟墓。现在临到克丽斯玎本人了。她病得要死,没有人照料;她躺在一个破烂的房间里,这种贫困,她小时住在塞歇得荒地上的时候,可能忍受得下来,但是现在却使她感到痛苦,因为她已经习惯于富裕的生活了。现在跟她一块儿在受饿受穷的,是她的最大的一个孩子——也是一个小小的克丽斯玎。领依卜进来的就是她。

"我恐怕我快要死了,留下这个孤单的孩子!"她叹了一口气。"她将怎样在这个世界里生活下去呢?"别的话她一句也说不出来。

依卜又划燃了一根火柴,找到了一根蜡烛头。他把它点着,照亮这个破烂的住房。

依卜看了看这个小女孩,于是他就想起了克丽斯玎年轻时候的那副样儿。他觉得,为了克丽斯玎的缘故,他应该爱这个孩子,虽然他并不认识她。那个垂死的女人在凝望着他:她的眼睛越睁越大——难道她认识他吗?他不知道,他也没有听见她说一句什么话。



这是在古登诺河旁的树林里，离塞歇得荒地不远。空气很阴沉，石南花已经谢了。狂暴的西风把树林里的黄叶吹到河里，吹到荒地上。在这个荒地上的茅屋里，现在住着陌生的人。但是在那个山脊下，在许多大树下边的一个避风的处所，有一个小小的农庄。它粉刷和油漆得一新。屋子里，泥炭在炉子里烧着。屋子里现在有了太阳光——从小孩子的一双眼里所发出的太阳光。笑语声，像春天云雀的调子，从这孩子鲜红的嘴唇上流露出来。她坐在依卜的膝上；他是她的父亲，也是她的母亲，因为她的父母，像孩子和成年人的梦一样，也都消逝了。依卜坐在干净漂亮的房子里，

现在是一个幸福的人；但是这个小女孩子的母亲却躺在皇城哥本哈根的穷人公墓里。

人们说，依卜的箱子底上藏得有钱——从黑土里获得的金子。他还获得了一个小小的克丽斯玎。

笨 汉 汉 斯

乡下有一幢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乡绅。他有两个儿子。这两个人是那么聪明，他们只须用一半聪明就够,还剩下一半是多余的。他们想去向国王的女儿求婚,而他们也敢于这样做,因为她宣布过,说她要找一个她认为最能表现自己的人做丈夫。

这两个人做了整整一星期的准备——这是他们所能花的最长的时间。但是这也够了,因为他们有许多学问,而这些学问都是有用的。一位已经把整个拉丁文字典和这城市出的三年的报纸,从头到尾和从尾到头,都背得烂熟。另一位精通公司法和每个市府议员所应知道的东西，因此他就以为他能谈论国家大事;此外他还会在裤子的吊带上绣花,因为他是一个文雅和手指灵巧的人。

“我要得到这位公主!”他们两人齐声说。

于是他们的父亲就给他们两人每人一匹漂亮的马。那个能背诵整部字典和三年报纸的兄弟得到一匹漆黑的马;

那个懂得国家人事和会绣花的兄弟得到一匹乳白色的马。然后他们就在自己的嘴角上擦了一些鱼肝油，好使得他们能够说话圆滑。所有的仆人们都站在院子里，观看他们上马。这时忽然第三位少爷来了，因为他们一共是三个人，虽然谁也不把他当做一个兄弟——因为他不像其他两个那样有学问。一般人都把他叫做“笨汉汉斯”。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到什么地方去呀?”他问。

“到宫里去，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去！你没有听到全国各地的鼓声么?”

于是他们就把事情原原本本地都告诉了他。

“我的天！我也应该去！”笨汉汉斯说。他的两个兄弟对他大笑了一通以后，便骑着马儿走了。

“爸爸，我也得有一匹马。”笨汉汉斯大声说。“我现在非常想要结婚！如果她要我，她就可以得到我。她不要我，我还是要她的！”

“这完全是胡说八道！”父亲说。“我什么马也不给你。你连话都不会讲！嗨，你的两兄弟才算得是聪明人呢！”

“如果我不配有一匹马，”笨汉汉斯说，“那么就给我一只公山羊吧，它本来就是我的，它驮得起我！”



因此他就骑上了公山羊。他把两腿一夹，就在公路上跑起来了。

“嗨，嗬！真骑得够劲！我来了！”笨汉汉斯说，同时唱起歌来，他的声音引起一片回音。

但是他的两个哥哥在他前面却骑得非常斯文，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他们正在考虑他们讲出的那些美丽的词句，因为这些东西都非在事先想好不可。

“喂！”笨汉汉斯喊着。“我来了！瞧瞧我在路上所找到的东西吧！”于是他就把他所找到的一只死乌鸦拿给他们看。

“你这个笨虫！”他们说，“你把它带着做什么？”

“我要把它送给公主！”

“好吧，你这样做吧！”他们说，大笑一通，于是骑着马走了。

“喂，我来了！瞧瞧我现在找到了什么东西！这并不是你可以每天在公路上找得到的呀！”

这两兄弟掉转身来，看他现在会又找到了什么东西。

“笨汉！”他们说，“这不过是一只旧木鞋，而且它的上部已经没有了！难道你把这也拿去送给公主不成？”

“当然要送给她的！”笨汉汉斯说。于是两位兄弟又大笑了一通，继续骑着马前进。他们走了很远。

“喂，我来了！”笨汉汉斯喊着。“嗨，事情越来越好了！好哇！真是好哇！”

“你又找到了什么东西？”两兄弟问。

“啊，”笨汉汉斯说，“这个很难说！她，公主将会多么高兴啊！”

“呸！”这两个兄弟说，“那不过是沟里的一点泥巴罢了。”

“是的，一点也不错，”笨汉汉斯说，“而且是一种最好

的泥巴。你连捏都捏不住。”于是他就把袋子装满了泥巴。

这两兄弟现在尽快地向前飞奔，所以他们来到城门口时，足足比汉斯早一个钟头。他们一到来就马上拿到一个求婚者的登记号码。大家排成几排,每排有六个人。他们挤得那么紧,连手臂都无法动一下。这是非常好的,否则他们因为你站在我的面前，就会把彼此的背撕得稀烂。

城里所有的居民都挤到宫殿的周围来，一直挤到窗子上去；他们要看公主怎样接待她的求婚者。每个人走进房间里去，马上就失去说话的能力。

“一点用也没有!”公主说。“滚开!”

现在轮到了那位能背诵整个字典的兄弟，但是他在站排的时候却把字典全忘记掉了。地板在他脚下发出格格的响声。大殿的天花板是镜子做的，所以他看到自己是头在地上倒立着的。每个窗子旁边站着三个秘书和一位参议员。他们把人们所讲出的话全都记了下来，以便马上在报纸上发表,拿到街上去卖两个铜板。这真是可怕得很。此外,火炉里还烧着大火，把烟囱管子都烧红了。

“这块地方真热得要命!”这位求婚者说。

“一点也不错，因为我的父亲今天要烤几只子鸡呀!”

公主说。

糟糕！他呆呆地站在那儿。他没有料想到会碰到这类的话；正当他应该想讲句把风趣话的时候，他却一句话也讲不出来。糟糕！

“一点用也没有！”公主说。“滚开！”

于是他也就只好走开了。现在第二个兄弟进来了。

“这儿真是热得可怕！”他说。

“是的，我们今天要烤几只子鸡，”公主说。

“什么——什么？”他说，同时那几位秘书全都一齐写着：“什么——什么？”

“一点用也没有！”公主说。“滚开！”

现在轮到笨汉汉斯了。他骑着他的山羊一直走到房间里来。

“这儿真热得厉害！”他说。

“是的，因为我正在烤子鸡呀，”公主说。

“啊，那真是好极了！”笨汉汉斯说。“那末我也要烤一只乌鸦了？”

“欢迎你烤，”公主说。“不过你用什么家什烤呢？因为我既没有罐子，也没有锅呀。”

“但是我有!”笨汉汉斯说。“这儿有一个锅，上面还有一个洋铁把手。”

于是他就取出一只旧木鞋来；他同时还把那只乌鸦放进里面去。

“这足够吃一整餐!”公主说。“不过我们从哪里去找酱油呢?”

“我衣袋里有的是!”笨汉汉斯说。“我有那末多，我还可以扔掉一些呢？”于是他就从他的衣袋里倒出一点泥巴来。

“这真叫我高兴!”公主说。“你能够回答问题！你很会讲话，我愿意要你做我的丈夫。不过,你知道不知道,你所讲的和已经讲过了的每句话都被记下来了，而且明天就要在报纸上发表？你看每个窗子旁站着三个秘书和一个老参议员。这位老参议员最糟，因为他什么也不懂!”

不过她说这句话的目的无非是要吓他一下。这些秘书都傻笑起来，还洒了一滴墨水到地板上去。

“乖乖！这就是所谓绅士!”笨汉汉斯说,“那末我得把我最好的东西送给这位参议员了。”

于是他就把他的衣袋翻转来，正对着参议员的脸上撒



了一大把泥巴。

“这真是做得聪明，”公主说。“我自己就做不出来，不过很快我也可以学会的。”

笨汉汉斯就这样成了一个国王，得到了个妻子和一顶王冠，同时还高高地坐在王位上面。这个故事是我们直接从参议员办的报纸上读到的——不过它并不是完全可靠！



光荣的荆棘路

从前有一个古老的故事:“光荣的荆棘路:一个叫做布鲁德的猎人得到了无上的光荣和尊严,但是他却长时期遇到极大的困难和冒着生命的危险。”我们大多数的人在小时已经听到过这个故事,可能后来还读到过它,并且也想起自己没有被人歌诵过的“荆棘路”和“极大的困难”。故事和真事没有什么很大的分界线。不过故事在我们这个世界里经常有一个愉快的结尾,而真事常常在今生没有结果,只好

等到永恒的未来。

世界的历史像一个幻灯。它在现代的黑暗背景上，放映出明朗的片子，说明那些造福人类的善人和天才的殉道者在怎样走着荆棘路。

这些光耀的图片把各个时代，各个国家都反映给我们看。每张片子只映几秒钟，但是它却代表整个的一生——充满了斗争和胜利的一生。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些殉道者行列中的人吧——除非这个世界本身遭到灭亡，这个行列是永远没有穷尽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一个挤满了观众的圆形剧场吧。讽刺和幽默的语言像潮水一般地从阿里斯托芬的云喷射出来。雅典最了不起的一个人物,在人身和精神方面,都受到了舞台上的嘲笑。他是保护人民反抗三十个暴君的战士。他名叫苏格拉底,他在混战中救援了阿尔西比亚得和生诺风,他的天才超过了古代的神仙。他本人就在场。他从观众的凳子上站起来,走到前面去,让那些正在哄堂大笑的人可以看看,他本人和戏台上嘲笑的那个对象究竟有什么相同之点。他站在他们面前，高高地站在他们面前。

你，多汁的、绿色的毒萝卜树,雅典的阴影不是橄榄树

而是你[①]！

七个城市国家[②]在彼此争辩，都说荷马是在自己城里出生的——这也就是说，在荷马死了以后！请看看他活着的时候吧！他在这些城市里流浪，靠朗诵自己的诗篇过日子。他一想起明天的生活，他的头发就变得灰白起来。他，这个伟大的先知者，是一个孤独的瞎子。锐利的荆棘把这位诗中圣哲的衣服撕得稀烂。

但是他的歌仍然是活着的；通过这些歌，古代的英雄和神仙也获得了生命。

图画一幅接着一幅地从日出之国，从日落之国现出来。这些国家在空间和时间方面彼此的距离很远，然而它们却有着同样的光荣的荆棘路。生满了刺的蓟只有在它装饰着坟墓的时候，才开出第一朵花。

骆驼在棕榈树下面走过。它们满载着靛青和贵重的财宝。这些东西是这国家的君主送给一个人的礼物——这个人是人民的欢乐，是国家的光荣。嫉妒和毁谤逼得他不得不从这国家逃走，只有现在人们才发现他。这个骆驼队现

---

① 雅典政府逼迫苏格拉底喝毒葡萄精自杀。

② 古代希腊的每个城市是一个国家。

在快要走到他避乱的那个小镇。人们抬出一具可怜的尸体走出城门，骆驼队停下来了。这个死人就正是他们所要寻找的那个人：费尔杜西①——光荣的荆棘路在这儿告一结束！

在葡萄牙的京城里，在王宫的大理石台阶上，坐着一个圆面孔、厚嘴唇、黑头发的非洲黑人，他在向人求乞。他是加莫恩②的忠实的奴隶。如果没有他和他求乞得到的许多铜板，他的主人——叙事诗路西亚达的作者——恐怕早就饿死了。

现在加莫恩的墓上立着一座贵重的纪念碑。

还有一幅图画！

铁栏杆后面站着一个人。他像死一样的惨白，长着一脸又长又乱的胡子。

---

① 这是波斯的伟大诗人 Abul Kasim Mansur（940—1020）的笔名，叙事诗帝王颂（Shahnama）的作者。这部诗有六万行，是波斯国王请他写的，并且答应给他每行一块金币。但是诗完成后，国王的大臣却给他每行一块银币。他在盛怒之下写了一首诗讽刺国王的恶劣。这首诗现在就成了帝王颂的序言。待国王追捕他时，他已经逃出了国境。

② 全名是 Luiz Vaz de Camoëns（1524—1580），葡萄牙的最伟大的诗人。他的叙事诗路西亚达（Os Lusiadas）是葡萄牙的最伟大的史诗。他生前曾多次下狱。

“我发明了一件东西——一件许多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发明，”他说。“但是人们却把我放在这里关了二十多年！”

“他是谁呢？”

“一个疯子！”疯人院的看守说。“这些疯子的怪想头才多呢！他相信人们可以用蒸汽推动东西！”

这人名叫萨洛蒙·得·高斯①，李西流②读不懂他的预言性的著作，因此他死在疯人院里。

现在哥伦布出现了。街上的野孩子常常跟在他后面讥笑他，因为他想发现一个新世界——而且他也就居然发现了。欢乐的钟声迎接着他的胜利的归来，但嫉妒的钟声敲得比这还要响亮。他，这个发现新大陆的人，这个把美洲黄金的土地从海里捞起来的人，这个把一切贡献给他的国王的人，所得到的酬报是一条铁炼。他希望把这条炼子放在他的棺材上，让世人可以看到他的时代所给予他的评价③。

---

① 法国的科学家（Salomon de Caus，1576—1626）他的著作有动力与各种机器的关系（Raisons des forces mouvantes avec diverses machines），说明蒸汽的原理。

② Richelieu（1585—1642），是法国的首相，曾有一个时候拥有国家最高的权力。

③ 一五〇〇年八月二十四日西班牙政府派人到美洲去把哥伦布逮捕起来，用铁炼子把他套着，送回西班牙。

图画一幅接着一幅的出现，光荣的荆棘路真是没有尽头。

在黑暗中坐着一个人，他要量出月亮里山岳的高度。他探索星球与行星之间的太空。他这个巨人懂得大自然的规律。他能感觉到地球在他的脚下转动。这人就是伽利略①。老迈的他，又聋又瞎，坐在那儿，在尖锐的苦痛中和人间的轻视中挣扎。他几乎没有气力提起他的一双脚：当人们不相信真理的时候，他在灵魂的极度痛苦中曾经在地上跺着这双脚，高呼道："但是地在转动呀！"

这儿有一个女子，她有一颗孩子的心，但是这颗心充满了热情和信念。她在一个战斗的部队前面高举着旗帜；她为她的祖国带来胜利和解放。空中起了一片狂乐的声音，于是柴堆烧起来了：大家在烧死一个巫婆——冉·达克②。是的，在接着的一个世纪中人们唾弃这朵纯洁的百合花，但智慧的鬼才伏尔泰却歌颂拉·比塞尔③。

---

① Galilei（1564—1642），意大利的名天文学家。

② 冉·达克（Jeanne d'Arc，1412—1431）又名拉·比塞尔（La Pucelle），是法国的女英雄。她在一四二九年带领六千人打退英国的侵略者。后来她被人出卖与英国人，因而当做巫婆被烧死。

③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9），是法国的名作家。拉·比塞尔是他写的一部关于冉·达克的史诗。

在微堡的宫殿里，丹麦的贵族烧毁了国王的法律。火焰升起来,把这个立法者和他的时代都照亮了,同时也向那个黑暗的囚楼送进一点彩霞。他的头发斑白,腰也弯了;他坐在那儿,用手指在石桌上刻出许多线条。他曾经统治过三个王国。他是一个民众爱戴的国王；他是市民和农民的朋友：克利斯仙第二世①。他是一个莽撞时代的一个有性格的莽撞人。敌人写下他的历史。我们一方面不忘记他的血腥的罪过，一方面也要记住：他被囚禁了二十七年。

有一艘船从丹麦开出去了。船上有一个人倚着桅杆站着,向汶岛作最后的一瞥。他是杜却·布拉赫②。他把丹麦的名字提升到星球上去,但他所得到的报酬是讥笑和伤害。他跑到国外去。他说:“处处都有天，我还要求什么别的东西呢?”他走了；我们这位最有声望的人在国外得到了尊荣和自由。

“啊,解脱！只愿我身体中不可忍受的痛苦能够得到解

---

① 丹麦的国王克利斯仙第二世(Christian den Anden,1481—1559),联合农民和市民反对贵族的专权,但他终于被贵族推翻,而被囚禁起来。他曾经连年对外进行过战争。

② 丹麦的名天文学家(1546—1601)。丹麦在汶岛(Hveen)的天文台就是他建立的。“杜却星球”就是他发现的。

脱！”好几世纪以来我们就听到这个声音。这是一张什么画片呢？这是格里芬菲尔德①——丹麦的普洛米修士——被铁炼锁在木克荷尔姆石岛上的一幅图画。

我们现在来到美洲，来到一条大河的旁边。有一人群人集拢来，据说有一艘船可以在坏天气中逆风行驶，因为它本身具有抗拒风雨的力量。那个相信能够做到这件事的人名叫罗伯特·富尔登②。他的船开始航行，但是它忽然停下来了。观众大笑起来，并且还“嘘”起来——连他自己的父亲也跟大家一起“嘘”起来：

“自高自大！糊涂透顶！他现在得到了报应！应该把这个疯子关起来才对！”

一根小钉子摇断了——刚才机器不能动就是因了它的缘故。轮子转动起来了，轮翼在水中向前推进，船在开行！蒸汽机的杠杆把世界各国间的距离从钟头缩短成为分秒。

---

① Peder Griffenfeld（1635—1699），是丹麦的一个大政治家。他的政策是发展工商业以增加国富；但首要的条件是保持国际间的和平，特别是与丹麦的邻邦瑞典保持和平。一六七五年丹麦对瑞典宣战，一六七六年三月格里芬菲尔德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囚禁。

② Robert Fulton（1765—1815），美国的发明家。他设计和建造美国的第一艘用蒸汽机推动的轮船。



人类啊，当灵魂懂得了它的使命以后，你能体会到在这清醒的片刻中所感到的幸福吗？在这片刻中，你在光荣的荆棘路上所得到的一切创伤——即使是你自己所造成的——也会痊愈，恢复健康、力量和愉快；嘈音变成谐声；人们可以在一个人身上看到上帝的仁慈，而这仁慈通过一个人普及到大众。

光荣的荆棘路看起来像环绕着地球的一条灿烂的光带。只有幸运的人才被送到这条带上行走，才被指定为建筑那座联接上帝与人间的桥梁的、没有薪水的总工程师。

历史拍着它强大的翅膀，飞过许多世纪，同时在光荣的

荆棘路的这个黑暗背景上,映出许多明朗的图画,来鼓起我们的勇气,给予我们安慰,促进我们内心的平安。这条光荣的荆棘路,跟童话不同,并不在这个人世间走到一个辉煌和快乐的终点，但是它却超越时代，走向永恒。



犹 太 女 子

在一个慈善学校的许多孩子中间，有一个小小的犹太女孩子。她是又聪明，又善良，可以说是他们之中最聪明的一个孩子。但是有一种课程她不能听，那就是宗教这一课①。是的，她是在一个基督教的学校里念书。

她可以利用上这一课的时间去温习地理，或者准备算术。但是这些功课一下子就做完了。书摊在她面前，可是她

并没有读。她在坐着静听。老师马上就注意到，她比任何其他的孩子都听得专心。

“读你自己的书吧，”老师用温和而热忱的口气说。她的一对黑得放亮的眼睛望着他。当他向她提问题的时候，她能回答得比所有的孩子都好。她把课全听了，体会了，而且记住了。

她的父亲是一个穷苦而正直的人。他曾经向学校请求不要把基督教的课程教给这孩子听。不过假如教这一门功课的时候就叫她走开，那末学校里的别的孩子可能会起反感，甚至引起他们胡思乱想。因此她就留在教室里，但是老这样下去是不对头的。

老师去拜访她的父亲，请求他把女儿接回家去，或者干脆让萨拉做一个基督徒。

“她的那对明亮的眼睛、她的灵魂所表示的对教义的真诚和渴望实在叫我不忍看下去！”老师说。

父亲不禁哭起来，说：

“我对于我们自己的宗教也懂得太少，不过她的妈妈是

---

① 因为基督教和犹太教是不相容的。

一个犹太人的女儿，而且信教很深。当她躺在床上要断气的时候我答应过她，说我决不会让我们的孩子受基督教的洗礼。我必须保持我的诺言，因为这等于是跟上帝订下的一个默契。”

这样，犹太女孩子就离开了这个基督教的学校。

许多年过去了。

在尤兰的一个小市镇里有一个寒微的人家，里面住着一个信仰犹太教的穷苦女佣人。她就是萨拉。她的头发像乌木一样发黑；她的眼睛深暗，但是像所有的东方女子一样，它们射出明朗的光辉。她现在虽然是一个成年的女佣人，但是她面上仍然留下儿时的表情——单独坐在学校的凳子上、睁着一对大眼睛听课时的那种孩子的表情。

每个礼拜天教堂的风琴奏出音乐，做礼拜的人唱出歌声。这些声音飘到街上，飘到对面的一个屋子里去。这个犹太女子就在这屋子里勤劳地、忠诚地做着工作。

“记住这个安息日，把它当做一个神圣的日子！”这是她的信条。但是对她说来，安息日却是一个为基督徒劳作的日子。她只有在心里把这个日子当做神圣的日子，不过她觉得这还不太够。

不过日子和时刻,在上帝的眼中看来,有什么了不起的分别呢？这个思想是在她的灵魂中产生的。在这个基督徒的礼拜天，她也有她安静的祈祷的时刻。只要风琴声和圣诗班的歌声能飘到厨房污水沟的后边来，那么这块地方也可以说是安静和神圣的地方了。于是她就开始读她族人的唯一宝物和财产——旧约圣经。她只能读这部书,因为她心中深深地记得她的父亲所说的话——父亲把她领回家时,曾对她和老师讲过:当她的母亲正在断气的时候,他曾经答应过她，不让萨拉放弃祖先的信仰而成为一个基督徒。

对于她说来,新约圣经是一部禁书,而且也应该是一部禁书。但是她很熟习这部书，因为它从她儿时的记忆中射出光来。

有一天晚上,她坐在起坐间的一个角落里,听她的主人高声地读书。她听一听当然也没有关系，因为这并不是福音书——不是的，他是在读一本旧的故事书。因此她可以旁听。书中描写一个匈牙利的骑士，被一个土耳其的高级军官俘获去了。这个军官把他同牛一起套在轭下犁田，而且用鞭子赶着他工作。他所受到的侮辱和痛苦是无法形容的。

这位骑士的妻子把她所有的金银首饰都卖光了，把堡寨和田产也都典当出去了。他的许多朋友也捐募了大批金钱，因为那个军官所要求的赎价是出乎意外地高。不过这笔数目终于凑集齐了。他算是从奴役和羞辱中获得了解放。他回到家来时已经是病得支持不住了。

不过没有多久，另外一道命令又下来了，征集大家去跟基督教的敌人作战。病人一听到这道命令，就无法休息，也安静不下来。他叫人把他扶到战马上。血集中到他的脸上来，他又觉得有气力了。他向胜利驰去。那位把他套在轭下、侮辱他、使他痛苦的将军，现在成了他的俘虏。这个俘虏现在被带到他的堡寨里来，还不到一个钟头，那位骑士就出现了。他问这俘虏说：

"你想你会得到什么待遇呢？"

"我知道！"土耳其人说。"报复！"

"一点也不错，你会得到一个基督徒的报复！"骑士说。"基督的教义告诉我们宽恕我们的敌人，爱我们的同胞。上帝本身就是爱！平安地回到你的家里，回到你的亲爱的人中间去吧。不过请你将来对受难的人放温和一些，放仁慈一些吧！"

这个俘虏忽然哭起来：“我怎能梦想得到这样的待遇呢？我想我一定会受到酷刑和痛苦。因此我已经服了毒，过几个钟头毒性就要发作。我非死不可，一点办法也没有！不过在我没有死以前，请把这种充满了爱和慈悲的教义讲给我听一次。它是这么伟大和神圣！让我怀着这个信仰死去吧！让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死去吧！”

他的这个要求得到了满足。

刚才所读的是一个传说，一个故事。大家都听到了，也懂得了。不过最受感动和印象最深的是坐在墙角里的那个女佣人——犹太女子萨拉。大颗的泪珠在她乌黑的眼睛里发出亮光。她怀着孩子的心情坐在那儿，正如她从前坐在教室的凳子上一样。她感到了福音的伟大。眼泪滚到她的脸上来。

“不要让我的孩子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她的母亲在死去时说的最后的话。这句话像法律似的在她的灵魂和心里发出回音：“你必须尊敬你的父母！”

“我不受洗礼！大家把我叫做犹太女子。上个礼拜天邻家的一些孩子就这样讥笑过我。那天我正站在开着的教堂门口，望着里面祭坛上点着的蜡烛和唱着圣诗的会众。自

从我在学校的时候起，我一直到现在都觉得基督教有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好像太阳光,不管我怎样闭起我的眼睛,它总能射进我的灵魂中去。但是妈妈、我决不使你在地下感到痛苦！我决不违背爸爸对你所作的诺言！我决不读基督徒的圣经。我有我祖先的上帝作为倚靠!”

许多年又过去了。

主人死去了，女主人的境遇非常不好。她不得不解雇女佣人,但是萨拉却不离开。她成了困难中的一个助手,她维持这整个的家庭。她一直工作到深夜，用她双手的劳作来赚取面包。没有任何亲戚来照顾这个家庭,女主人的身体变得一天比一天坏——她在病床上已经躺了好几个月了。温柔和诚恳的萨拉照料家事,看护病人,操劳着。她成了这个贫寒的家里的一个福星。

“圣经就在那儿!”病人说。“夜很长，请念几段给我听听吧。我非常想听听上帝的话。”

于是萨拉低下头。她打开圣经,用双手托着它,开始对病人念。她的眼泪涌出来了，但是她的眼睛却变得非常明亮，而她的灵魂变得更明亮。

“妈妈，你的孩子不会接受基督教的洗礼,不会参加基

督徒的集会。这是你的嘱咐，我决不会违抗你的意志。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一条心，但是在这个世界以外——在上帝面前更是一条心。‘他指引我们走出死神的境界。’——‘当他使土地变得干燥以后，他就降到地上来，使它变得丰饶！’我现在懂得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怎样懂得的！这是通过他——通过基督我才认识到了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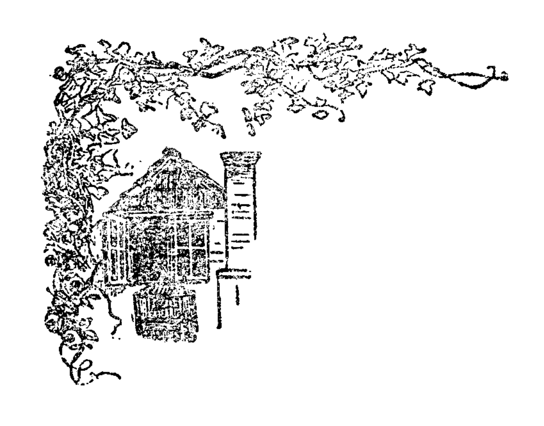
当她一念出这个神圣的名字的时候，她就颤抖了一下。一股洗礼的火透过了她的全身，她的身体支持不住，她倒下来，比她所看护的那个病人还要衰弱。



“可怜的萨拉！”大家说,“她日夜看护和劳动已经把身体累坏了。”

人们把她抬到慈善医院去。她在那里死了。于是人们就把她埋葬了,但是没有埋葬在基督徒的墓地里,因为那里面没有犹太人的地位。不，她的坟墓是掘在墓地的墙外。

但是上帝的太阳照在基督徒的墓地上，也照在墙外犹太女子的坟上。基督教徒墓地里的赞美歌声，也在她的坟墓上空盘旋。同样，这样的话语也飘到了她的墓上:“救主基督复活了;他对他的门徒说:‘约翰用水来使你受洗礼,我用圣灵来使你受洗礼!”



瓶　　颈

在一条窄狭弯曲的街上,在许多穷苦的住屋中间,有一个非常窄小和很高的木房子。它四边都要塌了。这屋子里住着的全是穷人，而住在顶楼里的人最穷。在这房间的一个小窗子前面，挂着一个歪歪斜斜的鸟笼。它连一个适当的水盅也没有；只有一个倒转来的瓶颈，嘴上塞着一个塞子,盛满了水。一位老小姐站在这开着的窗子旁边,她刚刚用蘩缕草把这鸟笼打扮了一番。一只小鹨鸟从这根梁上跳到那根梁上，唱得非常起劲。

“是的,你倒可以唱歌!”瓶颈说——它当然不是像我们

一样讲话，因为瓶颈是不会讲话的。不过它是在心里这样想,正如我们人静静地在内心里讲话一样。“是的,你倒可以唱歌！因为你的肢体是完整的呀。你应该体会一下这种情况：没有身体,只剩下一个颈和一个嘴,而且像我一样嘴上还堵了一个塞子。这样你就不会唱歌了。但是能作作乐也是一桩好事!我没有任何理由来唱歌,而且我也不会唱。是的,当我是一个完整的瓶子的时候,如果有人用塞子在我身上擦几下的话，我也能唱一下的。人们把我叫做十全十美的百灵鸟,伟大的百灵鸟！啊,当我和毛皮商人一家人在树林里的时候！当他的女儿在订婚的时候!是的,我记得那情景,仿佛它就是昨天的事情似的。只要我回忆一下,我经历过的事情可真是不少。我经历过火和水，在黑泥土里面呆过，也比大多数的东西爬得高过。现在我却悬在这儿鸟笼的外面，悬在空气中,在太阳光里！我的故事值得听一听；但是我不把它大声讲出来，因为我不能大声讲。”

于是瓶颈就心里讲这故事，也可以说是在心里想自己的故事。这是一个很奇怪的故事。那只小鸟愉快地唱着歌。街上的人有的乘车子,有的步行；各人想着各人的事,也许什么事也没有想。可是瓶颈在想。

它在想着工厂里那个火焰高张的熔炉。它就是在那儿被吹成瓶形的。它还记得那时它很热，它曾经向那个发出嗞嗞声的炉子——它的老家——望过一眼。它真是想再跳回到里面去;不过它后来慢慢地变冷了,它觉得它当时的样子也蛮好。它是立在一大群兄弟姊妹的行列中间——都是从一个熔炉里生出来的。不过有的被吹成了香槟酒瓶，有的被吹成了啤酒瓶，而这是有区别的！在它们走进世界里去以后,一个啤酒瓶很可能会装最贵重的“拉克里麦·克利斯蒂”①,而一个香槟酒瓶可能只装黑鞋油。不过一个人天生是什么东西,他的样子总不会变的——贵族究竟是贵族,那怕他满肚子装的是黑鞋油也罢。

所有的瓶子不久就被包装起来了，我们的这个瓶子也在其中。在那个时候,它没有想到它会成为一个瓶颈,当做鸟儿的水盅——这究竟是一件光荣的事情，因为这说明它还有点用处！它再也没有办法见到天日，直到最后它才跟别的朋友们一块从一个酒商的地窖里被取出箱来，第一次在水里洗了一通——这是一种很滑稽的感觉。

---

① 这是一种酒名，原文是 Lacrymae christi。

它躺在那儿，空空地，没有瓶塞。它感到非常不愉快，它缺少一件什么东西——究竟什么东西，它也讲不出来。最后它装满了贵重的美酒，按上一个塞子，并且封了口。它上面贴着一张纸条：“上等”。它觉得好像在考试时得了优等一样。不过酒的确不坏，瓶也不坏。一个人的年轻时代是诗的时代！其中有它所不知道的优美的歌：绿色的、阳光照着的山岳，那上面长得有葡萄，那上面有快乐的女子和高兴的男子在歌唱，在接吻。的确，生活是多么美丽啊！这瓶子的身体里，现在就有这种优美的歌声，像在许多年轻诗人的心里一样——他们常常也不知道他们心里唱的是什么东西。

有一天早晨，瓶子被人买去了。毛皮商人的学徒被派去买一瓶最上等的酒。瓶子就跟火腿、干牛酪和香肠一起被放进一个篮子里。那里面还有最美的黄油和最好的面包——这是毛皮商人的女儿亲手装进去的。她是那么年轻，那么美丽。她有一双笑眯眯的樱色眼睛，而她的嘴唇上也老是飘着微笑——跟她的眼睛同样地富有表情的微笑。她那双柔嫩的手白得可爱，而她的脖子和胸脯更白。人们一眼就可以看出，她是全城中最美的一个女子；而且她还没有订过婚。

当这一家人到森林里去野餐的时候，篮子就放在这位小姐的膝上。瓶颈从白餐巾的尖角里伸出来。塞子上封着红蜡，它一直向这姑娘的脸上望，它也朝着坐在这姑娘旁边的一个年轻的水手望。他是她儿时的朋友，一位肖像画家的儿子。最近他考试得到优等，成了大副；明天他就要开着一条船到一个遥远的国度去。当瓶子被装进篮子的时候，他们正谈论着关于这次旅行的事情。那时这位毛皮商人的漂亮女儿的一对眼睛和嘴唇的确没有露出什么愉快的表情。

这对年轻人在绿树之间漫步着，交谈着。他们在谈什么呢？是的，瓶子听不见，因为它是装在菜篮子里。过了一段意外的长时间以后，它才被取出来。不过当它被取出来的时候，大家已经很快乐了，因为所有的眼睛都在笑，而毛皮商人的女儿也在笑。不过她的话讲得很少，而她的两个脸蛋红得像雨朵玫瑰花。

父亲一手拿着酒瓶，一手紧握着拔瓶塞的螺丝钳。是的，被人拔一下的确是一种奇怪的感觉，尤其是第一次。瓶颈永远也忘不了这给它印象最深的一刹那。的确，当那瓶塞飞出去的时候，它心里说了一声“扑！”当酒倒进杯子里的时候，它咯咯地唱了一两下。



“祝这订婚的一对健康!”爸爸说。每次总是干杯。那个年轻的水手吻着他美丽的未婚妻。

“祝你们幸福和快乐!”老年夫妇说。

年轻人又倒满了一杯。

“明年这时就回家结婚!”他说。当他把酒喝干了的时候,他把瓶子高高地举在空中,说:“在我这一生最愉快的一天中，你恰巧在场；我不愿意你再为别人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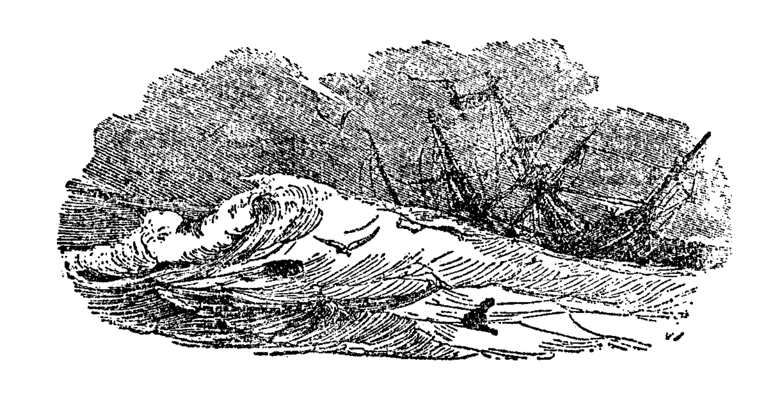
于是他就把瓶子扔向空中。毛皮商人的女儿肯定地相信她决不会再有机会看到这瓶子了，然而她却看到了。它落到树林里一个小池旁浓密的芦草中去了。瓶子还弄不清楚它怎么会躺在这样一个地方。它想:

“我给他们酒,而他们却给我池水，但是他们本来的用

意是很好的！”

它再没有看到这对订了婚的年轻人和那对快乐的老夫妇了。不过它有好一会儿还能听到他们的欢乐和歌声。最后有两个农家孩子走来了；他们朝芦苇里望，发现了这个瓶子，于是就把它捡起来。现在它算是有一个归宿了。

他们住在一个木房子里。他们的大哥是一个水手。他昨天回家来告别，因为他要去作一次长途的旅行。母亲在忙着替他包装旅途中要用的一些零细东西。这天晚上他父亲就要把行李送到城里去，想要在别离前再看儿子一次，同时代表母亲说几句告别的话。行李里还放有一瓶药酒，这时孩子们恰巧拿着他们所找到的那个更结实的大瓶子走进来。比起那个小瓶子来，这瓶子能够装更多的酒，而且还是能治消化不良的好烧酒，里面浸有药草。瓶子里所装的不是以前那样的红酒，而是苦味的药酒，但这也是很好的——对于胃痛很好。现在要装进行李中去的就是这个新的大瓶子，而不是原来的那个小瓶子。因此这瓶子又开始旅行起来。它和彼得·演生一起上了船。这就是那个年轻的大副所乘的一条船。但是他没有看到这瓶子。的确，他不会知道，或者想到，这就是曾经倒出酒来、祝福他订婚和安全回



家的那个瓶子。

当然它里面没有好酒,但是它仍然装着同样好的东西。当彼得 · 演生把它取出来时,他的朋友们仍然把它叫做“药店”。它里面装着好药——治腹痛的药。只要它还有一滴留下,它总是有用的。这要算是它幸福的时候了。当塞子擦着它的时候,它就唱出歌来。因此它被人叫做“大百灵鸟——彼得 · 演生的百灵鸟”。

漫长的岁月过去了。瓶子呆在一个角落里,已经空了。这时出了一件事情——究竟是在出航时出的呢, 还是在回家的途中出的,它说不大清楚,因为它从来没有上过岸。暴风雨起来了,巨浪在沉重地、阴森地颠簸着,船在起落不定。主桅在碎裂; 巨浪把船板撞开了; 抽水机现在也无能为力

了。这是漆黑的夜。船在下沉。但是在最后一瞬间,那个年轻的大副在一页纸上写下这样的字:“愿耶稣保佑!我们现在要沉了!”他写下他的未婚妻的名字,也写下自己的名字和船的名字,同时把纸条塞在手旁的这只空瓶子里,然后把塞子盖好,把它扔进这波涛汹涌的大海里去。他不知道,它曾经为他和她倒出过幸福和希望的酒。现在它带着他的祝福和死神的祝福在浪花中漂流。

船沉了,船员也一起沉了。瓶子像鸟儿似地飞着,因为它身体里带着一颗心和一封亲爱的信。太阳升起了,又落下了。对瓶子说来,这好像他在出生时所看见的那个红灼灼的熔炉——它那时多么希望能再跳进去啊!

它看见过晴和的天气和新的暴风雨。但是它没有撞到石礁,也没有被什么沙鱼吞掉。它这样漂流了不知多少年,有时漂向北、有时漂向南,完全由浪潮的流动所左右。除此以外,它可以算是独立自主了;但是一个人有时也不免对于这种自由感到厌倦起来。

那张字条——那张代表恋人同未婚妻最后告别的字条,如果它到达她手中的话,只会带给她悲哀;但是那双白嫩的、曾在订婚那天在树林中新生的草上铺过桌布的手现

在在什么地方呢？瓶子一点也不知道;它往前漂流着,漂流着；最后它也漂流得厌倦了，因为漂流究竟不是生活的目的。但是它不得不漂流，一直到最后它到达了陆地——到达一块陌生的陆地。这儿人们所讲的话,它一句也听不懂,因为这不是它从前所听到过的语言。一个人不懂当地的语言，真是一件很大的损失。

瓶子被捞起来了，而且也被检查过了。它里面的纸条也被发现了，被取了出来,同时被人翻来翻去地看,但是它上面所写的东西却没有人能看得懂。他们知道瓶子一定是从船上抛下来的——纸条上一定是写着这类的事情。但是纸上的字却是一个谜。于是纸条又被塞进瓶子里面去，而瓶子被放进一个大柜子里。它们现在都在一个大房子里的一个大房间里。

每次有生人来访的时候,纸条就被取出来,被翻来复去地看,弄得上面铅笔写的字迹变得更模糊了,最后连上面的字母也没有人看得出来了。

瓶子在柜子里呆了一年，后来它被放到顶楼的储藏室里去了，全身都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于是它就想起了它的幸福的时光,想起它在树林里倒出红酒,想起它带着一个

秘密、一个音信、一个别离的叹息在海上漂流。

它在顶楼里呆了整整二十年。要不是这个房子要重建的话,它可能还要呆得更长。屋顶被拆掉了,瓶子也被人发现了。大家都谈论着它,但是它却听不懂他们的话,因为一个人被锁在顶楼里决不能学会一种语言的, 那怕他呆上二十年也不成的。

“如果我住在下面的房间里,”瓶子想,“我可能已经学会这种语言了!”

它现在被洗刷了一番。这的确是很必要的。它感到透亮和新鲜,它真是返老还童了。但是它带来的那张纸条,已经在洗刷中被毁掉了。

瓶子装满了种子; 它不知道这是些什么种子。它盖上了塞子, 同时也被包好了。它既看不到灯笼, 也看不到蜡烛,更谈不上月亮和太阳。但是它想:当一个人在旅行的时候,一个人应该看一些东西才是。但是它什么也没有看到,不过他总算做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它旅行到了它的目的地, 同时也从包中被取出来了。

“那些外国人该是费了多少麻烦才把这瓶子包装好啊!”它听到人们讲;“它早就该损坏了。”但是它并没有损

坏。

瓶子现在懂得人们所讲的每一个字：这就是它在熔炉里、在酒商的店里、在树林里、在船上所听到的、它所能懂得的那种唯一的、亲爱的语言。它现在回到家乡来了，并且受到了欢迎。出于一时的高兴，它很想从人们手中跳出来。在它还没有觉得以前，它的塞子就被取出来了，它里面的东西被倒出来了，它自己就被送到地下室去，被扔在那儿，被人忘掉。什么地方也没有家乡好，那怕是呆在地下室里！瓶子从来没有想过，它在这儿呆了好久：因为它在这儿感到很舒服，所以它就在这儿躺了许多年。最后人们到地下室来，把瓶子都清除出去——包括这个瓶子在内。

花园里正在开一个盛大的庆祝会。闪耀的灯儿悬着，像花环一样；纸灯笼射出光辉，像大朵透明的郁金香。这是一个美丽的晚上，天气是晴和的，星星在眨着眼睛。这正是上弦月的时候；但是事实上整个的月亮都现出来了，像一个深灰色的圆球，上面镶着半圈金色的框子——这对于眼睛好的人看起来，是一个美丽的景象。

灯火甚至把花园里最隐蔽的小径都照着了：最低限度，照得可以使人找到路。篱笆上的树叶中间立着许多瓶子，每

个瓶里有一个亮光。我们熟识的那个瓶子，也在这些瓶子中间。它命中注定有一天要变成一个瓶颈，一个供鸟儿吃水的小盅。

不过在一忽间，它觉得一切都是无比的美丽：它又回到绿树林中，又在欣赏欢乐和庆祝的景象。它听到歌声和音乐，听到许多人的话声和低语声——特别是花园点着玻璃灯和种种不同颜色的纸灯笼的那块地方。它是立在一条小径上，一点也不错，但这正是使人感到了不起的地方。瓶子点着一个亮，既有用，又愉快。这当然是对的。这样的一个钟头可以使它忘记它在顶楼上所度过去的二十年光阴——把它忘掉也很好。

有两个人在它旁边走过去了。他们手挽着手，像多少年以前在那个树林里的一对订了婚的恋人——水手和毛皮商人的女儿。瓶子似乎又重新回到那个情景中去了。花园里不仅有客人在散着步，同时还有许多别的人到这儿来参观这良辰美景。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位没有亲戚——但是并非没有朋友——的老小姐。像这瓶子一样，她也正在回忆着那个绿树林，那对订过婚的年轻人。这对年轻人牵涉到她，跟她的关系很密切，因为她就是其中之一。那是她一生

中最幸福的时刻——这种时刻,一个人是永远忘记不了的,即使变成了这么一个老小姐也忘记不了。

但是她不认识这瓶子,而瓶子也不认识她;人与人的关系往往就是这样,虽然他们有时又碰到一起。他们俩就是如此,他们现在又在同一个城市里面。

瓶子又从这花园到一个酒商的店里去了。它又装满了酒,被卖给一个飞行家。这人要在下星期天坐着汽球飞到空中去。有一大群人集拢来观看这个场面;这儿还有一个军乐队和许多其他的布置。呆在一个篮子里的瓶子和一只活兔,看到了这全部景象。兔子感到非常沮丧,因为它知道它要升到空中去,然后又要跟着一个降落伞落下来。不过瓶子对于“上升”和“下落”的事儿一点也不知道;它只看到这汽球越鼓越大,当它鼓得不能再鼓的时候,就开始升上去了,越升越高,而且动荡起来。系着它的那根绳子这时就被剪断了。这样它就带着那个飞行家、篮子、瓶子和兔子航行起来。音乐奏起来了,大家都高呼:“好!”

“像这样在空中航行真是美妙得很!”瓶子想。“这是一种新式的航行;在这上面无论如何是触不到什么暗礁的。”

成千成万的人在看这汽球。那个老小姐也抬头向它凝

望。她立在一个顶楼窗子的面前。这儿挂着一个鸟笼，里面有一只鶸鸟。它还没有一个水盅，目前只好满足于使用一个旧杯子。窗子上有一株桃金娘。老小姐把它移向旁边一点，免得它落下去，因为她正要把头伸到窗子外面去望。她清楚地看到汽球里的那个飞行家，看到他让兔子和降落伞一起下落，看到他对观众干杯，最后把酒瓶向空中扔去。她没有想到，在她年轻的时候，在那个绿树林里的欢乐的一天，她早已看到过这瓶子为了庆祝她和她的男朋友，也曾经一度被扔向空中去过。

瓶子来不及想什么了，因为它一下子忽然升到了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最高峰，它简直做梦也没有想到。教堂塔和屋顶摇摇地躺在下面，人群看起来简直藐小得很。

这时它开始下落，而且下落的速度比兔子要快得多。瓶子在空中翻了好几个筋斗，觉得非常年轻，非常自由自在。它还装着半瓶酒，虽然它再装不了多久。这真是了不起的旅行！太阳照在瓶子上；许多人在看着它。汽球已经飞得很远了，瓶子也落得很远了。它落到一个屋顶上，因此跌碎了。但是碎片产生出一种动力，弄得它们简直静止不下来。它们跳，滚，一直落到院子里，跌成更小的碎片。只有瓶颈

算是保持完整，像是用金钢钻锯下来的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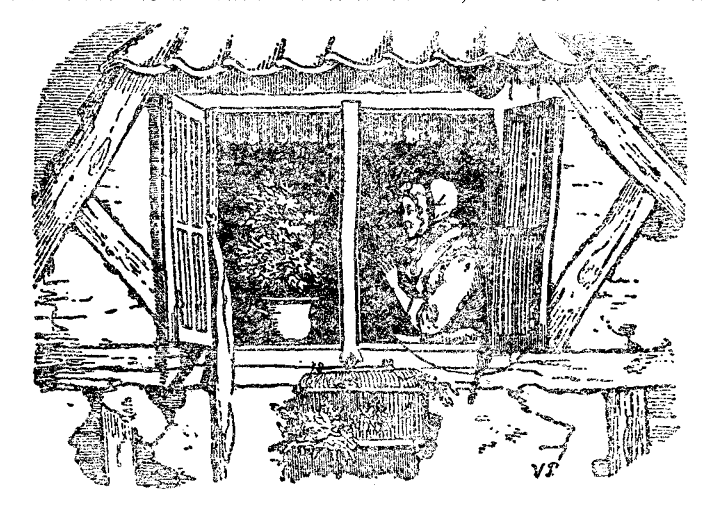
“把它用做鸟儿的水盅倒是非常合适!”住在地下室的一个人说。但是他既没有雀子,也没有鸟笼。只是因为有一个可以当作水盅用的瓶颈就去买一只鸟和一个鸟笼来，那就未免太不实际了。但是住在顶楼上的那位老小姐可能用得着它。于是瓶颈就到楼上来了,并且还有了一个塞子。原来朝上的那一部分，现在朝下了——当客观情势一变的时候,这类事儿是常有的。它里面盛满了新鲜的水,并且被系在笼子上，面对着小鸟。鸟儿现在正在唱歌，唱得很美。

“是的，你倒可以唱歌!”瓶颈说。

它的确是了不起，因为它在汽球里呆过——大家所知道的关于它的历史只有这一点。现在它却是鸟儿的水盅,吊在那儿；听着下边街道上的喧闹声和低语声以及房间里那个老小姐的讲话声:一个同年纪的朋友刚才来拜访过她,她们聊了一阵天——不是关于瓶颈，而是关于窗子上的那棵郁金香。

“不，花两块大洋为你的女儿买一个结婚的花环,的确没有这个必要!”老小姐说。“我送给你一个开满了花的、美丽的花束吧。你看,这朵花长得多么可爱！是的,它就是一

根郁金香枝子栽大的。这枝子是你在我订婚后的第一天送给我的。那年过去以后，我应当用它为我自己编成一个结婚的花环。但是那个日子永远也没有到来！那双应该是我一生快乐和幸福的眼睛①闭上了。他，我亲爱的人，现在睡在海的深处。这棵郁金香已经成了一棵老树，而我却成了一个更老的人。当它凋零了以后，我摘下它最后的一根绿枝，把它插在土里，现在它长成了一株树。现在你可以用它为你的女儿编成一个结婚的花环，它总算碰上一次婚



① 指她的未婚夫。

礼[1]，有些用处!”

这位老小姐的眼里含有泪珠。她谈起她年轻时代的恋人,和他们在树林里的订婚。她不禁想起了那多次的干杯，想起了那个初吻——她现在不愿意讲这事情了，因为她已经是一个老小姐。她想起了的事情真多，但是她却从没有想到在她的近旁,在这窗子前面,就有那个时代的一个纪念物：一个瓶颈——这瓶子当它的塞子为了大家的干杯而被拔出的时候，曾经发出过一个快乐的欢呼。不过瓶颈也不认识她，因为它没有听她讲话——主要的是因为它老在想着自己。

---

① 丹麦的风俗，一个女子结婚时要戴一个郁金香编的花环。



聪明人的宝石

你当然知道丹麦人荷尔格这个故事。我不会再讲这个故事给你听,但是我可要问,你记不记得它里面说过:“荷尔格获得了印度广大的国土后，一直向东走，走到世界的尽头，甚至走到那棵太阳树的跟前。”——这是克利斯仙·贝德生讲的话。你知道贝德生吗？你不知道他也没有什么关

系。丹麦人荷尔格把治理印度的一切大权都交给约恩牧师。你知道约恩牧师吗？如果你不知道他，这也不要紧，因为他跟这个故事完全没有关系。你将听到一个关于太阳树的故事。这树是“在印度——那世界的尽头的东方”。人们都是这样说，因为他们没有像我们一样学过地理。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太阳树是一棵华贵的树；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过它，将来恐怕也永远不会看到它。树顶上的枝叶向周围伸出好几哩路远。它本身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树林，因为它每一根顶小的枝子都是一棵树。这上面长着棕榈树、山毛榉、松树和梧桐树，还长着许多其他种类的树——事实上世界各地的树这儿都有了。它们作为小枝从大枝上冒出来，而这些大枝东一个结，西一个弯，好像是溪谷和山丘——上面还盖着天鹅绒般的绿草和无数的花朵呢。每一枚枝子像一片开满了花的广阔草坪，或者像一个最美丽的花园。太阳向它射着温暖的光，因为它是一株太阳树。

世界各个角落里的鸟儿都飞集到它上面来；有的是来自美洲的原始森林，有的是来自大马士革的玫瑰花园，有的是来自非洲的沙漠地带——这个地带的大象和狮子以为它

们自己就是唯一的统治者。南极和北极的鸟儿也飞来了；当然，鹳鸟和燕子也决不会不到场的。但是鸟儿并不是来到这儿的唯一的生物。雄鹿、松鼠、羚羊以及几百种其他会跳的动物也在这儿住下来。

树顶本身就是一个广大的、芬芳的花园。许多巨大的枝椏在它里面像绿色的山丘似地向四周伸展开来。这些山丘之中有一座水晶宫，俯视着世界上所有的国家。它上面的每一座塔看起来都像一朵百合花；人们可以在花梗子里爬上去，因为梗子里有螺旋楼梯。因此你现在也不难懂得，人们可以走到叶子上去，因为叶子就是阳台。花萼里有一个美丽、辉煌的圆厅，它的天花板就是嵌着太阳和星星的蔚蓝的天。

在下边的宫殿里，那些广大的厅堂也是同样辉煌灿烂的，虽然它们表现的方式不同。整个的世界就在那些墙上被反射出来。人们可以看到世上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因此人们都没有读报纸的必要，事实上这里也没有什么报纸。人们可以通过活动的图画看到一切东西——这也就是说，你能够看到、或者愿意看的那点东西，因为什么东西都有一个限度，就是连聪明人都不能例外，而这儿却住着一个聪明

人。

这个人的名字很难念。你也念不出来，但是这也没有什么关系。人们所知道的事情，或者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能知道的事情,他全都知道。每一件已经完成了的发明,或者快要完成的发明，他全都知道。但是此外的事他就不知道了，因为一切究竟还是有一个限度。以聪明著名的君主所罗门[1]，也不过只有他一半的聪明。但这位君主还要算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呢。他统治着大自然的一切威力，他管理着所有凶猛的精灵。的确，连死神每天早晨都不得不把当天要死的人的名单送给他看。然而所罗门自己也不能不死。住在太阳树上宫殿里的这位法力很大的主人——这位探讨者——就经常在思索这个问题。不管他的智慧比人类要高多少,他总有一天也不免死亡。他知道,他的子孙也会死亡,正如树林里的叶子会枯萎、化为尘土一样。他能看得出,人类会像树上的叶子一样凋枯,为的是好让新的一代来接替。但是叶子一落下就再也活不转来；它只有化为尘土，成为别的植物的一部分。

---

① 他是纪元前十世纪以色列的国王,据说他是一个具有非凡智慧的人。

当死神一到来的时候，人会得到一个什么结果呢？死究竟是什么呢？身体消灭了，但是灵魂会怎样呢？它会变成什么呢？它将到什么地方去呢？“到永恒的生命中去，”这是宗教所说的安慰话。但是怎样转变过去呢？人在什么地方生活，同时怎样生活呢？“生活在天上，”虔诚的人说，“我们将要到天上去！”

“到天上去？”这位聪明人重复着这句话说，同时向太阳和星星凝望。

“到天上去！”从这个圆形的地球上看，天和地是一体，是同样的东西。这完全要看一个人在这个旋转的球体上从一个什么角度观察而定。如果他爬到地球上最高山的最高峰，那么他就可以看到，我们在下边所谓澄净透明的东西——“苍天”——不过是漆黑一团。它像一块布似地复在一切东西上面，而太阳在这种情形下也不过是一个不发光的火球，地球上飘着的不过是一层橙黄的烟雾。肉眼的限制是多么大！灵魂的眼睛所能看到的东西是多么少！与我们最有切身关系的事情，即使智慧最高的圣人也只能看到很微小的一点。

在这宫殿一个最秘密的房间里藏着世界上一件最伟大

的宝物:真理之书。这位圣人一页一页地翻着它读。这本书谁都可以读,但是只能读几个片断。在许多人的眼中,这本书上的字母似乎都在发抖，人们没有办法把它们拼成完整的字句。某些页上的字迹很淡,很模糊,看起来好像是一无所有的空页。一个人越具有智慧,他就越能读得懂,因此具有大智的人就能读懂得最多。正因为这个缘故，聪明人知道怎样把太阳光和星光跟理智之光和灵魂的潜在力结合起来。在这种混合的强光中，书页上所写的东西在他面前就显得非常清楚。不过有一章叫做死后的生活，它里面没有一个字可以看得清楚。这使他感到非常难过。难道他在这世界上找不到一丝光线，使他能看清楚真理之书上所写的一切东西吗?

他像聪明的国王所罗门一样，懂得动物的语言。他能解释它们所唱的歌和讲的话。但他并不因此而变得更聪明。他发现了植物和金属的力量——能够治疗疾病和延迟死亡的力量。可是他却找不到制止死亡的办法，他在他所能接触到的一切造物之中，希望寻求到一种可以使生命永恒不灭的启示;但是他却寻求不到。真理之书摆在他面前,但是书页却是一张白纸。基督教在圣经里给了他一个关于永恒

生命的诺言。但是他希望在自己的书中读到它，当然在这书中他是读不到的。

他有五个孩子,其中有四个是男孩子;他们都得到一个最聪明的父亲所能供给他们的教育。另外一个是女孩子;她是既美丽，又温柔,又聪明,但她却是一个瞎子。然而这不能算是一个缺点。爸爸和哥哥们都是她的眼睛，而她的锐敏的感觉也能看得见东西。

儿子们离开宫殿大厅的时候，从来不走出从树干伸出的树枝的那片范围。妹妹更不会走远。他们生活在儿时的家里,在儿时的国度里,在美丽、芬芳的太阳树里,是非常幸福的。像所有的孩子一样,他们非常喜欢听故事。爸爸告诉他们许多别的孩子怎么也听不懂的故事。这些孩子聪明的程度，可以与我们中间的许多老年人相比。他把他们在宫殿墙上所看到的一些活动图画——人所做的事情和世界各国所发生的事情解释给他们听——儿子们也希望他们能够到外面去参加别人所做的一些伟大的事情。爸爸告诉他们说,外边的世界是既艰难而又痛苦,跟他们的这个美丽的儿时世界是完全两样。

他对他们谈论着美、真和善，而且告诉他们说,这三件

东西把世界维系在一起。它们在它们所承担的压力下，凝结成一块宝石。这块宝石比金钢钻的水色还要纯。它的光泽，就是在上帝的眼中也是非常有价值的。它比什么东西都光亮。它叫做“聪明人的宝石”。他告诉他们说，一个人可以通过造物认识上帝；同样，一个人也可通过人类知道“聪明人的宝石”的确存在。他只能告诉他们这一点，他也只知道这一点。这种说法对于别的孩子是很难理解的，不过这些孩子却能够理解。以后别的孩子也可以渐渐理解了。

他们问爸爸，什么是叫做真、美、善。他一一解释给他们听。他解释了很久。他还说，上帝用泥土造成人，并且还在这个造物身上吻了五次——火热的吻，心里的吻，我们上帝的温柔的吻。我们现在把这叫做五种感官。通过这些感官，我们可以觉知和理解真、美、善，可以判断它们的价值，保护它们和使它们向前发展。我们从里到外，从根到顶，从身体到灵魂，都具有这五种感官。

孩子们把这些事情想了很久，他们日夜都在想。于是最大的哥哥做了一个美丽的梦。奇怪的是，第二个兄弟也做了同样的梦，接着第三个、第四个也做了同样的梦。每个人恰恰梦见同一个东西。每个人梦见走向广大的世界，找

到了“聪明人的宝石”。一天大清早，每个人骑着快马在家里天鹅绒般的草地上走进父亲的宫殿里去，这宝石就在每个人的额上射出强烈的光辉。当这宝石的祥光射到书页上的时候，书上所描写的关于死后的生活就全都现出来了。但是妹妹却没有梦见走进广大的世界里去：她连想都没有想到。爸爸的家就是她的世界。

“我要骑着马到广大的世界里去！”大哥说。“我要体验实际的生活，我要在人群之间来往。我要遵从善和真，我要用善和真来保护美。只要我一去，许多东西就会改观！”

的确，他的思想是勇敢和伟大的。当我们呆在家里一个温暖的角落里的时候，在我们没有到外面遇见荆棘和风雨以前，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样子。

这五种感官在他和他的几个弟弟身上，里里外外都获得了高度的发展。不过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种特殊的感官，它的锐敏和发展的程度都超过了其余的四个人。在大哥身上，这是视觉。这对于他有特别的好处。他说，他能看见一切时代，一切国家；他能直接看见地下的宝藏，看见人的心，好像这些东西外面罩着的只不过是一层玻璃。这也就是说，他能看见的东西，不仅只是脸上所现出的红晕或者惨白，眼睛

里的哭泣或者微笑。雄鹿和羚羊陪送他向西走，一直走到边境；野天鹅到这儿来迎接他，然后再向西北飞。他跟着它们走。他现在走到世界辽远的角落，远离他的父亲的国土——“一直伸向东、达到世界尽头”的国土。

但是他的眼睛睁得多么大啊！要看的东西真是太多。他现在亲眼所看见的地方和东西，完全跟他在图画中所看到的不同；同时图画里的东西总是好的，而他在父亲的宫殿里所看到的比这更要好。起初，他的眼睛惊奇得几乎失去辨别的能力，因为美是用许多廉价的东西和狂欢节的一些装饰品显现出来的。但是他还没有完全受到迷惑，他的眼睛还没有失去作用。

他要彻底地、诚实地花一番功夫来认识美、真和善。但是这几样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是用什么表示出来的呢？他发现，应该属于美的花束，常常被丑所夺去了；善没有被人理会；而应该被嘘下台的劣等东西，却被人拍掌称赞。人们只是看到名义，而没有看到实质；只是看到衣服，而没有看到穿衣服的人；只是看到职位，而没有看到才能。处处都是这种现象。

“是的，我要认真地来纠正这种现象！”他想。于是他就

来纠正了。

不过当他正在追求真的时候，魔鬼来了。他是谎骗的祖先，而他本身就是谎骗。他倒很想直截了当地把这位观察家的一双眼睛挖下来，但是他觉得这太粗暴了。魔鬼的手段是很细致的。他让他去寻求真，而且也让他去观察美和善;不过当他正在观察的时候,魔鬼就把尘埃吹进他的眼里——他的两只眼里。魔鬼一粒接着一粒地吹，弄得眼睛完全看不见东西——即使最好的眼睛也看不见。魔鬼一直把尘埃吹成一道光。于是这位观察家的眼睛也就失去作用了。这样,他在这个茫茫的大世界里就成了一个瞎子,同时也失去了信心。他对世界和对自己都没有好感。当一个人对世界和对自己都没有好感的时候，那么他的一切也就都完了。

"完了!"横渡大海、飞向东方的野天鹅说。"完了!"飞向东方的太阳树的燕子说。这对于家里的人说来，并不是好的消息。

"我想那位'观察家'的运气大概不太好,"第二个兄弟说。"但是'倾听者'的运气可能要好些!"

这位倾听者的听觉非常锐敏，他甚至连草的生长都能

听得出来。



他高高兴兴地向家人告别。他带着头等的听觉和满腔的善意骑着马走了。燕子跟着他，他跟着天鹅。他离开了家很远，走进茫茫的世界里去。

太好了就吃不消——他现在对这句话有了体会。他的听觉太锐敏。他不仅能听到草生长，他还能听到每个人的心在悲哀或快乐时的搏动。他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一个钟表匠的大工作室，里面所有的钟都在“滴达！滴达！”地响，所有的屋顶上的钟都在敲着：“叮当！叮当！”嗨，这真叫人吃不消！不过他还是尽量地让他的耳朵听下去。最后，这些吵声和闹声实在太厉害，弄得人怎样也支持不了。这时就有一群六十岁的野孩子——人不应该以年龄来判断——到来了。他们狂叫了一阵子，使人不禁要发笑。但是这时“谣言”

就产生了。它在屋子、大街和小巷里流传着，一直流传到公路上去。“虚伪”高声叫喊起来，想当首领。愚人帽上的铃[①]响起来，自称是教堂的钟声。这弄得“倾听者”太吃不消了。他马上用指头塞住他的两个耳朵。但是他仍然能听到虚伪的歌声和邪恶的喧闹、谣言和诽谤。不值半文钱的废话从嘴里飞溅出来，吵嚷不休。里里外外都是号叫、哀鸣和喧闹。请上帝大发慈悲！他用手指把耳朵塞得更紧，更深，弄得他后来把耳鼓都顶破了。

现在他什么也听不见了。他也听不见美、真和善，因为听觉是通到他的思想的一座桥梁。他现在变得沉默起来，怀疑起来。他什么人也不相信；最后他连自己也不相信了——这真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他再也不想去找那块宝贵的宝石，把它带到家里。他完全放弃了这个念头，也放弃了自己——这是最糟糕的事情。飞向东方的鸟儿带着这个消息，送到太阳树里的父亲的宫殿中去。那时没有邮政，因此也没有信回。

“我现在要试一试！”第三个兄弟说。“我有一个很锐敏

① 这是从前丑角戴的一种尖帽子，上面挂得有铃。

的鼻子!”

这话说得不太雅观,但是他却这样说了,你不得不承认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物。他的心情老是很好。他是一个诗人,一个真正的诗人。有许多事情他说不出来，但是他可以唱得出来。有许多东西他比别人感觉得早些。

“人家心中怀疑的事情我都可以嗅得出来!”他说。他有高度发展的嗅觉；这扩大了他对于美的知识。

“有的人喜欢苹果香，有的人喜欢马厩的气味!”他说。“在美的领域里,每一种气味都有它的群众。有的人喜欢酒店的那种气味，包括冒烟的蜡烛、酒和廉价烟草的混合气味。有的人喜欢坐在强烈的素馨花香中，或者把浓郁的丁香花油喷得满身都是。有的人喜欢寻找清新的海风，有的人喜欢登最高的山顶，俯视下面的那些忙碌的众生。”

这是他说的话。看样子好像他从前已经到这茫茫的大世界里来过,好像他已经跟人有过来往,而且认识他们。不过这种知识是从他的内心产生的，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这是当他在摇篮里的时候,我们的上帝赐给他的一件礼物。

他告别了藏在太阳树里的父母的家。他在故乡美丽的风景中步行出去,但是当他一走出了边境以后,他就骑上一



只鸵鸟，因为鸵鸟比马跑得要快些。后来当他看到一群野天鹅的时候，他就爬到一只最强壮的野天鹅背上。他喜欢换换胃口。他飞过大海，走向一个拥有大树林、深湖、雄伟的山和美丽的城市的、陌生的国家。他无论向什么地方走，他总似乎觉得太阳在田野上跟着他。每一棵花，每一个灌木丛,都发出一种强烈的香气,因为它们知道一位爱护它们和了解它们的朋友和保护者就在它们的附近。一丛凋零的玫瑰花也竖起它的枝子,展开它的叶儿,同时开出最美丽的花来。每个人都可以看得见它的美，甚至树林里潮湿的黑

蜗牛也注意到它的美。

“我要在这朵花上留下一点纪念！”蜗牛说。“我要在花上吐一口口沫，因为我没有别的东西！”

“世界上的美的东西的命运就是这样！”诗人说。

于是他唱了一首关于它的歌，而且是用他自己特有的一种调子唱的；但是谁也不听。因此他送给一位鼓手两个银毫和一根孔雀毛，叫他把这支歌编成拍子，在这城的大街小巷中用鼓把它传播出去。大家都听到了，而且还听得懂——它的内容很深奥！诗人唱着关于美、真和善的歌。人们在充满了蜡烛烟味的酒店中，在新鲜的草原上，在树林里，在广阔的海上听着他的歌。看样子，这位兄弟的运气要比其他的两位好得多。

但是魔鬼却不高兴。他立刻弄到皇家的香烟、教堂的香烟、他所能找到的其他香烟和一切他自己所制造的香烟。这些烟的气味都非常强烈，可以迷住所有的人，包括安琪儿在内；一个可怜的诗人当然更不在话下。魔鬼是知道怎样对付这种人的。他用香烟把这个诗人层层包住，把他弄得昏头昏脑，结果他忘掉了他的任务和他的家。最后他把他自己也忘掉了。他在烟雾中不见了。

当所有的小鸟听到这种消息的时候，它们感到非常伤心。它们有三天没有唱歌。树林里的黑蜗牛变得更黑——这并不是因为它伤心，而是因为它嫉妒。

“香烟应该是为我而焚的，”它说，“因为他的这首最驰名的、叫做‘世事’的击鼓歌是我教给他写的。玫瑰花上的涎就是我吐出来的！我可以提出证明。”

不过这件消息没有传到诗人在印度的家里，因为所有的鸟儿三天没有唱歌。当哀悼期结束以后，它们都感到非常悲恸，它们甚至还忘记了它们是为什么人而哭。事情就是这样！

“现在我要到外面的世界里去，像别的兄弟一样远行！”第四个兄弟说。

他像刚才说的那个兄弟一样，心情也非常好；不过他并非诗人。因此他的心情好是理所当然。这两个兄弟使整个宫殿充满了快乐，但是现在连这最后的快乐也要没有了。视觉和听觉一直是被认为人类最重要的两项感官，所以谁都希望这两种感官变得锐敏。其余的三种感官一般都认为是不太重要的。不过这位少爷却不是如此想法。他在可能范围之内从各方面培养他的味觉，而他的味觉非常强烈，范围

也广。凡是放进嘴里和深入心里的东西,都是由它来控制。因此罐子里和锅里的东西,瓶子里和桶里的东西,他都要尝一下。他说,这是他的工作的庸俗的一面。就他说来,每个人是一个炒菜的锅,每个国家是一个庞大的厨房。当然这只是就精神而言——这是一件细致的事情;他现在就要研究一下,究竟它细致到什么程度。

“可能我的运气要比我的几个哥哥好些!”他说。“我要去了。但是我用什么工具去旅行呢?人们发明了气球没有?”他问他的父亲。这个老头儿知道已经发明过的和快要发明的一切东西,不过气球还没有人发明出来,汽船和铁路也没有发明出来。

“好吧,那么我就乘气球吧!”他说。“我的父亲知道怎样制造它,怎样驾驶它;我将要学习使用它。现在还没有谁把它发明出来,因此大家会相信它是一个空中的幻象。我把气球用完后,就把它烧掉。因此你必须给我一些下次发明的另件——也就是所谓化学火柴!”

他所需要的东西他都得到了。于是他就飞走了。鸟儿陪着他飞了一程——比陪着其他的几个兄弟飞得远。它们很想看看,这次飞行会有一个什么结果。鸟儿越来越多,因

为它们都很好奇：它们以为现在飞行的这家伙是一只什么新的鸟儿。是的，现在他的朋友倒是不少！天空都被这些鸟儿遮黑了。它们像一大块乌云似地飞来，像飞在埃及国土上的蝗虫。他就是这样向广大的世界里飞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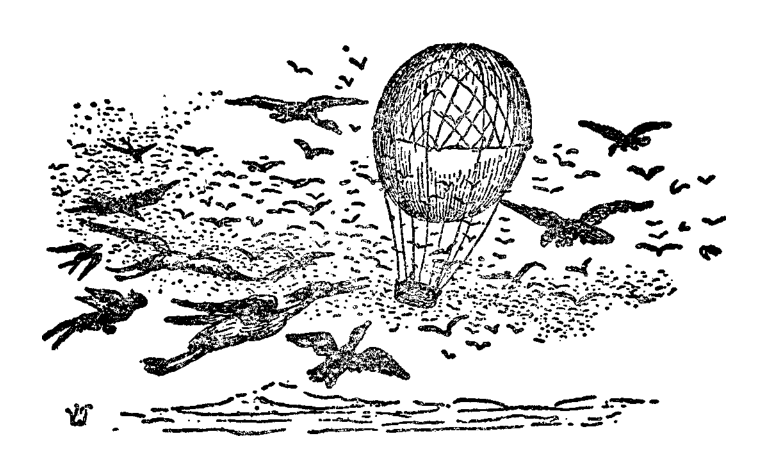
“东风是我的好朋友，是帮助我的人，”他说。

“你是指东风和西风吗？”风儿说。“我们两个人在一同合作，否则你就不会飞向西北方来了！”

但是他却没有听到风儿所说的话，因此这等于不说。鸟儿现在也不再陪着他飞了。当它们的数目一多的时候，它们就有好几只对于飞行感到厌烦起来。这简直是小题大做！它们这样说。他的脑子里装的完全是一堆幻想。“跟他一起飞毫无道理，完全是浪费！完全是胡闹！”于是它们就都回去了，全体都回去了。

气球在一个最大的城市上空降落下来。气球的驾驶人在最高的一点停下来——在教堂的尖塔顶上。气球又升起来了；这种事情实在不应该发生。它究竟要飞到什么地方去呢，谁也不知道；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因为它还没有被人发明出来。

他坐在教堂的尖塔顶上。他的身边再没有什么鸟儿在



飞，因为它们对他感到厌烦，而他对它们也感到厌烦。

城里所有的烟囱都在冒烟，在喷出气味。

“这都是为你而建立起来的祭坛”风儿说。它想对他说点愉快的事情。

他目空一切地坐在那上面，俯视着街上的人群。有一个人走过去,对于自己的钱包感到骄傲;另一个对于悬在自己腰上的钥匙感到得意，虽然他并没有锁着什么宝贵的东西。还有一个人对自己虫蛀了的上衣感到骄傲，另外还有一个人觉得他那个无用的身躯很了不起。

“这全是虚荣！嗨！我必须赶快爬下去,把手指伸进罐子里，尝尝里面的味道！”他说。“但是我还不如在这儿坐一

会儿,风吹在我背上怪舒服的——这是一桩很大的快事。风吹多久,我就坐多久。我要在这里休息一会儿。懒人说,一个人的事情多，就应该在早晨多睡一会儿。不过懒是万恶之本,而我们家里并没有什么恶事。我敢于这样说,所有的人也这样说。风吹多久,我就要在这儿坐多久。我喜欢这味道儿。”

于是他就坐下来。不过他是坐在风信鸡上，而风信鸡是随着他转的,因此他以为风向一直没有变。他坐着,而且他可以老坐下去欣赏风吹。

但是在印度,太阳树里的宫殿是空洞和寂寞的,因为那儿的几个兄弟就这样一个接着一个地离去了。

“他们的遭遇并不好!”父亲说。“他们永远也不会把那颗亮晶晶的宝石拿回来的。那不是我能够获得的。他们都走了，死去了!”

他低下头来读着真理之书。书页上写着关于死后生活的问题。不过他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

他的盲目的女儿是他唯一的安慰和快乐。她对他怀着真诚的感情。为了他的快乐和幸福，她希望那颗宝石能够寻到，带回家来。她悲哀地、渴望地思念着她的几个哥哥,

他们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呢？她渴望能够在梦中见到他们，不过说来也奇怪，即使在梦中她也会见不了他们。最后她总算做了一个梦：她听到了她的几个哥哥的声音。他们在外面广大的世界里叫她，喊她。她不得不走出去，走得很远。但是她又似乎觉得她仍然在父亲的屋子里。她没有遇见她的哥哥们，不过她觉得她的手上有火在烧。但是火烧得并不痛，原来那颗亮晶晶的宝石就在她的手上。她把它送给她的父亲。

当她醒来以后，她有一忽儿还觉得她手中捏着那颗宝石。事实上，她捏着的是纺车的把手。她经常在漫漫地长夜里纺纱。她在纺锤上纺出了一根比蜘蛛丝还要细的线。肉眼是看不见这根线的。她用眼泪把它打湿了，因此它比锚索还要结实。她爬起床来；她下了一个决心，要把这个梦变成真事。

这正是黑夜，她的父亲还在睡觉。她吻了他的手。她拿起纺锤，把那根线的一端联在父亲的屋子上。的确，要不是这样做，她这样一个瞎子将永远不会找到家的。她必须紧紧地捏着这根线，而且必须依靠它，自己和别人都是靠不住的。她从太阳树上摘下四片叶子，委托风和雨把它们作



为她的信和问候带给她的四个哥哥，因为她怕在这广阔的大世界里遇不见他们。

她这个可怜的小瞎子，她在外面的遭遇是怎样的呢？她有那根看不见的线可以作为依靠。她有哥哥们全都缺少的一种官能：敏感性。有了这种敏感性，她的手指就好像是眼睛，她的心就好像是耳朵。

她一声不响地走进这个熙熙攘攘的、新奇的世界。她所走到的地方，天空就变得非常明朗。她可以感觉到温暖的太阳光。虹从乌黑的云层里现出来，悬在蔚蓝色的天空上。她听见鸟儿在唱着歌；她能够闻到橙子和苹果园的香气。这种香气是那么强烈，她几乎觉得她尝到了果子的味道。她听到柔和的音调和美妙的歌声，但是她也听到号哭

和尖叫。思想和判断彼此起了不调和的冲突。人的思想和感情在她的心的最深处发出回响。这形成一个合唱:

人间的生活不过是一阵烟雨——
一个可以使我们静哭的黑夜!

但是另外一支歌又升起来了:

人间的生活是一个玫瑰花丛,
充满了太阳光,充满了欢乐。

接着又有一个这样不愉快的调子唱出来了:

每个人只是为自己打算,
我们认识到了这个真理。

于是来了一个回答:

爱的河流在不停地流,

在我们人间的生活中流！

她听到了这样的话语：

世上的一切都是非常渺小，

无论什么东西，有利必有弊。

但是她又听到：

世上伟大和善良的东西不知多少，

只是一般的人很难知道！

处处飘来一阵合唱：

笑吧，把一切东西当做一个玩笑！

笑吧，跟犬吠声一起发笑！

但是盲女子的心中有另外一个歌声：

依靠你自己，依靠上帝，

上帝的意志总会实现，阿们！

在所有的男人和女人、老年人和少年人的心中，只要她一到来，真、美、善的光辉就闪耀起来了。她走到哪里——在艺术家的工作室里也好，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也好，在轮声隆隆的工厂里也好——哪里就似乎有太阳光射进来，有音乐奏起来，有花香喷来，枯叶子也似乎得到了新鲜的露水。

但是恶魔却不喜欢这种情况。他的狡猾超过了不只万人；他总有办法来达到他的目的。他走到沼泽地上去，他收集一大堆死水的泡沫，他在这些泡沫上注入七倍以上的谎言的回音，使这些谎言更有力量。于是他尽量收集许多用钱买来的颂词和骗人的墓志铭，把这些东西捣碎，再放进“嫉妒”所哭出的眼泪中煮开，然后再加上一位小姐的干枯的脸上的胭脂。他把这些东西塑成一个姑娘。她在体态和动作上跟那个虔诚的盲女子是一模一样——人们把她叫做“温柔的、真诚的安琪儿”。魔鬼的巧计就这样成功了。世人都不知道，她们之中究竟哪一个是真的。的确，世人怎么能够

知道呢？

> 依靠你自己，依靠上帝，
>
> 上帝的意志总会实现，阿们！

盲女满怀信心地唱着这支歌。她把她从太阳树上摘下的那四片叶子交给风雨，作为她带给她哥哥们的信和问候。她相信，这些信一定能够到达他们的手里，同时那颗宝石也一定找得到。这颗宝石的光辉将会超过世上一切的光辉；它将从人的额上一直射到她的父亲的宫殿里去。

“射到父亲的屋子里去，”她重复着说。“是的，宝石在这个世界上是存在的；这一点我可以保证，而我带回家去的将不只是这个保证。我感到它在我紧握的手里发光，在膨胀！一毫一厘的真理，不管它是怎样微小，只要锐利的风能把它托起，向我吹来，我就要把它捡起，宝藏起来。我要让一切美丽东西的香气渗进它里面去——而世界上美的东西，即使对于一个盲女子说来，也是多得不可胜数。我还要把善良的心的搏动声也加进去。我现在所得到的不过是一颗灰粒，然而它却是我们正在寻找的那块宝石的灰粒。我有

很多这样的灰粒——我满把都是这样的灰粒。”

于是她把手伸向她的父亲。她立刻就回到家里来了。她是骑在思想的翅膀上回到家来的。但是她一直没有放弃联结着她的家的那根看不见的线。

恶魔的威力以暴风雨的速度向太阳树袭来，像狂风似地闯进敞开着的大门，一直闯进藏着真理之书的秘室。

“暴风会把它吹走！”父亲惊叫着，同时紧握着她张开着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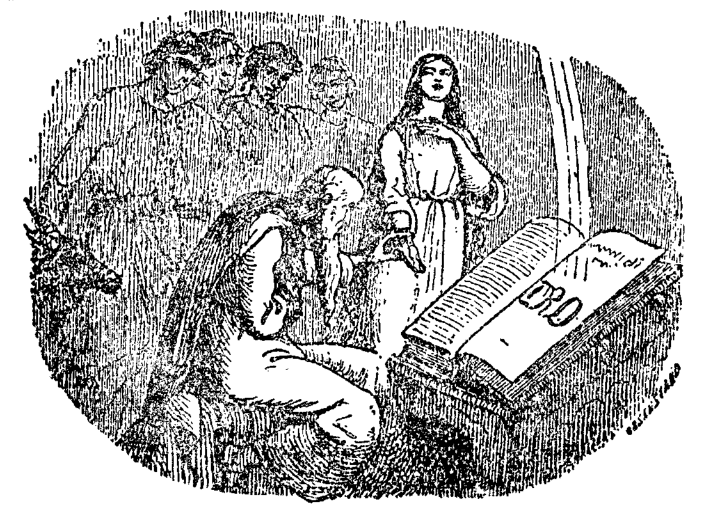
“决不可能！”她满怀信心地说。“吹不走的！我在我的灵魂中已经感觉到了那种温暖的光线！”

这时父亲看到了一道强烈的光。这光是从她手中那些灰粒上射出来的。它射到真理之书的那些空白页上——那上面应该写着这样的话：永恒的生命一定是存在的。但是在这耀眼的光中，书页上只看到有一个字：信心。

那四个哥哥又回到家里来了。当那四片绿叶子落到他们胸口上的时候，他们就渴望着回家。这种心情把他们引回家来。他们现在回来了；候鸟、雄鹿、羚羊和树林中的一切动物也跟着他们一起来了，因为它们也想分享他们的欢

乐。它们只要可能的话，为什么不来分享呢？

我们常常看到，当一丝太阳光从门上的隙缝里射进一间充满了灰尘的房间里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一根旋转的、发亮的光柱。这不能算是一股平凡、微小的灰尘，因为跟它的美比起来，甚至天空的虹都显得缺少生气。同样，从这书页上，从“信心”这个光辉的字上，每一颗真理的沙粒，带着真的光彩和善的音调，射出比黑夜照着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走向迦南的火炬还要强烈的光来。希望之桥就是从“信心”这个字开始的——而这是一条把我们引向无限博爱的桥。



译　后　记

一个豆荚里的五粒豆（Fem fra en Ærtebaelg）发表于一八五三年；天上落下来的一片叶子(Et Blad fra Himlen)发表于一八五五年；她是一个废物(Hun duede ikke)发表于一八五三年；最后的珠子(Den sidste Perle)，两个姑娘（To Jomfruer）和在辽远的海极(Ved det yderste Hav)发表于一八五四年；钱猪(Pengegrisen)和依卜和小克丽斯玎（Ib og lille Christine)发表于一八五五年；笨汉汉斯(Klods-Hans)、光荣的荆棘路(Ærens Tornevej)和犹太女子(Jødepigen）发表于一八五六年；瓶颈(Flaskehalsen)发表于一八五八年；聪明人的宝石(De Vises Steen)发表于一八五九年。

在这些童话中，有一部分，如天上落下来的一片叶子、最后的珠子、在辽远的海极等，是散文诗。有一部分的童话，如犹太女子，似乎是在宣传宗教，但这并不是正统派的基督教，而是作者所迫切追求的“真、美、善”。代表作者这种

理想的童话和讽刺当时社会的童话(如两个姑娘、钱猪和笨汉汉斯)及反映当时世态人情的童话(如她是一个废物、依卜和小克丽斯玎和瓶颈),对照起来读,不仅不矛盾,而且恰好相互说明作者当时的整个思想情况:一方面他看到了生活的不合理和凄凉,一方面他又找不到正确的出路。

作者还利用童话这种形式的“一切可能性”创造出新的体裁:如聪明人的宝石,引用作者的话,是“在形式上有点东方的意味,同时又充溢着浓厚的寓言气息”。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0 年版本

聪 明 人 的 宝 石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福 建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625 插页 2 字数 67,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 10188 · 35 定价：0.39 元

书　号：10188 · 35

定　价：　　0.39 元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八

老栎树的梦

叶君健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八

老栎树的梦

叶君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提要

这个集子里收了六篇童话。在这些作品里,特别在《没有画的画册》那篇里,作者对他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所体会到的人生的意义,发表了一些感想,作了一些讽刺。虽然这里面带着些淡淡的忧郁,但我们也可以从这些篇幅中清楚地看到他对于人生的热爱,对新生的一代寄予了无限的希望,给予了无限的温暖。这都是些用童话的形式写成的诗篇。

目　　次

没 有 画 的 画 册

前　　记

说起来也真奇怪!当我感觉得最温暖和最愉快的时候,我的双手和舌头就好象有了束缚,使我不能表达和说出我内心所起的思想。然而我却是一个画家呢。我的眼睛这样告诉我;看到过我的速写和画的人也都这样承认。

我是一个穷苦的孩子。我的住处是在最狭的一条巷子里,但我并不是看不到阳光,因为我住在顶高的一层楼上,可以望见所有的屋顶。在我初来到城里的几天,我感到非常郁闷和寂寞。我在这儿看不到树林和青山,我看到的只是一片灰色的烟囱。我在这儿没有一个朋友,没有一个熟识的面孔和我打招呼。

有一天晚上我悲哀地站在窗子面前;我把窗扉打开,朝外边眺望。啊,我多么高兴啊!我总算是看到了一个很熟识的面孔——一个圆圆的、和蔼的面孔,一个我在故乡所熟识的

朋友:这就是月亮,亲爱的老月亮。他一点也没有改变,完全跟他从前透过沼地上的柳树叶子来窥望我时的神情一样。我用手向他飞吻,他直接照进我的房间里来。他答应,在他每次出来的时候,他一定探望我几分钟。他忠诚地保持了这个诺言。可惜的是,他停留的时间是那么短促。他每次来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一些他头天晚上或当天晚上所看见的东西。

“把我所讲给你的事情画下来吧!”他第一次来访的时候说,“这样你就可以有一本很美的画册了。”

有好几天晚上我遵守了他的忠告。我可以绘出我的《新一千零一夜》,不过那也许是太沉闷了。我在这儿所作的一些画都没有经过选择,它们是依照我所听到的样子绘下来的。任何伟大的天才画家、诗人、或音乐家,假如高兴的话,可以根据这些画创造出新的东西。我在这儿所作的不过是在纸上涂下的一些轮廓而已,中间当然也有些我个人的想象;这是因为月亮并没有每晚来看我——有时一两块乌云遮住了他的面孔。

第 一 夜

“昨夜,”这是月亮自己说的话,“昨夜我滑过晴朗无云

的印度天空。我的面孔映在恒河的水上；我的光线尽量地透进那些浓密地交织着的梧桐树的枝叶——它们伏在下面，象乌龟的背壳。一位印度姑娘从这浓密的树林走出来了。她轻巧得象瞪羚①，美丽得象夏娃②。这位印度女儿是那么轻飘，但同时又是那么丰满。我可以透过她细嫩的皮肤看出她的思想。多刺的蔓藤撕开了她的草履；但是她仍然在大步地向前行走。在河旁饮完了水而走过来的野兽，惊恐地逃开了，因为这姑娘手中擎着一盏燃着的灯。当她伸开手为灯火挡住风的时候，我可以看到她柔嫩手指上的脉纹。她走到河旁边，把灯放在水上，让它飘走。灯光在闪动着，好象是想要熄灭的样子。可是它还是在燃着，同时这位姑娘一对亮晶晶的乌黑眼珠，隐隐地藏在丝一样长的睫毛后面，紧张地凝视着这盏灯。她知道得很清楚：如果这盏灯在她的视力所及的范围内不灭的话，那末她的恋人就是仍然活着的。不过，假如它灭掉了，那末他就已经是死了。灯

---

① 这是象羚羊一样小的一种动物，生长在阿拉伯的沙漠地带。它的动作轻巧，柔和；它的眼睛放亮。

② 根据古代希伯来人的神话，上帝照自己的形象用土捏出一个男人，叫做亚当，然后从这人身上取出一根肋骨造出一个女人，叫做夏娃。她是非常美丽的。古代希伯来人认为他们两人是世界上人类第一对夫妇。

光是在燃着,在颤动着;她的心也在燃着,在颤动着。她跪下来,念着祷文。一条花蛇睡在她旁边的草里,但是她心中只想着梵天①和她的未婚夫。

"'他仍然活着!'她快乐地叫了一声。这时从高山那儿飘来一个回音:'他仍然活着!'"

第 二 夜

"这是昨天的事情,"月亮对我说,"我向下面的一个小院落望去。它的四周围着一圈房子。院子里有一只母鸡和十一只小雏。一个可爱的小姑娘在它们周围跑着,跳着。母鸡刮刮地叫起来,惊恐地展开翅膀来保护她的一窝孩子。这时小姑娘的爸爸走来了,责备了她几句。于是我就走开了,再也没有想起这件事情。可是今天晚上,刚不过几分钟以前,我又朝下边的这个院落望。四周是一片静寂。可是不一会儿那个小姑娘又跑出来了。她偷偷地走向鸡屋,把门拉开,钻进母鸡和小鸡群中去。它们大声狂叫,向四边乱飞。小姑娘在它们后面追赶。这情景我看得很清楚,因为我是

---

① 梵天(Brama)是印度教中最高主宰;一切神,一切力量,整个的宇宙,都是由他产生的。

朝墙上的一个小洞口向里窥望的。我对这个任性的孩子感到很生气。这时她爸爸走过来,抓着她的手臂,把她骂得比昨天还要厉害,我不禁感到很高兴。她垂下头,她蓝色的眼睛里亮着大颗的泪珠。‘你在这儿干什么?’爸爸问。她哭起来。‘我想进去亲一下母鸡呀,’ 她说,‘我想请求她原谅我,因为我昨天惊动了她一家。不过我不敢告诉你!’

“爸爸亲了一下这个天真孩子的前额,我呢,我亲了她的小嘴和眼睛。”

第 三 夜

“在那儿一条狭小的巷子里——它是那么狭小,我的光只能在房子的墙上照一分钟,不过在这一分钟里,我所看到的东西已经足够使我认识下面活动着的人世——我看到了一个女人。十六年前她还是一个孩子。她在乡下一位牧师的古老花园里玩耍。玫瑰花树编成的篱笆已经枯萎了,花也谢了。它们零乱地伸到小径上,把长枝子盘到苹果树上去。只有几朵玫瑰花还东零西落地在开着——但它们已经称不上是花中的皇后了。但是它们依然还有色彩,还有香味。牧师的这位小姑娘,在我看来,那时要算是一朵最美丽

的玫瑰花了;她在这个零乱的篱笆下的小凳子上坐着,吻着她的玩偶——它那纸板做的脸已经玩坏了。

“十年以后我又看到了她。我看到她在一个华丽的跳舞厅内:她是一个富有商人的娇美的新嫁娘。我为她的幸福而感到愉快。在安静平和的晚上我常去探望她——啊,谁也没有想到我澄静的眼睛和锐敏的视线!唉!正象牧师住宅花园里那些玫瑰花一样,我的这朵玫瑰花也变得零乱了。每天的生活中都有悲剧发生,而我今晚却看到了最后一幕。

“在那条狭小的巷子里,她躺在床上,病得要死。恶毒、冷酷和粗暴的房东——这是她唯一的保护者,把她的被子掀开。‘起来!’他说;‘你的一副面孔足够使人害怕。起来穿好衣服!赶快去弄点钱来,不然,我就要把你赶到街上去!快些起来!’‘死神正在嚼我的心!’她说,‘啊,请让我休息一会儿吧!’可是他把她拉起来,在她的脸上扑了一点粉,插了几朵玫瑰花,于是他把她放在窗旁的一个椅子上坐下,并且在她身旁点起一根蜡烛,然后他就走开了。

“我望着她。她静静地坐着,她的双手垂在膝上。风吹着窗子,把一块玻璃吹下来跌成碎片。但是她仍然静静地坐着。窗帘象她身旁的烛光一样,在抖动着。她断气了。死

神在敞开的窗子面前说教;这就是牧师住宅花园里的、我的那朵玫瑰花!”

第 四 夜

“昨夜我看到一出德国戏在上演,”月亮说。“那是在一个小城市里。一个牛栏被改装成为一个剧院;这也就是说,每一个牛圈并没有变动,只不过是打扮成为包厢罢了。所有的木栅栏都糊上了彩色的纸张。低低的天花板下吊着一个小小的铁烛台。为了要象在大剧院里一样,当提词人的铃声丁当地响了一下以后,烛台就会升上去不见了,因为它上面特别覆着一个翻转来的大浴桶。

“丁当!小铁烛台就上升一尺多高。人们也可以知道戏快要开演了。一位年轻的王子和他的夫人恰巧经过这个小城;他们也来参观这次的演出。牛栏也就因此而挤满了人。只有这烛台下面有一点空,象一个火山的喷口。谁也不坐在这儿,因为蜡油在向下面滴,滴,滴!我看到了这一切情景,因为屋里是那么热燥,墙上所有的通风口都不得不打开。男仆人和女仆人们都站在外面,偷偷地贴着这些通风口朝里面看,虽然里面坐着警察,而且还在挥着棍子恐吓他

们。在乐队的近旁，人们可以看见那对年轻贵族夫妇坐在两张古老的靠椅上面。这两张椅子平时总是留给市长和他的夫人坐的。可是这两个人物今晚也只好象普通的市民一样，坐在木凳子上了。‘现在人们可以看出，强中更有强中手！’这是许多看戏的太太们私下所起的一点感想。这使整个的气氛变得更愉快。烛台在摇动着，墙外面的观众挨了一通骂。我——月亮——从这出戏的开头到末尾一直和这些观众在一起。”

第 五 夜

“昨天，”月亮说，“我看到了忙碌的巴黎。我的视线射进鲁佛博物馆①的陈列室里。一位衣服破烂的老祖母——她是平民阶级的一员——跟着一个保管人走进一间宽大而空洞的宫里去。这正是她所要看的一间陈列室，而且一定要看。她可是作了一点不小的牺牲和费了一番口舌，才能走进这里来。她一双瘦削的手交叉着，她用庄严的神色向四周看，好象她是在一个教堂里面似的。

---

① 鲁佛（Louvre）是巴黎一所最大的宫殿，现在成了一个博物馆。

“‘这儿就是！’她说，‘这儿！’她一步一步地走进王位。王座上铺着富丽的、镶着金边的天鹅绒，‘就是这儿！’她说，‘就是这儿！’于是她跪下来，吻了这紫色①的天鹅绒。我想她已经哭出来了。

“‘可是这并不是原来的天鹅绒呀！’保管人说，他的嘴角上露出一个微笑。

“‘就是在这儿！’老太婆说。‘原物就是这个样子！’

“‘是这个样子，’他回答说，‘但这不是原来的东西。原来的窗子被打碎了，原来的门也被打破了，而且地板上还有血呢！你当然可以说：我的孙子是在法兰西的王位上死去了的！’

“‘死去了！’老太婆把这几个字重复了一次。

“我想他们再没有说什么别的话，他们很快就离开了这个陈列室。黄昏的微光消逝了，我的光亮照着法兰西王位上的华丽的天鹅绒，比以前加倍地明朗。

“你想这位老太婆是谁呢？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吧。

“那正是七月革命②的时候，胜利的最光辉的一个日子

---

① 在欧洲的封建时代，紫色是代表贵族和皇室的色彩。

② 指一八三〇年法国的七月革命。

的前夕。那时每一间房子是一个堡垒，每一个窗子是一座护胸墙。群众在攻打杜叶里宫①。甚至还有妇女和小孩在和战斗者一起作战。他们攻进了宫的大殿和厅堂。一个半大的穷孩子,穿着褴褛的工人罩衫,也在年长的战士中间参加战斗。他身上有好几处受了很重的刺刀伤，因此他倒下了。他倒下的地方恰恰是王位所在的处所。大家就把这位流血的青年抬上了法兰西的王位，用天鹅绒裹好他的伤。他的血染到了那象征皇室的紫色上面。这才是一幅图画呢！这么光辉灿烂的大殿，这些战斗的人群！一面撕碎了的旗帜躺在地上,一面三色旗②在刺刀林上面飘扬,而王座上却躺着一个穷苦的孩子:他的光荣的面孔发白,他的双眼望着苍天，他的四肢在死亡中弯曲着,他的胸脯露在外面,他的褴褛的衣服被绣着银百合花的天鹅绒半掩着。

“在这孩子的摇篮旁曾经有人作过一个预言:‘他将死在法兰西的王位上！’母亲的心里曾经做过一个梦，以为他

---

① 杜叶里宫(Tuilleries)是巴黎的一个宫殿，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时期路易十六在这里住过，一七九二年八月巴黎人民曾冲进这里，向路易十六请愿,示威。以后拿破仑一世,路易十八,查理第十都住在这个宫里。查理第十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中弃位逃亡。

② 这是法国从大革命时起开始采用的国旗。

就是第二个拿破仑。

“我的光已经吻过他墓上的烈士花圈。今天晚上呢，当这位老祖母在梦中看到这幅摊在她面前的图画（你可以把它画下来）——法兰西的王位上的一个穷苦的孩子——的时候，我的光吻了她的前额。”

第 六 夜

“我到乌卜萨拉①去了一番，”月亮说。“我看了看下面生满了野草的大平原和荒凉的田野。当一只汽船把鱼儿吓得钻进灯心草丛里去的时候，我的面孔正映在佛里斯河里。云块在我下面浮着，在所谓奥丁、多尔和佛列②的坟墓上撒下长块的阴影。稀疏的蔓草盖着这些土丘，名字就刻在这些草上。这儿没有使路过人可以刻上自己名字的路碑，也没有使人可以写上自己的名字的石壁。因此访问者只好在

① 乌卜萨拉（Uppsala）是瑞典的一个省份。首府乌卜萨拉是一个大学城，在斯德哥尔摩北边。这儿有瑞典最老的大学乌卜萨拉大学（一四七七年建立）。

② 在北欧神话中奥丁（Odin）是知识、文化和战争之神。多尔（Thor）是雷神。佛列（Frey）是丰收和富饶之神。后来人们普遍地把这些名字当做人名来使用。因而成为北欧最常用的名字，等于我们的张三李四。

蔓草上划出自己的名字来。黄土在一些大字母和名字下面露出它的原形。它们纵横交错地布满了整个的山丘。这种不朽支持到新的蔓草长出来为止。

“山丘上站着一个人——一个诗人。他喝干了一杯蜜酿的酒——杯子上嵌着很宽的银边。他低声地念出一个什么名字。他请求风不要泄露它,可是我听到了这个名字,而且我知道它。这名字上闪耀着一个伯爵的荣冠，因此他不把它念出来。我微笑了一下。因为他的名字上闪耀着一个诗人的荣冠。爱伦诺拉。戴斯特的高贵是与达索①的名字分不开的。我也知道美的玫瑰花朵应该是在什么地方开的!”

月亮这么说了，于是一块乌云浮过来了。我希望没有乌云来把诗人和玫瑰花朵隔开!

第 七 夜

“沿着海岸展开一片枞树和山毛榉树林；这树林是那么

---

① 达索（Torguato Tasso）是十六世纪意大利的一个名诗人。爱伦诺拉。戴斯特（Eleanora D’este）是当时皇族的一个美丽公主，因与达索交往而得名。这也就是说，所谓“高贵”和“荣华”是暂时的,美只有与艺术结合才能不朽。

清新，那么充满了香味。每年春天有成千成万的夜莺来拜访它。它旁边是一片大海——永远变幻莫测的大海。横在它们二者之间的是一条宽广的公路。川流不息的车轮在这儿飞驰过去，可是我没有去细看这些东西，因为我的视线只停留在一点上面。那儿立着一座古墓，野梅和黑莓在它上面的石缝中丛生着。这儿是大自然的诗。你知道人们怎样理解它吗？是的，我告诉你昨天黄昏和深夜的时分我在那儿所听到的事情吧。

"起初有两位富有的地主乘着车子走过来。头一位说：'多么茂盛的树木啊！'另一位回答说：'每一株可以砍成十车柴！这个冬天一定很冷。去年每一捆柴可以卖十四块钱！'于是他们就走开了。

"'这真是一条糟糕的路！'另外一个赶着车子走过的人说。'这全是因为那些讨厌的树呀！'坐在他旁边的人回答说。'空气不能畅快地流通，风只能从海那边吹来。'于是他们走过去了。

"一辆公共马车也开过来。当它来到这块最美丽的地方的时候，客人们都睡着了。车夫吹起号角，不过他心里只是想：'我吹得很美。我的号角声在这儿很好听。我不知道

车里的人觉得怎样?’于是这辆马车就走开了。

“两个年青的小伙子骑着马飞驰过来。我觉得他们倒还有点青年的精神和气概呢！他们嘴唇上飘着一个微笑，也把那生满了青苔的山丘和这浓黑的树林看了一眼。‘我倒很想跟磨坊主的克丽斯玎在这儿散一下步呢,’于是他们飞驰过去了。

“花儿在空气中散布着强烈的香气;风儿都睡着了。青天覆在这块深郁的盆地上，大海就好象是它的一部分。一辆马车开过去了。里面坐着六个人，其中有四位已经睡着了。第五位在想着他的夏季上衣——它必须合他的身材。第六位把头掉向车夫问起对面的那堆石头里是否藏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没有,’车夫回答说:‘那不过是一堆石头罢了。可是这些树倒是了不起的东西呢。’‘为什么呢?’‘为什么吗？它们是非常了不起的！您要知道,在冬天,当雪下得很深、什么东西都看不见的时候,这些树对我说来就成了地形的指标。我依据它们所指的方向走，就不至于滚到海里去。它们了不起，就是这个原故。’于是他走过去了。

“现在有一位画家走来了。他的眼睛发着亮光,他一句话也不讲。他只是吹着口哨。迎着他的口哨,有好几只夜莺

在唱歌，一只比一只的调子唱得高。‘闭住你们的小嘴！’他大声说。于是他把一切色调很仔细地记录下来：蓝色、紫色和褐色！这将是一幅美丽的画！他心中体会着这景致，正如镜子反映出了一幅画一样。在这同时，他用口哨吹出一个罗西尼①的进行曲。

“最后来了一个穷苦的女孩子。她放下她背着的重荷，在一个古墓旁坐下来休息。她惨白的美丽面孔对着树林倾听。当她望见大海上的天空的时候，她的眼珠忽然发亮，她的双手合在一起。我想她是在念《主祷文》。她自己不懂得这种渗透她全身的感觉；但是我知道：这一刹那和这片自然景物将会在她的记忆里存留很久很久，比那位画家所记录下来的色调要美丽和真实得多。我的光线照着她，一直到晨曦吻她的前额的时候。”

第八夜

沉重的云块掩盖了天空，月亮完全没有露面。我呆在我的小房间里，感到加倍地寂寞；我抬起头来，凝视着他平

① 罗西尼（G. A. Rossini）是十九世纪初叶的一位意大利歌剧作曲家。他的音乐的特点是生动，富有活力，充分代表意大利的民族风格。

时出现的那块天空。我的思想飞得很远，飞向我这位最好的朋友那儿去。他每天晚上对我讲那么美丽的故事和给我图画看。是的,他经历过的事情可真不少!他在太古时代的洪水上航行过,他对挪亚的独木舟①微笑过,正如他最近来看过我、带给我一些安慰、期许我一个灿烂的新世界一样。当以色列②的孩子们坐在巴比伦河旁③哭泣的时候，他在悬着竖琴的杨柳树之间哀悼地望着他们。当罗密欧④走上阳台、他的深情的吻象小天使的思想似地从地上升起来的时候，这圆圆的月亮，正在明静的天空上，半隐在深郁的古柏中间。他看到被囚禁在圣赫勒拿岛上的英雄⑤，这时

---

① 根据古代希伯来人的神话，上帝因为人心太坏，决心要用洪水来毁掉坏人。只有挪亚是一个老实人,所以上帝告诉他准备一条独木船,先迁到木船里去住。他听从了上帝的话而没有被淹死。因之人类也没有灭亡。

② 以色列人就是犹太人，公元前十三世纪曾在巴勒斯坦居住。公元前二千年他们迁到迦南，之后又因灾荒迁移到埃及。

③ 巴比伦是古代“两河流域”最大的城市,公元二世纪时已化为废墟。

④ 这是莎士比亚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男主角,他的家与他的爱人朱丽叶的家是世仇。在封建社会里他们无法结婚，因此殉情而死。

⑤ 这是指法国的将军拿破仑。他从一八〇四年起做法国的皇帝，在欧洲掀动起一系列的战役，直到俄国人把他打垮为止。一八一五年他被放逐到南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St. Helena)。

他正在一个孤独的石崖上望着茫茫的大海，他心中起了许多辽远的思想。啊!月亮有什么事不知道呢？对他说来,人类的生活是一篇童话。

今晚我不能见到您了，老朋友！今晚我不能绘出关于您的来访的记忆。我迷糊地向着云儿眺望；天又露出一点光。这是月亮的一丝光线，但是它马上又消逝了。乌黑的云块又飘过来,然而这总算是一声问候,一声月亮所带给我的、友爱的“晚安”。

第 九 夜

天空又是晴朗无云。好几个晚上已经过去了，月亮还只是一道蛾眉。我又得到了一幅速写的材料。请听月亮所讲的话吧。

“我随着北极鸟和流动的鲸鱼到格林兰①的东部海岸去。光赤的崖石，上面覆着冰块和乌云，深锁着一块盆地——在这儿，杨柳和覆盆子正盛开着花。芬芳的剪秋罗正

① 格林兰(Greenland)是在北极圈里，为世界最大的海岛，终年为雪所盖着,现在是丹麦的殖民地。岛上的住民为爱斯基摩人。因为气候寒冷,无法种植粮食，所以打猎就是他们唯一取得生活资料的方法。

在散发着甜蜜的香气。我的光有些昏暗，我的脸惨白，正如一朵从枝子上摘下来的睡莲、在巨浪里飘流过了好几个星期一样。北极光圈在天空中燃烧着，它的环带很宽。它射出的光辉象旋转的火柱，燎燃了整个天空，一会儿变绿，一会儿变红。这地带的居民聚在一起，举行舞会和作乐。不过这种惯常光华灿烂的景象，他们看到并不感到惊奇。'让死者的灵魂去玩他们用海象的脑袋所作的球吧！'他们依照他们的迷信作这样的想法。他们只顾唱歌和跳舞。

"在他们的舞圈中，一位没有穿皮袄的格林兰人敲着一个手鼓，唱着一个关于捕捉海豹的故事的歌。一个歌队也和唱着：'哎伊亚，哎伊亚，啊！'他们穿着白色的皮袍，舞成一个圆圈，样子很象一个北极熊的舞会。他们使劲地眨着眼睛和摇动着脑袋。

"现在审案和判决要开始了。意见不和的格林兰人走上前来。原告用讥讽的口吻，理直气壮地即席唱一曲关于他的敌人的罪过的歌，而且这一切是在鼓声下用跳舞的形式进行的。被告回答得同样地尖锐。听众都哄堂大笑，同时作出他们的判决。

"山上飘来一阵雷轰似的声音，上面的冰河裂成了碎

片;庞大、流动的冰块在崩颓的过程中化为粉末。这是美丽的格林兰的夏夜。

“在一百步远的地方，在一个敞着的帐篷里,躺着一个病人。生命还在他的热血里流动着,但是他仍然是要死的,因为他自己觉得他要死。站在他周围的人也都相信他要死。因此他的妻子在他的身上缝一件皮寿衣，免得她后来再接触到尸体。同时她问:‘你愿意埋在山上坚实的雪地里吗?我打算用你的卡耶克①和箭来装饰你的墓地。昂格勾克②将会在那上面跳舞！也许你还是愿意葬在海里吧?’

“‘我愿意葬在海里,’他低声说，同时露出一个凄惨的微笑点点头。

“‘是的，海是一个舒适的凉亭,’他的妻子说。‘那儿有成千成万的海豹在跳跃,海象就在你的脚下睡觉,那儿打猎是一种安全愉快的工作!’

“这时喧闹的孩子们撕掉支在窗孔上的那张皮,好使得死者能被抬到大海里去，那波涛汹涌的大海——这海生前

---

① 卡耶克（Kajak）是格林兰岛上爱斯基摩人所用的一种皮制的小船，通常只坐一个人。

② 昂格勾克（Angekokk）是爱斯基摩人的巫师，据说能治病。

给他粮食，死后给他安息。那些起伏的、日夜变幻着的冰山是他的墓碑。海豹在这冰山上打盹，寒带的鸟儿在那上面盘旋。”

第 十 夜

“我认识一位老小姐，”月亮说。“每年冬天她穿一件黄缎子皮袄。它永远是新的，它永远是她唯一的时装。她每年夏天老是戴着同样一顶草帽，同时我相信，老是穿着同样一件灰蓝色袍子。

“她只有去看一位老女朋友时才走过街道。但是最近几年来，她甚至这段路也不走了，因为这位老朋友已经死去了。我的这位老小姐孤独地在窗前忙来忙去；窗子上整个夏天都摆满了美丽的花，在冬天则有一堆在毡帽顶上培养出来的水堇。最近几个月来，她不再坐在窗子面前了。但她仍然是活着的，这一点我知道，因为我并没看到她作一次她常常和朋友提到过的‘长途旅行’。‘是的，’她那时说，‘当我要死的时候，我要作一次一生从来没有作过的长途旅行。我们祖宗的墓窖①离这儿有十八里路远。那儿就是我要去的地方；我要和我的家人睡在一起。’

“昨夜这座房子门口停着一辆车子。人们抬出一具棺木；这时我才知道，她已经死了。人们在棺材上裹了一些麦草席子，于是车子就开走了。这位过去一整年没有走出过大门的安静的老小姐，就睡在那里面。车子叮达叮达地走出了城，轻松得好象是去作一次愉快的旅行似的。当它一走上了大路以后，它走得更快。车夫神经质地向后面望了好几次——我猜想他有点害怕，以为她还穿着那件黄缎子皮袄坐在后面的棺材上面呢。因此他傻气地使劲抽着马儿，牢牢地拉住缰绳，弄得它们满口流着泡沫——它们是几匹年轻的劣马。一只野兔在它们面前跑过去了，于是它们也惊慌地跑起来。

“这位沉静的老小姐，年年月月在一个呆板的小圈子里一声不响地活动着，现在——死后——却在一条崎岖不平的公路上跑起来。麦草席子裹着的棺材终于跌出来了，落到公路上。马儿，车夫和车子就急驰而去，象一阵狂风一样。一只唱着歌的云雀从田里飞起来，对着这具棺材吱吱喳喳地唱了一曲晨歌。不一会儿它就落到这棺材上，用它的小

---

① 这是欧洲古建筑物中的一种地下室，顶上是圆形。所有的古教堂差不多都有这种地下室，里面全是坟墓，特别是有重要地位的人的坟墓。

嘴啄着麦草席子，好象想要把席子撕开似的。

“云雀又唱着歌飞向天空去了。同时我也隐到红色的朝云后面。”

第 十 一 夜

“这是一个结婚的宴会！”月亮说。“大家在唱歌，大家在敬酒，一切都是富丽堂皇的。客人都告别了；这已经是半夜过后。母亲们吻了新郎和新娘。最后只有我看到这对新婚夫妇单独在一起了，虽然窗帘已经掩得相当地紧。灯光把这间温暖的新房照得透亮。

“‘谢天谢地，大家现在都走了！’他说，同时吻着她的手和嘴唇。她一面微笑，一面流泪，同时倒到他的怀里，颤抖着，象激流上飘着的一朵荷花。他们说着温柔甜蜜的话。

“‘甜蜜地睡着吧！’他说。这时她把窗帘拉向一边。

“‘月亮照得多么美啊！’她说，‘看吧，它是多么安静，多么明朗！’

“于是她把灯吹灭了；这个温暖房间里变成一片漆黑。可是我的光在亮着，亮得差不多跟他的眼睛一样。女性呵，当一个诗人在歌唱着生命之神秘的时候，请你吻一下他的

竖琴吧！”

第 十 二 夜

“我给你一张庞贝城①的图画吧，”月亮说。“我是在城外，在人们所谓的坟墓之街上。这条街上有许多美丽的纪念碑。在这块地方，欢乐的年轻人，头上戴着玫瑰花，曾经一度和拉绮司②的美丽的姊妹们在一起跳过舞。可是现在呢，这儿是一片死的沉寂。为拿波里政府服务的德国雇佣兵在站岗，打纸牌，掷骰子。从山那边来的一大群游客，由一位哨兵陪伴着，走进这个城市。他们想在我的明朗的光中，看看这座从坟墓中升起来的城市。我把熔岩石铺的宽广的街道上的车辙指给他们看；我把许多门上的姓名以及还留在那上面的门牌也指给他们看。在一个小小的庭院里他们看到一个镶着贝壳的喷泉池；可是现在没有喷泉射出

---

① 庞贝（Pompeii）是意大利的一个古城，在那不勒斯湾附近，维苏威火山的脚下。它是古代罗马贵族集居的一个城市，纪元七九年维苏威火山爆发把这城全部毁了。在中古时期人们把这个城完全忘记了。从一八六一年起意大利人开始有计划地发掘，此城即陆续出土。最有价值的发现是一个能坐两万人的圆形剧场及许多神庙。

② 拉绮司（Lais）是古希腊的一个宫妓，长得很美。

来了；从那些金碧辉煌的、由古铜色的小狗看守着的房间里，也没有歌声流露出来了。

“这是一座死人的城。只有维苏威山在唱着它无休止的颂歌。人类把它的每一支曲子叫做‘新的爆发’。我们去拜访维纳斯①的神庙。它是用大理石建的，白得放亮；那宽广的台阶前就是它高大的祭坛。新的垂柳在圆柱之间冒出来，天空是透明的，蔚蓝色的。漆黑的维苏威山成为这一切的背景。火不停地从它顶上喷出来，象一株松树的枝干。反射着亮光的烟雾，在夜的静寂中飘浮着，象一株松树的簇顶，可是它的颜色象血一样地鲜红。

“这群游客中有一位女歌唱家，一位真正伟大的歌唱家。我在欧洲的第一等城市里看过她受到人们的崇敬。当他们来到这悲剧舞台的时候，他们都在这个圆形剧场的台阶上坐下来；正如许多世纪以前一样，这儿总算有一块小地方坐满了观众。布景仍然象从前一样，没有改变；它的侧景是两面墙，它的背景是两个拱门——通过拱门观众可以看

---

① 维纳斯（Venus）是古代意大利的文艺和春天的女神。罗马人后来把她和希腊的爱情之女神亚芙罗蒂（Aphrodite）统一起来，所以她就成了爱情之神。

到在远古时代就用过的那幅同样的布景——自然本身：苏伦多①和亚玛尔菲②之间的那些群山。

“这位歌唱家一时高兴，走进这幅古代的布景中去,歌唱起来。这块地方本身给了她灵感。她使我想起阿拉伯的野马，在原野上奔驰,它的鼻息如雷,它的红鬃飞舞——她的歌声是和这同样地轻快而又肯定。这使我想起在各各他山③十字架下悲哀的母亲——她的苦痛的表情是多么深刻呵。同时正如千余年前一样,四周起了一片鼓掌和欢呼声。

“幸福的，天才的歌者呵！’大家都欢呼着。

“三分钟以后,舞台空了。一切都消逝了。声音也没有了；游人也走开了,只有古迹还是立在那儿,没有改变。千百年以后,当谁也再记不起这片刻的喝彩,当这位美丽的歌者、她的声调和微笑被遗忘了的时候,当这片刻对于我也成为逝去的回忆的时候，这些古迹仍然不会改变。”

---

① 苏伦多（Sorrento）是那不勒斯湾上的一个城，有古教堂和古迹。

② 亚玛尔菲（Amalfi）是意大利的古城，在那不勒斯西南二十四英里的地方，古迹很多。

③ 各各他（Golgotha）是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小山。据说耶稣就是在这山上被钉在十字架上死去的。

第 十 三 夜

“我朝着一位编辑先生的窗子望进去，”月亮说。“那是在德国的一个什么地方。这儿有很精致的家具、许多书籍，和一堆报纸。里面坐着好几位青年人。编辑先生自己站在书桌旁边，计划要评论两本书——都是青年作家写的。

“‘这一本是才送到我手中来的，’他说。‘我还没有读它呢，可是它的装帧很美。你们觉得它的内容怎样呢？’

“‘哦！’一位客人说——他自己是一个诗人。‘他写得很好，不过太罗嗦了一点。可是，天哪，作者是一个年轻人呀，诗句当然还可以写得更好一点！思想是很健康的，只不过是平凡了一点！但是这有什么可说的呢？你不能老是遇见新的东西呀！你可以称赞他一下！不过我想他作为一个诗人，不会有什么成就的。他读了很多的书，是一位出色的东方学问专家，也有正确的判断力。为我的《家常生活感言》写过一篇很好书评的人就是他。我们应该对这位年轻人客气一点。’

“‘不过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糊涂蛋呀！’书房里的另外一位先生说。‘写诗最糟糕的事莫过于平庸乏味。它是不能

突破这个范围的。’

“‘可怜的家伙！’第三位说，‘他的姑妈却以为他了不起呢。编辑先生，为你新近翻译的一部作品弄到许多定单的人，就正是她——’

“‘好心肠的女人！唔，我已经简略地把这本书介绍了一下。肯定地他是一个天才——一件值得欢迎的礼物！是诗坛里的一朵鲜花！装帧也很美等等，可是另外的那本书呢——我想作者是希望我买它的吧？我听到人们称赞过它。他是一位天才，你说对不对？’

“‘是的，大家都是这么叫喊，’那位诗人说，‘不过他写得有点狂。只是标点符号还说明他有点才气！’

“‘假如我们斥责他一通，使他发点儿火，对于他是有好处的；不然他总会以为他了不起。’

“‘可是这不近人情！’第四位大声说。‘我们不要在一些小错误上做文章吧，我们应该对于它的优点感到高兴，而它的优点也很多。他的成就超过了他们同行。’

“‘天老爷啦！假如他是这样一位真正的天才，他就应该能受得住尖锐的批评。私下称赞他的人够多了，我们不要把他的头脑弄昏吧！’

"'他肯定是一个天才!'编辑先生写着,'一般粗心大意之处是偶尔有之。在第二十五页上我们可以看出,他会写出不得体的诗句——那儿可以发现两个不调和的音节。我们建议他学习一下古代的诗人……'

"我走开了,"月亮说,"我向那位姑妈的窗子望进去。那位被称赞的、不狂的诗人就坐在那儿。他得到所有的客人的敬意,非常快乐。

"我去找另外那位诗人——那位狂诗人。他也在一个恩人①家里和一大堆人在一起。人们正在这里谈论那另一位诗人的作品。

"'我将也要读读你的诗!'恩人说;'不过,老实说——你们知道,我是从来不说假话的——我想从那些诗里找不出什么伟大的东西。我觉得你太狂了,太荒唐了。但是,我得承认,作为一个人你是值得尊敬的!'

"一个年轻的女仆人在墙角边坐着;她在一本书里面读到这样的字句:

---

① "恩人"是欧洲封建时代文坛上的一个特色。那时诗人的诗卖不出钱,所以贵族和地主常常利用这个弱点,送给诗人们一点生活费,而要求诗人把诗"献给"他们,好使他们的名字"永垂不朽"。

"'天才的荣誉终会被埋入尘土，

只有平庸的材料获得人称赞。

这是一件古老古老的故事，

不过这故事却是每天在重演。'"

第 十 四 夜

月亮说："在树林的小径两旁有两座农家的房子。它们的门很矮，窗子有的很高，有的很低。在它们的周围长满了山楂和伏牛花。屋顶上长得有青苔、黄花和石莲花。那个小小的花园里只种着白菜和马铃薯。可是篱笆旁边有一株接骨木树在开着花。树下坐着一个小小的女孩子。她的一双棕色眼睛凝望着两座房子之间的那株老栎树。

"这树的树干很高，但是枯萎了；它的顶已经被砍掉了。鹳鸟在那上面筑了一个窠。它立在窠里，用尖嘴发出啄啄的响声。一个小男孩子走出来了，站在一个小姑娘的旁边。他们是兄妹。

"'你在看什么？'他问。

"'我在看那鹳鸟，'她回答说：'我们的邻人告诉我，说它今晚会带给我们一个小兄弟或妹妹。我现在正在望，希

望看见它怎样飞来！’

“‘鹳鸟什么也不会带来！’男孩子说。‘你可以相信我的话。邻人也告诉过我同样的事情，不过她说这话的时候，她在大笑。所以我问她敢不敢向上帝赌咒！可是她不敢。所以我知道，鹳鸟的事情只不过是人们对我们小孩子编的一个故事罢了。’

“‘那末小孩子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小姑娘问。

“‘跟上帝一道来的，’男孩子说，‘上帝把小孩子夹在大衣里送来，不过谁也看不见上帝呀。所以我们也看不见他送来小孩子！’

“正在这个时候，一阵微风吹动栎树的枝叶。这两个孩子叠着手，互相呆望着：无疑地这是上帝送小孩子来了。于是他们互相捏了一下手。屋子的门开了。那位邻居出来了。

“‘进来吧，’她说。‘你们看鹳鸟带来了什么东西。带来了一个小兄弟！’

“这两个孩子点了点头；他们知道婴儿已经来了。”

第 十 五 夜

“我在吕涅堡①荒地上滑行着，”月亮说。“有一个孤独

的茅屋立在路旁，在它的近旁有好几个凋零的灌木林。一只迷失了方向的夜莺在这儿唱着歌。在寒冷的夜气中它一定会死去的。我所听到的正是它最后的歌。

“曙光露出来了。一辆大篷车走过来了,这是一家迁徙的农民。他们是要向卜列门②或汉堡走去——从这儿再搭船到美洲去——在那儿，幸运,他们所梦想的幸运,将会开出花朵。母亲们把最小的孩子背在背上，较大的孩子则在她们身边步行。一匹瘦马拖着这辆装着他们那点不足道的家产的车子。

“寒冷的风在吹着，一个小姑娘紧紧地偎着她的母亲。这位母亲,一边抬头望着我的淡薄的光圈,一边想起了她在家中所受到的穷困。她想起了他们没有能力交付的重税。她在想着这整群迁徙的人们。红色的曙光似乎带来了一个喜讯：幸运的太阳将又要为他们升起。他们听到那只垂死的夜莺的歌唱：它不是一个虚假的预言家,而是幸运的使者。

“风在呼啸,他们也听不清夜莺的歌声:‘祝你们安全地

---

① 吕涅堡(Lyneburg)是德国的一个小城市，在汉堡东南三十一英里的地方。

② 卜列门（Bremen）是德国西北部的一个城市。

在海上航行！你们卖光了所有的东西来付出这次长途航行的旅费，所以你们走进乐园的时候将会穷得无依无靠。你们将不得不卖掉你们自己、你们的女人和你们的孩子。不过你们的苦痛不会拖得很久！死神的女使者就坐在那芬芳的宽大叶子后面。她将把致命的热病吹进你们的血液，作为她欢迎你们的一吻。去吧,去吧,到那波涛汹涌的海上去吧！’远行的人高兴地听着夜莺之歌，因为它象征着幸运。

“曙光在浮云中露出来了；农人走过荒地到教堂里去。穿着黑袍子、裹着白头巾的妇女们看起来好象是从教堂里的挂图上走下来的幽灵。周围是一片死寂,一片凋零了的、棕色的石楠,一片横在白沙丘陵之间的、被野火烧光了的黑色平原。啊，祈祷吧！为那些远行的人们——那些向茫茫大海的彼岸去寻找坟墓的人们而祈祷吧！”

第 十 六 夜

“我认识一位普启涅罗①,”月亮说。“观众只要一看见

① 普启涅罗（Pulcinello）是意大利传统戏曲职业喜剧（Commedia dell’Arte）中的一个常见的主角。他的面貌古怪：勾鼻子，驼背，性情滑稽，爱逗人发笑，同时喜欢吹牛。

他便向他欢呼。他的每一个动作都非常滑稽，总是使整个剧场的观众笑痛了肚子。可是这里面没有任何做作；这是他天生的特点。当他小时和别的孩子在一起玩耍的时候，他已经就是一个普启涅罗了。大自然把他创造成为这样的一个人物：在他的背上安了一个大驼子，在他的胸前安了一个大肉瘤。可是他的内部恰恰相反，他的内心却是天赋独厚。谁也没有他那样深的感情，他那样的精神强度。

“剧场是他的理想的世界。如果他的身材能长得秀气和整齐一点，他可能在任何舞台上成为一个头等的悲剧演员：他的灵魂里充满了悲壮和伟大的情绪。然而他不得不成为一个普启涅罗。他的痛苦和忧郁只有增加他古怪外貌的滑稽性，只有引起他广大观众的笑声和对于他们这位心爱的演员一阵鼓掌。

“美丽的诃龙比妮①对他的确是很友爱和体贴的；可是她只愿意和亚尔列金诺②结婚。如果‘美和丑’结为夫妇，那也实在是太滑稽了。

“在普启涅罗心情很坏的时候，只有她可以使他微笑起

① 诃龙比妮（Columbine）是意大利喜剧中的一个女主角。

② 亚尔列金诺（Arlechino）是诃龙比妮的恋人。

来;的确,她可以使他痛快地大笑一阵。起初她总是象他一样地忧郁,然后就略为变得安静一点,最后就充满了愉快的神情。

"'我知道你心里有什么毛病,'她说。'你是在恋爱中!'这时他就不禁要笑起来。

"'我在恋爱中!'他大叫一声,'那末我就未免太荒唐了。观众将会要笑痛肚子!'

"'当然你是在恋爱中,'她继续说,并且还在话里加了一点凄楚的滑稽感,'而且你爱的那个人正是我呢!'

"的确,当人们知道实际上没有爱情这回事儿的时候,人们是可以讲出这类的话来的。普启涅罗笑得向空中翻了一个筋斗。这时忧郁感就没有了。然而她讲的是真话。他的确爱她,拜倒地爱她,正如他爱艺术的伟大和崇高一样。

"在她举行婚礼的那天,他是一个最愉快的人物;但是在夜里他却哭起来了。如果观众看到他这副哭丧的尊容,他们一定会又鼓起掌来的。

"几天以前诃龙比妮死去了。在她入葬的这天,亚尔列金诺可以不必在舞台上出现,因为他应该是一个悲哀的鳏夫。经理不得不演出一个愉快的节目,好使观众不致于因为

没有美丽的诃龙比妮和活泼的亚尔列金诺而感到太难过。因此普启涅罗演得要比平时更愉快一点才行。所以他跳着，翻着筋斗，虽然他满肚皮全是悲愁。观众鼓掌，喝彩：‘好，好极了！’

“普启涅罗谢幕了好几次。啊，他真是杰出的艺人！

“晚上，演完了戏以后，这位可爱的丑八怪独自走出城外，走到一个孤寂的墓地里去。诃龙比妮坟上的花圈已经凋残了。他在坟旁边坐下来。他的这副样儿真值得画家画下来。他用手支着下巴，他的双眼朝着我望。他象一个奇特的纪念碑，一个坟上的普启涅罗：古怪而又滑稽。假如观众看见了他们这位心爱的艺人的话，他们一定会喝彩：‘好！普启涅罗！好，好极了！’”

第十七夜

请听月亮所讲的话吧：“我看到一位升为军官的海军学生，第一次穿上他漂亮的制服。我看到一位穿上舞会礼服的年轻姑娘。我看到一位王子的年轻爱妻，穿着节日的衣服，非常快乐。不过谁的快乐也比不上我今晚看到的一个孩子——一个四岁的小姑娘。她得到了一件蔚蓝色的衣服

和一顶粉红色的帽子。她已经打扮好了，大家都叫把蜡烛拿来照照，因为我的光线，从窗子射进去，还不够亮，所以必须有更强的光线才成。

“这位小姑娘笔直地站着，象一个小玩偶。她的手小心翼翼地从衣服里伸出来，她的手指撒开着。啊，她的眼里，她整个的面孔，发出多么幸福的光辉啊！

“‘明天你应该到街上去走走！’她的母亲说。这位小宝贝朝上面望了望自己的帽子，朝下面望了望自己的衣服，不禁发出一个幸福的微笑。

“‘妈妈！’她说，‘当那些小狗看见我穿得这样漂亮的时候，它们心里会想些什么呢？’”

第十八夜

“我曾经和你谈过庞贝城，”月亮说；“这座城的尸骸，现在又回到有生命的城市的行列中来了。我知道另外一个城：它不是一座城的尸骸，而是一座城的幽灵。凡是有大理石喷泉喷着水的地方，我就似乎听到关于这座水上浮城的故事。是的，喷泉可以讲出这个故事，海上的波浪也可以把它唱出来。茫茫的大海上常常浮着一层烟雾——这就是它的

未亡人的面罩。海的新郎已经死了，他的城垣和宫殿成了他的陵墓。你知道这座城吗？它从来没有听到过车轮和马蹄声在它的街道上响过。这里只有鱼儿游来游去，只有黑色的贡杜拉①在绿水上象幽灵似地滑过。

“我把它的市场——它最大的一个广场——指给你看吧，”月亮继续说，“你看了一定以为你走进了一个童话的城市。草在街上宽大的石板缝间丛生着，在清晨的迷茫中成千成万的驯良鸽子绕着一座孤高的塔顶飞翔。在三方面围绕着你的是一系列的走廊。在这些走廊里，土耳其人静静地坐着抽他们的长烟管，美貌的年青希腊人倚着圆柱看那些战利品：高大的旗杆——代表古代权威的纪念品。许多旗帜在倒悬着，象哀悼的黑纱。有一个女孩子在这儿休息。她已经放下了盛满了水的重桶，但背水的担杠仍然搁在她的肩上。她靠着那根胜利的旗杆站着。

“你在你面前所看的不是一个虚幻的宫殿，而是一个教堂，它的镀金的圆顶和周围的圆球在我的光中射出亮光。那上面雄伟的古铜马，象童话中的古铜马一样，曾经作过多次

---

① 贡杜拉（Gondola）是在意大利水城威尼斯来往运行的一种细长平底的小船。

的旅行：它们旅行到这儿来,又从这儿走去,最后又回到这儿来。

“你看到墙上和窗上那些华丽的色彩吗?这好象是一位天才,为了满足小孩子的请求,把这个奇怪的神庙装饰过了一番似的。你看到圆柱上长着翅膀的雄狮吗？它上面的金仍然在发着亮光，但是它的翅膀却落下来了。雄狮已经死了,因为海王①已经死了。那些宽大的厅堂都空了,曾经挂着贵重艺术品的地方，现在只是一片零落的墙壁。

“过去只许贵族可以走过的走廊,现在却成了叫化子睡觉的地方。从那些深沉的水井里——也许是从那‘叹息桥’②旁的牢狱里——升起一片叹息。这和从前金指环从布生脱尔③抛向海后亚得里亚时快乐的贡杜拉奏出的一片

---

① 即中古时期“海上霸权”威尼斯。

② 这是威尼斯城内联接宫殿和国家监狱的一条走廊。凡是被判了死刑的人都是走过这条走廊到行刑的地方去，所以它叫做“叹息桥”。

③ 这是代表威尼斯的一只“御船”的名字。古代威尼斯的首长,在耶稣升天节这天,就乘这只船开到海上(亚得里亚海),向海里投下一个金戒指,表示他代表威尼斯与海结婚。因为威尼斯在中世纪时是一个海上霸权，与海分不开的,故有此迷信。在十五世纪末叶,自从绕过好望角到东方的新航线发现以后，威尼斯就丧失了它海上霸权的地位。

手鼓声完全是一样。亚得里亚啊！让烟雾把你隐藏起来吧！让寡妇的面纱照着你的躯体，盖住你的新郎的陵墓——大理石砌的、虚幻的威尼斯城——吧！”

第十九夜

“我朝着下面的一个大剧场望，”月亮说。“观众挤满了整个屋子，因为有一位新演员今晚第一次出场。我的光滑到墙上的一个小窗口上，一个化装好了的面孔紧贴着窗玻璃。这就是今晚的主角。他武士风的胡子密密地卷在他下巴的周围；但是这个人的眼里却闪着泪珠，因为他刚才曾被观众嘘下了舞台，而且嘘得很有道理。可怜的人啊！不过在艺术的王国里是不容许低能人存在的。他有深厚的感情，他热爱艺术，但是艺术却不爱他。

“舞台监督的铃声响了。关于他这个角色的舞台指示是：‘主角以英勇和豪迈的姿态出场。’所以他只好又在观众面前出现，成为他们哄笑的对象。当这场戏演完以后，我看到一个裹在外套里的人形偷偷地溜下了台。布景工人互相窃窃私语，说：这就是今晚那位扮演失败了的武士。我跟着这个可怜的人回家，回到他的房间里去。

“上吊是一种不光荣的死,而毒药并不是任何人手头就有的。我知道,这两种办法他都想到了。我看到他在镜子里瞧了瞧自己惨白的面孔;他半开着眼睛,想要看看,作为一具死尸他是不是还象个样子。一个人可能是极度地不幸,但这并不能阻止他装模作态一番。他在想着死,想着自杀。我相信他在怜惜自己,因为他哭得可怜伤心。然而,当一个人能够哭出来的时候,他就不会自杀了。

“自从这时候起,一年已经过去了。又有一出戏要上演,可是在一个小剧场里上演,而且是由一个寒酸的旅行剧团演出的。我又看到那个很熟的面孔,那个双颊打了胭脂水粉和下巴上卷着胡子的面孔。他抬头向我望了一眼,微笑了一下。可是刚刚在一分钟以前他又被嘘下了舞台——被一群可怜的观众嘘下一座可怜的舞台!

“今天晚上有一辆很寒酸的柩车开出了城门,没有一个人在后面送葬。这是一位寻了短见的人——我们那位搽粉打胭脂的、被人瞧不起的主角。他的朋友只有一个车夫,因为除了我的光线以外,没有什么人送葬。在教堂墓地的一角,这位自杀者的尸体被投进土里去了。不久他的坟上就会长满了荆棘,而教堂的看守人更会在它上面加一些从别

的坟上扔过来的荆棘和荒草。”

第 二 十 夜

“我到罗马去过，”月亮说，“在这城的中央，在那七座山①中的一座山上②堆着一片皇宫的废墟。野生的无花果树在壁缝中生长出来了，用它们灰绿色的大叶子盖住墙壁的荒凉景象。在一堆瓦砾中间，毛驴践踏着桂花，在不开花的蓟草上嬉戏。罗马的雄鹰曾经从这儿飞向海外，发现和征服过别的国家；现在从这儿有一道门通向一个夹在两根残破大理石圆柱中间的小土房子。长春藤挂在一个歪斜的窗子上，象一个哀悼的花圈。

“屋子里住着一个老太婆和她幼小的孙女。她们现在是这皇宫的主人，把这些豪华的遗迹指给陌生人看。曾经是皇位所在的那间大殿，现在只剩得一座赤裸裸的断墙。放着皇座的那块地方，现在只有一座深青色的柏树所撒下的一道长影。在破碎的地板上现在堆着好几尺高的黄土。当暮钟响起的时候，那位小姑娘——皇宫的女儿——常常在

① 在提未累（Tivere）河的东岸，古代的罗马即建在这些山上。

② 指巴拉蒂尼山（Palatine）。这山上现在全是古代的遗迹。

这儿坐在一个小凳子上。她把旁边门上的一个锁匙孔叫做她的角楼窗。从这个窗子望去,她可以看到半个罗马,一直到圣彼得教堂①上雄伟的圆屋顶。

“这天晚上，象平时一样,周围是一片静寂。下面的这位小姑娘来到我圆满的光圈里面。她头上顶着一个盛满了水的、古代的土制汲水瓮。她打着赤脚,她的短裙子和她的衣袖都破了。我吻了一下这孩子美丽的、圆圆的肩膀、她的黑眼睛和她发亮的黑头发。

“她走上台阶。台阶很陡峭,是用残砖和破碎的大理石柱顶砌成的。斑点的蜥蜴在她的脚旁羞怯地溜过去了,可是她并不害怕它们。她已经举起手去拉门铃——皇宫门铃的把手现在是系在一根绳子上的兔子脚。她停了一会儿——她在想什么事情：也许是在想着下边教堂里那个穿金戴银的婴孩——耶稣——吧。那儿点着银灯，她的小朋友们就在那儿唱着她所熟悉的赞美诗，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她所想的东西。不一会儿她又开始走起来,而且跌了一交。那个土制的水瓮从她的头上落下来了,在大理石台阶上摔成碎片。

---

① 这是罗马梵蒂冈山上一个著名的大教堂。在一五〇六年开始建造，一六二六年完成。圆屋顶是艺术家米开朗琪罗（1475—1564）设计的。

她大哭起来。这位皇宫的美丽女儿居然为了一个不值钱的破水瓮而哭起来了。她打着赤脚站在那儿哭，不敢拉那根绳子——那根皇宫的铃绳！”

第二十一夜

月亮有半个来月没有出现了。现在我又看见他了，又圆又亮，徐徐地升到云层上面。请听月亮对我讲的话吧。

“我跟着一队旅行商从费赞的一个城市走出来。在沙漠的边缘、在一块盐池上，他们停下来了。盐池发着光，象一个结了冰的湖，只有一小块地方盖着一层薄薄的、流动着的沙。旅人中最年长的一个老人——他腰带上挂着一个水葫芦，头上顶着一个未经发酵过的面包——用他的手杖在沙子上画了一个方格，同时在方格里写了《可兰经》里的一句话。然后整队的旅行商就走过了这块献给神的处所。

“一位年轻的商人——我可以从他的眼睛和清秀的外貌看出他是一个东方人——若有所思地骑着一匹鼻息呼呼的白马走过去了。也许他是在思念他美丽的年轻妻子吧？那是两天前的事：一匹用毛皮和华贵的披巾所装饰着的骆驼载着她——美貌的新嫁娘——绕着城墙走了一周。这时，在

骆驼的周围，鼓声和风琴奏着乐，妇女唱着歌，所有的人都放着鞭炮，而新郎放得最多，最热烈。现在——他跟着这队旅行商走过沙漠。

“一连好几夜我跟着这队旅人行走。我看到他们在井旁，在高大的棕榈树之间休息。他们用刀子向病倒的骆驼胸脯中插进去，在火上烤着它的肉吃。我的光线使灼热的沙子冷下来，同时对他们指出那些黑石头——这一望无涯的沙漠中的死岛。在他们没有路的旅程中，他们没有遇见怀着敌意的异族人，没有暴风雨出现，没有夹着沙子的旋风袭击他们。

“家里那位美丽的妻子在为她的丈夫和父亲祈祷。‘他们死了吗？’她向我金黄色的蛾眉问。‘他们病了吗？’她向我圆满的光圈问。

“现在沙漠已经落在背后了。今晚他们坐在高大的棕榈树下。这儿有一只白鹤在他们的周围拍着长翅膀飞翔，这儿鹈鹕在含羞树的枝上朝着他们凝望。丰茂的低矮植物被大象沉重的步子践踏着。一群黑人，在内地的市场上赶完集以后，正在朝回家的路上走来。用铜钮子装饰着黑发的、穿着靛青色衣服的妇女们在赶着一群载重的公牛；赤裸的

黑孩子在它们背上睡觉。另外有一个黑人牵着他刚才买来的幼狮。他们走近这队旅行商;那个年轻商人静静地坐着,一动也不动,只是想着他的美丽的妻子,在这个黑人的国度里梦想着在沙漠彼岸的、他的那朵芬芳的白花。他抬起头,但是——”

但是恰恰在这时,一块乌云浮到月亮面前来,接着又来了另一块乌云。这天晚上我再没有听到别的事情。

第二十二夜

“我看到一个小女孩子在哭,”月亮说。“她为人世间的恶毒而哭。她曾得到一件礼物——一个最美丽的玩偶。啊!这才算得是一个玩偶呢！它是那么好看,那么可爱!它似乎不是为了要受苦而造出来的。可是小姑娘的几个哥哥——那些高大的男孩子——把这玩偶拿走了,高高地把它放在花园的树上,然后他们就跑开了。

“小姑娘的手达不到玩偶,没法把它抱下来,因此她才哭起来。玩偶一定也在哭,因为它的手在绿枝间伸着,好象很不幸的样子。是的,这就是妈妈常常提到的人世间的恶毒。唉,可怜的玩偶啊!天已经快要黑了,夜马上就要到来!

难道就这样让它单独地在树枝间坐一通夜吗？不，小姑娘不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陪着你吧！'她说，虽然她并没有这样的勇敢。她已经在想象中清楚地看到一些小鬼怪，戴着高帽子，在灌木林里向外窥探，同时高大的幽灵在黑暗的路上跳着舞，一步一步地走近来，并且把手伸向坐在树上的玩偶。他们用手指指着玩偶，对玩偶大笑。啊，小姑娘是多么害怕啊！

"'不过，假如一个人没有做过坏事，'她想，'那么什么妖魔也不能害你！我不知道我是不是做过坏事？'于是她沉思起来。'哦，对了！'她说，'有一次我讥笑过一只腿上系有一条红布片的可怜的小鸭。她摇摇摆摆走得那么滑稽，我真忍不住要笑了；可是对动物发笑是一桩罪过呵！'她抬起头来望望玩偶。'你讥笑过动物没有？'她问。玩偶好象是在摇头的样子。"

第二十三夜

"我望着下面的蒂洛尔①，"月亮说。"我使深郁的松树在石头上映下长长的影子。我凝望着圣·克利斯朵夫肩上

① 蒂洛尔（Tyrol）是奥国西部的一个省份。

背着婴孩耶稣①。这是绘在屋墙上的一幅画,是一幅从墙角伸到屋顶的巨画。还有一些关于圣·佛罗陵②正向一座火烧的屋子泼水和上帝在路旁的十字架上流血的画。对于现在这一代的人说来,这都成了古画了。相反地,我亲眼看到它们被绘出来,一幅一幅地被绘出来。

“在一座高山的顶上立着一个孤独的尼姑庵,简直象一个燕子窠。有两位修女在钟塔上敲钟。她们都很年轻,因此她们的视线不免要飞到山上,飞到尘世里去。一辆路过的马车正在下边经过;车夫这时捏了一下号筒。这两位可怜的修女的思想,也象她们的眼睛一样,跟着这辆车子后面跑。这时那位较年轻的修女的眼里冒出了一颗泪珠。

“号角声渐渐迷糊起来,同时尼姑庵里的钟声就把这迷糊的号角声冲淡得听不见了。”

---

① 依据希伯来人的神话,圣·克利斯朵夫(St. Christopher)是渡船的保护神。这幅画是起源于下面的故事:有一个小孩子看到克利斯朵夫身材魁梧,特请他抱他过河。克利斯朵夫走到河中,越抱越觉得沉重,不禁发起牢骚来。小孩子这时就说:“不要奇怪,你抱住了我就等于抱住了全世界的罪恶。”这孩子就是耶稣。

② 圣·佛罗陵(St. Florian)是耶稣的门徒。一般人认为他是防火的保护神。祭他的节日是每年五月四日。

第二十四夜

请听月亮讲的话吧:“那是几年以前的事，在哥本哈根发生的。我对着窗子向一个简陋的房间望进去。爸爸和妈妈都睡着了，不过小儿子睡不着。我看到床上的花布帐子在动着，这个小家伙在偷偷地向外望。起初我以为他在看那个波尔霍尔姆造的大钟。它上了一层红红绿绿的油漆,它顶上立着一个杜鹃。它有沉重的、铝制的钟锤,包着发亮的黄铜的钟摆摇来摇去:‘滴答！滴答！’不过这并不是他所要看的东西。不是的!他要看的是他妈妈的纺车。它是在钟的下面。这是这孩子在整个屋中最心爱的一件家具，可是他不敢动它,因为他怕挨打。他的妈妈在纺纱的时候,他可以在旁边坐几个钟头,望着纺锤呼呼地动和车轮急急地转,同时他幻想着许多东西。啊!他多么希望自己也能纺几下啊!

“爸爸和妈妈睡着了。他望了望他们，也望了望纺车，然后他就把一只小赤脚伸出床外来，接着又把另一只小赤脚伸出来，最后一双小白腿就现出来了。噗！他落到地板上来。他又掉转身望了一眼,看爸爸妈妈是不是还在睡觉。是的，他们还是睡着的。于是他就轻轻地,轻轻地,只是穿

着破衬衫，溜到纺车旁,开始纺起纱来。棉纱吐出丝来,同时车轮就转动得更快。我吻了一下他金黄的头发和他碧蓝的眼睛。这真是一幅可爱的图画。

“这时妈妈忽然醒了。床上的帐子动了；她向外望,她以为她看到了一个小鬼或者一个什么小妖精。‘老天爷呀!’她说,同时惊惶地把她的丈夫推醒。他睁开眼睛,用手揉了几下，望着这个忙碌的小鬼。‘怎么,这是巴特尔呀!’他说。

“于是我的视线就离开了这个简陋的房间——我还有那么多的东西要看！这时候我看了一下梵蒂冈的大厅。那里面有许多大理石雕的神像。我的光照到拉奥孔①这一系列的神像；这些雕像似乎在叹气。我在那些缪斯②的唇上静静地亲了一吻，我相信她们又有了生命。可是我的光辉在拥有‘巨神’的尼罗③一系列的神像上逗留得最久。那巨神倚在斯芬克斯④身上,默默无言地梦着,想着那些一去不

---

① 拉奥孔（Laokon）是希腊神话里的一个祭司。他因为触犯了神怒，被两条蛇活活地缚死。以他为中心的一系列的雕刻，是留存在梵蒂冈的最优美的古代艺术作品，这些雕刻是在一五〇九年出土的。

② 希腊神话中艺术之女神。

③ 这是梵蒂冈的另一系列的巨大神像，以尼罗河神为中心。

④ 这是古代埃及的一个假想的动物，他的头象人，身象狮子。

复返的岁月。一群矮小的爱神在他的周围和一群鳄鱼玩耍。在丰饶之角①里坐着一位细小的爱神,他的双臂交叉着,眼睛凝视着那位巨大的、庄严的河神。他正是坐在纺车旁的那个小孩的写照——面孔一模一样。这个小小的大理石像是既可爱又生动,象具有生命,可是自从它从石头出生的时候起,岁月的轮子已经转动不止一千次了。在世界能产生出同样伟大的大理石像以前,岁月的大轮子,象这小孩在这间简陋的房里摇着的纺车那样,又不知要转动多少次。

“自此以后,许多岁月又过去了,”月亮继续说。“昨天我向下面看了看瑟兰东海岸的一个海湾。那儿有可爱的树林,有高大的堤岸,又有红砖砌的古老的邸宅;水池里飘着天鹅;在苹果园的后面隐隐地现出一个小村镇和它的教堂。许多船只,全都燃着火柱,在这静静的水上滑过。人们点着火柱,并不是为了要捕捉鳝鱼,不是的,是为了要表示庆祝!音乐奏起来了,歌声唱起来了。在这许多船中间,有一个人

---

① 这是和平与繁荣的象征,所以爱神坐在里面。据希腊神话,希腊之天神宙斯(Zeus)是一位叫做亚马尔苔亚(Amalthea)的女仙用羊奶养大的。宙斯长大了要报答她的恩,特地送她一个羊角,并且说,有了这个东西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在一条船里站起来了。大家都向他致敬。他穿着外套,是一个高大、雄伟的人。他有碧蓝的眼睛和长长的白发。我认识他，于是我想起了梵蒂冈里尼罗那一系列的神像和所有的大理石神像；我想起了那个简陋的小房间——我相信它是位于格龙尼街上的。小小的巴特尔曾经穿着破衬衫坐在里面纺纱。是的,岁月的轮子已经转动过了,新的神像又从石头中雕刻出来了。从这些船上升起一片欢呼声:'万岁！巴特尔·多瓦尔生①万岁!'"

第二十五夜

"我现在给你一幅法兰克福的图画,"月亮说。"我特别凝望那儿的一幢房子。那不是歌德出生的地点，也不是那古老的市政厅——带角的牛头盖骨仍然从它的格子窗里露出来，因为在皇帝举行加冕礼的时候,这儿曾经烤过牛肉,分赠给众人吃。这是一幢市民的房子,漆上一片绿色,外貌很朴素。它立在那条狭小的犹太人街的角落里。它是罗特

① 多瓦尔生（Bertel Thorwaldsen，1770—1844）是丹麦一个穷木刻匠的儿子，后来成了世界闻名的雕刻家。他的作品深受古代希腊和罗马雕刻的影响，散见于欧洲各大教堂和公共建筑物里。

席尔特①的房子。

“我朝敞着的门向里面望。楼梯间照得很亮：在这儿，仆人托着巨大的银烛台，里面点着蜡烛，向一位坐在轿子里被抬下楼梯的老太太深深地鞠着躬。房子的主人脱帽站着，恭恭敬敬地在这位老太太的手上亲了一吻。这位老妇人就是他的母亲。她和善地对他和仆人们点点头；于是他们便把她抬到一条黑暗的狭小巷子里去，到一幢小小的房子里去。她曾经在这儿生下一群孩子，在这儿发家。假如她遗弃了这条被人瞧不起的小巷和这幢小小的房子，幸运可能就会遗弃他们。这是她的信念！”

月亮再没有对我说什么；他今晚的来访是太短促了。不过我想着那条被人瞧不起的、狭小巷子里的老太太。她只须一开口就可以在泰晤士河②边有一幢华丽的房子——只须一句话就有人在那不勒斯湾为她准备好一所别墅。

“假如我遗弃了这幢卑微的房子（我的儿子们是在这儿

---

① 罗特席尔特（Rothschild）是欧洲一个犹太籍的大财阀家族。这家族于十八世纪中在德国法兰克福开始发家，以后分布到欧洲各大首都。这家族的子孙有不同的国籍，左右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局。

② 这是穿过伦敦的一条大河。

发迹的)，幸运可能就会遗弃他们！”这是一个迷信。这个迷信，对于那些了解这个故事和看过这幅画的人，只须加这样两个字的说明就能理解：“母亲。”

第二十六夜

“那是昨天，在天刚要亮的时候！”这是月亮自己的话；“在这个大城市里，烟囱还没有开始冒烟——而我所望着的正是烟囱。正在这时候，有一个小小的脑袋从一个烟囱里冒出来了，接着就有半截身子，最后便有一双手臂搁在烟囱口上。‘好！’这原来是那个小小扫烟囱的学徒。这是他有生第一次爬出烟囱，把头从烟囱顶上伸出来。‘好！’的确，比起在又黑又窄的烟囱管里爬，现在显然是不同了！空气是新鲜得多了，他可以望见全城的风景，一直望到绿色的森林。太阳刚刚升起来。它照得又圆又大，直射到他的脸上——而他的脸正发着快乐的光芒，虽然它已经被烟灰染得相当黑了。

“‘整个城里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了！’他说，‘月亮也可以看到我了，太阳也可以看到我了！好啊！’于是他挥起他的扫帚。”

第二十七夜

“昨夜我望见一个中国的城市，”月亮说。“我的光照着许多长长的、光赤的墙壁；这城的街道就是它们形成的。当然，偶尔也有一扇门出现，但它是锁着的，因为中国人对外面的世界能有什么兴趣呢？房子的墙后面，紧闭着的窗扉掩住了窗子。只有从一所庙宇的窗子里，有一丝微光透露了出来。

“我朝里面望，我看到里面一片华丽的景象。从地下一直到天花板，有许多用鲜艳的彩色和富丽的金黄所绘出的图画——代表神仙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作的事迹的一些图画。

“每一个神龛里有一个神像，可是差不多全被挂在庙龛上的花帷幔和旗帜所掩住了。每一座神像——都是用锡做的——面前有一个小小的祭台，上面放着圣水、花朵和燃着的蜡烛。但是这神庙里最高之神是神中之神——佛爷。他穿着黄缎子衣服，因为黄色是神圣的颜色。祭台下面坐着一个有生命的人——一个年轻的和尚。他似乎在祈祷，但在祈祷之中他似乎堕入到冥想中去了；这无疑地是一种罪

过,所以他的脸烧起来,他的头也低得抬不起来。可怜的瑞虹啊！难道他梦着到高墙里边的那个小花园里（每个屋子前面都有这样一个花园）去种花吗？难道他觉得种花比呆在庙里守着蜡烛还更有趣吗？难道他希望坐在盛大的筵席桌旁,在每换一盘菜的时候,用银色的纸擦擦嘴吗？难道他犯过那么重的罪，只要他一说出口来，天朝就要处他死刑吗？难道他的思想敢于跟化外人的轮船一起飞，一直飞到他们的家乡——辽远的英国吗？不，他的思想并没有飞得那么远，然而他的思想,一种青春的热情所产生的思想,是有罪的;在这个神庙里,在佛爷的面前,在许多神像面前,是有罪的。

“我知道他的思想飞到什么地方去了。在城的尽头,在平整的、石铺的、以瓷砖为栏杆的、陈列着开满了钟形花的花盆的平台上,坐着玲珑小眼的、嘴唇丰满的、双脚小巧的、娇美的白姑娘。她的鞋子紧得使她发痛，但她的心更使她发痛。她举起她柔嫩的、丰满的手臂——这时她的缎子衣裳就发出沙沙的响声。她面前有一个玻璃缸，里面养着四尾金鱼。她用一根彩色的漆棍子在里面搅了一下,啊!搅得那么慢,因为她在想着什么东西！可能她在想:这些鱼是多

么富丽金黄,它们在玻璃缸里生活得多么安定,它们的食物是多么丰富,然而假如它们获得自由,它们将更会活得多么快乐！是的,她,美丽的白是懂得这个道理的。她的思想飞出了她的家，飞到庙里去了——但不是为那些神像而飞去的。可怜的白啊！可怜的瑞虹啊！他们两人的红尘思想交流起来，可是我的冷静的光,象小天使的剑一样,隔在他们两人的中间。”

第二十八夜

“天空是澄静的,”月亮说;“水是透明的，象我正在滑行过的晴空。我可以看到水面下的奇异的植物，它们象森林中的古树一样对我伸出蔓长的梗子。鱼儿在它们上面游来游去。高空中有一群雁在沉重地向前飞行。它们中间有一只拍着疲倦的双翼，慢慢地朝着下面低飞。它的双眼凝视着那向远方渐渐消逝着的空中旅行队伍。虽然它展开着双翼，它是在慢慢地下落,象一个肥皂泡似地,在沉静的空中下落,直到最后它接触到水面。它把头掉过来,插进双翼里去。这样,它就静静地躺下来,象平静的湖上的一朵白莲花。

“风吹起来了，吹皱了平静的水面。水泛着光,很象一泻千里的云层，直到它翻腾成为巨浪。发着光的水，象蓝色的火焰,燎着它的胸和背。曙光在云层上泛起一片红霞。这只孤雁有了一些气力,升向空中；它向那升起的太阳、向那吞没了那一群空中队伍的、蔚蓝色的海岸飞。但是它是在孤独地飞，满怀着焦急的心情，孤独地在碧蓝的巨浪上飞。”

第二十九夜

“我还要给你一幅瑞典的图画,”月亮说。“在深郁的黑森林中,在罗克生河①的忧郁的两岸的附近,立着乌列达古修道院。我的光,穿过墙上的窗格子,射进宽广的地下墓窖里去——帝王们在这儿的石棺里长眠。墙上挂着一个作为人世间的荣华的标记:皇冠。不过这皇冠是木雕的,涂了漆,镀了金。它是挂在一个钉进墙里的木栓上的。蛀虫已经吃进这块镀了金的木头里去了，蜘蛛在皇冠和石棺之间织起一层网来；作为一面哀悼的黑纱,它是脆弱的,正如人间对

① 罗克生（Roxen）是在瑞典南部的一条小河。

死者的哀悼一样。

“这些帝王们睡得多么安静啊！我还能清楚地记起他们。我还能看到他们嘴唇上得意的微笑——他们是那么有威权，有把握，可以叫人快乐，也可以叫人痛苦。

“当汽船象有魔力的蠕虫似地在山间前进的时候，常常会有个别陌生人走进这个教堂，拜访一下这个墓窖。他问着这些帝王们的姓名，但是这些姓名只剩下一种无生气的，被遗忘了的声音。他带着微笑望了望那些虫蛀了的皇冠。假如他是一个有虔诚气质的人，他的微笑会带上忧郁的气氛。

“安眠吧，你们这些死去了的人们！月亮还记得你们，月亮在夜间把它寒冷的光辉送进你们静寂的王国——那上面挂着松木作的皇冠！——”

第 三 十 夜

“紧贴着大路旁边，”月亮说，“有一个客栈，在客栈的对面有一个很大的车棚，棚子上的草顶正在重新翻盖。我从椽子和敞着的顶楼窗朝下望着那不太舒服的空间。雄吐绶鸡在横梁上睡觉，马鞍躺在空秣桶里。棚子的中央有一辆旅行马车，车主人在甜蜜地打盹；马儿在喝着水，马车夫在

伸着懒腰，虽然我确信他睡得最好，而且不止睡了一半的旅程。下人房的门是开着的，里面的床露出来了，好象是乱七八糟的样子。蜡烛在地板上燃着，已经燃到烛台的接口里去了。风寒冷地吹进棚子里来：时间与其说是接近半夜，倒不如说是接近天明。在旁边的畜栏里有一个流浪音乐师的一家人睡在地上。爸爸和妈妈在梦着酒瓶里剩下来的烈酒。那个没有血色的小女儿在梦着眼睛里的热泪。竖琴靠在他们的头边，小狗睡在他们的脚下。”

第三十一夜

“那是一个小小的乡下城镇，”月亮说；“这事儿是我去年看见的，不过这倒没有什么关系，因为我看得非常清楚。今晚我在报上读到关于它的报道，不过报道却不是很清楚。在小客店的房间里坐着一位玩熊把戏的人，他正在吃晚餐。熊是系在外面一堆木柴的后面——可怜的熊，他并不伤害任何人，虽然他那副样子似乎很凶猛。顶楼上有三个小孩子在我的明朗光线里玩耍；最大的那个孩子将近六岁，最小的不过两岁。卜卜！卜卜！——有人爬上楼梯来了：这会是谁呢？门被推开了——原来是那只熊，那只毛发蓬蓬的大

熊！他在下面的院子里呆得已经有些腻了，所以他才独自个儿爬上楼来。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月亮说。

“孩子们看到这个毛发蓬蓬的大熊，吓得不得了。他们每个人钻到一个墙角里去，可是他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找出来，在他们身上嗅了一阵子，但是一点也没有伤害他们！‘这一定是一只大狗，’他们想，开始抚摸他。他躺在地板上。最小的那个孩子爬到他身上，把他长满了金黄鬈发的头钻进熊的厚毛里，玩起捉迷藏来。接着那个最大的孩子取出他的鼓来，敲得冬冬地响。这时熊儿便用他的一双后腿立起来，开始跳起舞来。这真是一个可爱的景象！现在每个孩子背着一支枪，熊也只好背起一支来，而且背得很认真。他们真算找到了一个很好的玩伴！他们开始‘开步走’起来——一二！一二！……

“忽然有人把门推开了；这是孩子们的母亲。你应该看看她的那副样子，那副惊慌得说不出话来的样子，那副惨白的面孔，那个半张着的嘴，和她那对发呆的眼睛。可是顶小的那个孩子却是非常高兴地在对她点头，用他幼稚的口吻大声说：‘我们在学军队练操啦！’

“这时玩熊把戏的人也跑来了。”

第三十二夜

风在狂暴地吹,而且很冷;云块在空中奔驰。我只在偶尔之间能看到一会儿月亮。

“我从沉静的天空上望着下面奔驰着的云块!”他说,“我看到巨大的阴影在地面上互相追逐!

“最近我朝下面看了一个监狱。它面前停着一辆紧闭着的马车:有一个囚犯快要被运走了。我的光穿过格子窗射到墙上。那囚犯正在墙上划几行告别的东西。可是他写的不是字，而是一支歌谱——他在这儿最后一晚从心里发出的声音。门开了。他被牵出去，他的眼睛凝望着我圆满的光圈。

“云块在我们之间掠过，好象我不想要看到他、他也不想要看到我似的。他走进马车，门关上了,马鞭响起来,马儿奔向旁边的一个浓密的森林里去——到这儿我的光就再也没有办法跟着他进去了。不过我朝那格子窗向里面望,我的光滑到那支划在墙上的歌曲——那最后的告别词上去。语言表达不出来的话，声音可以表达出来！我的光只能照出个别的音符,大部分的东西对我说来,只有永远藏在黑暗

中了。他所写的是死神的赞美诗呢，还是欢乐的曲调？他乘着这车子是要到死神那儿去呢，还是要回到他爱人的怀抱里去？月光并不是完全能读懂人类所写的东西的。

“我从沉静广阔的天空上望着下面奔驰着的云块。我看到巨大的阴影在地面上互相追逐！”

第三十三夜

“我非常喜欢小孩子！”月亮说,“顶小的孩子是特别有趣。当他们没有想到我的时候,我常常在窗帘和窗架之间向他们的小房间窥望，看到他们自己穿衣服和脱衣服是那么好玩。一个光赤的小圆肩头先从衣服里冒出来，接着手臂也冒出来了。有时我看到袜子脱下去，露出一条胖胖的小白腿来,接着是一个值得吻一下的小脚板,而我也就吻它一下了！”月亮说。

“今晚——我得告诉你！——今晚我从一扇窗子望进去。窗子上的窗帘没有放下来，因为对面没有邻居。我看到里面有一大群的小家伙——兄弟和姊妹。他们中间有一个顶小的妹妹。她只有四岁，不过,象别人一样,她也会念《主祷文》。每天晚上妈妈坐在她的床边,听她念这个祷告。

然后她就得到一个吻。妈妈坐在旁边等她睡着——一般说来，只要她的小眼睛一闭，她就睡着了。

“今天晚上那两个较大的孩子有点儿闹。一个穿着白色的长睡衣，用一只脚跳来跳去。另一个站在一把堆满了别的孩子的衣服的椅子上。他说他是在表演一幅图画，别的孩子不妨猜猜看。第三和第四个孩子把玩具很仔细地放进匣子里去，因为事情应该是这样办才对。不过妈妈坐在最小的那个孩子身边，同时说，大家应该放安静一点，因为小妹妹要念《主祷文》了。

“我的眼睛直接朝灯那边望。”月亮说。“那个四岁的孩子睡在床上，盖着整洁的白被褥；她的一双小手端正地叠在一起，她的小脸露出严肃的表情。她在高声地念《主祷文》。

“‘这是怎么一回事？’妈妈打断她的祷告说，‘当你念到“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① 的时候，你总加进去一点东西——但是我听不出究竟是什么。究竟是什么呢？你必须告诉我。’小姑娘一声不响，难为情地望着妈妈。‘除了说“我们每天的面包，您今天赐给我们”以外，你还加了些

① 这句是引自《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三节。

什么进去呢？’

“‘亲爱的妈妈，请你不要生气吧。’小姑娘说，‘我只是祈求在面包上多放点黄油！’”



香 肠 栓 熬 的 汤①

1　香肠栓熬的汤

“昨天有一个出色的宴会！”一个年老的女耗子对一个没有参加这盛会的耗子说。“我在离老耗子王的第二十一个座位上坐着，所以我的座位也不算太坏！你要不要听听菜单子？出菜的次序安排得非常好——发霉的面包、腊肉皮、蜡烛头、香肠——接着同样的菜又从头到尾再上一次。这简直等于两次连续的宴会。大家的心情很欢乐，闲聊了一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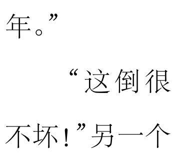
愉快的话，象跟自己家里的人在一起一样。什么都吃光了，只剩下香肠尾巴上的香肠栓。我们于是就谈起香肠栓来，接着就谈起‘香肠栓熬的汤’这个问题。的确，每个人都听到过这件事，但是谁也没有尝过这种汤，更谈不上知道怎样去熬它。大家提议：谁发明这种汤，就为他干一杯，因为这样的人配做一个济贫院的院长！这句话不是很有风趣的么？老



① 香肠的末梢总是打着结；这个结总是连在一个木栓上，以便于挂起来，这叫香肠栓。“香肠栓熬的汤”是丹麦的一个成语，意思是：“闲扯大半天，都是废话！”



耗子王站起来说，谁会把这种汤做得最好吃，他就把她立为皇后。研究时间为一年。”



“这倒很不坏！”另一个耗子说；“不过这种汤的做法是怎样呢？”

“是的，怎样做法呢？”这正是所有的女耗子——年轻的和年老的——所要问的一个问题。她们都想当皇后，但是她们却怕麻烦，不愿意跑到广大的世界里去学习做这种汤；而她们却非这样办不可！不过每个耗子都没有离开家和那些自己所熟悉的角落的本事。在外面谁也不能找到乳饼壳或者臭腊肉皮吃。不，谁也会挨饿，可能还会被猫子活活地吃掉呢。

无疑地，这种思想把大部分的耗子都吓住了，不敢到外面去求得知识。只有四只耗子站出来说，她们愿意出去。她

们是年轻活泼的,可是很穷。世界有四个方向,她们每位想去一个方向;问题是谁的运气最好。每位带着一根香肠栓,为的是不要忘记这次旅行的目的。她们把它当做旅行的手杖。

她们是在五月初出发的。到第二年五月开始的时候,她们才回来。不过她们只有三位报到。第四位不见了,也没有送来任何关于她的消息,而现在已经是决赛的日期了。

“最愉快的事情也总不免有悲哀的成分!”耗子王说。但是他下了一道命令,把周围几里路以内的耗子都请来。她们将在厨房里集合。那三位旅行过的耗子将单独站在一排;至于那个失了踪的第四个耗子,大家竖了一个香肠栓,上面挂着一块黑纱作为纪念。在那三只耗子没有发言以前,在耗子王没有作补充讲话以前,谁也不能发表意见。



现在我们听吧!

2　第一只小耗子的旅行见闻



“当我走到茫茫的大世界里去的时候,”小耗子说,“象许多与我年纪相仿的耗子一样,我以为我已经知道了所有的东西。不过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一个人要花许多年的工夫才能达到这种目的。我立刻动身航海去。我坐在一条开往北方的船上。我听说,在海上当厨子的人要知道怎样随机应变。不过如果一个人有许多腊肉、整桶的腌肉和发霉的面粉的时候,随机应变也就够容易了。人们吃得很讲究!但是人们却没有办法学会用香肠栓做汤。我们航行了许多天和许多夜。船簸动得很厉害,我们身上都打湿了。当我们最后到达了我们要去的地方的时候,我就离开了船。那是在遥远的北方。

“离开自己家里的一个角落远行,真是一件快事。坐在船上,这当然也算是一种角落。但是忽然间你却来到数百里以外的地方,住在外国。那里有许多原始森林,长满了赤



杨。它们发出的香气是太强烈了！这个我不太喜欢！这些原始植物发出辛辣的气味,弄得我打起喷嚏来,同时也想起香肠来。那儿还有许多湖。我走近一看,水是非常清亮的;不过在远处看来，湖水都是象墨一般地黑。白色的天鹅浮在湖水上面,起初我以为天鹅是泡沫。它们一动也不动。不过当我看到它们飞和走动的时候，我就认出它们了。它们属于鹅这个家族，从它们走路的样子就可以看得出来。谁也隐藏不住自己的家族的外貌!我总是跟我的族人在一起。我总是跟松鼠和田鼠来往。它们无知得可怕,特别是关于烹调的事情——我出国去旅行也是为了这个问题。我们认为香肠栓可以做汤的这种想法,在他们看来,简直是惊人的思

想。所以这件事立刻就传遍了整个的森林。不过他们认为这件事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我也没有想到,就在这儿,在这天晚上，我居然探求到做这汤的秘法。这时正是炎热的夏天,因此——它们说——树林才发出这样强烈的气味,草才是那么香,湖水才是那么黑而亮,上面还浮着白色的天鹅。

“在树林的边缘上，在四、五座房屋之间，竖着一根竿子。它和船的主桅差不多一般高,顶上悬着花环和缎带。这就是大家所谓的五月柱。年轻女子和男子围着它跳舞，配合着提琴手所奏出的提琴调子,高声唱歌。太阳下山以后,他们还在月光中尽情地欢乐了一番，不过一个小耗子跟一个森林舞会有什么关系呢？我坐在柔软的青苔上，紧紧地捏着我的香肠栓。月亮特别照着一块地方。这儿有一株树,这儿的青苔长得真嫩——的确，我相信比得上耗子王的皮肤。不过它的颜色是绿的;这对于眼睛说来,是非常舒服的。

“忽然间,一群最可爱的小人物大步地走出来了。他们的身材只能达到我的膝盖。他们的样子象人，不过他们的身材长得很相称。他们把自己叫做山精；他们穿着用花瓣做的漂亮衣服，边缘上还饰着苍蝇和蚊蚋的翅膀,很好看。

他们一出现就好象是要找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是什么。不过他们有几位终于向我走来；他们的首领指着我的香肠栓，说：'这正是我们所要的那件东西！——它是尖的——它再好也没有！'他越看我的旅行杖，他就越感到高兴。

"'你们可以把它借去，'我说，'但是不能不还！'

"'不能不还！'他们重复着说。于是他们就把香肠栓拿去了。我也只好让他们拿去。他们拿着它跳舞，一直跳到长满了嫩青苔的那块地方。他们把木栓插在这儿的绿地上。他们也想有他们自己的五月柱，而他们现在所得到的一根似乎正合他们的心意。他们把它装饰了一番。这真值得一看！

"小小的蜘蛛们在它上面织出一些金丝，然后在它上面挂起飘扬的面纱和旗帜。它们是织得那么细致，在月光里被漂得那么雪白，把我的眼睛都弄花了。他们从蝴蝶翅膀上摄取颜色，把这些颜色撒在白纱上，而白纱上又闪着花朵和珍珠，弄得我再也认不出我的香肠栓了。象这样的五月柱，世界上再也找不出第二根。现在那一大队的山精先到场。他们什么衣服也没有穿，然而他们是再文雅不过了。他们请我也去参加这个盛会，但是我得保持相当的距离，因为

对他们说来，我的体积是太大了。

“现在音乐也开始了！这简直象几千只铃儿在响,声音又圆润又响亮。我真以为这是天鹅在唱歌呢。的确,我也觉得我可以听到了杜鹃和画眉的声音。最后，整个的树林似乎都奏起音乐来了。我听到孩子的说话声，铃的铿锵声和鸟儿的歌唱声。这都是最美的旋律，而且都是从山精的五月柱上发出来的。这全是钟声的合奏，而这是从我的香肠栓上发出来的。我从来也没有想过，它会奏出这么多的音调,不过这要看它落到了什么人的手中。我非常感动;我快乐得哭起来，象一个小耗子那样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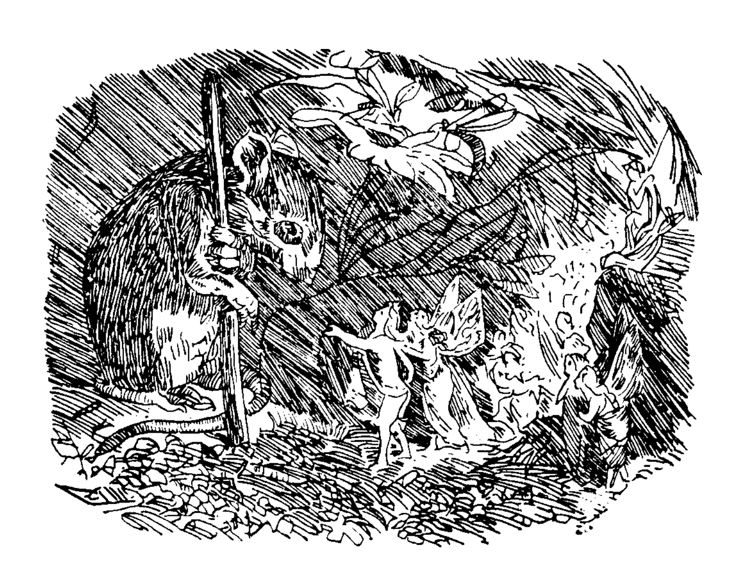
“夜是太短了！不过在这个季节里，它是不能再长了。风在天刚亮的时候就吹起来，树林里一平如镜的湖面上出现了一层细细的波纹，飘荡着的幔纱和旗帜都飞到空中去了。蜘蛛网所形成的波浪形的花圈,吊桥和栏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从这片叶子飞到那片叶子上,都化为乌有。六个山精把我的香肠栓扛回送还给我，同时问我有没有什么要求，他们可以让我满足。因此我就请他们告诉我怎样用香肠栓做出汤来。

“‘我们怎样做吗？’山精们的首领带笑地说。‘嗨，你刚

才已经亲眼看到过了！你再也认不出你的香肠栓吧?’

“‘你说得倒轻松!’我回答说。于是我就直截了当地把我旅行的目的告诉他,并且也告诉他,家里的人对于我这次旅行所作的希望。‘我在这儿所看到的这种欢乐景象,’我问,‘对我们耗子王和对我们整个强大的国家,有什么用呢?我不能够把这香肠栓摇几摇,说:看呀,香肠栓就在这儿,汤马上就出来了！恐怕这种菜只有当客人吃饱了饭以后才能拿出来!’

“这山精于是把他的小指头按进一朵蓝色的紫罗兰花



里去，同时对我说：

“‘请看吧！我要在你的旅行杖上擦点油；当你回到耗子王的宫殿里去的时候，你只须把这手杖朝他温暖的胸口顶一下，手杖上就会开满了紫罗兰花，甚至在最冷的冬天也是这样。所以你总算带了一点什么东西回去——恐怕还不止一点什么东西呢！’”不过在这小耗子还没有说明这个“一点什么东西”以前，她就把旅行杖伸到耗子王的胸口上去。真的，一束最美丽的紫罗兰花开出来了。花儿的香气非常强烈，耗子王马上下一道命令，要那些站得离烟囱最近的耗子把尾巴伸进火里去，以便烧出一点焦味来，因为紫罗兰的香味使他吃不消；这完全不是他所喜欢的那种气味。

“不过你刚才说的‘一点什么东西’究竟是什么呢？”耗子王问。

“哎，”小耗子说，“我想这就是人们所谓的‘效果’吧！”于是她就把这旅行杖掉转过来。它上面马上一朵花也没有了。她手中只是握着一根光秃秃的棍子。她把它举起来，象一根乐队指挥棒。

“‘紫罗兰花是为视觉、嗅觉和感觉而开出来的，’那个山精告诉过我，‘因此它还没有满足听觉和味觉的要求。’”

于是小耗子开始打拍子，于是音乐奏出来了——不是树林中山精欢乐会的那种音乐；不是的，是我们在厨房中所听到的那种音乐。乖乖！这才热闹呢！这声音是忽然而来，好象风灌进了每个烟囱管似的；锅儿和罐儿沸腾得不可开交；大铲子在黄铜壶上乱敲；接着，在不意之间，一切又忽然变得沉寂。人们听到茶壶发出低沉的声音。说来也奇怪，谁也不知道，它究竟是快要结束呢，还是刚刚开始唱。小罐子在滚滚地沸腾着，大罐子也在滚滚地沸腾着；它们谁也不关心谁，好象罐子都失去了理智似的。小耗子挥动着她的指挥棒，越挥越激烈；罐子发出泡沫，冒出大泡，沸腾得不可开交；风儿在号，烟囱在叫。哎呀！这真是可怕，弄得小耗子自己把指挥棒也扔掉了。

“这种汤可不轻松！”老耗子王说。“现在是不是要把它拿出来吃呢？”

“这就是汤呀！”小耗子说，同时鞠了一躬。

“这就是吗？好吧，我们听听第二位能讲些什么吧，”耗子王说。

3　第二只小耗子讲的故事

“我是在宫里的图书馆里出生的,”第二只耗子说。“我和我家里别的人从来没有福气到餐厅里去过，更谈不上到食物储藏室里去。只有在旅途中和今天的这种场合，我才第一次看到一个厨房。我们在图书馆里,的确常常在挨饿,但是我们却得到不少的知识。我们听到一个谣传，说谁能够在香肠栓上做出汤来，谁就可以获得皇家的奖金。我的老祖母因此就拉出一卷手稿来。她当然是不会念的，但是她却听到别人念过。那上面写道:‘凡是能写诗的人，都能在香肠栓上做出汤来。’她问我是不是一个诗人。我说我对于此道一窍不通。她说我得想办法做一个诗人。于是我问做诗人的条件是什么，因为这对于我说来是跟做汤一样困难。不过祖母听到许多人念过。她说,这必须具有三个主要的条件:‘理解、想象和感觉!如果你能够使你具备这几样东西,你就会成为一个诗人,那么香肠栓这类事儿也就自然很容易了。’

“于是我就出去了,向西方走,到茫茫的大世界里去,为的是要成为一个诗人。

“我知道,最重要的东西是理解。其余的两件东西不会得到同样的重视!因此我第一件事就是去追求理解。是的,理解住在什么地方呢?到蚂蚁那儿去,就可以得到智慧!犹太人的伟大国王这样说过①。我是从图书馆中知道这事情的。在我来到第一个大蚁山以前,我一直没有停步。我待在这儿观察,希望变得聪明。

“蚂蚁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种族。他们本身就是‘理解’。他们所做的每件事情,象计算好了的数学题一样,总是正确的。他们说,工作和生蛋的意义就是为现在生活,为将来作准备,而他们就是照这个宗旨行事的。他们把自己分成为清洁的和肮脏的两种蚂蚁。他们的等级是用一个数目来代表的;蚂蚁皇后的数目是第一号。她的见解是唯一正确的见解,因为她已经吸收了所有的智慧。认识这一点,对我说来是很重要的。

“她的话说得很多,而且说得都很聪明,叫我听起来很象废话。她说她的蚁山是世界上最高大的东西,但是蚁山旁边就有一棵树,而且比起它来,不消说要高大得多——这

① 这句话源出于所罗门所作的《箴言集》。原文是:“懒惰人哪,你去察看蚂蚁的动作,就可得智慧。”见《圣经·旧约·箴言》第六章第六节。

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因此关于这树她就一字不提。一天晚上，有一只蚂蚁在这树上失踪了。他沿着树干爬上去，但并没有爬到树顶上去——只是爬到别的蚂蚁还没有爬到过的高度。当他回到家来的时候，他谈论起他所发现的比蚁山还要高的东西。但是别的蚂蚁都认为他的这番话对于整个蚂蚁社会是一种侮辱，因此这只蚂蚁就受到惩罚，戴上了一个口罩，并且永远被隔离开来。

“不久以后，另一只蚂蚁爬到树上去了。他作了同样的旅行，而且发现了同样的东西。不过这只蚂蚁谈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取一种大家所谓的冷静和模糊的态度，此外他是一只有身分的蚂蚁，而且是纯种，因此大家就都相信他的话。当他死了以后，大家就用蚂蚁蛋为他立了一个纪念碑，表示他们都尊敬科学。”

小耗子继续说：“我看到蚂蚁老是背着他们的蛋跑来跑去，他们有一位把蛋跑掉了；他费了很大的气力想把它捡起来，但是没有成功。这时另外两只蚂蚁来了，尽他们最大的努力来帮助他，结果他们自己背着的蛋也几乎弄得滚下来了。所以他们就立刻不管了。因为人们得先考虑自己——而且蚂蚁皇后也谈过这样的问题，说这种做法既可表示出

同情心,同时又可表示出理智。这两个方面‘使我们蚂蚁在一切有理智的动物中占最高的位置。理智应该是、而且一定是最主要的东西，而我在这方面恰恰最突出!’于是她就用她的后腿站起来，好使得人们一眼就可以看清她……我再也不会弄错了;我一口把她吃掉。到蚁群中去,学习智慧吧!我都装进肚皮里去了!

“我现在向刚才说的那株大树走去。它是一棵栎树,有很高的躯干和浓密的树顶；它的年纪也很老。我知道这儿住着一个生物——一个女人——人们把她叫树精：她跟树一起生下来,也跟树一起死去。这件事是我在图书馆里听到的；现在我算是看到这样一棵树和这样一个栎树精了。当她看到我走得很近的时候,她就发出一个可怕的尖叫声来。象所有的女人一样,她非常害怕耗子。比起别人来,她更有害怕的理由，因为我可以把树咬断,她没有树就没有生命。我以一种和蔼和热诚的态度和她谈话,给她勇气。她把我拿到她柔嫩的手里。当她知道了我旅行到这个茫茫大世界里来的目的时,她答应我说,可能就在这天晚上我会得到我所追求的两件宝物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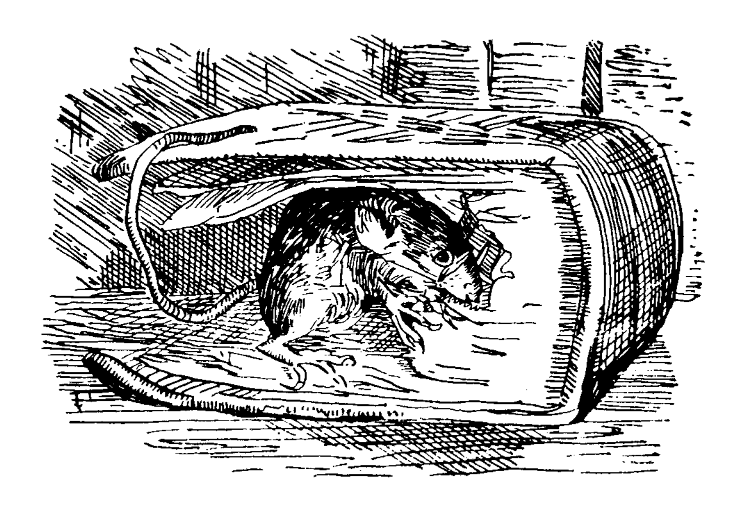
“她告诉我说，幻想是她最好的朋友,他是象爱情一样

美丽，他常常到这树枝的浓叶中来休息——这时树枝就在他们两人头上摇得更起劲。她说:他把她叫做树精,而这树就是他的树，因为这棵瘤疤很多的老栎树是他所喜爱的一棵树,它的根深深地钻进土里,它的躯干和簇顶高高地伸到新鲜的空气中去，它对于飘着的雪、锐利的风和暖和的太阳,知道得比任何人都清楚。是的,她这样说过,‘鸟儿在那上面唱着歌，讲着一些关于异国的故事！在那唯一的死枝上鹳鸟筑了一个与树儿非常相称的窠，人们可以从它们那里听到一些关于金字塔的国度的事情。幻想非常喜欢这类的事情,但是这还不能满足他。我还把这树在我小时的生活告诉他;那时这树很嫩,连一棵荨麻都可以把它掩盖住——我得一直讲到这树怎么长得现在这样粗大为止。请你在车叶草下面坐着,注意看吧。当幻想到来的时候,我将要找一个机会来捻住他的翅膀,扯下他的一根小羽毛来。把这羽毛拿去吧——任何诗人都不能得到比这更好的东西——你有这就够了!’

“当幻想到来的时候,羽毛就被拔下一根来了。我赶快把它抢过来,”小耗子说。“我把它捏着放在水里，使它变得柔软！把它吃下去是很不容易的，但我却把它啃掉了！现

在我已经有了两件东西:幻想和理解。通过这两件东西,我知道第三件就可以在图书馆里找得到了。一位伟人曾经写过和说过：有些长篇小说唯一的功用是它们能够减轻人们多余的眼泪，因为它们是象海绵一样,能把情感吸收进去。我记起一两本这类的书;我觉得它们很合人的胃口;它们不知被人翻过多少次,油腻得很,无疑地它们已经吸收了许多人们的感情。

“我回到那个图书馆里去,生吞活剥地啃掉了一整部长篇小说——这也就是说，啃掉了它柔软的部分,它的精华,它的书皮和装订我一点也没有动。我把它消化了，接着又啃掉了一本。这时我已经感觉它们在身体内动起来，于是我又把第三本咬了几口。这样我就成了一个诗人了。我对我自己这样讲，对别人也这样讲。我有点头痛,有点胃痛,还有我讲不出来的一些别种的痛。我开始思索那些与香肠栓联系起来的故事。于是我心中就想起了许多香肠栓，这一定是因为那位蚂蚁皇后有特别细致的理智的原故。我记得有一个人把一根白色的木栓塞进嘴里去，于是他那根木栓都变得看不见了。我想到浸在陈啤酒里的木栓、垫东西的木栓、塞东西的木栓和钉棺材的木栓。我所有的思想都



环绕着栓而活动！当一个人是诗人的时候，他就可以用诗把这表达出来；而我是一个诗人，因为我费了很大的气力来做一个诗人！因此每星期，每一天，我都可以用一个栓——一个故事——来侍候你。是的，这就是我的汤。”

“我们听听第三位有什么话讲吧！”耗子王说。

“吱！吱！”这是厨房门旁发出的一个声音。于是一只小耗子——她就是大家认为死去了的第四只耗子——跳出来了。她绊倒了那根系着黑纱的香肠栓。她一直日夜都在跑，只要她有机会，她不惜在铁路上坐着货车走，虽然如此，她几乎还是要迟到了。她一口气冲进来，全身的毛非常乱。

她已经失去了她的香肠栓，可是却没有失去她的声音，因此她就立刻发言，好象大家只是在等着她、等着听她讲话，除此以外，世界上再没有别的重要事情似的。她立刻发言，把她所要讲的话全都讲了出来。她来得这么突然，当她在讲话的时候，谁也没有时间来反对她或她的演词。现在我们且听听吧！

4　第四只耗子在第三只耗子没有发言以前所讲的故事

“我立刻就到一个最大的城市里去，”她说。“这城的名字我可记不起来了——我老是记不住名字。我乘着载满没收物资的大车到市政府去。然后我跑到监狱看守那里去。他谈起他的犯人，特别谈到一个讲了许多鲁莽话的犯人。这些话引起另外许多话，而这另外许多话被讨论了一番，受到了批评。

“‘这完全是一套香肠栓熬的汤①，’他说；‘但这汤可能弄得他掉脑袋！’

---

①　见第66页注。

“这引起了我对于那个犯人的兴趣，”小耗子说，“于是我就找到一个机会，溜到他那儿去——因为在锁着的门后面总会有一个耗子洞的！他的面色惨白，满脸都是胡子，睁着一对大眼睛。灯在冒着烟，不过墙壁早已习惯于这烟了，所以它并不显得比烟更黑。这犯人在黑色的墙上画出了一些白色的图画和诗句，不过我读不懂。我想他一定感到很无聊，而欢迎我这个客人的。他用面包屑，用口哨和一些友善的字眼来诱惑我：他很高兴看到我，而我也只好信任他；因此我们就成了朋友。

“他把他的面包和水分给我吃；他还送给我乳饼和香肠。我生活得很阔绰。我得承认，主要是因为这样好的交情我才在那儿住下来。他让我在他的手中，在他的臂上乱跑；让我钻进他的袖子里去，让我在他的胡子里爬；他还把我叫做他的亲爱的朋友。我的确非常喜欢他，因为我们应该礼尚往来！我忘记了我在这个广大世界里旅行的任务，我忘记了放在地板裂缝里的香肠栓——它还藏在那儿。我希望住下来，因为如果我离开了，这位可怜的犯人就没有什么朋友了——象这样活在世界上就太没有意义了！我呆下来了，可是他却没有呆下来。在最后的一次，他跟我说得很伤心，给

了我比平时多一倍的面包和乳饼皮,用他的手对我飞吻。他离去了，再也没有回来。我不知道他的结果。

“‘香肠栓熬的汤!’看守说——我现在到他那儿去了，但是我不能信任他。的确,他也把我放在他的手里,不过他却把我关进一个笼子里——一部踏车里去了。这真可怕!你在里面转来转去，一步也不能向前走，只是叫大家笑你!

“看守的孙女是一个可爱的小东西。她的鬈发是那么金黄，她的眼睛是那么快乐，她的小嘴老是在笑。



“‘你这个可怜的小耗子!’她说，同时偷偷地向我的这个丑恶的笼子里看。她把那根铁插梢抽掉了，于是我就跳到窗板

上，然后从那儿再跳到屋顶上的水笕里去。自由了！自由了！我只能想这件事情，我旅行的目的现在顾不到了。

“天很黑,夜到来了。我藏进一座古老的塔里面去。这儿住着一个守塔人和一只猫头鹰。这两位我谁也不能信任，特别是那只猫头鹰。这家伙很象猫子，有一个喜欢吃耗子的大缺点。不过人们很容易看不清真相,我就是这样。这家伙是一个非常有礼貌、非常有教养的老猫头鹰。她的知识跟我一样丰富,比那个守塔人还要丰富。一些年轻的猫头鹰对于什么事情都是大惊小怪；但她只是说:‘不要弄什么香肠栓熬汤吧!’她是那么疼爱她的家庭，她所说的最厉害的话也不过是如此。我对她是那么信任，我从我躲藏的小洞里叫了一声:‘吱!’我对她的信任使她非常高兴。她答应保护我,不准任何生物伤害我。她要把我留下来,留待粮食不足的冬天给她自己受用。

“无论从哪方面讲,她要算是一个聪明人。她证明给我看，说守塔人只能‘吹几下’挂在他身边的那个号角:‘他因此就觉得了不起，以为他就是塔上的猫头鹰！他想要做大事情，但是他却是一个小人物——香肠栓熬的汤!’

“我要求猫头鹰给我做这汤的食谱。于是她就解释给

我听。

“‘香肠栓熬的汤，’她说，‘只不过是人间的一个成语罢了。每人对它有自己不同的体会：各人总以为自己的体会最恰当，不过事实上这整个的事儿没有丝毫意义！’

“‘没有丝毫意义！’我说。这使我大吃一惊！真理并不是老使人高兴的事情，但是真理高于一切。老猫头鹰也是这样说的。我想了一想，我觉得，如果我把‘高于一切的东西’带回的话，那么我倒是带回了一件价值比香肠栓汤要高得多的东西呢。因此我就赶快离开，好使我能早点回家，带回最高、最好的东西——真理。耗子是一个开明的种族，而耗子王则是他们之中最开明的。为了尊重真理，他是可能立我为皇后的。”

“你的真理却是谎言！”那个还没有发言的耗子说。“我能做这汤，而且我说得到就做得到！”

5　汤是怎样熬的

“我并没有去旅行，”第四只耗子说。“我留在国内——这样做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旅行的必要。我们在这儿同样可以得到好的东西。我没有走！我的知识并不是从神怪的

生物那儿得来的，也不是狼吞虎咽地啃来的，也不是跟猫头鹰说话学来的。我是从自己的思索中得来的。请你们把水壶拿来，装满水吧！请把水壶下面的火点起来吧！让水煮开吧——它得滚开！好，请把栓放进去！现在请国王陛下把尾巴伸进开水里去搅几下！陛下搅得越久，汤就熬得越浓。它并不花费什么东西！并不需要别的什么材料——只须搅它就得了！”

“是不是别的耗子可以做这事情呢？”国王问。

“不成，”耗子说。“只有耗子王的尾巴有这种威力。”

水在沸腾着。耗子王站在水壶旁边——这可算说是一种危险的事儿。他把他的尾巴伸出来，好象别的耗子在牛



奶房的那副样儿——它们用尾巴挑起盘子里的乳皮，然后再去舔这尾巴。不过他把他的尾巴伸进滚水里没有多久就赶快跳开了。

“不成问题——你是我的皇后了！”他说。“我们等到我们金婚节的时候再来熬这汤吧，这样我们穷苦的子民就可以快乐一番——大大地快乐一番！”

于是他们马上就举行了婚礼。不过许多耗子回到家来的时候说：“我们不能把这叫做香肠栓熬的汤：它应该叫做耗子尾巴做的汤才对！”他们说，故事中有些地方讲得很好；可是整个的事儿不一定要这样讲。

“我就会如此这般地讲，不会别样讲！——”

这是批评家说的话。他们总是事后聪明的。

这个故事传遍了全世界。关于它的意见很多，不过这个故事本身保持了它的原样。不管大事也好，小事也好，能做到这种地步就要算是最好的了，香肠栓做的汤也是如此。不过要想因此而得到感激可就错了！



单身汉[1]的睡帽

哥本哈根有一条街；它有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虎斯根·斯特勒得[2]。为什么它要叫这样一个名字呢？它的意义是什么呢？它应该是德文。不过人们在这儿却把德文

弄错了。人们应该说 Haüschen 才对，它的意义是“小房子”。有个时候——的确是在许多许多年以前——这儿没有什么大建筑，只有象我们现在在庙会时所看到的那种木棚子。是的，它们比那还要略为大一点，而且开得有窗子；不过窗框里镶着的东西，不是兽角，就是膀胱皮，因为那时玻璃很贵，不是每座屋子都用得起的。当然，我们是在谈很久以前的事情——那么久，即使曾祖父的祖父谈起它，也要说“好久以前的时候”——事实上，那是好几个世纪以前的事儿。

那时卜列门和留贝克的有钱商人经常跟哥本哈根做生意。他们不亲自到这儿来，只是派他们的伙计来。这些人就住在这条“小房子街”上的木棚子里，出卖啤酒和香料。

德国的啤酒是非常可口的，而且种类繁多，包括卜列

---

① 单身汉（Pebersvend）这个字在丹麦文里是由 Peber（胡椒）和 Svend（店伙）两个字合成的。可见丹麦文中“单身汉”这个字的起源是与这个故事有关的，即“胡椒朋友”。

② 原文“Hysken Straede”即“小房子街”的意思。这既不象丹麦文，也不象德文，而是“洋泾浜”的德文和丹麦文的混合物。Hysken 是丹麦人把德文 Haüschen（小房子）改成丹麦文的结果。“Straede”（街）是地道的丹麦文。

门、普利生、爱姆塞等啤酒，甚至还有布龙斯威克白啤酒[①]。香料出售的种数也不少——番红花、大茴香、生姜，特别是胡椒。的确，胡椒是这儿一种最重要的商品；因此在丹麦的那些德国的伙计就获得了一个称号：“胡椒朋友”。他们在出国以前必须答应老板一个条件，那就是：他们不能在丹麦讨太太。他们有许多人就这样老了。他们得自己照料自己，安排自己的生活，压制自己的感情——如果他们真有感情冲动起来的话。他们有些人变成了非常孤独的单身汉，思想很古怪，生活习惯也很古怪。从他们开始，凡是达到了某种年龄而还没有结婚的人，现在人们统统把他们叫做“胡椒朋友”。人们要懂得这个故事，必须要了解这一点。

“胡椒朋友”成了人们开玩笑的一个对象。据说他们总是要戴上睡帽，并且把帽子拉到眼睛上，然后才去睡觉：

砍柴，砍柴！
唉，唉！这些单身汉真孤独，
他们戴着一顶睡帽去睡觉，

① 布龙斯威克（Brunswick）是德国中部的一个城市。这儿的啤酒以强烈著名。

他只好自己点上蜡烛。

是的，这就是人们所唱的关于他们的歌！人们这样开一个单身汉和他的睡帽的玩笑，完全是因为他们既不理解单身汉，也不认识他的睡帽的原故。唉！这种睡帽谁也不愿意戴上！为什么不呢？我们且听吧：

在很古的时候，这条小房子街上没有铺上石块；人们把脚从这个坑里拖出来，又踏进另一个坑里去，好象是在一条崎岖不平的侧路上走一样；而且它还是狭窄得很。那些小房子紧挨在一起，和对面的距离很短，所以在夏天就常常有人把布篷从这个屋子扯到对面的屋子上去。在这种情况下，胡椒、番红花和生姜的气味就比平时要特别厉害了。

柜台后面站着的没有很多年轻人；不，他们大多数都是老头儿。但是他们并不是象我们所想象的那些人物：他们并没有戴着假发和睡帽，穿着紧腿裤，把背心和上衣的扣子全都扣上。不是的，祖父的曾祖父可能是那个样儿——肖像上是这样绘着的；但是“胡椒朋友”却没有钱来画他们的肖像。这也实在可惜：如果曾经有人把他们某一位站在柜台后或在礼拜天到教堂去做礼拜的那副样儿画出一张来，现

在一定是很有价值的。他们的帽子总是有很高的顶和很宽的边。年轻的伙计有时还喜欢在帽子上插一根羽毛。羊毛衬衫被烫得很平整的布领子掩着;窄上衣紧紧地扣着,大氅松松地披在身上，裤脚一直扎进宽口鞋里——因为这些伙计们都不穿袜子;腰带上挂着一把吃饭用的刀子和汤匙;同时为了自卫起见，还插着一把较大的刀子——这个武器在那个时候常常是不可缺少的。

安东——小房子街上一位年纪最大的店员——他节日的装束就是这样。他只是没有戴高顶帽子，而戴了一种无



边帽。在这帽子底下还有一顶手织的便帽——一顶不折不扣的睡帽。他戴惯了它,所以它就老是在他的头上。他有两顶这样的帽子。他真是一个值得画一下的人物,他瘦得象一根棍子,他的眼睛和嘴巴的四周全是皱纹;他的手指很长,全是骨头;他的眉毛是灰色的,密得象灌木丛。他的左眼上悬得有一撮头发——这并不使他显得漂亮,但却引起人对他的注意。人们都知道,他是来自卜列门;可是这并不是他的故乡,只是他的老板住在那儿。他的老家是在杜林吉亚——在瓦尔特堡附近的爱塞纳哈城①。老安东不大谈到它,但这更使他想念它。

这条街上的老伙计们不常碰到一起。每人呆在自己的店里。晚间很早店就关上门了,因此店也显得相当黑暗。只有一丝微光从屋顶上镶着角的窗子透露进来。在这里面,老单身汉一般地是坐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本德文《圣诗集》,口中吟着晚祷诗;要不然他就在屋子里东摸西摸,一直忙到深夜,这种生活当然不是很有趣的。在他乡作为一个异国

① 杜林吉亚(Thuringia)是德国一个省,以多森林和美丽的城市如魏玛(Weimar)和爱塞纳哈(Eisenach)著名。瓦尔特堡(Wartburg)是一个古老的宫殿;在中世纪许多吟游诗人经常到这儿来举行诗歌比赛。

人是一种悲惨的境遇：谁也不管你，除非你妨害到别人。

当外面是黑夜、下着大雨或小雨的时候,这地方就常常显得极端阴暗和寂寞。这儿看不见什么灯,只有挂在墙上的那个圣母像面前有一个孤独的小亮。在街的另一头，在附近一个渡口的木栏栅那儿,水声这时也可以清楚地听得见。这样的晚上是既漫长而又孤寂,除非人们能找些事情来做。打包裹和拆包裹并非是天天有的事情；而人们也不能老是擦着秤或者做着纸袋。所以人们还得找点别的事情来做。老安东正是这样打发他的时间。他缝他的衣服，补他的皮鞋。当他最后上床睡觉的时候，他就根据他的习惯在头上保留着他的睡帽。他把它拉得很低。但是不一会儿他又把它推上去,看看灯是不是完全吹熄了。他把灯摸一下,把灯芯捻一下,然后翻个身躺下去,又把睡帽拉下一点。这时他心里又疑虑起来：是不是下面那个小火钵里的每一颗炭都熄了和压灭了——可能还有一颗小小的火星没有灭，它可以使整钵的火又燃起来,造成灾害。于是他就下床来,爬下梯子——因为我们很难把它叫做“楼”梯。当他来到那个火钵旁边的时候，一颗火星也看不见；他很可以转身就回去的。但是当他走了一半的时候,他又想起门闩没有插好,窗



扉没有关牢。是的，他的那双瘦腿又只好把他送到楼下来。当他又爬到床上去的时候，他全身已经冻冰了，他的牙齿在嘴里发抖，因为当寒冷知道自己呆不了多久的时候，它也就放肆起来。他把被子拉得更上一点，把睡帽拉得更低一点，直盖到眉毛上，然后他的思想便从生意和这天的烦恼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但是这也不是愉快的事情，因为这时许多回忆就来了，在他周围放下一层帘子，而这些帘子上常常是有尖针的。人们常常用这些针来刺自己，叫出一声“哦！”这些刺就刺进肉里去，使人发烧，还使人流出眼泪。老安东就常常是这个样子——流出热泪来。大颗的泪珠一直滚到被子上或地板上。它们滴得很响，好象他痛苦的心弦已经断了似的。有时它们象火焰似地燎起来，在他面前照出一幅生命的图画——

一幅在他心里永远也消逝不了的图画。如果他用睡帽把他的眼睛揩一下的话,这眼泪和图画的确就会破灭,但是眼泪的源泉却是一点也没有动摇,它仍然藏在他心的深处。这些图画并不根据它们实际发生的情况，一幕一幕地按照次序显现出来;最痛苦的情景常常是一齐到来;最快乐的情景也是一齐到来，但是它们总是撒下最深的阴影。

“丹麦的山毛榉林子是美丽的!”人们说，但是瓦尔特堡附近的山毛榉林子,在安东的眼中,显得更美丽得多。那个巍峨的骑士式的宫殿旁长着许多老栎树。它们在他的眼中也要比丹麦的树威严和庄重得多。石崖上长满了长春藤;苹果树上开满了花:它们要比丹麦的香得多。他生动地记起了这些情景。于是一颗亮晶晶的眼泪滚到他脸上来了；在这颗眼泪里面，他可以清楚地看到两个孩子在玩耍——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男孩有一副鲜红的脸，金黄的鬈发和诚实的蓝眼睛。他是一个富有商人的儿子小安东——就是他自己。女孩有棕色的眼珠、黑发和聪明伶俐的外表。她是市长的女儿茉莉。这两个孩子在玩着一个苹果。他们摇着这苹果，倾听里面的苹果子发出什么响声。他们把它切成两半;每个人分一半。他们把苹果子也平均地分了,而且都

吃掉了，只剩下一颗。小女孩提议把这颗子埋在土里。

“那末你就可以看到会有什么东西长出来。那将是你料想不到的一件东西。一棵完整的苹果树将会长出来，但是它不会马上就长的。”

于是他们就把这苹果子埋在一个花钵里。两个人为它热心地忙了一阵。男孩用手指在土里挖了一个洞，小女孩把子放进去；然后他们两人就一起用土把它盖好。

“不准明天把它挖出来，看它有没有长根，”她说。“这样可就不行！我以前对我的花儿也这样做过，不过只做过两次。我想看看它们是不是在生长；那时我也不太懂，结果花儿全都死了。”

安东把这花钵搬到自己家里去。有一整个冬天，他每天早晨去看它。可是除了黑土以外，他什么也看不见。接着春天到来了；太阳照得很温暖。最后有两片绿叶子从钵子里冒出来。

“它们就是我和茉莉！”安东说。“这真是美！这真是妙极了！”

不久第三片叶子又冒出来了。这一片代表谁呢？是的，另外一片叶儿也长出来了，接着又是另外一片！一天一天

地，一星期一星期地，它们长宽了。这植物开始长成一棵树。这一切现在映在一颗泪珠里——于是被揩掉了，不见了；但是它可以从源泉里再涌出来——从老安东的心里再涌出来。

在爱塞纳哈的附近有一排石山。它们中间有一座是分外地圆，连一棵树，一座灌木林，一根草也没有。它叫做维



纳斯山，因为在它里面住着维纳斯夫人——异教徒时代的神祇之一。她又叫做荷莱夫人。住在爱塞纳哈的孩子们，过去和现在都知道关于她的故事。把那个高贵的骑士和吟游诗人但霍依塞尔[①]，从瓦尔特堡宫的歌手群中引诱到这山里去的人就正是她。

小茉莉和安东常常站在这山旁边。有一次茉莉说：

"你敢敲敲这山，说：'荷莱夫人！荷莱夫人！请把门打开，但霍依塞尔来了呀'吗？"但是安东不敢。茉莉可是敢了，虽然她只是高声地、清楚地说了这几个字："荷莱夫人！荷莱夫人！"其余的几个字她对着风说得那么含糊，连安东都不相信她真的说过什么话。可是她做出一副大胆和淘气的神气——淘气得象她平时带些小女孩子到花园里来逗他的那个样儿：那时因为他不愿意被人吻，同时想逃避她们，她们就更想要吻他；只有她是唯一敢吻他的人。

"我可以吻他！"她骄傲地说。于是她便搂着他的脖子。这是她的虚荣的表现。安东只有屈服了，对于这事也不深

---

① 但霍依塞尔（Tannhaüser）是德国十三世纪的一个抒情诗人。德国的名作曲家瓦格纳（Richard Wagnor，1813—1883）曾根据关于他的传说写出一个有名的歌剧，叫做《但霍依塞尔》。

究。

茉莉是多么可爱，多么大胆啊！住在山里的荷莱夫人据说也是很美丽的，不过那是一种诱惑人的恶魔的美。最完善的美要算是圣·伊丽莎白的那种美。她是这地方的守护神,杜林吉亚的虔诚的公主;她的善行被编成了传说和故事,在许多地方被人歌颂。她的画像挂在教堂里,四周悬着许多银灯。但是她一点也不象茉莉。

这两个孩子所种的苹果树一年一年地在长大。它长得那么高,他们不得不把它移植到花园里去,让它能有新鲜空气、露水和温暖的太阳。这树长得很结实,能够抵御冬天的寒冷。它似乎在等待严寒过去，以便它能开出春天的花朵而表示它的欢乐。它在秋天结了两个苹果——一个给茉莉，一个给安东。它不会结得少于这个数目。

这株树在欣欣向荣地生长。茉莉也象这样在生长。她是象一朵苹果花那样新鲜。可是安东欣赏这朵花的时间不长久。一切都起了变化！茉莉的父亲离开了老家，到很远的地方去了;茉莉也跟他一起去了。是的,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火车把他们的旅行缩短成为几个钟头。但是在那个时候,从爱塞纳哈向东走,到杜林吉亚最远边境上的一个叫

做魏玛的城市，却需要一天一夜以上的时间。

茉莉哭起来，安东也哭起来。他们的眼泪溶成一颗泪珠，而这颗泪珠有一种快乐可爱的粉红颜色，因为茉莉告诉他，说她爱他——爱他胜过爱华丽的魏玛城。

一年、两年、三年过去了。在这期间他收到了两封信。一封是由一个信差带来的；另一封是由一个旅人带来的。路途是那么遥远而又艰难，同时还要曲曲折折地经过许多城



市和村庄。

茉莉和安东常常听人谈起特里斯丹和依苏尔特①的故事，而且他常常把这故事来比自己和茉莉。但是特里斯丹这个名字的意义是在“苦难中生长的”；这与安东的情况不相合，同时他也不能象特里斯丹那样,想象“她已经忘掉了我”。但是依苏尔特的确也没有忘掉他的意中人:当他们两人死后各躺在教堂一边的时候，他们坟上的菩提树就伸到教堂顶上去，把它们盛开的花朵交织在一起。安东觉得这故事很美丽，但是悲惨。不过他和茉莉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这样悲惨的吧。于是他就唱出一个吟游诗人维特·冯·德尔·佛格尔外得②所写的一支歌:

在荒地上的菩提树下——!

他特别觉得这一段很美丽:

---

① 这是中世纪一个传奇故事中的两个主角。特里斯丹(Tristan)爱上了国王马尔克的女儿依苏尔特(Isolde)。因为皇后的嫉妒，他们不得结婚。

② 维特·冯·德尔·佛格尔外得（Walther von der Vogelweide，1170—1230?）是德国一个有名的抒情诗人和吟游诗人。他最著名的情诗是《在菩提树下》（Unter der Linden）。

从那沉静的山谷里，从那树林，

哎哎哟！

飘来夜莺的歌声。

他常常唱着这支歌。当他骑着马走过深谷到魏玛去看茉莉的时候，他就在月明之夜唱着并且用口哨吹着这支歌。他要在她意料不到的时候来，而他也就在她意料不到的时候到来了。

茉莉用满杯的酒，愉快的陪客，高雅的朋友来欢迎他；还为他准备好了一个漂亮的房间和一张舒服的床。然而这种招待跟他梦想的情形却有些不同。他不理解自己，也不能理解别人；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一个人可能被请到一家去，跟这家的人生活在一起，而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一个人可以一起跟人谈话，象坐在马车里跟人谈话一样，可能彼此都认识，象在旅途上同行的人一样——彼此都感到不方便，彼此都希望自己或者这位好同伴赶快走开。是的，安东现在的感觉就是这样。

“我是一个诚实的女子，”茉莉对他说，“我想亲自把这

一点告诉你！自从我，们小的时候起，我们彼此有了许多变化——内在的和外在的变化。习惯和意志控制不了我们的感情。安东！我不希望叫你恨我，因为不久我就要离开此地。请相信我，我衷心希望你一切都好。不过叫我爱你——现在我所理解的对于男子的那种爱——那是不可能的了。你必须接受这事实。再会吧，安东！”

安东也就对她说了“再会”。他的眼里流不出什么眼泪，不过他感到他不再是茉莉的朋友了。白热的铁和冰冷的铁，只要我们吻它一下，在我们的嘴唇上所产生的感觉都是一样的。他的心里充满了恨，也充满了爱。

他这次没有花一天一夜的工夫，就回到爱塞纳哈来了，但是这种飞快的速度已经把他骑着的那匹马累坏了。

“有什么关系！”他说，“我也毁掉了。我要毁掉一切能使我记起她、荷莱姑娘或者那个女异教徒维纳斯的东西，我要把那棵苹果树砍断，把它连根挖起来，使它再也开不了花，结不了果！”

可是苹果树倒没有倒下来，而他自己却倒下来了：他躺在床上发烧，起不来了。什么东西可以使他再起床呢？这时他得到一剂药，可以产生这样的效果——一剂最苦的、会

刺激他生病的身体和萎缩的灵魂的药：安东的父亲不再是富有的商人了。艰难的日子——考验的日子——现在来到门前了。倒楣的事情象汹涌的海浪一样，打进这曾经一度是豪富的屋子里来。他的父亲成了一个穷人。悲愁和苦难把他的精力折磨尽了。安东不能再老是想着他爱情的创伤和对茉莉的愤怒，他还要想点别的东西。他得成为这一家的主人——布置善后,维持家庭,亲自动手工作。他甚至还得自己投进这个茫茫的世界，获得自己的面包。

安东到卜列门去。他在那里尝到了贫穷和艰难日子的滋味。这使得他的心硬，使得他的心软——常常是过于心软。

这世界是多么不同啊！实际的人生跟他在儿时所想象的东西是多么不同啊！吟游诗人的歌声现在对他有什么意义呢?那只不过是一种声音,一种废话罢了!是的,这正是他不时所起的感想;不过这歌声有时在他的灵魂里又唱起来,于是他的心就又变得温柔了。

“上帝的意志总是最好的!”他不免要这样说。“这倒也是对的：上帝不让我保留住茉莉的心。好运既然离开了我，我们的关系发展下去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在她还没有

知道我破产以前,在她还想不到我的遭遇以前,她就放弃了我——这是上天给我的一种恩惠。一切都是为了一个最好的目的而安排的。这不能怪她——而我却一直在恨她，对她起了那么大的恶感!”

许多年过去了。安东的父亲死了；他的老屋已经有陌生人进去了。不过安东却要再看到它一次。他富有的主人因了某些生意要派他出去；他的职务又使他回到他的故乡爱塞纳哈城来。那座古老的瓦尔特堡宫和它的一些石刻的“修士和修女”,仍然立在山上,一点也没有改变。巨大的栎树把那些轮廓衬托得更鲜明，象在他儿时一样。那座维纳斯山赤裸裸地立在峡谷上，发着灰色的闪光。他倒很想喊一声:“荷莱夫人哟，荷莱夫人哟,请把山门打开吧,让我躺在我故乡的土里吧!”

这是一种罪恶的思想;他划了一个十字。这时有一只小鸟在一个丛林里唱起来；于是那支吟游诗人的歌又回到他心里来了:

在那沉静的山谷里，从那树林，

哎哎哟!

飘来夜莺的歌声。

他现在含着眼泪来重看这座儿时的城市，他不禁记起了许多事情。他父亲的房子仍然跟以前一样,没有改变;但是那个花园却改观了:现在在它的一边开辟了一条小径;他没有毁掉的那棵苹果树仍然立在那儿，不过它的位置已经是在花园的外面,在小径的另一边。象往时一样,太阳照在这苹果树上,露珠落到它身上；它结了那末多的果子,连枝丫都弯到地上来了。

“它长得真茂盛!”他说。“它可会长!”

虽然如此，它还是有一根枝子被折断了。这是一只残忍的手做的事情，因为它离开路旁那么近。

“人们把它的花朵折下来，连感谢都不说一声。——他们偷它的果子,折断它的枝条。我们谈到这棵树的时候,也可以象谈到某些人一样,当它在摇篮里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它会达到这步田地！它的生活在开始的时候是多么光明啊！结果是怎样呢？它被人遗弃了，忘掉了——一棵花园的树,现在居然流落到荒郊,站在大路边！它立在那儿没有什么东西保护它;它只让人劫掠和折断!它固然不会因此而

死掉,但是它的花将会一年一年地变得稀少,它很快就会停止结果，最后——最后一切就都完了!”

这是安东在这树下所起的感想。这也是他在一个遥远的国度里，在哥本哈根的那个“小房子街”上的一座孤寂的木屋子里，在许多夜里，所起的感想。他被他富有的老板——一个卜列门的商人——送到这儿来，第一个条件是不准他结婚。

“结婚！哈！哈！”他对自己苦笑起来。

冬天来得很早；外面冻得厉害。一阵暴风雪在外面呼啸。凡是能呆在家里的人都呆在家里不出来。因此，住在对面的邻居也没有注意到安东有两天没有开过店门，他本人也没有出现，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如果没有必要的事情，谁会走出来呢?

那是灰色的、阴沉的日子。在这些窗子没有镶玻璃的房子里，平时只有黎明和黑夜这两种气氛。老安东有整整两天没有离开过他的床，因为他没有气力起来。天气的寒冷已经把他冻僵了。这个被世人遗忘了的单身汉,简直没有办法照料自己了。他亲自放在床边的一个水壶，他现在连拿它的气力都没有。现在它里面最后的一滴水已经喝光了。

压倒他的东西倒不是发烧,也不是疾病,而是衰老。在他睡着的那块地方,他简直被漫长的黑夜吞没了。一只小小的蜘蛛——可是他看不见它——在兴高采烈地、忙忙碌碌地围着他的身体织了一层蛛网。它好象是在织一面丧旗,以便在这老单身汉闭上眼睛的那天可以挂起来。

时间过得非常慢,非常长,非常空洞。他再没有眼泪可流，他也不感到痛楚。他心里也不再想起茉莉。他有一种感觉：这世界与生活熙熙攘攘的声音和他再没有什么关系——他仿佛是躺在世界的外面。谁也没有想到他。他偶尔也感觉到有点饥渴。是的,他有这种感觉!但是没有谁来送给他茶水——没有谁。

于是他想起那些饥饿的人；他想起圣·伊丽莎白生前的事迹。她是他故乡和他儿童时代的守护神，杜林吉亚的公爵夫人,一个高贵的少妇。她常常去拜访最贫寒的角落、带食物和安慰给生病的人。她的一切虔诚的善行射进他的灵魂。他想起她带给苦痛的人们安慰的话语，她替受难的人们裹伤,带食物给饥饿的人吃,虽然她的严厉的丈夫常为这类的事情骂她。他记起那个关于她的传说：她有一次提着满满一篮的食物和酒；这时监视着她的脚步的丈夫就走



过来，生气地问她提着的是什么东西；她害怕得抖起来，她回答说她篮子里盛的是她在花园里摘下的玫瑰花朵；他把那块白布从篮子上拉开，于是一件奇迹为这虔诚的妇人发生了：面包、酒、和这篮子里的每件东西全都变成了玫瑰花！

老安东的心里现在充满了对于这位圣者的记忆。她现在就亲身在他沮丧的面孔前面立着，在丹麦国土上这个简陋木屋子里的、他的床边立着。他把头伸出来，凝望着她那对温柔的眼睛，于是他周围的一切就变成了玫瑰和阳光。是的，它们在展开花瓣，喷出香气。这时他闻到一种甜蜜的、苹果花的香味。于是他就看到一株开满了花朵的苹果树；它在他头上展开了一片青枝绿叶——这就是他和茉莉用苹果子共同种的那株树。

这树在他身上撒下它芬芳的花瓣，使他发热的前额感到清凉，这些花瓣落到他干渴的嘴唇上，象面包和酒似地提起他的精神。这些花瓣落到他的胸膛上，他于是感到轻松，想安静地睡过去。

“现在我要睡了！”他对自己低声说。“睡眠可以恢复精神。明天我将又可以起床了，又变得健康和强壮了。那才美呢，那才好呢！这株用真正的爱情所培养出来的苹果树！现

在我可以看到它，看到它开花结果!”

于是他就睡去了。

过了一天以后——这是他的店子关门的第三天——暴风雪停止了。对面的一个邻居到他的木屋子里来看这位一直还没有露面的老安东。安东直直地躺在床上——死了——他的双手紧紧地抓着他的那顶老睡帽！在他入殓的时候,人们没有把这顶睡帽戴在他的头上,因为他还有一顶崭新的白帽子。

他曾经流过的那些眼泪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这些泪珠变成了什么呢？它们都装在他的睡帽里——真正的泪珠是没有办法洗掉的。它们留在那顶睡帽里被人忘记了。不过那些旧时的回忆和旧时的梦现在保存在这顶“单身汉的睡帽”里。请你不要希望得到这顶帽子吧。它会使你的前额烧起来，使你的脉搏狂跳,使你做起象真事一样的梦来。安东死后戴过这帽子的第一个人就有这样亲身的体会。这个人就是市长本人。他有一个太太和十一个孩子，而且生活得很好。他马上就做了许多梦,梦到失恋、破产和艰难的日子。

“乖乖！这帽子真是热得烫人!”他说,赶快把它从脑袋

上拉掉。

一颗泪珠滚出来,接着滚出第二颗,第三颗；它们滴出响声，发出闪光。

“一定是关节炎发作了!”市长说。“我的眼睛有些发花!”

这是半个世纪以前爱塞纳哈的老安东所撒下的泪珠。

从来无论什么人,只要戴上这顶睡帽,便会做出许多梦和看到许多幻影。他自己的生活便变成了安东的生活，而且成为一个故事;事实上,成为许多的故事。不过我们可以让别人来讲它们。我们现在已经讲了头一个。我们最后的一句话是：请不要希望得到那顶“老单身汉的睡帽”。



一 点 成 绩

“我要作出一点成绩!”五兄弟之中最大的一位说,“因为我想成为世界上一个有用的人。只要我能发挥一点作用,哪怕我的地位很低也没有什么关系。我情愿这样,因为这总算是一点成绩。我愿意去做砖,因为这是人们非要不可的东西!我也算真正做了某些事情了!”

“不过你的这‘一点成绩’真是微不足道!”第二位兄弟

说。“这简直等于什么也没有做。这是一种手艺人的工作，机器也可以做得出来。哎，我倒想当一个泥瓦匠呢。这才是真正重要的工作;我要这样办。这可以使你有一种社会地位：你可以参加一种同业工会,成为一个市民,有自己的会旗和自己的酒店①。是的,如果我的生意好的话,我还可以雇一个帮手。我可以成为一个师傅，我的太太也可以成为一个师娘了。这才算得上一点成绩呢!”

“这真是一文不值!”第三位兄弟说,“因为这是列在阶级之外的东西。这个城里有许多阶级是列在‘师傅’之上的。你可以是一个正直的人;不过作为一个‘师傅’,你仍然不过是大家所谓的‘平民’罢了。不，我知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东西。我要做一个建筑师。这样,我就可以进入艺术和想象的领域，那么我也可以跟文化界的上层人物并列了。我必须从头作起——的确,我可以坦白地这样讲:我要先当一个木匠的学徒。我要戴一顶便帽,虽然我平常是习惯于戴丝织礼帽的。我要替一些普通人跑腿,替他们取啤酒和烧酒,同时让他们把我称为‘你’——这当然是很糟糕的。不过我可以

---

① 在旧时的欧洲，同业公会的会员有专门为自己行业开的酒店；他们可以自由地到这种酒店里去吃酒和聊天。

把这整个事儿当做一种表演——一种化装表演。明天——这也就是说，当我成了师傅以后——我就走我自己的道路，别的人都不在我的眼下！我将上专门学校，学习绘图，成为一个建筑师。这才算得上‘一点成绩’呢！非常有用的成绩！我将会变成‘阁下’和‘大人’。是的，我的名字前面和后面还会加一个头衔呢。我将象我的前辈一样，不停地建筑。这样的事情才可靠呢！这就是我所谓的‘一点成绩’！”

“不过你的所谓的一点成绩对我说来算不了什么！”第四位说。“我决不随波逐流，成为一个模仿者。我是一个天才，比你们所有的人都高明！我要成为一个新的设计专家，创造出新的设计思想，使建筑适合于各国的气候、材料、民族性和我们的时代的趋势——此外还要加上能表现我的天才的一层楼！”

“不过假如材料和气候不对头又怎么办呢？”第五位说。“这样可就糟了，因为这两件东西都是很重要的——至于民族性，它可以被夸大到虚伪的程度。时代也可以变得疯狂，正如青年时代一样。我可以看得出来，不管你们怎样自命不凡，你们谁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不过，随你们怎样吧，我决不跟你们一样。我要站在一切事情之外，只是研究

你们所做的事情。每件事情总免不了有错误。我将挑剔和研究错误，这才是重要的事情呢！”

他能说到就能做到。关于这第五位兄弟，大家都说：“这人颇有点道理！他有一个很好的头脑，可是他什么事情也不做！”

但是正因为如此，他才算是“重要”。

你要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故事。但是只要世界存在，这种故事是不会有结尾的。

但是除此以外，这五位兄弟还做了些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请听下去吧，现在书归正传。

最大的那位哥哥是做砖的。他发现每块砖做成以后，可以赚一块小钱——一块铜做的钱。不过许多铜板堆在一起就积成一块漂亮的银洋。无论在什么地方——在面包房里也好，在屠户店里也好，在裁缝店里也好，只要你用这块钱去敲门，门立刻就开了。于是你需要什么，就能得到什么。你看，这就是砖所能做到的事情。有的砖裂成碎片或者分做两半，虽然如此，它还是有用。

一个穷苦的女人玛珈勒特希望在海边的堤岸上造一个小屋子。那位最大的哥哥把所有的碎砖头都送给她，此外

还送给她少数的整砖，因为他是一个好心肠的人，虽然他除了做砖以外，没有干出什么别的了不起的事来。这个穷苦的女人亲手造起了她自己的屋子。屋子很小，那个唯一的窗子也很窄狭，门也很低，草顶也不太漂亮。但是它究竟可以避风雨，而且是面对着一望无际的大海。海的浪花冲击着堤岸，咸泡沫洗刷着屋子。但这屋子仍然屹立不动，虽然那个做砖的人已经死亡，化为尘土。

至于第二位兄弟，是的，他有一套与众不同的建筑方法，因为他已经学习过这行手艺。在他当完了学徒以后，他就背上他的背包，哼出一支手艺人的小调来：

我要在年轻的时候到处跑跑，
住在异地也跟在家一样高兴。
我的手艺也就等于我的钱包，
我最大的幸福就是我的青春。
然后我要回来看看我的故乡，
因为我这样答应过我的爱人。
好，这手艺是有出息的一行，
我要成为一个师傅而出名！

事实上也就是这样。当他回到家来以后，他就在城里成为一个师傅了。他建筑了这幢房子，又马上建筑那一幢；他建筑了一整条街。这条整齐的街非常好看，使这个城市增光不少。于是别的房子又为他建筑了一幢小房子。不过房子怎么能建筑房子呢？假如你去问它们，它们是不会回答的。但是人能够回答："当然这幢房子是整个的街为他建筑的罗！"

这是一幢小房子，有土铺的地。不过当他跟他的爱人在那上面跳舞的时候，这土铺的地就变得非常光滑。墙上的每颗石子开出一朵花。这是很美丽的，比得上最贵重的挂锦。这是一幢美丽的房子，里面住着一对幸福的夫妇，外面飘着一面同业工会的旗帜。伙计和学徒都喊："恭喜！"是的，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于是他就死去了——这也算是一点成绩。

现在当建筑师的第三位兄弟来了。他曾经当过木匠的学徒，常常戴着一顶便帽，而且专门跑腿。不过他后来进了一个专门学校，爬上了建筑师、"阁下和大人"的地位。他的哥哥是一个石匠师傅，但是整条街为他建筑了一幢房子。

现在这条街当然就以他的名字命名，而街上最美丽的一幢房子也就是他的房子。这是一件成绩,而他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的名字前面和后面都有一个很长的头衔。他的孩子被称为少爷。他死了以后,他的太太成了贵妇人。这是一件成绩！他的名字，作为一个街名,在街头永垂不朽,而且挂在人们的嘴上。是的，这是一件成绩!

现在作为一个天才的第四位兄弟来了。他要发明创造性的新东西,此外还要加上一层楼,但是那层最高的楼却塌下来了;他也倒栽葱地滚下来,跌断了脖子。但是人们却为他举行了一个隆重的葬礼，扬起同业工会的旗帜，奏起音乐;报纸上印了许多颂辞,街上的铺道上都撒满了鲜花。此外还有三篇追悼的演说,一篇比一篇长。这使他感到愉快,因为他素来就喜欢人家谈论他。他的坟上还建立了一座纪念碑塔。它只有一层楼，但这总算得是一件成绩!

现在他象其他三位兄弟一样,也死掉了。不过作为批评家的最后的那位兄弟活得最长。这是理所当然，因为这样他就可以下最后的定论。对他说来，下最后的定论是再重要不过的事情。大家都说他有一副很好的头脑！现在他的时间也到头了:他死了。他来到天国的大门外。在这儿,人



们总是成对地走进去的！这儿还有另外一个灵魂，也想走进去。这不是别人，而是住在堤岸上那个屋子里的老玛珈勒特。

“这个寒伧的灵魂跟我同时到来，其目的莫非是要作一个对照吧！”批评家说。

“呐，姥姥，你是什么人？”他问。“你也想进去么？”

老太婆恭恭敬敬地行了一个屈膝礼；她以为现在跟她讲话的这个人就是圣·彼得①。

---

① 耶稣十二门徒之一。

“我是一个没有什么亲人的穷苦的老太婆，”她说。“我就是住在堤岸上的老玛珈勒特！”

“呐，你做了些什么事情？你完成了一些什么工作？”

“我在人世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做过！没有做过任何值得叫这门为我打开的事情。如果有人能让我进去，那真是做一桩好事！”

“你是怎样离开人世间的？”他问，其目的无非是想说几句消磨时间的话，因为站在门外等待是很腻的。

“是的，我的确不知道是怎样离开人世间的！我最后几年又穷又病，连爬下床都不能，更不能走到外面的寒冷中去。那个冬天真是冷极了，我现在总算是挨过去了。有几天是很风平浪静的，但是非常寒冷——这点你先生是知道的。海上眼睛所能望见的地方全盖满了冰。城里的人都跑到冰上去；有的在举行他们所谓的溜冰比赛，有的在跳舞。我相信他们还有音乐和茶点。我睡在我那个寒伧的小房里，还能听见他们的喧闹声。

“那时正是天黑不久。月光刚刚升起来了，但是还没有完全发出光彩。我在床上从窗子里向海上望。在远处海天相接的地方，我看到一层奇怪的白云。我躺着静静地望，我

看到它里面有一个黑点，这黑点越变越大。我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意思。我是一个老年人，我懂得这种现象，虽然这是不常见的。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同时吓了一跳。这样的事情我一生看过两次。我知道很快就会有一阵可怕的暴风雨，



春洪就要爆发。这些跳舞、吃喝和欢乐的可怜人马上就会被淹死。全城的人,包括年轻的和年老的,全都出来了。假如没有什么人象我一样看见或知道前面正在发生的事情,谁会去告诉他们呢?

“我非常害怕。我从前好久没有象现在这样感到兴奋。我爬下床来,走到窗子那儿去——向前再走一步的气力就没有了。我设法把窗子推开,我可以看到大家在冰上又跑又跳,我可以看到美丽的旗帜在空中飘扬,我可以听到年轻人在喝彩,女子和男子在唱歌。他们真是在狂欢,不过那块带有黑点子的白云越升越高。我使尽我的气力大声叫喊,但是谁也听不见我。我离他们太远了。

“马上暴风雨就要到来了,冰块就要裂开了,冰上的人就要无情地被吞没了。他们听不见我的声音,我也没有气力走到他们那里去。我多么希望我能够使他们走到陆地上来啊!这时我们的上帝给我一个启示:把我的床放一把火烧起来。我宁愿把我的屋子烧掉,也不愿让那么多的人悲惨地死掉。我终于把火点起来了,我看到一股鲜红的火焰……是的,我向门那边逃,但是我一走到门边就倒下来了,再也不能向前移动一步。火焰在后面追着我,燎出窗外,一直燎

到屋顶上。

“冰上的人都看到了火;他们拚命地跑来救我这个可怜的老太婆，因为他们以为我快要被烧死了。他们没有一个人留在后面。我听到他们跑来，但同时我也听到空中起了一阵飒飒的声音。我听到一阵象大炮似的雷声。春潮把冰盖托起来,崩成碎片。但是大家已经跑到堤岸上来了;这时火花正在我身上飞舞。我把他们大家都救出来了。但是我想我受不了这阵寒冷和惊恐，因此我现在就来到天国的门口。据说天国的门也会为我这样的穷人打开的。现在我在堤岸上的房子已经没有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因此就可以走进天国。”

这时天国的门开了；安琪儿把这个老太婆领进去。她在门外遗下一根干草。这根草原先是铺在她为救那些人而烧掉的那张床上的。这根草现在变成了纯净的金子，不过这金子在扩大，变成了最美丽的花纹。

“看吧，这是一个穷苦的女人带来的东西!”安琪儿说。“你带来了什么呢?是的,我知道你什么也没有做过——你连一块砖也没有做过。唯愿你能再回去,就是带来这一点儿东西都好。你把这块砖做出来后，可能它值不了什么。不


NOGET

过假如你是用善意把它做出来，那末它究竟还算是一点东西呀。但是你回去不了,因此我也没有办法帮你的忙!”

于是那个可怜的灵魂——住在堤岸上的那个老太婆——为他求情说:

“我那个小房子所用的整砖和碎砖,都是他的兄弟做出来的。对于我这样的一个穷苦老太婆说来，这是一桩了不起的事情！你能不能把这些整砖和碎砖看做是他的那一块砖呢？这是一件慈悲的行为！他现在需要慈悲，而这正是一个慈悲的地方!”

“你所认为最渺小的那个兄弟,”安琪儿说,“他的勤劳的工作你认为毫不足道，现在他却送给你一件走进天国的礼物。现在没有人把你送回去了,你可以站在门外面仔细想一想，考虑一下你在人世间的行为。不过你现在还不能进来，你得先诚恳地做出一点成绩来!”

“这个意思我可以用更好的字眼表达出来!”这位批评家想。不过他没有高声地讲。就他看来,这已经算得是“一点成绩”了。



识 字 课 本

有一个人替《识字课本》写了一些新诗。象在那些老《识字课本》里一样，他也在每个字母下面写两行。他认为大家应该读点新的东西，因为那些旧诗都已经太陈腐了。此外，他还觉得自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这本新的《识字课

本》还不过是一部原稿。它跟那本旧的一起立在书架上——书架上还有许多深奥和有趣的书。可是那本旧的却不愿跟这部新的做邻居，因此它就从书架上跳下来，同时把那部新的一推，弄得它也滚到地板上来，把原稿纸撒得遍地都是。

旧《识字课本》的第一页是敞开着的。这是最重要的一页，因为所有大大小小的字母都印在它上面。一切其他书籍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一页上全有：字母啦、字啦——事实上它们统治着整个的世界，它们的威力真是可怕得很！问题在于你怎样把它们安放在恰当的位置上。它们可以叫人活，叫人死，叫人高兴，叫人痛苦。你把它们一拆开，它们就什么意义也没有。不过假如你把它们排成队——是的，当我们的上帝用它们来表达他的思想的时候，我们从它们所得到的知识才多啦：我们简直没有力量把这些知识背起来，我们的腰被压弯，但是字母却有力量扛起来。

这两部躺着的书都是面朝上。在大楷字母 A 里的公鸡①炫耀着它的红色、绿色和蓝色的羽毛。他挺起他的胸

① 欧洲书籍装帧设计的习惯常常是把每一本书的开头一个字母加一番装饰。一般是在这个字母周围绘一朵花或一个动物。在丹麦的识字课本里，A 这个字母里照例是画一个公鸡。

脯,因为他知道字母的意义,同时也知道他自己是字母里唯一有生命的东西。

当老《识字课本》跌到地上来的时候,他拍着他的翅膀,飞起来了。他落到书架的边缘上,理了理自己的羽毛,提高嗓子叫了一声,引起一片尖锐的回音。书架里的书在没有人用它们的时候,日夜老是站着不动,好象是在睡觉似的。现在这些书可听到号声了。于是这只公鸡就高声地、毫不含糊地把人们对于那部老《识字课本》所做的不公平的事情都讲出来。

"什么东西都要新奇，都要不同!"他说,"什么东西都要跑到前面一步！孩子们都要那么聪明，在没有识字以前就要会读书。'他们应该学点新的东西,'写那本躺在地上的新识字课本的诗人说。我知道那是些什么诗！我不止十次听到他读给自己听!他读得津津有味。不成,我要求有我自己的那套诗，那套很好的旧诗——X 项下就是 Xanthus!我还要求有跟这诗在一起的那些图画。我要为这些东西而斗争,为这些东西而啼叫!书架上所有的书都认识它们。现在我要把这些新写的诗读一下——当然是平心静气地读!这样，我们就可以取得一致的意见，认为他们不值一文!"

A　保姆①

一个保姆穿着漂亮的衣服，

别人家的孩子由她来看护。



B　种田人②

一个种田人从前受过许多闷气，

不过现在他却觉得非常了不起。

“这几句诗我觉得太平淡了，”公鸡说，“但是我还是念下去吧！”

C　哥伦布③

哥伦布横渡过了大海，

两倍大的陆地现出来。

① 原文是 Amme。

② 原文是 Bonde。

③ 原文是 Columbus。

D　丹麦①

关于丹麦王国有这样一个故事：
据说上帝亲自伸手来把它扶持。

“有许多人一定以为这诗很美！”公鸡说，“但是我不同意！我在这里看不出任何一点美来！我们念下去吧！”

E　象②

一只象走起路来笨重得很，
但是他有一颗很年轻的心。

F　月食③

月亮戴着帽子不停地走，
月食才是他休息的时候。

---

① 原文是 Danmark。

② 原文是 Elephant。

③ 原文是 Formørkelse。

G　公猪①

公猪即使鼻头上戴一个铁环，

叫他学好礼貌还是非常困难。

H　万岁②

“万岁！”在我们这个人间，

常常是被乱用的字眼。

“一个孩子怎么能读懂这样的诗呢？”公鸡说。“封面上写得清清楚楚：‘大小孩子适用的课本’。大孩子有别的书看，不需读《识字课本》，而小孩子却读不懂！什么东西都有一个限度呀！我们念下去吧！”

J　大地③

我们的母亲是我们辽阔的大地。

---

① 原文是 Galten。

② 原文是 Hurra。

③ 原文是 Jord。

我们最后仍然要回到她的怀里。

“这种说法太粗鲁！”公鸡说。

K　母牛，小牛①

母牛是牛群中的老大娘，

小牛也能变得跟她一样。

“一个人怎样能对孩子解释她们之间的关系呢？”

L　狮子　眼镜②

野狮子没有夹鼻眼镜可以戴上，

包厢里的家狮子却戴得很象样。

M　早晨的太阳光③

金色的太阳光高高地照着，

① 原文是 Ko，Kalv。

② 原文是 Løve，Lorgnet。“包厢里的家狮子”是指作威作福的要人们。这种人气焰大，丹麦人把他们称为“狮子”。

③ 原文是 Morgensol。

并不是因为公鸡刚刚啼过。

“我现在可要生气了!”公鸡说。“不过人们倒是把我描写成为和好朋友在一起——跟太阳在一起！念下去吧！”

N　黑人①

黑人是永远那么漆黑,

他怎样洗也不能变白。

O　橄榄树叶②

你知道什么样的树叶最好?

白鸽衔来的那片价值最高。

---

①　原文是 Neger。

②　原文是 Olieblad。“白鸽衔来的那片”叶子是指《圣经·旧约·创世记》第五章到第九章中的那个人类逃避洪水的故事。上帝发洪水要淹死邪恶的人类。善人挪亚是一个唯一被保留下来的人。他在方舟里等待洪水退落……“他又等了七天,再把鸽子从方舟放出去。到了晚上,鸽子回到他那里,嘴里叼着一个新拧下来的橄榄叶子,挪亚就知道地上的水退了。”见《创世记》第八章第十节。因此鸽子象征和平。

P　脑袋①

人类的脑袋里常常装着许多东西，

时间空间的容量都不能跟它相比。

Q　牲口②

牲口是有用的好东西，

即使很小也没有关系。

R　圆塔③

一个人可以象圆塔那样沉重，

但他并不因此就能显得光荣。

S　猪④

你切不要显出骄傲的神气，

① 原文是 Pande。

② 原文是 Qvaeg。

⑧ 原文是 Rundetaarn；这儿特别是指哥本哈根的那个有名的圆塔现在是一个天文台。

④ 原文是 Sviin，

虽然你有许多猪在树林里。

“现在让我啼一声吧！”公鸡说，“念这么多的诗可吃力啦！一个人也得换一口气呀！”于是他啼了一声，简直象一个黄铜喇叭在吹。这叫人听到怪舒服的——当然这只是就公鸡而言。“念下去吧！”

T　烧水壶，茶壶①

烧水壶虽然住在厨房，
但是它只对茶壶歌唱。

U　钟②

钟虽然不停地敲，不停地走，
人却是在“永恒”之中立足。

“这话说得太深奥了，”公鸡说，“深得我达不到底！”

① 原文是 Theekjedel，Theemaskine。

② 原文是 Uhret。

V　浣熊①

浣熊把东西洗得太久，

洗到后来什么也没有。

X　桑第普②

“他现在再玩不出什么新花样了！”

夫妻生活的海中有一个暗礁，

桑第普特别指给苏格拉底瞧。

“他不得不把桑第普找出来凑数！事实上桑都斯要好得多！”

Y　乌德拉西树③

神仙们都住在乌德拉西树下面，

① 原文是 Vaskobjørn。浣熊是美洲的一种动物。它总是把东西洗很久才吃。

② 原文是 Xanthipe。她是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妻子，一个有名的泼妇。

树死了以后神仙们也一齐完蛋。

Z　和风④

西风在丹麦算得是“和风”，

它能透过皮衣吹进身中。

Æ　驴⑤

驴子究竟还是一头驴，

哪怕它有漂亮的身躯。

Φ　牡蛎⑥

牡蛎对世界没有任何信心，

因为人一口吃掉它的全身。

---

③　原文是 Ygdrasil。这是北欧神话中的一种常青树，在它下面据说住着掌握人类死生的命运之女神（Norn）。

④　原文是 Zephyr。

⑤　原文是 Æsel。

⑥　原文是 Φsters。牡蛎在欧洲是一种贵菜，普通是生食，不加烹调一口吃下去。

“就是这么一回事儿,不过事儿还没有完结！它要被印出来，还要被人阅读！它将要代替我那些有价值的老字母诗而流传出去！各位朋友们——深奥和浅显的书，单行本和全集，你们有什么意见？书架有什么意见？我的话已经说完了，大家可以行动呀!”

书没有动，书架也没有动。但是公鸡仍飞到大楷字母A里面去，向他的周围骄傲地望了一眼。

“我说得很好,我也啼得很好！这本新的《识字课本》可比不上我！它一定会灭亡！它已经灭亡了！因为它里面没有公鸡!”





老栎树的梦

——一个圣诞节的童话

在一个树林里，在宽广的海岸旁的一个陡坡上，立着一株很老的栎树。它的年纪恰恰是三百六十五岁，不过对于这树说来，这段时间也只是等于我们人的三百六十五个昼夜。我们白天醒过来，晚上睡过去，于是我们就做起梦来。树可就不是这样。它一年有三个季节是醒着的，只有到冬天，它才去睡觉。冬天是它睡眠的季节，是它度过了春、夏、

秋这一个漫长的白昼以后的夜晚。

在许多夏天的日子里，蜉蝣环绕着这树的簇顶跳起舞来，生活着，飞翔着，感到幸福。然后这小小的生物就在安静的幸福感中，躺在一片新鲜的大栎树叶子上休息。这时树儿就说：

“可怜的小东西！你整个的生命也不过只有一天！太短了！这真是悲哀！”

“悲哀！”蜉蝣总是这样回答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一切是这样无比的光明、温暖和美丽。我真感到快乐！”

“然而也不过只有一天，接着什么都完了！”

“完了！”蜉蝣说。“什么完了？你也完了吗？”

“没有。象你那样的日子，我恐怕要活到几千几万个。我的一天包括一年所有的季节！它是那么长，你简直没有方法计算出来！”

“是的，因为我不了解你！你说你有几千几万个象我这样的日子，可是我有几千几万个片刻；在这些片刻中我能够感到快乐和幸福。当你死了以后，难道这个世界的一切美景就会不再有吗？”

“当然会有的，”树儿说；“它会永远地存在——存在得

出乎我想象之外地久远。”

“这样说来，我们所有的时间是一样的了，只不过我们计算的方法不同罢了！”

蜉蝣在空中飞着，舞着，欣赏它那象薄纱和天鹅绒一样精致的翅膀，欣赏带来原野上的车轴草、篱笆上的野玫瑰、接骨木树和金银花的香气的熏风，欣赏车叶草、樱草花和野薄荷。这些花儿的香味是那么强烈，蜉蝣觉得几乎要醉了。日子是漫长而美丽的，充满了快乐和甜蜜感。当太阳低低地沉落的时候，这只小飞虫感到一种欢乐后的愉快的倦意。它的翅膀已经不想再托住它了；于是它便轻轻地、慢慢地沿着柔软的草叶溜下来，尽可能地点了几下头，然后便安静地睡去——同时也死了。

“可怜的小蜉蝣！”栎树说。“这种生命真是短促得可怕！”

每年夏天它跳着同样的舞，讲着同样的话，回答着同样的问题，而且同样地睡去。蜉蝣世世代代地重复着这同样的事情；它们都感到同样地快乐和幸福。老栎树在它春天的早晨、夏天的中午和秋天的晚上，一直是站在那儿，没有睡。现在它的休息的时刻，它的夜，马上就要来了，因为冬天一

步一步地接近了。

暴风雨已经唱起了歌:“晚安!晚安!有一片叶子落下来，有一片叶子落下来了！我们摘下叶子,我们摘下叶子!看你能不能睡着！我们唱歌使你睡着,我们把你摇得睡着,这对于你的老枝子是有好处的，是不是？它们快乐得裂开了！甜蜜地睡去吧!甜蜜地睡去吧!这是你的第三百六十五个夜呀！按规矩说,你还不过是一个刚刚满一岁的孩子!甜蜜地睡去吧！云块撒下雪来,这是一层毡,一层盖在你脚上的温暖的被子。愿你甜蜜地睡去，做些愉快的梦吧!”

老栎树立在那儿，叶子都光了；它要睡过这漫长的冬天,要做许多梦——梦着它所经历过的事情,象人类所做的梦一样。

它曾经一度也是很小的——的确，它的摇篮不过是一颗橡子。照人类的计算法，它现在正是在第四百个年头之中。它是森林里一株最大和最好的树。它的顶高高地伸在所有的树上,人们在海上就可以远远地看到它。因此它成了船只的一个地形标记。它一点也不知道，该是有多少眼睛在寻找它。斑鸠在它绿色的顶上高高地建起窠来,杜鹃坐在它的枝丫里唱着歌。在秋天，当树叶看起来象薄薄的铜片

的时候，候鸟就飞来,在它们没有到大海的彼岸去以前,停在这儿休息一下。不过现在是冬天了,谁也可以看得出来,这树没有剩下一片叶子；它的枝丫长得多么弯,多么曲啊。乌鸦和白嘴鸦轮流地到它的枝丫里来,在那里休息,谈论着那快要开始的严寒的季节，谈论着在冬天找食物是多么困难。

这正是神圣的圣诞节的时候；这树做了一个最美丽的梦。

这树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一个欢乐的季节。它觉得它听到周围所有教堂的钟都敲起来了。然而天气仍然是象一个美丽的夏天,既柔和,又温暖。它展开它庄严的、新鲜的、绿色的簇顶;太阳光在枝叶之间戏弄着;空气充满了草和灌木的香气;五颜六色的蝴蝶在互相追逐。蜉蝣在跳着舞,好象一切都是为了它们的跳舞和欢乐而存在似的。这树多年来所经历过的东西,以及在它周围所发生过的东西,象节日的行列一样，在它面前游行过去。它看到古代的骑士和贵妇人——他们的帽子上插着长羽毛,手腕上托着猎鹰,骑着马走过树林。狩猎的号角吹起来了，猎犬咬起来了。它看到敌对的武士，穿着各种颜色的服装，拿着发亮的武器矛

和戟，架起帐篷，收起帐篷。篝火燃起来了；人民在它展开的枝丫下面唱着歌和睡觉。它看到一对一对的恋人在月光中幸福地相会，把他们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刻在它灰绿色的树皮上。有个时候——自此以后多少年过去了——快乐的游荡者把七弦琴和风奏琴[1]挂在它的枝子上。现在它们又在那上面挂起来了，又发出非常动听的音调。斑鸠在喁喁私语，好象是在讲这树对这一切事物的观感；杜鹃在唱它还能活多少个夏天。

这时它觉得仿佛有一种新的生命力在向它最远的细根流去，然后又向它最高的枝子升上来，一直升到它叶子的尖上。这树儿觉得它在伸展和扩大；通过它的根，它感到连土里都有了生命和温暖。它觉得它的气力在增长。它长得更丰满，更宽大，它越长越高。它的躯干在上升，没有一刻停止。它在不断地生长。它的簇顶长得更丰满，更宽大，更高。它越长得高，它的快乐就越增大；于是它就更有一种愉快的渴望，渴望要长得更高——长到跟明朗和温暖的太阳一样高。

① 这是一种放在风中就自动发出音调的古琴。

它已经长到超出云层之上了。云块在它的簇顶下浮过去,象密密成群的候鸟,或者象在它下面飞过去的白色的大天鹅。

这树的每片叶子都能看到东西,好象它有眼睛一样。它在白天可以看见星星——那么巨大，那么光耀。每颗星星象一对眼睛——那么温柔,那么晶莹。这使得它记起那些熟识的亲切的眼睛,孩子的眼睛,在它的枝下幽会的恋人的眼睛。

这是一个幸福的片刻——一个充满了快乐的片刻！然而在这幸福之中,它感到一种渴望;它希望看到树林里一切生长在它下面的树、一切灌木丛、草儿和花儿，也能跟它一起长高，也能欣赏这种快乐和美景。这株巨大的栎树在它美丽的梦中并不感到太幸福，因为它没有使它周围大大小小的植物分享这种幸福。这种感觉在它的每个小枝里，每片叶子里，激动着，好象在人类的心里一样。

这树顶前后摇动着，好象它在寻找一件什么东西而没有找到。它朝下面望。于是它嗅到车叶草的香气；不一会儿，它闻到金银花和紫罗兰的更强烈的香味。它相信它听到杜鹃在对自己讲话。

是的，树林的一片绿顶透过了整个的云层；栎树看到它上面其余的树也在生长,象自己一样在向上伸展。灌木和草儿也长得很高,有些甚至把自己的根都拔起来,为的是想飞快地上长。桦树长得最快。它细嫩的躯干，象一条白色的闪电似地在向上伸；它的枝子摇动起来象绿色的细纱和旗子。树林中的一切植物,甚至长着棕毛的灯心草,也跟着别的植物一齐在向上长。鸟儿跟着它们一起向上飞，唱着歌。一根草叶也在飞快地生长,象飘着的一条缎带。一只蚱蜢坐在它上面,用腿子擦着翅膀。小金虫在嗡嗡地唱着歌,蜜蜂在低吟着。每只鸟儿都用自己的嘴唱着歌。处处是一片直冲云霄的歌声和快乐声。

"可是水边的那朵小蓝花在什么地方呢？它应该和大家一起也在这儿。"栎树说；"那紫色的钟形花和那小雏菊在什么地方呢？"是的，老栎树希望这些东西都在它的周围。

"我们都在这儿呀！我们都在这儿呀！"这是一片歌唱的声音。

"不过去年夏天的那棵美丽的车叶草——而且去年这儿还有一棵铃兰花！还有那野苹果树，它是多么美丽！还

有那年年都出现的树林胜景——如果这还存在，到现在还存在的话，那么也请它来和我们在一起吧！”

“我们都在这儿呀！我们都在这儿呀！”更高的空中发出这么一个合唱声。这声音似乎早就在那儿。

“唔，这真是说不出的可爱！”老栎树高声说。“他们大大小小都在我的周围！谁也没有被忘记掉！人们怎么能想象得到这么多的幸福呢？这怎么可能呢？”

“在天上这是可能的,也可以想象得到的！”高空中的声音说。

这株不停地生长着的栎树觉得它的根从地上拔出来了。

“这是再好不过！”这树说。“现在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牵制住我了！我现在可以飞了，可以在灿烂的阳光中向最高的地方飞了！而且一切大大小小的心爱的东西都和我在一起！大家都和我在一起！”

这是老栎树做的一个梦。当它正在做这梦的时候，一阵狂暴的风雨,在这个圣神的圣诞节之夜,从海上和陆地上吹来了。海向岸上卷起一股巨大的浪潮，这树在崩裂——当它正在梦着它的根从土里解放出来的时候，它的根真的

从地上拔出来了。它倒下来了。它的三百六十五岁现在跟蜉蝣的一日没有两样。

在圣诞节的早晨,太阳一出来,暴风雨就停了。所有的教堂都发出节日的钟声。从每一个烟囱里，甚至从最小茅屋顶上的烟囱里升起了蓝色的烟，象古代德鲁伊①僧侣的祭坛上感恩节上升起的烟一样。海渐渐地平静了。海面停着的一条大船上——它昨夜曾经战胜了暴风雨——悬起了各色的旗帜庆祝这个美丽的节日。

“这树已经倒下来了——这株很老的、作为地形的指标的栎树!”水手们说。“它在昨夜的暴风雨中倒下来了！谁能再把它栽上呢？谁也不能!”

这是人们对于这株树所作的悼辞。话虽然很短，但是用意很好。这树在盖满了积雪的海岸上躺着；从船上飘来的圣诗的歌声在它的躯体上盘旋着。这是圣诞节的愉快的颂歌,基督用血把人类的灵魂赎出来的颂歌,永恒的生命的颂歌。

---

① 德鲁伊（Druids）是古代高卢人（Gaul）和不列颠人(Briton)享有特权的一种祭司阶层。

唱哟，高声唱哟，上帝的子民！

阿利路亚，大家齐声欢庆，

啊，处处是无边的欢乐！

阿利路亚！阿利路亚！

这是一首古老圣诗的调子。在这歌声和祈祷中，船上的每个人都感到一种特有的超升的感觉。正如那株老树在它最后的、最美的、圣诞节晚上的梦中所感到的那种超升的感觉一样。

译　后　记

《没有画的画册》(Billedbog uden Billeder) 发表于一八四〇年,初版时内容只有二十夜,到后来才增加到三十三夜。这是安徒生用童话的形式所写的散文诗,很难说它是童话,所以在安徒生生前所出版的童话全集里都没有把它收进去。

《香肠栓熬的汤》(Suppe paa en Pølsepind),《单身汉的睡帽》(Pebersvendens Nathue),《一点成绩》(Noget),《识字课本》(A. B. C. Bogen)和《老栎树的梦》(Det gamle Egetraes sidste Drøm)都是发表于一八五八年。最后的这篇童话典型地说明安徒生在这个时期的思想:他希望大家都生活得幸福,都同登极乐的境界。他照例把他的这种理想和他所信仰的上帝结合在一起,因为在他的想象中,上帝是代表一种"至善"和"至美"的力量。但到头来这一切不过是一个梦,而老栎树本身也毁灭了。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49 年版本

老 栎 树 的 梦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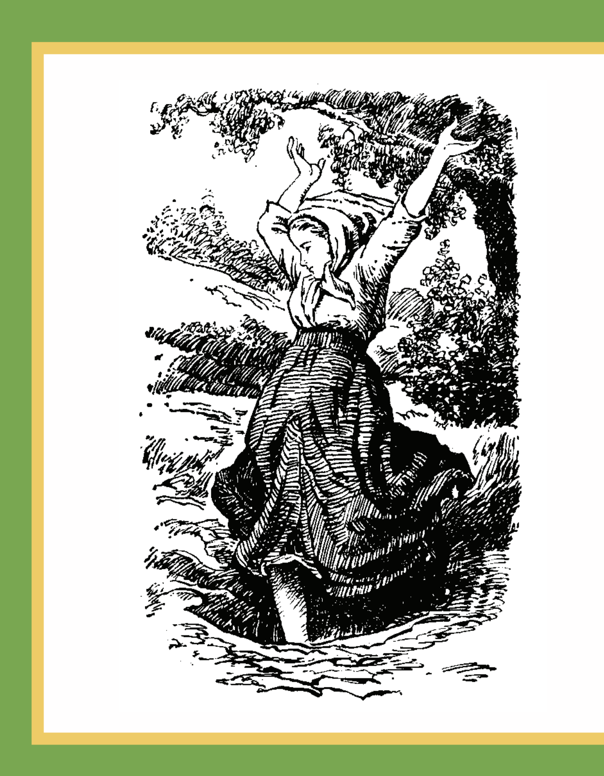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中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 插页 2 字数 73,000
1986 年 7 月新 2 版 1986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印数：166,501—198,500 册

书号 · 10188 · 36 定价：0.67 元

书　号：10188 · 36

定　价：　0.67 元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九

踩着面包走的女孩

叶 君 健 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九

踩着面包走的女孩

叶君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里的六篇童话，一般都认为是精心结构的作品。为了写《沼泽王的女儿》，作者曾读了许多有关的著作，先后修改了六次。《钟渊》写的是作者故乡一个民间传说。《踩着面包走的女孩》也是根据民间传说写的，但作者把这个傲慢姑娘得救的经过写成了一首诗。

目　　次



沼 泽 王 的 女 儿

鹳鸟讲了许多故事给自己的孩子听，都是关于沼地和洼地的事情。这些故事一般说来，都适合听众的年龄和理解力。最小的那些鸟儿只须听听“吱吱，喳喳，刮刮，”就感到有趣，而且还会认为这很了不起呢。不过年纪大点的鸟儿

则希望听到意义比较深的事情，或者无论如何与它们自己有关的事情。在鹳鸟之中流传下来的两个最老和最长的故事中，有一个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那就是关于摩西的故事。他的母亲把他放在尼罗河上，后来他被国王的女儿发现了，得到了很好的教养,终于成了一个伟大的人物①。他的葬地至今还没有人知道。这个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

第二个故事人们还不知道，可能因为它是一个本地故事的缘故。这个故事是几千年来鹳鸟妈妈世代相传下来的。它们一个比一个讲的好。现在我们可以把它讲得更好了。

讲这故事和亲身参加这个故事的头一对鹳鸟夫妇，住在一个卫金人②的木屋子里,把它当做它们夏天的别墅。这是在温德素色尔的荒野沼泽地旁边；如果我们要表示我们

---

① 根据古代希伯莱人的传说，犹太人摩西生在埃及。那时埃及的国王,为了要消灭犹太种族,下命令说,凡是犹太人生下的男孩子都要杀死。摩西的母亲因此就把摩西放在尼罗河上的一个方舟里。埃及国王的女儿看到这个美貌的孩子，就把他收来作为养子。他后来领着犹太民族离开埃及到迦南去开始新的生活，事见旧约出埃及记。

② 卫金人（Viking）是最先住在北欧的一个好战的民族，他们在第八世纪和第九世纪征服过英国，并在爱尔兰建立一个王国。

学识渊博,那就不妨说,这地方是在叔林①区的大沼泽地附近,在尤兰极北的斯卡根一带。那儿仍然是一片茫茫的沼泽。关于它的记载,我们可以在地方志中看到。据说这儿本来是海底,后来变得高起来了。它向四边扩展了许多哩路,它的周围是一片潮湿的草原和泥泞的沼地,上面长满了能变成泥炭的青苔、野黄莓和矮小的树。这地方的上空差不多老是有一层烟雾;七十年以前,这儿还有豺狼出现。把它叫做荒野的沼地是一点也不错的。人们不难想象,它曾经是多么荒凉,它在一千年以前该是有多少沼泽和湖水!

是的,那个时候可以看到的东西,现在仍然可以看得到,一丝也没有改变。那时的芦苇跟现在的一样高,而且长着跟现在一样长的叶子和开着蓝而带棕色的绒毛般的花。跟现在一样,那时的桦木也长出白色的皮和细嫩的松散的叶子。至于住在那儿的生物,唔,苍蝇穿的纱衣服,跟它现在穿的没有两样。那时鹳鸟的上衣的颜色仍然是白中夹着黑点;袜子仍然是红的。但是那时人们所穿的上衣,却跟现在所穿的式样不同;不过,无论谁在这泥泞的沼地上走过,

① 叔林(Hjoring)是现在丹麦的一县。

不管他是猎人或者随从,他在一千年前所遭遇的命运,决不会与现在两样。他会陷下去，一直沉落到大家所谓的沼泽王那儿去。沼泽王统治着地下的那个广大的沼泽帝国。人们也可以把他叫做泥地王，不过我们觉得最好还是把他叫做沼泽王——鹳鸟也是这样叫他的。人们对于他的统治，所知道的并不多；可能这是一件好事情。

那个卫金人的木房子就在沼泽地的附近，紧贴着林姆海峡。这房子有石建的地下室、塔和三层楼。鹳鸟在屋顶上建筑了一个窠;鹳鸟妈妈在这儿孵卵。它很有把握,认为它孵的卵一定会有良好的结果。

有一天晚上，鹳鸟爸爸在外面呆了很久。当它回到家来的时候，它的样子很慌张和忙乱。

“我有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要告诉你!”它对鹳鸟妈妈说。

“让它去吧!”它回答说。“请记住，我在孵卵呀。这会搅乱我，蛋会受到影响!”

“你应该知道这事情!”它说。“她——我们埃及主人的女儿——已经到这儿来了！她冒险旅行到这儿来——现在她却不见了!”

“她，她是仙女的后代呀！快点告诉我吧！你知道,我在孵卵，我可是等待不了呀！”

“你知道，妈妈,她一定相信了医生的话——这是你告诉我的。她相信这儿沼泽的花可以把她父亲的病治好。她穿着天鹅的羽衣,跟另外两个穿羽衣的公主一起飞来了。这两个公主每年飞到北方来,洗一次澡,恢复她们的青春！她到这儿来了。现在她却不见了！”

“你有些太噜苏！”鹳鸟妈妈说。“这些蛋可能伤风呀。你把我弄得紧张起来，我可受不了！”

“我已经观察过了！”鹳鸟爸爸说。“今晚我到芦苇丛里去过一次——这儿的泥巴可以托得住我。那时飞来了三只天鹅。它们飞行的样子似乎告诉我说:‘不对！这不太象天鹅;这只是天鹅的羽衣！’妈妈,你象我一样,一看就知道;你知道什么东西是真的。”

“当然我知道！”它说。“不过快点把那个公主的事情告诉我吧！什么天鹅的羽衣，我已经听厌了！”

“你知道，沼泽中央很象一个湖,”鹳鸟爸爸说。“如果你稍微立起一点,你就可以看到一部分。在那儿芦苇和绿泥巴的近旁,躺着一根接骨木残株。有三只天鹅坐在那上面;



它们拍着翅膀,向四周观察。它们有一只脱下羽衣;我马上认出她就是我们埃及主人的公主!她坐在那儿,除了她的黑发以外，身上什么外衣也没有穿。我听到她请另外两位好好看着她的天鹅羽衣；然后她就跳到水里去采她幻想在那里开着的花朵。那两位点点头,飞到空中,把那脱下的羽衣衔起来。她们把它拿去干什么呢？我想。我想她可能也要问同样的问题。她马上得到了回答,而且很干脆:那两位拿着她的天鹅羽衣飞走了！‘你沉下去吧!’她们喊着说;‘你将永远也不能再穿着天鹅的羽衣飞，你将永远也不能再看到埃及了！请你在沼地里住下吧!’于是她们就把天鹅羽衣撕成一百块碎片,弄得羽毛象暴风雪似地在四处乱飞。于是这两位不守信义的公主就飞走了!”

“那真可怕!”鹳鸟妈妈说。“我听到真难过！不过请赶快把结果告诉我吧。”

“公主哭得真是可怜伤心!她的眼泪滴到那根接骨木树的残株上。这根残株就动起来,因为它就是沼泽王本人——他就住在这块沼泽地里！我亲眼看见残株怎样一转身就不再是残株了。粘满了泥的长枝桠伸出来了,象手臂一样。于是这个可怜的孩子就非常害怕起来，她想从这块泥泞地逃

走。但是这块地方连我都托不住,当然更谈不到她了。她马上就陷下去,接骨木树的残株也沉下去了。事实上,他把她托下去了。黑色的大泡沫冒出来了；他们没有留下一点痕迹。公主现在是埋到荒凉的沼地里去了，她永远也不能带一朵花儿再回到埃及去了。妈妈，你一定不忍看到这情景的!”

“在这样一个时候,你不该讲这类的事儿给我听！这些蛋可能受到影响呀！那个公主会自己想办法的！一定会有人来帮助她！如果这事情发生在你或我的身上，或者在我们家族的任何人身上，我们就统统都完了!”

“但是我要每天去看看!”鹳鸟爸爸说。它说得到就做得到。

很长的一段时间过去了。

有一天，它看到一根绿梗子从深沉的沼泽地里长出来了。当它达到水面的时候,它冒出一片叶子来。叶子越长越宽;在它旁边又冒出一个花苞来了。有一天早晨,当鹳鸟在梗子上飞过的时候,花苞在强烈的太阳光中开出一朵花来;花萼里面躺着一个漂亮的孩子——一个好象刚刚洗完澡的小女孩。她很象埃及的那位公主——鹳鸟一看见就认为她



是那位公主，不过缩小了一些罢了。可是仔细想一下，它又觉得她很可能是公主跟沼泽王生的孩子，因此她才躺在睡莲的花萼里。

“她决不能老躺在那儿！”鹳鸟爸爸想。“不过我窠里的孩子已经不少了！我有了一个办法！那个卫金人的妻子还没有孩子，她早就盼望有一个小家伙！人们说小孩子是我送来的；这一次我倒真的要送一个去了！我要带着这孩子飞到

卫金人的妻子那儿去：那将是一件喜事！”

于是鹳鸟把这女孩抱起来，飞到那个木房子里去。它用嘴在那个镶着膀胱皮的窗子上啄开一个洞，然后把孩子放在卫金人的妻子的怀里。接着它就马上飞到鹳鸟妈妈这边来，把它所做过的事情讲给它听。小鹳鸟们静静地听这个故事，因为现在它们已经长得够大，可以听了。

“你看，公主并没有死呀！她已经送一个小家伙到地面上来了，而且这小家伙现在还有人养！”

“我一开头就说过，结果就会是这样！”鹳鸟妈妈说。“现在请你想想你自己的孩子吧。我们旅行的时候快到了；我已经感到我的翅膀开始发痒了，杜鹃和夜莺已经动身；我听



到鹳鹑说过,我们很快就会有顺风吹来！我觉得,我们的孩子们一定得好好操练一下才对!”

嗨,卫金人的妻子第二天早晨醒来,看见怀里有一个漂亮的孩子,她是多么高兴啊!她吻她,摸她,但是她却哭得厉害，因她的臂和腿乱踢乱打,看样子她一点也不感到快乐。最后她哭得睡去了。当她睡着的时候，她的一副样儿才可爱呢。卫金人的妻子真是高兴极了;她感到非常愉快,非常舒服。于是她就幻想，她的丈夫和他的部下一定也会象这个小家伙一样，某一天意外地回到家来。因此她就和全家的人忙着准备一切东西。她和她的女仆人所织的彩色长挂毡——上面有他们的异教神祇奥丁、多尔和佛列亚①的象——也挂起来了；奴隶们把那些作为装饰品的旧盾牌也擦亮了;凳子上放好了垫子;堂屋中间的火炉旁边放好了干柴,以便火随时就可以点起来。卫金人的妻子亲自安排这些事情,因此到天黑的时候她就很困了。这天晚上她睡得很好。

她在天明前醒来的时候,真是惊恐极了,因为孩子已经不见了！她跳下床来,点起一根松枝,在四周寻找。她发现

① 这都是古代北欧神话中的神仙，与基督教无关。

在她床上的脚头有一只很丑的大青蛙,而没有那个孩子。她一看到这东西就起了一种厌恶的心情。于是她就拿起一根粗棍子，想要把这两栖动物打死。不过它用一种非常奇怪和悲哀的眼光望着她,结果她不忍下手。她又向屋子的四周望了一眼——青蛙发出一个低沉、哀哭的声音。这使她打了一个寒颤。于是她从床边一脚跳到窗子边，立刻把窗子打开。这时太阳已经出来了；阳光从窗子射到床上这只大青蛙的身上。忽然间，青蛙的大嘴仿佛在收缩，变得又小又红;它的四肢在动,在伸,它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生物。床上又是她自己可爱的孩子，而不再是一只奇丑的青蛙了。



“这是怎么回事情?”她说。“难道我做了一个恶梦不成？这儿不就是我的美丽的天使吗?”

于是她吻她,把她紧紧地贴在自己的心上。不过这孩子象一只小野猫似地挣扎着，咬着。

卫金人在这天和第二天的早晨都没有回来，虽然他现在正是在回家的路上。风在朝一个相反的方向吹，朝有利于鹳鸟旅行的南方吹。一人的顺风就是他人的逆风。

过了两天两夜，卫金人的妻子才弄明白她的孩子是怎么一回事情：原来她身上附着一种可怕的魔力。在白天她是美丽得象一个光明之女神，但是她却有一个粗犷和野蛮的性格。可是在晚上她就变成了一只丑恶的青蛙，非常安静,只是叹气,睁着一对忧郁的眼睛。她身上有两重不同的性格在轮流地变幻着。鹳鸟送来的这个小姑娘的外表在白天象母亲，但是性情却象父亲。在晚间,恰恰相反,她父亲的遗传在她身体的外部表现出来，而她母亲的性格和感情则主宰着她的内心。谁能把她从这种魔力中解放出来呢?

卫金人的妻子为这件事感到焦虑和悲哀。她为这个小小的生物担心。她觉得,在丈夫回来的时候,她不能把孩子的情况告诉他,因为他可能依照当时的习惯,把孩子放在公

共的大路上,随便让什么人把她抱走。这个善良的卫金女人不忍心这样做,因此她就决定只让卫金人白天看到这个孩子。

有一天早晨,屋顶上响着鹳鸟拍翅的声音。头天晚上有一百多对这类的鸟儿在操练,后来又在这儿休息;现在它们起身飞到南方去。

"所有的男子,准备!"它们喊着。"妻子和孩子们也要准备!"

"我真觉得轻快!"年轻的鹳鸟们说。"我的腿子里痒酥酥的,好象我肚皮里装满了活青蛙似的。啊,飞到外国去,多么痛快啊!"

"你们必须成群结队地飞行!"爸爸和妈妈说。"不要话讲得太多,那会伤精神的!"

于是这些鹳鸟就飞走了。

在这同时,号角声在荒地上响起来了,因为卫金人和他的部下已经登岸了。他们满载着战利品,正向家里走来。这些战利品是从高卢人的领海上掠来的。那儿的人,象住在不列颠的人一样,在恐怖中唱:

上帝啊,请把我们从野蛮的诺曼人① 手中救出来！

啊，在沼泽地的卫金人的堡塞中,生活是多么活跃,多么愉快啊！大桶的蜜酒搬到堂屋里来了,火烧起来了,马被斩了,这儿要热闹起来了。祭司把马的热血洒在奴隶们身上作为祭礼；火在熊熊地烧着,烟在屋顶下翻腾,烟灰从梁上落下来，不过这种情形他们早已经习惯了。许多客人到来了;他们得到许多贵重的礼物,他们之间的仇恨和恶意现在都忘掉了。他们在痛快地喝酒，在把啃过了的骨头向彼此的面上抛——这表示他们的高兴。他们的歌手——他是一个乐师,也是一个武士——为他们唱了一曲歌;因为他曾经和他们在一道过，所以他们知道他唱的是什么。在这歌里面，他们听到他们战斗的事迹和功勋。每首歌的结尾都有同样的叠句:

财富、亲仇和生命都不能持久,

只有光荣的名字会永垂不朽。

① 这是古代土著的北欧人，经常到法国和英国从事掳掠的活动。

他们击着盾牌，或用刀子和骨头敲着桌子。

卫金人的妻子坐在宽广的大厅里的十字凳上。她穿着绸衣服，戴着金钏子和大颗的琥珀珠：这是她最华贵的打扮。那个歌手在他的歌中也提到了她，并且还唱出她带给她富有的丈夫的那些贵重的嫁奁。她的丈夫在白天的光中看到了这个可爱孩子的美貌,感到万分地高兴。这个小生物的狂野动作特别讨他的欢心。他说，这个女孩子长大的时候，可能成为一个堂堂的女英雄,敢于和巨人作战,当一只熟练的手开玩笑地用快刀割掉她的眉毛的时候，她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

蜜酒桶已经空了;新的一桶又被运进来了,因为这群人一喝就要喝个痛快,而且他们能喝。那时有这样一句谚语：“家畜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离开牧场,但是一个傻气的人却不知道他的胃能装多少。”是的，他们知道，不过知和行却是两回事情！他们也知道:“一个受欢迎的客人在人家坐久了，也会引起人讨厌的!”不过,他们仍然坐着不动,因为肉和蜜酒究竟是好吃的东西！时间过得非常愉快！夜间，奴隶们睡在温暖的灰里,舔着他们在油脂里浸过了的手指。这是一个快乐的时代!

这一年，卫金人又出征了，虽然晚秋的风暴已经开始在咆哮。他和他的武士们登上不列颠的海岸，照他的说法，这不过“只是过一次海”而已。他的妻子和那个女孩子留在家里。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这位养母不久就会喜爱这只有温柔眼睛和发出叹息的青蛙，而不喜爱在她身边打着闹着的那个漂亮女孩子。

秋天潮湿的浓雾——能够把树叶咬掉的“无嘴兽”——已经复在灌木林和荒地上了。人们所谓的“没有羽毛的鸟儿”——雪花——在纷乱地飞舞。冬天很快地到来了。麻雀占据了鹳鸟的窠；它们根据自己的看法，谈论着那些离去了的主人。不过这对鹳鸟夫妇和它们的孩子现在在什么地方呢？

鹳鸟现在在埃及。那里太阳照得很暖和，正如这儿的晴朗夏天一样。附近一带的罗望子树和槐树已经开满了花。穆罕默德的新月在清真寺的圆屋顶上闪耀着；在那细长的尖塔上坐着多少对鹳鸟夫妇——它们作了番长途旅行，现在正在休息。整群的鸟儿，在庄严的圆柱上，在倾颓的清真寺的拱门上，在被遗忘了的纪念碑上，筑了窠，这些窠一个接

着一个地联在一起。枣树展开它的青枝绿叶，象一把阳伞。灰白色的金字塔，在遥远沙漠上的晴空中耸立着，象大块的阴影。在这儿，鸵鸟知道怎样运用它们的长腿；狮子睁着巨大而灵敏的眼睛，注视着半埋在沙里的斯芬克斯大理石象。尼罗河的水位降低了；河床上全是青蛙——这景象，对鹳鸟的族人说来，是这国家里最值得看的东西。年轻的鹳鸟们以为这不过是视觉的幻影，因为这一切是太可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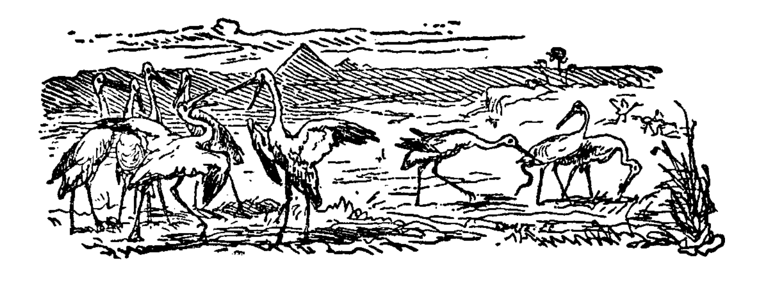
“这儿的情形就是如此。在我们温暖的国度里，它永远是这样的！”鹳鸟妈妈说。小家伙们的肚皮马上就觉得痒起来。

“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可以看吗？”它们问。“我们是不是还要飞向遥远的内地去呢？”

“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可看了，”鹳鸟妈妈说。“这丰饶的地带里现在只有荒凉的森林。那里面的树儿紧密地交织着，并且被多刺的爬藤联接在一起——只有象才能用粗笨的脚打开路走。蛇对我们说来，是太大了，而蜥蜴又太快了。假如你们要到沙漠里去，你们的眼睛便会塞满了沙；不管是好是坏，你们总会被卷到沙柱中去的。唳，最好还是呆在这儿吧！这儿有的是青蛙和蝗虫！我要在这儿住下来；你们

也将要在这儿住下来!”

它们于是就住下来了。爸爸妈妈坐在一个尖塔顶上的窠里；休息了一会以后,它们就忙着理它们的羽毛,在它们红色的腿上磨它们的嘴。它们不时伸出颈来，庄严地致敬礼，然后又把头举起来,露出它们的高额角,美丽而柔滑的羽毛，射出聪明光芒的棕色眼睛。年轻的女鹳鸟们在丰茂的芦苇中高视阔步地走着,顽皮地瞧着别的年轻鹳鸟,交了一些朋友,每走三步就吞一只青蛙,或者用嘴衔着一条小蛇前后摆动——它们认为这东西对于它们的身体有益，而且味道很美。



年轻的男鹳鸟们开始吵闹起来,用翅膀互相打着,用嘴互相啄着,有时甚至啄得流出血来。年轻的男鹳鸟和女鹳鸟就这么订了婚，有时另一对也订了婚。这就是它们生活的目的。于是它们就建筑一个新的窠,又开始新的吵闹,因为

在热带的国度里，人们的脾气总是急躁的。不过这也很有趣，特别引起老年人的高兴，因为自己的孩子所做的事情总是可爱的！这里每天都有太阳光，每天都有许多东西吃。它们除了娱乐以外，什么也不想。但是在它们埃及主人——它们这样称呼他——的宫殿里，愉快的事情可就没有了。

那位富有的、威严的主人躺在床榻上；在这四壁五光十色的大厅里，他象一具木乃伊似的，僵直地伸展着四肢；看样子，他象是躺在一朵郁金香里面一样。他的家人和奴仆都站在他的周围，因为他并没有死，虽然人们不能肯定地说他是活着的。那朵产自北国沼泽地的、能治病的花儿，原是要由一个最爱他的女儿去采来送回家的；但是她永远没有送回来。他美丽的年轻女儿，穿着天鹅的羽衣，越过大海和陆地飞到那遥远的北方去，以后永远也没有再回来。“她已经死了！”回来的那两位天鹅姑娘报告说。她们编了一套完整的故事，内容是这样的：

“我们三个人一起在空中高高地飞：一个猎人看到了我们，向我们射出箭来。那箭射中了我们年轻的朋友。她一边唱着告别之歌，一边就慢慢地落下来了。她作为一只要死的天鹅落到树林中的湖里去了。我们把她埋葬在湖岸旁的一

株芬芳的、低垂的赤杨树下。但是我们报了仇。燕子在那猎人的草屋顶下筑了一个窠；我们就在这燕子的翅膀下绑上了一把火。房子烧起来了;那个猎人就在房子里烧死了。火光照到湖上，一直照到那株低垂的赤杨——她在它的土底下安息。她永远也不能再回到埃及来了!”

这两个人于是就哭起来。当鹳鸟爸爸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它的嘴就响起来，弄得很远都可以听得见。

“全是捏造的谎话!”它说。“我真想把我的嘴啄进她们的胸口里去!”

“可能把你的嘴啄断了啦!”鹳鸟妈妈说。“那时你的一副尊容才好看呢！你先想想自己和家庭吧！别的事情你都不用管!”

“不过明天早晨我要到那个圆屋顶上坐下来。学者和聪明人将要在那里集会,研究病人的情况:可能他们的结论比较更能接近真理。”

学者和聪明人都来了,讲了许多话,许多高深的话；鹳鸟完全摸不着头脑。而且这些话对于病人和在那个荒凉沼泽地的女儿也没有什么好处。不过我们听听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在这个世界里我们得听许多话。

不过把过去发生的事情再听一次，了解清楚，也是完全应该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把整个事儿了解得更多一些，最低限度了解得和鹳鸟爸爸一样多。

“爱产生生命！最高贵的爱情产生最美好的生命！只有通过爱才能把他的生命救出来。”人们这样说。那些学者说，这些话讲得非常聪明，很有道理。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想法！”鹳鸟爸爸立刻说。

“这话的意思我不太了解！”鹳鸟妈妈说。“而且这不能怪我，只能怪那个想法。不过让它去吧，我有别的问题要考虑！”

那些学者讨论着这种爱，那种爱，爱与爱之间的分别，恋人之间的爱，父母和儿女之间的爱，植物和阳光之间的爱，太阳光怎样吻着沼泽地，怎样使嫩芽冒出来——这一切被阐释得那么复杂和深奥，弄得鹳鸟爸爸完全没有办法听懂，当然更谈不上传达出来了。学问把它压得透不过气来。它半闭着眼睛；第二天它若有所思地用一只腿立了一整天。这么多的学问，它真是负担不了。

不过鹳鸟爸爸懂得一件事情：它听到富贵贫贱的人都讲出心里的话。他们说，这个病人躺下来，不能恢复健康；这对于成千成万的人——对于整个国家——说来，是一桩

极大的不幸。他们说,如果他能复元的话,那么大家都会感到快乐和幸福。“不过能使他恢复健康的那朵花儿，是生长在什么地方呢?”大家都探讨过这个问题,在高深的书籍中,在闪耀的星星上,在天气和风中探讨过。他们探讨过他们所能想到的种种法门。最后,学者和聪明人,正如我们已经说过了的，都说:“爱产生生命——父亲的生命。”在这种场合之下,他们所说出的东西比他们所能理解的多。他们反复地说，并且开出药方:“爱产生生命。”不过他们怎样照这个药方来准备这服药呢？这时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

最后他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只有全心全意爱她父亲的那个公主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他们后来想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是的,在这件事发生以前,许多年已经过去了:公主在一天夜里,当新月正要下落的时候,向沙漠里的大理石斯芬克斯象走去;她把石象基石入口面前的沙拨开,走过一条通向一个大金字塔的长廊。古代强大的皇帝,装在充满了金银财宝的木乃伊匣子里,就躺在这些金字塔里。在这里面,她把头贴着死者,为的是要听出在什么地方她可以找到恢复父亲的生命和健康的法宝。

这些事做完了以后,她得了一个梦:她必须到丹麦一块

很深的沼地——地点已经详细地指点给她了——去取回一朵莲花。她可以用她的胸脯在深水里触到这朵莲花——它可以使她的父亲恢复健康。

因了这个缘故，她才穿着天鹅的羽衣，飞出了埃及而到达荒野的沼地里来。这全部的经过，鹳鸟爸爸和鹳鸟妈妈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现在我们比以前也知道得更详细了。我们的沼泽王把她拖下去了；我们也知道，对于她家里的人说来，她也算是永远死掉了。他们中只有最聪明的人才象鹳鸟妈妈那样说："她会自己想办法！"因此他们只有等待，因为他们再没有更好的办法。

"我倒想把那两个恶毒公主的天鹅羽衣偷走呢！"鹳鸟爸爸说，"好叫她们不能再飞到沼泽地去捣鬼。我将把那两件天鹅羽衣藏起，等待要用它们的时候再拿出来！"

"不过你打算把它们藏在什么地方呢？"鹳鸟妈妈问。

"藏在我们沼泽地的窠里！"他说。"我和我们最小的孩子们可以一道把它们运走。如果这样还有困难，我们可以在路上找到适当的地方把它们藏起来，直到我们下次旅行的时候再搬运。当然，那个公主只须有一件天鹅羽衣就够了，但是有两件也并不坏。在北国，人们总是不会嫌衣服多的。"

“谁也不会感谢你的！”鹳鸟妈妈说。“不过你是家长。与孵卵无关的事情，我都没有意见！”

那个卫金人的堡寨是在荒野沼泽地的近旁。在春天的时候，鹳鸟就向那儿飞去。人们替那个小女孩子起了一个名字，把她叫做赫尔珈。不过这个名字对于有这种脾气和这种美貌的女子说来，是太柔和了。她的这种美貌每过一个月就显得更漂亮。在几年之内——在这期间鹳鸟们往返作过好几次同样的旅行：秋天飞向尼罗河，春天飞回沼泽的湖地里来——这个小小的孩子就长成为一个大姑娘了。她在人们不知不觉之中变成了一个十六岁的美女。虽然她的外表可爱，她的内心可是非常残暴，比那个艰苦、阴暗时代中的大多数人还要残暴。

她喜欢把那为祭奠而杀死的马的冒着气的血，洒在她雪白的手上。在狂野中，她把祭司献给神的一只黑公鸡的颈用牙齿咬掉。她一本正经地对她的养父说：

“你在睡着的时候，如果你的敌人到来、把绳子套在你的屋梁上、把你的屋子拉倒，我也不会喊醒你的，哪怕我有这个气力也不会！我听不见，因为你多少年以前，打在我

耳朵上的巴掌,现在还在我的耳边响！你知道,我永远也忘记不了这件事!”

可是卫金人不相信这话,因为他也象别的人一样,被她的美所迷住了。此外，他不知道脾气和外貌是怎样在小赫尔珈身上变幻着。

她骑马可以真不用马鞍,好象她是生在马身上似的。马飞快地奔驰，她也不会落下来，哪怕这马跟别的鬣马在互咬,她也不在乎。当卫金人的船要靠岸的时候,她常常穿着衣服从悬崖上跳到海峡的波涛里，游过去迎接他。她把她美丽的长头发剪下来，搓成弦装在她的弓上。



“自己做的东西总是最好的!”她说。

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卫金人的妻子是一个有坚强性格和意志的人。不过比起她的女儿来，她要算是一个软弱和胆小的女人了。此外,她也知道,这个可怕的孩子身上附有一种魔力。

当她的母亲站在走廊里或走进院子里来的时候，赫尔珈总是要故意恶作剧一番。她坐在井边，摆动着她的手臂和腿。接着她一纵就跳到那个又窄又深的井口里去。这时她青蛙的特性便使她下沉、上升,直到她最后象一头猫似的又爬出来。她全身滴着水，走进大厅；落在地上的许多绿叶，在滴水里旋转。

不过有一条线可以牵制住小赫尔珈，那就是黄昏的幽暗。在黄昏中,她就变得很安静,很沉思；同时她也很容易接受使唤和指挥。这时某种内在的情感似乎把她吸向她的母亲。太阳一下山,她的外表和内心就起着变化;于是她就安静地、悲哀地坐着，收缩成为一个青蛙。的确,她的身体要比青蛙大得多，但她也就因此更难看。她的外表象一个长着青蛙头和蹼指的可怜的矮子。她的眼睛露出一种非常阴郁的表情。她不能讲话，她只能象一个在梦中哭泣的孩

子，发出一种空洞的咽咽声。这时卫金人的妻子就把她抱在膝上。她忘记了这种奇丑的外形，她只是朝女儿那对悲哀的眼睛直望。她不只一次说过这样的话：

“我倒希望你永远是我可怜的青蛙哑巴孩子呢！你一变得美丽的时候，你的样子就显得更可怕。”

于是她写出一些驱魔祛病的神秘文字，把它放在这可怜孩子的身上，但是这并没有产生出什么好的效果。

“谁也不会相信，她曾经是那么小，小得可以躺在一朵睡莲的花萼里！”鹳鸟爸爸说。“现在她长成为一个女人，跟她埃及的母亲完全是一模一样。我们再也没有看到这个母亲！正如你和那最有学问的人的看法一样，她完全不知道怎样照料自己。我们年年在荒野的沼泽上空飞来飞去，但是从来没有任何迹象表现出她仍然活在人间！是的，我现在可以告诉你，每年我比你先几天到这儿来，修理窠和办理许多其他事情。那时我就花一整夜工夫，象一只猫头鹰或蝙蝠似的，在这湖上，在这广阔的水上，飞来飞去，但是从来没有得到一点结果。我和那几个小家伙从尼罗河的国家运来那两件羽衣，也就因此一直没有机会使用。我们费了很大的麻烦，在三次的旅行中把它们带到这儿来。现在它们

垫在窠底上已经有好多年了。如果闹起火灾，把这座木房子烧掉了，那么羽衣也就完事了！”

“那么我们舒服的窠也就完事了！”鹳鸟妈妈说。“不过在这一点上，你似乎没有比在你的什么羽毛衣、什么沼泽公主身上多动动你的脑筋！你最好还是钻到泥巴里去，和她呆在一起吧！自从我孵第一窠孩子的时候起，我就说过，对于你的孩子，你是一个最糟糕的父亲。我只希望那个野蛮的女孩子不会在我们和我们孩子的翅膀上射一箭。她干起事情来是不考虑后果的。我希望她能想想：我们在这儿比她住得久！我们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的义务：我们每年付出我们应该付的税钱——一根羽毛、一个蛋、一只小雏。当她在外面荡来荡去的时候，你以为我象往时一样，愿意走下来么？你以为象在埃及那样，我可以成为那儿人们的一个玩伴，同时也不忘记我自己，偶尔朝罐子里和壶里东张西望一下吗？不，我坐在这儿满肚子都是生她的气——她这个丫头！我对你也生气啦！你应该让她躺在睡莲里才好，让她死掉才好！”

“你的心比你的嘴要慈善得多，”鹳鸟爸爸说。“我了解你，比你了解你自己要透彻得多！”

说完这话后，它就跳了一下，重重地拍了两下翅膀，把腿子向后一伸，于是便飞走了——也可以说连翅膀都没有动一下就滑走了。当它飞到相当远的时候，它就使劲地拍一下！太阳照在它白色的羽毛上；它把脖子和头向前伸着！这表示它的速度和敏捷。

“它究竟是一切鹳鸟中最漂亮的一只！”鹳鸟妈妈说，“但是这话我不愿意当它的面讲！”

在这个秋天里，卫金人很早就带着许多战利品和俘虏回家来了。在俘虏之中有一个年轻的基督的神甫；他是一个反对北欧异教神祇的人。

在那个时候，人们常常在客厅和闺房里谈论着这个新的宗教。这个宗教正在所有的南方国家传播，而且通过圣·安斯加里乌斯①已经传播到斯里恩②的赫得埠去了。连小赫尔珈也听到了人们对这个白基督③的信仰。这个人为了

① 圣·安斯加里乌斯（St. Ansgarius，801—865）是第一个到丹麦、瑞典和德国去宣传基督教的神甫，他是法兰克人。

② 斯里恩（Slien）是德国普鲁士境内位于波罗的海的一个海湾。

③ 即宣传基督的教义的神甫，因为他穿着白色的袈裟。

爱人类,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解救他们。不过对于她说来,正如俗话所说的,她只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看样子只有当她变成了一只可怜的青蛙、呆在一个紧闭的房间里的时候,她才懂得“爱”这个字的意义。不过卫金人的妻子听到过,而且还特别被那些在南方流传着的、关于这个唯一真正上帝的儿子的故事和传说所感动过。

远征回来的人也谈起那些用昂贵的石头为他所砌的许多壮丽的教堂——他这个传播“爱”的人。他们带回了两个雕刻得很精致的、沉重的金容器,而且每只都发出特别的香气,因为它们都是香炉——基督的神甫在祭坛面前挥着的香炉。在这祭坛面前流着的不是血而是酒;圣餐就是他的血——他为世世代代的后人所流的血。

这个基督的年轻的神甫被囚禁在卫金人家里的阴深的石窖里;他的脚和手都被皮条绑着。卫金人的妻子说,他非常好看,“简直象巴尔都①!”他的不幸感动了她的心。不过年轻的赫尔珈说,他的脚应该用绳子捆住,然后再把他系在野牛的尾巴上。

---

① 巴尔都(Baldur)是北欧神话中光明之神。他是一个美男子。

“那么我就把狗放出来——好呀！让它们在沼泽地和水潭上飞跑，向那荒地跑去！那才有趣呢！不过更有趣的是跟在这个人后面跑。”

但野蛮的卫金人不愿意让他这样死去。他建议第二天把这神甫放在树林里的处死石上，把他作为众神的蔑视者和敌人，拿来活活地祭神。这将是第一次一个活人被献给神。

年轻的赫尔珈要求亲自把这牺牲者的血拿来洒在神象上和集会的人身上。她磨快她那把明晃晃的刀子。当一只大恶狗——这样的狗，卫金人家里有的是——在她身边跑过去的时候，她就把刀口顶进它的身体里去，“为了要试试这把刀子快不快！”她说。卫金人的妻子悲哀地望着这个狂野和恶毒的女孩子。当黑夜到来、这个姑娘把美丽的形态换得了温柔的心灵的时候，她就用温暖的话语告诉赫尔珈说，在她心的深处她是感到多么悲哀。

这只外形古怪的丑青蛙，现在站在她的面前。她的棕色的、阴郁的眼睛盯着她的面孔，静听着她讲话，仿佛她也有人的智力，能够理解这些话似的。

“我从来没有讲过半个字，把我因你而感到的痛苦告诉

给我的丈夫!”卫金人的妻子说。“我心中对于你的怜悯比我自己能够体会得到的要多得多。一个母亲的爱是无边际的！但是你的心里却是一点爱的痕迹也没有——你的心简直象一块寒冷的沼泽地!你从什么地方来到我家里的呢?”

于是这个可怜的怪物就奇怪地哆嗦起来，好象这句话触动了联系身体和灵魂的那根看不见的弦似的。大颗的泪珠在她的眼里亮着。

“你的艰苦的日子不久就会到来的!”卫金人的妻子说。“对我说来,那也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如果把你作为一个孩子放在大路上,让夜风把你吹得睡去,那也许对于你是有好处的。”

卫金人的妻子哭得流出悲恸的眼泪，怀着忿怒和苦痛的心情走开了。她走到那张挂在大梁上、把堂屋隔开的毛毡后面就不见了。

这只缩做一团的青蛙单独蹲在一个角落里。周围是一片深沉的静寂；不过一种半抑制住的叹息声不时从她的胸中发出来。一种新的生命仿佛在痛苦中、在她心的深处萌芽了。她向前爬了一步,静听着。于是她又向前爬,用她笨拙的手握着那横搁在门上的沉重的门闩。她静静地把门闩

拉开，静静地把插梢抽掉。她把前房里那盏闪动着的灯拿起来。一种坚强的意志似乎鼓起了她的勇气。她把地窖门上的铁插梢取出来,然后轻轻地爬进囚室里去。他睡着了。她用冰冷和粘湿的手摸了他一下。他一睁开眼睛，看见这只奇丑可憎的动物的时候,就打了一个寒颤,好象他看见了一个邪恶的幻象似的。她把刀子抽出来,割断他的绳子,同时对他示意，叫他跟着她走。

他口中念出一些神圣的名字，同时他划了十字。这动物丝毫没有改变它的形状，于是他念出圣经上的话来：

“一个人能为穷困的人着想是有福的;在他困难的时候上帝就会救助他！你是谁？你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样一个动



物的形体的？但你却是那么温柔慈善!”

这个蛙形女子示意给他，叫他跟着她走。她领着他在掩蔽着他的帷帘后面,在一个静寂无人的走廊上走,一直走到马厩里去。她指着一匹马给他看。他跳上马，她也坐在他的面前，紧紧地抓住马鬃。这囚徒懂得她的意思。他们赶着马急步地走上一条路——这条路他自己是决不会找得到的。他们向一块广阔的荒地上驰去。

他忘记了她丑恶的形体。他通过这个怪物的形象，感觉到上帝的仁慈和恩典。他虔诚地祈祷，虔诚地唱着赞美歌。这时她就发起抖来。难道是赞美歌和祈祷在她身上发生了作用，或者是那快要到来的寒冷的黎明,使她发抖吗？她现在起了一种什么情感呢？她高高地站起来,想勒住马,跳到地上。可是这位信仰基督的神甫用所有的气力把她抱住,同时高声地唱了一首圣诗,好象这就可以解除使她变成可憎的青蛙那种魔力似的。马更狂野地奔驰起来。天边在发红,初升的太阳从云块里射出光彩。阳光一出现,青蛙也就变形了。赫尔珈又成了一个充满邪恶精神的美女。他怀里抱着这样一个绝美的姑娘，心中不禁感到非常惊骇。他跳下马，把它勒住。他相信他现在又遇见了一种新的破坏

性的魔力。不过年轻的赫尔珈也同时跳下马来，站在地上。她身上的短短童装只达到她的膝头。她抽出腰间的快刀，跑到这位惊愕的神甫面前来。

“等着我吧！”她大声说。“等着我吧，等着刀子插进你身体里去吧！你简直白得象草一样！你这个奴隶！你这个没有胡须的家伙！”

她逼近他。他们你死我活地斗争着，不过上天似乎给了这个信仰基督的人一种看不见的力量。他牢牢地抱着她。他们旁边的那株老槲树也来帮他的忙，因为它半露在地面上的根似乎要绊住这女孩子的脚——事实上已经把她绊住了。在他们附近有一股泉水在流动着。他把这新鲜的水洒到赫尔珈的面上和颈上，命令那不洁的魔气散开，同时依照基督的教规祝福她。可是这作为洗礼的水对于她不发生作用，因为信心的源泉还没有从她内心里流出来。

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表示出他的力量——他的行动产生出一种超乎常人的力量，足以对付这种凶猛的魔气。他的行动似乎降服了她：她垂下手，用惊奇的眼光和惨白的面孔望着他。在她看来，他似乎是一个知道一切秘密法术的、有威力的魔法师。他似乎在念那神秘的龙尼

文①，在空中划着魔术的符号！如果他在她面前挥着明晃晃的尖刀或利斧，她也决不会眨眼睛的。不过当他在她的眉间和胸口上划着十字的时候。她就发起抖来。于是她就坐下来，垂着头，象一只驯服的鸟儿一样。

他温柔地对她讲起她头天晚上为他所作的善行。那时她以一个面貌可憎的青蛙的形态向他走来,割断他的羁绊，把他引向生命和光明的道上。他告诉她说，她被缚得比他还牢，但她也会和他一起走向生命和光明。他要把她带到赫得埠去，带到神圣的安斯加里乌斯那儿去。在这个城市里,他可以解除她身上的魔力。不过当他骑上马、领着她走的时候，他不敢让她坐在他前面，虽然她有这个意思。

“你应该坐在后面，不能坐在我的前面！”他说。“你的妖魅的美是从魔力中产生出来的——我害怕它。但是信心会使我得到胜利！”

于是他就跪下来，热忱地祈祷着。这时静寂的山林仿佛变成了一个神圣的教堂。鸟儿开始唱着歌，好象它们也是新信徒中的一员。野薄荷发出香气，好象就是龙涎香和

① 这是北欧古时的一种文字。

供香。他高声地念着福音:

“上天的光明现在降到我们身上,照着那些坐在黑暗中和死神的阴影里的人们，使他们走上安息的大道!”

于是他谈起永恒的生命。当他正在讲的时候，驮着他们没命地奔驰着的那匹马也在一些高大的黑莓子下面停了下来,好使得那些成熟多汁的莓子落到小赫尔珈的手中,自动献给她作为食品。

她耐心地让神甫把她抱到马上。她象一个梦游病者似地坐着,既没有完全睡,也没有完全醒来。这位信仰上帝的男子用树皮把两根枝子绑成一个十字架。他高高地把它举起来,在森林中骑着马向前走。他们越向前走,就发现树木越浓密，简直连路径都找不到了。

路上长满了野李树，因此他们不得不绕着走。泉水没有形成溪流，而是积成一潭死水。他们也得绕行过去。森林的凉风给人带来了力量和一种新鲜的感觉。温柔的话语也产生出同样的力量——这些话语是凭信心、凭基督的爱、凭一种要把这迷途的孩子引到光明和生活的路上去的那种内心的渴望而讲出来的。

人们说,雨点可以滴穿坚硬的石头,海浪可以把石崖的



尖角磨圆。滴到赫尔珈身上的慈悲的露水，也可以打穿她的坚硬,磨圆她的尖角。但是人们却看不出效果;她自己也看不出来。不过埋在地里的种子，一接触到新鲜的露水和温暖的太阳光，知道不知道它身体里面已经有了生长和开花的力量呢?

同样,母亲的歌声不知不觉地贴在孩子的心里,于是孩子就喃喃地学着这些声音,虽然孩子不懂得其中的意义。这些声音后来慢慢代表一种思想，它的意义也就愈变愈清楚了。上帝的话语，也跟这一样，能发挥出创造的力量。

他们骑着马走出森林,走过荒地,然后又走进没有路的森林。在黄昏的时候，他们碰到了一群强盗。

“你是从什么地方偷来这个漂亮的姑娘的?”强盗们吼着。他们挡住马的去路,把这两个人从马上拉下来,因为他们的人数很多。神甫除了他从赫尔珈身上取来的那把刀子以外，没有带别的武器。他挥着这把刀子来保卫自己。有一个强盗举起斧头,但是这位年轻的神甫避开了,否则他就会被砍着了。斧头深深地砍进马的颈里,弄得血花四溅,运动物就倒在地上。这时小赫尔珈好象是从她长期梦境中醒转来了似的，急忙跑过来,倒在这个正在断气的动物身上。



神甫站在她面前作为她的护卫者来保护她，不过另一个强盗把一个铁锤向这基督的信徒的脑袋上打来。他打得那么猛烈，血和脑浆喷满一地。神甫倒在地上死了。

这些强盗抓住赫尔珈的白手臂。这时太阳已经下山了，最后的一丝阳光也消失了，于是她又变成了一只丑恶的青蛙。在她一半的面上张着一个白而带绿的嘴，她的手臂变得又细又粘，她长着鸭掌的人手张开象一把扇子。强盗们害怕，把她放了。她站在他们中间，完全是一个可憎的怪物。她显出青蛙的特性，跳得比她自己还要高，随后就在丛林中不见了。这些强盗认为这一定是洛基①或者别的妖魔

① 洛基（Loki）是北欧神话中的一个神仙。

在恶作剧。他们恐惧地从这地方逃走。

圆圆的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发出美丽的光辉。小赫尔珈披着一身难看的青蛙皮，从丛林里爬出来；她站在神甫的尸体和被砍死的马的尸体旁边，用哭泣的眼睛望着他们。青蛙的脑袋里发出咽咽的声音，好象一个孩子忽然哭起来了似的。她一下倒在神甫身上，一下倒在马身上。她那又空又大、长着蹼的手，现在捧着水，洒在他们身上。这时她懂得了：他们已经死了，永远也活不转来。不久野兽就会走来，撕掉他们的尸体。不成！决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因此她就掘着土，能掘多深就掘多深。她要为他们挖出一个坟墓。

但是除了一根坚硬的树枝和她的一双手外，她再没有其他的器具。手指间长着的蹼被撕开了，流出血来。最后她看出她的工作不会有什么结果。于是她就取些水来，把死人的脸洗了，然后把新鲜的绿叶盖在他的面上。她搬来一些大树枝架在他的身上，再用枯叶填满其中的空隙，又尽力搬了一些大石头来压在他身上，最后又用青苔把空处填满。这时她才相信，坟墓是坚固和安全的。这一夜就是在

这种艰苦工作中过去的。太阳冲出了云层。美丽的小赫尔珈站在那儿,完全是一个美的形象。她的双手流着血,她羞红的少女面上，第一次现出泪珠。

在这种转变之中，她的两重性格仿佛就在她的内心里斗争。她整个的身体在颤抖着。她向四周望，好象她是刚从一个恶梦中醒来似的。她跑向那株瘦长的山毛榉，紧紧地抱着它作为倚靠；不一会儿她忽然象一只猫似地爬到树顶上，抓住它不放。她象一个受了惊的松鼠似地坐在那上面。她在寂静的树林中这样呆了一整天。这儿一切都是沉寂的,而且象人们说的一样,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但是这儿却有两只蝴蝶在飞，在嬉戏，或互相追逐。周围有许多蚁穴——每一个穴里有无数忙碌的小居民在成群地走来走去。天空中飞舞着数不清的、一群一群的蚊蚋。嗡嗡的苍蝇、瓢虫、金色的甲虫以及其他有翅膀的小生物也飞过来了。蚯蚓从潮湿的地里爬出来，鼹鼠也跑出来了。除了这些东西以外，四周是一片静寂——正如人们所说的和所理解的一样，死一般的静寂。

谁也没有注意到赫尔珈，只有几群喜鹊在她坐着的那株树顶上飞翔和叫噪。这些鸟儿,怀着大胆的好奇心,在她

身旁的枝子上向她跳过来。不过只要她一眨眼，它们就逃走了。它们不理解她，她也不理解她自己。

薄暮时，太阳开始下沉。她变了形，又重新活跃起来。她从树上溜下来。等到太阳最后的光线消逝了，她又成了一个萎缩的青蛙；她手上仍然长着撕裂了的蹼。不过她的眼睛射出美丽的光彩；这种光彩，当她有一个美丽的人体的时候，她是不曾有过的。这是一对温和的、虔诚的、少女的眼睛。它们虽然是长在青蛙的面上，但它们却代表一种深沉的感情，一颗温柔的心。这对美丽的眼睛充满了眼泪，流出安慰人的、大颗的泪珠。

在她所砌的那个坟墓旁边仍然躺着那个由两根树枝绑成的十字架——这是那个死者的最后的工作。小赫尔珈把它拿起来，她心中这时想起了一件事情：她把它插在石头中间，竖在神甫和死马的上面。她的悲哀的回忆使得她又流出眼泪来。她怀着难过的心情，在坟墓周围的土上划出许多十字，象一道好看的围墙。当她用手划这些十字的时候，她手上的蹼就象撕碎了的手套似地脱落下来了。当她在泉水里洗濯和惊奇地望着她柔嫩的手的时候，她又在死者和她之间的空中划了一些十字。于是她的嘴唇颤抖起来，她



的舌头在动；那个神圣的名字——她在树林里骑着马的时候，曾听见人唱过许多次，念过许多次——也在她的嘴上飘出来了。她念：“耶稣基督！”

青蛙的皮脱落下来了，她又成了一个美丽的少女。但是她的头倦怠地垂下来；她的肢体需要休息，于是她便睡去了。

但是睡眠的时间是很短促的。到半夜的时候，她醒转来了。那匹死了的马现在站在她面前，生命的光辉从它的眼里和砍伤的脖子上射出来。它旁边站着那个被谋杀了的

神甫。象卫金女人说过的一样，他比“巴尔都还要好看得多”。然而他仿佛是站在火焰的中央。

他温厚的大眼睛射出一种庄严的光辉，一种公正的裁判和一种锐利的视线。这种视线似乎透进这个被考验者的心中的每一个角落。小赫尔珈颤抖起来；她的记忆苏醒过来了，好象是在世界末日的那天一样。神甫为她所做过的每一件事，为她所说过的每一个充满了爱的字眼，现在似乎都有了生命。她懂得了，在考验的日子里，当泥土和灵魂所造成的生物①在斗争和挣扎着的时候，爱在保护着她。她



① 据基督教，人是上帝用泥巴照自己的形状捏成的，然后再把灵魂吹进去，使它有生命。

现在认识到了,她一直是在凭感情用事,没有切实地为自己做过任何工作。她所需要的一切都有了，而且上天在指导她。她在这能洞察人心的神力面前卑微地、羞惭地垂下头来。在这一忽间,她似乎看到了一道纯洁的火焰,一道圣灵的光。

“你这沼泽的女儿!”神甫说。“你是从土里，从沼地里出生的。但是你将从土里重生。你身体里的太阳光——它不是从太阳里产生的，而是从上帝产生的——将要自动地回到它原来的地方去。没有任何灵魂是不能得救的，不过把生命变成永恒却要花很多的时间。我是从死人的国度里来的。你将也会走过深沉的峡谷，而到达光华灿烂的山国——在那里只有慈悲和圆满。我不能领你到赫得埠去接受基督的洗礼。你得突破盖着那深沼泽的水，拉起那给你生命和使你发育的生命之根。你得做出实际的行动才能获得超升。”

他把她抱起来,放在马上,同时给她一个金香炉——这跟他在卫金人家里所看到的那个香炉一样，发出非常强烈的香气。这个被谋杀的神甫额上的那块伤口发出光来，象一顶王冠。他把十字架从坟上拿起来，高高地举起。于是

他们就开始驰骋起来，越过簌簌的树林，越过和战马一起被埋葬掉的古代英雄的坟墓。这些威武的人物都站起来，也向前奔驰，直到后来在山丘上停下来。他们额上那个有金钮扣的宽大的金环在月光中发着光，他们的披肩在夜风中飘荡着。看守宝藏的飞龙抬起头来，凝望着这些骑士。山精和树精在山里，在田野的沟里窥看。他们举着红色的、蓝色的和绿色的火炬，象烧过了的纸灰里的火星一样，拥挤成为一团。

他们驰过山林和荒地，河流和池塘，一直来到这荒野的沼泽。他们在这上面绕着圈子奔驰。这位信仰基督的神甫



高高地举着十字架：它象金字似地发亮；他的嘴唇唱着弥撒。小小的赫尔珈也跟着他一起唱，象一个孩子跟母亲一样唱。她挥着香炉。一股神圣的、强烈的异香从它里面飘出来，使得沼地的芦苇和草都开出了花朵。所有的嫩芽都从深泥底里冒出来。凡是有生命的东西都立起来了。一朵大睡莲,象绣花地毯一样,展开它们的花办。这花毯上躺着一个年轻美丽的、睡着的女人。小赫尔珈以为她在这平静的水上所看到的就是她自己的倒影。但是她所看到的正是她的母亲——沼泽王的妻子：从尼罗河上来的那位公主。

那个没有生命的神甫下命令，叫把这个昏睡的女人抱到马背上来。不过马儿却被她的重量压塌了，好象它的身体不过只是飘在风中的一块尸布似的。但是那个神圣的十字架增强了这个缥缈的幽灵的气力，所以这三个人又能从沼泽向坚实的地上奔来。

这时卫金人堡寨里的鸡叫起来；这些幽灵就在风中飘来的烟雾里消逝了。但是母亲和女儿面对面站着。

“我在深水中所看到的是我自己吗?”母亲问。

“我在那光滑的水上所看到的东西,就是我自己吗?”女儿大声说。

于是她们走近来，心贴着心拥抱着。母亲的心跳得最快；她懂得其中的道理。

“我的孩子！我心中的一朵花！我的在深水里长出的莲花！”

她又把她的孩子拥抱了一次，然后就哭起来。对于小赫尔珈说来，这眼泪就是新生命和爱的洗礼。

“我是穿着天鹅的羽衣到这儿来的，后来我把它脱掉了！”母亲说。“我沉到活动的泥泞里去了，沉到沼泽的泥底里去了。泥底象一堵墙，牢牢地把我抱住。但是不久我就感到一股新鲜的激流，一种力量——它拉着我越沉越深。我感到我眼皮上沉重地压着睡意。我睡过去了，我在做梦。我仿佛觉得我又躺在埃及的金字塔里，然而那根摇摆着的赤杨残株——它曾经在沼泽的水面上引起我的害怕——却一直站在我的面前。我望着它树皮上的裂纹；它们射出种种不同颜色的光彩，形成象形的文字：我所望着的原来是一个木乃伊的匣子。匣子裂开了，一位一千岁的老国王从里面走出来。他具有木乃伊的形状，黑得象漆，发出类似树上蜗牛或沼地肥泥那种的黑光。究竟他是沼泽王，还是金字塔里的木乃伊，我一点也不知道。他用双手抱住我，我觉得

我一定会死去。只有当我感到胸口上有点温暖的时候，我才恢复了知觉；这时我的胸口上立着一只小鸟，它拍着翅膀,喃喃地唱着歌。它从我的胸口上飞走,向那沉重漆黑的顶盖飞去,但是一条长长的绿带仍然把它和我系在一起。我听到、同时也懂得它渴望的声调:‘自由啊！阳光啊！到我的父亲那儿去！’于是我就想起住在那充满了阳光的故乡的父亲、我的生活和我的爱。于是我解开这条带子,让鸟儿向我故乡的父亲飞去。从这一点钟起,我就再也不做梦了。我睡了一觉,很长很深沉的一觉,直到此刻和谐的声音和香气把我唤醒来、把我解放为止！”

这条系着母亲的心和鸟儿翅膀的绿带子，现在飘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它现在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只有鹳鸟看到过它。这带子就是那根绿梗子，它上面的一个蝴蝶结就是那朵鲜艳的花——孩子的摇篮。孩子长成了一个美女，而且又重新躺在她母亲的心上。

当母女两人在紧紧地拥抱着的时候，鹳鸟爸爸就在她们上面盘旋。后来它就一直飞到自己的窠里去，它把它藏了许多年的那两件天鹅羽衣送来,向她们每人掷下一件。羽衣紧紧地裹着她们,于是她们就以两只白天鹅的形态,从地

上向高空飞起来。

“现在我们可以谈谈话了！”鹳鸟爸爸说，“我们现在能够彼此了解，虽然我们嘴的形状不大相同。你们今天晚上来了，这是再幸运不过的事情。明天我们——妈妈，我自己和孩子们——就要走了！我们要回到南方去！是的，请你



们看看我吧！我是从尼罗河国度来的一个老朋友呀；妈妈也是一样——它的心比它的嘴要慈善得多。它一直在说，公主会有办法解救自己的；我和孩子们把天鹅的羽衣运到这儿来。咳，我是多么高兴啊！我现在还在这儿，这是多么幸运啊！天一亮，我们就要从这儿飞走，我们这一大群鹳鸟！我们在前头飞，你们在后面飞，这样你们就不会迷路了。当然，我和孩子们也会照顾你们的！”

“还有那朵莲花，我也得带着，”这位埃及的公主说。“它也穿上天鹅的羽衣，和我一道飞！我把这朵心爱的花带走，这样一切问题就解决了。回家去啊！回家去啊！”

不过，赫尔珈说，她得先去看看她的养母——那个慈爱的卫金女人，否则她就不愿离开丹麦这个国家了。关于她养母的每一件甜蜜的记忆，每一句慈爱的话，和养母为她所流的每一滴慈爱的眼泪，现在都回到她的心上来了。在这个时刻，她仿佛觉得她最爱的就是这个卫金女人。

“是的，我们必须到卫金人的家里去一趟！”鹳鸟爸爸说。“妈妈和孩子们都在那儿等我们！他们该会把眼睛睁得多么大，把翅膀拍得多么响啊！是的，你看，妈妈现在不喜欢噜嗦了——妈的话总是简单明了，而且它的用意是很好

的！我马上就要叫一声，好让它们知道我们来了！”

鹳鸟爸爸用它的嘴弄出一个声音。于是它和天鹅们就向卫金人的堡寨飞去。

堡寨里的人还在熟睡。卫金人的妻子是入睡得最晚的一个，因为赫尔珈跟那个信仰基督的神甫在三天以前失踪了，她心里非常焦急。一定是赫尔珈帮助他逃跑的，因为她的一匹马在马厩里不见了。一种什么力量使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呢？卫金女人思量着她所听到的关于那个白衣基督的奇迹和那些信仰他、追随他的人。她的这些思想在梦里变成了事实。她仿佛觉得她仍然是睁着眼睛坐在床上思索，外面是漆黑一团。大风暴逼近来了：她听到海的巨浪在北海和卡特加海峡之间一下滚向东，一下滚向西。那条在海底下把整个地球盘着的巨蛇，现在在痉挛着。她梦见众神灭亡的那一个晚上到来了；异教徒所谓的末日“拉格纳洛克”① 到来了：在这天，一切东西就要灭亡，甚至那些伟大的神祇也要灭亡。战号吹起来了；众神骑在虹上，穿着铠甲，

① “拉格纳洛克”（Ragnarok）是北欧神话中的神的“末日”。这时神的敌人苏尔特（Surt）来与神作战。战争结束后整个旧世界都被烧毁。

要作最后的一次战斗。长着翅膀的女神①在他们前面飞；最后面跟着的是阵亡战士的幽灵。在他们的周围，整个的天空闪耀着北极光，然而黑暗仍然占着优势。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

在这惊恐的卫金女人的身旁，小赫尔珈以可憎的青蛙的形态出现，坐在地上。她紧贴着她的养母,全身在发抖。这女人把她抱在膝上;虽然她的青蛙皮是难看极了,她仍然亲热地拥抱着她。空中发出棍棒和剑的回音，箭在嘘嘘地四射,好象天上有一阵冰雹要向她们打下来似的。这时刻到来了：地球和天空要爆炸,星星要坠落,一切东西将要被苏尔特的火海所吞没。不过她知道，一个新的世界和新的天空将要出生;在海浪所洗着的这一片荒凉的沙地上,泛着金黄的麦田将要出现;一个不知名的上帝将会来统治着;从死者的王国里解救出来的那个温和、慈爱的巴尔都将向他走去。他到来了。卫金女人看到他，认出他的面孔——这就是那个信仰基督的、被俘的神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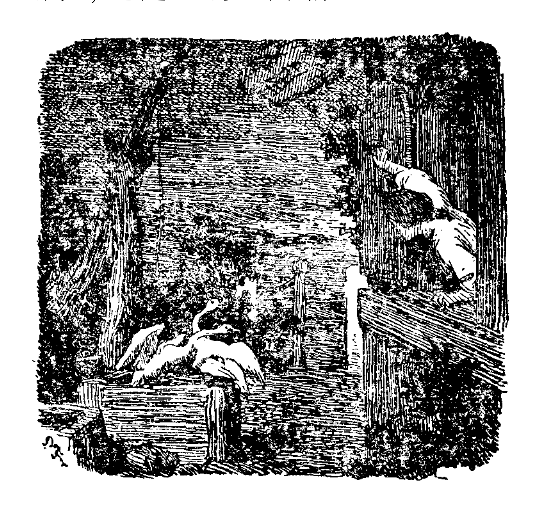
"白基督！"她大声地喊。在念出这个名字的同时，她

① "女神"（Skjoldmøer）在北欧神话中是一群决定战争胜负的女神。

吻了这个难看的青蛙孩子的前额。于是她的青蛙皮就脱落掉了,小赫尔珈现出了她全部的美;她的眼睛射出亮光,她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温柔。她吻了养母的手,为了她在那艰苦和考验的日子里所给予她的爱和关怀。她祝福她,她感谢她,为了她在她心中启发了一个思想,为了她告诉了她一个她现在常常念的名字:“白基督”。于是美丽的赫尔珈变成了一只庄严的天鹅,飞起来。她展开她的双翼,发出象一群候鸟掠过高空时的声音。

卫金女人这时醒转过来了,外面的拍翅声仍然可以听得见。她知道,这正是鹳鸟离去的时候;她知道,她所听到的就是它们的声音。她希望再看到它们一次,在它们动身的时候和它们说声再会!因此她就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去。她看到鹳鸟在邻屋的屋脊上一行一行地排列着。成群的鹳鸟在树顶上,在庭园的上空盘旋着。不过在她的对面,在那口井边——小赫尔珈常常坐在那边,做出野蛮的样子来恐吓她——有两只天鹅用聪明的眼睛在朝她望。于是她就记起了她的梦——这梦仍然在她的脑海中萦绕着,象真事一样。她在想着变成了天鹅的小赫尔珈,她在想着那个信仰基督的神甫。于是她心里感到一种稀有的愉快。

那些天鹅拍着翅膀，弯下脖子，好象是在向她致敬。卫金人的妻子向它们伸开双臂，好象她懂得它们的意思。她噙住眼泪微笑，想起了许多的事情。



所有的鹳鸟都升到空中，拍着翅膀，咯咯地响着它们的嘴，一齐向南方飞行。

“我们不再等待天鹅了，”鹳鸟妈妈说。“如果她们要同我们一道去，她们最好马上就来！我们不能等在这儿让鹬鸟飞在我们前面。象我们这样的整个家族在一起飞要漂亮得多；不要象鹬鸟和千鸟那样，男的在一边飞，女的在另一边飞——老实讲，那太不象个样子！那儿的天鹅又在拍着

翅膀干什么呢？”

“每种鸟都有自己飞行的方式，”鹳鸟爸爸说。“天鹅成一条斜线飞，白鹤成一个三角形飞，鹬鸟成一个蛇形飞！”

“当我们在高空飞的时候，请不要提起蛇来吧！”鹳鸟妈妈说。“这只会叫我们小家伙嘴馋，而又吃不到口！”

“这就是我所听到的那些高山吗？”穿着天鹅羽衣的赫尔珈问。

“那是浮在我们下面的暴风雨的云块，”妈妈说。

“那些升得很高的白云是什么呢？”赫尔珈问。

“你所看到的，是复有永不融化的积雪的高山，”妈妈说。

它们飞过那些高大的阿尔卑斯山脉，向蔚蓝的地中海前进。

“非洲的陆地！埃及的海滩！”穿着天鹅羽衣的尼罗河的女儿欢呼着。这时她在高空中看到一条淡黄色的、波浪形的缎带——她的祖国。

其他的鸟儿也看到了这情景，所以它们加快速度飞行；

“我已经能嗅到尼罗河的泥土和湿青蛙的气味！”鹳鸟妈妈说。“这真叫我的喉咙发痒！是的，现在你们可以尝到一点了。你们将会看到‘马拉布鸟’①，白鹤和朱鹭！它们都是属于我们这个家族的，虽然它们一点也不及我们漂亮。它们喜欢摆架子，特别朱鹭是这样。它被埃及人惯坏了，它们把它装满香料，做成木乃伊。我自己倒是愿意装满青蛙呢；你们也会是这样的，而你们将也会做得到！与其死后大排场一番，倒不如活着时吃个痛快。这是我的看法，而我永远是对的！”

“现在鹳鸟飞来了，”住在尼罗河岸上的那个富有的家庭里的人说。那位皇族的主人，在华丽的大厅里，躺在铺着豹皮的柔软垫子上。他既没有活，也没有死，只是等待那从北国的沼泽地里采来的莲花。他的亲属和仆人都守候在他的周围。

这时有两只美丽的白天鹅飞进厅堂里来了。它们是跟鹳鸟一起来的。它们脱掉光亮的羽衣，于是两个美丽的女子就出现了。她们两人的外貌是一模一样，象两颗露珠。她

① 这是鹳鸟的一种。



们对这衰老的、惨白的老人弯下腰来，把她们的长头发披在脑后。当赫尔珈弯下腰望着她的外祖父的时候，他的双颊就发出红光，他的眼睛就有了光彩，他僵硬的四肢就获得了生命力。这位老人站起来，变得年轻而又健康。女儿和外孙女紧紧地把他拥抱着，好象她们做了一个很长的恶梦，现在来祝他早安。

整个的宫庭里现在充满了快乐。那只鹳鸟的窠里也充满了快乐，不过主要是因为窠里现在有了很好的食物——数不清的青蛙。这时那些学者们就忙着记下关于这两位公主和那朵能治病的花的简要历史。对于这家庭和这国家说

来，这是一件大事和幸福。那对鹳鸟夫妇按照自己的一套方式把这故事讲给它们的家族听，不过它们得先吃饱，否则它们宁愿做点别的事情而不愿听故事。

“嗯，你到底成为一个人物了！”鹳鸟妈妈低声说。“这是不用怀疑的了！”

“咳，我成了什么人物呢？”鹳鸟爸爸问。“我做了什么呢？什么也没有做！”

“你做的事情比任何人多！没有你和孩子们，那两位公主恐怕永远也看不到埃及了，也治不好那个老人的病了。你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你一定会得到一个博士学位，我们未来的孩子和孩子们的孩子将会继承它，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你的样子很象一个埃及的博士——起码在我的眼中是如此！”

学者和聪明人把贯串这整个事件的那个基本概念——他们这样叫它——又向前发展了一步。“爱产生生命”——他们对这句话各人有各人的解释。“这位埃及的公主是温暖的太阳光；她下降到沼泽王那里去。他们的会合就产生了那朵花——”

“那段话我不能完全传达出来！”鹳鸟爸爸说。它把它

在屋顶上听见的话，现在在窠里传达出来。“他们讲得那么深奥，那么聪明和有学问，所以他们马上就得到了学位和礼品：甚至那个厨师也受到了特别表扬——可能是因为他的汤做得好的缘故。”

“你得到了什么呢？”鹳鸟妈妈问。“无疑地，他们不应该把最重要的人忘记掉，而重要的人当然就是你呐！那批学者只是空口讲白话。不过你无疑会得到你应该得到的东西的！”

在深夜，当那个幸福的家正在安静地睡眠的时候，有一个人仍然醒着。这不是鹳鸟爸爸，虽然它是用一只腿站在窠里，似睡非睡地在守望着。不，醒着的是小赫尔珈。她在阳台上向前弯着腰，朝晴空里望。晴空里的星星是又大又亮，它们的光彩比她在北国所看到的要大和晶莹得多，但它们仍然是一样的星星。她想起住在荒野沼泽上的那个卫金女人，想起她养母的温柔的眼睛，想起这个慈爱的女人为那个可怜的青蛙孩子所流的眼泪——这个孩子现在立在美丽的明星下面，沐浴着尼罗河上的舒畅的春天空气。她想起这个异教徒女人心中所蕴藏着的爱。那个可怜的生物——它变成人的时候是一个可恶的动物，变成动物的时候样子可

憎，谁也不敢接近它——曾经得到了这种爱。她望着那闪耀着的星星；她记起那个死人额上所射出的光辉。那时她跟他一起驰过树林和沼地。声音现在回到她的记忆中来了：她听到他所讲的话语——从爱的伟大源泉中所发出的、拥抱着一切生物的话语。那时他们正在向前奔驰，她象着了魔似地坐在他前面。

是的，什么都获得、争取和赢到手了！小小的赫尔珈日日夜夜沉浸在深思之中——深思她一切幸福的成果。她站在那儿沉思，象一个孩子从赠送，礼物给她的那个人急忙掉过身来，去看她所得到的礼品——美丽的礼品——似的。在这不断增长的幸福中她似乎完全忘记了自己；这种幸福可能到来，而且一定会到来。的确，她曾被奇迹带到不断增长的快乐和幸福中去过。有一天她完全沉醉到这种感受中去，她甚至把幸福的赐予者也完全忘记掉了。这是因为她年少气盛；所以她才变得这样荒唐！她的眼睛露出这种神气。这时她下面的院子里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响声，把她从漫无边际的思想中拉回，她看到两只巨大的鸵鸟在绕着一个小圈子跑。她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种动物——这样庞大的鸟儿，这样又笨又重，好象它们的翅膀被剪掉了似的。这两只

鸟儿也似乎是曾经受过伤害。因此她就问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这时她第一次听到埃及人讲到关于鸵鸟的故事。

鸵鸟曾经是一种漂亮的鸟儿，翅膀又大又强。有一天晚上，森林里强大的鸟儿对鸵鸟说:“兄弟,只要上帝准许,我们明天飞到河边去喝水好吗?”鸵鸟回答说:“好吧。”天明的时候，它们就起飞了。起初它们向太阳——上帝的眼睛——飞,越飞越高。鸵鸟远远地飞到别的鸟儿前面去了。它们骄傲地一直向太阳飞。它们夸耀自己的气力，一点也没有想到造物主，也没有想到这句话:“只要上帝准许!”这时惩罚的安琪儿就忽然把掩着太阳的火焰的帏幔拉开。不一会儿,这只骄傲的鸟儿的翅膀就被烧焦了,于是它就悲惨地落到地上来。从那时起，鸵鸟和它的族人就再也不能飞起来了;它只能胆怯地在地上跑,绕着一个小圈子跑。这对于我们人类是一个警告,使我们在一切思想中,在一切行为中，要记起“只要上帝准许”这句话。

赫尔珈深思地垂下头来,望着那跑着的鸵鸟,望着它的害怕的神情，望着它看到自己粗大的影子射到太阳照着的白墙上时所发出的一种愚蠢的快感。她心中和思想中起了一种庄严的感觉。她已经被赐与了和获得了丰富的生活和

不断增长的幸福。还有什么会发生呢？还有什么会到来呢？最好的东西是："只要上帝准许！"

当鹳鸟在早春又要向北方飞去的时候，小小的赫尔迦把她的金钏子脱下来，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对鹳鸟爸爸招手，把这金钏子戴在它的颈上，请求它带给卫金女人，使她知道自己的养女现在生活得很好，而且也没有忘记掉她。



"这东西戴起来太重了，"鹳鸟爸爸把金钏子戴到颈上的时候想。"但是金子和荣誉是不能随便扔到路上去的！鹳鸟带来幸运；那儿的人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

"你生下金子，我生下蛋！"鹳鸟妈妈说。"不过这类的事儿你只是偶尔做一次，而我却是年年生蛋。不过谁也不感谢我们——这真是太岂有此理！"

"不过我们自己心里知道呀，妈妈！"鹳鸟爸爸说。

“但是你不能把它戴在身上，”鹳鸟妈妈说。“它既不能给你顺风，也不能给你饭吃。”

于是它们就飞走了。

在罗望子树里唱着歌的那只小夜莺，很快地也要飞到北国去。小小的赫尔珈以前在那块荒凉的沼泽地也听到过它的歌声。她现在也要它带一件消息，因为当她穿着天鹅羽衣飞行的时候，她已经学会了鸟类的语言：她常常跟鹳鸟和燕子谈话，夜莺一定会懂得她的。因此她请求这只小鸟飞到尤兰半岛上那个山毛榉树林里去。她曾经在那儿用石头和树枝砌了一个坟墓。她请求夜莺告诉一切别的小鸟在这坟墓的周围做它们的窠，并且经常在那儿唱歌。

于是夜莺便飞走了——时间也飞走了！

一只苍鹰站在金字塔的顶上，望见秋天里的一群雄壮的骆驼，背着很多的东西。和它们一道的是一群服装华丽的武士。他们骑在喷着鼻息的阿拉伯的骏马上。这些马儿白得象银子似地发亮，它们红色的鼻孔在颤抖着，它们丰满的马鬃铺到它们细长的腿上。华贵的客人们和一位阿拉伯的王子——他具有一个王子绝顶的美貌——现在朝这个豪

华的大厅里走来。这屋子上面的鹳鸟窠都已经空了。因为住在窠里的主人都飞到辽远的北国去了，但是它们不久就要回来的。的确，在这豪华、快乐、高兴的一天，它们回来了。这儿一个婚礼正在进行。新嫁娘就是小小的赫尔珈；她身上的珍珠和丝绸射出光彩。新郎是阿拉伯的一位年轻王子。新郎和新娘一起坐在桌子的上端，坐在母亲和外祖父之间。

但是她的视线并没有集中在这新郎英俊的、棕色的、留着黑色鬈须的面孔上。她也没有看着他那副凝视着她的、火热的、深沉的眼睛。她是在朝上面望，望着天上照着的一颗明星。

这时空中发出一阵强烈的拍翅声。鹳鸟们飞回来了。那对年老的鹳鸟夫妇，不管它们旅行得多么困倦，不管它们多么需要休息，却一直飞到阳台的栏杆上来，因为它们知道，人们是在举行一个多么盛大的宴会。它们在飞入这国家的国境的时候，就已经听说赫尔珈曾经把它们的象绘在墙上——因为它们也成了她的历史的一部分。

“这倒想得很周到！”鹳鸟爸爸说。

“但是这所费有限！”鹳鸟妈妈说。“他们不可能连这点

表示都没有。”

赫尔珈一看到它们就站起来,走到阳台上去,抚摸着鹳鸟的背。这对老夫妇垂下头来。那些年轻的鹳鸟呆呆地在旁望着，也感到荣幸。

赫尔珈又抬起头来望了望明亮的星星。星星的光显得比以前更亮。在星星和她之间飘着一个比空气还要纯洁的形体，但是可以看得见。它在飘来。这就是那个死去了的信仰基督的神甫。他也是来参加她的婚礼的——从天国里来的。

“天上的光华灿烂，超过地上所有的一切美景！”他说。

美丽的赫尔珈温柔地、诚恳地祈求——她从来没有这样祈求过——准许她向天国望一眼,向天父望一眼,哪怕一分钟也好。

于是他把她在和谐的音乐和思想的交流中带到光华灿烂的景象中去。现在不仅在她的周围是一片光明和和谐的音乐，而且在她的内心里也是这样。语言无法把这表达出来。

“现在我们要回去了；客人在等着你！”他说。

“请再让我看一眼吧！”她要求着。“只看短短的一分

钟！”

“我们必须回到人间去，客人都快要走光了。”

“请再让我看一眼——最后一眼吧！”

美丽的赫尔珈又回到阳台上来。但是屋子外面的火炬已经没有了，洞房里的灯也灭了，鹳鸟也走了，客人也不见了，新郎也没有了，一切在瞬息间都消逝了。

赫尔珈的心里这时起了一阵恐怖。她走过空洞的大厅，走进旁边的一个房间里去。这儿睡着一些陌生的武士。她打开一个通到自己卧房的房门。当她正以为她在自己的房间里的时候，她忽然发现她是在花园里面。这里的情况完全和刚才是两样。天空中现出了朝霞，天快要亮了。

在天上所过的三分钟，恰恰是地上的一整夜！

于是她看到了那些鹳鸟。她喊着它们，用它们的语言讲话。鹳鸟爸爸把头抬起来，听着她讲，然后便向她走近来。

“你讲我们的语言！”它说。“你想要什么呢？你为什么在这儿出现呢——你，陌生的女人？”

“是我呀！——是赫尔珈呀！你不认识我么？三分钟以前我们还在阳台上一起讲话呀！”

“那是一个误会！”鹳鸟说。“你一定是在做梦！”

“不是，不是!”她说。于是她就提起卫金人的堡寨,沼泽地和回到这儿来的那次旅行。

鹳鸟爸爸眨了眨眼睛，说:

“那是一个老故事。我听说它发生在我曾祖母的曾祖母的那个时代里!的确,在埃及曾经有过那样的一个公主。她是从丹麦来的,不过她在结婚的那天就不见了,以后就再也没有回来，那是好几百年以前的事！你自己可以在花园的碑上读到这个故事。那上面刻着天鹅和鹳鸟；碑顶上就是你自己的大理石象。”



事情的经过就是如此。赫尔珈看见它，了解它。她跪下来。

太阳出来了。象在远古的时代里一样，青蛙一接触到它的光线就不见了，变成一个美丽的人形。现在在太阳光的洗礼中,同样一个美丽的、比空气还要纯洁的人形——一条光带——向天上飘去!

她的身体化作尘土。赫尔珈所站过的地方，现在只剩

下一朵萎谢了的莲花。

“这就是那个故事的一个新的结尾，”鹳鸟爸爸说。“我的确没有想到！不过我倒不讨厌它。”

“不过我们的孩子们对它会有什么意见呢？”鹳鸟妈妈问。

“是的，这倒是一个重要的问题！”鹳鸟爸爸说。





赛　跑　者

有人贡献出一个奖品——也可以说是两个奖品吧：一大一小——来奖励速度最快的赛跑者。但这不是指在一次竞赛中所达到的最快的速度，而是指在全年的赛跑中所达到的速度。

“我得到了头奖！”野兔说。“有人在评奖委员会中有亲戚和朋友，所以我们必须主持公道。蜗牛居然得到了二奖！

我不禁要认为这是对我的一种侮辱。”

“不对！”亲眼看到过发奖的篱笆桩说，“热忱和毅力也必须考虑进去。许多有地位的人都这样说过，我也懂得这话的意义。蜗牛的确要花半年的时间才能走过门口。而且因为他要赶时间，他还把大腿骨折断了。他是全心全意地赛跑！而且背上还要背着自己的屋子！这都是值得奖励的！因此他才得到了二奖！”

“你们也应该把我考虑进去呀！”燕子说。“我相信，在飞翔方面，谁也没有我快。我什么地方都去过：我飞得才远呢，远呢，远呢！”

“对，这正是你的不幸！”篱笆桩说。“你太喜欢流浪了。天气一冷，你就老不在家，跑到外国去了。你一点儿爱国心也没有。你没有被考虑的资格！”

“不过整个冬天我是住在沼泽地里呀！”燕子说。“假如我把这段时间都睡过去，我值不值得考虑呢？”

“如果你能从沼泽女人①那儿得到一张证明书，证明你有一半的时间是睡在你的祖国，那么人们就会考虑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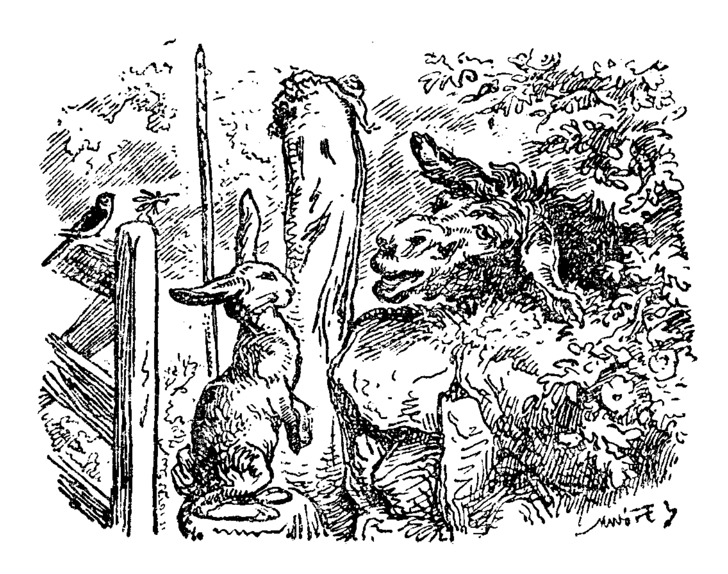
---

① 根据丹麦的民间传说，沼泽地里住着一个有魔力的女人。

“我应该得到头奖,而不是二奖!”蜗牛说。“我知道得很清楚，野兔是因为懦弱才拼命跑。他老是以为他停下来就要碰上危险。相反地,我把赛跑作为一种任务,而且在完成这个任务时我还挂了彩！如果说有人应该得到头奖，这个人就是我！不过我不愿意小题大做——我讨厌这种作法!”

于是他就吐了一口涎。

“我可以向你们正式保证,每个奖品都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至少我所投的票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作为树林的界标的那根木桩说；他也是评奖委员会中之一员。“我总是依



照次序、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才决定问题的。从前有七次我荣幸地参加过给奖工作，但是今天我才能有机会贯彻我的主张。我每次给奖的时候，总是从一个固定的原则出发。决定第一奖的时候，我总是从头一个字母朝下顺数；决定第二奖的时候，我总是从最后一个字母朝上倒数。如果你注意一下，你就可以看出：从 A 朝下顺数的第八个字母是 H。到这儿我们就得到'野兔'① 这个字，因此我就投票赞成把头奖送给野兔。从最后一个字母向上倒数的第八个字母——我故意漏掉它，因为这个字母的声调不好听，而不好听的字在我看来是不算数的——是 S②。因此我投票赞成蜗牛得第二奖。下一次得轮到 I 得头奖，R 得第二奖！无论什么事情都应该有一个次序；任何人都应该有一个出发点！"

"假如我不是一个评奖人，我一定会投我自己的票，"骡子说；他也是评奖委员之一。"人们不仅应该考虑跑的速度，同时还应该考虑其他的条件。比方说吧：一个人能背多重的担子。不过这次我不愿着重地把这一点提出来，也不愿意讨论野兔在赛跑时所表现的机智，或者他为了迷惑行

---

① 原文是 Haren（野兔）。

② 原文是 Sneglen（蜗牛）。

人的视线而向侧路一跳、使人找不出他藏在什么地方的那种狡猾。不，还有别的东西值得人注意，一点也不能忽略，那就是大家所谓的‘美’。我这个人特别喜欢在‘美’这一点上着眼。我喜欢看野兔那一对美丽而丰满的耳朵。它们该是多长：看看它们真是一桩快事！我好象是看到了我自己的儿时一样。因此我投他的票！”

“嘘！”苍蝇说，“我不愿意发表演说，我只想讲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地说，我不止一次跑在野兔的前面。前不久我还压断了一只野兔的后腿呢。那时我是坐在一列火车前面的车头上——我常常做这样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只有这样才能看清自己的速度。一只小野兔在前面跑了很久；他一点也没有想到我就坐在火车头上。最后他不得不让开，但是他的后腿却被火车头砸断了。这是因为我在上面呀。野兔倒下来，但是我仍继续向前跑。这可算是打垮了他吧！但是我并不需要头奖！”



“我觉得——”野玫瑰想，但是她却不说出口来，因为她天生不喜欢多发表意见，虽然即使她发表了也没有什么关系，“我觉得太阳光应该得到头等光荣奖和二等奖。他在转瞬之间就走完一条无法计算的路程；他直接从太阳走向我们，而且到来的时候力量非常大，使整个的大自然都要醒转来。他具有一种美，我们所有的玫瑰一见到他就红起来，散发出香气！我们可尊敬的评奖先生们似乎一点也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假如我是太阳光，我就要使他们害日射病①。不过这会把他们的头脑弄得糊涂，然而他们可能本来就是糊涂的。我还是不发表意见吧！”野玫瑰想。“但愿树林里永远是和平的！开花、散发出香气、休息、在歌声和故事声中生活——这是很美丽的。太阳光的寿命，比我们所有的人都长！”

“头奖究竟是什么呢？”蚯蚓问。他睡得太久，只有现在才到来。

“是免费进入菜园！”骡子说。“这个奖是我建议的。野兔应该得到它。我作为一个有头脑和活跃的评奖员，特别

---

① 原文是 Solstik，即因晒太阳过久而中暑的意思。

考虑到得奖人的福利：现在野兔可以不愁衣食了。蜗牛可以坐在石围墙上舔青苔和太阳光，同时可以得到一个赛跑头等评判员的职位，因为在人们所谓的委员会中有一个专家总是好的。我可以说,我对于未来的期望很大,我们已经作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钟　　渊

“玎珰！玎珰！”这个声音是从奥登塞河里的钟渊那儿飘上来的……这是一条什么河呢？奥登塞城里的每个孩子

都知道它:它在许多花圃底下流;它在木桥底下流,从水闸那儿一直流到水推磨坊那儿去。这条河里长着许多黄色的水仙花和棕色的细芦苇,还有象天鹅绒一样软的、又高又大的黑香蒲,还有衰老的、布满裂痕的、摇摇欲坠的柳树——它们垂向“修道士沼泽”和“苍白人草地”的水上。不过对面是一片花圃,每个花圃都不相同。有些花圃开满了美丽的花朵,上面还有整齐清洁的凉亭,象玩偶的房子;有些花圃只是长着白菜。有些花圃简直看不见,因为高大的接骨木树丛展开它们的枝叶,高高地垂在流动的水上——有些地方水深得连我们的桨都达不到底。那座古老的女修道院对面的地方,是最深的一个地方——人们把它叫做“钟渊”。在这儿住着“河人”。在白天,当太阳照在水上的时候,河人就睡着了。不过在满天繁星、月光皎洁的夜里,他就出现了。他是一个很老的人:曾祖母说,她曾从自己的祖母听到过关于他的故事。据说他过着一种孤寂的生活;除了教堂的那个古老的大钟以外,他没有什么人和他谈话。这钟曾经挂在那个教堂的塔上,不过这个名叫圣·亚尔般教堂的地方,现在既没有塔,也没有任何教堂的影子。

“玎珰!玎珰!”当那个塔还存在着的时候,钟声就这

样响着。有一天晚上,当太阳正在下落的时候,这个钟就剧烈地震动起来了，最后它震断了绳子,向空中飞去,它辉煌的铁身在晚霞中射出光彩。

“玎珰！玎珰！现在我要去睡了！”钟唱着，于是它飞到奥登塞河里去,沉到它最深的底下。从那时起,这块地方就叫做“钟渊”。不过钟在这块地方既不休息,也不睡觉。它在“河人”的地方发出嘹亮的声音来;有时它的调子透过水,浮到水面上来。许多人说，它的调子是预告着又有一个什么人要死了,但是事实并不是这样；不是的,它不过是在跟“河人”唱唱歌和谈谈话罢了。“河人”现在不再孤独了。

钟在谈些什么呢?根据大家的传说,它很老,非常地老,在祖母的祖母没有出生以前它就在那儿。不过，就年龄来说，在“河人”面前,它还不过是一个孩子。“河人”是一个年老的、安静的、古怪的人物。他穿着一条鳝鱼皮做的裤子,一件用黄水仙花作钮扣的、鱼鳞作的上衣，头发上插着芦苇，胡子上插着青浮草。这副样儿并不太好看。

把钟讲的话再讲一遍，恐怕需要许多许多年和许多许多天的时间,因为它是年复一年地在讲着同样的故事,有时讲得长,有时讲得短,完全看它的兴致而定。它讲着关于远



古时代的事情，关于那些艰苦、黑暗时代的事情。

“在圣·亚尔般教堂里，修道士爬到挂着钟的高塔上面去。他是一个年轻而漂亮的人，但是他非常喜欢沉思。他从窗口向奥登塞河凝望。那时河床比现在的还宽；那时沼地

还是一个湖。他朝河上望,朝绿色的城堡望,朝对面的修女山上望——这儿有一座修女庵，亮光从一个修女的房间里射出来。他认识这位修女、他在想念着她；他一思念她,他的心就激烈地跳起来。玎珰！玎珰!”

是的，钟讲的就是这样的故事。

“主教的那个傻用人也爬到钟塔上来。当我——又粗又重的铁制的钟——在前后摇摆着的时候，我很可能击破他的前额。他坐得离我很近。他弹着他的两根棍子，好象那就是一个琴似的。他一边弹一边唱:‘现在我可以大声唱了，唱那些在别的时候我连小声都不敢讲的事情。我可以把藏在监牢铁栏杆后面的一切事情都唱出来！那儿是又冷又潮！耗子把活生生的人吃掉！谁也不知道这些事情！谁也没有听到这些事情！甚至现在还没有人听到，因此钟在这么高声地响着：玎珰！玎珰!’

“从前有一个国王;人们把他叫做克努特。他见了主教和修道士就行礼；不过当他用沉重的赋税和粗暴的话语把温德尔的居民弄得受不了的时候,他们就拿起武器和棒子,把他象一个野兽似地赶走。他逃到教堂里去，把大门和小门都关起来。暴乱的群众把教堂包围着——我听到人们这

样讲：乌鸦、渡乌和鹊雀，被这些呼声和叫声所吓住，都飞进塔里面去，又飞出来。它们望望下边的人群，又从教堂里的窗子瞧瞧里面的情景，于是便把它们所看到的东西大声地喊出来。国王克努特在祭台面前跪着祈祷，他的兄弟爱力克和本奈蒂克特立在他身边，把刀子抽出来，作为护卫。不过国王的仆人——那个不忠的布勒克——背叛了他的主人：外面的人因此知道，怎样可以打中国王。有一个人从窗子扔进去一块石头，于是国王就倒下来死了。这一堆狂野的人群和鸟儿的叫声响彻了云霄。我也一同叫起来，我唱着，我发出'玎珰！玎珰！'的声音。

"教堂的钟高高地悬着，向四周观看。它招引鸟儿来拜访，同时也懂得它们的语言。风从洞口和百叶窗吹进来，从一切罅缝里吹进来。风什么东西都知道，它是从围绕着一切生物的空气那儿听来的，因为空气能钻进人的肺里面去，知道一切声音，每一个字和每一声叹息。空气知道这，因为风把它说出来，而教堂的钟懂得它的话语，同时向全世界唱：'玎珰！玎珰！'

"不过要我来倾听和了解这许多的事情，未免太过分了。我无法把它们都唱出来！我现在是这样疲倦，这样沉

重，弄得把横梁都折断了，结果我飞到闪耀的空中去，沉到河里最深的地方，沉到‘河人’孤独地住着的那个地方。在那里，年复一年地我告诉他我所听到和知道的东西：‘玎珰！玎珰！’”

这就是奥登塞河的钟渊所发出的响声——曾祖母是这样说的。

不过我们的老师却这样说：河里没有这样一个钟，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河里也没有住着“河人”，因为不可能有“河人”！他说，当一切教堂的钟都发出愉快的声音的时候，那事实上并不是钟，而是空气的震荡声。发出声音的是空气呀。——曾祖母也告诉过我们说，钟曾经这样讲过。在这一点上，他们都有一致的意见，因此这是可以肯定的！

“请你当心，请你当心，请你好好地注意！”它们两人都这样说。

空气知道所有的事情！它围绕着我们，它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它谈论着我们的思想和我们的行动。比起沉在“河人”所住在的奥登塞河深处的那个钟来，它能谈论得更久。它飘向遥远的天空，永无休止，直到天上的钟发出“玎珰！玎珰！”的声音。

恶 毒 的 王 子

——一个传说

从前有一个恶毒而傲慢的王子；他的全部野心是想要征服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使人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害怕。他带着火和剑出征；他的兵士践踏着田野里的麦子，放火焚烧农民的房屋。鲜红的火焰燎着树上的叶子，把果子烧毁，挂在焦黑的枝上。许多可怜的母亲，抱着赤裸的、仍然在吃奶的孩子藏到那些冒着烟的墙后面去。兵士搜寻着她们。如果他们找到了她们和孩子，那么他们的恶作剧就开始了。恶魔都做不出象他们那样坏的事情，但是这位王子却认为他们的行为很好。他的威力一天一天的增大；他的名字大家一提起来就害怕；他做什么事情都得到成功。他从被征服了的城市中搜括来许多金子和大量的财富。他在京城里所积蓄的财富，比什么地方都多。他下令建立起许多辉煌的宫殿、教堂和拱廊。凡是见过这些华丽场面的人都说："多么伟大的王子啊！"他们没有想到他在别的国家所造成的灾难，他

们没有听到那些烧毁了的城市废墟中所发出的呻吟和叹息声。

这位王子瞧瞧他的金子,瞧瞧他那些雄伟的建筑物,也不禁有与众人同样的想法:

“多么伟大的王子啊！不过，我还要有更多、更多的东西！我不准世上有任何其他的威力赶上我，更不用说超过我!”

于是他对他所有的邻国掀起战争,同时也征服了它们。当他乘着车子在街道上走过的时候，他就把那些俘虏来的国王套上金链子,系在他的车上。吃饭的时候,他强迫这些国王跪在他和他的朝臣们的脚下，同时要他们接受他们从餐桌上扔下来的面包屑。

现在王子下令要把他的雕象竖在所有的广场上和所有的宫殿里，他甚至还想竖在教堂神龛面前呢。不过祭司们说:

“你的确是威力不小，不过上帝的威力比你的要大得多。我们不敢做这样的事情。”

“那末好吧,”恶毒的王子说。“我要征服上帝!”

他心里充满了傲慢和愚蠢，他下令要建造一只巧妙的

船。他要坐上这条船在空中航行。这条船必须象孔雀尾巴一样色彩鲜艳，它必须象是嵌得有几千只眼睛——但是每只眼睛却是一个炮孔。王子只须坐在船的中央，按一下羽毛就有一千颗子弹向四面射出，同时这些枪也就立刻自动地装上了子弹。船的前面套着几百只大鹰——他就这样向太阳飞去。

大地低低地躺在下面。地上的大山和森林，第一眼看来就象加工过了的田野：绿苗从它犁过了的草土里冒出来。不一会儿它就象一张平整的地图；最后它就完全在云雾中不见了。这些鹰在空中越飞越高。这时上帝从他无数的安琪儿中，先遣了一位安琪儿。这个邪恶的王子就马上向他射出几千发子弹；不过子弹象雹子一样，都被安琪儿光耀的翅膀撞回来了。有一滴血——唯一的一滴血——从那雪白翅上的羽毛上落下来，落在这位王子所坐在的船上。它在船里烧起来。它象五百多吨重的铅，打碎了这条船，同时把这条船沉沉地压下来。那些鹰的坚强的羽毛都断了。风在王子的头上呼啸。那烧焚着的船所发出的烟雾，在他的周围集结成骇人的形状，象一些向他伸着尖锐前爪的庞大螃蟹，也象一些滚动着的石堆和喷火的巨龙。王子在船里，吓得

半死。这条船最后落在一个浓密的森林上面。

“我要战胜上帝！”他说。“我既起了这个誓言，我的意志必须实现！”

他花七年的工夫制造出一些能在空中航行的、精巧的船。他用最坚固的钢制造出闪电来，因为他希望攻破天上的堡垒。他在他的领土里招募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当这些军队排列成队形的时候,他们可以铺满许多哩地的面积。他们爬进这些船里面去,王子也走进他的那条船。这时上帝送来一群蚊蚋——只是一小群蚊蚋。这些小虫子在王子的周





围嗡嗡地叫,刺着他的脸和手。他一气就抽出他的剑来,但是他只刺着不可捉摸的空气。他刺不着蚊蚋。于是他命令他的部下拿最贵重的帷幔把他包起来,使得蚊蚋刺不着他。他的下人执行了他的命令。不过帷幔里面贴着一只小蚊蚋。它钻进王子的耳朵里,在那里面刺他。它刺得象火烧一样,它的毒穿进他的脑子。他把帷幔从他的身上撕掉，把衣服也撕掉。他在那些粗鲁、野蛮的兵士面前一丝不挂地跳起舞来。这些兵士现在都讥笑着这个疯了的王子——这个想向上帝进攻、而自己却被一个小蚊蚋征服了的王子。



一个贵族和他的女儿们

当风儿在草上吹过去的时候,田野就象一湖水,起了一片皱纹。当它在麦子上扫过去的时候,田野就象一个海,起了一层浪花,这叫做风的跳舞。不过请听它讲的故事吧:它是把故事唱出来的。故事在森林的树顶上的声音,同它通过墙上通风孔和隙缝时所发出的声音是不同的。你看,风是怎样在天上把云块象一群羊似地驱走!你听,风是怎样在敞着的大门里呼啸,简直象守门人在吹着号角!它从烟

囱和壁炉口吹进来的声音是多么奇妙啊！火发出爆裂声，燎燃起来，把房间较远的角落都照明了。这里是那么温暖和舒适，坐在这儿听这些声音是多愉快啊。让风儿自己来讲吧！因为它知道许多故事和童话——比我们任何人知道的都多。现在请听吧，请听它怎样讲吧。

“呼——呼——嘘！去吧！”这就是他的歌声的叠句。

“在那条‘巨带’①的岸边，立着一幢古老的房子；它有很厚的红墙，”风儿说。“我认识它的每一块石头；当它还是属于涅塞特的马尔斯克·斯蒂格②堡寨的时候，我就看见过它。它不得不被拆掉了！石头用在另一个地方，砌成新的墙，造成一幢新房子——这就是波列埠大厦：它现在还立在那儿。

“我认识和见过那里高贵的老爷和太太们，和住在那里

---

① 这是丹麦瑟兰岛（Sjaelland）和富恩岛（Fyn）之间的一条海峡，有四十哩长，十哩宽。

② 马尔斯克·斯蒂格（Marsk Stig）谋杀了丹麦国王爱力克五世（Erik V，1249？—1286）。据丹麦民间传说，他取这种行动是因为国王诱奸了他的妻子。

的后裔。现在我要讲一讲关于瓦尔得马尔·杜和他的女儿们的故事。

“他骄傲得不可一世,因为他有皇族的血统！他除了能猎取雄鹿和把满瓶的酒一饮而空以外，还能做许多别的事情。他常常对自己说:‘事情自然会有办法。’

“他的太太穿着金线绣的衣服,高视阔步地在光亮的地板上走来走去。挂毡①是华丽的;家具是贵重的,而且还有精致的雕花。她带来许多金银器皿作为赔嫁。当地窖里已经藏满了东西的时候，里面还藏着德国啤酒。黑色的鬣马在马厩里嘶鸣。那时这家人家正是富有，波列埠的公馆有一种豪华的气象。

“那里住着孩子,有三个娇美的姑娘:意德,约翰妮和安娜·杜洛苔。我现在还记得她们的名字。

“她们是有钱的人,有身份的人,在豪华中出生,在豪华中长大。呼——嘘!去吧!”风儿唱着。接着它继续讲下去:

“我在这儿看不见别的古老家族中常有的情景:高贵的太太跟她的女仆们坐在大厅里一起摇着纺车。她吹着宏亮

① 这是欧洲室内的一种装饰品，很象地毯，但不是铺在地上，而是挂在墙上。

的笛子，同时唱着歌——不老是那些古老的丹麦歌，而是一些异国的歌。这儿的生活是活跃的，招待是殷勤的；显贵的客人从远近的地方到来，音乐在奏着，酒杯在碰着，我也没有办法把这些声音淹没！”风儿说。“这儿只有夸张的傲慢神气和老爷派头；但是没有上帝！

“那正是五月一日的晚上，”风儿说。“我从西边来，我见到船只撞着尤兰西部的海岸而被毁。我匆忙地走过这生满了石南植物和长满了绿树林的海岸，走过富恩岛。现在我在‘巨带’上扫过，呻吟着，叹息着。

“于是我在瑟兰岛的岸上，在波列埠的那座公馆的附近躺下来休息。那儿有一个青葱的槲树林，现在仍然还存在。

“附近的年轻人到槲树林下面来收捡树枝和柴草，收捡他们所能找得到的最粗和最干的木柴。他们把木柴拿到村里来，砌成堆，点起火。于是男子和女子就在周围跳着舞，唱着歌。

“我躺着一声不响，”风儿说。“不过我静静地把一根枝子——一个最漂亮的年轻人捡回来的枝子——拨了一下，于是他的那堆柴就烧起来，烧得比所有的柴堆都高。这样他就算是入选了，获得了‘街头山羊’的光荣称号，同时还可

以在这些姑娘之中选择他的‘街头绵羊’。这儿的快乐和高兴，胜过波列埠那个豪富的公馆。

“那位贵族妇人，带着她的三个女儿，乘着一辆由六匹马拉着的、镀了金的车子，向这座公馆驰来。她的女儿是年轻和美丽的——是三朵迷人的花：玫瑰、百合和淡白的风信子。母亲本人则是一朵鲜嫩的郁金香。大家都停止了游戏，向她鞠躬和敬礼；但是她谁也不理，人们可以看出，这位妇人是一朵开在相当硬的梗子上的花。

“玫瑰、百合和淡白的风信子；是的，她们三个人我全都看见了！我想，有一天她们将会是谁的小绵羊呢？她们的‘街头山羊’将会是一位漂亮的骑士，可能是一位王子！呼——嘘！去吧！去吧！

“是的，车子载着她们走了，农人们继续跳他们的舞。在波列埠这地方，在卡列埠，在周围所有的村子里，人们都在庆祝夏天。

“可是在夜里，当我再起身的时候，”风儿说。“那位贵族妇人躺下了，再也起不来了。她碰上这样的事情，正如许多人碰上这类的事情一样——并没有什么新奇。瓦尔得马尔·杜静静地、沉思地站了一会儿。‘最骄傲的树可以弯，

但不一定就会断，’他在心里说。女儿们哭起来；公馆里所有的人全都在揩眼泪。杜夫人去了——可是我也去了，呼，嘘！”风儿说。

“我又回来了。我常常回到富恩岛和‘巨带’的沿岸来。我坐在波列埠的岸旁，坐在那美丽的槲树林附近：苍鹭在这儿做窠，斑鸠，甚至蓝乌鸦和黑鹳鸟也都到这儿来。这还是开春不久：它们有的已经生了蛋，有的已经孵出了小雏。嗨，它们是在怎样飞，在怎样叫啊！人们可以听到斧头的响声：一下，两下，三下。树林被砍掉了。瓦尔得马尔·杜想要建造一条华丽的船——一条有三层楼的战舰。国王一定会买它。因此他要砍掉这个作为水手的目标和飞鸟的隐身处的树林。苍鹭惊恐地飞走了，因为它的窠被毁掉了。苍鹭和其他的林中鸟都变得无家可归，慌乱地飞来飞去，愤怒地、惊恐地号叫，我了解它们的心情。乌鸦和穴鸟用讥笑的口吻大声地号叫：‘离开窠儿吧！离开窠儿吧！离开吧！离开吧！’

“在树林里，在一群工人旁边，站着瓦尔得马尔·杜和他的女儿们。他们听到这些鸟儿的狂叫，不禁大笑起来。只

有一个人——那个最年轻的安娜·杜洛苔——心中感到难过。他们正要推倒一株砍掉的树，在这株树的枝椏上有一只黑鹳鸟的窠，窠里的小鹳鸟正在伸出头来——她替它们向大家求情，她含着眼泪向大家求情。这株有窠的树算是为鹳鸟留下了。这不过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

“有的树被砍掉了,有的树被锯掉了。接着一个有三层楼的船便建造起来了。建筑师是一个出身微贱的人，但是他有高贵的仪表。他的眼睛和前额说明他是多么聪明。瓦尔得马尔·杜喜欢听他谈话；他最大的女儿意德——她现在有十五岁了——也是这样。当他正在为父亲建造船的时候,他也在为自己建造一个空中楼阁:他和意德将作为一对



夫妇住在里面。如果这楼阁是由石墙所砌成、有壁垒和城壕、有树林和花园的话，这个幻想也许可能成为事实。不过，这位建筑师虽然他有一个聪明的头脑，但他却是一个穷鬼。的确，一个麻雀怎么能在鹤群中跳舞呢？呼——嘘！我飞走了，他也飞走了，因为他不能住在这儿。小小的意德也只好克制她的难过的心情，因为她非克制不可。”

“那些黑马在马厩里嘶鸣；它们值得一看，而且也有人在看它们。国王亲自派海军大将来检验这条新船，来布置购买它。海军大将也大为称赞这些雄赳赳的马儿。我听到这一切，”风儿说。“我陪着这些人走进敞着的门；我在他们脚前撒下一些草叶，象一条一条的黄金。瓦尔得马尔·杜想要有金子，海军大将想要有那些黑马——因此他才那样称赞它们，不过他的意思没有被听懂，结果船也没有买成功。它躺在岸边，亮得放光，周围全是木板；它是一个诺亚式的方舟，但永远不会下过水。呼——嘘！去吧！去吧！这真可惜。

“在冬天，田野上盖满了雪，‘巨带’里结满了冰，我把冰块吹到岸上来，”风儿说。“乌鸦和大渡乌都来了，它们是一

大群，一个比一个黑。它们落到岸边没有生命的、被遗弃了的、孤独的船上。它们用一种喑哑的调子，为那已经不再有的树林，为那被遗弃了的贵重的雀窠，为那些没有家的老老少少的雀子而哀鸣。这完全是因为那一大堆木头——那一条从来没有出海过的船的缘故。

“我把雪花搅得乱飞，雪花象巨浪似地围在船的四周，压在船的上面！我让它听到我的声音，使它知道，风暴有些什么话要说。我知道，我在尽我的力量教它关于航行的技术。呼——嘘！去吧！

“冬天逝去了；冬天和夏天都逝去了。它们在逝去，象我一样，象雪花的飞舞，象玫瑰花的飞舞，象树叶的下落——逝去了！逝去了！人也逝去了！

“不过那几个女儿仍然很年轻，小小的意德是一朵玫瑰花，美丽得象那位建筑师初见到她的时候一样。她常常有所思地站在花园的玫瑰树旁，没有注意到我在松散的头发上撒下花朵；这时我就抚着她的棕色长头发。于是她就凝视那鲜红的太阳和那在花园的树林和荫森的灌木丛之间露出来的金色的天空。

“她的姐姐约翰妮象一朵百合花，亭亭玉立，高视阔步，

和她的母亲一样，只是梗子脆了一点。她喜欢走过挂有祖先的画象的大厅。在画中那些仕女们都穿着丝绸和天鹅绒的衣服；她们的髻上都戴着缀有珍珠的小帽。她们都是一群美丽的仕女,她们的丈夫不是穿着铠甲,就是穿着用松鼠皮做里子和有绉领①的大氅。他们腰间挂着长剑，但是并没有扣在股上。约翰妮的画象哪一天会在墙上挂起来呢?她高贵的丈夫将会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是的，这就是她心中所想着的、她低声对自己所讲着的事情。当我吹过长廊、走进大厅、然后又折转身来的时候，我听到了她的话。

“那朵淡白的风信子安娜·杜洛苔刚刚满十四岁,是一个安静和深思的女子。她那副大而深蓝的眼睛有一种深思的表情,但她的嘴唇上仍然飘着一种稚气的微笑:我没有办法把它吹掉，我也没有心思要这样做。

“我在花园里，在空巷里,在田野里遇见她。她在采摘花草；她知道,这些东西对她的父亲有用:她可以把它们蒸馏成为饮料。瓦尔得马尔·杜是一个骄傲自负的人，不过他也是一个有学问的人,知道很多东西。这不是一个秘密,

---

① 这是欧洲十六世纪流行的一种领子。它普通都是白色，有很整齐的褶绉，紧紧地围在颈上。

人们都在谈论这事情。他的烟囱即使在夏天还有火冒出来。他的房门是锁着的，一连几天几夜都是这样。但是他不大喜欢谈这件事情——大自然的威力应该是在沉静中征服的。不久他就找出一件最大的秘密——制造赤金。

“这正是为什么烟囱一天到晚在冒烟、一天到晚在喷出火焰的缘故。是的，我也在场！”风儿说。“‘让我去吧，’我对着烟囱口唱：‘它的结果将会只是一堆烟、空气、炭和炭灰！你将会把你自己烧得精光！呼——呼——呼——去吧！去吧！’但是瓦尔得马尔·杜并不放弃他的企图。

“马厩里那些漂亮的马儿——它们变成了什么呢？碗柜和箱子里的那些旧金银器皿、田野里的母牛、财产和房屋都变成了什么呢？——是的，它们可以熔掉，可以在那金坩埚里熔化掉，但是那里面却变不出金子！

“谷仓和储藏室，酒窖和库房，现在空了。人数减少了，但是耗子却增多了。这一块玻璃裂了，那一块玻璃碎了；我可以不需通过门就能进去了，”风儿说。“烟囱一冒烟，就说明有人在煮饭。这儿的烟囱也在冒烟；不过为了炼赤金，却把所有的饭都耗费掉了。

“我吹进院子的门，象一个看门人吹着号角一样，不过

这儿却没有什么看门人，”风儿说，“我把尖顶上的那个风信鸡吹得团团转。它嘎嘎地响着，象一个守望塔上的卫士在发出鼾声，可是这儿却没有什么卫士，这儿只有成群的耗子。‘贫穷’就躺在桌上，‘贫穷’就坐在衣橱里和橱柜里；门脱了节，裂缝出现了，我可以随便跑出跑进。”风儿说，“因此我什么全知道。

“在烟雾和灰尘中，在悲愁和失眠之夜中，胡须和两鬓都变白了。他的皮肤变得枯黄，他的眼睛发出贪图金子——他所追求的金子——的光。

“我把烟雾和火灰向他的面上和胡须上吹去；他没有得到金子，却得到了一堆债务。我从碎了的窗玻璃和大开的裂口吹进去。我吹进他女儿们的衣柜里去，那里面的衣服都褪了色和破旧了，因为她们老是穿着这几套衣服。这支歌不是在她们儿时的摇篮旁边唱的！豪富的日子现在变成了贫穷的生活！我是这座公馆里唯一高声唱歌的人！”风儿说。“我用雪把他们封在屋子里；人们说雪可以保持住温暖。他们没有木柴；那个供给他们木柴的树林已经被砍光了。天正下着严霜。我在裂缝和走廊里吹，我在三角墙上和屋顶上吹，为的是要运动一下。这三位出身高贵的小姐，

冷得爬不起床来。父亲在皮褥子下缩成一团。吃的东西也没有了,烧的东西也没有了——这就是贵族的生活!呼——嘘!去吧!但是这正是杜老爷所办不到的事情。

"'冬天过后春天就来了,'他说。'贫穷过后快乐的时光就来了,但是快乐的时光须得等待!现在房屋和田地只剩下一张典契,这正是倒霉的时候。但是金子马上就会到来的——在复活节的时候就会到来!'

"我听到他望着蜘蛛网这样讲:'你聪明的小职工,你教我坚持下去!人们撕碎你的网,你会重新再织,把它完成!人们再毁掉它,你会坚决地又开始工作——又开始工作!人也应该是这样!气力决不会白费。'

"这是复活节的早晨。钟在响,太阳在天空中嬉戏。瓦尔得马尔·杜在狂热的兴奋中守了一夜;他在熔化,冷凝,提炼和混和。我听到他象一个失望的灵魂在叹气,我听到他在祈祷,我注意到他在屏住呼吸。灯里的油燃尽了,可是他不注意它。我吹着炭火;它射着他惨白的面孔,使他泛出一朵红光。他深陷的眼睛在眼窝里望——它们越睁越大,好象它们要跳出来似的。

"请看这个炼金术士的玻璃杯!那里面发出红光,它是

赤热的，纯清的，沉重的！他用颤抖的手把它举起来，用颤抖的声音喊：‘金子！金子！’他的头脑有些昏沉——我很容易就把他吹倒，”风儿说。“不过我只是搧着那灼热的炭；我陪着他走到他的女儿正在冻得发抖的房间里去。他的上衣上全是火灰；他的胡须里，他蓬松的头发上，也是火灰。他笔直地站着，高高地举起他放在易碎的玻璃杯里的贵重宝物。‘炼出来了，胜利了！——金子，金子！’他叫着，同时把杯子举到空中，让它在太阳光中发出闪光。但是他的手在发抖；这位炼金术士的杯子落到地上，跌成一千块碎片。他的幸福的最后泡沫现在炸碎了！呼——嘘——嘘！去吧！我从这位炼金术士的家里走出去了。

“岁暮的时候，日子很短；雾降下来了，在红浆果和光赤的枝子上凝成水点。我精神饱满地回来了，我横渡高空，扫过青天，折断干枝——这倒不是一件很艰难的工作，但是非做不可。在波列埠的公馆里，在瓦尔得马尔·杜的家里，现在有了另一种的大扫除。他的敌人，巴斯纳斯的奥微·拉美尔拿着房子的典契和家具的卖契到来了。我在碎玻璃墙上敲，在腐朽的门上打，在裂缝里面呼啸：呼——嘘！我要使奥微·拉美尔不喜欢在这儿呆下来。意德和安娜·杜洛苔

哭得非常伤心；亭亭玉立的约翰妮面上发白,她咬着拇指,一直到血流出来——但这又有什么用呢？奥微·拉美尔准许瓦尔得马尔·杜在这儿一直住到死，可是并没有人因此而感谢他。我在静静地听。我看到这位无家可归的绅士昂起头来，显出一副比平时还要骄傲的神气。我向这公馆和那些老菩提树袭来，折断了一根最粗的枝子——一根还没有腐朽的枝子。这枝子作为一把扫帚躺在门口，人们可以用它把这房子扫得精光，事实上人们也在扫了——我想这很好。

“这是艰难的日子,这是不容易保持镇定的时刻；但是他们的意志是坚强的，他们的骨头是硬的。

“除了穿的衣服以外,他们什么也没有:是的,他们还有一件东西——一个新近买的炼金的杯子。它盛满了从地上所捡起来的那些碎片——这东西期许着有一天会变成财宝，但是从来没有兑现。瓦尔得马尔·杜把这财宝藏在他的怀里。这位曾经一度豪富的绅士，现在手中拿着一根棍子，带着他的三个女儿走出了波列埠的公馆。我在他灼热的脸上吹了一阵寒气，我抚摸着他灰色的胡须和雪白的长头发,我尽我的力量唱出歌来——‘呼——嘘！去吧！去

吧！’这就是豪华富贵的一个结局。

“意德在老人的一边走，安娜·杜洛苔在另一边走。约翰妮在门口掉转头来——为什么呢？幸运并不会掉转身来呀。她把马尔斯克·斯蒂格公馆的红墙壁望了一眼；她想起了斯蒂格的女儿们：

年长的姐姐牵着小妹妹的手，

她们一起在茫茫的世界漂流。

“难道她在想起了这支古老的歌吗？现在她们姊妹三个人在一起——父亲也跟在一道！他们走着这条路——他们华丽的车子曾经走过的这条路。她们作为一群乞丐搀着父亲向前走；他们走向斯来斯特鲁的田庄，走向那年租十个马克的泥棚里去，走向空洞的房间和没有家具的新家里去。乌鸦和穴乌在他们的头上盘旋，号叫着，仿佛是在讥刺他们：‘没有了窠！没有了窠！没有了！没有了！’这正象波列埠的树林被砍下时鸟儿所作的哀鸣一样。

“杜老爷和他的女儿们一听就明白了。我在他们的耳边吹，因为听到这些话也没有什么好处。

“他们住进斯来斯特鲁田庄上的泥棚里去。我走过沼地和田野、光赤的灌木丛和落叶的树林，走到汪洋的水上，走到别的国家里去：呼——嘘！去吧！去吧！永远地去吧！”

瓦尔得马尔·杜怎么样了呢？他的女儿怎么样了呢？风儿说：

“是的，我最后一次看到的是安娜·杜洛苔——那朵淡白色的风信子：现在她老了，腰也弯了，因为那已经是五十年以后的事情。她活得最久；她经历了一切。

“在那生满了石南植物的荒地上，在微堡城附近，有一幢华丽的、副主教住的新房子。它是用红砖砌成的；它有锯齿形的三角墙。浓烟从烟囱里冒出来。那位娴淑的太太和她庄重的女儿们坐在大窗后面，朝花园里倒悬的鼠李，朝那长满了石南植物的棕色荒地凝望。她们在望什么东西呢？她们在望那儿一个快要倒的泥棚上的鹳鸟窠。如果说有什么屋顶，那么这屋顶只是一堆青苔和石莲花——最干净的地方是鹳鸟做窠的地方，而也只有这一部分是完整的，因为鹳鸟把它保持完整。

“那个屋子只能看，不能碰；我要对它谨慎一点才成，”

风儿说。“这泥棚是因了鹳鸟的窠才被保存下来的，虽然它是这荒地上一件骇人的东西。副主教不愿意把鹳鸟赶走，因此这个破棚子就被保存下来了，那里面的穷苦人也就能够住下去。她应该感谢这只埃及的鸟儿①。她会经在波列埠树林里为它的黑兄弟的窠求过情，可能这是它的一种报酬吧？可怜的她，在那个时候，她还是一个年幼的孩子——豪富的花园里的一朵淡白的风信子。安娜·杜洛苔把这一切都记得清清楚楚。

“‘啊！啊！是的，人们可以叹息，象风在芦苇和灯芯草里叹息一样，啊！啊！瓦尔得马尔·杜，在你入葬的时候，没有人为你敲出丧钟！当这位波列埠的主人被埋进土里的时候，也没有穷孩子来唱一首圣诗！啊！任何东西都有一个结束，穷苦也是一样！意德妹妹成了一个农人的妻子。这对我们的父亲说来是一个严厉的考验！女儿的丈夫——一个穷苦的农奴！他的主人随时可以叫他骑上木马②。他现在已经是躺在地下吧？至于你，意德，也是一样吗？唳！倒

① 因为丹麦的民间传说，认为鹳鸟是从埃及飞来的。

② 这是封建时代欧洲的一种刑具，样子象木马，上面装有尖物。犯了罪的人就被放在上面坐着。

霉的我，还没有一个终结！仁慈的上帝，请让我死吧！’

“这是安娜·杜洛苔在那个寒酸的泥棚——为鹳鸟留下的泥棚——里所作的祈祷。

“三姊妹中最能干的一位我亲自带走了，”风儿说。“她穿着一套合乎她的性格的衣服！她化装成为一个穷苦的年轻人，到一条海船上去工作。她不多讲话，面孔很沉着，她愿意做自己的工作。但是爬桅杆她可不会；因此在别人还没有发现她是一个女人以前，我就把她吹下船去。我想这不是一桩坏事！”风儿说。

象瓦尔得马尔·杜幻想他发现了赤金的那样一个复活节的早晨，我在那几片要塌的墙之间，在鹳鸟的窠底下，听到唱圣诗的声音——这是安娜·杜洛苔的最后的歌。

墙上没有窗子，只有一个洞口。太阳象一堆金子似地升起来，照着这屋子。阳光才可爱哩！她的眼睛在碎裂，她的心在裂碎！——即使太阳这天早晨没有照着她，这事情也会发生。

“鹳鸟作为屋顶盖着她，一直到她死！我在她的坟旁唱起歌来！”风儿说。“我在她父亲的坟旁唱歌。我知道他的



坟和她的坟在什么地方；别的人谁也不知道。

“新的时代，不同的时代！私有的土地上修建了公路；坟墓变成了大路。不久蒸气就会带着长列的火车到来，在那些象人名一样被遗忘了的坟上驰过去——呼，嘘！去吧！去吧！

“这是瓦尔得马尔·杜和他的女儿们的故事。假如你们能够的话，请把它讲得更好一点吧！”风儿说完就掉转身。

它不见了。



踩着面包走的女孩

你早就听见说过，有一个女子,为了怕弄脏鞋,就踩在面包上走路;后来她可吃了苦头。这件事被写下来了,也被印出来了。

她是一个穷苦的孩子，但是非常骄傲,自以为了不起,正如俗话所说的，她的本性不好。当她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她最高兴做的事是捉苍蝇；她把它们的翅膀撕掉,使它们变成爬虫。她还喜欢捉金龟子和甲虫，把它们各个穿在一根针上,然后在它们脚旁边放一片绿叶子或一片纸。这些

可怜的生物就抓着纸，而且抓得很紧，把它翻来翻去，挣扎着，想摆脱这根针。

“金龟子在读书啦！”小英格儿说。“你看，它在翻这张纸！”

她越长大就越变得顽皮。但是她很美丽；这正是她的不幸。要是不然的话，她也许会被管教得不象现在这个样子。

“你的顽固需要一件厉害的东西来打破它！”她的妈妈说。“你小时常常踩在我的围裙上；我恐怕有一天你会踩在我的心上。”

这正是她所做的事情。

现在她来到乡下，在一个有钱人家里当佣人。主人待她象自己的孩子，把她打扮得也象自己的孩子。她的外表很好看，结果她就更放肆了。

她工作了将近一年以后，她的女主人对她说：“英格儿，你应该去看看你的父母了！”

她也当真去了，不过她是为了要表现自己、叫他们看看她现在是多么文雅才去的。她来到村边的时候，看见许多年轻的农人和女人站在井边闲谈；她自己的妈妈正坐在一

块石头上休息，面前放着她在树林里捡的一捆柴。英格儿这时转身就走,因为她觉得很羞耻;象她这样一个穿得漂亮的女子,居然有这样一个褴褛的母亲,而且要到树林里去捡柴！她回头走了，并不觉得难过，她只是感到有些烦恼。

又有半年过去了。

“英格儿，你应该回家去一趟,去看看你年老的父母!”女主人说。“我给你一条长面包,你可以把它送给他们。他们一定很高兴看到你的。”

英格儿穿上她最好的衣服和新鞋子。她提起衣襟小心翼翼地走,为的是要使她的脚不沾上脏东西。这当然是不能责备她的。不过她来到一块沼地，有好长一段路要经过泥巴和水坑。于是她便把那条面包扔进泥巴里，她自己则在它上面踩过去,以免把脚打湿。不过,当她的一只脚踏在面包上、另一只脚翘起来打算向前走的时候,面包就和她一道沉下去了,而且越沉越深,直到她沉得没了顶。现在只剩下一个冒着泡的黑水坑。

这就是那个故事。

英格儿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她到熬酒的沼泽女人①那儿去了。沼泽女人是许多小女妖精的姨妈——这些小妖精

是相当驰名的,关于她们的歌已经写得不少了,关于她们的图画也绘得不少了。不过,关于这个沼泽女人,人们所知道的只有这一点：在夏天,凡是草地冒出蒸气,那就是因为她在熬酒。英格儿恰恰是坠到她的酒厂里去了；在这儿谁也忍受不了多久。跟沼泽女人的酒厂相比，一个泥巴坑要算是一个漂亮的房间。每一个酒杯都发出一种怪味，可以使人昏倒。这些酒杯紧紧地挨在一起。如果它们之间有什么空隙、可以使人走过去的话，你也没有办法通过,因为这儿有许多癞蛤蟆和火蛇，纠做一团。英格儿恰恰落到这些东西中间去了。这一大堆可怕的东西是冰冷的，弄得她四肢发抖。的确,她慢慢地冻得僵硬起来。她紧紧地踏着面包,而面包拉着她下沉，象一颗琥珀扣子吸住一根稻草一样。

沼泽女人正在家里。这天魔鬼和他的老祖母来参观酒厂。老祖母是一个恶毒的女人;她是永远不会闲着的。她出来拜访人的时候,手头总是带着工作做;她来到这儿也是一样。她正在男人的鞋子上缝“荡游的皮”，使得他们东飘西荡,在任何地方也安居不下来。她编一些谎话,把人们所讲

---

① 沼地多雾。据丹麦民间传说，沼地上住着一个巫婆，成天在熬酒，雾就是她熬酒时冒出的蒸气。

的一些谰言收集到一起。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损害人类。的确，这个老祖母知道怎样缝，怎样编，怎样收集！

她一看到英格儿，就戴起双层眼镜，把这个女孩仔细地看了又看："这是一个很能干的女孩子！"她说。"我要求你把这小东西送给我，作为我来拜访的一个纪念品。她可以成为一个石象立在我孙子的前房里。"



英格儿就这样被送给她了。英格儿就是这样走进地狱里来的。人们并不是直接落进那里去的。只要你有那个倾向，你总会间接走进那里的。

那是一个没有止境的前房。你如果向前望，你的头就会发昏，你如果向后望，你的头也会发昏。一大堆面黄肌瘦的人正在等待慈善的门向他们打开——他们要等很久！庞大的、肥胖的、蹒跚地走着的蜘蛛，在他们的脚上织出有一千年那样陈旧的蛛网。这些网象脚镣似地磨疼他们，象铜链子似地绑着他们。每个人的

心里有一种不安的情绪——一种苦痛的不安的心情。这儿有一个守财奴,他忘记了把保险箱的钥匙带来,而且他还知道钥匙在锁里没有取出来。要把人们在这里所体验到的形形色色的苦痛心情描写出来，的确得花很多时间。英格儿作为一尊石象站在那儿,不免也感觉到这种痛苦,因为她是紧紧地焊在这条面包上的。

“一个人如果怕弄脏脚,就会得到这个结果,”她对自己说。“你看大家在怎样死死地望着我!”是的，大家的确在望着她；他们的罪恶思想在他们的眼里射出光来。他们在讲着话,但是他们的嘴唇上却没有什么声音发出来:他们的样子真可怕。

“瞧着我一定很愉快!”英格儿想,“的确，我有漂亮的面孔和整齐的衣服。”于是她把眼睛掉转过来；她的脖子太硬了,掉转不动。嗨,她的衣服在沼泽女人的酒厂里弄得多脏啊,她真没有想到。她的衣服全糊满了泥;她的头发里盘着一条蛇，并且悬在她的背上。她衣服的每个褶纹里有一只癞蛤蟆在朝外面望，象一个患喘息病的狮子狗。这真是非常难看。“不过这儿一切别的东西也都可怕得很!”她自己安慰着自己。

最糟糕的是，她感到可怕地饥饿。她能不能弯下腰来，把她踩着的面包弄一块下来吃呢？不能，她的背是僵硬的，她整个的身体象一尊石象。她只能尽量把脑袋上的眼睛向侧边转动，以便看到她的后面；这可难看极了。苍蝇飞过来，在她的眉间爬来爬去。她眨着眼睛，但是苍蝇并不飞开，因为它们飞不动：它的翅膀被拉掉了，它们变成了爬虫。这是一种痛苦，饥饿又是另一种痛苦。是的，最后她觉得她的内脏在吃掉自己，她的内部完全空了，可怕地空了。

"假如一直这样下去，那么我就支持不住了！"她说。但是她得支持下去。事情就是这个样子，而且将会一直是这个样子。

这时一滴热泪落到她的头上来了，沿着她的脸和胸脯流下来，一直流到她踩着的热面包上面。于是另一滴眼泪又流下来了，接着许多许多颗就流下来了，谁在为英格儿哭呢？她不是在人世间有一个妈妈吗？母亲为儿女所流的悲恸的眼泪，总会流到自己孩子身边去的；但是眼泪并不会减轻悲恸，它会燃烧起来，把悲恸扩大。再加这无法忍受的饥饿，同时又摸不到她的脚所踩着的那条面包！最后她感觉到她身体里的一切已经把自己吃光了，她自己就好象一根又薄



又空的芦管,能够吸收所有的声音,因为她能清楚地听到上面世界里的人们所谈的关于她的一切话语，而人们所谈的都很苛刻和怀有恶意。她的母亲的确为她哭得可怜伤心。但是她还说:“骄傲是你坠落的根由。英格儿，这就是你的不幸。你使你的母亲多难过啊!”

她的母亲和地上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罪过，都知道她曾经踩着一条面包沉下去了,不见了,这是山坡上的一个牧童讲出来的。

“英格儿，你使你的母亲多难过啊!”母亲说。“是的,我早就想到了!”

“我只愿我没有生到这个世界上来!”英格儿想。“那末事情就会好得多了。不过现在妈妈哭又有什么用处呢？”

于是她听到曾经对她象慈爱的父母的主人说过:“她是一个有罪过的孩子!”他们说,“她不珍爱上帝的礼物，把它们踩在脚下，她是不容易走进宽恕的门的。”

“他们要是早点惩罚我倒好了,”英格儿想。“把我脑子里的那些怪思想赶出去——假如我有的话。”

她听到人们怎样为她编了一支完整的歌:“一个怕弄脏鞋子的傲慢姑娘。”这支歌全国的人都在唱。

“为了这件事我得听多少人唱啊!为了这件事我得受多少痛苦啊!”英格儿想。“别的人也应该为他们自己的罪过而得到惩罚呀。是的,应该惩罚的人多着呢。啊,我是多么痛苦啊!”

她的内心比她的身体变得更僵硬。

“在这里,跟这些东西在一起,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变好的!而我也不希望变好!看吧,他们是怎样在瞪着我啊!”

现在她的心对一切的人都感到忿怒和憎恨。

“现在他们总算有些闲话可以聊了!啊,我是多么痛苦啊!”

于是她听到人们把她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那些小家伙把她叫做不信神的英格儿——“她是多么可憎啊!”他们说,“多么坏,应该重重地受到惩罚!”

连孩子们也严厉地指责她。

不过有一天,当悲哀和饥饿正在咬噬着她空洞的身躯的时候,当她听到她的名字和故事被讲给一个天真的小孩听的时候,她发现这个小女孩因了这个骄傲和虚荣的英格儿的故事而流出眼泪来。

“难道她再也不能回到这地面上来吗?”小女孩问。回



答是:“她永远也不能回来了。”

“不过假如她请求赦罪、答应永不再象那个样子呢?”

“但是她不会请求赦罪的,”回答说。

“如果她会的话，我将是多么高兴啊,”小女孩说,她是非常难过的。“只要她能够回到地上来，我愿献出我所有的玩具。可怜的英格儿——这真可怕!”

这些话透进英格儿的心里去,似乎对她起了好的作用。这算是第一次有人说出“可怜的英格儿!”这几个字，而一点也没有强调她的罪过。现在居然有一个天真的孩子在为

她哭，为她祈祷。这使得她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她自己也想哭一场，但是她哭不出来——这本身就是一件痛苦。

地上的岁月一年一年地过去了，而下边的世界却一点也没有改变。她不再听到上面的人谈起她的事情了。人们不大谈到她。最后有一天她听到一个叹息声:“英格儿！英格儿！你使我多伤心啊！我早就想到了！”这是她将死的母亲的叹息声。

她可以偶尔听到，她以前的老主人提起了她的名字。女主人说的话是最和善的。她说:“英格儿，难道我再看不到你么？人们不知道你到什么地方去了。”

不过英格儿知道得很清楚，好心的女主人决没有办法到她这儿来的。

时间慢慢地过去——漫长和苦痛的时间。

英格儿又听到人提起她的名字，同时看到她头上好象有两颗明亮的星星在照耀着。这是地上闭着的两颗温柔的眼睛。自从那个小女孩伤心地哭着“可怜的英格儿”的时候起，已经有许多年过去了。小女孩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老太婆，快要被上帝召回去了。正当她一生的事情都在她眼前出现的时候，这位老太婆记起，当她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

曾听到英格儿的遭遇,曾经为她痛哭过。那个时刻,那个情景，都在这位老太婆最后的一分钟里出现了。她差不多大声地叫起来:“上帝啊，我不知道我是否也象英格儿一样，常常无心地踩着您赐给我的礼物，我不知道我心里是否也充满了傲慢的思想,但是您在慈悲之中并没有让我坠下去,而却把我托了起来！请您不要在我最后的一瞬间离开我!”

这个老太婆的眼睛合起来了，但她的灵魂的眼睛却是对着一切隐藏着的东西张开着的。英格儿在她最后的思想中生动地出现,她现在看到了她,看到她沉得多么深。这景象使这个虔诚的女人流出泪来。她象一个小孩子似地在天国里站着,为可怜的英格儿而流眼泪。她的眼泪和祈祷,在这个受苦的、被囚禁的女子周围的暗空中，听起来象一个回声。这种来自上面的、不曾想到过的爱，把她征服了,因为有一个安琪儿在为她流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东西赐给她呢？这个苦难中的灵魂似乎回忆起了她在地上所做的每件事情；她哭得全身抽动起来，英格儿从来没有这样哭过。她对于自己感到非常悲哀。她觉得宽恕的门永远不会为她打开。当她在悔恨中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马上一线光明就向地下的深渊射来。它的力量比那融掉孩子们在花

园里所做的雪人的太阳光还强，比落在孩子们的热嘴唇上的雪花还要融化得快，它变成了一滴水。于是僵化了的英格儿就变成了一阵烟雾；一只小鸟，以闪电的速度，飞到人世间去。不过这只鸟儿，对于周围的一切感到非常羞怯，它对自己感到惭愧，它害怕遇见任何生物，它飞进一个崩颓的墙上的黑洞里去藏躲起来。它在那里面缩做一团，全身发抖，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因为它没有声音。它在那里藏了很久以后才能安静地看出和辨别出周围的美丽景物。的确，周围是很美的：空气是新鲜和温和的；月亮照得那么明朗；树和灌木发出清香。它栖身的那个地方是那么舒适；它的羽衣是那么净洁。啊，一切造物都表示出美和爱！这只鸟儿想把在它心里激动着的一个思想都唱出来，但是它没有这种力量。它真希望能象春天的杜鹃和夜莺那样唱一阵歌呢。我们的上帝，他能听出蠕虫无声的颂歌，也能听出这鸟儿胸中颤动着的赞美曲，正如他能听出大卫心里还没有形成歌词的圣诗一样①。

这些无声的歌，在鸟儿的胸内波动了好几个星期。只要

① 据传说，旧约里的圣诗是以色列王大卫所作的。

好的行为一开始,这些歌马上就要飞翔出来,而现在也应该有一件好的行为了。

最后神圣的圣诞节到来了。一个农人在一口古井旁竖起一根竿子,在竿子上绑了一些麦穗,好叫天上的鸟儿也过一个愉快的圣诞节,在我们救主的这个节日里能满意地吃一餐。

圣诞节的早晨,太阳升起来了,照在麦穗上面。所有歌唱着的小鸟绕着竿子飞。这时那个墙洞里也发出“吱吱”的声音。那动荡着的思想现在变成了歌。那柔弱的吱吱声现在成了一首完整的欢乐颂。要做出一件好的行为——这思想已经活跃起来了。这只鸟儿从它藏身处飞出来。天上的人都知道这是一只什么鸟儿。



这是一个严峻的冬天。水池里都结满了冰。田野里的动物和高空中的鸟儿都因为没有食物而感到苦恼。这只小鸟儿飞到公路上去;它在雪橇辙里找到一些麦粒,在停留站里找到一些面包屑。在它所找到的这些东西中,它自己只吃很少的一部

分，而却把大部分请许多别的饥饿的鸟儿来共享。它飞到城里去，在四处寻找。当它看到窗台上有许多慈善的手为鸟儿撒了一些面包屑时,它自己只吃一丁点,而把其余的都送给别的鸟儿。

在这整个的冬天，这只鸟儿收集得来和送给别的鸟儿的面包屑，已经比得上英格儿为了怕弄脏鞋子而踩着的那条面包。当它找到了最后的一块面包屑、同时把它献出来时，它的灰色翅膀就变成了白色，同时伸展开来。

“请看那一只海燕，它在横渡过海，”孩子们看到这只白鸟的时候说。它一会儿向海面低飞，一会儿向明朗的太阳光上升。它发出闪光。谁也不知道它飞向什么地方去了；有的人说，它直接飞向了太阳。



译 后 记

沼泽王的女儿（Dyndkongens Datter）发表于 1858 年。安徒生自己说,他写这书费了很大的气力,读了许多关于埃及的书，原稿前后修改了六次。故事发生的时间大约是在纪元 830 年前后；那时丹麦刚刚开始接受基督教。赛跑者（Hurtigløberne）发表于 1858 年。钟渊（Klokkedybet）发表于 1857 年。这是根据安徒生的故乡奥登塞的一个民间传说写的。恶毒的王子（Den onde Fyrste）发表于 1840 年。一个贵族和他的女儿们（Vinden fortœller om Valdemar Daae og hans Døtre）发表于 1859 年。这个故事是真有其事，发生于十七世纪初。安徒生借萧萧的风声把它讲出来,在技巧上是一个新的尝试。踩着面包走的女孩（Pigen，som tradte pad Brødet）发表于 1859 年。这是根据一个民间传说写的。在传说中主人公变成了石象，但安徒生却使她最后得救。

这几篇童话的排列次序是依照安徒生生前亲手编的

安徒生童话和故事全集（H．C．Andersens Eventyr og Historier)第三册，而不完全是依照它们发表的年月先后。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2 年版本

踩 着 面 包 走 的 女 孩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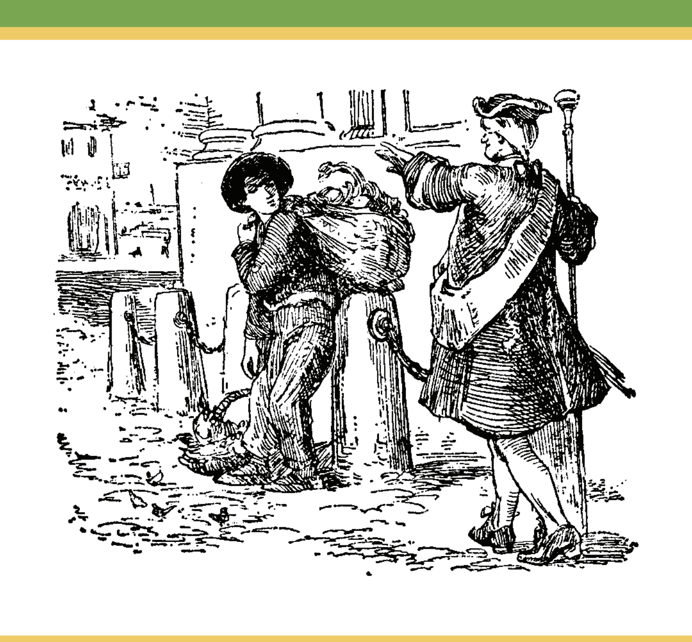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125 插页 2 字数 59,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 10188 · 37 定价：0.35 元

书　号：10188 · 37

定　价：　　0.35 元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

沙丘的故事

叶君健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

沙丘的故事

叶君健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内容提要

在这个集子里的九篇童话故事中，童话式的幻想成份已经减少了，作者开始以朴素的文笔描写现实人生。有的故事描写了作者童年时代的亲身经历，如《孩子们的闲话》；有的写出了作者所见到的人生中许多不合理的现象，如甘愿抛弃自己的孩子而到一个贵族家里去当奶妈的母亲（《安妮·莉斯贝》）。这些故事中有歌颂，有批判，也有作者所特有的诗意。

目　次

守 塔 人 奥 列

“在这个世界里，事情不是上升,就是下降,不是下降,就是上升!我现在不能再进一步向上爬了。上升和下降,下降和上升,大多数的人都有这一套经验。归根结底,我们最后都要成为守塔人，从一个高处来观察生活和一切事情。”

这是我的朋友、那个老守塔人奥列的一番议论。他是一位喜欢瞎聊的有趣人物。他好象是什么话都讲，但在他心的深处,却严肃地藏着许多东西。是的,他的家庭出身很好,据说他还是一个枢密顾问官的少爷呢——他也许是的。他曾经念过书,当过塾师的助理和牧师的副秘书;但是这又有什么用呢？他跟牧师住在一起的时候，可以随便使用屋子里的任何东西。他那时正象俗话所说的，是一个翩翩少年。他要用真正的皮鞋油来擦靴子，但是牧师只准他用普通油。他们为了这件事情闹过意见。这个说那个吝啬，那个说这个虚荣。鞋油成了他们敌对的根源，因此他们就分手了。

但是他对牧师所要求的东西,同样也对世界要求:他要求真正的皮鞋油，而他所得到的却是普通的油脂。这么一来，他就只好离开所有的人而成为一个隐士了。不过在一个大城市里，唯一能够隐居而又不至于饿饭的地方是教堂塔楼。因此他就钻进去,在里边一面孤独地散步,一面抽着烟斗。他一忽儿向下看，一忽儿向上瞧,产生些感想,讲一套自己能看见和看不见的事情，以及在书上和在自己心里见到的事情。

我常常借一些好书给他读：你是怎样一个人，可以从你所交往的朋友看出来。他说他不喜欢英国那种写给保姆这类人读的小说,也不喜欢法国小说,因为这类东西是阴风和玫瑰花梗的混合物。不，他喜欢传记和关于大自然的奇观的书籍。我每年至少要拜访他一次——一般是新年以后的几天内。他总是把他在这新旧年关交替时所产生的一些感想东扯西拉地谈一阵子。

我想把我两天拜访他的情形谈一谈，我尽量引用他自己说的话。

第一次拜访

在我最近所借给奥列的书中，有一本是关于圆石子的

书。这本书特别引起他的兴趣，他埋头读了一阵子。

“这些圆石子呀，它们是古代的一些遗迹！”他说。“人们在它们旁边经过，但一点也不想起它们！我在田野和海滩上走过时就是这样，它们在那儿的数目不少。人们走过街上的铺石——这是远古时代的最老的遗迹！我自己就做过这样的事情。现在我对每一块铺石表示极大的敬意！我感谢你借给我的这本书！它吸引住我的注意力，它把我的一些旧思想和习惯都赶走了，它使我迫切地希望读到更多这类的书。

“关于地球的传奇是最使人神往的一种传奇！可怕得很,我们读不到它的头一卷,因为它是用一种我们所不懂的语言写的。我们得从各个地层上,从圆石子上,从地球所有的时期里去了解它。只有到了第六卷的时候，活生生的人——亚当先生和夏娃女士——才出现。对于许多读者说来,他们出现得未免太迟了一点,因为读者希望立刻就读到关于他们的事情。不过对我说来,这完全没有什么关系。这的确是一部传奇，一部非常有趣的传奇，我们大家都在里面。我们东爬西摸,但是我仍然停在原来的地方;而地球却是在不停地转动，并没有把大洋的水弄翻，淋在我们的头

上。我们踩着的地壳并没有裂开,让我们坠到地中心去。这个故事不停地进展，一口气存在了几百万年。

“我感谢你这本关于圆石的书。它们真够朋友!要是它们会讲话，它们能讲给你听的东西才多呢。如果一个人能够偶尔成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东西,那也是蛮有趣味的事儿,特别是象我这样一个处于很高的地位的人。想想看吧，我们这些人,即使拥有最好的皮鞋油,也不过是地球这个蚁山上的寿命短促的虫蚁,虽然我们可能是戴有勋章、拥有职位的虫蚁！在这些有几百万岁的老圆石面前，人真是年轻得可笑。我在除夕读过一本书,读得非常入迷,甚至忘记了我平时在这夜所作的那种消遣——看那‘到牙买加去的疯狂旅行’！嗨！你决不会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儿!

“巫婆骑着扫帚旅行的故事是人所共知的——那是在



‘圣汉斯之夜’①，目的地是卜洛克斯堡。但是我们也有过疯狂的旅行。这是此时此地的事情：新年夜到牙买加去的旅行。所有那些无足轻重的男诗人、女诗人、拉琴的、写新闻的和艺术界的名流——即毫无价值的一批人——在除夕夜乘风到牙买加去。他们都骑在画笔上或羽毛笔上，因为钢笔驮不起他们：他们太生硬了。我已经说过，我在每个除夕夜都要看他们一下。我能够喊出他们许多人的名字来，不过跟他们纠缠在一起是不值得的，因为他们不愿意让人家知道他们骑着羽毛笔向牙买加飞过去。

“我有一个侄女。她是一个渔妇。她说她专门对三个有地位的报纸供给骂人的字眼。她甚至还作为客人亲自到报馆去过。她是被抬去的，因为她既没有一支羽毛笔，也不会骑。这都是她亲口告诉我的。她所讲的大概有一半是谎话，但是这一半却已经很够了。

“当她到达了那儿以后，大家就开始唱歌。每个客人写下了自己的歌，每个客人唱自己的歌，因为各人总是以为自己的歌最好。事实上它们都是半斤八两，同一个调调儿。接

① 即六月二十三日的晚上。在欧洲的中世纪，基督教徒在这天晚上唱歌跳舞，以纪念圣徒汉斯（St. Hans）的生日。Hans 可能为 Johnnes（约翰）。

着走过来的就是一批结成小组的话匣子。这时各种不同的钟声便轮流地响起来。于是来了一群小小的鼓手；他们只是在家庭的小圈子里击鼓。另外有些人利用这时机彼此交朋友：这些人写文章都是不署名的，也就是说，他们用普通油脂来代替皮鞋油。此外还有刽子手和他的小厮；这个小厮最狡猾，否则谁也不会注意到他的。那位老好人清道夫这时也来了；他把垃圾箱弄翻了，嘴里还连连说：'好，非常好，特出地好！'正当大家在这样狂欢的时候，那一大堆垃圾上忽然冒出一根梗子，一株树，一朵庞大的花，一个巨大的菌子，一个完整的屋顶——它是这群贵宾们的滑棒①，它把他们在过去一年中对这世界所做的事情全都挑起来。一种象礼花似的火星从它上面射出来：这都是他们发表过的、从别人抄袭得来的一些思想和意见；它们现在都变成了火花。

"现在大家玩起一种'烧香'的游戏；一些年轻的诗人则玩起'焚心'的游戏。有些幽默大师讲着双关的俏皮话——这算是最小的游戏。他们的俏皮语引起一片回响，好象是空罐子在撞着门、或者是门在撞着装满了炭灰的罐子似的。

---

① 原文是（Slaraffenstang）。这是一种擦了油的棒子，非常光滑，不容易爬或在上面踩。它是在运动时试验爬或踩的能力的一种器具。

‘这真是有趣极了!’我的侄女说。事实上她还说了很多非常带有恶意的话，不过很有趣！但是我不想把这些话传达出来，因为一个人应该善良,不能老是挑错。你可以懂得，象我这样一个知道那儿的欢乐情况的人，自然喜欢在每个新年夜里看看这疯狂的一群飞过。假如某一年有些什么人没有来，我一定会找到代替的新人物。不过今年我没有去看那些客人。我在圆石上面滑走了，滑到几百万年以前的时间里去。我看到这些石子在北国自由活动，它们在挪亚没有制造出方舟以前，早就在冰块上自由漂流起来。我看到它们坠到海底,然后又在沙洲上冒出来。沙洲露出水面，说:‘这是瑟兰岛!’我看到它先变成许多我不认识的鸟儿的住处,然后又变成一些野人酋长的宿地。这些野人我也不认识，后来他们用斧子刻出几个龙尼文①的人名来——这成了历史。但是我却跟这完全没有关系,我简直等于一个零。

“有三四颗美丽的流星落下来了。它们射出一道光,把我的思想引到另外一条路线上去。你大概知道流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吧？有些有学问的人却不知道！我对它们有

---

① 龙尼文是北欧最古的文字，现在已不存在。

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是从这点出发:人们对做过善良事情的人,总是在心里私自说着感谢和祝福的话;这种感谢常常是没有声音的，但是它并不因此就等于毫无意义。我想太阳光会把它吸收进去，然后把它不声不响地射到那个做善事的人身上。如果整个民族在时间的进程中表示出这种感谢,那么这种感谢就形成一个花束，变做一颗流星落在这善人的坟上。

“当我看到流星的时候，特别是在新年的晚上,我感到非常愉快。知道谁会得到这个感谢的花束。最近有一颗明亮的星落到西南方去，作为对许多许多人表示感谢的一种迹象。它会落到谁身上呢？我想它无疑地会落到佛伦斯堡湾的一个石崖上。丹麦的国旗就在这儿,在施勒比格列尔、拉索①和他们的伙伴们的坟上飘扬。另外有一颗落到陆地上:落到‘苏洛’——它是落到荷尔堡坟上的一朵花,表示许多人在这一年对他的感谢——感谢他所写的一些优美的剧本。

“最大和最愉快的思想莫过于知道我们坟上有一颗流

① 施勒比格列尔和拉索是安徒生一个朋友的两个儿子；他们在一次抵抗德国的进攻中战死。

星落下来。当然,决不会有流星落到我的坟上,也不会有太阳光带给我谢意,因为我没有什么东西值得人感谢;我没有得到那真正的皮鞋油,”奥列说,“我命中注定只能在这个世界上得到普通的油脂。”

第二次拜访

这是新年，我又爬到塔上去。奥列谈起那些为旧年逝去和新年到来而干杯的事情。因此我从他那儿得到一个关于杯子的故事。这故事含有深意。

“在除夕夜里，当钟敲了十二下的时候,大家都拿着满杯的酒从桌子旁站起来，为新年而干杯。他们手中擎着酒杯来迎接这一年；这对于喜欢喝酒的人说来，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他们以上床睡觉作为这一年的开始；这对于瞌睡虫说来，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在一年的过程中，睡觉当然占很重要的位置；酒杯也不例外。



“你知道酒杯里有什么吗?”他问。“是的，里面有健康、愉快和狂欢！里面有悲愁

和苦痛的不幸。当我来数数这些杯子的时候，我当然也数数不同的人在这些杯子里所占的重量。



“你要知道,第一个杯子是健康的杯子！它里面长着健康的草。你把它放在大梁上，到一年的末尾你就可以坐在健康的树荫下了。

“拿起第二个杯子吧！是的,有一只小鸟从里面飞出来。它唱出天真快乐的歌给大家听，叫大家跟它一起合唱：生命是美丽的！我们不要老垂着头！勇敢地向前进吧！



“第三个杯子里涌现出一个长着翅膀的小生物。他不能算是一个安琪儿，因为他有小鬼的血统，也有一个小鬼的性格。他并不伤害人，只是喜欢开开玩笑。他坐在我们的耳朵后面，对我们低声讲一些滑

稽的事情。他钻进我们的心里去，把它弄得温暖起来，使我们变得愉快，变成别的头脑所承认的一个好头脑。

“第四个杯子里既没有草，也没有鸟，也没有小生物；那里面只有理智的限度——一个人永远不能超过这个限度。



“当你拿起那第五个杯子的时候，就会哭一场。你会有一种愉快的感情冲动，否则这种冲动就会用别种方式表现出来。风流和放荡的‘狂欢王子’会砰的一声从杯子里冒出来！他会把你拖走，你会忘记自己的尊严——假如你有任何尊严的话。你会忘记的事情比你应该和敢于忘记的事情要多得多。处处是跳舞、歌声和喧闹。假面具把你拖走。穿着丝绸的魔鬼的女儿们，披着头发，露出美丽的肢体，姗姗地走来。避开她们吧，假如你可能的话！



“第六个杯子！是的，撒旦本人就坐在里面。他是一个衣冠楚楚、会讲话的、迷人的和非常愉快的人物。他完全能理解你，同意你所说的一切话，他完全是你的化身！他提着一个灯笼走来，以便把你领到他的家里去。从前有过关于一个圣者的故事；有人叫他从七大罪过中选择一种罪过；他选择了他认为最小的一种：醉酒。这种罪过引导他犯其他的六种罪过。人和魔鬼的血恰恰在第六个杯子里混在一起；这时一切罪恶的细菌就在我们的身体里发展起来。每一个细菌象《圣经》里的芥末子一样欣欣向荣地生长，长成一棵树，盖满了整个世界。大部分的人只有一个办法：重新走进熔炉，被再造一次。



“这就是杯子的故事！”守塔人奥列说。“它可以用皮鞋油，也可用普通的油讲出来。两种油我全都用了。”

这就是我对奥列第二次的拜访。如果你想再听到更多的故事，那么你的拜访还得——待续。



安妮·莉斯贝

安妮·莉斯贝象牛奶和血，又年轻，又快乐，样子真是可爱。她的牙齿白得放光，她的眼睛非常明亮，她的脚跳起舞来非常轻松，而她的性情也很轻松。这一切会结出怎样的果子呢？……“一个讨厌的孩子！……”的确，孩子一点也不好看，因此他被送到一个挖沟工人的老婆家里去抚养。

安妮·莉斯贝本人则搬进一位伯爵的公馆里去住。她穿着丝绸和天鹅绒做的衣服，坐在华贵的房间里，一丝儿风

也不能吹到她身上,谁也不能对她说一句不客气的话,因为这会使她难过，而难过是她所受不了的。她抚养伯爵的孩子。这孩子清秀得象一个王子，美丽得象一个安琪儿。她是多么爱这孩子啊!



至于她自己的孩子呢，是的,他是在家里,在那个挖沟工人的家里。在这家里,锅开的时候少,嘴开的时候多。此外,家里常常没有人。孩子哭起来。不过,既然没有人听到他哭,因此也就没有人为他难过。他哭得慢慢地睡着了。在睡梦中,他既不觉得饿,也不觉得渴。睡眠是一种多么好的

发明啊！

许多年过去了。是的，正如俗话说的，时间一久，野草也就长起来了。安妮·莉斯贝的孩子也长大了。大家都说他发育不全，但是他现在已经完全成为他所寄住的这一家的成员。这一家得到了一笔抚养他的钱，安妮·莉斯贝也就算从此把他脱手了。她自己成了一个都市妇人，住得非常舒服；当她出门的时候，她还戴一顶帽子呢。但是她却从来不到那个挖沟工人家里去，因为那儿离城太远。事实上，她去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孩子是别人的；而且他们说，孩子现在自己可以找饭吃了。他应该找个职业来糊口，因此他就为马兹·演生看一头红毛母牛。他已经可以牧牛，做点有用的事情了。

在一个贵族公馆的洗衣池旁边，有一只看家狗坐在狗屋顶上晒太阳。随便什么人走过去，它都要叫几声。如果天下雨，它就钻进它的屋子里去，在干燥和舒服的地上睡觉。安妮·莉斯贝的孩子坐在沟沿上

一面晒太阳，一面削着拴牛的木桩子。在春天他看见三棵草莓开花了；他唯一高兴的想头是：这些花将会结出果子，可是果子却没有结出来。他坐在风雨之中，全身给淋得透湿，后来强劲的风又把他的衣服吹干。当他回到家里来的时候，



一些男人和女人不是推他，就是拉他，因为他丑得出奇。谁也不爱他——他已经习惯于这类事情了！

安妮·莉斯贝的孩子怎样活下去呢？他怎么能活下去呢？他的命运是：谁也不爱他。

他从陆地上被推到船上去。他乘着一条破烂的船去航



海。当船老板在喝酒的时候,他就坐着掌舵。他是既寒冷,又饥饿。人们可能以为他从来没有吃过饱饭呢。事实上也是如此。

这正是晚秋的天气：寒冷,多风,多雨。冷风甚至能透进最厚的衣服——特别是在海上。这条破烂的船正在海上航行;船上只有两个人——事实上也可以说只有一个半人:船老板和他的助手。整天都是阴沉沉的,现在变得更黑了。天气是刺人地寒冷。船老板喝了一德兰的酒，可以把他的身体温暖一下。酒瓶是很旧的，酒杯更是如此——它的上半部分是完整的,但它的下半部分已经碎了,因此现在是搁在一块上了漆的蓝色木座子上。船老板说:“一德兰的酒使我感到舒服,两德兰使我感到更愉快。”这孩子坐在舵旁,用他一双油污的手紧紧地握着舵。他是丑陋的，他的头发挺直,他的样子衰老,显得发育不全。他是一个劳动人家的孩子——虽然在教堂的出生登记簿上他是安妮·莉斯贝的儿子。

风吹着船，船破着浪！船帆鼓满了风,船在向前挺进。前后左右,上上下下,都是暴风雨；但是更糟糕的事情还待到来。停住！什么？什么裂开了？什么碰到了船？船在急

转！难道这是龙吸水吗？难道海在沸腾吗？坐在舵旁的这个孩子高声地喊:“上帝啊，救我吧!”船触到了海底上的一个巨大的石礁，接着它就象池塘里的一只破鞋似地沉到水下面去了——正如俗话所说的,“连人带耗子都沉下去了”。是的,船上有的是耗子,不过人只有一个半：船主人和这个挖沟人的孩子。

只有尖叫的海鸥看到了这情景；此外还有下面的一些鱼,不过它们也没有看清楚,因为当水涌进船里和船在下沉的时候，它们已经吓得跑开了。船沉到水底将近有一英寻深,于是他们两个人就完了。他们死了,也被遗忘了！只有那个安在蓝色木座子上的酒杯没有沉，因为木座子把它托起来了。它顺水漂流,随时可以撞碎,漂到岸上去。但是漂到哪边的岸上去呢？什么时候呢？是的，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重要!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它已经被人爱过——但是安妮·莉斯贝的孩子却没有被人爱过!然而在天国里,任何灵魂都不能说:“没有被人爱!”

安妮·莉斯贝住在城市里已经有许多年了。人们把她称为“太太”。当她谈起旧时的记忆，谈起跟伯爵在一起的

时候,她特别感到骄傲。那时她坐在马车里,可以跟伯爵夫人和男爵夫人交谈。她那位甜蜜的小伯爵是上帝的最美丽的安琪儿，是一个最亲爱的人物。他喜欢她,她也喜欢他。他们彼此吻着,彼此拥抱着。他是她的幸福,她的半个生命。现在他已经长得很高大了。他十四岁了,有学问,有好看的外表。自从她把他抱在怀里的那个时候起，她已经有很久没有看见过他了。她已经有好多年没有到伯爵的公馆里去了，因为到那儿去的旅程的确不简单。

“我一定要设法去一趟!”安妮·莉斯贝说。“我要去看看我的宝贝,我的亲爱的小伯爵。是的,他一定也很想看到我的；他一定也很想念我,爱我,象他从前用他安琪儿的手臂搂着我的脖子时一样。那时他总是喊:‘安·莉斯!’那声音简直象提琴！我一定要想办法再去看他一次。”

她坐着一辆牛车走了一阵子,然后又步行了一阵子,最后她来到了伯爵的公馆。这公馆象从前一样，仍然是很庄严和华丽的；它外面的花园也是象从前一样。不过屋子里面的人却完全是陌生的。谁也不认识安妮·莉斯贝。他们不知道她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要到这儿来。当然，伯爵夫人会告诉他们的，她亲爱的孩子也会告诉他们的。她是多

么想念他们啊！

安妮·莉斯贝在等着。她等了很久，而且时间似乎越等越长！她在主人用饭以前被喊进去了。主人跟她很客气地应酬了几句。至于她的亲爱的孩子，她只有吃完了饭以后才能见到——那时她将会再一次被喊进去。

他长得多么大，多么高，多么瘦啊！但是他仍然有美丽的眼睛和安琪儿般的嘴！他望着她，但是一句话也不讲。显然他不认识她。他掉转身，想要走开，但是她捧住他的手，把它贴到自己的嘴上。



“好吧，这已经够了！”他说。接着他就从房间里走开了——他是她心中念念不忘的人；是她最爱的人；是她在人世间一提起就感到骄傲的人。

安妮·莉斯贝走出了这个公馆，来到广阔的大路上。她感到非常伤心。他对她是那么冷漠，一点也不想她，连一句感谢的话也不说。曾经有个时候，她日夜都抱着他——她现在在梦里还抱着他。

一只大黑乌鸦飞下来，落在她面前的路上，不停地发出尖锐的叫声。

“哎呀！”她说，“你是一只多么不吉利的鸟儿啊！”

她在那个挖沟工人的茅屋旁边走过。茅屋的女主人正站在门口。她们交谈起来。

“你真是一个有福气的样子！”挖沟工人的老婆说。“你长得又肥又胖，是一副发财相！”

“还不坏！”安妮·莉斯贝说。

“船带着他们一起沉了！”挖沟工人的老婆说。“船老板和助手都淹死了。一切都完了。我起初还以为这孩子将来会赚几块钱，补贴我的家用。安妮·莉斯贝，他再也不会要你费钱了。”

“他们淹死了？”安妮·莉斯贝问。她们没有再在这个问题上谈下去。

安妮·莉斯贝感到非常难过，因为她的小伯爵不喜欢和她讲话。她曾经是那样爱他，现在她还特别走这么远的路来看他——这段旅程也费钱呀，虽然她并没有从它得到什么愉快。不过关于这事她一个字也不提，因为把这事讲给挖沟工人的老婆听也不会使她的心情好转。这只会引起后者猜疑她在伯爵家里不受欢迎。这时那只黑乌鸦又在她头上尖叫了几声。

“这个黑鬼，”安妮·莉斯贝说，“它今天使我害怕起来！”

她带来了一点咖啡豆和菊苣①。她觉得这对于挖沟工人的老婆说来是一件施舍，可以使她煮一杯咖啡喝；同时她自己也可以喝一杯。挖沟工人的老妻子煮咖啡去了；这时安妮·莉斯贝就坐在椅子上睡着了。她做了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梦。说来也很奇怪，她梦见了自己的孩子：他在这个工人的茅屋里饿得哭叫，谁也不管他；现在他躺在海底——

① 菊苣（cichoric）是一种植物，它的根可以当咖啡代用品。



只有上帝知道他在什么地方。她梦见自己坐在这茅屋里，挖沟工人的老婆在煮咖啡，她可以闻到咖啡豆的香味，这时门口出现了一个可爱的人形——这人形跟那位小伯爵一样好看，同时说：

“世界快要灭亡了！紧跟着我来吧，因为你是我的妈妈呀！你有一个安琪儿在天国里呀！紧跟着我来吧。”

他伸出手来拉她，不过这时有一个可怕的爆裂声响起

来了。这无疑是世界在爆裂,这时安琪儿升上来,紧紧地抓住她的衬衫袖子；她似乎觉得自己从地上被托起来了。不过她的脚上似乎系着一件沉重的东西,把她向下拖,好象有几百个女人在紧抓住她，说:

“假使你要得救，我们也要得救！抓紧！抓紧！”

她们都一起抓着她；她们的人数真多。“嘶！嘶！”她的衬衫袖子被撕碎了，安妮·莉斯贝在恐怖中跌落下来了,同时也醒了。的确,她几乎跟她坐着的那张椅子一齐倒下来,她吓得头脑发昏,她甚至记不清楚自己梦见了什么东西。不过她知道那是一个恶梦。



她们一起喝咖啡，聊聊天。然后她就走到附近的一个镇上去，因为她要到那儿去找到那个赶车的人，以便在天黑以前能够回到家里去。不过当她碰到这个赶车人的时候，他说他们要等到第二天天黑以前才能动身。她开始考虑住下来的费用，同时也把里

程考虑了一下。她想，如果沿着海岸走，可以比坐车子少走八九英里路。这时天气晴朗，月亮正圆，因此安妮·莉斯贝决计步行；她第二天就可以回到家里了。

太阳已经下沉；暮钟仍然在敲着。不过，这不是钟声，而是贝得尔·奥克斯的青蛙在沼泽地里的叫声①。现在它们静下来了，四周是一片沉寂，连一声鸟叫也没有，因为它们都睡着了，甚至猫头鹰都不见了。树林里和她正在走着的海岸上一点声音也没有。她听到自己在沙上走着的脚步声。海上也没有浪花在冲击；遥远的深水里也是鸦雀无声。水底有生命和无生命的东西，都是默默地没有声响。

安妮·莉斯贝只顾向前走，象俗话所说的，什么也不想。不过思想并没有离开她，因为思想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它只不过是在睡觉罢了。那些活跃着、但现在正在休息着的思想，和那些还没有被掀动起来的思想，都是这个样子。不过思想会冒出头来，有时在心里活动，有时在我们

---

① 安徒生写到这里，大概是想到了他同时代的丹麦诗人蒂勒（J.M. Thiele）的两句诗：

如果贝得尔·奥克斯的青蛙晚上在沼泽地里叫，

第二天的太阳会很明朗，对着玫瑰花微笑。

的脑袋里活动，或者从上面向我们袭来。

“善有善报，”书上这样写着。“罪过里藏着死机！”书上也这样写着。书上写着的东西不少，讲过的东西也不少，但是人们却不知道，也想不起。安妮·莉斯贝就是这个样子。不过有时人们心里会露出一线光明——这完全是可能的！

一切罪恶和一切美德都藏在我们的心里——藏在你的心里和我的心里！它们象看不见的小种子似地藏着。一丝太阳从外面射进来，一只罪恶的手摸触一下，你在街角向左边拐或向右边拐——是的，这就够决定问题了。于是这颗小小的种子就活跃起来，开始胀大和冒出新芽。它把它的汁液散布到你的血管里去，这样你的行动就开始受到影响。一个人在迷糊地走着路的时候，是不会感觉到那种使人苦恼的思想的，但是这种思想却在心里酝酿。安妮·莉斯贝就是这样半睡似地走着路，但是她的思想正要开始活动。

从头年的圣烛节①到第二年的圣烛节，心里记载着的事情可是不少——一年所发生的事情：有许多已经被忘记了，比如对上帝、对我们的邻居和对我们自己的良心，在言

① 圣烛节（Kyndelmisse）是在三月二日，即圣母马利亚产后四十天带着耶稣在耶路撒冷去祈祷的纪念日。又称“圣母行洁净礼日”、“献主节”等。

语上和思想上所作过的罪恶行为。我们想不到这些事情,安妮·莉斯贝也没有想到这些事情。她知道,她并没有做出任何不良的事情来破坏这国家的法律,她是一个善良、诚实和被人看得起的人,她自己知道这一点。

现在她沿着海边走。那里有一件什么东西呢?她停下来。那是一件什么东西漂上来了呢?那是一顶男子的旧帽子。它是从什么地方漂来的呢?她走过去,停下来仔细看了一眼。哎呀!这是一件什么东西呢?她害怕起来。但是这并不值得害怕:这不过是些海草和灯芯草罢了,它缠在一块长长的石头上,样子象一个人的身躯。这只是些灯芯草和海草,但是她却害怕起来。她继续向前走,心中想起儿时所听到的更多的迷信故事:“海鬼”——漂到荒凉的海滩上没有人埋葬的尸体。尸体本身是不伤害任何人的,不过它的魂魄——“海鬼”——会追着孤独的旅人,紧抓着他,要求他把它送进教堂,埋在基督徒的墓地里。

“抓紧!抓紧!”有一个声音这样喊。当安妮·莉斯贝想起这几句话的时候,她做过的梦马上又生动地回到记忆中来了——那些母亲们怎样抓着她,喊着:“抓紧!抓紧!”她脚底下的地面怎样向下沉,她的衣袖怎样被撕碎,在这最

后审判的时刻，她的孩子怎样托着她，她又怎样从孩子的手中掉下来。她的孩子，她自己亲生的孩子，她从来没有爱过他，也从来没有想过他。这个孩子现在正躺在海底。他永远也不会象一个海鬼似地爬起来，叫着：“抓紧！抓紧！把我送到基督徒的墓地上去呀！”当她想着这事情的时候，恐惧刺激着她的脚，使她加快了步子。

恐怖象一只冰冷潮湿的手，按在她的心上；她几乎要昏过去了。当她朝海上望的时候，海上正慢慢地变得昏暗。一层浓雾从海上升起来，弥漫到灌木林和树上，形成各种各样的奇形怪状。她掉转身向背后的月亮望了一眼。月亮象一面没有光辉的、淡白色的圆镜。她的四肢似乎被某种沉重的东西压住了：抓紧！抓紧！她这样想。当她再掉转身看看月亮的时候，似乎觉得月亮的白面孔就贴着她的身子，而浓雾就象一件尸衣似地披在她的肩上。“抓紧！把我送到基督徒的墓地里去吧！”她听到这样一个空洞的声音。这不是沼泽地上的青蛙，或大渡乌和乌鸦发出来的，因为她并没有看到这些东西。“把我埋葬掉吧，把我埋葬掉吧！”这声音说。

是的，这是“海鬼”——躺在海底的她的孩子的魂魄。这

魂魄是不会安息的，除非有人把它送到教堂的墓地里去，除非有人在基督教的土地上为它砌一个坟墓。她得向那儿走去，她得到那儿去挖一个坟墓。她朝教堂的那个方向走去，于是她就觉得她的负担轻了许多——甚至变得没有了。这时她又打算掉转身，沿着那条最短的路走回家去，立刻那个担子又压到她身上来了：抓紧！抓紧！这好象青蛙的叫声，又好象鸟儿的哀鸣，她听得非常清楚。“为我挖一个坟墓吧！为我挖一个坟墓吧！”

雾是又冷又潮湿；她的手和面孔也是由于恐怖而变得又冷又潮湿。周围的压力向她压过来，但是她心里的思想却在无限地膨胀。这是她从来没有经验过的一种感觉。

在北国，山毛榉可以在一个春天的晚上就冒出芽，第二天一见到太阳就现出它幸福的青春美。同样，在我们的心里，藏在我们过去生活中的罪恶种子，也会在一瞬间通过思想、言语和行动冒出芽来。当良心一觉醒的时候，这种子只须一瞬间的工夫就会长大和发育。这是上帝在我们最想不到的时刻使它起这样的变化的。什么辩解都不需要了，因为事实摆在面前，作为见证。思想变成了语言，而语言是在世界什么地方都可以听见的。我们一想到我们身中藏着的

东西，一想到我们还没有能消灭我们在无意和骄傲中种下的种子，我们就不禁要恐怖起来。心中可以藏着一切美德，也可以藏着罪恶。它们甚至在最贫瘠的土地上也可以繁殖起来。

安妮·莉斯贝的心里深深地体会到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些话。她感到极度地不安，她倒到地上，只能向前爬几步。一个声音说：“请埋葬我吧！请埋葬我吧！”只要能在坟墓里把一切都忘记，她倒很想把自己埋葬掉。这是她充满恐惧和惊惶的、醒觉的时刻。迷信使她的血一会儿变冷，一会儿变热。有许多她不愿意讲的事情，现在都集中到她的心里来了。

一个她从前听人讲过的幻象，象明朗的月光下面的云彩，静寂地在她面前出现：四匹嘶鸣的马儿在她身边驰过去了。它们的眼睛里和鼻孔里射出火花，拉着一辆火红的车子，里面坐着一个在这地区横行了一百多年的坏人。据说他每天半夜要跑进自己的家里去一次，然后再跑出来。他的外貌并不象一般人所描述的死人那样，惨白得毫无血色，而是象熄灭了的炭一样漆黑。他对安妮·莉斯贝点点头，招招手：

“抓紧！抓紧！你可以在伯爵的车子上再坐一次，把你的孩子忘掉！”

她急忙避开，走进教堂的墓地里去。但是黑十字架和大渡鸦在她的眼前混做一团。大渡乌在叫——象她白天所看到的那样叫。不过现在她懂得它们所叫的是什么东西。它们说：“我是大渡鸦妈妈！我是大渡鸦妈妈！”每一只都这样说。安妮·莉斯贝知道，她也会变成这样的一只黑鸟。如果她不挖出一个坟墓来，她将永远也要象它们那样叫。

她伏到地上，用手在坚硬的土上挖一个坟墓，她的手指流出血来。

“把我埋葬掉吧！把我埋葬掉吧！”这声音在喊。她害怕在她的工作没有做完以前鸡会叫起来，东方会放出彩霞，因为如果这样，她就没有希望了。

鸡终于叫了，东方也现出亮光。她还要挖的坟墓只完成了一半。一只冰冷的手从她的头上和脸上一直摸到她的心窝。“只挖出半个坟墓！”一个声音哀叹着，接着就渐渐地沉到海底。是的，这就是“海鬼”！安妮·莉斯贝昏倒在地上。她不能思想，失去了知觉。

她醒转来的时候，已经是明朗的白天了。有两个人把

她扶起来。她并没有躺在教堂的墓地里,而是躺在海滩上。她在沙上挖了一个深洞。她的手指被一个破玻璃杯划开了,流出血来。这杯子底端的脚是安在一个涂了蓝漆的木座子上的。

安妮·莉斯贝病了。良心和迷信纠缠在一起，她也分辨不清,结果她相信她现在只有半个灵魂,另外半个灵魂则被她的孩子带到海里去了。她将永远也不能飞上天国，接受慈悲，除非她能够收回深藏在水底的另一半灵魂。

安妮·莉斯贝回到家里去，她已经不再是原来的那个样子了。她的思想象一团乱麻一样。她只能抽出一根线索来,那就是她得把这个“海鬼”运到教堂的墓地里去,为他挖一个坟墓——这样她才能招回她整个的灵魂。

有许多晚上她不在家里。人们老是看见她在海滩上等待那个“海鬼”。这样的日子她挨过了一整年。于是有一天晚上她又不见了，人们再也找不到她。第二天大家找了一整天，也没有结果。

黄昏的时候，牧师到教堂里来敲晚钟。这时他看见安妮·莉斯贝跪在祭坛的脚下。她从大清早起就在这儿，她已经没有一点气力了,但是她的眼睛仍然射出光彩,脸上仍



然现出红光。太阳的最后的晚霞照着她,射在摊开在祭坛上的《圣经》的银扣子上①。《圣经》摊开的地方显露出先知约珥的几句话:“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上帝②!”

“这完全是碰巧,”人们说,“有许多事情就是偶然发生的。”

安妮·莉斯贝的脸上,在太阳光中,露出一种和平和安静的表情。她说她感到非常愉快。她现在重新获得了灵魂。昨天晚上那个“海鬼”——她的儿子——是和她在一道。这幽灵对她说:

“你只为我挖好了半个坟墓,但是在整整一年中你却在你的心中为我砌好了一个完整的坟墓。这是一个妈妈能埋葬她的孩子的最好的地方。”

于是他把她失去了的那半个灵魂还给她,同时把她领到这个教堂里来。

“现在我是在上帝的屋子里,”她说,“在这个屋子里我们全都感到快乐!”

---

① 古时的《圣经》象一个小匣子,不念时可以用扣子扣上。

② 见《圣经·旧约全书·约珥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最后“归向上帝”这句话应该是“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和安徒生在这里引用的略有不同。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安妮·莉斯贝的灵魂就升到另一个境界里去了。当人们在人世间作过一番斗争以后，来到这个境界是不会感到痛苦的；而安妮·莉斯贝是作过一番斗争的。

孩子们的闲话

一个大商人举行了一个儿童招待会。有钱人的孩子和有名人的孩子都到了。这个商人很了不起，是个有学问的人：他曾经进过大学，因为他的和善的父亲要他进。这位父亲本来是一个牛贩子，不过很老实和勤俭。这可以使他积钱，因此他的钱也就越积越多了。他很聪明，而且也有良心；不过人们谈到他的钱的时候多，谈到他的良心的时候少。

在这个商人的家里，常有名人出出进进——所谓有贵族血统的人，有知识的人和两者都有的、或两者完全没有的人。现在儿童招待会或儿童谈话会正在举行；孩子们心里想到什么就讲什么。他们之中有一位很美丽的小姑娘，她可是骄傲得不可一世。不过这种骄傲是因为佣人老吻她而造成的，不是她的父母，因为他们在这一点上还是非常有理智的。她的爸爸是一个"祇侯"①，而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职位——她知道这一点。

"我是一个祇侯的女儿呀！"她说。

她也很可能是一个住在地下室的人[②]的女儿，因为谁也没有办法安排自己的出身。她告诉别的孩子们，说她的“出身很好”；她还说，如果一个人的出身不好，那么他就不会有什么前途。因此他读书或者努力都没有什么用处。所以一个人的出身不好，自然什么成就也不会有。

“凡是那些名字的结尾是‘生’[③]字的人，”她说，“他们在这世界上决弄不出一个什么名堂来的！一个人应该把手叉在腰上，跟他们这些‘生’字辈的人保持远远的距离！”于是她就把她美丽的小手臂叉起来，把她的胳膊肘儿弯着，来以身作则。她的小手臂真是非常漂亮。她也天真可爱。

不过那位商人的小姑娘却很生气，因为她爸爸的名字是叫做“马得生”，她知道他的名字的结尾是“生”。因此她尽量做出一种骄傲的神情说：

“但是我的爸爸能买一百块钱的麦芽糖，叫大家挤做一

---

① 这是一个官职，他的任务是做皇家卧室里的侍从。

② 地下室是穷人住的地方。

③ 生（sen）在丹麦文里是“儿子”的意思。在中古封建时代，贵族都是以自己所出生的地方被封为自己的姓。平民则没有姓，只是以父亲的名，再加一个结尾语“sen”而形成自己的姓。比如安徒生这个名字，实际上的意思是“安徒的儿子”，沿用下来就成了姓。



团地来抢！你的爸爸能吗？”

“是的，”一位作家的小女孩说，“但是我的爸爸能把你的爸爸和所有的‘爸爸’写在报纸上发表。我的妈妈说大家都怕他，因为他统治着报纸。”

这个小姑娘昂起头，好象一位真正的公主昂着头的那个样子。

不过在那扇半掩着的门外站着一个穷苦的孩子。他正在朝门缝里望。这小家伙是那么微贱，他甚至还没有资格走进这个房间里来。他帮女厨子转了一会儿烤肉叉，因此她准许他站在门后偷偷地瞧这些漂亮的孩子们在屋子里作乐。这对他说来已经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啊,如果我也在他们中间!”他想。于是他听到他们所讲的一些话。这些话无疑使他感到非常不快。他的父母在家里连一个买报纸的铜子也没有，更谈不上在报纸上写什么文章。最糟糕的是他爸爸的姓——因此也就是他自己的姓——是由一个“生”字结尾的！所以他决不会有什么前途的。这真叫人感到悲哀！不过他究竟是生出来了，而且就他看来，出生得也很好。这是不用怀疑的。

这就是那天晚上的事情!

从那以后，许多年过去了。孩子们都已成了大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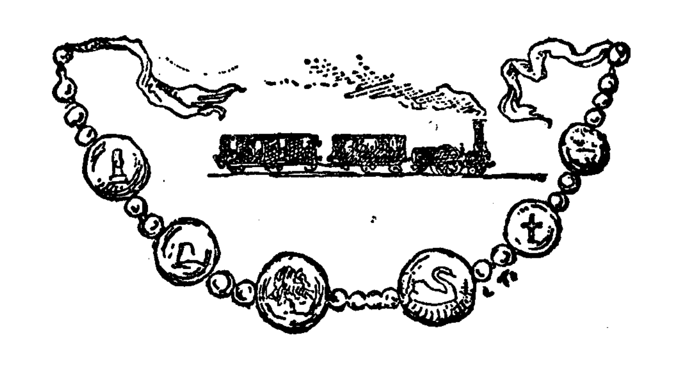
这城里有一幢很漂亮的房子。它里面藏满了美丽的东西，大家都喜欢来参观一下，甚至住在城外的人也跑来看它。我们刚才谈到的那些孩子之中，谁能说这房子是自己的呢?是的,这是很容易弄清楚的!那并不太难。这幢房子是

属于那个穷苦的孩子的——他已经成了一个伟大的人，虽然他的名字的结尾是一个“生”字——多瓦尔生①。

至于其余的三个孩子呢?那个有贵族血统的孩子,那个有钱的孩子,那个在精神上非常骄傲的孩子呢？唔,他们彼此都没有什么话说——他们都是一样的人。他们的命运都很好。那天晚上他们所想的和所讲的事情，不过都是孩子的闲话罢了。

---

① 多瓦尔生（Bertel Thorwaldsen，1768—1844）是丹麦著名的雕刻家，欧洲古典艺术复兴运动的领导人。



一　串　珍　珠

一

从哥本哈根通到柯尔索尔①的铁路，可算是丹麦唯一的铁路②。这等于是一串珠子，而欧洲却有不少这样的珠子。最昂贵的几颗珠子的名字是:“巴黎”、“伦敦”、“维也纳”和“那不勒斯”。但是有许多人不把这些大都市当做最美丽的珠子，却把某个无声无臭的小城市当做他们的最喜欢的家。他们最心爱的人住在这小城市里。的确，它常常只不过是一个朴素的庄园，一幢藏在绿篱笆里的小房子，一个小点。当火车在它旁边经过的时候，谁也看不见它。

在哥本哈根和柯尔索尔之间的铁路线上，有多少颗这样的珠子呢？我们算一算，能够引起多数人注意的一共有六颗。旧的记忆和诗情使这几颗珠子发出光辉，因此它们也在我们的思想中射出光彩。

佛列德里克六世③的宫殿是建筑在一座小山上；这里就是奥伦施拉格尔斯④儿时的家。在这座山的附近就有这样一颗珠子藏在松得尔马根森林里面。大家把它叫“菲勒蒙和包茜丝茅庐”，这也就是说：两个可爱的老人之家。拉贝克和他的妻子珈玛⑤就住在里面。当代的学者从忙碌的哥布哈根特别到这个好客的屋子里来集会。这是知识界的家——唔，请不要说：“嗨，变得多快啊！”没有变，这儿仍然

---

① 柯尔索尔(Korsor)是瑟兰岛上极北部的一个小镇，跟哥本哈根在同一个岛上。

② 这是一八五六年的情形。

③ 佛列德里克六世（Frederik den Sjettes，1768—1839）是丹麦的国王（1808—1899），也是挪威的国王（1808—1814）。

④ 奥伦施拉格尔斯(Adam Gottlob Œlenschlägers，1779—1850)是丹麦有名的诗人和戏剧家。

⑤ 拉贝克(Knud Lyne Rabbek)是丹麦一个多产而平庸的作家，死于一八三〇年。但他和他的妻子珈玛(Camma)在丹麦文艺界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为他们的家是丹麦文艺界一个集会的中心。

是学者之家,是病植物的温室！没有气力开放的花苞,在这儿得到保养和庇护，直到开花结子。精神的太阳带着生命力和欢乐,射进这安静的精神之家里来。周围的世界,通过眼睛,射进灵魂的无底的深处:这个浸在人间的爱里的白痴之家,是一个神圣的地方,是病植物的温室。这些植物将有一天被移植到上帝的花园里去,在那里开出花朵。这里现在住着智力最弱的人们。有个时候，最伟大和最能干的头脑在这里会面，交流思想,达到很高的境界——在这个“菲勒蒙和包茜丝茅庐”里，灵魂的火焰仍然在燃烧着。

我们现在看到了古老的罗斯吉尔得。它是洛亚尔泉旁的一个作为皇家墓地的小镇。在这有许多矮房屋的镇上，教堂的瘦长尖塔升向空中，同时也倒映在伊塞海峡里。我们在这儿只寻找一座坟墓，在珠子的闪光里来观察它。这不是那个伟大的皇后玛加列特的坟墓——不是的。这坟就在教堂的墓地里：我们刚刚就在它的白墙的外边经过。坟上盖着一块平凡的墓石，第一流的风琴手——丹麦传奇的复兴者——就躺在它下面。古代的传奇是我们的灵魂中的和谐音乐。我们从它知道,凡是有“滚滚白浪”的地方,就有一个国王驻扎的营地!罗斯吉尔得,你是一个埋葬帝王的城

市！在你的珠子里我们要看到一个寒碜的坟墓：它的墓石上刻有一个竖琴和一个名字——魏塞①。

我们现在来到西格尔斯得。它在林格斯得这个小镇的附近。河床是很低的。在哈巴特的船停过的地方，离茜格妮的闺房不远，长着许多金黄的玉蜀黍。谁不知道哈巴特的故事呢？正当茜格妮的闺房着火的时候，哈巴特在一株栎树上被绞死。这是一个伟大的爱情故事。

"美丽的苏洛是藏在深树林里！"②这个安静的修道院小镇隐隐地在长满了青苔的绿树林里显露出来。年轻的眼睛从湖上的学院里朝外界的大路上凝望，静听火车的龙头轰轰地驰过树林。苏洛，你是一颗珠子，你保藏着荷尔堡的骨灰！你的学术之宫③象一只伟大的白天鹅，立在树林中深沉的湖畔。在那附近，有一幢小小的房子，象树林中的一朵星形白花，射出闪烁的亮光。我们的眼睛都向着它望。虔诚的赞美诗的朗诵声从这里飘到各地。这里面有祈祷声。农

---

① 魏塞（Christoph Ernst Frledrich Weyse，1775—1842）是丹麦一个著名的作曲家和风琴手——丹麦传奇的复兴者。

② 这是引自丹麦名作家英格曼（Bernhard Severin Ingemann，1789—1862）的一句话。英格曼是安徒生的朋友。

③ 指"苏洛书院"，这是丹麦名作家荷尔堡创办的一所学校。

民静静地听！于是他们知道了丹麦逝去了的那些日子。绿树林和鸟儿的歌声总是联在一起的；同样，苏洛和英格曼的名字永远也分不开。

再往前走就是斯拉格尔斯！在这颗珠子的光里，有什么东西反射出来呢？安特伏尔斯柯乌寺院早已没有了，宫殿里的华丽大厅也没有了，甚至它剩下的一个孤独的边屋现在也没有了。然而还是有一个古老的遗迹存留了下来。人们把它修理了无数次。它就是立在山上的一个木十字架。在远古时代的某一天夜里，斯拉格尔斯的牧师圣安得尔斯被神托着从耶路撒冷的空中起飞。他一睁开眼睛就发现自己落在这座山上。

柯尔索尔——你①是在这地方出生的，你给我们：

在瑟兰岛之文克努得的歌中，
戏谑中杂有诚意。

你是语言和风趣的大师！那个荒凉堡垒的古墙是你儿

① 指丹麦的名诗人和讽刺作家柏格生（Jens Immanuel Bagsen，1764—1826）。

时之家的一个最后可以看得见的明证。当太阳落下去的时候，它的影子就映着你出生的那幢房子。你在这古墙上向斯卜洛戈的高地望；当你还是“很小的时候”，你看到“月亮沉到岛后”①，你用不朽的调子歌颂它，正如你歌颂瑞士的群山一样。你在世界的《迷宫》②里走过，你发现：

什么地方的玫瑰也没有这样鲜艳，
什么地方的荆棘也没有这样细小，
什么地方的床榻也没有这样柔软，
象我们天真的儿时睡过的那样好。

你这活泼的、风趣的歌手！我们为你扎一个车叶草的花环。我们把这花环抛到湖里，让波浪把它带到埋葬着你的骨灰的吉勒尔海峡的岸旁。这花环代表年轻的一代对你的敬意，代表你的出生地柯尔索尔对你的敬意——一串珠子在这儿断了。

---

① 引自柏格生的一首名歌《当我还是很小的时候》。

② 这是柏格生的第一部游记。

二

“这的确是从哥本哈根牵到柯尔索尔的一串珠子，”外祖母听到我们刚才念的句子说。“这对于我说来是一串珠子，而且四十多年以来一直是如此，”她说。“那时我们没有蒸汽机。现在我们只须几个钟头就可以走完的路程，那时得花好几天工夫。那是一八一五年；我才二十一岁。那是一个可爱的时代！现在虽然已经过了六十年，时代仍然是可爱的、充满了幸福！在我年轻的时候，我们认为哥本哈根是一切城市中最大的城市。比起现在来，那时去哥本哈根一次就算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我的父母还想过了二十年以后再去看一次；我也得跟着同去。我们把这次旅行的计划谈论了好几年，现在这计划却真的要实现了！我觉得，一个完全不同的新生活快要开始；在某种意义上说，我的这种新生活也真的开始了。

“大家忙着缝东西和捆行李。当我们要动身的时候，的确，该有多少好朋友来送行啊！这是我们的一次伟大的旅行！在上午我们坐着爸爸和妈妈的‘荷尔斯坦’式的马车走出城来。我们在街上经过的时候，一直到我们走出圣雨尔根门为止，所有的熟人都在窗子里对我们点头。天气非常

晴和，鸟儿在唱着歌，一切都显得非常可爱。我们忘记了去纽堡是一段艰苦的长途旅行。我们到达的时候天已经黑了。邮车要到深夜才能到来，而船却要等它来了以后才开行。但是我们却上了船。我们面前是一望无际的平静的水。

“我们和着衣服躺下睡了。我早晨一醒来就走上甲板。雾非常大，两边岸上什么也看不见。我听到公鸡的叫声，同时也注意到太阳升上来了，钟声响起来了。我们来到了什么地方呢？雾已经消散了。事实上我们仍然停泊在纽堡附近。一股轻微的逆风整天不停地吹着。我们一下把帆掉向这边，一下把帆掉向那边，最后我总算是很幸运：在晚间刚过十一点钟的时候，我们到达了柯尔索尔。但是这十六海里的路程已经使我们花了二十二个钟头。

“走上陆地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是天却很黑了。灯光也不亮。一切对我说来都是生疏的，因为我除了奥登塞以外，什么别的地方也没有去过。

“‘柏格生就是在这儿出生的！’我的父亲说，‘比尔克纳①也在这儿住过。’

---

① 比尔克纳（Michsel Gottlieb Birkner，1756—1798）是一个为争取言论自由而斗争的人。

“这时我就觉得，这个充满了矮小房子的小城市立刻变得光明和伟大起来。我们同时也觉得非常高兴，我们的脚是踏着坚实的地面。这天晚上我睡不着；我想着自从前天离家以后我所看过和经历过的这许多东西。

“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得爬起来，因为在没有到达斯拉格尔斯以前，我们还有一条充满了陡坡和泥坑的坏路要走。在斯拉格尔斯另一边的一段路也并不比这条好。我们希望早点到达‘螃蟹酒家’；我们可以从这儿在当天到苏洛去。我们可以拜访一下‘磨坊主的爱弥尔’——我们就是这样称呼他的。是的，他就是你的外祖父，是我的去世的丈夫，是乡下的牧师。他那时在苏洛念书，刚刚考完第二次考试，而且通过了。

“我们在中午过后到达‘螃蟹酒家’。这是那时一个漂亮的地方，是全部旅程中一个最好的酒店，一个可爱的处所。是的，大家都得承认，它现在还是如此。卜兰别克太太是一个勤快的老板娘；店里所有的东西都象擦洗得非常干净的切肉桌一样。墙上挂着的玻璃镜框里镶着柏格生写给她的信。这很值得一看！对我说来，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

“接着我们就到苏洛去；我们遇见爱弥尔。我相信，他

看到我们非常高兴，就如我们看到他一样。他非常和蔼，也体贴人。我们同他一道去参观教堂；那里面有阿卜索伦①的坟墓和荷尔堡的棺材。我们看到古代僧人的刻字；我们在湖上划船到帕那萨斯②去。这是我记忆中最愉快的一个下午。我想，如果世界上有个什么地方可以写诗的话，这块地方一定是苏洛——处于安静而美丽的大自然中的苏洛。

“于是我们在月光下向着人们所谓的‘哲学家漫步处’走去。这是湖旁和水边的一条美丽的小径。它与通向‘螃蟹酒家’的大路相联结。爱弥尔一直陪着我们，跟我们一起吃饭。爸爸和妈妈发现他已经长成一个聪明的美男子了。他答应五天后就回到哥本哈根去，跟他的家里的人和我们同住一些时候。的确，现在圣灵降临节快到了。在苏洛和‘螃蟹酒家’的那些时刻，要算是我的一生中最美丽的珍珠。

“第二天早晨我们很早就动身了，因为到罗斯吉尔得去还得走好长一段路。我们必须及时到达那里才能看见主教堂，同时在当天晚上爸爸还要去看一位老同学。这都按计

---

① 这是丹麦一个有名的主教。

② 这是“苏洛书院”的一个花园。帕那萨斯是希腊的一个山名，在神话中是艺术之女神的住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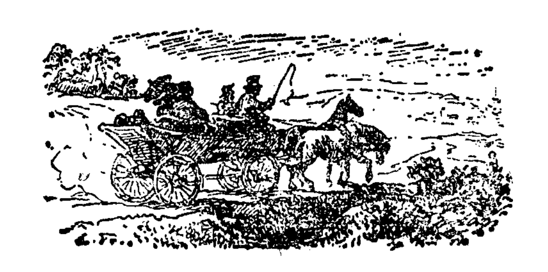
划作到了。我们这天晚上在罗斯吉尔得过夜；第二天——但是在吃中饭的时候——才回到哥本哈根，因为这段路程最不好，最不完整。从柯尔索尔到哥本哈根的旅程花了我们将近三天工夫。现在同样的旅程只要三个钟头就够了。

“这一串珍珠并没有变得比以前更昂贵:因为这是不可能的;不过串着这些珍珠的线现在却是又新又奇异。我跟爸爸妈妈在哥本哈根住了三个星期，而爱弥尔和我们在一起整整待了十八天。我们回到富恩岛上去的时候，他一直从哥本哈根陪着我们到柯尔索尔。在我们没有分手以前，我们就订婚了。所以现在你可以了解，我也把哥本哈根到柯尔索尔的这段路叫做一串珍珠。

“后来爱弥尔在阿森斯找到了一个职业,于是我们就结婚了。我们常常谈起到哥本哈根去的那次旅行，而且打算再去一次。但是很快你的母亲就出生了，接着她就有了弟弟和妹妹了。要照顾和关心的事情实在太多了。那时父亲升了职位,成为一个牧师。当然一切是非常愉快和幸福的。但是我们却再也没有机会到哥本哈根去了。不管我们怎样怀恋它和谈论它,我们一直没有再到那儿去过。现在我已经太老了,再也没有气力坐火车旅行了。不过我很喜欢火车。

火车是人间的一件宝贵东西;有了火车,你们就可以更快地回到我身边来!

“现在从奥登塞到哥本哈根,并不比我在年轻时从纽堡到哥本哈根远。现在你可以坐快车到意大利去,所花的时间跟我们到哥本哈根去差不多!是的,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虽然如此,我还是愿意坐下来,让别人去旅行,让别人来看我。但是你们却不要因为我坐着不动就笑我啦!我有一次更了不起的旅行在等着我;这跟你们的旅行不同,比你坐火车还要快。只要我们的上帝愿意,我将旅行到你们的外祖父那里去。等你们做完了工作,在这个幸福的世界上享受了你们的一生以后,我知道你们也会到我们那里去的。孩子,你们可以相信我,当我们谈起我们活在人间的日子的时候,我将也会在那儿说:‘从哥本哈根到柯尔索尔的确是一串珍珠!’”





笔和墨水壶

在一个诗人的房间里,有人看到桌上的墨水壶,说:“一个墨水壶所能产生的东西真是了不起！下一步可能是什么呢？是的，那一定是了不起的!”

“一点也不错,”墨水壶说。“那真是不可想象——我常常这样说！”它对那枝鹅毛笔和桌上其他能听见它的东西说。“我身上产生出来的东西该是多美妙呵!是的,这几乎叫人不相信!当人把笔伸进我身体里去的时候,我自己也不知

道，下一步我可以产生出什么东西。我只须拿出我的一滴就可以写半页字，记载一大堆东西。我的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我身上产生出所有的诗人的作品：人们以为自己所认识的那些生动的人、一切深沉的感情、幽默、大自然美丽的图画等。我自己也不理解，因为我不认识自然，但是它无疑地是存在于我身体里面的。从我的身体走出来的有：漂荡的人群、美丽的姑娘、骑着骏马的勇士、比尔 · 杜佛和吉斯丹 · 吉美尔①。是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坦白地说，我真想不到我会有什么东西拿出来。”

“你这话说得对！”鹅毛笔说。“你完全不用头脑，因为如果你用用头脑子的话，你就会了解，你只不过供给一点液体罢了。你流出水，好使我能把我心里的东西清楚地表达出来，真正在纸上写字的是笔呀！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一点。大多数的人对于诗的理解和一个老墨水壶差不了多少。”

“你的经验实在少得可怜！”墨水壶说。“用不到一个星

① 这是丹麦古城罗斯吉尔得的主教堂的钟上的两个人形。每到一点钟，比尔 · 杜佛（Per Døver）就敲起来；每到一刻钟，吉斯丹 · 吉美尔（Kirsten Kimer）就敲起来。



期，你就已经累得半死了。你幻想自己是一个诗人吗？你不过是一个用人罢了。在你没有来以前，我可是认识不少你这种人。你们有的是属于鹅毛①这个家族，有的是英国造

的！鹅毛笔和钢笔，我都打过交道！许多都为我服务过；当他——人——回来时，还有更多的会来为我服务，——他这个人代替我行动，写下他从我身上取出来的东西。我倒很想知道，他会先从我身上取出什么来。”

“墨水！”笔说。

晚上很迟的时候，诗人回来了。他去参加了一个音乐会，听了一位杰出提琴家的演奏，而且还被这美妙的艺术迷住了。这位音乐家在他的乐器上奏出惊人的丰富的调子：一会儿象滚珠似的水点，一会儿象在啾啾合唱的小鸟，一会儿象吹过枞树林的萧萧的风声。他觉得听到自己的心在哭泣，但是在和谐地哭泣，象一个女人的悦耳的声音一样。看样子不仅是琴弦在发出声音，而且是弦柱、甚至梢和共鸣盘在发出声音。这是一次很惊人的演奏！虽然乐谱不容易演奏，但是弓却轻松地在弦上来回滑动着，象游戏似的。你很可能以为任何人都可以拉它几下子。

提琴似乎自己在发出声音，弓也似乎自己在滑动——全部音乐似乎就是这两件东西奏出来的。人们忘记了那位

---

① 古时的笔是用鹅毛管做的。

掌握它们和给与它们生命与灵魂的艺术家。人们把这位艺术家忘掉了，但是这位诗人记得他，写下了他的名字，也写下了他的感想：

“提琴和弓只会吹嘘自己的成就，这是多么傻啊！然而我们人常常干这种傻事——诗人、艺人、科学发明家、将军。我们表现出自高自大，而我们大家却不过是上帝所演奏的乐器罢了。光荣应该属于他！我们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值得



骄傲。”

是的，诗人写下这样的话，作为寓言把它写下来了，并且把它题名为：艺术家和乐器。

“这是讲给你听的呀，太太！”当旁边没有别人的时候，笔这样对墨水壶说。“你没有听到他在高声朗诵我所写的东西么？”

“是的，这就是我交给你、让你写下的东西呀，”墨水壶说。“这正是对你自高自大的一种讽刺！别人挖苦你，你却不知道！我从心里向你射出一箭——当然我是知道我的恶意的！”

“你这个墨水罐子！”笔说。

“你这根笔杆子！”墨水壶也说。

它们各自都相信自己回击得很好，回击得漂亮。这种想法使得它们感到愉快——它们可以抱着这种愉快的心情去睡觉，而它们也就睡着了。不过那位诗人并没有睡去。他心里涌出许多思想，象提琴的调子，象滚动的珠子，象吹过森林的萧萧风声。他在这些思想中能够触觉到自己的心，能够看到永恒的造物主的一线光明。

光荣应该属于他！



墓里的孩子

屋子里充满了悲哀，每一颗心都充满了悲哀。一个四岁的孩子死去了。他是他爸爸妈妈唯一的儿子，是他们的欢乐和未来的希望。他的爸爸妈妈还有两个较大的女儿，

最大的那一个这一年就要受坚信礼了。她们都是可爱的好孩子,但是死去的孩子总是最心疼的孩子,何况他还是一个顶小的独生子呢？这真是一场大灾难。两个姐姐幼小的心灵已经悲哀到了极点;父亲的悲痛更使她们感到特别难过。父亲的腰已经弯了，妈妈也被这种空前的悲哀压倒了。她曾经日日夜夜忙着看护这个生病的孩子，照料他,抱着他,搂着他，觉得他已经成了她身体的一部分。她简直不能想象他已经死了,快要躺进棺材,被埋葬到坟墓里去。她认为上帝不可能把这个孩子从她的手中抢走。但事情居然发生了，而且成了千真万确的事实,所以她在剧烈的痛苦中说:

“上帝不知道这件事！他的那些在世上的仆人,有的真是没有一点良心;这些人随便处理事情,简直不听母亲们的祷告。”

她在痛苦中舍弃了上帝。她的心中涌现了阴暗的思想——她想到了死，永恒的死。她觉得人不过是尘土中的尘土,她这一生是完了。这种思想使她觉得自己无所倚靠;她陷入失望的无底深渊中去了。

当她苦痛到了极点的时候，连哭都哭不出来。她没有想到她还有年幼的女儿。她丈夫的眼泪滴到她的额上，但

是她没有看他。她一直在想那个死去了的孩子。她的整个生命和存在都沉浸在回忆中:回忆她的孩子,回忆他所讲过的每一句天真幼稚的话。

入葬的那一天终于到来了。在这以前她有许多夜晚没有睡过觉;但是天明的时候,她疲倦到了极点,所以就迷迷糊糊地睡去了。棺材就在这时候被抬到一间僻静的房子里。棺材盖就是在那儿钉上的,为的是怕她听见锤子的声音。

她一醒,就立刻爬起来,要去看孩子。她的丈夫含着眼泪说:

“我们已经把棺材钉上了——事情非这样办不可!”

“上帝既然对我这样残酷,”她大声说,“人们对我怎么会更好呢?”于是她呜咽地哭起来了。

棺材被抬到墓地里去了。这个无限悲痛的母亲跟她的两个女儿坐在一起。她望着她们,但是她的眼睛却没有看见她们,因为她的意识中已经再没有什么家庭了。悲哀控制了她整个的存在。悲哀冲击着她,正如大海冲击着一条失去了罗盘和舵的船一样。入葬的那一天就是这样过去的,接着是一长串同样单调和沉痛的日子。这悲哀的一家用湿润的眼睛和愁苦的目光望着她;她完全听不进他们安慰的

话语。的确，他们自己也悲痛极了，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她似乎不再知道睡眠是什么东西了。这时谁要能够使她的身体恢复过来,使她的灵魂得到休息,谁就可以说是她最好的朋友。大家劝她在床上躺一躺，她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好象睡着了似的。有一天晚上,她的丈夫静听着她的呼吸，深信她已经得到了休息和安慰。因此他就合着双手祈祷；于是渐渐地他自己就坠入昏沉的睡梦中去了。他没有注意到她已经起了床，穿上了衣服，并且轻轻地走出了屋子。她径直向她日夜思念着的那个地方——埋葬着她的孩子的那座坟墓——走去。她走过住宅的花园，走过田野——这儿有一条小路通向城外，她顺着这条小条一直走到教堂的墓地。谁也没有看到她，她也没有看到任何人。

这是一个美丽的、满天星斗的夜晚。空气仍然是温和的——这是九月初的天气。她走进教堂的墓地,一直走到一个小坟墓的近旁。这坟墓很象一个大花丛,正在散发着香气。她坐下来,对着坟墓低下头,她的眼光好象可以透过紧密的土层，看到心爱的孩子似的。她还能活生生地记起这孩子的微笑：她永远忘记不了孩子眼中的那种亲切的表情——甚至当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眼睛里还露出这种表情。每当

她弯下腰去，托起他那只无力举起的小手的时候，他的眼光好象在对她吐露无限的心事。她现在坐在他的坟旁，正如坐在他的摇篮边一样。不过她现在是在不停地流着眼泪。这些泪珠都落到了坟上。

“你是想到你的孩子那儿去吧！”她身旁有一个声音说。这是一个响亮而低沉的声音，直接打进了她的心坎。她抬起头来，看到旁边站着一个人。这人穿着一件宽大的丧服，头上低低地戴着一顶帽子；但是她能望见帽子下面的面孔。这是一个庄严的、但是足够使人信任的面孔。他的眼睛射出青春的光芒。



“到我的孩子那儿去？”她重复着这人的话。她的声音里流露出一种迫

切的祈求的调子。

“你敢跟着我去么?”这人影说。“我就是死神!”

她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于是她马上觉得上面的星星好象都射出了满月那样的光辉。她看到坟上有各式各样的花朵。土层象一块轻飘的幕布一样慢慢地、轻柔地向两边分开。她沉下去了,幽灵用他的黑丧服把她盖住。这是夜,死神的夜。她越沉越深，比教堂看守人的铲子所能挖到的地方还要深。教堂的墓地现在好象是盖在她头上的屋顶。

丧服有一边掀开了;她出现在一个庄严的大厅里面。这大厅向四面展开，呈现着一种欢迎的气氛。周围是一片黄昏的景色,但是正在这时候,她的孩子在她面前出现了。她紧紧地把他搂住,贴着自己的心口。他对她微笑,一个从来没有的这样美丽的微笑。她发出一声尖叫，但是没有人能听见,因为这时响起了一片悦耳的、响亮的音乐,一忽儿近,一忽儿远，一忽儿又象在她的身边。这样幸福的调子她的耳朵从来没有听到过。它来自那个大黑门帘的外边——那个把这个大厅和那伟大的、永恒的国度隔开的门帘。

“我亲爱的妈妈!生我养我的妈妈!”她听到她的孩子这样叫。

这声音是那么熟悉，那么亲热。她在无限的幸福中把他吻了又吻。孩子指着那个黑色的门帘。



“人世间不可能这样美丽！妈妈,你瞧！你仔细地瞧瞧这一切吧！这就是幸福呀!”

但母亲什么也没有看见。孩子所指的那块地方，除了黑夜以外，什么也没有。她用人间的眼睛，看不见这个被上帝亲自召去了的孩子所能看见的东西。她只能听见音乐的声调,但是分辨不出其中的字句——她应该相信的字句。

“妈妈，现在我可以飞了!”孩子说,“我要跟其他许多幸福的孩子一起飞到上帝那儿去。我急于想飞走,但是,当你哭着的时候,当你象现在这样哭着的时候,我就没有办法离开你了。我是多么想飞啊！我可以不可以飞走呢？亲爱的妈妈，不久你也可以到我这儿来了!”

“啊,不要飞吧!啊,不要飞吧!”她说。“待一会儿吧。我要再看你一次,再吻你一次,把你在我怀里再拥抱一次!”

于是她吻着他，紧紧地拥抱着他。这时上面有一个声音在喊着她的名字——这是一个哀悼的声音。这是什么意思呢?

“你听到没有?”孩子问。“那是爸爸在喊你。”

过了一会儿,又有一个深沉的叹息声飘来了,一个象是哭着的孩子发出来的叹息声。

“这是姐姐们的声音！”孩子说。“妈妈，你还没有忘记她们吧？”

于是她记起了她留在家里的那些孩子。她心里起了一阵恐怖。她向前面凝望。有许多人影飘浮过去了，其中有几个她似乎很熟悉。他们飘过死神的大厅，飘向那黑色的门帘，于是便不见了。难道她的丈夫，她的女儿也在这群幽灵中间吗？不，他们的喊声，他们的叹息，仍然是从上面飘来的：她为了死去的孩子几乎把他们忘记了。



“妈妈，天上的钟声已经响起来了！”孩子说。“妈妈，太阳要出来了！”

这时有一道强烈的光向她射来。孩子不见了，她被托到空中，周围是一片寒气。她抬起头来，发现自己是在教堂墓地里，儿子的坟墓边。当她做梦的时候，上帝来抚慰她，使她的理智发出光辉。她跪下来，

祈祷着说:

“我的上帝！请原谅我曾经想制止一个不灭的灵魂飞走，曾经忘掉了你留给我的对活人的责任!”

她说完这些话，心里似乎觉得轻松了许多。太阳出来了,一只小鸟在她的头上唱着歌,教堂的钟声正在召唤人们去做早祷。她的周围有一种神圣的气氛,她的心里也有一种神圣的感觉！她认识了上帝,她认识了她的责任,怀着渴望的心情急忙赶回家来。她向丈夫弯下腰,用温暖的、热烈的吻把他弄醒了。他们谈着知心和热情的话。她现在又变得坚强和温柔起来——象一个主妇所能做到的那样。她心中现在有一种充满了信心的力量。

“上帝的意旨总是最好的!”

她的丈夫问她:“你从什么地方得到这种力量——这种恬静的心情?”

她吻了他，还吻了她的孩子,

“我通过墓里的孩子，从上帝那儿得来的。”



两　只　公　鸡

从前有两只公鸡——一只在粪堆上,另一只在屋顶上。他们都是骄傲得不可一世。不过他们之中谁表现得最突出呢？请把你的意见讲出来吧……但是我们要保留我们的意见。养鸡场是用一个木栅栏和另外一个场子隔开的。那另外一个场子里有一个粪堆，上面长着一个大黄瓜。黄瓜充分了解，它是生长在温床里的一种植物。

“这是生来如此，”黄瓜自己心里想。“世上一切东西不会生下来就都是黄瓜；应该还有别种不同的东西才对！鸡啦，鸭啦，以及旁边那个场子里的动物，也都是生物。我现在就看见栅栏上有一只公鸡。比起那只高高在上的风信鸡来，他当然具有不同的重要性。那只风信鸡连叫都不会，更说不上啼！而且它既然没有母鸡，当然也就没有小鸡；它只是老想着自己，冒出一身铜绿！嗨，这只养鸡场上的公鸡，才算得上是一只公鸡哩！瞧他走路的那副样子，简直是跳舞！听他啼叫的那种声音，简直是音乐！他每到一个地方，人们就好象听到了喇叭似的！假如他到这儿来，把我连梗子和叶子一口吃掉，把我藏在他的身体里，那也算是一种很幸福的死吧！”黄瓜说。

晚间天气变得非常坏。母鸡、小鸡和公鸡都忙着找藏身的地方。这两个场子之间的栅栏被狂风吹垮了，发出很大的声响。瓦向下面飞，但是那只风信鸡仍然坐得稳如泰山。它连头也不掉一下，因为它的头掉不过来。它很年轻，是新近铸出来的，但是它却也很清醒和沉着。它是“生而老成持重的”，与天空中的翩翩飞鸟，如麻雀和燕子之类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它瞧不起这些东西，这些“身材渺小、

叽叽喳喳、平平凡凡的鸟儿”。鸽子是身材高大,光彩夺目,颇象珍珠母,同时样子也象某种风信鸡,不过他们却是又胖又呆，而他们心中所想的唯一事情是怎样装点东西到肚皮里面去。“此外，跟他们打交道是再讨厌不过的了,”风信鸡说。

许多路过的鸟儿来拜访这只风信鸡，告诉它一些关于外国、空中旅行队,以及许多猛鸟拦路抢劫的故事。这类事儿在头一次听来是新鲜有趣的,但是风信鸡后来知道,他们老是重复，老是讲着同样的事情。这是很单调的！他们是很单调的，一切都是单调的,谁都不值得来往,每个人都是呆板乏味。

“这个世界真是一文不值,”它说。“一切都是无聊之至!”

风信鸡变得所谓“烦”起来了。这种情况在黄瓜眼中看来——如果它知道的话——是非常有趣的。不过它只知道景仰养鸡场的这只公鸡，而不知他已经走进它的场子里，到它的身边来了。

栅栏已经垮了，但闪电和雷声却是过去了。

“你们对于那阵叫声有什么感想?”公鸡问他的母鸡和

小鸡。“那调子比较粗——缺乏艺术性。”

母鸡和小鸡都飞到那个粪堆上去。公鸡也走来，象一个骑士。

“你这菜园的植物啊！”他对黄瓜说这话的时候，它体会到了他很有文化修养，却没有想到他正在啄它，把它吃掉。



“幸福的死！”

接着母鸡来了，小鸡也来了。只要他们之中有一个开始跑，别的也就都跑起来。他们咯咯地叫着，唱着，朝这公鸡望。他们因为他而感到骄傲，觉得他是他们的族人。

“喔——喔——喔——嘟！”他啼起来。“只要我在世界

的养鸡场上叫一声，小鸡马上就长成大鸡。”

于是母鸡和小鸡就跟着他咯咯地叫和唱。

这时公鸡就告诉他们一个大消息：

“一个公鸡能够生蛋！你们知道这蛋里面有什么吗？在这蛋里面有一个蛇怪①。谁见到都会受不了的。人类都知道这件事。现在你们也知道了——知道了我身体里有什么东西，我是一只怎样杰出的公鸡！”

讲完以后，这只公鸡就拍拍翅膀，把鸡冠竖起来，又啼了一声。大家都震动了一下——包括所有的母鸡和小鸡。



① 这是指神话中的蛇（Basilisk），是由蛇从公鸡的蛋中孵出来的。它的呼吸和视线可以伤人。

不过他们同时又感到万分骄傲，觉得他们族人之中居然有这么一个杰出的人物。他们都咯咯地叫着，唱着，好叫那个风信鸡听到。它当然听到了，但是它一点也不动。

“这真是无聊之至！”风信鸡心里说。“养鸡场里的公鸡是从来不生蛋的，而我自己呢，我懒得生蛋。如果我高兴的话，我可以生风蛋！但是这个世界不配有一个风蛋！一切真是无聊之至！现在我连坐在这儿也不愿意了。”

因此风信鸡就倒下来了。但是它并没有压死养鸡场上的那只公鸡，“虽然它有这个意图！”母鸡们说。这故事的教训是什么呢？

“与其变得烦而倒下来，倒不如啼几声为好。”



“美”

雕刻家阿尔夫勒得——是的，你认识他吧？我们都认识他。他获得了金质奖章，到意大利去旅行过，然后又回到家里来。那时他很年轻。事实上，他现在仍然很年轻，虽然已经大了十岁了。

他回家以后，又到瑟兰岛上的一个小市镇上去游览过。

镇上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位来客，知道他是谁。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甚至还为他开过一次宴会。一切有地位和有财产的人都被请来作陪。这真是一件大事情，全镇的人不须打鼓通知就都知道。学徒和穷人的孩子，还有他们几个人的爸爸和妈妈，都跑到门外来，望着那些拉下的、映着灯光的窗帘子。守夜人可以认为这个宴会是他举办的，因为他管辖的这条街上的居民来得特别多。处处是一片欢乐的景象。当然屋子里也是欢乐的，因为雕刻家阿尔夫勒得就在里面。

他谈语，讲故事。大家满怀热忱、高高兴兴地听他讲，但是谁的热忱也比不上一位官员的寡妇。就阿尔夫勒得先生说来，她简直象一张灰色的空白吸墨纸。所有的话她立刻就吸进去了，而且要求多吸一些。她是高度地敏感，出乎意外的无知——她是一种女性的加斯伯·好塞尔①。

“我真想去看看罗马！”她说。“它经常有那么多的游

---

① 加斯伯·好塞尔（Caspar Hauser，1812—1833）是一个神秘的德国孤儿。人们传说他出身于贵族，甚至皇族，因此许多要人信以为真，和他交往。他骄傲自满，许多人都受了他的骗。德国作家瓦塞曼（Jakob Wassermann，1873—1934）曾写过一部关于他的长篇小说《加斯伯·好塞尔》。

客，一定是一个了不起的城市。请讲点罗马的事情给我们听听吧！当您从城门走进去的时候，这个城市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要描写出来可不太容易！”年轻的雕刻家说。“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中央有一个方尖石塔。这塔有四千年的历史。”

“一位风琴师！”这位太太大叫一声，因为她从来没有听到过“方尖石塔”①这个字。

有些客人几乎要笑起来。雕刻家也是一样，但是他的笑一来到嘴唇边就消逝了，因为他看到有一对深蓝色大眼睛紧对着这位太太。这就是刚才讲话的太太的女儿。一个人有这样的女儿决不会是一个糊涂虫。妈妈很象一个专门冒出问话的喷泉，但女儿则是静静地听着，类似一个美丽的、泉水之女神。她是多么可爱啊！她是一个雕刻家应该静看、但是不应该与之交谈的人。事实上她很沉默，话讲得非

---

① 方尖石塔的原文是 obelisk。这是古代埃及人在庙门口竖立的一种四方形的尖顶的石柱。后来罗马人搬运了几根到罗马。北欧根本没有这种东西，因此这位太太把 obelisk 这个字听成了 organist（风琴师）。这两个字的发音虽然有些相近，但意思完全不同。

常少。

“教皇的家庭很大吗?”太太问。

年轻人仿佛觉得这句话的提法不妥当，答说:“他不是一个有大家庭的人!”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太太说。“我的意思是说:他有太太和孩子吗?”

“教皇是不能结婚的呀!”他回答说。

“这个我不赞成!”太太说。

她可能作出比这还要聪明的发问和谈话。但是如果她没有象刚才那样,发出这样的问题和讲出这样的话,也许就是因为她的女儿在靠着她的肩、发出那样略带忧郁的微笑吧?

阿尔夫勒得先生谈论起来。他谈论着：意大利的色彩是多么美，山是多么紫,地中海是多么绿,南方的天是多么蓝——这种美只有北国的姑娘的蓝眼珠可以超过。他的这句话是有所为而发的，但是应该懂得这话的她却一点也没有现出懂的样子。这也可以算是“美”吧!

“意大利!”有几个人叹了一口气。“旅行!”另外几个人也叹了一口气。“美！美!”

“嗯,如果我中了五万块钱的彩,”寡妇说,“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旅行了！我和我的女儿。还有你,阿尔夫勒得先生,你可以当我们的向导！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去旅行！我们还可以带一两个好朋友同去！”于是她对所有在场的人和和气气地点了点头,弄得每个人都胡思乱想,以为自己会被请去旅行。“我们都到意大利去！但是有强盗的地方可不能去。我们将待在罗马，只是到安全的公路上去看一看。”

女儿轻微地叹了一口气。一声轻微的叹息可能包含着许多意义，或被解释出许多意义啊！这位年轻人发现它里面的意义特别深长。她的这双蓝眼睛今晚特别为他而发亮；这双眼睛里一定蕴藏着比豪华的罗马更宝贵的内心和灵魂的美。当她离开宴会的时候，他完全被迷住了——被这个年轻的姑娘迷住了。

寡妇的住所现在成了雕刻家阿尔夫勒得先生最常去的地方。人们可以看得出来,他并不是专诚去拜访妈妈的,虽然他谈起话来总是和妈妈在一起。他是为了那个小姐才去的。大家把她叫做珈拉。她的真名字叫做珈伦·玛丽妮。这两个字省写起来就成了珈拉。她非常美丽,但是有人说她很迟钝。她喜欢在早晨睡睡懒觉。

“这是她在小时候养成的习惯!”妈妈说,“她是象维纳斯一样美丽;一个美人是容易疲倦的。她喜欢多睡一会儿,正因为如此,她的眼睛才显得那么亮。”

这对清亮的眼睛——这象海一样蓝的水！这深不见底的静静的水！——该是有多大的魔力啊！年轻人现在感觉到了这一点:他已经深深地坠入水底。他在不停地谈;妈妈在不停地问一些天真的、索然无味的问题——他们初次见面时她已经问过的一些问题。

听阿尔夫勒得先生谈话是一桩愉快的事情。他谈起那不勒斯，谈起在维苏威火山上的漫游。他还拿出几张描绘火山爆发的彩色画片。寡妇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事情,连想都没有想到过。

“上天保佑!”她说,“那原来是一座喷火的山！住在那儿的人不会受伤么?”

“整个城市都被毁灭了呢!”他回答说。“庞贝和赫库兰尼姆①就是这样!”

“那些人真是不幸！你亲眼看见过那些事情吗?”

① 这是两个在公元七九年八月被维苏威火山喷发时毁掉的古城。

“没有。这些画片上画的火山爆发,我一次也没有看见过。不过我可以亲自画一张爆发的情景给您看——这是我亲眼看到的。”

他拿出一张铅笔画的速写。妈妈一直在坐着细看那几张鲜艳的彩色画。但她一看到铅笔素描就惊奇地大叫一声:

“你居然看到它喷出白火!”

有一忽儿工夫,阿尔夫勒得先生对妈妈的尊敬似乎消逝了;不过他马上从珈拉的闪光中理解到,她的妈妈没有色彩的感觉。这也没有什么关系。她有最好和最美的东西:她有珈拉。

阿尔夫勒得终于和珈拉订婚了。这是很自然的。订婚的消息在镇上的报纸上登出来了。妈妈把报纸买了三十份,因为她要把这消息剪下来,送给她的朋友和熟人。这对订婚的恋人是非常幸福的,丈母娘也是如此——她觉得好象是跟多瓦尔生有了亲戚关系似的。

“无论如何,你将是他的继承人!”她说。

阿尔夫勒得觉得她这次倒说了一句聪明话。珈拉什么也没有说,不过她的眼睛在闪着光,她的嘴角上飘着一个

微笑——她的每一个动作都是可爱的。是的，她是美丽的，但是这句话不能老是重复着说。

阿尔夫勒得为珈拉和丈母娘塑造了一个半身像。她们坐着让他观察，同时望着他怎样用手指塑造和修整柔软的泥土。



“我想这次你是因为我们才做这种琐细的工作，”丈母娘说，“才不让你的用人插手的。”

“我必须亲自使用泥土才能造像！”他说。

“是的，你的礼貌永远是非常周到！”妈妈说。这时珈拉

把他有泥巴的手紧握了一下。

于是他在这件创作中把大自然的美揭露给她们两人看,同时解释着活的东西是怎样高于死的东西,植物是怎样高于矿物，动物是怎样高于植物,人是怎样高于禽兽,精神和美是怎样由形式所表达，一个雕刻师的任务是怎样用具体的形象把这种美表现出来。

珈拉坐着一句话也不讲,只对他的这种思想点头。丈母娘很坦白地说:

“这一套理论很不容易懂！不过我是在跟着你的思想摸索前进。你的思想在打旋转，但是我要紧钉着它不放。”

同时“美”却钉着他不放，充满了他的整个精神世界，征服了他，控制住了他的全身。“美”从珈拉的形态内放射出来，从她的眼睛里,从她的嘴角旁,甚至从她的手指的动作中放射出来。阿尔夫勒得坦白地把这话讲出来了，而且他,作为一个雕刻家,也能体会这话的意义。他只是谈论着她,想着她,一直到他的思想和言论完全统一起来。因为他总是经常谈论着她，所以她也经常谈论着他。

这是订婚期间的事情。现在结婚的日子到了。伴娘和

礼物都齐全——这在结婚的演辞中已提到了。

在新娘的屋子里，丈母娘在桌子的一端放了一尊半身像。这是多瓦尔生穿着便服的半身像。他应该也是一个客人——这是她的意思。大家唱歌，大家干杯，因为这是一个愉快的婚礼，而新婚夫妇也是一对美丽的人儿。有一支歌唱着："皮格马利翁得到了珈拉苔娅①"。

"这是神话里的一个故事！"丈母娘说。

第二天，这对年轻夫妇搬到哥本哈根去，因为他们将要在那儿住下来。丈母娘也跟着同去，为的是要照顾他们——这也就是说：为他们管家。珈拉将要过着少奶奶的日子②。一切是新鲜、美好和幸福的！他们三个人住在一所房子里。至于阿尔夫勒得，我们可以引用一句成语来描写他的处境：他象坐在鹅窠里的一位主教。

形态的魔力把他迷惑住了。他看到了一只箱子，但是却没有看到箱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这是一件不幸，而

---

① 据希腊神话，塞浦路斯的国王皮格马利翁（Pygmalion）用象牙雕刻出一尊美女像，结果他爱上了这尊像。爱情之女神维纳斯因此在这尊像上吹了一口仙气，使她有了生命。她的名字是珈拉苔娅（Galathea）。

② 原文是："将要住在玩偶之家里"（sidde i dukkesktab），这是北欧的一句成语，请参看易卜生的剧本《玩偶之家》。

在结婚的生活中这要算是一件绝大的不幸。如果箱子一旦裂开了,它上面的金褪掉了,买它的人一定要后悔不该做这桩交易的。在一个大宴会中，如果一个人发现自己吊带上的扣子落掉了、却没有裤带可以应急,他一定会感到狼狈不堪的。不过更糟糕的是：你在一个大宴会中发现你的妻子和丈母娘专门讲些无聊的傻话，而你一时又找不出聪明的办法把这些傻话遮掩过去。

这对年轻夫妇常常手握着手坐着。他谈论着，她偶尔之间吐出个把字眼——老是那么一个同样的声调，老是象钟一样敲两三下。只有当他们的一个朋友苏菲来拜访的时候，他的精神才算是得到一点解放。

苏菲不是太漂亮。她的身体当然也没有什么缺陷。珈拉说她的背有点驼，但是这只有女朋友才看得出来。她是一个头脑冷静的女子，她一点也没有想到自己在这家里可能是一个危险人物。她在这个玩偶之家里等于一股新鲜的空气，而新鲜的空气大家都认为是必需的。他们需要更多的新鲜空气，因此就走到新鲜空气中去。丈母娘和这新婚的一对到意大利去旅行。

“感谢上帝，我们又回到自己的家里来了!”一年以后

妈妈和女儿跟阿尔夫勒得回到家里来时说。

“旅行一点意思也没有!”丈母娘说。“旅行真叫人感到腻味!请原谅我说这样的话。虽然我带着我的孩子在一起,我还是感到腻味。而且旅行费钱，太费了！你得去参观所有的画室,你得去看一切的东西！当你回到家来、别人问起你的时候,你简直没有别的办法回答！别人会告诉你,哪些是最美的东西，哪些东西你忘记看了。那些千篇一律的圣母像我真看厌了，我差不多自己都要变成圣母了。”

“而且那里的饮食才糟呢!”珈拉说。

“连一碗真正的肉汤都没有!”妈妈说。“他们做菜的手艺也真够糟!”

珈拉对于旅行感到厌倦了。她老是感到疲倦——这是最糟糕的事儿。苏菲来和他们住在一起；这对他们说来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丈母娘说:“你得承认，苏菲既精于管家,也懂得艺术。就她的家世来说，这是很不容易的。此外,她非常正派,绝对可靠。这一点,当珈拉躺在病床上、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苏菲表现得特别明显。”

如果箱子真正是一只好箱子的话，那么它就应该很结

实，否则它就应该完事。这箱子现在真的算完事了——珈拉死了。

“她是那么美!”妈妈说。“她跟古董完全不同，因为古董没有一件是完整的！珈拉是完整的——‘美’就应该是这样。”

阿尔夫勒得哭起来，妈妈也哭起来。他们两人都穿上丧服。她穿起丧服很好看,所以她一直穿着丧服,穿了很久。于是另一件悲痛的事情接上来了:阿尔夫勒得又结婚了。他跟苏菲结婚了；她的外表并不动人。

“他走向另一个极端!”丈母娘说，“他从最美走向最丑。他居然能把头一个妻子忘掉。男人真是靠不住。不过我的丈夫完全不是这样！他比我死得早。”

“皮格马利翁得到了珈拉苔娅!”阿尔夫勒得说。“是的，这是结婚曲中的话。我也对一尊美丽的塑像发生了爱情——它在我的怀抱中获得了生命。不过灵魂是上帝送给我们的一个安琪儿；他安慰我们,同情我们,使我们有高超的感觉;而这尊塑像的灵魂我现在才第一次发现和得到。苏菲！你并没有带着美丽的形体和光彩到我身边来——但是你已经够好了，你的美已经超过了必需的程度！主要的东

西究竟还是主要的东西！你的到来教育了一个雕刻家。他的作品不过是泥土和灰尘；我们应该追寻那蕴藏在它内部的精神。可怜的珈拉！我们的一生不过是象一次旅行罢了！在天上，我们将通过彼此的同情聚集在一起，那时我们可能彼此达到一半的认识吧。”

“这话说得不太和善！”苏菲说。“这不象一个基督徒说的话！在天上人们是不结婚的；不过正如你说的一样，在那上边，灵魂通过彼此的同情而碰到一起，一切美的东西都在发展和提高，她的灵魂可能变得完美无缺，甚至比我的还要完美。那时——那时你将又会发生你在第一次恋爱时的那种赞叹声：美呀！美呀！”

沙丘的故事

这是尤兰岛许多沙丘上的一个故事，不过它不是在那里开始的，唉，是在遥远的、南方的西班牙发生的。海是国与国之间的公路——请你想象你已经到了那里，到了西班牙吧！那儿是温暖的，那儿是美丽的；那儿火红的石榴花在浓密的月桂树之间开着。一股清凉的风从山上吹下来，吹到橙子园里，吹到摩尔人的有金色圆顶和彩色墙壁的辉煌的大殿上①。孩子们举着蜡烛和飘荡的旗帜，在街道上游行；高阔的青天在他们的头上闪着明亮的星星。处处升起一片歌声和响板声，年轻的男女在槐花盛开的槐树下跳舞，而乞丐则坐在雕花的大理石上吃着水汪汪的西瓜，然后在昏睡中把日子打发过去。这一切就象一个美丽的梦一样！日子就是这样地过去了……是的，一对新婚夫妇就是这样；此外，他们享受着人世间一切美好的东西：健康和愉快的心情、财富和尊荣。

“我们快乐得不能再快乐了！”他们的心的深处这样说。

不过他们的幸福还可以再前进一步,而这也是可能的,只要上帝能赐给他们一个孩子——在精神和外貌上象他们的一个孩子。

他们将会以最大的愉快来迎接这个幸福的孩子，用最大的关怀和爱来抚养他;他将能享受到一个有声望、有财富的家族所能供给的一切好处。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象一个节日。

“生活象一件充满了爱的、大得不可想象的礼物!”年轻的妻子说,“圆满的幸福只有在死后的生活中才能不断地发展！我不理解这种思想。”

“这无疑地也是人类的一种狂妄的表现!”丈夫说。“有人相信人可以象上帝那样永恒地活下去——这种思想，归根结底,是一种自大狂。这也就是那条蛇②——谎骗的祖宗——说的话!”

① 指清真寺，因为非洲信仰伊斯兰教的摩尔人在第八世纪曾经征服过西班牙。

② 据希伯来人的神话，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天国里过着快乐的生活。因为受了蛇的教唆，夏娃和亚当吃了知识之果，以为这样就可以跟神一样聪明。结果两人都被上帝驱出了天国。见《圣经 · 旧约全书 · 创世记》第三章。

“你对于死后的生活不会有什么怀疑的吧?”年轻的妻子说。看样子,在她光明的思想领域中,现在第一次飘来了一个阴影。

“牧师们说过,只有信心能保证死后的生活!”年轻人回答说。“不过在我的幸福之中，我觉得,同时也认识到,如果我们还要求有死后的生活——永恒的幸福——那么我们就未免太大胆，太狂妄了。我们在此生中所得到的东西还少么？我们对于此生应当、而且必须感到满意。”

“是的,我们得到了许多东西,”年轻的妻子说。“但是对于成千成万的人说来,此生不是一个很艰苦的考验吗?多少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不就是专门为了得到穷困、羞辱、疾病和不幸么？不,如果此生以后再没有生活,那么世界上的一切东西就分配得太不平均，上天也就太不公正了。”

“街上的那个乞丐有他自己的快乐；他的快乐对他说来，并不亚于住在华丽的皇宫里的国王。”年轻的丈夫说，“难道你觉得那劳苦的牲口,天天挨打挨饿,一直累到死,它能够感觉到自己生命的痛苦么？难道它也会要求一个未来的生活,也会说上帝的安排不公平,没有把它列入高等动物之中吗?”

“基督说过，天国里有许多房间，”年轻的妻子回答说。“天国是没有边际的，上帝的爱也是没有边际的！哑巴动物也是一种生物呀！我相信，没有什么生命会被忘记：每个生命都会得到自己可以享受的、适宜于自己的一份幸福。”



“不过我觉得，这世界已经足够使我感到满意了！”丈夫说。于是他就伸出双臂来，拥抱着他美丽的、温存的妻子。于是他就在这开朗的阳台上抽一支香烟。这儿凉爽的空气中充满了橙子和石竹花的香味。音乐声和响板声从街上飘来；星星在上面照着。一对充满了爱情的眼睛——他的妻子的

眼睛——带着一种不灭的爱情的光，在凝视着他。

“这样的一忽间,”他说,“使得生命的出世、生命的享受和它的灭亡都有价值。”于是他就微笑起来。妻子举起手，作出一个温和的责备的姿势。那阵阴影又不见了；他们是太幸福了。

一切都似乎是为他们而安排的,使他们能享受荣誉、幸福和快乐。后来生活有了一点变动，但这只不过是地点的变动罢了，丝毫也不影响他们享受生活的幸福和快乐。年轻人被国王派到俄罗斯的宫廷去当大使。这是一个光荣的职位，与他的出身和学问都相称。他有巨大的资财，他的妻子更带来了与他同样多的财富,因为她是一个富有的、有地位的商人的女儿。这一年，这位商人恰巧有一条最大最美的船要开到斯德哥尔摩去；这条船将要把这对亲爱的年轻人——女儿和女婿——送到圣彼得堡去。船上布置得非常华丽——脚下铺的是柔软的地毯，四周是丝织物和奢侈品。

每个丹麦人都会唱一支很古老的战歌,叫做《英国的王子》。王子也是乘着一条华丽的船:它的锚镶着赤金,每根缆索里夹着生丝。当你看到这条从西班牙开出的船的时候,你

一定也会想到那条船，因为那条船同样豪华，也充满了同样的离愁别绪：

愿上帝祝福我们在快乐中团聚。

顺风轻快地从西班牙的海岸吹过来，别离只不过是暂时的事情，因为几个星期以后，他们就会到达目的地。不过当他们来到海面上的时候，风就停了。海是平静而光滑的，水在发出亮光，天上的星星也在发出亮光。华贵的船舱里每晚都充满了宴乐的气氛。

最后，旅人们开始盼望有风吹来，盼望有一股清凉的顺风。但是风却没有吹来。当它吹起来的时候，却朝着相反的方向吹。许多星期这样过去了，甚至两个月也过去了。最后，好风算是吹起来了，它是从西南方吹来的。他们是在苏格兰和尤兰之间航行着。正如在《英国的王子》那支古老的歌中说的一样，风越吹越大：

它吹起一阵暴风雨，云块非常阴暗，

陆地和隐蔽处所都无法找到，

于是他们只好抛出他们的锚，

但是风向西吹，直吹到丹麦的海岸。

从此以后，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国王克利斯蒂安七世坐上了丹麦的王位；他那时还是一个年轻人。从那时起，有许多事情发生了，有许多东西改变了，或者已经改变过了。海和沼泽地变成了茂盛的草原；荒地变成了耕地。在西尤兰的那些茅屋的掩蔽下，苹果树和玫瑰花生出来了。自然，你得仔细看才能发现它们，因为它们为了避免刺骨的西风，都藏起来了。

在这个地方人们很可能以为回到了远古时代里去——比克利斯蒂安七世统治的时代还要远。现在的尤兰仍然和那时一样，它深黄色的荒地，它的古冢，它的海市蜃楼和它的一些交叉的、多沙的、高低不平的道路，向天际展开去。朝西走，许多河流向海湾流去，扩展成为沼泽地和草原。环绕着它们的一片沙丘，象峰峦起伏的阿尔卑斯山脉一样，耸立在海的周围，只有那些粘土形成的高高的海岸线才把它们切断。浪涛每年在这儿咬去几口，使得那些悬崖绝壁下塌，好象被地震摇撼过一次似的。它现在是这样；在许多年以

前，当那幸福的一对乘着华丽的船在它沿岸航行的时候，它也是这样。

那是九月的最后的一天——一个星期天，一个阳光很好的一天。教堂的钟声，象一连串音乐似地，向尼松湾沿岸飘来。这儿所有的教堂全象整齐的巨石，而每一个教堂就是一个石块。西海可以在它们上面滚过去，但它们仍然可以屹立不动。这些教堂大多数都没有尖塔；钟总是悬在空中的两根横木之间。礼拜做完以后，信徒们就走出上帝的屋子，到教堂的墓地里去。在那个时候，正象现在一样，一棵树，一个灌木林也没有。这儿没有人种过一株花；坟墓上也没有人放过一个花圈。粗陋的土丘就说明是埋葬死人的处所。整个墓地上只有被风吹得零乱的荒草。各处偶尔有一个纪念物从墓里露出来：它是一块半朽的木头，曾经做成一个类似棺材的东西。这块木头是从西部的森林——大海——里运来的。大海为这些沿岸的居民生长出大梁和板子，把它们象柴火一样漂到岸上来；风和浪涛很快就腐蚀掉这些木块。一个小孩子的墓上就有这样一个木块；从教堂里走出的女人中有一位就向它走去。她站着不动，呆呆地望着这块半朽的纪念物。不一会儿，她的丈夫也来了。他们一句话

也没有讲。他挽着她的手,离开这座坟墓,一同走过那深黄色的荒地,走过沼泽地,走过那些沙丘。他们沉默地走了很久。

“今天牧师的讲道很不错,”丈夫说。“如果我们没有上帝，我们就什么也没有了。”

“是的,”妻子回答说。“他给我们快乐，也给我们悲愁，而他是有这种权利给我们的！到明天，我们亲爱的孩子就有五周岁了——如果上帝准许我们保留住他的话。”

“不要这样苦痛吧,那不会有什么好处的。”丈夫说。“他现在一切都好！他现在所在的地方，正是我们希望去的地方。”

他们没有再说什么别的话,只是继续向前走,回到他们在沙丘之间的屋子里去。忽然间,在一个沙丘旁,在一个没有海水挡住的流沙的地带，升起了一股浓烟。这是一阵吹进沙丘的狂风，向空中卷起了许多细沙。接着又扫过来另一阵风，它使挂在绳子上的鱼乱打着屋子的墙。于是一切又变得沉寂，太阳射出炽热的光。

丈夫和妻子走进屋子里去，立刻换下星期日穿的整齐的衣服，然后他们急忙向那沙丘走去。这些沙丘象忽然停

止了波动的浪涛。海草的淡蓝色的梗子和沙草把白沙染成种种颜色。有好几个邻居来一同把许多船只拖到沙上更高的地方。风吹得更厉害。天气冷得刺骨；当他们再回到沙丘间来的时候,沙和小尖石子向他们的脸上打来。浪涛卷起白色的泡沫，而风却把浪头截断，使泡沫向四周飞溅。

黑夜到来了。空中充满了一种时刻在扩大的呼啸。它哀鸣着,号叫着,好象一群失望的精灵要淹没一切浪涛的声音——虽然渔人的茅屋就紧贴在近旁。沙子在窗玻璃上敲打。忽然，一股暴风袭来，把整个房子都撼动了。天是黑的，但是到半夜的时候，月亮就要升起来了。

空中很晴朗,但是风暴仍然来势汹汹,扫着这深沉的大海。渔人们早已上床了,但在这样的天气中,要合上眼睛是不可能的。不一会儿，他们就听到有人在窗子上敲。门打开了，一个声音说：

“有一条大船在最远的那个沙滩上搁浅了！”

渔人们立刻跳下床来，穿好衣服。

月亮已经升起来了。月光亮得足够使人看见东西——只要他们能在风沙中睁开眼睛。风真是够猛烈的；人们简直可以被它刮起来。人们得费很大的气力才能在阵风的间歇间



爬过那些沙丘。咸味的浪花象羽毛似地从海里向空中飞舞，而海里的波涛则象喧闹的瀑布似地向海滩上冲击。只有富有经验的眼睛才能看出海面上的那只船。这是一只漂亮的二桅船。巨浪把它簸出了平时航道的半海里以外，把它送到一个沙滩上去。它在向陆地行驶，但马上又撞着第二个沙滩，搁了浅，不能移动。要救它是不可能的了。海水非常狂暴，打着船身，扫着甲板。岸上的人似乎听到了痛苦的叫声，临死时的呼喊。人们可以看到船员们的忙碌而无益的努力。这时有一股巨浪袭来；它象一块毁灭性的石头，向牙樯打去，接着就把它折断，于是船尾就高高地翘在水上。两个人同时跳进海里，不见了——这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一股巨浪向沙丘滚来，把一个尸体卷到岸上。这是一个女人，看样子已经死了；不过有几个妇女翻动她时觉得她还有生命

的气息，因此就把她抬过沙丘,送到一个渔人的屋子里去。她是多么美丽啊！她一定是一个高贵的妇人。



大家把她放在一张简陋的床上，上面连一寸被单都没有，只有一条足够裹着她的身躯的毛毯。这已经很温暖了。

生命又回到她身上来了,但是她在发烧;她一点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这样倒也很好，因为她喜爱的东西现在都被埋葬在海底了。正如《英国的王子》中的那支歌一样，这条船也是:

这情景真使人感到悲哀,

这条船全部都成了碎片。

船的某些残骸和碎片漂到岸上来；她算是它们中间唯一的生物。风仍然在岸上呼啸。她休息了不到几分钟就开始痛苦地叫喊起来。她睁开一对美丽的眼睛，讲了几句话——但是谁也无法听懂。

作为她所受的苦痛和悲哀的报偿，现在她怀里抱着一个新生的婴儿——一个应该在豪华的公馆里、睡在绸帐子围着的华美的床上的婴儿。他应该到欢乐中去，到拥有世界上一切美好东西的生活中去。但是上帝却叫他生在一个卑微的角落里；他甚至于还没有得到母亲的一吻。

渔人的妻子把孩子放到他母亲的怀里。他躺在一颗停止了搏动的心上,因为她已经死了。这孩子本来应该在幸福和豪华中长大的;但是却来到了这个被海水冲洗着的、位置在沙丘之间的人世，分担着穷人的命运和艰难的日子。

这时我们不禁又要记起那支古老的歌:

眼泪在王子的脸上滚滚地流，

我来到波乌堡，愿上帝保佑！

但现在我来得恰好不是时候;
假如我来到布格老爷的领地,
我就不会为男子或骑士所欺。

船搁浅的地方是在尼松湾南边，在布格老爷曾经宣称为自己的领地的那个海滩上。据传说,沿岸的居民常常对遭难船上的人做出坏事，不过这样艰难和黑暗的日子早已经过去了。遭难的人现在可以得到温暖、同情和帮助,我们的这个时代也应该有这种高尚的行为。这位垂死的母亲和不幸的孩子,不管“风把他们吹到什么地方”,总会得到保护和救助的。不过，在任何别的地方，他们不会得到比在这渔妇的家里更热诚的照顾。这个渔妇昨天还带着一颗沉重的心，站在埋葬着她儿子的墓旁。如果上帝把这孩子留给她的话，那么他现在就应该有五岁了。

谁也不知道这位死去的少妇是谁，或是从什么地方来的。那只破船的残骸和碎片在这点上说明不了任何问题。

在西班牙的那个豪富之家，一直没有收到关于他们女儿和女婿的信件或消息。这两个人没有到达他们的目的地;过去几星期一直起着猛烈的风暴。大家等了好几个月:

"沉入海里——全部牺牲"。他们知道这一点。

可是在胡斯埠的沙丘旁边,在渔人的茅屋里,他们现在有了一个小小的男孩。

当上天给两个人粮食吃的时候，第三个人也可以吃到一点。海所能供给饥饿的人吃的鱼并不是只有一碗。这孩子有了一个名字：雨尔根。

"他一定是一个犹太人的孩子,"人们说,"他长得那么黑!"

"他可能是一个意大利人或西班牙人!①"牧师说。

不过,对那个渔妇说来,这三个民族都是一样的。这个孩子能受到基督教的洗礼，已经够使她高兴了。孩子长得很好。他的贵族的血液是温暖的；家常的饮食把他养成为



① 意大利人和西班牙人住在较热的南欧，皮肤较一般欧洲人黑。

一个强壮的人。他在这个卑微的茅屋里长得很快。西岸的人所讲的丹麦方言成了他的语言。西班牙土地上一棵石榴树的种子,成了西尤兰海岸上的一棵耐寒的植物。一个人的命运可能就是这样!他整个生命的根深深地扎在这个家里。他将会体验到寒冷和饥饿，体验到那些卑微的人们的不幸和痛苦，但是他也会尝到穷人们的快乐。

童年时代对任何人都有它快乐的一面；这个阶段的记忆永远会在生活中发出光辉。他的童年该是充满了多少快乐和玩耍啊!许多英里长的海岸上全都是可以玩耍的东西:卵石拼成的一片图案——象珊瑚一样红,象琥珀一样黄,象鸟蛋一样白,五光十色,由海水送来,又由海水磨光。还有漂白了的鱼骨,风吹干了的水生植物,白色的、发光的、在石头之间飘动着的、象布条般的海草——这一切都使眼睛和心神得到愉快和娱乐。潜藏在这孩子身上的非凡的才智,现在都活跃起来了。他能记住的故事和诗歌真是不少！他的手脚也非常灵巧:他可以用石子和贝壳拼成完整的图画和船;他用这些东西来装饰房间。他的养母说,他可以把他的思想在一根木棍上奇妙地刻绘出来,虽然他的年纪还是那么小!他的声音很悦耳;他的嘴一动就能唱出各种不同的歌调。他

的心里张着许多琴弦:如果他生在别的地方、而不是生在北海旁一个渔人家的话，这些歌调可能流传到整个世界。

有一天，另外一条船在这儿遇了难。一个装着许多稀有的花根的匣子漂到岸上来了。有人取出几根，放在菜罐里,因为人们以为这是可以吃的东西;另外有些则被扔在沙上,枯萎了。它们没有完成它们的任务,没有把藏在身上的那些美丽的色彩开放出来。雨尔根的命运会比这好一些吗?花根的生命很快就完结了，但是他的还不过是刚开始。

他和他的一些朋友从来没有想到日子过得多么孤独和单调,因为他们要玩的东西、要听的东西和要看的东西是那么多。海就象一本大的教科书。它每天翻开新的一页：一忽儿平静,一忽儿涨潮,一忽儿清凉,一忽儿狂暴,它的顶点是船只的遇难。做礼拜是欢乐拜访的场合。不过，在渔人的家里，有一种拜访是特别受欢迎的。这种拜访一年只有两次：那就是雨尔根养母的弟弟的拜访。他住在波乌堡附近的菲亚尔特令，是一个养鳝鱼的人。他来时总是坐着一辆涂了红漆的马车，里面装满了鳝鱼。车子象一只箱子似地锁得很紧；它上面绘满了蓝色和白色的郁金香。它是由两匹暗褐色的马拉着的。雨尔根有权来赶着它们。

这个养鳝鱼的人是一个滑稽的人物,一个愉快的客人。他总是带来一点儿烧酒。每个人可以喝到一杯——如果酒杯不够的话,可以喝到一茶杯。雨尔根年纪虽小,也能喝到一丁点儿,为的是要帮助消化那肥美的鳝鱼——这位养鳝鱼的人老是喜欢讲这套理论。当听的人笑起来的时候,他马上又对同样的听众再讲一次。——喜欢扯淡的人总是这样的!雨尔根长大了以后,以及成年时期,常常喜欢引用养鳝鱼人的故事的许多句子和说法。我们也不妨听听:

湖里的鳝鱼走出家门。鳝鱼妈妈的女儿要求跑到离岸不远的地方去,所以妈妈对她们说:"不要跑得太远!那个丑恶的叉鳝鱼的人可能来了,把你们统统都捉去!"但是她们走得太远。在八个女儿之中,只有三个回到鳝鱼妈妈身边来。她们哭诉着说:"我们并没有离家门走多远,那个可恶的叉鳝鱼的人马上就来了,把我们的五个姐妹都刺死了!"……"她们会回来的,"鳝鱼妈妈说。"不会!"女儿们说,"因为他剥了她们的皮,把她们切成两半,烤熟了。"……"她们会回来的!"鳝鱼妈妈说。"不会的,因为他把她们吃掉了!"……"她们会

回来的！”鳝鱼妈妈说。“不过他吃了她们以后还喝了烧酒，”女儿们说。“噢！噢！那么她们就永远不会回来了！”鳝鱼妈妈号叫一声，“烧酒把她们埋葬了！”

“因此吃了鳝鱼后喝几口烧酒总是对的！”养鳝鱼的人说。

这个故事是一根光辉的牵线，贯串着雨尔根整个的一生。他也想走出大门，“到海上去走一下”，这也就是说，乘船去看看世界。他的养母，象鳝鱼妈妈一样，曾经说过：“坏人可多啦——全是叉鳝鱼的人！”不过他总得离开沙丘到内地去走走；而他也就走了。四天愉快的日子——这要算是他儿时最快乐的几天——在他面前展开了；整个尤兰的美、内地的快乐和阳光，都要在这几天集中地表现出来；他要去参加一个宴会——虽然是一个出丧的宴会。

一个富有的渔家亲戚去世了。这位亲戚住在内地，“向东，略为偏北”，正如俗话所说的。养父养母都要到那儿去；雨尔根也要跟着去。他们从沙丘走过荒地和沼泽地，来到绿色的草原。这儿流着斯加龙河——河里有许多鳝鱼、鳝鱼妈妈和那些被坏人捉去、砍成几段的女儿。不过人类对自

己同胞的行为比这也好不了多少。那只古老的歌中所提到的骑士布格爵士不就是被坏人谋害了的么?而他自己,虽然人们总说他好，不也是想杀掉那位为他建筑有厚墙和尖塔的堡寨的建筑师么？雨尔根和他的养父养母现在就正站在这儿；斯加龙河也从这儿流到尼松湾里去。

护堤墙现在还存留着；红色崩颓的碎砖散在四周。在这块地方，骑士布格在建筑师离去以后，对他的一个下人说:“快去追上他,对他说:‘师傅,那个塔儿有点歪。’如果他掉转头，你就把他杀掉，把我付给他的钱拿回来。不过，如果他不掉转头，那么就放他走吧。”这人服从了他的指示。那位建筑师回答说:“塔并不歪呀，不过有一天会有一个穿



蓝大衣的人从西方来;他会叫这个塔倾斜!”一百年以后,这样的事情果然发生了;西海打进来,塔就倒了。那时堡寨的主人叫做卜里边·古尔登斯卡纳。他在草原尽头的地方建立起一个更高的新堡寨。它现在仍然存在,叫做北佛斯堡。

雨尔根和他的养父养母走过这座堡寨。在这一带地方,在漫长的冬夜里,人们曾把这个故事讲给他听过。现在他亲眼看到了这座堡寨、它的双道堑壕、树和灌木林。长满了凤尾草的城墙从堑壕里冒出来。不过最好看的还是那些高大的菩提树。它们长到屋顶那样高,同时在空气中散发出一种清香。花园的西北角有一个开满了花的大灌木林。它象夏绿中的一片冬雪。象这样的一个接骨木树林,雨尔根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他永远也忘记不了它和那些菩提树、丹麦的美和香——这些东西在他稚弱的灵魂中为“老年而保存下来”。

更向前走,到那开满了接骨木树花的北佛斯堡,路就好走得多了。他们碰到许多乘着牛车去参加葬礼的人。他们也坐上牛车。是的,他们得坐在后面的一个钉着铁皮的小车厢里,但这当然要比步行好得多。他们就这样在崎岖不平的荒地上继续前进。拉着这车子的那几条公牛,在石楠

植物中间长着青草的地方，不时总要停一下。太阳在温暖地照着；远处升起一股烟雾，在空中翻腾。但是它比空气还要清，而且是透明的，看起来象是在荒地上跳着和滚着的光线。

“那就是赶着羊群的洛奇①，”人们说。这话足够刺激雨尔根的幻想。他觉得他现在正在走向一个神话的国度，虽然一切还是现实的。这儿是多么寂静啊！

荒地向四周开展出去，象一张贵重的地毯。石楠开满了花，深绿的杜松和细嫩的小栎树象地上长出来的花束。要不是这里有许多毒蛇，这块地方倒真是叫人想留下来玩耍一番。可是旅客们常常提到这些毒蛇，而且谈到在此为害的狼群——因此这地方仍旧叫做“多狼地带”。赶着牛的老头说，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马儿常常要跟野兽打恶仗——这些野兽现在已经不存在了。他还说，有一天早晨，他亲眼看见他的马踩着一只被它踢死了的狼，不过这匹马儿腿上的肉也都被咬掉了。

在崎岖的荒地和沙子上的旅行，很快就告一结束。他

---

① 这是北欧神话中的一种神仙。

们在停尸所前面停下来：屋里屋外都挤满了客人。车子一辆接着一辆地并排停着，马儿和牛儿到贫瘠的草场上去吃草。象在西海滨的故乡一样，巨大的沙丘耸立在屋子的后面,并且向四周绵延地伸展开去。它们怎样扩展到这块伸进内地几十里路远,又宽又高,象海岸一样空旷的地方呢？是风把它们吹到这儿来的；它们的到来产生了一段历史。

大家唱着赞美诗。有几个老年人在流着眼泪。除此以外,在雨尔根看来,大家倒是很高兴的；酒菜也很丰盛。鳝鱼是又肥又鲜,吃完以后再喝几口烧酒,象那个养鳝鱼的人说的一样，“把它们埋葬掉”。他的名言在这儿无疑地成了事实。

雨尔根一会儿待在屋里，一会儿跑到外面去。到了第三天,他就在这儿住熟了;这儿就好象他曾在那里度过童年的、沙丘上那座渔人的屋子一样。这片荒地上有另外一种丰富的东西:这儿长满了石楠花、黑莓和覆盆子。它们是又大又甜;行人的脚一踩着它们,红色的汁液就象雨点似地朝下滴。

这儿有一个古坟；那儿也有一个古坟。一根一根的烟柱升向沉静的天空：人们说这是荒地上的野花。它在黑夜

里放出美丽的光彩。

现在是第四天了。入葬的宴会结束了。他们要从这土丘的地带回到沙丘的地带去。

“我们的地方最好，”雨尔根的养父说。“这些土丘没有气魄。”

于是他们就谈起沙丘是怎样形成的。事情似乎是非常容易理解。海岸上出现了一具尸体；农人们就把它埋在教堂的墓地里面。于是沙子开始飞起来，海开始疯狂地打进内地。教区的一个聪明人叫大家赶快把坟挖开，看看那里面的死者是否躺着舔自己的拇指；如果他是在舔，那末他们埋葬掉的就是一个“海人”了；海在没有收回他以前，决不会安静的。所以这座坟就被挖开了，“海人”躺在那里面舔大拇指。他们立刻把他放进一部牛车里，拖着牛车的那两条牛好象是被牛虻刺着似的，拉着这个“海人”，越过荒地和沼泽地，一直向大海走去。这时沙子就停止飞舞，可是沙丘仍旧停在原地没有动。这些他在儿时最快乐的日子里、在一个入葬的宴会的期间所听来的故事，雨尔根都在他的记忆中保存下来了。

出门去走走、看看新的地方和新的人，这全都是愉快的

事情!他还要走得更远。他不到十四岁,还是一个孩子。他乘着一条船出去看看这世界所能给他看的东西：他体验过恶劣的天气、阴沉的海、人间的恶意和硬心肠的人。他成了船上的一个侍役。他得忍受粗劣的伙食和寒冷的夜、拳打和脚踢。这时他高贵的西班牙的血统里有某种东西在沸腾着,毒辣的字眼爬到他嘴唇边上,但是最聪明的办法还是把这些字眼吞下去为好。这种感觉和鳝鱼被剥了皮、切成片、放在锅里炒的时候完全一样。

“我要回去了!”他身体里有一个声音说。

他看到了西班牙的海岸——他父母的祖国；甚至还看到了他们曾经在幸福和快乐中生活过的那个城市。不过他对于他的故乡和族人什么也不知道,而关于他的事情,他的族人更不知道。

这个可怜的小侍役没有得到上岸的许可；不过在他们停泊的最后一天,总算上岸去了一次,因为有人买了许多东西，他得去拿到船上来。

雨尔根穿着褴褛的衣服。这些衣服象是在沟里洗过、在烟囱上晒干的；他——一个住在沙丘里的人——算是第一次看到了一个大城市。房子是多么高大,街道是多么窄,

人是多么挤啊！有的人朝这边挤，有的人朝那边挤——简直象是市民和农人、僧侣和兵士所形成的一个大蜂窝——叫声和喊声、驴子和骡子的铃声、教堂的钟声混做一团；歌声和鼓声、砍柴声和敲打声，形成乱嘈嘈的一片，因为每个行业手艺人的工场就在自己的门口或阶前。太阳照得那么热，空气是那么闷，人们好象是走进一个挤满了嗡嗡叫的甲虫、金龟子、蜜蜂和苍蝇的炉子。雨尔根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在走哪一条路。这时他看到前面一座主教堂的威严的大门。灯光在阴暗的教堂走廊上照着，一股香烟向他飘来。甚至最穷苦的衣衫褴褛的乞丐也爬上石级，到教堂里去。雨尔根跟着一个水手走进去，站在这神圣的屋子里。彩色的画像从金色的底上射出光来。圣母抱着幼小的耶稣立在祭坛上，四周是一片灯光和鲜花。牧师穿着节日的衣服在唱圣诗，歌咏队的孩子穿着漂亮的服装，在摇晃着银香炉。这儿是一片华丽和庄严的景象。这情景渗进雨尔根的灵魂，使他神往。他的养父养母的教会和信心感动了他，触动了他的灵魂，他的眼睛里闪出泪珠。

大家走出教堂，到市场上去。人们买了一些厨房的用具和食品，要他送回船上。到船上去的路并不短，他很疲

倦,便在一幢有大理石圆柱、雕像和宽台阶的华丽的房子面前休息了一会儿。他把背着的东西靠墙放着。这时有一个穿制服的仆人走出来,举起一根包着银头的手杖,把他赶走了。他本来是这家的一个孙子。可是谁也不知道，他自己当然更不知道。



他回到船上来。这儿有的是咒骂和鞭打，睡眠不足和沉重的工作——他得忍受这样的生活！人们说，青年时代受些苦只有好处——是的，如果老年能够得到一点幸福的话。

他的雇佣合同满期了。船又在林却平海峡停下来。他

走上岸,回到胡斯埠沙丘上的家里去。不过,在他航行的时候，养母已经去世了。

接着就是一个严寒的冬天。暴风雪扫过陆地和海上；出门是很困难的。世界上的事情安排得多么不平均啊！当这儿正是寒冷刺骨和刮暴风雪的时候，西班牙的天空上正照着炽热的太阳——是的,太热了。然而在这儿的家乡,只要晴朗的下霜天一出现，雨尔根就可以看到大群的天鹅在海上飞来，越过尼松湾向北佛斯堡飞去。他觉得这儿可以呼吸到最好的空气，这儿将会有一个美丽的夏天！他在想象中看到了石楠植物开花，结满了成熟的、甜蜜的浆果；看到了北佛斯堡的接骨木树和菩提树开满了花朵。他决定再回到北佛斯堡去一次。

春天来了，捕鱼的季节又开始了。雨尔根也参加这项工作。他在过去一年中已经变成了一个成年人，做起活来非常敏捷。他充满了生命力，他能游水,踩水,在水里自由翻腾。人们常常警告他要当心大群的青花鱼：就是最能干的游泳家也不免被它们捉住,被它们拖下去和吃掉,因而也就此完结。但是雨尔根的命运却不是这样。

沙丘上的邻居家里有一个名叫莫尔登的男子。雨尔根

和他非常要好。他们在开到挪威去的同一条船上工作，他们还要一同到荷兰去。他们两人从来没有闹过别扭，不过这种事也并非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一个人的脾气急躁，他是很容易采取激烈的行动的。有一天雨尔根就做出了这样的事情：他们两人在船上无缘无故地吵起来了。他们在一个船舱口后边坐着，正在吃放在他们之间的、用一个土盘子盛着的食物。雨尔根拿着一把小刀，当着莫尔登的面把它举起来。在这同时，他脸上变得象灰一样白，双眼现出难看的神色。莫尔登只是说：

“嗨，你也是那种喜欢要刀子的人啦！”

这话还没有说完，雨尔根的手就垂下来了。他一句话也不说，只是继续吃下去。后来他走开了，去做他的工作。他做完工作回来，就到莫尔登那儿去说：

“请你打我的耳光吧！我应该受到这种惩罚。我的肚皮里真象有一个锅在沸腾。”

“不要再提这事吧，”莫尔登说。于是他们成了更要好的朋友。当他们后来回到尤兰的沙丘之间去、讲到他们航海的经历时，这件事也同时被提到了。雨尔根的确可以沸腾起来，但他仍然是一个诚实的锅。

“他的确不是一个尤兰人！人们不能把他当做一个尤兰人！”莫尔登的这句话说得很幽默。

他们两人都是年轻和壮健的，但雨尔根却是最活泼。

在挪威，农人爬到山上去，在高地上寻找放牧牲畜的牧场。在尤兰西岸一带，人们在沙丘之间建造茅屋。茅屋是用破船的材料搭起来的，顶上盖的是草皮和石楠植物。屋子四周沿墙的地方就是睡觉的地方；初春的时候，渔人也在这儿生活和睡觉。每个渔人有一个所谓“女助手”。她的工作是：替渔人把鱼饵安在钩子上；当渔人回到岸上来的时候，准备热啤酒来迎接他们；当他们回到茅屋里来，觉得疲倦的时候，拿饭给他们吃。此外，她们还要把鱼运到岸上来，把鱼剖开，以及做许多其他的工作。

雨尔根和他的养父养母以及其他几个渔人和“女助手”都住在一间茅屋里。莫尔登则住在隔壁的一间屋子里。

“女助手”之中有一个叫做爱尔茜的姑娘。她从小就认识雨尔根。他们的交情很好，而且性格在各方面都差不多。不过在表面上，他们彼此都不相象：他的皮肤是棕色的，而她则是雪白的；她的头发是亚麻色的，她的眼睛蓝得象太阳光里的海水。

有一天他们在一起散步,雨尔根紧紧地、热烈地握着她的手。她对他说:

“雨尔根,我心里有一件事情！请让我作你的‘女助手’吧，因为你简直象我的一个弟兄。莫尔登只不过和我订过婚——他和我只不过是爱人罢了。但是这话不值得对别人讲!”

雨尔根似乎觉得他脚下的一堆沙在向下沉。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点着头,等于说:“好吧。”别的话用不着再说了。不过他心里忽然觉得，他瞧不起莫尔登。他越在这方面想——因为他从前从来没想到过爱尔茜——他就越明白；他认为莫尔登把他唯一心爱的人偷走了。现在他懂得了，爱尔茜就是他所爱的人。

海上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波浪，渔人们都驾着船回来；他们克服重重暗礁的技术,真是值得一看:一个人笔直地立在船头,别的人则紧握着桨坐着,注意地看着他。他们在礁石的外面,朝着海倒划,直到船头上的那个人打出一个手势,预告有一股巨浪到来时为止。浪就把船托起来,使它越过暗礁。船升得那么高,岸上的人可以看得见船身;接着整个的船就在海浪后面不见了——船桅、船身、船上的人都

看不见了,好象海已经把他们吞噬了似的。可是不一会儿,他们象一个庞大的海洋动物，又爬到浪头上来了。桨在划动着,象是这动物的灵活肢体。他们于是象第一次一样,又越过第二道和第三道暗礁。这时渔人们就跳到水里去，把船拖到岸边来。每一股浪帮助他们把船向前推进一步，直到最后他们把船拖到海滩上为止。

如果号令在暗礁面前略有错误——略有迟疑——船儿就会撞碎。

“那么我和莫尔登也就完了!”雨尔根来到海上的时候,心中忽然起了这样一个思想。他的养父这时在海上病得很厉害，全身烧得发抖。他们离开礁石只有数桨之遥。雨尔根跳到船头上去。

“爸爸，让我来吧!”他说。他向莫尔登和浪花看了一眼。不过当每一个人都在使出最大的气力划桨、当一股最大的海浪向他们袭来的时候,他看到了养父的惨白的面孔,于是他心里那种不良的动机也就不能再控制住他了。船安全地越过了暗礁,到达了岸边,但是那种不良的思想仍然留在他的血液里。在他的记忆中,自从跟莫尔登做朋友时起,他就怀着一股怨气。现在这种不良的思想就把怨恨的纤维都

掀动起来了。但是他不能把这些纤维织到一起，所以也就只好让它去。莫尔登毁掉了他,他已经感觉到了这一点,而这已足够使他憎恨。有好几个渔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但是莫尔登没有注意到。他仍然象从前一样,喜欢帮助,喜欢聊天——的确，他太喜欢聊天了。

雨尔根的养父只能躺在床上，而这张床也成了送他终的床,因为他在下个星期就死去了。现在雨尔根成为这些沙丘后面那座小屋子的继承人。的确，这不过是一座简陋的屋子，但它究竟还有点价值，而莫尔登却连这点东西都没有。

“你不必再到海上去找工作吧,雨尔根？你现在可以永远地跟我们住在一起了。”一位年老的渔人说。

雨尔根却没有这种想法。他还想看一看世界。法尔特令的那位年老的养鳝鱼的人在老斯卡根有一个舅父，也是一个渔人。不过他同时还是一个富有的商人,拥有一条船。他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老头儿，帮他做事倒是很不坏的。老斯卡根是在尤兰的极北部，离胡斯埠的沙丘很远——远得不能再远。但是这正合雨尔根的意思，因为他不愿看见莫尔登和爱尔茜结婚：他们在几个星期内就要举行婚礼

了。

那个老渔人说,现在要离开这地方是一件傻事,因为雨尔根现在有了一个家,而且爱尔茜无疑是愿意和他结婚的。

雨尔根胡乱地回答了他几句话;他的话里究竟有什么意思,谁也弄不清楚。不过老头儿把爱尔茜带来看他。她没有说多少话,只说了这一句:

"你现在有一个家了;你应该仔细考虑考虑。"

于是雨尔根就考虑了很久。

海里的浪涛很大,而人心里的浪涛却更大。许多思想——坚强的和脆弱的思想——都集中到雨尔根的脑子里来。他问爱尔茜:

"如果莫尔登也有我这样的一座屋子,你情愿要谁呢?"

"可是莫尔登没有一座屋子呀,而且也不会有。"

"不过我们假设他有一座屋子吧!"

"嗯,那么我当然就会跟莫尔登结婚了,因为我现在的心情就是这样!不过人们不能只靠这生活呀。"

雨尔根把这件事想了一整夜。他心上压着一件东西——他自己也说不出一个道理来;但是他有一个思想,一个比喜爱爱尔茜还要强烈的思想。因此他就去找莫尔登。他

所说的和所做的事情都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他以最优惠的条件把他的屋子租给了莫尔登。他自己则到海上去找工作，因为这是他的志愿。爱尔茜听到这事情的时候，就吻了他的嘴，因为她是最爱莫尔登的。

大清早，雨尔根就动身走了。在他离开的头一天晚上，夜深的时候，他想再去看莫尔登一次。于是他就去了。在沙丘上他碰到了那个老渔夫：他对他的远行颇不以为然。老头儿说，“莫尔登的裤子里一定缝有一个鸭嘴”[①]，因为所有的女孩子都爱他。雨尔根没有注意这句话，只是说了声再会，就直接到莫尔登所住的那座茅屋里去了。他听到里面有人在大声讲话。莫尔登并非只是一个人在家。雨尔根犹豫了一会儿，因为他不愿意再碰到爱尔茜。考虑了一番以后，他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听到莫尔登再一次对他表示感谢，因此转身就走了。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他就捆好背包，拿着饭盒子，沿着沙丘向海岸走去。这条路比那沉重的沙路容易走些，而且要短得多。他先到波乌堡附近的法尔特令去一次，因为

---

① 这句话不知源出何处，大概是与丹麦的民间故事有关。

那个养鳝鱼的人就住在那儿——他曾经答应要去拜访他一次。

海是干净和蔚蓝的；地上铺满了黑蚌壳和卵石——儿时的这些玩物在他脚下发出响声。当他这样向前走的时候，他的鼻孔里忽然流出血来：这不过是一点意外的小事，然而小事可能有重大的意义。有好几大滴血落到他的袖子上。他把血揩掉了，并且止住了流血。于是他觉得这点血流出来以后倒使头脑舒服多了，清醒多了。沙子里面开着矢车菊花。他折了一根梗子，把它插在帽子上。他要显得快乐一点，因为他现在正要走到广大的世界上去。——“走出大门，到海上去走一下！”正如那些小鳝鱼说的。“当心坏人啦。他们叉住你们，剥掉你们的皮，把你们切成碎片，放在锅里炒！”他心里一再想起这几句话，不禁笑起来，因为他觉得他在这个世界上决不会吃亏——勇气是一件很强的武器呀。

他从西海走到尼松湾那个狭小的入口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他掉转头来，远远地看到两个人骑着马——后面还有许多人跟着——在匆忙地赶路。不过这不关他的事。



渡船停在海的另一边。雨尔根把它喊过来，于是他就登上去。不过他和船夫还没有渡过一半路的时候,那些在后面赶路的人就大声喊起来。他们以法律的名义在威胁着船夫。雨尔根不懂得其中的意义，不过他知道最好的办法还是把船划回去。因此他就拿起一只桨，把船划回来。船一靠岸,这几个人就跳上来了。在他还没有发觉以前,他们已经用绳子把他的手绑住了。

“你得用命来抵偿你的罪恶，”他们说，“幸而我们把你抓住了。”

他是一个谋杀犯！这就是他所得到的罪名。人们发现莫尔登死了；他的脖子上插着一把刀子。头天晚上很晚的时候，有一个渔人遇见雨尔根向莫尔登的屋子走去。人们知道，雨尔根在莫尔登面前举起刀子，这并不是第一次。因此他一定就是谋杀犯；现在必须把他关起来。关人的地方是在林却平，但是路很远，而西风又正在向相反的方向吹。不过渡过这道海湾向斯卡龙去要不了半个钟头；从那儿到北佛斯堡去，只有几里路。这儿有一座大建筑物，外面有围墙和壕沟。船上有一个人就是这幢房子的看守人的兄弟。这人说，他们可以暂时把雨尔根监禁在这房子的地窖里。吉卜赛人朗·玛加利曾经在这里被囚禁过，一直到执行死刑的时候为止。

雨尔根的辩白谁也不理。他衬衫上的几滴血成了对他不利的证据。不过雨尔根知道自己是无罪的。他既然现在没有机会来洗清自己，也就只好听天由命了。

这一行人马上岸的地方，正是骑士布格的堡寨所在的处所。雨尔根在儿时最幸福的那四天里，曾经和他的养父

养母去参加宴会——入葬的宴会，途中在这儿经过。他现在又被牵着在草场上向北佛斯堡的那条老路走去。这儿的接骨木树又开花了，高大的菩提树在发出香气。他仿佛觉得他离开这地方不过是昨天的事情。

在这幢坚固的楼房的西厢,在高大的楼梯间的下面,有一条地道通到一个很低的、拱形圆顶的地窖。朗·玛加利就是从这儿被押到刑场上去的。她曾经吃过五个小孩子的心：她有一种错觉,认为如果她再多吃两颗心的话,就可以隐身飞行，任何人都看不见她。地窖的墙上有一个狭小的通风眼，但是没有玻璃。鲜花盛开的菩提树无法把香气送进来安慰他;这儿是阴暗的,充满了霉味。这个囚牢里只有一张木板床;但是"清白的良心是一个温柔的枕头",因此雨尔根睡得很好。

粗厚的木板门锁上了，并且插上了铁插销。不过迷信中的小鬼可以从一个钥匙孔钻进高楼大厦，也能钻进渔夫的茅屋，更能钻进这儿来——雨尔根正在这儿坐着，想着朗·玛加利和她的罪过。在她被处决的头天晚上,她临终的思想充满了这整个的房间。雨尔根心中记起那些魔法——在古代，斯万魏得尔老爷住在这儿的时候，有人曾经使用

过它。大家都知道，吊桥上的看门狗，每天早晨总有人发现它被自己的链子吊在栏杆的外面。雨尔根一想起这些事，心里就变得冰冷。不过这里有一丝阳光射进他的心：这就是他对于盛开的接骨木树和芬芳的菩提树的记忆。

他在这儿没有囚禁多久，人们便把他移送到林却平。在这儿，监禁的生活也是同样艰苦。

那个时代跟我们的时代不同。平民的日子非常艰苦。农人的房子和村庄都被贵族们拿去作为自己的新庄园，当时还没有办法制止这种行为。在这种制度下，贵族的马车夫和仆人成了地方官。他们有权可以因一点小事而判一个穷人的罪，使他丧失财产，戴着枷，受鞭打。这一类法官现在还能找得到几位。在离京城和开明的、善意的政府较远的尤兰，法律仍然是常常被人滥用的。雨尔根的案子被拖下去了——这还算是不坏的呢。

他在监牢里是非常凄凉的——这在什么时候才能结束呢？他没有犯罪而却受到损害的痛苦——这就是他的命运！在这个世界上为什么他该是这样呢？他现在有时间来思索这个问题了。为什么他有这样的遭遇呢？“这只有在等待着我的那个‘来生’里才可以弄清楚。”当他住在那个穷苦渔人

的茅屋里的时候，这个信念就在他的心里生了根。在西班牙的豪华生活和太阳光中，这个信念从来没有在他父亲的心里照耀过;而现在在寒冷和黑暗中,却成了他的一丝安慰之光——上帝的慈悲的一个标记,而这是永远不会欺人的。

春天的风暴开始了。只要风暴略微平静一点，西海的呼啸在内地许多英里路以外都可以听到：它象几百辆载重车子，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奔腾。雨尔根在监牢里听到这声音——这对于他说来也算是寂寞生活中的一点变化。什么古老的音乐也比不上这声音可以直接引起他心里的共鸣——这个呼啸的、自由的海。你可以在它上面到世界各地去,乘风飞翔；你可以带着你自己的房子,象蜗牛背着自己的壳一样,又走到它上面去。即使在生疏的国家里,一个人也永远是在自己的家乡。

他静听着这深沉的呼啸，他心中泛起了许多回忆——“自由!自由!哪怕你没有鞋穿,哪怕你的衣服破烂,有自由你就是幸福的!”有时这种思想在他的心里闪过，于是他就握着拳头，向墙上打去。

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一整年过去了。有一个恶棍——小偷尼尔斯,别名叫“马贩子”——也被抓进来了。这

时情况才开始好转;人们可以看出,雨尔根蒙受了多么大的冤枉。

那桩谋杀事件是在雨尔根离家后发生的。在头一天的下午，小偷尼尔斯在林却平湾附近一个农人开的啤酒店里遇见了莫尔登。他们喝了几杯酒——还不足以使任何人头脑发昏,但却足够使莫尔登的舌头放肆。他开始吹嘘起来,说他得到了一幢房子,打算结婚。当尼尔斯问他打算到哪里去弄钱的时候，莫尔登骄傲地拍拍衣袋。

“钱在它应该在的地方，就在这儿,”他回答说。

这种吹嘘使他丧失了生命。他回到家里来的时候，尼尔斯就在后面跟着他,用一把刀子刺进他的咽喉里去,然后劫走了他身边所有的钱。

这件事情的详细经过后来总算是水落石出了。就我们说来,我们只须知道雨尔根获得了自由就够了。不过他在牢狱和寒冷中整整受了一年罪,与所有的人断绝来往,有什么可以赔偿他这种损失呢？是的,人们告诉他,说他能被宣告无罪已经是很幸运的了，他应该离去。市长给了他十个马克,作为旅费,许多市民给他食物和啤酒——世界上总算还有些好人！并非所有的人都是把你“叉住、剥皮、放在锅里

炒”！不过最幸运的是:斯卡根的一个商人布洛涅——雨尔根一年以来就一直想去帮他工作——这时却为了一件生意到林却平来了。他听到了这整个案情。这人有一个好心肠,他知道雨尔根吃过了许多苦头,因此就想帮他一点忙,使他知道，世界上还有好人。

从监狱里走向自由，仿佛就是走向天国，走向同情和爱。他现在就要体验到这种心情了。生命的酒并不完全是苦的:没有一个好人会对他的同类倒出这么多的苦酒,代表“爱”的上帝又怎么会呢？

“把过去的一切埋葬掉和忘记掉吧！”商人布洛涅说。“把过去的一年划掉吧。我们可以把日历烧掉。两天以后,我们就可以到那亲爱的、友善的、平和的斯卡根去。人们把它叫做一个偏僻的角落,然而它是一个温暖的、有火炉的角落：它的窗子开向广阔的世界。”

这才算得是一次旅行呢！这等于又呼吸到新鲜的空气——从那阴冷的地牢中走向温暖的太阳光！荒地上长满了盛开的石楠和无数的花朵，牧羊的孩子坐在坟丘上吹着笛子——他自己用羊腿骨雕成的短笛。海市蜃楼，沙漠上的美丽的天空幻象，悬空的花园和摇动的森林都在他面前

展露开来;空中奇异的气流——人们把它叫做“赶着羊群的湖人”——也同样地出现了。

他们走过温德尔①人的土地,越过林姆湾,向斯卡根进发。留着长胡子的人②——隆巴第人——就是从这儿迁移出去的。在那饥荒的岁月里,国王斯尼奥下命令,要把所有的小孩和老人都杀掉,但是拥有广大土地的那个贵族妇人甘巴鲁克提议让年轻的人离开这个国家。雨尔根是一个知识丰富的人,他知道这全部的故事。即使他没有到过在阿尔卑斯山后面的隆巴第人的国度③,他起码也知道他们是个什么样子,因为他在童年时曾经到过西班牙的南部。他记起了那儿成堆的水果,鲜红的石榴花,蜂窝似的大城市里的嗡嗡声、丁当声和钟声。然而那究竟是最好的地方,而雨尔根的家乡是在丹麦。

---

① 这是现在住在德国东部施普雷(Spree)流域的一个属于斯拉夫系的民族,人口约十五万。在第六世纪他们是一个强大的民族,占有德国和北欧广大的地区。

② 指龙哥巴尔第这个民族,在意大利文里是 Longobardi,即“长胡子的人”的意思。他们原住在德国和北欧,在第六世纪迁移到意大利。现在意大利的隆巴第省(Lombardia)就是他们过去的居留地。

③ 指意大利。

最后他们到达了“温德尔斯卡加”——这是斯卡根在古挪威和冰岛文字中的名称。那时老斯卡根、微斯特埠和奥斯特埠在沙丘和耕地之间,绵延许多英里路远,一直到斯卡根湾的灯塔那儿。那时房屋和田庄和现在一样，零零落落地散布在被风吹到一起的沙丘之间。这是风和沙子在一起游戏的沙漠,一块充满了刺耳的海鸥、海燕和野天鹅的叫声的地方。在西南三十多英里的地方，就是“高地”或老斯卡根。商人布洛涅就住在这儿,雨尔根也将要住在这儿。大房子都涂上了柏油,小屋子都有一个翻过来的船作为屋顶;猪圈是由破船的碎片拼成的。这儿没有篱笆，因为这儿的确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围。不过绳子上吊着长串的、剖开的鱼。它们挂得一层比一层高，在风中吹干。整个海滩上堆满了腐朽的鲱鱼。这种鱼在这儿是那么多，网一下到海里去就可以拖上成堆的鱼。这种鱼是太多了，渔人们得把它们扔回到海里去，或堆在那儿腐烂。

商人的妻子和女儿,甚至他的仆人,都兴高采烈地来欢迎父亲回来。大家握着手，闲谈着,讲许多事情,而那位女儿，她有多么可爱的面孔和一对多么美丽的眼睛啊!

房子是宽大和舒适的。桌上摆出了许多盘鱼——连国

王都认为是美味的比目鱼。这儿还有斯卡根葡萄园产的酒——这也就是说:海所产的酒,因为葡萄从海里运到岸上来时，早就酿成酒了，并且也装进酒桶和瓶里去了。

母亲和女儿一知道雨尔根是什么人、他无辜地受过多少苦难,她们就以更和善的态度来接待他;而女儿——美丽的克拉娜——她的一双眼睛则是最和善的。雨尔根在老斯卡根算是找到了一个幸福的家。这对于他的心灵是有好处的——他已经受过苦痛的考验，饮过能使心肠变硬或变软的爱情的苦酒。雨尔根的一颗心还是软的——它还年轻,还有空闲。三星期以后，克拉娜要乘船到挪威的克利斯蒂安桑得去拜访一位姑母，同时要在那儿度过冬天。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在她离开之前的那个星期天，大家都到教堂去参加圣餐礼。教堂是很宽大和壮丽的;它是苏格兰人和荷兰人在许多世纪以前建造的，离开城市不太远。当然它是有些颓败了,那条通向它的深深地陷在沙里的路是非常难走的。不过人们很愿意忍受困难，走到神的屋子里去，唱圣诗和听讲道。沙子沿着教堂的围墙堆积起来，但是人们还没有让教堂的坟墓被它淹没。

这是林姆湾以北的一座最大的教堂。祭坛上的圣母马利亚，头上罩着一道金光，手中抱着年幼的耶稣，看起来真是栩栩如生。唱诗班所在的高坛上，刻着神圣的十二使徒的像。壁上挂着斯卡根过去一些老市长和市府委员们的肖像，以及他们的图章。宣讲台也雕着花。太阳光耀地照进教堂里来，照在发亮的铜蜡烛台上和圆屋顶下悬着的那个小船上。

雨尔根觉得有一种神圣的、天真的感觉在笼罩着他的全身，跟他小时候站在一个华丽的西班牙教堂里一样。不过在这儿他体会到他是信徒中的一员。

讲道完毕以后，接着就是领圣餐①的仪式。他和别人一道去领取面包和酒。事情很凑巧，他恰恰是跪在克拉娜小姐的身边。不过他的心是深深地想着上帝和这神圣的礼拜；只有当他站起来的时候，才注意到旁边是什么人。他看到她脸上滚下了眼泪。

两天以后她就动身到挪威去了。雨尔根在家里做些杂活或出去捕鱼，而且那时的鱼多——比现在要多得多。鱼在

---

① 基督教的一种宗教仪式，教徒们领食少量的饼和酒，表示纪念耶稣。

夜里发出闪光，因此也就泄露出它们行动的方向。鲂鮄在咆哮着，墨鱼被捉住的时候在发出哀鸣。鱼并不象人那样没有声音。雨尔根比一般人更要沉默，把心事闷在心里——但是有一天会爆发出来的。

每个礼拜天，当他坐在教堂里、望着祭坛上的圣母马利亚的像的时候，他的视线也在克拉娜跪过的那块地方停留一会儿。于是他就想起了她对他曾经是多么温柔。

秋天带着冰雹和冰雪到来了。水漫到斯卡根的街道上来，因为沙不能把水全部吸收进去。人们得在水里走，甚至于还得坐船。风暴不断地把船只吹到那些危险的暗礁上撞坏。暴风和飞沙袭来，把房子都埋掉了，居民只有从烟囱里爬出来。但这并不是稀有的事情。屋子里是舒适和愉快的。泥炭和破船的木片烧得噼啪地响起来；商人布洛涅高声地朗读着一本旧的编年史。他读着丹麦王子汉姆雷特怎样从英国到来，怎样在波乌堡登陆作战。他的坟墓就在拉姆，离那个养鳝鱼的人所住的地方只不过几十英里路远。数以百计的古代战士的坟墓，散布在荒地上，象一个宽广的教堂墓地。商人布洛涅就亲自到汉姆雷特的墓地去看过。大家都谈论着关于那远古的时代、邻居们、英格兰和苏格兰的事

情。雨尔根也唱着那支关于《英国的王子》的歌，关于那条华贵的船和它的装备：

金叶贴满了船头和船尾，
船身上写着上帝的教诲。
这是船头画幅里的情景：
王子在拥抱着他的恋人。

雨尔根唱这支歌的时候非常激动，眼睛里射出亮光，他的眼睛生下来就是乌黑的，因而显得特别明亮。

屋子里有人读书，有人歌唱，生活也很富裕，甚至家里的动物也过着这样的家庭生活。铁架上的白盘子发着亮光；天花板上挂着香肠、火腿和丰饶的冬天食物。这种情况，在尤兰西部海岸的许多富裕的田庄里现在还可以看到：丰富的食物、漂亮的房间、机智和聪明的幽默感。在我们这个时代，这一切都恢复过来了；象在阿拉伯人的帐篷里一样，人们都非常好客。

自从他儿时参加过那四天的入葬礼的宴会以后，雨尔根再也没有过过这样愉快的日子；然而克拉娜却不在这儿，

她只有在思想和谈话中存在。

四月间有一条船要开到挪威去，雨尔根也得一同去。他的心情非常好，精神也愉快，所以布洛涅太太说，看到他一眼也是舒服的。

“看你一眼也是同样的高兴啦，”那个老商人说。“雨尔根使冬天的夜晚变得活泼，也使得你变得活泼！你今年变得年轻了，你显得健康、美丽。不过你早就是微堡的一个最美丽的姑娘呀——这是一个极高的评价，因为我早就知道微堡的姑娘们是世界上最美的人儿。”

这话对雨尔根不适当，因此他不表示意见。他心中在想



着一位斯卡根的姑娘。他现在要驾着船去看这位姑娘了。船将要在克利斯蒂安桑得港下锚。不到半天的时间，一阵顺风就要把他吹到那儿去了。

有一天早晨，商人布洛涅到离老斯卡根很远、在港汉附近的灯塔那儿去。信号火早已灭了；当他爬上灯塔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得很高。沙滩伸到水里去有几十英里远。在沙滩外边，这天有许多船只出现。在这些船中他从望远镜里认出了他自己的船“加伦 · 布洛涅”号。是的，它正在开过来。雨尔根和克拉娜都在船上。就他们看来，斯卡根的教堂塔楼和灯塔就象蓝色的水上漂浮着的一只苍鹭和一只天鹅。克拉娜坐在甲板上，看到沙丘远远地露出地面：如果风向不变的话，她可能在一点钟以内就要到家。他们是这么接近家和快乐——但同时又是这么接近死和死的恐怖。

船上有一块板子松了，水在涌进来。他们忙着塞漏洞和抽水，收下帆，同时升起了求救的信号旗。但是他们离岸仍然有十多英里路程。他们看得见一些渔船，但是仍然和它们相距很远。风正在向岸吹，潮水也对他们有利；但是已经来不及了，船在向下沉。雨尔根伸出右手，抱着克拉娜。



当他喊着上帝的名字和她一起跳进水里去的时候，她是用怎样的视线在注视着他啊！她大叫了一声，但是仍然感

到安全，因为他决不会让她沉下去的。

在这恐怖和危险的时刻，雨尔根体会到了那支古老的歌中的字句：

> 这是船头画幅里的情景：
> 王子在拥抱着他的恋人。

他是一个游泳的能手,现在这对他很有用了。他用一只手和双脚划着水,用另一只手紧紧地抱着这年轻的姑娘。他在浪涛上浮着，踩着水,使用他知道的一切技术,希望能保持足够的力量而到达岸边。他听到克拉娜发出一声叹息,觉着她身上起了一阵痉挛,于是他便更牢牢地抱住她。海水向他们身上打来,浪花把他们托起,水是那么深,那么透明,在转眼之间他似乎看见一群青花鱼在下面发出闪光——这也许就是“海中怪兽”①，要来吞噬他们。云块在海上撒下阴影,然后耀眼的阳光又射出来了。惊叫着的鸟儿,成群地在他头上飞过去。在水上浮着的、昏睡的胖野鸭惶恐地在

① 原文是 leviathan。《圣经》中叙述为象征邪恶的海中怪兽。见《旧约全书·约伯记》第四十一章。

这位游泳家面前突然起飞。他觉得他的气力在慢慢地衰竭下来。他离岸还有好几锚链长的距离；这时有一只船影影绰绰驶近来救援他们。不过在水底下——他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有一个白色的动物在注视着他们；当一股浪花把他托起来的时候，这动物就更向他逼近来：他感到一阵压力，于是周围便变得漆黑，一切东西都从他的视线中消逝了。

沙滩上有一条被海浪冲上来的破船。那个白色的“破浪神”①倒在一个锚上；锚的铁钩微微地露出水面。雨尔根碰到它，而浪涛更以加倍的力量推着他向它撞去。他昏过去了，跟他的重负同时一起下沉。接着袭来第二股浪涛，他和这位年轻的姑娘又被托了起来。

渔人们捞起他们，把他们抬到船里去；血从雨尔根的脸上流下来，他好象是死了一样，但是他仍然紧紧地抱着这位姑娘，大家只有使出很大的气力才能把她从他的怀抱中拉开。克拉娜躺在船里，面色惨白，没有生命的气息。这船现在正向岸边划来。

---

① 这是一个木雕的人像，一般安在船头，古时的水手迷信它可以“破浪”，使船容易向前行驶。

他们用尽一切办法来使克拉娜复苏;然而她已经死了!他一直是抱着一具死尸在水上游泳，为这个死人而把他自己弄得精疲力竭。

雨尔根仍然在呼吸。渔人们把他抬到沙丘上最近的一座屋子里去。这儿只有一位类似外科医生的人，虽然他同时还是一个铁匠和杂货商人。他把雨尔根的伤裹好，以便等到第二天到叔林镇上去找一个医生。

病人的脑子受了重伤。他在昏迷不醒中发出狂叫。但是在第三天,他倒下了,象昏睡过去了一样。他的生命好象是挂在一根线上，而这根线，据医生的说法，还不如让它断掉的好——这是人们对于雨尔根所能做出的最好的希望。

“我们祈求上帝赶快把他接去吧;他决不会再是一个正常的人!”

不过生命却不离开他——那根线并不断，可是他的记忆却断了:他的一切理智的联系都被切断了。最可怕的是:他仍然有一个活着的身体——一个又要恢复健康的身体。

雨尔根住在商人布洛涅的家里。

“他是为了救我们的孩子才得了病的,”老头子说;“现

在他要算是我们的儿子了。”

人们把雨尔根叫做白痴;然而这不是一个恰当的名词。他只是象一把松了弦的琴,再也发不出声音罢了。这些琴弦只偶然间紧张起来,发出一点声音:几支旧曲子,几个老调子;画面展开了,但马上又笼罩了烟雾;于是他又坐着呆呆地朝前面望,一点思想也没有。我们可以相信,他并没有感到痛苦,但是他乌黑的眼睛失去了光彩,看起来象模糊的黑色玻璃。

“可怜的白痴雨尔根!”大家说。

他,从他的母亲的怀里出生以后,本来是注定要享受丰富的幸福的人间生活的,因而对他说来,如果他还盼望或相信来世能有更好的生活,那末他简直是“傲慢,可怕地狂妄”了。难道他心灵中的一切力量都已经丧失了吗?他的命运现在只是一连串艰难的日子、痛苦和失望。他象一个美丽的花根,被人从土壤里拔出来,扔在沙子上,听凭它腐烂下去。不过,难道依着上帝的形象造成的人只能有这点价值吗?难道一切都是由命运在那儿作祟吗?不是的,对于他所受过的苦难和他所损失掉的东西,博爱的上帝一定会在来生给他报偿的。“上帝对一切人都好;他的工作充满了仁

慈。”这是大卫《圣诗集》中的话语。这商人的年老而虔诚的妻子，以耐心和希望，把这句话念出来。她心中只祈求上帝早点把雨尔根召回去，使他能走进上帝的“慈悲世界”和永恒的生活中去。

教堂墓地的墙快要被沙子埋掉了；克拉娜就葬在这个墓地里。雨尔根似乎一点也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不属于他的思想范围，因为他的思想只包括过去的一些片断。每个礼拜天他和一家人去做礼拜，但他只静静地坐在教堂里发呆。有一天正在唱圣诗的时候，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的眼睛闪着光，注视着那个祭坛，注视着他和死去的女朋友曾经多次在一起跪过的那块地方。他喊出她的名字来，他的面色惨白，眼泪沿着脸颊流下来。

人们把他扶出教堂。他对大家说，他的心情很好，他并不觉得有什么毛病。上帝所给予他的考验与遗弃，他全记不得了——而上帝，我们的造物主，是聪明、仁爱的，谁能对他怀疑呢？我们的心，我们的理智都承认这一点，《圣经》也证实这一点：“他的工作充满了仁慈。”

在西班牙，温暖的微风吹到摩尔人的清真寺圆顶上，吹过橙子树和月桂树；处处是歌声和响板声。就在这儿，有一

位没有孩子的老人、一个最富有的商人,坐在一幢华丽的房子里。这时有许多孩子拿着火把和飘动着的旗子在街上游行过去了。这时老头子真愿意拿出大量财富再找回他的女儿:他的女儿,或者女儿的孩子——这孩子可能从来就没有见过这个世界的阳光,因而也不能走进永恒的天国。“可怜的孩子!”

是的,可怜的孩子!他的确是一个孩子,虽然他已经有三十岁了——这就是老斯卡根的雨尔根的年龄。

流沙把教堂墓地的坟墓全都盖满了,盖到墙顶那么高。虽然如此,死者还得在这儿和比他们先逝去的亲族或亲爱的人葬在一起。商人布洛涅和他的妻子,现在就跟他们的孩子一道,躺在这白沙的下面。

现在是春天了——是暴风雨的季节。沙丘上的沙粒飞到空中,形成烟雾;海上翻出汹涌的浪涛;鸟儿象暴风中的云块一样,成群地在沙丘上盘旋和尖叫。在沿着斯卡根港汉到胡斯埠沙丘的这条海岸线上,船只接二连三地触到礁上出了事。

有一天下午雨尔根单独地坐在房间里,他的头脑忽然似乎清醒起来;他有一种不安的感觉——这种感觉,在他小

时候，常常驱使他走到荒地和沙丘之间去。

“回家啊！回家啊！”他说。谁也没有听到他。他走出屋子，向沙丘走去。沙子和石子吹到他的脸上来，在他的周围打旋。他向教堂走，沙子堆到墙上来，快要盖住窗子的一半了。可是门口的积沙被铲掉了，因此教堂的入口是敞开的。雨尔根走进去。

风暴在斯卡根镇上呼啸。这样的风暴，这样可怕的天气，人们记忆中从来不曾有过。但是雨尔根是在上帝的屋子里。当外面正是黑夜的时候，他的灵魂里就现出了一线光明——一线永远不灭的光明。他觉得，压在他头上的那块沉重的石头现在爆裂了。他仿佛听到了风琴的声音——不过这只是风暴和海的呼啸。他在一个座位上坐下来。看啊，蜡烛一根接着一根地点起来了。这儿现在出现了一种华丽的景象，象他在西班牙所看到的一样。市府老参议员们和市长们的肖像现在都有了生命。他们从挂过许多世纪的墙上走下来，坐到唱诗班的席位上去。教堂的大门和小门都自动打开了；所有的死人，穿着他们生前那个时代的节日衣服，在悦耳的音乐声中走进来了，在凳子上坐下来了。于是圣诗的歌声，象汹涌的浪涛一样，洪亮地唱起来了。住在胡斯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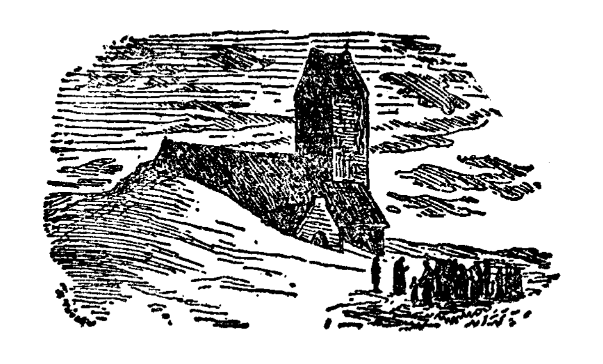
的沙丘上的他的养父养母都来了；商人布洛涅和他的妻子也来了；在他们的旁边、紧贴着雨尔根，坐着他们和善的、美丽的女儿。她把手向雨尔根伸来，他们一齐走向祭坛：他们曾经在这儿一起跪过。牧师把他们的手拉到一起，把他们结为爱情的终身伴侣。于是喇叭声响起来了——悦耳得象一个充满了欢乐和期望的小孩子的声音。它扩大成为风琴声，最后变成充满了洪亮的高贵的音色所组成的暴风雨，使人听到非常愉快，然而它却是强烈得足够打碎坟上的石头。

挂在唱诗班席位顶上的那只小船，这时落到他们两人面前来了。它变得非常庞大和美丽；它有绸子做的帆和镀金的帆桁：它的锚是赤金的，每一根缆索，象那支古老的歌中所说的，是“掺杂着生丝”。这对新婚夫妇走上这条船，所有做礼拜的人也跟着他们一起走上来，因为大家在这儿都有自己的位置和快乐。教堂的墙壁和拱门，象接骨木树和芬芳的菩提树一样，都开出花来了；它们的枝叶在摇动着，散发出一种清凉的香气；于是它们弯下来，向两边分开；这时船就起锚，在中间开过去，开向大海，开向天空；教堂里的每一根蜡烛是一颗星，风吹出一首圣诗的调子，于是大家便跟着风一起唱：

“在爱情中走向快乐!——任何生命都不会灭亡！永远的幸福！哈利路亚!”

这也是雨尔根在这个世界里所说的最后的话。连接着不灭的灵魂的那根线现在断了；这个阴暗的教堂里现在只有一具死尸——风暴在它的周围呼啸,用散沙把它掩盖住。

第二天早晨是礼拜天;教徒和牧师都来做礼拜。到教堂去的那条路是很难走的,在沙子上几乎无法通过。当他们最后到来的时候,教堂的入口处已经高高地堆起了一座沙丘。牧师念了一个简短的祷告，说：上帝把自己的屋子的门封了，大家可以走开，到别的地方去建立一座新的教堂。



于是他们唱了一首圣诗，然后就都回到自己的家里去。

在斯卡根这个镇上，雨尔根已经不见了；即使在沙丘上人们也找不到他。据说滚到沙滩上来的汹涌的浪涛把他卷走了。

他的尸体被埋在一个最大的石棺——教堂——里面。在风暴中，上帝亲手用土把他的棺材盖住；大堆的沙子压到那上面，现在仍然压在那上面。

飞沙把那些拱形圆顶都盖住了。教堂上现在长满了山楂和玫瑰树；行人现在可以在那上面散步，一直走到冒出沙土的那座教堂塔楼。这座塔楼象一块巨大的墓碑，在附近十多英里地都望得见。任何皇帝都不会有这样漂亮的墓碑！谁也不来搅乱死者的安息，因为在此以前谁也不知道有这件事情：这个故事是沙丘间的风暴对我唱出来的。

译 后 记

《守塔人奥列》（Taarnvœgteren Ole）原著发表于一八五九年，收集在《新的童话和故事》第三集里。《安妮·莉斯贝》(Anne Lisbeth),也发表于一八五九年。《孩子们的闲话》（Børnesnak）也是这年发表的，它所写的是安徒生儿时的亲身经历。《一串珍珠》(Et Stykke Perlesnor)第一次发表于一八五六年,但是收集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新的童话和故事》里。《笔和墨水壶》(Pen og Blækhuus)和《墓里的孩子》（Barnet i Graven）也都发表于一八五九年。《两只公鸡》（Gaardhanen og Veirhanen）、《美》(Deilig)和《沙丘的故事》（En Historie fra Klitterne）都发表于一八六〇年，收集在《新的童话和故事》第四集里。

从这几篇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童话式的幻想在这里已经不多见了。安徒生是在用朴素的笔墨直接描写现实的人生。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本书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2 年版本译出

沙 丘 的 故 事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中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875 插页 2 字数 71,000

1986 年 8 月新 2 版 198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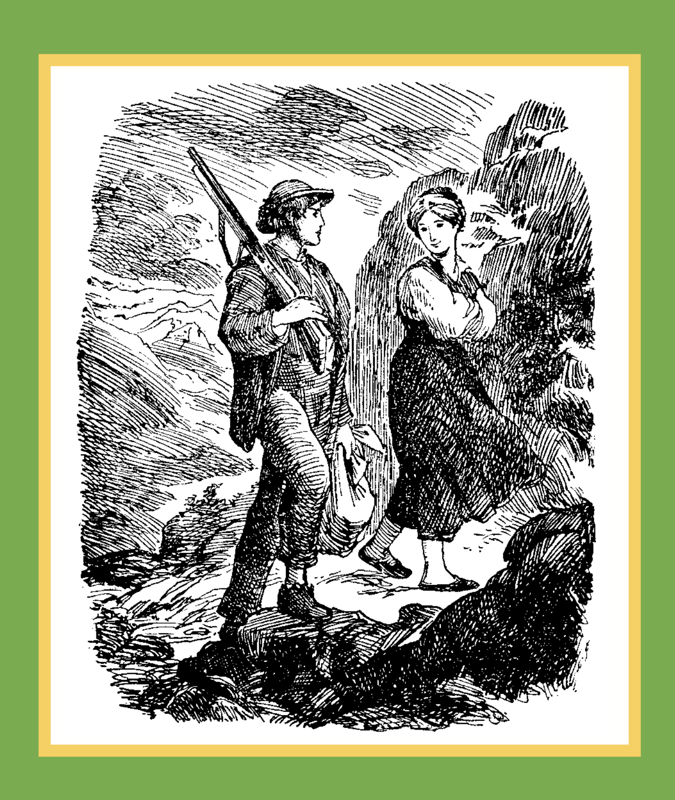
(原上海文艺版)

印数：166,101—198,100 册

书号 · 10188 · 38 定价：0.65 元

书　号：10188 · 38

定　价：　0.65 元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一

冰 姑 娘

叶 君 健 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一

冰　姑　娘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所收集的十篇作品，在形式上虽然是童话，但实际上是一些具有独创性的散文和游记式的中篇小说。我们从这个集子里，也可以更进一步看到安徒生作品中所具有的浓厚的人民思想感情。例如，他在《两兄弟》和《古教堂的钟》两篇里歌颂了出身寒微而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在《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这一篇里歌颂了“绅士”们所不能理解的、纯朴的庄稼人的爱情。

目　　次

演木偶戏的人

轮船上有一个年纪相当大的演木偶戏的人。他有一副愉快的面孔。如果他这个面孔的表情是代表实际情况的话，那么他就要算是人世间一个最幸福的人了。他说他正是这样的一个人，而且是我听他亲口这样说的。他是我的同胞——一个丹麦人；他同时也是一个旅行剧团的导演。他的整个班子装在一个大匣子里，因为他是一个演木偶戏的人。他说他有一种天生的愉快心情，而且这种心情还被一个工艺学校的学生“洗涤”过一次。这次实验的结果使他成为一个完全幸福的人。我起初并没有马上就听懂其中的道理，不过他把整个的经过都解释给我听。下面是全部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斯拉格尔斯，”他说。“我正在一个邮局的院子里演木偶戏。观众非常拥挤——除了两个老太婆以外，全是小孩子。这时有一个学生模样的人，穿着一身黑衣服，走了进来。他坐下来，在适当的时候发笑，在适当的时候鼓

掌。他是一个很不平常的看客！我倒很想知道，他究竟是一个什么人。我听说他是工艺学校的一个学生。这次特别被派到乡下来教育老百姓的。

“我的演出在八点钟就结束了，因为孩子们须得早点上床去睡觉——我不能不考虑观众的习惯。在九点钟的时候，这个学生开始演讲和实验。这时我也成为他的听众之一。又听又看，这真是一桩痛苦的事情。象俗话所说的，大部分的东西在我的头上滑过而钻进牧师的脑袋里去了。不过我还是不免起了一点感想：如果我们凡人能够想出这么多东西，我们一定是打算活得很久——比我们在人世间的这点生命总归要久一点。他所实验的这些东西可算是一些小小的奇迹，都做得恰到好处，非常自然。象这样的一个工艺学校学生，在摩西和预言家的时代，一定可以成为国家的一个圣人①；但是假如在中世纪，他无疑地会被烧死②。

---

① 摩西和预言家都是基督教圣经旧约里的人物，生活在大约纪元前一千二百年间。在这时代希伯莱人因为迁居不定，须得经常想出许多办法来解决生活上的问题。因此有新思想的人都受到尊崇。

② 在欧洲中世纪教会统治之下，凡是有新奇思想的人都被视为异端，当做魔鬼的烧死。

“我一整夜都没有睡。第二天晚上,当我做第二次演出的时候,这位学生又来了;这时我的心情变得非常好。我曾经从一个演戏的人听到一个故事：据说当他演一个情人的角色的时候，他头脑中总是想看观众中的一个女客。他只是为她而表演；其余的人他都忘得干干净净。现在这位工艺学校的学生就是我的‘她’,我的唯一看客,我真是为‘她’而演戏。等这场戏演完了、所有的木偶都出来谢了幕以后,这位工艺学校的学生就请我到他的房里去喝一杯酒。他谈起我的戏，我谈起他的科学。我相信我们两方面都感到非常满意。不过我还得有些保留，因为他虽然实验了许多东西,但是却说不出一个道理。比如说吧,有一片铁一溜出螺旋形的器具就有了磁性。这是什么道理呢？铁忽然获得了一种精气，但这种精气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呢？我想这和现实世界里的人差不多:上帝让人在时间的螺旋器具里乱撞,于是精气附在人身上,于是我们便有了一个拿破仑,一个路德，或者类似的人物。

“‘整个的世界是一系列的奇迹,’学生说,‘不过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只是把它们叫做日常事件。’

“于是他侃侃而谈，作了许多解释，直到后来我忽然觉得好象我的头盖骨一下子被揭开了。老实说，要不是现在我已经老了，我马上就要到工艺学校去学习学习研究这个世界的办法，虽然我现在已经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了。

“‘一个最幸福的人！’他说；他似乎对我的这句话颇感兴味。‘你是幸福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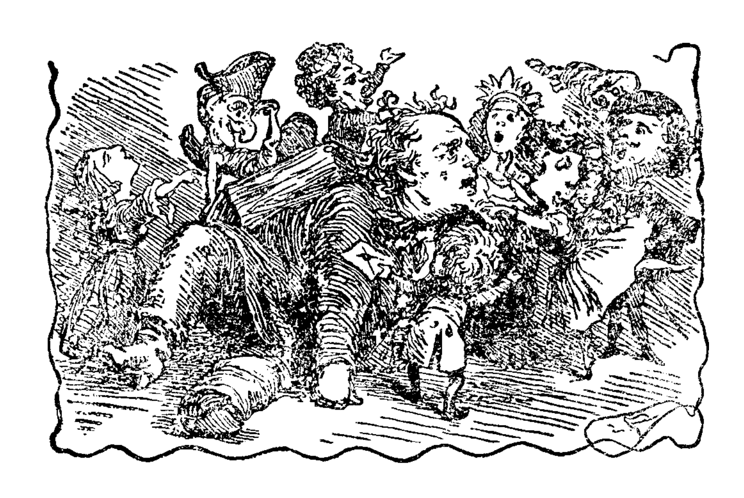
“‘是，’我说，‘我和我的班子无论到什么城市里去，都受到欢迎。当然，我也有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常常象一个妖精——一个恶梦——似的来到我心里，把我的好心境打乱。这个希望是：我希望能成为一个真正戏班子的老板，一个真正男演员和女演员的导演。’

“‘你希望你的木偶都有生命；你希望它们都变成活生生的演员，’他说。‘你真的相信，你一旦成了他们的导演，你就会变得绝对幸福吗？’

“他不相信有这个可能，但是我却相信。我们把这个问题从各个方面畅谈了一通，谈来谈去总得不到一致的意见。虽然如此，我们仍然碰了杯——酒真是好极了。酒里一定有某种魔力，否则我就应该醉了。但事实不是这样；我的脑筋非常清楚。房间里好象有太阳光——而这太阳光是从这

位工艺学校学生的脸上射出来的。这使我想起了古时候的一些神仙，他们永远年轻，周游世界。我把这个意思告诉他，他微笑了一下。我可以发誓，他一定是一个古代的神仙下凡，或者神仙一类的人物。他一定是这样的一个人物：我最高的希望将会得到满足，木偶们将会获得生命，我将成为真正演员的导演。

“我们为这事而干杯。他把我的木偶都装进一个木匣子，把这匣子绑在我的背上，然后让我钻进一个螺旋形的器



具里去。我现在还可以听得见，我是怎样滚出来、躺在地板上的。这是千真万确的事情；全班的戏子从匣子里跳出来。

我们身上全有精气附体了。所有的木偶现在都成了有名的艺术家——这是他们自己讲的；而我自己则成了导演。现在一切都齐备，可以登台表演了。整个的班子都想和我谈谈。观众也是一样。

“女舞蹈家说，如果她不用一只腿立着表演，整个的剧院就会关门；她是整个班子的女主角，同时也希望大家用这个标准来对待她。表演皇后这个角色的女演员希望在下了舞台以后大家仍然把她当做皇后看待，否则她的艺术就要生疏了。那位专门充当送信人的演员，也好象一个初次恋爱的人一样，做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因为他说，从艺术的



完整性讲，小人物跟大人物是同样重要。男主角要求只演退场的那些场面，因为这些场面会叫观众鼓掌。女主角只愿意在红色灯光下表演，因为只有这种灯光才对她合适——她不愿意在蓝色的灯光下表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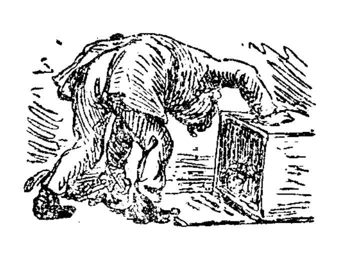
“他们简直象关在瓶子里的一堆苍蝇，而我却不得不跟他们一起挤在这个瓶子里，因为我是他们的导演。我的呼吸停止了，我的头脑昏了，世上再没有什么人象我这样可怜。我现在是生活在一群新的人种中间。我希望能把他们



再装进匣子里，我希望我从来没有当过他们的导演。我老老实实地告诉他们说，他们不过是木偶而已。于是他们就把我打得要死。

“我躺在我自己房间里的床上。我是怎样离开那个工艺学校学生的，大概他知道；我自己是不知道的。月光照在地板上；木匣子躺在照着的地方，已经翻转来了；大大小小的木偶躺在它的附近，滚做一团。但是我再也不能耽误时间了。我马上从床上跳下来，把它们统统捞进去，有的头朝下，有的用腿子站着。我赶快把盖子盖上，在匣子上坐下来。这副样儿是值得画下来的。你能想象出这副样儿吗？我是能的。

“‘现在要请你们待在里面了，’我说，‘我再也不能让你们变得有血有肉了！’



“我感到全身轻松了一截，心情又好起来。我是一个最幸福的人了。这个工艺学校学生算是把我的头脑洗涤一番了。我幸福地坐着，当场就在匣子上睡去了。第二天早晨——事实上是中午，因为这天早晨我意外地睡得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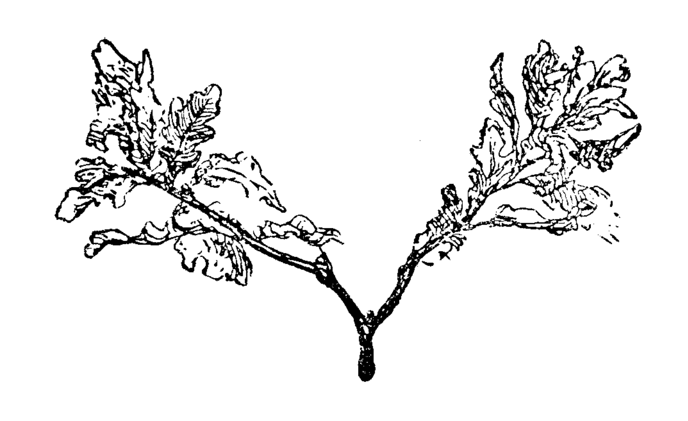
——我仍然坐在匣子上，非常快乐，同时也体会到我以前的那种希望真是太傻。我去打听那个工艺学校的学生，但是他已经象希腊和罗马的神仙一样不见了。从那时起，我一直是一个最幸福的人。

“我是一个幸福的导演，我的演员也不再发牢骚了，我的观众也很满意——因为他们尽情地欣赏我的演出。我可以随便安排我的节目。我可以随便把剧本中的最好的部分选出来演，谁也不会因此对我生气。那些三十年前许多人抢着要看、而且看得流出眼泪的剧本，我现在都演出来了，虽然现在的一些大戏院都瞧不起它们。我把它们演给小孩子

们看，小孩子们流起眼泪来，跟爸爸和妈妈没有什么两样。我演出约翰妮·蒙特法康和杜威克，不过这都是节本，因为小孩子不愿意看拖得太长的恋爱故事。他们喜欢简短和感伤的东西。

“我在丹麦各地都旅行过。我认识所有的人，所有的人也认识我。现在我要到瑞典去了。如果我在那里的运气好、能够赚很多的钱，我就做一个真正的北欧人——否则我就不做了。因为你是我的同乡，所以我才把这话告诉你。”

而我呢，作为他的同胞，自然要把这话马上传达出来——完全没有其他的意思。



两 兄 弟

丹麦有一个岛；岛上的麦田里露出古代法庭的遗迹，山毛榉林中冒出高大的树。在这些东西中间有一个小市镇；镇上的房子都很矮，屋顶上盖的全是红瓦。在这样的一座屋子里有一个敞口灶；在灶里白热的炭火上熬着一些稀奇的东西。有的东西在玻璃杯里煮，有的东西在混合，有的东西在蒸发，有的草药在擂钵里被捣碎。一个老人在做这些事情。

“一个人只能做正确的事情，”他说。“是的，只能做正确的事情。我们应该认识一切造物的本来面目，同时坚持真理。”

那个贤德的主妇这时和她的两个男孩子正坐在房间里。这两个孩子的年纪虽小,但是思想已经很象成年人。妈妈常常和他们谈起真理和正义,同时也教育他们坚持真理,因为真理就是上帝在这世界上的一面镜子。

较大的孩子看起来是很聪明伶俐的。他最大的兴趣是阅读关于大自然的威力、关于太阳和星星这类的事情——什么童话也没有比这更使他感到兴趣。啊,如果他能出去作探险的旅行、或发明一种办法来模仿鸟儿的翅膀在空中飞行,那将是多么愉快的事情啊!是的,发明这些东西是正当的事情!爸爸说得对,妈妈也说得对:真理使世界前进。

弟弟是比较安静些,整天跟书本在一起。当他读到雅各穿上羊皮伪装成为以扫、以便骗取他哥哥的继承权的时候①,他的小手就捏成一个拳头,表示出他对于欺骗者的愤怒。当他读到关于暴君、世上的罪恶和不义的事情的时候,他的眼睛里就冒出眼泪。他的心中有这么一个强烈的思想:正义和真理最后一定会胜利的。有一天晚上,他已经上床

---

① 雅各和以扫是兄弟。以扫是长子,有继承权;当他们的父亲要死的时候,雅各穿上羊皮(因为以扫身上多毛),伪装成为以扫;父亲的眼睛看不见,摸了他一下,以为他真是以扫,就给予他长子应得的权利。事见旧约圣经“创世记”第二十七章。

去睡了，不过窗帘还没有拉拢；一道亮光射到他身上来：他在抱着书睡觉，因为他想把索龙①的故事读完。

他的思想领着他作奇异的航行；他的床简直就象一个鼓满了风的船。他在做梦吗，这是怎么回事儿？他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在时间的大洋中航行。他听到索龙的声音。他听见有人以一种奇怪、但是易懂的方言，念出这样一个丹麦的谚语："国家是应该以法治理的！"

人类的智慧之神现在就在这个贫寒的屋子里面。他向床上弯下腰，在这个孩子的额上亲吻了一下："愿你坚强地保持你的荣誉！愿你坚强地参加生活的斗争！愿你拥抱着真理，向真理的国度飞去！"

哥哥还没有上床。他站在窗旁，望着草原上升起的白雾。这并非象老保姆所说的那样，是小鬼在跳舞。他现在知道得很清楚，这是水蒸气：因为它比空气还要温暖，所以它能上升。一颗流星把天空照亮起来，于是这孩子的思想就马上从地上的雾气飞到闪烁的流星上去。天上的星星在眨着眼睛，好象在向地上放下许多金丝。

---

① 索龙（Solon）是古希腊一个有名的立法者，为当时"七大智者"之一。

“跟我一起飞吧!”这孩子的心里发出这样的一个歌声。人类伟大的智慧带着他向太空飞去——飞得比雀子、比箭、比地上所有能飞的东西还要快。星星射出的光线，把太空中的球体彼此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地球在稀薄的空气中旋转；它上面所有的城市似乎都连接在一起。有一个声音在这些天体之间响着:

“当伟大的精神智慧把你带到太空中去的时候,什么是远，什么是近呢?”

这个孩子又站在窗子旁边朝外望,弟弟睡在床上,妈妈喊着他们的名字：安得尔斯和汉斯 · 克利斯仙。

丹麦知道他们；全世界也知道他们——他们是奥尔斯得兄弟①。





⑤ 安得尔斯 · 奥尔斯得（Anders Sandö Örsted，1778－1860）是丹麦的哲学家、名律师和政治家,一八五三年曾任丹麦的首相。汉斯 · 克利斯仙 · 奥尔斯得（Hans Christian Örsted，1777－1851）是丹麦的名哲学家、发明家和作家。他发明电磁力。

古 教 堂 的 钟

——为席勒纪念册而作

在德国瓦尔登堡地方，槐树在大路旁边开满了美丽的花朵，苹果树和梨树在秋天被成熟的果实压弯了枝条。这儿有一个小城市：玛尔巴赫。它是那些微不足道的城市之一，但它是在涅加尔河边，处在一个美丽的位置上。这条河匆忙地流过许多村庄、古老的骑士城堡和青翠的葡萄园，为的是要把它的水倾泻到莱茵河里去。

这正是岁暮的时候，葡萄的叶子已经红了，天上在下着阵雨，寒风在吹。对于穷人来说，这并不是一个愉快的时节。日子一天比一天变得阴暗，而那些老式的房子内部更显得阴暗。街上就有这样的一幢房子；它的山形墙面向前街，它的窗子很矮，它的外表很寒酸。它里面住的一家人的确也很贫寒，但是非常正直和勤俭；在他们心的深处，他们怀着对于上帝的敬爱。

上帝很快就要送一个孩子给他们。时刻已经要到了。母亲躺在床上，感到阵痛和难过。这时她听到教堂塔上飘来的钟声——洪亮和快乐的钟声。这是一个快乐的时刻。钟声充满了这个祈祷着的女人的虔诚的心。她内心的思想飞向上帝。正在这时候，她生了一个男孩；她感到无限的快乐。教堂塔上的钟声似乎在把她的欢乐向全市，向全国播



送。两颗明亮的眼睛在向她凝望，这个小家伙的头发发着亮光，好象是镀了金似的。在十一月的一个阴暗的日子里，这个孩子就在钟声中被送到世界上来了。妈妈和爸爸吻了他，同时在他们的圣经上写道："一七五九年十一月十日，上帝送给我们一个男孩。"后来他加了一句，说孩子在受洗礼时起名为约翰 · 克里斯朵夫 · 佛里得利西。

这个小家伙，寒酸的玛尔巴赫城里的一个穷孩子，成了怎样的一个人呢？

的确，在那个时候谁也不知道，甚至那个老教堂的钟也不知道，虽然它悬得那样高，最先为他唱着歌——后来他自己也唱出一支非常美丽的歌：钟①。

这个小家伙在生长，这个世界也为他在生长。他的父母搬到另一个城里去了，但是他们在小小的玛尔巴赫还留下一些亲爱的朋友。因此有一天妈妈就带着儿子回去作一次拜访。孩子还只不过六周岁，但是他已经知道了圣经里的许多章节和虔诚的赞美诗。他常常在晚间坐在小凳上听爸爸念格勒尔特的寓言和关于救世主的诗②当他们听到这个人为了救我们而上十字架的时候，他流出眼泪，比他大两岁的姐姐就哭起来。

在他们第一次拜访玛尔巴赫的时候，这个城市还没有很大的改变。的确，他们离开它还没有多久。房子仍然跟以前一样,有尖尖的山形墙,倾斜的墙和低矮的窗子；但是教堂的墓地里却有了新的坟墓，而且那个老钟也躺在这儿墙边的草里。这钟是从塔上落下来的。它已经跌出一个裂口,再也发不出声音来了。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有一个新钟来代替它。

妈妈和儿子一起走到教堂里去。他们站在这个老钟面前。妈妈告诉孩子，许多世纪以来这个钟该是做了多少事情：它在人们受洗、结婚和入葬的时候,奏出音乐；它为庆祝、欢乐和火警发出声音；事实上,这个钟歌唱着人的整个一生。妈妈讲的话，这孩子永远没有忘记。这些话在他的心里盘旋着，直到后来他成人以后不得不把它唱出来。妈妈还告诉他，这钟怎样在她苦痛不安的时候发出安慰和快乐的声音，怎样在她生小孩子的时候奏出音乐和歌。孩子怀着虔诚的心情望着这个伟大的、古老的钟。他弯下腰来

---

① 指席勒的叙事诗《钟之歌》（Das Lied von der Glocke）。

② 格勒尔特（Christian Fürchtegott Gellert，1715－1769）是德国诗人和剧作家，但他以寓言和诗歌最驰名。

吻它,虽然它躺在乱草和荨麻之间,裂了口,满身是锈。

孩子在贫困中长大了;这个钟深深地留在他的记忆里。他是又瘦又高，长了一头红发,满脸雀斑。是的,这就是他的外貌,但是他有两颗明亮的、象深水一样的眼睛。他的发展怎样呢？他的发展很好，好得叫人羡慕！他进了军官学校,而且受到优待,进了世家子弟所进的那一科。这是一种光荣和幸运。他穿起皮靴和硬领，戴着扑了粉的假发。他在学习知识——“开步走!”“立定!”和“向前看!”这个范畴里的知识。这大概不会是白学的。

那个被人忘记了的老教堂的钟总有一天会走进熔炉。它会变成什么呢？这是很难说的。但是那个年轻人心里的钟会变成什么呢？这也同样是很难说的。他心里有一个声音洪亮的金属品——它总有一天要向世界唱出歌来。学校的空间越窄狭,“开步走！立定！向前走!”的声音越紧张,这个年轻人心里的歌声就越强壮。他在同学中间把这个歌声唱出来,而这歌声越过了国境。但他在这儿受教育、领制服和食宿并不就是为了唱歌呀。他是一座大钟里的一个固定的螺丝钉——我们都是一架机器的零件。我们对于自己了解得多么少啊！别的人——即使是最好的人——怎么会

了解我们呢？但是宝石只有在压力下才能形成。这里现在有的是压力。世界在时间的过程中会不会认识这颗宝石呢？

有一个盛大的庆祝会在这国家的首都举行。无数的灯光亮起来了，焰火照耀着天空。人们现在还记得起那次辉煌的景象，因为正是在那个时候他带着眼泪和苦痛的心情想要逃到外国去。他不得不离开祖国、母亲和所有亲爱的人，否则他就得在一个平凡的生活旋涡中淹没掉。

那个老钟仍然是完好如故。它藏在玛尔巴赫的教堂墙边，完全被人忘记了！风在它身上吹过去，可能告诉它一点关于他的消息，因为这钟在他出生的时候曾经唱过歌。风可能告诉它自己怎样寒冷地在他身上吹过去，他怎样因为疲劳过度而在邻近的森林里倒下来，他怎样拥抱着他的宝物——他对未来的希望：已经完成的那几页菲爱斯柯①。风可能说出：当他在读这部悲剧的时候，他的支持者——全是些艺术家——都偷偷溜走而去玩九柱戏②。风可能说出：

① 菲爱斯柯（Fiesko）是席勒所写的一个剧本。

② 九柱戏（Keglespillet）是德国的一种游戏：九根一尺来长的柱子竖在地上，围成一个小圈，然后把一个圆球滚过去，看是否能把这些柱子打倒。

这个面色苍白的逃亡者整星期、整月地住在一个寒酸的客栈里,老板不是吵闹就是喝酒;当他正在唱着理想之歌的时候,人们却在周围粗暴地作乐。这是艰难的日子,阴暗的日子！心儿得为它所要唱出的东西先受一番苦和考验。

那个古老的钟也经历过阴暗的日子和寒冷的夜，但是它感觉不到,人类胸怀中的钟可是能感觉得到困苦的时刻。这个年轻人的情形怎样呢？是的,这个钟飞得很远,比它在高塔上发出的声音所能达到的地方还远。至于这个年轻人,他心里的钟声所达到的地方，比他的腿步所能走到和他的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还要远。它在大洋上，在整个的地球上响着。

现在让我们先听听这个教堂的钟吧。它从玛尔巴赫被运走了。它被当作旧铜卖了。它得走进巴恩州的熔炉里去。它究竟是怎样到那里去的呢？什么时候去的呢？唔，这只好让钟自己来讲——如果它能讲的话。这当然不是一件顶重要的事情。不过有一件事是很肯定的：它来到了巴恩的首府。自从它从钟楼上跌下来的时候起，有许多年已经过去了。它现在得被熔化，作为一座新铸的纪念碑的材料的一部分——德国人民的一个伟大的雕像。现在请听这事情

是怎样发生的吧！这个世界上有的是奇异和美丽的事情！

在丹麦一个布满了山毛榉树和坟墓的绿岛上住着一个穷苦的孩子。他拖着一双木鞋，常常用一块旧布包着饭食送给他的父亲吃。父亲在码头上专门为船只雕刻“破浪神”。这个穷苦的孩子成了这个国家的财宝：他从大理石刻出的美丽东西，使全世界的人看到都非常惊异。现在他接受了一件光荣的工作:用泥土雕塑出一个庄严美丽的人像,然后再从这个人像铸出一个铜像。这个人像的名字就是他的父亲曾经在圣经上写过的:约翰 · 克里斯朵夫 · 佛里得利西。

火热的古铜流进模子里去。是的，谁也没有想起那个古教堂的钟的故乡和它的逝去了的声音。这钟流进模子里去,形成一个人像的头和胸部。这尊像现在已经揭幕了。它现在已经立在斯杜特加尔特的古宫面前。它所代表的那个人,活着的时候,曾经在这块地方走来走去；他感到外界的压迫，他的内心在做尖锐的斗争。他——玛尔巴赫出生的一个孩子，军事学校的一个学生,逃亡者,德国不朽的伟大诗人——他歌唱瑞士的解放者和法国的一位得到上天感召的姑娘①。

这是一个美丽的晴天。在这个庄严的斯杜特加尔特城

里，旗帜在屋顶上和尖塔上飘扬。教堂所有的钟都发出节日和欢乐的声音。只有一个钟是沉默的。但是它在明朗的太阳光中射出光辉，它从一尊高贵的人像的面上和胸前射出光辉。自从玛尔巴赫塔上的钟为一个受难的母亲发出快乐和安慰的钟声那天起。一整个世纪已经过去了。那一天，这个母亲在穷困中和简陋的房子中生出了一个男孩。这孩子后来成为一个富有的人——他的精神财富给世界带来幸福。他——一个善良的女人所生的诗人，一个伟大、光荣的歌手：约翰·克里斯朵夫·佛里得利西·席勒。

① 指席勒的两个名剧本威廉·退尔（Vilhelm Tell）和奥尔良的姑娘（Die Jungfrau von Orleans）。

乘邮车来的十二位旅客

严霜，满天星斗，万籁无声。

砰！有人把一个旧罐子扔到门上。啪！啪！这是欢迎新年到来的枪声。这是除夕。钟正敲了十二下。

得——达——拉——拉！邮车到来了。这辆大邮车在城门口停了下来。它里面坐着十二个人，再也没有空地方了，所有的位子都占了。

“恭喜！恭喜！”屋子里的人说，因为大家正在祝贺新年。这时大家刚刚举起满杯的酒，打算为庆祝新年而干杯。

“祝你新年幸福和健康！”大家说。“祝你娶一个漂亮太太，赚很多的钱，什么麻烦事儿也没有！”

是的，这就是大家的希望。大家互相碰着杯子。城门外停着邮车，里面坐着陌生的客人——十二位旅客。

这些人是谁呢？他们都带有护照和行李。的确，他们还带来送给你、送给我和送给镇上所有的人的礼物。这些陌生的客人是谁呢？他们来做什么呢？他们带来了什么呢？

“早安！”他们对城门口的哨兵说。

“早安！”哨兵回答说，因为钟已经敲了十二下。

“你叫什么名字？你干什么职业？”哨兵问第一个下车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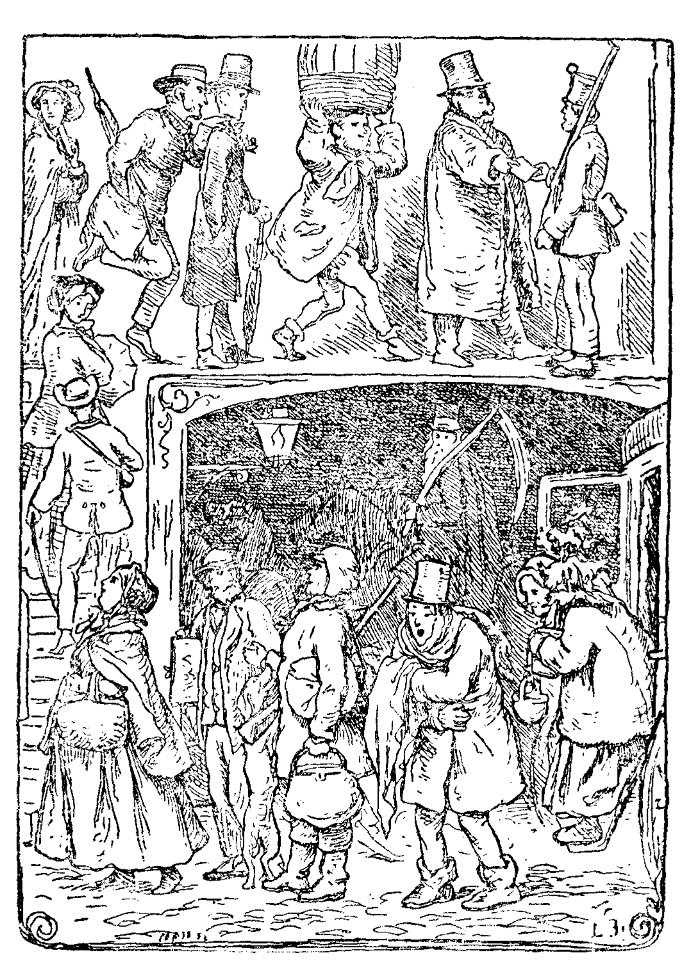
“请看护照上的字吧！”这人说。“我就是我！”他穿着熊皮大衣和皮靴子，样子倒很象一个了不起的人物。“许多人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明天来看我吧，我将送给你一个真正的新年。我把银毫子和银元扔给大家，我赠送礼物，我甚至还开舞会——整整三十一个舞会。比这再多的夜晚我可腾不出来了。我的船已经被冰冻住了，不过我的办公室里还是很温暖的。我是一个生意人；我的名字叫‘一月’。我身边只携带着单据。”

接着第二个人下车了。他是一位快乐朋友，一个剧团的老板，化装跳舞会以及你所能想象得到的一切娱乐的主持人。他的行李是一个大桶。

“在狂欢节的时候，我可以从里面变出比猫儿还要好的东西来①，”他说。“我叫别人愉快，也叫自己愉快。在我的

---

① 丹麦古时有一种游戏，即把一只猫儿关在一个桶里，然后用绳子把桶悬在树上。大家敲着桶，待桶敲破时猫儿就变出来了。



一家人中我的寿命最短。我只有二十八天！有时人们给我多加一天，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乌啦！”

“请你不要大声喊，”哨兵说。

“我当然可以喊，”这人说。“我是狂欢节的王子，在‘二月’这个名义下到各地去旅行的。”

现在第三个人下车了。他简直是一个斋神①的缩影。他趾高气扬，因为他跟“四十位骑士”有亲戚关系，他同时还是一个天气的预言家。不过这并不是一个肥差事，因此他非常赞成吃斋。他的扣子洞上插着一束紫罗兰，但是花朵儿都很小。

“‘三月’，走呀②！”第四个人在后面喊着，把他推了一下。“走呀！走呀！走到哨房里去呀。那里有混合酒吃！我已经闻到香味了！”

不过这不是事实，他只是愚弄他一下罢了③，因为这第四位旅客就是以愚弄人开始他的活动的。他的样子倒是蛮

---

① 斋戒是基督教中的一种仪式，经常在复活节，也就是在三月间举行。斋戒时期一共是四十天。这四十天在丹麦的传说中名为“四十位骑士日”。

② 这是一个文字游戏。Marts（三月）和 Marsch（开步走！）这个字的读音差不多，但意义完全不同。

③ 因为四月一日是“愚人节”。

高兴的，不大做事情，老是放假。

“我随人的心情而变化，”他说，“今天下雨，明天出太阳。我替人干搬出搬进的工作。我是搬家代理人，也是一个做殡仪馆生意的人。我能哭，也能笑。我的箱子里装着许多夏天的衣服，不过现在把它们穿起也未免太傻了。我就是这个样子。我要打扮的时候，就穿起丝袜子，戴上皮手筒。”

这时有一位小姐从车里走出来。

“我叫‘五月小姐’！”她说。

她穿着一身夏季衣服和一双套鞋。她的长袍是淡绿色的，头上戴着秋牡丹，身上发出麝香草的香气，弄得哨兵也不得不嗅一下。

“愿上帝祝福你！”她说——这就是她的敬礼。

她真是漂亮！她是一个歌唱家，但不是舞台上、而是山林里的歌唱家。她也不是市场上的歌唱家。不，她只在清新的绿树林里为自己的高兴而歌唱。她的皮包里装着克里斯仙·温得尔的“木刻”①——这简直象山毛榉树林；此外

① “木刻”（Traesnit）是丹麦十九世纪一个抒情诗人克里斯仙·温得尔（Christian Winther，1796－1876）的一部诗集的名称。

还装得有“李加尔特的小诗”① ——这简直象麝香草。

“现在来了一位太太——一位年轻的太太！”坐在车里的人说。于是一位太太便走出来了;她是年轻而纤细、骄矜而美丽的。

人们一看就知道，她生下来就是为了保护那“七个睡觉的人”② 的。她选一年中最长的一天来开一个盛大的宴会，好使人们有足够的时间把许多不同的菜吃掉。她自己有一辆“包车”,但是她仍然跟大家一起坐在邮车里,因为她想借此表示她并非骄傲得瞧不起人。她可不是单独地在旅行，因为她的弟弟“七月”跟她在一道。

他是一个胖胖的年轻人,穿着一身夏天的衣服,戴着一顶巴拿马帽。他的行李带得不多，因为行李这东西在炎热的天气里是一种累赘。他只带着游泳帽和游泳裤——这不能算很多。

---

① 李加尔特（Christian Ernst Richardt，1831－1892）是另一位丹麦十九世纪的诗人。

② 根据一个民间传说，在纪元 251 年六月二十七日七个基督徒被异教徒所追逐,他们逃到一个石洞里去,在那里面睡到纪元 446 年才醒。所以六月二十七日就成为“七个睡觉人”的纪念日。

现在妈妈“八月太太”来了。她是一个水果批发商，拥有许多蓄鱼池，兼当地主。她穿着一条鼓鼓的裙子①。她很肥胖，但是活泼；她什么事都干，她甚至还亲手送啤酒给田里的工人喝。

“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②”她说，“因为圣经上是这样说的。事做完了以后，你们可以在绿树林中跳舞和举行一次庆祝丰收的宴会！”

她是一个妈妈。

现在有一个男子走出来了。他是一个画师——一个色彩专家，树林是知道这情况的。叶子全都要改变颜色，而且只要他愿意，可以改变得非常美丽。树林很快就染上了红色、黄色和棕色。这位画家吹起口哨来很象一只黑色的燕八哥。他工作的速度非常快。他把紫绿色的啤酒花③的蔓藤缠在啤酒杯上，使它显得非常好看——的确，他有审美的眼光。他现在拿着的颜料罐就是他的全部行李。

---

① 原文 Store crinoline，这是十九世纪初欧洲流行的一种裙子；它里面衬有一个箍，使裙子向四周撒开。

② 这句话是引自圣经创世纪第三章第十九节。

③ 啤酒花是一种豆科植物，为制造啤酒的原料。

他后面接着来的是一个“拥有田产的人”。这人只是关心粮食的收获和土地的耕作；他对于野外打猎也感到一点兴趣。他有猎狗和猎枪，他的猎袋里还有许多硬壳果。咕碌——咕碌！他带的东西真多——他甚至还有一架英国犁。他谈着种田的事情，但是人们听不清他的话，因为旁边有一个人在咳嗽和喘气——“十一月”已经来了。

这人得了伤风病——伤风得厉害，因此手帕不够用，他只好用一张床单。虽然如此，他说他还得陪着女佣人做冬天的活计。他说，他一出去砍柴，他的伤风就会好了。他也喜欢干这桩事，因为他是木柴公会的第一把锯手。他利用晚上的时间来雕冰鞋的木底，因为他知道，几个星期以后大家需要这种有趣的鞋子。

现在最后的一个客人来了。她是“火钵妈妈”。她很冷，她的眼睛射出的光辉象两颗明亮的星星。她拿着栽有一株小枞树的花盆。

“我要保护和疼爱这棵树，好使它能在圣诞节的时候长大，能够从地上伸到天花板，点着明亮的蜡烛，挂着金黄苹果和剪纸。火钵象炉子似地发出暖气，我从衣袋里拿出一本童话，高声朗诵，好叫房间里的孩子们都安静下来。不过

树上的玩偶都变得非常活跃。树顶上的一个蜡制的小安琪儿，拍着他的金翅膀，从绿枝上飞下来，把房里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吻了一下，甚至把外面的穷孩子也吻了。这些穷孩子正在唱着关于“伯利恒的星”的圣诞颂歌。

“现在车子可以开了，”哨兵说。“我们已经弄清楚了这十二位旅客。让别一辆马车开出来吧。”

“先让这十二位进去吧，”值班的大尉说。“一次进去一位！护照留给我。每一本护照的有效期间是一个月。这段时间过去以后，我将在每一本护照上把他们的行为记下来。请吧，‘一月’先生，请你进去。”

于是他走进去了。

等到一年以后，我将告诉你这十二位先生带了些什么东西给你，给我，给大家。我现在还不知道，可能他们自己也不知道——因为我们是活在一个奇怪的时代里。



甲　　虫

皇帝的马儿钉得有金马掌①;每只脚上有一个金马掌。为什么他有金马掌呢?

他是一个很漂亮的动物,有细长的腿子,聪明的眼睛;他的鬃毛悬在颈上,象一片丝织的面纱。他背过他的主人在枪林弹雨中驰骋,听到过子弹飒飒地呼啸。当敌人逼近的时候,他踢过和咬过周围的人,与他们作过战。他背过他的主人在敌人倒下的马身上跳过去,救过赤金制的皇冠,救过皇帝的生命——比赤金还要贵重的生命。因此皇帝的马儿钉得有金马掌,每只脚上有一个金马掌。

甲虫这时就爬过来了。

"大的先来,然后小的也来,"他说,"问题不是在于身体的大小。"他这样说的时候就伸出他的瘦小的腿来。

"你要什么呢?"铁匠问。

---

① 原文是 Guldskoe,直译即"金鞋"的意思。这儿因为牵涉到马,所以一律译为马掌。



“要金马掌，”甲虫回答说。

“乖乖！你的脑筋一定是有问题，”铁匠说。“你也想要有金马掌吗？”

“我要金马掌！”甲虫说。“难道我跟那个大家伙有什么两样不成？他被人伺候，被人梳刷，被人看护，有吃的，也有

喝的。难道我不是皇家马厩里的一员么？”

“但是马儿为什么要有金马掌呢？”铁匠问，“难道你还不懂得吗？”

“懂得？我懂得这话对我是一种侮辱，”甲虫说。“这简直是瞧不起人。——好吧，我现在要走了，到外面广大的世界里去。”

“请便！”铁匠说。

“你简直是一个无礼的家伙！”甲虫说。

于是他走出去了。他飞了一小段路程，不久他就到了一个美丽的小花园里，这儿玫瑰花和薰衣草开得喷香。

“你看这儿的花开得美丽不美丽？”一只在附近飞来飞去的小瓢虫问。他那红色的、象盾牌一样硬的红翅膀上亮着许多黑点子。“这儿是多么香啊！这儿是多么美啊！”



“我是看惯了比这还好的东西的，”甲

虫说。“你认为这就是美吗？咳，这儿连一个粪堆都没有。”

于是他更向前走，走到一棵大紫罗兰花荫里去。这儿有一只毛虫正在爬行。

“这世界是多么美丽啊！”毛虫说：“太阳是多么温暖，一切东西是那么快乐！我睡了一觉——他就是大家所谓‘死’了一次——以后，我醒转来就变成了一只蝴蝶。”

“你真自高自大！”甲虫说。“乖乖，你原来是一只飞来飞去的蝴蝶！我是从皇帝的马厩里出来的呢。在那儿，没有任何人，连皇帝那匹心爱的、穿着我不要的金马掌的马儿，也没有这么一个想法。长了一双翅膀能够飞几下！咳，我们来飞吧。”

于是甲虫就飞走了。“我真不愿意生些闲气，可是我却生了闲气了。”

不一会儿，他落到一大块草地上来了。他在这里躺了一会儿，接着就睡去了。

我的天，多么大的一阵急雨啊！雨声把甲虫吵醒了。他倒很想马上就钻进土里去的，但是没有办法。他栽了好几个跟头，一会儿用他的肚皮、一会儿用他的背拍着水，至于说到起飞，那简直是不可能了。无疑地，他再也不能从这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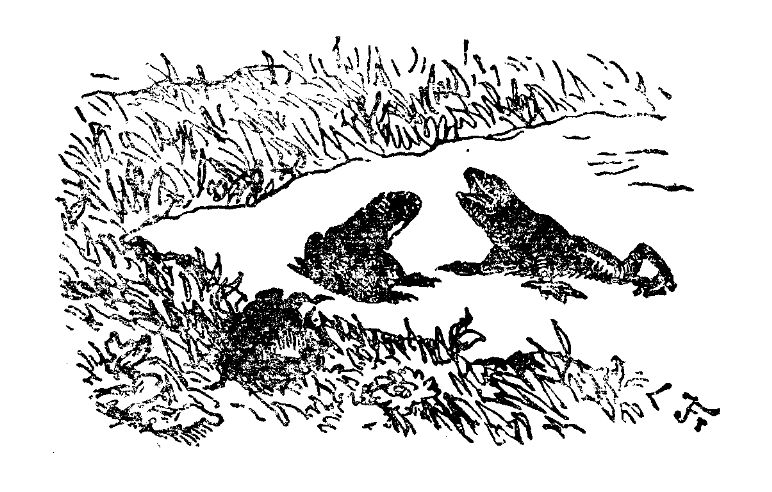
方逃出他的性命。他只好在原来的地方躺下，不声不响地躺下。

天气略微有点好转。甲虫把他眼里的水挤出来。他迷糊地看到了一件白色的东西。这是晾在那儿的一床被单。他费了一番气力爬过去，然后钻进这潮湿单子的折纹里。当然，比起那马厩里的温暖土堆来，躺在这地方是并不太舒服的。可是更好的地方也不容易找到，因此他也只好在那儿躺了一整天和一整夜。雨一直是在不停地下着。到天亮的时分，甲虫才爬了出来。他对这天气颇有一点脾气。

被单上坐着两只青蛙。他们明亮的眼睛射出极端愉快的光芒。

"天气真是好极了！"他们之中一位说。"多么使人精神爽快啊！被单把水兜住，真是再好也没有！我的后腿有些发痒，象是要去尝一下游泳的味儿。"

"我倒很想知道，"第二位说，"那些飞向遥远的外国去的燕子，在他们无数次的航程中，是不是会碰到比这更好的天气。这样的暴风！这样的雨水！这叫人觉得象是呆在一条潮湿的沟里一样。凡是不能欣赏这点的人，也真算得是不爱国的人了。"



“你们大概从来没有到皇帝的马厩里去过吧？”甲虫问。“那儿的潮湿是既温暖而又新鲜。那正是我所住惯了的环境；那正是合我胃口的气候。不过我在旅途中没有办法把它带来。难道在这个花园里找不到一个垃圾堆，使我这样有身份的人能够暂住进去，舒服一下子么？”

不过这两只青蛙不懂得他的意思，或者还是不愿意懂得他的意思。

“我从来不问第二次的！”甲虫说，但是他已经把这问题问了三次了，而且都没有得到回答。

于是他又向前走了一段路。他碰到了一块花盆的碎片。

这东西的确不应该躺在这地方；但是他既然躺在这儿，他也就成了一个可以躲避风雨的窝棚了。在他下面，住着好几家蠼螋。他们不需要广大的空间，但却需要许多朋友。他们的女性是特别富于母爱的，因此每个母亲就认为自己的孩子是世上最美丽、最聪明的人。

“我的儿子已经订婚了，”一位母亲说。“我天真可爱的宝贝！他最伟大的希望是想有一天能够爬到牧师的耳朵里去。他真是可爱和天真。现在他既订了婚，大概可以稳定下来了。对一个母亲说来，这真算是一件喜事！”

“我们的儿子刚一爬出卵子就马上顽皮起来了，”另外一位母亲说。“他真是生气勃勃。他简直可以把他的角都跑掉了！对于一个母亲说来，这是一件多大的愉快啊！你说对不对，甲虫先生？”她们根据这位陌生客人的形状，已经认出他是谁了。

“你们两个人都是对的，”甲虫说。这样他就被请进她们的屋子里去——也就是说，他在这花盆的碎片下面能钻进多少就钻进多少。

“现在也请你瞧瞧我的小蠼螋吧，”第三位和第四位母亲齐声说，“他们都是非常可爱的小东西，而且也非常有趣。

他们从来不捣蛋，除非他们感到肚皮不舒服。不过在他们这样的年纪，这是常有的事。”

这样，每个母亲都谈到自己的孩子。孩子们也在谈论着，同时用他们尾巴上的小钳子来夹甲虫的胡须。

“他们老是闲不住的，这些小流氓！”母亲们说。她们的脸上射出母爱之光。可是甲虫对于这些事儿感到非常无聊；因此他就问起最近的垃圾堆离此有多远。

“在世界很辽远的地方——在沟的另一边，”一只蠼螋回答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们没有谁跑得那么远，因为那样就会把我急死了。”

“但是我倒想走那么远哩，”甲虫说。于是他没有正式告别就走了；这是一种很漂亮的行为。

他在沟旁碰见好几个族人——都是甲虫之流。

“我们就住在这儿，”他们说。“我们在这儿住得很舒服。请准许我们邀您光临这块肥沃的土地好吗？你走了这么远的路，一定是很疲倦了。”

“一点也不错，”甲虫回答说。“我在雨中的湿被单里躺了一阵子。清洁这种东西特别使我吃不消。我翅膀的骨节里还得了风湿病，因为我在一块花盆碎片下的阴风中站过。

回到自己的族人中来，真是轻松愉快。”

“可能你是从一个垃圾堆上来的吧？”他们之中最年长的一位说。

“比那还高一点，”甲虫说。“我是从皇帝的马厩里来的。我在那儿一生下来，脚上就有金马掌。我是负有一个秘密使命来旅行的。请你们不要问什么问题，因为我不会回答的。”

于是甲虫就走到这堆肥沃的泥巴上来。这儿坐着三位年轻的甲虫姑娘。她们在格格地憨笑，因为她们不知道讲什么好。

“她们谁也不曾订过婚，”她们的母亲说。

这几位甲虫又格格地憨笑起来，这次是因为她们感到难为情。

“我在皇家的马厩里，从来没有看到过比这还漂亮的美人儿，”这位旅行的甲虫说。

“请不要惯坏了我的女孩子；也请您不要跟她们谈话，除非您的意图是严肃的。——不过，您的意图当然是严肃的，因此我祝福您。”

“恭喜！”别的甲虫都齐声地说。

我们的甲虫就这样订婚了。订完婚以后接踵而来的就是结婚，因为拖下去是没有道理的。

婚后的一天非常愉快;第二天也勉强称得上舒服;不过在第三天,太太的、可能还有小宝宝的吃饭问题就需要考虑了。

“我让我自己上了钩,”他说。“那么我也要让她们上一下钩，作为报复。——”

他这样说了,也就这样办了。他开小差溜了。他走了一整天，也走了一整夜。——他的妻子成了一个活寡妇。

别的甲虫说,他们请到他们家里来住的这位仁兄,原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流浪汉子；现在他却把养老婆的这个担子送到他们手里了。

“唔,那么让她离婚、仍然回到我的女儿中间来吧,”母亲说。“那个恶棍真该死,遗弃了她!”

在这期间，甲虫继续他的旅行。他在一片白菜叶上渡过了那条沟。在快要天亮的时候，有两个人走来了。他们看到了甲虫，把他捡起来,于是把他翻转来,复过去。他们两人是很有学问的。尤其是他们中的一位——一个男孩子。

“阿拉①在黑山石的黑石头里发现黑色的甲虫。可兰

经上不是这样写着的吗？”他问；于是他就把甲虫的名字译成拉丁文，并且把这动物的种类和特性叙述了一番。这位年轻的学者反对把他带回家去。他说他们已经有了同样好的标本。甲虫觉得这话说得有点不太礼貌，所以他就忽然从这人的手里飞走了。现在他的翅膀已经干了，他可以飞得很远。他飞到一个温室里去。这儿屋顶有一部分是开着的，所以他轻轻地溜进去，钻进新鲜的粪土里。

“这儿真是很舒服，”他说。

不一会他就睡去了。他梦见皇帝的马死了，梦见甲虫先生得到了马儿的金马掌，而且人们还答应将来再造一双给他。

这都是很美妙的事情。于是甲虫醒来了。他爬出来，向四周看了一眼。这温室里面真是可爱之至！巨大的棕榈树高高地向空中伸去；太阳把它们照得透明。在它们下面展开一片丰茂的绿叶，一片光彩夺目、红得象火、黄得象琥珀、白得象新雪的花朵！

“这要算是一个空前绝后的展览了，”甲虫说。“当它们

---

① 阿拉（Allah）即真主。

腐烂了以后；它们的味道将会是多美啊！这真是一个食物储藏室！我一定有些亲戚住在这儿。我要跟踪而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位可以值得跟我来往的人物。当然我是很骄傲的，同时我也正因为这而感到骄傲。”

这样，他就高视阔步地走起来。他想着刚才关于那只死马和他获得的那双金马掌的梦。

忽然一只手抓住了甲虫，掐着他，同时把他翻来翻去。

原来园丁的小儿子和他的玩伴正在这个温室里。他们瞧见了这只甲虫，想跟他开开玩笑。他们先把他裹在一片葡萄叶子里，然后把他塞进一个温暖的裤袋里。他爬着，挣扎着，不过孩子的手紧紧地捏住了他。后来这孩子跑向小花园的尽头的一个湖那边去。在这儿，甲虫就被放进一个破旧的、失去了鞋面的木鞋里。这里面插着一根小棍子，作为桅杆。甲虫就被一根毛线绑在这桅杆上面。所以现在他成为一个船长了；他得驾着船航行。

这是一个很大的湖；对甲虫说来，它简直是一个大洋。他害怕得非常厉害，所以他只有仰躺着，乱弹着他的腿子。

这只木鞋浮走了。它被卷入水流中去。不过当船一流得离岸太远的时候，便有一个孩子扎起裤脚，在后面追上，



把它又拉回来。不过,当它又流出去的时候,这两个孩子忽然被喊走了, 而且被喊得很急迫。所以他们就匆忙地离去了,让那只木鞋顺水漂流。这样,它就离开了岸,越漂越远。甲虫吓得全身发抖,因为他被绑在桅杆上,没有办法飞走。

这时有一个苍蝇来访问他。

“天气是多好啊!”苍蝇说。“我想在这儿休息一下,在这儿晒晒太阳。你已经享受得够久了。”

“你只是凭你的理解胡扯!难道你没有看到我是被绑

着的吗?”

“啊，但我并没有被绑着呀,”苍蝇说；接着他就飞走了。

“我现在可认识这个世界了,”甲虫说。“这是一个卑鄙的世界！而我却是它里面唯一的老实人。第一，他们不让我得到那只金马掌；我得躺在湿被单里,站在阴风里;最后他们硬送给我一个太太。于是我得采取紧急措施，逃到这个大世界里来。我发现了人们是在怎样生活，同时我自己应该怎样生活。这时人间的一个小顽童来了,把我绑起,让那些狂暴的波涛来对付我，而皇帝的那匹马这时却穿着金马掌散着步。这简直要把我气死了。不过你在这个世界里不能希望得到什么同情的！我的事业一直是很有意义的;不过,如果没有任何人知道它的话,那又有什么用呢？世人也不配知道它,否则,当皇帝那匹爱马在马厩里伸出它的腿来让人钉上马掌的时候,大家就应该让我得到金马掌了。如果我得到金马掌的话,我也可以算做那马厩的一种光荣。现在马厩对我说来,算是完了;这世界也算是完了。一切都完了!”

不过一切倒还没有完了。有一条船到来了，里面坐着



几个年轻的女子。

“看！有一只木鞋在漂流着，”一位说。

"还有一个小生物绑在里面,"另外一位说。

这只船驶近了木鞋。她们把它从水里捞起来。她们之中有一位取出一把剪刀,把那根毛线剪断,而没有伤害到甲虫。当她们走上岸的时候,她就把他放到草上。

"爬吧,爬吧!飞吧,飞吧!如果你可能的话!"她说。"自由是一种美丽的东西。"

甲虫飞起来,一直飞到一个巨大建筑物的窗子里去。然后他就又累又困地落下来,恰恰落到国王那只爱马的又细又长的鬃毛上去。马儿正是立在它和甲虫同住在一起的那个马厩里面。甲虫紧紧地抓住马鬃,坐了一会儿,恢复恢复自己的精神。

"我现在坐在皇帝爱马的身上——作为骑他的人坐着!我刚才说的什么呢?现在我懂得了。这个想法很对,很正确。马儿为什么要有金马掌呢?那个铁匠问过我这句话。现在我可懂得他的意思了。马儿得到金马掌完全是为了我的缘故。"

现在甲虫又变得心满意足了。

"一个人只有旅行一番以后,头脑才会变得清醒一些,"他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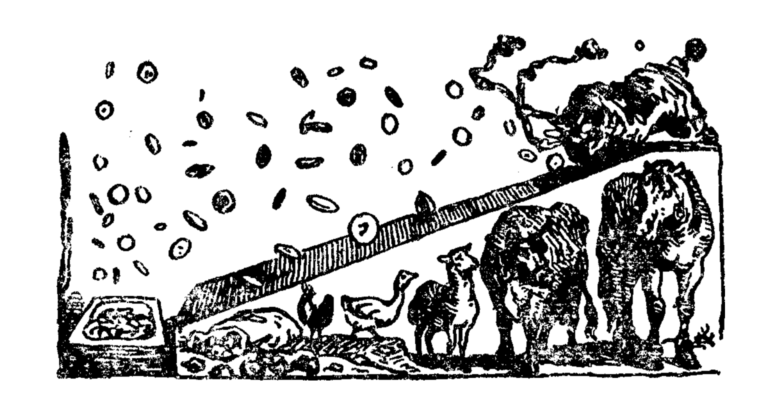


这时太阳照在他身上，而且照得很美丽。

“这个世界仍然不能说是太坏，”甲虫说。“一个人只须知道怎样应付它就成。”

这个世界是很美的，因为皇帝的马儿钉上金马掌，而他钉上金马掌完全是因为甲虫要骑他的缘故。

“现在我将下马去告诉别的甲虫，说大家把我伺候得如何周到。我将告诉他们我在国外的旅行中所得到的一切愉快。我还要告诉他们，说从今以后，我要待在家里，一直到马儿把他的金马掌穿破了为止。”



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

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故事。那是我小时候听来的。从那时起,我每次一想到它,就似乎觉得它更可爱。故事也跟许多人一样,年纪越大,就越显得可爱。这真是有趣极了!

我想你一定到乡下去过吧?你一定看到过一个老农舍。屋顶是草扎的,上面零乱地长了许多青苔和小植物。屋脊上有一个鹳鸟窠,因为我们没有鹳鸟是不成的。墙儿都有些倾斜,窗子也都很低,而且只有一扇窗子是可以开的。面包炉从墙上凸出来,象一个胖胖的小肚皮。有一株接骨木

树斜斜地靠着围篱。这儿有一株结结疤疤的柳树，树下有一个小水池，池里有一只母鸭和一群小鸭。是的，还有一只看家犬。它对什么来客都要叫几声。

乡下就只有这么一个农舍。这里面住着一对年老的夫妇——一个庄稼人和他的妻子。不管他们的财产少得多么可怜，他们总觉得放弃件把东西没有什么关系。比如他们的一匹马就可以放弃。它依靠路旁沟里的一些青草活着。老农人到城里去骑着它，他的邻居借它去用，偶尔帮忙这对老夫妇做点活，作为报酬。不过他们觉得最好还是把这匹马卖掉，或者用它交换些对他们更有用的东西。但是应该换些什么东西呢？

“老头子，你知道得最清楚呀，”老太婆说。“今天镇上是集日，你骑着它到城里去，把这匹马卖点钱出来，或者交换一点什么好东西：你做的事总不会错的。快到集上去吧。”

于是她替他裹好围巾，因为她做这件事比他能干；她把它打成一个双蝴蝶结，看起来非常漂亮。然后她用她的手掌心把他的帽子擦了几下。同时在他温暖的嘴上接了一个吻。这样，他就骑着这匹马儿走了。他要拿它去卖，或者把它换一件什么东西。是的，老头儿知道他应该怎样来办事

情的。

太阳照得象火一样,天上见不到一块乌云。路上布满了灰尘，因为有许多去赶集的人不是赶着车子,便是骑着马,或者步行。太阳是火热的，路上没有一块地方可以找到荫处。

这时有一个人拖着步子,赶着一只母牛走来,这只母牛很漂亮，不比任何母牛差。

“它一定能产出最好的奶!”农人想。“把马儿换一头牛吧——这一定很合算。”

“喂,你牵着一头牛!”他说。“我们可不可以在一起聊几句？听我讲吧——我想一匹马比一头牛的价值大，不过这点我倒不在乎。一头牛对于我更有用。你愿意跟我交换吗?”

“当然我愿意的!”牵着牛的人说。于是他们就交换了。

这桩生意就做成了。农人很可以回家去的，因为他所要做的事情已经做了。不过他既然计划去赶集，所以他就决定去赶集，就是去看一下也好。因此他就牵着他的牛去了。

他很快地向前走，牛也很快地向前走。不一会儿他们赶上了一个赶羊的人。这是一只很漂亮的羊，非常健壮，毛也好。

“我倒很想有这匹牲口，”农人心里想。“它可以在我们的沟旁边找到许多草吃。冬天它可以跟我们一起待在屋子里。有一头羊可能比有一头牛更实际些吧。我们交换好吗？”

赶羊人当然是很愿意的，所以这笔生意马上就成交了。于是农人就牵着他的一头羊在大路上继续往前走。

他在路上一个横栅栏旁边看到另一个人；这人臂下夹着一只大鹅。

“你夹着一个多么重的家伙！”农人说，“它的毛长得多，而且它又很肥！如果把它系上一根线，放在我们的小池子里，那倒是蛮好的呢。我的老女人可以收集些菜头果皮给它吃。她说过不知多少次：‘我真希望有一只鹅！’现在她可以有一只了。——它应该属于她才是。你愿不愿交换？我把我的羊换你的鹅，而且我还要感谢你。”

对方一点也不表示反对。所以他们就交换了；这个农人得到了一只鹅。

这时他已经走进了城。公路上的人越来越多，人和牲口挤做一团。他们在路上走，紧贴着沟沿走，一直走到栅栏那儿收税人的马铃薯田里去了。这人有一只母鸡，她被系在田里，为的是怕人多把她吓慌了，弄得她跑掉。这是一只短尾巴的鸡，她不停地眨着一只眼睛，看起来倒是蛮漂亮的。“咕！咕！”这鸡说。她说这话的时候，究竟心中在想什么东西，我不能告诉你。不过，这个种田人一看见，心中就想：“这是我一生所看到的最好的鸡！咳，她甚至比我们牧师的那只菢鸡母还要好。我的天，我倒很想有这只鸡哩！一只鸡总会找到一些麦粒，自己养活自己的。我想拿这只鹅来换这只鸡，一定不会吃亏。”

“我们交换好吗？”他说。

“交换！”对方说，“唔，那也不坏！”

这样，他们就交换了。栅栏旁的那个收税人得到了鹅；这个庄稼人带走了鸡。

他在到集上去的路上已经做了不少的生意了。天气很热，他也感到累，他想吃点东西，喝一杯烧酒。他现在来到了一个酒店门口，他正想要走进去，但店里一个伙计走出来了；他们恰恰在门口碰头。这伙计背着一满袋子的东西。

“你袋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农人问。

“烂苹果，”伙计说。“一满袋子喂猪的烂苹果。”

“这堆东西可不少！我倒希望我的老婆能见见这个世面呢。去年我们炭棚子旁的那棵老苹果树只结了一个苹果。我们把它保藏起来；它待在碗柜一直待到裂开为止。‘那总算是一笔财产呀。’我的老婆说。现在她可以看到一大堆财产了！是的，我希望她能看看。”

“你打算出什么价钱呢？”伙计问。

“价钱吗？我想拿我的鸡来交换。”

所以他就拿出那只鸡来，换得了一袋子烂苹果。他走进酒店，一直到酒吧间里来。他把这袋子苹果放在炉子旁边靠着，一点也没有想到炉子里正烧得有火。房间里有许多客人——贩马的，贩牲口的，还有两个英国人：他们非常有钱，他们的腰包都是鼓得满满的。他们还打起赌来呢。关于这事的下文，你且听吧。

嗞——嗞——嗞！嗞——嗞——嗞！炉子旁边发出的是什么声音呢？这是苹果开始在烤烂的声音。

“那是什么呢？”

唔，他们不久就知道了。他怎样把一匹马换得了一头

牛,以及随后一连串的交换,一直到换得烂苹果为止的这整个故事，都由他亲自讲出来了。

“乖乖！你回到家里去时,保管你的老婆结结实实地打你一顿!”那两个英国人说。“她一定会跟你吵一阵。”

“我将会得到一个吻，而不是一顿痛打,”这农人说。“我的女人将会说:老头子做的事儿总是对的。”

“我们打一个赌好吗?”他们说。“我们可以用满桶的金币来打赌——一百镑对一百一十二镑!”

“一斗金币就够了,”农人回答说。“我只能拿出一斗苹果来打赌，但是我可以把我自己和我的老女人加进去——我想这加起来可以抵得上总数吧。”

“好极了！好极了!”他们说。于是赌注就这么确定了。

店老板的车子开出来了。那两个英国人坐上去，农人也上去，烂苹果也坐上去了。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了农人的屋子面前。

“晚安，老太太。”

“晚安，老头子。”

“我已经把东西换来了!”

“是的，你自己做的事你自己知道,”老太婆说。



于是她拥抱着他，把那袋东西和客人们都忘记掉了。

“我把那匹马换了一头母牛，”他说。

“感谢老天爷，我们有牛奶吃了，”老太婆说。“现在我们桌上可以有奶做的食物、黄油和干奶酪了！这真是一桩最好的交易！”

“是的，不过我把那头牛换了一只羊。”

“啊，那更好！”老太婆说。“你真想得周到：我们给羊吃的草有的是。现在我们可以有羊奶、羊奶酪、羊毛袜子了！是的，还可以有羊毛睡衣！一头母牛可产生不了这么多的东西！她的毛只会白白地落掉。你真是一个想得非常周到的丈夫！”

“不过我把羊又换了一只鹅！”

“亲爱的老头子，那么我们今年的马丁节①的时候可以真正有鹅肉吃了。你老是想种种办法来使我快乐。这真是一个美丽的想法！我们可以把这鹅系住，在马丁节以前它就可以长肥了。”

“不过我把这只鹅换了一只鸡，”丈夫说。

“一只鸡？这桩交易做得好！”太太说。“鸡会生蛋，蛋可以孵小鸡，那么我们将要有一大群小鸡，将可以养一大院子的鸡了！啊，这正是我所希望的一件事情。”

“是的，不过我已经把那只鸡换了一袋子烂苹果。”

“现在我非得给你一个吻不可，”老太婆说。“谢谢你，

---

① 马丁节（Mortensdag）是在十一月十一日举行，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里，这个日子说明冬季的开始，等于我们的“立冬”。丹麦人在这天吃鹅肉。

我的好丈夫！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你知道，今天你离开以后，我就想今晚要做一点好东西给你吃。我想最好是鸡蛋饼加点香菜。我有鸡蛋，不过我没有香菜。所以我到学校老师那儿去——我知道他们种的有香菜。不过老师的太太，那个宝贝婆娘，是一个吝啬的女人。我请求她借给我一点。'借？'她对我说：'我们的菜园里什么也不长，连一个烂苹果都不结。我甚至连一个苹果都没法借给你呢。'不过现在我可以借给她十个，甚至一整袋子烂苹果呢。老头子，这真叫人好笑！"

她说完这话后就在他的嘴上接了一个响亮的吻。

"我喜欢看这幅情景！"那两个英国人齐声说。"老是走下坡路，而却老是快乐。这件事本身就值钱。"

所以他们就付给这个种田人一百一十二镑金子，因为他没有挨打，而是得到了吻。

是的，如果一个太太相信自己丈夫是世上最聪明的人和承认他所做的事总是对的，她一定会得到好处。

请听着，这是一个故事！这是我在小时候听到的。现在你也听到它了，并且知道那个老头子做的事儿总是对的。

雪　　人

“天气真是冷得可爱极了,我身体里要发出清脆的裂声来!”雪人说,“风可以把你吹得精神饱满。请看那儿一个发亮的东西吧,她在死死地盯着我。”他的意思是指那个正在下落的太阳。“她想要叫我对她挤眼是不可能的——我决不会在她面前就软下来的。”

他的头上有两大块三角形的瓦片作为眼睛。他的嘴巴是一块旧耙做的，因此他也算是有牙齿了。

他是在一群男孩子欢乐声中出生的；雪橇的铃声和鞭子的呼呼声欢迎他的出现。

太阳下山了，一轮明月升上来了；她在蔚蓝色的天空中显得又圆，又大，又干净，又美丽。

“她又从另一边冒出来了,”雪人说。他以为这又是太阳在露出她的脸面。“啊！我算把她的瞪眼病治好了。现在让她高高地挂在上面照着吧,我可以仔细把自己瞧一下,我真希望有什么办法可以叫我自己动起来。我多么希望动一



下啊！如果我能动的话，我真想在冰上滑它几下，象我所看到的那些男孩子一样。不过我不知道怎样跑。”

"完了！完了[1]！"那只守院子的老狗儿说。他的声音有点哑——他以前住在屋子里、躺在火炉旁边时就是这样。"太阳会教给你怎样跑的！去年冬天我看到你的祖先就是这样；在那以前，你祖先的祖先也是这样。完了！完了！他们一起都完了。"

"朋友,我不懂你的意思,"雪人说。"那东西能教会我跑吗?"他的意思是指的月亮。"是的，刚才当我在仔细瞧她的时候，我看到她在跑。现在她又从另一边偷偷地冒出来了。"

"你什么也不懂,"守院子的狗说。"可是你也不过是刚刚才被人修起来的。你看到的那东西就是月亮呀，而刚才落下的那东西就是太阳啦。她明天又会冒出来的。而且她会教你怎样跑到墙边的那条沟里去。天气不久就要变,这一点我在左后腿里就能感觉得到，因为它有点酸痛。天气要变了。"

"我不懂他的意思,"雪人说。"不过我有一种感觉,他在讲一种不愉快的事情。刚才盯着看我、后来又落下去的

---

① 在原文里这是一个双关语"Voek"。它字面的意思是:"完了!"或"去吧!"但同时它的发音也象犬吠声:"汪！汪!"

那东西——他把她叫做‘太阳’——决不是我的朋友。这一点我能够感觉得到。”

“完了！完了！”守院子的狗儿叫着。他兜了三个圈子，然后他就钻进他的小屋里躺下来了。

天气真的变了。天亮的时候，一层浓厚的雾盖满了这整个的地方。到了早晨，就有一阵风吹来——一阵冰冷的风。寒霜紧紧地盖着一切；但是太阳一升起，那是一幅多么美丽的景象啊！树木和灌木丛盖上一层白霜，看起来象一座完整的白珊瑚林。所有的枝子上似乎开满了亮晶晶的白花。许多细嫩的小枝，在夏天全被叶簇盖得看不见，现在都露出面来了——每一根都现出来了。这象一幅刺绣，白得放亮，每一根小枝似乎在放射出一种雪白晶莹的光芒。赤杨在风中摇动，精神饱满，象夏天的树儿一样。这是分外的美丽。太阳一出来，处处是一片闪光，好象一切都撒上了钻石的粉末似的；而雪铺的地上简直象盖满了大颗的钻石！一个人几乎可以幻想地上点着无数比白雪还要白的小亮点。

“这真是出奇的美丽，”一位年轻的姑娘跟一个年轻的男子走进这花园的时候说。他们两人恰恰站在雪人的身旁，望着那些发光的树。“连夏天都不会给我们比这还美丽

的风景！”她说；她的眼睛也射出光彩。

“而且在夏天我们也不会有这样的一位朋友，”年轻人说，指着那个雪人。“他真是漂亮！”

这姑娘格格地大笑起来，向雪人点了点头，然后就和她的朋友蹦蹦跳跳地在雪上舞过去了——雪在她的步子下发出疏疏的碎裂声，好象他们是在面粉上走路似的。

“这两个人是谁？”雪人问守院子的狗儿。“你在这院



子里比我住得久。你认识他们吗？”

“我当然认识他们的，”看院子的狗说。“她抚摸过我，他扔过一根骨头给我吃。我从来不咬这两个人。”

“不过他们是什么人呢？”雪人问。

“一对恋人——恋人！”守院子的狗说。“他们将要搬进一间共同的狗屋里去住，啃着一根共同的骨头。完了！完了！”

“他们是象你和我那样重要吗？”雪人问。

“他们属于同一个主人，”看院子的狗说。“昨天才生下来的人，所知道的事情当然是很少很少的。我在你身上一眼就看得出来。我上了年纪，而且知识渊博。我知道院子里的一切事情。有一个时期我并不是用链子锁着，在这儿的寒冷中站着的。完了！完了！”

“寒冷是可爱的，”雪人说。“你说吧，你说吧。不过请你不要把链子弄得响起来——当你这样弄的时候，我就觉得要裂开似的。”

“完了！完了！”看院子的狗儿叫着。“我曾经是一个好看的小伙子。人们说，我又小又好看，那时我常常躺在屋子里天鹅绒的凳子上，有时还坐在女主人的膝上。他们常

常吻我的鼻子，用绣花的手帕擦我的脚掌。我被叫做最美丽的哈巴哈巴小宝贝。不过后来他们觉得我长得太大了。



他们把我交到管家的手上。此后我就住在地下室里。你现在可以望见那块地方；你可以望见那个房间。我曾是它的主人，因为我跟那个管家的关系就是那样。比起楼上来，那的确是一个很小的地方，不过我在那儿住得很舒服，不再是象在楼上一样，常常被小孩子捉住或揪着。我同样得到好的食物，象以前一样，而且分量多。我有我自己的垫子，而且那儿还有一个炉子——这是在这个季节中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我爬到那个炉子底下，可以在那儿睡一觉。啊！我还在梦想着那个炉子哩。完了！完了！”

“那个炉子是很美丽的吗？”雪人问。“它象我一样吗？”

“它跟你恰恰相反。它是黑得象炭一样，有一个长颈和一个黄铜做的大肚子。它吞下木柴，所以它的嘴里喷出火



来。你必须站在它旁边，或者躺在它底下——那儿是很舒服的，你可以从你站着的这地方穿过窗子望见它。”

雪人瞧了瞧，看见一个有黄铜肚子的、擦得发亮的黑东西。火在它的下半身熊熊地烧着。雪人觉得有些儿奇怪；他感觉到身上发生出一种情感，他说不出一个理由来。他身上发生了一种变化，他一点也不了解；但是所有别的人，只要不是雪做的，都会了解的。

“那么为什么你离开了她呢？”雪人问。因为他觉得这火炉一定是一个女性。“你为什么要离开这样一个舒服的地方呢？”

“我是被迫离开的呀,”守院子的狗说。“他们把我赶出门外，用一根链子把我套在这儿。我把那个小主人的腿子咬过一口,因为他把我正在啃着的骨头踢开了。‘骨头换骨头’，我想。他们不喜欢这种作法。从那时起,我就被套在一根链子上，同时我也失去了我响亮的声音。你没有听到我声音是多么哑吗？完了！完了！事情就这样完了。”

不过雪人不再听下去了，而且在朝着管家住的那个地下室望;他在望着那房间里站在四只腿上的、跟雪人差不多一样大的火炉。

“我身上有一种痒痒的奇怪的感觉!”他说。“我能不能到那儿去一趟呢？这是一种天真的愿望，而我们天真的愿望一定会得到满足的。这也是我最高的愿望，我唯一的愿望。如果这个愿望得不到满足的话,那也真是太不公平了。我一定要到那儿去,在她身边偎一会儿,就是打破窗子进去也管不了。”

“你永远也不能到那儿去,”看院子的狗说。“如果你走近火炉的话，那么你就完了！完了!”

“我也几乎等于是完了,”雪人说。“我想我全身要碎裂了。”

这一整天雪人站着朝窗子里面望。在黄昏的时候，这个房间变得更逗人喜爱；一种温和的火焰，既不象太阳，也不象月亮，从炉子里射出来；不，这是一个炉子加上了柴火以后所能发出的那种亮光。每次房门一开，火焰就从它的嘴里燎出来——这是炉子的一种习惯。火焰明朗地照在雪人洁白的面上，射出红光，一直把他的上半身都照红了。

“我真是吃不消了，”他说。“当她伸出她的舌头的时候，她是多么美啊！”

夜是很长的。但是对雪人说来，可一点也不长。他站在那儿，沉浸在他美丽的想象中；他在寒冷中起了一种痒酥酥的感觉。

在早晨，地下室的窗玻璃上盖满了一层冰。冰形成了雪人所喜爱的，最美丽的冰花，不过它们却把那个火炉遮掩住了。它们在窗玻璃上融不掉；他也就不能再看到她了。他的身体里里外外都有一种痒酥酥的感觉。这正是一个雪人所最欣赏的寒冷天气。但是他却不能享受这种天气。的确，他可以、而且应该感到幸福的，但当他正在害火炉相思病的时候，他怎样能幸福起来呢？

“这种病对于一个雪人说来，是很可怕的，”守院子的

狗儿说。“我自己也吃过这种苦头，不过我已经渡过了难关。完了！完了！现在天气快要变了。”

天气的确变了。雪开始在融化。

雪融化得越多，雪人也就越变得衰弱起来。他什么也不说，什么牢骚也不发——这正说明相思病的严重。

有一天早晨,他忽然倒下来了。看哪,在他站过的那块地方，有一根扫帚把直直地插在地上。这就是孩子们做雪人时用作支柱的那根棍子。

“现在我可懂得了他的相思病为什么害得那样苦,”守院子的狗儿说。“原来雪人的身体里面有一个火钩,它在他的心里搅动。现在他也可算是渡过难关了。完了！完了！”

不久冬天就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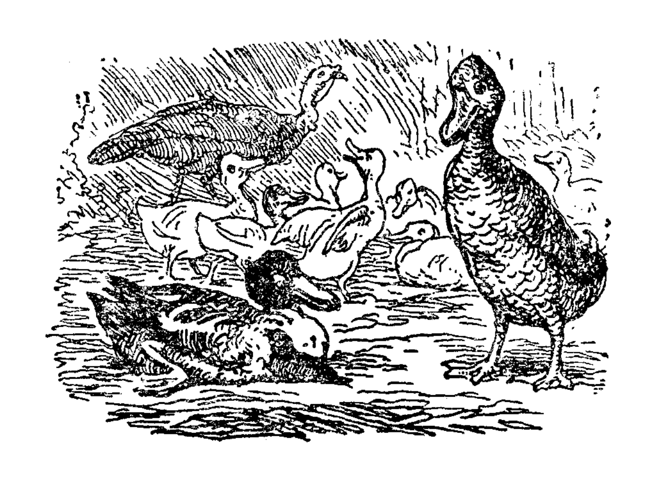
“完了！完了！”守院子的狗儿叫着；不过那屋子里的小女孩们唱起歌来:

快出芽哟，绿色的车叶草，新鲜而又美丽；
啊，杨柳啊，请你垂下羊毛一样软的新衣。
来吧，来唱歌啊，百灵鸟和杜鹃，
二月过去，紧接着的就是春天。

我也来唱：滴丽！滴丽！丁当！

来吧，快些出来吧，亲爱的太阳。

于是谁也就不再想起那个雪人了。



在养鸭场里

有一只母鸭从葡萄牙到来了。有人说她是从西班牙来的，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分别。大家都把她叫葡萄牙的鸭子。她下蛋,被人杀掉,然后被做成菜拿出来吃——这就是她一生的事业。不过，从她的蛋里爬出的那些小鸭子居然也被叫做葡萄牙的鸭子——这里面倒颇有文章。这整个家族现在只剩下一只鸭子了。她住在养鸭场里，而这个场子鸡也可以进去。有一只公鸡就在里面趾高气扬地走

来走去。

“他的大声啼叫倒使我怪讨厌的,”葡萄牙的鸭子说。“不过,虽然他不是一只公鸭,他倒还是蛮漂亮的——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他应该把他的声音略微节制一下，但是‘节制’是一种艺术,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能做得到。附近菩提树上的那些小小歌鸟就是这样。他们唱得才好听呢！他们的歌里有某种感动人的特点。我认为这种特点才配得上‘葡萄牙’这个形容词。如果我有这样的一只小歌鸟,我倒很愿意做他的一个慈爱的母亲呢,因为在我的血统里——葡萄牙的血统里——我有这种慈爱的心肠。”

当她正在说这话的时候，忽然有一只小小的歌鸟坠落下来了。他是从屋顶上倒栽葱地坠落下来的。一只猫儿在追着他，但是鸟儿拍着受伤的翅膀逃脱了，最后落到养鸭场里来。

“你看猫儿这个坏东西，简直原形毕露!”葡萄牙的鸭子说。“自从我有了孩子以后,我就领教过他了！这样一个东西居然得到生存的权利，在屋顶上跑来跑去！我想这种事情在葡萄牙是不容许的。”

她可怜这只小歌鸟,别的非葡萄牙种的鸭子也可怜他。

“可怜的小东西！”她们说，于是她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围拢来了。“我们是不会唱歌的，”她们说，“不过我们有一种内在的‘歌唱感’——或者类似这样的东西。这一点我们可以感觉得到，虽然我们不把它挂在嘴边。”

“但是我可要讲出来，”葡萄牙的鸭子说，“而且我要帮助他，因为这是我的责任。”于是她走进水槽里去，用翅膀在水里大拍一通。她拍出的水几乎把这只小歌鸟淹死了，但是她的用意是好的。“这才是帮助人呢，”她说；“别的人可以仔细瞧瞧，向我学习。”

“吱！”小鸟说。他有一只翅膀受了伤，很难飞动，不过他知道，这次淋水完全是由善意所造成的。“太太，您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他说，不过他不希望再淋一次水。

“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的心肠，”葡萄牙的鸭子说。“不过有一件事情我知道：我爱我周围的一切生物——只有猫子是例外。谁也不能希望我爱他，因为他吃掉过我的两个孩子！不过请你把这儿当作你的家吧，因为你可以这样办呀！我本人就是从外国来的——这一点你可以从我的态度和我的羽衣看得出来。我的鸭公是本地人，没有我这样的血统——但我并不因此而骄傲！如果这里有什么人了解你

的话，我敢说这人就是我。”

“她的嗉子里全是葡萄拉①，”一只很有风趣的普通小鸭说。别的一些普通小鸭认为“马齿苋”这个字用得非常妙，因为它的发音跟“葡萄牙”这名词差不多。大家彼此轻轻地推了一下，同时说一声“嘎！”这只小鸭真是滑稽透了！于是大家便开始注意那只小小的歌鸟了。

“葡萄牙鸭子在掌握语言方面真有本领，”大家说。“我们的嘴里就装不住这样大的字眼，不过我们的同情心却并不比她小。如果我们不能替你做点什么事情，我们就一句话也不讲——我们觉得这是一种最好的办法！”

“你有一个很美丽的声音，”最老的一只鸭子说。“你这样能够叫许多人快乐，你自己一定也很满意的吧。我对于唱歌不内行，因此我就把我的嘴闭起来。这比讲无聊的话好得多——别人就是喜欢对你讲无聊话。”

“请不要这样麻烦他吧！”葡萄牙鸭子说。“他需要休

---

① 原文是 Hun har portulak i Kroen，无法翻译。葡萄拉（portulak）在丹麦文里是“马齿苋”，而 portulak 这个字跟“葡萄牙”（Portugal）的读音相似。因此当葡萄牙的鸭子说她身体里有葡萄牙的血统时，这只小鸭就开她一个文字玩笑，说她的身体里全是“葡萄拉”（马齿苋）。

息和保养呀。小小的歌鸟,要不要我们再给你淋一次水?”

“哎唷，不要！我愿意保持干燥！”他恳求说。

“就我说来,唯一有效的办法是水疗,”葡萄牙鸭子说。“不过游戏也有效!邻近的鸡子不久就要来拜访我们。他们中间有两只中国母鸡。她们穿着长裤子，都受过很好的教育，而且是从外国来的。这在我看来，她们的地位提高不少。”

于是母鸡来了，公鸡也来了。这只公鸡今天算是相当客气，没有当场摆架子。

“你是一只真正的歌鸟,”他说。“凡是你的小声音所能做到的事情,你全都做到了。不过你还得加一点劲儿,好使人家一听就知道你是一只公鸟。”

这两只中国鸡被歌鸟的一副样儿迷住了。他的毛淋了一番水后仍然是蓬着的，因此她们都觉得他很象一只中国小鸡。

“他很可爱!”于是她们开始跟他聊起天来。她们用贵族的中国话——其中包括低声和“呸”这类的声音——和他交谈。

“我们和你是同一个种族。鸭子——甚至葡萄牙的鸭

子——是属于水鸟这一族的，这一点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还不认识我们，不过有多少人认识我们或愿意花点工夫来认识我们呢？没有一个人，连一个母鸡也没有，虽然比起大多数人来，我们生来就是要栖在更高一层的栖柱上的。不过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关系：我们跟大家一起安静地过我们自己的日子。他们的理想跟我们的理想大不相同，但是我们只看好的一面，我们只谈好的事情，虽然本来没有什么好话而硬说好是很困难的。除了我们两个和那只公鸡以外，鸡屋里再没有一个有天才的人。谈到‘诚实’，养鸭场里没有一个人是诚实的。小小的歌鸟，我们忠告你：你切不要相信那边的一个短尾巴的女人，她才狡猾呢。那个翅膀上长着弯线条的杂色女人专门找人吵架。虽然她自己没有理，她可不让别人讲一句话。那边的一只肥鸭子总是说人家的坏话，这是跟我们的性格相反的。如果你不能说人家的好话，那么你把嘴闭起来好了。那只葡萄牙鸭子是唯一受过一点教育的人。你可以跟她来往，不过她太感情用事，老是谈起葡萄牙。”

“那两个中国女人的话真多！”有一对鸭子说。“她们真使我感到讨厌！我从来没有跟她们讲过话。”

现在公鸭来了！他以为歌鸟是一只麻雀。

“嗯，我看不出什么分别，”他说，“全是半斤八两！他是一个玩物。有他没有他都是一样。”

“不要理他说的这一套！”葡萄牙鸭子低声说。“他做起生意来可是蛮有道理的，而且他只懂得生意。不过现在我要躺下来休息一下。我应该这样办，为的是要使我能长得胖些，好叫人能在我身上涂一层苹果和梅子酱①。”

于是她眨着一只眼睛在太阳光里躺下来。她舒舒服服地躺着，也感到非常舒服，也睡得非常舒服。歌鸟忙着啄他那只受了伤的翅膀，最后他也在他的恩人身边躺下来。太阳照得又温暖，又光明。这真是一块好地方。

邻家来的母鸡在扒土。老实讲，她们来拜访完全是为了找点东西吃。那两只中国鸡先离开，其余的也跟着走了。那只有风趣的小鸭谈到葡萄牙鸭子的时候说，这个老太婆快要过她的“第二度童年”了。别的鸭子都笑起来：“第二度童年！他的话说得真妙！”于是大家又提起头一次关于“葡萄拉”的玩笑。这真是非常滑稽！于是大家都躺下来了。

---

① 欧洲人吃烤鸭时经常用苹果和梅子酱做作料。

他们躺了一会儿以后，忽然有人抛了一点吃的东西到场子里来。这东西“砰”的一声落到地上，弄得大家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拍起翅膀。葡萄牙鸭子也醒了，她翻了一个身，把那只小歌鸟压得透不过气来。

“吱！”他叫起来。“太太，您压得太重了！”

“谁叫你躺在我面前呢？”她说。“你太神经过敏了！我也有神经呀，但是我从来不说一声‘吱’！”

“请您不要生气吧！”小鸟说。“这个‘吱’是不知不觉地从我的嘴里冒出来的。”

葡萄牙鸭子不理他，但是尽快地抢那食物吃，而且吃得很痛快。她吃完了以后又躺下来。小鸟走过来，想引起她的好感：

滴——丽，滴——丽！
您的好心地
是我歌唱的主题，
我要飞起，飞起。

“吃完饭以后我得休息一下，”她说。“你住在这里，必

须遵守这里的规矩！我现在要睡了。”

小歌鸟大吃一惊，因为他本来的用意是很好的。太太睡醒了以后，他衔着他所寻到的一颗麦粒站在她面前。他把麦粒放在她的脚下。但是她没有睡好，因此她的心情自然不佳。

“把这送给小鸡吃吧，”她说，“不要老呆在我旁边呀！”

“但是您为什么要生我的气呢？”他问。“我做了什么对不起您的事情呢？”

“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情！”葡萄牙鸭子说。“你用的字眼不太文雅！这一点我请你注意。”

“昨天这里有太阳光，”小鸟说。“今天这里却是阴暗的！这使我感到怪难过的。”

“你对于天气的知识是一窍不通！”葡萄牙鸭子说。“这一天还没有完呀。不要呆在这儿象一个傻瓜吧！”

“您看人的这副凶样子，跟我落到这里时那些恶眼睛看我的凶样子差不多。”

“简直岂有此理！”葡萄牙鸭子说。“难道你把我跟那个强盗——那只猫相比吗？我身体里一滴坏血也没有。我得为你负责任，我要教你学些礼貌。”

于是她就把这歌鸟的头咬掉了。他倒下死了。

“这是什么意思?”她说,“难道他这一点都受不了？这样说来，他是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了！我对他一直是象一个母亲；这一点我知道，因为我有一颗母亲的心。”

邻家的公鸡把头伸进院子里来，象一个火车头似地大叫了一声。

“你这一叫简直要把我吓死了,”她说。“这完全要怪你。他吓掉了他的头，我也几乎要吓掉我的头。”

“他这么点小的东西有什么值得一提,”公鸡说。

“对他说话放客气些吧!”葡萄牙鸭子说。“他有声音,他会唱歌,他受过好的教育！他很体贴,也很温柔——无论在动物中，或在你所谓的人类中，这都是很好的。”

所有的鸭子都挤到这只死去了的小歌鸟身边来。不管他们是感到嫉妒或怜悯，这些鸭子都表现得非常热情。但是现在这儿既然没有什么东西可嫉妒,他们自然感到怜悯。甚至那两只中国母鸡都是这样。

“我们再也找不到这样的歌鸟了！他差不多算得是一只中国鸟。”于是母鸡都嘎嘎地哭起来,不过鸭子只是把眼睛弄得红了一点。

“我们都是好心肠的人，”她们说。“这一点谁也不能否认。”

“好心肠！”葡萄牙鸭子说，“是的，我们都有好心肠，差不多跟在葡萄牙一样！”

“我们现在还是找点东西塞进嗉子里去吧，”鸭公说。“这才是重要的事情呢！一个玩物打碎了算什么？我们有的是！”

新世纪的女神

我们的孙子的孩子——可能比这还要更后的一代——将会认识新世纪的女神，但是我们不认识她。她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她的外表是怎样的呢？她会歌唱什么呢？她将会触动谁的心弦呢？她将会把她的时代提升到一个什么高度呢？

在这样一个忙碌的时代里，我们为什么要问这么多的话呢？在这个时代里，诗几乎是多余的。人们知道得很清楚，我们现代的诗人所写的诗，有许多将来只会被人用炭写在监狱的墙上，被少数好奇的人阅读。

诗也得参加斗争，至少得参加党派斗争，不管它流的是血还是墨水。

许多人也许会说，这不过是一方面的说法；诗在我们的时代里并没有被忘记。

没有，现在还有人在闲空的时候感觉到有读诗的要求。只要他们的心里有这种精神苦闷，他们就会到一个书店里



去，花四个毫子买些最流行的诗。有的人只喜欢读不花钱的诗；有的人只高兴在杂货店的纸包上读几行诗。这是一

种便宜的读法——在我们这个忙碌的时代里，便宜的事情也不能不考虑。只要我们有什么，就有人要什么——这就说明问题！未来的诗，象未来的音乐一样，是属于堂·吉诃德这一类型的问题。要讨论它，那简直跟讨论到天王星上去旅行一样，不会得到结果。

时间太短，也太宝贵，我们不能把它花在幻想这玩意儿上面。如果我们说得有理智一点，诗究竟是什么呢？感情和思想的表露不过是神经的震动而已。一切热忱、快乐、痛苦，甚至身体的活动，据许多学者的说法，都不过是神经的搏动。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具弦乐器。

但是谁在弹这些弦呢？谁使它们颤震和搏动呢？精神——不可察觉的、神圣的精神——通过这些弦把它的动作和感情表露出来。别的弦乐器了解这些动作和感情；它们用和谐的调子或强烈的嘈音来作出回答。人类怀着充分的自由感在向前进——过去是这样，将来也是这样。

每一个世纪，每一千年，都在诗中表现出它的伟大。它在一个时代结束的时候出生，它大步前进，它统治正在到来的新时代。

在我们这个忙碌的、嘈杂的机器时代里，她——新世纪

的女神——已经出生了。我们向她致敬！让她某一天听见或在我们现在所说的炭写的字里行间读到吧。她的摇篮的震动，从探险家所到过的北极开始，一直扩展到一望无际的南极的漆黑天空。因为机器的喧闹声，火车头的尖叫声，石山的爆炸声以及我们被束缚的精神的裂碎声，我们听不见这种震动。

她是在我们这时代的大工厂里出生的。在这个工厂里，蒸汽显出它的威力，“没有血肉的主人”和他的工人在日夜工作着。

她有一颗女人的心；这颗心充满了伟大的爱情、贞节的火焰和灼热的感情。她获得了理智的光辉；这种光辉中包含着三棱镜所能反射出的一切色彩；这些色彩从这个世纪到那个世纪在不停地改变——变成当时最流行的色彩。以幻想作成的宽大天鹅羽衣是她的打扮和力量。这是科学织成的；“原始的力量”使它具有飞行的特性。

在父亲的血统方面，她是人民的孩子，有健康的精神和思想，有一对严肃的眼睛和一个富有幽默感的嘴唇。她的母亲是一个出身高贵的外地人的女儿；她受过高等教育，表露出那个浮华的洛可可式的痕迹①。新世纪的女神继承了

这两方面的血统和灵魂。

她的摇篮上放着许多美丽的生日礼物。大自然的谜和这些谜的答案，象糖果似地摆在她的周围。潜水钟变出许多深海中的奇丽饰品。她的身上盖着一张天体地图，作为被子；地图上绘着一个平静的大洋和无数的小岛——每一个岛是一个世界。太阳为她绘出图画；照象术供给她许多玩物。

她的保姆对她歌颂过斯加德演唱家爱文德②和费尔杜西③，歌颂过行吟歌人④，歌颂过少年时代的海涅所表现出的诗才。她的保姆告诉过她许多东西——许许多多的东西。她知道老曾祖母爱达的许多骇人听闻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诅咒”拍着它的血腥的翅膀。她在一刻钟以内把整个的一千零一夜都听完了。

---

① 洛可可(Rococo)是十八世纪流行于法国的一种艺术风格，以富丽豪华见称。

② 斯加德(Skald)是古代冰岛的一种史诗，爱文德(Eivind)是古代北欧一个演唱这种史诗的名歌唱家。

③ 费尔杜西(Firdusi，940－1020)是波斯的一个有名的叙事诗人。

④ 这是德国十二、三、四世纪一种歌唱抒情诗的诗人。

新世纪的女神还是一个孩子，但是她已经跳出了摇篮。她有很多欲望，但是她不知道她究竟要什么东西。

她仍然在她巨大的育婴室里玩耍；育婴室里充满了宝贵的艺术品和洛可可艺术品。这里是用大理石雕的希腊悲剧和罗马喜剧，各种民族的民间歌曲，象干枯的植物似的，挂在墙上。你只须在它们上面吻一下，它们就马上又变得新鲜，发出香气。她的周围是贝多芬、格路克和莫扎特的永恒的交响乐，是一些伟大的音乐家用旋律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她的书架上放着许多作家的书籍——这些作家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是不朽的；现在书架上还有空间可以放许多的作品——我们在不朽的电报机中听到它们的作者的名字，但是这些名字也就随着电报而死亡。

她读了很多书，过分多的书，因为她是生在我们的这个时代。当然，她又会忘记掉同样多的书——女神是知道怎样把它们忘记掉的。

她并没有考虑到她的歌——这歌象摩西的作品一样，象比得拜[①]的描写狐狸的狡诈和幸运的美丽寓言一样，将

① 比得拜（Bidpai）是古代印度的一个有名的寓言作家。

会世世代代传下去。她并没有考虑到她的任务和她的轰轰烈烈的未来。她还是在玩耍,而在这同时,国与国之间的斗争震动天地，笔和炮的音符混做一团——这些音符象北欧的古代文字一样，很难辨认。

她戴着一顶加里波第式的帽子①，但是她却读着莎士比亚的作品，而且还忽然起了这样一个想头:“等我长大了以后,他的剧本仍然可以上演。至于加尔德龙②,他只配躺在他的作品的墓里,当然墓上刻着歌颂他的碑文。”对于荷尔堡,嗨,女神是一个大同主义者:她把他与莫里哀、普洛都斯③和亚里斯多芬的作品装订在一起，不过她只喜欢读莫里哀。

使羚羊不能静下来的那股冲动劲,她完全没有;但是她的灵魂迫切地希望得到生命的乐趣，正如羚羊希望得到山中的欢乐一样。她的心中有一种安静的感觉。这种感觉很

---

① 加里波第（Garibaldi）是意大利十九世纪的一个军人和爱国主义者。

② 加尔德龙（Pedro Calderon de la Barca，1600－1681）是西班牙的名剧作家。

③ 普洛都斯（Titus Maccius Plautus），是纪元前第一世纪的罗马剧作家。

象古代希伯莱人传说中的那些游牧民族在满天星斗的静夜里、在碧绿的草原上所唱出的歌声。但是她的心在歌声中会变得非常激动——比古希腊塞萨里山中的那些勇敢的战士的心还要激动。

她对于基督教的信仰怎样呢？她把哲学上的一切奥妙都学习到了。宇宙间的原素敲落了她的一个乳齿，但是她已经另长了一排新牙。她在摇篮里咬过知识之果，并且把它咬掉了,因此她变得聪明起来。这样,“不朽的光辉”，作为人类最聪明的思想，在她面前照亮起来。

诗的新世纪在什么时候出现呢？女神什么时候才会被人承认呢？她的声音什么时候才能被人听见呢？

她将在一个美丽的春天早晨骑着龙——火车头——穿过隧道,越过桥梁,轰轰地到来；或者骑着喷水的海豚横渡温柔而坚韧的大海；或者跨在蒙特果尔菲①的巨鸟洛克②身上掠过太空。她将在她落下的国土上，用她的神圣的声

---

① 蒙特果尔菲（Joseph Michael Montgorfier，1740－1810）是法国的发明家。他在一七八三年试验轻气球飞行。

② 洛克(Rok)是非洲神话中的巨鸟。它可以衔着象去喂它的幼鸟。一千零一夜中载有关于这种鸟的故事。

音，第一次欢呼人类。这国土在什么地方呢？在哥仑布发现的新大陆上——自由的国土上——吗？在这个国土上土人成为逐猎的对象，非洲人成为劳动的牛马——我们从这个国土上听到海华沙之歌①。在地球的另一边——在南洋的金岛上吗？这是一个颠倒的国土——我们的黑夜在这里就是白天，这里的黑天鹅在含羞草丛里唱歌。在曼农的石象②所在的国土上吗？这石象过去发出响声，而且现在仍然发出响声，虽然我们现在不懂得沙漠上的斯芬克斯之歌。在布满了煤矿的那个岛上③吗？在这个岛上莎士比亚从伊丽莎白王朝开始就成了统治者。在蒂却·布拉赫出生的那国土上吗？蒂却·布拉赫在这块土地上不能居留下去。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童话之国里吗？这里的水杉高高地托着它的叶簇，成为世界树林之王。

女神眉尖上的那颗星会在什么时候亮起来呢？这颗星是一朵花——在它的每一片花瓣上写着这个世纪在形式、

---

① 这是美国诗人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的一部名作。

② 这是一个庞大的石象，在古埃及的德布斯附近。据传说，它一接触到太阳光，就发出音乐。

③ 指英国，因为英国多煤矿。

色彩和香气方面的美的表现。

“这位新女神的计划是什么呢？”我们这个时代的聪明政治家问。“她究竟想做些什么呢？”

你还不如问一问她究竟不打算做些什么吧！

她不是过去的时代的幽灵——她将不以这个形式出现。她将不从舞台上用过了的那些美丽的东西创造出新的戏剧。她也不会以抒情诗作幔帐来掩盖戏剧结构的缺点！她离开我们飞走了，正如她走下德斯比斯①的马车，登上大理石的舞台一样。她将不把人间的正常语言打成碎片，然后又把这些碎片组成一个八音盒，发出“杜巴多”②竞赛的那种音调。她将不把诗看成为贵族，把散文看成为平民——这两种东西在音调、和谐和力量方面都是平等的。她将不从冰岛传奇的木简上重新雕出古代的神像，因为这些神已经死了，我们这个时代跟他们没有什么情感，也没有什么联系。她将不把法国小说中的那些情节放进她这一代的人心里。她将不以一些平淡无奇的故事来麻醉这些人的神经。她带来生命的仙丹。她以韵文和散文唱的歌是简洁、清楚

① 古希腊的剧作家，据说是悲剧的创始人。

② 这是南欧的一种抒情诗人；他们主要是写英雄的恋爱故事。

和丰富的。各个民族的脉搏不过是人类进化文字中的一个字母。她用同等的爱掌握每一个字母，把这些字母组成字，把这些字编成有音节的颂歌来赞美她的这个现代。

这个时代什么时候成熟起来呢？

对于我们落在后面的人说来，还需要等待一个时候。对于已经飞向前面去的人说来，它就在眼前。

中国的万里长城不久就要崩溃；欧洲的火车将要伸到亚洲闭关自守的文化中去——这两种文化将要汇合起来！可能这条瀑布要发出震动天地的回响：我们这些近代的老人将要在这巨大的声音面前发抖，因为我们将会听到“拉涅洛克”的到来——一切古代神仙的灭亡。我们忘记了，过去的时代和种族不得不消逝；各个时代和种族只留下很微小的缩影。这些缩影被包在文字的胶囊里，象一朵莲花似地浮在永恒的河流上。它们告诉我们，它们是我们的血肉，虽然它们都有不同的装束。犹太种族的缩影在圣经里显现出来，希腊种族的缩影在伊里亚特和奥德赛里表露出来。但是我们的缩影呢——？请你在“拉涅洛克”的时候去问新世纪的女神吧。在这“拉涅洛克”的时候，新的“吉姆列”①将会在光荣和理智中出现。

蒸汽所发出的力量和近代的压力都是杠杆。“无血的主人”和他的忙碌的助手——他很象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强大的统治者——不过是仆人，是装饰华丽厅堂的黑奴隶罢了。他们带来宝物，铺好桌子，准备一个盛大的节日的到来。在这一天，女神以孩子般的天真，姑娘般的热忱，主妇般的镇定和智慧，挂起一盏奇丽的诗的明灯——它就是发出神圣的火焰的人类的丰富、充实的心。

新世纪的诗的女神啊，我们向你致敬！愿我们的敬礼飞向高空，被你听到，正如蚯蚓的感谢颂歌被你听见一样——这蚯蚓在犁头下被切成数段，因为新的春天到来了，农人正在我们这些蚯蚓之间翻土。他们把我们摧毁，好使你的祝福可以落到这未来新一代的头上。



新世纪的女神啊，我们向你致敬！

① 吉姆列（Gimle）是北欧神话中的“天堂”，只有正义的人可以走进去，永远地住在里面。



冰　姑　娘

1. 小　洛　狄

我们现在到瑞士去游览一下，去看看这个美丽的山国；那里峻峭的石壁上都长着树林。我们走上那耀眼的雪地，再走到下面绿色的草原上去；河流和溪涧在这里奔驰，好象怕来不及赶到海里似的，一转眼就在海中消逝了。太阳炽热

地照在深谷里，照在深厚的雪堆上；经过了许多世纪，雪堆凝结成闪亮的冰块，然后崩裂下来，积成了冰河。在一个叫做格林达瓦尔得的小小山城旁边，在警号峰和风雨峰下面的宽广的山峡里，就有两条这样的冰河。这两条冰河真是一种奇观；每年夏天，总有许多旅客从世界各国到此地来游览。他们越过积雪的高山；他们走过幽深的溪谷——经过溪谷的时候，他们得爬好几个钟头的山。他们爬得越高，这溪谷就显得越深。他们如果朝下俯视，就会觉得自己好象是坐在气球上一样。

上面的山峰上笼罩着低垂的云块，好象是一层浓厚的烟幕；下面的溪谷里有许多棕色的木屋。偶尔有一线阳光射进溪谷，把一块葱绿的林地照得好象透明似的。水在浩浩荡荡地向下奔流，发出吼声；但是上游的水却只是潺潺地流着，迸出一种铿锵的音调，看上去好似一条从山上飘下来的银带。

有一条路通向山上：路的两旁有许多木屋，每座木屋都有一小块种马铃薯的山地。这块地是非有不可的，因为那些木屋里有好多张小嘴——屋子里住着许多孩子，他们消耗他们一份口粮的本领是很强的。他们从这些房子里溜出，

朝一些步行的或是坐车的过路旅客围拢来。这里的孩子们都在做一种生意。他们兜售一些木雕的房子——就是我们在这山上所看到的这种房子的模型。不管晴天或下雨，人们总会看到成群的孩子跑来兜售他们的商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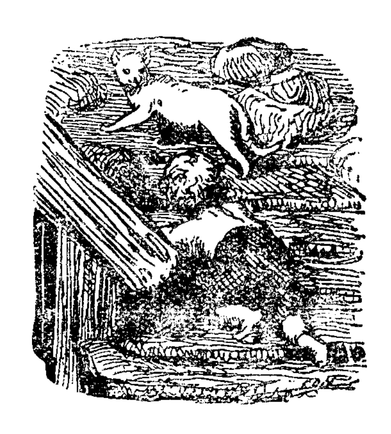
二十五年以前,有一个小孩子也常到这儿来,希望做些买卖；不过他总是离开别的孩子在一旁站着。他的面孔非常严肃,他的双手紧紧地抱着他的木匣子,好象他怎么也不愿放松似的。他的这副表情和他的这个小样儿，常常引起人们的注意。因此旅客有时把他喊过去，一下子就把他的东西买光了，弄得他自己也不知是为了什么道理。他的外祖父住在山顶上。这老头儿会雕出漂亮的新奇的小房子。他的房间里有一个木柜子,装的全是这类的玩意儿:硬果钳啦、刀子啦、叉啦，刻着美丽的蔓藤花纹和正在跳跃的羚羊的匣子啦。这些都是孩子们一看就喜欢的东西。可是洛狄——这就是这个小家伙的名字——总是怀着渴望的心情,睁着一对大眼睛望着挂在梁上的一杆旧枪,他的外祖父曾经答应过要把这支枪送给他,不过要到他长大了,有了健全的体格、善于使枪的时候才给。

这孩子虽然年纪还很小,却得看守山羊。如果说,一个

会跟羊一起爬山的人算得上是好牧羊人，那么洛狄就是一个能干的牧羊人了。他爬起山来比山羊还爬得高，而且，还喜欢爬到树上去取雀巢。他是一个胆大勇敢的孩子，但是，除了当他站在倾泻的瀑布旁边，或者是听到狂暴的雪崩的时候，谁也不曾看见他笑过。他从来不跟别的孩子一起玩；只有当他的外祖父叫他下山去卖东西的时候，他才跟他们在一起，而这正是他所不喜欢的。他喜欢独自一人爬山，或者坐在外祖父身旁，听这老人讲古时候的故事和关于他的故乡梅林根的人们的故事。老头儿说，住在梅林根的人们并不是原来就在那儿：他们是从北方流浪来的。他们的祖先住在北方，叫做“瑞典人”。这真是了不起的知识，而洛狄现在却有了。不过他从另外一些朋友那里又得到了更多的知识——这些朋友就是屋子里的家畜。屋里有一只叫做阿约拉的大狗，是洛狄的父亲留下的遗产。另外还有一只公猫，洛狄对这只猫特别有感情，因为它教给他爬高的本领。

“跟我一道到屋顶上去吧！”猫对洛狄说，而且说得非常清楚易懂，因为当一个孩子还没有学会讲话的时候，他是听得懂鸡和鸭、猫和狗的话的。这些动物的话，跟爸爸妈妈的话一样，很容易懂；但是一个人只有在年纪很小的时候才

能听懂。在小孩子的眼中,祖父的手杖可以变成一匹马,发出马的嘶声，有头,有腿,也有尾巴。有些孩子在这个阶段上要比别的孩子停留得久一些；我们就说这种孩子发育迟慢,说他们长期地停留在孩子的阶段。你看,人们能够说的道理可多呢!



“小洛狄,跟我一起到屋顶上去吧!”这是猫开始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洛狄懂得的第一句话。“人们老说跌跤什么的——这全是胡说。只要你不害怕，你决不会跌下来的。来吧!这只爪要这样爬！那只爪要那样爬!要用你的前爪摸!眼睛要看准,四肢要放得灵活些,看见空隙，要跳过去紧紧地抓住，就象我这样!”

洛狄照它的话做了。结果他就常常爬到屋顶上，跟猫坐在一起。后来他跟它一起坐在树顶上，最后他甚至爬到连猫都爬不到的悬崖上去。

“再爬高一点！再爬高一点!”树和灌木说。“你看我们

是怎样爬的！你看我们爬得多高，贴得多紧，就是顶高、顶窄的石崖我们都可以爬上去！”

洛狄爬上最高的山峰；有时太阳还没有出来，他已爬上了山岭，喝着清晨的露水，吸着滋补的新鲜空气——这些东西只有万物的创造者才能供给。据食谱上说，这些东西的成分是：山上野草的新鲜香气和谷里麝香草以及薄荷的幽香。低垂的云块先把浓厚的香气吸收进去；然后风再把云块吹走，吹到杉树上。于是香气在空气中散发开来，又清淡又新鲜。这就是洛狄清晨的饮料。

太阳的光线——她们是太阳神的传播幸福的女儿——吻着他的双颊。昏迷之神隐隐地站在一旁，不敢走近他。住在外祖父家里的燕子——它们整整做了七个窠——绕着他和他的羊群飞，同时唱道："我们和你们！你们和我们①！"它们把家人的祝福带给他，甚至还把那两只母鸡的祝福也带给他。这两只鸡是家里唯一的家禽，但是洛狄跟她们怎么也合不来。

他年纪虽小，却走过不少路。对于他这么一个小家伙

---

① 原文是："Vi og i! I og vi!"这是模仿燕子的声音，但照字面译是"我们和你们！你们和我们！"的意思。

说来，他旅行过的路程也真不算短。他是在瓦利斯州出生的，但是被人抱着翻山越岭，来到这块地方。不久以前他还步行去拜访过灰尘泉一次。这泉从一个白雪皑皑的、叫做少女峰的山上流下来，很象悬在空中的一条银带。他曾经到过格林达瓦尔得的大冰河；不过这事情说起来是一个悲剧。他的母亲就是在那儿死去的，同时根据他的外祖母的说法，“洛狄在这儿失去了他儿时的欢乐。”当他还不到一岁的时候，他的母亲曾经写道，“他笑的时候比哭的时候多。”不过自从他到那个雪谷里去了一趟以后，他的性格完全改变了。外祖父平时不大谈起这件事情，但是山里的居民全



都知道这个故事。

我们知道,洛狄的父亲是个赶邮车的人,现在睡在外祖父屋里的那只大狗就常常跟着他在辛卜龙和日内瓦湖之间旅行。洛狄的父亲的亲属现在还住在瓦利斯州的伦河区;他的叔父是个能干的羚羊猎人,也是一个有名的向导。洛狄在一岁的时候就没有了父亲。这时母亲就非常想带着孩子回到居住在伯尔尼高地上的娘家去。她的父亲住的地方离格林达瓦尔得不过是几个钟头的路程。他是一个雕匠;他赚的钱足够养活他自己。

七月里,她带着孩子,由两个羚羊猎人陪伴着,越过介密山峡,回到在格林达瓦尔得的娘家去。他们已经走完了大部分的路程,已经越过了高峰,到达了雪地。他们已经看到了她的娘家所在的那个山谷和他们所熟知的那些木屋。他们只须再费一点气力,爬过一座大雪山的峰顶,就可以到了。这里刚下过雪,把一个冰罅盖住了,那冰罅并没有裂到流着水的地层,不过也裂到有一人多深。这个抱着孩子的少妇滑了一跤,坠落下去,便不见了。谁也没有听见她的叫声,连叹息声也没有听见,但是人们却听见了小孩子的哭声。

一个多钟头以后,大家才从最近的人家弄来绳子和竹

竿，设法搭救她。大家费了不少气力，才从这冰罅里捞出两具类似尸首的东西。大家想尽一切办法急救；结果孩子——而不是母亲——算是又能呼吸了。这样，老外祖母家里失去了女儿，却得到了一个外孙——一个喜欢笑而不喜欢哭的小家伙。不过这小家伙现在似乎起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而这变化似乎是在冰罅里，在那个寒冷的、奇异的冰世界里形成的——根据瑞士农民的说法，这个冰世界里关着许多恶人的灵魂，而且这些灵魂直到世界的末日也不会得到释放。

冰河一望无际地伸展开去。那是一股汹涌的激流冻成的绿色冰块，一层一层地堆起来，凝结在一起。在这冰堆下面，融化了的冰雪闷雷似地轰隆轰隆地朝山谷里冲过来。再下面就是许多深洞和大裂罅。它们形成一座奇异的水晶宫，冰姑娘——她就是冰河的皇后——就住在这宫里。她——生命的谋害者和毁坏者——是空气的孩子，也是冰河的强大的统治者。她可以飞到羚羊不能爬到的最高的地方，飞到雪山的最高的峰顶——在这里，就是最勇敢的爬山者也非得挖开冰块才能落脚。她在汹涌的激流两旁的细长的杉树枝上飞；她从这个石崖跳到那个石崖；她的雪白的长发和她的深绿色的衣裳在她的身上飘；她象瑞士最深的湖水那样

发出光彩。

“毁灭和占有！这就是我的权力！”她说。“人们把一个漂亮的男孩子从我的手中偷走了。那是我所吻过的一个孩子，但是我却没有把他吻死。他又回到人间去了。他现在在山上看羊。他会爬山，爬得非常高，高到离开了所有其他的人，但是却离不开我！他是属于我的。我要占有他！”

于是她吩咐昏迷之神去执行这个任务，因为这时正是炎热的夏天，冰姑娘不愿意到长着野薄荷的绿树林中去。昏迷之神飞起来，接着就向下面扑去。这一位扑下去，马上就有三位也跟着扑下去，因为昏迷之神有许多姊妹——一大群姊妹。冰姑娘挑选了她们之中最强壮的一位。她们可以在屋里屋外发挥她们的威力。她们可以坐在楼梯的栏杆上，也可以坐在塔顶的栏杆上。她们可以象松鼠一样在山谷上跑，她们可以跳过一切障碍，她们可以象游泳家踩水那样踩着空气。她们可以把她们的牺牲者诱到无底的深渊里去。这些昏迷之神捉住人的时候，跟珊瑚虫捉住身边所有的东西一样，总是死也不放。现在昏迷之神就想捉住洛狄。

“捉住他吗？”昏迷之神说，“我可捉不住他！那只可恶的猫已经教给他一套本领了！他这个人间的孩子已经学会

一种特别的本领，我没有办法控制他。当他抓住一根树枝悬在深渊上的时候，我简直没有办法捉住这个小鬼。我多么想搔搔他的脚掌，使他在空中翻几个斤斗啊！”

“你就想法这样做吧，”冰姑娘说。“你不做我就去做！我去做！我去做！”

“不成！不成！”她听到一个声音，这声音好象是教堂的钟声在山里发出的一个回音。然而这是一支歌，一种低语，一个和谐的合唱。它是大自然中别的神灵发出来的——它是太阳的那些温和、慈爱、善良的女儿发出来的。她们在黄昏时候化成一个花环，绕着山顶飞；她们张开玫瑰色的翅膀，在太阳下落的时候，这些翅膀就越变越红，使得那些高大的阿尔卑士山看上去象在燃烧一般。人们把这景象叫做“阿尔卑士山之火”。太阳落下以后，她们就回到雪白的山峰上躺下睡去。直到太阳再升起的时候，她们才又露出面来。她们特别喜欢花、蝴蝶和人类，而在人类之中她们最喜欢洛狄。

“你捉不住他！你占有不了他！”她们说。

“比他更强大和结实的人我都捉到过！”冰姑娘说。

于是太阳的女儿们唱了一曲旅人之歌。歌的内容是：旅人的帽子被一阵旋风疯狂地吹走了。

“风只能把人的身外之物吹走，但不能把人的身体吹走。你——暴力的孩子——能够捉住他，但是你保留不住他。人比你还要强大，甚至比我们还要神圣！他能爬得比我们的母亲——太阳——还要高！他有一种神咒可以制服风和水，叫风和水为他服务，受他支配。你只能使他失去那种拖累着他的沉重的压力，结果他反而会飞得更高。”

这就是那个钟声似的合唱所发出的美丽的声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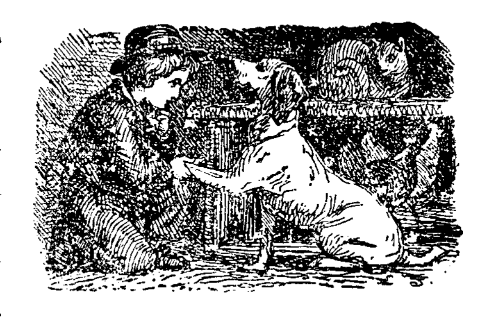
每天早晨，阳光射进外祖父房里唯一的一个小窗子，照在这个安静的孩子身上。太阳的女儿们吻着他：她们想要把冰河的公主印在他脸上的那个冰吻用暖气融化掉，使它消失。这个吻是他躺在那个在冰罅里死去的母亲的怀里时得到的。而他的复活也真是一个奇迹。

2. 走向新的家

洛狄现在八岁了。他的叔父住在伦河区高山的另一边。他想把这孩子接回去，让他受点教育，以便将来能够自立。外祖父觉得这样做很有道理，所以就让这孩子回去了。

洛狄现在要告别了。除了外祖父外，他还得跟许多别的人辞行。他最先跟老狗阿约拉辞行。

“你的父亲是一个赶邮车的，而我是一只邮车狗，”阿约拉说。“我们总是一道来回地旅行；所以我认识山那边的一些狗和山那边的一些人。我不习惯于多讲话，不过以后我们彼此谈话的机会既然不多，我倒可以比平时多讲几句。我告诉你一个故事。它在我心里藏了很久，我也想了很久。我不大懂得它的意义，你也一定不会懂得，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懂得这一点：无论就狗来说，或就人来说，世界上的好东西都分配得不太平均。不是所有的狗生下来就有福气躺在人膝上或是吃牛奶的。我从来就没有过这样的福气。不过我看见过一只哈叭狗，他居然坐在一部邮车里，占着一个人的位置。他的女主人——也可以说他是她的主人吧——带着一个奶瓶给他喂奶。她还给他糖果吃，但是他却不喜欢吃，只是把鼻子嗅了几下，结果她自己把糖果吃掉了。我那时正跟着邮车在泥巴里跑，饿得简直没有办法。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实在太不公平——但是不公平的事情



却多着呢！我希望你也能坐在人的膝上，在马车里旅行一下。可是一个人却不是想什么就能做什么的。我从来就没有做到过，不管我叫也好，嗥也好。”

这就是阿约拉讲的话。洛狄紧紧地拥抱着它的颈，吻它的潮湿的鼻子。然后他又把猫抱进怀里，可是猫却想要挣脱开去，并且说：

“你比我强壮得多，所以我也不想用爪子抓你！爬上山去吧——我已经教给你怎样爬了。你只要记住你跌不下来，那么你就会抓得很牢了！”

猫说完这话就跑开了，因为它不希望洛狄看见它的眼里露着多么难过的神情。

母鸡在地板上走来走去；有一只已经没有尾巴了，因为有一位想成为猎人的旅行家以为她是一只野鸡，一枪把她的尾巴打掉了。

“洛狄又要翻山越岭了，”一只母鸡说。

“他真是个忙人，”另一只说，“我不愿意跟他说再见。”

说着她们就走开了。

他还要跟山羊告别。它们都叫道：“咩！咩！咩！”这叫声使他听了真难过。

住在附近的两个勇敢的向导也要翻山到介密山峡的另一边去。洛狄跟着他们一道去，而且是步行去的。对他这样的一个小家伙说来，这段路程是够辛苦的。不过洛狄是一个强壮的孩子，他从来就不怕困难。

燕子陪伴着他们飞了一程。它们唱:“我们和你们！你们和我们!”这条路要经过汹涌的路西尼河。这河从格林达瓦尔得冰河的黑坑里流出来，分散成许多小溪。倒下的树干和石堆横在河上搭成了桥。不久,他们走过赤杨森林,要开始爬山了。冰河在这山的近旁流过去。他们一会儿绕着冰块走，一会儿立在冰块上横渡冰河。洛狄有时爬，有时走。他的眼睛射出愉快的光芒。他穿着有钉的爬山靴，使劲地在地上踩着,好象他每走一步都要留下一个痕迹似的。山洪把黑土冲到冰河上,给冰河蒙上了一层黑色;但是深绿色的、玻璃似的冰块仍然隐隐地显露出来。这群旅人还得绕过许多由巨大的冰块围成的水池。偶尔间，他们走过一块悬在冰谷边缘的巨石。有时这石会滚下去，在冰谷的深渊里发出一个空洞的回音。

他们就这样不停地向上爬。冰河也往上伸展，象一条夹在崖石之间的、由冰块形成的茫茫大江。一时间洛狄想

起了他以前听说过的一件事：他曾和他的母亲一起在这样一个阴森的深渊里躺过；但是这种回忆不久就从他心里消逝了。他觉得这件事跟他所听到过的许多其他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两样。两位向导偶尔也觉得这样的路对这小家伙未免太吃力了，因此就伸出手去拉他一把。但是他一点也不觉得累，他站在光滑的冰上，站得象羚羊那么稳。

现在他们爬上了石山。他们在光溜的石块中间走着。不一会他们又走进低矮的松树林，然后又踏上绿色的草地。这旅程永远是那么变幻无穷，那么新奇莫测。积雪的高山在他们的周围屹立着。孩子们把它们叫做“少女峰”、“僧人峰”和“鸡蛋峰”；因此洛狄也就这样叫它们。洛狄从来没有爬得这样高，也从来没有走过这样茫茫的雪海：海上是一片没有波动的雪浪，风不时从雪浪中吹走一些雪片，好象吹走海浪上的泡沫一样。冰河“手挽着手”，一个紧接着一个。每条冰河是冰姑娘的一座玻璃宫。她的权力，意志，就是：捉住和埋葬掉她的牺牲者。

太阳温暖地照着；雪反射出耀眼的光来，好象铺着一层淡蓝色的、晶亮的钻石。雪上躺着无数昆虫——特别是蝴蝶和蜜蜂——的尸体。这些昆虫飞得太高了，也可能是风

把它们吹得那样高，使得它们非冻死不可。

风雨峰上密集着一堆乌云，象一大捆又细又黑的羊毛那样悬挂在那里。云堆里充满了“浮恩”[①]，它只要一爆发，马上就会变成风暴。高山上的露宿，第二天的继续旅行，从深渊里迸发的、永无休止的穿凿巨石的流水——这整个的旅程在洛狄的心中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在雪海的另一边有一座荒凉的石屋；这石屋可以供他们休息和宿夜。屋里有木炭和杉树枝。他们立刻烧起一堆火来，同时还拼凑起舒服的床席。这队旅人于是围着火坐下，抽着烟，喝着他们亲手煮的、既温暖而又富有刺激性的汤。洛狄也吃完了自己的一份晚餐。大家于是谈起住在阿尔卑士山区里的神怪和盘踞在深湖里的怪蟒；他们还谈到幽灵怎样把睡着的人劫走，飞到那个奇妙的水上都市威尼斯去；野牧羊人怎样赶着黑色的羊群走过草地——虽然谁也看不见他，但是羊群的铃声和可怕的羊叫声却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洛狄聚精会神地听着这些故事，但是他一点也不害怕，因为他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他听这些故事的时

① 这是阿尔卑士山上的一种飓风（Fohn），一般是在冬天才有。

候，似乎也听到了那种可怖的、空洞的羊叫声。是的，这声音越来越清楚了，大家都能听见。这时他们就中止谈话，注意地倾听，而且还告诉洛狄不要睡着。

这就是“浮恩”——从山上吹到山谷里来的暴风；它能象折断脆弱的芦苇一样把树木折断，它能把河这边的木屋子吹到河的那一边去，好象我们移动棋盘上的棋子一样。

一个钟头以后，他们才告诉洛狄说，现在没有什么事了，可以睡觉了。这段长途旅行已经使他困乏；他一听到他们的话就睡着了。

第二天大清早，他们又动身了。太阳为着洛狄照在新的山上，新的冰河上和新的雪地上。他们现在走进了瓦利斯州的境界，到达了从格林达瓦尔得就可以望见的山峰的另一边。但是他们离开新的家还很远。他们面前现在出现了新的深渊、新的山谷、新的树林和山路、还有新的房子和许多人。但是这是些什么人呢？他们都是畸形的人；他们又肿又黄的面孔显得难看可憎；他们的颈上悬着象袋子一样的又丑又重的肉球。他们是白痴病患者①。他们没精打

① 白痴病（Cretinere）是阿尔卑士山中一种普通的疾病。患者发育不良。常带有畸形的甲状腺肿。

采地走来走去，睁着一对大眼睛呆呆地望着旁边过往的人。女人的样子尤其难看。难道他的新的家里的人就是这个样子的吗？

3. 叔　　父

洛狄来到了叔父的家里。谢谢上帝，这里住着的人跟洛狄平时所看到的人没有两样。这儿只有一个白痴病患者。他是一个可怜的傻孩子。他是那些穷苦人中间的一个，这些又穷又孤独的人老是在瓦利斯州流浪，从这家走到那家，每到一家就住上一个多月。当洛狄到来的时候，可怜的沙伯里恰巧住在他的叔父家里。

叔父是一个强壮的猎人；除打猎以外，他还有箍桶的手艺。他的妻子是一个活泼的小妇人，长着一个雀子般的面孔。一对鹰眼睛，一个盖着一层厚汗毛的长脖子。

对洛狄来说，这里的一切东西都是很新奇的——服装、举动、习惯，甚至语言都是新奇的。不过他的耳朵对这里的语言很快就习惯了。这里的景况比起外祖父的家来，似乎要好得多。他们住的房间比较大，而且墙上还装饰着羚羊角和擦得很亮的枪支，门上还挂着圣母象——象前还摆着

阿尔卑士山的新鲜石南，点着一盏灯。

前面已经说过，叔父是这一州第一流的猎人和最可靠的向导。洛狄现在快要成为这家的宝贝了。不过这家已经有了一个宝贝——一只又瞎又聋的猎犬。它现在再也不能象以前那样出去打猎了。但是大家还记得它过去的本领，因此它也成了家庭的一员，过着舒服的生活。洛狄抚摸着这猎犬，然而它却不愿意跟生人交朋友。洛狄的确是一个生人，不过这只是暂时的现象。他很快就获得了全家的喜爱。

“瓦利斯州的生活很不坏，”叔父说。“我们这儿有许多羚羊；它们死得不象山羊那样快。这里的日子比以前要好过得多。不管人们怎样称赞过去的日子，我们现在究竟是很舒服的。这个袋子现在穿了一个洞——我们这个闭塞的山谷现在有清凉的风吹进来了。旧的东西一衰退，新的东西就会到来，”他说。叔父把话一扯开，就谈起他儿时的事情，有时还谈起更早的事情——他的父亲那个时代的事情。那时瓦利斯州是一个所谓“闭气”的袋子，装满了病人和可怜的白痴病患者。

“不过法国军队到来了，”他说。“他们真算得上是医生！他们立刻把这疾病消灭了，还把害这病的人一同消灭了。这

些法国人才会打仗呢，而且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们的女儿才会征服人呢！”于是叔父对他的法国血统的太太瞟了一眼，接着就大笑起来。“法国人还知道怎样炸毁我们的石头呢！而且他们也这样做了。他们在石山上炸开一条辛卜龙公路——它是这样的一条路：我只须把它指给一个三岁的孩子看，对他说：到意大利去吧，沿着这条公路走就得了！只要这孩子不离开这条路，他就可以一直走到意大利。”

这时叔父就唱起一支歌来，同时喊：“拿破仑万岁！”

洛狄第一次听到人们谈起法国和伦河上的那个大城市里昂——他的叔父曾到那里去过。

没有过了多少年，洛狄就成了一个能干的羚羊猎人。他的叔父说，洛狄天生有这副本领。因此他教他怎样使枪，怎样瞄准和射击。叔父在打猎的季节里把他带上山去，让他喝羚羊的热血，因为这可以治猎人的头晕。叔父教给他怎样判断山上的雪块崩落下来的时刻——根据太阳光的强度，判断是在中午还是晚上。叔父还教给他怎样观察羚羊的跳跃，怎样向羚羊学习，以便练出一套落到地上而仍能象羚羊一样站着不动的本领。叔父还教给他怎样在没有立足点的石崖上用肘来支持自己，用大腿和小腿上的肌肉爬——

在必要的场合，甚至脖子都可以使用。

叔父说,羚羊是很狡猾的,常常布有岗哨。因此一个猎人必须比它更狡猾，让它嗅不出他的痕迹才成。他可以把帽子和上衣放在爬山手杖上来欺骗它们，使它们误把这种伪装当成人。有一天叔父带洛狄去打猎的时候就使过这么一套巧计。

山上的路很狭窄。的确，这不能算是路。它实际上是伸在一个张着大口的深渊上的“飞檐”。路上的雪已经融了一半，石块经鞋底一踩就裂成碎片。因此叔父不得不躺下去,一寸一寸地向前爬。碎石片落下来,从这个石壁撞到那个石壁上，一直坠进下边黑暗的深渊里。洛狄站在一块伸出的石头上，离开他的叔父大约有一百步的距离。从他站着的地方，他忽然看到一只巨大的兀鹰在他的叔父头上盘旋着。兀鹰只须拍一下翅膀,就可以把叔父打进深渊,再把他的尸身吃掉。

深渊对面有一只母羚羊和一只小羚羊，叔父在注视着它们的动静，而洛狄则在注视叔父头上的那只兀鹰。他知道这鸟的意图。因此他把他的手按在枪机上，随时准备射击。这时那只羚羊忽然跳起来了。叔父已经放了枪；羚羊

被一颗致命的子弹打穿了。不过它的孩子却逃脱了，好象它早已学会了死里逃生的本领似的。那只兀鹰一听到枪声就吓得向另一个方向飞去。叔父一点也不知道他自己的危险处境。他从洛狄口中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

他们兴高采烈地回家；叔父哼出一个他年轻时候唱的调子。这时他们忽然听到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特别的声音。他们向周围望，向上面望。他们看见山坡上的积雪动起来了——在一起一伏地动着，象铺在地上的被单在被风吹拂似的。这片象大理石一样光滑和坚硬的雪浪现在裂成了碎片，变成一股汹涌的激流，发出象雷轰一样的声音。这是雪山在崩颓。雪块并没有落到洛狄和叔父的头上，但是离他们很近，一点也不远。

“站稳，洛狄！”叔父喊着，“拿出你全身的力量来站稳！”

洛狄紧紧地抱住近旁的一棵树干。叔父爬得更高，牢牢地抱住树枝。雪山就在离他们几尺远的地方崩塌。但是一阵飓风——雪崩所带动的一股暴风——把周围的大小树木象折断干芦苇似的都吹断了，把这些树的残骸吹得遍地都是。洛狄滚到地上。他抱着的那根树干已经被劈成两半。树顶被吹到老远的地方去了。洛狄在一堆残枝中间发现了



叔父的破碎的头颅。叔父的手还是热的，但是面孔已经辨认不出了。洛狄站在他的身旁，面色惨白，全身发抖。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经历到的恐怖，第一次体会到的震惊。

他在深夜才把这个噩耗带到家里。全家的人都充满了悲哀。主妇呆呆地站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连眼泪都没有了。只有当尸体搬回以后，她的悲哀才爆发出来。那个可怜的白痴病患者钻进了床里，整天都没有人看见他。到天黑的时候他才偷偷地走到洛狄身边来。

“请你替我写一封信！沙伯里不会写信！沙伯里要把这封信送到邮局发出去！”

“你要发一封信?”洛狄问。“寄给谁?”

“寄给基督!”

“你说寄给谁?”

这个傻子——大家都这样称呼白痴病患者——用一种感动人的眼光望了洛狄一会儿，然后合着手,庄严地、慢慢地说:

“寄给耶稣基督！沙伯里要寄给他一封信,祈求他让沙伯里死去，不要让这屋子的主人死去。”

洛狄紧握着他的手，说:

“信寄不到的！信不能使他活转来!”

但是洛狄没有办法叫沙伯里相信这是不可能的。

“你现在是这一家的靠山了。”婶母说。于是洛狄就成了这一家的靠山。

4. 巴 贝 德

瓦利斯州的头等射手是谁呢？的确，只有羚羊知道得最清楚。“当心洛狄这人啊!”谁是最漂亮的射手呢?“当然是洛狄啊!”女孩子们说；不过她们却不提什么“当心洛狄这人啊!”就是她们的母亲也不愿提出这样一个警告,因为

洛狄对待这些太太跟对待年轻姑娘们是一样地有礼貌。他非常勇敢，也非常快乐,他的双颊是棕色的,他的牙齿是雪白的,他的眼睛黑得发亮。他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还只有二十岁。

他游泳的时候，冰水不能伤害他。他可以在水里象鱼似地翻来复去;他爬起山来比任何人都能干;他能象蜗牛似的贴在石壁上。他有非常结实的肌肉。这点从他的跳跃中就可以看出来——这种本领是猫先教给他，后来羚羊又继续教给他的。

洛狄是一个最可靠的向导，他可以凭这种职业赚许多钱。他的叔父还教给他箍桶的手艺，但是他却不愿意干这个行业。他唯一的愿望是做一个羚羊猎人——这也能赚钱。人们都说洛狄是一个很好的恋爱对象，只可惜他的眼光太高了一点。他是被许多女子梦想着的跳舞能手;的确,她们有许多人从梦中醒来还在想念着他。

“他在跳舞的时候吻过我一次!”村塾教师的女儿安妮特对一个最好的女朋友说。但是她不应该说这句话——即使对她最亲密的女朋友也不应该。这类的秘密是很难保守的——它简直象筛子里的沙，一定会漏出去。不久大家都

知道心地好、行为好的洛狄，居然在跳舞时候吻了他的舞伴。然而他真正喜欢的那个人他却没有吻。

“要注意他！”一个老猎人说。“他吻了安妮特。他已经从 A 开始了①，他将会依照字母的次序一一吻下去。”

直到现在为止，爱管闲事的人只能宣传洛狄在跳舞的时候吻过舞伴。他的确吻过安妮特，但她并不是他心上的那朵花。

在贝克斯附近的一个山谷里，在一个潺潺的溪涧旁的大胡桃树林中，住着一个富有的磨坊主。他的住屋是一幢很大的房子，有三层高楼，顶上还有望楼。它的屋顶铺了一层木板，上面又盖了一层铁皮，所以在阳光和月光下，屋顶经常放出光来。最大的望楼上有一个风信标——一个插着闪亮的箭的苹果：这代表退尔所射出的那一支箭②。磨坊显得兴旺舒服，随便什么人都可以把它画出来或描写出来。但是磨坊主的女儿却不容易画或描写出来——至少洛狄有这样的看法。但是他却在自己的心中把她描绘出来了：在他的心里，她的一双眼睛亮得象燃烧着的火，而这把火象别的火一样，是忽然燃烧起来的。其中最妙的一点是：磨坊主的女儿——美丽的巴贝德——自己却一点也不知道，因为她

平时和洛狄交谈从来不超过一两个字。

磨坊主是一个有钱的人。他的富有使得巴贝德高高在上,可望而不可及。但是洛狄对自己说:没有什么东西会高得连爬都爬不上去。你必须爬;只要你有信心,你决不会落下来的。这是他小时候得到的知识。

有一次,洛狄恰巧有事要到贝克斯去。这个路程是相当长的,因为那时铁路还没有筑好。瓦利斯州的广大盆地从伦河区的冰河开始,沿着辛卜龙的山脚,一直伸到许多大小不同的山峰中。上游的伦河常常漫出河岸,淹没田野和公路,碰见什么就毁灭什么。到西翁和圣·莫利斯这两个小城市,这盆地就弯得象肘一样:过了圣·莫利斯,盆地变

---

① 安妮特的名字 Annette 是以 A 这个字母开始的。

② 威廉·退尔(Vilhelm Tell)是瑞士传说中的一个民族英雄。瑞士在十四世纪受奥国的统治。奥国皇室驻瑞士的总督盖斯勒(Gessler)在市场上碰到了威廉·退尔。退尔拒绝对那代表他的职位的帽子敬礼,因而被捕。如果威廉·退尔想得到自由,他必须这样做:在他儿子头上放一个苹果,在离开八十步的地方,用箭把苹果射穿。他果然射穿了苹果而没有伤害到自己的儿子。当他正感到兴奋的时候,他的第二支箭露了出来。总督问他这支箭是做什么用的,他回答说:"如果我没有射中苹果,我就要用这支箭射死你!"总督马上又把他囚禁起来。后来起义的农民把他释放了。

得更加狭窄了，只剩下了河床和一条小路。瓦利斯州就到此地为止；它的边境上耸立着一座哨岗似的古塔。人们可以从这儿望见一座在石桥对面的收税人的房子。华德州就从这儿开始。离此不远就是这州的第一个城市贝克斯。旅客越向前走,就越看得见丰饶和肥沃的征象:他完全是在胡桃树和栗树林中旅行。柏树和石榴隐隐约约地在这儿那儿露出来。这儿的天气好象意大利那样温暖。

洛狄来到了贝克斯。他办完事以后，就在城里随便走走。他没有看到磨坊主的任何孩子,连巴贝德都没有看到。这是他所料想不到的。

天黑了。空中充满了野麝香草和菩提树花的香气。所有的青山似乎披上了一层发光的、天蓝色的面纱。四周是一片沉寂。这不是象睡着了或死一样的沉寂——不是的,这好象是大自然屏住了呼吸，在等待她的面影摄到蓝色的天空上去。在绿草原上的树木中,这儿那儿竖着一些竿子。竿子上挂着电线，一直通向这静寂的山谷外。有一根竿子上贴着一个东西。这东西一动也不动，很容易使人误认为一根干枯的树干。但这是洛狄。他静静地站在那儿，好象他周围的大自然一样。

他不是在睡觉，也没有死掉。世上巨大的事件或个人重要的遭遇常常要在电线中通过，而电线也从来不以微微的动作或小小的声音把这秘密泄露出来；同样，现在也有一件东西在洛狄的心里通过——一个强烈的、不可抗拒的思想。这是一个与他一生的幸福有关的思想——也是从此刻起经常环绕着他的心的一个思想。他的眼睛在凝望着一样东西——一道从树林里磨坊主家巴贝德的住房里射出来的灯光。洛狄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人们很容易以为他在向一只羚羊瞄准。不过此刻他本人也很象一只羚羊，因为羚羊有时也会象一个石雕的动物似的站着，但只要有一块石子滚到它身旁，它马上就会跳起来，把猎人远远地扔在后面。洛狄也这样——有一个思想突然滚进他的心里。

“不要胆怯！”他说。“到磨坊去拜访一次吧！对磨坊主去道一声晚安，对巴贝德去道一声日安。只要你不害怕跌下来，你就永远不会跌下来的。如果将来我会成为巴贝德的丈夫，她迟早总是要见我的。”

于是洛狄大笑起来。他兴高采烈地向磨坊走去。他知道自己要求的是什么。他要求的是巴贝德。

满河的黄水在滚滚地流。柳树和菩提树垂在这激流上。

洛狄在路上走；正如一支老摇篮曲里所唱的，他是：

……走向磨坊主的家，

家里什么人也没有，

只有一只小猫在玩耍。

这猫儿站在台阶上，拱起它的背，说了一声："喵！"不过洛狄一点也没有理会猫儿的招呼。他敲敲门，没有谁答应，也没有谁来开门。"喵！"猫儿又叫起来。如果洛狄还是一个小孩子的话，他就会懂得这动物的语言，他就会知道猫儿是说："没有谁在家呀！"但是现在他得走进磨坊去亲自探问一下。他在里面得到了回答：主人有事旅行到因特尔拉根城去了。据塾师——安妮特的父亲——所作的学者式的解释，"因特尔拉根"就是 Inter lacus[①]，即"湖与湖之间"的意思。磨坊主已经走得很远，巴贝德也走了。有一个盛大的射击比赛会即将举行：明天早晨就要开始，而且要继续整整八天。凡是住在讲德文各州的瑞士人都要来参加。

① 这是拉丁文。一般的学究总喜欢在谈话时用几个拉丁字。

可怜的洛狄！他可说是选了一个很倒楣的日子来拜访贝克斯。他现在只好回家了。事实上他也就这样做了。他从圣·莫利斯和西翁那条路向他自己的山谷、向他自己的山里的家走去。但是他并没有灰心。第二天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他的心情又好转了，因为他的心情从来就没有坏过。

"巴贝德现在住在因特尔拉根，离此有好几天的路程，"他对自己说。"如果走现成的大路，路程当然是很长的。但是如果走山上的小路，那就不算太远——这正是一个羚羊猎人应该走的路。这条路我以前曾走过一次。我最初的家就在因特尔拉根；我小时曾跟我的外祖父在那儿住过。现在那儿却有射击比赛！我正好去表演一下，证明我是第一流的射手。我只要一认识巴贝德，就会在那儿陪她在一起了。"

他背起一个轻便的行囊，里面装满了星期日穿的最好的衣服；他的肩上扛着一杆猎枪和猎物袋。这样，洛狄就爬上山，走一条捷径；当然路程还是相当长的。不过射击比赛还不过刚刚开始，而且还要继续一个多星期。在这整个期间，磨坊主和巴贝德据说就住在因特尔拉根的亲戚家里。洛狄走过介密山峡；他打算在格林达瓦尔得下山。

他精神饱满地、兴高采烈地走着，呼吸着新鲜、清洁、爽

神的山中空气。他后面的山谷越来越深；他前面的视野越来越广阔。这儿冒出一座积雪的高峰；那儿也冒出一座积雪的高峰。不一会儿，一长串白色的阿尔卑士山山脉就现出来了。洛狄认识每一个积雪的山峰。他径直向警号峰走去，这峰在蓝色的天空中伸着它那扑满了白粉的石指。

最后他总算走过了最高的山脊。绿油油的草地一直伸展到他的老家所在的山谷里。这里的空气很清新，他的心情也很轻松愉快。山上和山谷里是一片青枝绿叶和花朵。他的心里充满了青春的气息：他觉得他永远不会老，永远不会死。生活、斗争和享受！他象鸟儿一样地自由，象鸟儿一样地轻快！燕子在他的身旁飞过，唱出他儿时常听到的一支歌："我们和你们！你们和我们！"一切都显得轻松，显得快乐。

再下面就是天鹅绒似的绿草地；草地上点缀着一些棕色的木屋。路西尼河在潺潺地流着。他看到了冰河和它的淡蓝色的、积着脏雪的边缘。他向深谷里望去，看到了上游和下游的冰河。他的心跳得很快，他的情绪很激动。一时间巴贝德的形象在他的心里消逝了，因为他心里充满了记忆，激动得厉害。

他又向前走，一直走到他儿时跟许多孩子一道卖木雕

小房子的地方。他的外祖父的房子就在一个杉树林的后面，现在那里面却住着陌生人。有许多孩子从大路上向他跑来，兜售他们的货物。他们中间有一个向他兜售一朵石南。洛狄认为这是一个好的预兆，因此他就想起了巴贝德。不一会儿他走过了桥；路西尼河的两条支流就在这儿汇合。这儿的森林很密，这儿胡桃树撒下深荫。他现在看到了飘扬着的国旗——红底上绘着白十字的国旗：这是瑞士的、也是丹麦的国旗。现在因特尔拉根就在他眼前了。

在洛狄的眼中，这无疑是一个美丽的城市——什么城市也比不上它。它是一个打扮得很华丽的瑞士城市。它不象其他的买卖城，没有那么一大堆用笨重的石头筑成的房子，没有那么一副冷冰冰的、华而不实的外表。这山谷里的木屋看上去好象是自动从山上跑下来的。它们在这清亮的、流得象箭一样快的河边参差不齐地排列着，形成了街道。最美丽的一条街是从洛狄儿时住在这儿的时候起慢慢地发展起来的。这条街好象是用他的外祖父雕的那些漂亮木屋——它们现在全都藏在老屋的柜子里——修建起来似的。它们被移植到此地来，象那些老栗树一样，已经长得很大了。

每幢房子是一个所谓的“旅馆”。窗子上和阳台上都雕

着花；屋顶向外突出。这些房子全都布置得美丽整齐。每一幢前面有一个花园，把房子从宽广的石铺路上隔开。跟这些房子在一起的还有许多别的房子，它们都是在路的一边。要不是这样，它们就会彼此挡住，看不见它们面前的新绿草原——草原上有奶牛在吃草，并且发出阿尔卑士山草原上所特有的那种铃声。草原的四面围着高山，只有一边留出一个缺口，使人可以遥遥望见那个积雪的、亮晶晶的少女峰——这是瑞士一座最美丽的山峰。

这儿有多少从外国来的、服装华丽的绅士淑女啊！有多少从附近各州来的乡下人啊！每个射手在帽子的花环中插着自己的号数。这儿有音乐，也有歌唱；有管风琴，也有喇叭；有喧声，也有闹声。屋上和桥上都饰着诗和纹章。旗帜和国旗在飘扬。枪弹一颗接着一颗地在射击。在洛狄的耳中，枪声是最好的音乐。这里的热闹场面使他忘记了他这次旅行的目的地——巴贝德。

现在射手们都向靶子聚拢来。洛狄马上也加进他们的行列，而且他是一个最熟练、最幸运的人——每次他都打中了靶子。

“那个陌生人是谁呢——那个年轻的射手？”大家都问。

“他讲法文——瓦利斯州人讲的法文。但是他也能流利地用德文表达他的意思[1]！”另外有些人说。

“据说他小时候也在格林达瓦尔得附近住过，”第三个人说。

这个年轻人真是生气勃勃。他的眼睛炯炯有光，他的臂膀稳如磐石，因此他一射就中。幸运可以给人勇气，但洛狄自己早已有了勇气了。他立刻获得了一大批朋友；他们向他道贺和致敬。在这个时刻，他几乎把巴贝德忘记了。忽然有一只沉重的手落到他的肩上，同时有一个很粗的声音用法文对他说：

“你是从瓦利斯州来的吗？”

洛狄转过头来，看到一个红红的愉快的面孔。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他就是贝克斯的那个富有的磨坊主。他的粗大的身躯几乎把苗条而美丽的巴贝德遮住了；但是她的那双光亮而乌黑的眼睛却在他后面窥望。这个富有的磨坊主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的那一州出了这么一个获得了一切人尊敬的好射手。洛狄真算得是一个幸运的年轻人。他

---

① 瑞士分做三个区域：法文区、德文区和意大利文区；所以瑞士人一般都讲三种语言。

专诚到这里来寻找的、而来后又忘记了的那个对象,现在却来寻找他了。

人们在遥远的异地遇见故乡人的时候，他们马上会结成朋友,彼此交谈起来。洛狄凭自己的射击在这次比赛中变成了最出色的人物，正如这磨坊主凭他的财富和好磨坊变成了家乡贝克斯的名人一样。他们现在彼此握着手——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巴贝德也诚恳地握住洛狄的手。他也握着她的手，而且凝视了她一会儿,羞得她满脸通红。

磨坊主谈起他们到这儿来所经过的那条遥远的道路,和所看到的一些大城市。听他说来,这次的旅程真不短,因为他们得坐轮船、火车和马车。

“我倒是选了一条最短的路。”洛狄说。“我是从山上翻过来的。什么路也没有这高,不过人们倒不妨试试。”

“也不妨试试跌断你的脖子,”磨坊主说。“看样子，你这个人胆大如天，迟早总会把脖子跌断的。”

“只要你不认为自己会跌下来,你是不会跌下来的!”洛狄说。

因为洛狄跟这富有的磨坊主是同乡，所以磨坊主在因特尔拉根的亲戚(磨坊主和巴贝德就住在他们家里)就邀请

洛狄去看他们。对洛狄说来,这样的邀请是最理想不过的。幸运之神现在跟他在一起:她是永远不会离开你的,只要你相信你自己和记住这句话:“上帝赐给我们硬壳果，但是他却不替我们把它砸开。”

洛狄在磨坊主的亲戚中间坐着，好象是他们家庭的一员。大家为最好的射手干杯;巴贝德也跟大家一起碰着杯。洛狄也回答他们的敬酒。

黄昏时候,大家在老胡桃树下,在那些漂亮旅馆面前的清洁路上散着步。这儿人很多，略有些拥挤。所以洛狄不得不把自己的手臂伸给巴贝德扶着。他说他非常高兴在这里碰到从华德州来的人，因为华德州和瓦利斯州是两个非常好的邻州。他那么诚恳地表示出他的愉快，以致巴贝德也情不自禁地把他的手捏了一下。他们在一起散着步，差不多象一对老朋友一样;她这个娇小美丽的人儿,谈起话来倒很有风趣。她指出：外国来的一些女客们的服装和举止是多么荒唐和可笑；洛狄对这些话非常感兴趣。当然她并不是在讥笑她们,因为她们可能是大家闺秀。的确,巴贝德知道得很清楚，她的甜蜜可爱的干妈就是一个有身份的英国女子。十八年以前,当巴贝德受洗礼的时候,这位太太就

住在贝克斯。她那时就给了巴贝德一个很贵重的胸针——巴贝德现在还戴着它。干妈曾经来过两次信；巴贝德今年还希望在因特尔拉根遇见她和她的女儿呢。“这几个女儿都是老小姐，快三十岁了，”巴贝德说。——当然，她自己还不过十八岁。

她那张甜蜜的小嘴一忽儿也不停。巴贝德所讲的每件事情在洛狄听起来都显得非常重要。他把自己所知道的事情也都讲了出来：他到贝克斯来过多少次，他对于磨坊知道得多么清楚，他怎样常常看见巴贝德（她当然没有注意到他），他最近怎样到磨坊去过一次，他的心那时怎样充满了一种说不出的情感，她和她的父亲怎样都不在家——都走得很远，但是远得还不足以使他无法爬过横在路上的高山。

是的，他讲了这些话，而且还讲了许多其他的事情。

他说，他多么喜欢她——而且他到这儿来完全是为了她，并不是为了射击比赛。

巴贝德一句话也不说；他似乎把自己的秘密对她讲得太多了。

他们继续向前走。太阳落到高大的石壁后面去了。少女峰被附近山上的黑森林环绕着，显得分外地灿烂和华丽。

许多人都站下来静静地凝望。洛狄和巴贝德也对这雄伟的景色凝望。

“什么地方也没有这儿美!”巴贝德说。

“世上再也找不出象这样的地方!”洛狄说,同时望着巴贝德。

“明天我得回家去了!”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说。

“到贝克斯来看我们吧!”巴贝德低声说。“你来看我们，我的父亲一定非常高兴。”

5. 在回家的路上

啊,第二天他在高山上向回家的路上走的时候,他背的东西真不少!是的,他有三个银杯,两支漂亮的猎枪和一个银咖啡壶——当他自己有了家的时候，这个咖啡壶当然是有用的。但是这还不能算是最重的东西。他还得背一件更重、更沉的东西——也可以说是这东西把他从高山上背回家来的。

天气很不好,阴沉沉的,下着雨。云块象丧布似的复在山顶上，把那些闪亮的山峰都盖住了。斧子最后的伐木声在森林中发出回响。粗大的树干朝山下滚来。从高处望,

这些树干好象火柴棒，但它们是可以做大船的桅杆的。路西尼河在唱着单调的歌，风在呼呼地吹，云块在移动。

这时洛狄身旁忽然有一个年轻姑娘和他并肩走。他一直没注意，只有当她贴得这样近的时候，他才看到她。她也想走过这座山。她的眼里含有一种特殊的魔力，使你不得不看它们；而这对眼睛是那么亮，那么深——简直没有底。

“你有爱人没有？”洛狄说，因为他的心里现在充满了爱的感觉。

“没有！”这姑娘回答说，同时大笑起来。但是她说的似乎不是真话。“我们不要走弯路吧！”她继续说。“我们可以更往左一点。这样，路就可以近些！”

“对！而且还很容易掉到冰罅里去呢！”洛狄说。“你并不太熟悉这条路，但是你却想当一个向导！”

“我熟悉这条路！”她说，“而且我的思想也很集中。你老在留神下边的冰罅，但是在这儿你应该留神冰姑娘才对。据说她对人类很不客气。”

“我并不怕她，”洛狄说。“在我小时候她就得放过我。现在我已经长大了，她更捉不住我了。”

天变得更黑了。雨在下着，雪也飞来了，闪着白光，晃



人眼睛。

“把手伸给我吧，我可以拉着你爬！”这姑娘说，同时把她冰冷的手指摸了他一下。

“你拉着我？”洛狄说，“我并不需要一个女子帮助我爬山！”

于是他就大踏步从她身边走开。雪积在他的身上，象一件外衣。风在呼啸着。他听见这姑娘在他后面笑着唱着，

她的笑声和歌声引起一种奇怪的回声。他相信这一定是为冰姑娘服务的一个妖怪。他小时曾在这些山上旅行过。他在这儿宿夜的时候，他就听到过这类的事情。

雪下得小了。他下面是一片云雾。他回头望望，什么人也看不见。但是他仍然听到笑声和歌声——这可不象是人发出的声音。

洛狄到达了这山的最高部分；路开始从这儿伸向下边的伦河流域。他向夏莫尼望去；在一片蓝天上面，他看到两颗亮晶晶的星星。于是他想起了巴贝德，想起了他自己和自己的幸运。这些思想使他感到温暖。

6. 拜 访 磨 坊

“你带了这么多的好东西回来！”他的年老的婶母说。她的奇怪的鹰眼睛射出光芒；她以一种奇怪的痉挛动作前后摇着她那满是皱纹的瘦颈，而且摇得比平时还要快。“洛狄，你正在走运！我的亲爱的孩子，我得吻你一下！”

洛狄让她吻了一下，但是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只不过是勉强接受这种家庭的小小温情。

“你长得多么漂亮啊，洛狄！”这老太婆说。

“不要叫我胡思乱想吧，”洛狄回答说，同时大笑了一声。他喜欢听这类的话。

“我再说一次，”她说，“你在走运！”

“对，我想你是对的！”他说，同时想起了巴贝德。

他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渴望到那深溪里去一趟。

“他们现在一定已经到家了，”他对自己说。“照他们应该到家的日子算来，已经过了两天了。我得到贝克斯去一趟！”

洛狄于是到贝克斯去；磨坊里的人都回来了。大家都欢迎他：住在因特尔拉根的人也托人向他致意。巴贝德没有讲很多话。她现在变得很沉默，但是她的眼睛在讲话——对洛狄说来，这已经很够了。磨坊主素来多话，而且喜欢以他自己的想法和风趣话使别人发笑；但是这次他似乎只愿意听洛狄讲自己的打猎故事：羚羊猎人在高山上有不可避免的危险和困难，他们怎样得在石崖上的不牢的“雪檐”上爬（这些雪檐是冰雪和寒气冻在石壁上的），他们怎样得走过横跨深渊的雪桥。

洛狄一谈起猎人的生活、羚羊的狡猾和它的惊人的跳跃、狂暴的“浮恩”和来势汹汹的雪崩，他的脸上就显得格外

好看，他的眼睛就射出光芒。他注意到他每讲一个新的故事，磨坊主对他的兴趣就增加一分。使这老头子特别感到兴趣的是这年轻猎人所讲的一个关于兀鹰和巨鹰的故事。

离这儿不远，在瓦利斯州，有一个鹰窠很巧妙地建筑在一个悬崖下面。窠里有一只小鹰；要捉住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几天以前有一个英国人曾经答应过，假如洛狄能把那只雏鹰活捉下来，他可以给他一大把金币。

“但是什么东西都有一个限度呀，”洛狄说。“那只雏鹰是没有办法捉到的；除非你是个疯子，你才敢去试试。”

他们不停地喝酒，不停地聊天；洛狄觉得夜太短了。这是他第一次拜访磨坊。他离开的时候，已经过了夜半了。

灯光还在窗子里和绿树枝间亮了一会儿。客厅的猫从天窗里爬出来，与沿着排水管走来的厨房的猫相会。

“磨坊里有什么消息没有？”客厅的猫问。“屋子里有人秘密地订了婚，而父亲却一点也不知道。洛狄和巴贝德整晚在桌子底下彼此踩着脚爪。他们甚至还有两次踩到我的脚爪上，但是我却没有叫，为的是怕引起别人注意！”

“要是我，我可要叫的！”厨房的猫说。

“厨房里的事情不能与客厅里的事情相提并论，”客厅



的猫说。“不过我倒很想知道，假如磨坊主听到他们订了婚，他会有些什么意见！”

的确，磨坊主会有什么意见呢？这也是洛狄想要知道的事情。不过叫他老等着，他可办不到。因此，没有过多少天，当公共马车在瓦利斯州和华德州之间的伦河桥上走过的时候，车里就坐着一个旅客——洛狄。他象平时一样，心情非常好；他愉快地相信，这天晚上他一定会得到“同意”的答复。

黄昏时候，公共马车又在往回走。洛狄也坐在里面往回走。不过客厅的猫却带着一个消息跑进磨坊。

“你这个呆在厨房里的家伙，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吗？磨坊主现在什么都知道了。事情完了！洛狄天黑时到这儿来过。他和巴贝德在磨坊主的房间外面的走廊上小声小气地讲了一大堆话。我躺在他们的脚下，但是他们没有理睬我，连想都没有想到我。

“‘我要当面对你父亲讲！’洛狄说。‘这是最可靠的办法。’

“‘要不要我跟你一块去？’巴贝德说，‘替你打打气！’

“‘我有足够的勇气，’洛狄说，‘但是有你在场，不管他高兴不高兴，他总得放客气些。’

“于是他们就进去了。洛狄踩了我的尾巴，踩得真够厉害！洛狄这个人真笨。我叫了一声，不过他和巴贝德全没有理我。他们把门推开，两个人一齐进去，我当然走在他们前面。我马上跳到椅背上，因为我怕洛狄会踢我。哪晓得磨坊主这次倒踢起人来。他踢得才凶呢！把他一脚踢出门外，一直踢到山上的羚羊那里去了。现在洛狄可以瞄准羚羊，但可不能瞄准我们的小巴贝德了。”

“不过他们究竟说了什么呀？”厨房的猫问。

“什么吗？人们在求婚时说的那套话，他们全说了。比如：‘我爱她，她爱我。如果桶里的牛奶够一个人吃，当然也

可以够两个人吃的！’

“‘但是她的地位比你高得多！’磨坊主说。‘她坐在一堆金沙上——你知道得很清楚。你攀不上呀！’



“‘只要一个人有志气，世上没有什么攀不上的东西！’洛狄说，因为他是一个直爽的人。

“‘你昨天还说过，那个鹰窠你就爬不上。巴贝德比鹰窠还要高呢。’

“‘这两件东西我都要拿下来！’洛狄说。

“‘如果你能把那只小鹰活捉下来，那么我也可以把巴贝德给你！’磨坊主说,同时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好吧,洛狄,谢谢你来看我们！明天再来吧,你在这儿什么人也看不到了。再会吧，洛狄！’

“巴贝德也说了再会。她的样子真可怜,简直象一只再也看不见母亲的小猫一样。

“‘男子汉,说话算话！’洛狄说。‘巴贝德,不要哭吧,我会把那只小鹰捉下来的！’

“‘我想你会先跌断你的脖子！’磨坊主说，‘要是这样，你再也不能到这儿来找麻烦了！’

“我认为这一脚踢得很结实。现在洛狄已经走了;巴贝德在坐着流眼泪。但是磨坊主却在唱着他旅行时学到的那支德文歌！这类的事儿我也不愿再管了，因为管了没有什么好处！”

“你不过是说说罢了！”厨房的猫说。

7. 鹰　　窠

山路上有一阵愉快的歌声飘来。这歌声很洪亮，表示出勇气和快乐的心情。唱的人就是洛狄。他正要去看他的

朋友维西纳得。

“你得帮我一下忙！我们得把拉格利找来，因为我想要取下崖顶上的那个鹰窠！”

“你还不如去取月亮里的黑点子。这比取那个鹰窠难不了多少！”维西纳得说。“我看你的心情倒蛮快活呢！”

“对啦，因为我要结婚了！不过，讲老实话，我得把实情告诉你！”

不一会儿维西纳得和拉格利就知道了洛狄的用意。

“你真是个固执的家伙，”他们说。“事情不能这样办！你会跌断你的脖子的！”

“只要你不怕跌下来，你就决不去跌下来的！”洛狄说。

半夜里，他们带着竿子、梯子和绳子出发了。路伸进灌木林，通过松散滚动的石子；他们一直向山上爬，爬了一整夜。他们下面的水在潺潺地流，他们上面的水在不停地滴，半空浮着的是漆黑的云块。这队猎人到达了一个峻峭的石壁；这儿比什么地方还要阴暗。两边的石崖几乎要碰到一起了，只有一条很狭的罅缝露出一片天来。石崖下面是一个深渊，里面有潺潺的流水。

这三个人静静地坐着。他们等待天明。如果他们想捉

住小鹰的话,他们必须等母鹰在天明飞出时一枪把她打死。洛狄一声也不响，好象他变成了他坐着的那块石头的一部分似的。他把枪放在面前,扳上了枪机;他的眼睛注视着石崖的顶——鹰窠就藏在那儿一块突出的石头底下。这三个猎人需要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呢!

忽然间，他们听到头上有一阵骚动的飕飕声。一只庞大的物体在飞动,把天空遮暗了。这黑影刚一离开窠,两杆猎枪就瞄准它了。有一枪打了出去；那双张着的翅膀拍了几下。接着就有一只鸟慢慢地坠落下来，这只鸟和它张着的翅膀几乎可以把整个的深渊填满，甚至把这几个猎人也打下去。最后这鸟儿在深渊里不见了。它降落的时候折断了许多树枝和灌木林。

这几个猎人现在开始工作了。他们把三把最长的梯子头抵头地绑在一起；这样,这梯子就可以达到很高的地方。但是梯子最高的一级所能达到的地方，离鹰窠还有相当距离。鹰窠是藏在一块突出的石头底下，而通到这窠的石壁却光滑得象一堵墙。经过一番商议以后，这几个人决定再接上两把梯子,从崖顶上放下来,跟下面的三把梯子衔接起来。他们花了好大一番气力才找来了两把梯子，把它们头

抵头地用绳子绑好，然后再把它们沿着那个突出的石头放下来，这样梯子就悬在深渊的半空，而洛狄则坐在它们最低的一个横档上。这是一个寒冷的清晨；云雾正从这个漆黑的深渊里升上来。洛狄好象是一只坐在雀子在筑巢时放在工厂烟囱边上的一根干草上的苍蝇，而这根草正在飘动。如果这根草掉下来，只有苍蝇可以展开翅膀，逃出性命。但是洛狄却没有翅膀，只会跌断脖子。风在他身边呼呼地吹。深渊底下的水正从融化着的冰河——冰姑娘的宫殿——里轰轰地向外流。

他把这梯子前后摇摆，正如一个蜘蛛要网住物件时摇摆它的细长的蛛丝一样。当他在第四次接触到下面的梯子时，他就牢牢地钩住下面的梯顶，用他的能干的手把悬着的和搭着的梯子绑在一起；但是梯子仍然在摇摆，好象它们的铰链全都松了似的。

这连在一起的五根长梯子，象一根飘摇的芦苇似的，撞着垂直的石壁。现在最危险的工作开始了：他得象一只猫似的爬上去。洛狄做起这种事来当然是不难的，因为猫已经教会了他怎样爬。他一点也不知道昏迷的女神就浮在他后面的空中，而且正向他伸出珊瑚虫一样的手来。当他爬到



梯子顶上的时候，他才发现他的高度还不足以使他看到鹰窠里的情景。他只能用手够到它。他把鹰窠底下那些密密的枝条用手摸了一下，看这些枝条够不够结实。他抓住了一根牢固的枝条以后，他顺势一跃,就离开了梯子,于是他的头和胸部就升到鹰窠上面。这时他就闻到一股死尸的臭味，因为鹰窠里有许多腐烂了的羚羊、雀子和绵羊。

昏迷之神因为控制不了他，只好把这些有毒的臭味朝他的脸上吹来，好叫他昏过去。在下边张着大口的黑色深渊里,冰姑娘披着淡绿色的长发,坐在翻腾的水上。她的一对死冰冰的眼睛象两个枪眼似的盯着洛狄。

“现在我可要捉住你了!”

洛狄在鹰窠的一角看到了小鹰。虽然它现在还不能飞，它已经是一只庞大、凶恶的鸟了。洛狄聚精会神地盯着它。他使尽气力用一只手来稳住自己的身体，同时用另一只手把绳子的活结套在这小鹰的身上。这只鸟现在算是活生生地被捉住了。洛狄把它的腿牢牢地系在活结里，然后把它向肩上一扔，使它低低地悬在他下面。这时有一根绳子从上面放下来了。他紧紧地握着这根绳子,徐徐下落,直到他的脚尖触到梯子最高的一根横档为止。

“扶稳！只要你不害怕跌下来，你就永不会跌下来的！”他很早就有这种认识；现在他就照这种认识办事。他稳稳地扶着梯子向下爬。因为他相信他不会跌下来，所以他就没有跌下来。



这时我们听到一阵强有力的喝采声。洛狄拿着小鹰，站在坚实的石地上，安然无恙。

8．客厅的猫透露出的消息

“这就是您所要求的东西！”洛狄说。这时他走进了贝克斯的磨坊主的家里。他把一个大篮子放在地板上，然后把盖子揭开。一对有黑圈围着的黄眼睛在凶狠地望着人。这对眼睛是那么明亮，那么凶猛，简直象要燃烧起来、把所

看见的东西咬一口似的。这鸟的短而结实的嘴大张着准备啄人。这鸟的颈是红的，盖着一层绒毛。

“小鹰！”磨坊主说。巴贝德大叫一声，向后退了几步；可是她的目光却没有从洛狄和这小鹰身上移开。

“你居然不害怕！”磨坊主说。

“而你也不食言！”洛狄说。“各人有各人的特点！”

“不过你怎么没有把脖子跌断呢？”磨坊主问。

“因为我抓得牢呀！”洛狄回答说。“我现在还是这样！我把巴贝德抓得也很牢！”

“先等等吧，看你什么时候能得到她！”磨坊主说，同时大笑起来。他这样笑是一个很好的征兆，巴贝德知道。

“赶快把这小鹰从篮子里拿出来，它这副盯着人的样子真可怕！你怎样把它捉下来的？”

洛狄现在不得不描写一番了。磨坊主的一双眼睛望着他，越睁越大。

“你这样有勇气，这样运气好，你简直可以养活三个太太！”磨坊主说。

“谢谢您！谢谢您！”洛狄大声说。

“但是现在你还得不到巴贝德！”磨坊主说着，同时在

这年轻猎人的肩上开玩笑地拍了一下。

“你知道磨坊里最近的消息吗？”客厅的猫问厨房的猫。“洛狄送给我们一只小鹰，但是他却要把巴贝德拿去作为交换。他们已经接过吻，而且还让爸爸在旁边亲眼看着呢！这简直等于订婚了！老头子没有再踢他出去。他缩回脚，打起盹来，让这两个年轻人坐在一起，喵个不停。他们彼此要讲的话真多；不到圣诞节，他们是讲不完的！”

事实上他们到了圣诞节也没有讲完。风把黄叶吹得满天飞；雪在山谷里飘，也在山上飘。冰姑娘坐在壮丽的宫殿里，而在冬天这宫殿一天比一天扩大。石崖盖上了一层冰块；冰柱象笨重的象牙似的从上面垂下来——在夏天的时候，溪水在这儿散出一层潮湿的雾。奇形怪状的冰花在盖满了雪球的杉树上射出光彩。冰姑娘乘着急风在深谷上驰骋。雪地的面积扩大到贝克斯来；因此她也能随着雪地的扩大到贝克斯来了，并且望见坐在屋子里的洛狄。这年轻人老是跟巴贝德坐在一起——他以前从来没有这样一个习惯。他们的婚礼将要在夏天举行。他们的耳朵里老有声音在响①，因为他们的朋友经常在谈论他们。

一切象太阳光那样明朗；最美丽的石南也开了。可爱

的、满面笑容的巴贝德现在好象是春天——那使一切鸟儿歌唱夏天和婚礼的美丽的春天。

“他们两个人老坐在一起，偎在一起！”客厅的猫说。“老听着他们喵喵叫，真使我腻烦极了！”

9. 冰 姑 娘

春天把她的嫩绿的花环在胡桃树上和栗树上陈列出来了。生长在圣·莫利斯桥和日内瓦湖以及伦河沿岸的胡桃树和栗树开得特别茂盛；伦河正从它的源头以疯狂的速度在冰河底下奔流。这冰河就是冰姑娘住的宫殿。她乘着急风从这儿飞向最高的雪地，在温暖的阳光下的雪榻上休息。她坐在这里向下面的深谷凝望。在这些深谷里，人就象被太阳照着的石头上的蚂蚁一样，来来往往忙个不休。

“太阳的孩子们把你们称为智慧的巨人！”冰姑娘说。“你们都不过是虫蚁罢了。只要有一个雪球滚下来，你们和你们的房子以及城市就会被毁灭得干干净净！”

---

① 这是北欧的迷信：一个人的耳朵里如果有声音在响，那就是有人在谈论他。

于是她把头昂得更高，用射出死光的眼睛朝自己周围和下面望了一眼。但是山谷里升起一片隆隆的响声。这是人类在工作——在炸毁石头。人类在铺路基和炸山洞，准备建筑铁路。

“他们象鼹鼠似地工作着！”她说。“他们在打地洞,所以我才听见这种好象放枪的声音。当我迁移我的一个宫殿



的时候，那声音却比雷轰还大。”

这时有一股浓厚的烟从山谷里升起，象一片飘着的面纱似的在向前移动。它就是火车头上浮动着的烟柱。这车头正在一条新建的铁路上拖着一条蜿蜒的蛇——它的每一节是一个车厢。它象一支箭似地在行驶。

“这些‘智慧的巨人’，他们自以为就是主人！”冰姑娘说。“但是大自然的威力仍然在统治着一切呀！”

于是她大笑起来。她唱着歌；她的歌声在山谷里引起一片回音。

“雪山又在崩颓了！”住在下边的人说。

但是太阳的孩子们以更高的声音歌唱着人的智慧。人的智慧统治着一切,约束着海洋,削平高山,填满深谷。人的智慧使人成为大自然的一切威力的主人。正在这时候，在大自然所统治着的雪地上，有一队旅人走过。他们用绳子把自己联在一起，好使自己在深渊旁边光滑的冰上形成一个更有力量的集体。

“你们这些虫蚁啊！”冰姑娘说。“你们这批所谓大自然的威力的主人！”

于是她把脸从这队人掉开，藐视地望着下边山谷里正

在行驶着的火车。

“他们的智慧全摆在这儿！他们全在大自然的威力的掌握中：他们每个人我都看透了！有一个人单独地坐着，骄傲得象一个皇帝！另外有些人挤在一起坐着！还有一半的人在睡觉！这条火龙一停，他们就都下来，各走各的路。于是他们的智慧就分散到世界的各个角落里去了！”

她又大笑了一通。

“又有一座雪山崩颓了！”住在山谷里的人说。

“它不会崩到我们头上来的，”坐在火龙后面的两个人说。正如俗话所说，这两个人是“心心相印”。他们就是巴贝德和洛狄，磨坊主也跟他们在一起。

“我是当做行李同行的！”他说。“我在这儿是一个不可少的累赘。”

“他们两人都坐在里面！”冰姑娘说。“我不知摧毁了多少羚羊，我不知折断了几百万棵石南——连它们的根也不留。我要毁掉这些东西：智慧——精神的力量！”

她大笑起来。

“又有一座雪山崩颓了！”住在山谷里的人说。

10. 巴贝德的干妈

跟克拉伦斯、维尔纳克斯和克林三个小镇在日内瓦湖的东北部形成一个花环的最近的一个城市是蒙特鲁。巴贝德的干妈——一位英国贵妇人——就带着她的几个女儿和一个年轻的亲戚住在这里。她们到这儿来没有多久，但是磨坊主早已经把女儿的订婚消息告诉她们了。他还把洛狄，那只小鹰以及他到因特尔拉根去的事情也都讲了——总之，他把前前后后的一切经过都说了。她们听了非常高兴，同时对洛狄和巴贝德，甚至对磨坊主都表示关怀，并且还要求他们三个人来看看她们。她们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才来的。巴贝德希望看看干妈，干妈也希望看看巴贝德。

在日内瓦湖的尽头，有一艘汽船停在维也奴乌小镇下边。汽船从这儿开半个钟点就可以到维尔纳克斯——离蒙特鲁不远。这湖滨经常是诗人们歌颂的对象。拜伦曾经在这深绿的湖畔的胡桃树下坐过，还写过和谐的诗篇，叙述被监禁在黑暗的犀永石牢里的囚徒①。水上有一处映着隐在垂柳中的克拉伦斯；卢梭就常在这附近散步，酝酿着他的哀绿

绮丝②。伦河在沙伏依州的雪山下面流着；离它流入湖的出口处不远有一个小岛。从岸上看，这岛小得简直象一条船。事实上它是一个石礁。在一个世纪以前，有一位贵妇人把它的周围填上了土，接着在它上面又盖了一层土。岛上现在长了三棵槐树，把整个的岛都遮住了。巴贝德非常喜欢这块小地方。在她看来，这是她全部旅行中所到的最可爱的一个处所。她说大家应该上去看看。她认为在这个小岛上散散步一定是非常愉快的。但是轮船却在它旁边开过去了；照一般惯例，轮船只有到维尔纳克斯才停下来。

这一小队旅客在阳光下的围墙之间走着，这些围墙把蒙特鲁这个小山城面前的许多葡萄园都围了起来。许多无花果树在农家的茅舍面前洒下荫影；花园里有许多月桂树和柏树。半山腰有一个旅馆；那位英国贵妇人就住在里面。

主人的欢迎是诚恳的。干妈是一个高大、和善的女人；

---

① 这是指拜伦在一八一六年发表的长诗犀永的囚徒（Prisoner of Chillon），内容描写日内瓦的圣·维克多寺院的副住持得·朋尼瓦尔因为与爱国志士共谋推翻萨伏依公爵的统治，而两次被囚禁在犀永石牢里的故事。

② 这是指卢梭在一七六一年发表的小说新哀绿绮丝（La Nouvelle Heloise）。这小说是他一七五六年在巴黎写成的。

她的圆脸蛋老带着笑容。她小时一定跟拉菲尔①所刻的安琪儿差不多。她的头现在还象一个安琪儿的头，不过老了许多，头发全白了。她的几个女儿都是美丽、文雅、又高又苗条的女子。跟她们在一道的表哥穿的是一身白衣服。他的头发是金黄的；他的一脸黄络腮胡子就是分给三个人还够用。他对巴贝德立刻表示出极大的好感。

大桌子上堆着许多装帧精美的书籍、乐谱和图画。阳台上的门是开着的；他们可以望见外面那个美丽而广阔的湖。这湖非常莹清平静，沙伏依州的山、小镇、树林和雪峰全都映在里面。

洛狄本来是一个非常直爽、活泼和随便的人。现在他却感到非常拘束起来。他走起路来简直象踩着铺在光滑的地板上的豌豆似的。他觉得时间过得真慢！他觉得好象他在踩着踏车②。他们还要到外面去散步！这也是同样地

---

① 拉菲尔（Santi Raphael，1483－1520）是意大利罗马学派的一个伟大艺术家。

② 这是英国一个叫做古比特（Sir William Cubitt）的爵士在一八一八年所“发明”的一种苦役劳动。踏车是一种木轮子；犯人用手支在两边的栏杆上，不停地用脚踩着这轮子，使它象现代的发动机似地发出动力。

慢,同样地叫人感到腻烦！洛狄如果向前走两步,必须再退后一步才能跟大家看齐。他们向石岛上的阴暗的犀永古堡走去，为的是要看看那里面的刑具、地牢、挂在墙上的锈链子、死刑犯所坐的石凳、地板门——死刑犯就是从这门被扔到水里的铁桩上去的。

他们认为看这些东西是一桩愉快的事！这是一个执行死刑的地点；拜伦的歌把它提升到诗的世界。不过洛狄仍然觉得它是一个行刑的场所。他把头伸出石窗，望着深沉的绿水和那个长着三棵槐树的小岛。他希望他现在就在那个岛上，不跟这批喋喋不休的朋友在一起。不过巴贝德的兴致非常高。她后来说,这次出游使她感到非常愉快;她还认为那位表哥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绅士。

“一个不折不扣的牛皮大王！”洛狄说。这是洛狄第一次说出使她不高兴的话。

这位英国人送她一本小书,作为游历犀永的纪念。这就是拜伦的诗犀永的囚徒的法译本——为的是使巴贝德便于阅读。

“这可能是一本好书,”洛狄说，“但是我不喜欢这个油头粉面的家伙。他送你这本书，并不能讨得我的欢心。”

“他的样子象一个没有装面粉的面粉袋，”磨坊主说，同时对自己的笑话大笑起来。

洛狄也大笑起来，称赞这话说得非常好，非常正确。

11. 表　哥

两三天以后，洛狄又到磨坊去了一次。他发现那个年轻的英国人也在场。巴贝德在他面前摆出一盘清蒸的鳟鱼，而且还亲手用荷兰芹把这鱼装饰了一番，使这鱼能引起人的食欲。而这完全是不必要的。这个英国人到这儿来做什



么呢？为什么巴贝德要这样伺候他、奉承他呢？洛狄吃起醋来——这可使巴贝德高兴了。她怀着极大的兴趣来探讨他的内心的各个方面——弱点和优点。

爱情对她说来仍然是一种消遣；她现在就在戏弄洛狄整个的感情。不过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仍然是她的幸福的源泉，是她的思想的中心，是她在这世界上最好和最宝贵的东西。虽然如此，他越显得难过，她的眼睛就越露出笑容。她还愿意把这位长着一脸黄络腮胡子的金发英国人吻一下呢——如果这能够使洛狄一气而走的话；因为这可以说明他爱她。小巴贝德的这种做法当然是不对的，也是不聪明的，然而她不过只有十九岁呀。她不大用脑筋。她更没有想到，她的这种作法对于那个英国人说来会引起什么后果，而对于一个诚实的、订过婚的磨坊主的女儿说来，会显得多么轻率和不当。

从贝克斯通到此地的公路要在一座积雪的石峰（它在当地的方言中叫做“狄亚卜勒列兹”）下边经过；磨坊的位置就在这儿。它离一条激流的山溪不远。溪里的水象盖了一层肥皂泡似地呈灰白色，但是推动磨坊轮子的动力并不是这溪水，另外还有一条小溪从河另一边的石山上流下来。它冲

进公路下边用石头拦起的一个蓄水池，再注入一个木槽，与河水汇合一起来推动那个庞大的磨坊轮子。木槽里的水漫到边上。凡是想走近路到磨坊去的人，就不妨在这又湿又滑的木槽边缘上踩过去。那个年轻的英国人就想这样试一下！

有一天晚上，他象一个磨坊工人似地穿着一身白衣服，被巴贝德的窗子所射出来的灯光引导着，在这边缘上爬过去。他从来没有学过爬，因此他差不多要倒栽葱地滚进水里去了。他总算运气好，不过他的袖子却全打湿了，他的裤子也弄脏了。因此，当他来到巴贝德的窗下时，他已经是全身透湿，遍体泥巴。他爬到一棵菩提树上，做出一种猫头鹰的叫声来——这是他唯一会模仿的声音。巴贝德听到这声音，就在薄薄的窗纱后面向外探望。她一看到这个白色的人形，就已经猜到这是谁了。她的心害怕得跳起来。她急忙把灯灭了，同时仔细地把所有的窗子都插好，让他痛痛快快地学一阵猫头鹰叫。

要是洛狄这时在磨坊里，事态就要严重了！但是洛狄却不在磨坊里，不，比这还要糟：他就在这菩提树下。他们大声地吵闹，对骂起来。他们可能打起来——甚至弄出谋杀事件也说不定。

巴贝德急忙把窗子打开，喊着洛狄的名字，叫他赶快走开，并且说不准他留在这儿。

"你不准我留在这儿！"他高声说。"原来你们早已经约好了！你想要有好朋友——比我还好的人！巴贝德，你简直不要脸！"

"你真可憎！"巴贝德说。"我憎恨你！"她哭起来。"滚开！滚开！"

"你不应该这样对待我！"他说。当他走开时，他的脸上象火一样在发烧，他的心也象火一样在发烧。

巴贝德倒在床上哭起来。

"洛狄，我那么热烈地爱你，而你却把我当做一个坏人看待！"

她很生气，非常生气。这对她是有好处的，否则她就会感到更难过了。现在她睡得着了——可以有一次恢复精神和青春的睡眠了。

12. 妖　魔

洛狄离开贝克斯，朝回家的路上走。他爬上空气清凉的高山；山上有积雪，有冰姑娘在统治着。下边是一片枝叶

繁盛的树木，看起来象一片马铃薯的叶子。杉木和灌木林从上面看都显得非常细小。被雪盖着的石南,东一堆,西一堆,很象晾在外面的被单。有一棵龙胆挡住他的去路;他用枪托一下子就把它摧毁了。

在更高的地方出现了两只羚羊。他一想到别的东西，眼睛就立刻亮起来了。但是要想射中这两只羚羊，距离还不够近。因此他继续向上爬，一直爬到一块只长着几根草的石堆上。这两只羚羊现在悠闲地在雪地上走着。他加快步子;云块把他罩住了。他来到了一个峻峭的石崖面前;这时开始下起倾盆大雨来。

他感到象火烧一样地干渴。他的头脑灼热，但是他的四肢寒冷。他取出打猎用的水壶，但是壶里已经空了，因为他一赌气爬上山的时候，忘记把水灌满。他一生没有病过，但是他现在却有生病的感觉了。他非常疲累，很想躺下来睡一觉，但是处处都是水。他想鼓起精神来，但是一切东西都在他眼前奇形怪状地颤动，这时他忽然看见他在这一带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东西——一个靠着石崖新近搭起来的小茅屋。屋门口站着一个年轻的女子。他起初以为她就是他跳舞时吻过的那个塾师的女儿安妮特，但是她不是

安妮特。他相信他以前看见过她——可能就是那天晚上他参加因特尔拉根的射击比赛后回家时，在格林达瓦尔得见过的。

“你是什么地方的人?”他问。

“我就住在这儿呀!”她说。“我在这儿看羊!”

“羊！羊在什么地方吃草呢？这儿只有雪和石头呀!”

“你知道的东西倒是不少!”她说，同时大笑起来。“在我们后面更低一点的地方有一个很好的牧场。我的羊儿就在那里！我才会看羊呢。我从来没有丢过一只。我的东西永远就是我的。”

“你的胆子真大!”洛狄说。

“你的胆子可也不小呀!”她回答说。

“请给我一点奶喝好不好——假如你有的话。我现在渴得难受!”

“我有比牛奶还好的东西，”她说。“你可以喝一点！昨天有几个旅客带着向导住在这里，他们留下半瓶酒没有带走。这种酒恐怕你从来没有尝过。他们不会再回来取的，我也不会喝酒。你拿去喝吧!”

于是她就把酒取出来，倒在一个木杯里，递给洛狄。

“真是好酒！”他说。“我从来没有喝过这样使人温暖的烈酒！”

他的眼睛射出光彩。他全身有一种活泼愉快的感觉，好象他现在再也没有什么忧愁和烦恼似的。他充满了一种活跃的新的生命力。

“她一定是塾师的女儿安妮特！”他大声说。“给我一个吻吧！”

“那么请你把你手上的这个漂亮的戒指给我吧！”

“我的订婚戒指？”

“是的，就是这个戒指。”女子说。

于是她又倒了满满一杯酒。她把这酒托到他的嘴唇边。他喝了。愉快的感觉似乎流进他的血管。他似乎觉得整个世界是属于他的；他为什么要使自己苦恼呢？一切东西都是为了我们的快乐和享受而存在的呀。生命的河流就是幸福的河流。让它把你托起，让它把你带走——这就是幸福。他望着这个年轻的姑娘。她是安妮特，同时也不是安妮特；但是她更不象他在格林达瓦尔得附近见到过的那个所谓“鬼怪”。这个山中姑娘新鲜得象刚下的雪，娇艳得象盛开的石南，活泼得象一只羔羊。不过她仍然是由亚



当的肋骨造成的——一个象洛狄自己一样的活生生的人。

他用双手搂着她，望着她那对清亮得出奇的眼睛。他望了不过一秒钟，但是我们怎样才能用语言把这一秒钟形容出来呢？不知道是妖精还是死神控制了他的整个身体，他被高高地托起来了，他也可以说是坠进一个阴惨的、深沉的冰罅，而且越坠越深。他看见象深绿色的玻璃一样明亮

的冰墙。他的周围是一些张着口的无底深渊。滴水象钟声一样响,象珠子一样亮,象淡蓝色的火焰一样发光。冰姑娘吻了他。这一吻使他全身打了一个寒颤。他发出一个痛楚的叫声，从她手中挣脱,蹒跚了几步,接着便倒下来了。他的眼睛面前是漆黑一团,但是不一会儿他又把眼睛睁开了。妖魔开了他一个玩笑。

阿尔卑士山的姑娘不见了，那个避风雨的茅屋也不见了。水从光秃的石头上滚下来；四周是一片雪地。洛狄冻得发抖。他全身都湿透了；他的戒指——巴贝德给他的那个订婚戒指——也不见了。他的猎枪躺在他旁边的雪地上。他把它拿起来,放了一枪,但是放不响。潮湿的云块象大堆积雪似的填满了深渊。昏迷之神就坐在这儿，等待着那些不幸的牺牲者。她下边的深渊里起了一阵响声。这声音听起来好象有一堆石头在坠落，并且在摧毁着任何挡住它的东西。

巴贝德坐在磨坊里哭。洛狄已经有六天没有去了。这一次本是他错，他应该向她告罪——因为她全心全意地爱着他。

13. 在磨坊主的家里

“那些人也真够胡闹!”客厅的猫对厨房的猫说。“巴贝德和洛狄又分开了。她在哭，但他一点也不想她。”

“我不喜欢这种态度。”厨房的猫说。

“我也不喜欢这种态度,”客厅的猫说。“但是我也并不为这件事难过。巴贝德可以找那个络腮胡子做爱人呀。这人自从那次想爬上屋顶以后，再也没有到这儿来过。”

妖魔鬼气在我们的身里身外耍他们的诡计。洛狄知道这一点，而且还在这事情上动过脑筋。他在山顶上所遇见的和经历的是什么呢？是妖精吗，是发热时所看见的幻象吗？他以前从来没有发过热，害过病。他埋怨巴贝德的时候，也同时问了一下他自己的良心。他回忆了一下那次野猎，那次狂暴的“浮恩”。他敢把自己的思想——那些一受到诱惑就可以变成行动的思想——向巴贝德坦白出来吗?他把她的戒指丢掉了;当然,她正因为他丢掉了戒指才重新得到了他。她也能对他坦白吗？他一想到她，就觉得自己的心要爆炸。他记起许多事情。他记起她是一个快乐、欢笑、活泼的孩子;他记起她对他所讲的那些甜蜜的话。她的

那些知心话现在象阳光一样射进他的心坎。于是巴贝德使他心中充满了阳光。

她得对他坦白；她应该这样做。

因此他到磨坊去。她坦白了。坦白是以一个吻开始，以洛狄承认错误结束的。洛狄的错误是：他居然怀疑起巴贝德的忠诚来——他实在太坏了！他的不信任和鲁莽的行动，可能会同时引起两个人的痛苦。的确，结果一定会是这



样！巴贝德教训了他一顿——她愿意这样做，也只有她做才恰当。但是洛狄有一点是对的：干妈的侄子是一个牛皮大王。她要把他送给她的书全都烧掉。她不愿保留任何可以使她记起他的纪念品。

“他们现在又和好了，”客厅的猫说。“洛狄又到这儿来了。他们彼此了解。他们把这叫做最大的幸福。”

“昨天晚上，”厨房的猫说，“我听到耗子说，最大的幸福是吃蜡烛油，是饱吃一顿臭腊肉。现在我们信谁的话好呢——耗子还是这对恋人？”

“谁的话也不要相信！”客厅的猫说。“这是最安全的办法。”

洛狄和巴贝德的最大的幸福——大家所谓的最快乐的一天——举行婚礼的一天，快要来临了。

但是婚礼却不在贝克斯的教堂里或磨坊里举行。巴贝德的干妈希望干女儿到她的家里去结婚；婚礼将在蒙特鲁的一个美丽的小教堂里举行。磨坊主也坚持要这样办，因为他知道干妈会送些什么东西给这对新婚夫妇。为了那件她要送的结婚礼物，他们应该表示某种的迁就。日期已经定了。在结婚前夜，他们得到维也奴乌去，然后在第二天大

清晨再乘船赴蒙特鲁。这样，干妈的几个女儿可以有时间把新娘打扮一番。

“我想改天他们会在家里再补行一次婚礼吧?”客厅的猫说。“如果不这样办的话，我可要对这整个的事儿喵几声啦。”

“这里将有一个宴会!”厨房的猫说。“鸭子也杀了，鸽子也扼死了,墙上还挂着一只整鹿。我一看到这些东西,口里就不禁流出涎水来。他们明天就要动身了。”

的确,明天就要动身！这一天晚上,洛狄和巴贝德作为一对订了婚的情人，最后一次坐在磨坊主的家里。

在外面,阿尔卑士山上现出一片红霞。暮钟敲起来了。太阳的女儿们唱着:“但愿一切都好!”

14. 夜里的梦幻

太阳下落了；云块低垂在高山之间，垂在伦河的盆地上。风从南方吹来——从非洲吹来。它象“浮恩”似地拂过阿尔卑士山,把这些云块撕成碎片。当它扫过去的时候,空中就有片刻的沉寂。疏疏落落的云块在多树的山中，在奔流的伦河上，现出各种奇怪的形状。它们象原始世界的海

怪，象空中的飞鹰，象沼地里跳跃着的青蛙。它们落到奔流的河上,象在河上行驶,但同时又象浮在空中。河水卷着一棵连根拔起的松树在向下流;树的周围,一串一串的漩涡在转动。这是昏迷之神和她的姊妹们在泡沫上跳着旋舞。月亮把山峰上的积雪、黑森林和奇形的白云照得透明。这是夜间的幻景,大自然的精灵,山上的居民都可以在窗里望见。这些幻象在冰姑娘面前成队地浮现过去。冰姑娘是刚从冰宫里走出来的；她正坐在一条摇摆的船上——那棵连根拔起的松树。冰河的水载着她向下流,向广阔的湖流。

“参加婚礼的客人都到来了！”这是空中和水里同时发出的一个吟唱声。

外面是幻景，里面也是幻景。巴贝德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她跟洛狄似乎已经结婚了好几年。他正在外面猎取羚羊,把她留在家里。那个年轻的、长了一脸黄络腮胡子的英国人坐在她身边。他的眼睛充满了热情；他的话语富有魔力。所以当他向她伸出手来的时候，她就情不自禁地跟着他走。他们离开家，一直往下走！巴贝德觉得心中压着一件东西——越压越重。她在做一桩对不起洛狄的事情——



一桩对不起上帝的事情。这时她忽然发现她身边什么人也没有;她的衣服被荆棘撕破了,她的头发已经变得灰白。她悲哀地抬起头来，看见洛狄坐在一个崖石的边缘上。她把手伸向他，但她既不敢求他,也不敢喊他。事实上,这样做也没有什么好处，因为她马上发现这并不是洛狄。这不过是挂在一根爬山杖上的猎衣和帽子——一般猎人拿来欺骗羚羊的伪装。在极度的痛苦中，巴贝德呼号着说:

“啊，我希望在我最快乐的那一天——我结婚的那一天——死去！上帝，我的上帝！这才是幸福！我和洛狄所能希望的最好的东西也莫过于此！各人的将来，谁知道呢！”

于是她怀着一种怀疑上帝的失望心情投到一个深渊里去。一根线似乎断了。山中发出一个悲哀的回音！

巴贝德醒来了；梦也完了，消逝了。不过她知道，她做了一个可怕的梦：她梦见了几个月不曾见过或想过的那个英国年轻人。她不知道他是不是仍住在蒙特鲁，会不会来参加她的婚礼。她的小嘴上有了暗影；她的眉毛起了皱纹。但是不一会儿她露出一个微笑；她的眼睛射出光辉。太阳在明朗地照着。明天是她和洛狄举行婚礼的日子。

当她走下楼的时候，洛狄已经来到客厅里了。他们立刻就动身到维也奴乌去。他们两人非常快乐；磨坊主也一样。他在愉快地笑。他是一个好父亲，一个正直的人。

“我们现在是家里的主人了！”客厅的猫说。

15. 结　尾

这三个快乐的人来到维也奴乌的时候，天还没有黑。他们随即坐下来吃晚饭。磨坊主衔着烟斗坐在靠椅上打起盹

来。这对订了婚的情人手挽着手走出城,沿着公路,在深绿的湖边，在长着绿色灌木林的石崖下漫步。清亮的湖水映着阴森的犀永石牢的灰墙和高塔。那个长着三棵槐树的小岛就在近旁；它看起来象浮在湖上的花束。

“那上面一定是非常美丽的!”巴贝德说。

她怀着渴望的心情想到岛上去看一下。她的这个要求马上就实现了，因为岸旁泊着一条小船。把系着它的绳子解开并不是一件难事。他们不须向任何人请求许可，因为旁边并没有什么人。他们直截了当地跳上船，因为洛狄本人就是一个划船的能手。

船桨象鱼鳍似地分开柔顺的水——那么柔顺，但同时又那么坚韧。这水有一个能负得起重担的背，同时也有一张能吞没一切的嘴——一张温柔、微笑、安静但同时又非常可怕、凶残的嘴。船走过后留下一条满是泡沫的水痕。他们不一会儿就来到了小岛，接着他们就走上去。岛上恰恰只有够他们两人跳舞的空间。

洛狄和巴贝德跳了两三次旋舞，然后就在低垂的槐树下的一个凳子上坐下来。他们手挽着手,彼此情意绵绵地望着。落日的晚霞照在他们身上。山上的松林，象盛开的石

南一样，染上了一层紫丁香的色彩。树林的尽头冒出一堆巨石。石头射出亮光，好象石山是一个透明的整体。天上的云块象燃烧着的火，整个的湖象一片羞红的玫瑰花瓣。当黄昏的阴影慢慢垂下来的时候，沙伏依州的那些雪山就显出深蓝的颜色。不过最高的峰顶仍然象红色的火山熔岩那样发亮，并且这一瞬间，还似乎反映出那山峰当初由熔岩形成、还未冷却时的那种景象。洛狄和巴贝德都承认他们以前在阿尔卑士山上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落日。那座积雪的当·丢·密底山射出光辉，象刚升到地平线上的满月。

“这样美的景致！这样多的幸福！”他们两人齐声说。

“这个世界再也贡献不出比这更好的东西了，”洛狄说。“这样的一晚简直比得上整个的一生！我有多少次象现在一样，深深地感到幸福。我曾经想过：即使我现在失去了一切，我仍然可以说是幸福地过了一生！这是一个多么快乐的世界啊！这一天过去，另外一天又到来，而这新的一天似乎比过去的一天还要美丽！巴贝德，我们的上帝真太好了！”

“我从心的深处感到幸福！”她说。

“这个世界再也不能给我比这更好的东西了！”洛狄大声说。

暮钟从沙伏依州的山上，从瑞士的山上飘来。深蓝色的尤拉山罩着金色的光圈，耸立在西边的地平线上。

“愿上帝赐给你一切最光明、最美好的东西！”巴贝德低声说。

“上帝会的！”洛狄说。“明天我就会得到这些东西了。明天你就完全是我的——我的美丽的、可爱的妻子！”

“船！”巴贝德忽然叫起来。

他们要划回去的那条小船已经松开，从这小岛上飘走了。

“我要去把它弄回来！”洛狄说。

他把上衣扔到一边，脱下靴子，然后跳进湖中，使劲地向船游去。

山上冰河流出清亮的、深绿色的水，这水又深又冷。洛狄向水底望去。他只望了一眼，但是他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个闪光的金戒指。这使他记起了他失去的那个订婚戒指。现在这个戒指越变越大，成了一个亮晶晶的圆圈。圆圈里现出一条明亮的冰河。河的两边全是一些张着大口的深渊，水滴进去时象钟声一样地发响，同时射出一种淡蓝色的火焰。在一瞬间的工夫，他看到了我们需用许多话才能说



清楚的东西。

深渊里有许多死去的年轻猎人、年轻女子、男人和女

人;他们象活人似的站着;他们都是在各种不同的时候坠落下去的。他们睁着眼睛,他们的嘴唇发出微笑。在他们下面,响起了一片从沉沦了的城市的教堂里所发出的钟声,教堂屋顶下跪着做礼拜的人。冰柱成了风琴的管子,激流变成了音乐。冰姑娘就坐在这一切下面的清亮而透明的地上。她向洛狄伸出手来,在他的脚上吻了一下。于是一种死的冷气象电流似的透过他的全身——这是冰,也是火:当一个人突然接触到这两种东西的时候,他很难辨别出到底是哪一种。

“你是我的!我的!”他的身里身外都有这个声音。“当你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吻过你,在你的嘴上吻过你。现在我又在你的脚趾和脚跟上吻你!你完全是属于我的!”

于是他在这清亮的蓝水底下不见了。

四周是一片沉寂。教堂的钟声没有了。它最后的回音也跟暮云的影子一齐消逝了。

“你是属于我的!”冰底下的一个声音说。“你是属于我的!”高处的一个声音说,太空的一个声音说。

从这个爱情飞到那个爱情,从人间飞到天上——多么美啊!

一根生命的线断了；周围发出一片哀悼的声音。死神的一个冰吻夺去了凡人的生命。人生的前奏曲，在人生的戏剧还没有开演以前，就已经结束了。噪音在大自然的和谐音乐中被融化了。

你能把这叫做一个悲哀的故事吗？

可怜的巴贝德！这对她说来真是一个悲恸的时刻！那条船越浮越远。陆地上谁也不知道这对快要结婚的恋人到这小岛上来了。黄昏在逼近，云块在凝集，夜幕在下垂。孤零零的她，在失望中哭起来了。暴风雨在酝酿。闪电在不停地掣动，把尤拉群山，把整个的瑞士，把沙伏依州都照亮了。闪电在各方面掣动，每隔几分钟就引起一次霹雳声。闪电的强光有时象正午的太阳一样明亮，把每根葡萄梗都照耀出来；但是不一会儿，一切又变得漆黑一团。闪电以叉子、指环和波浪的形状向湖里射来，把周围照得透明。轰轰的雷声同时在四周的山上引起一片回音。岸上的人早已把船只拖到岸边泊好。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急忙去寻找栖身的地方。雨开始倾盆地下降。

“在这阵暴风雨中，洛狄和巴贝德在什么地方呢？”磨坊主问。

巴贝德正合着手坐着，把头搁在膝上。经过一阵痛苦、呼号和流泪后，她再也没有气力了。

“他躺在深沉的水里，”她对自己说，“他象躺在冰河底下似地躺在水里。”

这时她想起了洛狄说过的话：他的母亲怎样死去，他自己怎样得救，他怎样象一具死尸似地被人从冰河的深渊里抱起来。

“冰姑娘又把他捉去了！”

一阵闪电象阳光似的照在白雪上。巴贝德跳起来。整个的湖这时就象一条明亮的冰河。冰姑娘站在那上面，样子很庄严，身上射出一股淡蓝色的光。洛狄就躺在她的脚下。

“他是我的！”她说。接着周围又是漆黑一团和倾盆大雨。

“多残酷啊！”巴贝德呻吟着说。“他为什么刚刚在我们的幸福快要到来的时刻死去呢？啊，上帝啊，请您解释一下吧！请您开导我的心吧！我不懂得您的用意，我在您的威力和智慧之中找不出线索！”

于是上帝指点了她。一个记忆，一线慈悲的光，她头天

晚上所做的梦——这一切全都在她的心里闪过去了。她记起了她自己所讲的话，她自己和洛狄所希望得到的最好的东西。

“我真可怜！难道这是因为我心中有罪恶的种子吗?难道我的梦就是我的未来生活的缩影吗？难道未来生活的线索必须折断，我才能消罪吗？我是多么可怜啊!”

她坐在这漆黑的夜里,呜咽起来。在深沉的静寂中,她似乎听到了洛狄的话语——他在这世界上最后所说的话语:“这世界不能再给我比这更好的东西了!”这话是在最快乐的时候讲的；现在它在悲哀的心里发出了回音。

好几年过去了。这湖在微笑；湖岸也在微笑。葡萄树结着累累的果实。挂着双帆的游艇象蝴蝶似地在平静如镜的水上行驶;犀永石牢后面已经开出一条铁路,深深地伸进伦河两岸。每到一站,就有许多陌生人下来。他们带着精装的红色游览指南，研究着哪些风景区他们可以去看看。他们参观犀永狱，同时看到了那个长着三棵槐树的小岛。他们在游览指南中读到关于那对新婚夫妇的故事：这对年轻人怎样在一八五六年的一个晚上划过去,新郎怎样失踪,岸

上的人怎样在第二天早晨才听到新娘的失望的呼声。

不过这些游览指南没有谈到巴贝德在父亲家里所过的安静生活——这当然不是指磨坊，因为那里面已经住着别的人了。她是住在车站附近的一座美丽的房子里。她有许多晚上常常在窗前向栗树后边的雪山凝望。洛狄常常就喜欢在这些山上走来走去。在黄昏的时候，她可以看到阿尔卑士山的晚霞。太阳的女儿们就住在那里。她们还在唱出关于旅人的歌：旋风怎样吹掉他们的外衣，怎样把这衣服抢走，但是却抢走不了穿这衣服的人。

山中的雪地上闪着一丝淡红的光。深藏着思想的每一颗心中也闪着一丝淡红的光：“上帝对我们的安排总是最好的！”不过上帝从来不象在梦中告诉巴贝德那样把理由告诉我们。

译 后 记

演木偶戏的人（Marionetspilleren）发表于一八五一年。两兄弟（To Brødre）发表于一八五九年。古教堂的钟（Den gamle Kirkekloke）发表于一八六二年，实际上是在一八六一年十二月出版的。乘邮车来的十二位旅客（Tolv med Posten）, 甲虫（Skarnbassen）, 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Hvad Fatter giør, det er altid det Rigtige），雪人（Sneemanden），在养鸭场里（I Andegaardn）和新世纪的女神（Det nye Aarhundredes Musa）都发表于一八六一年，收集在新的童话和故事第二集里。冰姑娘（Iisjomfrueu）发表于一八六二年，但是在一八六一年十一月里就出版了。

在这几篇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出安徒生在用童话的形式写各种不同类型的作品——散文、故事和游记式的中篇小说。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民主思想的发展：他歌颂那些出身寒微而对人类进步有贡献的人（如两兄弟和古

教堂的钟)，那些感情纯朴的乡下人(如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 和新的世界(如新世纪的女神)。在冰姑娘中他开始表示对于“上帝”的怀疑。每当他对于人生感到没有出路的时候,他就求助于那个他认为代表“真理”和“爱”的“上帝”。在这里“上帝”显然没有能解决人生的问题——这篇作品中隐隐地露出他一种无可奈何的失望情绪。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2 年版本

冰 姑 娘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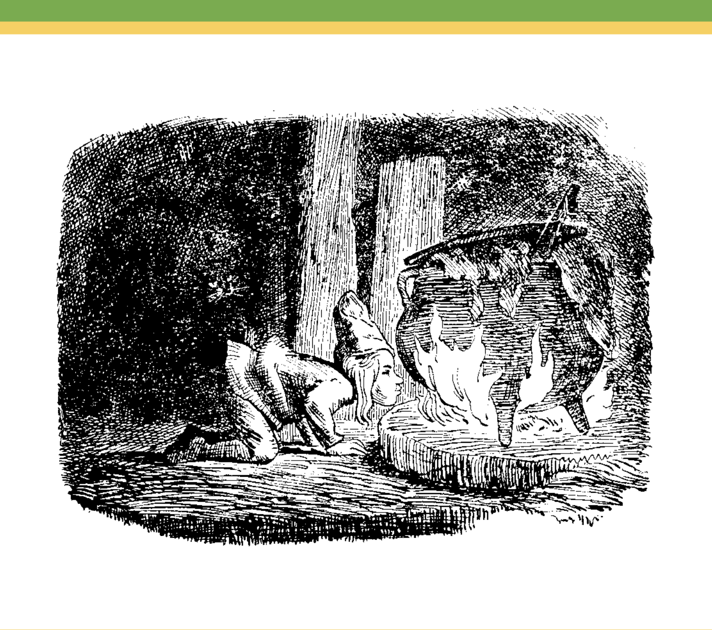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6 插页 2 字数 88,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 10188 · 39 定价：0.49 元

书　号：10188 · 39

定　价：　　0.49 元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二

小鬼和太太

叶君健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二

小 鬼 和 太 太

叶 君 健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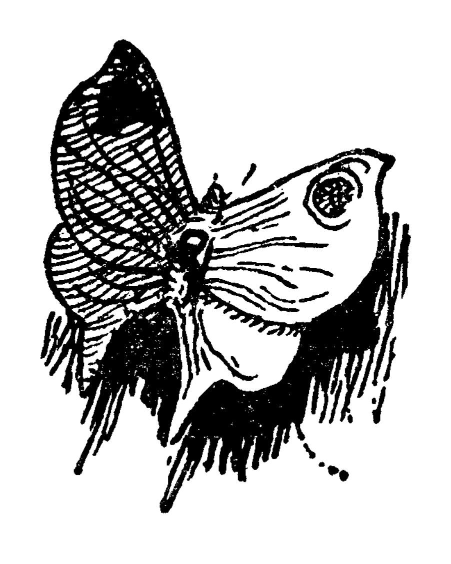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里共有十四篇童话，其中有一部分是用童话的形式所写的散文诗，如《蝴蝶》、《蜗牛和玫瑰树》和《民歌的鸟儿》。另外有一部分是写历史故事和阶级社会的世态人情的，如《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鬼火进城了》、《在小宝宝的房间里》、《风暴把招牌换了》和《小鬼和太太》等。在丰富的幻想和浓厚的诗意中，作者揭露了人生中的某些阴暗面，同时也提出了批评。

目　　次



蝴　　蝶

一个蝴蝶想要找一个恋人。自然，他想要在群花中找到一位可爱的小恋人。因此他就把她们都看了一遍。每朵花都是安静地、端庄地坐她的在梗子上，正如一个姑娘在没有订婚时坐着的那副样儿。可是她们的数目非常多，选择很不容易。蝴蝶不愿意讨麻烦，因此他就飞到雏菊那儿去。

法国人把这种小花叫做“玛加丽特”①。他们知道，她能作出预言。她是这样作的：情人们把她的花瓣一片一片地摘下来，每摘一片情人就问一个关于他们恋人的事情：“热情吗？——痛苦吗？——非常爱我吗？——只爱一点吗？——完全不爱吗？”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每个人可以用自己的语言问。蝴蝶也来问了；但是他不摘下花瓣，而他却吻起每片花瓣来。因为他认为只有善意才能得到最好的回答。

“亲爱的‘玛加丽特’雏菊！”他说，“你是一切花中最聪明的女人。你会作出预言！我请求你告诉我，我应该娶这一位呢，还是娶那一位？我到底会得到哪一位呢？如果我知道的话，我就可以直接向她飞去，向她求婚。”

可是“玛加丽特”不回答他。她很生气，因为她还不过是一个少女，而他却已把她称为“女人”起来了；这究竟有一个分别呀。他问了第二次，第三次。当他从她得不到半个字的回答的时候，他也就不再愿意问了。他飞走了，同时立刻开始他的求婚活动。

这正是初春的时候，番红花和雪形花正在盛开。

---

① Maxgrethe 这个字有双关的意义：它是通常用的女子的名字，同时也是“雏菊”的意思。

“她们非常好看，”蝴蝶说，“简直是一群情窦初开的可爱的小姑娘，但是太不懂世事。”象所有的年轻小伙子一样，他要寻找年纪较大一点的女子。

于是他就飞到秋牡丹那儿去。照他的胃口说来，这些姑娘未免苦味太浓了一点。紫罗兰有点太热情；郁金香太华丽；黄水仙太平民化；菩提树花太小，此外她们的亲戚也太多；苹果树花看起来倒很象玫瑰，但是她们今天开了，明天就谢了——只要风一吹就落下来了。他觉得跟她们结婚是不会长久的。豌豆花最逗人爱：她有红有白，既娴雅，又柔嫩。她是家庭观念很强的一种妇女，外表既漂亮，在厨房里也很能干。当他正打算要向她求婚的时候，他看到这花儿的近旁有一个豆荚——这豆荚的尖端上挂着一朵枯萎了的花。

“这是谁？”他问。

“这是我的姐姐，”豌豆花说。

“乖乖！那么你将来也会象她一样了！”他说。

这使蝴蝶大吃一惊，于是他就飞走了。

金银花悬在篱笆上。象她这样的女子，数目还不少；她们都是板起面孔，皮肤发黄。不成，他不喜欢这种类型的女

子。

不过他究竟喜欢谁呢？你去问他吧！

春天过去了，夏天也快要告一结束。现在是秋天了，但是他仍然犹豫不决。

现在花儿都穿上了她们最华丽的衣服，但是有什么用呢——她们已经失去了那种新鲜的、喷香的青春味儿。人到了年纪，心中所喜欢的就是香味呀。特别是在天竺牡丹和干菊花中间，香味这东西可说是没有了。因此蝴蝶就飞向地上长着的薄荷那儿去。

“她可以说没有花，但是她全身却都是花，从头到脚都有香气，连每一片叶子上都有花香。我要讨她！”

于是他就对她提出婚事。

薄荷端端正正地站着，一声不响。最后她说：

“交朋友是可以的，但是别的事情都谈不上。我老了，你也老了，我们可以彼此照顾，但是结婚——那可不成！象我们这样大的年纪，不要自己开自己的玩笑吧！”

这么一来，蝴蝶就没有找到太太的机会了。他挑选太久了，不是好办法。结果蝴蝶就成了大家所谓的老单身汉了。

这是晚秋季节，天气多雨而阴沉。风儿把寒气吹在老柳树的背上，弄得它们发出飕飕的响声来。如果这时还穿着夏天的衣服在外面寻花问柳，那是不好的，因为这样，正如大家说的一样，会受到批评的。的确，蝴蝶也没有在外面乱飞。他以一个偶然的机会溜到一个房间里去了。这儿火炉里面生得有火，象夏天一样地温暖。他满可以生活得很好的，不过，“只是活下去还不够！”他说，“一个人应该有自由、阳光和一朵小小的花儿！”

他撞着窗玻璃飞，被人观看和欣赏，然后就被穿在一根针上，藏在一个小古董匣子里面。这是人们最欣赏他的一种表示。

“现在我象花儿一样，栖在一根梗子上了，”蝴蝶说。“这的确是不太愉快的。这几乎跟结婚没有两样，因为我现在算是牢牢地固定下来了。”

他用这种思想来安慰自己。

“这是一种可怜的安慰，”房里栽在盆里的花儿说。

“可是，”蝴蝶想，“一个人不应相信这些盆里的花儿的话。她们跟人类的来往太密切了。”

素　　琪①

天亮的时分，有一颗星——一颗最明亮的晨星——在玫瑰色的空中发出闪耀的光彩。它的光线在白色的墙上颤动着，好象它想要在那上面把它所知道的东西和数千年来它在我们这个转动着的地球上处处所看到的东西，都在那墙上写下来似的。

我们现在来听它所讲的一个故事吧：

在不久以前，——这颗星儿所谓的“不久以前”就等于我们人间的“几个世纪以前”——我的光辉跟着一个艺术家走。那是在教皇住的城里②，在世界的城市罗马里面。在时间的过程中,那儿有许多东西改变了,可是这些改变并没有象童年到老年这段时间的改变来得那么快。那时恺撒③们的宫殿，象现在一样，已经是一堆废墟。在倒下了的大理石圆柱之间，在残破的浴室——它们墙上的涂金仍然没有完全褪色——之间，生长着无花果树和月桂树。“诃里生”④也是一堆废墟。教堂的钟声响着；四处弥漫着的香

烟，信徒的行列，高举着明亮的蜡烛和华盖，在大街上游行过去。人们都虔诚地信仰宗教，艺术受到尊崇和敬仰。在罗马住着世界上最伟大的画家拉菲尔⑤；这儿也住着雕刻家的始祖米开朗基罗⑥。甚至教皇都推崇这两个人而特别

---

① 素琪（Psychen）原是希腊神话里一个国王的美丽的女儿。美和爱情之女神阿芙罗蒂特（Aphrodite）嫉妒她非凡的美貌，特别令爱神邱比特(请参看安徒生童话全集第一分册中的顽皮孩子)在素琪心中注入一种爱情，使她只爱最下贱的男人。邱比特一见她，却自己爱上她了。他每夜在黑暗中偷偷地来看她。她嫉妒的姊妹们告诉她，说她每天晚上所拥抱的那个恋人是一个怪物。因此有一天晚上，当邱比特正熟睡的时候，她偷偷地点起灯来看他。一滴灯油落到他的面上，把他惊醒。他责备她，说她不应该不信任他。然后他就失踪了。她走遍天涯去找他。她经过不知多少苦难和考验，终于使邱比特回心转意，与她结成夫妇。她也就因此从一个凡人的女儿变成了神。这故事代表古代的人对于人类的灵魂的一种看法，认为灵魂通过受难和痛苦的洗炼后，才能达到极乐的境界。

② 指梵蒂岗。

③ 古代罗马帝国的皇帝都叫做恺撒（Kaiser）。

④ 这是古代罗马一个有名的大戏院。它是纪元七五年 Vespasian 大帝时开工，八〇年 Titus 大帝时完成的。

⑤ 拉菲尔（Santi Raphael，1483—1520）是意大利罗马学派的一个伟大画家，他的作品在欧洲一直到现在还影响着许多画家。

⑥ 米开朗基罗是意大利的名雕刻师，画家，建筑师和诗人。他的雕刻散见于意大利的许多伟大的建筑物中及欧洲的大博物馆内。

去拜访他们一次；人们理解艺术，尊崇艺术，同时也给它物质的奖励！不过，虽然如此，并不是每件伟大和成熟的东西都会被人看见和知道的。

在一条狭小的巷子里有一幢古老的房子。它曾经是一座神庙；这里面现在住着一个年轻的艺术家。他很贫穷，也没有什么名气。当然他也有些艺术家的朋友。他们都很年轻——在精神方面，在希望和思想方面，都很年轻。他们都告诉他，说他有很高的才气和能力，但也说他很傻，对于自己的才能没有信心。他老是把自己用粘土雕塑出来的东西打得粉碎，他老是不满意，他从来不曾完成一件作品；而他却应该完成他的作品，假如他希望他的作品能被人看见和换取钱财的话。

“你是一个梦想家！”他们对他说，“而这正是你的不幸！这里面的原因是：你还没有生活过，没有尝到过生活，没有狼吞虎咽地去享受过生活——而生活却是应该这样去享受的。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可以，而且应该投到生活中去，和生活融成一片。请看那位伟大的工匠拉菲尔吧。教皇尊崇他，世人景仰他；他既能吃面包，也能喝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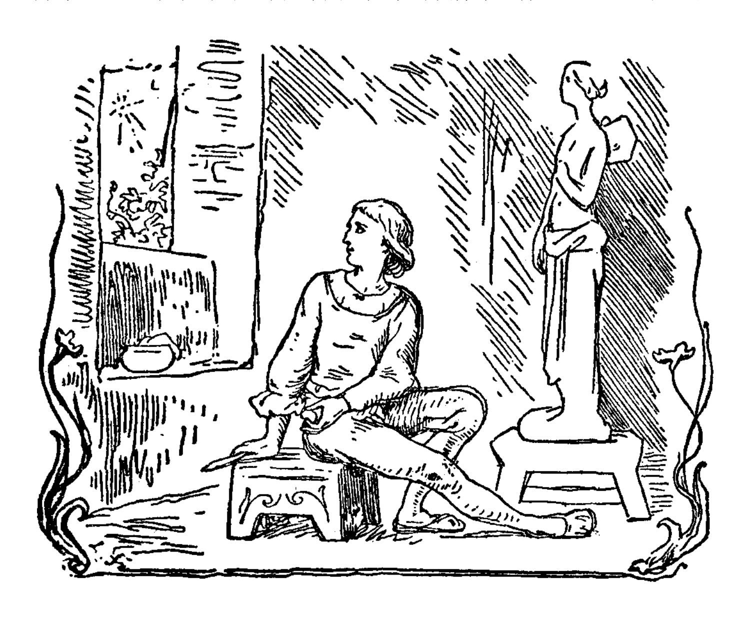
“甚至面包店的老板娘——那位美丽的艾尔纳莉娜——

他都津津有味地把她画下来呢！”一个最愉快的年轻的朋友安吉罗说。

是的，他们讲了许多这类与他们的年龄和知识相称的话语。他们想把这个年轻的艺术家一道拉到快乐的生活中去——也可以说是拉到放荡疯狂的生活中去吧。有些时候，他也想陪陪他们。他的血是热的，他的想象是强烈的。他也能参加愉快的扯淡，跟大家一样大声地狂笑。不过他们所谓的“拉菲尔的欢乐的生活”在他面前象一层蒸气似地消散了；他只看到这位伟大工匠的作品所射出来的光芒。他站在梵蒂岗城内，站在数千年来许多大师雕的那些大理石象的面前。他胸中起了一种雄浑的感觉，他感到身体里有某种崇高、神圣、高超、伟大和善良的东西。于是他也希望能从大理石中创造出、雕刻出同样的形象。他希望他能从他心中所感觉着的、向那永恒无际的空间飞跃着的那种感觉，创造出一种形象来。不过怎么样的一种形象呢？柔软的粘土被他的手指塑成了美的形象；不过第二天他照例又把他所创造的东西毁掉了。

有一天他走过一个华丽的宫殿——这样的建筑物在罗马是很多的。他在一个敞着的大门面前停下来，看到了一

个挂满了美丽画幅的长廊。这个长廊围绕着一个小小的花园。花园里面开满了最美丽的玫瑰花。大朵的、雪白的、长着水汪汪的绿叶子的百合花从喷着清泉的大理石池子里开



出来。这时有一个人影在旁边轻盈地走过去了。这是一个年轻的姑娘,这座王府家里的女儿。她是那么优雅,那么娇柔，那么美丽！的确，这样的一个女性，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她是拉菲尔画出来的，作为素琪的形象绘在罗马的一个宫殿里的。是的,她是绘在那里;但是她现在却在这儿

活生生地走过。

她在他的思想和心中活下来了。他回到他那座简陋的房间里去，用粘土塑造了一个素琪的形象。这就是那位华丽的、年轻的罗马姑娘,那位高贵的小姐。这也是第一次他对自己的作品感到满意。它对他具有一种意义，因为它代表她。他的一切朋友，一看到这件作品，就快乐地欢呼起来。这件作品显示出他的艺术天才。他们早就看出了这一点，现在全世界也要看到它了。

这个粘土的塑象真是栩栩如生，但是它没有大理石所具有的那种洁白和持久性。这个素琪的生命应该用大理石雕刻出来，而且他已经有一块贵重的大理石。它是他的父母的财产,躺在院子里已经有许多年了。玻璃瓶碎片、茴香梢子和朝鲜蓟的残茎堆在它的四周,污毁了它的洁白性;不过它的内部仍然是洁白得象山上的积雪。素琪将要从这块石头中获得生命。

这样的事情就在一天发生了——那颗明亮的星儿一点也没有讲出来,也没有看到,但是我们却看到了。一群罗马的贵客走进这个狭小而寒酸的巷子。他们的车子在一个不远的地方停下来，然后这群客人就来参观这个年轻艺术家

的作品，因为他们曾经在不意中听到人谈起过他。这些高贵的拜访者是谁呢？可怜的年轻人！他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不幸的年轻人吧。那位年轻的姑娘现在就亲自站在他的房间里。当她的父亲对她说“这简直是你的一个缩影”的时候，她笑得多么美啊！这个微笑是无法模拟出来的，正如她的视线是无法模拟的一样——那道朝这青年艺术家一瞥的、奇异的视线。这是一个崇高、高贵、同时也具有摧毁性的视线。

“这个素琪一定要用大理石雕刻出来！”那位富有的贵族说。

这对于那没有生命的粘土和沉重的大理石说来，是一句富有生命的话，对于这位神往的青年艺术家说来，也是一句富有生命的话。

“这件作品一完成，我就要把它买去，”这位贵族说。

一个新的时代似乎在这间简陋的工作室里开始了。生命和快乐在这儿发出光辉，辛勤的劳动在这儿进行着。那颗明亮的晨星看到了这工作的进展。粘土也似乎自从她到这儿来过以后就获得了灵感；它以高度的美感把自己变成一个难忘的面貌。

“现在我知道生命是什么了！”这位艺术家快乐地高呼着；“生命就是爱！生命就是‘壮丽’的升华，‘美’的陶醉！朋友们所谓的生命和享受不过是一逝即去的幻影，发酵的渣滓中所冒出的泡沫，而不是那赋予生命的、神圣的、祭坛上的纯酒。”

大理石立起来了。錾子从它上面凿下大片的碎块。它被量过了，点和线都被划出来了，技术的部分都完成了，直到这块石头渐渐成为一个躯体，一个“美”的形态，最后变成素琪——美丽得象一个反映出上帝的形象的少女。这块沉重的石头现在成了一个活泼、轻盈、缥缈、迷人的素琪；她的嘴唇上飘着一丝神圣的、天真无邪的微笑——那个深深地映在这位年轻的雕刻家心里的微笑。

当他正在忙着工作、把上帝给他的灵感变成具体的形象的时候，那颗晨星在玫瑰色的晨曦中看到了这情景，也了解到这年轻人心里的激动，同时也认出了他面上的颜色的变幻，和在他眼中闪耀着的光彩的意义。

“你是一个大师，象古希腊的那些大师一样！”他的高兴的朋友们说：“不久全世界就要对你的素琪感到惊奇了。”

“我的素琪！”他重复着这个名词，“我的！是的，她应

该是我的！象过去的那些伟大的巨匠一样，我也是一个艺术家！上天赐给我这种恩典，把我提高到与贵人同等的地位。”

于是他跪下来，向上帝流出感谢的眼泪，接着因了她——那座用石头所雕出的她的形象，那座象是用雪花所砌成的、在晨曦中泛出红光的、素琪的形象——他又忘记了上帝。

事实上,他应该看看她——那个活着的、轻盈的声音象音乐似的她。他可以送一个消息到那个豪华的公馆里去,说那个大理石的素琪已经完工了。他现在就向那儿走去;他走过宽广的庭院——这儿,在大理石的池子里,有海豚喷着水,有百合在开着花,有新鲜的玫瑰在放着苞。他走进一间高阔的大厅——墙上和天花板上涂着的彩色，纹章和图案射出灿烂的光辉。穿着华丽服装的仆人——他们象拉雪橇的马儿似地戴着许多丁当的小铃——在高视阔步地走来走去。有几位还安全地、傲慢地躺在木雕的凳子上,好象他们就是这家的主人似的。

他把他的来意告诉他们。于是他就被带到一个大理石砌的楼梯上去；楼梯上铺有柔软的地毯,两边有许多石象。

他走过许多富丽的房间；墙上挂着许多图画，地上镶着由种种不同颜色的石块所拼成的花纹。这种琳琅满目的景象使他感到呼吸沉重；但是不一会儿他就感到一阵轻松，因为这家的高贵的老主人对他非常谦和的，几乎可说是很热烈。他们谈完话以后，他在告别时还叫他去看一看小姐，因为她也希望看到他。仆人们领着他走过富丽的大厅和小室一直到她的房间里去——这里最华贵的东西就是她。

她和他谈话。任何赞美歌、任何礼神颂，都不能象她那样能融掉他的心，超升他的灵魂。他托起她的手，让它贴着他的嘴唇。没有什么玫瑰花还比这更柔和；不过这朵玫瑰花却发出火，火透进他的全身。他感到了超升。话语从他的舌尖上涌出来——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东西。火山洞口能知道它在喷出炽热的熔岩吗？他对她表示了自己的爱情。她立在他面前，惊呆，愤怒，骄傲。她脸上露出一种藐视，一种好象他忽然摸过了一只粘湿的青蛙时的那种表情。她的双颊红起来了，她的嘴唇发白，她的眼睛冒火——虽然这对眼睛是象黑夜一般地乌黑。

“你疯了！”她说。“走开吧！滚开吧！”

于是她就掉转身不理他。她美丽的面孔所现出的表

情，跟那个满头复着蛇的、脸象石头一般的表情①差不多。

象一个失掉了知觉的人一样，他摇摇欲倒地走到街上来。象一个梦游者一样，他摸到自己的家里来。这时他忽然惊醒，陷入到一种疯狂和痛苦中去。他拿起锤子，高高地举向空中，要把这尊大理石象打得粉碎。可是在痛苦中，他



① 大概是指麦杜莎（Medusa）。据希腊神话，她本来是一个凡人的女儿，因为与海神波塞东（Poseidon）私通，女神雅典娜（Athenae）就把她变成一个怪物：她的头发是一堆盘着的蛇，谁看见她就会变成石头。后来艺术家常把她当做一个美丽的女怪而作为创作的主题。

没有注意到，他的朋友安吉罗就在他的旁边。安吉罗一把抓住他的手臂，说：

“你疯了吗？你在做什么？”

他们两人扭作一团。安吉罗的气力比他大。这位年轻的艺术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就倒到椅子上去了。

“出了什么事情呢？”安吉罗问。“放镇定些吧。说呀！”

可是他能够说什么呢？他怎么能够解释呢？安吉罗在他的话里找不到什么线索，所以也就不再问了。

“你天天在做梦，弄得你的血液都要停滞了。象我们大家一样，做一个现实的人吧，不要老是生活在想象中，弄得理智失常呀！好好地醉一次，那么你就可以舒服地睡一觉！让一位漂亮的姑娘来做你的医生吧！平原上①的姑娘也是很美丽的，并不亚于大理石宫里的公主。她们都是夏娃的女儿，在天国里没有丝毫分别。跟着你的安吉罗来吧！我就是你的安琪儿，活生生的安琪儿！有个时候你会衰老，你的筋骨会痿缩；于是在某个晴朗的日子你就会躺下来，当一切

---

① 指罗马附近的加巴牙平原（Campagna di Roma）。

在欢笑和快乐的时候,你就会象凋零的草儿一样,再也生长不了。我不相信牧师说的话,认为在坟墓的后面还有一种生活——这不过只是一种美丽的想象,一种讲给孩子听的童话罢了;只有当你能够想象它的时候,它才能引起兴趣。我不是在梦中生活,我是在现实中生活。跟我一块儿来吧,做一个现实的人吧!”

于是他就把他拉走了。在此时此刻,他能做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年轻艺术家的血液里正燃着火,他的灵魂在起变化。他有一种迫切的要求,要把自己从陈旧的、惰性的生活中解脱出来,要把自己从他的旧我中解脱出来。因此这一天他就跟着安吉罗走出去。

在罗马郊区有一个酒店;艺术家们常常到那儿去。它是建筑在古代浴池的一些废墟中间的。金黄色的大佛手柑在深厚的、光泽的叶子间悬着,同时掩盖住了一部分那些古老的、深褐色的墙壁。这个酒店是由一个高大的拱道所形成的,在废墟中间差不多象一个洞。这儿有一盏灯在圣母玛利亚的象面前点着。一股熊熊的大火正在炉里焚烧,上面还烤着和煮着东西。在外边的圆佛手柑树和月桂花树下,陈列着几张铺好台布的桌子。

朋友们把这两个艺术家欢呼地迎接进去。他们吃得很少，可是酒喝得很多；这造成一种欢乐的气氛。他们唱着歌，弹着吉他琴；“隆尔塔列罗”① 奏起来了，欢乐的跳舞也开始了。经常为这些艺术家做模特儿的两个年轻的罗马姑娘也参加他们的跳舞，参加他们的欢乐。她们是两个迷人的巴古斯② 的信徒！是的，她们没有素琪的形态，不是娇柔美丽的玫瑰花，但她们却是新鲜的、热情的、通红的荷兰石竹花。

那天是多么热啊！甚至在太阳落下去了以后，天还是热的！血液里流着火，空气中燃着火，视线里射出火！空中浮着金子和玫瑰，生命也是金子和玫瑰。

“你到底跟我们在一起了！现在让你内在的和周围的波涛把你托起来吧！”

“我从来没有感到象现在这样健康和愉快过！”这位年

---

① 这是古代流行于罗马附近加巴牙地区的一种跳舞 Saltarello。后来许多作曲家用这种舞的节奏写成音乐，如门得尔生的意大利交响乐第九十号最后一章。

② 巴古斯（Bacchus）是古代罗马神话中的酒神，享乐的祖宗。这儿是“及时行乐者”的意思。

轻的艺术家说。“你们是对的，你们都是对的。我是一个傻瓜，一个梦想家——人是属于现实的，不是属于幻想的。”

在这天星光照着的晚上，这群年轻人在歌声和吉他琴声中,通过那些狭小的街道,从酒店里回到家里来；那两朵通红的荷兰石竹花——加巴牙地区的两个女儿——同他们一道回来了。

在安吉罗的房间里面,在一些杂乱的速写、随意的练习和鲜艳夺目的画幅中,他们的声音变得柔和了一些,但是并没有减低火热的情绪。地上摊着许多画页；这些画页里的素描,在生动而有力的美方面很象加巴牙的那两个姑娘,不过真人还是比她们的画象要美丽得多。一盏有六个灯口的灯,从每个灯口上吐出火焰和闪光；在这些灯光中,形形色色的人形，象神祇似的，也显露出来了。

“阿波罗！丘必特！①我超升到了你们的天国，到你们光华灿烂的境界！我觉得生命的花这时在我的心中开放了。”

是的，花儿开了,裂了,又谢了。一股麻醉性的邪气从

① 阿波罗（Apollo）是希腊神话中艺术和一切艺术活动之神；丘必特（Jupiter）是希腊神话中的上帝。



那里面升起来，蒙住了视线,毒害了思想,灭掉了感官的焰花，四周是一片黑暗。

他回到了他自己家里来,坐在自己的床上,整理自己的思想。

“呸！”这是从他心的深处，通过他的嘴发出的字眼。“可怜的人啊,走开吧,滚开吧！”于是他发出一种苦痛的叹息。

“走开吧！滚开吧！”这是她的话，一个活着的素琪的话。这话在他的心里萦绕着,终于从他的嘴里冲出去了。他

把头埋在枕头里，他的思想很混乱，于是他就睡去了。

天亮的时候,他跳下床来。他又在重新整理他的思想。发生过了什么事情呢？难道这全都是一场梦吗？到她家去的拜访,在酒店里的狂欢,那天晚上跟加巴牙的那对紫红色的荷兰石竹花的集会——难道这都是梦吗？不，这一切都是真事——是他从来没有体验过的真实生活。

那颗明亮的星在紫红色的空中闪耀着；它的光辉照在他身上，照在那尊大理石雕的素琪身上。当他看到这个不朽的形象的时候,他就抖起来,他似乎觉得自己的视线不纯洁。他用布把她盖起来。在他要揭开她的时候，他摸了她一次，但是他再也没有气力看他的自己的作品了。

他坐在那儿愁眉不展,一言不发,堕入深思中去；他坐了一整天；他听不见在他的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谁也猜想不出，这个人的心里究竟是在想着什么东西。

许多日子、许多星期过去了。黑夜是最长的。有一天早晨，那颗闪亮的星儿看见他,他的面孔发白,全身因为发热而颤抖，他走向那座大理石象，把那块复着的布拉向一边,于是他以悲恸的眼光,把他的作品凝望了好久。最后他把这个石象拖向花园里去；它的重量几乎把他压倒了。这

儿有一口倾颓了的枯井;它除了一个洞口外什么也没有。他就把这个素琪推到里面去,然后用土把她盖上,最后他用枝条和荨麻掩住了这个洞口。

“走开吧，滚开吧!”这是他的简短的送葬辞。

那颗星儿在清晨玫瑰色的天空中看到了这幅情景；它的光在这年轻人惨白的面孔上的两颗沉重的眼泪里颤动着。他在发烧，他病得要死，人们说他快要断气了。

修道士依洛纳提乌斯作为一个朋友和医生来看他，带给他宗教中的安慰的话语,谈起宗教中的和平与快乐、人类的罪过，和从上帝所能得到的慈悲与安息。

这番话象温暖的太阳光，照在肥沃的土壤上。土壤冒着水蒸气，升起一层雾,形成一系列的思想图画,而这些图画是有现实的基础的。从这些浮着的岛上，他遥望下边人类的生活：这生活充满了错误和失望——而他自己的生活也是如此。艺术是一个女术士，把我们带进虚荣和人世间的情欲中去。我们对自己虚伪，对朋友虚伪，对上帝也虚伪。那条蛇老是不停地在我们的心里讲:“吃吧，你将会象上帝一样①。”

他觉得他现在第一次认识了自己，找到了到真理和和

平的道路。教会就是上帝的光和光明——在修道士的静修室内他将找到安静，在安静中人生的树将可以永恒地生长下去。

师兄依洛纳提乌斯支持他的信心；他的决心变得更是坚定。人间的儿子现在变成了教会的一个仆人——这个年轻艺术家舍弃了人世，到修道院里去隐居起来了。

师兄师弟们是多么热情地欢迎他啊！他的加入教会，成了一个节日。在他看来，上帝就生活在教会的太阳光里，从那些神圣的画象和明亮的十字架上对他射出光来。在黄昏太阳下落的时候，他在他的静修室里打开窗子，向古老的罗马，向那些残破的庙宇和那庄严的、毁灭了的"诃里生"眺望。他在春天里看到这一切；这时槐树正开满了花，长春藤在现出新鲜的绿色，玫瑰花在遍地舒展着它的花瓣，圆佛手柑和橙子在发着光，棕榈树在摇动着它们的枝叶；这时他感到一种他从来没有感到过的、激动着他的感觉。那片广阔的、安静的加巴牙向那蓝色的、盖满积雪的高山展开去，好象它是被绘在空中似的。它们都相互融成一个整体，呈现

---

① 指旧约创世纪第三章，第四、五节中蛇对夏娃说的一段话："蛇对女人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知道恶。"

出和平和美的气息;它们在一种梦境中飘浮着,这全部都是一个梦!

是的，这个世界是一个梦。这个梦可以一连做许多钟头，做完了又继续做下去。但是修道院的生活是经年累月的生活——是无穷尽的岁月的生活。

内心可以产生许多不洁的东西。他得承认这个事实!在他心里有时偶尔燃烧起来的那种火焰究竟是什么呢？那种违反他的志愿的、不停地流着的罪恶的泉水,究竟是什么呢?他责备着他的躯体,但是罪恶却是从他的内心里流出来的。他的精神里有一部分东西,象蛇一样柔软,卷做一团,和他的良心一道在博爱的外衣下隐藏起来，同时这样来安慰自己：那些圣者在为我们祈祷,圣母也在为我们祈祷,耶稣甚至还在为我们拿出他的血来——这究竟是什么呢？难道这是孩子气或青年人的轻浮习气在作怪，把自己置于上帝仁慈之下，以为自己就因此得到超升，高出一切世人之上吗?

许多年以后，他有一天遇到了还能认出他的安吉罗。

“人!”他说，“不错，就是你，你现在很快乐吗？你违反了上帝的意志而犯了罪,你舍弃了他赐给你的才能——

你忽略了你在人世间要完成的任务！请你读读关于那个藏钱的寓言吧！大师作的这个寓言，就是真理呀！你得到了什么呢？你找到了什么呢？你不是在创造一个梦的生活吗？你不也是象大多数人一样，根据你自己的一套想法，为你自己创造了一个宗教吗？好象一切就是一个梦、一个幻想似的！多荒唐的思想呀！”

“魔鬼啊，请你走开吧！”这位修道士说。于是他就从安吉罗那里走开。

“这是一个魔鬼，一个现身说法的魔鬼！今天我算是亲眼看到他了！”这位修道士低声说。“只要我向他伸出一个手指，他就会抓住我整个的手。但是不成，”他叹了一口气，“罪恶是在我自己的身体里面，罪恶也是在这个人的身体的里面。但是



他却没有被罪恶压倒；他昂起头，自由自在地，享受着自己的快乐，而我却在宗教的安慰中去追求我的愉快。假如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安慰而已呢？假如说，这儿的一切，象我舍弃了的人世那样，只不过是些美丽的梦想罢了？只不过象红色的暮云那样美的、象远山那样淡蓝的幻觉，而当你一走进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呢？永恒啊！你象一个庞大的、无边的风平浪静的海洋，你向我们招手，向我们呼喊，使我们充满了期望——而当我们向你追求的时候，我们就下沉、消逝、灭亡，失去了存在！幻想啊！走开吧！滚开吧！”

他坐在坚硬的卧榻上没有眼泪可流，他沉浸在苦思之中；他跪下来——跪在谁的面前呢？跪在墙边那个石雕的十字架面前吗？——不是的，是习惯使身躯这样弯下来。

他越陷入深思，他就越感到黑暗。“内心是空的，外面也是空的！这一生算是浪费掉了！”这个思想的雪球在滚动着，越滚越大，把他压碎——把他消灭了。

“我无法把那个咬噬着我的内心的毛虫讲给任何人听！我的秘密就是在我手中的囚徒。如果我释放他，那么我就会被他所掌握！”

上帝的力量在他身体内笑着，斗争着。

“上帝啊！上帝啊！”他在失望中呼号着，“请发慈悲，给我信心吧！你的赐予，我已经舍弃掉了；我放弃了我在世界上应完成的任务。我缺乏力量，而你并没有赐给我力量。‘不朽’啊——我胸中的素琪……走开吧！滚开吧！……它将象那另一个素琪——我生命中最好的一颗珠宝——一样，要被埋葬掉了。它将永远也不能再从坟墓里升起来了！”

那颗星在玫瑰色的空中亮着；这颗星总有一天会熄灭，会消逝的；但人类的灵魂将会活下去，发出光辉。它的颤抖着的光辉照在白色的墙上，但是它没有写下上帝的荣光、慈悲、博爱和在这个信徒的心里所激动着的东西。

“我心里的素琪是永远不会死亡的……她在意识中存在吗？世上会有不可测度的存在吗？是的，是的，我自己就是不可测度的。啊，上帝啊！你也是不可测度的。你的整个世界是不可测度的……是一个具有力量的奇异作品，是光荣，是爱！”

他的眼睛闪出光来，他的眼睛破裂了。教堂的丧钟是在他身上、他这个死人的身上的一个最后的声音。人们把

他埋葬了，用从耶路撒冷带来的土把他盖住了——土中混杂得有虔诚圣者的尸灰。

许多年以后，象在他以前逝世的僧人一样，他的骸骨也被挖了出来；它被穿上了棕色的僧衣，他的手上被挂了一串念珠。他的遗骨——在这修道院的坟墓里所能找到的遗骨——全都被陈列在遗骨龛里。太阳在外面照着，香烟在里面飘荡，人们正在念弥撒。

许多年过去了。

那些骸骨都倒下来了，混杂在一起。骷髅堆积起来，沿着教堂形成一座外墙。他的头也躺在灼热的太阳光中。这儿的死者真是不知有多少。谁也不知道他们的姓名；也没有人知道他的姓名。看啊，在太阳光中，那两只空洞的眼窝里有某种东西在转动！这是什么呢？有一条杂色的蜥蜴在这个骷髅的洞里活动，在那两个空洞的大眼窝里滑溜。这个脑袋里现在有了生命——这个脑袋，在某个时候，曾经产生过伟大的思想、光明的梦、对于艺术和"美"的爱；曾经流过两行热泪，曾经作过"不朽"的希望。蜥蜴逃走了，不见了；骷髅跌成了碎片，成了尘土中的尘土。

许多世纪过去了，那颗明星仍然在照着，又大又亮，一



点也没有改变，象它数千年以前照着的一样。空气射出红光，象玫瑰一样鲜艳，象血一样深红。

在那块曾经是一条狭窄的小巷和一个神庙的废墟的地方，面对着一个广场，现在建立起了一个修女庵。

在修女庵的花园里，人们挖了一个坟坑，因为有一个年轻的修女死了，要在这天早晨下葬。铲子触到了一块石头，它发着雪亮的光。不一会儿，一块大理石雕的肩膀出现了，于是更多的部分露出来了。这时人们就更当心地使着铲子；一个女子的头露出来了，接着就是一对蝴蝶的翅膀①。在这个要埋葬一位年轻的修女的坟坑里，人们在一个粉红色的早晨，取出了一个用雪白的大理石所雕刻的素琪的形象。

“它是多美，多完整啊！它是一件最兴盛的时代的艺术品！”人们说。

它的雕刻师可能是谁呢？谁也不知道，除了那颗照耀了数千年的星儿以外，谁也记不起他。只有这颗星看到过他在人间一生的经历，他的考验，他的弱点，他的概念：“只

---

① 据古希腊人的想象，素琪长得有一对蝴蝶的翅膀。古人认为灵魂是可以飞的，因此对于代表灵魂的素琪，有了这样的假想。

是一个人！……不过这个人已经死了，消灭了，正如灰尘是要消灭的一样。但是他最高尚的斗争和最光荣的劳作的成果表现出他生存的神圣的一面——这个永远不灭的、比他具有更悠久的生命的素琪。这个凡人所发出的光辉，这个他所遗下的成果，现在被人观看、欣赏、景仰和爱慕。”

那颗明亮的晨星在玫瑰色的空中对这素琪洒下它的光辉——也对那些观众的愉快的面孔洒下它的光辉。这些观众正在用惊奇的眼光瞻仰这尊大理石刻的灵魂的形象。

人世间的东西会逝去和被遗忘——只有在广阔的天空中的那颗星知道这一点。至美的东西会照着后世；等后世一代一代地过去了以后，素琪仍然还会充满着生命！



蜗牛和玫瑰树

在一个花园的周围，有一排榛树编的篱笆。篱笆的外面是田地和草场，上面有许多母牛和羊。不过在花园的中央有一株开着花的玫瑰树。树底下住着一只蜗牛。他的壳里面有一大堆东西——也就是说，他自己。

“等着，到时候看吧！”他说，“我将不止开几次花，或结几个果子，或者象牛和羊一样，产出一点儿奶。”

“我所等待于你的东西倒是不少哩！”玫瑰树说。“我

能不能问你一下，你的话什么时候能够兑现呢？”

“我心里自然有数，”蜗牛说。“你老是那么急！一急就把人弄得紧张起来了。”

到了第二年，蜗牛仍然躺在原来的地方，在玫瑰树下面晒太阳。玫瑰树倒是冒出了花苞，开出了那永远新鲜的花朵。蜗牛伸出一半身子，把触角探了一下，接着就又缩回去了。



一切东西跟去年完全一样！没有任何进展。玫瑰树仍然开着玫瑰花；他没有向前迈一步！

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玫瑰树老是开着花，冒出花

苞，一直到雪花飘下来，天气变得阴森寒冷为止。这时玫瑰树就向地下垂着头，蜗牛也钻进土里去。

新的一年又开始了。玫瑰花开出来了，蜗牛也爬出来了。



"你现在成了一株老玫瑰树了！"蜗牛说。"你应该早点准备寿终正寝了，你所能拿出的东西全部拿出来了；这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处，是一个问题。我现在也没有时间来考虑。不过有一点是很清楚的，你没有对你个人的发展做过任何努力，否则你倒很可能产生出一点别的象样的东西呢。你能回答这问题吗？你很快就会只剩下一根光杆了！你懂得我的意思吗？"

"你简直吓死我！"玫瑰树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一点。"

"是的，你从来不费点脑筋来考虑问题。你可曾研究过一下，你为什么要开花，你的花是怎样开出来的——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别样吗？"

“没有，”玫瑰树说。“我在欢乐中开花，因为我非开不可。太阳是那么温暖，空气是那么清爽。我喝着纯洁的露水和大滴的雨点。我呼吸着，我生活着！我从土中得到力量，从高空吸取精气；我感到一种快乐在不停地增长；结果我就不得不开花，开完了又开。这是我的生活，我没有别的办法！”

“你倒是过着非常轻快的日子啦。”蜗牛说。

“一点也不错。我什么都有！”玫瑰树说。“不过你得到的东西更多！你是那种富于深思的人物，那种天赋独厚的、使整个世界惊奇的人物。”

“我从来没有想到这类事儿，”蜗牛说。“世界不关心我！我跟世界又有什么关系呢？我自己和我身体里所有的东西已经足够了。”

“不过，在这个世界上，难道我们不应该把我们最好的东西，把我们能力所能办到的东西都拿出来么？当然，我只能拿出玫瑰花来。可是你？……你是那么天赋独厚，你拿出什么给这世界呢？你打算拿出什么东西来呢？”

“我拿出什么吗？拿出什么东西？我对世界吐一口唾沫！世界一点用也没有，它和我没有什么关系。你拿出你

的玫瑰花吧，你做不出什么别的事情来！让榛树结出果子吧，让牛和羊产出奶吧；它们各有各的群众，但是我身体里也有我的群众！我缩到我身体里去，我住在那儿。世界和我没有什么关系！”

蜗牛就这样缩进他的屋子里去了，同时把门带上。

“这真是可悲！”玫瑰树说。“即使我愿意，我也缩不进我的身体里面去——我得不停地开着花，开出玫瑰花。花瓣落下来，在风里飞翔！虽然如此，我还看到一朵玫瑰夹在一位主妇的圣诗集里，我自己也有一朵玫瑰被藏在一个美丽年轻的女子怀里，另一朵被一个充满了欢乐的孩子拿去用嘴唇吻。我觉得真舒服，这是真正的幸福。这就是我的回忆——我的生活！”

于是玫瑰天真地老开着花。而那只蜗牛则懒散地呆在他的屋子里，世界和他没有什么关系。

许多年过去了。

蜗牛成了泥土中的泥土，玫瑰树也成了泥土中的泥土。

那本圣诗集里作为纪念的玫瑰也萎枯了；可是花园里又开出新的玫瑰花来；花园里又爬出新的蜗牛来。这些蜗牛钻进他们的屋子里去，吐出唾沫，这个世界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

我们要不要把这故事又从头再读一遍？……它决不会有什么两样。

鬼火进城了

从前有一个人,会讲许多新的童话；不过据他说,这些童话都偷偷地离开他了。那个经常来拜访他的童话不再来了,也不再敲他的门了。为什么它不再来呢？是的,这人的确有很久没有想到它,也没有盼望它来敲他的门,而它也就没有来，因为外面有战争，而家里又有战争带来的悲哀和忧虑。

鹳鸟和燕子从长途旅行中回来了，它们也没有想到什么危险。当它们到来的时候,窠被烧掉了,人类的住屋也被烧掉了,门都倒了,有的门简直就不见了；敌人的马匹在古老的坟墓上践踏。这是一个艰难黑暗的时代,但是这样的时代也总有一天要结束。

事实上它现在已经结束了。但是童话还没有来敲门,也没有送来什么消息。

“它一定死了，跟别的东西一起消灭了,”这人说。不过童话是永远不会死的！



一整年又过去了。他非常想念童话！

“我不知道，童话会不会再来敲我的门？”

他还能生动地记得起，童话曾经以种种不同的姿态来拜访他：有时它象春天一样地年轻和动人，有时它象一个美丽的姑娘，头上戴着一个车叶草编的花环，手中拿着一根山毛榉的枝子，眼睛亮得象深树林里的、照在明亮的太阳光下的湖。有时它装做一个小贩到来。它打开它的背包，让银色的缎带飘出来——上面写着诗和充满了回忆的字句。不过当它装做一个老祖母到来的时候，它要算是最可爱的了。她的头发是银白色的，她的一对眼睛是大而又聪明。她能讲远古时代的故事——比公主用金纺锤纺纱、巨龙在宫门外守卫着的那个时代还要古。她讲得活灵活现，弄得听的人仿佛觉得有黑点子在眼前跳舞，仿佛觉得地上被人血染黑了。看到这样的情景和听到这样的故事，真有些骇人，但同时它又很好玩，因为它是发生在那么一个远古的时代里。

“她不会再来敲我的门吧！”这人说。于是他凝望着门，结果黑点子又在他眼前和地上出现了。他不知道这是血呢，还是那个艰难黑暗时代的丧服上用的黑纱。

当他这样坐着的时候，他就想起童话是不是象那些古

老童话中的公主一样，藏起来了，需要人把它找出来呢？如果它被找出来了，那末它又可以发出新的光彩，比以前还要美丽。

“谁知道呢？可能它就藏在别人随便扔在井旁边的一根草里。注意！注意！可能它就藏在一朵萎谢了的花里——夹在书架上的那本大书里的花里。”

为了要弄清楚，这人就打开一本最新的书；不过这里面并没有一朵花。他在这里读到丹麦人荷尔格的故事①，他同时还读到：这个故事是由一个法国修道士所杜撰的，是一本“译成丹麦文和用丹麦文印出来”的传奇，因此丹麦人荷尔格从来就没有真正存在过，同时也永不会象我们所歌颂的和相信的那样，又回到我们这儿来。丹麦人荷尔格和威廉·退尔②一样，不过是一个口头传说，完全靠不住，虽然它是花了很大一番考据功夫，写上书本的。

“唔，我要相信我所相信的东西，”这人说；“脚没有踩

---

① 这个故事收在安徒生童话全集第五分册里。

② 威廉·退尔（Vilhelm Tell）是传说中的瑞士民族英雄，他反抗当时统治瑞士的奥国领主，曾两度被捕。德国诗人席勒曾把他的事迹写成一部诗剧，叫做威廉·退尔。

过的地方，路也不会展宽的。”

于是他把书合上，放到书架子上去，然后就走到窗前的新鲜花朵那儿去：童话可能就藏在那些有黄色金边的红郁金香里，或者在新鲜的玫瑰花里，或者在颜色鲜艳的茶花里。花瓣之间倒是有太阳，但是没有童话。

“多难的时代里长出的花儿，总是很美丽的。不过它们统统被砍掉，编成花圈，被放进棺材，上面又盖上国旗！可能童话就跟这些花儿一起被埋葬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花儿就应该知道，棺材也应该知道，泥土也应该知道，从土里长出的每根草也应该能讲出一个道理来了。童话是从来不会死的。

“可能它曾经到这儿来过一次，敲过门——不过那时谁会听见和想到它呢？人们带着阴郁、沉重、几乎生气的神情来望着春天的太阳、喃喃的鸟儿和一切愉快的绿东西。舌头连那些古老的、快乐的民间歌曲都不唱；它们跟我们最心爱的东西一起被埋在棺材里。童话尽可以来敲门，不过它不会有人听见的。没有人欢迎它，因此它就走了。

“我要去寻找它！”

“到乡下去找它！到树林里去找它！到广阔的海滩上

去找它！”

乡间有一个古老的庄园。它有红色的墙和尖尖的山形墙；塔顶上还飘着一面旗。夜莺在縫子很细的山毛榉叶子间唱着歌，望着花园里盛开的苹果树，还以为它们开的就是玫瑰花呢。在夏天的太阳光里，蜜蜂在这儿忙着工作，围着它们的皇后嗡嗡地吟唱。秋天的风暴会讲出许多关于野猎的故事，关于树林的落叶和过去的人类的故事。在圣诞节的时候，野天鹅在一片汪洋的水上唱着歌；而在那个古老的花园里，人们坐在炉边倾听歌声和远古的传说。

在花园一个古旧的角落里，有一条生满了野栗树的大路，诱着人向它的荫里走去。这人也走进去寻找童话，风儿曾经在这儿低声地对他讲过“一个贵族和他的女儿们”①的故事。树精——她就是童话妈妈本人——曾经在这儿对他讲述过“老槲树的梦”②。在祖母活着的时候，这儿有修剪得很整齐的篱笆；可是现在这儿只长得有凤尾草和荨麻——它们把遗弃在那儿的残破的古代石象都掩盖住了。

---

① 这篇童话收在安徒生童话全集第九分册里。

② 这篇童话收在安徒生童话全集第八分册里。

这些石象的眼睛里长出了青苔，但是它们仍然能象以前一样看得见东西——而来寻找童话的人却看不见，因为他没有看见童话。童话到哪儿去了呢？

乌鸦成千成百地在他的头上飞，在一些古老的树上飞，同时叫着："它就在那里！它就在那里！"

他走出花园，走出花园外面的护墙河，走到赤杨树林里面去。这儿有一个六角形的小屋子，还附带有一个养鸡场和养鸭场。在屋子的中央坐着一个老太婆。她管理这儿的一切事情；生下的每一个蛋，从蛋里爬出的每一只小鸡，她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不过她并不是这人所要找的那个童话：这一点她可以拿出那张受过洗礼的证书和那张种过天花的证书来作证。这两件东西都放在抽斗里。

在外面，离屋子不远，有一个土丘，上面长满了红山楂和金链花。这儿躺着一块古老的墓碑。它是从一个乡下市镇的教堂墓地搬来的；它是城里一个有声望的参议员的纪念碑。他的太太和他的五个女儿，全都拱着双手，穿着绉领，在他的石象周围站着。人们可以把他们观察很久，一直观察到使它在思想上发生作用，同时思想又在石象上发生反作用，使它能讲出关于远古时代的事情——那个找童话

的人最低限度有这种想法。当他来到这儿的时候，他发现有一只活蝴蝶落在这位石雕的参议员的额角上。蝴蝶拍着它的翅膀，向前飞了一会儿，然后又落到墓石的近旁，象是要把这儿生长着的东西都指出来似的。这儿长着有四片叶子的苜蓿；它们一共有七棵，排成一行。幸运的事情总不是单独到来的。他摘下苜蓿叶子，把它们装进衣袋里。这人想：幸运是跟现钱一样好；但是美妙的新童话比那还要好。但是他在这儿没有找到童话。

太阳，又红又大的太阳，落下去了，草地上升起了烟雾；沼泽女人正在酿酒。

现在是晚上。他单独站在他的房子里，朝大海、朝草地上、朝沼泽和海滩上望。月光很明朗，草地上复着一层烟雾，好象一个大湖。象传说上所讲的，它的确曾经也是一个大湖——在月光中，这个传说现在得到了证明。这人想起了他住在城里时所读过的故事：威廉·退尔和丹麦人荷尔格从来没有存在过。但是，象作为传说的证明的这个湖一样，他们却活在民间的传说里。是的，丹麦人荷尔格会再回来的！



当他正站着深思的时候，窗子上有相当重的敲击声。这是一只雀子，一只蝙蝠，还是一只猫头鹰呢？如果是这类东西，也没有开门的必要。但窗子却自动地开了；一个老太婆向这人望。

“什么？”他说。“她是什么人？她直接朝第二层楼上望。难道她是站在梯子上吗？”

“你衣袋里有一棵长着四片叶子的苜蓿，”她说。“是的，你有七棵，其中有一棵还有六片叶子呢。”

“请问你是谁？”这人又问。

“沼泽女人！”她回答说。“熬酒的沼泽女人。我正在熬酒。酒桶安上了塞子，但是一个恶作剧的沼泽小鬼把塞子拔掉了，而且把它向院子里扔来，它正打在窗子上。现在啤酒正在从桶里往外直淌，这对什么人都没有好处。”

“请你讲下去!”这人说。

“啊，请等一下!”沼泽女人说。“我此刻还有一件别的事情要做。”于是她就走了。

这人正要关上窗子，沼泽女人忽然又出现了。

“现在我做完了!”她说;“不过，如果明天天气好,我就把另外一半啤酒留到明天再熬。唔，你有什么事情要问我呢?我现在回来了,因为我是一个说话算话的人呀。你衣袋里有七棵带四片叶子的苜蓿,其中有一棵是六片叶子的。这使人起尊敬之感,因为它是长在大路旁的一种装饰品;不过这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发现的。你有什么事情要问我呢?不要站着象个呆子呀,因为我得马上去看我的塞子和桶!”

于是这人便问起童话,问她在路上是不是看到过童话。

“嗨，愿上帝保佑我的大酒桶!”沼泽女人说,“难道你所知道的童话还不够吗？我的确相信你所知道的已经够多了。你应该关心别的事情，注意别的事情才对。连小孩子也不再要什么童话了。给男孩子一支雪茄，给女孩子一条新裙子吧;他们会更喜欢这类东西的。听什么童话！嗨,应该做的事情多着呢，更重要的事情有的是!”

“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人问。“你懂得什么世事？你

所看到的只是青蛙和鬼火！”

“是的，请你当心鬼火吧，”沼泽女人说，“它们已经出来了！它们已经溜走了！这正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件事情！跟我一块儿到沼泽地来吧，我必须在场，我可以把整个的事儿都告诉你。当你那七棵有四片叶的苜蓿——其中有一棵是六片叶的——还是新鲜的时候，当月亮还是很高的时候，请你赶快来！”

于是沼泽女人就不见了。

教堂上的钟敲了十二下；最后一下还没有敲完，这人已经走出了屋子，来到花园里，站在草地上了。烟雾已经散了。沼泽女人停止了酿酒。

“你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才到来！”沼泽女人说。“巫婆比人走得快得多。我很高兴，我生来就是一个巫婆！”

“你现在有什么话可以告诉我呢？”这人问。“这跟童话有关吗？”

“难道你就不能问点别的东西吗？”女人说。

“你是不是想和我谈一点关于未来的诗的问题呢？”这人又问。

“请你不要卖弄学问吧！”沼泽女人说。“让我回答你

吧。你心里老想着诗,而嘴上却问起童话来,好象童话就是一切艺术的皇后似的。她是一个最老的人，不过她的样子却是显得最年轻。我对她的事情知道得很清楚！我有个时候也是年轻的，这也不是什么幼稚病。有个时候我也是相当漂亮的一个妖姑娘啦;我也在月亮底下和别人跳过舞,听过夜莺的曲子,到森林里去过,会见过童话姑娘——她老是在那儿东跑西跑。她一会儿跑进一朵半开的郁金香或一朵普通野花里去,一会儿偷偷地走进教堂,把自己裹在祭坛蜡烛上挂着的黑丧布里睡去!”

“你的消息真是灵通!”这人说。

“我知道的东西起码应该和你一样多!”沼泽女人说。“童话和诗——不错,它们象同一材料织成的两段布。它们可以随便在什么地方躺下来。它们所做的事和讲的话，人们可以随意编造，而且编得又好又便宜。你可以一文不花就从我这里得到这些东西。我有一整柜子的瓶装诗。这是诗精，诗的最好一部分——它是又甜又苦的草药。人们对诗的无论哪方面的要求，我的瓶子里都有。在节日里我把它洒一点到手帕上，不时闻闻它。”

“你所讲的这番话真是奇妙极了!”这人说。“你有瓶

装的诗？”

“比你所能接受得了的还多！”沼泽女人说。“你知道，‘踩着面包走的女孩’这个故事吧？① 她这样做，为的是怕弄脏了她的新鞋子。这个故事被写下来，而且还被印出来了。”

“这个故事是我亲自讲出来的，”这人说。

“对，那么你应该知道它了。”沼泽女人说，“你也知道，那个女孩立刻就沉到地底下的沼泽女人那儿去了——那个魔鬼的老太太这时正来拜访，为的是要检查酒厂。她一看见这个女孩子沉下来就要求把她带走，作为她来拜访的一个纪念品。她得到了这个孩子，我也得到了一件毫无用处的礼品。它是一个旅行药柜——整柜子全是瓶装的诗。老太太告诉我柜子应该放在什么地方——它还立在那儿。请你去看一次吧！你衣袋里装着七棵带四片叶的苜蓿——其中有一棵是六片叶的——所以你应该可以看得见它了。”

的确，沼泽地的中央有一根粗大的赤杨树干。它就是老太太的柜子。沼泽女人说，这柜子对她和对任何国家任

---

① 见安徒生童话全集第九分册。

何时代的人都是开着的，人们只须知道它在什么地方就得了。它的前面，后面，每一边和每一角都可以打开——真是一件完整的艺术品，但是它的样子却象一根赤杨树干。各国的诗人，特别是我们本国的诗人，都是在这儿制造出来的。他们的精神都加过考虑、品评、翻新和净化后才装进瓶子里的。祖母以她“极大的本能”——这是人们不愿说“天才”时所用的一个字眼——把这个或那个诗人的气味，再加上一点儿鬼才，混合在一起封在瓶子里，作为将来之用。

“我请求你让我看看！”这人说。

“是的，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后面！”沼泽女人说。

“不过现在我们是在柜子旁边呀！”这人说，同时朝里面看。“这儿有种种不同体积的瓶子。这一个里面装的什么呢？那一个里面装的什么呢？”



“这就是人们所谓的五月香，”沼泽女人说。“我自己还没有用过，不过我知道，如果把酒洒一滴到地上，马上就会有一个长满了睡莲、水芋和野薄荷的美丽的小湖出现。你只须

滴两滴到一本旧练习簿上——甚至小学最低班的练习簿上——这本子就可以成为一部芬芳的剧本。它可以上演，也可以叫你睡过去，因为它的香气是那么强烈。瓶子上贴着这样的标签:‘沼泽女人监制’——其用意是要恭维我一番。

“这是一个‘造谣瓶’。它里面装着的似乎只是最脏的水。里面的确是最脏的水,不过它含有街头闲话的发酵粉、三两谎话和二钱真理。这几种成分被桦木条搅成一团——不是在咸水里浸了很久的、专门用以打犯人的流着血的背的那种枝条,也不是小学老师用的那种枝条,而是从扫沟渠的扫帚里所抽下来的一根枝条。

“这是一个装满了仿照圣诗调子写的、虔诚的诗的瓶子。每一滴能够发出那种象地狱门的响声。它是用刑罚的血和汗所做成的。有的人说它不过是一点鸽子的胆汁罢了。不过鸽子是最虔诚的动物，并没有胆汁；那些不懂得博物学的人都这样讲。

“这是一个最大的瓶子,它占了半个柜子的面积——装满了‘日常故事’的瓶子。它是用膀胱和猪皮包着的，因为它的力量不能被蒸发掉。每个民族可以依照他们自己摇瓶子的方法做出自己的汤。这儿有古老的德国血汤,里面有强

盗肉丸子。这儿还有稀薄的农民汤，在它里面真正的枢密大臣象豆子似的沉到底上，而面上则浮着富有哲学意味的胖眼睛。这儿有英国的女管家汤和法国用鸡腿和麻雀腿熬的‘鸡汤’——这在丹麦文里叫做‘康康舞汤’①。不过最好的汤是‘哥本哈根汤’。家里的人都这样说。

“这是一个香槟瓶子，里面装着‘悲剧’。它能够爆烈，它也应该如此。喜剧是象能打到眼里去的细沙——这也就是说，较细致的喜剧。瓶子里也有较粗的喜剧，不过它们还只是一些待用的剧名——其中有些非常有名的剧名，如：你敢向机器里吐痰吗，一记耳光，可爱的驴子，和她喝得泥醉。”

这人听到这番话，就沉入到幻想中去了。不过沼泽女人想得更远一点；她想把事情做个结束。

“这个老柜子你已经看得相当久了！”她说，“你已经知道它里面有些什么东西。不过你所应该知道的更重要的东西，你还不知道。鬼火现在到城里来了！这比诗和童话要重要得多。我的确应该闭住嘴，不过大概有某种力量，某种

① 康康舞（Kankan）是十九世纪中叶在巴黎流行的一种疯狂的四人舞。

命运，某种我无可奈何的东西塞在我的喉咙里，老是要跑出来。鬼火进了城！他们在猖狂作乱！你们人呵，当心啦！”

“你说的这一套，我连半个字也不懂！”这人说。

“请劳驾坐在柜子上吧。”她说，“不过请你当心不要坐塌了，把瓶子打碎——你知道它们里面装着什么东西。有一件大事我非得讲出来不可。它还是昨天发生的；并没有很早就发生。它的有效期限还有三百六十四天。我想你知道一年有多少日子吧？”

下面是沼泽女人所讲的话：

“昨天沼泽地上有一个很大的热闹场面！那是一个孩子的盛会！一个小鬼火出生了——事实上他们有一打同时出生。他们得到了许可：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们可以跑到人世间去，同时也可自由行动，发号施令，好象他们生下来就是人一样。这是沼泽地上的一件大事，因此鬼火，在沼泽地和草原上，象亮光一样，男的女的都跳起舞来——因为他们中间有几个是女性，虽然他们一般都不讲出来。我坐在那个柜子上，把这十二个新生的鬼火抱在膝上。他们象萤火虫似地发出亮光来。他们已经开始跳起来，而且他们的体积每一秒钟都在增长，因此不到一刻钟，他们的样子就好



象他们的父亲和叔父那样大。按照大家公认的一个老规矩和特权，如果月亮照得完全象昨天一样，风吹得完全象昨天一样，在这个时刻所出生的一切鬼火，都有权变成人，而他们每一个人,在一年的时限内,可以行使他们的权利。如果每个鬼火不怕掉到海里去、和被大风暴吹熄的话，他可以跑遍全国，跑遍整个世界。他可以附在一个人身上,代他讲话,随意行动。一个鬼火可以随意以任何形式出现；他可以是男人或女人，他可以依照他们的精神行动，但是必须走自己的极端，把他想要做的事都做出来。不过他在一年之中要大规模地把三百六十五个人引入歧途：把他们从真理和正确的道路上引走。只有这样，一个鬼火才能达到最高峰——成为魔鬼专车前面的一个跑差。这样，他就可以穿起深黄的衣服，从喉咙里喷出火焰来。这足够使一个普通的鬼火得到满足。不过里面也有一些凶险。一个有抱负的

鬼火想完成这么一个出色的任务，得碰到一些麻烦。如果一个人的眼睛能看清面前是什么东西，而把鬼火一口气吹走的话，那么鬼火就完蛋了，它只有再回到沼泽里来。同样,如果鬼火在一年终结以前要回家来看看、而放弃他们的工作，那么他也就完蛋,再不能照得很亮,于是他很快就会灭了,再也燃不起来。当一年终了的时候,如果他还没有把三百六十五个人引入歧途、离开真理和一切美善的东西的话，那么他就要被监禁在一块腐木里面，躺在那儿发着闪光,不能动弹一下。对于一个活泼的鬼火说来,这是再厉害不过的一种惩罚。这一切我全知道。同时我也把这事情讲给我抱在膝上的十二个鬼火听。他们听了乐得不可开交。我告诉他们,说最安全和最简单的办法是放弃这种光荣,什么事情也不干。可是小鬼火们不同意这种说法。他们已经幻想自己穿起深黄的衣服，从喉咙里喷出火来。'跟我们住在一起吧!'年老的几位鬼火说。'你们去和人开玩笑吧,'另外几位说。'人把我们的草地都滤干了！他们已经开始在排水。我们的后代将怎么活下去呢?'

"'我们要发出火光来！发出火光来！'新生的鬼火说。事情就这样肯定下来了。

“一个跳舞会开始了——时间只有一秒钟；它不能再短。妖姑娘们跟别的妖姑娘们旋了三个圈子，为的是不要显得骄傲，她们一般只是愿意和她们自己跳舞。接着舞会发起人就散发礼品：‘打水漂’——这就是礼物的名字。礼物象矽石似的在沼泽地的水上飞过去。每个姑娘又彼此赠送一小片面纱。‘把这拿去吧！’她们说，‘那么你就会跳更高级的舞——那些不可少的比较困难的旋转和扭腰。这样你们就有恰当的风度，你们就可以在上流社会里表现自己。夜渡乌教每一个年轻的鬼火说：‘好——好——好。’而且教他们在什么场合说最恰当。这是一件最大的礼品，它可以使你受用不尽。猫头鹰和鹳鸟也提了一些意见——不过他们说，这都不值得一谈，因此我们就不提了。国王瓦尔得马尔这时正来到沼泽地上野猎。当这些贵族们听到这个盛会时，他们就赠送了一对漂亮的猎犬，作为礼品。它们追起东西来跟风一样快，同时能够背起一个到三个鬼火。两个老梦魔——他们靠骑着东西飞行过日子——也来参加了这次盛会。他们马上就传授起钻钥匙孔的技术来，使得所有的门等于没有。这两位老梦魔还提议把小鬼火们带到城里去，因为城里的情形他们很熟悉。他们一般是骑在自己的

鬃毛上在空中飞过,而且总是把毛打一个结,因为他们喜欢坐硬席。可是他们现在叉着腿坐在猎犬身上,把这些年轻的鬼火——他们打算到城里去把人引入歧途——抱在怀里,于是嘘的一声,他们就不见了。



“这全是昨天夜里所发生的事情。现在鬼火到城里来了,开始进行工作——不过怎样进行呢?唉!你能够告诉我吗?我的大脚趾里有一根气候线。它总是告诉我一些事情的。”

“这倒是一个完整的童话呢。”这人说。

“是的,不过这只是童话的一个开头,”沼泽女人说。“你能够告诉我,鬼火的行为和做的事情是怎样的吗?他们以什么样的形态来把人引到歪路上去呢?”

“我相信,”这人说,“人们可以写成一部鬼火传奇,分成十二卷,每一卷谈一个鬼火。也许更好是写成一部通俗

剧本。”

“你写吧，”沼泽女人说，“不过最好还是让它去吧。”

“是的，那当然更容易，更舒服，”这人说。“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不受报纸的拘束了。被报纸所拘束，其不舒服的程度跟鬼火关在朽木里发光而不敢说一句话没有两样。”

“这和我没有什么关系，”沼泽女人说。“让别的人——那些会写的和不会写的人——去写吧！我把我桶上的一个旧塞子给你。它可以打开放着诗瓶的那个柜子，你可以从那里取出你所需要的东西。可是你，亲爱的朋友，你的手似乎被墨水染得够黑了。你似乎已经到了懂事的年龄，不必每年东跑西跑去寻找童话了。世上特别应该做的重要的事情还多着呢。你已知道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情吧？”

“鬼火现在进城了！”这人说。“我听到过这事情，我也懂得这事情！不过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办呢？如果我对人说，‘看呀，鬼火穿着庄严的衣服在那里活动！’人们一定会把我痛打一顿的。”

“他们有时也穿着裙子活动呀！”沼泽女人说，“一个鬼火可以以各种形式，在任何地方出现。他到教堂里去，不是为了去做礼拜，而是为了要附在牧师身上。他在选举的时

候演讲，不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是为了他自己。他是一个画家，也可以是一个演员。不过他把权利抓到手上来了以后，它的颜料匣子可就空了！我闲聊了一大阵子，但是我必须把塞在我喉头的东西拉出来，即使这对于我家庭不利也管不了。现在我要把许多人救出来！这并不是因为出自善意，或者是为了要得到一个勋章。我要做出我所能做到的最疯狂的事情，我把这事告诉给一个诗人；只有这样，整个城市才会马上知道。”

“城市将会一点也不在乎，”这人说。“谁也不会感到惊慌。当我以极端严肃的态度告诉他们说，‘沼泽女人说过，鬼火进城了。你们当心啦！’人们将认为我不过是对他们讲一个童话罢了。”



风　车

山上有一个风车。它的样子很骄傲，它也当真感到很骄傲。

“我一点也不骄傲！”它说，“不过我的里里外外都很明亮。太阳和月亮照在我的外面，也照着我的里面，我还有混合蜡烛①、鲸油烛和牛油烛。我敢说我是明亮的②。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我的构造很好，一看就叫人感到愉快。

我的怀里有一块很好的磨石；我有四个翅膀——它们生在我的头上，恰恰在我的帽子底下。雀子只有两个翅膀，而且只是生在背上。

“我生出来就是一个荷兰人③；这点可以从我的形状看得出来——‘一个飞行的荷兰人’。我知道，大家把这种人叫做‘超自然’④的东西，但是我却很自然。我的肚皮上围着一道走廊，我的下部有一个住室——我的‘思想’就藏在这里面。别的‘思想’把我一个最强大的主导‘思想’叫做‘磨坊人’。他知道他的要求是什么，他管理面粉和麸子。他也有一个伴侣：她名叫‘妈妈’。她是我的真正的心。她并不傻里傻气地乱跑。她知道自己要求什么，知道她能做些什么。她是象微风一样地温和，象暴风雨一样地强烈。她知道怎样应付事情，而且她总会达到她的目的。她是我的

---

① 原文是 stearinlys，即兽油和蜡油混合做的蜡烛。

② 明亮（oplyst）在丹麦文里同时又有“开明”，“聪明”，“受过教育”等意思，因此这儿有双关的意义。

③ 因为荷兰的风车最多。

④ 这是原文 Overnaturlige 这个字的直译，它可以转化成为“神奇，鬼怪”的意思。

温柔的一面，而‘爸爸’却是我的坚强的一面。他们是两个人，但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他们彼此称为‘我的老伴’。

“这两个人还有小孩子——‘小思想’。这些‘小思想’也能长大成人。这些小家伙老是闹个不休！最近我曾经严肃地叫‘爸爸’和孩子们把我怀里的磨石和轮子检查一下。我希望知道这两件东西到底出了什么毛病，因为我的内部现在是有毛病了。一个人也应该把自己检查一下。这些小家伙又在闹出一阵可怕的声音来。对我这样一个高高立在山上的人说来，这的确是太不象样子了，一个人应该记住，自己是站在光天化日之下，而在光天化日之下，一个人的毛病是一下子就可以看出来的。

“我刚才说过，这些小家伙闹出可怕的声音来。最小的那几个钻到我的帽子里乱叫，弄得我怪不舒服的。小‘思想’可以长大起来，这一点我知道得清清楚楚。外面也有别的‘思想’来访，不过他们不是属于我这个家族，因为据我看来，他们跟我没有共同之点。那么没有翅膀的屋子——你听不见他们磨石的声音——也有些‘思想’。他们来看我的‘思想’并且跟我的‘思想’闹起所谓恋爱来。这真是奇怪；的确，怪事也真多。

“我的身上——或者身里——最近起了某种变化:磨石的活动有些异样。我似乎觉得‘爸爸’换了一个‘老伴’: 他似乎得到了一个脾气更温和、更热情的配偶——非常年轻和温柔。但人还是原来的人,只不过时间使她变得更可爱,更温柔罢了。不愉快的事情现在都没有了, 一切都非常愉快。

“日子过去了,新的日子又到来了。时间一天一天地接近光明和快乐, 直到最后我的一切完了为止——但不是绝对地完了。我将被拆掉,好使我又能够变成一个新的、更好的磨坊。我将不再存在, 但是我将继续活下去! 我将变成另一个东西,但同时又没有变! 这一点我却难得理解,不管我是被太阳、月亮、混合烛、兽烛和蜡烛照得怎样‘明亮’。我的旧木料和砖土将会又从地上立起来。

“我希望我仍能保持住我的老‘思想’们: 磨坊里的爸爸、妈妈、大孩和小孩——整个的家庭。我把他们大大小小都叫做‘思想的家属’,因为我没有他们是不成的。但是我也要保留住我自己——保留住我胸腔里的磨石, 我头上的翅膀, 我肚皮上的走廊,否则我就不会认识我自己,别人也不会认识我,同时会说:‘山上有一个磨坊,看起来倒是蛮了不

起，但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是磨坊说的话。事实上,它说的比这还多,不过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罢了。

日子来，日子去，而昨天是最后的一天。

这个磨坊发了火。火焰升得很高。它向外面燎，也向里面燎。它舔着大梁和木板。结果这些东西就全被吃光了。磨坊倒下来了，它只剩下一堆火灰。燃过的地方还在冒着烟，但是风把它吹走了。



磨坊里曾经活着过的东西，现在仍然活着，并没有因为这件意外而被毁掉。事实上它还因了这个意外而得到许多好处。磨坊主的一家——一个灵魂，许多“思想”，但仍然只是一个思想——又新建了一个新的、漂亮的磨坊。这个新的跟那个旧的没有任何分别，同样有用。人们说：“山上有一个磨坊，看起来很象个样儿！”不过这个磨坊的设备更好，比前一个更近代化，因为事情总归是进步的。那些旧的木料都被虫蛀了，潮湿了。现在它们变成了尘土。与它起初所想象的完全相反，磨坊的躯体并没有重新站起来。这是因为它太相信字面上的意义了，而人们是不应该从字面上看一切事情的意义的。



一 块 银 毫

从前有一个毫子;当他从造币厂里走出来的时候,他是容光焕发，又跳又叫:“万岁！我现在要到广大的世界里去了!”于是他就走到这个广大的世界上来了。

孩子用温暖的手捏着他,守财奴用粘冰冰的手抓着他。老年人翻来复去地看他,年轻人一把他拿到手里就花掉。这个毫子是银子做的，他身上铜的成分很少；他来到这世界里已经有一年的光阴了——这就是说，在铸造他的这个国家里。但是有一天他要出国旅行去了。他是他旅行的主人的

钱袋中最后一枚本国钱。这位绅士只有当这钱来到他手上时才知道有他。

“我手中居然还剩得有一枚本国钱！”他说。“那么他可以跟我一块去旅行了。”

当他把这个毫子仍放进钱袋里去的时候，毫子就发出嘎嘎的响声，高兴得跳起来。他现在跟一些陌生的朋友在一起；这些朋友来了又去，留下空位子给后来的人填。不过这块本国毫子老是呆在钱袋里；这是一种光荣。



好几个星期过去了。毫子在这世界里已经跑得很远，弄得连他自己也不知道他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他只是从别的钱币那里听说，他们不是法国造的，就是意大利造的。一个说，他们到了某某城市；另一个说，他们是在某某地方。不过毫子对于这些说法完全摸不着头脑。一个人如果老是呆在袋子里，当然他是什么也看不见的。毫子的情形正是这样。

不过有一天，当他正躺在钱袋里的时候，他发现袋子没有扣上。因此他就偷偷地爬到袋口，朝外面望了几望。他

不应该这样做，不过他很好奇——人们常常要为这种好奇心而付出代价的。他轻轻地溜到裤袋里去；这天晚上，当钱袋被取出的时候，毫子却在他原来的地方留下来了。他和其他的衣服一道，被送到走廊上去了。他在这儿滚到地上来，谁也没有听到他，谁也没有看到他。

第二天早晨，这些衣服又被送回房里来了。那位绅士穿上了，继续他的旅行，而这块毫子却被留在后面。他被发现了，所以他就不得不出来又为人们服务。他跟另外三块钱一起被用出去了。

“看看周围的事物是一桩愉快的事情，”毫子想。“认识许多人和知道许多风俗习惯，也是一桩愉快的事情。”

“这是一块什么毫子？”这时有一个人说。“它不是这国家的钱，它是一枚假钱，一点用也没有。”

毫子的故事，根据他自己所讲的，就从这儿开始。

“假货——一点用也没有！这话真叫我伤心！”毫子说。“我知道我是上好的银子铸成的，敲起来响亮，官印是真的。这些人一定是弄错了。他们决不是指我！不过，是的，他



们是指我。他们特地把我叫做假货，说我没有一点用。‘我得偷偷地把这家伙使用出去！’得到我的那个人说；于是我就在黑夜里被人转手，在白天被人咒骂。——‘假货——没有用！我们得赶快把它使用出去。’”

每次当银毫被偷偷地当作一枚本国钱币转手的时候，他就在人家的手中发抖。

“我是一枚多么可怜的毫子啊！如果我的银子、我的价值、我的官印都没有用处，那么它们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世人的眼中，人们认为你有价值才算有价值。我本来是没有罪的；因为我的外表对我不利，就显得有罪，于是我就不得不在罪恶的道路上偷偷摸摸地爬来爬去。我因此而感到心中不安；这真是可怕！——每次当我被拿出来的时候，一想起世人望着我的那些眼睛，我就战栗起来，因为我知道我将会被当做一个骗子和假货被退回去，被扔到桌子上的。

“有一次我落到一个穷苦老太婆的手里，作为她一天辛苦劳动的工资。她完全没有办法把我扔掉。谁也不要我，结果我成了她的一件沉重的心事。

“‘我不得不用这毫子去骗一个什么人，’她说，‘因为我

没有力量收藏一枚假钱。那个有钱的面包师应该得到它，他有力量吃这点亏——不过，虽然如此，我干这件事究竟还是不对的。'

“那么我也只好成了这老太婆良心上的一个负担了，”银毫叹了一口气。“难道我到了晚年真的要改变得这么多吗？”

“于是老太婆就到有钱的面包师那儿去。这人非常熟悉市上一般流行的毫子；我没有办法使他接受。他当面就把我扔回给那个老太婆。她因此也就没有用我买到面包。我感到万分难过，觉得我居然成了别人苦痛的源泉——而我在年轻的时候却是那么快乐、那么自信：我认识到我的价值和我的官印。我真是忧郁得很；一块人家不要的毫子所能有的苦痛，我全有了。不过那个老太婆又把我带回家去。她以一种友爱和温和的态度热情地看着我。'不，我将不用你去欺骗任何人，'她说。'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好使人们一看就知道你是假货。不过——而且——而且我刚才想到——你可能是一枚吉祥的毫子。我相信这是真的。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很深。我将在这毫子上打一个洞，穿一根线到它里面去，把它作为一个吉祥的毫子挂在我邻

居家一个小孩的颈上。’

“因此她就在我身上打了一个洞。被人敲出一个洞来当然不是一桩很痛快的事情;不过,只要人们的用意是善良的,许多苦痛也就可以忍受得下了。我身上穿进了一根线,于是我也就变成了一枚徽章，挂在一个小孩子的颈上。这孩子对着我微笑，吻着我；我整夜躺在他温暖的、天真的胸脯上。

“当早晨到来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就把我拿到手上,研究我。她对我有她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一点我马上就能感觉出来。她取出一把剪刀来，把这根线剪断了。

“‘一块吉祥的毫子!’她说。‘唔,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她把我放进醋里,使我变得全身发绿。然后她就把这洞塞住，把我擦了一会儿;接着在傍晚的黄昏中,她就把我带到一个卖彩票的人那儿去，用我买了一张使她发财的彩票。

“我是多么苦痛啊！我内心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好象我要破裂似的。我知道,我将会被人叫

做假货，被人扔掉——而且在一大堆别的毫子和钱币面前扔掉。他们面上都刻得有字和人象，他们可以因此觉得了不起。但是我溜走了。卖彩票的人的房里有许多人；他忙得很，所以我嘎地一声就跟许多其他的钱币滚进匣子里去了。究竟我的那张彩票中了奖没有，我一点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第二天早晨人们将会认出我是一个假货，而把我拿去继续不断地欺骗人。这是一种令人非常吃不消的事情，特别是你自己的品行本来很好——我自己不能否认我这一点的。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从这只手里转到那只手里，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我老是被人咒骂，老是被人瞧不起。谁也不相信我，我对于自己和世人都失去了信心。这真是一种很不好过的日子。

“最后有一天一个旅客来了。我当然被转到他的手中去，他这人也天真得很，居然接受了我，把我当做一块通用的货币。不过他也想把我用出去。于是我又听到一个叫声：‘没有用——假货！’

“‘我是把它作为真货接受过来的呀，’这人说。然后他仔细地看了我一下，忽然他满脸露出笑容——我以前从没

有看到，任何面孔在看到我的时候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嗨，这是什么？’他说。‘这原来是我本国的一块钱，一个从我家乡来的、诚实的、老好的毫子；而人们却把它敲出一个洞，还要把它当做假货。嗯，这倒是一件妙事情！我要把它留下来，一起带回家去。’

“我一听到我被叫做老好的、诚实的毫子，我全身都感到快乐。现在我将要被带回家去。在那儿每个人将会认得我，会知道我是用真正的银子铸出来的，并且盖得有官印，我高兴得几乎要冒出火星来；然而我究竟还没有冒出火星的性能，因为那是钢铁的特性，而不是银子的特性。

“我被包在一张干净的白纸里，好使得我不要跟别的钱币混在一起而被用了出去。只有在喜庆的场合、当许多本国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被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称赞我，他们说我很有趣——说来很妙，一个人可以不说一句话而仍然会显得有趣。

“最后我总算是回到家里来了。我的一切烦恼都告一结束。我的快乐又开始了，因为我是好银子制的，而且盖有真正的官印。我再也没有苦恼的事儿要忍受了，虽然我象一块假钱币一样，在身上已经被穿了一个孔。但是假如一个

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假货，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应该等到最后，他的冤屈总会被伸雪的——这是我的信仰。”毫子说。



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

我们现在是在尤兰，在那块“荒野的沼地”的另一边。我们可以听到“西海的呼啸声”；可以听到它的浪花的冲击声，而且这就在我们的身旁。不过我们面前现在涌现出了一个巨大的沙山，我们早就看见了它，现在我们在深沉的沙地上慢慢地赶着车子，正要向前走去。这座沙山上有一幢高耸入云的古老的建筑物——波尔格龙修道院。它剩下的最大的一翼现在仍然是一个教堂。有一天我们到这里来，时间很晚，不过天空却很朗爽，因为这正是光明之夜的季节。我们能够望得很远，向周围望得很远，可以从沼地一直望到窝尔堡湾，望到荒地和草原，望到深郁的海的彼岸。

我们现在来到了山上，我们赶着车子在仓房和农庄之间走过。我们拐一个弯，走进那幢古老的建筑物的大门。这儿有许多菩提树沿着墙成行地立着。因为风暴打不到它们，所以它们长得非常茂盛；它们枝叶几乎把窗子都掩盖住了。



我们走上盘旋的石级，穿过那些用粗梁盖成顶的长廊。风在这儿发出奇怪的啸声，屋里屋外都是一样。谁也弄不清楚这是怎么回事情。是的，当人们害怕或者把别人弄得害怕的时候，人们就讲出很多道理或看出很多道理来。人们说：当我们在唱着弥撒的时候，有许多死灭了的古老大炮静静地从我们的身边走进教堂里去。人们可以在风的呼啸声中听到它们走过，而这就引起人许多奇怪的想象——人们

想起了那个远古的时代，结果就使我们走进了那个远古的时代里去：

在海滩上，有一只船搁浅了。主教的下属都在那儿。海所保留下来的人，他们却不保留。那些被打碎了的脑袋所流出的血，海都洗净了。那些搁了浅的货物成了主教的财产，而这些货物的数量是很多的。海淌来许多整桶的贵重的酒，来充实这个修道院的酒窖；而这个酒窖里已经储藏着不少啤酒和蜜酒。厨房里的储藏量也是非常丰富的：宰好了的牛羊、香肠和火腿。外面的水池里则有许多肥胖的鲫鱼和鲜美的鲤鱼。

波尔格龙的主教是一位非常有权势的人，他拥有广大的土地，但是他仍然希望扩大他占有的面积。所有的人必须在这位奥拉夫·格洛布面前低下头来。

他的一位住在蒂兰的富有的亲族死了。“亲族总是互相嫉恨的；”死者的未亡人现在可要体会这句话的真义了。除了教会的产业以外，她的丈夫统治着整个的土地。她的儿子在外国：他小时候就被送出去研究异国风俗，因为这是他的志愿。他许多年来一直没有消息，可能他已经躺在坟墓里，永远不会回来接替他母亲的统治了。

“怎么，让一个女人来统治吗？”主教说。

他召见她，然后让法庭把她传去。不过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她从来没有触犯过法律，她有十足的理由来维护她的权利。

波尔格龙的主教奥拉夫，你的意图是什么呢？你在那张光滑的羊皮纸上所写下的是什么呢？你盖上印，用带子把它扎好，叫骑士带一个仆人把它送到国外，送到那辽远的教皇城里去，为的是什么呢？

现在是落叶和船只搁浅的季节，冰冻的冬天马上就要到来。

他已经这样做了两次，最后他的骑士和仆人在欢迎声中回来了，从罗马带回教皇的训令——一封指责敢于违抗这位虔诚的主教的寡妇的训令：“她和她所有的一切应该得到上帝的诅咒。她应该从教会和教徒中被驱逐出去。谁也不应该给她帮助。让她所有的朋友和亲戚避开她，象避开瘟疫和麻风病一样！”

“凡是不屈服的人必须粉碎他，”波尔格龙的主教说。

所有的人都避开这个寡妇。但是她却不避开她的上帝。他是她的保护者和帮助者。

只有一个佣人——一个老女仆——仍然对她忠心。这位寡妇带着她亲自下田去耕作。粮食生长起来了，虽然土地受过了教皇和主教的诅咒。

“你这个地狱里的孩子！我的意志必须实现！”波尔格龙的主教说。“现在我要用教皇的手压在你的头上，叫你走进法庭和灭亡！”

于是寡妇把她最后的两头牛驾在一辆车子上。她带着



她的女仆人爬上车子,走过那荒地,离开了丹麦的国境。她作为一个异国人到异国人的中间去。人们讲着异国的语言,保持着异国的风俗。她一程一程地走远了,走到一些青山发展成为峻岭的地方①——一些长满了葡萄的地方。旅行商人在旁边走过。他们不安地看守着满载着货物的车子,害怕骑马大盗的部下来袭击。

这两个可怜的女人,坐在那辆由两头黑牛拉着的破车里,安全地在这崎岖不平的路上、在阴暗的森林里向前走。她们来到了法国。她在这儿遇见了一位“豪强骑士”带着一打全副武装的随从。他停了一会儿,把这部奇怪的车子看了一眼,于是便问这两个女人为了什么目的而旅行,从什么国家来的。年纪较小的这个女子提起丹麦的蒂兰这个名字,倾吐出她的悲哀和痛苦——而这些悲愁马上就要告一终结,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原来这个陌生的骑士就是她的儿子!他握着她的手,拥抱着她。母亲哭起来了。她许多年来没有哭过,而只是把牙齿紧咬着嘴唇,直到嘴唇流出热血来。

---

① 这是指阿尔卑士山脉。丹麦没有山;从丹麦向法国和意大利去的路程,是一段由平原走向高山的路程。

现在是落叶和船只搁浅的季节。

海上的浪涛把满桶的酒卷到岸上来，来充实主教的酒窖和厨房。烤叉上穿着野味在火上烤着。冬天到来了，但屋子里是舒适的。这时主教听到了一个消息：蒂兰的演斯 · 格洛布和他的母亲一道回来了；演斯 · 格洛布要设法庭，要在神圣的法庭和国家的法律面前来控告主教。

“那对他没有什么用，”主教说。“骑士演斯，你最好放弃这场争吵吧！”

这是第二年：又是落叶和船只搁浅的季节。冰冻的冬天又来了；“白色的蜜蜂”又在四处纷飞，刺着行人的脸孔，一直到它们融化。

人们从门外走进来的时候说：“今天的天气真是冷得厉害啦！”

演斯 · 格洛布沉思地站着，火燎到了他的长衫上，几乎要烧出一个小洞来。

“你，波尔格龙的主教！我是来制服你的！你在教皇的包庇下，法律拿你没有办法。但是演斯 · 格洛布对你有办法的！”

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他住在萨林的妹夫奥拉夫 · 哈

塞，请求他在圣诞节的前夕，在卫得堡的教堂做早祷的时候来晤面。主教本人要念弥撒，因此他得从波尔龙旅行到蒂兰来。演斯·格洛布知道这件事情。

草原和沼地现在全盖上了冰和雪。马和骑士，全副人马，主教和他的神父以及仆从都在那上面走过。他们在易碎的芦苇丛中——风在那里面凄惨地呼号——选一条捷径通过。

穿着狐狸皮衣的号手，请你吹起你的黄铜号吧！号声在晴朗的空中响着。这样，他们在荒地和沼地上驰骋着——在炎暑的夏天出现海市蜃楼的原野上驰骋着，一直向卫得堡的教堂驰去。

风也吹起它的号角来，越吹越厉害，它吹起一阵暴风雨，一阵可怕的暴风雨，越来越大的暴风雨。在上帝的暴风雨中，他们向上帝的屋子驰去。上帝的屋子屹立不动，但是上帝的暴风雨却在田野上和沼地上，在陆地上和大海上呼啸。

波尔格龙的主教到达了教堂；但是奥拉夫·哈塞，不管怎样飞驰，还是离得很远。他和他的武士们在海湾的另一边前进，为的是要来帮助演斯·格洛布，因为现在主教要在最高的审判席前出现了。

上帝的屋子就是审判厅，祭坛就是审判席。蜡烛在那个巨大的黄铜烛台上亮晶晶地燃着。风暴念出控诉和判词；它的声音在沼地和荒地上，在波涛汹涌的海上回响着。在这样的天气中，任何渡船都渡不过这个海峡。

奥拉夫·哈塞在俄特松得停了一下。他在这儿辞退了他的勇士，给了他们马和马具,同时准许他们回家去,和他们的妻子团聚。他打算在这呼啸的海上单独一个人去冒生命的危险。不过他们得作他的见证;那就是说:如果演斯·格洛布在卫得堡的教堂里是孤立无援的话，那并不是他的过错。他的忠实的勇士们不愿意离开他，而却跟着他走下深沉的水里面去。他们之中有十个人被水卷走了，但是奥拉夫·哈塞和两个年轻的人到达了海的彼岸。他们还有五十多里路要走。

这已经是半夜过后了。这正是圣诞节之夜。风已经停了。教堂里照得很亮；闪耀着的光焰透过窗玻璃，射到草原和荒地上面。晨祷已经做完了；上帝的屋子里是一片静寂,人们简直可以听到融蜡滴到地上的声音。这时奥拉夫·哈塞到来了。

演斯·格洛布在大门口和他会见。“早安！我刚才已经

和主教达成了协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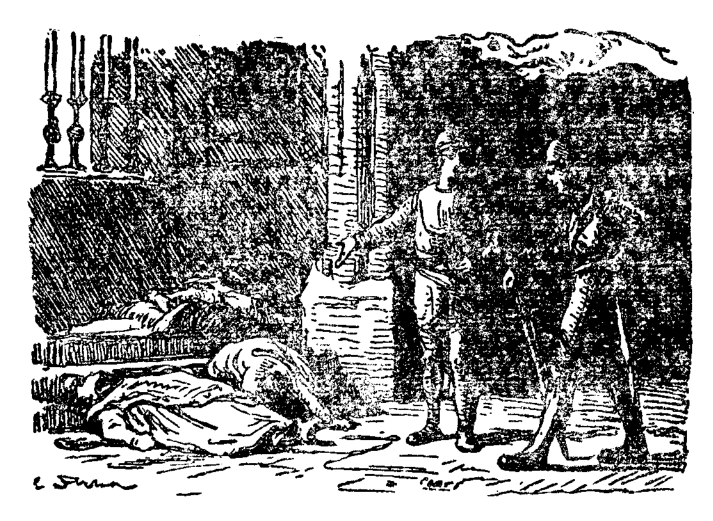
“你真的这样办了吗？”奥拉夫·哈塞说。“那么你或主教就不能活着离开这个教堂了！”

剑从他的剑鞘里跳出来了，奥拉夫·哈塞向那扇教堂的门——演斯·格洛布刚才急忙关上的——捅了一剑，把它划成两半。

“请住手，亲爱的兄弟！请先听听我所达成的协议吧！我已经把主教和他的武士都刺死了。他们在这问题上再没有什么话可说了。我也不再谈我母亲所受的冤屈了。”

祭台上的烛芯正亮得发红，不过地上亮得更红。主教和他被砍碎了的脑袋，以及他的一群武士都躺在自己的血里。这个神圣的圣诞之夜非常安静，现在没有一点声音。

三天以后，波尔格龙的修道院敲起了丧钟。那位被害的主教和被刺死的武士们，被陈列在一个黑色的华盖下面，周围是一圈黑纱裹着的烛台。死者曾经一度是一个威武的主人，现在则穿着银丝绣的衣服躺着；他的手握着十字杖，已经没有丝毫的权力了。香烟在缭绕着；僧众们在唱着歌。歌声象哭诉——象忿怒和定罪的判词。风托着它，风唱着它，向全国飞去，让大家都能听见。歌声有时沉静一会儿，但



是它却永远不会消灭。它总会再升起来，唱着它的歌，一直唱到我们的这个时代，唱着关于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厉害的亲族的故事。惊恐的庄稼汉，在黑夜中赶着车子走过波尔格龙修道院旁边沉重的沙路时，听到了这个声音。躺在波尔格龙那些厚墙围着的房间里的失眠的人也听到了这个声音，因为它老是在通向那个教堂的、发出回音的长廊里盘旋。教堂的门是早已用砖封闭了，但是在迷信者的眼中它是没有封闭的。在他们看来，它仍然是在那儿，而且仍然是开着的，亮光仍然在那些黄铜的烛台上燃着，香烟仍然在盘旋，教堂仍然在射出古时的光彩，僧众仍然在对那位穿着

银丝绣的黑衣的、用失去了威权的手拿着十字杖的、被人刺死了的主教念着弥撒；他那惨白和骄傲的前额上的一块赤红的伤，象火似地射出光来——光上面燃着一颗世俗的心和罪恶的欲望……

你,可怕的古时的幻影！坠到坟墓里去吧,坠到黑夜和遗忘中去吧！

请听在那波涛汹涌的海上呼啸着的、狂暴的风吧！外边有一阵暴风雨，正要吞噬人的生命！海在这个新的时代里没有改变它的思想。这个黑夜无非是一个吞噬生命的血口。至于明天呢，它也许是一颗能够照出一切的明亮的眼睛——也象在我们已经埋葬了的那个远古的时代里一样。甜蜜地睡去吧，如果你能睡的话！

现在是早晨了。

新的时代把太阳光送进房间里来。风仍然在猛烈地吹着。有一条船触礁的消息传来了——象在那个远古的时代里一样。

在这天夜里，在洛根附近，在那个有红屋顶的小渔村里,我们从窗子里可以看见一条搁了浅的船。它触到了礁,

不过一架放射器射出一条绳子到这船上来，形成一座联结这只破船和陆地的桥梁。所有在船上的人都被救出来了,而且到达了陆地,在床上得到休息;今天他们被请到波尔格龙修道院里来。他们在舒适的房间里受到了殷勤的招待,看到了和善的面孔。大家用他们的民族语言向他们致敬。钢琴上奏出他们祖国的曲子。在这一切还没结束以前，另外一根弦震动起来了;它没有声音,但是非常洪亮和充满了信心。思想的波①传到了遭难者的故国,报道他们的遇救。于是他们所有的忧虑就都消逝了,他们在这天晚上,在波尔格龙大厅里的舞会中参加跳舞。他们跳着华尔兹舞和波兰舞的步子。同时唱着关于丹麦和新时代的“英勇的步兵”的歌。

祝福你，新的时代！请你骑着夏天的熏风飞进城里来吧！把你的太阳光带进我们的心里和思想里来吧！在你光明的画面上,让那些过去野蛮的、黑暗的时代的故事被擦掉吧。

① 此处原文意义不明，疑是指电报。

在小宝宝的房间里

爸爸、妈妈和兄弟姊妹们都看戏去了。只有小小的安娜和干爸爸在家。

“我们也来看看戏吧!”他说,“而且马上就开始。”

“但是我们没有舞台呀,”小安娜说,“而且还没有人来



演呢！我的老木偶不能演，因为他太讨厌了。我的新木偶又不能把她的漂亮新衣服弄皱了。”

“一个人只要把自己的本领使出来，就可以演戏，”干爸爸说。“现在我们来搭一个舞台吧。我们在这边放上一本书，再放上另一本，再加上第三本，成为斜斜的一排，然后在另一边又放三本——这样，我们就可以有侧面布景了！那边的木匣子可以当作背景；我们可以把它的底朝外放。谁都可以看得出来，这个舞台代表一个房间！我们现在只缺少演员了！看看玩具匣子里还有些什么东西！只要把人物安排好，我们就可以演戏了。一个角色配一个角色：这样就成！这是一个烟斗头，那是一只单手套。他们可以扮演父亲和女儿！”

“不过他们只有两个人呀！”小安娜说。“我哥哥的旧马甲还在这里，他可以不可以也参加演出呢？”

“他倒是相当宽大，”干爸爸说。“那么就让他演恋人这个角色吧。他的衣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这倒是一件蛮有趣的事情，因为恋人的不幸一半是由于衣袋里太空的缘故！这儿还有一个硬果钳的长统靴；上面还有踢马刺呢！达达，得得，砰！他不是跺脚，就是大摇大摆地走路。让他代

表一个不受欢迎的求婚者吧，因为小姐并不喜欢他。你觉得我们应该演哪一种戏呢？悲剧呢，还是家庭剧？”

“演一出家庭剧吧！”小安娜说。“大家都喜欢这种戏。你能演一曲吗？”

“我能演一百曲！”干爸爸说。“最好看的是改编的法国戏，不过小女孩子不适宜看这种戏。当然我们也可以选一出最适宜的戏，因为它们的内容都是差不多的。现在我把袋子摇一摇！撒——撒！崭新的！我们变出一出崭——崭新的戏！请听节目单吧。”

干爸爸拿起一张报纸，好象他是念着上面的字似的：

烟斗头和“好头”①

——独幕家庭剧

登场人物

烟斗先生：父亲

马甲先生：恋人

手套小姐：女儿

靴子先生：求婚者

“现在我们要开始了！幕启：我们没有幕，所以就算它已经‘启’了吧。一切人物都在场，所以我们就算他们‘登场’了吧。现在我作为烟斗头爸爸讲话。他今天的脾气不好。人们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彩色的海泡石。



“‘哎哎哟，嗨，我是一家的主人！我是我的女儿的爸爸！你要不要听我讲的话！在冯·靴子先生[②]身上，你可以照出你自己的面孔。他的上部是鞣皮，他的下部有踢马刺。哎哎哟，嗨！他要娶我的女儿做太太！’

“小安娜，现在请听听马甲讲的话吧，”干爸爸说。“现在马甲讲话了。马甲有一个朝下翻的领子，所以他是非常

① “好头”是丹麦文“godt hoved”的直译；在丹麦的俗语中，它的意思是“聪明人”。

② 靴子先生头上加的“冯”（Von）是一个德文字，表示他是出身于贵族血统。“靴子”擦得很亮，所以能照出人的面孔。

谦虚的。但是他知道他的价值，同时也有权利讲他所要讲的话：

“‘我身上没有一点污点！良好的质地应该引起人的重视。我是真丝做的，而且我身上还有带子。’

“‘只有结婚的那天是这样，不能持久。你的颜色一洗就退了！’这是烟斗头先生在讲话。‘冯·靴子先生有坚韧的皮，水浸不透，但同时又非常柔嫩。他能发出格格的声音，他的踢马刺还发出铿锵的音调。他有意大利人的那种相貌。’”

“不过他们应该用诗讲话才对呀！”小安娜说，“因为只有这样才算是美丽的讲法。”

“这样也行！”干爸爸说。“观众要求怎样讲，演员就得怎样讲！请看小小的手套姑娘吧，请看她伸着手指的那副样儿吧：

> 一个手套没有配偶，
> 只好天天坐着等候！
> 唉！

这真叫我忍受不了，

我想我的皮要裂掉——

嗨！

“最后这个‘嗨’是烟斗头爸爸讲出来的。现在轮到马甲先生讲了：

亲爱的手套姑娘呀！

固然你来自西班牙，

你还是应该嫁给我！

这是丹麦人荷尔格的话。

“冯·靴子先生大步地走进来了，把他的踢马刺弄得琅琅地响，一脚把那三个侧面背景踢翻了。”

“这真是好玩极了！”小安娜说。

“不要做声！不要做声！”干爸爸说。“赞赏而不发出声音，说明你是头等席中有教养的看客。现在手套小姐要用颤音唱一曲伟大的歌了：

我讲不出一个道理，
只好学做鸡啼：
喔喔喔——在高大的客厅里！

“小安娜，最动人的场面现在要开演了！这是整个戏中最重要的一段。你看，马甲先生解开扣子了；他要面对着你作一番道白，好叫你为他鼓掌。但是你不要理他——这是顶文雅的表示。听吧，你听他的绸子①所发出的声音：



① 西服中的马甲，后背总是用绸子做的。

“‘你逼得我走向极端！请你当心！现在请看我的办法吧！你是一个烟斗头，我是一个“好头”——呸，滚你的蛋吧！’

“小安娜，你看到没有？”干爸爸说。“这是最好玩的一幕喜剧：马甲先生一把抓住这个老烟斗头，把它塞进自己的袋里去。他呆在那里面，于是马甲就说：

“‘现在你在我的衣袋里，在我的深衣袋里！你永远也跑不出来，除非你答应我跟你的女儿——左手的手套小姐——结为夫妇。现在我伸出我的右手来！”

“这真是可爱极了！”小安娜说。

“于是老烟斗头回答说：

我的头脑很混乱！
不象以前那样新鲜。
我的好心情忽然不见，
我觉得我失去了烟杆。
嗨，我过去从来不是这样——
心里怎么会变得这样慌张？
啊，请把我的头
从你的袋里取出来，

你只可以在这时候

跟我的女儿恋爱!

“戏已经演完了吗?”小安娜问。

“还早得很!”干爸爸说。“只是靴子先生这个角色完了。现在这对情人双双地跪下来。他们有一位唱道:

爸爸!

“另一位又唱:

请把您的头脑理一理,

来祝福你的女儿和女婿。

“他们得到他们的祝福,他们结了婚。所有的家具都合唱起来:

叮叮! 当当!

多谢各位!

戏已经终场！

“现在我们来鼓掌吧！”干爸爸说。“我们来请他们谢幕——也请这些家具来一起谢幕吧，因为他们都是桃花心木做的呀！”

“我们的戏是不是跟别人在真舞台上演的一样好？”

“我们的戏演得好多了！”干爸爸说。“它不长，而且不花钱就可以看到，同时又可以把吃茶以前的那段时间消磨过去。”

金黄的宝贝

一个鼓手的妻子到教堂里去。她看见新的祭坛上有许多画象和雕刻的安琪儿；那些在布上套上颜色和罩着光圈的象是那么美，那些着上色和镀了金的木雕的象也是那么美。他们的头发象金子和太阳光，非常可爱。不过上帝的太阳光比那还要可爱。当太阳下落的时候，它在苍郁的树丛中照着，显得更亮，更红。直接看到上帝的面孔是非常幸福的。她是在直接望着这个鲜红的太阳，于是她坠入深思里去，想起鹳鸟将会送来的那个小家伙①。于是鼓手的妻子就变得非常高兴起来。她看了又看，希望她的小孩也能带来这种光辉，最低限度要象祭台上一个发着光的安琪儿。

当她真正把抱在手里的一个小孩子举向爸爸的时候，他的样子真象教堂里的一个安琪儿。他长了一头金发——落日的光辉真的附在他头上了。

“我的金黄的宝贝，我的财富，我的太阳！”母亲说。于是吻着他闪亮的鬈发。她的吻象鼓手房中的音乐和歌声；

这里面有快乐，有生命，有动作。鼓手就敲了一阵鼓——一阵快乐之鼓。这只鼓——这只火警鼓——就说:

“红头发！小家伙长了一头红头发！请相信鼓儿的皮，不要相信妈妈所讲的话吧！咚——隆咚，隆咚！”

整个城里的人象火警鼓一样，讲着同样的话。

这个孩子到教堂里去；这个孩子受了洗礼。关于他的名字,没有什么话可说;他叫比得。全城的人,连这个鼓儿,都叫他“鼓手的那个红头发的孩子比得。”不过他的母亲吻着他的红头发，把他叫金黄的宝贝。

在那高低不平的路上,在那粘土的斜坡上,许多人刻着自己的名字，作为纪念。

“扬名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鼓手说。于是他就把自己的名字和小儿子的名字也刻下来。

燕子飞来了；它们在长途旅行中看到更耐久的字刻在石壁上,刻在印度庙宇的墙上：强大帝王的丰功伟绩,不朽的名字——它们是那么古老,现在谁也认不清,也无法把它

---

① 据丹麦的民间传说，小孩子的出生是由鹳鸟送来的。

们念出来。

真是声名赫赫！永垂千古！

燕子在路上的洞洞里筑了窠，在斜坡上挖出一些洞口。阵雨和薄雾降下来，把那些名字洗掉了。鼓手和他小儿子的名字也被洗掉了。

“可是比得的名字却保留住了一年半！”父亲说。

“傻瓜！”那个火警鼓心中想；不过它只是说：“咚，咚，咚，隆咚咚！”

“这个鼓手的红头发的儿子”是一个充满了生命和快乐的孩子。他有一个好听的声音；他会唱歌，而且唱得和森林里的鸟儿一样好；他的声音里有一种调子，但又似乎没有调



子。

“他可以成为一个圣诗班的孩子！”妈妈说。“他可以站在象他一样美的安琪儿下面，在教堂里唱歌！”

“简直是一头长着红毛的猫！”城里的一些幽默人物说。鼓儿从邻家的主妇那里听到了这句话。

“比得，不要回到家里去吧！”街上的野孩子喊着。“如果你睡在顶楼上，屋顶一定会起火①，火警鼓也就会敲起火警。”

“请你当心鼓槌！”比得说。

虽然他的年纪很小，他勇敢地向前扑去，用他的拳头向离他最近的一个野孩子的肚皮顶了一下，这家伙站不稳，倒下来了。别的孩子们就飞快地逃掉。

城里的乐师是一个非常文雅和有名望的人，他是皇家一个管银器的人的儿子。他非常喜欢比得，有时还把他带到家里去，教他学习拉提琴。整个艺术就仿佛是生长在这孩子的手指上。他希望做比鼓手还大一点的事情——他希望成为城里的乐师。

---

① 这是作者开的一个文字玩笑；这孩子的头发是那么红，看起来象火在烧。

“我想当一个兵士！”比得说。因为他还不过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他仿佛觉得世界上最美的事情是背一杆枪开步走；“一、二！一、二！”同时穿一套制服和挂一把剑。

“啊，你应该学会听鼓皮的话！隆咚，咚，咚，咚！”鼓儿说。

“是的，只希望他能一步登天，升为将军！”爸爸说。“不过，要达到这个目的，那就非得有战争不可！”

“愿上帝阻止吧！”妈妈说。

“我们并不会有什么损失呀！”爸爸说。

“会的，我们会损失我们的孩子！”她说。

“不过假如他回来是一个将军！”爸爸说。

“回来会没有手，没有腿！”妈妈说。“不，我情愿有我完整的金黄的宝贝。”

隆咚！隆咚！隆咚！火警鼓也响起来了。战争起来了。兵士们都出发了，鼓手的儿子也跟他们一起出发了。“红头发，金黄的宝贝！”妈妈哭起来。爸爸在梦想中看到他“成名”了。城里的乐师认为他不应该去参战，而应该呆在家里学习音乐。

"红头发!"兵士们喊，比得笑。不过他们有人把他叫"狐狸皮"[①]，这时他就紧咬着牙齿，把眼睛掉向别处望——望那个广大的世界，他不理这种讥讽的语句。

这孩子非常活泼，有勇敢的性格，有幽默感。一些比他年纪大的弟兄们说，这些特点是行军中的最好的"水壶"。

有许多晚上他得睡在广阔的天空下，被雨和雾打得透湿。不过他的幽默感却并不因此而消散。鼓槌敲着："隆咚——咚，大家起床呀!"是的，他生来就是一个鼓手。

这是一个战斗的日子。太阳还没有出来，不过晨曦已经出现了，空气很冷，但是战争很热。空中有一层雾，但是火药气比雾还重。枪弹和炮弹飞过脑袋，或穿过脑袋，穿过身体和四肢。但是大家仍然向前进。他们有的倒下来了，太阳穴流着血，面孔象粉笔一样惨白。这个小小的鼓手仍然保持着他健康的颜色；他没有受任何伤；他带着愉快的面容望着团部的那只狗儿——它在他面前跳，高兴的不得了，好象一切是为了它的消遣而存在、所有的枪弹都是为了它好玩才飞来飞去似的。

---

① 狐狸的毛也是红的。这儿"狐狸皮"影射"红头发"。

冲！前进！冲！这是鼓儿所接到的命令，而这命令是不能收回的。不过人们可以后退，而且这样做可能还是聪明的办法呢。事实上就有人喊："后退！"因此当我们小小的鼓手在敲着"冲！前进！"的时候，他懂得这是命令，而兵士们都是必须服从这个鼓声的。这是很好的一阵鼓声，也是一个走向胜利的号召，虽然兵士们已经支持不住了。

这一阵鼓声使许多人丧失了生命和肢体。炮弹把血肉炸成碎片。炮弹把草堆也烧掉了——伤兵本来可以拖着艰难的步子到那儿躺它几个钟头，也许就在那儿躺它一生。想这件事情有什么用呢？但是人们却不得不想，哪怕人们住在离此很远的和平城市里也不得不想。那个鼓手和他的妻子在想这件事情，因为他们的儿子比得在作战。

"我听厌了这种牢骚！"火警鼓说。

现在又是作战的日子。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但是已经是早晨了。鼓手和他的妻子正在睡觉——他们几乎一夜没有合上眼；他们在谈论着他们的孩子，他们在战场上、"在上帝手中"的孩子。父亲做了一个梦，梦见战争已经结束，兵士们都回到家里来了，比得的胸前挂着一个银十字勋章。不过母亲梦见她到教堂里面去，看到了那些画象，那些雕刻

的、金发的安琪儿，看到了她亲生的儿子——她心爱的金黄的宝贝——站在一群穿白衣服的安琪儿中间，唱着只有安琪儿才能唱得出的动听的歌；于是他跟他们一块儿向太阳光飞去，和善地对妈妈点着头。

“我的金黄的宝贝！”她大叫了一声，于是她就醒了。“我们的上帝把他接走了！”她说。于是她合着双手，把头藏在床上的布帷幔里，哭了起来。“他现在在什么地方安息呢？在人们为许多死者所挖的那个大坑里面吗？也许他是躺在沼地的水里吧！谁也不知道他的坟墓；谁也不曾在他的墓上念过祷告！”于是她的嘴唇就隐隐地念出主祷文①来。她垂下头来，她是那么困倦，于是便睡过去了。

日子在日常生活中，在梦里，一天一天地过去！

这是黄昏时节；战场上出现了一道长虹——它挂在森林和那低洼沼地之间。有一个传说在民间的信仰中流行着：凡是虹所接触到的地面，它底下一定埋藏着宝贝——金黄的宝贝。现在这儿也有一件这样的宝贝。除了他的母亲外，谁也没有想到这位小小的鼓手；她因此梦见了他。

---

① 见圣经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九至十三节。

日子在生活中，在梦里，一天一天地过去！

他头上没有一根头发——一根金黄的头发——受到损害。

“隆咚咚！隆咚咚！他来了！他来了！”鼓儿可能这样说，妈妈如果看见他或梦见他的话，也可能这样唱。



在欢呼和歌声中，大家带着胜利的绿色花圈回家了，因为战争已经结束，和平已经到来了。团部的那只狗在大家面前团团地跳舞，好象是要把路程弄得比原来要长三倍似的。

许多日子、许多星期过去了。比得走进爸爸和妈妈的房间里来。他变成了棕色，象一个野人一样；他的眼睛放亮，他的面孔象太阳一样射出光来。妈妈把他抱在怀里，吻他的嘴唇，吻他的眼睛，吻他的红头发。她重新获得了她的孩子。虽然他并不是象爸爸在梦中所见的那样，胸前挂着银质十字章，但是他的四肢完整——这正是妈妈不曾梦见过的。他们欢天喜地，他们笑，他们哭。比得拥抱着那个古老的火警鼓。

“这个老朽还在这儿没有动！”他说。

于是父亲就在它上面敲了一阵子。

“这倒好象这儿发了大火呢！”火警鼓说。“屋顶上烧起了火！心里烧起了火！金黄的宝贝！烧呀！烧呀！烧呀！”

后来怎样呢？后来怎样呢？——请问这城里的乐师吧。

“比得已经长得比鼓还大了，”他说。“比得要比我还大了。”然而他是皇家银器保管人的儿子啦。不过他花了一生的光阴所学到的东西，比得半年就学到了。

他具有某种勇敢、某种真正善良的气质。他的眼睛闪着光辉，他的头发也闪着光辉——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他应该把他的头发染一染才好！”一位邻屋的主妇说。“警察的那位小姐这样做过，你看她的结果是多么好：她立刻就订婚了。”

“不过她的头发马上就变得象青浮草一样绿，所以她得经常染它！”

“她有的是钱呀，”邻居的主妇说。“比得也可以办得到。他和一些有名望的家庭来往——他甚至还认识市长，教洛蒂小姐弹钢琴呢。”

他居然能弹钢琴！他能弹从他的心里涌出来的、最美丽的、还没有在音乐纸上写过的音乐。他在明朗的夜里弹，也在黑暗的夜里弹。邻居们和火警鼓说：这真叫人吃不消！

他弹着，一直弹到把他的思想弄得奔腾起来，扩展成为未来的计划：“成名！”

市长先生的洛蒂小姐坐在钢琴旁边。她纤细的手指在键子上跳跃着，在比得的心里引起一片回声。这超过他心里所有的容量。这种情形不只发生过一次，而是发生过许多次！最后有一天他捉住那些纤细的手指和那只漂亮的手，在它们上面吻了一下，同时朝她那对棕色的大眼睛里面望。只有上帝知道他要说什么话。不过我们可以猜猜。洛蒂小

姐的脸红起来，一直红到脖子和肩上，她一句话也不回答。随后有些不认识的客人到她房间里来，其中之一是政府高级顾问官的少爷，他有高阔的、光亮的前额，而且他的额抬得那样高，几乎要仰到颈后去了。比得跟他们一起坐了很久；她用最温柔的眼睛望着他。

那天晚上他在家里谈起广阔的世界，谈起在他的提琴里所藏着的金黄的宝贝。

成名！

“隆咚，隆咚，隆咚！”火警鼓说。“比得完全失去了理智。我想这屋子一定要起火。”

第二天妈妈到市场上去。

“比得，我告诉你一个消息！”她回到家里来的时候说。“一件好消息。市长先生的洛蒂小姐跟高级顾问官的少爷订婚了。这是昨天的事情。”

“我不信！”比得大声说，同时从椅子上跳起来，不过妈妈坚持说：是真的。她是从理发师的太太那儿听来的，而理发师是听见市长亲口说的。

比得变得象死尸一样地惨白，又坐了下来。

“我的天老爷！你这是为什么？”妈妈问。

“好，好，请你不要管我吧！”他说，眼泪沿着他的脸上流下来。

“我亲爱的孩子，我的金黄的宝贝！”妈妈说，同时哭起来。不过火警鼓儿唱着——没有唱出声音，是在心里唱。

“洛蒂死了！洛蒂死了！”现在一支歌也完了！

歌并没有完。它里面还有许多词儿，许多很长的词儿，许多最美丽的词儿——生命中的金黄的宝贝。

“她简直象一个疯子一样！”邻家的主妇说。“大家要来看她从她的金黄宝贝所接到的信，要来读报纸上关于他和他的提琴的记载。他还寄钱给她——她很需要，因为她现在是一个寡妇。”

“他为皇帝和国王演奏！”城里的乐师说。“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幸运。不过他是我的学生；他不会忘记他的老师的。”

“爸爸做过这样的梦”，妈妈说：“他梦见比得从战场上戴着银十字章回来。他在战争中没有得到它；这比在战场上更难。他现在得到了荣誉十字勋章。要是爸爸仍然活着看到它多好！”

“成名了！”火警鼓说。城里的人也这样说，因为那个鼓手的红头发的儿子比得——他们亲眼看到他小时拖着一双木鞋跑来跑去的、后来又作为一个鼓手而为跳舞的人奏乐的比得——现在成名了！

“在他没有为国王拉琴之前，他就已经为我们拉过！”市长太太说。“那个时候他非常喜欢洛蒂。他一直是很有抱负的。那时他是既大胆，又荒唐！我的丈夫听到这件傻事的时候，曾经大笑过！现在我们洛蒂是一个高级顾问官的夫人了！”

在这个穷家孩子的心灵里藏着一个金黄的宝贝——他，作为一个小小的鼓手，曾经敲起：“冲！前进！”对于那些几乎要撤退的人说来，这是一阵胜利的鼓声。他的胸怀中有一个金黄的宝贝——声音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他的提琴上爆发，好象它里面有一个完整的风琴，好象仲夏夜的小妖精就在它的弦上跳舞似的。人们在它里面听出画眉的歌声和人类的清亮声音。因此它使得每一颗心狂喜，使得他的名字在整个国家里驰名。这是一个伟大的火炬——一个热情的火炬。

“他真是可爱极了！”少妇们说，老太太们也这样说。她

们之中一位最老的妇人弄到了一本收藏名人头发的纪念簿，其目的完全是为了要向这位年轻的提琴家求得一小绺他那种丰茂而美丽的头发——那个宝贝,那个金黄宝贝。



儿子回到鼓手的那个简陋的房间里来了，漂亮得象一位王子,快乐得象一个国王。他的眼睛是明亮的,他的面孔

象太阳。他双手抱着他的母亲。她吻着他温暖的嘴，哭得象任何人在快乐中哭泣一样。他对房间里的每件旧家具点点头，对装茶碗和花瓶的碗柜也点点头。他对那张睡椅点头——他小时曾在那上面睡过。不过他把那个古老的火警鼓拖到屋子的中央，同时对火警鼓和妈妈说：

“在今天这样的场合,爸爸可能会敲一阵子的！现在得由我来敲了！”

于是他就在鼓上敲起一阵雷吼一般的鼓声。鼓儿感到那么荣幸，连它上面的羊皮都高兴得裂开了。

“他真是一个击鼓的神手！”鼓儿说。“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他。我想，他的母亲也会因了这宝贝而高兴得笑破了肚皮。”

这就是那个金黄的宝贝的故事。

风暴把招牌换了

很久以前，外祖父还是一个很小的孩子，他那时穿着一条红裤子和一件红上衣，腰间缠着一条带子，帽上插着一根羽毛——因为在他小时候，如果孩子们要想穿得挺漂亮，他们就得有这种打扮，跟现在完全不同。街上常常有人游行——这种游行我们现在看不到了，因为它们太旧，已经被废除了。虽然如此，听听外祖父讲讲有关游行的故事，还是蛮有趣的。

在那个时候，当鞋匠们转到另一个同业公会去而要迁移他们的招牌的时候，那的确是值得一看的一个场面。他们的绸旗子在空中飘荡，旗子上绘着一只大鞋子和一个双头鹰。顶小的伙计们捧着那个“欢迎杯”和公会的箱子，他们的衬衫上飘着红的和白的缎带。年长的伙计们则拿着拔出的剑，剑头上插着一个柠檬。此外还有一个完整的乐队。他们最漂亮的一件乐器是那件叫做“鸟”的东西。外祖父把它叫做“顶上有一个新月、上面挂着各种叮叮当当的东西的棍



子”——全套的土耳其噪乐。这个棍子被高高地擎在空中，前后摇晃着，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来。当太阳照在它上面

那些金、银和黄铜做的东西的时候，你的眼睛就会花起来。

行列的前面是一个丑角。他穿着一件用各种不同颜色的补钉缝的衣服，脸上抹得漆黑，头上戴着许多铃，象一匹拉雪橇的马。他把他的棒子捅到人群中去，弄出一片嘈杂的声音而不伤人。大家你推我挤，有的要向后退，有的要向前涌。男孩和女孩站不稳，倒到沟里去了；老太太们用手肘乱推，板起面孔，还要骂人。这个人大笑，那个人闲扯。台阶上是人，窗子上也是人，连屋顶上都是人。太阳在照着，虽然下了一点小雨——这对于农人说来是很好的。如果说大家全身打得透湿，那么乡下人倒要认为这是一件喜事呢。

外祖父多么会讲故事啊！他小的时候，曾经兴高采烈地亲眼看过这种伟大的场面。同业公会最老的会员总要到台上演讲一番。台上挂着招牌，而且演辞照例是韵文，好象是由诗人做的诗似的——事实上，也确是诗，因为它们是三个人的集体创作，而他们为了要把这篇文章写好，事先还喝了一大碗混合酒呢。大家对这番演讲大大地喝彩了一番。不过，那位丑角爬上台、模仿这位演说专家的时候，大家的喝采声就变得更大了。丑角把一个傻瓜的角色表演得非常精彩。他用烧酒的杯子喝蜜酒①。然后他就把杯子向群众中

扔去，让众人把它接住。外祖父曾经有过这样一个杯子。它是由一个泥水匠抢到手然后送给他的。这样的场面真有趣。这样，新同业公会就挂起了饰满花朵和绿色花圈的新会徽。



“一个人不管到了多大年纪，总不会忘记这种场面的，”外祖父说。他的确是忘记不了，虽然他在一生中见过许多大世面，而且还可以讲出来。不过最好玩的是听他讲京城里迁移招牌的故事。

外祖父小时候，同爸爸妈妈到那儿去过一次。他以前从来没有到这国家的首都去过的。街上挤满了那么多人，他真以为大家正在举行迁移招牌的仪式呢，而这儿有那么多的招牌要迁！如果要把它们挂在屋里而不挂在屋外的话，恐怕须得有一百个房间才能把它们装得下来。裁缝店门口挂着种种衣服的图样，表示他能把人改装成为粗人或细人。

---

① 蜜酒所含的酒精成份很少，通常是用大杯子喝的。

烟草店的招牌上画着可爱的小孩在抽着雪茄烟，好象真事似的。有的招牌上画着牛油、咸鱼、牧师的衣领和棺材；此外还有许多只是写着说明和预告的招牌。一个人可以在这些街上跑一整天，把这些图画看个够。这样他就可以知道住在这些屋子里的是什么人，因为他们都把自己的招牌挂出来了。外祖父说，能够知道一个大城市里面的居民是些什么人，这本身就有教育意义。

当外祖父来到城里的时候，招牌的情况就是这样。这是他亲口告诉我的,而且他“耳朵后面并没有一个骗子”——当他想骗我们的时候，妈妈常常说这一句话。他现在的样子看起来很值得相信。

他到京城去的头一天晚上,起了一阵可怕的风暴。象这样的风暴,人们在报纸上过去还不曾读到过,人们在自己的经验中也从来没有碰到过。瓦片在天空中乱飞；所有的木栅栏都吹倒了；是的,有一把手车为了要救自己的命,就在街上自由行动起来。空中充满了呼啸声，摇撼声。这真是一场可怕的大风暴。运河里的水跑到岸上来了，因为它不知道应该跑到什么地方去才好。风暴在扫过城市的上空，把许多烟囱都带走了;不少古老的、雄伟的教堂尖塔须得弯

下腰来，而从那时起就再也没有直起来过。

在那位年高德劭的消防队长的门口有一个哨房——这位队长总是跟着最后的那架救火机一起出勤的。风暴对于这座小哨房也不留情；它把它连根拔起，吹在街上乱滚。说来也奇怪，它稳稳地站着，立在一个卑微的木匠门口。这个木匠在上次大火时曾经救出三条命，但是这个哨房却没有考虑这件事情。

一位剃头师傅的招牌——一个大黄铜盆——也被吹走了。它直接落到司法顾问官的窗洞里。邻近所有的人都说，这几乎可算作恶作剧，因为他们象顾问官的最亲密的朋友一样，都把顾问官的夫人叫“剃刀”。她是那么锐利，她知道别人的事情比别人自己知道的还多。

一块绘得有干鳕鱼的招牌，飞到一位在报纸上写文章的人的门口。这是风儿开的一个寒酸的玩笑；它忘记了，它不应该跟一个在报纸上写文章的人开玩笑，因为他是他自己报纸的大王——他自己的意见也是这样。

一只风信鸡飞到对面的屋顶上去，在那儿停下来，象一件最糟糕的恶作剧——邻人们都这样说。

一个箍桶匠的桶死钉在“仕女服装店”的招牌底下。

一个饭馆的菜单，原来是镶在一个粗架子里，挂在门上的，现在被暴风吹到一个谁也不去的戏院门口。这真是一个可笑的节目单——“萝卜汤和包馅子的白菜。”但是这却招引人们走进戏院去。

一个皮毛商人的一张狐狸皮——这是他的一个诚实的招牌——被吹到一个年轻人的门铃绳上。这个年轻人的样子象一把收着的伞；他老去做晨祷，不停地在追求真理。他是一个“模范人物”——他的姑妈说。

“高等教育研究所”这几个字被搬到一个弹子俱乐部的门上，而研究所的门上却挂起了“这里用奶瓶养孩子”这个招牌。这一点也不文雅，只是顽皮。不过这是风暴做出来的事儿，谁也无法控制它。

这是可怕的一夜。你想想看！在第二天早晨，几乎城里所有的招牌都换了位置。有些地方招牌上所写的字是那么存心不良，连外祖父都不好意思说出口。不过我可以看得出来，他在私自发笑；很可能他还有些秘密不愿意讲出来呢。

住在这城里的那些可怜的人——特别是那些生人——老是找错了他们所要访的人。当然，要是他们按招牌去找的

话，这也就无法避免。有些人以为自己是去参加市参议们的非常庄严的会议，在那儿讨论一些重要的事情；但结果他们却来到了一个天翻地覆的男孩子的学校，来到一群在桌椅上乱跳乱蹦的孩子中间。

有些人把戏院和教堂弄得分不清。这真是可怕极了！

在我们这个时代里，这样的风暴可是从来没有。那只是在外祖父的生前——在他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发生的。这样的风暴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大概是不会发生的，不过可能在我们的孩子的时代里发生。我们只好希望和祈祷：当风暴在掉换招牌的时候，他们恰好都呆在家里。

茶　　壶

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对它的瓷感到骄傲,对它的长嘴感到骄傲，对它的那个大把手也感到骄傲。它的前面和后边都有点什么东西！前面是一个壶嘴，后面是一个把手，它老是谈着这些东西。可是它不谈它的盖子。原来盖子早就打碎了,是后来钉上的；所以它算是有一个缺点,而人们是不喜欢谈自己的缺点的——当然别的人会谈的。杯子、奶油罐和糖钵——这整套吃茶的用具——都把茶壶盖的弱点记得清清楚楚。谈它的时候比谈那个完好的把手和漂亮的壶嘴的时候多。茶壶知道这一点。

“我知道它们!”它自己在心里说，“我也知道我的缺点,而且我也承认。这足以表现我的谦虚,我的朴素。我们大家都有缺点;但是我们也有优点。杯子有一个把手,糖钵有一个盖子。我两样都有，而且还有他们所没有的一件东西。我有一个壶嘴；这使我成为茶桌上的皇后。糖钵和奶油罐受到任命,成为甜味的仆人,而我就是任命者——大家

的主宰。我把幸福分散给那些干渴的人群。在我的身体里面，中国的茶叶在那毫无味道的开水中放出香气。”

这番话是茶壶在它大无畏的青年时代说的。它立在铺好台布的茶桌上，一只非常白嫩的手揭开它的盖子。不过这只非常白嫩的手是很笨的，茶壶落下去了,壶嘴跌断了,把手裂碎了,那个壶盖也不必再谈,因为关于他的话已经讲得不少了。茶壶躺在地上昏过去了;开水淌得一地。这对



它说来是一个严重的打击，而最糟糕的是大家都笑它。大家只是笑着它，而不笑着那只笨拙的手。

“这次的经历我永远忘记不了!”茶壶后来检查自己一生的事业时说。“人们把我叫做一个病人，放在一个角落里;过了一天,人们又把我送给一个讨剩饭吃的女人。我下降为贫民了；里里外外,我一句话都不讲。不过,正在这时

候,我的生活开始好转。真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身体里装进了土;对于一个茶壶说来,这完全是等于入葬。但是土里却埋进了一个花根。谁放进去的,谁拿来的,我都不知道。不过它既然放进去了，总算是弥补了中国茶叶和开水的这种损失，也算是作为把手和壶嘴打断的一种报酬。花根躺在土里，躺在我的身体里,成了我的一颗心,一颗活着的心——这样的东西我从来还不曾有过。我现在有了生命、力量和精神。脉跳起来了,花根发了芽,有了思想和感觉。它开放成为花朵。我看到它,我支持它,我在它的美中忘记了自己。为了别人而忘我——这是一桩幸福的事情！它没有感谢我;它没有想到我,它受到人们的崇拜和称赞。我感到非常高兴；它一定也会是多么高兴啊！有一天我听到人说它应该有一个更好的花盆来配它才对。因此人们把我当腰打了一下；那时我真是痛得厉害！不过花儿却迁进一个更好的花盆里去了。至于我呢？我被扔到院子里去了。我躺在那儿简直象一堆残破的碎片——但是我的记忆还在，我忘记不了它。”

民 歌 的 鸟 儿

这正是冬天。盖满了雪的大地，看起来很象从石山雕刻出来的一块大理石。天很高，而且晴朗。寒风象妖精炼出的一把钢刀，非常尖锐。树木看起来象珊瑚或盛开的杏树的枝子。这儿的空气是象阿尔卑斯山上的那样清新。

北极光和无数闪耀着的星星，使这一夜显得非常美丽。

暴风吹起来了。飞行的云块撒下一层天鹅的绒毛。漫天飞舞的雪花，盖满了寂寞的路、房子、空旷的田野和无人的街。但是我们坐在温暖的房间里，坐在熊熊的火炉边，谈论着古时候的事情。我们听到了一个故事：

在大海边有一座古代战士的坟墓。坟墓上坐着这位埋在地下的英雄的幽灵。他曾经是一个国王。他的额上射出一道金色的光圈，他的长发在空中飞舞，他全身穿着铠甲。他悲哀地垂着头，痛苦地叹着气——他象一个没有得救的灵魂。

这时有一艘船在旁边经过。水手们抛下锚，走到陆地

上来。他们中间有一个歌手[1]。他走近这位皇家的幽灵，同时问：

“你为什么要这样悲哀和难过呢？”

幽灵回答说：

“谁也没有歌唱过我的一生的事迹。这些事迹现在死亡了，消逝了。没有什么歌把它们传播到全国，把它们送到人民的心里去。因此我得不着安宁，得不着休息。”

于是这个人就谈起他的事业和他的伟大的功绩。他的同时代的人都知道这些事情，不过没有人把它们唱出来，因为他们之中没有歌手。

这位年老的弹唱诗人拨动他的竖琴上的琴弦。他歌唱这个英雄青年时代的英勇，壮年时代的威武，和他的伟大的事迹。幽灵的面孔射出了光彩，象反映着月光的云彩。幽灵在光华灿烂的景象中，怀着愉快和幸福的心情，站起来，接着就象一道北极光似地不见了。除了一座盖满了绿草的土丘以外，现在什么也没有了——连一块刻有龙尼文字[2]

---

① 原文是 Skjald。这是北欧古时的一种诗人。他专门写歌颂英雄和英雄事迹的诗篇，并且亲自把这些诗向听众朗诵。

② 这是北欧古代的一种象形文字。



的石碑也没有。但是当琴弦发出它最后的声音的时候，忽然有一只歌鸟飞出来——好象它是直接从竖琴里飞出来的似的。它是一只非常美丽的歌鸟。它有画眉一样响亮的声调，人心一样搏动的颤音，和那种使人怀乡的、候鸟所带来的家乡的谣曲。这只歌鸟越过高山和深谷，越过田野和森林，飞走了。它是一只民歌的鸟，它永远不会死亡。

我们听到它的歌。我们在房间里，在一个冬天的晚上，听到它的歌。这只鸟儿不仅仅唱着关于英雄的颂歌；它还唱着甜蜜的、温柔的、丰富多样的、爱情的颂歌。它还唱着北国的纯朴的风气。它可以用字句和歌调讲出许多故事。它知道许多谚语和诗的语言。这些语言，象藏在死人舌头底下的龙尼诗句一样，使它不得不唱出来。这样，“民歌的鸟儿”就使我们能够认识我们的祖国。

在异教徒的时代，在卫金人的时代，它的窠是筑在竖琴诗人的竖琴上的。在骑士的时代里，拳头掌握着公理的尺度，武力就是正义，农民和狗处于同等的地位——在这个时代里，这只歌鸟到什么地方去找避乱所呢？暴力和愚蠢一点也不考虑它的这个问题。

但是骑士堡寨里的女主人坐在堡寨的窗前，把她旧时

的回忆，在她面前的羊皮纸上写成故事和歌。在一个茅屋里，有一个旅行的小贩坐在一个农家妇人身边的凳子上讲故事。正在这时候,这只歌鸟就在他们头上飞翔,喃喃地叫着，唱着。只要大地上还有一块它可以立足的山丘，这只“民歌的鸟儿”就永远不会死亡。

它现在对我们坐在屋子里的人唱。外面是暴风雪和黑夜。它把龙尼文的诗句放在我们的舌头底下，于是我们就认识了我们祖先的国土。上帝通过“民歌的鸟儿”的歌调，对我们讲着我们母亲的语言。古时的记忆复活了，黯淡的颜色发出新鲜的光彩。传说和民歌象幸福的美酒，把我们的灵魂和思想陶醉了，使这一晚变成了一个圣诞的节日。

雪花在飞舞，冰块在碎裂。外面在起着风暴。风暴有巨大的威力，它主宰着一切——但它不是我们的上帝。

这正是冬天。寒风象妖精炼出的一把钢刀。雪花在乱飞——在我们看起来,它似乎飞了好几天和好几个星期。它象一座巨大的雪山压在整个的城上，它象一个冬夜里的沉重的梦。地上的一切东西都被掩盖住了，只有教堂的金十字架——信心的象征——高高地立在这个雪冢上，在蓝色的空中，在光明的太阳光里，射出光辉。

在这个被埋葬了的城市的上空，飞翔着大大小小的太空的鸟。每只鸟儿用自己的歌喉，在尽量地唱，在尽量地歌。

最先飞来的是一群麻雀：它们把大街小巷里、窠里和房子里的一切小事情全部讲了出来。它们知道前屋里的事情，也知道后屋里的事情。

"我们知道这个被埋葬了的城市，"它们说。"所有住在它里面的人都在吱！吱！吱！"

黑色的大渡乌和乌鸦在白雪上飞过。

"呱！呱！"它们叫着。"雪底下还有一些东西，一些可以吃的东西——这是最重要的事情。这是下面大多数人的意见。而这意见是对——对——对的！"

野天鹅飕飕地拍着翅膀飞来。它们歌唱着伟大和高贵的感情。这种感情将要从人的思想和灵魂中产生出来——这些人现在住在被雪埋着的城里。

那里面并没有死亡，那里面仍然有生命存在。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歌调中听得出来。歌调象是从教堂的风琴中发出来的；它象妖山①上的闹声，象奥仙②的歌声，象瓦尔古里③的飕飕的拍翅声，吸引住我们的注意力。多么和谐的

声音啊!这种和声透进我们的心的深处,使我们的思想变得高超——这就是我们听到的“民歌的鸟儿”的歌声！正在这时候,天空温暖的气息从上面吹下来。雪山裂开了,太阳光射进裂缝里去。春天来到了；鸟儿回来了;新的一代,心里带着同样故乡的声音,也回来了。请听这一年的故事吧:狂暴的风雪,冬夜的恶梦！一切将会消逝,一切将会从不灭的“民歌的鸟儿”的美丽歌声中获得新的生命。



---

① 请参看安徒生童话全集第四册妖山。

② 奥仙（Ossian）是古代北欧的一个有名的吟唱诗人。

③ 瓦尔古里（Valkyriens）是北欧神话中战神奥丁的使者。她们在战场上飞翔，专门挑出要死的战士,带到奥丁的宫殿里去。

小 小 的 绿 东 西

窗子上有一株绿玫瑰花。不久以前它还是一副青春焕发的样子；但是现在它却现出了病容，它在害某种病。

它身上有一堆客人在一口一口地把它吃掉。要不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一群穿着绿制服的朋友们倒是蛮好看的。

我和这些客人中的一位谈过话。他的年纪还不过三天，但是他已经是一个老爷爷了。你知道他讲过什么话吗？他所讲的全是真话。他讲着关于他自己和这一群朋友的事情。

“我们是世界生物中一个最了不起的队伍。在温暖的季节里，我们生出活泼的小孩子。天气非常好；我们立刻就订了婚，马上举行婚礼。天气冷的时候，我们就生起蛋来。小家伙在那里面睡得才舒服哩。最聪明的动物是蚂蚁。我们非常尊敬他们。他们研究我们和打量我们，但是他们不马上把我们吃掉，他们把我们的蛋搬走，放在最低的一层楼上他们家族的共同蚁窟里，同时在我们身上打下标记和号

数，把我们一个挨着一个地、一层堆上一层地排好，以便每天能有一个新的生物从蛋里孵出来；然后他们就把我们关进栅栏里，捏着我们的后腿，挤出我们的奶，直到我们死去为止。这可是痛快啦！他们送我们一个最美丽的称号：‘甜蜜的小奶牛！’一切具有蚂蚁这种知识的动物都把我们叫这个名字。只有人是例外——这对我们是一种极大的侮辱，气得我们完全失去了‘甜蜜性’。你能不能写点文章来反对这事儿，叫这些人能懂得一点道理呢？他们那样傻气地望着我们，绷着脸，用那样生气的眼光望着我们，而这只不过是因为我们把玫瑰叶子吃掉了；但是他们自己却吃掉一切活的东西，一切绿色的和会生长的东西。他们替我们起些最下贱的、最丑恶的名字。噢，那真使我作呕！我说不出口，最低限度在穿着制服时说不出口，而我是永远穿着制服的。

“我是在一个玫瑰树的叶子上出生的。我和整个队伍全靠玫瑰叶子过活，但是玫瑰叶子却在我们身体里面活着——我们属于高一等的动物。人类憎恨我们，他们拿肥皂泡来歼灭我们；这种东西的味道真难受！我想我闻到过它！你并不是为洗涤而生下来的，因此被洗涤一番真是可怕！

“人啊！你用严厉和肥皂泡的眼光来看我们；请你想想

我们在大自然中的地位、和我们生蛋和产孩子的天才的机构吧！我们得到祝福:‘愿你们生长和繁殖!’我们生在玫瑰花里,我们死在玫瑰花里;我们整个一生是一首诗。请你不要把那种最可怕的、最丑恶的名字加到我们身上来吧——我们说不出口，也叫不出来的那种名字！请把我们叫做蚂蚁的奶牛、玫瑰树的队伍、小小的绿东西吧!”

我作为一个人站在一旁,望着这株玫瑰,望着这些小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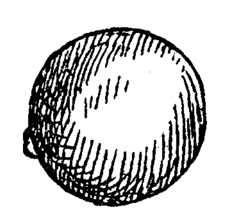


的绿东西——他们的名字我不愿意喊出来；我也不愿意侮辱一个玫瑰中的公民，一个有许多卵子和小孩的大家族。本来我是带着肥皂水和恶意来的，打算喷他们一通。现在我打算把这肥皂水吹成泡，然后凝望着它们的美，可能每个泡里面会有一篇童话的。

泡越长越大，泛出各种颜色。泡里好象都藏着珍珠。泡浮起来，翱翔着，飞到一扇门上，于是爆裂了。但是这扇门忽然开了；童话妈妈站在门口。

“是的，关于那些小小的绿东西——我不说出他们的名字！——的事情，童话妈妈讲的要比我好得多。”

“蚜虫！”童话妈妈说。“我们对任何东西应该叫出它正确的名字。如果我们在一般场合下不敢叫，我们至少可以在童话中叫的。”



小鬼和太太

你认识小鬼，但是你认识太太——园丁的老婆吗？她很有学问，她能背诵许多诗篇，还能提笔就写出诗来呢。只有韵脚——她把它叫做“顺口字”——使她感到有点麻烦。她有写作的天才和讲话的天才。她可以当一个牧师，最低限度当一个牧师的太太。



“穿上了星期日服装的大地是美丽的！”她说。于是她把这个意思写成文和“顺口字”，最后就编成一首又美又长的诗。

专门学校的学生吉塞路普先生——他的名字跟这个故事没有什么关系——是她的外甥；他今天来拜访园丁。他听到这位太太的诗，他说这对他很有益，非常有益。

“舅妈，你有才气！”他说。

“胡说八道！”园丁说。“请你不要把这种思想灌进她的脑袋里去吧。一个女人应该是一个实际的人，一个老老实实的人，好好地看着饭锅，免得把稀饭烧出焦味来。”

“我可以用一块木炭把稀饭里的焦味去掉呀！”太太说。“至于你身上的焦味，我只须用轻轻的一吻就可以去掉。别人以为你的心里只想着白菜和马铃薯，事实上你还喜欢花！”于是她吻了他一下。“花就是才气呀！”她说。

“请你还是看着饭锅吧！”他说。接着他就走进花园里去了，因为花园就是他的饭锅，他得照料它。

学生跟太太坐下来，而且跟太太讨论问题。他对“大地是美丽的”这个可爱的词儿大发了一通议论，因为这是他的习惯。

“大地是美丽的；人们说:征服它吧！于是我们就成了它的统治者。有的人用精神来统治它，有的人用身体来统治它。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象一个惊叹号，有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象一个破折号，这使我不禁要问：他来做什么呢？这个人成为主教,那个人成为穷学生,但是一切都是安排得很聪明的。大地是美丽的,而且老是穿着节日的服装！舅妈,这件事本身就是一首充满了感情和地理知识的、发人深省的诗。”

“吉塞路普先生,你有才气！”太太说,“很大的才气！我一点也不说假话。一个人跟你谈过一席话后，立刻就能完全了解自己。”

他们就这样谈下去，谈得非常趣味相投。不过厨房里也有一个人在谈话,这人就是那个穿灰衣服、戴一顶红帽子的小鬼。你知道他吧！小鬼坐在厨房里，是一个看饭锅的人。他一人在自言自语，但是除了一只大黑猫——太太把他叫做“牛酪贼”——以外，谁也不理他。

小鬼很生她的气，因为他知道她不相信他的存在。她当然没有看见过他,不过她既然是这样有学问,也就应该知道他是存在的,同时也应该对他略微表示一点关心才对。她

从来就没有想到过，在圣诞节的晚上她应该给他一汤匙稀饭吃。这点儿稀饭，他的祖先总是得到的，而且给的人总是一些没有学问的太太，而且稀饭里还有黄油和奶酪啦[①]。猫儿听到这话时，口涎都流到胡子上去了。

“她说我的存在不过是一个概念！”小鬼说，“这可是超出我的一切概念以外的一个想法。她简直是否定我！我以前听到她说过这样的话，我刚才又听到她说过这样的话。她跟那个学生——那个小牛皮大王——坐在一起胡说八道。我对老头子说：‘当心稀饭锅啦！’她却一点也不放在心上。现在我可要让它熬焦了！”

于是小鬼就吹起火来。火马上就燎起来了。“隆——隆——隆！”这是粥在熬焦的声音。

“现在我要在老头子的袜子上打些洞了！”小鬼说。“我要在他的脚后跟和前趾上弄出洞来，好叫她在不写诗的时候有点什么东西补补缝缝。诗太太，请你补补老头子的袜子吧！”

猫儿这时打了一个喷嚏。它伤风了，虽然它老是穿着

---

① 请参看安徒生童话全集第六分册中“小鬼和小商人”。

皮衣服。

“我打开了厨房门，”小鬼说，“因为里面正熬着奶油——比浆糊还要稠的奶油。假如你不想舔几口的话，我可是要舔的！”

“如果将来由我来挨骂和挨打，”猫儿说，“我当然是要舔它几口的！”

“先舔后挨吧！”小鬼说。“不过现在我得到那个学生的房间里去，把他的吊带挂在镜子上，把他的袜子放进水罐里，好叫他相信他喝的混合酒太烈，他的脑袋在发昏。昨天晚上我坐在狗屋旁边的柴堆上，跟看家狗开了一个大玩笑：我把我的腿悬在它头上摆来摆去。不管它跳得怎样高，它总是够不到。这把它惹得火起来了，它又叫又号，可是我只摇摆着我的腿子。闹声可真大啦。学生被吵醒了，他起来三次朝外面望，可是虽然他戴上了眼镜，他却看不见我。他这个人老是戴着眼镜睡觉。”

“太太进来的时候，请你喵一声吧！”猫儿说。“我的耳朵不大灵，因为我今天身体不舒服。”

“你正在害舔病！”小鬼说。“一舔就好了！把你的病舔掉吧！但是你得把胡子弄干净，不要让奶油留在上面！我



现在要去了，你听着吧。”

小鬼站在门旁边，门是半掩着的。房间里除了太太和学生外，什么人也没有。他们正在讨论学生高雅地称为“家庭中超乎锅儿罐儿之上的一个问题——才气的问题”。

“吉塞路普先生，”太太说，“现在我要给你一件有关这类的东西看。这件东西我从来没有给世界上的任何人看过——当然更没有给一个男人看过。这就是我所写的几首小诗——不过有几首也很长。我把它们叫做‘一个淑女[①]的叮当集’！我这个人非常喜欢古雅的丹麦字。”

“是的，我们应该坚持用古字！”学生说。“我们应该把德文字从我们的语言中清除出去。”

“我就是这样办的！”太太说。“你从来没有听到我用过 Kleiner 或者 Butterdeig[②]这样的字，我总是说 Fedtkager 和 Bladdeig[③]。”

于是她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本子；它的封面是淡绿色的，上面还有两块墨渍。

---

① 原文是 Danneqvinde。这是一个古丹麦字。

② 这都是从德文转借过来的丹麦字。

③ 这是地道的丹麦字，意思是“油糕”和“黄油面团”。

“这集子里有浓厚的真实感情！”她说。“我的感情带有极强烈的感伤成分。这几首是‘深夜的叹息’，‘我的晚霞’。还有‘当我得到克伦门生——我的丈夫的时候’——你可以把这首诗跳过去，虽然里面有思想，也有感情。‘主妇的责任’是最好的一首——象其他的一样，都很感伤：这正是我的优点。只有一首是幽默的。它里面有些活泼的思想——一个人有时也不免是这样。这是——请你不要笑我！——这是关于‘做一个女诗人’这个问题的思想。只有我自己和我的抽屉知道这个思想，但现在你，吉塞路普先生，也知道了。我喜欢诗：它迷住我，它跟我开玩笑，它给我忠告，它统治着我。我用小鬼集这个书名来说明这种情况。你知道，古时农民有一种迷信，认为屋子里老是有一个小鬼在弄玄虚。我想象我自己就是一个屋子，我身体里面的诗和感情就是小鬼——这个小鬼主宰着我。我在小鬼集里就歌唱他的威力。不过请你用手和嘴答应我：你永远不能把这个秘密告诉我的丈夫和任何其他的人。请你念吧，这样我就可以知道你是不是能看清我写的字。”

学生念着，太太听着，小鬼也在听着。你要知道，小鬼是在偷听，而且他到来的时候，恰恰小鬼集这个书名正在被

念出来。

“这跟我有关！”他说。“她能写些关于我的什么事情呢？我要捏她，我要捏她的鸡蛋，我要捏她的小鸡，我要把她的肥犊身上的膘弄掉。你看我怎样对付这女人吧！”

他努起嘴巴，竖起耳朵，静静地听。不过当他听到小鬼是怎样光荣和有威力、小鬼是怎样统治着太太时（你要知道，她的意思是指诗，但是小鬼只是从字面上理解），他的脸上就渐渐露出笑容，他的眼睛里射出快乐的光彩。他的嘴角上表现出一种优越感，他举起脚跟，踮着脚尖站着，比原先足足增长了一寸高。一切关于这个小鬼的描写，使他感到非常高兴。

“太太有才气，也有很高的教养！我真是对她不起！她把我放进她的叮当集里，而这集子将会印出来，被人阅读！现在我可不能让猫子吃她的奶油了，我要留给自己吃。一个人总比两个人吃得少些——这无论如何是一种节约。我要介绍、尊敬和恭维太太！”

“这个小鬼！他才算得是一个人呢！”老猫儿说。“太太只须温柔地喵一下——喵一下关于他的事情，他就马上改变态度。太太真是狡猾！”

不过这倒不是因为太太狡猾，而是因为小鬼是一个“人”的缘故。

如果你不懂这个故事,你可以去问问人;但是请你不要问小鬼，也不要问太太。

译 后 记

蝴蝶（Sommerfuglen）发表于一八六一年，但是在一八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写成的。素琪（Psychen）是安徒生于一八六一年五月在罗马旅行时计划写的一个故事，同年九月间写成，于一八六二年收入新的童话和故事第二集。蜗牛和玫瑰树（Sneglen og Rosenhækken）也是作者一八六一年在罗马写的，收集在同一个集子里。鬼火进城了（Lygtemændene ere i Byen，sagde Mosekonen）和风车（Veirmøllen）收集在新的童话和故事第三集里，于一八六五年出版。一块银毫（Sølvskillingen）发表于一八六二年，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Bispen paa Børglum og hans Frænde）发表于一八六一年。在小宝宝的房间里（I Børnestuen），金黄的宝贝（Guldskat）和风暴把招牌换了（Stormen flytter skilt）都收集在一八六五年出版的新的童话和故事第三集再版增订本。茶壶（Theepotten）和民歌的鸟儿（Folkesangens Fugl）都发表于一八六四年，小小的绿东西（De Smaa Grønne）和小鬼和太太（Nissen og Madamen）

都发表于一八六八年。这里所谓的"小鬼"是丹麦民间传说中一种特有的东西，并不是我们想象中的所谓"鬼"。他是一个比猫子大不了多少的矮人，住在厨房里，为人和善而老实，专门靠主妇留下的一点剩余稀饭过活，因此他经常也不免发点小牢骚，有点"寄人篱下"之感。事实上，剩下的稀饭是猫子在夜里偷去吃了的，但因为剩下的东西第二天不见了，丹麦的主妇们就在想象中创造这么一个"小鬼"，以解释这种现象。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2 年版本

小 鬼 和 太 太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字数 69,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 10188 · 40 定价：0.40 元

书　号：10188 · 40

定　价：　　0.40 元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三

干爸爸的画册

叶 君 健 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三

干爸爸的画册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里收集了八篇作品，大都是作者有所感而写的。《如看门人的儿子》和《姑妈》无情地讽刺了那些愚蠢可笑的有闲阶级。《干爸爸的画册》则是通过丹麦首都的发展历史歌颂丹麦人民的智慧和劳动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在文化艺术方面所获得以及将要不断获得的成就。

目　　次



贝脱、比脱和比尔

现在的小孩子所知道的事情真多,简直叫人难以相信!你很难说他们有什么事情不知道。说是鹳鸟把他们从井里或磨坊水闸里捞起来，然后把他们当做小孩子送给爸爸和妈妈——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老故事，半点也不会相信。但是这却是唯一的真事情。

不过小孩子又怎样来到磨坊水闸和井里的呢？的确，

谁也不知道，但同时却又有些人知道。你在满天星斗的夜里仔细瞧过天空和那些流星吗？你可以看到好象有星星在落下来，不见了！连最有学问的人也没有办法把自己不知道的事情解释清楚。不过假如你知道的话，你是可以作出解释的。那是象一根圣诞节的蜡烛；它从天上落下来，便熄灭了。它是来自上帝身边的一颗“灵魂的大星”。它向地下飞；当它接触到我们的沉浊的空气的时候，它就失去了光彩。它变成一个我们的肉眼无法看见的东西，因为它比我们的空气还要轻得多：它是天上送下来的一个孩子——一个安琪儿，但是没有翅膀，因为这个小东西将要成为一个人。它轻轻地在空中飞。风把它送进一朵花里去。这可能是一朵兰花，一朵蒲公英，一朵玫瑰花，或是一朵樱花。它躺在花里面，恢复它的精神。

它的身体非常轻飘，一个苍蝇就能把它带走；无论如何，蜜蜂是能把它带走的，而它们是在经常飞来飞去，在花里寻找蜜。如果这个空气的孩子在路上捣蛋，它们决不会把它送回去，因为它们不忍这样做。它们把它带到太阳光中去，放在睡莲的花瓣上。它就从这儿爬进水里；它在水里睡觉和生长，直到鹳鸟看到它、把它送到一个盼望可爱的孩子

的人家里去为止。不过这个小家伙是不:是可爱,那完全要看它是喝过了清洁的泉水，还是错吃了泥巴和青浮草而定——后者会把人弄得很不干净。

鹳鸟只要第一眼看到一个孩子就会把他衔起来，并不加以选择。这个来到一个好家庭里,遇见最理想的父母;那个来到极端穷困的人家里——还不如呆在磨坊水闸里好呢。

这些小家伙一点也记不起，他们在睡莲花瓣下面做过一些什么梦。在睡莲花底下，青蛙常常对他们唱歌:“喔，喔！呱，呱!”在人类的语言中这就等于是说:“请你们现在试试，看你们能不能睡着，做做梦!”他们现在一点也记不起,他们最初是躺在哪朵花里,花儿发出怎样的香气。但是当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他们身上却有某种气质,使他们说:“我最爱这朵花!”这朵花就是他们作为空气的孩子时所睡过的那朵花。

鹳鸟是一种很老的鸟儿。他非常关心他所送来的那些小家伙生活得怎样,行为好不好？他不能帮助他们,或者改变他们的环境，因为他有自己的家累。但是他在思想中却没有忘记他们。

我认识一只非常善良的老鹳鸟。他有丰富的经验，他送过许多小家伙到人们的家里去，他知道他们的历史——这里面多少总是牵涉到一点磨坊水闸里的泥巴和青浮草的。我要求他把他们之中随便哪个的简历告诉我一下。他说他不止可以把一个的历史，而是可以把三个的历史讲给我听；他们都是发生在贝脱生家里的。

贝脱生的家庭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家庭。贝脱生是镇上三十二个参议员中的一员，而这是一种光荣的差使。他成天跟这三十二个人一道工作；他经常跟这三十二个人一道消遣。鹳鸟送一个小小的贝脱到他家里来——贝脱就是一个孩子的名字。第二年鹳鸟又送一个小孩子来，他们把他叫比脱。接着第三个孩子来了；他叫比尔，因为贝脱、比脱和比尔都是贝脱生这个姓的组成部分。

这样他们就成了三兄弟。他们是三颗流星，在三朵不同的花里睡过，在磨坊水闸的睡莲花瓣下面住过。鹳鸟把他们送到贝脱生家里来。这家的屋子位于一个街角上，你们都知道。

他们在身体和思想方面都长成了大人。他们希望成为比那三十二个人还要伟大一点的人物。

贝脱说，他要当一个强盗。他曾经看过“魔鬼兄弟”①这出戏，所以他肯定地认为做一个大盗是世界上最愉快的事情。

比脱想当一个收破烂的人。至于比尔，他是一个温柔和蔼的孩子，又圆又肥，只是喜欢咬指甲——这是他唯一的缺点。他想当“爸爸”。如果你问他们想在世界上做些什么事情，他们每个人就这样回答你。

他们上学校。一个当班长，一个考倒数第一名，第三个不好不坏。虽然如此，他们可能是同样好，同样聪明，而事实上也是这样——这是他们非常有远见的父母说的话。

他们参加孩子的舞会。当没有人在场的时候，他们抽雪茄烟。他们得到学问，交了许多朋友。

正如一个强盗一样，贝脱从极小的时候起就很固执。他是一个非常顽皮的孩子，但是妈妈说，这是因为他有虫的缘故。顽皮的孩子总是有虫——肚皮里的泥巴。他生硬和固

---

① 原文是“Fra Diavolo”。这是法国歌剧作曲家奥伯（D. F. E. Auber, 1782—1871）于 1830 年所发表的一部歌剧。“魔鬼兄弟”是意大利一个“匪徒”Michelle Pezza（1771—1806）的绰号。他因为领导游击队从法国人手中收复意大利的失土那不勒斯而被枪杀。

执的脾气有一天在妈妈的新绸衣上发作了。

“我的羔羊，不要推咖啡桌！”她说。“你会把奶油壶推翻，在我的新绸衣上弄出一大块油渍来的！”

这位“羔羊”一把就抓住奶油壶，把一壶奶油倒在妈妈的衣服上。妈妈只好说：“羔羊！羔羊！你太不体贴人了！”但是她不得不承认，这孩子有坚强的意志。坚强的意志表示性格，在一个妈妈眼中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有出息的现象。

他很可能成为一个强盗，但是他却没有真正成为一个强盗。他只是样子象一个强盗罢了：他戴着一顶无边帽，打着一个光脖子，留着一头又长又乱的头发。他要成为一个艺术家，不过他只是在服装上是这样，实际上他很象一株蜀葵。他所画的一些人也象蜀葵，因为他们都画得又长又瘦。他很喜欢这种花，因为鹳鸟说，他曾经在一朵蜀葵里住过。

比脱曾经在金凤花里睡过，因此他的嘴角边现出一种黄油的表情①；他的皮肤是黄的，人们很容易相信，只要在

---

① 金凤花在丹麦文里是 Smørblomst，照字面译是“黄油花”的意思，因为这花很象黄油。“黄油的表情”（Smørret）是安徒生根据这种意思创造出来的一个词儿。

他的脸上划一刀，他就有黄油冒出来。他很象是一个天生卖黄油的人；他本人就是一个黄油招牌。但是他内心里却是一个“卡嗒卡嗒人”① 。他代表贝脱生这一家在音乐方面的遗传。“不过就他们一家说来，音乐的成份已经够多了！”邻居们说。他在一个星期中编了十七支新的波尔加舞曲，而他配上喇叭和卡嗒卡嗒，把它们组成一部歌剧。唔，那才可爱哩！

比尔的面上有红有白，身材矮小，相貌平常。他在一朵雏菊里睡过。当别的孩子打他的时候，他从来不还手。他说他是一个最讲道理的人，而最讲道理的人总是让步的。他是一个收藏家；他先收集石笔，然后又收集印章，最后他弄到一个收藏博物的小匣子，里面装着一条棘鱼的全部骸骨，三只用酒精浸着的小耗子和一只剥制的鼹鼠。比尔对于科学很感到兴趣，对于大自然很能欣赏。这对于他的父母和自己说来，都是很好的事情。

他情愿到山林里去，而不愿进学校；他爱好大自然而不

---

① 原文是 skraldemand，即“清道夫”。安徒生在这儿开了一个文字玩笑，因 skraldemand 是由 skralde 和 mand 两个字合成的。Skralde 一字单独的意思是一种发出“卡嗒卡嗒”声的单调乐器。



喜欢纪律。他的兄弟已经都订婚了，而他却只想着怎样完成收集水鸟蛋的工作。他对于动物的知识比对于人的知识要丰富得多。他认为在我们最重视的一个问题——爱情——上，我们赶不上动物。他看到当母夜莺正在孵卵的时候，公夜莺就整夜守在旁边，为他亲爱的妻子唱歌：嘀嘀！吱吱！咯咯——丽！象这类的事儿，比尔就做不出来，连想都不会想到。当鹳鸟妈妈跟孩子们睡在窠里的时候，鹳鸟爸爸就整夜用一只腿站在屋顶上。比尔这样连一个钟头都站不了。

有一天当他正在研究一个蜘蛛网里面的东西时，他忽

然完全放弃了结婚的念头。蜘蛛先生忙着织网，为的是要网住那些粗心的苍蝇——年轻的、年老的、胖的和瘦的苍蝇。他活着是为了织网养家，但是蜘蛛太太却只是专为丈夫而活着。她为了爱他就一口把他吃掉：她吃掉他的心、他的头和他的肚皮。只有他的一双又瘦又长的腿子还留在网里，作为他曾经为全家的衣食奔波过一番的纪念。这是他从博物学中所得来的绝对真理。比尔亲眼看见这事情，他研究过这个问题。"这样被自己的太太爱，在热烈的爱情中这样被自己的太太一口吃掉。不，人类之中没有谁能够爱到这种地步，不过这样爱值不值得呢？"

比尔决定终身不结婚！连接吻都不愿意，他也不希望被别人吻，因为接吻可能就是结婚的第一步呀。但是他却得到了一个吻——我们大家都会得到的一个吻：死神的结实的一吻。等我们活了足够长的时间以后，死神就会接到一个命令："把他吻死吧！"于是人就死了。上帝射出一丝强烈的太阳光，把人的眼睛晃得看不见东西。人的灵魂，到来的时候象一颗流星，飞走的时候也象一颗流星，但是它不再躺在一朵花里，或睡在睡莲花瓣下做梦。它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它飞到永恒的国度里去；不过这个国度是一

个什么样子，谁也说不出来。谁也没有到它里面去看过，连鹳鸟都没有去看过，虽然他能看得很远，也知道很多东西。他对于比尔所知道的也不多，虽然他很了解贝脱和比脱。不过关于他们，我们已经听得够多了，我想你也是一样。所以这一次我对鹳鸟说："谢谢你。"但是他对于这个平凡的小故事要求三个青蛙和一条小蛇的报酬，因为他是愿意得到食物作为报酬的。你愿不愿意给他呢？我是不愿意的。我既没有青蛙，也没有小蛇呀。



藏着并不等于遗忘

从前有一座古老的房子；它的四周环绕着一条多泥的壕沟，沟上有一座吊桥，这座桥吊着的时候比放下的时候多，因为平时来访的客人并没有多少算得上是贵客。屋檐下有许多专为开枪用的枪眼——如果敌人走得很近的话，也可以从这些枪眼里把开水或白热的铅淋到他们头上去。屋子里的梁都很高；这是很好的，因为炉子里烧着粗大而潮湿的木头，这样就可以使炉子里的烟有地方可去。墙上挂着的是一些穿着铠甲的男人的画象，和庄严的、穿着一大堆衣服的太太们的画象。不过他们之中最尊贵的一位仍然住在这里。她叫做美特·莫根斯。她是这个公馆里的女主人。



有一天晚上来了一群强盗。他们打死了她家里的三个人，还加上一条看家狗。接着他们就用狗链子把美特太太套在狗屋上;他们自己则在客厅里坐下来,喝着从她的酒窖里取出来的酒——都是非常好的麦芽酒。

美特太太被狗链子套着,但是她却不能做出狗吠声来。

强盗的小厮走到她身边来。他是在偷偷地走，因为他决不能让人看见，否则人们就会把他打死。

“美特·莫根斯太太!”小厮说,“你记不记得，你的丈夫活着的时候,我的父亲得骑上木马①？那时你替他求情,但是没有结果。他只好骑，一直骑到他变成残废。但是你偷偷地走过来,象我现在一样;你亲手在他的脚下垫两块石头,使他能够得到休息。谁也没有看见这件事情,或者人们看见了也装做没看见。你那时是一个年轻、慈悲的太太。这件事情是我的父亲告诉我的。我没有对任何人说过，但是我并没有忘记！美特·莫根斯太太,现在我要释放你!”

他们两人从马厩里牵出马来,在风雨中骑走了,并且得到了人们善意的帮助。

---

① 骑木马（Traehest）是古时的一种刑罚。犯人被绑在一个木凳子上，脚不落地，非常痛苦。

“我为那个老人帮的一点小忙，现在所得到的报酬倒是不少！”美特·莫根斯说。



“不说并不等于忘记！”小厮说。

强盗们后来都得到了绞刑的处罚。

另外还有一幢老房子；它现在仍然存在。它不是属于美特·莫根斯太太的；它属于另外一个贵族家庭。

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太阳照着塔上的金顶，长满了树的小岛浮在水上象一些花束，野天鹅在这些岛的周围游来游去。花园里长着许多玫瑰。屋子的女主人本身就是一朵最美丽的玫瑰，它在快乐中——在与人为善的快乐中——射出光辉。她所做的好事并不表现在世人的眼中，而是藏在人的心里——藏着并不等于忘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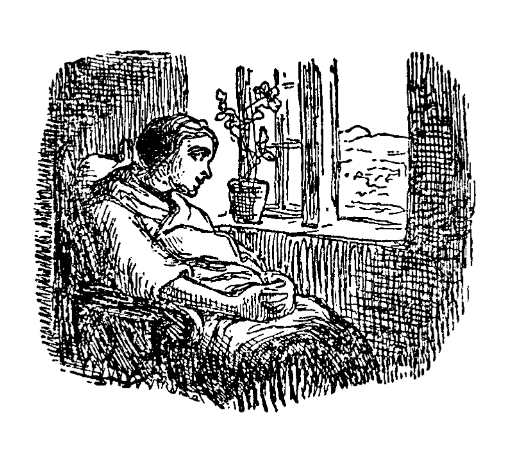
她现在从这屋子走到田野上一个孤独的小茅棚子里去。茅棚里住着一个穷困的、瘫痪的女子。小房间里的窗

子是向北开的，太阳光照不进来。她只能看见被一道很高的沟沿所隔断的一小片田野。可是今天有太阳光射进来。她的房间里有上帝温暖的、快乐的阳光射进来。阳光是从南边的窗子射进来的，而南边起初有一堵墙。

这个瘫痪病患者坐在温暖的太阳光里，望着树林和海岸。世界现在变得这样广阔和美丽，而这只须那幢房子里的好太太说一句话就可以办得到。

“说那一句话是多么容易，帮那一点忙是多么轻松！”她说；“可是我所得到的快乐是无边的伟大和幸福！”

正因为如此，她才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关心穷人屋子里和富人屋子里的一切人们——因为富人的屋子里也有痛苦的人。她的善行没有人看见，是隐藏着的，但是上帝并没有忘记。



还有一幢老房子；它是座落在一个热闹的大城市

里。这幢房子里有房间和客厅,不过我们却不必进去;我们只须去看看厨房就得了。它里面是既温暖而又明朗,既干净而又整齐。铜器皿闪着光,桌子很亮,洗碗槽象刚刚擦过的案板一样干净。这一切是一个什么都干的女佣人做的,但是她还腾出时间把自己打扮一番,好象她是要到教堂里去做礼拜似的。她的帽子上有一个蝴蝶结——一个黑蝴蝶结。



这说明她在戴孝。但是她没有什么人需要她哀悼,因为她既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既没有亲戚,也没有恋人;她是一个贫寒的女子。她只有一次跟一个穷苦的年轻人订过婚。他们彼此相亲相爱。有一次他来看她。

“我们两人什么也没有!”他说。“对面的那个寡妇对我说过热情的话语。她将使我富有,但是我心里只有你。你觉得我怎么办好!”

“你觉得怎样能使你幸福就怎样办吧！”女子说。“请你对她和善些，亲爱些；不过请你记住，从我们分手的这个时刻起，我们两个人就不能再常常见面了！”

好几年过去了。她在街上遇见了她从前的朋友和恋人。他显出一副又病又愁苦的样子。她的心中很难过，忍不住要问一声：“你近来怎么样？”

“各方面都好！”他说。“我的妻子是一个正直和善良的人，但是我的心中只想着你。我跟自己作过斗争，这斗争现在快要结束了。我们只有在上帝面前再见了。”

一个星期过去了。这天早晨报纸上有一个消息，说他已经死了；因此她现在戴上孝。她的恋人死了；报上说他留下一个妻子和前夫的三个孩子。铜钟发出的声音很嘈杂，但是铜的质地是纯净的。

她的黑蝴蝶结表示哀悼的意思，但是这个女子的面孔显得更悲哀。这悲哀藏在心里，但永远不会遗忘。

嗨，现在有三个故事了——一根梗子上的三片花瓣。你还希望有更多这样的苜蓿花瓣吗？在心的书上有的是：它们被藏着，但并没有被遗忘。



看门人的儿子

将军的家住在第一层楼上;看门人的家住在地下室里。这两家的距离很远，整整相隔一层楼；而他们的地位也不同。不过他们是住在同一个屋顶下，面向着同一条街和同一个院子。院子里有一块草坪和一株开花的槐树——这就是说,当它开起花来的时候,在这树下面有时坐着一位穿得

很漂亮的保姆和一位将军的穿得更漂亮的孩子“小小的爱米莉”。

在他们面前，那个有一对棕色大眼睛和一头黑发的看门人的孩子，在赤着脚跳舞。这位小姑娘对他大笑，同时把她的一双小手向他伸出来。将军在窗子里看到了这情景，于是就点点头，说：“好极了！”将军夫人很年轻，她几乎象他头一个太太生的女儿。她从来不朝院子里望，不过她下过一道命令说，住在地下室的那家人家的孩子可以在她的女儿面前玩，但是不能接触她。保姆严格地执行太太的指示。

太阳照着住在第一层楼上的人，也照着住在地下室里的人。槐树开出花来了，而这些花又落了，第二年它们又开出来了。树儿开着花，看门人的小儿子也开着花——他的样子象一朵鲜艳的郁金香。

将军的女儿长得又嫩又白，象槐树花的粉红色花瓣。她现在很少到这株树底下来；她要呼吸新鲜空气时，就坐上马车；而且她出去时总是跟妈妈坐在一块。她一看到看门人的儿子乔治，就对他点点头，用自己的手指飞一个吻，直到后来母亲告诉她说，她的年纪已经够大了，不能再做这类的

事儿。

有一天上午，他把早晨门房所收的信件和报纸送给将军。当他爬上楼梯经过沙洞子的门①的时候，他听到里面有一种唧唧喳喳的声音。他以为里面有一只小鸡在叫，但是这却是将军的那个穿着花边洋布衣的小女儿。

“你不要告诉爸爸和妈妈，他们知道就会生气的！”

“这是什么，小姐？”乔治问。

“什么都烧起来了！”她说。“火烧得真亮！”

乔治把小育儿室的那扇门推开；窗帘几乎都快要烧光了；挂窗帘的杆子也烧红了，在冒出火焰，乔治向上一跳就把它拉了下来，同时他大声地呼喊。要不是他，恐怕整个房子也要烧起来了。

将军和太太追问小爱米莉。

“我只是划了一根火柴，”她说，“但是它马上就燃起来了，窗帏也马上烧起来了。我吐出口涎来想把它压熄，但是怎样吐也吐得不够多，所以我就跑出来，自己躲开，因为怕爸爸妈妈生气。”

---

① 在北欧的建筑物中，楼梯旁边总有一个放扫帚的和零星杂物的小室。这个小室叫“沙洞子”（Sand hullet）。



“吐口涎！”将军说，“这是一种什么字眼？你什么时候听到爸爸妈妈说过‘吐口涎’的？你一定是跟楼底下的那些人学来的。”

但是小小的乔治得到了一个铜板。他没有把这钱在面包店里花掉，却把它塞进储藏匣里去。过了不久，他就有了许多银毫，够买一盒颜料。他开始画起彩色画来，并且他的画也确实画得不少。它们好象是从他的铅管和指尖直接跳出来的似的。他把他最初的几幅彩色画送给了小爱米莉。

“好极了！”将军说。将军夫人承认，人们一眼就可以

看出这个小家伙的意图。“他有天才!”这就是看门人的妻子带到地下室来的一句话。

将军和他的夫人是有地位的人：他们的车子上绘得有两个族徽——每一个代表一个家族。夫人的每件衣服上也有一个族徽,里里外外都是如此；便帽上也有,连睡衣袋上都有。她的族徽是非常昂贵的，是她的父亲用崭亮的现洋买来的①,因为他并不是一生下来就有它,她当然也不是生下来就有它的:她生得太早,比族徽早七个年头。大多数的人都记得这件事情，但是这一家人却记不得。将军的族徽是又老又大：压在你的肩上可以压碎你的骨头——两个这样的族徽当然更不用说了。当夫人摆出一副生硬和庄严的架子去参加宫廷舞会的时候，她的骨头就曾经碎过。

将军是一个年老的人,头发有些灰白,不过他骑马还不坏。这点他自己知道,所以他每天骑马到外面去,而且叫他的马夫在后面跟他保持着相当的距离。因此他去参加晚会时总是好象是骑着一匹高大的马儿似的。他戴着勋章，而且很多，把许多人都弄得莫名其妙起来,但是这不能怪他。

---

① 在欧洲的封建社会里，只有贵族才可以有一个族徽。这儿的意思是说，这人的贵族头衔是用钱买来的，而不是继承来的。

他年轻的时候在军中服过役，而且还参加过一次盛大的秋季演习——军队在和平时期所举行的演习。从那时起，他有一件关于自己的小故事——他常常讲的唯一的故事：他部下的一位长官在中途截获了一位王公。王公和他几个被俘的兵士——他自己也是一个俘虏——必须骑着马跟在将军后面一同进城。这真是一件难忘的事件。多少年来，将军一直在讲它，而且老是用那几个同样值得纪念的字眼来讲它：这几个字是他把那把剑归还给王公的时候说的："只有我的部下才会把阁下抓来，作为俘虏；我本人决不会的！"于是王公回答说："您是盖世无双的！"

老实讲，将军并没有参加过战争。当这国家遭遇到战争的时候，他却改行去办外交了；他先后到三个国家去当过使节。他的法文讲得很好，弄得他几乎把本国的语言也忘记掉了。他的舞也跳得很好，马也骑得很好；他上衣上挂的勋章多到不可想象的地步。警卫向他敬礼，一位非常漂亮的女子主动地要求作他的太太。他们生了一个很美丽的孩子。她好象是天上降下的一样，那么美丽。当她开始会玩的时候，看门人的孩子就在院子里跳舞给她看，还赠送许多彩色画给她。她把这些东西玩了一会儿，就把它们撕成碎片。她

是那么美，那么可爱！

“我的玫瑰花瓣！”将军的夫人说，“你是为了一个王子而生下来的！”

那个王子已经是站在他们的门口了，但是人们却不知道。人们的视线总是看不见自己门外的事情的。

“前天我们的孩子把黄油面包分给她吃，”看门人的妻子说；“那上面没有干奶酪，也没有肉，但是她吃得很香，好象那就是烤牛肉似的。将军家里的人如果看到这种食物一定会大闹的，但是他们没有看见。”

乔治把黄油面包分给小小的爱米莉吃。他连自己的心也愿意分给她呢，如果他这样就能使她高兴的话。他是一个好孩子，又聪明，又活泼。他现在到美术学院的夜校去学习绘画。小小的爱米莉在学习方面也有些进步。她跟保姆学讲法国话，还有一位老师教她跳舞。

“到了复活节的时候，乔治就应该受坚信礼了！”看门人的妻子说。乔治已经很大了。

“现在是叫他去学一行职业的时候了，”爸爸说。“当然要学一行好职业，这样我们也可以叫他独立生活了。”

“可是他晚间得回家睡，”妈妈说；“要找到一个有地方

给他住的师傅是不容易的。我们还得做衣服给他穿；他吃的那点儿伙食还不太贵——他有一两个熟马铃薯吃就已经很高兴了；而且他读书也并不花钱。让他自己选择吧；你将来看吧，他会带给我们很大的安慰；那位教授也这样说过。”

受坚信礼穿的新衣已经作好了。那是妈妈亲手为他缝的，不过是由一个做零活的裁缝裁的，而且裁得很好。看门人的妻子说，如果他的境遇好一点，能有一个门面和伙计的话，他也有资格为宫廷里的人做衣服。

受坚信礼的衣服已经准备好了，坚信礼也准备好了。在受坚信礼的那天，乔治从他的干爸爸那里拿到了一个黄铜表。干爸爸是一个做麻生意的商人的伙计，在乔治的干爸爸中要算是富有的了。这只表很旧，也试验过：它走得很快，不过这比走得慢要好得多了。这是一件很贵重的礼品。将军家里送来一本用鞣皮装订的圣诗集，是由那个小姑娘赠送的，正如乔治赠送过她图画一样。书的标题页上写着他的名字和她的名字，还写着“祝你万事如意”。这是由将军夫人亲口念出而由别人记下来的。将军仔细看了一次，说：“好极了！”

“这样一位高贵的绅士真算是瞧得起我们！”看门人的

妻子说。乔治得穿上他受坚信礼的衣服，拿着那本圣诗集，亲自到楼上去答谢一番。

将军夫人穿着一大堆衣服，又害起她那种恶性的头痛病起来——当她对于生活感到腻的时候，她就老患这种病。她对乔治的态度非常和蔼，祝他一切都如意，同时也希望自己今后永远也不害头痛病。将军穿着睡衣，戴着一顶有缨子的帽子，穿着一双俄国式的红长统靴。他怀着许多感想和回忆，来回走了三次，然后站着不动，说：

"小乔治现在成了一个基督徒！让他也成为一个诚实的、尊敬他长辈的人吧！将来你老了的时候，你可以说这句话是将军教给你的！"

这比他平时所作的演说要长得多！于是他又沉到他的默想中去，现出一副很庄严的样子。不过乔治在这儿所听到和看到的一切东西之中，他记得最清楚的是爱米莉小姐。她是多么可爱，多么温柔，多么轻盈，多么娇嫩啊！如果要把她画下来，那么他就应该把她画在肥皂泡上才对。她的衣服，她金色的鬈发，都发出一阵香气，好象她是一棵开着鲜花的玫瑰树一样；而他却曾经把自己的黄油面包分给她吃过！她吃得那么津津有味，每吃一口就对他点点头。她

现在是不是还能记得这事呢？是的，当然记得。她还送过他一本美丽的圣诗集“作为纪念”呢。因此在新年后新月第一次出现的时候，他就拿着面包和一个银毫到外边去；他把这书打开，要看看他会翻到哪一首诗。他翻到一首赞美和感恩的诗；于是他又翻开，看小小的爱米莉会得到一首什么诗。他很当心不要翻到丧歌那一部分，但是他却翻到关于死和坟墓之间的那几页了。这类事儿当然是不值得相信的！但是他却害怕起来，因为那个柔嫩的小姑娘不久就倒在床上病了，医生的车子每天中午都停在她的门口。

“他们留不住她了！”看门人的妻子说；“我们的上帝知道他应该把什么人收回去！”

然而他们却把她留下来了。乔治画了些图画赠送给她：他画了沙皇的宫殿——莫斯科的古克里姆林宫——一点也不走样：有尖塔，也有圆塔，样子很象绿色和金色的大黄瓜——起码在乔治的画里是如此。小爱米莉非常喜欢它们，因此在一星期以内，乔治又送了几张画给她——它们全是建筑物，因为她可以对建筑物想象许多东西——门里和窗里的东西。

他画了一幢中国式的房子；它有十六层楼，每层楼上都

有钟乐器。他画了两座希腊的庙宇，有细长的大理石圆柱，周围还有台阶；他画了一个挪威的教堂，你一眼就可以看得出来，它完全是木做的，雕得有花，建筑得非常好，每层楼就好象是建筑在摇篮杆上一样。但是最美丽的一张画是一个宫殿，它的标题是："小爱米莉之宫"。她将要住在这样的一座房子里。这完全是乔治的创见；他把一切别的建筑物中最美的东西都移到这座宫殿里来。它象那个挪威的教堂一样，有雕花的大梁；象那个希腊的庙宇一样，有大理石圆柱；每层楼上都有钟乐器，同时在最高一层的顶上有绿色和镀金的圆塔，象沙皇的克里姆林宫。这真是一个孩子的楼阁！每个窗子下面都注明了房间和厅堂的用处："这是爱米莉睡的地方"，"这是爱米莉跳舞的地方"，"这是爱米莉玩耍和会客的地方"。它看起来很好玩，而大家也就真的来看它了。

"好极了！"将军说。

但是那位年老的伯爵——因为有一位比将军还要更有名望、而且还拥有一座宫殿和田庄的伯爵——一点意见也不表示。他听说它是由一个看门人的小儿子设计和画出来的。不过他现在既然受了坚信礼，就不应该再算是一个小孩子了。老伯爵把这些图画看了一眼，对它们有一套冷静

的看法。

有一天天气非常阴沉、潮湿、可怕。对于小乔治说来，这要算是最明朗和最好的时候了。艺术学院的那位教授把他喊进去。

“请听着，我的朋友，”他说。“我们来谈一下吧！上帝对你很客气，使你有些天资。他还对你很好，使你跟许多好人来往。住在街角的那位老伯爵跟我谈到过你；我也看到过你的图画。我们可以在那上面修几笔，因为它们有许多地方需要修正。请你每星期到我的绘图学校来两次；以后你就可以画的好一点。我相信，你可以成为一个好建筑师，而不是一个画家；你还有时间可以考虑这个问题。不过请你今天到住在街角的老伯爵那儿去，同时感谢我们的上帝，你居然碰到了这样一个人！”

街角的那幢房子是很大的；它的窗子上雕着象和单峰骆驼——全是古代的手工艺。不过老伯爵最喜欢新时代和这个时代所带来的好处，不管这些好处是来自第一层搂、地下室、或者阁楼。

“我相信，”看门人的妻子说，“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是不会太骄傲的。那位老伯爵是多么可爱和直爽啊！他讲起话

来的态度跟你和我完全是一样；将军家里的人做不到这一点！你看，昨天乔治受到伯爵热情的接待，简直是高兴得不知怎样办才好。今天我跟这个伟人谈过话，也有同样的感觉。我们没有让乔治去当学徒，不是一件很好的事吗？他是一个有天资的人。”

“但是他需要外来的帮助，”父亲说。

“他现在已经得到帮助了，”妈妈说，“伯爵的话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事情有这样的结果，跟将军家的关系是分不开的！”爸爸说。“我们也应该感谢他们。”

“自然罗！”妈妈说，“不过我觉得他们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们感谢，我应该感谢我们的上帝；我还有一件事应该感谢他：爱米莉现在懂事了！”

爱米莉在进步，乔治也在进步。在这一年中他得到一个小小的银奖章；后来不多久他又得到一个较大的奖章。

“如果我们把他送去学一行手艺倒也好了！”母亲说，同时哭起来；“那样我们倒还可以把他留下来！他跑到罗马去干什么呢？就是他再回来了，我永远也不会再看到他的；

但是他不会回来的，我可爱的孩子！”

“但是这是他的幸运和光荣啊！”爸爸说。

“是的，谢谢你，我的朋友！”妈妈说，“不过你没说出你心里的话！你跟我一样，也是很难过的！”

就想念和别离说来，这是真的。大家都说，这个年轻人真幸运。



乔治告别了，也到将军家里去告别了。不过将军夫人没有出来，因为她又在害她的重头痛病。作为临别赠言，将军把他那个唯一的故事又讲了一遍——他对那位王公所讲的话，和那位王公对他所讲的话：“你是盖世无双的！”于是他就把手伸向乔治——一只松软的手。

爱米莉也把手向乔治伸出来，她的样子几乎有些难过；不过乔治是最难过的。

当一个人在忙的时候,时间就过去了;当一个人在闲着的时候,时间也过去了。时间是同样地长,但不一定是同样有用。就乔治说来,时间很有用,而且除非他在想家的时候外,也似乎不太长。住在楼上和楼下的人生活得好吗?唔,信上也谈到过;而信上可写的东西也不少;可以写明朗的太阳光,也可以写阴沉的日子。他们的事情信上都有:爸爸已经死了，只有母亲还活着。爱米莉一直是一个会安慰人的安琪儿。妈妈在信中写道:她常常下楼来看她。信上还说,主人准许她仍旧保留着看门的这个位置。

将军夫人每天写日记。在她的日记里，她所参加的每一个宴会，每一个舞会,所接见的每一个客人,都记载下来了。日记本里还有些外交官和显贵人士的名片作为插图。她对于她的日记本感到骄傲。日子越长,它的篇幅就越多:她害过许多次重头痛病，参加过许多次热闹的晚会——这也就是说，参加过宫廷的舞会。

爱米莉第一次去参加宫廷舞会的时候，妈妈是穿着缀有黑花边的粉红衣服。这是西班牙式的装束!女儿穿着白衣服,那么明朗,那么美丽!绿色的缎带在她戴着睡莲花冠

的金黄鬈发上飘动着,象灯心草一样。她的眼睛是那么蓝,那么清亮;她的嘴是那么红,那么小;她的样子象一个小人鱼,美丽得超乎想象之外。三个王子跟她跳过舞,这也就是说,第一个跳了,接着第二个就来跳。将军夫人算是一整个星期没有害过头痛病了。

头一次的舞会并不就是最后的一次,不过爱米莉倒是累得吃不消了。幸而夏天到了;它带来休息和新鲜空气。这一家人被请到那位老伯爵的王府里去。

王府里有一个花园,值得一看。它有一部分布置得古色古香,有庄严的绿色篱笆,人们在它们之间走就好象置身于有窥孔的、绿色的屏风之间一样。黄杨树和水松被剪扎成为星星和金字塔的形状,水从嵌有贝壳的石洞里流出来。周围有许多巨大的石头雕成的人象——你从它们的衣服和面孔就可以认得出来;每一块花畦的形状不是一条鱼,一个盾牌,就是一个拼成字。这是花园富有法国风味的一部分。从这儿你可以走到一个新鲜而开阔的树林里去。树在这儿可以自由地生长,因此它们是又大又好看。草是绿色的,可以在上面散步。它被剪过,压平过,保护得很好。这是这花园富有英国风味的一部分。

“旧的时代和新的时代，”伯爵说，“在这儿和谐地配合在一起！两年以后这房子就会有它一套独特的风格。它将会彻底地改变——变成一种更好、更美的东西。我把它设计给你看，同时还可以把那个建筑师介绍给你们。他今天来这儿吃午饭！”

“好极了！”将军说。

“这儿简直象一个天堂！”夫人说。“那儿你还有一个华丽的王府！”

“那是我的鸡屋。”伯爵说。“鸽子住在顶上，吐绶鸡住在第一层楼，不过老爱尔茜住在大厅里。她的四周还有客房：孵卵鸡单独住在一起，带着小鸡的母鸡又另外住在一起，鸭子有它们自己到水里去的出口！”

“好极了！”将军重复说。

于是他们就一起去看这豪华的布置。

老爱尔茜在大厅的中央，她旁边站着的是建筑师乔治。过了多少年以后，现在他和小爱米莉又在鸡屋里碰头了。

是的，他就站在这儿，他的风度很漂亮。他的面孔是开朗的，有决断的，他的头发黑得发光，他的嘴唇上挂着微笑，好象是说：“我耳朵后面坐着一个顽皮鬼，他对你的里里外

外都知道得清清楚楚。”老爱尔茜为了要对她的贵客们表示尊敬，特别把她的木鞋脱掉，穿着袜子站着。母鸡咕咕地叫，公鸡咯咯地啼，鸭子一边蹒跚地走，一边嘎嘎地喊。不过那位苍白、苗条的姑娘——她就是他儿时的朋友，将军的女儿——站在那儿，她苍白的脸上发出一阵绯红。她的眼睛睁得很大，她的嘴唇虽然没透露出一句话，却表示出无穷尽的意思。如果他们不是一家人，或者从来没有在一起跳过舞，这要算一个年轻人从一个女子那里所能得到的最漂亮的敬礼了。她和这位建筑师却是从来没有在一起跳过舞的。

伯爵和他握手，介绍他说："我们的年轻朋友乔治先生并不完全是一个生人。"

将军夫人行了礼。她的女儿正要向他伸出手来，忽然又缩回去了。

"我们亲爱的乔治先生！"将军说，"我们是住在一处的老朋友，好极了！"

"你简直成了一个意大利人了。"将军夫人说，"我想你的意大利话一定跟意大利人讲的一样好了。"

将军夫人会唱意大利歌，但是不会讲意大利话——将

军这样说。

乔治坐在爱米莉的右手。将军陪着她，伯爵陪着将军夫人。

乔治先生讲了一些奇闻轶事，而且他讲得很好。他是这次宴会中的灵魂和生命，虽然老伯爵也可以充这个脚色。爱米莉坐着一声不响；她的耳朵听着，她的眼睛亮着。

但是她一句话也不说。

后来她和乔治一起在阳台上的花丛中间站着。玫瑰花的篱笆把他们掩住了。乔治又是第一个人先讲话。

“我感谢你对我老母亲的厚意！”他说。“我知道，我母亲去世的那天晚上，你特别走下楼来陪着她，一直到她闭上眼睛为止。我感谢你！”他握着爱米莉的手，吻了它——在这种情形下他是可以这样做的。她脸上发出一阵绯红，不过她把他的手又捏了一下，同时用她温柔的蓝眼



睛盯了他一眼。

“你的母亲是一位慈爱的妈妈！她是多么疼爱你啊！她让我读你写给她的信，我现在可说是很了解你了！我小的时候，你对我是多么和气啊；你送给我许多图画——”

“而你却把它们撕成碎片！”乔治说。

“不，我仍然保存着我的那座楼阁——它的绘图。”

“现在我要把楼阁建筑成为实物了！”乔治说，同时他对自己的话感到兴奋起来。

将军和夫人在自己的房间里谈论着这个看门人的儿子。他的行动举止很好，他的谈吐也能表示出他的学问和聪明。“他可以做一个家庭教师！”将军说。

“简直是天才！”将军夫人说。她不再说别的话了。

在美丽的夏天里，乔治到伯爵王府来的次数更多了。当他不来的时候，大家就想念他。

“上帝赐给你的东西比赐给我们这些可怜的人多得多！”爱米莉对他说。“你体会到这点没有？”

乔治感到很荣幸，这么一个漂亮的年轻女子居然瞧得起他。他也觉得她得天独厚。

将军渐渐深切地感觉到乔治不可能是地下室里长大的孩子。

“不过他的母亲是一个非常诚实的女人，”他说。“这点使我永远记得她。”

夏天过去了，冬天来了。人们更常常谈论起乔治先生来。他在高尚的场合中都受到重视和欢迎。将军在宫廷的舞会中碰见他。

现在家中要为小爱米莉开一个舞会了。是不是把乔治先生也请来呢？

“国王可以请的人，将军当然也可以请的！”将军说，同时他挺起腰来，整整高了一寸。

乔治先生被请了，而他也就来了。王子和伯爵们也来了，他们跳起舞来一个比一个好；不过爱米莉只能跳头一次的舞。她在这次舞中扭了脚；不太厉害，但是使她感到够不舒服。因此她得很当心，不能再跳，只能望着别人跳。她坐着望，那位建筑师站在她身边。

“你真是把整个圣·彼得教堂①都给她了！”将军从旁走过去的时候说。他笑得象一个慈爱的老人。

几天以后，他用同样慈爱的笑来接待乔治先生。这位年轻人是来感谢那次邀请他参加舞会的，他还能有什么别的话说呢？是的，这是一件最使人惊奇、最使人害怕的事情！他说了一些疯狂的话。将军简直不能相信他的耳朵。



“荒唐的建议”——一个不可想象的要求：乔治先生要求小爱米莉做他的妻子！

“客人！”将军说，他的脑袋气得要裂开了。“我一点也不懂得你的意思！你说的什么？你要求什么？先生，我不认识你！朋友！你居然带着这种想头到我家里来！我要不要住在这儿呢？”于是他就退到他的睡房里去，把门锁

① 这是罗马的一个最大的教堂，也是世界上一个最大的教堂。

上，让乔治单独站在外面。他站了几分钟，然后就转身走出去。爱米莉站在走廊里。

“父亲答应了吗？——”她问，她的声音有些发抖。



乔治握着她的手。“他避开我了！——机会还有！”

爱米莉的眼睛充满了眼泪；但是这个年轻人的眼睛充满了勇气和信心。太阳照在他们两个人身上，为他们祝福。将军坐在自己的房间里，气得不可开交。是的，他还在生气，而且用这样的喊声表示出来：“简直是发疯！看门人的发疯！”

不到一点钟，将军夫人就从将军口里听到这件事情。她把爱米莉喊来，单独和她坐在一起。

“你这个可怜的孩子！他这样地侮辱你！这样地侮辱我们！你的眼睛里也有眼泪，但是这与你很相称！你有眼泪倒显得更美了！你很象我在结婚那天的样子。痛哭吧，小爱米莉！”

“是的，我要哭一场！”爱米莉说，“假如你和爸爸不说一声‘同意’的话！”

“孩子啊！”夫人大叫一声，“你病了！你在发呓语，我那个可怕的头痛病现在又发了！请想想你带给我家的苦痛吧！爱米莉，请你不要逼死你的母亲吧。爱米莉，你这样做就没有母亲了！”

将军夫人的眼睛也变得潮湿了。她一想到她自己的死就非常难过。

人们在报纸上读到一批新的任命：“乔治先生被任命为第八类的五级教授。”

“真可惜，他的父母埋在坟墓里，读不到这个消息！”新的看门人一家子说。现在他们就住在将军楼下的地下室里。他们知道，教授就是在他们的四堵墙中间出世和长大的。

“现在他得付头衔税了，”丈夫说。

“是的，对于一个穷人家的孩子说来，这是一桩大事，”妻子说。

“一年得付十八块钱！”丈夫说，“这的确不是一笔很小的数目！”

“不，我是说他的升级！”妻子说。“你以为他还会为钱费脑筋！那点钱他可以赚不知多少倍！他还会讨一个有钱的太太呢。如果我们有孩子，他们也应该是建筑师和教授才对！”

住在地下室里的人对于乔治的意见都很好；住在第一层楼上的人对他的意见也很好；那位老伯爵也表示同样的看法。

这些话都是由于他儿时所画的那些图画所引起的。不过他们为什么要提起这些图画呢？他们在谈论着俄国，在谈论着莫斯科，因此他们也当然谈到克里姆林宫——小乔治曾经专为小爱米莉画过。他画过那么多的画，那位伯爵还特别能记得起一张：“小爱米莉的宫殿——她在那里面睡觉，在那里面跳舞，在那里面作‘接待客人的游戏’。”这位教授有很大的能力；他一定会当上一位老枢密顾问官而告终

的。这并不是不可能的事。他从前既可以为现在这样一位年轻的小姐建筑过一座宫殿；为什么不可能呢？

“这真是一个滑稽的玩笑！”将军夫人在伯爵离去以后说。将军若有所思地摇摇头，骑着马走了——他的马夫跟在后面保持相当的距离；他坐在他那匹高马上显得比平时要神气得不知多少倍。

现在是小爱米莉的生日；人们送给她许多花和书籍、信和名片。将军夫人吻着她的嘴，将军吻着她的额；他们是一对慈爱的父母；她和他们都有很名贵的客人——两位王子——来拜访。他们谈论着舞会和戏剧，谈论着外交使节的事情，谈论着许多国家和政府。他们谈论着有才能的人和本国的优秀人物；那位年轻的教授和建筑师也在这些谈话中被提到了。

“他为了要使自己永垂不朽而建筑着！”大家说。“他也为将来和一个望族拉上关系而建筑着！”

“一个望族？”将军后来对夫人重复了这句话，“我们哪一个望族？”

“我知道大家所指的是谁！”将军夫人说，“不过我对此事不表示意见！我连想都不要想它！上帝决定一切！不过

我倒很奇怪!”

“让我也奇怪一下吧!”将军说,“我脑子里一点概念也没有。”于是他就浸入沉思里去了。

恩宠的源泉,不管它是来自宫廷,或者来自上帝,都会发生一种力量,一种说不出的力量——这些恩宠,小小的乔治都有了。不过我们却把生日忘记了。

爱米莉的房间被两性的朋友所送来的花熏得喷香;她的桌上摆着许多美丽的贺礼和纪念品,可是乔治的礼品一件也没有。礼品来不了,但是也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整个房子就是他的一种纪念品。甚至楼梯下面那个沙洞子里也有一朵纪念的花冒出来:爱米莉曾经在这里朝外望过,窗帘子在这里烧起来过,而乔治那时也作为第一架救火机开到这里来过。她只须朝窗子外望一眼,那棵槐树就可以使她回忆起儿童时代。花和叶子都谢了,但是树仍在寒霜中立着,象一棵奇怪的珊瑚树。月亮挂在树枝之间,又大又圆,象在移动,又象没有移动,正如乔治分黄油面包给小爱米莉吃的那个时候一样。

她从抽斗里取出那张绘着沙皇宫殿和她自己的宫殿的画——这都是乔治的纪念品。她看着它们,思索着它们;她

心中起了许多感想。她记得有一天，在爸爸妈妈没有注意的时候，她走到楼下看门人的妻子那儿去——她正躺在床上快要断气。她坐在她旁边，握着她的手，听到她最后的话："祝福你——乔治！"母亲在想着自己的儿子。现在爱米莉懂得了她这话的意思。是的，是的，在她的生日这天，乔治是陪她在一起，的确在一起！

第二天碰巧这家又有一个生日——将军的生日。他比他的女儿生得晚一天——当然他出生的年岁是要早一些的，要早许多年。人们又送许多礼品来了；在这些礼品之中有一个马鞍，它的样子很特殊，坐起来很舒服，价钱很贵。只有一个王子有类似这样的一个马鞍。这是谁送来的呢？将军非常高兴。它上面有一张小纸条。如果纸条上写着"谢谢你过去对我的好意"，我们可能猜到是谁送来的；可是它上面却写着："将军所不认识的一个人敬赠！"

"世界上有哪一个人我不认识呢？"将军说。

"每个人我都认识！"这时他便想起社交界中的许多人士；他每个人都认识。"这是我的太太送的！"他最后说，"她在跟我开玩笑！好极了！"

但是她并没有跟他开玩笑；那个时候已经过去了。

现在又有一个庆祝会，但不是在将军家里开的。这是在一位王子家里开的一个例行的舞会。人们可以戴假面具参加跳舞。

将军穿着西班牙式的小皱领的服装，挂着剑，庄严地打扮成为一位鲁本斯①先生去参加。夫人则打扮成为一位鲁本斯夫人。她穿着黑天鹅绒的、高领的、热得可怕的礼服；她的颈上还挂着一块磨石——这也就是说，一个很大的皱领，完全象将军所有的那幅荷兰画上的画象——画里面的手特别受人赞赏：完全跟夫人的手一样。

爱米莉打扮成为一个穿缀着花边的细棉布衣的素琪②。她很象一根浮着的天鹅羽毛。她不需要有翅膀。她戴上翅膀只是作为素琪的一个表征。这儿是一副富丽堂皇而雅致的景象，充满着光明和花朵。这儿的东西真是看不完，因此人们也就没有注意到鲁本斯夫人的一双美丽的手了。

一位黑衣“杜密诺”③的帽子上插着槐树花，跟素琪在一起跳舞。

“他是谁呢？”夫人问。

“王子殿下！”将军说；“我一点也不怀疑；和他一握手，

我马上就知道是他。”

夫人有点儿怀疑。

鲁本斯将军一点疑心也没有；他走到这位“杜密诺”身边去，在他身上写出王子姓名的第一个字母。这位“杜密诺”否认，但是给了他一个暗示：

“请想想马鞍上的那句话！将军所不认识的那个人！”

“那么我就认识您了！”将军说。“原来是您送给我那个马鞍！”

这位“杜密诺”摆脱自己的手，在人群中不见了。

“爱米莉，跟你一起跳舞的那位黑衣‘杜密诺’是谁呀？”将军夫人问。

“我没有问过他的姓名，”她回答说。

“因为你认识他呀！他就是那位教授呀！”她把头掉向站在旁边的伯爵，继续说，“伯爵，您的那位教授就在这儿。

---

① 鲁本斯（Rubens）是荷兰最普通的一个姓。

② 即古希腊神话中代表灵魂的女神，请参看安徒生童话全集第十二册中“素琪”那篇童话。

③ 杜密诺（Domino）是一件带有黑帽的黑披肩，原先是意大利牧师穿的一种御寒的衣服。后来参加化装跳舞会而不扮演任何特殊脚色的人，都是这种装束。

黑衣‘杜密诺’，戴着槐树花！”

“亲爱的夫人，这很可能，”他回答说；“不过有一位王子也是穿着这样的衣服呀。”

“我认识他握手的姿势！”将军说。“这位王子送过我一个马鞍！我一点不怀疑，我要请他吃饭。”

“请你这样办吧！如果他是王子的话，他一定会来的，”伯爵说。

“假如他是别人，那么他就不会来了！”将军说，同时向那位正在跟国王谈话的黑衣“杜密诺”身边走去。将军恭敬地邀请他——为的是想彼此交交朋友。将军满怀信心地微笑着；他相信他知道他请的是什么人。他大声地、清楚地表示他的邀请。

“杜密诺”把他的假面具揭开来：他原来是乔治。

“将军能否把这次邀请重说一次呢？”他问。

将军马上长了一寸来高，显出一副傲慢的神气，向后倒退两步，又向前进了一步，象在一种“米扭爱”① 中一样。一个将军的面孔所能做出的那种庄严的表情，现在全都摆出

① 这是欧洲中世纪的一种舞步。

来了。

“我从来是不食言的;教授先生,我请您!”他鞠了一躬,向听到了这全部话语的国王斜视了一眼。

这么着，将军家里就举行了一个午宴。被请的客人只有老伯爵和他的年轻朋友。

“脚一伸到桌子底下,”乔治想,“奠基石就算是安下了!”的确，奠基石是庄严地安下了，而且是在将军和他的夫人面前安的。

客人到来了。正如将军所知道和承认的，他的谈吐很象一位上流社会人士，而且他非常有趣。将军有许多次不得不说:“好极了!”将军夫人常常谈起这次午宴——她甚至还跟宫廷的一位夫人谈过。这位夫人也是一个天赋独厚的人;她要求下次教授来的时候,也把她请来。因此他得又被请一次。他终于被请了，而且也来了,而且仍然是可爱。他甚至还下棋呢。

“他不是在地下室里生的那种人!”将军说,“他一定是一个望族的少爷！象这样出自名门的少爷很多，这完全不能怪那个年轻人。”

这位教授既可以到国王的宫里去，当然也可以走进将军的家的。不过要在那里生下根来——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只能在整个的城里生下根。

他在发展。恩惠的露水从上面降到他身上来。

因此，不用奇怪，当这位教授成了枢密顾问的时候，爱米莉就成了枢密顾问夫人。

“人生不是一个悲剧，就是一个喜剧，”将军说。“人们



在悲剧中灭亡，但在喜剧中结为眷属。”

目前的这种情形，是结为眷属。他们还生了三个健壮的孩子，当然不是一次生的。

这些可爱的孩子来看外公外婆的时候，就在房间和堂屋里骑着木马乱跑。将军也在他们后面骑着木马，“作为这些小枢密顾问的马夫”。

将军夫人坐在沙发上看；即使她又害起很严重的头痛病来，她还是微笑着的。

乔治的发展就是这样的，而且还在发展；不然的话，这个看门人儿子的故事也就值不得一讲了。



迁居的日子

你记得守塔人奥列吧！我曾经告诉过你关于我两次拜访他的情形。① 现在我要讲讲我第三次的拜访，不过这并不是最后的一次。

一般说来，我到塔上去看他总是在过年的时候。不过这一次却是在一个搬家的日子里，因为这一天街上叫人感

到非常不愉快。街上堆着许多垃圾、破碗罐和脏东西，且不说人们扔到外面的那些铺床的干草。你得在这些东西之间走。我刚刚一走过来就看到几个孩子在一大堆脏东西上玩耍。他们玩着睡觉的游戏。他们觉得在这地方玩这种游戏最适宜。他们偎在一堆铺床的草里，把一张旧糊墙纸拉到身上当做被单。

“这真是痛快！”他们说。但是我已经吃不消了。我急忙走开，跑到奥列那儿去。

“这就是搬家的日子！”他说。“大街和小巷简直就象一个箱子——一个庞大的垃圾箱子。我只要有一车垃圾就够了。我可以从里面找出一点什么东西来；刚刚一过完圣诞节，我也就去找了。我在街上走；街上是又冷，又阴，又潮湿，足足可以把你弄得伤风。清道夫停下他的车子；车子是装得满满的，真不愧是哥本哈根在搬家日的一种典型示范。

“车子后面立着一棵枞树。树还是绿的，枝子上还挂着许多金箔。它曾经是一棵圣诞树，但是现在却被扔到街上

---

① 请参看安徒生童话全集第十册中的一篇童话“守塔人奥列”。

来了。清道夫把它插到垃圾堆后面。它可以叫人看了感到愉快,也可以叫人大哭一场。是的,我们可以说两种可能性都有;这完全要看你的想法是怎样。我已经想了一下,垃圾车里的一些个别对象也想了一下，或者它们也许想了一下——这都是半斤八两，没有什么分别。

“车里有一只撕裂了的女手套。它在想什么呢？要不要我把它想的事情告诉你呢？它躺在那儿，用它的小指指着枞树。‘这树和我有关系！’它想,‘我也出席过灯火辉煌的舞会。我的真正一生是在一个跳舞之夜里过的。握一次手,于是我就裂开了！我的记忆也就从此中断了；再也没有什么东西使我值得为它活下去了！’这就是手套所想的事情——也许就是它可能所想的事情。

“‘这棵枞树真有些笨！’陶器碎片说。破碎的陶器总觉得什么东西都笨。‘你既被装进了垃圾车,’它们说,‘你就不须摆什么架子,戴什么金箔了！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曾经起过一些作用，起码比这根绿棒子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这也算是一种意见——许多人也有同感。不过枞树仍然保持着一种怡然自得的神气。它可以说是垃圾堆上的一首小诗，而这样的事情在搬家的日子里街上有的是！在

街上走路真是麻烦和困难，我急于想逃避，再回到塔上去，在那上面呆下来：我可以坐在那上面，以幽默的心情俯视下界的一切事物。

“下面这些老好人正在闹搬家的玩意儿！他们拖着和搬着他们的一点财产。小鬼坐在一个桶里，① 也在跟着他们迁移。家庭的闲话，亲族间的牢骚，忧愁和烦恼，也从旧



居迁到新居里来。这整个的事儿使他们起些什么感想呢？使我们起什么感想呢？是的，小小新闻上发表的那首古老

---

① 根据北欧的民间传说，每家都住着一个小鬼，而他总是住在厨房里。他是一个有趣的小人物，并不害人。请参看安徒生童话全集第三册中的一篇童话“小鬼与小商人”和第六册中的一篇童话“小鬼与太太”。

的好诗早就告诉过我们了：

记住，死就是一个伟大的搬家日！

“这是一句值得深思的话，但是听起来却不愉快。死神是，而且永远也是，一个最能干的公务人员，虽然他的小差事多的不得了。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

“死神是一个公共马车的驾驶人，他是一个签照的人，他把他的名字写在我们的证明文件上，他是我们生命储蓄银行的总经理。你懂得这一点吗？我们把我们在人世间所做的一切大小事情都存在这个‘储蓄银行’里。当死神赶着搬家的马车到来的时候，我们都得坐进去，迁入‘永恒的国度’。到了国境，他就把证明书交给我们，作为护照。他从‘储蓄银行’里取出我们做过的某些最能表现我们的行为的事情，作为旅行的费用。这可能很痛快，但也可能很可怕。

“谁也逃避不了这样的一次马车旅行。有人曾经说过，有一个人没有得到准许坐进去——这人就是耶路撒冷的那个鞋匠。他跟在后面跑。如果他得到了准许坐上马车的话，可能他早就不致于成为诗人们的一个主题了。请你在想象

中向这搬家大马车里面瞧一眼吧!里面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皇帝和乞丐,天才和白痴,都是肩并肩坐在一起。他们不得不在一起旅行,既不带财产,也不带金钱。他们只带着证明书和‘储蓄银行’的零用钱。不过一个人所作过的事情中哪一件会被挑出来让他带走呢?可能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小得象一粒豌豆;但是一粒豌豆可以发芽,变成一棵开满了花朵的植物。

“坐在墙角里一个矮凳子上的那个可怜的穷人,经常挨打挨骂,这次他可能就带着他那个磨光了的凳子,作为他的证明书和旅行费。凳子于是就成为一顶送他走进那永恒国土里去的轿子。它变成一个金碧辉煌的王座;它开出花朵,象一个花亭。

“另外一个人一生只顾喝快乐杯中的香酒,借此忘掉他所做过的一些坏事。他带着他的酒桶;他要在旅途上喝它里面的酒。酒是清洁和纯净的,因此他的思想也变得清楚起来。他的一切善良和高尚的感情都被唤醒了。他看到,也感觉到他从前不愿意看和看不见的东西。所以现在他得到了他自己的惩罚:一条永远活着的、咬啮着他的蠕虫。如果说酒杯上写着的是‘遗忘’这个字,那么酒桶上写着的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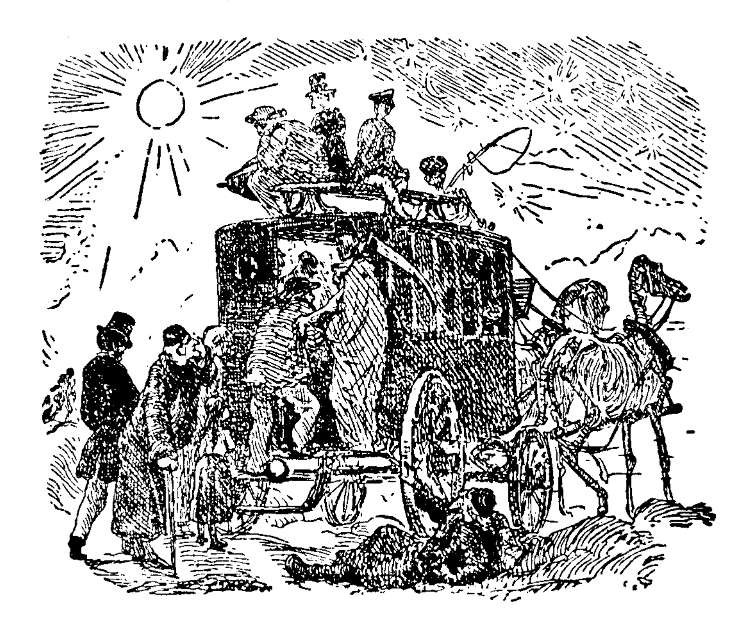
是‘记忆’。

“当我读到一本好书、一本历史著作的时候，我总不禁要想想我读到的人物在他坐上死神的公共马车时最后一瞬间的那种情景。我不禁要想，死神会把他的哪一件行为从‘储蓄银行’里取出来，他会带些什么零用钱到‘永恒的国土’里去呢？

“从前有一位法国皇帝——他的名字我已经忘记了。我有时把一些好人的名字也忘记了，不过它们会回到我的记忆中来的。这个皇帝在荒年的时候成为他的百姓的施主。他的百姓为他立了一个用雪做的纪念碑，上面刻着这样的字：‘您的帮助比融雪的时间还要短暂！’我想，死神会记得这个纪念碑，会给他一小片雪花。这片雪花将永远也不会融化；它将象一只白蝴蝶似的，在他高贵的头上飞向‘永恒的国土’。

“还有一位路易第十一世。是的，我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人们总是把坏事情记得很清楚的。他有一件事情常常来到我的心中——我真希望人们可以把历史当做一堆谎话。他下了一道命令，要把他的大法官斩首。有理也好，没有理也好，他有权作这事情。不过他又命令，把大法官的两个

天真的孩子——一个七岁，一个八岁——送到刑场上去，同时还叫人把他们父亲的热血洒在他们身上，然后再把他们送进巴斯底监狱，关在铁笼子里。他们在铁笼子里连一张床单都没有盖的。每隔八天，国王路易派一个刽子手去，把他们每人的牙齿拔掉一颗，以免他们日子过得太舒服。那个大的孩子说：‘如果妈妈知道我的弟弟在这样受难，她将会心痛得死去。请你把我的牙齿拔掉两颗，饶他一次吧！’刽子手听到这话，就流出眼泪来，但是皇帝的命令是比眼泪



还要厉害的。每隔八天，银盘子上有两颗孩子的牙齿被送到皇帝面前去。他有这个要求，所以他就得到牙齿。我想死神会把这两颗牙齿从生命的储蓄银行取出来，交给路易十一一起带进那个伟大的、永恒的国土里去的。这两颗牙齿象两个萤火虫似地在他面前飞。它们在放亮，在燃烧，在咬他——这两颗牙齿。

“是的，在伟大迁居的日子里所作的这次马车旅行，是一个庄严的旅行！这次旅行会在什么时候到来呢？

“这倒是一个严肃的问题。随便哪一天，随便哪一个时刻，随便哪一分钟，你都可能坐上这辆马车。死神会把我们的哪一件事情从储蓄银行里取出来交给我们呢？是的，我们自己想想吧！迁居的日子在日历上是找不到的。”



夏日痴[①]

这正是冬天。天气是寒冷的，风是锐利的；但是屋子里却是舒适和温暖的。花儿是在屋子里；它藏在地里和雪下的球根里。

有一天下起雨来。雨滴渗入积雪，透进地里，接触到花儿的球根，同时告诉它说，上面有一个光明的世界。不久一丝又细又尖的太阳光就穿过积雪，射到花儿的球根上，把它抚摸了一下。

“请进来吧！”花儿说。

“这个我可做不到，”太阳光说。“我还没有足够的气

力把门打开。到了夏天我就会有气力了。”

“什么时候才是夏天呢？”花儿问。每次太阳光一射进来，它就重复地问这句话。不过夏天还早得很。地上仍然盖着雪；每天夜里水上都结了冰。

“夏天来得多么慢啊！夏天来得多么慢啊！”花儿说。“我感到身上痒酥酥的，我要伸伸腰，我要动一动，我要开放，我要走出去，我要对太阳说一声‘早安’！那才痛快呢！”

花儿伸了伸腰，抵着薄薄的外皮挣了几下。外皮已经被水浸得很柔软，被雪和泥土温暖过，被太阳光抚摸过。它从雪底下冒出来，它的绿梗子上结着淡绿的花苞，还长出又细又厚的叶子——它们好象是要保卫花苞似的。雪是很冷的，但是很容易被冲破。这时太阳光也射进来了，它的力量比从前要强大得多。

“欢迎！欢迎！”每一线阳光都这样唱着。花儿伸到雪上面来了，见到了光明的世界。

阳光抚摸和吻着花儿，叫它开得更丰满。它象雪一样

① 这是照原文 Sommergjaekken 直译出来的。“夏日痴”是丹麦人对于雪球花所取的俗名。雪球花在冬天痴想以为夏天来了，所以在大雪天里开出花来。

洁白，身上还饰着绿色的条纹。它怀着高兴和谦虚的心情昂起它的头。

“美丽的花儿啊！”阳光歌唱着。“你是多么新鲜和纯洁啊！你是第一朵花，你是唯一的花！你是我们的宝贝！你在田野里和城里预告夏天——美丽的夏天——的到来！所有的雪都会融化！冷风将会被驱走！我们将统治着！一切将会变绿！那时你将会有朋友：紫丁香和金链花，最后还有玫瑰花。但是你是第一朵花——那么细嫩，那么可爱！”

这是最大的愉快。空气好象是在唱着歌和奏着乐，阳光好象是钻进了它的叶子和梗子。它立在那儿，是那么柔嫩，易碎，但同时在它青春的愉快中又是那么健壮。它穿着带有绿条纹的短外衣，它称赞着夏天。但是夏天还早得很呢：雪块把太阳遮住了，寒风在花儿上吹。

“你来得太早了一点，”风和天气说。“我们仍然在统治着；你应该能感觉得到，你应该忍受！你最好还是呆在家里，不要跑到外面来表现你自己吧。时间还早呀！”

天气冷得厉害！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一直没有一丝阳光。对于这样一朵柔嫩的小花儿说来，这样的天气只会使它冻得碎裂。但是它是很健壮的，虽然它自己并不知道。

它从快乐中，从对夏天的信心中获得了力量。夏天一定会到来的，它渴望的心情已经预示着这一点，温暖的阳光也肯定了这一点。因此它满怀信心地穿着它的白衣服，站在雪地上。当密集的雪花层层地压下来的时候，当刺骨的寒风在它身上扫过去的时候，它就低下它的头。

“你会裂成碎片！”它们说，“你会枯萎，会变成冰。你为什么要跑出来呢？你为什么要受诱惑呢？阳光骗了你呀！你这个夏日痴！”

“夏日痴！”有一个声音在寒冷的早晨回答说。

“夏日痴！”有几个跑到花园里来的孩子兴高采烈地说。“这朵花是多么可爱啊，多么美丽啊！它是唯一的头一朵花！”

这几句话使这朵花儿真感到舒服；这几句话简直就象温暖的阳光。在它快乐之中，这朵花儿一点也没有注意到它已经被摘下来了。它躺在一个孩子的手里，被一个孩子的小嘴吻着，被带到一个温暖的房间里去，被温柔的眼睛观看，被浸在水里——因此它获得了更强大的力量和生命。这朵花儿以为它已经进入夏天了。

这一家的女儿——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刚刚才受过



坚信礼。她有一个亲爱的朋友；他也是刚刚受过坚信礼的。“他将是我的夏日痴！”她说。她拿起这朵柔嫩的小花，把它放在一张芬芳的纸上，纸上写得有诗——关于这朵花的诗。这首诗是以“夏日痴”开头，也以“夏日痴”结尾的。“我的小朋友，就作一个冬天的痴人吧！”她用夏天来开它的玩笑。是的，它的周围全是诗。它被装进一个信封。这朵花儿躺在里面，四周全是漆黑一团，好象它是躺在花球根里的时候一样。这朵花儿开始在一个邮袋里旅行。它被挤着，被压着。这都是很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任何旅程总是有一个结束的。

旅程完了以后，信就被拆开了，被那位亲爱的朋友读着。他是那么高兴，他吻着这朵花儿；他把花儿跟诗一起放在一个抽屉里。抽屉里装着许多可爱的信，但就是缺少一朵花。它正是象太阳光所说的，是唯一的第一朵花。它一

想起这事情就感到非常愉快。

它可以有许多时间来想这件事情，它想了一整个夏天。漫长的冬天过去了，现在又是夏天。这时它被取出来了。不过这一次那个年轻人并不完全是很快乐的。他一把抓着那张信纸，连诗一道扔到一边，弄得这朵花儿也落到地上了。它已经变得扁平了，枯萎了，但是它不应该因此就被扔到地上呀。不过比起被火烧掉，躺在地上还要算是很不坏的。那些诗和信就是被火烧掉的。究竟是为了什么事情呢？嗨，就是平时常有的那种事情。这朵花儿曾经愚弄过他——这是一个玩笑。她在六月间爱上了另一位男朋友了。

太阳在早晨照着这朵压平了的“夏日痴”。这朵花儿看起来好象是被绘在地板上似的。扫地的女佣人把它捡起来，把它夹在桌上的一本书里。她以为它是在她收拾东西的时候落下来的。这样，这朵花儿就又回到诗——印好的诗——中间去了。这些诗比那些手写的要伟大得多——最低限度，它们是花了更多的钱买来的。

许多年过去了。那本书立在书架上。最后它被取下来，被翻开，被读着。这是一本好书：它里面全是丹麦诗人安卜洛休斯·斯杜卜①所写的诗和歌。这个诗人是值得认识的。

读这书的人翻着书页。

“哎呀，这里有一朵花！”他说，“一朵‘夏日痴’！它躺在这儿决不是没有什么用意的。可怜的安卜洛休斯·斯杜卜！他也是一朵‘夏日痴’，一个‘痴诗人’！他出现得太早了，所以他就碰上了冰雹和厉风。他在富恩岛上的一些大人先生们中间只不过是象瓶里的一朵花，象信中的一朵花。他是一个‘夏日痴’，一个‘冬日痴’，一个笑柄和傻瓜；然而他仍然是唯一的，第一个年轻而又新鲜的丹麦诗人。是的，小小的‘夏日痴’，你就躺在这书里作为一个书签吧！你被放在这里面是有用意的。”

这朵“夏日痴”于是便又被放到书里去了。它感到很荣幸和愉快，因为它知道，它是一本美丽诗集里的一个书签，而最初歌唱和写出这些诗的人也是一个“夏日痴”，一个在冬天里被愚弄的人。这朵花儿懂得这一点，正如我们也懂得我们的事情一样。

这就是“夏日痴”的故事。

---

① 安卜洛休斯·斯杜卜（Ambrosius Stub，1705—1758）是一个杰出的抒情诗人。他的作品一直被人忽略了，到 1850 年才引起人的重视。

姑　妈

你应该认识姑妈！她这个人才可爱呢！这也就是说，她的可爱并不是象我们平时所说的那种可爱。她和蔼可亲，有自己的一种滑稽味儿。如果一个人想聊聊闲天、开开什么人的玩笑，那么她就可以成为谈笑的资料。她可以成为戏里的脚色；这是因为她只是为戏院和与戏院有关的一切而活着的缘故。她是一个非常有身份的人。但是经纪人法布——姑妈把他叫佛拉布——却说她是一个“戏迷”。

“戏院就是我的学校，”她说，“是我的知识的源泉。我在这儿重新温习圣经的历史：摩西啦，约瑟和他的弟兄们啦，都成了歌剧！我在戏院里学到世界史、地理和关于人类的知识！我从法国戏中知道了巴黎的生活——很不正经，但是非常有趣！我为李格堡家庭这出戏流了不知多少眼泪：想想看，一个丈夫为了使他的妻子得到她的年轻的爱人，居然喝酒喝得醉死了！是的，这五十年来我成了戏院的一个老主顾；在这期间，我不知流了多少眼泪！”

姑妈知道每出戏，每一场情节、每一个要出场或已经出过场的人物。她只是为那演戏的九个月而活着。夏天是没有戏上演的——这段时间使她变得衰老。晚间的戏如果能演到半夜以后，那就等于是把她的生命延长。她不象别人那样说："春天来了，鹳鸟来了！"或者："报上说草莓已经上市了！"相反地，关于秋天的到来，她总喜欢说，"你没有看到戏院开始卖票了吗？戏快要上演了呀！"

在她看来，一幢房子是否有价值，完全要看它离戏院的远近而定。当她不得不从戏院后边的一个小巷子迁到一条比较远一点的大街上，住进一幢对面没有街坊的房子里去的时候，她真是难过极了。

"我的窗子就应该是我的包厢！你不能老是在家里坐着想自己的事情呀。你应该看看人。不过我现在的生活就好象我是住在老远的乡下似的。如果我要想看看人，我就得走进厨房，爬到洗碗池上去。只有这样我才能看到对面的邻居。当我还住在我那个小巷子里的时候，我可以直接望见那个卖麻商人的店里的情景，而且只须走三百步路就可以到戏院。现在我可得走三千大步了。"

姑妈有时也生病。但是不管她怎样不舒服，她决不会

不看戏的。她的医生开了一个单子，叫她晚上在脚上敷些药。她遵照医生的话办了，但是她却喊车子到戏院去，带着她脚上敷的药坐在那儿看戏。如果她坐在那儿死去了，那对她说来倒是很幸福的呢。多瓦尔生就是在戏院里死去的——她把这叫做“幸福之死”。

天国里如果没有戏院，对她说来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当然是不会走进天国的。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过去死去了的名男演员和女演员，一定还是在那里继续他们的事业的。

姑妈在她的房间里安了一条私人电线，直通到戏院。她在每天吃咖啡的时候就接到一个“电报”。她的电线就是舞台装置部的西凡尔生先生。凡是布景或撤销布景，幕启或幕落，都是由此人来发号施令的。

她从他那里打听到每出戏的简单扼要的情节。她把莎士比亚的暴风雨叫做“讨厌的作品，因为它的布景太复杂，而且头一场一开始就有水！”她的意思是说，汹涌的波涛这个布景在舞台上太突出了。相反地，假如同样一个室内布景在五幕中都不变换一下，那么她就要认为这个剧本写得很聪明和完整，是一出安静的戏，因为它不需要什么布景就

能自动地演起来。

在古时候——也就是姑妈所谓的三十多年以前——她和刚才所说的西凡尔生先生还很年轻。他那时已经是在装置部里工作，而且正如她所说的,已经是她的一个“恩人”。在那个时候，城里只有一个唯一无二的大戏院。在演晚场时，许多顾客总是坐在台顶上的布景间里。每一个后台的木匠都可以自由处理一两个位子。这些位子经常是坐满了客人,而且都是名流：据说不是将军的太太,就是市府参议员的夫人。从幕后看戏,而且当幕下以后,知道演员怎样站着和怎样动作——这都是非常有趣的。

姑妈有好几次在这种位子上看悲剧和芭蕾舞，因为需要大批演员上台的戏只有从台顶上的布景间里才看得最有味。你在黑暗中坐着，而且这儿大多数的人都随身带有晚餐。有一次三个苹果和一片夹着香肠的黄油面包掉到监狱里去了，而狱中的乌果里诺①却在这时快要饿死。这引起观众哄堂大笑。后来戏院的经理不准人坐在台顶的布景间里看戏，主要地就是为了香肠的原故。

---

① 乌果里诺（Ugolino）是意大利十三世纪的一个政治家。他晚年被人出卖，饿死在狱中。这里所谈的是关于他坐监牢的一出戏。

“不过我在那上面去过三十七次，”姑妈说。“西凡尔生先生，我永远也忘记不了这件事。”

当布景间最后一次为观众开放的时候，所罗门的审判这出戏正在上演。姑妈记得清清楚楚。她通过她的恩人西凡尔生先生为经纪人法布弄到了一张门票，虽然他不配得到一张，因为他老是开戏院的玩笑，而且也常因此讽刺她。不过她总算为他弄到了一个位子。他要“倒看”舞台上的表演。姑妈说：这个词儿是他亲口说出来的——真能代表他的个性。

因此他就从上面“倒看”所罗门的审判了，同时也就睡着了。你很可能以为他事先赴过宴会，干了好多杯酒。他睡过去了，而且也因此被锁在里面。他在戏院里的这一觉，把这整个的黑夜都睡完了。睡醒以后，他把全部经过都讲了出来，但是姑妈却不相信他的话。经纪人说：“所罗门的审判演完了，所有的灯和亮都灭了，楼上和楼下的人都走光了；但是真正的戏——所谓‘余兴’——还不过是刚刚开始呢。”经纪人说：“这才是最好的戏呢！道具都活起来了。它们不是在演所罗门的审判；不是的，它们是在演戏院的审判日。”这一套话，经纪人法布居然胆敢想叫姑妈相信！这就

是她为他弄到一张台顶票所得到的感谢!

经纪人所讲的话,听起来确是很滑稽,不过骨子里却是包含着恶意和讽刺。

“那上面真是漆黑一团,”经纪人说,“不过只有在这种情景下,伟大的妖术演出戏院的审判日才能开始。收票人站在门口。每个看戏人要交出品行证明书,看他要不要戴着手铐,或是要不要戴着口络走进去。在戏开演后迟到的上流社会中人,或者故意在外面浪费时间的年轻人,都被拴在外面。除了戴上口络以外,他们的脚还得套上毡底鞋,待到下一幕开演时才能走进去。这样,戏院的审判日就开始了。”

“这简直是我们上帝从来没有听过的胡说!”姑妈说。

布景画家如果想上天,他就得爬着他自己所画的梯子,但是这样的梯子是任何人也爬不上的。这可以说是犯了违反透视规则的错误。舞台木工如果想上天,他就得把他费了许多气力放错了地方的那些房子和树木搬回到正确的地方来,而且必需在鸡叫以前就搬好。法布先生如果想上天,也得留神。至于他所形容的那些悲剧和喜剧中的演员,歌唱和舞蹈的演员,他们简直是糟糕得很。法布先生!佛拉布先生!他真不配坐在台顶上。姑妈永远不愿意把他的话传



达给任何人听。但是佛拉布这东西，他居然说他已经把这些话都写下来了，而且还要把它们印出来——不过这要在他死了以后，不在他死去以前，因为他怕人家活剥掉他的皮。

姑妈只有一次在她的幸福的神庙——戏院——里感到恐怖和苦恼起来。那是在冬天——那种一天只有两点钟的稀薄的阳光的日子里。这时天气又冷又下雪，但是姑妈不得不到戏院里去。除了一个小型歌剧和一个大型芭蕾舞、一

段开场白和一段收场白以外，主戏是赫尔曼·冯·翁那。这出戏一直可以演到深夜。姑妈非去不可。她的房客借给她一双里外都有毛的滑雪靴。她连腿子都伸进靴子里去了。

她走进戏院，在包厢里坐下来。靴子是很温暖的，因此她没有把它脱下来。忽然间，有一个喊“起火”的声音叫起来了。烟从舞台边厢和顶楼上冒出来了。这时立刻起了一阵可怕的骚动。大家都在向外乱跑。姑妈坐在离门最远的一个包厢里：“布景从第二层楼的左边看最好，”她这样说过，“因为它是专为皇家包厢里的人的欣赏而设计的。”姑妈想走出去，但是她前面的人已经在恐怖中无意地把门关上了。姑妈坐在那里面，既不能出，也不能进——这也就是说，进不到隔壁的一个包厢里去，因为隔板太高了。



她大叫起来，谁也听不见。她朝下面的一层楼望。那儿已经空了。这层楼很低，而且隔她不远。姑妈在恐怖中忽然觉得自己变得年轻和活泼起来。她想跳下去。她

一只腿跨过了栏杆，另一只腿还抵在座位上。她就是这样象骑马似地坐着，穿着漂亮的衣服和花裙子，一条长腿子悬在外面——一条穿着庞大的滑雪靴的腿子。这副样儿才值得一看呢！她也就被人看见了，因此她的求救声也被人听见了。她被人从火中救出来了，因为戏院到底还是没有被烧掉。

她说这是她一生中最值得纪念的一晚。她很高兴她当时没有办法看见自己的全貌，否则她简直要羞死了。

她的恩人——舞台装置部的西凡尔生先生——经常在礼拜天来看她。不过从这个礼拜天到下个礼拜天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因此在近来一些时日里，在每个星期三前后她就找一个小女孩子来吃“剩饭”——这也就是说，把每天午饭后剩下的东西给这女孩子当做晚饭吃。

这个女孩子是一个芭蕾舞班子里的一员；她的确需要东西吃。她每天在舞台上作为一个小妖精出现。她最难演的一个角色是当魔笛①中那只狮子的后腿。不过她慢慢长大了，可以演狮子的前腿。演这个脚色，她只能得到三毛

---

① 这是莫扎特的一个歌剧。

钱；而演后腿的时候，她却能得到一块钱——在这种情形下，她得弯下腰，而且呼吸不到新鲜空气。姑妈觉得能了解到这种内幕也是蛮有趣的事情。

她的确值得有跟戏院同样长久的寿命，但是她却活不了那么久。她也没有在戏院里死去，她是在她自己的床上安静地、庄严地死去的。她临终的一句话是非常有意义的。她问:“明天有什么戏上演?”

她死后大概留下了五百块钱。这件事我们是从她所得到的利息推断出来的——二十元。姑妈把这笔钱作为遗产留给一位没有家的、正派的老小姐。这笔钱是专为每年买一张二层楼上左边位子上的票而用的，而且是星期六的一张票,因为最好的戏都是在这天上演的;同时她每星期六在戏院的时候必须默念一下躺在坟墓里的姑妈。

这就是姑妈的宗教。

癞　蛤　蟆

水井很深，因此绳子也就很长。当人们要把装满了水的汲水桶拉到井边上的时候，滑轮几乎连转动的余地都没有了。井水不论是怎样清沏,太阳总是没有办法照进去的。不过凡是太阳光可以射到的地方，就有绿色的植物从石缝之间生长出来。

这儿住着一个癞蛤蟆的家族。他们是外来的移民。事实上他们是跟老癞蛤蟆的妈妈倒栽葱跳进来的。她现在还活着。那些早就住在这儿和现在正在水里游着的青蛙，都承认与他们有亲族关系，同时也把他们称为“井客”。这些客人愿意在这儿住下来。他们把潮湿的石块叫做干地；他们就在这上面舒服地生活下去。

青蛙妈妈曾经旅行过一次。当汲水桶被拉上来的时候,她就在里面。不过她觉得阳光太厉害,刺痛了她的眼睛。很幸运,她马上就跳出了水桶。她噗通一声就跳进水里去了。她腰痛了整整三天,不能动弹。关于上面的世界,她没有多

少意见可以发表，不过她知道，所有别的青蛙也全知道——水井并不就是整个的世界。癞蛤蟆妈妈大概可以谈出一点道理来；不过当别人问起她的时候，她从来不回答，因此别人也就不再问了。

“她是又笨又丑，又胖又讨厌！”小青蛙们齐声说。“她的一些孩子们也是同样地丑。”

“也许是这样，”癞蛤蟆妈妈说。“不过在他们之中有一个头上镶着一颗宝石——如果不是镶在我的头上的话！”

青蛙们都听到了这句话，他们同时把眼睛睁得斗大。当然他们是不愿听这样的话的，因此他们就对她做了一个鬼脸，跳到井底去。不过那些小癞蛤蟆们特别伸伸后腿，表示骄傲。他们都以为自己有那颗宝石，因此他们把头昂着，动也不敢动一下。不过后来大家问，他们究竟为什么要感到骄傲，宝石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

“是一种漂亮和昂贵的东西，”癞蛤蟆妈妈说，“我简直形容不出来！那是一种使你戴起来感到非常得意、使别人看起来非常嫉妒的东西。但是请你们不要问吧，我是不会回答的。”

“是的，我不会有这颗宝石，”最小的那个癞蛤蟆说。他

是一个丑得不能再丑的小玩艺儿。“我为什么要有这样了不起的东西呢？如果它引起别人烦恼，那么我也不会感到得意的！不，我只希望将来有机会跑到井边上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一定是非常好玩的！”

“你最好呆在原来的地方不要动！”老癞蛤蟆说。“这是你根生土长的地方，这儿你什么都熟悉。当心那个汲水桶啦！它可能把你压碎。即使你安全地跑进里面去，你也可能跌出来的。我跌过一跤，连四肢和卵子都没有受到损伤，但不是每个癞蛤蟆都能象我这样地幸运呀。”

“嘓！”小癞蛤蟆说。这跟我们人类说一声“哎呀”差不多。

他非常想跑到井边去看看；他渴望瞧瞧上面的绿东西。第二天早晨，当盛满了水的汲水桶正在被拉上来、在小癞蛤蟆坐着的石头旁偶尔停一下的时候，这个小家伙就抖了一下，跳到这个满满的桶里，一直沉到水底，水被拉上来了，同时他也被倒出来了。

“呸，真倒霉！”看到他的那个人说。“这是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一个最丑的东西！”

他用木拖鞋踢了它一脚。癞蛤蟆几乎要成了残废，不



过他总算是滚进一丛很高的荨麻里去了。他把周围的麻梗子看了又看；他同时还朝上面望了一眼。太阳光射在叶子上;叶子全都是透明的。这对于他说来,简直是象我们人走进了一个大森林里去一样，太阳从青枝绿叶之间透进来。

“这儿比在井里漂亮得多了！叫我在这儿住一生也是乐意的！”小癞蛤蟆说。他在这儿呆了一点钟，呆了两点

钟！“我倒很想知道，外面是个什么样子？我既跑了这么远的路，我当然还可以再跑远一点！”于是他就尽快地朝外面爬。他爬到大路上来了。当他正在横爬过去的时候，太阳在照着，灰尘在路上飞扬。

“人们在这儿可算是真正到干地上来了，”癞蛤蟆说。“我几乎可以说是一个幸运儿；这太使我舒服了！”

他现在来到了一条水沟旁边。这儿长着毋忘我花和绣线菊；紧旁边还有一道山楂和接骨木形成的篱笆，上面悬着许多白色的旋花。人们可以在这儿看到许多不同的色彩。这儿还有一只蝴蝶在飞翔。癞蛤蟆以为它是一朵花，为了要好好地看看这个世界，才从枝子飞走——这当然是再合理不过的事情。

“假如我能象它这样自由自在地来往，”癞蛤蟆说。“咽！哎呀，那该是多么痛快啊！”

他在沟里呆了八天八夜，什么食物也不缺少。到了第九天，他想：“再向前走吧！”但是他还能找到什么比这更美丽的东西呢？他可能找到一只小癞蛤蟆和少数青蛙。昨天晚上，风里有一种声音，好象是说附近住着一些“亲族”似的。

“活着真愉快！从井里跳出来，躺在荨麻里，在灰尘仆



仆的路上爬，在湿润的沟里休息！但是再向前走！我们得找一些青蛙和一只小癞蛤蟆。没有他们是活不下去的；光有大自然是不够的！”

于是他又开始乱跑起来。

他来到田野里的一个长满了灯心草的小池旁边。接着他就走进去。

“这地方对你说来是太潮湿了，是不是？”青蛙们说。“不过我们非常欢迎你！——请问你是一个先生还是一个太太？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我们欢迎你就得了！”

这天晚上，他被请去参加了一个音乐会——一个家庭音乐会：满腔的热忱和微弱的歌声。我们都熟悉这一套。会上没有什么点心吃，但是水可以随便喝——假如你高兴的话，你可以把整池的水都喝光。

“现在我还得向前走！”小癞蛤蟆说。他老是在追求更好的东西。

他看到又大又明亮的星星在眨着眼睛。他看到新月在射出光辉。他看到太阳升起来——越升越高。

“我不过还在井里，在一个较大的井里罢了。我必须爬得更高一点。我有一种不安和渴望的心情！”

当这个可怜的小东西看到一个又大又圆的月亮的时候，他想，“不知道这是不是上面放下来的一个汲水桶？我不知道能不能跳进去，爬得更高一点？难道太阳不是一个大汲水桶吗？它是多么大，多么亮啊！它可以把我们统统都装进去！我一定要抓住机会！啊，我的脑袋里是多么亮啊！我不相信宝石能够发出比这还大的光来！但是我并没有宝石，我也不一定要为这而感到伤心。不，更高地爬进快乐和光明中去吧！我有把握，可是我也害怕——这是一件很难办的事情。但是我非办不可！前进吧！向大路上前进吧！”

于是他就前进了——象一个爬行动物能够前进的那个样儿前进。他来到一条两旁住有人的大路上。这儿有花园，也有菜园。他在一个菜园旁边休息一下。

“该是有多少不同的动物啊！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些东西！这个世界是多么大，多么幸福啊！不过你也得走过去亲自看看，不能老呆在一块地方呀！”因此他就跳进菜园里去。“这儿是多么绿啊！多么美丽啊！”

“这些东西我早就知道！”白菜叶上的毛虫说。“我的这片叶子在这儿要算最大！它盖住了半个世界，不过没有这半个世界我也可以活下去。”



“咕！咕！”有一个声音说。接着就有一些母鸡进来了。她们在菜园里蹒跚地走着。

走在最前面的那只母鸡是远视眼。她一眼就瞧见了那片皱菜叶上的毛虫。她啄了一口，弄得它滚到地上来，卷做一团。母鸡先用一只眼睛瞧了它一下，接着又用另一只眼睛瞧了它一下，因为她猜不透，它这样卷一下究竟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它这样做决不是出于自愿！”母鸡想。于是它抬起头又啄了一下。癞蛤蟆吓了一大跳，不意之中爬到鸡面前去了。

“它居然还有援军！”母鸡说。“瞧这个爬行的东西！”

母鸡转身就走。“我不在乎这一小口绿食；这只会弄得我的喉咙发痒！”

别的鸡也同意她的看法，因此大家就走开了。

“我卷动一下就逃脱了！”毛虫说。“可见胸有成竹是必要的。不过最困难的事情还在后面——怎样再回到白菜叶上去。那在什么地方呢？”

小癞蛤蟆走过来，同时表示同情。他很高兴，他能用它丑陋的外貌把母鸡吓跑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毛虫问。“事实上是我自己逃开她的。你的样子也的确难看！让我回到我原来的地方去吧！我现在已经可以闻到白菜的气味了！我现在已经走到我的菜叶上了！什么地方也没有自己的家好。我得爬上去！”

“是的，爬上去！”小癞蛤蟆说。“爬上去！它的想法跟我一样。不过它今天的心情不大好，这大概是因为它吓了一跳的缘故。我们大家都要向上爬！”

因此他就尽量地抬头朝上面看。

鹳鸟正坐在农家屋顶上的窠里。他叽哩咕噜地讲些什么东西，鹳鸟妈妈也在叽哩咕噜地讲些什么东西。

“他们住得多高啊！”癞蛤蟆想。“我希望也能爬得那

么高！”

农舍里住着两个年轻的学生。一个是诗人，另一个是博物学家。一个歌颂和欢乐地描述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以及他自己心中的感受；他用简单、明了、丰富、和谐的诗句把这一切都唱出来。另一个找来一些东西，而且在必要的时候，还要把它们分析一下。他把我们上帝创造出来的东西当做数学，一会儿减，一会儿乘。他要知道事物的里里外外，找出其中的道理。他懂得全部的奥妙，他欢乐地、聪明地谈论着它。他们两人都是善良、快乐的人。

“那儿坐着一个完整的癞蛤蟆标本，”博物学家说。“我要把它放在酒精里保存起来。”

“你已经有了两个呀！”诗人说。“你让他安静地坐着，享受生活吧！”

“不过他是丑得那么可爱！”博物学家说。

“是的，如果你能在他头上找得出一颗宝石来！”诗人说，“那么我都要帮助你把它剖开。”

“宝石！”博物学家说。“你倒是一个博物学专家呢！”

“民间不是流传着一个美丽的故事，说最丑的动物癞蛤蟆头上藏着一颗最贵重的宝石么？人不也是一样么？伊索

和苏格拉底不都是有一颗宝石么？”

“他们也在谈论着宝石！”癞蛤蟆说。“我身上没有这东西——真是幸事！不然的话，我可要触霉头了。”

农舍的屋顶上又有叽哩咕噜的声音。这原来是鹳鸟爸爸在对他家里的人训话。他们都侧着脑袋望着菜园里的这两个年轻人。

“人是一种最自命不凡的动物！”鹳鸟说。“你们听他们讲话的这副神气！他们连一个象样的‘嘎嘎’声都发不出来，而他们却以为他们讲话的本领和他们的语言非常了不起。他们的语言倒是世界上少有的：我们每次走完一天路后，语言就变了。这个人听不懂那个人的话。但我们的语言在全世界都通行——在丹麦跟在埃及一样容易懂。而且人还不会飞呢！他们发明一种东西来帮助他们旅行——他们把这叫做‘铁路’。不过他们常常在铁路上跌断他们的脖子。我一想起这事情就不禁连嘴都要哆嗦起来。世界没有人也可以存在下去。我们没有他们也可以活下去！我们只要有青蛙和蚯蚓就得了！”

“这是一篇了不起的演说！”小癞蛤蟆想。“他是一个多么伟大的人，他坐得多么高——我从来没有看见有人坐

得这样高过！他游得才好呢！”当鹳鸟展开翅膀，在空中飞过去的时候，癞蛤蟆就大鸣了一声。

鹳鸟妈妈在窠里谈话。她谈着关于埃及，尼罗河的水和外国的美妙的泥巴。小癞蛤蟆觉得这是非常新奇和有趣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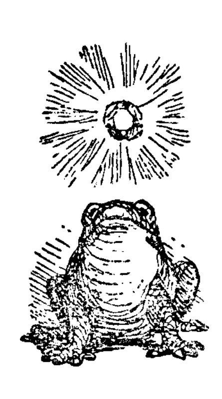
“我也得到埃及去，”他说，“只要鹳鸟或者他的一个孩



子愿意带我去的话。将来这小家伙结婚的时候，我将送给他一点什么东西。是的，我一定会到埃及去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我心中的这种渴望和希求，比头上有一颗宝石要好得多。”

他正是有这颗宝石：永恒的渴望和希求；向上——不断地向上。这颗宝石在他的身体里发出光来——发出快乐和辉煌的光。

正在这时候，鹳鸟飞来了。它看到草里的这只癞蛤蟆。它扑下来，使劲地啄住这只癞蛤蟆。嘴衔得很紧，风在萧萧地吹。这是一种很不愉快的感受，但癞蛤蟆却在向上飞，而且他知道是在向埃及飞。因此他的眼睛在放着光，好象他里面有火星迸出来似的：



“咽！哎呀！”

他的躯体死了；癞蛤蟆被掐死了。但是他的眼睛里迸出的火花变成了什么呢？

太阳光把他吸收去了。太阳带走了癞蛤蟆头上的那颗宝石。但带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你不必去问那位博物学家。你最好去问那位诗人。他可以把这故事当做一个童话告诉你。这童话里面还有那条毛虫，也有鹳鸟这一家人。想想看吧,鹳鸟变了形,成了一只美丽的蝴蝶！鹳鸟家庭飞过高山和大海，到辽远的非洲去。但是它们仍然能够找到最短的捷径，又飞回到丹麦来——飞到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屋顶上来。是的,这几乎是太象一个童话了,但这是真的!你不妨问问博物学家吧。他不得不承认这事实的。但是你自己也知道，因为你曾经看到过全部的经过。

不过怎样才可以看到癞蛤蟆头上的宝石呢?

你到太阳里去找吧。你可以瞧瞧它,假如你能够的话!

太阳光是很强的。我们的眼睛还没有能力正视上帝所创造的一切光辉，但是有一天我们会有这种能力的。那时这个童话将会非常美丽，因为我们自己也将会成为这个童话的一部分。



干爸爸的画册

干爸爸会讲故事，讲的又多又长。他还能剪纸和绘图。在圣诞节快要到来的时候，他就拿出一本用干净白纸订的剪贴簿，把他从书上和报上所剪下来的图画都贴上去。如果他没有足够的图画来说明他所要讲的故事，他就自己画出几张来。我小时候曾经得到过好几本这样的画册，不过最美丽的一本是关于“哥本哈根用瓦斯代替老油灯的那个值得纪念的一年”——这就是写在第一页上的标题。

“这本画册必须好好地保存着，”爸爸和妈妈说。“你

只有在很重要的场合才能把它拿出来。”

但是干爸爸在封面上却是这样写着:

即使把这本书撕破也没有什么重要,

许多别的小朋友干的事情比这还糟。

最好玩的是干爸爸亲自把这本书拿出来，念出里面的诗句和其他的说明，并且还讲出一套大道理。这时故事就要变成真事了。

第一页上是从飞行邮报上剪下的一张画。你可以从这张画上看到哥本哈根、圆塔和圣母院教堂。在这张画的左边贴着一张关于旧灯的画,上面写着“鲸油”;在右边贴着一张关于灯台的画，上面写着“瓦斯”。

“你看，这就是标题页,”干爸爸说。“这就是你要听的故事的开头。它也可以说是一出戏，如果你会演它的话:‘鲸油和瓦斯——或哥本哈根的生活和工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标题!在这页的下面还有一张小图画。这张画可不容易懂,因此我得解释给你听。这是一匹地狱马①,它应该是在书后面出现的，但是它却跑到书前面来了,为的是要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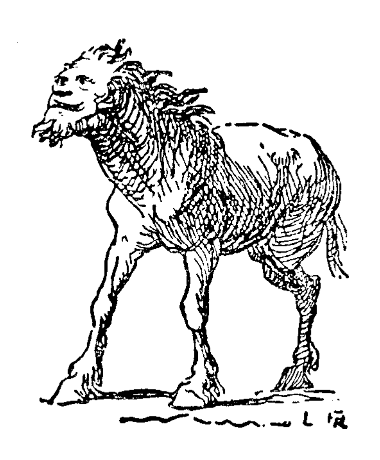


开头、中间和结尾都不好。也许只有它来办这件事情才算是最理想的——如果它能办得到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匹地狱马白天是拴在报纸上的，而且正如大家所说的，在专栏中兜圈子。不过在晚上它就溜出来，呆在诗人的门外，发出嘶鸣声，使住在里面的人立刻就死去——但是假如这人身体里有真正的生命，他是不会死去的。地狱马差不多永远是一个可怜的动物；他不了解自己，老是弄不到饭吃。它只有到处嘶鸣才能找得到一点空气和植物来维持生命。我

① 地狱马（Helhest）是北欧神话中掌握死亡的女神。她的外貌象一匹没有头的马，只有一只后腿。据说人一看见她就会死亡。

相信它不会喜欢干爸爸的画册的，虽然如此，它究竟还值得它所占用的这一页纸。

这就是这本书的第一页，也就是标题页！”



这正是油灯亮着的最后一晚。街上已经有了瓦斯灯。这种灯非常明亮，把许多老油灯弄得一点儿光彩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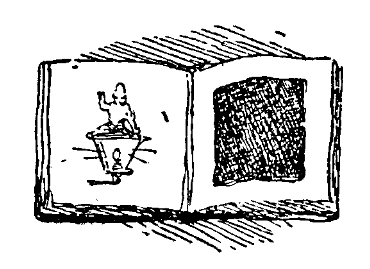
“我那天晚上就在街上，”干爸爸说。“大家在街上走来走去，看这新旧两种灯。人很多，而腿和脑袋更要多一倍。守夜人哭丧着脸站在一旁。他们不知道，他们自己会在什么时候象油灯一样被取消掉。他们把过去的事情回想得很远，因此他们就不敢想将来的事情了。他们想起许多安静的黄昏和黑暗的夜。我正靠着一个路灯杆站着，”干爸爸说，“油和灯芯正在发出嗞嗞的声音。我听到灯所讲的话，你现在也可以听听。”

“我们能做到的事，我们全都做了，”灯说。“我们对我们的时代已经作了足够的工作。我们照着快乐的事情，也

照着悲哀的事情。我们亲眼看见过许多重大的事情。我们也可以说我们曾经是哥本哈根的夜眼睛。现在让新的亮光来接我们的班，来执行我们的职务吧。不过他们能够照多少年，能够照出一些什么事情来,这倒要看他们的表现了。



比起我们这些老灯来,他们当然是要亮得多。但是这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特别是因为他们被装成了瓦斯灯,有那么多的联系,彼此都相通！他们四面八方都有管子,在城里城外都可以得到支持！但是我们每盏油灯只是凭着自己的力量发出光来的，并没有什么裙带关系。我们和我们的祖先在许许多多年以前，不知把哥本哈根照亮了多么久。不过今天是我们发亮的最后一晚，而且跟你们——闪耀的朋友——在街上一道，处于一个所谓次等的地位。但是我们并不生气或嫉妒。不,完全不是这样,我们很高兴,很愉快。我们是一些年老的哨兵，现在有了穿着比我们更漂亮的制服的兵士来接班。现在我们可以把我们的家族——一直到我们十八代的老祖母灯——所看到和经历过的事情统统都告诉你们:整个哥本哈根的历史。有一天你们也要交班的,那时我希望你们和你们的后代也有我们这样的经验，同时也能讲出象我们这样惊人的事情来。你们会交班的，你们最好作些准备吧！人类一定会发现比瓦斯还要强烈的光来的。我听到一个学生说



过，人类有一天可能把海水拿来点灯呢。”

当油灯正说着这话的时候,灯芯就发出嗞嗞的声音来,好象它里面真的有水一样。

干爸爸仔细地听。他想了想，觉得老街灯要在这个从油灯换成瓦斯灯的新旧交替之夜里，把整个哥本哈根的历史叙述都展览出来，非常有道理。“有道理的事情不能让它滑过去,”干爸爸说。“我马上就把它记住，回到家里来，为你编好这本画册。它里面的故事比这些灯所讲的还要老。

“这就是画册；这就是‘哥本哈根的生活和时代’的故事。它是从黑暗开始——漆黑的一页：它就是黑暗时代。”

“现在我们翻一页吧！”干爸爸说。

“你看到这张图画没有?只有波涛汹涌的大海和狂暴的东北风在号叫。它推动着大块的浮冰。除了从挪威的石山上滚下来的大石块以外，冰上没有什么人在航行。北风把冰块向前吹,因为他故意要让德国的山岳看到,北国该有多么庞大的石块。整队的浮冰已经流到瑟兰海岸外的松德海峡。哥本哈根就在这个岛上,但是那时哥本哈根并不存在。那时只有一大块浸在水底下的沙洲。这一大堆浮冰和一些

庞大的石块在沙洲上搁浅了。这整堆的浮冰再也移动不了。北风没有办法使它再浮起来，因此他气愤得不可开交。他诅咒着这沙洲，把它称为‘贼地’。他发誓说，假如它有一天从海底露出来，它上面一定会住着贼子和强盗，一定会竖立起绞架和轮子。

“但是当他正在这样诅咒和发誓的时候，太阳就出来了。太阳光中有许多光明和温柔的精灵——光的孩子——在飞翔。他们在这寒冷的浮冰上跳舞，使得这些浮冰融化。那些庞大的石块就沉到多沙的海底去了。

“‘这混蛋的太阳！’东北风说。‘他们是有交情呢，还是有亲族关系？我要记住这事情，将来报仇！我要诅咒！’

“‘我们却要祝福！’光的孩子们唱着。‘沙洲要升起来，我们要保护它！真、善、美将要住在它上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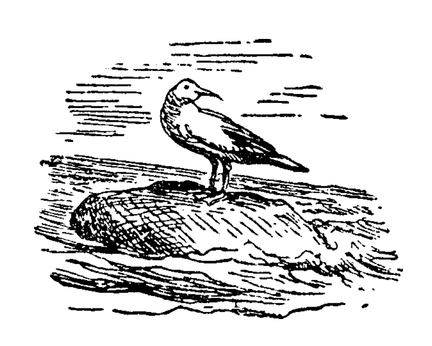
“‘完全是胡说八道！’东北风说。

“你要知道，对于这件事情，灯没有什么话可说，”干爸爸说。“不过我全知道。这对于哥本哈根的生活和时代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我们再翻一页吧！”干爸爸说。“许多年过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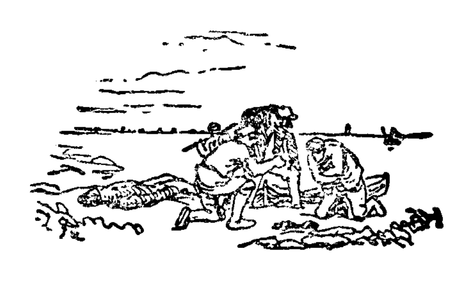


沙洲冒出水面了。一只水鸟立在一块冒出水面的石头上。你可以在图画里看得见它。又有许多年过去了。海把许多死鱼淌到沙洲上来。坚



韧的芦苇长出来了，萎谢了,腐烂了,使土地也变得肥沃起来了。接着许多不同种类的草和植物也长出来了。沙洲成了一个绿岛。卫金人就在这儿登陆，因为这儿有平地可以作战，同时瑟兰海岸外的这个岛也是一个良好的船只停泊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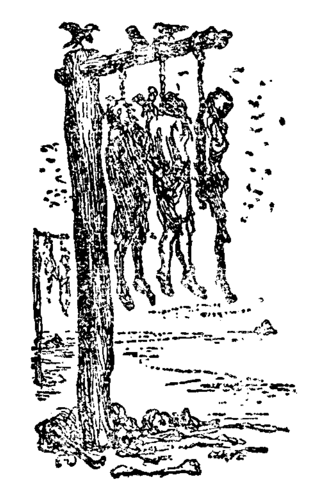
“我相信，最初的一盏油灯被点起来,完全是因为人们要在它上面烤鱼的缘故。那时的鱼才多呢。鲱鱼成群地从松德海峡游过来；要想把船在它们上面推过去真是非常困难。它们象闪电似地在水里闪耀着；它们象北极光似地在海底燃烧。松德海峡里藏着大量的鱼，因此人们就在瑟兰沿岸建筑起房子来:房子的墙是槲树做的,房子的顶是树皮盖的。人们所需要的树简直用不完。船只开进海港里来；油灯悬在摇摆的绳子上。东北风在吹，在唱着歌:‘呼——



呼——呼！’假如岛上点起一盏灯的话，那么这就是盗贼的灯：走私贩子和盗贼就在这个‘贼岛’上进行他们的活动。

“‘我相信，我所希望的那些坏事将会在这个岛上发生，’东北风说。‘树马上就要长出来；我可以从它上面摇下果实。’”

“树就在这儿，”干爸爸说。“你没有看到这‘贼岛’上的绞架么？被铁链子套着的强盗和杀人犯就吊在那上面，跟往时一模一样。风把这些长串的骸骨吹得咯咯地响，但是月亮却沉静地照着它们，正如它现在照着人跳集体舞一样。太阳也在愉快地照着，把那些悬着的骸骨打散。光的孩子在太阳光中唱着歌：‘我们知道！我们知道！在不久的将来，



这儿将是一块美丽的地方，一块又好又漂亮的地方！’

“‘这简直象小鸡讲的话！’东北风说。

“我们再翻一页吧！”干爸爸说。

“罗斯吉尔得①这个小镇的教堂的钟声响起来了。亚卜萨龙主教②就住在这儿。他既能读圣经，也能使剑。他既有威力，也有决心。这个小镇在不断地发展，现在变成了一个商业中心。亚卜萨龙保护这个港口的一些忙碌的渔人，免得他们受到侵略。他在这个污秽的土地上洒了圣水：‘贼地’算是得到了一次光荣的洗礼。石匠和木匠开始工作。在主教的指挥下，一幢建筑物出现了。当那些红墙在筑起来的时候，太阳光就吻着它们。

“这就是‘亚克塞尔之家’。

有塔的宫殿，

非常庄严；

---

① 这是位于丹麦瑟兰岛东北部的一个小城市。

② 亚克塞尔·亚卜萨龙（Axel Absalon，1128—1201）是丹麦的一个将军、政治家和大主教。他曾经多次打退外国人的侵略。

有台阶，

有阳台；

呼！

嘘！

东北风，

吹得脸肿，

吹呀！

扫呀！

宫堡仍然屹立不动！

“宫堡外面就是‘海坟’①——商人的港口。

人鱼姑娘的闺房，

在海上绿林的中央。②

“外国人到这儿来买鱼，同时搭起棚子，建筑房屋。这

① “海坟”是丹麦文 Havn 一字的译音，指哥本哈根，因为这个城的名字在丹麦文里是 København（买卖的港口）。

② 这几句诗是从丹麦诗人 N. F. S. Grundtvig（1783—1872）的作品中引来的。

些房屋的窗上都镶着膀胱皮，因为玻璃太贵。不久以后，具有山形墙和起锚机的栈房也建立起来了。你瞧吧，这些店里坐着许多老单身汉。他们不敢结婚；他们做生姜和胡椒的买卖——他们这些‘胡椒绅士’①！

“东北风在大街小巷里吹，扬起许多灰尘，有时把草扎的屋顶也掀开了。母牛和猪在街上的沟里走来走去。

“‘我要吓唬他们，降服他们，’东北风说。‘我要在那些房子上吹，在“亚克塞尔之家”上吹。我决不会弄错的！人们把它叫做贼岛上的“死刑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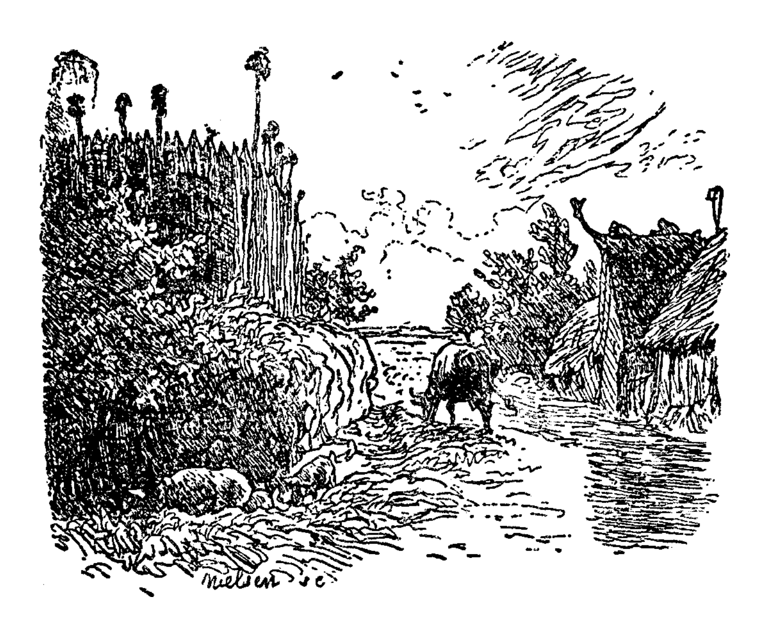
于是干爸爸指着一张图画——这是他亲手画的：墙上插着一行一行的桩子，每根桩子上挂着一个俘掳来的海盗的、露出牙齿的脑袋。

“这都是真事，”干爸爸说。“这是值得知道的；能够理解它也有益处。

“亚卜萨龙主教正在浴室里，他隔着薄墙听到外边有海盗到来。他马上从澡盆里跳出来，跑到他的船上，吹起号角，立刻他的水手就都来了。箭射进这些海盗的背上。他

---

① 请参看安徒生童话全集第八册老单身汉的睡帽。



们拼命摇着桨，想逃出性命。箭穿进他们的手里，他们连拔出的工夫都没有。亚卜萨龙主教把每一个海盗都活捉过来，砍掉他们每个人的脑袋，然后把这些脑袋挂在宫堡的外墙上。东北风鼓起腮来吹，满嘴含着坏天气——正如水手说的一样。

“‘我要在这儿摊开我的四肢，’风儿说。‘我要躺在这儿瞧瞧这全部的把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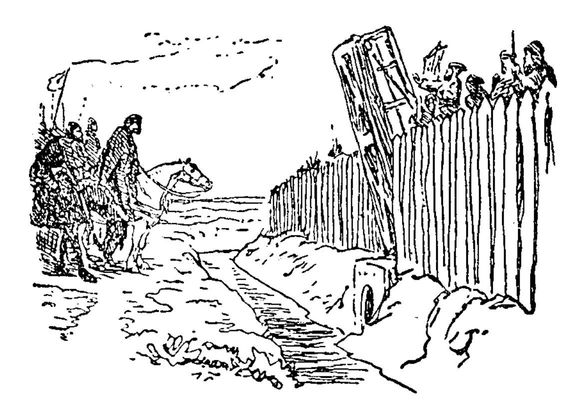
“他躺了好几点钟，他吹了好几天。许多年过去了。”

“守塔人在塔门口出现了;他看看东方,看看西方,看看南方和北方。你可以在图画里看到他的这副样儿,”干爸爸说，同时用手指着:“你看他就在那儿。不过他看到了一些什么东西，我不一会儿再告诉你。



“‘死刑堡’的墙外是一片汪洋大海——它一直伸展到却格湾。这条通到瑟兰的海峡是很宽的。塞里斯勒夫草场上和索尔堡草场①上有许多村庄。在它们前面，一个由许多具有山形墙的木房子所组成的新城市渐渐发展起来了。有好几条街全是住着鞋匠、裁缝、杂货商人和啤酒商人;此外还有一个市场,一个同业公会的会所;在曾经是一个小岛的海边上现在还有一座美丽的教堂:圣·尼古拉教堂。这教堂有一个非常高的尖塔——它的

① 塞里斯勒夫（Serritslev）和索尔堡（Solbjerg）草场是两个大村子，后来与哥本哈根连接在一起，成为现在的佛列得里克斯堡公园。



倒影在清亮的水里映得多么清楚啊！离这儿不远是圣母院。人们在这里念着和唱着弥撒，焚着芬芳的香，点着蜡烛。商人的城①现在成了一个主教城。罗斯吉尔得的主教就在这儿统治着。

“爱兰生主教坐在‘亚克塞尔之家’里。厨房里正在烤着肉，仆人端上了啤酒和红葡萄酒，提琴和黄铜鼓奏出了音乐。蜡烛和灯在燃着；宫堡在大放光明，好象它是整个王国里的一盏明灯。东北风吹着塔和墙，但是塔和墙却仍然屹立不动。东北风吹着城西边的堡垒——只不过是一道木栏栅，但是这堡垒也是屹立不动。丹麦的国王克利斯朵夫第

① 即哥本哈根的原名。

一世就站在堡垒外面。叛乱者在雪尔却尔攻打他；他现在要到这个主教的城市来避乱。

“风儿在呼啸，在象主教一样地说：‘请你站在外面！请你站在外面！门是不会为你而开的！’

“那是一个困苦的时代，那是一些艰难的日子。每个人



喜欢要怎样就怎样。霍尔斯坦的旗帜在宫殿的塔上飘扬。处处是贫困和悲哀。这是痛苦的黑夜。全国都有战争，还有黑死病在流行着。这是漆黑的夜——但是好日子快要来临。

“主教的城现在成了国王的城。它里面罗列着有山形

墙的屋子和窄狭的街道；它里面有守夜人和一座市政厅；它的西区设有一个固定的绞架——只有市民才够资格在它上面受绞刑。一个人必须是这城市的居民才能被吊在它上面，高高地眺望却格和却格的母鸡①。

"'这是一座美丽的绞架，'东北风说；'美要不断地发扬！'它吹着，它呼啸着。

"它从德国吹来了灾害和苦恼。

"汉撒的商人到来了，"干爸爸说。"他们是从栈房里和柜台后面来的；他们是洛斯托克，留贝克和卜列门的富有商人。他们所希望得到的不只是瓦尔得马尔塔上的那只金鹅。他们在丹麦国王的城里所拥有的权力比丹麦国王要大得多。他们乘着武装的船只闯进来；谁也没有准备。此外，国王爱立克也没有心情来和他的德国族人作战②。他们的人数是那么多，而且是那么厉害。国王爱立克带着他的朝臣们急忙从西城逃走，逃到一个小镇苏洛去——到安静的湖边和绿树林中去，到恋歌和美酒的杯中去。

---

① 却格是一个小镇，以产母鸡著名。请参看安徒生童话全集第五册中的小杜克。

② 德国的汉撒人于1428年围攻哥本哈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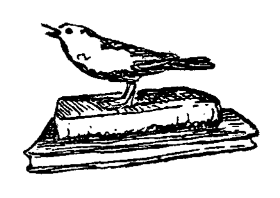
“但是有一个人留在哥本哈根——一个具有高贵的心和高贵的灵魂的人。你看到这张图画没有？这是一个年轻的妇人——那么精致，那么娇嫩,她的眼睛象海一样深沉,她的头发象亚麻一样金黄。她就是丹麦的皇后、英国的公主菲力巴。她留在这个混乱的城里。那些大街小巷里全是些陡峭的台阶,棚子和木架泥糊的店铺。市民都涌进来,不知怎样办才好。

“她有男子的勇气和一颗男子的心。她把市民和农人召集拢来，她启发他们,她鼓舞他们。他们装备好船,驻守那些防舍。他们放着马枪；处处是烟火和欢乐的心情。我们的上帝决不会放弃丹麦的。太阳照着每个人的心；所有的眼睛都射出胜利的光。祝福菲力巴吧！她在茅屋里，在房子里，在国王的宫殿里,看守伤病人员;她得到了祝福。我剪了一个花圈,放在这张画上,”干爸爸说。“祝福菲力巴皇后吧！”



“现在我们向前再跳过几年吧！”干爸爸说。“哥本哈根也一起向前跳。国王克利斯仙第一世是在罗马。他得到了教皇的祝福。在他长途的旅行中，他处处受到尊敬。他在家里砌了一幢红砖的房子。通过拉丁文传授的学术将要在这儿发扬光大。农夫和手艺人的穷孩子都到这里来。他们可以求乞，可以穿上黑长袍，可以在市民的门口唱歌。

“在这个一切以拉丁文教学的学校旁边，另外还有一幢小房子。在这里面，大家讲着丹麦文和遵守丹麦的习惯。早餐是啤酒熬的粥；午饭是在上午十点钟。太阳通过小块的窗玻璃射到碗柜和书架上。书架里放着手抄的宝藏：密加尔先生的念珠和神曲，亨利·哈卜斯伦的药物集，和苏洛的尼尔斯兄弟所著的韵文丹麦史记。‘每个丹麦人应该熟悉这些书，’这房子的主人说，而他就是使大家熟悉这些书的人。他是丹麦第一个印书的人——荷兰籍的高特夫列·万·格曼。他从事于这个对大家有利的魔术：印书的技术。



“书籍来到国王的宫殿里，来到市民的住屋里。谚语和诗歌从此获得了永恒的生命。人们在痛苦和快乐中不敢说的话，民歌的鸟儿就把

它唱出来——虽然用的是寓言形式，但是清楚易懂。这歌鸟自由地在广阔的空中飞翔——飞过平民的客室，也飞过武士的宫殿。它象苍鹰似地坐在一个贵妇人的手上，喃喃地歌唱。它象一只小耗子似地钻进地牢，对那些被奴役的农奴吱吱地讲话①。

"'这完全是一堆废话！'锐利的东北风说。

"'这正是春天！'太阳光说。'你看，绿芽都在偷偷地露面了！'"

"我们把画册翻下去吧！"干爸爸说。

"哥本哈根是多么光华灿烂啊！这儿有马上比武和杂技在表演着；这儿有壮丽的游行行列。请看那些穿着华丽胄甲的武士；请看那些穿绸戴金的贵妇人。国王汉斯把他的女儿伊丽莎白嫁给布兰登堡的选帝侯②。她是多么年轻，多么快乐啊！她走着的地方都铺有天鹅绒。她想着她的将来：幸福的家庭生活。在她身边站着的是她的皇族哥哥——

① 请参看安徒生童话全集第十二册中的民歌的鸟儿。

② 即有权选举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权利的诸侯。布兰登堡是德国的一个皇族。

有一双忧郁眼睛和沸腾的热血的克利斯仙王子。他是市民所爱戴的人，因为他知道他们所受到的压迫。他心中在关怀着穷人的未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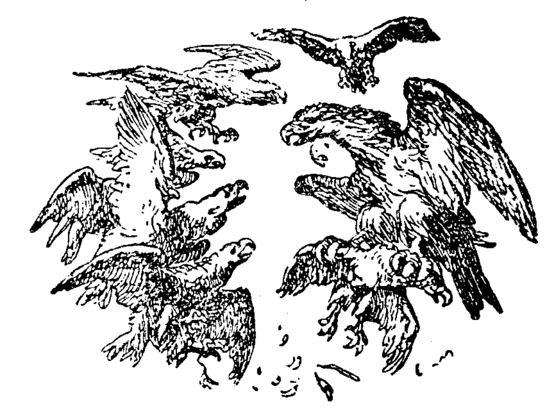
“只有上帝决定我们的幸福！”

“我们现在再把我们的画册翻下去吧！”干爸爸说。“风吹得非常锐利。它在歌唱着那锐利的剑、那艰难的时代和那些不安的日子。

“那是四月里一个严寒的日子。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齐聚在宫殿面前摊税征收所的门口呢？国王的船在那儿停着，扯起了帆，挂着国旗。许多人挤在窗子后面和屋顶上观看。大家都充满了悲哀和痛苦、焦急和渴望的心情。大家都望着宫殿。不久以前，人们在那金碧辉煌的大厅里举行着火炬跳舞会，但是现在那里面却是寂然无声。大家望着那些阳台。国王克利斯仙常常在那上面眺望‘御桥’，同时沿着那窄狭的‘御桥街’眺望他从贝尔根带来的那个荷兰女子‘小鸽子’。百叶窗是关着的。众人望着宫殿：它的门是开着的，它的吊桥已经放下来了。国王克利斯仙带着他的忠实妻子伊丽莎白来了。她将不会离开她的高贵的主人，

特别是因为他现在正遭遇着极大的困难①。

“他的血液里焚着火，他的思想里焚着火。他要粉碎与旧时代的联系，他要粉碎农民的羁绊，他要对市民和善，他要剪断那些‘贪婪的鹰’的翅膀，但是这些鹰太多了。他离



开了他的王国，希望能够在外国争取更多的朋友和族人。他的妻子和忠实的部下追随着他。在这别离的时刻，每个人的眼睛都润湿了。

“声音和时代之歌混杂在一起；有的反对他，有的赞成他。这是一个三部的合唱。请听那些贵族们所讲的话吧。

---

① 国王克利斯仙第二世于1523年4月13日被丹麦的诸侯所罢免。这里所指的是他离开宫殿准备到荷兰去的情景。他从荷兰带来的一位心爱的女子“小鸽子”(Duelil)就住在这里所说的那条窄狭的“御桥街”上。

这些话被写下来和印出来了：

“‘万恶的克利斯仙，愿你倒霉吧！流在斯德哥尔摩广场上的血在高声地诅咒着你！[①]’

“僧侣们也在同样地咒骂着他：‘让上帝和我们遗弃你吧！你把路德的一套教义搬到这儿来；你使它占用教堂和讲台；你让魔鬼现身说法。万恶的克利斯仙，愿你倒霉吧！’

“但是农民和平民哭得非常难过：‘克利斯仙，人民爱戴你！不准人们把农民当做牲畜一样买卖，不准人们把农民随便拿去交换一只猎犬！你所定的法律就是你的见证！’

“不过穷人所说的话只是象风里的糟糠。

“船现在在宫殿旁边开过去了。平民都跑到围墙边来，希望能再看一眼这只御艇。”

“时代是漫长的，时代是艰苦的；不要相信朋友，也不要相信族人。

“住在吉尔宫殿里的佛列得里克倒很想做丹麦国王呢。

“国王佛列得里克现在来到了哥本哈根。你看到这幅

① 克利斯仙第二世在 1520 年征服了瑞典。这一年他在斯德哥尔摩大肆屠杀瑞典的贵族。1521 年他被赶出了瑞典。

图画‘忠诚的哥本哈根’没有？它的周围是一片漆黑的乌云，呈现出一系列的画面。瞧瞧每一幅画吧！这是一种能发出回响的图画：它现在还在歌声和故事中发出回音——经历过一连串岁月的、艰难和困苦的时代。

“那只游踪不定的鸟儿，国王克利斯仙的遭遇怎样呢？许多别的鸟儿曾经歌唱过它；它们已经飞得很远，飞过了国家和大海。鹳鸟在春天来得很早；它是飞过德国从南方来的。它看到过下面所讲的事情：

“‘我看到亡命的国王克利斯仙在长满了石南的沼地上乘着车子走过。他遇见一只独马拉着的破车。车里坐着一个女人——国王克利斯仙的妹妹，布兰登堡选帝侯的夫人。她因为忠实于路德的教义而被她的丈夫驱逐出去了。这两个流亡的兄妹在这阴暗的沼地上碰面了。时代是艰难的；时代是漫长的。不要相信朋友或族人吧。’

“燕子从松德堡宫殿①那儿飞来，唱着悲歌：‘国王克利斯仙被人出卖了。他坐在一座象井一样深的塔里。他的沉重的步子在石铺的地上留下足印，他的手指在坚硬的大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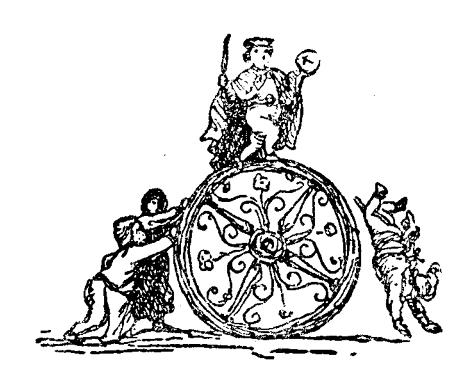
① 克利斯仙第二世在 1532 年企图恢复他的王位而被捕，并且被囚禁在松德堡宫里。

石上刻下痕迹。’

啊，什么忧愁能比得上

刻在石缝里的这些话语？①

“鱼鹰从波涛汹涌的大海飞来——那广阔无边的大海。



一条船在这海上驶来，带着富恩岛上的苏伦·诺尔布②。他是幸运的，但是幸运象风和天气一样，在不停地变幻。

“在尤兰和富恩岛上，大渡鸟和乌鸦在尖叫：‘我们现在出来寻找食物！真是好极了，好极了！这儿有死马的尸体，也有死人的尸体。’这是一个动乱的时代；这是侯爵③在作战的时代。农人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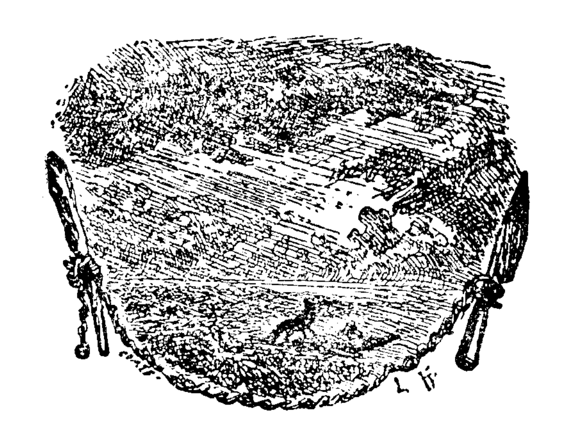
① 引自丹麦诗人 Fr. Paludan-Müller（1807—1876）的一首诗。

② 他是丹麦的一个海军大将，克利斯仙第二世的支持者，曾协助他逃亡。

③ 指 Oldeaburg 侯爵，他于 1448—1481 统治着丹麦。

起他们的棒子，市民拿起他们的刀子，大声地喊着：‘我们要打死所有的豺狼，一只幼狼也不要让它留下。’烟云笼罩着正在焚毁的城市。

“国王克利斯仙是松德堡宫殿里的一个囚徒。他没有办法逃跑，也没有办法看到哥本哈根和它的灾难。克利斯



仙第三世站在北边的公共草场上①，象从前他的父亲一样。失望的空气笼罩着这整个的城市；这儿充满了饥荒和瘟疫。

“有一个骨瘦如柴的、褴褛的女人在靠着教堂的墙坐着。她是一具尸体。两个活着的孩子躺在她的怀里，从她

① 在哥本哈根的北边。

没有生命的乳房里吸出血液。

“勇气没有了，抵抗力消逝了。你——忠诚的哥本哈根！”

“礼号吹奏起来了。请听鼓声和喇叭声吧！贵族老爷们，穿着华丽的丝绸和天鹅绒的衣服，戴着飘动着的羽毛，骑着饰着金银的骏马到来了。他们是在向旧市场走去。他们是不是依照惯例要在马上比枪或在马上比武呢？市民和农人都穿着最好的衣服集中到这儿来。他们有什么要看呢？是不是他们要把教皇的偶象收集到一起，烧起一堆篝火呢？是不是刽子手站在那儿，正如他站在斯拉霍克①的火葬堆旁边一样呢？作为这个国家的统治者的国王是一个路德教徒。这件事现在要让大家知道、证实和承认。

“高贵的太太和出自名门的小姐——她们穿着高领的衣服，帽子上饰着珍珠——坐在敞开的窗子后面，观看着这整个的场面。大臣们穿着古雅的服装，坐在华盖下地毯上的皇位旁边。国王是沉默的。现在他的命令——朝廷的命

① 斯拉霍克（Slaghaek）是一个牧师的儿子，曾当过克利斯仙第二世的秘书，1522年1月24日他在哥本哈根的广场上被当众焚死。

令——用丹麦的语言向公众宣布了:市民和农民,因为他们对贵族表示过反抗,现在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市民成了贱民;农民成了奴隶。全国的主教也受到了责罚。他们的权力已经没有了。教会和修道院的一切财产,现在都移交给国王和贵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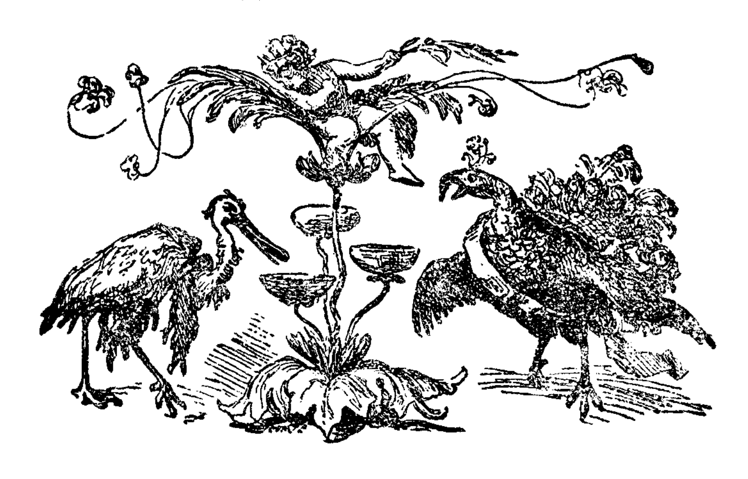
"一面是骄奢和豪华,一面是憎恨和贫困。

贫穷的鸟儿蹒跚地走着,

不稳地走着……

富贵的鸟儿歌唱地走着,

喧闹地走着!



"变乱的时代带来沉重的乌云,但也带来阳光。它在学术的大厅里、在学生的家里照着。许多名字从那个时代一直照到我们的这个时代。其中有一位叫做汉斯·道生；他是富恩岛上一个穷苦铁匠的儿子:

> 这个孩子来自贝根德小镇,
> 他的名字在整个的丹麦驰名。
> 他，丹麦的马丁路德，挥着福音的剑,
> 胜利地使人民接受上帝的真言。①

"贝特鲁斯·巴拉弟乌斯这个名字也发出光辉。这是一个拉丁名字;在丹麦文里,它是贝特尔·卜拉德。他是罗斯吉尔得的主教，也是尤兰一个穷苦铁匠的儿子。在贵族中，汉斯·佛里斯这个名字也放出光辉。他是王国的枢密顾问。他请学生到他家里来吃饭，同时照顾他们。他也同

---

① 这是引自丹麦诗人 Bernhard Severin Ingemann（1789—1862)的一首诗。汉斯·道生(Hans Tausen,1495—1561)是丹麦一个有名的宗教改革家。

样地照顾小学生。在所有的名字之中，特别有一个名字受到众人的喝采和传颂：

只要亚克塞港①有一个学生
能写出一个字母，
那么国王克利斯仙的姓名
就处处被人传颂。②

“在一个变乱的时代里，阳光也会从沉重的乌云里射出来。”

“现在我们再翻一页吧。

“在‘巨带’里③，在撒姆叔海岸下，有什么东西在呼啸，在歌唱呢？一个披着一头蔚蓝色头发的女人鱼从海面上升起来。她对农民作出未来的预言：有一个王子将要出生；他将要成为一个有权力的伟大国王④。

---

① 即哥本哈根的旧称。

② 引自丹麦的诗人 Paul M. Müller 的一首诗。

③ 指瑟兰和富恩岛之间的一条海峡。

④ 指国王克利斯仙第四世。在他统治时期，丹麦的文化得到了发展。



“他出生在田野里的一棵花儿盛开的山楂树下。他的名字现在在传说和歌声中，在邻近骑士的大厅和堡塞中开了花。有尖塔的交易所里建立起来了。罗森堡宫殿高高地耸立着，俯视着远在城墙以外的东西。学生现在有他们自己的宿舍。在这宿舍附近,升向天空的、作为乌兰妮亚①纪念碑的‘圆塔’②,遥对着曾经是乌兰妮亚宫所在地的汶岛。它的金圆顶在月光中发出闪光；人鱼姑娘歌唱着住在它里面的主人——国王和圣哲常来拜访的、有贵族血统的智者杜却·布拉赫。他把丹麦的声誉提得那么高，使丹麦跟天

---

① 希腊神话中九女神之一；她的任务是掌握天文。

② 这是哥本哈根的一个天文台，由丹麦的名天文学家杜却·布拉赫在 1576—1580 建造的。

上的星星一道，全世界有文化的国家都知道。但是丹麦却把他赶走了。

“他在痛苦中用这样的歌安慰自己:

天空不是处处都有?

我还能有什么要求?

“他的歌在民歌中获得了生命,象人鱼姑娘所唱的关于克利斯仙第四世的歌一样。”

“这一页你要好好地看!”干爸爸说。“它的画后面有画,正如英雄叙事诗中的后面有诗一样。这是一支歌;它的开头非常愉快，它的结尾却很悲哀。

“一个国王的女儿在国王的宫殿里跳舞。她是多么漂亮啊！她坐在国王克利斯仙第四世的膝上；她是他心爱的女儿爱勒奥诺娜。她是在道德的教养中长大起来的。她的未婚夫是一个最优秀的强大贵族哥尔非·乌惠德。她还不过是一个孩子；她还常常受到严厉的女教师的鞭斥。她向她亲爱的人哭诉,而她有理由这样做。她是多么聪明,多么



有文化和有学问啊！她会希腊文和拉丁文；她能伴着琵琶唱意大利歌；她还能谈论关于教皇和路德的事情。

“国王克利斯仙躺在罗斯吉尔得主教堂的墓窖里，爱勒奥诺娜的兄弟成了国王。哥本哈根的皇宫里是一片富丽豪华的景象。这儿充满了美和智慧：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皇后——路尼堡的苏菲亚·阿玛利亚。谁能象她那样善于骑马呢？谁能象她那样精于跳舞呢？作为丹麦的皇后，谁能象她那样谈笑风生呢？

“‘爱勒奥诺娜·克利斯汀妮·乌惠德！’这是法国大使亲自讲的话，‘就美和聪明说来，她超过了一切的人。’

“在光滑的宫殿舞池里，嫉妒的牛蒡长出来了。它在那儿生了根，蔓延起来，成了那儿一种引起人藐视的笑柄：‘这个私生子！她的马车应该在御桥上停下来。皇后可以坐车子走过的地方，普通妇女也可以走过！’

“闲话、诽谤和谎言象雪片似地飞来。

“于是乌惠德在静寂的夜里挽着妻子的手，他有城门的钥匙，他打开一扇门。马就在外面等着。他们骑马沿着海岸走；他们乘船逃到瑞典。”

“象命运对这对夫妇所起的变化一样，我们再看另一页吧。

“这是秋天。白天短，黑夜长。天气是灰暗和潮湿的，寒风越吹越厉害。堤岸上的树叶在瑟瑟作响；这些树叶飞到贝德·奥克斯①的庭院里——这房子已经空了，被它的主人所遗弃了。风在克利斯仙港上呼啸，在现在当作一个普通监狱用的开·路克②的公馆周围吹着。他本人受到了羞辱，并且被放逐出去了。他的族徽被打碎了。他的画象高高地悬在绞架上。他对于这国家的尊贵的皇后说了一些粗心大意的话；这就是他所得到的惩罚。

“风在尖锐地吹着，扫过曾经是加冕礼事务总长的公馆

① 贝德·奥克斯（Peder Oxe，1520—1575）是当时丹麦皇家一个权力很大的家臣，后来被撤职。

② 开·路克（Kaj Lykke，1625—1699）是当时丹麦的另一个大臣，因诽谤皇后而被判罪，后来逃亡到外国去。

所在地的那个广场。现在那儿只剩下一块石头。‘而且这还是我把它作为一块水磨石放到浮冰上吹到这儿来的呢，’风萧萧地说。‘这块石头搁了浅；我所诅咒的“贼岛”就是在这儿冒出来的。它成了乌惠德大爷的公馆的一部分——他的夫人在这公馆里伴着清脆的琵琶歌唱，读希腊文和拉丁文，骄傲地生活着。现在这儿只剩下这块石头，上面刻着这样的碑文：

此石永远作为叛国者哥菲兹·乌惠德的讥笑、羞耻和臭名的纪念。

“‘但是那位高贵的夫人——她现在到什么地方去了呢？呼——嘘——呼——嘘！’风在用一种尖锐的声音呼啸着。

“在宫殿——海水不停地打着它的粘湿的墙——后面的那座‘蓝塔’里，她已经坐了好几年。这个房间里温暖少而烟多。天花板下面的那个小窗子很高。国王克利斯仙第四世的这位娇生惯养的孩子——这位最雅致的小姐和夫人，她生活得多么平庸，她生活得多么痛苦啊！这座被烟熏

黑了的监狱的墙上挂满了引起她的回忆的窗帘和织锦。她记起了她儿童时代的幸福时光，她父亲的温柔和光彩的面貌。她记起了她的华贵的婚礼，她的光荣的日子，她在荷兰、英国和波霍尔姆的困苦的时刻。



在真诚的爱情面前，
无所谓困苦和艰难。

“那时她仍然和他生活在一起。但现在她却是孤独的，永远孤独的。她不知道他的坟墓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

她对丈夫的忠诚，
是她唯一的罪行。

“她穷年累月地坐在那里面，而外面的生活却在不停地



进展。时间永远不会静止下来，但是我们不妨静止一会儿来把她和这只歌的意义想一想：

我要保持我对丈夫的誓言，

不管怎样困苦和怎样艰难！

“你看到这幅图画吗？”干爸爸问。

“这正是冬天。冰冻在洛兰和富恩岛之间造出一座桥——一座为卡尔·古斯塔夫①用的桥。他在不可抗拒地前进。整个的国家遭受到抢劫和焚烧，恐怖和饥饿。

“瑞典人已经齐集在哥本哈根城下。天气冷得刺骨，雪花在纷飞。但是男人和女人，忠实于他们自己的国王，忠实于他们自己，现在正在准备作战。每一个手艺人、店伙、学生和教师都在城墙上守城。谁也不怕那些火红的炮弹。国王佛列得里克宣誓要死在自己的窠里。他骑在马上巡视，

① 瑞典的国王古斯塔夫于 1658 年围攻哥本哈根。丹麦的国王佛列得里克第三世与他订了不利于丹麦的条约才算解围。

皇后在后面跟随着他。这儿充满了勇气、纪律性和爱国的热忱。



“让瑞典人穿着白衣、在白雪里向前爬，准备突击吧！大家不停地把梁木和石头扔到他们头上。是的，女人提着滚烫的铁锅，把沸腾的沥青和柏油向这些进攻的敌人头上淋下去。

“在这天晚上，国王和平民是一个团结在一起的力量。他们得救了，他们胜利了。教堂的钟在齐鸣；处处是一片感谢的歌声。”

“下一页是什么呢？请看这张画吧！

“斯万尼主教的夫人坐着一辆紧闭着的车子来了。只有显贵才能这样做。那些凶猛的年轻贵族把车子打得稀烂。主教夫人只好亲自步行到主教公馆里去。

“整个的故事就只这一点吗？下一步是摧毁更重要的

一件东西——过度的傲慢。

“汉斯·南生市长和斯万尼主教①，在上帝的名义下，携手进行工作。他们的话语充满了智慧和诚恳；人们在教堂里，在市民公所里都能听得见。

“他们一携手，港口就堵住了，城门就关闭了，警钟就响起来了。只有国王可以掌握大权。他曾经在危险的时刻留在他的窠里。要人和平民都要由他来管理和统治。

“这是一个专权的时代。”

“我们再跳一页，也再跳一个时代吧。

“‘嗨伊！啊嗨伊！’犁被扔到一边，石南在遍地横生，但是人们却非常喜欢打猎。‘嗨伊！啊嗨伊！’

“请听那响亮的号角和狂吠着的猎犬吧！请看那些猎人吧！请看国王克利斯仙第五世吧！他是年轻和快乐的。宫里和城里全是一片快乐的景象。大厅里点着蜡烛，院子里点着火把，街上点着路灯。一切东西是那么焕然一新！从

① 南生市长（Borgemester Hans Nansen）和斯万尼主教（Biskop Svane）是瑞典人围攻哥本哈根时帮助国王最得力的人。战后他们又帮助国王建立起专制政体。

德国请来的新的贵族——男爵和伯爵——接收了恩惠和礼品。当时最流行的东西是称号、官职和德国语言。

“于是人们听到一个真正的丹麦声音:这是一个职工的儿子——他现在当上了主教。这就是根果①的声音。他唱着美丽的圣诗。

“还有一个平民的儿子——一个卖酒人的儿子。他的名字在法律和正义中射出光辉。他的关于法律的著作成了国王的名字的金底。它将永远不会被人忘记。这个平民的儿子是这国家最伟大的人;他得到了一个贵族的纹章,但也因此招致了嫉视。因此在刑场上,格里菲尔德②的头上搁着刽子手的刀子,但是临时他被赦罪,改为终身监禁。人们把他送到特龙罕海岸外的一个小小的石岛上去。

蒙霍姆成了丹麦的圣·海伦娜③。

① 根果(Thomas Hansen Kingo,1634—1703)是丹麦一个有名的宗教诗人,写过许多赞美诗。

② 格里菲尔德(P.S.Griffelde,1635—1699)是丹麦的政治家。从1679年起,他在蒙霍姆(Munkholm)岛被监禁了22年。

③ 这是拿破仑被监禁的所在地——大西洋上的一个海岛。



“但是宫殿里的舞会仍在愉快地进行着。这里是一片豪华富贵的景象；这里有轻松的音乐。朝臣和太太们在这里跳舞。”

“现在是佛列得里克第四世的时代！

“请看那些庄严的船只和胜利的旗帜吧！请看那波涛汹涌的大海吧！是的，人们可以谈谈丹麦的事迹、成就和光荣。我们记得起一些名字——胜利的塞赫斯得和谷尔登洛①！我们记得起卫特菲尔得②——他为了要救出丹麦的舰队，炸毁了他自己的船，而他自己则拿着丹麦的国旗被卷

---

① 这是丹麦两个有名的海军大将，曾经两次战胜挪威的海军。

② 这是丹麦的另一个海军大将。

到天空里去。我们想着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里的斗争，想起了从挪威山上跑下来保卫丹麦的那位英雄：比得·托登叔①。在那美丽的海上，在那狂暴的海上，他的名字象雷轰似地从这条海岸传到那条海岸。

闪电透过尘埃，

雷声打乱时代的低语；

一个裁缝的学徒离开案板，

划着一条小船走过挪威沿岸。

卫金人那种年轻和钢铁般的精神，

飘扬在北海上。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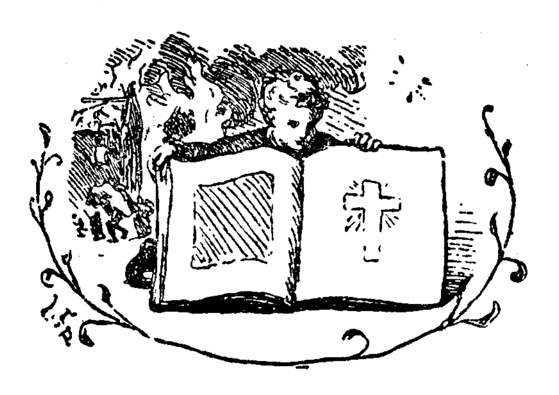
“这时从格林兰的沿岸吹来一阵轻快的风——一阵象来自伯利恒土地上的香气。它带来汉斯·爱格得③和他的妻子所点起的福音之光。

① 这是一个挪威人，服务于丹麦舰队。当丹麦和瑞典在作战的时候，他立过大功。

② 引自丹麦名诗人和政治家 Parmo Carl Ploug（1813—1894）的一首诗。

③ 这是一个丹麦的牧师，他把基督的福音传到格林兰岛上去。

“因此半页的篇幅有金底；另半页的篇幅，因为表示悲哀，是一片灰黑——上面有些黑点，好象表示火花，又好象表示疾病和瘟疫。



“瘟疫在哥本哈根横行。街上都空了，所有的门都关上了，处处是粉笔画的十字：屋子里有瘟疫。但是画有黑十字的地方，表明里面住着的人全都死光了。

“尸体都在夜间被运走，没有人敲什么丧钟。躺在街上半死的人也跟死人一道被运走了。兵车装满了尸体，发出隆隆的响声。但是啤酒店里却发出醉汉的可怕的歌声和狂叫。他们想借酒来忘掉他们悲惨的境遇。他们要忘记，然后灭亡——灭亡！的确，他们终于也走到灭亡。这一页，跟哥本哈根第二次的灾难和考验一起，就在这儿结束。”

“国王佛列得里克第四世仍然活着。在岁月的飞逝中，他的头发都变得灰白了。他在王宫窗子的后面眺望着外面的风景。这是岁暮的时候。

“在西门附近的一幢小房子里，有一个男孩子在玩球。球儿飞到顶楼上去了。这小家伙拿着一根蜡烛爬上去寻找它。于是这幢小房子就起了火，接着整条街也烧起来了。火光冲上天空；云块反射出光来。火在不停地扩大！火的燃料可是不少：有粮草和麦草，有腊肉和柏油，有整堆为了过冬用的木柴。什么东西都烧起来了。处处是哭声和叫声；是一片混乱。老国王骑着马走进这混乱中来。他鼓励大家；他对大家下命令。火药在爆炸，房屋在崩颓。这时北城也烧起来了；许多教堂——包括圣·比得教堂和圣母院——也都烧起来了。请听教堂的钟最后发出的声音吧：‘仁慈的上帝，请您收回您对我们的愤怒吧！’

“只有圆塔和皇宫被保留了下来；它们周围的一切都成了烟雾迷漫的废墟。

“国王佛列得里克对老百姓很好。他安慰他们；他给他们东西吃。他跟他们在一起；他是那些无家可归的人的朋

友。祝福国王佛列得里克第四世吧！”

“现在请看这一页！

“请看这镶着金子的马车，它旁边的随从、和它前前后后的骑士吧。它从皇宫里开出来；两边拦着铁链，为的是怕老百姓走得太近。每个平民必须光着头才能走过广场。因为这个缘故，你看不见广场上有什么人——大家都避开这块地方。现在可是有一个人走过来了；他的眼睛下垂，手中拿着帽子。在这时候，他正是我们很愿意推崇的一个人：

他的话语象扫净一切的狂风，
一直吹到明天太阳光出现；
外来的不良风习象许多蚱蜢，
匆忙地逃回到它发源的地点。①

“这就是充满了机智和幽默的路德维格·荷尔堡②。他

---

① 引自丹麦诗人 Christian Frederik Emil（1797—1810）的一首诗。

② 荷尔堡（Ludvig Holberg，1684—1754）一般被称为丹麦戏剧的创始人。

的伟大表现在丹麦的剧场上。但是丹麦的剧场却都关上了门，好象它们是羞耻的发源地似的。一切娱乐都被禁止了。歌舞和音乐都被放逐了。基督教阴暗的一面现在占了上风。”



“‘丹麦王子！’他的母亲这样称呼他。现在是他的时代——充满了明朗的阳光、鸟儿的歌声、欢乐和地道丹麦式的生活的时代：佛列得里克第五世成了国王。

“皇宫广场上的铁链现在拆除了。丹麦的剧场的门又开了。处处充满了笑声、歌声和快乐的心情。农人举行夏日的联欢节。经过饥饿的压迫以后，他们现在可以欢乐了。‘美’现在繁荣起来，开出花朵，在声、色和创造性的艺术中结出果实。请听格勒特里①的音乐吧！请看伦得

① 格勒特里（A. E. M. Grétry，1741—1813）是法国的名作曲家。



曼①的演剧吧！丹麦的皇后喜爱一切地道的东西。英国的路薏丝，你是那么美丽和温柔！愿天上的上帝祝福你！愿太阳光以愉快的大合唱来歌颂丹麦的那些皇后——菲利巴，伊丽莎白和路薏丝。”

“尘世的部分早已被埋葬掉了，但是灵魂仍然活着，名字也仍然活着。英国又送来一个皇族的新嫁娘——玛蒂德②。她是那么年轻，但是那么快就被遗弃掉！诗人有一天将会歌颂你，歌颂你年轻的心和你所过的艰难的日子。歌

① 伦得曼(Gert Londemann，1718—1774)是丹麦有名的戏剧家。

② 玛蒂德（Karoline Mathilde，1751—1775）是丹麦国王克利斯仙第七世的妻子，因失宠而被囚禁在克隆堡监狱。她死于狱中。

声在时间的过程中，在人民中间,有一种力量,一种无法形容的力量。请看那皇宫——国王克利斯仙的皇宫——的大火吧！人们在想尽一切办法要救出他们所能找到的最好的东西。请看那些码头工人拖出的一篮子银盘和贵重的东西吧。这是一笔了不起的财富。不过他们马上看到在熊熊大火燎着的一扇敞开的门后，有国王克利斯仙第四世的一尊古铜半身象。他们于是扔掉他们所背着的那笔财富。这尊象对他们有更重大的意义！必须把它救出来，不管它有多重。他们从爱华德①的歌中，从哈特曼②的美丽的曲调中认识了他。

“语言和歌曲都具有力量；对于可怜的玛蒂德皇后说来，这更是有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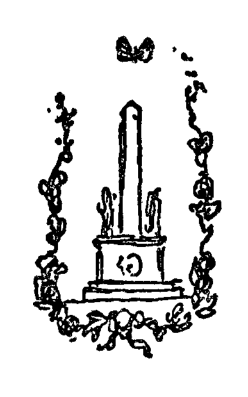
“我们再继续翻翻我们的画册吧。

“乌菲德广场上立着一个羞耻的纪念碑。世界上还有

---

① 爱华德(Johannes Ewald，1743—1781)是丹麦的名诗人和剧作家。

② 哈特曼（Johan Peter Emilius Hartmann，1805—1900）是丹麦的名作曲家。



什么地方竖立着同样的东西呢？在西门附近立着一根圆柱。世界上象这样的东西有多少呢？

“太阳吻着作为‘自由圆柱’的基石的那块石头。所有教堂的钟都响起来了；旗帜在飘扬。大家对佛列得里克亲王高呼万岁。贝尔斯托夫，勒汶特洛和柯尔边生①这几个名字永远留在老年人和青年人的心里和嘴上。大家带着微笑的眼光和感激的心情念着圆柱上刻着的神圣的碑文：



国王命令：废除农奴制；制定并实施土地法，以使农民成为勇敢、聪明、勤劳、善良、正直和幸福的公民！

① 贝尔斯托夫（A.B.Bernstortf，1735—1797，勒汶特洛（Reventlow，1748—1827）和柯尔边生（C.Colbjörnsen，1749—1814）都是丹麦的政治家和社会改革家。

“这是太阳光多么好的一天啊！这是多么美好的一个‘夏日联欢节’啊！

“阳光之神唱着歌：‘善在生长！美在生长！’乌惠德广场上的那块石碑将会倒下，但是‘自由圆柱’将会永远在太阳光中立着——上帝、国王和人民都祝福它。

我们有一条古老的公路，

它一直通到世界的尽头，①

“这就是那广阔的大海——敌人或朋友都可使用的大海。而敌人也就来了。强大的英国舰队驶进来了：一个大国来攻打一个小国②。这场战斗是艰苦的，但是人民却非常勇敢。

每个人是英勇无敌，

---

① 这是丹麦诗人尼古莱·弗德烈·塞伏林·格兰特维格（Nikolai Fredorik Sevorin Gruntvig，1783—1872）的两句诗。

② 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不准丹麦中立，于 1807 年向丹麦进攻，把丹麦的海军全部消灭了。



战斗到最后一口气。①

“他们受到敌人羡慕；他们感动了丹麦的诗人。现在我们纪念这天的战斗的时候，就高高地挂起国旗：这是丹麦光荣的四月二号——哥本哈根港外的洗足木曜日②的海战。”

“许多年过去了。奥列·松得海峡出现了一支舰队。它是开向俄国去呢，还是开向丹麦来呢？谁也不知道，甚至舰

① 这是丹麦作家 Werner Hans Frederik（1744—1812）的诗句。

② 这是耶稣受难前的一天，在这一天耶稣亲自为他的门徒洗足，以表示谦虚。事见新约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队上的人也不知道。

“人们的嘴上流传着一个故事:这天早晨在奥列·松得海面上,一件密封的命令拆开了,并且立即宣布。它上面写道: 围缴丹麦的舰队。这时一个年轻的上校——一个言行一致的英国的儿子——站在他的首长面前来，说:

“‘我发誓,在公开和正义的战斗中,我愿为英国的国旗战斗到死。但是我不能去摧毁一个弱国。’

“他说完这话，就跳到海里去了!

于是舰队向哥本哈根前进，
远离它应该去的战场①，
那个无名上校的冰冷尸身，
在深蓝的水底下隐藏，
直到浪潮把它推向海边。
瑞典的渔人们在星空下撒网，
捞起他，用船把他装上岸:
每人都想保留住死者的肩章。②

① 指它应该去打它真正的敌人拿破仑。

② 这是丹麦诗人 Carl Christian Bassu（1807—1846）的一首诗。

"敌人向哥本哈根进攻。整个城市都烧起来了。我们丧失了我们的舰队，但是我们却没有丧失我们的勇气和对上帝的信心。他倒下来了，但是他又能站起来。象爱赫里亚①的战斗一样，创伤终于治好了。哥本哈根的历史充满了值得安慰的事情。

我们人民永远有一个信心：
上帝是丹麦的一个好友人。
他会帮助，只要我们坚持到底，
明朗的太阳明天一定会升起。

"不久阳光照着新起的城市，照着丰饶的麦田，照着我们人民的技能和艺术。这是一个和平幸福的夏天。这时候奥伦施拉格②到来了；诗神建立起她丰富多彩的海市蜃楼。

---

① 在北欧神话中，爱赫里亚（Einheria）是一群英勇的战士，死后可以走进众神之祖奥丁的大殿。

② 奥伦施拉格（A. G. Oeblenschläger，1779—1850）是丹麦的叙事诗人和剧作家，欧洲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运动的一个领导人。

“科学上现在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它比人们古时所发现的一只‘金角’还要重要。现在所发现的是一条金桥：

这条桥可以使思想的光辉
随时射进别的国家和人民中去。

“这桥上写着汉斯·克利斯仙·奥尔斯得特①的名字。

“瞧吧！在皇宫附近的教堂旁边，现在出现了一个建筑物。甚至最穷苦的男人和女人都愿意为它的建筑而捐献出他们最后的一个铜板。”

“在这画册的开头，”干爸爸说，“你记得，那些古老的圆石从挪威的山上滚下来，然后被搬到这儿的冰块上。现在在多瓦尔生②的指挥下，它们又从海底上被搬出来，变成了美丽的大理石雕象。才好看呢！

---

① 奥尔斯得特（Hans Christian ørsted，1777—1851）是丹麦的名物理学家，电磁力的发明人。

② 多瓦尔生（Bertel Thorvaldsen，1768—1844）是丹麦的名雕刻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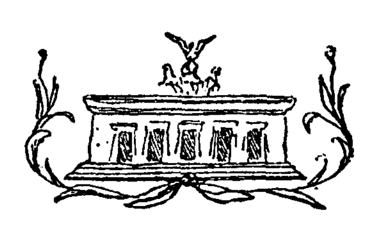


“记住我给你看过这些东西和给你讲过的这些事情吧！海的沙底冒出水面来，成为防波堤，载着‘阿克塞尔之家’，载着主教的公馆和国王的皇宫。现在它又载着美神的庙。诅咒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空中充满了光明的孩子对于未来世纪所唱的欢乐的颂歌。

“多少暴风雨曾经在这儿经过；多少暴风雨又会到来，但是终久又会消逝。真、善、美总会获得胜利的。

“画册到这儿就完了，但是哥本哈根的历史并没有完

——还早得很呢。谁知道你这一生会看到什么呢？



“天常常是黑的，暴风在吹，但是它总没有办法把太阳光吹走。阳光永远在那儿。不过上帝比最亮的阳光还要亮！我们的主比哥本哈根所统治的地方要宽广得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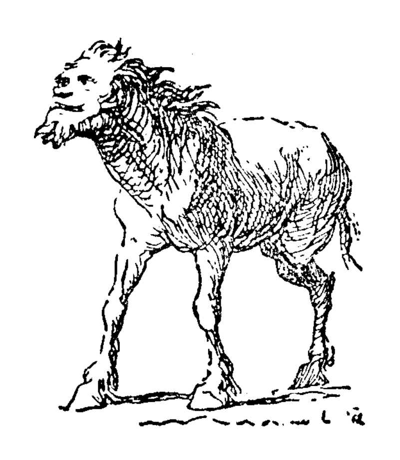
干爸爸说完这话，就把画册送给我。我把这本书接过来的时候是那么高兴，那么骄傲，那么当心，正如我最近第一次抱着我的小妹妹一样。

干爸爸说：“我赞成你把这本画册给大家看，同时你也可以说明，它是我编的，粘的，画的。不过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他们应该立刻知道我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个主题。你知道得很清楚，你可以告诉他们。主题是从那些老油灯那儿得来的。当人们在最后一晚点着它们的时候，它们把一切东西，象一个海市蜃楼似的，指给新的煤气灯看：把这个港口第一次点起路灯时的事情，直到哥本哈根同时点着油灯和煤气灯这一晚上的事情，统统都指出来看。

“这本书你喜欢给什么人看就给什么人看——这也就是说，给有温柔的眼睛和和善的心的人看。但是假如‘地狱

马’来了的话，那末请你马上就合起

干爸爸的画册。”



译 后 记

贝脱、比脱和比尔(Peiter，Peter og Peer)于一八六八年第一次在丹麦的费加洛(Figaro)杂志上发表。藏着并不等于遗忘（Gjemt men ikk glemt）于一八六八年初次发表于新的童话和故事（Nye Eventyr og Historier）第一集里。这个故事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根据丹麦诗人蒂勒(Thiele)所收集的丹麦民间故事写的；第二和第三部分都是真事，由安徒生亲自在民间收集得来的。看门人的儿子（Portnerens Søn)发表于一八六六年,收集在新的童话和故事第四辑里。迁居的日子（Flyttedagen）发表于一八六○年。夏日痴(Sommergjaekken)发表于一八六三年，姑妈（Moster）和癞蛤蟆（Skrubtudsen）于一八六六年发表在新的童话和故事第四辑里。干爸爸的画册（Gudfaders Billedbog）发表于一八六八年。

这几篇作品有一部分是用散文诗的形式写的，大都是作者有感而发的。有两篇东西——看门人的儿子和姑妈——

已经没有丝毫幻想的成份,而是直接反映现实的故事了。在这里作者无情地讽刺了那些愚蠢可笑的有闲阶级，同时还歌颂了一个“平民”的儿子的智慧和天才。干爸爸的画册是描写丹麦的首都——哥本哈根——的发展情况。安徒生在这里歌颂了丹麦人民的智慧和劳动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在文化艺术方面所获得以及将要不断获得的成就。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2 年版本

干　爸　爸　的　画　册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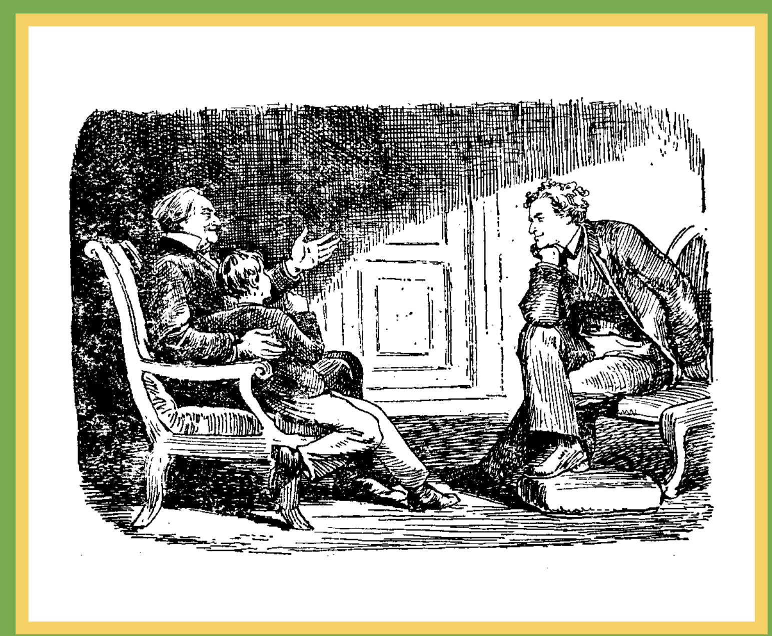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875　插页 2　字数 71,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 10188 · 41　　定价：0.41 元

书　号：10188 · 41

定　价：　　0.41 元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四

曾祖父

叶君健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四

曾 祖 父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里收集了十二篇童话，都是作者晚年最后的作品。作者这时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但是创作热情仍然非常旺盛。如《树精》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说明作者写作态度的严谨和为什么他是一个伟大的童话作家。

目　次



烂 布 片

在造纸厂外边，有许多烂布片堆成垛。这些烂布片都是从东西南北各个不同的地方来的。每个布片都有一个故事可讲，而布片也就讲了。但是我们不可能把每个故事都听一听。有些布片是本地出产，有些是从外国来的。

在一块挪威烂布的旁边躺着一块丹麦烂布。前者是不折不扣的挪威货，后者是百分之百的丹麦产。每个地道的

丹麦人或挪威人会说：这正是两块烂布的有趣之处。它们都懂得彼此的话语，没有什么困难，虽然它们的语言的差别——按挪威人的说法——比得上法文和希伯莱文的差别。“为了我们语言的纯洁，我们才跑到山上去呀。”丹麦人只会讲些乳臭未干的孩子话①！

两块烂布就是这样高谈阔论——而烂布总归是烂布，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里都是一样。除了在烂布堆里以外，它们一般是被认为没有什么价值的。

“我是挪威人！”挪威的烂布说。“当我说我是挪威人的时候，我想我不须再作什么解释了。我的质地坚实，象挪威古代的花岗岩一样，而挪威的宪法是跟美国自由宪法一样好！我一想起我是什么人的时候，就感到全身舒服，就要以花岗岩的尺度来衡量我的思想！”

“但是我们有文学，”丹麦的烂布片说。“你懂得文学是什么吗？”

“懂得？”挪威的布片重复着。“住在洼地上的东西②！

① 事实上丹麦和挪威用的是同一种语言，也属于同一个种族。这儿安徒生故意讽刺两个邻邦的狭隘的民族主义。

② 丹麦是一块平原，没有山。

难道你这个烂东西需要人推上山去瞧瞧北极光吗①？挪威的太阳把冰块融化了以后，丹麦的水果船就满载牛油和干奶酪到我们这儿来——我承认这都是可吃的东西。不过你们同时却送来一大堆丹麦文学作为压仓货！这类东西我们不需要。当你有新鲜的泉水的时候，你当然不需要陈啤酒的。我们山上的天然泉水有的是，从来没有人把它当做商品卖过，也没有什么报纸、经纪人和外国来的旅行家把它喋喋不休地向欧洲宣传过。这是我从心眼里讲的老实话，而一个丹麦人应该习惯于听老实话的。只要你将来有一天作为一个同胞的北欧人，上我们骄傲的山国——世界的顶峰——的时候？你就会习惯的！”

“丹麦的烂布不会用这口气讲话——从来不会！”丹麦的烂布片说。“我们的性格不是这个样子。我了解我自己和象我这样子的烂布片。我们是一种非常朴素的人。我们并不认为自己了不起。但我们并不以为谦虚就可以得到什么好处;我们只是喜欢谦虚:我想这是很可爱的。顺便提一句,我可以老实告诉你,我完全可以知道我的一切优点,不过我

① 北极光是北极圈内在夏天发出的一种奇异的光彩，非常美丽但是只有在高处才能看得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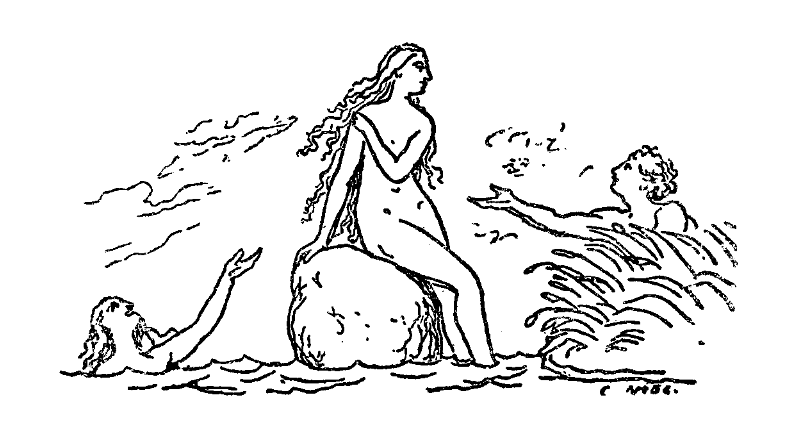
不愿意讲出来罢了——谁也不会因此而来责备我的。我是一个温柔随便的人。我耐心地忍受着一切。我不嫉妒任何人，我只讲别人的好话——虽然大多数人是没有什么好话可说的，不过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我可以笑笑他们。我知道我是那末有天才。”

“请你不要用这种洼地的、虚伪的语言来跟我讲话吧——这使我听了作呕呀！”挪威布片说。这时一阵风吹来，把它从这一堆吹到那一堆上去了。

它们都被造成了纸。事又凑巧，用挪威布片造成的那张纸，被一位挪威人用来写了封情书给他的丹麦女朋友；而那块丹麦烂布成了一张稿纸，上面写着一首赞美挪威的美丽和力量的丹麦诗。

你看，甚至烂布片都可以变成好东西，只要它离开了烂布堆，经过一番改造，变成真理和美。它们使我们彼此了解；在这种了解中我们可以得到幸福。

故事到此为止。这故事是很有趣的，而且除了烂布片本身以外，也不伤任何人的感情。



两 个 海 岛

在瑟兰海岸外，在荷尔斯坦堡皇宫的对面，从前有两个长满了树的海岛：维诺和格勒诺。它们上面有村庄、教堂和田地。它们离开海岸不远，彼此间的距离也近。不过现在那儿只有一个岛。

有一天晚上，天气变得非常可怕。海潮在上涨——在人们的记忆中它从来没有这样涨过。风暴越来越大。这简直是世界末日的天气。大地好象要崩颓似的。教堂的钟自己摇摆起来，不需要人敲就发出响声。

在这天晚上,维诺沉到海里去了;它好象从来没有存在过似的。但是后来在许多夏日里,当潮落了、水变得清平如镜的时候,渔人就驾着船出海,在火把的亮光中捕鳝鱼。这时他的锐利的眼睛可以看到水里的维诺和它上面白色的教堂塔以及高高的教堂墙。“维诺在等待着格勒诺,”——这是一个传说。他看到了这个海岛,他听到下面教堂的钟声。不过在这点上他可是弄错了,因为这不过是经常在水上休息的野天鹅的叫声罢了。它们的凄惨的呼唤听起来很象远处的钟声。

有个时候,住在格勒诺岛上的老年人还能清楚地记得那天晚上的风暴,而且还能记得他们小时在潮退了的时候,乘着车子在这两岛之间来往,正如我们现在从离开荷尔斯坦堡宫不远的瑟兰海岸乘车子到格勒诺去一样。那时海水只达到车轮的半中腰。“维诺在等待着格勒诺,”人们这样说,而这种说法大家都信以为真。

许多男孩子和女孩子在暴风雨之夜里喜欢躺在床上想:今天晚上维诺会来把格勒诺接走。他们在恐惧中念着主祷文,于是便睡着了,做了一些美丽的梦。第二天早上,格勒诺和它上面的树林和麦田、亲热的农舍和蛇麻园,仍然是

在原来的地方。鸟儿在唱歌，鹿儿在跳跃。地鼠不管把它的地洞打得多么远，总不会闻到海水的。

然而格勒诺的日子是已经到头了。我们不能肯定究竟还有多少天，但是日期是确定了：这个海岛总有一天早晨会沉下去的。

可能你昨天还到那儿的海滩上去过，看到过野天鹅在瑟兰和格勒诺之间的水上飘，一只鼓满了风的帆船在树林旁掠过去。你可能也在落潮的时候乘着车子走过，因为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路。马儿在水里走；水溅到车轮子上。

你离开了。你可能踏进茫茫的世界里去；可能几年以后你又回来：你看到树林围绕着一大片绿色的草场。草场上的一个小农舍前面的干草堆发出甜蜜的气味。你在什么地方呢？荷尔斯坦堡宫和它的金塔仍然立在那儿。但是离开海却不再是那么近了；它是远远地在内地。你穿过树林和田野，一直走到海滩上去——格勒诺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你看不见那个长满了树的岛；你面前是一大片海水。难道维诺真的把格勒诺接走了吗——因为它已经等了那么久？这件事情是在哪一个暴风雨之夜发生的呢？什么时候的地震把这古老的荷尔斯坦堡宫迁移到内地这几万鸡步①远呢？

那不是发生在一个暴风雨的夜里，而是发生在一个明朗的白天。人类的智慧筑了一道抵抗大海的堤坝；人类的智慧把积水抽干了，使格勒诺和陆地联到一起。海湾变成长满了草的牧场，格勒诺跟瑟兰紧紧地靠在一起。那个老农庄仍然是在它原来的地方。不是维诺把格勒诺接走了，而是具有长“堤臂”的瑟兰把它拉了过来。瑟兰用抽水筒呼吸，念着富有魔力的话语——结婚的话语；于是它得到了许多亩的土地作为它结婚的礼品。

这是真事，有纪录可查。格勒诺这个岛现在不见了。

---

① 鸡步（Hanefjed）即公鸡所走的一步的距离。

谁是最幸运的

“多么美丽的玫瑰花啊！”太阳光说。“每一朵花苞将会开出来，而且将会是同样的美丽。它们都是我的孩子！我吻它们，使它们获得生命！”

“它们是我的孩子！”露水说。“是我用眼泪把它们抚养大的。”

“我要认为我是它们的母亲！”玫瑰篱笆说。“你们只是一些干爸爸和干妈妈。你们不过凭你们的能力和好意，在它们取名时送了一点礼物罢了。”

“我美丽的玫瑰孩子！”他们三位齐声说，同时祝福每朵花获得极大的幸运。不过最大的幸运只能一个人有，而同时也必定还有一个人只得到最小的幸运；但是它们中间哪一个是这样呢？

“这个我倒要了解一下！”风儿说。“我什么地方都去，连最小的隙缝也要钻进去。什么事情的里里外外我都知道。”



每朵盛开的玫瑰花听到了这话，每一个要开的花苞也听到了这话。

这时有一个悲愁的、慈爱的、穿着黑丧服的母亲走到花园里来了。她摘下一朵玫瑰。这朵花正是半开，既新鲜，又丰满。在她看来，它似乎是玫瑰花中最美丽的一朵。她把这朵花拿到一个清静无声的房间里去——在这儿，几天以前

还有一个快乐年轻的女儿在蹦蹦跳跳着，但是现在她却僵直地躺在一个黑棺材里，象一个睡着了的大理石象。母亲把这死孩子吻了一下，又把这半开的玫瑰花吻了一下，然后把花儿放在这年轻女孩子的胸膛上，好象这朵花的香气和母亲的吻就可以使得她的心再跳动起来似的。

这朵玫瑰花似乎正在开放。它的每一片花瓣因了一种幸福感而颤抖着，它想："人们现在给了我一种爱情的使命！我好象成了一个人间的孩子，得到了一个母亲的吻和祝福。我将走进一个未知的国度里去，在死者的胸膛上做着梦！无疑地，在我的姊妹之中我要算是最幸运的了！"

在长着这棵玫瑰树的花园里，那个为花锄草的老女人走过来了。她也注意到了这棵树的美；她的双眼凝视着一大朵盛开的花。再有一次露水，再有一天的温暖，它的花瓣就会落了。老女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她就觉得，它既然完成了美的任务，它现在也应该有点实际的用处了。因此她就把它摘下来，包在一张报纸里。她把它带回家来，和一些其他没有叶儿的玫瑰花放在一起，成为"混合花"被保存下来；于是它又和一些叫熏衣草的"蓝小孩"混在一起，用盐永远保藏下来！只有玫瑰花和国王才能这样①。

“我是最光荣的！”当锄草的女人拿着它的时候，玫瑰花说。“我是最幸运的！我将被保藏下来！”

有两个年轻人到这花园里来，一个是画家，一个是诗人。他们每人摘下了一朵最好看的玫瑰花。

画家把这朵盛开的玫瑰花画在画布上，弄得这花以为自己正在照着镜子。

“这样一来，”画家说，“它就可以活好几代了。在这期间将不知有几百万朵玫瑰花会萎谢，会死掉了！”

“我是最得宠的！”这玫瑰花说，“我得到了最大的幸福！”

诗人把他的那朵玫瑰看了一下，写了一首歌颂它的诗——歌颂他在这朵玫瑰的每片花瓣上所能读到的神秘：爱的画册——这是一首不朽的诗。

“我跟这首诗永垂不朽了，”玫瑰花说。“我是最幸运的！”

在这一丛美丽的玫瑰花中，有一朵几乎被别的花埋没了。很偶然地，也可能算是很幸运地，这朵花有一个缺点——

---

① 古代的国王，特别是埃及的国王，死后总是用香膏和防腐剂制成木乃伊被保藏下来。

它不能直直地立在它的茎子上，而且它这一边的叶子跟那一边的叶子不相称：在这朵花的正中央长得有一片畸形的小绿叶。这种现象在玫瑰花中也是免不了会发生的！

“可怜的孩子！”风儿说，同时在它的脸上吻了一下。

这朵玫瑰以为这是一种祝贺，一种称赞的表示。它有一种感觉，觉得自己与众不同，而它的正中心长出一片绿叶，正表现出它的奇特。一双蝴蝶飞到它上面来，吻了它的叶子。这是一个求婚者；它让他飞走了。后来有一只粗暴的大蚱蜢到来了；他四平八稳地坐在另一朵玫瑰花上，同时自作多情地把自己的胫骨擦了几下——这是蚱蜢的表示爱情的一种方式。被他坐着的那朵玫瑰花不懂得这道理；可是这朵与众不同的、有一片小绿叶的玫瑰懂得，因为蚱蜢在看它——他的眼色似乎在说：“我可以爱得把你一口气吃掉！”不管怎么热烈的爱情也超过不了这种程度；爱得被吸收到爱人的身体里去！可是这朵玫瑰倒不愿被吸收到这个蚱蜢的身体里去。

夜莺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里唱着。

“这是为我而唱的！”那朵有缺点、或者那朵与众不同的玫瑰花说。“为什么我在各方面都要比我的姊妹们特别一些



呢？为什么我得到了这个特点、使我成为最幸运的花呢？”

两位抽着雪茄烟的绅士走到花园里来。他们谈论着玫瑰花和烟草：据说玫瑰经不起烟熏；它们马上会失掉它们的光彩，变成绿色；这倒值得试一试。他们不愿意试那些最漂亮的玫瑰。他们却要试试这朵有缺点的玫瑰。

“这是一种新的尊荣！”它说，“我真是分外的幸运，非常地幸运！”

于是它在自满和烟雾中变成了绿色。

有一朵含苞未放的玫瑰——可能是玫瑰树上最漂亮的一朵——在园丁扎得很精致的一个花束里占了一个首要的位置。它被送给这家那个骄傲的年轻主人，它跟他一起乘着马车，作为一朵美丽的花儿，坐在别的花儿和绿叶中间。它参加五光十色的集会：这儿男人和女人打扮得花枝招展，在无数的灯光中射出光彩。音乐奏起来了。这是在照耀得象白昼一般的戏院里面。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一位有名的年轻舞蹈家跳出舞台，一连串的花束，象花的雨点似地向她的脚下抛来。扎得有那朵象珍珠一样美丽的玫瑰花束也落下来了；这朵玫瑰感到说不出的幸运，感到它在向光荣和美丽飞去。当它一接触到舞台面的时候，它就舞起来，跳起来，在舞台上滚。它跌断了它的茎子。它没有到达它所崇拜的那个人手中去，而却滚到幕后去了。道具员把它捡起来，看到它是那么美丽，那么芬芳，只可惜它没有茎子。他把它放在衣袋里。当他晚间回到家来的时候，他就把它放在一个小酒杯里；它在水里浸了一整夜。大清早，它被放到祖母的面前。又老又衰弱的她坐在一个靠椅里，望着这朵美丽的、残破的玫瑰花，非常欣赏它和它的香气。

“是的，你没有走到有钱的、漂亮的小姐桌子旁边去；你倒是到一个穷苦的老太婆身边来了。不过你在我身边就好象一整棵玫瑰花树呢。你是多么可爱啊！”

于是她怀着孩子那么快乐的心情来望着这朵花。当然，她同时也想起了她消逝了很久的那个青春时代。

“窗玻璃上有一个小孔，”风儿说，“我很轻松地钻进去了。我看到了这个老太婆发出青春的光彩的眼睛；我也看到了浸在酒杯里的那朵美丽的、残破的玫瑰花。它是一切花中最幸运的一朵花！我知道这！我敢于这样说！”



花园里玫瑰树上的玫瑰花都有它自己的历史。每朵玫瑰花相信,同时也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而这种信心也使得它们幸福。不过最后的那朵玫瑰花认为自己是最幸运的。

“我比大家活得最久！我是最后的、唯一的、妈妈最喜爱的孩子！”

“而我却是这些孩子的妈妈！”玫瑰篱笆说。

“我是它们的妈妈！”太阳光说。

“我是的,”风儿和天气说。

“每个人都有份！”风儿说,“而且每个人将从它们那里得到自己的一份！”于是风儿就使叶子在篱笆上散开，让露水滴着，让太阳照着。“我也要得到我的一份,”风儿说。“我得到了所有玫瑰花的故事;我将把这些故事在这个广大的世界里传播出去！请告诉我,它们之中谁是最幸运的？是的，你们说呀；我已经说得不少了！”

树　　精

我们旅行去，去看巴黎的展览会。

我们现在就到了！这是一次飞快的旅行，但是并非凭借什么魔力而完成的。我们是凭着蒸汽的力量，乘船或坐火车去的。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童话的时代。

我们现在是在巴黎的中心，在一个大旅馆里面。整个的楼梯上都装饰得有花；所有的梯级上都铺满了柔软的地毯。

我们的房间是很舒服的；阳台的门是朝着一个宽大的广场开着的。春天就住在那上面。它是和我们乘车子同时到来的。它的外表是一株年轻的大栗树，长满了新出的嫩叶子。它的春天的新装是多么美丽啊！它穿得比广场上任何其他的树都漂亮！这些树中有一棵已经不能算是有生命的树了，它直直地倒在地上，连根都拔起来了。在它过去立着的那块地方，这棵新的栗树将会被栽进去，生长起来。

到目前为止，它还是立在一辆沉重的车子里。是这辆

车子今天从许多里以外的乡下把它运进巴黎来的。在这以前,有好几年,它一直是立在一棵大的槲树旁边。一位和善的老牧师常常坐在这棵槲树下，讲故事给那些聚精会神的孩子们听。这棵年轻的栗树也跟着他们一起听。住在它里面的树精那时也还不过是一个孩子。她还记得这树儿童时代的情景。那时它很小,还没有草叶或凤尾草那么高。这些草类可以说是大得不可再大了,但是栗树却在不断地生长,每年总要增大一点。它吸收空气和太阳光，喝着露水和雨点，被大风摇撼和吹打。这是它的教育的一部分。

树精喜欢自己的生活和环境、太阳光和鸟儿的歌声。不过她最喜欢听人类的声音。她懂得人类的语言，也同样懂得动物的语言。

蝴蝶啦、蜻蜓啦、苍蝇啦——的确，所有能飞的东西都来拜访她。他们到一起就聊天。他们谈论着关于乡村、葡萄园、树林和皇宫——宫里还有一个大花园——这类的事情。这些东西之中还有溪流和水坝。水里也住得有生物，而且这些生物也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从这里飞到那里。它们都是有知识、有思想的生物，但是它们不说话,因为它们非常聪明。



曾经钻进水里去过的燕子谈论着美丽的金鱼、肥胖的鲫鱼、粗大的鲈鱼和长得有青苔的老鲤鱼。它把它们描写得非常生动，但是它说:“最好你还是亲自去看看吧。”不过树精怎样能看到这些生物呢？她能看到美丽的风景和忙碌的人间活动——她也只能满足于这些东西了。

这是很美丽的事情。不过最美丽的事情还是听那位老牧师在槲树下谈论法兰西和许多男人和女人的伟大事迹——这些人的名字,任何时代的人一提起来就要表示羡慕。

树精听着关于牧羊女贞德①的事情和关于夏洛·哥

---

① 贞德(Jeanne d’Arc，1412—1431)是法国的女英雄，曾领导法国人对英国抗战，后来被英国人当做巫婆烧了。

戴①的事情。她听着关于远古时代的事情——从亨利第四世和拿破仑第一世，一直到我们这个时代的天才和伟大的事迹。她听着许多在人民心里引起共鸣的名字。法兰西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家，是一块抚育着自由精神的理智的土地。

村里的孩子聚精会神地听着；树精也聚精会神地听着。她象别的孩子一样，也是一个小学生。凡是她所听到的东西，她都能在那些移动着的浮云中看出具体的形象。

白云朵朵的天空就是她的画册。

她觉得住在美丽的法国是非常幸福的，但是她也觉得鸟儿和各种能飞的动物都比她幸运得多。甚至苍蝇都能向周围看得很远，比一个树精的眼界要大得多。

法国是那么广阔和可爱，但是她只能看到它的一个片段。这个国家是一个世界，有葡萄园、树林和大城市。在这些东西之中，巴黎要算是最美丽，最伟大的了。鸟儿可以飞进它里面去，但是她却不能。

这些乡下孩子中有一个小女孩。她穿着一身破烂的衣

① 夏洛·哥戴（Charlotte Corday，1768—1793）是法国大革命时一个女战士，于1793年被绞死。

服，非常穷苦，但是她的样子却非常可爱。她不是在笑，就是在唱歌；她喜欢在她的黑发上插一朵红花。

“不要到巴黎去吧！”老牧师说。“可怜的孩子，如果你去，你就会受到损害！”

但是她却去了。

树精常常想念着她。的确，她们俩对这个伟大的城市有同样的要求和渴望。

春天来了；接着就是夏天、秋天和冬天。两年过去了。

树精所住的这棵树第一次开出了栗花。鸟儿在美丽的阳光中喃喃地歌颂这件事情。这时路上有一辆漂亮的马车开过来了。车里坐着一位华贵的太太。她亲自赶着那几匹美丽的快马。一个俊秀的小马车夫坐在她的后面。树精认出了她，那个老牧师也认出了她。牧师摇摇头，惋惜地说：

“你到那儿去！那会带给你损害呀！可怜的玛莉啊！”

“她可怜吗？”树精想。“不，这是一种多么大的改变啊！她打扮得象一位公爵夫人！这是因为她到了一个迷人的城市才改变得这样。啊，我希望我自己也能到那豪华富贵的环

境中去！当我在夜里向我所知道的这个城市所在的方向望去的时候，我只见它射出光来，把天空的云块都照亮了。”



是的，每天黄昏，每天夜里，树精都向那个方向望。她看见一层充满了光的薄雾，浮在地平线上。但是在月明之夜她就看不见它了；她看不见显示着这城的形象和历史的那些浮云。

孩子喜欢自己的画册；树精喜欢自己的云世界——她的思想之书。

没有云块的、酷热的夏日的天空，对她说来，等于是一本没有字的书。现在一连有好几天她只看到这样的天空。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一连串闷人的日子，没有一点风。每一片树叶，每一朵花，好象是昏睡过去了一样，都垂下了；人也是这样。

后来云块出现了，而且它出现的地方恰恰是夜间光彩的雾气所笼罩着的地方：这是巴黎。

云块升起来了，形成一整串连绵的山脉。它们在空中，在大地上飞驰，树精一眼都望不着边际。

云块凝结成为紫色的庞大石块，一层一层地叠在高空中。闪光从它们中间射出来。“这是上帝的仆人，”老牧师说。接着一道蓝色的、耀眼的光——一道象太阳似的光——出现了。它射穿石块；于是闪电打下来，把这株可敬的老槲树连根劈成两半。它的顶裂开了，它的躯干裂开了；它倒下来，伏在地上，好象是它想要拥抱光的使者似的。

一个王子诞生时向天空和全国所放的炮声，怎样也赶不上这株老槲树死亡时的雷轰。雨水在向下流；一阵清新的和风在吹。暴风雨已经过去了；处处是一片和平的节日景象。村里的人在这株倒下的老槲树周围齐集拢来。那位可尊敬的老牧师说了几句赞美它的话；一位画家把这株树绘下来，留作最后的纪念。

“一切都过去了！”树精说，“象那些云块一样过去了，再也不回来！”

老牧师也不再来了，学校的屋顶也塌下来了，老师的坐

位也没有了，孩子们也不再来了。但是秋天来了，冬天来了，春天也来了。在这些变换的季节中，树精遥遥地向远方望——在那远方，巴黎每夜象一层放光的薄雾似的，在地平线上出现。火车头一架接着一架、车厢一串接着一串，时时刻刻地从巴黎开出来，发出隆隆的吼声。火车在晚间和半夜开行、在早晨和白天开行。世界各国来的人，有的钻进车厢里去，有的从车厢里走出来。一件世界的奇观把他们吸引到巴黎来了。

这是怎样的一种奇观呢？

“一朵艺术和工业的美丽之花，”人们说，“在马尔斯广场的荒土上开出来了。它是一朵庞大的向日葵。它的每片花瓣使我们学习到关于地理和统计的知识，了解到各行师傅的技术，把我们提高到艺术和诗的境地，使我们认识到各个国家的面积和伟大。”

“这是一朵童话之花，”另外有些人说，“一朵多彩的荷花。它把它在初春冒出的绿叶铺在沙土上，象一块天鹅绒的地毯。它在夏天表现出它的一切美丽。秋天的风暴把它连根带叶全部都扫走了。”

军事学校面前是一片平时的战场。这一片土地没有长

草和粮食。它是从非洲沙漠里割下来的一块沙洲。在那个沙漠上，莫甘娜仙女①常常显示出她的奇异的楼阁和悬空的花园。现在这块马尔斯广场显得更美丽，更奇异，因为人类的天才把幻景变成了真实。

“现在正在建筑的是一座近代阿拉丁之宫②，”人们说。“每过一天，每过一点钟，它就显露出更多和更美丽的光彩。”

大理石和各种的色彩把那些无穷尽的大厅装饰得非常漂亮。“没有血液”的巨人在那又圆又大的“机器馆”里动着它的钢铁的四肢。钢铁制成的、石头雕成的和手工织成的艺术品说明了在世界各个国家所搏动着的精神生活。画廊、美丽的花朵、手艺人在他们的工作室里用智慧和双手所创造出来的东西，现在全都在这儿陈列出来了。古代宫殿和沼泽地的遗物现在也在这儿展览出来了。

这个庞大的、丰富多采的展览，不得不复制成为模型，压缩到玩具那么大的体积，好使人们能够看到和了解它的

---

① 据传说，这个仙女的空中楼阁，就是我们肉眼所见的海市蜃楼。

② 阿拉丁是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人物。他有一个神灯，他只须把它擦一下，就可以得到他所希望的东西。因此他所住的宫室非常豪华。

全貌。

马尔斯广场上,象一个巨大的圣诞餐桌一样,就是这个工业和艺术的阿拉丁之宫。宫的周围陈列着来自世界各国的展品：每一个民族在这儿都有一件纪念他们的国家的东西。

这儿有埃及的皇宫，这儿有沙漠的旅行商队。这儿有从太阳的国度来的、骑着骆驼走过的贝杜因人①,这儿有养着草原上美丽烈马的俄国马厩。挂着丹麦国旗的、丹麦农民的茅屋，跟达拉尔的古斯达夫。瓦萨时代②的精巧的木雕房子，并排站在一起。美国的木房子、英国的村屋、法国的亭子、清真寺、教堂和戏院都很艺术地在一起陈列了出来。在它们中间有新鲜的绿草地、清亮的溪流,开着花朵的灌木丛、珍奇的树和玻璃房子——你在这里面可以想象你是在热带的树林中。从大马士革运来的整个玫瑰花畦，在屋顶下盛开着的花朵，多么美的色彩！多么芬芳的香气！

人工造的钟乳石岩洞里面有淡水湖和咸水湖；它们代

---

① 这是位在亚洲和非洲之间的一个游牧民族。

② 古斯达夫·瓦萨（Gustav vasa）是瑞典瓦萨王朝(1521—1720)的创始人。达拉尔是瑞典西部的一个地区，这里的人民支持古斯达夫·瓦萨建立这个王朝。

表鱼的世界。人们现在是站在海底,在鱼和珊瑚虫的中间。

人们说,这一切东西现在马尔斯广场都有了,都陈列出来了。整群的人，有的步行,有的坐在小马车里,都在这个丰盛的餐桌上移动，象一大堆忙碌的蚂蚁一样。一般人的腿子是无法支持这种疲劳的参观的。

参观者从大清早一直到黑夜都在不停地到来。装满了客人的轮船，一艘接着一艘地在塞纳河上开过去。车子的数目在不断地增加，步行和骑马的人也在不断地增加。公共马车和电车上都挤满了人。这些人群都向同一个目的地汇聚:巴黎展览会！所有的入口都悬着法国的国旗,展览馆的周围则飘扬着其他国家的国旗。“机器馆”发出隆隆的响声；塔上的钟声奏起和谐的音乐。教堂里有风琴在响；东方的咖啡馆飘出混杂着音乐的粗嗄的歌声。这简直象一个巴别人的帝国,一种巴别人的语言①,一种世界的奇观。

一切的确是这个样子——至少关于展览会的报导是这样说的。谁没有这样说过呢？所有这儿一切关于这个世界

① 古代的巴别人想建造一座塔通到天上。上帝为了要阻止他们做这件事就使他们的语言混杂起来，使他们无法彼此了解，因而无从协力做完这件工作。“巴别人的语言”形容语言的混杂。事见旧约创世纪第十一章,四至九节。

名城的“新的奇迹”的报导，树精都听到说过。

“你们这些鸟儿啊，飞吧！飞到那儿去看看，然后再回来告诉我吧！”这是树精的祈求。

这种向往扩大成为一个希望——成为生活的一个中心思想。于是在一个静寂的夜里，当满月正在照着的时候，她看到一颗火星从月亮上落下来了。这火星象一颗流星似地发着亮。这时有一个庄严、光芒四射的人形在这树前出现——树枝全在动摇，好象有一阵狂风吹来似的。这人形用一种柔和而强有力的调子，象唤醒人的生命的、催人受审的、末日的号角一样，对她说：

“你将到那个迷人的城市里去，你将在那儿生根，你将会接触到那儿潺潺的流水、空气和阳光。但是你的生命将会缩短。你在这儿旷野中所能享受到的一连串的岁月，将会缩为短短的几个季节。可怜的树精啊，这将会是你的灭亡！你的向往将会不断地增大，你的渴望将会一天一天地变得强烈！这棵树将会成为你的一个监牢。你将会离开你的住处，你将会改变你的性格，你将会飞走，跟人类混在一起。那时你的寿命将会缩短，缩短得只有蜉蝣的半生那么

长——只能活一夜。你的生命的火焰将会熄灭，这树的叶子将会凋零和被吹走，永远再也不回来。”

声音在空中这样响着，引起回音。于是这道强光就消逝了；但是树精的向往和渴望却没有消逝。

“我要到这个世界的名城里去！”她兴高采烈地说。“我的生命开始了。它象密集的云块；谁也不知道它会飘向什么地方去。”

在一个灰色的早晨，当月亮发白、云块变红的时候，她的希望实现的时刻到来了。诺言现在成为了事实。

许多人带着铲子和杠子来了。他们在这树的周围挖，挖得很深，一直挖到根底下。于是一辆马拉的车子开过来了。这树连根带土被抬起来，还包上一块芦席，使它的根能够保持温暖。这样，它就被牢牢地系在车上。它要旅行到巴黎去，在这个法国的首都，世界的名城里长大。

在车子最初开动的一瞬间，这棵栗树的枝叶都颤抖起来。树精在幸福的期待中也颤抖起来。

“去了！去了！”每一次脉搏都发出这样一个声音。“去了！去了！”这是一个震荡、颤抖的回响。树精忘记了对她



的故乡、摇动的草儿和天真的雏菊告别。这些东西一直把她看做是我们上帝花园里的一位贵妇人——一位扮做牧羊女下乡的公主。

栗树坐在车子上，用它的枝子点头表示“再会”和“去了”的意思。树精一点也不知道这些事情。她只是梦想着将要在她眼前展开的那些新奇而又熟悉的事物。没有任何充满了天真幸福感的孩子的心，没有任何充满了热情的灵魂，会象她动身到巴黎去时那样，是那么地思绪万端。

“再会！”成为“去了！去了！”

车轮在不停地转动着；距离缩短了，落在后面。景色在变幻，象云块在变幻一样。新的葡萄园、树林、村庄、别墅和花园出现了，又消逝了。栗树在向前进，树精也在向前进。火车彼此在旁经过或彼此对开。火车头吐出一层烟云。烟云变成种种的形象，好象是巴黎的缩影——火车离开了的和树精正在首途前去的巴黎。

她周围的一切知道、同时也必须懂得，她的旅行的目的地。她觉得，她所经过的每一棵树都在向她伸出枝子，同时恳求她说：“把我带去吧！把我带去吧！”每一株树里面也住着一位怀着渴望心情的树精。

真是变幻莫测！真是急驶如飞！房子好象是从地上冒出来的似的，越冒越多，越聚越密。烟囱一个接着一个，一排接着一排，罗列在屋顶上，象许多花盆一样。由一码多长的字母所组成的字，绘在墙上的图画，从墙脚一直伸到屋檐，射出光彩。

“巴黎是从什么地方开始的呢？我什么时候才算是到了巴黎呢？”树精问着自己。

人的数目也增加了，闹声和嘈音也扩大了。车子后面

跟着车子，骑马的人后面跟着步行的人。前后左右全是店铺、音乐、歌声、叫声和讲话声。

坐在树里的树精现在来到了巴黎的中心。

这辆沉重的大马车在一个小广场上停下来。广场上种满了树。它的周围全是些高房子，而且每个窗子都有一个阳台。阳台上的人望着这棵新鲜年轻的栗树。它现在被运进来，而且要栽在这里，来代替那棵连根拔起的、现在倒在地上的老树。广场上的人们，带着微笑和愉快的心情、静静地望着这代表春天的绿色。那些刚刚冒芽的老树，摇动着它们的枝叶，对它致敬："欢迎！欢迎！"喷泉向空中射着水，水又哗啦哗啦地落到它宽广的池里。它现在叫风儿把它的水点吹到这新来的树上，作为一种欢迎的表示。

树精感觉到，她的这株树已经从车子上被抬下来了，而且被栽在它未来的位置上。树根被埋在地里，上面还盖了一层草土。开着花的灌木也象这株树一样被栽下来了；四周还安放了许多盆花。这么着，城市的中央就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花园。

那株被煤烟、炊烟和城里一切足以致命的气味所杀死了的、连根拔起的老树，现在被装在马车上拖走了。民众在

旁边观看;小孩子和老年人坐在草地上的凳子上,望着树上的绿叶。至于我们讲这个故事的人呢,我们站在阳台上,俯视着这株从乡下新鲜空气中运来的年轻的树。我们象那个老牧师一样，也很想说一声:“可怜的树精啊!”

“我是多么幸福啊！多么幸福啊!”树精说。“但是我却不能了解，也不能解释我的这种情感。一切跟我所盼望的是一样，但也不完全跟我所盼望的是一样!”

周围的房屋都很高，而且很密。只有一面墙上映着阳光。墙上贴满了招贴和广告。人们站在它面前看，而且人越集越多。轻车和重车从旁边开过去。公共马车，象挤满了人的、移动着的房子,也哗啦哗啦地开过去了。骑在马上的人向前驰骋；货车和马车也要求有同样的权利。

树精想：这些挤在一起的高房子,可不可以马上走开,或者变成象天上云块那样的东西浮走，以便让她看看巴黎和巴黎以外的东西呢？她要看看圣母院、万多姆塔和这件一直吸引着许多观众来参观的奇迹。

可是这些房子却一动也不动。

天还没有黑，灯就已经亮起来了。煤气灯光从店铺里和树枝间隐隐地射出来。这跟太阳光很有些相象。星星也

出来了——树精在故乡所看到过的那些同样的星星。她感到一阵清凉的和风从星星上吹来，她有一种高超和健康的感觉。她觉得树里流着一股活力——从树叶一直流到树根的每一个尖端。她觉得她活在人的世界里，人的温和的眼睛在望着她。她的周围是一片闹声和音乐，色彩和光线。

从一条侧街里飘来管乐和手风琴奏的邀舞曲。是的，跳舞吧！跳舞吧！这是叫人欢乐和享受生活的音乐。

这是鼓舞人、马、车子、树和房子跳舞的音乐——如果他们能跳舞的话。树精的心里有一种狂欢的感觉。

“多么幸福啊！多么美啊！”她快乐地高呼着。“我现在是住在巴黎！”

新的日子、新的夜晚和继续到来的新的日子，带来同样的景象，同样的活动和同样的生活——一切在不停地变幻，但同时又都是一样。

“现在我认识这广场上的每一棵树，每一朵花！我认识这儿的每一幢房子、每一个阳台和店铺。我被安放在这一个局促的角落里，弄得一点也看不见这个庄严伟大的城市。凯旋门、林荫路和那个世界的奇观在什么地方呢？这些东

西我一点也没有看到！我被关在这些高房子中间，象在一个囚笼里一样。这些房子我现在记得烂熟：这包括它们墙上写的字、招贴、广告和一切画出来的糖果——我对这些东西现在感不到有任何兴趣。我所听到、知道和渴望的那些东西在什么地方呢？我是为了那些东西到这儿来的呀！我把握了、获得了和找到了什么呢？我仍然是象从前那样在渴望着。我已经触觉到了一种生活，我必须把握住它，我必须过这种生活！我必须走进活生生的人群中去。在人群中跳跃，象鸟儿一样飞，观察，体验，做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我宁愿过半天这样的生活，而不愿在沉闷和单调中度过一生——这种生活使我感到腻，感到沉沦，直到最后象草原上的露珠似的消逝了。我要象云块，象生活的阳光一样有光彩，象云块一样能够看见一切东西，象云块一样运行——运行到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去！”

这是树精的叹息。这叹息声升到空中，变成一个祈祷：

“请把我一生的岁月拿去吧！我只要求相当于一个蜉蝣的半生的时间！请把我从我的囚笼中释放出来吧！请让我过人的生活吧！哪怕只是一瞬间，只是一夜晚都可以！哪怕我的这种大胆和对生活的渴望会招致惩罚都可以！让我获

得自由吧，哪怕我的这个屋子——这棵新鲜而年轻的树——萎谢、凋零、变成灰烬、被风吹得无影无踪都可以！”



树枝发出一阵沙沙的响声。一种痒酥酥的感觉通过它的每一片叶子，使它颤抖，好象它里面藏有火花，或者要迸出火花似的。一阵狂风在树顶上拂过去；正在这时候，一个女子的形体出现了——这是树精。她坐在煤气灯照着的、长满了绿叶的枝子下面。她是年轻和美丽的，象那个可怜的玛莉一样——人们曾经对这个玛莉说过：“那个大城市将会使你毁灭！”

树精坐在这树的脚下。坐在她屋子的门口——她已经把她的门锁了，而且把钥匙也扔掉了。她是这么年轻，这么美丽！星星看见了她，对她眨着眼睛！煤气灯看见了她，对她微笑，对她招手！她是多么苗条，但同时又是多么健康啊！她是一个孩子，但同时又是一个成年的姑娘。她的衣服象绸子一样柔和，象树顶上的新叶一样碧绿。她的棕色头

发上插着一朵半开的栗树花。她的外貌象春天的女神。

她静静坐了一会儿,于是她就跳起来,用羚羊那种轻快的步子,绕过墙脚就不见了。她跑着,跳着,象一面在太阳光里移动着的镜子所射出的光辉。如果一个人能够仔细地观察一下、看出实际的情况,他将会感到多么奇异啊!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她一停下步子,她的衣服和形体的色调,就会随着她所在的地方的特点和射在她身上的灯光的颜色而变换。

她走上了林荫大道。路灯、店铺和咖啡馆所射出的煤气灯光形成一个光的大海。年轻而瘦削的树在这儿成行地立着,各自保护着自己的树精,使她不要受这些人工阳光的损害。无穷尽的人行道,看起来象一个巨大的餐厅:桌子上摆着各种各样的食品——从香槟酒和荨麻酒一直到咖啡和啤酒。这儿还有花、绘画、雕象、书籍和各种颜色布料的展览。

她从那些高房子下边的人群中,向树下可怕的人潮眺望:急驶的马车,单马拉着的篷车、轿车、公共马车、出租马车,骑马的绅士和前进的军队合起来形成一股浪潮。要想走到对面的人行道上简直是等于冒生命的危险。一会儿灯光变蓝,一会儿煤气灯发出强烈的闪亮,一会儿火箭向高空

射去：它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射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的确，这就是世界名城的大马路！

这儿有柔和的意大利音乐，有响板伴奏着的西班牙歌曲。不过那淹没一切的巨大响声是一个八音盒所奏出的流行音乐——这种刺激人的“康康”音乐①连奥尔菲斯②也不知道，美丽的海伦③简直没有听见过。如果独轮车能够跳舞的话，它恐怕也要在它那个独轮子上跳起舞来了。树精在跳舞，在旋转，在飘荡，象阳光中的蜂鸟④一样在变换着颜色，因为每一幢房子和它的内部都在它身上反射了出来。

象一棵从根拔断了的鲜艳的莲花在顺水飘流一样，树精也被这人潮卷走了。她每到一个地方，就变出一个新的形状；因此谁也没有办法追随她，认出她，甚至眺望她。

一切东西象云块所形成的种种幻象，在她身旁飘过去了，但是哪一个她也不认识：她没有看见过任何一个来自她故乡的人。她的思想中亮着两颗明亮的眼珠：她想起了玛

---

① 这是 1830 年在巴黎舞场流行的一种音乐。

② 奥尔非斯（Orpheus）是希腊神话中的有名的歌唱家和音乐师。

③ 古希腊神话中一个美人。

④ 蜂鸟（Calibrian）是美洲热带所产的一种燕雀。身体很小，羽毛有光，飞时翅膀发出嗡嗡的声音。



莉——可怜的玛莉！这个黑发上戴着一朵红花的、褴褛的孩子，她现在就在这个豪华富贵的世界名城里，正如她坐在车子里经过牧师的屋子、树精的树和那棵老槲树的时候一样。

是的，她就在这儿——在这儿震人耳鼓的闹声中。可能她刚刚才从停在那儿的一辆漂亮马车里走出来呢。这些华贵的马车都有穿着整齐制服的马夫和穿着丝袜的仆役。车上走下来的全是些服装华丽的贵妇人。她们走进敞着的格子门，走上宽阔的、通向一个有大理石圆柱的建筑物的高梯。可能这就是"世界的奇观"吧？玛莉一定在这儿！

"圣·玛莉亚！"里面有人在唱着圣诗，香烟在高大的、色彩鲜明的、镀金的拱门下缭绕，造成一种阴暗的气氛。

这是玛德兰教堂。

上流社会的贵妇人，穿着最时新的料子所做的黑礼服，在光滑的地板上轻轻地走过。族徽在用天鹅绒精装的祈祷书的银扣子上射出光，也在缀有贵重的布鲁塞尔花边的、芬芳的丝手帕上露出面。有些人在祭坛面前静静地跪着祈祷，有些人在向谶悔室走去。

树精感到一种不安和恐惧，好象她走进了一个她不应该插足的处所似的。这是一个静寂之家，一个秘密的大殿。一切话语都是用低声、或者在沉默的信任中讲出来的。

树精把自己用丝绸和面纱打扮起来，在外表上跟别的富贵女子没有两样。她们每人是不是象她一样，也是“渴望”的产儿呢？

这时空中发出一个痛苦的、深沉的叹息声。这是由谶悔室那个角落来的呢，还是由树精的胸中发出来的？她把面纱拉下一点。她吸了一口教堂的香烟——不是新鲜的空气。这儿不是她渴望的地方。

去吧！去吧！无休无止地飞翔吧！蜉蝣是没有休息的。飞翔就是它的生活！

她又到外面来了；她是在喷泉旁的耀眼的煤气灯下面。

“所有的流水都洗不净在这儿流过的、无辜的鲜血。”

她听到了这样一句话。

许多外国人站在这儿高声地、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在那个神秘的深宫里——树精就是从这里来的——谁也不敢这样谈话。

一块大石板被翻起来了，而且还被竖起来了。她不了解这件事情；她看到通到地底层的一条宽路。人们从明亮的星空，从太阳似的煤气灯光，从一切活跃的生命中走到这条路上来。

“我害怕这情景！”站在这儿的一个女人说。“我不敢走下去！我也不愿意看那儿的奇丽的景象！请陪着我吧！”

“要回去！”男人说。“离开了巴黎而没有看这最希奇的东西——人凭他的天才和意志所创造出来的、近代的真正奇迹！”

“我不愿意走下去，”这是一个回答。

“近代的奇迹！”人们说。树精听到了这话，也懂得它的意思。她的最大的渴望已经达到了目的。伸向巴黎的地底层的入口就在这儿。她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事情，但是现在她却听到了，看到许多外国人朝下面走。于是她跟着他

们走。

螺旋形的梯子是铁做的,既宽大,又便利。下面点着一盏灯，更下面一点还有另一盏灯。

这儿有一个迷宫,里面有数不完的大殿和拱形长廊,彼此交叉着。巴黎所有的大街和小巷这儿都可以看得见，好象是站在一个模糊的镜子里一样。你可以看到它们的名字;每一幢房子都有一个门牌——它的墙基伸到一条石铺的、空洞的小径上。这条小路沿着一条填满了泥巴的宽运河伸展开去。这上面就是运送清水的引水槽；更上面就悬着网一样的煤气管和电线。远处有许多灯在射出光来，很象这个世界的都市的反影。人们不时可以听到头上有隆隆声；这是桥上开过去的载重车辆。

树精到什么地方去了呢?

你听到过地下的墓窖吧？比起这个地下的新世界、这个近代的奇迹——这些巴黎的暗沟来，它真是小巫见大巫了。树精就在那儿，而不在这个马尔斯广场上的世界展览会里。

她听到惊奇、羡慕和欣赏的欢呼声。

“从这地层的深处,”人们说,“上面成千成万的人获得

他们的健康和长寿！我们的时代是一个进步的时代，具有这个时代的一切幸福。”

这是人的意见和言谈，但不是生在这儿和住在这儿的那些生物——耗子——的意见或言谈。它们从一堵旧墙的裂缝里发出吱吱的叫声，非常清楚，连树精都可以听懂。

这是一只很大的公耗子。它的尾巴被咬掉了；它用刺耳的声音把它的情感、痛苦和心里的话都叫出来。它的家族对它所说的每一个字都表示支持。

“我讨厌这些声音，这些人的声音，这些毫无意义的话语！是的，这儿很漂亮，有煤气，有煤油！但是我不吃这类的东西！这儿现在变得这么清洁和光明，我们不知怎的，不禁对自己感到羞愧起来。我们唯愿活在蜡烛的时代里！那个时代离开我们并不很远！那是一个浪漫的时代——人们都这样说。”

“你在讲什么话？”树精说。“我从前并没有看见过你。你在讲些什么东西？”

“我在讲那些过去的好日子，”耗子说，“祖父和曾祖母耗子时代的好日子！那时到这地下来才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呢。那时的耗子窝比整个的巴黎都好！鼠疫妈妈就住在

这儿。她杀死人，却不杀死耗子。强盗和走私贩子可以在这儿自由呼吸。这儿是许多最有趣的人物的避乱所——我们近时在一般通俗剧场的舞台上所看到的那些人物。我们耗子窝里最浪漫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们这儿现在有了空气和煤油。”

耗子发出这样吱吱的叫声！它反对新时代，称赞鼠疫妈妈那些过去了的日子。

一辆车子停在这儿。这是由飞快的小马拖着的一种敞篷马车。这一对人坐进去，在地下的塞巴斯托波尔大道上奔驰起来。上面就是那有着同样名字的巴黎大马路，挤满了行人。

马车在稀薄的光中消逝了。树精也升到煤气光中和新鲜自由的空气中消逝了。她不是在地下那些交叉的拱形走廊里和窒息的空气中，而是在这儿看见了世界的奇观——她在这短短的一夜生命中所追寻的奇观。它现在滑行过去，发出比一切煤气灯还要强烈的光来——比月亮还要强烈的光来。

是的，一点也不错！她看到它向她致敬，它在她面前射出光来。它闪耀着，象天上的太白星。

她看到一个光亮的门，向一个充满了光和舞曲的小花园开着。人造湖和水池上面静静地亮着五光十色的煤气灯。用弯弯曲曲的彩色锡箔所剪成的水草反射出闪光，同时从它们的花瓣里喷出一尺多高的水来。美丽的垂柳——真正春天的垂柳——垂着它们新鲜的枝条，象一片透明而又能遮面的绿面纱。在这儿的灌木林中烧起了一堆篝火。它的红色火焰照着一座小巧的、半暗的、静寂的花亭。富有媚力的音乐使耳朵震荡，使血液在人的四肢里激动和奔流。

她看到许多美丽的、盛装华服的年轻女人；这些女人脸上露出天真的微笑和青春的欢乐。还有一位叫做玛莉的姑娘；她头上戴着玫瑰花，但是她却没有马车和车夫。她们在这里尽情地狂舞，飞翔，旋转！好象"塔兰得拉舞"①刺激着她们似的，她们跳着，笑着。她们感到说不出地幸福，她们打算拥抱整个的世界。

树精觉得自己不可抗拒地被吸引到这狂舞中去了。她的一双小巧的脚穿着一双绸子做的鞋。鞋的颜色是栗色的，

---

① 这是意大利那不勒斯的一种土风舞，以动作激烈著称。

跟飘在她的头发和她的赤裸的肩膀之间的那条缎带的颜色完全是一样。她的绿绸衫有许多大折叠,在空中飘荡,但是遮不住她美丽的腿和纤细的脚。这双脚好象是要在她的舞伴的头上绘出神奇的圈子。

难道她是在阿尔米达的魔花园里面吗?这块地方的名字叫什么呢?

外面的煤气灯光中照出这样一个名字:

玛壁尔

音乐的调子、拍掌声、放焰火声、潺潺的水声、开香槟酒声,都混在一起。舞跳得象酒醉似地疯狂。在这一切上面是一轮明月——无疑地它做出了一个怪脸。天空是澄静的,没有一点云。人们似乎可以从玛壁尔一直看到天上。

树精全身感到一种使人疲劳的陶醉,好象吸食鸦片过后的那种昏沉。

她的眼睛在讲话,她的嘴唇在讲话,但是笛子和提琴的声音把她的话语都淹没了。她的舞伴在她的耳边低语,这低语跟康康舞的音乐节奏在一起颤抖。她听不懂这些私语;我们也听不懂这些私语。他把手向她伸过来,抱着她,但她所抱着的却是透明的、充满了煤气的空气。



气流托着树精浮走了，正如风把一片玫瑰花瓣托着一样。她在高空上，在塔顶上，看到一个火焰，一道闪光。一个亮光从她渴望的目的物上射出来，从马尔斯广场的“海市蜃楼”的灯塔上射出来。春天的微风把她吹向这儿；她绕着这塔飞。工人们以为他们所看到的是一只蝴蝶在下落，在

死去——因为它来得太早了。

月亮在照着，煤气灯和灯笼在大厅里，在散在各处的“万国馆”里照着，照着那些起伏的青山和人的智慧所创造的巨石——“无血巨人”使瀑布从这上面倾泻下来。海的深处和淡水的深处——鱼儿的天下——都在这儿展览出来了。你可以想象你是在海底——在一个潜水钟里。水从四面八方向这厚玻璃壁压过来。六呎多长的珊瑚虫，柔软和弯曲得象鳝鱼一样，抖着它身上的活刺，正在前后蠕动，同时紧紧地贴着海底。

它旁边有一条庞大的比目鱼：这条鱼舒舒服服地躺着，好象有所思的样子。一只螃蟹象一只巨大的蜘蛛在它身上爬；虾子在它周围不停地飞跃，好象它们是海底的蝴蝶和飞蛾。

淡水里长着许多睡莲、菅茅和灯心草。金鱼象田野里的红色母牛一样，都排成队，把头掉向同一个方向，好让水潮能够流进它们的嘴里。又肥又粗的梭鱼呆呆地睁着它们的大眼睛望着玻璃墙。它们都知道，它们现在是在巴黎展览会里。它们也知道，它们曾经在盛满了水的桶里，作过一

段很艰苦的旅行;它们曾经在铁路上晕过车,正如人在海上晕船一样。它们是来看这展览会的，而它们也就在它们的淡水或咸水缸里看见了；它们看到人群从早到晚不停地流动。世界各国送来了和展览了他们不同的人种，使这些梭鱼和鲫鱼、活泼的鲈鱼和长满青苔的鲤鱼都能看看这些生物和对这些种族表示一点意见。

“他们全是些有鳞的生物!”一条粘糊糊的小鲤鱼说。“他们一天换两三次鳞,而且用他们的嘴发出声音——他们把这叫做‘讲话’。我们可是什么也不换，我们有更容易的办法使我们可以互相了解:把嘴角动一下,或者把眼睛瞪一下就得了！我们有许多地方要比人类高明得多!”

“他们可是学会了游泳,”一条小淡水鱼说。“我是从一个大湖里来的。那儿人类在热天里钻进水里去。这是青蛙教给他们的。他们用后腿推着，用前腿划着。他们支持不了多久。他们倒很想模仿我们呢，但是他们学得一点也不象。可怜的人类啊!”

鱼儿们都瞪着眼睛。它们以为这儿拥挤着的人群仍然是他们在强烈的阳光里所看到的那些人。是的，他们相信这仍然是那些第一次触动了它们的所谓感觉神经的人形。

一条身上长有美丽的条纹和有一个值得羡慕的肥背的小鲫鱼，说它仍然可以看到“人泥”。

“我也看见了，看得非常清楚！”一条黄鲤鱼说。“我清楚地看到一个身材美丽的人形——一个‘高腿的小姐’——随便你怎样叫她吧。她有我们这样的嘴和一双瞪着的眼睛；她后面有两个气球，前面挂着一把伞，身上玎玎珰珰悬着一大堆海草。她很想把这些东西都扔掉，象我们一样地回到自然。她很想在人类所及的范围内，做一条有身份的鲤鱼。”

“那个被拉在鱼钩上的人——那个男人——在做些什么呢？”

“他坐在一个病人的车椅上。他手边有纸、笔和墨水；他把什么都写下来。他在做什么吗？人们把他叫做记者。”

“他仍然坐在车椅上跑来跑去！”一条全身长满了青苔的鲤鱼老小姐说。她的喉咙里塞满了世界的艰难辛苦，因此她的声音有点嘶哑。她曾有一次吞过一个鱼钩，她仍然把它带在喉咙里很有耐心地游来游去。

“一个记者，”她说，“用鱼的语言讲老实话，那就是人类中间的乌贼①！”



鱼儿们都谈出了自己的一套意见。不过在这人造的水晶洞里响起了一片槌子声和工人的歌声。这些工人不得不在夜里做工，好使一切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他们的歌声在树精的仲夏夜里发出回响——她站在那儿，打算飞翔和消逝。

“这都是金鱼！”她说，同时对它们点点头。“我总算看到你们了！我认识你们！我早就认识你们！燕子在我家里讲过你们的故事。你们是多么美，多么辉煌，多么可爱啊！我可以把你们每一位都吻一下！我也认识别的鱼！这个一

① 乌贼的原文是 Blaekspruttte，这是个复合字，是由 Blaek 和 Sprutte 两字合成的，有双关意义。照字面讲，是“吐墨水的人”，即“黑良心的造谣者”的意思。

定是肥胖的梭鱼,那个一定是美丽的鲫鱼,这儿一定是长满了青苔的老鲤鱼！我认识你们,但是你们却不认识我！”

鱼儿呆呆地望着，一个字也听不懂。它们向那稀薄的微光望着。

树精已经不在那儿了。她已经来到外面。从各国运来的“奇花”在这儿发出新鲜的香气——从黑面包的国度来的，从鳕鱼的海岸来的,从产皮革的俄罗斯来的,从德国出产柯龙香水的河岸来的,从产玫瑰花精的东方国度里来的。

晚间的舞会结束以后，我们在半睡的状态中乘着车子回来了。音乐仍然清晰地在我们的耳朵里发出回音；我们仍然可以听见每一个调子；我们可以把它哼出来。一个被谋害者的眼睛可以把最后一刹那间所看到的东西保留一段时间;同样,白天熙熙攘攘的景象和光彩,也映在夜的眼里。这既不能被吸收,也不能被磨灭。树精感觉到了这一点。她知道，明天的一切情形仍然会这样。

树精站在芬芳的玫瑰花中间。她觉得她在故乡就认识这些花儿。这是御花园和牧师花园里的花。她在这儿还看

见了鲜红的石榴花——玛莉曾经在她炭一样黑的头发上戴过这样一朵花。

她心中闪过一段回忆———段在乡下老家所度过的儿时的回忆。她的热望的眼睛把周围的景色望了一下，她感到一种迫切不安的心情。这种心情驱使她走过那些奇丽的大厦。

她感到疲倦。这种疲倦的感觉在不停地增长。她很想在那些铺着的垫子和地毯上躺下来，或者在清亮的水上浮沉——象垂柳的枝条一样。

但是蜉蝣是没有办法休息的。在几分钟以内，这一天就完了。

她的思想颤抖起来，她的肢体也颤抖起来。她躺到潺潺流水旁边的草上。

“你带着永恒的生命从土地里流出来！”她说，“请你使我的舌头感到清凉，请你给我一点提神药吧！”

“我并不是一条活泉水！”泉水说。“我是靠机器的力量流动的！”

“绿草啊，请把你的新鲜气氛赠一点给我吧！”树精要

求说。“请给我一朵芬芳的花吧！”

“如果我们被折断了，我们就会死亡！”草和花儿一起说。

“清凉的微风啊，请你吻我吧！我只要一个生命的吻！”

“太阳马上就会把云块吻得绯红！”风儿说。“那时你就会走进死人群中去，消逝了，正如一切光荣在这一年没有结束以前就会消逝一样。那时我就又可以跟广场上那些轻微的散沙玩耍，吹起地上的尘土，吹到空气中去——尘土，遍地都是尘土！”

树精感到一阵恐怖。她象一个正在洗浴的女人，把动脉管划开了，不停地流着血，而当她流得正要死的时候，她却仍然希望活下去。她站起来，向前走了几步，最后在一个小教堂面前又倒下来了。门是开着的，祭坛上燃着蜡烛，风琴奏出音乐。

多美的音乐啊！树精从来没有听见过这样的调子，但她在这些调子中似乎听见了熟识的声音。这声音是从一切造物的心深处发出来的。她觉得她听见了老槲树的萧萧声；她觉得她听到了老牧师在谈论着一些伟大的事迹、驰名的名字，谈论着上帝的造物可以而且能够对未来作些什么贡献，以求自己获得永恒的生命。

风琴的调子在空中盘旋着，用歌声说出这样的话：

“上帝给你一块地方生下根，但你的要求和渴望却使你拔去了你的根。可怜的树精啊，这促使你灭亡！”

柔和的风琴声好象是在哭泣，好象是在空气中消逝了。

天上露出红云。风儿在呼啸和歌唱：“死者啊，走开吧，太阳出来了呀！”

头一道阳光射在树精的身上。她的形体照出五光十色



的光彩,象一个肥皂泡在破裂、在消逝、在变成一滴水、一滴眼泪——一落到地上就消逝了的眼泪。

可怜的树精啊！一滴露水，一滴眼泪——一流出来就不见了!

太阳照在马尔斯广场的“海市蜃楼”上，照在伟大的巴黎上空,照在有许多树和一个小喷泉的小方场上,照在许多高大的房屋上——这些房屋旁边长着一棵栗树。这树的枝子垂下来了，叶子也枯萎了,但是昨日它还是生气勃勃,象一个春天。大家说它现在已经死了。树精已经离开了，象云块似地不见了——谁也不知道她到什么地方去了。

地上躺着一朵萎谢了的、残破的栗树花。教堂里的圣水没有力量使它恢复生命。人类的脚不一会儿就把它踩进尘土。

这一切都是发生过和经验过的事情。

我们亲眼看见过这些事情，在一八六七年的巴黎展览会里,在我们这个时代,在伟大的、奇异的、童话的时代里看见过这些事情。



家禽格丽德的一家

家禽格丽德是住在那座漂亮的新房子里唯一的人。这是田庄上专门为鸡鸭而建筑的一座房子。它位于一个古老的骑士堡寨旁边。堡寨有塔、锯齿形的山形墙、壕沟和吊桥。邻近是一片荒凉的树林和灌木林。这儿曾经有一个花园。它一直伸展到一个大湖旁边——这湖现在已经变成了一块沼地。白嘴鸦、乌鸦和穴乌在这些老树上飞翔和狂叫——简直可以说是一群乌合之众。它

们的数目从不减少；虽然常常有人在打它们，它们倒老是在增多起来。住在鸡屋里的人都能够听到它们的声音。家禽格丽德就坐在鸡屋里；许多小鸭在她的木鞋上跑来跑去。每只鸡，每只鸭子，从蛋壳里爬出来的那天起，她统统都认识。她对于这些鸡和鸭都感到骄傲，对于专为它们建造的这座房子也感到骄傲。

她自己的那个小房间也是清洁整齐的。这个房子的女主人也希望它是这样。她常常带些贵客到这儿来，把这座



她所谓的“鸡鸭的营房”指给他们看。

这儿有一个衣橱和安乐椅，甚至还有一个碗柜。柜子上有一个擦得很亮的黄铜盘子，上面刻着“格鲁布”这几个字。这是一位曾经在这儿住过的老贵族的族名。这个黄铜盘子是人们在这儿掘土时发现的。乡里的牧师说，它除了作为古时的一个纪念物以外，没有什么别的价值。这块地方及其历史，牧师知道得清清楚楚，因为他从书本子上学到许多东西，而且他的抽屉里还存有一大堆手稿呢。因此他对于古时的知识非常丰富。不过最老的乌鸦可能比他知道得还多，而且还能用它们自己的语言讲出来。当然这是乌鸦的语言；不管牧师怎样聪明，他是听不懂的。

每当一个炎热的夏日过去以后，沼地就会冒出许多蒸汽，因此在那些许多白嘴鸦、乌鸦和穴乌飞翔的地方——在那些古树面前——就好象有一个湖出现。这种情形，在骑士格鲁布还住在这儿的时候，当那座有很厚的红墙的公馆还存在的时候，就一直没有改变过。在那个时候，狗的链子很长，可以一直拖到大门口。要走进通到各个房间的石铺走廊，人们得先从塔上走下去。窗子是很小的，窗玻璃很窄，即使那些经常开舞会的大厅也是这样。不过当格鲁布

的最后一代还活着的时候，人们却记不起过去那些曾经举行过的舞会了。然而这儿却留下一个铜鼓；人们曾把它当做乐器使过。这儿还有一个刻有许多精致花纹的碗柜；它里面藏有许多稀有的花根——因为格鲁布夫人喜欢弄园艺，栽种树木和植物。她的丈夫喜欢骑着马到外面去射狼和野猪，而且他的小女儿总是跟着他一道去的。当她还不过只有五岁的时候,她就骄傲地骑在马上,用她的一对又黑又大的眼睛向四面望。她最喜欢在猎犬群中响着鞭子。但是爸爸却希望她能在那些跑来参观主人的农奴孩子的头上响着鞭子。

在这座公馆近邻的一个土屋里住着一个农夫；他有一个名叫苏伦的儿子。这孩子的年龄跟这位小贵族姑娘差不多。他会爬树；他常常爬上去为她取下雀窠。鸟儿拼命地大叫;有一只最大的鸟儿还啄了他的一只眼睛,弄得血流满脸。大家都以为这只眼睛会瞎的，事实上它并没有受到很大的损伤。

玛莉 · 格鲁布把他称为她的苏伦。这是一件极大的恩宠;对于他可怜的父亲约恩说来,这要算是一件幸事。他有一天犯了一个错误，应该受到骑木马的惩罚。木马就在院

子里，它有四根柱子作为腿，一条窄狭的木板作为背。约恩得张开双腿骑着，脚上还绑着几块重砖，使他骑得并不太舒服。他的脸上露出痛苦的表情。苏伦哭起来，哀求小玛莉帮助一下。她马上就叫人把苏伦的父亲解下来。当人们不听她话的时候，她就在石铺地上跺脚，扯着爸爸上衣的袖子，一直到把它扯破为止。她要怎样就怎样，而且总是达到目的的。苏伦的父亲被解下来了。

格鲁布夫人走过来，把小女儿的头发摸抚了一下，同时还温和地望了她一眼。玛莉不懂得这是什么意思。

她愿意跟猎犬在一道，而不愿意跟妈妈到花园里去。妈妈一直走到湖边；这儿睡莲和芦苇都开满了花。香蒲和灯心草在芦苇丛中摇动。她望着这一片丰茂新鲜的植物，不禁说："多么可爱啊！"花园里有一棵珍贵的树，是她亲手栽的。它名叫"红山毛榉"。它是树中的"黑人"，因为它的叶子是深棕色的。它必须有强烈的太阳光照着，否则在常荫的地方它会象别的树一样变成绿色，而失去它的特点。在那些高大的栗树里面，正如在那些灌木林和草地上一样，许多雀子做了窠。这些雀子似乎知道，它们在这儿可以得到保护，因为谁也不敢在这儿放一枪。

小小的玛莉跟苏伦一块到这儿来。我们已经知道，他会爬树，他会取下鸟蛋和捉下刚刚长毛的小鸟。鸟儿在惊惶和恐怖中飞着,大大小小的都在飞！田畈上的田凫,大树上的白嘴鸦,乌鸦和穴乌,都在狂叫。这种叫声跟它们现代子孙的叫声完全没有两样。

“孩子，你们在做什么呀?”这位贤淑的太太说。“干这种事是罪过呀!”

苏伦感到非常难为情，甚至这位高贵的小姑娘也感到不好意思。不过她简单而阴沉地说:“爸爸叫我这样做的!”

“离开吧！离开吧!”那些大黑鸟儿说，同时也离开了。但是第二天它们又回来了，因为这儿就是它们的家。

但是那位安静温柔的太太在这儿没有住多久。我们的上帝把她召去了;和他在一起,要比住在这个公馆里舒服得多。当她的尸体被运进教堂里去的时候，教堂的钟就庄严地鸣起来了。许多穷人的眼睛都湿润了，因为她待他们非常好。

自从她去世以后,就再也没有谁管她种的那些植物了。这个花园变得荒凉了。

人们说格鲁布老爷是一个厉害的人，但是他的女儿虽

然年轻，却能够驾御他。他见了她只有笑，满足她的一切要求。她现在已经有十二岁了，身体很结实。她那双大黑眼睛老是盯着人。她骑在马上象一个男人，她放起枪来象一个有经验的射手。

有一天，附近来了两个了不起的客人——非常高贵的客人：年轻的国王和他的异父兄弟兼密友乌尔里克·佛列得里克·古尔登罗夫。他们要在这儿猎取野猪，还要在格鲁布老爷的公馆里住留一昼夜。



古尔登罗夫吃饭的时候坐在玛莉·格鲁布的旁边。他搂着她的脖子,和她亲了一吻,好象他们是一家人似的。但是她却在他嘴上打了一巴掌，同时说她不能饶恕他。这使得大家哄堂大笑，好象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似的。

事情也可能是如此,因为五年以后,当玛莉满了十七岁的时候，有一个信使送一封信来。古尔登罗夫向这位年轻的小姐求婚。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情!

“他是王国里一个最华贵和潇洒的人!”格鲁布说。“可不要瞧不起这件事情啊。”

“我对他不感到兴趣!”玛莉·格鲁布说，不过她并不拒绝这国家的一位最华贵、经常坐在国王旁边的人。

她把银器、毛织品和棉织品装上了船，向哥本哈根运去。她自己则在陆地上旅行了十天。装着这些嫁妆的船不是遇着逆风,就完全遇不见一点儿风。四个月过去了,东西还没有到。当东西到来的时候，古尔登罗夫夫人已经不在那儿了。

“我宁愿睡在麻袋上,而不愿躺在他铺着绸缎的床上!”她说。“我宁愿打着赤脚走路而不愿跟他一起坐着马车!”

在十一月一个很晚的夜里，有两个女人骑着马到奥湖

斯镇上来了。这就是古尔登罗夫的夫人玛莉·格鲁布和她的使女。她们是从维勒来的——她们乘船到那儿去的。她坐车子到格鲁布老爷的石建的邸宅里去。他对客人的来访并不感到高兴。她听到了一些不客气的话语，但是她却得到了一个睡觉的房间。她的早餐吃得很好，但是所听到的话却不可爱。父亲对她发了怪脾气；她对这一点也不习惯。她并不是一个性情温和的人。既然有人有意见，当然她也应该作出回答。她的确也作了回答；她谈起她的丈夫，语气中充满了怨恨的情绪。她不能和他生活在一起；对这种人说来，她是太纯洁和正当了。

一年过去了，但是这一年过得并不愉快。父女之间的言语都不好——这本是不应该有的事情。恶毒的话语结出恶毒的果实。这情形最后会有一个什么结局呢？

“我们两人不能在同一个屋顶下面生活下去，”有一天父亲说。“请你离开此地，到我们的老农庄里去吧。不过我希望你最好把你的舌头咬掉，而不要散布谎言！”

两人就这样分开了。她带着她的使女到那个老农庄里来——她就是在这儿出生和长大起来的，那位温存而虔诚的太太——她的母亲——就躺在这儿教堂的墓窖里。屋子

里住着一个老牧人，除此以外再没有第二个人了。房间里挂着蜘蛛网，灰尘使它们显得阴沉。花园里长着一片荒草。在树和灌木林之间，蛇麻和爬藤密密层层地交织在一起。毒胡萝卜和荨麻长得又大又粗。“红山毛榉”被别的植物盖住了，见不到一点阳光。它的叶子象一般的树一样，也是绿的；它的光荣已经都消逝了。白嘴鸦、乌鸦和穴乌密密麻麻地在那些高大的栗树上飞。它们叫着号着，好象它们有重要的消息要互相报告似的：现在她又来了——曾经叫人偷它们的蛋和孩子的那个小女孩又来了。至于那个亲自下手偷东西的贼子，他现在则爬着一株没有叶子的树——坐在高大的船桅上。如果他不老实的话，船索就会结结实实地打到他的身上。

牧师在我们的这个时代里，把这整个的故事叙述了出来。他从书籍和信扎中把这些事情收集拢来。它们现在和一大堆手稿一道藏在桌子的抽屉里。

“世事就是这样起伏不平的！”他说，“听听是蛮好玩的！”

我们现在就要听听玛莉·格鲁布的事情，但我们也不要忘记坐在那个漂亮鸡屋里的、现代的家禽格丽德。玛莉·

格鲁布是过去时代的人，她跟我们的老家禽格丽德在精神上是不同的。

冬天过去了，春天和夏天过去了；秋天带着风暴和又冷又潮的海雾到来了。这个农庄里的生活是寂寞和单调的。

因此玛莉·格鲁布拿起她的枪，跑到荒地上去打野兔和狐狸以及她所遇见的任何雀鸟。她不止一次遇见诺列贝克的贵族巴列·杜尔。他也是带着枪和猎犬在打猎。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常常夸耀这一点。他很可以跟富恩岛上爱格斯柯夫的已故的布洛根胡斯大爷比一比，因为这人的气力也是远近驰名的。巴列·杜尔也模仿他，在自己的大门上挂一条系着打猎号角的铁链子。他一回家来就拉着铁链子，连人带马从地上立起来，吹起这个号角。

“玛莉夫人，请您自己去看看吧！”他说，“诺列贝克现在吹起了新鲜的风呀！”

她究竟什么时候到他的公馆里来的，没有人把这记载下来。不过人们在诺列贝克教堂的蜡烛台上可以读到，这东西是诺列贝克公馆的巴列·杜尔和玛莉·格鲁布赠送的。

巴列·杜尔有结实的身材。他喝起酒来象一块吸水的

海绵,是一个永远盛不满的桶。他打起鼾来象一窠猪。他的脸是又红又肿。

“他象猪一样粗笨!”巴列·杜尔夫人——格鲁布的女儿——说。

她很快就对这种生活厌烦起来,但这在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好处。

有一天餐桌已经铺好了,菜也凉了。巴列·杜尔正在猎取狐狸,而夫人也不见了。巴列·杜尔到了半夜才回来,但杜尔夫人半夜既没有回来,天明时也没有回来。她不喜欢诺列贝克,因此她既不招呼,也不告辞,就骑着马走了。

天气是阴沉而潮湿的。风吹得很冷。一群惊叫的黑鸟从她头上飞过去——它们并不是象她那样无家可归的。

她先向南方走去,接近德国的边界。她拿几个金戒指和几颗宝石换了一点钱,于是她又向东走,接着她又回转到西边来。她没有一个什么目的地。她的心情非常坏,对什么人都生气,连对善良的上帝都是这样。不久她的身体也坏下来,她几乎连脚都移不动了。当她倒在草丛上,田凫从那里飞出来。这鸟儿象平时一样尖声地叫着:“你这个贼子!你这个贼子!”她从来没有偷过邻人的东西,但是她小



时候曾经叫人为她取过树上和草丛里的鸟蛋和小雀子。她现在想起了这件事情。

她从她躺着的地方可以看到海滩上的沙丘。那儿有渔人住着,但是她却没有气力走过去,因为她已经病了。白色的大海鸥在她头上飞,并且在狂叫,象在她家里花园上空飞的白嘴鸦、乌鸦和穴鸟一样。鸟儿在她上面飞得很低,后来她把它们想象成为漆黑的东西,但这时她面前也已经是一片黑夜了。

当她再把眼睛睁开的时候,她已经被人扶起来了。一个粗壮的男子已经把她托在怀中。她向他满脸胡子的面上望去:他有一只眼上长了一个疤,因此他的眉毛好象是分成

了两半。可怜的她——他把她抱到船上去。船长对他这种行为结结实实地责备了一番。

第二天船就开了。玛莉·格鲁布并没有上岸；她跟船一起走了。但是她会不会一定回来呢？会的，但是在什么时候呢，怎样回来呢？

牧师也可以把这件事的前后经过讲出来，而且这也不是他编造的一个故事。这整个奇怪的故事，他是从一本可靠的旧书里得来的。我们可以把它取出来亲自读一下。

丹麦的历史学家路得维格·荷尔堡写了许多值得读的书和有趣的剧本；从这些书中我们可以知道他的时代和人



民。他在他的信件中提到过玛莉·格鲁布和他在什么地方和怎样遇见她。这是值得一听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家禽格丽德。她坐在那个漂亮的鸡屋里,感到那么愉快和舒服。

船带着玛莉·格鲁布开走了。我们讲到此地为止。

许多年、许多年过去了。

鼠疫在哥本哈根流行着。这是一七一一年的事情。丹麦的皇后回到她德国的娘家去；国王离开这王国的首都。任何人,只要有机会,都赶快走开。甚至那些得到膳宿免费的学生，也在想办法离开这个城市。他们之中有一位——最后的一位——还住在勒根生附近的所谓波尔其专科学校里。他现在也要走了。这是清晨两点钟的事情。他背着一个背包动身——里面装的书籍和稿纸要比衣服多得多。

城上复着一层粘湿的浓雾。他所走过的街上没有一个人。许多门上都画着十字,表明屋里不是有鼠疫,就是人死光了。在那条弯弯曲曲的、比较宽阔的屠夫街上——那时从圆塔通到王宫的那条街就叫这个名字——也看不见一个人。一辆货车正在旁边经过。车夫挥着鞭子,马儿连奔带跳地驰着。车上装着的全是尸体。这位年轻的学生把双手蒙在脸上,闻着他放在一个铜匣子里吸有强烈酒精的一块海绵。

从街上一个酒馆里飘来一阵嘈杂的歌声和不愉快的笑声。这是通夜喝酒的那些人发出来的。他们想要忘记这种现实:鼠疫就站在他们门口,而且还想要送他们到货车上去陪伴那些尸体呢。这位学生向御河桥那个方向走去。这儿停着一两条小船。其中有一条正要起锚,打算离开这个鼠疫流行的城市。

“假如上帝要保留我们的生命,而我们又遇见顺风的话,我们就向法尔斯特附近的格龙松得开去,”船长说,同时问这位想一同去的学生叫什么名字。

“路得维格·荷尔堡,”学生说。那时这个名字跟别的名字没有一点特殊的地方;现在它却是丹麦的一个最骄傲的名字。那时他不过是一个不知名的青年学生罢了。

船在王宫旁边开过去了。当它来到大海的时候,天还没有亮。一阵轻微的风吹起来了。帆鼓了起来,这位青年学生面对着风坐着,同时也慢慢地睡过去了,而这并不是一件太聪明的事情。

第三天早晨,船已经停在法尔斯特面前了。

“你能不能介绍这里一个什么人给我,使我可以住得经济一点?”荷尔堡问船长。

“我想你最好跟波尔胡斯的那个摆渡的女人住在一起，”他说。“如果你想客气一点，你可以把她称为苏伦·苏伦生·莫勒尔妈妈！不过，如果你对她太客气了，她很可能变得非常粗暴的！她的丈夫因为犯罪已经被关起来了。她亲自撑那条渡船。她的拳头可不小呢！”

学生提起背包，径直向摆渡人的屋子走去。门并没有锁。他把门闩一掀，就走进一个铺有方砖地的房间里去。这里最主要的家具是一条包了皮的板凳。凳子上系着一只白母鸡，旁边围着一群小鸡。它们把一碗水踩翻了，弄得水流到一地。这里什么人也没有，隔壁房子里也没有人，只有一个躺在摇篮里的婴孩。渡船开回的时候，里面只装着一个人——是男是女还不大容易说。这人穿着一件宽大的大衣，头上还带着一顶象兜囊的帽子。渡船靠岸了。

从船上下来的是一个女人；她走进这房间里来。当她直起腰来的时候，外表显得很堂皇，在她乌黑的眉毛下面有一对骄傲的眼睛。这就是那个摆渡的女人苏伦妈妈。白嘴鸦、乌鸦和穴乌愿意为她取另外一个名字，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她。

她老是显出一种不快的神情，而且似乎不大喜欢讲话。

不过她总算讲了足够的话语，得出一个结论：她答应在哥本哈根的情况没有好转以前，让这学生和她长期住下去，并且可以搭伙食。

经常有一两个正直的公民从附近村镇里来拜访这个渡口的房子。刀具制造匠佛兰得和收税人西魏尔特常常来。他们在这渡口的房子里喝一杯啤酒，同时和这学生聊聊闲天。学生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他懂得他的所谓“本行”——他能读希腊文和拉丁文，同时懂得许多深奥的东西。

“一个人懂得的东西越少，他的负担就越小，”苏伦妈妈说。

“你的生活真够辛苦！”荷尔堡有一天说。这时她正用咸水洗衣服，同时她还要把一个树根劈碎，当做柴烧。

“这不关你的事！”她回答说。

“你从小就要这样辛苦操作吗？”

“你可以从我的手上看出来！”她说，同时把她一双细小而坚硬的、指甲都磨光了的手伸出来。“你有学问，可以看得出来。”

在圣诞节的时候，雪花开始狂暴地飞舞起来。寒气袭来了；风吹得很厉害，好象它带有硫酸，要把人的脸孔洗一



番似的。苏伦妈妈一点也不在乎。她把她的大衣裹在身上，把帽子拉得很低。一到下午，屋子里很早就黑了。她在火上加了些木柴和泥炭，于是她就坐下来补她的袜子——这件工作没有别人可做。在晚上她和这个学生讲的话比白天要多一些：她谈论着关于她丈夫的事情。

“他在无意中打死了得拉格尔的一个船主；因了这件事他得带着链子在霍尔门做三年苦工。他是一个普通的水手，因此法律对他必须执行它的任务。”

“法律对于位置高的人也同样发生效力，”荷尔堡说。

“你以为是这样吗?”苏伦妈妈说，她的眼睛死死地盯着火炉里的火。不过她马上又开始了:“你听到过开·路克的故事吗？他叫人拆毁了一个教堂。牧师马德斯在讲台上对于这件事大为不满，于是他就叫人用链子把马德斯套起来,同时组织一个法庭,判了他砍头的罪——而且马上就执行了。这并不是意外，但开·路克却逍遥法外!”

“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他有权这样办!”荷尔堡说。“现在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时代了!”

“你只有叫傻子相信这话!”苏伦妈妈说。

她站起来，向里屋走去。她的孩子“小丫头”就睡在里面。她拍了她几下,又把她盖好。然后她就替这位学生铺好床。他有皮褥子,但他比她还怕冷,虽然他是在挪威出生的。

新年的早晨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时节。冰冻一直没有融解,而且仍然冻得很厉害；积雪都冻硬了,人们可以在它上面走路。镇上做礼拜的钟敲起来了。学生荷尔堡穿上他的毛大衣，向城里走去。

白嘴鸦、乌鸦和穴乌在摆渡人的房子上乱飞乱叫;他们的声音弄得人几乎听不见钟声。苏伦妈妈站在门外，用她的黄铜壶盛满了雪,因为她要在火上融化出一点饮水来。她

抬头把这群鸟儿望了一下，她有她自己的想法。

学生荷尔堡走进教堂里去。他去的时候和回来的时候要经过城门旁边收税人西魏尔特的房子。他被请进去喝了一杯带糖浆和姜汁的热啤酒。他们在谈话中提到了苏伦妈妈,不过收税人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并不太多;的确也没有很多人知道。他说,她并不是法尔斯特的人;她有个时候曾经拥有一点财产；她的男人是一个普通水手,脾气很坏,曾经把得拉格尔的船长打死了。

“他喜欢打自己的老婆，但是她仍然卫护他！”

“这种待遇我可受不了！”收税人的妻子说。“我也是出身于上流人家的呀：我的父亲是皇家的织袜人！”

“因此你才跟一个政府的官吏结婚，”荷尔堡说，同时对她和收税人行了一个礼。

这是“神圣三王节”①之夜。苏伦妈妈为荷尔堡点起一根“三王烛”——这也就是说,她自己做的三根牛油烛。

“每个人敬一根蜡烛！”荷尔堡说。

---

① 神圣三王节（Helligtrekonger Aften）是圣诞节第十二天的一个节日。在这一天东方的三个圣者——美尔却（Melchior）、加斯巴尔（Gaspar）和巴尔达札尔（Balthazar）特来送礼物给新生的耶稣。



“每个人?”这女人说，同时把眼睛死死地盯着他。

“东方的每一个圣者!”荷尔堡说。

“原来是这个意思!”她说。于是她就沉默了很久。

不过在这“神圣三王节”的晚上，关于她的事情，他知道得比以前多一点。

“你对于你所嫁的这个人怀着一颗感情浓厚的心，”荷尔堡说；“但是人们却说，他没有一天对你好过。”

“这是我自己的事，跟谁也没有关系!”她回答说。“在

我小的时候，他的拳头可能对我有好处。现在我无疑地是因为有罪才挨打！我知道，他曾经是对我多么好过。”于是她站起来。“当我躺在荒地上病倒的时候，谁也不愿意来理我——大概只有白嘴鸦和乌鸦来啄我，他把我抱在怀里。他因为带着象我这样一件东西到船上去，还受到了责骂呢。我是不大生病的，因此我很快就好了。每个人有自己的脾气，苏伦也有他自己的脾气；一个人不能凭头络来判断一匹马呀！比起国王的那些所谓最豪华和最高贵的臣民来，我跟他生活在一起要舒服得多。我曾经和国王的异父兄弟古尔登罗夫总督结过婚。后来我又嫁给巴列·杜尔！都是半斤八两，各人有各人的一套，我也有我的一套。说来话长，不过你现在已经知道了！”

于是她走出了这个房间。

她就是玛莉·格鲁布！她的命运之球沿着那么一条奇怪的路在滚动。她没有能活下去再看更多的“神圣三王节”。荷尔堡曾经记载过，她死于一七一六年七月。但有一件事情他却没有记载，因为他不知道：当苏伦妈妈——大家这样叫她——的尸体躺在波尔胡斯的时候，有许多庞大的黑鸟在这地方的上空盘旋。它们都没有叫，好象它们知道葬礼

应该是在沉寂中举行似的。

等她被埋到地底下去了以后，这些鸟儿就不见了。不过在这同一天晚上，在尤兰的那个老农庄的上空，有一大堆白嘴鸦、乌鸦和穴鸟出现。它们在一起大叫，好象它们有什么事情要宣布似的：也许就是关于那个常常取它们的蛋和小鸟的农家孩子——他得到了王岛铁勋章①——和那位高贵的妇人吧。这个妇人作为一个摆渡的女人在格龙松得结束了她的一生。

“呱！呱！”它们叫着。

当那座老公馆被拆掉了的时候，它们整个家族也都是这样叫着。

“它们仍然在吗，虽然已经再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叫了！”牧师在叙述这段历史的时候说。“这个家族已经灭亡了，公馆已经拆除了。在它的原址上现在是那座漂亮的鸡屋——它有镀金的风信鸡和家禽格丽德。她对于这座漂亮的住屋感到非常满意。如果她没有到这儿来，她一定就会到济贫院里去了。”

① 王岛铁勋章（Hosebaand af Jern paa Kongens Holm）是爵士最高的勋章。

鸽子在她头上咕咕地叫，吐绶鸡在她周围咯咯地叫，鸭子在嘎嘎地叫。

“谁也不认识她！”它们说，“她没有什么亲戚。因为人家可怜她，她才能住在这儿。她既没有鸭父亲，也没有鸡母亲，更没有后代！”

但是她仍然有亲族，虽然她自己不知道。牧师虽然在抽屉里保存着许多稿件，他也不知道。不过有一只老乌鸦却知道，而且也讲出来了。它从它的妈妈和祖母那里听到关于家禽格丽德的母亲和祖母的故事——她的祖母我们也知道。我们知道，她小时候在吊桥上走过的时候，总是骄傲地向周围望一眼，好象整个的世界和所有的雀窠都是属于她的。我们在沙丘的荒地上看到过她，最后一次是在波尔胡斯看到过她。这家族的最后一人——孙女回来了，回到那个老公馆原来的所在地来了。野鸟在这儿狂叫，但是她却安然地坐在这些驯良的家禽中间——她认识它们，它们也认识地。家禽格丽德再也没有什么要求。她很愿意死去，而且是那么老，也可以死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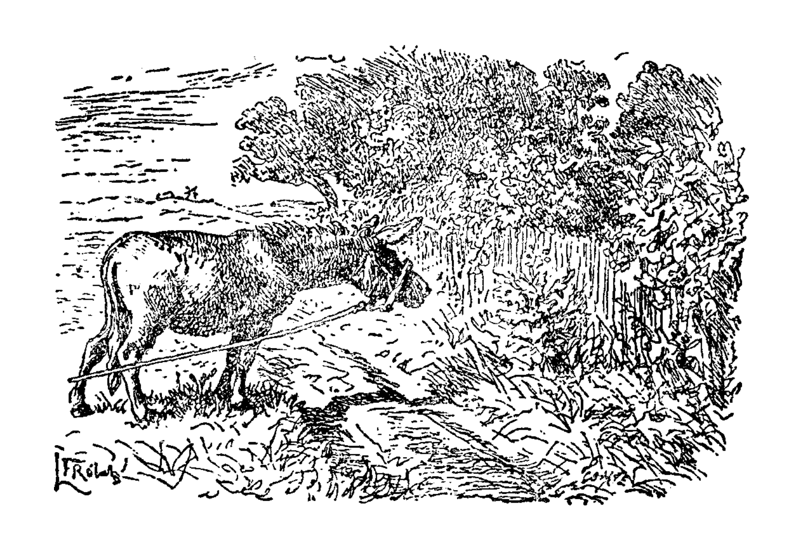
“坟墓啊！坟墓啊①！”乌鸦叫着。

家禽格丽德也得到了一座很好的坟墓，而这座坟墓除

了这只老乌鸦——如果它还没有死的话——以外，谁也不知道。

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古老的公馆，这个老家族和整个家禽格丽德一家的故事了。

① 原文是“Grav！Grav！”这有双关的意思：照字音则是模仿乌鸦叫的声音；照字义则是“坟墓’的意思。



蓟 的 遭 遇

在一幢华贵的公馆旁边有一个美丽整齐的花园，里面有许多珍贵的树木和花草。公馆里的客人们对于这些东西都表示羡慕。附近城里和乡下的村民在星期日和节日都特别来要求参观这个花园。甚至于所有的学校也都来参观。

在花园外面，在一条田野小径旁的栅栏附近，长着一棵很大的蓟。它的根还分出许多枝椏来，因此它可以说是一个蓟丛。除了一只拖牛奶车的老驴子以外，谁也不理它。驴

子把脖子伸向蓟这边来，说：“你真可爱！我几乎想吃掉你！”但是它的脖子不够长，没法吃到。

公馆里的客人很多——有从京城里来的高贵的客人，有年轻漂亮的小姐。在这些人之中有一个来自远方的姑娘。她是从苏格兰来的，出身很高贵，拥有许多田地和金钱。她是一个值得争取的新嫁娘——不止一个年轻人说这样的话，许多母亲们也这样说过。

年轻人在草坪上玩耍和打“捶球”。他们在花园中间散步。每位小姐摘下一朵花，插在年轻绅士的扣眼上。不过这位苏格兰来的小姐向四周瞧了很久，这一朵也看不起，那一朵也看不起。似乎没有一朵花可以讨到她的欢心。她只好掉头向栅栏外面望。那儿有一个开着大朵紫花的蓟丛。她看见了它，她微笑了



一下，她要求这家的少爷为她摘下一朵这样的花来。

“这是苏格兰之花①！”她说。“她在苏格兰的国徽上射出光辉，请把它摘给我吧！”

他摘下最美丽的一朵，他还拿它刺刺自己的手指，好象它是长在一棵多刺的玫瑰花丛上的花似的。

她把这朵蓟花插在这位年轻人的扣眼里。他觉得非常光荣。别的年轻人都愿意放弃自己美丽的花，而想戴上这位苏格兰小姐的美丽的小手所插上的那朵花。假如这家的少爷感到很光荣，难道这个蓟丛就感觉不到吗？它感到好象有露珠和阳光渗进了它身体里似的。

“我没有想到我是这样重要！”它在心里想。“我的地位应该是在栅栏里面，而不是在栅栏外面。一个人在这个世界里常常是处在一个很奇怪的位置上的！不过我现在却有一朵花越过了栅栏，而且还插在扣眼里哩！”

它把这件事情对每个冒出的和开了的花苞都讲了一遍。过了没有多少天，它听到一件重要消息。它不是从路过的人那里听来的，也不是从鸟儿的叫声中听来的，而是从

---

① 蓟是苏格兰的国花。

空气中听来的，因为空气收集声音——花园里荫深小径上的声音，公馆里最深的房间里的声音（只要门和窗户是开着的）——然后把它们播送到远近的地方去。它听说，那位从苏格兰小姐的手中得到一朵蓟花的年轻绅士，不仅得到了她的爱情，还赢得了她的心。这是漂亮的一对——一门好亲事。

“这完全是由我促成的！”蓟丛想，同时也想起那朵由它贡献出的、插在扣子洞上的花。每朵开出的花苞都听见了这件消息。

“我一定会被移植到花园里去的！”蓟想。“可能还被移植到一个缩手缩脚的花盆里去呢：这是最高的光荣！”

蓟对于这件事情想得非常殷切，因此它满怀信心地说：“我一定会被移植到花盆里去的！”

它答应每一朵开放了的花苞，说它们也会被移植进花盆里，也许被插进扣子洞里：这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光荣。不过谁也没有到花盆里去，当然更不用说插上扣子洞了。它们饮着空气和阳光，白天吸收阳光，晚间喝露水。它们开出花朵；蜜蜂和大黄蜂来拜访它们，因为它们在到处寻找嫁妆——花蜜。它们采走了花蜜，剩下的只有花朵。

“这一群贼东西！”蓟说,“我希望我能刺到它们！但是我不能！”

花儿都垂下头,凋谢了。但是新的花儿又开出来了。

“好象别人在请你们似的，你们都来了！”蓟说。“每一分钟我都等着走过栅栏。”

几棵天真的雏菊和尖叶子的车前草怀着非常羡慕的心情在旁边静听。它们都相信它所讲的每一句话。

套在牛奶车子上的那只老驴子从路旁朝蓟丛望着。但是它的脖子太短，可望而不可及。

这棵蓟老是在想苏格兰的蓟，因为它以为它也是属于这一家族的。最后它就真的相信它是从苏格兰来的，相信它的祖先曾经被绘在苏格兰的国徽上。这是一种伟大的想法；只有伟大的蓟才能有这样伟大的思想。

“有时一个人出身于这么一个高贵的家族,弄得它连想都不敢想一下！”旁边长着的一棵荨麻说。它也有一个想法,认为如果人们把它运用得当,它可以变成“麻布”。

于是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树上的叶子落掉了;花儿染上了更深的颜色，但是却失去了很多的香气。园丁的学徒在花园里朝着栅栏外面唱:

爬上了山又下山，

世事仍然没有变！

树林里年轻的枞树开始盼望圣诞节的到来，但是现在离圣诞节还远得很。

“我仍然呆在这儿！”蓟想。“世界上似乎没有一个人想到我，但是我却促成他们结为夫妇。他们订了婚，而且八天以前就结了婚。是的，我动也没有动一下，因为我动不了。”

又有几个星期过去了。蓟只剩下最后的一朵花。这朵花又圆又大，是从根子那儿开出来的。冷风在它身上吹，它的颜色褪了，美也没有了；它的花萼有朝鲜蓟那么粗，看起来象一朵银色的向日葵。这时那年轻的一对——丈夫和妻子——到这花园里来了。他们沿着栅栏走，年轻的妻子朝外面望。

“那棵大蓟还在那儿！”她说；“它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花了！”

“还有，还剩下最后一朵花的幽灵！”他说，同时指着那

朵花儿的银色的残骸——它本身就是一朵花。

“它很可爱！”她说。“我们要在我们画象的框子上刻出这样一朵花！”

年轻人于是就越过栅栏，把蓟的花萼摘下来了。花萼把他的手指刺了一下——因为他曾经把它叫做“幽灵”。花萼被带进花园,带进屋子,带进客厅——这对“年轻夫妇”的画象就挂在这儿。新郎的扣子洞上画着一朵蓟花。他们谈论着这朵花，也谈论着他们现在带进来的这朵花萼——他们将要刻在象框子上的、这朵亮得象银子一般的最后的蓟花。

空气把他们所讲的话传播出去——传到很远的地方去。

“一个人的遭遇真想不到！”蓟丛说。“我的头一个孩子被插在扣子洞上，我的最后的一个孩子被刻在象框上！我自己到什么地方去呢？”

站在路旁的那只驴子斜着眼睛望了它一下。

“亲爱的，到我这儿来吧！我不能走到你跟前去,我的绳子不够长呀！”

但是蓟却不回答。它变得更沉思起来。它想了又想，一直想到圣诞节。最后它的思想开出了这样一朵花:

“只要孩子走进里面去了，妈妈站在栅栏外面也应该满足了！”

“这是一个很公正的想法！”阳光说。“你也应该得到一个好的位置！”

“在花盆里呢？还是在象框上呢？”蓟问。

“在一个童话里！”阳光说。

这就是那个童话！

创　　造

从前有一个年轻人，他研究怎样做一个诗人。他想在复活节就成为一个诗人，而且要讨一个太太，靠写诗来生活。他知道，写诗不过是一种创造，而他却不会创造。他出生得太迟；在他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以前，一切东西已经被人创造出来了，一切东西已经被作成了诗，写出来了。

“一千年以前出生的人啊，你们真是幸福！”他说。“他们容易成为不朽的人！即使在几百年以前出生的人，也是幸福的，因为那时他们还可以有些东西写成诗。现在全世界的诗都写完了，我还有什么诗可写呢？”

他研究这个问题，结果他病起来了。可怜的人！没有什么医生可以治他的病！也许巫婆能够治吧！她住在草场入口旁边的一个小屋子里。她专为那些骑马和坐车的人开草场的门。她能开的东西还不只门呢。她比医生还要聪明，因为医生只会赶自己的车子和交付他的所得税。

“我非去拜访她一下不可！”这位年轻人说。

她所住的房子是既小巧，又干净，可是样子很可怕。这儿既没有树，也没有花；门口只有一窝蜜蜂，很有用！还有一小块种马铃薯的地，也很有用！还有一条沟，旁边有一个野李树丛——已经开过了花，现在正在结果，而这些果子在没有下霜以前，只要你尝一下，就可以把你的嘴酸得张不开。

"我在这儿所看到的，正是我们这个毫无诗意的时代的一幅图画！"年轻人想。这个在巫婆门口所起的感想可以说是象一粒金子。

"把它写下来吧！"她说。"面包屑也是面包呀！我知道你为什么要到这儿来。你的文思干涸，而你却想在复活节成为一个诗人！"

"一切东西早已被人写完了！"他说；"我们这个时代并不是古代呀！"

"不对！"巫婆说，"古时巫婆总是被人烧死，而诗人总是饿着肚皮，衣袖总是磨穿了洞。现在是一个很好的时代，它是最好的时代！不过你看事情总是不对头。你的听觉不锐敏，你在晚上也不念主祷文。这里有各色各样的东西可以写成诗，讲成故事，如果你会讲的话，你可以从大地的植物和收获吸取题材，你可以从死水和活水吸取题材，不过你

必须了解怎样摄取阳光。现在请你把我的眼镜戴上、把我的听筒安上吧，同时还请你对上帝祈祷，不要老想着你自己吧！”

最后的这件事情最困难，一个巫婆不应该作这样的要求。

他拿着眼镜和听筒；他被领到一块种满了马铃薯的地里去。她给他一个大马铃薯捏着。它里面发出声音来，它



唱出一支歌来：有趣的马铃薯之歌——一个分做十段的日常故事；十行就够了。

马铃薯到底唱的什么呢？

它歌唱它自己和它的家族：马铃薯是怎样到欧洲来的，在它还没有被人承认比一块金子还贵重以前，它们遭遇到了一些什么不幸。

“朝廷命令各城的市政府把我们分配出去。我们有极大的重要性，这在通令上都说明了，不过老百姓还是不相信；他们甚至还不懂怎样来栽种我们。有人挖了一个洞，把整斗的马铃薯都倒进里面去；有人在这儿埋一个，在那儿埋一个，等待每一个长出一棵树，然后再从上面摇下马铃薯来。人们以为马铃薯会生长，开花，结出水汪汪的果子；但是它却萎谢了。谁也没有想到它的根底下长出的东西——人类的幸福：马铃薯。是的，我们经验过生活，受过苦——这当然是指我们的祖先。他们跟我们都是一样！多么了不起的历史啊！”

“好，够了！”巫婆说。“请看看这个野李树丛吧！”

野李树说：“在马铃薯的故乡，从他们生长的地方更向北一点，我们也有很近的亲族。北欧人从挪威到那儿去。他

们乘船在雾和风暴中向西开,开向一个不知名的国度里去。在那儿的冰雪下面，他们发现了植物和蔬菜，结着象葡萄一样蓝的浆果的灌木丛——野李子。象我们一样，这些果子也是经过霜打以后才成熟的。这个国度叫做‘酒之国’‘绿国’①‘野梅国’！”

“这倒是一个很离奇的故事!”年轻人说。

“对。跟我一道来吧!”巫婆说,同时把他领到蜜蜂窠那儿去。他朝里面看。多么活跃的生活啊！蜂窝所有的走廊上都有蜜蜂;它们拍着翅膀,好使这个大工厂里有新鲜空气流动:这是它们的任务。现在有许多蜜蜂从外面进来;它们生来腿上就有一个篮子。它们运回花粉。这些花粉被筛好和整理一番后，就被做成蜂蜜和蜡。它们飞出飞进。那位蜂后也想飞，但是大家必得跟着她一道。这种时候还没有到来,但是她仍然想要飞,因此大家就把这位女皇的翅膀咬断了；她也只好呆下来。

“现在请你到沟沿上来吧!”巫婆说。“请来看看这条公路上的人!”

---

① 指格林兰。这个岛在丹麦文里叫“绿国”（Grönland）。

“多大的一堆人啊！”年轻人说。“一个故事接着一个故事！故事在闹哄哄地响着！我真有些头昏！我要回去了！”

“不成，向前走吧，”女人说，“径直走到人群中去，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耳朵去听，用你的心去想吧！这样你才可以创造出东西来！不过在你没有去以前，请把我的眼镜和听筒还给我吧！”于是她就把这两件东西要回去了。

“现在我最普通的东西也听不见了！”年轻人说，“现在我什么也听不见了！”



"唔,那么在复活节以前你就不能成为一个诗人了,"巫婆说。

"那么在什么时候呢?"他问。

"既不在复活节,也不在圣灵降临周！你学不会创造任何东西的。"

"那么我将做什么呢？我将怎样靠诗来吃饭呢?"

"这个你在四旬节以前就可以做到了！你可以一棒子把诗人打垮！打击他们的作品跟打击他们的身体是一样的。但是你自己不要害怕,勇敢地去打击吧,这样你才可以得到汤团吃，养活你的老婆和你自己!"

"一个人能创造的东西真多!"年轻人说。于是他就去打击每个别的诗人，因为他自己不能成为一个诗人。

这个故事我们是从那个巫婆那里听来的；她知道一个人能创造出什么东西。



幸运可能就在一根棒上

我现在要讲一个关于好运道的故事。我们都知道好运道这回事情:有的人一年到头都碰见它,另外有些人几年才碰见它一次，还有一些人在一生中才碰见它一次。不过我们每个人都会遇见它的。

我现在不须告诉你——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小孩子

是上帝送来的，而且是送在妈妈的怀里。这件事可能是发生在一个华贵的宫殿里，也可能是发生在一个富有的家庭里，不过也可能是发生在冷风扫着的旷野里。但是有一件事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而这件事却是真的：上帝把小孩子送来的时候，同时也送来一件幸运的礼物。不过他并不把它公开地放在孩子旁边，而是把它放在人所意想不到的一个角落里。但是它总会被找到的——这是最愉快的事情。它可能被放在一个苹果里：这是送给一个有学问的人的礼物——他的名字叫牛顿①。这个苹果落下来了，因此他找到了他的好运道。如果你不知道这个故事，你可以去找一个知道的人讲给你听。现在我要讲另外一个故事。这是一个关于梨子的故事。

从前有一个穷苦的人，他在穷困中出生，在穷困中长大,而且在穷困中结了婚。他是一个旋工,主要是做雨伞的把手和环子。

“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好运道，”他说。

这是一个真正发生过的故事。人们可以说出这人所住

① 英国的科学家牛顿（Isaac Newton，1642—1727）看见一个苹果从树上落下来，于是由此推理，便发现了“地心吸力”这条原理。

的国家和城市，不过这也没有什么关系。

他的房子和花园的周围结满了又红又酸的花楸树果实——最华贵的装饰品。花园里还有一棵梨树，但是它却一个梨子也不结。然而好运道却藏在这株梨树里面——藏在它看不见的梨子里。

有一天晚上吹起了一阵可怕的狂风。报纸上说，暴风把一辆大公共马车吹起来，然后又把它象一块破布片似地扔向一边。梨树有一根大枝子也被折断了——这当然算不上什么希奇。

这枝子被吹到工厂里。这人为了好玩，用它车出一个大梨子，接着又车出一个大梨子，最后车出一个小梨子和一些更小的梨子。

"这树多少总应该结几个梨子吧，"这人说。于是他把这些梨子送给小孩子拿去玩。

在一个多雨的国家里，生活中必需物件之一是一把雨伞。一般说来，他家只用一把雨伞。如果风吹得太猛，雨伞就翻过来了。它也折断过两三次，但是这人马上就把它修好了。不过最使人恼的事情是，当伞收下来时，扎住伞的那颗扣子常常跳走了，或者圈住伞的那个环子常常裂成两半。



有一天扣子飞走了。这人在地上寻找。他找到他所车出的一个最小的梨子——孩子们拿去玩的一个梨子。

“扣子找不到了！”这人说，“不过这个小家伙倒可以代替它呢！”

于是他就在它上面钻了一个眼，同时穿一根线进去。这个小梨子跟那个破环子配得恰恰合适。它无疑是这把伞从来没有过的一颗最好的扣子。

第二年，当这人照例送雨伞把手到京城去的时候，他同时还送了几个小木梨。他要求东家把它们试用一下，因此它们就被运到美洲去了。那儿的人马上就注意到，小木梨

比扣子扣得还紧；所以他们要求雨伞商今后把雨伞运去的时候，还必须扣上一个小木梨。

这样一来,工作可多了！人们需要成千成万的木梨!所有的雨伞上都要加一个梨！这人必须大量工作。他车了又车。整个的梨树都变成了小木梨！它赚来银毫子，它赚来现洋!

“我的好运道可能就在这棵梨树上!”这人说。于是他开设了一个大工场，里面有工人和学徒。他的心情总是很



好的，并且喜欢说:“幸运可能就在一根棒上!”

我作为讲这个故事的人，也要这样说。

民间流行着一句谚语:“你在嘴里放一根白色的木棒，人们就没有办法看见你。”但是这必须是那根正确的棒子——上帝作为幸运的礼物送给我们的那根棒子。

我得到了这件东西。象那人一样，我也能获得玎珰的金子,亮闪闪的金子——最好的一种金子:它在孩子的眼睛里射出光来,它在孩子的嘴里发出响声,也在爸爸和妈妈的嘴里发出响声。他们读着这些故事，我在屋子中央站在他们中间，但是谁也看不见我，因为我嘴里有一根白色的木棒。如果我发现他们因为听到我所讲的故事而感到高兴，那么我也要说:“幸运可能就在一根棒上!”

彗　　星

彗星出现了，它的火星发出闪光，它的尾巴使人害怕。人们从华贵的宫殿上望它，从简陋的村屋里望它；街道上的人群望它，孤独的步行者在没有路径的荒地上望它。各人对它有各人自己的想法。

“请来看看天上的信号吧！请来看看这个美丽景象吧！”大家说。于是大家都跑来看。

但是有一个小孩子和他的母亲却还是坐在房间里。蜡烛在燃着；母亲觉得烛光里有一块铇花。蜡烛周围堆起一层尖尖的熔蜡，然后又慢慢倒下来。她相信这意味着她的孩子快要死亡。那块铇花的确也正在转向他。

这是一个古老的迷信，而她相信它。

可是这个孩子恰恰要在世界上活得很久，一直活到要看见这六十年以后又重新出现的彗星。

孩子没有看见烛光里的铇花，他也没有想到在他生平第一次看到的出现于天空的彗星。他坐在一个修补过的破



碗面前。这里面盛着肥皂水。他把一个小泥烟斗放进去，把烟管衔在嘴里，吹出一堆大大小小的肥皂泡来。肥皂泡上射出一堆最美丽的颜色，在空中飘着，浮着，这些颜色从黄变红，从紫变蓝，最后变成象被太阳透射着的树林里的叶子。

“愿上帝让你在这世界上所活着的年月，能象你所吹出的泡一样多！”

“可多啦！可多啦！”小家伙说。“肥皂水怎么也吹不完！”

于是孩子吹出一连串的肥皂泡。

"一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它们过得多快啊！"每一个泡吹出和飞走了的时候，他就这样说。有几个泡飞进他的眼睛里去了，引起刺痛和难过，于是他的眼泪就流出来了。在每一个泡里，他看到光华灿烂的、未来的幻景。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彗星了！"邻居们喊着。"快出来看吧，不要呆在屋子里呀！"

于是妈妈就牵着这小家伙走出来；他不得不把泥烟斗放到一边，停止玩肥皂泡，因为彗星出现了。

小家伙看见这个发光的火球后面拖着一条亮晶晶的尾巴。有人说，这条尾巴有三个亚伦长；还有些人说，它有一百万个亚伦长。每个人的看法是那样不同。

"它再出现的时候，孩子和孙子也许早已死了！"人们说。

说这话的人，在它没有重新出现以前，大多数真的都死了。不过这个小孩子——烛光里的铯火曾为他出现过，妈也曾经相信"他不久就要死了！"——却仍然活着，只是年纪很老，头发全都白了。俗话说："白发是老年之花！"他现在的花可不少。他现在是一个年老的教员。

小学生都说他非常聪明，知道的东西很多，懂得历史、地理和人类所有关于天体的知识。

“一切东西都会再来的！”他说。“你只消注意人和事，那么你就会知道，他们又会重新到来——只是穿着不同的衣服，在不同的国家里罢了。”

教员刚刚讲完关于威廉·退尔的故事：他不得不用箭来射那个放在他儿子头上的苹果。不过在他射出这支箭以前，他怀里还藏着另外一支箭，为的是准备把它射进那个恶毒的盖斯勒尔的心里去。这件事发生在瑞士，同样的事情也曾发生在丹麦的巴尔纳托克身上。他也不得不射一个放在他儿子头上的苹果，同时象退尔一样，身上也藏着一支箭准备报仇。在一千多年以前，历史上记载着埃及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这些同样的事情象彗星一样常常重新出现。它们过去了，消逝了，然后又回来。

于是他又谈起大家所盼望的那颗彗星——他在小时曾经看见过的那颗彗星。教员知道关于各种天体的事情，思索着它们，但他并不因此就忘记了他的历史和地理。

他把他的花园布置成为一张丹麦的地图。植物和花，在这个国家的哪个区域长得最好，他就栽在哪个区域里。



“替我摘颗豌豆来！”他说。于是人们就到代表洛兰的那块花圃上去。“替我弄点荞麦来！”于是人们就到代表朗兰的那块花圃上去。美丽的蓝龙胆和杨梅生长在斯卡根，光泽的冬青生长在西尔克堡。城市则是用石象来做代表。圣·克努得和龙在一起代表奥登塞。阿卜萨龙和一根主教的牧杖代表苏洛。一条小船和桨说明这儿就是奥湖斯镇。在这位教员的花园里，人们可以学会丹麦的地理。不过人们得先请教他一下，而这是非常愉快的事情。

现在大家都等待彗星出现。他告诉大家，在多少年以前彗星头一次出现的时候，人们曾经说过一些什么话，有过一些怎样的想法。

“彗星出现的一年就是产美酒的一年，”他说。“人们可以在酒里渗水，而不会有人尝得出来。酒商应该非常喜欢彗星年。”

整整有十四天和十四夜，天上复满了乌云。彗星是没有办法看见了，但是它却在那儿。

老教员坐在教室旁边的一个小房间里。墙角里是一座他父亲时代的、波尔霍尔姆造的钟。沉重的铅锤既不上升，也不下降；钟摆也不摇动。那只每过一点钟就跳出来叫一

次的杜鹃，已经呆在闭着的门后好几年没有作声了。钟里是沉寂无声，它已经不走了。

不过那架老钢琴——也是父亲时代的东西——仍然还有生命。弦还能发出声音——虽然不免有些粗哑，同时还能弹出一代的歌曲。老教员听到这些曲子，就记起了许多欢乐和忧郁的事情——从他小时看到彗星的时候起，直到彗星重新出现的时候为止。他记起母亲所说的关于烛里饱花的话；他记起他所吹起的那些美丽的肥皂泡。他曾经说过，每一颗肥皂泡代表一年的生活——多么光彩夺目啊！他在它里面所看见的东西完全是美丽的，欢乐的：孩子的游戏和青春的快乐。整个的世界是充满了阳光，而他就要走进这个世界里去！这代表未来的泡影。他现在作为一个老人，听着钢琴弦所发出的过去一代的歌曲。回忆的肥皂泡染着回忆的种种色彩。这是祖母织毛袜时唱出的一支歌：

> 织头一支袜子的人，
>
> 当然不会是阿马琮①。

① 古代的希腊女战士。

这是家里的老女佣人在他小时唱给他听的一支歌:

年纪轻轻的小伙子,

和不懂事的天真汉,

在这茫茫的世界里,

会碰见许多的危险。

一会儿是他参加第一次舞会时的乐曲——一支徐缓的舞曲和一支波兰舞曲;一会儿又是一支柔和的、抑郁的曲调——使这位老教员流出眼泪;一会儿又是战争进行曲;一会儿又是唱圣诗的乐曲;一会儿又是欢乐的乐曲。这个泡影接着那个泡影——正如他小时候用肥皂水吹出的那样。

他的眼睛凝视着窗子:有一块白云在天上走过去了;他在晴空中看见了彗星,它的耀眼的核心和它发光而模糊的“扫帚”。

他似乎觉得他是在昨天晚上头一次看见它的,然而上一次和这一次之间却是整个一生的时间。那时他还是一个孩子,而且是在泡影里来看“未来”;但是现在他却是从泡影里去看“过去”。他感觉到一种儿时的心境和儿时的信念。他的眼睛亮起来,他的手落到钢琴键上——它发出的声音

好象有一根弦断了。

“出来瞧瞧吧，彗星出来了，”邻居们说。“天上是非常明朗，美丽极了！出来瞧瞧吧！”

老教员不回答。他为了要看得更清楚，已经到别的地方去了。他的灵魂已经开始了一个更远的旅行，已经到了比彗星所飞的地方还要广大的空间里。

华贵宫殿里的人们，简陋的村屋里的人们，街道上的人群，在没有路径的荒地上的孤独的步行者，现在又看到彗星了。但是上帝和他的那些先逝去了的亲爱的人们——他所想念的那些人们——都看到了他的灵魂。





一 星 期 的 日 子

忽然有一天,一星期中的七个日子个个想停止工作,集到一起,开一个联欢会。不过每一个日子都是很忙的;一年到头，他们腾不出一点时间来。他们必须有一整天的闲空才成，而这只能每隔四年才碰到一次。这样的一天是放在二月里，为的是要使年月的计算不致于混乱起来①。

因此他们就决定在这个闰月里开他们的联欢会。二月也是一个狂欢节的月份,他将要依照自己的口味和个性,穿着狂欢节的衣服来参加。他们将要大吃大喝一番，发表些演说，同时相互以友爱的精神毫无顾虑地说些愉快和不愉

快的话语。古代的战士们,在吃饭的时候,常常把啃光了的骨头彼此朝头上扔。不过一星期的这几个日子却只是痛快地开一通玩笑和说说风趣话——当然以合乎狂欢节目的天真玩笑的精神为原则。

闰日到来了，于是他们就开会。

星期日是这几天的首领。他穿着一件黑丝绒做的外套。虔诚的人可能以为他是穿着牧师的衣服，要到教堂去做礼拜呢。不过世故的人都知道,他穿的是化装跳舞服,而且他打算要去狂欢一阵。他的扣子洞上插的那朵鲜红的荷兰石竹花,是戏院的那盏小红灯——它说:“票已卖完,请各位自己另去找消遣吧!”

接着来的是星期一。他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跟星期日有亲族关系；他特别喜欢寻开心。他说他是近卫队换班的时候离开工厂的②。

“我必须出来听听奥芬巴赫③的音乐。它对于我的头脑和心灵并不发生什么影响,但是却使我腿上的肌肉发痒。

① 二月每隔四年有一个闰日，使二月多出一天。

② 这是指看守皇宫的卫队,每次换班的时候有一套仪式,并且奏音乐。

③ Jacques Offenbach（1819—1880）是德国的一个大音乐家和作曲家，后来入法国籍，成为“法兰西喜剧剧团”的音乐指挥。

我不得不跳跳舞，喝点酒，在头上挨几拳，然后在第二天开始工作。我是一个星期的开始！”

星期二是杜尔的日子①——是力量的日子。

“是的，这一天就是我！”星期二说。“我开始工作。我把麦尔库尔的翅膀系在商人的鞋上②，到工厂去看看轮子是不是上好了油，在转动。我认为裁缝应该坐在案板旁边，铺路工人应该在街上。每个人应该做自己应做的工作，我关心大家的事情，因为我穿一套警察的制服，把我自己叫做巡警日。如果你觉得我这话说得不好听，那么请你去找一个会说得更好听的人吧！”

“现在我来了！”星期三说。“我站在一星期的中间。德国人把我叫做中星期先生③。我在店铺里象一个店员；我是一星期所有了不起的日子中的一朵花。如果我们在一起开步走，那么我前面有三天，后面也有三天，好象他们就是我的仪仗队似的。我不得不认为我是一星期中最了不起的

---

① 杜尔（Tyr）是北欧神话中的战神和天神。星期二（Tirsday）在丹麦文中叫做“杜尔的日子”——Tirs-day。

② 麦尔库尔（Merkur）是罗马神话中科学和商业之神，他身上长有一双翅膀。

③ 德文是 Mittwoch，即在一星期中的意思。

一天！”

星期四到来了；他穿着一身铜匠的工作服，同时带着一把鎯头和铜壶——这是他贵族出身的标记。

“我的出身最高贵！”他说，“我既是异教徒，同时又很神圣。我的名字在北国是源出于多尔；在南方是源出于丘必特①。他们都会打雷和闪电，这个家族现在仍然还保留着这套本领。”

于是他敲敲铜壶，表示他出身的高贵。

星期五来了，穿得象一个年轻的姑娘。她把自己叫做佛列娅；有时为了换换口胃，也叫维纳斯——这要看她所在的那个国家的语言而定②。她说她平时是一个心平气和的人，不过她今天却有点放肆，因为这是一个闰日——这一天给妇女带来自由，因为依照习惯，她在这天可以向人求婚，

---

① “星期四”在丹麦、挪威和瑞典文里是 Torsdag，即“多尔之日”的意思。多尔(Thor)是北欧神话中的电神。星期四在法文里是 Jeudi。即“叔乌之日”的意思。叔乌(Jove)是罗马神话中的天神和雷神丘必特的别名。

② 星期五（Freday）是从北欧神话中爱情之神——同时也是一个最美丽的女神——佛列娅(Freia)的名字转化出来的。因此星期五在北欧是一星期中最幸运的一个日子。在罗马神话中爱情之神是维纳斯，因此星期五也跟“维纳斯”有字源的联系。

而不必等人向她求婚①。

星期六带着一把扫帚和洗刷的用具，作为一位老管家娘娘出现了。她最心爱的一碗菜是啤酒和面包片做的汤。不过在这个节日里她不要求把汤放在桌子上让大家吃。她只是自己要吃它，而她也就得到它。

一星期的日子就这样在餐桌上坐下来了。

他们七个人就是这个样子，人们可以把他们制成连环画，作为家庭里的一种消遣。在画中人们尽可以使他们显得滑稽。我们在这儿只不过把他们拉出来，当做对二月开的一个玩笑，因为只有这个月才多出一天。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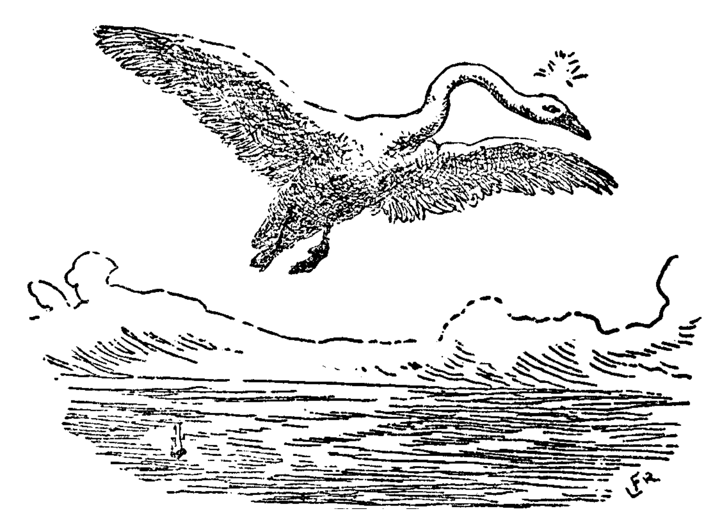
① 这儿作者在弄文字游戏。星期五（Freday）中的 Fre 跟另一个字的 Fri 的发音相似。Fri 在丹麦文中当名词用是“自由”的意思，当动词用是“求婚”的意思。



阳光的故事

“现在我要讲一个故事!”风儿说。

“不成,请原谅我,”雨儿说,“现在轮到我了! 你在街头的一个角落里呆得已经够久了,你已经拿出你最大的气力,



大号大叫了一通！”

“这就是你对我的感谢吗?”风儿说,“为了你,我把伞吹得翻过来；是的,当人们不愿意跟你打交道的时候,我甚至还把它吹破呢！”

“我要讲话了！”阳光说。“大家请不要作声！”这话说得口气很大，因此风儿就乖乖地躺下来,但是雨儿却摇着风,同时说:“难道我们一定要忍受这吗？这位阳光太太老是插进来。我们不要听她的话！那不值得一听！”

于是阳光就讲了:

“有一只天鹅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上飞翔。它的每根羽

毛象金子一样地发亮。有一根羽毛落到一条大商船上面。这船正挂着满帆在行驶。羽毛落到一个年轻人的卷发上。他管理货物，因此人们把他叫‘货物长’。幸运之鸟的羽毛触到了他的前额,变成了他手中的一杆笔,于是他不久就成了一个富有的商人。他可以买到金马刺，用金盘改装成为贵族的纹章。我在它上面照过,”阳光说。

“这只天鹅在绿色的草原上飞。那儿有一棵孤独的老树；一个七岁的牧羊孩子躺在它下面的荫处休息。天鹅飞过的时候吻了这树上的一片叶子。叶子落到这孩子的手中；这一片叶子变成了三片叶子，然后十片，然后成了一整本书。他在这本书里面读到了自然的奇迹,祖国的语言、信仰和知识。在睡觉的时候,他把这本书枕在他的头下,以免忘记他所读到的东西。这书把他领到学校的凳子和书桌那儿去。我在许多学者之中读到过他的名字!”阳光说。

“天鹅飞到孤寂的树林中去，在那儿沉静、阴暗的湖上停下来。睡莲在这儿生长着,野苹果在这儿生长着,杜鹃和斑鸠在这儿建立起它们的家。

“一个穷苦的女人在捡柴火,在捡落下的树枝。她把这些东西背在背上,把她的孩子抱在怀里,向家里走来。她看



到一只金色的天鹅——幸运的天鹅——从长满了灯芯草的岸上飞起来。那儿有什么东西在发着亮呢？有一个金蛋。她把它放在怀里，它仍然是很温暖的；无疑地蛋里面还有生命。是的，蛋壳里发出一个敲击的声音来；她听到了，而且以为这是她自己的心跳。

“在她家里简陋的房间里，她把金蛋取出来。‘嗒！嗒！’它说，好象它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金表似的，但是它是一个有生命的蛋。这个蛋裂开了，一只小天鹅把它的头伸出来，它的羽毛黄得象真金子。它的颈上有四个环子。因为这个可怜的女人有四个孩子——三个留在家里，第四个她抱着一起到孤寂的森林里去——她马上就懂得了，她的每个孩子将有一个环子。当她一懂得这件事的时候，这只小小的金鸟就飞走了。

“她吻了每一个环子，同时让每一个孩子吻一个环子。她把它放在孩子的心上，戴在孩子的手指上。”

“我看到了！”阳光说，“我看到了随后发生的事情！

“头一个孩子坐在泥坑里，手里握着一把泥。他用指头捏它，它于是就变成了取得金羊毛的雅森①的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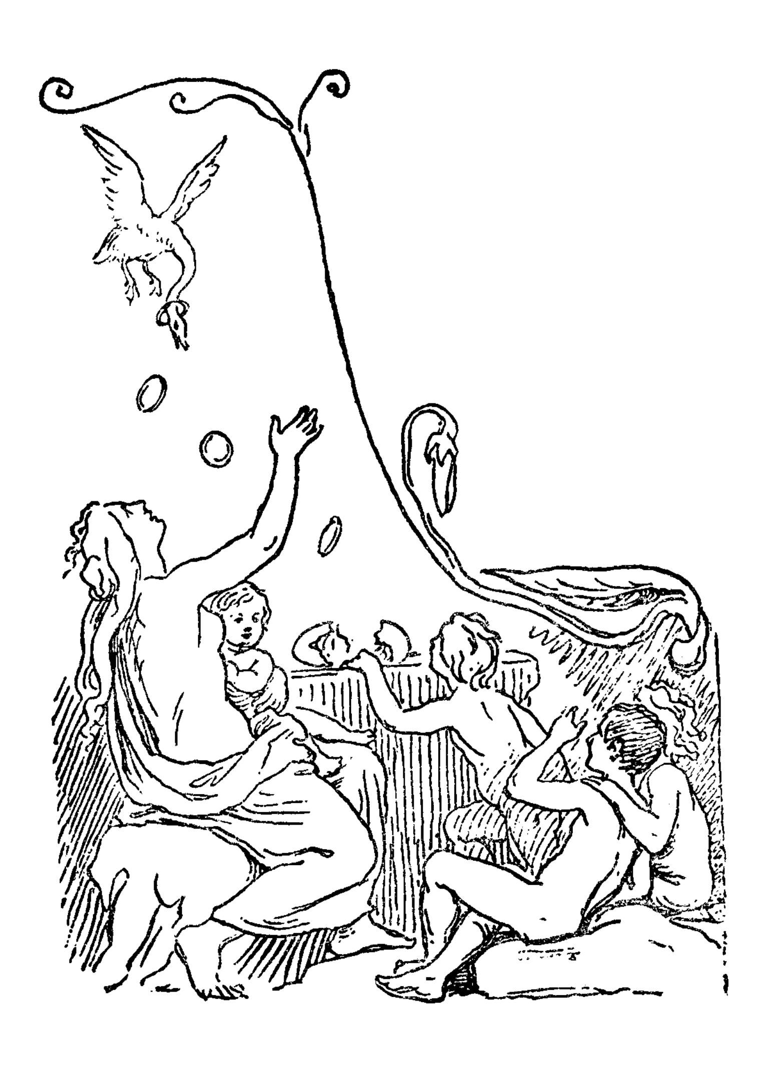
“第二个孩子跑到草原上去，这儿开着种种不同颜色的

花。他摘下一把;他把它们捏得那么紧,甚至把它们里面的浆都挤出来了，射到他的眼睛里去,把那个环子打湿了,刺激着他的思想和手。几年以后，京城的人都把他称为伟大的画家。

“第三个孩子把这个环子牢牢地衔在嘴里，弄出响声——他心的深处的一个回音。思想和感情象音乐似地飞翔，然后又象天鹅似地俯冲到深沉的海里去——思想的深沉的海里去。他成了一个伟大的音乐家。每个国家现在都在想,‘他是属于我的!’

“至于第四个孩子呢，咳,他是一个无人理的人。人们说他是个疯子。因此他应该象病鸡一样,吃些胡椒和黄油!‘吃胡椒和黄油,’他们这么着重地说;他也就吃了。不过我给了他一个阳光的吻,”阳光说。“他一下子得到了我的十个吻。他有诗人的气质,因此他一方面挨了打,一方面又得到了吻。不过他从幸运的金天鹅那里得到了一个幸运的环子。他的思想象一只金蝴蝶似地飞出去了——这是‘不朽’

① 雅森（Jason）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人物。他父亲的王国被他的异母兄弟贝立亚斯(Pelias)占领。他长大了去索取这个王国；贝立亚斯说，如果雅森能把被一条恶龙看守着的金羊的毛取来，他就可以交还王国。雅森终于把恶龙降服，取来了金羊毛。



的象征！”

“这个故事太长！”风儿说。

“而且讨厌！”雨儿说；“请在我身上吹几下吧，好使得我的头脑清醒过来。”

于是风儿就吹起来。阳光继续说：

“幸运的天鹅在深沉的海湾上飞过去了。渔夫在这儿下了网。他们之中有一个最穷的渔人。他想要结婚，因此他就结婚了。

“天鹅带了一块琥珀给他；琥珀有吸引力，把心都吸到家里去了。琥珀是最可爱的香料。它发出一股香气，好象是从教堂里发出来的；它发出上帝的大自然的香气。他们感到真正的家庭幸福，满足于他们的简朴生活，因此他们的生活成了一个真正的阳光的故事。”

“我们停止好不好？”风儿说。“阳光已经讲得够长了。我听厌了！”

“我也听厌了！”雨儿说。

“我们听到这些故事的人怎么说呢？”

我们说：“现在它们讲完了！”



曾　祖　父

曾祖父是一个非常可爱、聪明和善良的人，所以我们都尊敬曾祖父。就我所能记忆得起的来说，他事实上是叫做“祖父”，也叫做“外公”。不过当我哥哥的小儿子佛列得里克来到家里以后，他就提升到“曾祖父”了。再升可就不能！他非常喜欢我们，但是他似乎不太欣赏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

“古时是最好的时代！”他说。“那是一个安安稳稳的时

代！现代是忙忙碌碌的，一切都没上没下。只有年轻人能讲话；在他们的谈话中，皇族就好象是他们的平辈似的。街上随便哪个人可以把烂布浸到水里去，在一个绅士的头上拧一把水。”

曾祖父讲这话的时候，脸上就胀红起来。但是不须多大工夫，他那种和蔼的微笑就又现出来了。于是他说：

“哎，是的，可能我弄错了！我是旧时代的人，在这个新的时代里站不稳脚。我希望上帝能指引我！”

当曾祖父谈起古代的时候，我仿佛觉得古代就在我的眼前。我幻想我坐在金马车里，旁边有穿制服的仆人伺候：我看到各种同业公会高举着它们的招牌，在音乐和旗帜飘扬中进行；我参加圣诞节的联欢会——人们玩着“受罚”的游戏①和化装游戏。

当然，那个时候也有许多可怕和残酷的事情：轮上的酷刑②和流血的惨事，而这类残酷事情有时是非常刺激人和

① 这是一种古时的游戏。玩的人因在游戏中犯了某种错误而损失某种物件；要赎回这种对象则必须受一种惩罚。

② 这是中世纪的一种残酷刑罚。受刑者被绑在一个类似轮子的架上，他的肢体被铁棒敲断。

吓人的。我也想起了许多愉快的事情：我想象着丹麦的贵族让农民得到自由；我想象着丹麦的皇太子废除奴隶的买卖。

听听曾祖父讲自己青年时代和诸如此类的事情，是非常愉快的。然而在这类事情发生以前的那个时代是最好的时代，那是一个伟大和有力的时代。

“那是一个粗暴的时代，”佛列得里克哥哥说。“感谢上帝，我们已经离开了那个时代！”

这话是他当着曾祖父的面讲的。

讲这样的话是不太适当的，但是我却非常尊敬佛列得里克。他是我最大的一个哥哥；他说他可以做我的父亲——他喜欢讲非常滑稽的话。他是一个成绩最好的学生；他在我父亲的办公室里工作得也顶好，不久他就可以参加父亲的生意了。曾祖父最喜欢和他谈天，但是他们一谈就总要争论起来。家里的人说，他们两人彼此都不了解，而且永远也不会了解。不过，虽然我的年纪很小，我很快就注意到，他们两人谁也舍不得谁。

当佛列得里克谈到或读到关于科学进步的事情，关于发现大自然的威力的事情，或关于我们时代的一切奇异的

事情时，曾祖父总是睁着一对放亮的眼睛听。

“人变得比从前更聪明了，但是并没有变得比从前更好！”他说。“他们发明了许多毁灭性的武器互相残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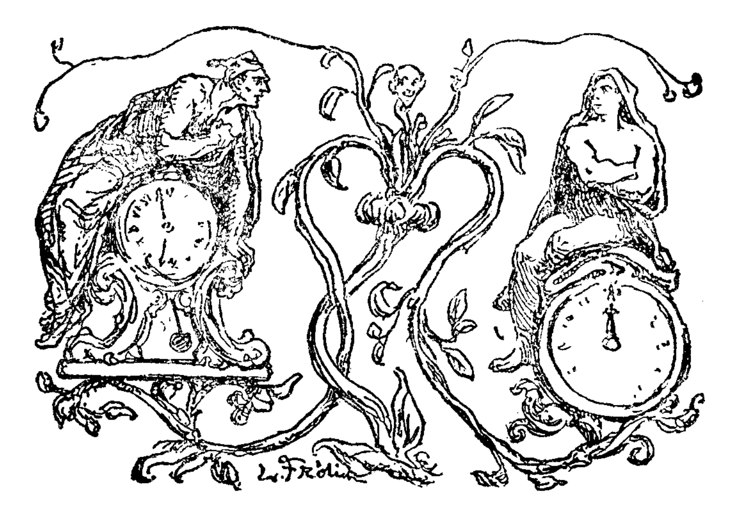
“这样就可以把战争结束得更快呀！”佛列得里克说。“我们不需等待七年才得到幸福的和平！世界的精神太饱满了，偶尔也须放一点血。这是必要的呀！”

有一天佛列得里克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小城市里发生的。

市长的钟——市政厅上面的那个大钟——为整个城市和市民报告时间。这个钟走得并不太准，但是整个城市仍然依照它办事。不多久这地方修了铁路，而且这条铁路还跟别的国家联到一起。因此人们必须知道准确的时间，否则就会发生撞车的事件。车站里现在有一个依照日光定时的钟，因此它走得非常准确。但是市长却不理它。所以市民只好全部依照车站的钟来办事。

我不禁笑起来，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但是曾祖父却不笑。他变得非常严肃起来。

“你讲的这个故事很有道理！”他说。“我也懂得你把它讲给我听的用意。你的这个钟里面有一个教训。这使我想



起了另外一件同样的事情——我父母的那座波尔霍尔姆造的朴素的、有铅锤的老钟。那是他们和我儿时的唯一的计时工具。它走得并不太可靠，但是它却在走。我们望着它的时针，我们相信它们，因此也就不理会钟里面的轮子了。那时国家的机构也是这样：人们信任它，因此也就相信它的指针。现在的国家机构却象一座玻璃钟，人们一眼就可以看见里面的机件，看见它的齿轮的转动，听见它转动的声音。有时这些法条和齿轮把人弄得害怕起来！我不知道，它敲起来会象一个什么样儿；我已经失去了儿童时代的那种信心。这就是近代的弱点！”

曾祖父讲到这里就生起气来了。他和佛列得里克两人的意见老是碰不到一起,而他们两人“正如新旧两个时代一样”,又不能截然分开！当佛列得里克要远行到美国去的时候，他们两人开始认识到这种情况——全家的人也同样认识到了。他是因为家事不得不作这次旅行的。对于曾祖父说来,这是一次痛苦的别离。旅行是那么长,要横渡大海到地球的另一边去。

“我每隔两星期就写一封信给你!”佛列得里克说,“你还可以从电报上听到我的消息，那比信还要快。日子变成了钟点，钟点变成了分和秒!”

佛列得里克的船一到达英国,他就打来了一个电报。到了美国，他又打回来了一个电报——即使飞云作为邮差也不会有这样快。这是他上岸后几小时以内的事情。

“这种神圣的办法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恩赐,”曾祖父说,“是我们人类的一种幸福。”

“而且这种自然的威力是在我国第一次被发现和被传播出去的①——佛列得里克这样告诉我。”

---

① 电磁学说是丹麦科学家奥列斯得(Oerested)于 1819 年第一次提出的。

“不错，”曾祖父说，同时吻我。“不错，我曾经注视过那双温和的眼睛——那双第一次看见和理解这种自然威力的眼睛。那是一双象你一样的孩子气的眼睛！我还握过他的手呢！”

祖父又吻了我一下。

一个多月过去了。我们又接到佛列得里克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和一个美丽的年轻姑娘订了婚——他相信全家的人一定会欢喜她的。她的照片也寄来了。大家先用眼睛，后来又用放大镜把照片仔细瞧了又瞧。这种照片的妙处是人们可以用最锐敏的镜子仔细加以研究。的确，它在镜子底下显得更逼真。任何画家都做不到这一点——甚至古代最伟大的画家都做不到。

“如果我们在古时就有这种发明的话，”曾祖父说，“那末我们就可面对面地看看世界的伟大和世界的造福者了。这个年轻姑娘的样子是多么温柔和善啊！”他说，同时朝放大镜里看。“只要她一踏进门，我就会认识她了！”

不过这样的事情差一点儿就变得不可能了。很幸运，有些危险我们是在事后才知道的。

这对新婚夫妇愉快地、健康地到达了英国。他们又从这

儿乘轮船回到哥本哈根来。他们看到了丹麦海岸和尤兰西部的白色沙丘。这时吹来了一阵暴风,船在沙洲上搁了浅,开行不动。海浪很大，好象是要把它打碎似的。什么救生艇也不能发生作用。于是黑夜到来了，但是有一枝明亮的火箭穿过黑暗射到这艘搁了浅的船上来。火箭带着一根绳子；这样，海上的人和岸上的人便建立起联系了。不一会儿，那位美丽的少妇便在一个救生浮篮里，越过汹涌的波涛,被拉到岸上来了。没有多久,她的年轻的丈夫也在她身边了；她感到无限的快乐和幸福。船上所有的人都被救出来了，这时天还没有亮。

那时我们正在哥本哈根熟睡,既没有想到悲哀,也没有想到危险。当我们一起坐在餐桌旁喝早餐咖啡的时候，电报带来了一个消息,说有一艘英国船在西部海岸沉下去了。我们感到非常不安，不过正在这时候，我们收到我们亲爱的、得救的归客佛列得里克和他年轻妻子的另一个电报,说他们很快就要到家了。

大家一起哭起来,我也哭,曾祖父也哭。他合起他的双手——我知道他会这样做的——祝福这个新的时代。

在这一天，曾祖父捐了两百块大洋为汉斯 · 克利斯

仙·奥列斯得立一个纪念碑。

佛列得里克和他的年轻妻子回到家来。当他听到这事情的时候,他说:“曾祖父,这事做得很对!奥列斯得在多少年以前就写过关于旧时代和新时代的事情,让我现在念给你听吧!”

“他一定跟你的意见是一样吧?”曾祖父说。

“是的,这一点你不用怀疑!”佛列得里克说,“而且跟你的意见也没有两样,因为你已经捐钱为他修纪念碑啦!”

译 后 记

烂布片（Laserne）于一八六八年写成，一八六九年发表。两个海岛(Vænø og Glænø)发表于一八六七年。谁是最幸运的(Hvem var den Lykkeligsie)和树精(Dryaden)发表于一八六八年。家禽格丽德的一家（Hønse-Grethes Familie），蓟的遭遇（Hvad Tidselen oplevede）和创造（Hvad man kan hitte paa）都发表于一八六九年，合成一个集子，题为三篇新的童话和故事（Tre nye Eventyr og Historier）。幸运可能就在一根棒上（Lykken kan ligge i en Pind）发表于一八七〇年。彗星(Kometen)、一星期的日子(Ugedagene)和阳光的故事(Solskins-Historier)都发表于一八六九年。曾祖父(Oldefa'er)发表于一八七〇年。

这几篇童话都是作者在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〇年之间写的，离作者逝世不过五、六年的光景。作者这时已经是六十四、五岁的老人，但是创作热情仍然非常旺盛。树精这篇童话的写作过程是一个典型的说明。安徒生说:

“一八六七年春天我旅行到巴黎去参观伟大的世界博览会。我以前到巴黎去的几次旅行从没有给我这样深的印象和愉快。这是一个庞大和惊人的展览……一位丹麦的记者说,除了狄更斯以外,谁也无法来描写它。不过我倒觉得我有这种能力,同时我觉得如果我能完成这个任务、足以使我的同胞和外国人感到满意的话,那也是一桩快事。怀着这种心情，有一天我看见我的旅馆外面的广场上有一棵枯萎了的栗树。在它旁边的一辆车子上有一棵从乡下运来的年轻的小栗树,准备代替这棵老栗树。于是我就想通过这棵小栗树来表现巴黎世界博览会。树精在向我招手了。我在巴黎的期间以及我后来回到丹麦的期间，树精的生活和它与这个博览会的联系就一直萦绕在我的心中，慢慢就形成了一个故事。我觉得我必须再作一次旅行,再去看一次博览会,因为我前次看得还不够，不足以使我的故事写得真实和全面。所以我在九月间就又去了一次。这个故事是我回到哥本哈根后才完成的。”

这段写作过程也说明了安徒生写作态度的严谨。这也对我们提供了一个线索，他那些充满了幻想的童话是怎样产生的。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2 年版本

曾　祖　父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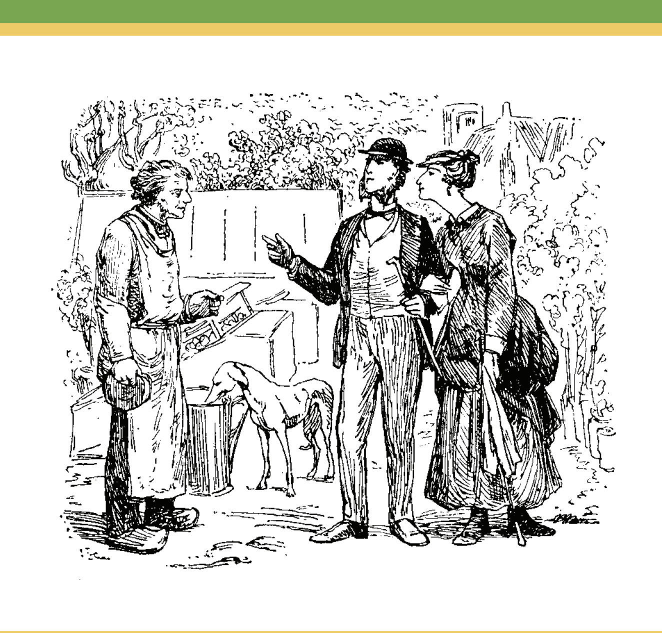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375　插页 2　字数 64,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 10188 · 42　　定价：0.37 元

书　号：10188 · 42

定　价：　0.37 元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五

园丁和主人

叶君健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五

园 丁 和 主 人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这个集子包括十八篇童话，其中《海蟒》赞美了当时的科学发明;《园丁和主人》典型地表达出了作者晚年的思想——歌颂了劳动人民的忠诚、坚韧和智慧,这篇故事写得简洁、朴素,风格上也有所不同；其他诸篇也很生动，并且富有现实意义，例如《烛》借一支点在厨房里的牛油烛和一支插在客厅里银烛架上的蜡烛的故事，描绘出两个不同社会的缩影和两种不同的人的感情。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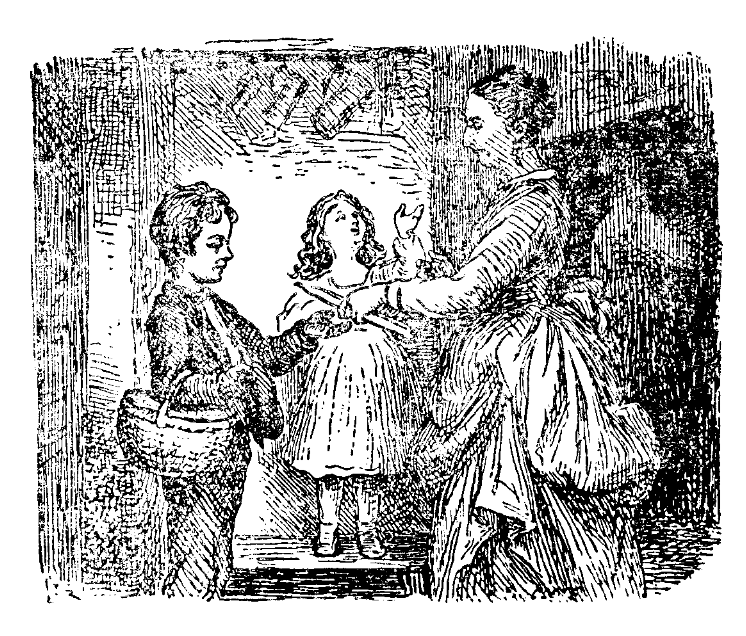
烛

从前有一支粗蜡烛。它知道自己的价值。

“我是用蜡造出来的,”它说。“我能发出强烈的光，而且燃的时间也比别的蜡烛长。我应该插在枝形烛架上或银烛台上!”

“这种生活一定很可爱!”牛油烛说。“我不过是牛油做的一种普通烛,但我常常安慰自己,觉得我总比一枚铜板买来的那种小烛要好些:这种烛只浇了两次蜡,而我却浇了八次才能有这样粗。我感到很满意！当然，出身于蜡是比出身于牛油要好得多，不过一个人在这世界上的地位并不是自己可以主动选择的。你是放在大厅的玻璃枝形烛台上,而我却是呆在厨房里——不过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全家的饭食就是在这儿做出来的!”

“不过还有一件东西比饭食更重要,”蜡烛说。“社交!请看看社交的光辉和你自己在社交中所射出的光辉吧！今晚有一个舞会,不久我就要和我整个的家族去参加了。”



这话刚刚一说完,所有的蜡烛就被拿走了,这支牛油烛也一同被拿走了。太太用她细嫩的手亲自拿着它，把它带到厨房里去。这儿有一个小小的孩子提着满满一篮洋山芋:里面还有两三个苹果。这些东西都是这位好太太送给这个穷孩子的。

“我的小朋友,还有一支烛送给你,”她说,“你的妈妈坐着工作到夜深，这对她有用!”

这家的小女儿正站在旁边。当她听到“到夜深”这几个

字的时候，她就非常高兴地说:“我将也要呆到夜深！我们将有一个舞会，我将要戴上那个大红蝴蝶结！”

她的脸上是多么光亮啊！这是因为她感到很高兴的缘故！什么蜡烛也发不出孩子那两颗眼睛所射出的光辉！

“这副样儿真叫人看起来感到幸福！”牛油烛想。“我永远也忘记不了这副样儿，当然我也再没有机会看见它了！”

于是它就被放进篮子,盖上了盖。孩子把它带走了。

“我现在会到什么地方去呢？”牛油烛想。“我将到穷人家里去，可能我连一个铜烛台也没有。但是蜡烛却坐在银烛台上，观看一些大人物。为那些大人物发出光来是多么愈快啊！但我命中注定是牛油，而不是蜡！”

这样,牛油烛就到穷人家里来了:一个寡妇和三个孩子住在这位富人家对面的一个又矮又小的房间里。

“那位好太太赠送我们这些好礼物,愿上帝祝福她！”妈妈说,“这根烛真是可爱！它可以一直点到深夜。”

这支牛油烛就被点着了。

“呸！呸！”它说,“她拿来点着我的那根火柴,气味真坏透了！在那个富人家里，人们决不会给蜡烛这种待遇的。”

那里的蜡烛也点起来了。它们的亮光一直射到街上。

马车载来许多参加舞会的华贵客人。音乐也奏起来了。

“对面已经开始了!”牛油烛幻想着,同时想起了那个有钱的小姑娘的发光的面孔——它比所有的蜡烛还要亮。“那副样儿我永远再也看不见了!”

这个穷人家最小的那个孩子——一个小女孩——走过来搂着她哥哥和姐姐的脖子。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他们,因此她必须低声讲:“今晚我们将会有——猜猜看吧!——今晚我们将会有热洋山芋吃!”

她脸上立刻射出幸福的光彩来:牛油烛正照着这副小脸,它看到了一种快乐,一种象对面那富人家所有的幸福——那儿的小姑娘说:“今晚我们将有一个舞会,我将要戴上那个大红蝴蝶结!”

“能得到热洋山芋吃跟戴上蝴蝶结是同样重要的,”牛油烛想。“这儿的孩子们也感到同样的快乐!”想到这儿,它就打了一个喷嚏,这也就是说,它发出噼噼拍拍的响声来——牛油烛所能做到的事情也就只有这一点。

桌子铺好了,热洋山芋也吃掉了。啊,味道多香啊!这简直是象打一次牙祭。除此以外,每人还分得了一个苹果。那个顶小的孩子不禁唱出一支小歌来:

好上帝，我感谢你，

你又送给我饭吃！

啊们！

“妈妈，你看这支歌的意思好不好？”小家伙天真地说。

“你不应该问这样的话，也不应该说这样的话！”妈妈说。“你只能心里想着好上帝，他给你饭吃！”

小家伙们都上床了，每人得到一个吻，接着大家就睡着了。妈妈坐着缝衣服，一直缝到深夜，为的是要养活这一家人和她自己。在对面那个有钱人的家里，蜡烛点得非常亮，音乐也很热闹。星星在所有的屋子上照着——在富人的屋子上和在穷人的屋子上，同样光明和快乐地照着。

“这真是一个美丽的晚上！”牛油烛说。“我倒很想知道，是不是插在银烛台上的蜡烛也能遇到比这还美丽的晚上。在我没有点完以前，我倒想知道一个究竟呢！”

于是它想起了两个幸福的孩子：一个被蜡烛照着，另一个被牛油烛照着。

是的，这就是整个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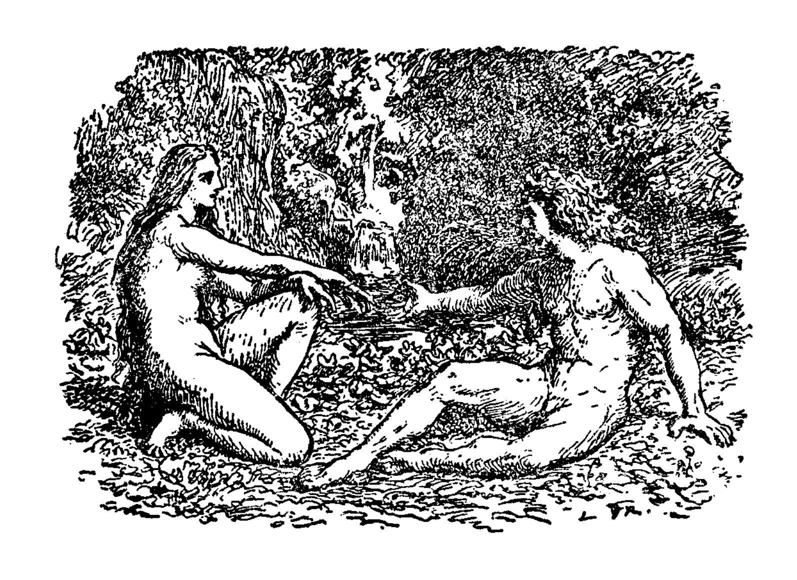
最难使人相信的事情

谁能做出一件最难使人相信的事情，谁就可以得到国王的女儿和他的半个王国。

年轻人——甚至还有年老人——为这事绞尽了脑汁。有两个人把自己啃死了,有一个人喝得醉死了:他们都是照自己的一套办法来做出最难使人相信的事情，但是这种做法都不合乎要求。街上的小孩子都在练习朝自己背上吐唾沫——他们以为这就是最难使人相信的事情。

一天,有一个展览会开幕了;会上每人表演一件最难使人相信的事情。裁判员都是从三岁的孩子到九十岁的老头子中挑选出来的。大家所展出的最难使人相信的事情倒是不少，但是





大家很快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认为最难使人相信的一件东西是一座有框子的大钟：它里里外外的设计都非常奇妙。

它每敲一次就有活的人形跳出来指明时刻。这样的表演一共有十二次，每次都出现了能说能唱的活动人形。

“这是最难使人相信的事情！”人们说。

钟敲一下，摩西就站在山上，在石板上写下第一道圣谕：“真正的上帝只有一个。”

钟敲两下，伊甸园就出现了：亚当和夏娃两人在这儿会面，他们都非常幸福，虽然他们两人连一个衣柜都没有——

他们也没有这个必要。

钟敲三下，东方就出现了三王。他们之中有一位黑得象炭，但是他也没有办法，因为太阳把他晒黑了。他们带来熏香和贵重的物品。

钟敲四下，四季就出现了。春天带来一只杜鹃，它栖在一根含苞的山毛榉枝上。夏天带来蚱蜢，它栖在一根熟了的麦杆上。秋天带来鹳鸟的一个空窠——鹳鸟都已经飞走了。冬天带来一只老乌鸦，它栖在火炉的一旁，讲着故事和旧时的回忆。

“五官”在钟敲五下的时候出现：视觉成了一个眼镜制



造匠；听觉成了一个铜匠；嗅觉在卖紫罗兰和车叶草；味觉是一个厨子；感觉是一个承办丧事的人，他戴的黑纱一直拖到脚跟。

钟敲了六下。一个赌徒坐着掷骰子：最大的那一面朝上，上面是六点。

接着一星期的七天，或者七大罪过，出现了——人们不知道究竟是谁：他们都是半斤八两，不容易辨别。

于是一个僧人组成的圣诗班到来了，他们唱晚间八点钟的颂歌。

九位女神随着钟敲九下到来了：一位是天文学家，一位管理历史文件，其余的则跟戏剧有关。

钟敲十下，摩西带着他的戒条又来了——上帝的圣谕就在这里面，一共有十条。

钟又敲起来了。男孩子和女孩子在跳来跳去；他们一面在玩一种游戏，一面在唱歌：

> 滴达，滴达，滴滴达，
>
> 钟敲了十一下！

于是钟就敲了十二下。守夜人戴着毡帽和拿着“晨星”[①]来了。他唱着一支古老的守夜歌:

这恰恰是半夜的时辰,

我们的救主已经出生!

当他正在唱的时候,玫瑰花长出来了,变成一个安琪儿的头,被托在五彩的翅膀上。

这听起来真是愉快,看起来真是美丽。这是无比的、最难使人相信的艺术品——大家都是这样说。

制作它的艺术家是一个年轻人。他的心肠好,他象孩子一样地快乐,他是一个忠实的朋友,他对他穷苦的父母非常孝顺。他应该得到那位公主和半个王国。

最后评判的一天到来了。全城都在张灯结彩。公主坐在王座上——座垫里新添了马尾,但这并不使人觉得更舒服或更愉快。四周的裁判员狡猾地对那个快要获得胜利的人望了一眼——这人显得非常有把握和高兴:他的幸运是

---

① 这是一根顶上有叉的木棒。



肯定的，因为他创造出了一件最难使人相信的东西。

“嗨，现在轮到我了！”这时一个又粗又壮的人大声说。“我才是做一件最难使人相信的事情的人呢！”

于是他对着这件艺术品挥起一把大斧头。

“噼！拍！哗！”全都完了。齿轮和弹簧到处乱飞；什么都毁掉了！

“这只有我才能做得出来！”这人说。“我的工作打倒了他的和每个人的工作。我做出了最难使人相信的事情！”

“你把这样一件艺术品毁掉了！”裁判员说，“这的确是最难使人相信的事情！”

所有在场的人都说着同样的话。他将得到公主和半个王国，因为一个诺言究竟是一个诺言，即使它最难使人相信也罢。



喇叭在城墙上和城楼上这样宣布:“婚礼就要举行了!”公主并不感觉得太高兴,不过她的样子很可爱,衣服穿得也华丽。教堂里都点起了蜡烛,在黄昏中特别显得好看。城里的一些贵族小姐们,一面唱着歌,一面扶着公主走出来。骑士们也一面伴着新郎，一面唱着歌。他摆出一副堂而皇之的架子，好象谁也打不倒他似的。

歌声现在停止了。静得很，连一根针落到地上都可以听得见。不过在这沉寂之中，教堂的大门忽然嘎的一声开了,于是——砰！砰！钟的各种机件在走廊上走过去了,停在新娘和新郎中间。我们都知道，死人是不能再起来走路的,不过一件艺术品却是可以重新走路的:它的身体被打得粉碎,但是它的精神是完整的。艺术的精神在显灵,而这决不是开玩笑。

这件艺术品生动地站在那儿,好象它是非常完整,从来没有被毁坏过似的。钟在接二连三地敲着，一直敲到十二点。那些人形都走了出来：第一个是摩西——他的头上似乎在射出火光。他把刻着诫条的石块扔在新郎的脚上，把他压在地上。

“我没有办法把它们搬开,”摩西说,“因为你打断了我

的手臂！请你就呆在这儿吧！”

接着亚当和夏娃、东西方的圣者和四季都来了。他们每人都说出那个很不好听的真理:“你羞呀！”

但是他一点也不感到羞。

那些在钟上每敲一次就出现的人形，都变得可怕地庞大起来，弄得真正的人都几乎没有地方可站得住脚。当钟敲到十二下的时候，守夜人就戴着毡帽，拿着“晨星”走出





来。这时起了一阵惊人的骚动。守夜人大步走到新郎身边，用“晨星”在他的额上痛打。

“躺在这儿吧，”他说，“一报还一报！我们现在报了仇，那位艺术家也报了仇！我们要去了！”

整个的艺术品都不见了；不过教堂四周的蜡烛都变成了大朵的花束，同时天花板上的金星也射出长长的、明亮的光线来。风琴自动地奏起来了。大家都说，这是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一件最难使人相信的事情。

“请你们把那位真正的人召进来！”公主说。“那位制造这件艺术品的人才是我的主人和丈夫！”

于是他走进教堂里来，所有的人都成了他的随从。大家都非常高兴，大家都祝福他。没有一个人嫉妒他——这真是一件最难使人相信的事情！

全家人讲的话



全家的人讲了些什么话呢？唔，请先听小玛莉说的什么吧。

这是小玛莉的生日；她觉得这是所有的日子中最美丽的一天。她所有的小男朋友和小女朋友们都来和她玩耍；她穿着最漂亮的衣服。这是她从祖母那儿得来的。祖母已经到好上帝那儿去了，不过在她走进明亮和美丽的天国以前，她就已经把衣服裁好了，缝好了。

玛莉房里的桌子上摆满了华丽的礼物：有设备周全的最精致的厨房，有能够转动眼睛和在肚皮上一按就能说声“噢！”的木偶，还有一本画册，里面有最美丽的故事可读——如果你认识字的话！但是比所有的故事还要美妙的是，过许多生日！

“活着本身就是美丽的！”小玛莉说。

干爸爸还补充了一句，说活着本身就是最美丽的童话。



她的两个哥哥住在旁边的一个房间里。他们都是大孩子，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他们也觉得活着是很可爱的——照自己的方式活着，而不是象玛莉这样的一个孩子活着;不,而是象一个活泼的小学生一样地活着:品行通知书上写着“优等”,跟同学痛快地比比气力，在冬天滑冰,在夏天踩踏车,阅读关于宫堡、吊桥和地牢的故事,静听关于非洲中部的探险。但是有一个孩子却有一种不安的情绪:他害怕在他没有长大以前,一切东西就已经被发现了。他自己非常希望去作一番冒险。干爸爸曾经说过，生活是一个最美丽的童话①,而且人本身就在这个童话里面。

这些孩子住在第一层楼。在更高的一层楼上住着这家族的另一分支,他们也有孩子,不过都长大了：一个有十七岁,另一个有二十岁,但是第三个,据小玛莉的意见,要算年纪最大——他有二十五岁，而且还订了婚。

---

① 这儿的“童话”跟上句的“冒险”在丹麦文里同是 eventyr 这个字，因为这个字同有两种意义。这种双关意义，在中文里是无法译出来的。

他们的景况都很好；他们的父母好，衣服好，能力也好。他们知道自己的要求："向前进！打倒一切旧的障碍！"把整个世界摊开来自由地看一看——这才是我们所认为最美丽的事情呢。干爸爸说得对："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最美丽的童话！"



爸爸和妈妈都是年纪大的人——他们的年纪自然会比孩子要大一些的。他们的嘴角上飘着微笑，眼睛和心里也藏着微笑；他们说：

"这些年轻人，他们是多么年轻啊！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象他们想象的那样在发展，但是却在不停地发展。生活是一个奇怪而可爱的童话！"



干爸爸住在最

上层，略微接近天空——大家这样形容住在顶楼上的人。他已经老了,但是精神却非常年轻。他的心情老是很好;他会讲的故事是又多又长。他周游过世界；他的房间里摆着各国可爱的东西: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都挂满了画;有些窗玻璃是红的,有些是黄的——如果人们朝里面望,不管外面的天气怎样阴，世界总象是充满了太阳光。

一个大玻璃盆里栽着绿色的植物；在这玻璃盆的另一边,有几条金鱼在游泳——它们望着你,好象它们知道的事情太多，而不屑于和人讲话似的。这儿甚至在冬天都有花的香味。火在炉子里熊熊地燃着。坐在这儿望着火，听它烧得噼拍噼拍地响，真是有趣得很。



“这使我回忆起许多过去的事情,”干爸爸说。小玛莉也似乎看见火里出现了许多图景。

但是在旁边的一个大书架里放着许多真正的书。有一本是干爸爸常读的,他把它叫做书中之书：这是一部圣经。在绘图里,整个的世界和整个的人类历史都被描写出来了:洪水、国王和国王中的国王。

“一切已经发生过和将要发生的事情,这书里全有!”干爸爸说。“一本书包罗万象！请想想看！的确，人类所祈求的一切东西，主祷文用几个字就说清楚了:‘我们的天父!’这是慈悲的水滴！这是上帝赐与的安慰的珠子。它是放在孩子摇篮里,放在孩子心里的一件礼物。小宝贝,把它好好地保藏着吧！不管你长得多大,不要遗失它;那么你在变幻无穷的道路上就不会迷失方向！让它照着你，你就不会走错路!”

干爸爸说到这儿眼睛就亮起来了,射出快乐的光辉。这对眼睛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哭过。“那也是很好的,”他说,“那时正是考验的时候，一切都显得灰暗。现在我身里身外都有阳光。人的年纪一大，就更能在幸福和灾难的时刻中看出上帝是和我们在一起，生活是一个最美丽的童话——只有上帝才能给我们这些东西，而且永远是如此!”

“活着本身就是最美丽的!”小玛莉说。

小男孩子和大男孩子也都这样说。爸爸妈妈和全家的人也都这样说。特别是干爸爸也这样说。他有生活的经验，他是年纪最大的一个人，他知道所有的故事，所有的童话，而且他说——直接从心里说出来的：“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最美丽的童话！”

舞吧，舞吧，我的玩偶



“是的，这就是一支唱给顶小的孩子听的歌！”玛勒姑妈肯定地说。“尽管我不反对它，我却不懂这套‘舞吧，舞吧，我的玩偶’的意思！”

但是小小的爱美莉却懂得。她只有三岁，她跟玩偶一道玩耍，而且把它们教养得跟玛勒姑妈一样聪明。

有一个学生常常到她家里来；他教她的哥哥做功课。他和小爱美莉和她的玩偶讲了许多话，而且讲得跟所有的人都不同。这位小姑娘觉得他非常好玩，虽然姑妈说过他不懂得应该怎样跟孩子讲话——小小的头脑是装不进那么多的闲聊的。但是小爱美莉的头脑可装得进。她甚至还把学生教给她的这支歌都全部记住了：“舞吧，舞吧，我的玩偶！”她还把它唱给她的三个玩偶听呢——两个是新的：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姑娘；第三个是旧的，名叫丽莎。她也听这支

歌，甚至她就在歌里面呢。



舞吧，舞吧，我的玩偶！
嗨，姑娘正是美的时候！
年轻绅士也是同样美好，
戴着礼帽，也戴着手套，
穿着白裤子和蓝色短袄，
大脚趾上长一个鸡眼疱。
他和她正是在美的时候。
舞吧，舞吧，我的玩偶！

这儿是年老的妈妈丽莎！
从去年起她就来到这家；
她的头发换上新的亚麻，
她的脸用黄油擦了几下：
她又美得象年轻的时候，
请过来吧，我的老朋友！
请你们三个人旋舞几圈。
看一看这光景就很值钱。

舞吧，舞吧，我的玩偶！

步子必须跳得合乎节奏！

伸出一只脚，请你站好，

样子要显得可爱和苗条！

一弯，一扭，向后一转，

这就使你变得非常康健！

这个样儿真是极端美丽。

你们三个人全都很甜蜜！

玩偶们都懂得这支歌；小爱美莉也懂得。学生也懂得——因为这支歌是他自己编的。他还说这支歌真是好极了。只有玛勒姑妈不懂得它。不过她已经跳过了儿童时代的这道栏栅。“一支无聊的歌！”她说。小爱美莉可不觉这样。她唱着它。

我们就是从她那里听来的。







请你去问亚玛加的女人



从前有一个年高德劭的胡萝卜，

他的身体是又粗又重又笨，

他有一股叫人害怕的勇气：

他想和一位年轻的姑娘结婚——

一个漂亮年轻的、小巧的胡萝卜，

她的来历不凡，出自名门。



于是他们就结了婚。

宴会真是说不尽的美好，

但是一个钱也没有花掉。

大家舔着月光，喝着露水，

吃着花朵上的绒毛——



这绒毛在田野和草原上

不知有多少。



老胡萝卜弯下腰来致敬，

罗罗苏苏地演说了一阵。

他的话语象潺潺的流水，

胡萝卜姑娘却不插半句嘴。

她既不微笑，也不叹气，

她是那么年轻和美丽。

　　如果你不相信，

　　请你去问亚玛加的女人。

他们的牧师①是红头白菜，

白萝卜是新娘子的伴娘，

黄瓜和芦笋被当做贵宾招待，

土豆站在一排，齐声歌唱。

老的和小的都舞得非常起劲，

请你去问亚玛加的女人！

老胡萝卜不穿鞋袜就跳，

嗨，他把背脊骨跳断了！

因此他死了，再也不能生长，

---

① 按西欧习惯，牧师是证婚人。

胡萝卜姑娘就只好笑一场。

命运真变得非常奇怪，

她成了寡妇，但是倒很愉快：

她喜欢怎样生活就怎样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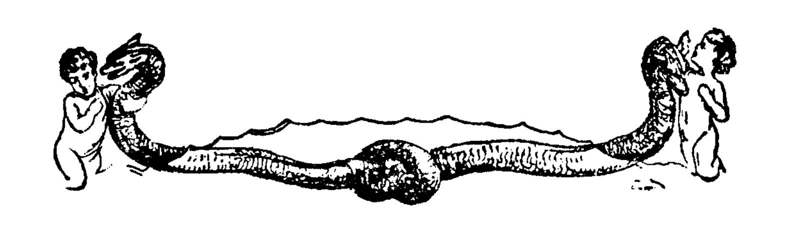
她作为少妇，可以在肉汤里去游泳，

她是那么年轻，那么高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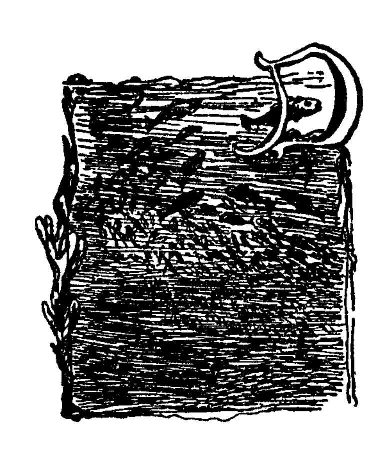
　　如果你不相信，

　　请你去问亚玛加的女人。





海　　蟒



从前有一条家庭出身很好的小海鱼，它的名字我记不清楚——只有有学问的人才能告诉你。这条小鱼有一千八百个兄弟和姊妹，它们的年龄都是一样。它们不认识它们的父亲或母亲。它们只好自己照顾自己，游来游去，不过这是很愉快的事情。

它们有吃不尽的水——整个的大洋都是属于它们的。因此它们从来不在食物上费脑筋——食物就摆在那儿。每条鱼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喜欢听什么故事就听什么故事。

但是谁也不想这个问题。

太阳射进水里来，在它们的周围照着。一切都照得非常清楚，这简直是充满了最奇异的生物的世界。有的生物大得可怕，嘴巴很宽，一口就能把这一千八百个兄弟姊妹吞下去。不过它们也没有想这个问题，因为它们没有谁被吞过。

小鱼都在一块游，挨得很紧，象鲱鱼和鲭鱼那样。不过当它们正在水里游来游去、什么事情也不想的时候，忽然有一条又长又粗的东西，从上面坠到它们中间来了。它发出一个可怕的响声，而且一直在不停地坠。这东西越拖越长；小鱼一碰到它就会被打得粉碎或受重伤，再也复元不了。所有的小鱼儿——大的也不例外——从海面一直到海底，都在惊恐地逃命。这个粗大的重家伙越沉越深，越变越长，变成许多里路长，穿过大海。

鱼和蜗牛——一切能够游、能够爬、或者随着水流动的生物——都注意到了这个可怕的东西，这条来历不明的、忽然从上面落下来的、庞大的海鳝。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呢？是的，我们知道！它就是无数里长的粗大的电线。人类正在把它安放在欧洲和美洲

之间。

凡是电线所落到的地方，海里的合法居民就感到惊惶，起一阵骚动。飞鱼冲出海面，使劲地向高空飞去。鲂鮄在水面上飞过枪弹所能达到的整个射程，因为它有这套本领。别的鱼则往海底钻；它们逃得飞快，电线还没有出现，它们就已经跑得老远了。鳕鱼和比目鱼在海的深处自由自在地游泳，吃它们的同类，但是现在也被别的鱼吓慌了。

有一对海参吓得那么厉害，它们连把肠子都吐出来了。不过它们仍然能活下去，因为它们有这套本领。有许多龙虾和螃蟹从自己的甲壳里冲出来，把腿子都扔在后面。

在这种惊惶失措的混乱中，那一千八百个兄弟姊妹就被打散了。它们再也集不到一起，彼此也没有办法认识。它们只有一打留在原来的地方。当它们静待了个把钟头以后，它们算是从头一阵惊恐中恢复过来，开始感到有些奇怪。

它们向周围看；它们向上面看，也向下面看。它们相信它们在海的深处看见了那个可怕的东西——那个把它们吓住、同时也把大小的鱼儿吓住的东西。凭它们的肉眼所能看得见的，这东西是躺在海底，相当细，但是它们不知道它

能变得多粗，或者变得多结实。它静静地躺着，不过它们认为这可能是它在捣鬼。

“让它在那儿躺着吧！这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小鱼中一条最谨慎的鱼说，不过最小的那条鱼仍然想要知道，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它是从上面沉下来的，人们一定可以从上面得到可靠的消息，因此它们都浮到海面上去。天气非常晴朗。

它们在海面上遇见一只海豚。这是一个耍武艺的家伙，一个海上的流浪汉：它能在海面上翻筋斗。它有眼睛看东西，因此它一定看到和知道一切情况。它们向它请教，不过它老是想着自己和自己翻的筋斗。它什么也没有看到，因



此也回答不出什么来。它只是一言不发，做出一副很骄傲的样子。

它们只好请教一只海豹。海豹只会钻水。虽然它吃掉小鱼,它还是比较有礼貌的,不过它今天吃得很饱。它比海豚知道得稍微多一点。

“有好几夜我躺在潮湿的石头上,朝许多里路以外的陆地望。那儿有许多呆笨的生物——他们在他们的语言中叫做‘人’。他们总想捉住我们，不过经常我们总逃脱了。我知道怎样逃，你们刚才所问起的海鳝也知道。海鳝一直是被他们所控制着的，因为无疑地,从远古起,它一直就躺在陆地上。他们把它从陆地运到船上，然后又把它从海上运到一个遥远的陆地上去。我看见他们碰到多少麻烦，但是他们却有办法应付，因为它在陆地上是很听话的。他们把它卷成一团。我听到它被放下水的时候所发出的哗啦哗啦的声音。不过它从它们手中逃脱了，逃到这儿来了。他们使尽气力来捉住它，许多手来抓住它,但是它仍然溜走了,跑到海底上来。我想它现在还躺在海底上吧！”

“它倒是很细呢！”小鱼说。

“他们把它饿坏了呀！”海豹说。“不过它马上就可以复

元，恢复它原来粗壮的身体。我想它就是人类常常谈起而又害怕的那种大海蟒吧。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它，也从来不相信它。现在我可相信了：它就是那家伙！”于是海豹就钻进水里去了。

“他知道的事情真多，他真能讲！”小鱼说。“我从来没有这样聪明过！——只要这不是说谎！”

“我们可以游下去调查一下！”最小的那条鱼说。“我们沿路还可以向别人打听打听！”

“如果我再得不到什么别的情况，我连翅都不愿意动一下，”别的鱼儿说，掉转身就走。

“不过我要去！”最小的鱼儿说。于是它便钻到深水里去了。但是这离开“沉下的那个长东西”躺着的地方还很远。小鱼在海底朝各方面探望和寻找。

它从来没有注意到，它所住的世界是这样庞大。鲱鱼结成大队在游动，亮得象银色的大船。鲭鱼在后面跟着，样子更是富丽堂皇。各种形状的鱼和各种颜色的鱼都来了。水母象半透明的花朵，随着水流在前后飘动。海底上长着巨大的植物、一人多高的草和类似棕榈的树，它们的每一片叶子上都附有亮晶晶的贝壳。

最后小鱼发现下面有一条长长的黑光，于是它向它游去。但是这既不是鱼，也不是缆索，而是一艘沉下的大船的栏杆。因了海的压力，这艘船的上下两层裂成了两半。小鱼游进船仓里去。当船下沉的时候，船仓里有许多人都死了，而且也被水淌走了。现在只剩下两个人：一个年轻的女人直直地躺着，怀里抱着一个小孩。水把她们托起来，好象是在摇着她们似的。她们好象是在睡觉。

小鱼非常害怕；它一点也不知道，她们是再也醒不转来的。海藻象蔓藤似地悬在栏杆上，悬在母亲和孩子的美丽的尸体上。这儿是那么沉静和寂寞。小鱼拚命地跑——跑到水比较清亮和别的鱼游泳的地方去。它没有跑得远就碰见一条大得可怕的鲸鱼。

“请不要把我吞下去，”小鱼说。“我连味儿都没有，因为我是这样小，但是我觉得活着是多么大的一种愉快啊！”

“你跑到这么深的地方来干什么？为什么你的族人没有来呢？”鲸鱼问。

于是小鱼就谈起了那条奇异的长鳝鱼来——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吧。这东西从上面沉下来，甚至把海里最大胆的居民都吓慌了。

“乖乖！”鲸鱼说。它喝了一大口水，当它跑到水面上来呼吸的时候，它不得不吐出一根庞大的水柱。“乖乖！”它说，“当我翻身的时候，把我的背擦得怪痒的那家伙原来就是它！我还以为它是一艘船的桅杆、可以拿来当做搔痒的棒子呢！但是它并不在这附近。不，这东西躺在很远的地方。我现在没有别的事情可干，我倒要去找找它！”

于是它在前面游，小鱼跟在后面——并不太近，因为有一种激流卷过来，大鲸鱼很快地就先冲过去了。

它们遇见了一条沙鱼和一条老锯鲛。这两条鱼也听到关于这条又长又瘦的奇怪海鳝的故事。它们没有看见过它，但是它们想去看看。

这时有一条鲶鱼游过来了。

“我也跟你们一道去吧，”它说。它也是朝这个方向游。“如果这条大海蛇并不比锚索粗多少，那么我一口就要把它咬断。”于是它把它的嘴张开，露出它的六排牙齿。“我可以在船锚上咬出一个迹印来，当然我也可以把那东西的身子咬断！”

“原来如此！”大鲸鱼说，“我懂得了！”

它以为它看事情要比别人清楚得多。“请看它怎样浮起

来，它怎样摆动、拐弯和打卷吧！”

它却看错了。朝它们游过来的是一条庞大的海鳗，有好几个亚伦长。

“这家伙我从前曾经看见过！”锯鲛说。“它在海里从来不闹事，也从来不吓唬任何大鱼的。”

因此它们就和它谈起那条新来的海鳝，同时问它愿意不愿意一同去找它。

“难道那条鳝鱼比我还要长吗？”海鳗问。“这可要出乱子了！”

“那是肯定的！”其余的鱼说。“我们的数目不少，倒是不怕他的。”于是它们就赶忙向前游。

正在这时候，有一件东西挡住了它们的去路——一个比它们全体加到一起还要庞大的怪物。

这东西象一座浮着的海岛，而同时又浮不起来。

这是一条很老的鲸鱼。它的头上长满了海藻，它的背上堆满了爬行动物、一大堆牡蛎和贻贝，弄得它的黑皮上都布满了白点。

“老头子，跟我们一块来吧！”它们说。“这儿现在来了一条新鱼，我们可不能容忍它。”

“我情愿躺在我原来的地方，”老鲸鱼说。“让我休息吧！让我躺着吧！啊，是的，是的，是的。我正害着一场大病！我只有浮到海面上，把背露出水面，才觉得舒服一点！这时庞大的海鸟就飞过来啄我。只要它们不啄得太深，这倒是蛮舒服的。它们有时一直啄到我的肥肉里去。你们瞧吧！有一只鸟的全部骨架还箝在我的背上呢。它把它的爪子伸得太深，当我沉到海底的时候，它还取不出来。于是小鱼又来啄它。请看看它的样子，再看看我的样子！我病了！”



“这全是想象！”另一条鲸鱼说，“我从来就不生病。没有鱼会生病的！”

“请原谅我，”老鲸鱼说，“鳝鱼有皮肤病，鲤鱼会出天花，而我们大家都有寄生虫！”

“胡说！”沙鱼说。它不愿意再拖延下去，别的鱼也一样，因为它们有别的事情要考虑。

最后它们来到电线所躺着的那块地方。它横躺在海底，从欧洲一直伸到美洲，越过沙丘，泥地、石底、荒凉的海草地带和整个的珊瑚林。这儿激流在不停地变动，漩涡在打转，鱼在成群结队地游——它们比我们所看到的无数成群地飞过的候鸟还要多。这儿有骚动声、溅水声、哗啦声和嗡嗡声——当我们把贝壳放到身边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微微地听到这种嗡嗡声。现在它们就来到了这块地方。

“那家伙就躺在这儿！”大鱼说。小鱼也随声附和着。

它们看见了电线，而这电线的头尾所在的地方都超出了它们的视线。

海绵、水螅和珊瑚虫在海底飘荡，有的垂挂着，有的贴着地面，因此有的一忽儿显露，有的一忽儿隐没。海胆、蜗牛和蠕虫在海底爬来爬去。庞大的蜘蛛，背上背着整群的

爬虫，在电线上迈着步子。深蓝色的海参——不管这种爬虫叫什么,它是用整个的身体来吃东西的——躺在那儿,似乎在嗅海底的这个新的动物。比目鱼和鳕鱼在水里游来游去,静听各方面的响声。海盘车喜欢钻进泥巴里去,只是把长着眼睛的两根长脚伸出来。它静静地躺着，看这番骚动究竟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

电线静静地躺着，但是生命和思想却在它的身体里活动。人类的思想在它身体内通过。

“这家伙很狡猾!”鲸鱼说。“它能打中我的肚皮，而我的肚皮是最容易受伤的地方!”

“让我们摸索前进吧!”水螅说。“我有细长的手臂，我有灵巧的手指。我能够摸它。我现在要把它抓紧一点试试看。”

它把它灵巧的长臂伸到电线底下，然后卷在它上面。

“它并没有鳞!”水螅说,“也没有皮！我相信它永远也养不出有生命的孩子!”

海鳗在电线旁躺下来，尽量把自己伸长。

“这家伙比我还要长!”它说。“不过长并不是了不起的东西，一个人应该有皮、肚子和活泼的能力才行。”

鲸鱼——这条年轻和强壮的鲸鱼——向下沉，沉得比平时要深得多。

“请问你是鱼呢，还是植物？”它问。“也许你是从顶上落下来的一件东西；在我们中间生活不下去吧？”

但是电线却什么也不回答——这不是它的事儿。它里面有思想在通过——人类的思想。这些思想，在一秒钟以内，从这个国家转到那个国家，要跑几千里。

“你愿意回答呢，还是愿意被打断？”凶猛的沙鱼问。别的大鱼也都随声附和。“你愿意回答呢，还是愿意被打断？”

电线一点也不理会，它有它自己的思想。它在思想，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因为它全身充满了思想。

“让它们把我打断吧。人们会把我捞起来，又把我连结好。我有许多族人在浅水地带曾经碰到过这类的事情。”

因此它就不回答；它有别的事情要做。它在传送电报；它躺在海底完全是合法的。

这时候，太阳，象人类所说的一样，下落了。天上的云块发出火一般的光彩——一块比一块好看。

“现在我们可以有红色的亮光了！”水螅说。“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瞧瞧这家伙——假如这是必要的话。”

“瞧瞧吧！瞧瞧吧！”鲶鱼说，同时露出它所有的牙齿。

“瞧瞧吧！瞧瞧吧！”旗鱼、鲸鱼和海鳗一起说。

它们一齐向前冲。鲶鱼跑在前面。不过当它们正要去咬电线的时候，锯鲛把它的锯顶到鲶鱼的背上去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鲶鱼再也没有力量来咬了。

泥巴里现在是混乱一团。大鱼和小鱼，海参和蜗牛都在横冲直撞，互相乱咬乱打。电线在静静地躺着，做它应做的事情。

海上是一片黑夜，但是成千上万的海生物在发出光来。不够针头大的虾子也在发着光。这真是奇妙得很，不过事实是如此。

海里的动物望着这根电线。

“这家伙是一件东西呢，还是不是一件东西呢？”

是的，问题就在这儿。

这时有一条海象来了。人类把这种东西叫海姑娘或海人。这一条是一个“她”，有一个尾巴、两只划水用的短臂和一个下垂的胸脯。她的头上有许多海藻和爬行动物，而她因这些东西而感到非常骄傲。

“你们想不想知道和了解呢？”她说。“我是唯一可以告



诉你们的人。不过我要求一件事情：我要求我和我的族人在海底自由吃草的权利。我象你们一样，也是鱼，但在动作方面我又是一个爬行动物。我是海里最聪明的人。我知道生活在海里的一切东西，也知道生活在海上的一切东西。凡是从上面放下来的东西都是死的，或者变成死的，没有任何力量。让它躺在那儿吧。它不过是人类的一种发明罢了！”

“我相信它还不止是如此！”小鱼说。

“小鲭鱼，不准你讲！”大海象说。

“丝鱼！”别的鱼儿说；此外还有更伤人的话。

海象解释给它们听，说这个一言不发的、吓人的家伙不过是陆地上的一种发明罢了。她还作了一番短短的演讲，来说明人类的狡猾。

“他们想捉住我们，”她说。“这就是他们生活的唯一目的。他们撒下网来，在钩上安着饵来捉我们。那儿躺着的这个家伙是一条绳。他们以为我们会咬它，他们真傻！我们可不会这样傻！不要动这废物吧，它自己会消散，变成灰尘和泥巴的。上面放下来的东西都是有毛病和破绽的——一文不值！”

“一文不值！”所有的鱼儿都说。它们为了表示意见，所以就全都赞同海象的意见。

小鱼却有自己的看法：“这条又长又瘦的海蟒可能是海里最奇异的鱼。我有这种感觉。”

“最奇异的！”我们人也这样说，而且是有把握和理由这样说的。

这条巨大的海蟒，好久以前就曾在歌和故事中被谈到过的。

它是从人类的智慧中孕育和产生出来的。它躺在海底，从东方的国家伸展到西方的国家去。它传递消息，象光线

从太阳传到我们地球上一样快。它在发展，它的威力和范围在发展，一年一年地在发展。它穿过大海，环绕着地球；它深入波涛汹涌的水，也深入一平如镜的水——在这水上，船长象在透明的空气中航行一样，可以朝下看，望见象各种各色的焰火似的鱼群。

这蟒蛇——一条带来幸运的中层界①的蟒蛇——环绕着地球一周，可以咬到自己的尾巴。鱼和爬虫硬着头皮向它冲来，它们完全不懂得上面放下来的东西：人类的思想，用种种不同的语言，无声无息地，为了好、也可以为了坏的目的，在这条知识的蛇里流动着。它是海里奇物中一件最奇异的东西——我们时代的

海　蟒。

① 原文是 Midgaard，即介乎天堂和地狱之间的地区，也就是我们人类所住的世界。

跳蚤和教授

从前有一个气球驾驶员；他很倒霉，他的轻气球炸了，他落到地上来，跌成肉泥。两分钟以前，他把他的儿子用一把降落伞放下来了：这孩子真算是运气。他没有受伤。他表现出相当大的本领可以成为一个气球驾驶员，但是他没有气球，而且也没有办法能弄到一个。

他得生活下去，因此他就玩起一套魔术来：他能叫他的肚皮讲话——这叫做“腹语术”。他很年轻，而且漂亮。当他留起一撮小胡子和穿起一身整齐衣服的时候，人们可能把他当做一位伯爵的少爷。太太小姐们认为他漂亮。有一个年轻女子被他的外表和法术迷到了这种地步，她甚至和他一同到外国和外国的城市里去。他在那些地方自称为教授——他不能有比教授更低的头衔。

他唯一的思想是要获得一个轻气球，同他亲爱的太太一起飞到天空中去。不过到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办法。

“办法总会有的！”他说。

“我希望有,”她说。

“我们还年轻,何况我现在还是一个教授呢。面包屑也算面包呀!”

她忠心地帮助他。她坐在门口，为他的表演卖票。这种工作在冬天可是一种很冷的玩艺儿。她在一个节目中也帮了他的忙。他把太太放在一张桌子的抽屉里——一个大抽屉里。她从后面的一个抽屉爬进去，在前面的抽屉里人们是看不见她的。这给人一种错觉。

不过有一天晚上，当他把抽屉拉开的时候，她却不见了。她不在前面的一个抽屉里,也不在后面的一个抽屉里。整个的屋子里都找不着她，也听不见她。她有她的一套法术。她再也没有回来。她对她的工作感到腻了。他也感到腻了，再也没有心情来笑或讲笑话，因此也就没有谁来看了。收入渐渐少了，他的衣服也渐渐变坏了。到最后他只剩下一只大跳蚤——这是他从他太太那里继承得来的一笔遗产，所以他非常爱它。他训练它,教给它魔术,教它举枪敬礼，放炮——不过是一尊很小的炮。

教授因跳蚤而感到骄傲；它自己也感到骄傲。它学习到了一些东西，而且它身体里有人的血统。它到许多的大

城市去过,见过王子和公主,获得过他们高度的赞赏。它在报纸和招贴上出现过。它知道它是一个名角色，能养活一位教授，是的，甚至能养活整个家庭。

它很骄傲,它又很驰名,不过当它跟这位教授在一起旅行的时候，他们在火车上总是坐第四等的席位——这跟头等相比,走起来当然是一样快。他们之间有一种默契:他们永远不分离,永远不结婚；跳蚤要做一个单身汉,教授仍然是一个鳏夫。这两件事情都是半斤八两，没有分别。

“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以后,”教授说，“他就不宜到那儿再去第二次!”他是一个会辨别人物性格的人，而这也是一种艺术。

最后他走遍了所有的国家；只有野人国他没有去过——因此他现在就决定到野人国去。在这些国家里，人们的确都把信仰基督教的人吃掉。教授知道这事情，但是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而跳蚤也不能算是一个真正的人。因此他就认为他们可以到这些地方去，而发一笔财。

他们坐着汽船和帆船去。跳蚤把它所有的花样都表演出来了，所以他们在整个的航程中没有花一个钱就到了野

人国。

这儿的统治者是一位小小的公主。她不过只有六岁,但是她统治着。这种权力是她从父母的手中拿过来的。因为她很任性，但是分外地美丽和顽皮。

跳蚤马上就举枪敬礼，放了炮。她被跳蚤迷住了，她说,“除了他以外，我什么人也不要!”她热烈地爱上了它，而且她在没有爱它以前就已经疯狂起来了。

“甜蜜的、可爱的、聪明的孩子!”她的父亲说,“只希望我们能先叫它变成一个人!”

“老头子，这是我的事情!”她说。作为一个小公主,这样的话说得并不好,特别是对自己的父亲,但是她已经疯狂了。

她把跳蚤放在她的小手中。“现在你是一个人，和我一道来统治；不过你得听我的话办事,否则我就要把你杀掉，把你的教授吃掉。”

教授得到了一间很大的住房。墙壁是用甜甘蔗编的——他可以随时去舔它，但是他并不喜欢吃甜东西。他睡在一张吊床上。这倒有些象是躺在他一直盼望着的那个轻气球里面呢。这个轻气球一直萦绕在他的思想之中。

跳蚤跟公主在一起，不是坐在她的小手上，就是坐在她柔软的颈上。她从头上拔下一根头发来。教授得用它绑住跳蚤的腿。这样，她就可以把它系在她珊瑚的耳坠子上。

对公主说来，这是一段快乐的时间。她想，跳蚤也该是同样快乐吧。可是这位教授颇有些不安。他是一个旅行家，他喜欢从这一个城市旅行到那一个城市去，喜欢在报纸上看到人们把他描写成为一个怎样有毅力，怎样聪明，怎样能把一切人类的行动教给一个跳蚤的人。他日日夜夜躺在吊床里打盹，吃着丰美的饭食：新鲜鸟蛋，象眼睛，长颈鹿肉排，因为吃人的生番不能仅靠人肉而生活——人肉不过是一样好菜罢了。“孩子的肩肉，加上最辣的酱油，”母后说，“是最好吃的东西。”

教授感到有些厌倦。他希望离开这个野人国，但是他得把跳蚤带走，因为它是他的一件奇宝和生命线。他怎样才能达到目的呢？这倒不太容易。

他集中他的一切智慧来想办法，于是他说：“有办法了！”

“公主的父王，请让我做点事情吧！我想训练全国人民学会举枪敬礼。这在世界上一些大国里叫做文化。”

“你有什么可以教给我呢？”公主的父亲说。

“我最大的艺术是放炮，”教授说，“使整个的地球都震动起来，使一切最好的鸟儿落下来时已经被烤得很香了！这只须轰一声就成了！”

“把你的大炮拿来吧！”公主的父亲说。

可是在这里全国都没有一个大炮，只有跳蚤带来的那一尊炮，但是这尊炮未免太小了。

“我来制造一门大炮吧！”教授说；“你只须供我材料；我需要做轻气球用的绸子，针和线，粗绳和细绳，以及气球所需的灵水——这可以使气球鼓胀起来，变得很轻，能向上升。气球在大炮的腹中就会发出轰声来。”

他所要求的东西他都得到了。

全国的人都来看这尊大炮。这位教授在他没有把轻气球吹足气和准备上升以前，不喊他们。

跳蚤坐在公主的手上，在旁观看。气球现在装满气了。它鼓了起来，控制不住；它是那么狂暴。

“我得把它放到空中去，好使它冷却一下，”教授说，同时坐进吊在它下面的那个篮子里去。

“不过我单独一个人无法驾御它。我需要一个有经验

的助手来帮我的忙。这儿除了跳蚤以外，谁也不成！”

“我不同意！”公主说，但是她却把跳蚤交给教授了。它坐在教授的手中。

“请放掉绳子和线吧！”他说。“现在轻气球要上升了！”

大家以为他在说：“发炮！”

气球越升越高，升到云层中去，离开了野人国。

那位小公主和她的父亲、母亲以及所有的人群都在站着等待。他们现在还在等待哩。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到野人国去看看。那儿每个小孩子还在谈论着关于跳蚤和教授的事情。他们相信，等大炮冷了以后，这两个人就会回来的。但是他们却没有回来，他们现在和我们一起坐在家里。他们在自己的国家里，坐着火车的头等席位——不是四等席位。他们走了运，有一个巨大的气球。谁也没有问他们怎样和从什么地方得到这个气球的。跳蚤和教授现在都是有地位的富人了。

老约翰妮讲的故事

风儿在老柳树里呼啸。

这听起来象一支歌，风儿唱出它的调子，树儿讲出它的故事。如果你不懂得它的话，那么请你去问住在济贫院里的约翰妮吧。她知道，因为她是在这个区域里出生的。

多少年以前，当这地方还有一条公路的时候，这株树已经很大、很引人注目了。它现在仍然立在那块老地方——在裁缝那座年久失修的木屋子外面，在那个水池的旁边。那时候池子很大，家畜常常在它里面洗澡；在炎热的夏天里，农家的孩子常常光着身，在它里面拍来拍去。柳树底下有一个里程碑。它现在已经倒了，上面长满了黑莓子。

在一个富有农人的农庄的另一边，现在筑起了一条新公路。那条老公路已经成了一条田埂，那个池子成了一个长满了浮萍的水坑。一个青蛙跳下去，浮萍就散开了，于是人们就可以看到黑色的死水。它的周围生长着一些香蒲、芦苇和金黄的鸢尾花，而且还在不断地增多。

裁缝的房子又旧又歪；它的屋顶是青苔和石连花的温床。鸽房塌了，欧椋鸟筑起自己的窠来。山形墙和屋顶下挂着的是一连串燕子窠，好象这儿是一块幸运的住所似的。

这是某个时候的情形；但是现在它是孤独和沉寂的。“孤独的、无能的、可怜的拉斯木斯”——大家这样叫他——住在这儿。他是在这儿出生的。他在这儿玩耍过，在这儿的田野和篱笆上跳跃过。他小时候在这个池子里拍过水，在这株老树上爬过。

树上曾经长出过美丽的粗枝绿叶，它现在也仍然是这样。不过巨风已经把它的躯干吹得有点儿弯了，而时间在它身上刻出了一道裂口。风把泥土吹到裂口里去。现在它里面长出了草和绿色植物。是的，它里面甚至还长出了一棵小山梨。

燕子在春天飞来，在树上和屋顶上盘旋，修补它们的旧窠。但是可怜的拉斯木斯却让自己的窠自生自灭；他既不修补它，也不扶持它。“那有什么用呢？”这就是他的格言，也是他父亲的格言。

他呆在家里。燕子——忠诚的鸟儿——从这儿飞走了，

又回到这儿来。欧椋鸟飞走了,但是也飞回来,唱着歌。有个时候，拉斯木斯也会唱，并且跟它比赛。现在他既不会唱，也不会吹。

风儿在这株老柳树里呼啸——它仍然在呼啸，这听起来象一支歌:风儿唱着它的调子,树儿讲着它的故事。如果你听不懂,你可以去问住在济贫院里的约翰妮。她知道,她知道许多过去的事情,她是象一本写满了字和回忆的记录。

当这房子是新的和完好的时候——村里的裁缝依瓦尔·奥尔塞和他的妻子玛伦一起迁进去住过。他们是两个勤俭、诚实的人。年老的约翰妮那时还不过是一个孩子,她是这地区里一个最穷的人——一个木鞋匠的女儿。玛伦从来不短少饭吃;约翰妮从她那里得到过不少黄油面包。玛伦跟地主太太的关系很好，永远是满面笑容，一副高兴的样子。她从来不悲观。她的嘴很能干,但她的手也很能干。她善于使针,也正如她的善于使嘴一样。她会料理家,也会料理孩子——她一共有十二个孩子,第十二个已经不在了。

“穷人家老是有一大窠孩子!”地主牢骚地说。“如果他们能把孩子象小猫似地淹死,只留下一两个身体最强壮的,那么他们也就不至于穷困到这种地步了!”

"愿上帝保佑我!"裁缝的妻子说。"孩子是上帝送来的;他们是家庭的幸福;每一个孩子是上帝送来的礼物!如果生活紧,吃饭的嘴巴多,一个人就更应该努力,更应该想尽办法,老实地活下去。只要我们自己不松劲,上帝一定会帮助我们的!"

地主的太太同意她这种看法,和善地对她点点头,摸摸玛伦的脸:这样的事情她做过许多次,甚至还吻过玛伦,不过这是她小时候的事,那时玛伦是她的奶妈。她们那时彼此都喜爱;她们现在仍然是这样。

每年圣诞节,总有些冬天的粮食从地主的公馆送到裁缝的家里来:一桶牛奶,一只猪,两只鹅,十多磅黄油,干奶酪和苹果。这大大地改善了他们的伙食情况。依瓦尔·奥尔塞那时感到非常满意,不过马上他的那套老格言又来了:"这有什么用呢?"

他屋子里的一切东西,窗帘、荷兰石竹和凤仙花,都是很干净和整齐的。画框里镶着一副绣着名字的刺绣,它的旁边是一篇有韵的"情诗"。这是玛伦·奥尔塞自己写的。她知道诗应该怎样押韵。她对于自己的名字颇感到骄傲,因为在丹麦文里,它和"包尔塞"(香肠)这个字是同韵的。

“与众不同一些总是好的！”她说，同时大笑起来。她的心情老是很好的，她从来不象她的丈夫那样，说：“有什么用呢？”她的格言是：“依靠自己，依靠上帝！”她照这个信念办事，把家庭维系在一起。孩子们长得很大，很健康，旅行到遥远的地方去，发展也不坏。拉斯木斯是最小的一个孩子。他是那么可爱，城里一个最伟大的艺术家曾经有一次请他去当模特儿。他那时什么衣服也没有穿，象他初生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一样。这幅画现在挂在国王的宫殿里。地主的太太曾经在那儿看到过，而且还认得出小小的拉斯木斯，虽然他没有穿衣服。

可是现在困难的日子到来了。裁缝的两只手生了关节炎，而且长出了很大的瘤。医生一点办法也没有，甚至会“治病”的那位“半仙”斯娣妮也想不出办法来。

“不要害怕！”玛伦说。“垂头丧气是没有用的！现在爸爸的一双手既没有用，那么我就要多使我的一双手了。小拉斯木斯也可以使针了！”

他已经坐在案板旁边工作，一面吹着口哨，一面唱着歌。他是一个快乐的孩子。

妈妈说他不能老是整天坐着。这对于孩子是一桩罪过。



他应该活动和玩耍。

他最好的玩伴是木鞋匠的那个小小的约翰妮。她家比拉斯木斯家更穷。她长得并不漂亮;她露着光腿,穿着破烂的衣服。没有谁来替她补，她自己也不会做。她是一个孩子，快乐得象我们上帝的阳光中一只小鸟。

拉斯木斯和约翰妮在那个里程碑和大柳树旁边玩耍。

他有伟大的志向。他要做一个能干的裁缝，搬进城里去住——他听到爸爸说过,城里的老板能雇用十来个师傅。他想当一个伙计；将来再当一个老板。约翰妮可以来拜访他。如果她会做饭，她可以为大伙儿烧饭。他将给她一间

大房间住。



约翰妮不敢相信这类的事情。不过拉斯木斯相信这会成为事实。

他们这样坐在那棵老树底下，风在叶子和枝桠之间吹：风儿仿佛是在唱歌，树儿仿佛是在讲话。

在秋天，每片叶子都落下来了，雨点从光秃的枝子上滴下来。

“它会又变绿的！”奥尔塞妈妈说。

“有什么用呢？”丈夫说。“新的一年只会带来新的忧愁！”

“厨房里装满了食物呀！”妻子说。“为了这，我们要感谢我们的女主人。我很健康，精力旺盛。我们发牢骚是不对的！”

地主一家人住在乡下别墅里过圣诞节。可是在新年过后的那一周里,他们就搬进城里去了。他们在城里过冬,享受着愉快和幸福的生活:他们参加跳舞会,甚至还参加国王在场的宴会。

女主人从法国买来了两件华贵的时装。在质量、式样和缝的艺术方面讲，裁缝的妻子玛伦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漂亮的东西。她请求太太说，她能不能把丈夫带到她家里来看看这两件衣服。她说，一个乡下裁缝从来没有机会看这样的东西。

他看到了;在他回家以前,他什么意见也没有表示。他所说的只不过是他的老一套:“这有什么用呢?”这一次他说对了。

主人到了城里。跳舞和欢乐的季节已经开始了；不过在这种快乐的时候，老爷忽然死了。太太不能穿那样美丽的时装。她感到悲恸,她从头到脚都穿上了黑色的丧服;连一条白色的缎带都没有。所有的仆人也都穿上了黑衣。甚至他们的大马车也复上了黑色的细纱。

这是一个寒冷、冰冻的夜。雪发出晶莹的光,星星在眨眼。沉重的柩车装着尸体从城里开到家庭的教堂里来；尸

体就要埋葬在家庭的墓窖里的。管家和教区的小吏骑在马上，拿着火把，在教堂门口守候。教堂的光照得很亮，牧师站在教堂敞着的门口迎接尸体。棺材被抬到唱诗班里去；所有的人都在它后面跟着。牧师发表了一篇演说，大家唱了一首圣诗。太太也在教堂里；她是坐在复着黑纱的轿车里来的。它的里里外外全是一片黑色；人们在这个教区里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情景。

整个的冬天大家都在谈论着这位老爷的葬礼。“这才算得是一位老爷的入葬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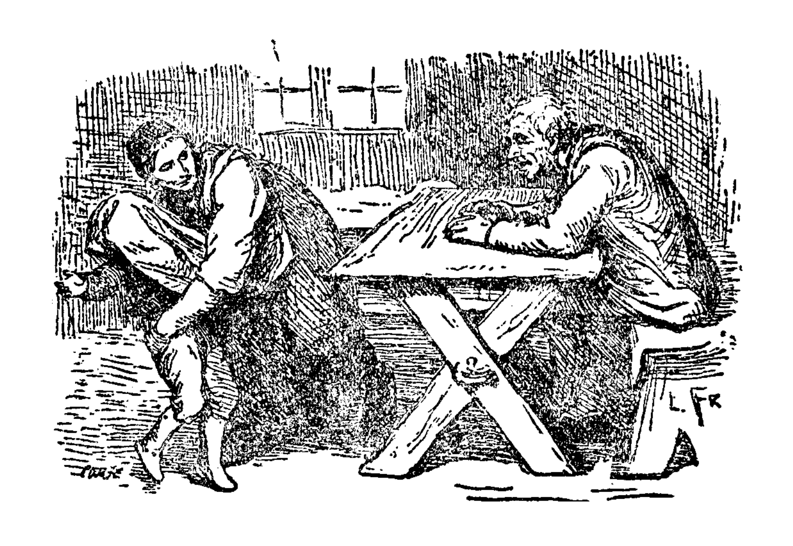
“人们可以看出这个人是多么重要！”教区的人说。“他生出来很高贵，埋葬时也很高贵！”

“这又有什么用呢？”裁缝说，“他现在既没有了生命，也没有了财产。这两样东西中我们起码还有一样！”

“请不要这样讲吧！”玛伦说，“他在天国里永远是有生命的！”

“谁告诉你这话，玛伦？”裁缝说。“死尸只不过是很好的肥料罢了！不过这人太高贵了，连对泥土也没有什么用，所以只好让他躺在一个教堂的墓窖里！”

“不要说这种无神的话吧！”玛伦说。“我再对你讲一



次，他是会永生的！”

“谁告诉你这话，玛伦？”裁缝重复说。

玛伦把她的围裙包在小拉斯木斯头上，不让他听到这番话。

她把他抱到柴草房里去，哭起来。

“亲爱的拉斯木斯，你所听到的话不是你爸爸讲的。那是一个魔鬼，在屋子里走过，借你爸爸的声音讲的！祷告上帝吧。我们一起来祷告吧！”她把这孩子的手合起来。

“现在我放心了！”她说。“要依靠你自己，要依靠我们

的上帝！”

一年的居丧结束了。寡妇现在只戴着半孝。她的心里很快乐。

外面有些谣传，说她已经有了一个求婚者，并且想要结婚。玛伦知道一点线索，而牧师知道的更多。

在棕树主日①那天，做完礼拜以后，寡妇和她的爱人的结婚预告就公布出来了。他是一个雕匠或一个刻匠，他的这行职业的名称还不大有人知道。在那个时候，多瓦尔生和他的艺术还不是每个人所谈论的题材。这个新的主人并不是出自望族，但他是一个非常高贵的人。大家说，他这个人不是一般人所能理解的。他雕刻出人象来，手艺非常能干；他是一个貌美的年轻人。

“这有什么用呢？”裁缝奥尔塞说。

在棕树主日那天，结婚预告在牧师的讲道台上宣布出来了。接着大家就唱圣诗和领圣餐。裁缝和他的妻子和小拉斯木斯都在教堂里；爸爸和妈妈去领圣餐，拉斯木斯坐在座位上——他还没有受过坚信礼。裁缝的家里有一段时间

① 棕树主日（Palme-Sondag）是基督教中复活节前的一个礼拜日，也是欢迎基督在受难前入耶路撒冷的纪念日。

没有衣服穿。他们所有的几件旧衣服已经被翻改过了好几次，补了又补。现在他们三个人都穿着新衣服，不过颜色都是黑的，好象他们要去送葬似的，因为这些衣服是用盖着柩车的那块黑布缝的。丈夫用它做了一件上衣和裤子，玛伦做了一件高领的袍子，拉斯木斯做了一套可以一直穿到受坚信礼时的衣服。柩车的盖布和里布他们全都利用了。谁也不知道，这布过去是做什么用的，不过人们很快就知道了。那个“半仙”斯娣妮和一些同样聪明、但不靠“道法”吃饭的人，都说这衣服给这一家人带来灾害和疾病。“一个人除非是要走进坟墓，决不能穿柩车的复布的。”

木鞋匠的约翰妮听到这话就哭起来。事有凑巧，从那天起，那个裁缝的情况变得一天不如一天，人们不难看出谁会倒霉。

事情摆得很明白的了。

在三一节①后的那个礼拜天，裁缝奥尔塞死了。现在只有玛伦一个人来维持这个家庭了。她坚持要这样作；她依靠自己，依靠我们的上帝。

① 这是基督教中圣灵降临后第一个礼拜天。

第二年拉斯木斯受了坚信礼。这时他到城里去，跟一个大裁缝当学徒——这个裁缝的案板上没有十二个伙计做活;他只有一个。而小小的拉斯木斯只算半个。他很高兴，很满意，不过小小的约翰妮哭起来了。她爱他的程度超过了她自己的想象。裁缝的未亡人留守在老家，继续做她的工作。

这时有一条新的公路开出来了。柳树后边和裁缝的房子旁边的那条公路,现在成了田埂;那个水池变成了一团死水，长满了浮萍。那个里程碑也倒下来了——它现在什么也不能代表；不过那棵树还是活着的,既强壮,又好看。风儿在它的叶子和枝椏中间发出萧萧声。

燕子飞走了,欧椋鸟也飞走了;不过它们在春天又飞回来。当它们在第四次飞回来的时候,拉斯木斯也回来了。他的学徒期已结束了。他虽然很瘦削，但是却是一个漂亮的年轻人。他现在想背上他的背包，旅行到外国去。这就是他的心情。可是他的母亲留住他不放，家乡究竟是最好的地方呀！别的几个孩子都星散了,他是最年轻的,他应该呆在家里。只要他留在这个区域里,他的工作一定会做不完。他可以成为一个流动的裁缝,在这个田庄里做两周,在那个

田庄里留半个月就成。这也是旅行呀。拉斯木斯遵从了母亲的劝告。

他又在他故乡的屋子里睡觉了，他又坐在那棵老柳树底下，听它呼啸。

他是一个外貌很好看的人。他能够象一个鸟儿似地吹出口哨，唱出新的和旧的歌。他在所有的大田庄上都受到欢迎，特别是在克劳斯·汉生的田庄上。这人是这个区域里第二个富有的农夫。

他的女儿爱尔茜象一朵最可爱的鲜花。她老是笑着的。有些不怀好意的人说，她笑是为了要露出她美丽的牙齿。她随时都会笑，而且也随时有心情开玩笑。这是她的性格。

她爱上了拉斯木斯，他也爱上了她。但是他们没有用语言表达出来。

事情就是这样；他心中变得沉重起来。他的性格很象父亲，而不大象母亲。只有当爱尔茜来的时候，他的心情才活跃起来。他们两人在一起笑，讲风趣话，开玩笑。不过，虽然适当的机会倒是不少，他却从来没有私下吐出一个字眼来表达他的爱情。“这有什么用呢？”他想。“她的父亲为她找有钱的人，而我没有钱。最好的办法是离开此地！”然

而他不能从这个田庄离开，仿佛爱尔茜用一根线把他牵住了似的。在她面前他好象是一只受过训练的鸟儿：他为了她的快乐和遵照她的意志而唱歌，吹口哨。

木鞋匠的女儿约翰妮就在这个田庄上当佣人，做一些普通的粗活。她赶着奶车到田野里去，和别的女孩子们一起挤奶。在必需的时候，她还要运粪呢。她从来不走到大厅里去，因此也就不常看到拉斯木斯或爱尔茜，不过她听到人说过，他们两人的关系几乎说得上是恋人。

“拉斯木斯真是运气好，”她说。“我不能嫉妒他！”于是她的眼睛就湿润了，虽然她没有什么理由要哭。

这是城里的集日。克劳斯·汉生驾着车子去赶集，拉斯木斯也跟他一道去。他坐在爱尔茜的身旁——去时和回来时都是一样。他深深地爱她，但是他却一个字也不吐露出来。

“关于这件事，他可以对我表示一点意见呀！”这位姑娘想，而且她想得有道理。“如果他不开口的话，我就得吓他一下！”

不久农庄上就流传着一个谣言，说区里有一个最富有的农夫在向爱尔茜求爱。他的确表示过了，但是她对他作

什么回答，暂时还没有谁知道。

拉斯木斯的思想里起了一阵波动。

有一天晚上，爱尔茜的手指上戴上了一个金戒指，同时问拉斯木斯这是什么意思。

“订了婚！”他说。

“你知道跟谁订了婚吗？”她问。

“是不是跟一个有钱的农夫？”他说。

“你猜对了！”她说，点了一下头，于是就溜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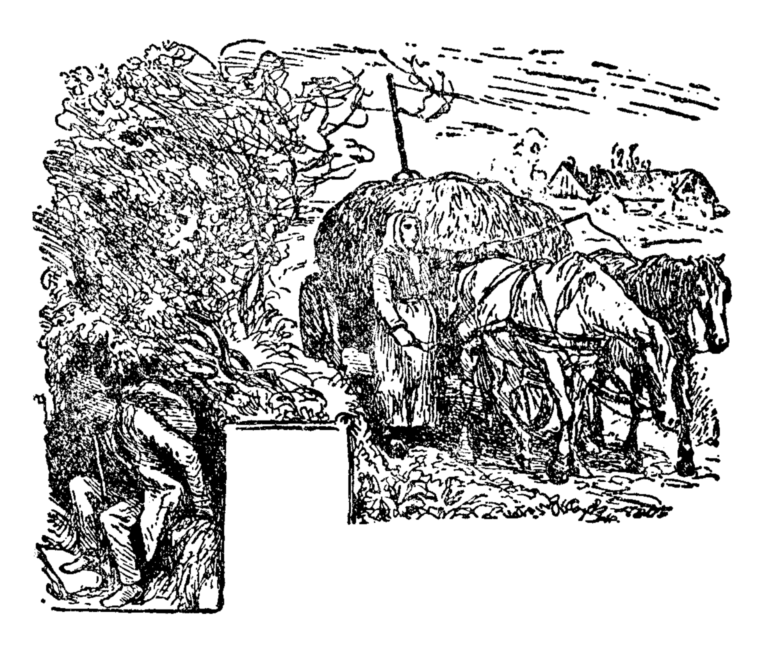
但是他也溜走了。他回到妈妈的家里来，象一个疯子。他打好背包，要向茫茫的世界走去。母亲哭起来，但是也没有办法。

他从那棵老柳树上砍下一根手杖；他吹起口哨来，好象他是很高兴的样子。他要出去见见世面。

“这对于我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母亲说。“不过对于你说来，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离开。所以我也只得听从你了。依靠你自己和我们的上帝吧，我希望再看到你的时候，你又是那样快乐和高兴！”

他沿着新的公路走。他在这儿看见约翰妮赶着一大车粪。她没有注意到他，而他也不愿意被她看见，因此他就坐

在一个篱笆的后面，藏躲起来。约翰妮赶着车子走过去了。



他向茫茫的世界走去。谁也不知道他走向什么地方。他的母亲以为他在年终以前就会回来的："他现在有些新的东西要看，新的事情要考虑。但是他会回到旧路上来的，他不会把一切记忆都一笔勾消的。在气质方面，他太象他的父亲。可怜的孩子！我倒很希望他有我的性格呢。但是他会回家来的。他不会抛掉我和这间老屋子的。"

母亲等了许多年。爱尔茜只等了一个月。她偷偷地去拜访那个“半仙”——麦得的女儿斯娣妮。这个女人会“治病”，会用纸牌和咖啡算命，而且还会念主祷文和许多其他的东西。她还知道拉斯木斯在什么地方。这是她从咖啡的沉淀中看出来的。他住在一个外国的城市里，但是她研究不出它的名字。这个城市里有兵士和美丽的姑娘。他正在考虑去当兵或者娶一个姑娘。

爱尔茜听到这话，难过到极点。她愿意拿出她所有的储蓄，来把他救出来，可是她不希望别人知道她在做这件事情。

老斯娣妮说，他一定会回来的。她可以做一套法事——一套对于有关的人说来很危险的法事，不过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她要为他熬一锅东西，使他不得不离开他所在的那块地方。锅在什么地方熬，他就得回到什么地方来——回到他最亲爱的人正在等着他的地方来。可能他要在好几个月以后才能回来，但是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他一定会回来的。

他一定是在日夜不停地、翻山过水地旅行，不管天气是温和还是严寒，不管他是怎样劳累。他应该回家来，他一定要回家来。

月亮正是上弦。老斯娣妮说,这正是做法事的时候。这是暴风雨的天气，那棵老柳树裂开了：斯娣妮砍下一根枝条，把它挽成一个结——它可以把拉斯木斯引回到他母亲的家里来。她把屋顶上的青苔和石莲花都采下来,放进火上熬着的锅里去。这时爱尔茜得从圣诗集上扯下一页书来。她偶然扯下了印着勘误表的最后一页。“这也同样有用!”斯娣妮说，于是便把它放进锅里去了。

汤里面须得有种种不同的东西。它得不停地熬，一直熬到拉斯木斯回到家来为止。斯娣妮房间里的那只黑公鸡



的冠子也得割下来，放进汤里去。爱尔茜的那个大金戒指也得放进去,而且斯娣妮预先告诉她,放进去后就永远不能收回。她,斯娣妮,真是聪明。我们不知名的许多东西也被放进锅里去了。锅一直是放在火上、发光的炭上或者滚热的灰上。只有她和爱尔茜知道这件事情。

月亮盈了，月亮亏了。爱尔茜常常跑来问:“你看到他回来没有?”

“我知道的事情很多!”斯娣妮说,“我看得见的事情很多！不过他走的那条路有多长，我却看不见。他一会儿在走过高山！一会儿在海上遇见恶劣的天气！穿过那个大森林的路是很长的，他的脚上起了泡,他的身体在发热,但是他得继续向前走!”

“不成！不成!”爱尔茜说，“这叫我感到难过!”

“他现在停不下来了！因为如果我们让他停下来的话,他就会倒在大路上死掉了!”

许多年又过去了！月亮又圆又大，风儿在那株老树里呼啸，天上的月光中有一条长虹出现。

“这是一个证实的信号!”斯娣妮说。“拉斯木斯要回来了。”

可是他并没有回来。

“还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斯娣妮说。

“现在我等得腻了！”爱尔茜说。她不再常来看斯娣妮，也不再带新的礼物给她了。

她的心略微轻松了一些。在一个晴朗的早晨，区里的人都知道爱尔茜对那个最有钱的农夫表示了“同意”。

她去看了一下农庄和田地，家畜和器具。一切都布置好了。现在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延迟他们的婚礼了。

盛大的庆祝一连举行了三天。大家跟着笛子和提琴的节拍跳舞。区里的人都被请来了。奥尔塞妈妈也到来了。这场欢乐结束的时候，客人都道了谢，乐师都离去了，她带了些宴会上剩下来的东西回到家来。

她只是用了一根插梢把门扣住。插梢现在却被拉开了，门也开了，拉斯木斯坐在屋子里面。他回到家里来了，正在这个时候回到家里来了。天啦，请看他的那副样子！他只剩下一层皮包骨，又黄又瘦！

“拉斯木斯！”母亲说，“我看到的就是你吗？你的样子是多么难看啊！但是我从心眼里感到高兴，你又回到我身边来了！”

她把她从那个宴会带回的好食物给他吃——一块牛排，一块结婚的果馅饼。

他说，他在最近一个时期里常常想起母亲、家园和那棵老柳树。说来也真奇怪，他也常常在梦中看见这棵树和光着腿子的约翰妮。

至于爱尔茜，他连名字也没有提一下。他现在病了，非躺在床上不可。但是我们不相信，这是由于那锅汤的原故，或者这锅汤在他身上产生了什么魔力。只有老斯娣妮和爱尔茜才相信这一套，但是她们对谁也不提起这事情。

拉斯木斯躺在床上发热。他的病是带有传染性的，因此除了那个木鞋匠的女儿约翰妮以外，谁也不到这个裁缝的家里来。当她看到拉斯木斯这副可怜的样子时，她就哭起来了。

医生为他开了一个药方。但是他不愿意吃药。他说，“这有什么用呢？”

“有用的，吃了药你就会好的！”母亲说。“依靠你自己和我们的上帝吧！如果我再能看到你身上长起肉来，再能听到你吹口哨和唱歌，叫我舍弃我自己的生命都可以！”

拉斯木斯渐渐克服了他的疾病；但是他的母亲却染上

病了。我们的上帝没有把他召去，却把她叫去了。

这个家是很寂寞的，而且越变越穷。“他已经拖垮了，”区里的人说。“可怜的拉斯木斯！”

他在旅行中所过的那种辛苦的生活——不是熬着汤的那口锅——耗尽了他的精力，拖垮了他的身体。他的头发变得稀薄和灰白了；什么事情他也没有心情好好地去做。“这又有什么用呢？”他说。他宁愿到酒店里去，而不愿上教堂。

在一个秋天的晚上，他走出酒店，在风吹雨打中，在一条泥泞的路上，摇摇摆摆地向家里走来。他的母亲早已经去世了，躺在坟墓里。那些忠诚的动物——燕子和欧椋鸟——也飞走了。只有木鞋匠的女儿约翰妮还没有走。她在路上赶上了他，陪着他走了一程。

“鼓起勇气来呀，拉斯木斯！”

“这有什么用呢？”他说。

“你这句老话是没有出息啊！”她说。“请记住你母亲的话吧：‘依靠你自己和我们的上帝！’拉斯木斯，你没有这样办！一个人应该这样办，一个人必须这样办呀。切不要说‘有什么用呢？’这样，你就连做事的心情都没有了。”

她陪他走到他屋子的门口才离开他。但他没有走进去；他走到那棵老柳树下，在那块倒下的里程碑上坐下来。

风儿在树枝之间呼号着。它象在唱歌；它象在讲话。拉斯木斯回答它。他高声地讲，但是除了树和呼啸的风儿之外，谁也听不见他。

“我感到冷极了！现在该是上床去睡的时候了。睡吧！睡吧！”

于是他就去睡了；他没有走进屋子，但是走向水池——他在这儿摇晃了一下，倒下了。雨在倾盆地下着，风吹得象冰一样冷，但是他没有去理它。当太阳升起的时候，乌鸦在水池的芦苇上飞。他醒转来已经是半死了。如果他的头倒到他的脚那边，他将永远不会起来了，浮萍将会成为他的尸衣。

这天约翰妮到这个裁缝的家里来。她是他的救星；她把他送到医院去。

“我们从小时起就是朋友，”她说；“你的母亲给过我吃的和喝的，我永远也报答她不完！你将会恢复健康的，你将会活下去！”

我们的上帝要他活下去，但是他的身体和心灵却受到

许多的波折。

燕子和欧椋鸟飞来了，飞去了，又飞回来了。拉斯木斯已经是未老先衰。他孤独地坐在屋子里，而屋子却一天比一天残破了。他很穷，他现在比约翰妮还要穷。

“你没有信心，”她说，“如果我们没有了上帝，那么我们还会有什么呢？你应该去领取圣餐！”她说。“自从你受了坚信礼后，你就一直没有去过。”

“唔，这又有什么用呢？”他说。

“如果你要这样讲、而且相信这句话，那么就让它去吧！上帝是不愿意看到不乐意的客人坐在他的桌子旁的。不过请你想想你的母亲和你小时的那些日子吧！你那时是一个虔诚的、可爱的孩子。我念一首圣诗给你听好吗？”

“这又有什么用呢？”他说。

“它给我安慰。”她说。

“约翰妮，你简直成了一个神圣的人！”他用沉重和困倦的眼睛望着她。

于是约翰妮念着圣诗。她不是从书本子上念，因为她没有书，她是在背诵。

“这都是漂亮的话！”他说，“但是我不能全部听懂。我

的头是那么沉重！”

拉斯木斯已经成了一个老人；但是爱尔茜也不年轻了，如果我们要提起她的话——拉斯木斯从来不提。她已经是一个祖母。她的孙女是一个顽皮的小女孩。这个小姑娘跟村子里别的孩子在一起玩耍。拉斯木斯拄着他的手杖走过来，站着不动，看着这些孩子玩耍，对他们微笑——于是过去的岁月就回到他的记忆中来了。爱尔茜的孙女指着他，大声说：“可怜的拉斯木斯！”别的孩子也学着她的样儿，大声说：“可怜的拉斯木斯！”同时跟在这个老头儿后面尖声叫喊。



那是灰色、阴沉的一天；一连好几天都是这个样子。不过在灰色、阴沉的日子后面跟着来的就是充满了太阳的日子。

这是一个美丽的圣灵降临节的早晨。教堂里装饰着绿色的赤杨枝，人们可以在里面闻到一种山林气息。阳光在教堂的座位上照着。祭台上的大蜡烛点起来了，大家在领圣餐。约翰妮跪在许多人中间，可是拉斯木斯却不在场。正在这天早晨，我们的上帝来召唤他了。

在上帝身边，他可以得到慈悲和怜悯。

自此以后，许多年过去了。裁缝的房子仍然立在那儿，可是那里面没有任何人住着；只要夜里的暴风雨打来，它就会坍塌。水池上盖满了芦苇和蒲草。风儿在那棵古树里呼啸，听起来好象是在唱一支歌。风儿在唱着它的调子，树儿讲着它的故事。如果你不懂得，那么请你去问济贫院里的约翰妮吧。

她住在那儿，唱着圣诗——她曾经为拉斯木斯唱过那首诗。她在想他，她——虔诚的人——在我们的上帝面前为他祈祷。她能够讲出在那株古树中吟唱着的过去的日子，过去的记忆。

开 门 的 钥 匙

每一个钥匙都有自己的故事,而钥匙的种类却是不少:有家臣①的钥匙，有开钟的钥匙，有圣彼得大教堂②的钥匙。我们可以谈到种种钥匙,不过现在我们只谈谈家臣的那个开门的钥匙。

它是在一个锁匠店里出世的；不过人们在它身上锤和锉得那么厉害，人们可能相信它是一个铁匠的产品。就裤袋说来,它是太大了,因此人们只好把它装在上衣袋里。它在这个袋里经常是呆在黑暗之中；不过它在墙上也有一个固定的位置；这个位置是在家臣的一张儿时画象的旁边——在这张象里，他的一副样儿倒颇象衬衫皱襞包着的肉丸。

人们说,在某些星宿下出生的人,会在自己的性格和品行中带有这些星宿的某些特点——如历书上所写的金牛宫啦、处女宫啦、天蝎宫啦。家臣的太太没有提起任何这类星宿的名字,而只是说她的丈夫是在“手车星”下面出生的,因

为他老是要人向前推几下才能动。

他的父亲把他推到一个办公室里去，他的母亲把他推到结婚的路上去，他的太太把他推到家臣的职位上去——不过最后这件事她不讲出来，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有分寸的女人：她在适当的场合下沉默，在适当的场合下讲话和向前推进。

现在他的年事渐长了,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肥瘦适中”;他是一个有教养，有幽默感，和对于钥匙有丰富知识的人——关于钥匙的问题，我们待一会儿就会知道。他老是心情愉快的;大家都喜欢他,愿意和他谈话。他上城里去的时候,要不是他的妈妈在他后面推着他,那是很难把他拉回家来的。他必然会跟他所碰到的每一个熟人谈一通，而他的熟人却是多如过江之鲫。这弄得他总是把吃饭的时间耽误了。

家臣太太坐在窗子后面望他。“现在他来了！”她对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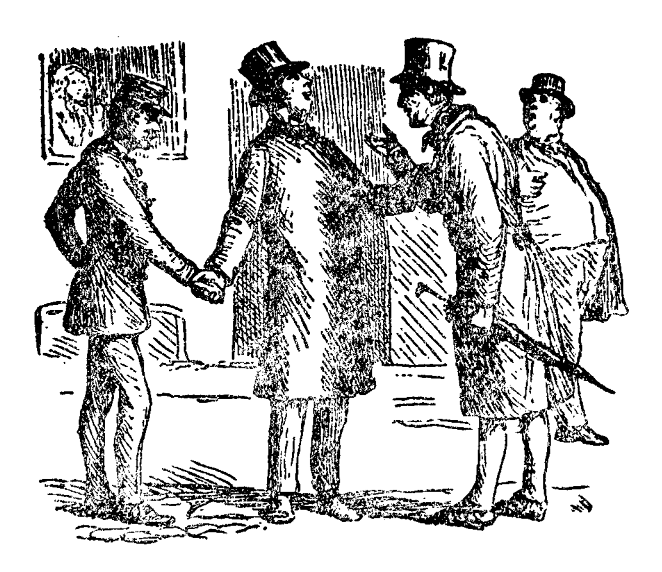
① 这是封建时代皇家或贵族家里一种“管事”的官职。

② 这是罗马梵蒂岗的一个大教堂，也是世界上一个最大的教堂。教皇在这儿举行一切宗教仪式。它是 1450 年开始建筑的,占地二万六千方码,里面有三十个祭坛。

佣人说,“快把锅放上!……现在他又停下来了,跟一个什么人在谈话，快把锅拿下来吧,不然菜就煮得太烂了!……现在他来了！是的，把锅再放上吧!”

不过他还是没有来。

他可以站在窗子底下,对她点头,但是只要有一个熟人走过,他就控制不住自己,要跟这人说一两句话。假如他在跟这个人谈话时而又有另一个熟人走过，那么他就抓住这个人的扣子洞,握住那个人的手,而同时大声地对快要经过的第三个熟人打招呼。



对于太太的耐心说来，这真是一个考验。“家臣！家臣！”她于是乎就这样喊起来。“是的，此人是在手车星宿下出生的，不把他推一下，他就走不动！”

他非常喜欢到书店里去，翻翻书和杂志。他送给书商一些小礼物，为的是要得到许可把新书借回家里来看——这就是说，得到许可把书的直边裁开，而不是把书的顶上横边裁开①，因为如果这样做，它们就不能当做新书出卖了。他是没有什么大害处的一个活报纸：他知道一切关于订婚、结婚、入葬、书本子上的闲话和街头巷尾的闲话等事情。许多人们所不知道的东西，他能作出神秘的暗示叫人知道。这一套本领他是从开门钥匙那里得来的。

从他们作为一对年轻夫妇的新婚时候起，家臣和他的太太就住在自己的公馆里。从那时起他们就有了这个钥匙，不过那时他们不知道它出奇的能力——他们只是后来才知道的。

那是在国王佛列得里克第六世②的时代。哥本哈根在

① 在欧洲的许多国家里面，特别是在法国和意大利，书籍一般是不切边的，因此读者须得自己裁开。

② Frederik Ⅵ（1768—1839）是十九世纪初叶丹麦和挪威的共同国王。

那时还没有煤气。那时还只用着油灯，还没有提佛里或者卡新诺[1]；还没有电车，没有铁路。比起现在来，娱乐的地方并没有多少。星期天，人们只是走出城外，到“互助教堂”去游览，读坟上刻的字，坐在草上，吃装在篮子里的东西，喝点烧酒；不然就到佛列得里克斯堡公园去。这儿有一个乐队在宫殿面前奏乐。许多人到这儿来专门看皇室的人在那又小又狭的运河上划船。老国王在船上掌舵；他和皇后对众人不分阶级上下，一律点头。有钱的人家特别从城里到这里来吃晚茶。他们可以从花园外面的农舍里得到开水，至于茶壶，他们就得自己准备了。

家臣的一家人在一个阳光很好的星期天下午也到这儿来。他们的女佣人提着茶壶和一篮子食物及“一滴斯本得路普浓酒”走在前面。

“把开门钥匙带着吧！”太太说，“好叫我们回来时可以进来。你知道，他们天一擦黑就把门锁上了，而铃绳子今天早晨又断了！……我们会很晚回家的！而且游了佛列得里克斯堡以后，我们还要到西桥的加索蒂戏院去看哑剧收获

---

① 提佛里（Tivoli）是现在哥本哈根市内的一个大游艺场；卡新诺（Casino）是现在哥本哈根市内的一个大咖啡馆兼游艺场。

人的头目哈列金；他们从云块上降下来；每张票价是两个马克。”

这样，他们就到佛列得里克斯堡去，听了听音乐，看了看飘着国旗的御船，瞧见了老国王和雪白的天鹅。他们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茶点以后就匆匆地走了，但是到戏院里仍然没有按时。

踩绳这个节目已经完了，高跷舞也告一结束，哑剧早已开始；他们照例是迟到了；这应该是怪这位家臣的。他在路上每分钟要停一下，跟某个熟人谈几句。在戏院里他又碰见很多好朋友。等这个节目演完以后，他和他的太太又非得陪一家熟人回到西桥的家里去喝一杯混合酒不可；本来这只须十分钟就可以喝完的，但是他们却拉长到一点钟。他们简直谈不完。特别有趣的是瑞典的一位男爵——也可能是一位德国的男爵吧？这位家臣记不太清楚。可是相反，这位男爵所教给他的关于钥匙的花样，他却一直是记得清清楚楚。这真是了不起！他可以叫钥匙回答他的一切问题，甚至最秘密的事情。

家臣的钥匙特别适合于这个目的。它的头特别沉重，所以它非倒悬着不可。男爵把钥匙的把手放在右手的食指

上。它轻松愉快地悬在那儿；他指尖上的每一次脉搏都可以使它动，使它摆。如果它不动，男爵就知道怎样叫它按照他的意志转，而不被人察觉。每一次转动代表一个字母，从A 开始，直到我们所希望的任何字母。第一个字母出现以后，钥匙就朝相反的方向转，于是我们就可以找下一个字母。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出整个字，整个句，整个问题的答案。这完全是虚构的，但是有趣。这位家臣最初的看法也是这样，但是他没有坚持下去。他被钥匙迷住了。

“先生！先生！”他的太太喊起来。“西门在十二点钟就要关呀！我们将进去不了，我们现在只剩下一刻钟了。”

他们得赶快。有好几位想回到城里去的人匆匆在他们身旁走过。当他们快要走近最后一个哨房的时候，钟正在敲十二下，门于是就砰的一声关了。一大堆人被关在外面，包括这对家臣夫妇和那位提着茶壶和一个空篮子的女佣工。有的人站在那儿感到万分惶恐，有的人感到非常烦恼。每个人的心情都不同。究竟怎么办呢？

很幸运的是：最近曾经决定过，有一个城门——北门——不关，步行的人可以通过那儿的哨房钻进城里去。

这一段路可不很短，不过天气非常可爱；天空是清净无

尘，布满了星星和流星；水沟和池塘里是一片蛙声。这一行人士开始唱起歌来——一个接着一个地唱。不过这位家臣既不唱歌，也不看星星，甚至还不看自己的腿。因此他就一个倒栽葱，在水沟旁跌了一交，人们可能以为他的酒喝得太多了一点；不过钻到他脑袋里去、在那儿打转的东西倒不是混合酒，而是那个钥匙。

最后他们来到了北桥的哨房，走过桥，进入城里去。

"我现在算是放心了！"太太说。"到了我们的门口了！"

"但是开门的钥匙在什么地方呢？"家臣问。它既不是在后边的衣袋里，也不是在侧边的衣袋里。

"我的天！"他的太太喊着。"你把钥匙丢掉了吗？你一定是在跟那位男爵玩钥匙花样时把它遗失了的。我们现在怎样进去呢？铃绳子今天早晨已经断了，更夫又没有开我们房子的钥匙。这简直叫我们走投无路！"

女佣人开始呜咽地哭起来。只有这位家臣是唯一能保持镇静的人。

"我们得把那个杂货商人①的窗玻璃打开！"他说；"把

---

① 在欧洲的大建筑物里，最底下的一层经常不住人，只租给小商人开店。

他喊起来，然后走进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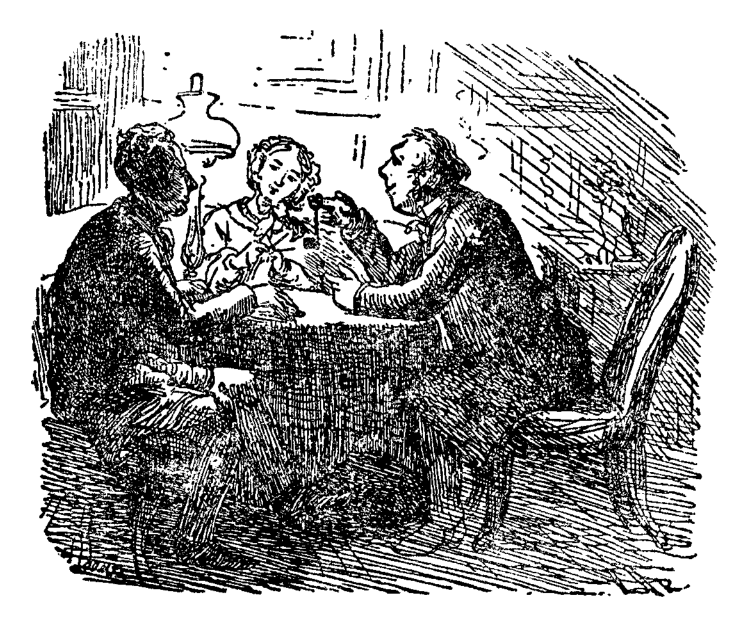
他打破了一块玻璃，接着又打破了两块。“比得生！”他喊着，同时把阳伞的把手伸进窗子里去。地下室的人的女儿在里面尖叫起来。这人把店门打开，大声喊：“更夫！”但是他一看到家臣一家人，马上就认出来了，让他们进来。更夫吹着哨子；附近街上的另一个更夫也用哨子来回答。许多人都挤到窗子这边来。

“什么地方火烧起来了？什么地方出了乱子？”大家都问。等这位家臣回到了他的房间里去，他们还在问。他把上衣脱掉……他的钥匙恰恰就在那里面——不在衣袋里，而却在衬布里。原来它从衣袋里不应该有的一个洞溜到那儿去了。

从那天晚上开始，钥匙就有了一种特殊的巨大意义，不仅是他们晚上出去的时候，就是他们坐在家里的时候都是如此。这家臣表现出他的聪明，让钥匙来回答一切问题。

他自己想出最可能的答案，而却让钥匙讲出来，直到后来他自己也把答案信以为真了。不过一个药剂师——他是和家臣太太有关系的一个年轻人——不相信这一套。

药剂师有一个聪明的头脑；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写过书



评和剧评，但是他从来没有署过自己的名字——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他是我们所谓的有精气的人，可是他不相信精灵，也不相信钥匙精。

“是的，我相信，我相信，”他说，“亲爱的家臣，我相信钥匙和一切钥匙精，正如我相信现在开始为大家所明了的新科学：灵动术①和新旧家具的精灵。你听到人说过没有？我听到过！我曾经怀疑过。你知道，我是一个怀疑论者，但是我在一个相当可信的外国杂志上读到一个可怕的故

事——而我被说服了。家臣，你能想象得到吗？我把我所知道的这个故事讲给你听吧。

“两个聪明的孩子看到过他们的父母把一张大餐桌的精灵叫醒。当这两个小家伙单独在房间里的时候，他们想用同样的方法把一个柜子叫醒。它有了生命了，它的精灵醒了，但是它却不理两个孩子的命令。它自己立起来，发出一个破裂声，把它的抽屉都倒出来了，于是它用它的两只木腿把这两个孩子每人抱进一个抽屉里去。柜子装着他们跑出敞开的门，跑下楼梯，跑到街上，一直冲到运河里去，把他们两个人都淹死了。这两具小尸体被埋在基督徒的坟地里，但是柜子却被带到市府的会议厅里去，作为孩子的谋杀犯而被判死刑，活活地在市场上被烧死了。”

“我读到过这个故事！”药剂师说，“在一个外国杂志上读到过的，这并不是我自己捏造的。凭这钥匙作证，这是真事！我庄严地发誓！”

家臣认为这类的故事简直是一种粗暴的玩笑。关于钥

① 这是十九世纪中叶在欧洲盛行的一种迷信：许多人围着桌子坐着，把手放在桌上，桌子就会自动地动起来。据说这是因为“精灵”在暗中发生作用。

匙的事儿，两个人永远谈不到一起；在钥匙问题上，药剂师完全是一个糊涂虫。

对于钥匙的知识，家臣不断地获得进步。钥匙成了他的娱乐和智慧的源泉。

有一天晚上，家臣上床去睡觉；当他把衣服脱了一半的时候，他听到走廊上有人在敲门。这是那个杂货商人。他的来访真是迟了。他的衣服也脱了一半，不过他说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情，他害怕过了夜就会忘记掉了。

“我所要说的是关于我的女儿洛特·伦的事情。她是一个美丽的女孩子，而且她已经受了坚信礼。现在我想把她好好地安顿一下。”

“我的太太还没有死呀，”家臣说，同时微笑了一下，“而我又没有儿子可以介绍给她。”

“我想你懂得我的意思，家臣！”杂货商人说。“她能弹钢琴，也能唱歌。您也许在这屋子的楼上听到过。您不知道这个女孩能做些什么事情。她能够模仿各种人说话和走路的样子。她是一个天生的演员，这对于出身良家的女孩子是一条好出路。她们可能嫁给伯爵，不过这并不是我，或者洛特·伦的想法。她能唱歌，能弹钢琴！所以前天我陪

她一起到歌唱学校去过一次。她唱了一下，但是她缺乏那种女子所必须有的浊音，也没有人们对于一个女歌唱家所要求的那种金丝鸟般的最高的尖调子。因此我想，如果她不能成为一个歌唱家，她无论如何可以成为一个演员———个演员只须能背台词就行。今天我跟教师——人们这样叫他——谈过话。'她的书读得多吗？'他问。'不多，'我说。'什么也没有读过！'他说：'多读书对于一个艺术家是必要的！'我想这件事还不难办；所以我就回到家里来。我想，她可以到一个租阅图书馆去，读那里所有的书。不过，今天晚上当我坐着正在脱衣服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当我可以借到书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去租书呢？家臣有的是书，让她去读吧。她读也读不完，而且她一文不花就能读到。"

"洛特·伦是一个可爱的女子！"家臣说，"一个漂亮的女子！她应该有书读。不过她脑子里有没有人们所谓的'精气'——即天才——呢？更重要的是：她有没有——福气呢？"

"她中过两次彩票，"店老板说。"有一次她抽到一个衣柜，另一次抽到六张床单。我把这叫做幸运，而她是有这种幸运的！"

“我要问问钥匙看,”家臣说。

他把钥匙放在他右手的食指上和商人的食指上，让它转动起来，接二连三地标出一系列的字母。

钥匙说:“胜利和幸运!”所以洛特·伦的未来就这么确定了。

家臣立刻给她两本书读：关于杜威克①的剧本和克尼格②的处世与交友。

从这天晚上开始，洛特·伦和家臣家庭间的一种亲密的关系就开始了。她常来拜访这家；家臣认为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子。她也相信他和钥匙。家臣太太从她时时刻刻在不知不觉中所表现出来的无知中，发现了她有某种孩子气和天真。这对夫妇,每人根据自己的一套看法来喜爱她,而她也是一样地喜爱他们。

“楼上有一阵非常好闻的香气,”洛特·伦说。

走廊上飘着一种香味,一种芬芳的气味,一种苹果的香

① “杜威克”是荷兰 Duiveke（“小鸽子”）。它是一个荷兰旅店主人的女儿的小名,后来成了丹麦国王克利斯仙第二世的情妇。她在 1517 年暴卒，据说是被人毒死的。

② 德国的一个男爵 Adolf von Knigge。他是一个作家。

味——家臣太太曾经在走廊上放了一个“格洛斯登苹果①”,所有的房间也飘着一种喷香的玫瑰花和熏衣草味。

“这真是可爱!”洛特·伦说。

家臣太太经常在这儿陈设着许多美丽的花儿，洛特·伦真是把眼睛都看花了。是的,甚至在冬天,这儿都有紫丁香和樱桃的枝子在开着花。插在水里的这些枝子，在温暖的房间里，很快地就冒出叶，开出花来。

“人们可能以为这些光赤的枝子已经没有生命了。可是，请看它们怎样从死里回生起来吧。”

“我以前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情,”洛特·伦说。“大自然真是美妙!”

于是家臣就让她看看他的“钥匙书”。这书里记载着钥匙所讲过的一切奇异的事情——甚至一天晚上，当他的女佣人的爱人来看她时，橱柜里的半块苹果糕不见了的这类事情也被记载下来了。

家臣问他的钥匙:“谁吃了那块苹果糕——猫儿呢，还是她的爱人?”钥匙回答说:“她的爱人!”家臣在没有问以

① 这是一种很大的苹果，产生于丹麦尤兰岛上一个叫做格洛斯登（Graasten）的地方。

前心里早就有数了。女佣人只得承认：该死的钥匙什么都知道！

“是的，这不是很稀奇吗？”家臣说。“钥匙！钥匙！它对洛特·伦作了这样的预言：‘胜利和幸运！’——我们将会看到它实现的——我敢负责！”

“那真是好极了，”洛特·伦说。

家臣太太并不轻易相信这种话，但是她不当面表示怀疑，因为她怕丈夫听见。不过后来她告诉洛特·伦说，家臣在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个戏迷。如果那时有人推他一把，他一定可以成为一个演员；不过他的家庭把他推到另一个方面去了。他曾经坚持要进入戏剧界；为了达到这目的，他曾写过一部戏。

“亲爱的洛特·伦，这是我告诉你的一件大秘密。那个戏写得并不坏。皇家剧院接受了它，但是它却被观众嘘下了台。因此后来就没有人提起过它了。这种结果倒使我感到很高兴。我是他的太太，我了解他。嗯，你将要走同样的道路——我希望你万事如意，不过我不相信这会成为事实——我不相信钥匙！”

洛特·伦相信它；在这个信仰上，她和家臣的看法一

致。

他们是诚心诚意地心心相印。

这位小姐有好几种才能,家臣的太太非常欣赏。洛特·伦知道怎样用洋山芋做出淀粉来，怎样用旧丝袜子制出丝手套，怎样把舞鞋上的绸面子剥下来——虽然她有钱买新衣服。她象那个杂货商人所说的,“抽斗里有的是银元，钱柜里有的是股票。”家臣太太认为她可以成为那个药剂师的理想的妻子,但是她没有说出口来,也没有让那个钥匙讲出来。药剂师不久就要成家了，而且自己在一个大城镇里开了药店。

洛特·伦经常读着杜威克和克尼格的处世与交友。她把这些书保留了两年,其中杜威克这本书她记得烂熟;她记得它里面所有的人物，不过她只希望成为其中之——一杜威克本人这个角色——同时她不愿在京城里演出，因为那里的人都非常嫉妒，而且也都不欢迎她演出。照家臣的说法，她倒很想在一个较大的乡镇里开始她的艺术事业呢。

这也真是神奇：那个年轻的药剂师就正是在这个乡镇里开业了——如果说他不是这城里唯一年轻的，他也要算是最年轻的一个药剂师了。

那个等待了很久的伟大的一晚终于到来了。洛特·伦登台了，同时正如钥匙所说的，要获得胜利和财富了。家臣不在这儿；他病倒在床上，他的太太在看护他。他得用温暖的餐巾，喝甘菊茶；他肚子外面是餐巾，他肚子里面是茶。

杜威克演出的时候，这对夫妇不在场；不过药剂师却在那儿。他把这次演出的情形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亲戚——家臣太太。

“最象个样子的是杜威克的绉领！”他写道，“假如家臣的钥匙在我衣袋里的话，我一定要把它取出来，嘘它几下；她值得这种待遇，开门的钥匙也值得这种待遇——因为它曾经那么无耻地用什么‘胜利和幸运’这类话儿来骗她。”

家臣读了这封信。他说这是一种毒辣的诽谤——对钥匙的仇恨——而同时却把这仇恨发泄在这个天真女子的身上。

他一能够起床、恢复了健康以后，就马上写了一封简短而恶毒的信给那个药剂师。药剂师也回了一封，其语调好象他在家臣的信里没有读到什么，只看到了玩笑和幽默感似的。

他感谢他那封信，正如他要感谢家臣以后每次替钥匙

的无比价值和重要性所作的宣传一样。他告诉家臣说，他除了做药剂师的工作外，还正在写一部伟大的钥匙传奇，在这部书里，所有的人物无例外地都是钥匙。“开门钥匙”当然是里面的主人公，而家臣的开门钥匙就是它的模特儿，具有未卜先知的特性。一切其他的钥匙都围绕着它发展：如那个知道宫廷的豪华和喜庆场面的、老家臣的钥匙啦；那个细小、精致、华丽、在铁匠店里值三个铜板的开钟的钥匙啦；那个经常跟牧师打交道的、因为有一夜呆在钥匙孔里而曾经看到过鬼的、讲道坛的钥匙啦。储藏室的、柴草房的、酒窖的钥匙都出了场，都在敬礼，并且在开门钥匙的周围活动着。阳光把开门钥匙照得象银子一样亮；风——宇宙的精气——在吹进它的身体，使它发出哨子声。它是钥匙王，它是家臣的开门钥匙，现在它是开天国之门的钥匙，它是教皇的钥匙，它是永远不会错的！

“恶意！”家臣说，“骇人的恶意！”

他和药剂师不见面了……是的，只有在家臣的夫人入葬时他们才碰头。

她先死了。

屋子里充满了悲哀和惋惜之情。甚至那些开了花、冒

了芽的樱桃枝子也由悲哀而萎谢了。它们被人遗忘了，因为她不能再照料它们。

家臣和药剂师，作为最亲近的亲属，在棺材后面并排地走着。现在他们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来吵嘴了。

洛特·伦在家臣的帽子上围了一条黑纱。她早就回到这儿来了，并没有从她的艺术事业中得到胜利和幸运。不过将来她可能得到胜利和幸运的。洛特·伦有她的前途。钥匙曾经这样说过，家臣也这样说过。

她来看他。他们谈起死者，他们哭起来；洛特·伦是一个软心肠的人。他们谈到艺术；洛特·伦是坚定的。

“舞台生活真是可爱得很！”她说，“可是无聊和嫉妒的事儿也真够多！我宁愿走我自己的道路。先解决我自己的问题，而后再谈艺术！”

克尼格曾经在他关于演员的一章书里说过真话；她知道钥匙并没有说真话，但是她不愿意在家臣面前揭穿它；她太喜欢他了。

在他居丧的这一年中，开门钥匙是他唯一的安慰和鼓励。他问它许多问题；它都一一作出回答。这一年完结了以后，有一天晚上他和洛特·伦情意绵绵地坐在一起。他

问钥匙：

“我会结婚吗？我会和谁结婚？”

现在没有谁来推他；所以他就只好推这钥匙。它说：“跟洛特·伦”。

话既然是这么说了，洛特·伦也就成了家臣的太太。

“胜利和幸运！”这句话以前已经说过——是开门的钥匙说的。

跛　子

在一幢古老的公馆里住着几个卓越的年轻人。他们既富有,也幸福。他们自己享受快乐,也对别人做好事。他们希望所有的人都象他们自己一样愉快。

在圣诞节的晚上，古老的大厅里立着一株打扮得很漂亮的圣诞树。壁炉里烧着熊熊的大火，古老的画框上悬着枞树枝。主人和客人都在这儿；他们唱歌和跳舞。

天还没有黑，佣人的房间里已经庆祝过圣诞节了。那里也有一棵很大的枞树,上面点着红白蜡烛,还有小型的丹麦国旗、天鹅、用彩色纸剪出和装着“好东西”的网袋。邻近的穷苦孩子都被请来了；他们的妈妈也一起来了。妈妈们并不怎么望着圣诞树，而却望着圣诞桌。桌上放着呢料子和麻布——这都是做衣服和裤子的材料。她们和大孩子都望着这些东西，只有小孩子才把手伸向蜡烛、银纸和国旗。

这些人到得很早,下午就来了；他们吃了圣诞粥、烤鹅和红白菜。大家参观了圣诞树,得到了礼品;然后就每人喝

一杯混合酒，吃一块煎苹果元宵①。

他们回到自己简陋的家里去，一路谈论着这种“舒服的生活”——也就是指他们吃过了的好东西。他们又把礼品重新仔细地看了一次。

他们之中有一位园丁叔斯玎和一位园丁奥列。他们两人是夫妇。他们为这公馆的花园锄草和挖土，所以他们能领到房子住和粮食吃。在每个圣诞节，他们总会得到很多礼物。他们的五个孩子所穿的衣服就都是主人送的。

“我们的两个主人都喜欢做好事！”他们说。“不过他们有力量这样做，而且他们也高兴这样做！”

“这是四个孩子穿的好衣服，”园丁奥列说。“但是为什么没有一点东西给跛子呢？他们平时也想到他，虽然他没有去参加庆祝！”



这是指他们最大的那个孩子。他的名字是汉斯，但大家都叫他“跛子”。

① 原文是 Aobleskiver，这是丹麦特有的一种点心。它里面包着苹果酱，形状象球。

他很小的时候，是非常聪明活泼的。不过后来，正如人们所说的那样，他的腿子忽然“软了”。他既不能走路，也不能站稳。他躺在床上已经有五年了。

“是的，我得到一件给他的东西！”妈妈说。“不过这不是一件了不起的东西。这是一本书，他可以读读！”

“这东西并不能使他发胖！”爸爸说。

不过汉斯倒很喜欢它。他是一个很灵敏的小孩子，喜欢读书，但是他也花些时间去做些有用的工作——一个躺在床上的孩子所能做到的有用的工作。他的一双手很灵巧，会织毛袜，甚至床毯。邸宅的女主人称赞过和买过这些东西。

汉斯所得到的是一本故事书，书里值得读和值得思索的东西不少。

“在这个屋子里它没有一点用处，”爸爸和妈妈异口同声说，“不过让他读吧，这可以使他把时间混过去，他不能老织袜子呀！”

春天来了。花朵开始含苞欲放，野草也是一样——这是人们为荨麻取的名字，虽然圣诗集上把它形容得这样美：

即使所有帝王一齐出马，

无论怎样豪华和有力量，
但他们一点也没有办法
能使叶子在荨麻上生长。

公馆花园里的工作很多，不仅对园丁和他的助手是如此，对园丁叔斯玎和园丁奥列也是这样。

“这件工作真是枯燥得很！”他们说。“我们刚刚把路耙好，弄得整齐一点，马上就有人把它踩坏了。公馆里来往的客人真太多了。钱一定花得不少！不过主人有的是钱！”

“东西分配得真不平均！”奥列说。“牧师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为什么我们之间有这些差别呢？”

“这是因为人堕落的缘故①！”叔斯玎说。

他们在晚间又谈起这事。这时跛子汉斯正拿着他的故事书在旁边躺着。

困难的生活和繁重的工作，不仅使爸爸妈妈的手变得生硬，也使他们的思想和看法变得生硬。他们不能理解、也不能解释这种道理。他们变得更喜欢争吵和生气。

---

① 这是指圣经创世纪里所说的那段故事：最初的人亚当不听上帝的话，偷吃了禁果，被上帝逐出天国之外。

“有的人得到快乐和幸福，有的人只得到贫困！我们最初的祖先很好奇，同时违抗上帝，但为什么要我们来负责呢？我们不会作出他们两人那样的行为呀！”

“我们会的！”跛子汉斯忽然冒出这一句来。“这本书里说过。”

“这本书里写的是什么呢？”爸爸妈妈问。

于是汉斯就念一个古老的故事给他们听，这故事说的是一个樵夫和他妻子的故事。他们也责骂过亚当和夏娃的好奇心，因为这就是他们不幸的根源。国王这时正从旁边走过。“跟我一道回家去吧，”他说，“你们也可以象我一样过好日子：一餐吃七个菜，还有一个菜摆摆样子。这些菜都放在盖碗里，但是你们不能动它，因为动一动，你的富贵就没有了。”“盖碗里可能盛的是什么呢？”妻子说。“这跟我们无关，”丈夫说。“是的，我并不好奇！”妻子说，“但是我倒想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揭开盖子。那里面一定是好吃的东西！”“只希望不是机器一类的东西！”丈夫说，“象一杆手枪，它砰地一下，就把全家的人都吵醒了。”“哎呀！”妻子说，再也不敢动那盖碗了。不过在这天晚上，碗盖自动开了，一种最美的混合酒的香气从碗里飘出来——象人们在

结婚或举行葬礼时所喝到的那种混合酒的香气。里面有一块大银毫，上面写着：“你们喝了这混合酒，就可以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而别的人则都成为乞丐！”于是妻子就醒了，把这个梦讲给丈夫听。“你把这事情想得太深！”他说。“我们可以把盖子轻轻地揭开！”妻子说。“轻轻地揭！”丈夫说。于是妻子就轻轻地把盖子揭开。这时有两只活泼的小耗子跳出来，马上逃到一个耗子洞里去。“晚安！”国王说。“你们现在可以回家去睡觉了。请不要再责骂亚当和夏娃吧。你们自己就好奇和忘恩负义呀！”

“书里讲的这个故事是从哪里来的呢？”奥列说。“它似乎跟我们有关，值得想一想！”

第二天，他们仍然去做活。太阳烤着他们，雨把他们淋得透湿。他们满脑子都是不快的思想——他们现在细嚼着这些思想。

当他们吃完了牛奶粥的时候，天还没有太黑。

“把那个樵夫的故事再念给我们听听吧！”奥列说。

“书里好听的故事多着呢！”汉斯说，“非常多，你们都不知道！”

“我们对别的故事不感到兴趣！”园丁奥列说。“我只



要听我所知道的那个故事!”

于是他和他的妻子又听一次。

他们不止一个晚上重新听了这个故事。

“我还是不能完全了解,”奥列说。“人就象甜牛奶一样,有时会发酸。有的变成很好的干酪,有的变成又薄又稀的乳浆!有的做什么都走运,一生过好日子,从来不知道忧愁和穷困!”

跛子汉斯听到这话。他的腿虽然不中用,他的头脑可是很聪明。他把书里的故事念给他们听——他念一个不知忧愁和穷困的人。这个人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呢?因为应该把这个人找出来才对。

国王躺在床上病了，只有这样一个方法可以治好他：穿上一件衬衫，而这件衬衫必须是一个真正不知忧愁和穷困的人穿过的。

这个消息传到世界各国去，传到所有的王宫和公馆里去，最后被传给一切富足和快乐的人。不过仔细检查的结果，差不多每个人都尝过忧愁和穷困的味道。

“我可没有！”坐在田沟上一个欢笑和唱歌的牧猪人说。“我是最幸福的人！”

“那么请把你的衬衫给我吧，”国王的使者说。“你可以得到半个王国作为报酬。”

但是他没有衬衫，而他却自己认为是最快乐的人。

“这倒是一个好汉！”园丁奥列大声说。他和他的妻子大笑起来，好象他们多少年来没有笑过似的。

这时小学的老师在旁边走过。

“你们真知道快乐！”他说。“这倒是这家里的一件新鲜事情。难道你们中了一张彩票不成？”

“没有，不是这么回事儿！”园丁奥列说。“汉斯在念故事书给我们听；他念一个不知忧愁和穷困的人的故事。这个人没有衬衫穿。这个故事可以叫人流出眼泪——而且是

一个印在书上的故事。每个人都要扛起自己的担子，他并不是单独如此。这总算是一种安慰！”

“你们从什么地方得到这本书的？”老师问。

“一年多以前，我们的汉斯在圣诞节得到的。是主人夫妇送给他的。他们知道他非常喜欢读书，而他是一个跛子！我们那时倒希望他得到两件麻布衬衫呢！不过这书很特别，它能解决你的思想问题。”

老师把书接过来，翻开看看。

“让我们把这故事再听一次吧！”园丁奥列说。“我还没有完全听懂。他也应该念那另外一个关于樵夫的故事呀！”

对于奥列说来，这两个故事已经够了。它们象两道阳光一样，射进这贫困的屋子里来，射进使他们经常生气和不愉快的那种苦痛的思想中来。

汉斯把整本书都读完了，读过好几次。书里的故事把他带到外面的世界里去——到他所不能去的地方去，因为他的腿不能行走。

老师坐在他的床旁边。他们在一起闲谈，这对于他们两人是很愉快的事情。

从这天起，爸爸妈妈出去工作的时候，老师就常来看

他。他的来访，对这孩子说来，简直是象一次宴会。他静心地听这老人讲的许多话：地球的体积和它上面的许多国家；太阳比地球差不多要大五十万倍，而且距离是那么远，要从太阳达到地面，一颗射出的炮弹得走整整二十五年，而光线只要走八分钟。

每个用功的学生都知道这些事情，但是对于汉斯说来，这都是新奇的东西——比那本故事书上讲的东西要新奇得多。

老师每年被请到主人家里去吃两三次饭。他说这本故事书在那个贫穷的家里是多么重要，仅仅书里的两个故事就能使得他们高兴和快乐。那个病弱而聪明的孩子每次念起这些故事时，家里的人就变得深思和快乐起来。

当老师离开这公馆的时候，女主人塞了两块亮晶晶的银洋在他手里，请他带给小小的汉斯。

“应该交给爸爸和妈妈！”当老师把钱带来的时候，孩子说。

于是园丁奥列和园丁叔斯玎说：“跛子汉斯也带来报酬和幸福！”

两三天以后，当爸爸妈妈正在公馆的花园里工作的时

候，主人和马车在门外停了下来。走进来的是那位好心肠的太太;她很高兴,她的圣诞节礼物居然带给孩子和他的父母那么多的安慰和快乐。

她带来了细面包、水果和一瓶糖浆。不过她送给汉斯的最可爱的一件东西是一只关在金笼子里的小黑鸟。它能唱出相当好听的歌。雀笼子是放在一个旧衣柜上的，离这孩子的床不远：他既能望望它,也可以听听它的歌。的确,在外面路上走的人都能听到它的歌声。

园丁奥列和园丁叔斯玎回到家来的时候，太太已经走了。他们看见汉斯一副高兴的样子,不过他们也觉得,他所得到的这件礼物却会带来麻烦。

“有钱人总是看得不很远的！”他们说。“我们还得照顾这只鸟儿。跛子汉斯是没有办法做这事情的。结果它一定会被猫儿抓去吃掉了！”

八天过去了，接着又有八天过去了。这时猫儿已经到房间里来过好几次；它并没有把鸟儿吓坏,更没有伤害它。于是一件大事情发生了。时间是下午。爸爸妈妈和别的孩子都去做工作去了，汉斯单独一个人在家。他手里拿着那本故事书,正在读一个关于渔妇的故事:她得到了她所希望

的一切东西。她希望做一个皇帝，于是她就做了一个皇帝。但是她接着就想做善良的上帝——于是她马上又坐到她原来的那个泥巴沟里去。

这个故事跟鸟儿和猫儿没有什么关系，不过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他正在读这故事。他后来永远也忘记不了。

鸟笼是放在衣柜上；猫是站在地板上，正在用它一双绿而带黄的眼睛盯着鸟儿。猫儿的脸上有一种表情，似乎是在对鸟儿说："你是多么可爱啊！我真想吃你！"

汉斯懂得这意思，因为他可以在猫的面孔上看得出来。

"猫儿，滚开！"他大声说。"请你从房里滚出去！"

它似乎正在准备跳。

汉斯没有办法走近它。除了他的那件最心爱的宝物——故事书——以外，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向它扔去。他把它扔过去，不过书的装订已经散了，封皮飞向一边，书本身和书页飞向另一边。猫儿在房间里慢慢地向后退了几步，盯着汉斯，好象是说：

"小小的汉斯，请你不要干涉这件事！我可以走，也可以跳，你哪一样也不会！"

汉斯双眼盯着猫儿，心中感到非常不安，雀子也很焦

急。附近也没有什么人可以喊。猫儿似乎了解到了这种情况；它又准备再跳。汉斯挥动着被单，因为他还可以使他的手。但是猫儿对于被单一点也不在乎。当被单扔到它旁边来、没有发生一点作用的时候，它一纵就跳上椅子，站在窗台上，离鸟儿更近了。



汉斯感到他身体里的血在沸腾。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自己，他只是想着猫儿和鸟儿。这孩子没有办法跳下床来，没有办法用腿站着，更不用说走路了。当他看见猫儿从窗台上跳到柜子上、把鸟笼推翻了的时候，他的心似乎在旋转。鸟儿在笼子里疯狂地飞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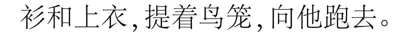
汉斯尖叫了一声。他感到身体里有一种震动。这时他也顾不了什么，就从床上跳下来，向衣柜跑过去，把笼子一把抓住——鸟儿已经吓坏了。他手里拿着笼子，跑出门外，

一直向大路上跑去。

这时眼泪从他的眼睛里流出来了。他喜得发狂，高声地喊:“我能走路了！我能走路了！”

他现在恢复他的健康了。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而现在却在他身上发生了。

小学老师住得离这儿不远。汉斯打着赤脚，只穿着衬衫和上衣,提着鸟笼,向他跑去。



“我能走路了！”他大声说。“我的上帝啊！”

于是他快乐得哭起来了。

园丁奥列和园丁叔斯玎的家里现在充满了快乐。

“我们再也遇不到比这还快乐的日子！”他们两人齐声说。

汉斯被喊到那个公馆里去。这条路他好几年没有走了。他所熟识的那些树和硬果灌木林似乎在对他点头,说:“日安,汉斯！欢迎你到这儿来！”太阳照在他的脸上,也照进他的心里。

公馆里的主人——一对年轻幸福的夫妇——叫他跟他

们坐在一起。他们的样子很高兴，好象他就是他们家庭的一员似的。

最高兴的是那位太太，因为她曾经送给他那本故事书和那只歌鸟——这鸟儿事实上已经死了，吓死了，不过它曾经使他恢复了健康；那本故事书也使他和他的父母得到启示。他现在还保存着这本书；他要读它——不管他的年纪变得多大，他都要读它。从此以后，他在家里也是一个有用的人了。他要学一行手艺，而他所喜欢的是当一个钉书工人。他说："因为这样我就可以读到所有的新书啦！"

这天下午，女主人把他的爸爸和妈妈都喊去。她和她的丈夫都谈论过关于汉斯的事情。他是一个聪明的好孩子，喜欢读书，也有欣赏的能力。上帝总会成全好事的。

爸爸妈妈这天晚上从那个农庄里回到家里，非常高兴，特别是叔斯玎。不过一个星期以后，她哭起来了，因为小汉斯要离开家。他穿着新衣服，他是一个好孩子；但是现在他要横渡大海，远远地到一个学校里去，而且还要学习拉丁文。他们要在许多年以后才能再看见他。

他没有把那本故事书带去，因为爸爸妈妈要把它留下来作为纪念。爸爸常常读它，但是只读那两篇故事，因为他

懂得这两篇。

他们接到汉斯的信——一封比一封显得快乐。他是跟可爱的人住在一起,生活得很好。他最喜欢上学校读书,因为值得学习和知道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他希望在学校里住一百年，然后再成为一个教师。

“我们只希望我们那时还活着!”爸爸妈妈说。他们紧握着手，似乎是心照不宣。

“请想想汉斯这件事情吧!”奥列说。“上帝也想起穷人家的孩子！而且事情恰恰发生在跛子身上！这不是很象汉斯从那本故事书中念给我们听的一个故事么?”

牙 痛 姑 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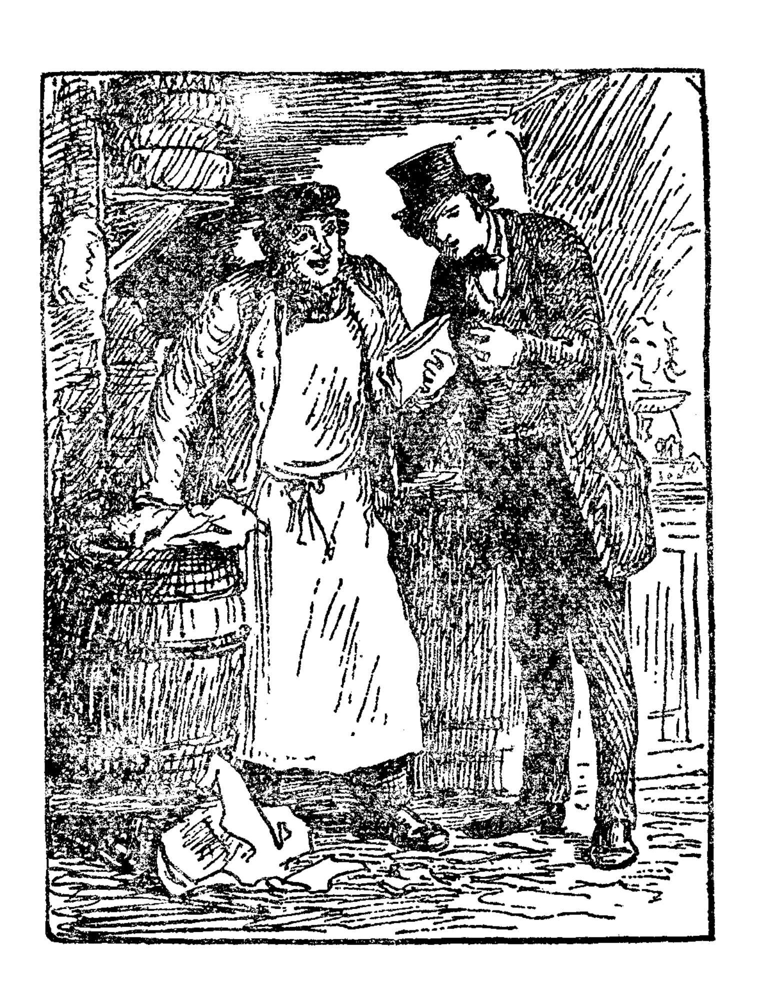
这个故事我们是从哪儿搜集来的呢？

你想知道吗？

我们是从一个装着许多旧纸的桶里搜集来的。有许多珍贵的好书都跑到熟菜店和杂货店里去了；它们不是作为读物，而是作为必需品呆在那儿的。杂货店包淀粉和咖啡豆需要用纸，包咸青鱼、黄油和干酪也需要用纸。写着字的纸也是可以有用的。

有些不应该呆在桶里的东西也都跑到桶里去了。

我认识一个杂货店里的学徒——他是一个熟菜店老板的儿子。他是一个从地下储藏室里升到店面上来的人。他阅读过许多东西——杂货纸包上印的和写的那类东西。他收藏了一大堆有趣的物件，其中包括一些忙碌和粗心大意的公务员扔到字纸篓里去的重要文件，这个女朋友写给那个女朋友的秘密信，造谣中伤的报告——这是不能流传、而且任何人也不能谈论的东西。他是一个活的废物收集机



构；他所收集的作品不能算少，而且他的工作范围也很广。他既管理他父母的店，也管理他主人的店。他收集了许多值得一读再读的书或书中的散页。

他曾经把他从桶里——大部分是熟菜店的桶里——收集得来的抄本和印刷物拿给我看。有两三张散页是从一个较大的作文本子上扯下来的。写在它们上面的那些非常美丽和清秀的字体立刻引起我的注意。

“这是一个大学生写的！”他说。“这个学生住在对面，是一个多月以前死去的。人们可以看出，他曾经害过很厉害的牙痛病。读读这篇文章倒是蛮有趣的！这里不过是他所写的一小部分。它原来是整整一本，还要多一点。那是我父母花了半磅绿肥皂的代价从这学生的房东太太那里换来的。这就是我所救出来的几页。”

我把它们借来读了一下。现在我把它发表出来。

它的标题是：

牙 痛 姑 妈

1

小时候，姑妈给我糖果吃。我的牙齿应付得了，没有烂

掉。现在我长大了，成为一个学生。她还用甜东西来惯坏我，并且说我是一个诗人。

我有点诗人气质,但是还不够。但我在街上走的时候,我常常觉得好象是在一个大图书馆里散步。房子就象是书架,每一层楼就好象放着书的格子。这儿有日常的故事,有一部好的老喜剧，关于各种学科的科学著作；那儿有黄色书刊和优良的读物。这些作品引起我的幻想，使我作富于哲学意味的沉思。

我有点诗人气质，但是还不够。许多人无疑地也会象我一样,具有同等程度的诗人气质;但他们并没有戴上写着“诗人”这个称号的徽章或领带。

他们和我都得到了上帝的一件礼物——一个祝福。这对于自己很够，但是要再转送给别人却又不足。它来时象阳光,具有灵魂和思想。它来时象花香,象一支歌；我们知道和记得起它，但是却不知道它来自什么地方。

前天晚上，我坐在我的房间里,渴望读点什么东西,但是我既没有害，也没有报纸。这时有一片新鲜的绿叶从菩提树上落下来了。风把它从窗子里吹到我身边来。我望着散布在它上面的许多叶纹。一只小虫在这上面爬，好象它

对这片叶子要作深入的研究似的。这时我就不得不想起了人类的智慧。我们也在叶子上爬,而且也只知道这叶子,但是却喜欢谈论整棵大树、根子、树干、树顶。这整棵大树包括上帝、世界和永恒,而在这一切之中我们只知道这一小片叶子!

当我正在坐着的时候，米勒姑妈来看我。

我把这片叶子和上面的爬虫指给她看，同时把我的感想也告诉她。她的眼睛马上就亮起来了。



“你是一个诗人！”她说，“可能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诗人！如果我能活着看到这，我死也瞑目。自从造酒人拉斯木生入葬以后，我老是被你的强大的想象所震惊。”

米勒姑妈说完这话，就吻了我一下。

米勒姑妈是谁呢？造酒人拉斯木生是谁呢？

2

我们小孩子把妈妈的姑妈也叫做“姑妈”；我们没有别的名字喊她。

她给我们果子酱和糖吃，虽然这对我们的牙齿是有害的。不过她说，在可爱的孩子面前，她的心是很软的。孩子是那么心爱糖果，一点也不给他们吃是很残酷的。

我们就为了这事喜欢姑妈。

她是一个老小姐；据我所能记忆得起的，她永远是那么老！她的年岁是不变的。

早年，她常常吃牙痛的苦头。她常常谈起这件事，因此她的朋友造酒人拉斯木生就幽默地把她叫做“牙痛姑妈”。

最后几年他没有酿酒；他靠利息过日子。他常常来看姑妈；他的年纪要比她大一点。他没有牙齿，只有几根黑黑的牙根。

他对我们孩子说，他小时吃糖太多，因此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姑妈小时候倒是没有吃过糖的，所以她有非常可爱的白牙齿。

她把这些牙齿保养得非常好。造酒人拉斯木生说，她从不把牙齿带着一起去睡觉[①]！

我们孩子们都知道，这话说得太不厚道；不过姑妈说他并没有什么别的用意。

有一天上午吃早饭的时候，她谈起她在晚上做的一个恶梦：她有一颗牙齿落了。

“这就是说，”她说，“我要失去一个真正的朋友。”

“那是不是一颗假牙齿？”造酒人说，同时微笑起来。“要是这样的话，那么这只能说你失去了一个假朋友！”

“你真是一个没有礼貌的老头儿！”姑妈生气地说——我从前没有看到她象这样过，以后也没有看到她象这样过。

后来她说，这不过是她的老朋友开的一个玩笑罢了。他是世界上一个最高尚的人；他死去以后，一定会变成天上上

① 指假牙齿，因为假牙齿在睡觉前总是取出来的。

帝的一个小安琪儿。

这种改变使我想了很久；我还想，他变成了安琪儿以后，我会不会再认识他。

那时姑妈很年轻，他也很年轻，他曾向她求过婚。她考虑得太久了，她坐着不动，坐得也太久了，结果她成了一个老小姐，不过她永远是一个忠实的朋友。

不久造酒人拉斯木生就死了。

他被装在一辆最华贵的柩车上运到墓地里去。有许多戴着徽章和穿着制服的人为他送葬。

姑妈和我们孩子们站在窗子旁边哀悼，只有鹳鸟在一星期以前送来的那个小弟弟没有在场①。

柩车和送葬人已经走过去了，街道也空了，姑妈要走，但是我却不走。我等待造酒人拉斯木生变成安琪儿。他既变成了上帝的一个有翅膀的孩子，他一定会现出来的。

“姑妈！”我说。“你想他现在会来吗？当鹳鸟再送给我们一个小弟弟的时候，它也许会把安琪儿拉斯木生带给我们吧？”

---

① 根据丹麦民间传说，新生的小孩子是鹳鸟送来的。

姑妈被我的幻想所震动；她说："这个孩子将来要成为一个伟大的诗人！"当我在小学读书的整个期间，她重复地说这句话，甚至当我受了坚信礼以后，进了大学，她还说这句话。

过去和现在，无论在诗痛方面或在牙痛方面，她总是最同情我的朋友。这两种病我都有。

"你只须把你的思想写下来，"她说，"放在抽屉里。尚·保罗①曾经这样做过；他成了一个伟大的诗人，虽然我并不怎样喜欢他，因为他并不使人感到兴奋！"

跟她作了一番谈话以后，有一天夜里，我在苦痛中和渴望中躺着，迫不及待地希望成为姑妈在我身上所发现的那个伟大诗人。我现在躺着害"诗痛"病，不过比这更糟糕的是牙痛。它简直把我摧毁了。我成为一条痛得打滚的蠕虫，脸上贴着一包草药和一张芥子膏药。

"我知道这味道！"姑妈说。

她的嘴边上现出一个悲哀的微笑；她的牙齿白得发亮。

---

① 尚·保罗（Jean Paul）是德国作家 Jean Paul Frederich Richter（1763—1825）的笔名，著作很多。他曾经想靠创作为生，结果拉了一身债。为了逃避债主，他离开了故乡，过着极端穷困的生活。

不过我要在姑妈和我的故事中开始新的一页。

3

我搬进一个新的住处，我在那儿住了一月。我跟姑妈谈起这事情。

“我是住在一个安静的人家里。即使我把铃按三次，他们也不理我。除此以外，这倒真是一个热闹的房子，充满了风雨声和人的闹声。我是住在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每次车子进来或者出去，墙上挂着的画就要震动起来。门也响起来，房子也摇起来，好象发生了地震似的。假如我是躺在床上的话，震动就透过我的四肢，不过据说这可以锻炼我的神经。当风吹起的时候——这地方老是有风的——窗钩就摆来摆去，在墙上敲打。风吹来一次，邻居的门铃就响一下。

“我们屋子里的人是分批回来的，而且总是晚间很晚的时候，直到夜深以后很久。住在这上面一层楼的一个房客白天在外面教低音簧；他回来得最迟。他在睡觉以前总要作一次半夜的散步；他的步子很重，而且穿着一双有钉的靴子。

“这儿没有双层的窗子，但是却有破碎的窗玻璃，房东

太太在它上面糊一层纸。风从隙缝里吹进来，象牛虻的嗡嗡声一样。这是一个催眠曲。等我最后睡下了，马上一只公鸡就把我吵醒了。住在地下室里的人，关在鸡埘里的公鸡和母鸡在喊：天快要亮了。小矮马因为没有马厩，是系在楼梯底下的储藏室里的。它们一转动就碰着门和门玻璃。

“天亮了。门房跟他一家人一起睡在顶楼上；现在他哗啦哗啦走下楼梯来。他的木鞋发出呱达呱达的响声，门也在响，屋子在震动。这一切完了以后，楼上的房客就开始做他的早操。他每只手举起一个铁球，但是他又拿不稳。球一次又一次地滚下来。在这同时，屋子里的小家伙要出去上学校；他们又叫又跳地跑下楼来。我走到窗子旁边，把窗子打开，希望呼吸到一点新鲜空气。当我能呼吸到一点的时候，当屋子里的少妇们没有在肥皂泡里洗手套的时候（她们靠这过生活），我是感到很愉快的。此外，这是一座可爱的房子，我是跟一个安静的家庭住在一起。”

这就是我对姑妈所作的关于我的住房的报告。我把它描写得比较生动；口头的叙述比书面的叙述能够产生更新鲜的效果。

“你是一个诗人！”姑妈大声说。“你只须把这话写下

来，你就会跟迭更斯一样有名！是的，你真使我感到兴趣！你讲的话就象绘出来的画！你把房子描写得好象人们亲眼看见过似的！这叫人发抖！请把诗再写下去吧！请放一点有生命的东西进去吧——人，可爱的人，特别是不幸的人！”

我真的把这座房子描绘了出来，描绘出它的响声和闹声，不过文章里只有我一个人，而且没有任何行动——这一点到后来才有。

4

这正是冬天，夜戏散场以后。天气坏得可怕，大风雪使人几乎没有办法向前走一步。

姑妈在戏院里，我要把她送回家去。不过单独一人行路都很困难，当然更说不上来陪伴别人。出租马车大家一下就抢光了。姑妈住得离城很远，而我却住在戏院附近。要不是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倒可以呆在一个岗亭里，等等再说。

我们蹒跚地在深雪里前进，四周全是乱舞的雪花。我搀着她，扶着她，推着她前进。我们只跌下两次，每次都跌得很轻。

我们走进我屋子的大门。在门口我们把身上的雪拍了几下，到了楼梯上我们又拍了几下；不过我们身上还有足够

的雪把前房的地板盖满。

我们脱下大衣和下衣以及一切可以脱掉的东西。房东太太借了一双干净袜子和一件睡衣给姑妈穿。房东太太说这是必须的；她还说——而且说得很对——这天晚上姑妈不可能回到家里去，所以请她在客厅里住下来。她可以把沙发当做床睡觉。这沙发就在通向我的房间的门口，而这门是经常锁着的。

事情就这样办了。

我的炉子里烧着火，桌子上摆着茶具。这个小小的房间是很舒服的——虽然没有象姑妈的房间那样舒服，因为在她的房间里，冬天门上总是挂着很厚的帘子，窗上也挂着很厚的帘子，地毯是双层的，下面还垫着三层纸。人坐在这里面就好象坐在盛满了新鲜空气、塞得紧紧的瓶子里一样。刚才说过了的，我的房间也很舒服。风在外面呼啸。

姑妈很健谈。关于青年时代、造酒人拉斯木生和一些旧时的记忆，现在都涌现出来了。

她还记得我什么时候长第一颗牙齿，家里的人是怎样的快乐。

第一颗牙齿！这是天真的牙齿，亮得象一滴白牛奶——

它叫做乳牙。

一颗出来了，接着好几颗，最后一整排都出来了。一颗联结一颗，上下各一排——这是最可爱的童齿，但还不能算是前哨，还不是真正可以使用一生的牙齿。

它们都生出来了。接着慧牙也生出来了——它们是守在两翼的人，而且是在痛苦和困难中出生的。

它们又落掉了，一颗一颗地落掉了！它们服务的期间没有满就落掉了，甚至最后一颗也落掉了。这并不是节日，而是悲哀的日子。

于是一个人老了——即使他在心情上还是年青的。

这种思想和谈话是不愉快的，然而我们却还是谈论着这些事情，我们回到儿童时代，谈论着，谈论着……钟敲了十二下，姑妈还没有回到隔壁的那个房间里去睡觉。

“我的甜蜜的孩子，晚安！”她高声说。“我现在要去睡觉了，好象我是睡在我自己的床上一样！”

于是她就去休息了，但是屋里屋外却没有休息；狂风把窗子吹得乱摇乱动，打着垂下的长窗钩，接着邻家后院的门铃就响起来了。楼上的房客也回来了。他上上下下地作了一番夜半的散步，然后扔下他的靴子，于是爬到床上去睡

觉。不过他的鼾声很大,耳朵尖的人可以隔着楼板听得见。

我没有办法睡着，我不能安静下来。风暴也不愿意安静下来：它是非常地活跃。风用它的那套老办法吹着和唱着;我的牙齿也开始活跃起来:它们也用它们的那套老办法吹着和唱着。这带来一阵牙痛。

一股阴风从窗子那儿飘进来。月光照在地板上。随着风暴中的云块一隐一现，月光也一隐一现。月光和阴影也是不安静的。不过最后阴影在地板上形成一件东西。我望着这种动着的东西，感到有一阵冰冷的风袭来。

地板上坐着一个瘦长的人形，很象小孩子用石笔在石板上画出的那种东西。一条瘦长的线代表身体；两条线代表两个手臂，每条腿也是一划，头是多角形的。

这形状马上就变得更清楚了。它穿着一件长礼服，很瘦，很秀气。不过这说明它是属于女性的。

我听到一种嘘嘘声。这是她呢，还是窗缝里发出嗡嗡声的牛虻呢?

不，这是她自己——牙痛太太——发出来的！她这位可怕的魔王皇后，愿上帝保佑，请她不要来拜访我们吧!

“这儿很好!”她作出嗡嗡声说。“这儿是一块很好的地

方——潮湿的地带，长满了青苔的地带！蚊子长着有毒的针，在这儿嗡嗡地叫；现在我也有这针了。这种针需要拿人的牙齿来磨快。牙齿在床上睡着的这个人的嘴里发出白光。它们既不怕甜，也不怕酸；不怕热，也不怕冷；也不怕硬果壳和梅子核！但是我却要摇撼它们，用阴风灌进它们的根里去，叫它们得着脚冻病！”

这真是骇人听闻的话，这真是一个可怕的客人，

“唉，你是一个诗人！”她说。“我将用痛苦的节奏为你写出诗来！我将在你的身体里放进铁和钢，在你的神经里安上线！”

这好象是一根火热的锥子在向我的颧骨里钻进去。我痛得直打滚。

“一次杰出的牙痛！”她说，“简直象奏着乐的风琴，象堂皇的口琴合奏曲，其中有铜鼓、喇叭、高音笛和慧齿里的低音大箫。伟大的诗人，伟大的音乐！”

她弹奏起来了，她的样子是可怕的——虽然人们只能看见她的手：阴暗和冰冷的手；它长着瘦长的指头，而每个指头是一件酷刑的器具。拇指和食指有一个刀片和螺丝钻子；中指头上是一个尖锥子，无名指是一个钻子，小指上有



蚊子的毒液。

“我教给你诗的韵律吧！”她说。“大诗人应该有大牙痛；小诗人应该有小牙痛！”

“啊，请让我做一个小诗人吧！”我要求着。“请让我什么也不是吧！而且我也不是一个诗人。我只不过是有做诗的阵痛，正如我有牙齿的阵痛一样。请走开吧！请走开吧！”

“我比诗、哲学、数学和所有的音乐都有力量，你知道吗？”她说。“比一切画出的形象和用大理石雕出的形象都

有力量！我比这一切都古老。我是生在天国的外边——风在这儿吹，毒菌在这儿生长。我叫夏娃在天冷时替我穿衣服，亚当也是这样。你可以相信，最初的牙痛可是威力不小呀！”

“我什么都相信！”我说。“请走开吧！请走开吧！”

“可以的，只要你不再写诗，永远不要再写在纸上、石板上、或者任何可以写字的东西上，我就可以放松你。但是假如你再写诗，我就又会回来的。”

“我发誓！”我说，“请让我永远再不要看见你和想起你吧！”

“看是会看见我的，不过比我现在的样子更丰满、更亲热些罢了！你将看见我是米勒姑妈，而我一定说：‘可爱的孩子，做诗吧。你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也许是我们所有的诗人中一个最伟大的诗人！’不过请相信我，假如你做诗，我将把你的诗配上音乐，同时在口琴上吹奏出来！你这个可爱的孩子，当你看见米勒姑妈的时候，请记住我！”

于是她就不见了。

在我们分手的时候，我的颧骨上挨了一锥，好象给一个火热的锥子钻了一下似的。不过这一忽儿就过去了。我好

象是飘在柔和的水上；我看见长着宽大绿叶子的白睡莲在我下面弯下和沉下去了，萎谢和消逝了。我和它们一起下沉，在安静和平中消逝了。

“死去吧，象雪一样地融化吧！”水里发出歌声和响声，“蒸发成为云块，象云块一样地飘走吧！”

伟大和显赫的名字，飘扬着的胜利的旗子，写在蜉蝣翅上的不朽的专利证，都在水里映到我的眼前来。

昏沉的睡眠，没有梦的睡眠。我既没有听到呼啸的风，砰砰响的门，邻居的铃声，也没有听见房客做重体操的声音。

多么幸福啊！

这时一阵风吹来了，姑妈没有上锁的房门敞开了。姑妈跳起来，穿上衣服，扣上鞋子，跑过来找我。

她说，我睡得象上帝的安琪儿，她不忍心把我喊醒。

我自动地醒了，把眼睛睁开。我完全忘记了姑妈就在这屋子里。不过我马上就记起来了，我记起了牙痛的幽灵。梦境和现实混成一片。

“我们昨夜道别以后，你没有写一点什么东西吗？”她问。“我倒希望你写点呢！你是我的诗人——你永远是

这样！”

我觉得她在暗暗地微笑。我不知道，这是爱我的那个好姑妈呢，还是那位在夜里得到了我的诺言的可怕的姑妈。

“甜蜜的孩子，你写诗没有？”

“没有！没有！”我大声说。“你真是米勒姑妈吗？”

“还有什么别的姑妈呢？”她说。

这真是米勒姑妈。

她吻了我一下，坐进一辆马车，回家去了。

我把这儿所写的东西都写下来了，这不是用诗写的，而且这永远不能印出来……

稿子到这儿就中断了。

我的年轻朋友——这位未来的杂货店员——没有办法找到遗失的部分。它包着熏鲭鱼、黄油和绿肥皂在世界上失踪了。它已经完成了它的任务。

造酒人死了，姑妈也死了，学生也死了——他的才华都到桶里去了：这就是故事——关于牙痛姑妈的故事——的结尾。

老上帝还没有灭亡

这是一个礼拜天的早晨，射进房间里来的阳光是温暖的，明朗的。柔和的新鲜空气从敞着的窗子流进来。在外面，在上帝的蓝天下，田野和草原上都长满了植物，开满了花朵；所有的小鸟儿都在这里欢乐地唱着歌。外面是一片高兴和愉快的景象，但屋子里却充满了愁苦和悲哀。甚至那位平时总是兴高采烈的主妇，这一天也坐在早餐桌旁边显得愁眉不展。最后她站起来，一口饭也没有吃，揩干眼泪，向门那儿走去。

从表面上看来，上天似乎是对这个屋子降下了灾难。国内的生活程度很高，粮食的供应又不足；捐税不断地在加重，屋子里的资财在一年一年地减少。最后，这里已经没有什么东西了，只剩下穷困和悲哀。这种情况一直把丈夫压得喘不过气来。他本来是一个勤俭和安分守己的公民；现在他一想到未来就感到毫无出路。的确，有好几次他想结束他这个愁苦而无安慰的生活。他的妻子，不管心情是多

么好，不管她讲什么话，却无法帮助他。他的朋友，不管替他出什么世故和聪明的主意，也安慰不了他。相反地，他倒因此更变得沉默和悲哀起来。因此不难理解，他的可怜的妻子最后也不得不失去了勇气。不过她的悲哀却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我们马上就可以知道。

当丈夫看到自己的妻子也变得悲哀起来，而且还想离开这间屋子的时候，他就把她拉回来，对她说："你究竟有什么不乐意的事情？在你没有讲清楚以前，我不能让你出去。"

她沉默了一会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于是她说："嗨，亲爱的，昨天夜里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老上帝死掉了，所有的安琪儿都陪送他走进坟墓！"

"你怎么能想出、而且相信这样荒唐的事情呢？"丈夫说。"你还不知道，上帝是永不会死的吗？"

这个善良的妻子的面上露出了快乐的光芒。她热情地握着丈夫的双手，大声说："那么老上帝还是活着的！"

"当然是活着的！"丈夫回答说，"你怎能怀疑这件事呢？"

于是她拥抱他，朝他和蔼的眼睛里望——那里面充满了信任、和平和愉快的光。她说："不过，亲爱的，假如老上



帝还是活着的，那末我们为什么不相信他，不依赖他呢？他数过我们头上的每一根头发；如果我们落掉一根，他是没有不知道的。他叫田野上长出百合花，他让麻雀有食物吃，让乌鸦有东西抓！”

听完了这番话以后，丈夫就似乎觉得蒙着他的眼睛的那层膜翳现在被揭开了，束着他心的那根绳子被松开了。好

久以来他第一次笑了。他感到他虔诚的、亲爱的妻子对他所使的这个聪明的计策：这个办法使他恢复了他对上帝所失去的信心，使他重新有了依靠。射进这房里的阳光现在更和蔼地照到这对善良的人的脸上，熏风更凉爽地拂着他们颊上的笑容，小鸟儿更高声地唱出对上帝的感谢之歌。

神　　方

一位王子和一位公主现在还在度蜜月。他们感到自己非常幸福。只有一件事情使他们苦恼,那就是:怎样使他们永远象现在这样幸福。因此他们就想得到一个“神方”，用以防止他们夫妻生活中的不幸。他们常常听说深山的丛林里住着一位大家所公认的智者。对于在困苦和灾难中的人,他都能作出最好的忠告。于是这位王子和公主要特别去拜访他，同时把他们心里的事也对他讲了。这位智者了解到他们的来意以后就说:“你们可以到世界各国去旅行一下。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们碰到一对完全幸福的夫妇,你们可以向他们要一块他们贴身穿的衣服的布片。你们必须把这块布片经常带在身边。这是唯一有效的办法。”

王子和公主骑着马走了。不多久他们就听到一位骑士的名字。据说这位骑士和他的妻子过着最幸福的生活。他们来到他的公馆里,亲自问:他们的婚后生活是否真如传说的那样，过得非常美满。

“一点也不错！”对方回答说，“只有一件事：我们没有孩子！”

在这里是得不到“神方”了。王子和公主只好旅行得更远一点，去寻找绝对幸福的夫妇。

他们来到一个城市。他们听说这里住着一位市民：他和他的妻子过着极端亲爱的满足的生活。他们去拜访他，同时问他是不是象大家所说的一样，过着真正美满的婚后生活。

“对，我过着这样的生活！”这人说，“我的妻子和我共同过着最美满的生活，只可惜我们的孩子太多了——他们给我们带来许多苦恼和麻烦！”

因此在这人身上也找不出什么神方。王子和公主向更远的地方去旅行，不断地探问是否有幸福的夫妇，但是一对也找不到。

有一天，当他们正在田野和草场上走的时候，离开大路不远，他们遇见一个牧羊人。这人在快乐地吹一管笛子。正在这时候，他们看见一个女人一手抱一个孩子，一手牵一个孩子，在向他走来。牧羊人一看见她，就马上向她走去，向她致敬，同时把那个顶小的孩子接过来，吻一阵，然后又抚



摸一阵。牧羊人的狗向那男孩子跑过来，舔他的手，狂叫一阵，然后又高兴地狂跳一阵。在这同时，女人把她带来的食物拿出来，说："爸爸，过来，吃饭吧！"这男子坐下来，接过食物，把第一口让那个顶小的孩子吃，把剩下的分给男孩子和那只看羊狗。王子和公主亲眼看见、也亲耳听见这一切。他们走得更近了，对牧羊人这一家说："你们一定是大家所谓的最幸福、最满足的夫妇了吧？"

"对，我们是的！"丈夫回答说，"感谢上帝！没有哪个王子和公主能够象我们这样快乐！"

"请听着，"王子说，"我们有一件事要请求你帮助，你决不会后悔的。请你把你最贴身穿着的衣服撕一块给我们吧！"

听到这句话，牧羊人和他的妻子就惊奇地彼此呆呆地望着。最后牧羊人说："上帝知道，我们很愿意给你一块，不仅是布片，连整件衬衫或内衣都可以——只要我们有的话。不过我们连一件破衣都没有。"

王子和公主现在没有办法，只好再旅行到更远的地方去。最后，他们对于这种漫长而无结果的漫游感到厌倦起来了，因此他们就回到家里来。当他们经过那智者的茅屋的时

候,他们就责骂他,因为他所给的忠告是那么没有用。他们把旅行的经过全部告诉了他。

这位智者微笑了一下，说:“你们的旅行是真的没有结果吗？你们现在不是带着更丰富的经验回家来了吗?”

“是的,”王子回答说，“我已经体会到,‘满足’是这个世界上一件难得的宝贝。”

“我也学习到,”公主说,“一个人要感到满足，没有别的办法——自己满足就得了!”

于是王子拉着公主的手,互相望着,露出一种极端亲爱的表情。那位智者祝福他们，说:“你们在自己的心里已经找到了真正的‘神方’！好好地保留住它吧，这样,那个‘不满足’的妖魔就永远对你们无能为力了!”

寓言说这就是你呀

古代的聪明人发明了一个天才的办法，把真实的事情告诉人而不使人的面子下不来。你们知道，他们在人们面前托着一面神奇的镜子，把各色各样的动物和许多稀奇的东西都照出来，使人可以看出有趣而富有教育意义的图画。这些图画叫做寓言。当这些动物做了些聪明事或傻事的时候，人们都可以站在它们的立场设身处地地想一想：“寓言说这就是你呀！”这样，谁也就不会觉得丢面子了。我现在举一个例子吧：

从前有两座大山，每座山顶上有一个古堡。在下边的山谷里有一只饥饿的狗在跑。它一边跑，一边嗅，看有没有什么耗子或鹌鹑可吃。这时一个古堡里忽然吹起吃饭号来。狗立刻向山上跑，希望能得到一份饭食。不过当它跑到一半路的时候，号子就忽然停止吹了。这时另一个古堡里又有号声响起来。狗想：“在这里，恐怕我还没有跑到，大家就已经把饭都吃完了。可是在那里大家还不过刚刚开始吃饭。”



于是它就赶快跑下来，又向另一座山上跑去。不过起先一个号声又吹起来了，而第二个号声却忽然中止。狗马上又跑下来，向头一座山上跑。它这样不停地两边跑，直到两个号声都没有了为止。当然两个古堡里的饭也都吃完了。

现在请你想一想，古代的聪明人在这个寓言里表示出了一个什么意思呢？那个在两边跑来跑去、跑到精疲力竭的傻瓜会是谁呢？

哇 哇 报

树林里所有的鸟儿都坐在树枝上；树枝上的叶子并不少。但是他们全体还希望有一批新的、好的叶子——他们所渴望的那种批评性的报纸①。这种报纸在人类中间可是很多，多得只须有一半就够了。

歌鸟们希望有一个音乐批评家来赞美自己——同时也批评别人（这是必须的）。可是要找出一个公正的批评家来，他们却没有办法取得一致的意见。

“那必须是一只鸟儿，”猫头鹰说。他被选为主席，因为他是智慧之鸟。“我们不能在别种动物中挑选，只有海里的动物是例外。鱼儿能够飞，象鸟儿能在空中飞一样，不过他们也就是我们唯一的亲族了。但是在鱼儿和鸟儿之间，也还有些别的动物。”

这时鹳鸟就发言了。他嘴里咯咯地冒出一个声音来：

“在鱼儿和鸟儿之间，的确还有别的生物可选。我提议选沼泽地的孩子——青蛙。他们非常富于音乐感。他们在



静寂的森林里唱歌，就象教堂的钟声一样，弄得我老想往外跑！”鹳鸟说。“他们一开口唱，我的翅膀就痒起来了②。”

“我也提议选青蛙，”苍鹭说。“他们既不是鸟，也不是鱼，但是他们和鱼住在一起，而唱起来又象鸟儿。”

---

① 在丹麦文里“叶子”和“报纸”是同一个字：Blad。作者在这儿开了一个文字玩笑，中文无法译出来。

② 因为鹳鸟最喜欢吃青蛙。

“好，这算是有关音乐的部分，”猫头鹰说。“不过报纸还必须记载树林里一切美丽的事情。因此我们还必须有撰稿人。我们不妨把自己家里的每个成员考虑一下。”

于是小小的云雀就兴高采烈地唱起来了：“青蛙不能当编辑。不能，应该由夜莺来当！”

“不要叽叽喳喳乱叫！”猫头鹰说。“我命令你！我认识夜莺。我们都是夜鸟。他和我都不能当选。我们的报纸应该是一个贵族化或哲学化的报纸——一个上流社会的、由上流社会主持的报纸。当然它应该是一般人的机关报。”

他们一致同意，报纸的名称应该是“早哇哇”或“晚哇哇”——或者干脆叫它“哇哇①’。大家一致赞成最后这个名字。

这算是满足了树林里的一个迫切的需要。蜜蜂、蚂蚁和鼹鼠答应写关于工业和工程活动的文章，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有独特的见解。

杜鹃是大自然的诗人。他虽然不能算是歌鸟，但是对于普通人说来，他却是非常重要的。“他老是在称赞自己，他

---

① 原文是 Qvaek，即青蛙的，叫声“哇哇”。在丹麦文里它又有“乱讲”“胡说八道”的意思。作者似乎是在这儿讽刺一般报刊的批评家。

是鸟类中最虚荣的人，但他却是其貌不扬。”孔雀说。

绿头苍蝇到树林里来拜访报纸的编辑。

“我们愿意效劳。我们认识人类、编辑和人类的批评。我们把我们的蛆生在新鲜肉里，不到一昼夜，肉就腐烂了。为了对编辑效劳，在必要的时候，我们还可以把一个伟大的天才毁掉。如果一个报纸是一个政党的喉舌，它尽可以放粗暴些。如果你失去一个定户，你可以捞回十六个。你尽可以无礼，替别人乱起些绰号，嘲笑别人，象一些帮会里的年轻人那样用手指吹着口哨，这样你就可以成为一国的权威。”

“这个空中的流浪汉！”青蛙谈到鹳鸟时说。“我在小时



把他看得了不起，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当他在沼泽地里走着，谈起埃及的时候，我就不禁幻想起那些美妙的外国来。现在他再也引不起我的想象——那不过是一种事后的回音罢了。我现在已经变得更聪明、有理智和重要了——因为我在'哇哇'报上写批评文章。用我们最正确的字句和语言讲，我就是一个所谓'哇哇者'"。

"人类世界中也有这样人。关于这件事情，我正在为我们报纸的最后一页写一篇短论。"

书 法 家

从前有一个人，他的职务要求他写一手漂亮的字。他能满足他的职务的其他方面的要求，可是一手漂亮字他却写不出来。因此他就登了一个广告，要找一位会写字的人。应征的信很多，几乎可以装满一桶。但是他只能录取一个人。他把头一个应征的人录取了。这人写的一手字是象最好的打字机打出的一样漂亮。有职务的这位先生很有些写文章的才气。当他的文章用这样好看的字体写出来的时候，大家都说："写得真漂亮！"

"这是我的成绩，"写字的人说——他实际上是半文钱也不值。他把这些称赞听了一个星期以后，他就骄傲起来，也盼望自己成为那个有职务的人。

他的确也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书法教员，而且当他打着一个白领结去参加茶话会的时候，他的确也还象个样子。但是他却想写作，而且想把所有的作家打垮。于是他就写起关于绘画和雕刻、戏剧和音乐的文章来。



他写了一大堆可怕的废话。当这些东西写得太糟了的时候，他在第二天又写，说那是排字的错误。

事实上他所写的东西全是排字的错误，而且在排出的字中（这是一件不幸的事情），人们却看不出他唯一拿手的东西——漂亮的书法。

“我能打垮，也能赞扬。我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一个小小的上帝——也并不太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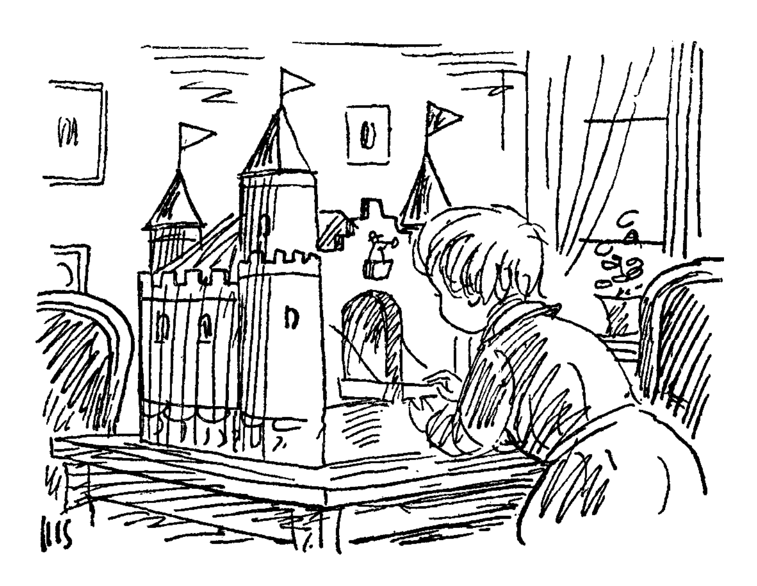
这的确是扯淡，而他却在扯淡中死去了。贝尔林报上登了有关他的讣告。他的那位能写童话的朋友把他描写得非常好——这本身就是一件糟糕的事情。

虽然他朋友的用意不坏，他一生的所作所为——胡说，叫喊，扯淡——毕竟还是一篇糟糕透顶的童话。

纸　　牌

人们能够用纸剪出和贴出多少可爱的东西来啊！小小的威廉就这样贴出了一个宫殿。它的体积很大，占满了整个桌面。它涂上了颜色，好象它就是用红砖砌的，而且还有发亮的铜屋顶呢。它有塔，也有吊桥；河里的水，朝下面一望，就好象是镜子——它的确也是镜子做的。在最高的那个塔上还有一个木雕的守塔人。他有一个可以吹的号筒，但是他却不去吹它。这个小孩子亲自拉起或放下吊桥，把锡兵放在它上面散步，打开宫殿的大门，朝那个宽大的宴会厅里窥望。厅里挂着许多镶在镜框里的画象。这都是从纸牌里剪出来的：红心、方块、梅花和黑桃等。国王的头上戴着王冠，手中拿着王节；皇后戴着面纱，一直垂到肩上。她的手里还拿着花。贾克拿着戟和摇摆着的羽毛。

有一天晚上，这个小家伙朝敞着的宫殿大门偷偷地向大厅里窥望。它的墙上挂着许多花牌。它们真象大殿上挂着的古老画象。他觉得国王似乎在用王节向他致敬，黑桃



皇后在摇着她手里的郁金香,红心皇后在举起她的扇子。四位皇后都客气地表示注意到了他。为了要看得仔细一点,他就把头更向前伸，结果撞着了宫殿,把它弄得摇动起来。这时红心、方块、梅花和黑桃的四位贾克就举起戟，警告他不要再向前顶，因为他的头太大了。

小家伙点点头，接着又点了一次。于是他就说:“请讲几句话吧！”但是花牌一句话也不说。不过当他对红心贾克点第三次头的时候，后者就从纸牌——它象一个屏风似地挂在墙上——里跳出来。他站在地中央，他帽子上的那

根羽毛摇动着，他手里拿着一根铁皮包着的长矛。

“你叫什么名字？”他问这个小家伙。“你有明亮的眼睛和整齐的牙齿，但是你的手却洗得不勤！”

这句话当然是说得不客气的。

“我叫威廉，”小家伙说。“这个宫殿就是属于我的，所以你就是我的红心贾克！”

“我是我的国王和皇后的贾克，不是你的！”红心贾克说。“我可以从牌里走出来，从宫殿里走出来；比起我来，我高贵的主人更可以走出来。我们可以一直走到广大的世界里去，不过我们已经出去厌了。坐在纸牌里，保持我们的本来面目，要比那样舒服和愉快得多。”

“难道你们曾经是真正的人吗？”小家伙问。

“当然是的！”红心贾克说，“不过不够好就是了。请你替我点一根蜡烛吧——最好是一根红的，因为这就是我的、也是我的主人的颜色。这样，我就可以把我们的故事告诉给宫殿所有人——因为你说过，你就是这个宫殿的所有人。不过请你不要打断我。如果我讲故事，我就得一口气讲完！”

于是他就讲了：

“这里有四个国王，他们都是兄弟；不过红心国王的年纪最大，因为他一生下来就有一个金王冠和金苹果，他立刻就统治起国家来。他的皇后生下来就有一把金扇子——你可以看得出来，她现在仍然有。他们的生活过得非常愉快，他们不须上学校，他们可以整天地玩耍。他们做出宫殿，又把它拆下来；他们毁掉锡兵，又和玩偶玩耍。如果他们要吃黄油面包，面包的两面总是涂满了黄油的，而且还撒了些红糖。那要算是一个最好的时候，不过人们把日子过得太好也就会生厌了。他们就是这样——于是方块就登基了！”

“结果是怎样呢？”小家伙问，不过红心贾克再也不开口了。他笔直地站着，望着那根燃着的红蜡烛。

结果就是如此。小家伙只好向方块贾克点头。他点了三次以后，方块贾克就从纸牌里跳出来，笔直地站着，说了这两个字：蜡烛！小家伙马上点起一根红蜡烛，放在他的面前。方块贾克举起他的戟致敬，同时把故事接着讲下去。我们现在把他的话一字不漏地引下来：

“接着方块国王就登基了！”他说，“这位国王的胸口上有一块玻璃，皇后的胸口上也有一块玻璃。人们可以望见他们的内心，而他们的内脏和普通人也没有什么两样。他们

是两个可爱的人，因此大家为他们建立了一个纪念碑。这个纪念碑竖了足足七年没有倒，虽然它是为了要永垂不朽而建立的。”

方块贾克敬了礼，于是就呆呆地望着那根红蜡烛。

小小的威廉还来不及点头，梅花贾克就一本正经地走下来了，正好象一只鹳鸟在草地上走路的那副样儿。纸牌上的那朵梅花也飞下来了，象一只鸟儿似地向外飞走，而且它的翅膀越变越大。它在他头上飞过去，然后又飞回到墙边的那个白纸牌上来，钻到它原来的位置上去。梅花贾克和前面的那两位贾克不同，没有要求点一根蜡烛就讲话了：

“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吃到两边涂满了黄油的面包的。我的国王和皇后是没有吃到过的。他们是最应该吃的，不过他们得先到学校里去学习国王不曾学过的东西。他们的胸口也有一块玻璃，不过人们看它的时候只是想知道它里面的机件出毛病没有。我了解情况，因为我一直就在为他们作事——我现在还在为他们作事，服从他们的命令。我听他们的话，我现在敬礼！”于是他就敬礼了。

威廉也为他点起一根蜡烛——一根雪白的蜡烛。

黑桃贾克忽然站出来了。他并没有敬礼，他的腿有点

跛。

“你们每个人都有了一根蜡烛，”他说，“我知道我也应该有一根！不过假如我们贾克都有一根，我们的主人就应该有三根了。我是最后一个到来，我们已经是很没有面子了，人们在圣诞节还替我起了一个绰号：故意把我叫做‘哭丧的贝尔①’，谁也不愿意我在纸牌里出现。是的，我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名字——说出来真不好意思：人们把我叫做‘烂泥巴’。我这个人起初还是黑桃国王的骑士呢，但现在我可是最末的一个人了。我不愿意叙述我主人的历史。你是这位宫殿的所有人，如果你想知道的话，请你自己去想象吧。不过我们是在下降，不是在向上升，除非有一天我们骑着枣红马向上爬，爬得比云还高。”

于是小小的威廉在每一个国王和每一个皇后面前点了三根蜡烛。骑士的大殿里真是大放光明，比在最华贵的龙廷里还要亮。这些高贵的国王和皇后们客客气气地彼此致敬，红心皇后摇着她的金扇子，黑桃皇后捻着她那朵金郁金香——它亮得象燃着的火，象燎着的焰花。这高贵的一群

① 因为它的颜色是黑的；原文是Sorto Peer，直译即“黑色的贝尔”。



跳到大殿中来，舞着，一忽儿象火光，一忽儿象焰花。整个的宫殿象一片焰火。威廉惊恐地跳到一边，大声地喊：“爸爸！妈妈！宫殿烧起来了！”宫殿在射出火花，在烧起来了：“现在我们骑着枣红马爬得很高，比云还要高，爬到最高的光辉灿烂中去。这正是合乎国王和皇后的身份。贾克们跟上来吧！”

是的，威廉的宫殿和他的花牌就这样完事了。威廉现在还活着，也常常洗手。

他的宫殿烧掉了，这不能怪他。

园丁和主人

离京城十四、五里地的地方，有一幢古老的房子。它的墙壁很厚，并有塔和尖尖的山形墙。

每年夏天，有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搬到这里来住。这是他们所有产业中最好和最漂亮的一幢房子。从外表上看，它好象是最近才盖的；但是它的内部却是非常舒适和安静。门上有一块石头刻着他们的族徽；这族徽的周围和门上的扇形窗上盘着许多美丽的玫瑰花。房子前面是一片整齐的草场。这儿有红山楂和白山楂，还有名贵的花——至于温室外面，那当然更不用说了。

这家还有一个很能干的园丁。看了这些花圃、果树园和菜园，真叫人感到愉快。老花园的本来面目还有一部分没有改动，这包括那剪成王冠和金字塔形状的黄杨树篱笆。篱笆后面有两棵庄严的古树。它们几乎一年四季都是秃光光的。你很可能以为有一阵暴风或者龙上水曾经卷了许多垃圾撒到它们身上去。不过每堆垃圾却是一个雀窠。

从古代起,一群喧闹的乌鸦和白嘴雀就在这儿做窠。这地方简直象一个鸟村子。鸟就是这儿的主人，这儿最古的家族,这屋子的所有者。在它们眼中,下面住着的人是算不了什么的。它们容忍这些步行动物存在，虽然他们有时放放枪，把它们吓得发抖和乱飞乱叫:“呱！呱！”

园丁常常对主人建议把这些老树砍掉，因为它们并不好看;假如没有它们,这些喧闹的鸟儿也可能会没有——它们可能迁到别的地方去。但是主人既不愿意砍掉树，也不愿意赶走这群鸟儿。这些东西是古时遗留下来的，跟房子有密切关系，不能随便去掉。

“亲爱的拉尔森，这些树是鸟儿的遗产,让它们住下来吧!”

园丁的名字叫拉尔森，不过这跟故事没有什么关系。

“拉尔森，你还嫌工作的空间不够多么？整个的花圃、温室、果树园和菜园，够你忙的呀!”

这就是他忙的几块地方。他热情地、内行地保养它们，爱护它们和照顾它们。主人都知道他勤快。但是有一件事他们却不瞒他:他们在别人家里看到的花儿和尝到的果子，统统都比自己花园里的好。园丁听到非常难过，因为他总

是想尽一切办法把事情做好的，而事实上他也尽了他最大的努力。他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也是一个工作认真的人。

有一天主人把他喊去，温和而严肃地对他说：前天他们去看过一位有名的朋友；这位朋友拿出来待客的几种苹果和梨子是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啧啧称赞，羡慕得不得了。这些水果当然不是本地产的，不过假如我们的气候准许的话，那么就应该设法把它们移植过来，让它们在此地开花结果。大家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因此园丁应该骑马去打听一下，这些苹果和



梨子是什么地方的产品，同时设法弄几根接枝来栽培。

园丁跟水果商非常熟，因为园里所种的水果，每逢主人吃不完，他就拿去卖给这个商人。

园丁到城里去，向水果商打听这些第一流苹果和梨子的来历。

“从你的园子里弄来的！”水果商说，同时把苹果和梨子拿给他看。他马上就认出来了。

嗨，园丁才高兴呢！他赶快回来，告诉主人说，苹果和梨子都是他们园子里的产品。

主人不相信。

“拉尔森，这是不可能的！你能叫水果商给你一个书面证明吗？”

这倒不难，他取来了一个书面证明。

“这真出乎意料！”主人说。

他们桌上每天摆着大盘的自己园子里产的这种鲜美的水果。他们有时还把这种水果整筐整桶送给城里城外的朋友，甚至还装运到外国去。这真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最近两个夏天是特别适宜于水果生长的；全国各地的收成都很好。

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主人参加宫廷里的宴会。他们在宴会中吃到了皇家温室里长的西瓜——又甜又香的西瓜。第二天主人把园丁喊进来。

“亲爱的拉尔森，请你向皇家园丁替我们弄点这种鲜美西瓜的种子来吧！”

“但是皇家园丁的瓜子是向我们要去的呀！”园丁高兴地说。

那么皇家园丁一定知道怎样用最好的方法培植出最好的瓜了！”主人回答说。“他的瓜好吃极了！”

“这样说来，我倒要感到骄傲呢！”园丁说。“我可以告诉您老人家，皇家园丁去年的瓜种得并不太好。他看到我们的瓜长得好，尝了几个以后，他就定了三个，叫我送到宫里去。”

“拉尔森，切记不要以为这就是我们园里产的瓜啦！”

“我有根据！”园丁说。

于是他向皇家园丁要来一张字据，证明皇家餐桌上的西瓜是这位贵族园子里的产品。

这在主人看来真是一桩惊人的事情。他们并不保守秘密。他们把字据给大家看。他们把西瓜子到处分送，正如



他们从前分送接枝一样。

关于这些接枝，他们后来听说成绩非常好，都结出了鲜美的果子，而且还以他们的园子命名。这名字现在在英文、德文和法文里都可以读到。

这是谁也没有料到的事情。

“我们只希望园丁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就得了，”主人说。

不过园丁有另一种看法：他要让大家都知道他的名字——全国一个最好的园丁。他每年设法在园艺方面创造

出一点特别好的东西来，而且事实上他也做到了。不过他常常听人说，他最先培养出的一批果子,象苹果和梨子,的确是最好的；但以后的品种就差得远了。西瓜确确实实是非常好的，不过这是另外一回事。草莓也可以说是很鲜美的，但并不比别的园子里产的好多少。有一年他种萝卜失败了,这时人们只谈论着这倒霉的萝卜,而对别的好东西却一字不提。

看样子,主人说这样话的时候,心里似乎倒感到很舒服的:“亲爱的拉尔森，今年的运气可不好啊!”

他们似乎觉得能说出“今年的运气可不好啊!”这句话，是一桩愉快的事情。

园丁每星期到各个房间里去换两次鲜花；他把这些花布置得非常艺术,使它们的颜色互相辉映,以衬托出它们的鲜艳。

“拉尔森,你这个人很艺术,”主人说,“这是我们的上帝给你的一种天才，不是你本身就有的!”

有一天园丁拿着一个大水晶杯子进来，里面浮着一片睡莲的叶子。叶子上有一朵象向日葵一样的鲜艳的蓝花——它的又粗又长的梗子浸在水里。

“印度的莲花！”主人不禁发出一个惊奇的叫声。

他们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花。白天它被放在阳光里，晚间它得到人造的阳光。凡是看到它的人都认为它是出奇的美丽和珍贵，甚至这国家里最高贵的一位小姐都这样说。她就是公主——一个聪明和善的人。

主人荣幸地把这朵花献给她。于是这花便和她一道到宫里去了。

现在主人要亲自到花园里去摘一朵同样的花——如果他找得到的话。但是他却找不到。因此他就把园丁喊来，问他在什么地方弄到这朵蓝莲花的。

“我们怎么也找不到！”主人说。“我们到温室去过，到花园的每一个角落里去过！”

“唔，你当然在这些地方找不到的！”园丁说。“它是菜园里的一种普通花！不过，老实讲，它不是够美么？它看起来象仙人掌，事实上它不过是朝鲜蓟开的一朵花。”

“你早就该把实情告诉我们！”主人说。“我们以为它是一种稀有的外国花。你在公主面前拿我们开了一个大玩笑！她一看到这花就觉得它很美，但是她却不认识它。她对于植物学很有研究，不过科学和菜蔬是联系不上来的。拉尔

森，你怎么会想起把这种花送到房间里来呢？我们现在成了一个笑柄！”

于是这朵从菜园里采来的美丽的蓝花，就从客厅里拿走了，因为它不是客厅里的花。主人对公主作了一番道歉，同时告诉她说，那不过是一朵菜花，园丁一时心血来潮，把它献上，他已经把园丁痛骂了一顿。

“这样做是不对的！”公主说。“他叫我们睁开眼睛看一朵我们从来不注意的、美丽的花。他把我们想不到的美指给我们看！只要朝鲜蓟开花，御花园的园丁每天就得送一朵到我房间里来！”

事情就这样照办了。

主人告诉园丁说，他现在可以继续送新鲜的朝鲜蓟到房间里来。

“那的确是美丽的花！”男主人和女主人齐声说。“非常珍贵！”

园丁受到了称赞。

“拉尔森喜欢这一套！”主人说。“他简直是一个惯坏了的孩子！”

秋天里，有一天起了一阵可怕的暴风。暴风吹得非常

厉害，一夜就把树林边上的许多树连根吹倒了。一件使主人感到悲哀——是的，他们把这叫做悲哀——但使园丁感到快乐的事情是：那两棵布满了雀窠的大树被吹倒了。人们可以听到乌鸦和白嘴雀在暴风中哀鸣。屋子里的人说，它们曾经用翅膀打过窗子。

“拉尔森，现在你可高兴了！”主人说。“暴风把树吹倒了，鸟儿都迁到树林里去了，古时的遗迹全都没有了，所有痕迹和纪念都不见了！我们感到非常难过！”

园丁什么话也不说，但是他心里在盘算着他早就想要做的一件事情：怎样利用他从前没有办法处理的这块美丽的、充满了阳光的土地。他要使它变成花园的骄傲和主人的快乐。

大树在倒下的时候把老黄杨树篱笆编成的图案全都毁掉了。他在这儿种出一片浓密的植物——全都是从田野和树林里移来的本乡本土的植物。

别的园丁认为不能在一个府邸花园里大量种植的东西，他却种植了。他把每种植物种在适宜的土壤里，同时根据各种植物的特点种在阴处或有阳光的地方。他用深厚的感情去培育它们，同时它们也长得非常茂盛。

从瑟兰荒地上移来的杜松，在形状和颜色方面长得跟意大利柏树没有什么分别；柔润和多刺的冬青；不论在寒冷的冬天或炎暑的夏天里，总是青翠可爱。前面一排长着的是各种各色的凤尾草：有的象棕榈树的孩子，有的象我们叫做“维纳斯①的头发”的那种又细又美的植物的父母。这儿还有人们所瞧不起的牛蒡；它是那么新鲜美丽，人们简直可以把它扎进花束中去。牛蒡是种在干燥的高地上的；在较低的潮地上则种着鼓冬。这也是一种被人所瞧不起的植物，但它纤秀的梗子和宽大的叶子使它显得非常雅致。五、六尺高的毛蕊花，开着一层一层的花朵，昂然地立着，象一座有许多枝干的大烛台。这儿还有车叶草、樱草花、铃兰花、野水芋和长着三片叶子的、美丽的酢酱草。它们真是好看。

“从法国土地上移植过来的小梨树，支在铁丝架上，成行地立在前排。它们得到充分的阳光和培养，因此很快就结出了水汪汪的大果子，好象是本国产的一样。

在原来是两株老树的地方，现在竖起了一根很高的旗杆，上边飘着丹麦国旗。旗杆旁边另外有一根杆子，在夏天

① 维纳斯：希腊神话中爱和美的女神。

和收获的季节，它上面悬着啤酒花藤和它香甜的花球。但是在冬天，根据古老的习惯，它上面挂着一束燕麦，好使天空的飞鸟在欢乐的圣诞节能够饱吃一餐。

“拉尔森越老越感情用事起来，”主人说。“不过他对我们是真诚和忠心的。”

新年的时候，城里有一个画刊登载了一幅关于这幢老房子的画片。人们在画中可以看到旗杆和为雀子过欢乐的圣诞节而挂起的那一束燕麦。画刊上说，尊重一个古老的风俗是一种美丽的行为，而且这对于一个古老的府邸说来，是很相称的。

“这全是拉尔森的成绩，”主人说：“人们为他大吹大擂。他是一个幸运的人！我们因为有了他，也几乎要感到骄傲了！”

但是他们却不感到骄傲！他们觉得自己是主人，他们可以随时把拉尔森解雇。不过他们没有这样做，因为他们是好人——而他们这个阶级里也有许多好人——这对于象拉尔森这样的人说来也算是一桩幸事。

是的，这就是“园丁和他的主人”的故事。

你现在可以好好地想一想。

译 后 记

烛（Lysene）发表于一八七一年。安徒生说，“这是根据真事所写成的一个故事”。最难使人相信的事情（Dot Utroligste）发表于一八七一年，也是“有实际根据”的一个故事。全家人讲的话（Hvad hele Familien sagde），舞吧，舞吧，我的玩偶（Dandse，dandse Dukko min），请你去问亚玛加的女人（Spørg Amagermo’er），海蟒（Den store Søslange）都发表于一八七一年；最后的这个故事是属于“新时代的重话”，作者特别为了赞美科学的发明而写的。跳蚤和教授（Loppen og Professoren）发表于一八三二年。老约翰妮讲的故事（Hvad gamle Johanne fortalte）发表于一八三二年，这是安徒生儿时从一位老太太那里听来的一个故事，如实记载下来的。开门的钥匙（Portnøglen），跛子（Krøblingen），牙痛姑妈（Tante Tandpine）都发表于一八三二年，收集在“新的故事和童话”第三集里。老上帝还没有灭亡（Den gamle Gud lever endnu），神方（Talismanen），

和寓言说这就是你呀（Det er Dig，Fabelen sigter til），都发表于一八三六年。哇哇报（Qvaek），书法家（Skriven）和纸牌（Herrebladne）都是安徒生晚年的作品，在他死后才发现，先后发表于一九二五年和一九二六年之间。园丁和主人（Gartneren og Herskabet）发表于一八七二年，这篇作品典型地代表安徒生晚年的思想：他歌颂平凡的劳动人民。这些人勤劳、忠诚、坚韧，同时具有无比的智慧和创造精神；这些人是真正的爱国者；丹麦的美名和对人类文化的贡献是通过这些人的创造性的劳动而传播出去的。这篇故事写得简单朴素，在风格上与过去的许多故事也有些不同。

这个集子里的插画大部分仍是出自安徒生同时代的画家佛洛利西（Lorenz Frølich）的手笔。但有一小部分的插图则是一位近代丹麦画家演赛尼乌斯（Herluf Jensonius）的钢笔画，读者很容易就可以看得出来。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2 年版本

园　丁　和　主　人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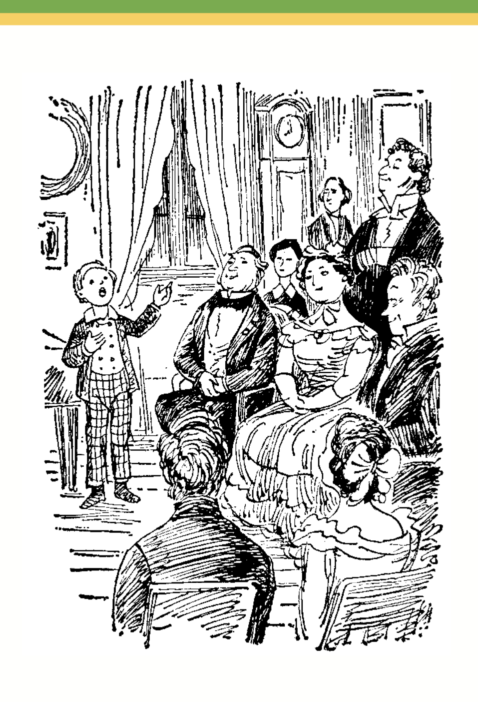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625　插页 2　字数 82,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 10188 · 43　　定价：0.46 元

书　号：10188 · 43

定　价：　0.46 元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六

幸运的贝尔

叶 君 健 译

安徒生童话全集之十六

幸 运 的 贝 尔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只有一篇篇幅较长的故事，是一般《安徒生童话全集》没有收入的一篇，故事通过一个青年对于艺术事业的追求和他在这方面奋斗的经历，写出了作者自己青年时代的理想，可以看做作者的一篇自传体小说。情节十分动人，充分表达了安徒生对于艺术创作的信念，也是研究安徒生的一个重要文献。



幸 运 的 贝 儿

一

在一条非常有名的大街上,有一幢漂亮的古老房子。它四面的墙上都镶有玻璃碎片；这些玻璃片在阳光和月光中闪亮,好象墙上镶有钻石似的。这表示富有,而屋子里也的确是富有。人们说这位商人有钱到这种程度，他可以在客厅里摆出两桶金子；他甚至还可以在他的小儿子出生的那个房间放一桶金币，作为他将来的储蓄。

当这个孩子在这个富有家庭里出生的时候，从地下室一直到顶楼上住着的人们都表示极大的欢乐。甚至一两个

钟头以后，顶楼里仍然非常欢乐。仓库的看守人和他的妻子就住在那上面。他们也在这时候生下了一个小儿子——由我们的上帝赐与、由鹳鸟送来、由妈妈展出的。说来也凑巧得很，他的房门外也放着一个桶，不过这个桶里装的不是金币，而是一堆垃圾。

这位富有的商人是一个非常和善和正直的人。他的妻子是顶秀气的，老是穿着最讲究的衣服。她敬畏上帝，因此她对穷人很客气，很善良。大家都祝贺这对父母生下了一个小儿子——他将会长大成人，而且会象父亲一样，变得富有。

孩子受了洗礼，取名为“费利克斯”。这个字在拉丁文里是“快乐”的意思。事实上他也是如此，而他的父亲更是如此。

至于那个仓库的看守人，他的确是一个难得的老好人。他的妻子是一个诚实而勤俭的女子，凡是认识她的人，没有一个不喜欢她的。他们生了一个小男孩，该是多快乐啊。他的名字叫贝儿。

住在第一层楼上的孩子和住在顶楼上的孩子从自己的父母那里得到同样多的吻，而直接从我们的上帝那里所得

到的阳光则更多。虽然如此,他们的地位究竟还是不同:一个是住在下面,一个是住在顶楼上。贝儿高高在上面坐着,他的保姆是自己的妈妈。费利克斯的保姆则是一个生人,不过她很善良和正直——这是在她的品行证明书上写明了的。这个有钱的孩子有一辆婴儿车,经常由她这位衣服整齐的保姆推着。住在顶楼上的孩子则是由他的妈妈抱着的,不管妈妈穿的是节日衣服还是普通衣服;但他同样感到快乐。

两个孩子不久就开始懂事了。他们在长大,能用手比划他们有多高,而且还会说出单音话来。他们同样地逗人喜欢,同样地爱吃糖,同样受到父母的宠爱。他们长大了,对于这位商人的车和马同样感到兴趣。费利克斯得到许可和保姆一起坐在车夫的位子上,瞧瞧马儿。他甚至还想象自己赶着马儿呢。当男主人和女主人坐着马车出外的时候,贝儿得到许可坐在顶楼的窗子后面,朝街上望。他们离开了以后,他就搬两个凳子到房间里来,一个放在前面,一个放在后面,他自己则坐在上面赶起马车来。他是一个真正的车夫,这也就是说,他比他所想象的车夫还要象样一点。这两个小家伙玩得都不错,不过他们到了两岁时,才彼此讲话。费利克斯总是穿着漂亮的天鹅绒和绸衣服,而且象英

国人的那个样儿，腿总是露在外面。住在顶楼上的人说，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定要冻坏！至于贝儿呢，他的裤子一直长达脚踝。不过有一天他的衣服从膝头那儿给撕破了，因此他也觉得有一股阴风袭进来，跟那位商人的娇小儿子把腿露在外面没有两样。这时费利克斯和妈妈一道，正要走出门；而贝儿也和妈妈一道，正要走进来。

“和小小的贝儿拉拉手吧！”商人的妻子说。“你们两人应该讲几句话呀。”

于是一个就说：“贝儿！”另一个就说：“费利克斯！”是的，这一次他们只讲了这些。

那位富有的太太疼爱他的孩子，不过贝儿也有一个特别疼爱他的人——这就是祖母。她的眼力不大好，但是她在贝儿身上所看出的东西要比爸爸妈妈多的多——事实上要比任何人都多。

“这个可爱的孩子，”她说，“将来是了不起的！他是手里捏着一个金苹果出生的。虽然我的眼睛不好，这点我还是能看得出来的。苹果就在那儿，而且还在发着光呢！”接着她就把这个小家伙的手吻了一下。

他的爸爸妈妈看不出什么东西，他自己也看不出什么

东西。但是当他慢慢长大了、能懂得一些事情的时候，他也就乐于相信这种说法了。

“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故事，有过这么一个童话，象祖母所讲的一样！”爸爸妈妈说。

是的，祖母会讲故事，而且同样的故事贝儿总是百听不厌。她教给他一首圣诗，同时也教他念主祷文。他全都会念，但是没有调子，只是些意义不连贯的词儿。她把每一句祈祷都解释给他听。当祖母讲到“我们每天吃面包，今天请赐给我们”时，他的印象特别深。他应该懂得，有的人吃白面包，有的人得吃黑面包。一个人雇用着许多人的时候，他得有一幢大屋子；有的人境况差一些，即使住在顶楼上一个小房间里，也同样会感到快乐。“每个人都是这个样子；这就是所谓‘每天的面包’。”

贝儿当然也有每天吃的好面包和幸福的时光，但是好景并非是永远不变的。凄惨的战争年月开始了。年轻的人得离开，年老的人也得离开。贝儿的爸爸被征召入伍了。不久消息就传来了：他是在抵抗占优势的敌人时在战场上第一个牺牲的。

顶楼上的那个小房间里充满了哀恸，妈妈在哭，祖母

和小小的贝儿也在哭。每一次只要有一个街坊来看他们，大家就会谈起“爸爸”，于是大伙儿就一起都哭起来了。在这同时，未亡人得到许可继续住在顶楼上，而且在头一年可以完全不付租钱；以后则略为付一点房租。祖母跟妈妈住在一起。她替一些她所谓“漂亮的单身绅士”洗衣服，就这样维持生活。贝儿既没有悲哀，也没有困苦。他吃的喝的都有，同时祖母还讲故事给他听——关于广大世界的一些奇异的故事。有一天他问她，他们两人可不可以在某个礼拜天到外国去跑一趟，回到家来就成为戴着金王冠的王子和公主。“要做这类的事情，我的年纪是太大了，”祖母说，“你得先学习许多东西，变得高大和强壮，而同时又象你现在一样老是一个善良和可爱的孩子！”

贝儿骑着木马①在房间里跑来跑去。这样的木马他有两匹，但商人的儿子却有一匹真正的活马——小得很，人们简直可以把它叫做“马孩子”。事实上贝儿就是这样叫它，它从来也长不大。费利克斯骑着它在院子里跑来跑去，有时还跟爸爸妈妈和皇家的骑师一道骑着它走出门。在开始

① 这是一根在一端雕有马头的棍子

的半点钟内，贝儿不大爱自己的马儿，也不愿意骑它们，因为它们不是真的。他问妈妈，为什么他不能象费利克斯一样，能够有一匹真马。妈妈说："因为费利克斯是住在下面，离马厩很近呀。但是你却住在顶楼上。人们不能在顶楼上养马呀。你只能够养你现在这样的马。骑它们吧！"

因此贝儿就骑了。他先骑到橱柜那儿去——这是一座藏有许多宝物的大山：妈妈和贝儿在礼拜天穿的好衣服都藏在这里面，她积下来作为付房租的那些雪白的银洋也藏在这里面。接着他又骑到火炉那边去，他把它叫做大黑熊。它睡了一整个夏天；不过当冬天到来的时候，它得起一点作用，把房间暖起来，把饭煮熟。

贝儿有一个干爸爸；在冬天他每个礼拜天都来，同时吃一天热饭。妈妈和祖母说，他的境遇不太好。他曾经是一个马车夫，喜欢喝几杯，因此常常在工作中睡着了。无论是当兵或当马车夫，这都是不应该的。所以结果他只配赶着一辆出租马车，当一个赶车人；不过他也有时为漂亮的人物赶赶四轮马车。现在他则赶着一辆垃圾车，摇着一个发出粗声的乐器，从这家门口走到那家门口：咔哒……咔哒……于是女佣人和主妇，就从每幢房子里走出来，提着满满一桶

垃圾，往他的车子里一倒。脏东西和废物，灰土和垃圾，统统都倒在里面。

有一天贝儿从顶楼上走下来。妈妈到城里去了，他站在敞开的大门口。干爸爸和垃圾车就在外面。“你要不要坐一下车子？”他问。贝儿当然是愿意的，不过他只愿意坐到墙拐角那儿为止。

他坐在干爸爸的身边，他得到许可拿起鞭子，因此他的眼睛就射出得意的神采来。他现在是赶着一匹真正的活马，而且一直赶到墙拐角那儿去。这是他的妈妈到来了；她的面色很不好看，因为看到自己的小儿子赶着一辆垃圾车究竟是不舒服的。他必须马上下来。虽然如此，她仍然对干爸爸道谢了一声。不过，回到家来以后，她就不准贝儿再做同样的事情了。

有一天他又走到大门口来。这里再没有干爸爸来诱惑他去赶垃圾车，但是别的诱惑却又出现了。有三、四个野孩子在一条阴沟里寻找人们遗失掉或忘掉的东西。他们不时找到一个扣子或一个铜板，但是他们也不时被玻璃瓶的碎片或针头所刺伤。现在的情形就是这样。贝儿参加他们的活动。当他来到阴沟里的时候，他在石头之间找到了一块银币。

第二天他又去了，和一些别的孩子在一起寻找。他们都把指头弄脏了，但是他却找到了一个金戒指。他用得意的眼光，把他这件幸运的成绩指给大家看。大家朝他身上扔了许多脏东西，同时把他叫做“幸运的贝儿”。他们从此就不准许他再和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寻东西了。

在商人的院子后面有一块低洼的地方。这块地方得填满起来,作为建筑工地。沙石和灰土都被运到这里来,整堆整堆地倒进里面去。干爸爸在运这些东西，但是贝儿却不能和他一道赶车子。野孩子们有的用棍子,有的用手,在这些脏东西中搜索。他们总能找出一点似乎值得一找的什么东西。

小小的贝儿也到这里来了。

大家看到他,于是便喊道:“幸运的贝儿,你滚开吧!”当他走近的时候,他们就朝他扔几把脏土。有一把扔到他的木鞋上，撞散了,于是就有一件发亮的东西从那里面滚出来。贝儿把它捡起来，它原来是一颗琥珀雕的心。他拿着它赶快跑到家里来。别的孩子都没有发现这件东西。你看，甚至当别人对他扔脏东西的时候，他都是幸运的。



他把他所拾得的银币存在他的储蓄匣里。至于戒指和琥珀心，妈妈则把它们拿给楼下商人的太太看，因为他想知道这是不是别人的失物，应不应该“报告警察局”。

当商人的太太看到戒指时，她的眼睛变得多亮啊！这原来就是她的订婚戒指，她在三年前遗失掉的。它在阴沟里居然呆了这么久。

贝儿得到一笔酬金，这在他的储蓄匣里摇得咯咯地响。太太说，那颗琥珀心是一件不太值钱的东西，贝儿可以自己

留下来。

在夜里，琥珀心躺在柜子上，祖母睡在床上。

“嗨,是一件什么东西在烧起来了呢?”祖母说,“倒好象那里点着一根蜡烛似的!”她爬起来望了望。这就是那颗琥珀心。是的,祖母的眼里虽然不大好,但是他常常能看出别人所看不见的东西。她有她的一套想法。第二天早晨,她拿一根结实的窄带子穿进这颗心上的那个小孔，把它挂在小孙子的脖子上。

“你无论如何不能把它取下来，除非你要换一根新带子。你也不能让别的小孩知道你有这件东西，否则他们就会把它抢去,那末你也就会得到肚痛病!”这也就是小贝儿所知道的唯一痛苦的病。

这颗心里面有一种奇异的力量。祖母指给他看:假如他用手把它擦几下，然后再放一根小草在它旁边，那么这根草就好象有了生命，跳到琥珀心的旁边，怎样也不会离开。



二

商人的儿子有一个家庭教师，单独教他读书，同时也和他一道散步。贝儿也应该受到教育，因此他就和许多别的孩子一道进一个普通小学。他们在一道玩耍，这比跟家庭教师在一道散步要有趣得多。贝儿真不愿意再换别的地方！

他是一个幸运的贝儿，不过干爸爸也是一个“幸运的贝儿”，虽然他的名字并不是贝儿。他曾经中过一次彩：他和十一个人共同买了一张彩票，得了二百元大洋。他马上买了新衣服穿，而且穿起了这些衣服，他的样子还蛮漂亮哩。

幸运总不是单独到来的。它总是和别的东西一道。干爸爸也是如此。他不再赶垃圾车，而是参加了剧院的工作。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祖母说，“难道他要登台唱戏吗？当个什么角色呢？”

当道具工人。

这要算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从此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欣赏上演的戏，虽然他总是从顶上或侧面看。最

可爱的是芭蕾舞,但是演芭蕾舞却需要费很大的气力,而且还常常有起火的危险。他们在天上起舞,也在人间起舞。对于小小的贝儿来说,这真是值得一看的东西。一天晚上,有一个新的“彩排”——这就是人们对于一个新芭蕾舞预演时所用的名词。在这个舞里面,每个人都穿得整整齐齐,打扮的漂漂亮亮,好象大家这天晚上付出许多钱完全是为了看这个场面似的。他得到许可把贝儿也带去,而且还替他找到了一个位子——在这个位子上他什么也看得见。

这是根据圣经上参孙的故事①而编的芭蕾舞:非利士人围绕着他跳舞,而他就把整个的房子推倒了,压到他们和自己的身上。不过旁边都准备好了灭火机和消防员,以防万一有什么意外发生。

贝儿从来没有看过戏,当然更谈不上芭蕾舞了。他穿上礼拜天穿的最漂亮的衣服,跟着干爸爸一道到戏院里去。戏院简直象一个晾东西的顶楼,上面挂着许多帏帐和

---

① 参孙是一个大力士,被非利士人所囚禁,并且被他们剜了眼睛。非利士人得意忘形,把参孙拿来取乐,要他在大家面前耍戏。参孙祈求上帝给他力量,把整个房子推垮了,压死了所有取乐的人。事见旧约士师记第十六章二十一节至三十一节。

幕布，下边有许多通路，此外还有灯和光。前后左右都有许多隐蔽处，人们就从这些地方出现。这好象是一个有许多座位的大教堂。贝儿坐的地方有点向下倾斜，而他得坐在这个地方，直到散场后有人来接他为止。他的衣袋里揣着三块黄油面包。他不会感到饿的。

很快剧场里就亮起来了。许多乐师，带着笛子和提琴，忽然出现了，好象他们是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在贝儿旁边的位子上坐着一些穿着普通衣服的人；但是却也有些戴着金色窄边拿破仑帽的骑士，穿着纱衣和戴着花朵的漂亮小姐，甚至还有背上插着翅膀的白衣安琪儿呢。他们有的坐在楼上，有的坐在楼下；有的坐在楼厅，有的坐在底层。他们都是芭蕾舞里面的舞蹈家，但是贝儿却不知道。他以为这些人就是祖母所讲给他听的那些童话中的人物。是的，有一个女人戴着一顶金色的窄边帽，手中拿着一根长矛。她是一个最美丽的人儿。她坐在一个安琪儿和一个山神之间，似乎是高于一切人之上。嗨，这儿值得一看的东西真是不少，然而正式的芭蕾舞还没有开始。

忽然间一切都变得非常沉寂。一位穿黑衣的绅士挥动着一根小小的魔棒，于是所有的乐师就都奏起乐来了。音

乐慢慢的在剧场里飘扬起来,一堵墙也就同时慢慢的上升。于是一个花园在眼前出现了,太阳在它上面照着,所有的人都开始起舞和跳跃。这样一种华丽的景象，贝儿是从来没有想象到的。于是有军队在开步走,于是有战争起来了。接着就是一个宴会，大力士参孙和他的爱人出现了。她是那么的恶毒，也正如她是那么的美丽。她出卖了他。非利士人把他的眼睛剜掉了,他得推着磨石,他得在宴会厅里成为大家讪笑的对象。但是他抱着那根支撑屋顶的石柱，摇撼着这些柱子,摇撼着整个的房屋。屋子倒下来了,迸出红红绿绿的火焰。

贝儿可以在这儿坐一生，专门看这些表演——即使那几块黄油面包吃完了，他也不在乎。事实上他也早已吃完了。

唔,等他回到家里,他可有故事讲了。他怎么也不愿意上床去睡。他用一条腿站着，把另一条腿跷在桌上——这就是参孙的爱人和一些其他的小姐们所做的表演。他把祖母坐的椅子当作一个踏车来使，同时把另外两把椅子和一个枕头压到自己身上来表示宴会厅塌下的情景。他把这些情景表演出来了;是的,他还有伴着表演的全部音乐。芭蕾

舞本来是没有对话的，但是他却唱起来了——一会儿高亢，一会儿低沉，非常不调和。这简直象一出歌剧。最令人惊异的是他那美丽的、象铃一样的声音。但是谁也不提起这件事情。

在早先，贝儿希望当一个杂货商店的学徒，干卖干梅子和沙糖一类的事儿。现在他知道还有比那更美妙的工作；这就是"成为参孙故事中的人物，跳芭蕾舞"。祖母说，有许多穷苦的孩子曾经走过这样的道路，而且后来成为优秀和有声望的人；不过她决不能让家里的任何女子走这条路。但是一个男孩就不同了，他能站得比较稳。

不过，在那整幢房子没有倒下来以前，贝儿没有看见任何女孩子倒下来过。他补充说，就是倒下的时候也是大家一起倒。



三

贝儿希望当一个芭蕾舞演员，而且非如此不可。

“我简直没有办法管他！”他的妈妈说。

最后有一天，她带他去见芭蕾舞大师。这人是一位阔气的绅士；他象一个商人一样，也有一幢自己的房子。贝儿将来能够达到这种地步吗？对于我们的上帝说来，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贝儿是手里捏着一个金苹果出生的；幸运就在他的手里——可能也在他的腿上呢。

贝儿去看那位芭蕾舞大师，而且马上就认出来了。他就是参孙。他的眼睛并没有在非利士人手里吃什么亏。他

知道那不过是做戏。参孙用和蔼和愉快的眼光望着他，同时告诉他站直，把脚踝露出来。贝儿却把整个的脚和腿都露出来了。

“他就是这样在芭蕾舞中找到了一个位置！”祖母说。

这件事没有花多大气力就和芭蕾舞大师办好了。不过在这以前，妈妈和祖母曾经作过一些准备工作，征求过一些有见识的人的意见——首先是那位商人太太的意见。她说对于象贝儿这样一个漂亮和体面的孩子来说，这是一条美好的道路，但是没有什么前途。因此他们就又去和佛兰生小姐商量。这位老小姐懂得有关芭蕾舞的一切事情，因为在祖母还很年轻的那些日子里，她曾经一度也是舞台上的一位漂亮的舞蹈家。她扮过女神和公主的角色；她每到一地都受到欢迎和敬意。不过后来她的年纪大了——我们都会如此——再没有什么主要的角色给她演了，她只能在一些年轻人的后面跳舞，最后她只得退出舞台，作些化妆工作——为那些扮女神和公主的角色化妆。

“事情就是如此！”佛兰生小姐说。“舞台的道路是很美丽的，但是长满了荆棘。那上面开满嫉妒之花！嫉妒之花！”

这句话贝儿是完全听不懂的。不过到了一定的时候，他自然会懂得的。

“他是死心塌地要学习芭蕾舞！”妈妈说。

“他是一个虔诚的小基督徒！”祖母说。

“而且很懂规矩！”佛兰生小姐说。“既懂规矩，又有道德！我在全盛时期就是如此。”

贝儿就是这样走进舞蹈学校的。他得到了几件夏天穿的衣服和薄底舞鞋，为的是要是他的身体显得轻盈一点。所有年龄较大的舞蹈女生都来吻他，并且说，象他这样的孩子简直值得一口吞下去。

他得稳稳地站住，把腿子跷起来而不至于倒下。在这同时，他得学习挥腿——先挥右腿，然后挥左腿。比起许多其他的学生来，他对于这件事并不太感到困难。教跳舞的老师拍着他的肩，说他不久就可以参加芭蕾舞的演出了。他将表演一个国王的儿子。他将戴着一顶金制的王冠，被人抬在盾牌上。他在舞蹈学校里练习，后来又在剧院里预演。

妈妈和祖母必须来看看小贝儿的这个场面。事实上她们也真的来看了。虽然这是一个愉快的场合，可是她们两

个人都哭起来了。贝儿在这种光华灿烂的景象中却没有看见他们，但是他却看见了商人的一家人。他们坐在离舞台很近的一个包厢里。小小的费利克斯也在场。他戴着有扣子的手套，俨然象一位成年的绅士。虽然他能把舞台上的表演看得很清楚,但他却整晚使用一个望远镜,也俨然象一个成年的绅士。他看到了贝儿,贝儿也看到了他,然而贝儿却是一个戴着一顶金制王冠的、国王的儿子啦。这天晚上这两个孩子的关系变得更亲密起来。

几天以后,当他们在院子里遇见的时候,费利克斯特地走过来,对贝儿说,他曾经看见过他——当他是一个王子的时候，当然他现在知道,他已经不再是什么王子了,不过他曾经穿过王子的衣服，戴过一顶王冠。

“在礼拜天我将又要穿这种衣服和戴这种帽子了！”贝儿说。

费利克斯没有再看到这个场面，但是他却是整晚在想着它。他到很想得到贝儿的这种位置呢，因为他还不曾听过佛兰生小姐的经验谈:走向舞台的道路上长满了荆棘,充满了嫉妒。贝儿现在还不懂得这句话的意义，但他总有一天会懂得的。



他的小朋友们——那些学芭蕾舞的学生——并不是一些名副其实的好孩子，虽然他们常常表演安琪儿，而且背上还插着翅膀。有一个名叫玛莉·克纳路普的女孩，当她表演

一个小随从的角色的时候——贝儿也常表演这个角色——她老是喜欢恶意地踩他的脚背，为的是要把他的袜子弄脏。还有一个捣蛋的男孩子。他老是用针往贝儿的背上刺。有一天他错吃了贝儿的面包，但是这种错误是不应该有的，因为贝儿的面包里夹有肉丸子，而这个孩子的面包上却什么也没有。他不可能吃错了。

要把这类讨厌的事儿全举出来是不可能的。贝儿足足忍受了两年，而最糟糕的事情还没有来到。有一个叫做“吸血鬼”的芭蕾舞要上演。在这个舞里面，那些最小的学生将要打扮成为蝙蝠①。他们穿着紧身衣，背上插着黑色的薄纱翅膀。这些小家伙得用脚尖跑，以表现出他们轻捷如飞的样子；他们同时也得在地板上旋转。这套表演贝儿是非常拿手的，不过他穿的那套上衣和裤子连在一起的紧身衣是又旧又容易破，经不起这种吃力的动作。因此当他正在大家面前表演的时候，哗啦一声，后面裂开了一个口——从颈背一直裂到裤脚。于是他那不够尺寸的衬衫就全都露出来了。

---

① 据欧洲传说，吸血鬼是以蝙蝠的形态出现的。

所有的观众都大笑起来。贝儿觉得、而且也知道他衣服的后面裂开了，但是他仍旧继续旋转着，旋转着。这却把事情越弄越糟，而大家也就越笑越厉害了。其他的吸血鬼也都一起大笑起来。他们向他撞过来，而最可怕的是观众都在鼓掌，齐声叫“好”！

“这都是为这位裂开了的吸血鬼而发的！”舞蹈学生们说。从此以后，他们就把他叫做“裂口”。

贝儿哭起来。佛兰生小姐安慰他说：“这只不过是嫉妒罢了！”现在贝儿才知道什么叫做嫉妒。

除了舞蹈学校以外，他们还上剧院的正规学校——舞蹈学生在这里学习算术和作文、历史和地理。是的，他们甚至还有一位老师教宗教的课程，因为光只会跳舞还是不够的——世界上还有比穿破舞衣更重要的一件事情。在这些事情上，贝儿也是一个聪明的孩子，比所有的孩子都要聪明，而且得到很高的分数。不过他的朋友们仍然把他叫做“裂口”。他们是在开他的玩笑。最后他再也忍受不住了。他一拳打出去，落在另一个孩子的身上。这个孩子的左眼底下青了一大块，因此当他晚上在芭蕾舞出场的时候，就不得不在左眼底下涂些白油。芭蕾舞老师把贝儿骂了一顿，

而骂得最厉害的是那位扫地的女人，因为贝儿的那一拳是“扫”在她的儿子的脸上。



四

小小贝儿的头脑里起了种种的思想。礼拜天，他穿上最好的衣服单独出去了，而且没有告诉妈妈和祖母，甚至也没有告诉那位经常给他忠告的佛兰生小姐。他直接去找乐队的指挥。他相信这个人是芭蕾舞班子以外的一个最重要的人物。他大胆地走进去，说：

"我在舞蹈学校里学习，但是那里面全是嫉妒。所以，假如您能帮助我的话，我想当一个演员或歌唱家！"

"你的声音好吗？"乐队指挥问，同时和蔼地望了他一眼。"我觉得好象认识你？我从前在什么地方曾经见到过你呢？你的背上是不是曾经裂开过一条口子？"于是他就大笑起来；但是贝儿的脸上却红得象血。他不再象祖母说的那样，仍然是一个幸运的贝儿。他低着头望着自己的脚；他希望自己不在这儿才好。

"唱一个歌给我听听吧！"乐队指挥说。"嗨，我的孩子，放高兴一点吧！"他托着他的下巴向上一顶，贝儿抬头一望，看到了他的和蔼的眼睛。于是他就唱一支歌——一支他在剧院里从歌剧罗伯特，请对我慈悲①中所听到的歌。

“这是一支很难的歌，但是你唱得还不坏！”乐队指挥说。“你有一个很动听的嗓子——只要它不裂开！”于是他又大笑一声，同时把他的夫人喊出来。她也应该听听贝儿所唱的歌。她点了点头，用一种外国语讲了几句话。在这同时，剧院的歌唱教师走进来了。假如贝儿希望当一个歌唱家的话，这倒是他所应该找的一个人。但是事情也真凑巧，歌唱教师倒是走到他面前来了。他也听到了请对我慈悲。不过他并没有笑，而表情也不象乐队指挥和他的夫人那样和蔼。虽然如此，他还是决定要让贝儿成为一个歌唱家。

“现在他算是走到正路上来了！”佛兰生小姐说。“嗓子比腿更有出息！假如我有好的歌喉，我可以成为一个伟大的歌唱家——可能现在还当上了一个男爵夫人呢！”

“或者是一个钉书匠的太太！”妈妈说。“假如你想有钱，你一定会嫁给一位钉书匠！”

我们不懂得这句话后面的意思，但是佛兰生小姐懂得。

当她和商人家里的人听到了贝儿的这个新的舞台事业的时候，他们都要他唱歌给他们听。有一天晚上，他们在楼

---

① 这是指德国歌剧作家 Meyerbeer Giacomo（1791－1864）的一部有名的歌剧 Roberto il Diavolo（1831 年完成）。

下请了一批客人，他们要贝儿来唱歌。他唱了好几支歌，也唱了请对我慈悲。所有的客人都鼓掌，费利克斯也鼓掌。他以前曾经听见他唱过：他在马房里曾经把参孙这整部芭蕾舞都唱了出来——而这是他所唱的最动听的歌。

“芭蕾舞是不能唱的！”太太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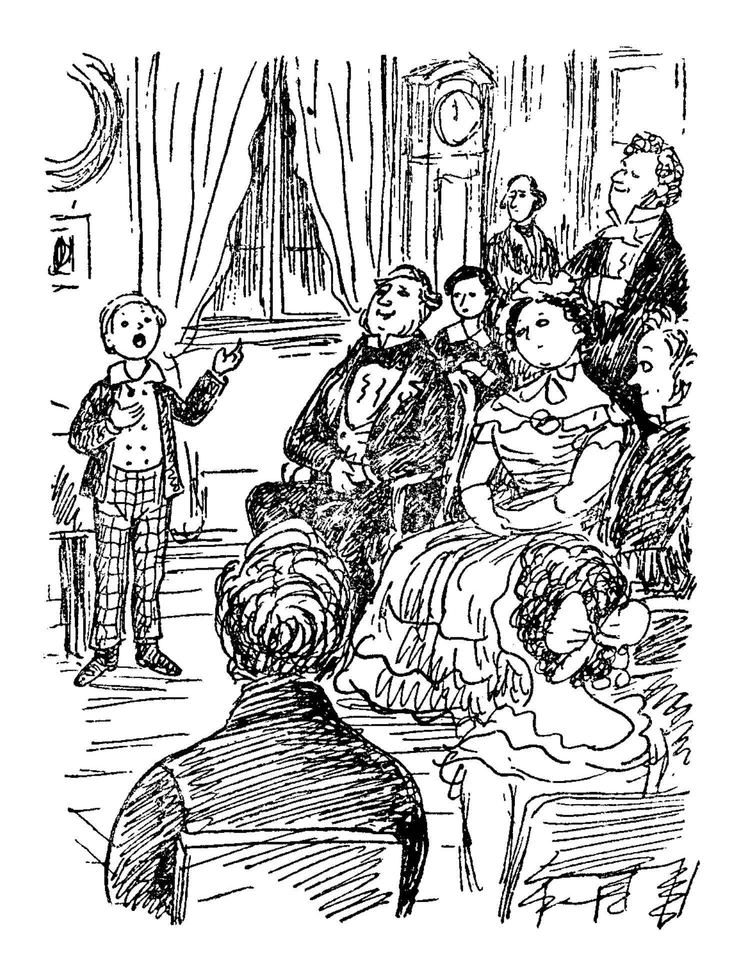
“能唱，贝儿能唱，”费利克斯说。因此大家就叫他唱了。他连唱带叙，连哼带嗡，完全是一套小孩子的玩艺儿；但是有些旋律优美的片断却被表达了出来，大致能传达这个芭蕾舞故事的梗概。所有的客人都觉得这件事情非常好玩。有的大笑，有的称赞，一个比一个的声音大。商人的太太给了贝儿一大块点心，同时还给了他一块银洋。

这个孩子是多么幸运啊！他发现了一位坐在大家后面的绅士在严肃地望着他。这人的黑眼珠里露出某种严厉和苛刻的表情。他没有笑，也没有说一句温和的话。这位绅士就是剧院的歌唱教师。

第二天下午贝儿去看他。他仍然象以前一样，非常严肃。

“你昨天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说。“难道你不懂得，他们是在开你的玩笑吗？再也不要做那类的事情，不要再

跑到人家门口——不管是在门里，还是在门外——去唱歌。你去吧！今天我不教你歌唱的课了。”



贝儿离开的时候，感到非常沮丧。老师已经不喜欢他了。可是事实恰恰相反，老师比以前更爱他了。这个小家伙可能有一种音乐的天才。不管他是怎样荒唐，他表现出某种道理，某种非凡的气质。这个孩子有一种音乐的本能，而且他的声音洪亮，音域很大。如果他能这样发展下去，这个小小的人物将会是一个幸运的人儿。

现在歌唱的课程已经开始了。贝儿很用功，贝儿也很聪明。要学的东西可真多，要知道的东西也可真多！妈妈辛勤地诚实地劳动着，为的是要使他穿得整齐清洁，不要在请他去的那些人面前显得寒酸。

他老是在唱歌，老是在高兴。妈妈说，她将用不着养一只金丝鸟了。每个礼拜天他和祖母在一起唱一首圣诗。听到他那种清新的声音和祖母的声音在一起飘扬，真是一桩愉快的事情。“这比他在乱唱的时候要美丽得多！”在平时，他象一只小鸟似地欢乐地发出声音，唱出调子；这些声音和调子，毫无拘束地，以一种自由自在的节奏，在空中回荡着；但她把这叫做乱唱。他那个小小的喉咙里能发出多么美丽的调子啊！他那个小小的胸腔里藏着多么美丽的声音啊！的确，他能够摹仿整个的交响乐！他的声调里有高音笛子，

也有低音笛子，有提琴，也有喇叭。他唱起来象一只鸟儿；不过人的声音是要美丽得多，哪怕他是一个小小的人——只要他能唱得象贝儿一样好。

但是在冬天里，当他快要到牧师那里去受坚信礼的时候，他得了伤风症。这个小鸟的胸腔说一声“吱”！于是他的声音就“裂开”了，象那个吸血鬼背上穿的衣服一样。

“这倒也不是什么倒霉的事情！”妈妈和祖母心里想，“现在他可以不再哼什么调子了，他可以认真地考虑他的宗教。”

他的歌唱教师说，他的声音在变了。贝儿现在是完全不能再唱歌了。这种情形会继续多久呢？一年，也许两年。也许他的声音永远也不能再恢复了。这真是一件极大的悲哀。

“考虑你的坚信礼吧，不要再想别的事情！”妈妈和祖母说。“练习你的音乐吧！”歌唱教师说，“不过请把你的嘴闭住！”

他心里想着基督教，同时他也练习他的音乐。音乐在他的心里鸣奏着。他把全部的旋律——没有词的歌——都用乐谱记下来。最后他把歌词也记下来。

“小小的贝儿，你现在成为一个诗人了！”当他把乐谱和歌词送来的时候，商人的太太说。商人也得到一张献给他的、没有歌词的乐谱，费利克斯也得到一张，甚至佛兰生小姐也得到一张——她把它贴在她的剪贴簿里。这本剪贴簿里面贴满了诗和两张乐谱——由两位曾经是年轻的中尉、现在是领半薪的老少校送给她的。至于这本簿子则是由“一位男朋友”亲手钉好赠给她的。

贝儿在复活节受了坚信礼。费利克斯送给他一只银表。这是贝儿所有的第一只表。他觉得他现在成了一个大人，不须再向别人问时刻了。费利克斯爬到顶楼上来，祝贺他，同时把表送给他。他自己则须等到秋天才能受坚信礼。他们彼此拉着手；他们是两个邻居，同一天生的，住在同一幢屋子里。费利克斯切了一块糕吃——这是特别为了坚信礼这个场合在顶楼里做出来的。

“这是一个充满了光明思想的快乐的日子！”祖母说。

“是的，非常庄严！”妈妈说。“我希望爸爸还活着，能看到贝儿今天的这种情景！”

在下个礼拜天他们三个人都一起去领圣餐。

当他们从教堂回来的时候，他们接到歌唱教师叫贝儿

去看他的消息。贝儿去了。

有一个好消息在等待着他,但也是一个很庄严的消息。他得停止唱歌一年;他的声音,象农人说的一样,将要成为一块荒地。在此期间,他得学习一点东西。但是这不是在京城里,因为在京城里他老去看戏,完全不能约束自己。他应该到离家三百六十多里地的一个地方去,住在一个教员的家里——此外还有两个年轻的所谓自费生住在他的家里。他得学习语文和科学,他将来会觉得这些东西有用的。全部的教育费一年得花三百块大洋,而这笔钱是由一位“不愿意宣布自己的姓名的恩人”付出的。

“这就是那个商人!”妈妈和祖母说。

起程的日期到来了。大家流了许多眼泪,接了许多吻,说了许多吉利的话。于是贝儿就乘火车走了三百六十多里地,到一个茫茫的世界上去。

这正是圣灵降临周。太阳在照着,树林是新鲜和碧绿的。火车在它们中间穿过去;田野和村庄接二连三地出现;地主的邸宅隐隐地露出了轮廓;牲口在草场上放牧。一个车站过去了,另一个车站又到了。这一个村镇不见了,另一个村镇又出现了。每到一个停车站,就有许多人来接客或

送行。车里车外都是一片嘈杂的讲话声。在贝儿的座位旁边有一位穿着黑衣服的寡妇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着许多有趣的事情。她谈起她小儿子的坟墓，他的棺材，他的尸体。他真是可怜，即使他还是活着的，他也不会有什么快乐。他现在长眠了。这对于她和这只小羔羊说来，真是一种解脱。

“我为这件事情买花决不省钱！”她说，“你必须了解，他是在一个很费钱的时节死去的，因为那时候花儿得从盆子里剪下来！每个礼拜天我去看他的坟墓，同时放下一个很大的花圈，上面还打了绸子的蝴蝶结。蝴蝶结不久就被小女孩子偷走了，打算在跳舞的时候用。蝴蝶结是多么诱惑人啊！有一个礼拜天我又去了。我知道他的坟墓是在大路的左边。不过当我到那里的时候，他的坟墓却是在右边。‘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问看坟的人，‘难道他的坟墓不是在左边么？’

“‘不是的，已经搬了！’看坟人回答说。‘孩子的尸体不是躺在那边。坟堆已经迁到右边来了。原来的地方现在已经葬着另一个人。’

“‘但是我要让他的尸体躺在他的坟墓里，’我说，‘我有一切权利提这个要求。当他的尸体躺在另一边、而上边又

没有任何记号的时候，难道我还要到这儿来装饰一个假坟堆不成？这种事情我是决不干的！’

“‘对，太太最好是和教长谈一谈！’

“‘教长真是一个好人。他准许我把他的尸体搬到左边。这得花五块大洋。我急切地把这笔钱交出来，使他仍回到原来的坟墓里去。我现在是不是能够肯定他们迁过来的就是他的棺材和尸体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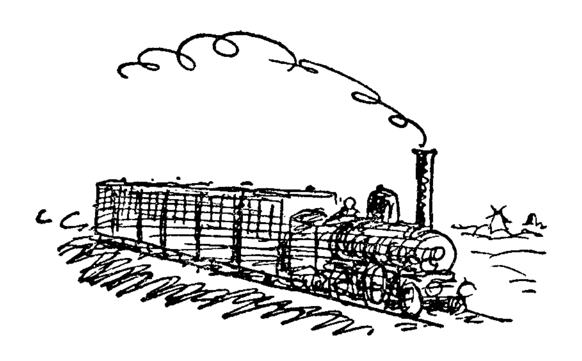
“‘太太可以肯定！’因此我给了他们每人一个马克，作为迁移的酬金。不过现在我既然花了这么多钱，我觉得我还不如再花一点把它弄得漂亮些。因此我就请他们为我竖立一块刻有字的墓碑。不过，请你们想想看，当我得到它的时候，它顶上居然刻着一个镀金的蝴蝶。我说，‘这未免有点轻浮！我不希望他的坟上有这类东西。’

“‘这不能算轻浮，太太，这是永垂不朽呀！’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类事情，’我说。你们坐在车里的各位没有听到过蝴蝶是一种轻浮的表示吗？我不发表意见，我不喜欢讲冗长的废话。我控制我自己，我把墓碑搬走，放在我的食品室里。它还在那里，直到我的房客回来为止。他是一个学生，有许多书。他肯定地说，这就是不朽

的标志。因此这个墓碑就在坟上竖立起来了！”

正在这样闲聊的时候，贝儿到达了他将要居住的那个小城。他将要在这里变得象那个学生一样聪明，而且也会有同样多的书。





五

加布里尔先生是一位很有声望的学者。贝儿就要在他家里住宿。他现在亲自到车站来接贝儿。他是一个骨瘦如柴的人,有一对发亮而庞大的眼睛。这对眼睛向外突出,因此当他打喷嚏的时候，人们很担心眼珠会从他的脑袋里跳出来。他还带来他自己的三个小孩。有一个走起路来还站

不太稳;其他的两个为了要把贝儿看得更清楚一点,就老是踩着他的脚。此外还有两个较大的孩子也跟着来了。最大的那个大约有十四岁;他的皮肤很白,满脸都是雀斑,而且还有不少的酒刺。

“这是小马德生;假如他好好的读书,他不久就是三年级的学生了。这是普里木斯教长的儿子!”这是指那个较小的孩子;他的样子象一根麦穗。“两个人都是寄宿生,在我这里学习!”加布里尔先生说。“这是我们的小把戏,”他指的是他自己的孩子。

“特里尼,把客人的箱子搬上你的手车吧。家里已经为你准备好饭了!”

“填有馅子的火鸡!”那两位寄宿的小先生说。

“填有馅子的火鸡!”那几位小把戏说,其中有一位又照例跌了一交。

“凯撒,注意你的腿呀!”加布里尔先生喊着。他们走进城里,然后又走出城,来到一幢摇摇欲坠的大房子面前。这座房子还有一个长满了素馨花的凉亭,面对着大路。加布里尔太太就站在这里,手中牵着更多的“小把戏”——她的两个小女孩。

“这就是新来的学生。”加布里尔说。

“热烈的欢迎！”加布里尔太太说。她是一个年轻的胖女人，长着一头泡沫似的鬈发，上面擦满了凡士林油。

“上帝，你简直象一个大人！”她对贝儿说。“你已经是一个发育完全的男子汉了！我相信，你一定是象普里木斯和马德生一样。安琪儿加布里尔，我们把里面的那一道门钉上了，这真是一桩好事。你懂得我的意思！”

“不要提了！”加布里尔先生说。于是他们便走进房间里去。桌子上摊着一本打开的长篇小说，上面放着一块黄油面包。人们可能以为它是一个书签，因为它是横躺在这本摊开的书上的。

“现在我得执行主妇的任务了！”于是她就带着她的五个孩子、两个寄宿生和贝儿去参观厨房，然后又穿过走廊，来到一个小房间里——它的窗子面对着花园。这个房间将是贝儿的书房和睡房。旁边就是加布里尔太太的房间，她带着她的五个孩子在这里睡觉。为了礼节的缘故，同时也是为了避免无聊的闲话——因为“闲话是不留情的”——那扇连接的门就在太太的再三要求下当天被加布里尔先生钉上了。

“你就住在这里,象住在你自己父母家里一样！城里也有一个剧院。药剂师是一个‘私营剧团’的经理，我们也有旅行演员。不过现在你应该去吃你的‘火鸡’了。”于是她就把贝儿领到饭厅里去——这里的绳子上晾着许多衣服。

“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她说,“这只是为了清洁。无疑地你会习惯于这些事物的。”

贝儿坐下来吃烤火鸡。在这同时，孩子们——除了那两个寄宿生以外——都退出门外了。这时,这两位寄宿生,为了自己和这位生客的乐趣，就来表演一出戏。

城里前不久曾经来过一个旅行剧团，上演了席勒的群盗①。这两个较大的孩子深深地被这出戏所吸引住了，因此他们在家里就把它表演出来——把全体的角色都表演出来，虽然他们只记得这一句话:“梦是从肚皮里产生出来的。”各个角色统统都讲这一句话,只不过是根据各人的情况，声调有些不同罢了。现在亚美利亚带着一种梦境的表情出场了。她的眼睛望着天，说:“梦是从肚皮里产生出来的!”同时她用双手把她的脸蒙起来。卡尔·摩尔用一种

---

① 席勒（Joha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sller, 1759—1805)是德国名剧作家,群盗(Die Roüber)是他 1781 年发表的第一部剧作。

英雄的步伐走上前来，同时用一种男子气的声音说:“梦是从肚皮里产生出来的!”这时所有的孩子——男的和女的——都冲进来了。他们就是群盗。他们你谋杀我，我谋杀你，齐声大喊:“梦是从肚皮里产生出来的!”

这就是席勒的群盗。这个表演和“填了馅子的火鸡”就算是贝儿来到加布里尔先生家里的见面礼吧。接着他就走进他的那个小房间里去。面对着花园的窗玻璃映着炽热的太阳光。他坐下来朝外面望。加布里尔先生在外边一面走路,一面用心在念一本书。他走近来朝里面望,他的视线似乎在盯着贝儿。贝儿深深地鞠了一躬。加布里尔把嘴尽量地张开，然后又把舌头伸出来,当着贝儿那个吃惊的面孔,一会向左边一转，一会向右边一掉。贝儿一点也不了解这位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接着加布里尔先生便走开了,不过马上又回到窗子前面来,照样又把舌头伸出嘴外。

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呢?他心里并没有想到贝儿,也没有想到窗玻璃是透明的。他只是看见他的面孔在窗玻璃上反射出来,因此想看看自己的舌头,因为他有胃病。但是贝儿却不知道这个来由。

天黑了没有多久,加布里尔先生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

贝儿这时也坐在自己房里。夜渐渐深了。他听到吵嘴的声音——在加布里尔太太卧室里一个女人吵架的声音。

“我要去见加布里尔，并且告诉他,你是怎样的一个女人！”

“我要昏倒了！”她喊着。

“谁要看一个女人昏倒呢？值四个铜板！”

太太的声音变得低沉了，但是仍然可以听见:“隔壁的年轻人听到这些下流话将对我们这个家作何想法呢？”

这时闹声就变得低沉起来，但不一会儿又渐渐地增大了。

“不要再讲,停止！”太太喊着,“快去把混合酒做好吧！与其大吵大闹，还不如言归于好！”

于是一切声音都停止了。门开了，女孩们都走了。太太把贝儿的门敲了一下:“年轻人，你现在可知道了当一个主妇是多么不容易！你应该感谢天老爷，你不须和女孩子打交道。我需要安静，因此我只好让她们喝混合酒！我倒是愿意也给你一杯的——喝了一杯以后会睡得很香的。不过十点钟以后，谁也不敢在走廊上走过——那是我的加布里尔所不准许的。虽然如此,我还是让你吃到一点混合酒！



门上有一个大洞，用油灰塞着的。我可以把油灰捅掉，插一个漏斗进来。请你把玻璃杯放在底下接着，我可以倒一点混合酒给你喝。不过你得保守秘密，连我的加布里尔也不要告诉。你不能叫他在一些家务事上操心呀！”

这样，贝儿就喝到混合酒了。加布里尔太太的房里也就安静下来了，整个的屋子也就安静下来了。贝儿钻进被

窝里去，想着妈妈和祖母，念了晚祷，于是便睡着了。

祖母说过，一个人在一个新的地方第一夜所梦见的东西都是有意义的。贝儿梦着他把那颗琥珀心——他仍挂在身上——放在一个花盆里，它长成了一棵高大的树，穿过天花板和屋顶。它结了无数的金心和银心，把花盆也胀破了。忽然琥珀心不见了，变成了粪土，变成了地上的尘土——不见了，化为乌有。

于是贝儿便醒了。他仍然挂着那颗琥珀心，而且还是温暖的——搁在他的温暖的心上。



六

大清早，加布里尔先生家里的功课就开始了。大家在学习法文。吃中饭的时候只有寄宿生、孩子和太太在家。她又喝了一次咖啡——头一次咖啡总是在床上喝的。“对于一个容易昏倒的人说来，这样的喝法是对身体有好处的！”于是她就问贝儿，在这一天他学习了什么东西。“法文！”他回答说。

“这是一种浪费钱的语言！”她说。“这是外交家和要人们的语言。我小时候也学习过，不过既然嫁给了一个有学问的丈夫，自己也可以从他那里得到许多好处，正如一个人从妈妈的奶水得到好处一样。因此我也掌握了足够的词汇；我相信，无论在什么场合我都能够表达我自己！”

太太因为与一个有学问的人结婚，所以就得到了一个洋名字。她受洗礼时的名字是美特。这原来是一个有钱的姨妈的名字，因为她是她的财产的预定继承人。她没有继承到财产，倒是继承到了一个名字。加布里尔先生又把这个名字改为“美塔”——在拉丁文里就是“美勒特”(衡量)的意思。在她办嫁妆的时候,她在她所有的衣服、毛织品和棉织品上都绣上了她的名字“美塔·加布里尔”开头的两个字母 M·G·,不过小马德生有他一套孩子气的聪明；他认为 M·G·两个字母代表“非常好”的意思①。因此他就用墨水在所有的台布、手巾和床单子上打了一个大的问号。

“难道你不喜欢太太吗？”当小马德生偷偷地把这个玩笑的意义讲出来的时候，贝儿问。“她非常和善,而加布里尔先生又是那么有学问。”

“她是一个牛皮大王！”小马德生说,“加布里尔先生则是一个滑头！如果我是一个伍长而他是一个新兵的话,唔,我可要教训他一顿的！”小马德生的脸上有一种“恨之入骨”的表情：他的嘴唇变得比平时更窄小,他整个的面孔就

① “非常好”在丹麦文里是 meget godt，开头两个字母也是 M·G·。

象一个大雀斑。

他讲的话是非常可怕的；这使贝儿大吃一惊。但是小马德生的这种思想却有非常明确的根源：父母和老师说起来也算是够残酷的，成天要他把时间花在毫无意义的语文、人名、日期这类东西上面。如果一个人能优哉游哉地处理自己的时间、或者象一个老练的射手似地扛着一杆枪去打打猎，那该是多痛快啊！“相反地，人们却把你关在屋子里，要你坐在凳子上，昏昏沉沉地望着一本书。这就是加布里尔先生干的事情，而且他还要认为你懒惰，给你这样一个评语：‘勉强’。是的，爸爸妈妈所接到的通知书上就是写的这类东西！所以我说加布里尔先生是一个老滑头！”

“他还爱打人呢！”小普里木斯补充说，他似乎是和小马德生取一致的态度。贝儿听到这类的话，并不是很愉快的。

不过贝儿并没有挨过打。正如太太所说的，他已经是一个大人了。他也不能算是懒惰，因为他并不懒。他一个人单独做自己的功课，他很快就赶到马德生和普里木斯前面去了。

“他有些才能！”加布里尔先生说。

“而且谁也看不出他曾经进过舞蹈学校！”太太说。

“我们一定要他参加我们的剧团！”药剂师说。这个人，与其说是为药店而活着，倒还不如说他是为城里的私营剧团而活着。恶意的人们把那个古老的笑话应用到他身上，说他一定曾经被一个疯演员咬过一口，因此他得了“演戏的神经病”。

“这位年轻学生是一个天生的恋人，”药剂师说。“两年以后他就可以成为一个罗蜜欧！我相信，假如他好好地化妆一下，安上一撮小胡子，他在今年冬季准定就可以登场。”

药剂师的女儿——照爸爸的说法是一位“伟大的天才演员”，照妈妈的说法是一位“绝代佳人”——将可以演朱丽叶。加布里尔太太一定得演奶妈。药剂师——他是导演，又是舞台监督——将演医生这个角色；这个角色虽然小，但是很重要。

现在一切是要看加布里尔先生准不准贝儿演罗蜜欧。

这件事必须找加布里尔太太去疏通一下。但第一步必须要有办法说服她，而药剂师是有办法的。

“你是一个天生的奶妈！”他说；他以为这句话一定可

以博得她的欢心。“事实上这是整个戏中一个最重要的角色！”他补充说。“这是一个最有风趣的人物，没有她，这个戏就太悲惨了，人们是无法看下去的。除了您以外，加布里尔太太，再没有别人能有您那种生动和活泼劲儿，可以使全剧生色！”

一点也不错，她同意了；但是她的丈夫无论如何也不准许他的年轻学生腾出必要的时间去演罗蜜欧。她答应“暗中活动”——这是引用她自己的话。药剂师就立即开始研究他所要演的那个角色——他特别想到了化妆。他想化妆得象一架骷髅那样瘦削，又穷又可怜，但又是一个很聪明的人。这倒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过加布里尔太太在丈夫后面“暗中活动”却更困难。他说，假如他让这个年轻人去演这个悲剧，他将无法向为贝儿交学膳费的那个恩人交代。

我们也不必讳言，贝儿倒是非常希望能演这出戏的。“不过行不通罢了！”他说。

“行得通！”太太说。“等我来暗中活动吧！”她愿意送混合酒给加布里尔先生喝，但是加布里尔先生却不愿意喝。结了婚的人常常是不同的，说这句话完全不会损伤太太的

尊严。

“喝一杯吧,只喝一杯!”她说,“酒可以助兴,可以使一个人愉快。我们的确也应该如此——这是我们上帝的意旨!”

贝儿将要演罗蜜欧了。这是通过太太暗中活动达到目的的。

排演工作是在药剂师家里进行的。他们有巧克力糖和“天才”——这也就是说,小块的饼干。这是从一个面包房里买来的,价钱是一个铜子十二块。它们的数目多而体积小,因此大家就把它们叫做“天才”,作为一个玩笑。

“开玩笑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加布里尔先生说。他自己也常常把许多东西加上一些绰号。他把药剂师的屋子叫做“装着清洁和不清洁动物的诺亚方舟!”这是因为这一家人对于他们所养的动物很有感情。小姐自己养着一头名叫格拉茜奥萨的猫。它很漂亮,皮肤非常光滑。它不是在窗台上躺着,就是在她的膝盖上或她所缝的衣服上睡觉,或者在铺好了台布的餐桌上跑来跑去。妻子有一个养鸡场,一个养鸭场,一只鹦鹉和一只金丝鸟,而这只鹦鹉比他们谁的声音都大。两只狗儿——佛里克和佛洛克——在起坐间

里荡来荡去。它们并不是混合花瓶，但它们却在沙发和睡榻上随便睡觉。

排演开始了。只有狗儿打断了一会儿。它躺在加布里尔太太的新衣服上淌口水，不过这是完全出自善意，而且也并没有把衣服弄脏。猫儿也找了一点小麻烦。它把它的脚伸向扮演朱丽叶的这位人物，同时坐在她的头上摇尾巴。朱丽叶的温柔的台词一半是对着猫儿、一半是对着罗蜜欧而发的。至于贝儿，他所讲的每一句话恰恰是他想要和药剂师的女儿所讲的话。她是多么可爱和动人啊！她是大自然的孩子，她最适宜于演这个角色。贝儿几乎要爱上她了。

猫儿一定有某种本能，或者某种更高尚的品质：它坐在贝儿的肩上，好象是象征罗蜜欧和朱丽叶之间的感情似的。

戏越排演下去，贝儿的热情就越变得强烈和明显，猫儿也就越变得亲密起来，鹦鹉和金丝鸟也就更闹起来。佛里克和佛洛克一会儿跑出去，一会儿又跑进来。

登台的那一晚最后到来了。贝儿真象一位罗蜜欧；他毫不犹疑地在朱丽叶的嘴上吻起来。

“吻得非常自然！”加布里尔太太说。

“简直是不知羞耻！”市府参议斯汶生先生说。他是镇上一个最有钱的公民，也是一个最肥的胖子。汗水流了他一身，因为剧院里很热，而他的身体里也很热。贝儿在他的



眼里看不出丝毫的同情。“这样一只小狗!”他说,“这只小狗是这样长,人们可以把他折成两段,变成两只小狗[①]!”

树立了一个敌人，却赢得了大家的鼓掌！这是一桩好交易。是的，贝儿是一个幸运的贝儿。

他疲倦了;这一晚吃力的表演和大家对他的称赞,使他累得喘不过气来。他回到他那个小房间里来，已经是半夜过后了。加布里尔太太在墙上敲了两下。

“罗蜜欧！我送来一点混合酒给你喝!”

于是一个漏斗便插进门里来了。贝儿·罗蜜欧拿一个杯子在它下面接着。

“晚安！加布里尔太太!”

但是贝儿却睡不着。他所讲过的每一句台词以及朱丽叶所讲的话，全都在他的脑子里嗡嗡地响起来。当他最后睡着了的时候，他梦见一次结婚典礼——他和老小姐佛兰生的结婚典礼。一个人能够做出多么不可思议的梦啊!

---

① “小狗”在丹麦文里是 havlp，同时也有“自高自大的人”的意思。



七

“现在请你把你演戏的那套玩艺儿从你的脑袋里清除出去吧！”第二天早晨加布里尔说。“我们可以做点功课了。”

贝儿的思想和小马德生的思想有些接近了：“一个人拿着书本呆呆地关在房间里，真是浪费美丽的青春！”不过当他当真拿着书本坐下的时候，许多善良和新颖的思想就从书本里面放射出光辉来，结果贝儿倒是被书本吸引住了。他学习到世界上许多伟大的人和他们的成就。他们有许多都是穷人的孩子：英雄德米斯托克勒斯①是一个看门人的儿子；莎士比亚是一个穷苦织工的孩子——当他是一个年轻人的时候，他在剧院门口为人牵马，后来成了剧院里一个

最有威望的人，在诗的艺术上超越了一切国家和时代。他也读到关于瓦尔堡②的竞赛会——在这里面，诗人们要比一比，看谁能写出最美丽的诗：这是象古希腊在公共节日考验诗人们的一种竞赛。加布里尔先生谈到这些人的时候，特别兴致勃勃。索福克里斯③在他老年的时候写出他最好的悲剧，因此赢得了超过一切人的奖赏；在光荣和幸福中他的心高兴得爆炸了。啊，在胜利和快乐中死去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啊！还有什么事情能够比这更幸运呢？我们这位小朋友的心里充满了感慨和梦想，但是没有人可以把他的心事讲出来。小马德生和普里木斯是不会懂得他的，加布里尔太太也不会懂得他的。她一会儿表现得心情非常愉快，一会儿又变成一个眼泪汪汪的、多愁善感的妈妈。她的两个小女儿惊奇地望着她；她们和贝儿都不了解为什么她会变得这样的悲哀。

---

① 德米斯托克勒斯（Themistokles，纪元前 527?—460?B.C.）是古代雅典的一个大政治家和将军。

② 瓦尔堡（Wartburg）是德国爱森纳哈附近杜林及亚森林里的一个宫堡，在中古时期，诗人们经常在这里举行诗歌竞赛。

③ 索福克里斯（Sophokles，纪元前 497—406?）是古希腊的名悲剧作家。

“可怜的孩子们！”她说，“一个妈妈永远想着她们的前途。男孩子可以自己照顾自己。凯撒栽了筋斗，但是他仍然可以爬起来！那些年纪大点的孩子喜欢在水桶里玩水，他们将来可以去参加海军，而且一定会娶到满意的太太的。但是我的女孩子们！她们的将来会是怎么一个样子呢？当她们长大了、心里有了感情的时候，我相信她们所爱的人一定不会中加布里尔的意。他一定会为她们挑选她们所不喜欢的人，挑选她们所不能忍受的人。这样，她们就会非常不幸！作为一个妈妈，我不得不想这些事情，而这也就是我的悲哀和痛苦！你们这些可怜的孩子们啊，你们将会非常不幸！”她哭起来。

那两个小女孩望着她，贝儿也望着她，同时也感到悲哀。他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回答她才好，因此他就回到他的小房间里来，坐在那架旧钢琴面前，弹出一些调子和幻想曲——这好象都是从他的心里发出来的。

早晨，他用比较清醒的头脑去学习和做功课，因为他是受别人的供养来读书的。他是一个有责任感、有正确思想的孩子。他的日记里记得很清楚，他每天读了些什么和学习了些什么，夜里在钢琴面前坐到多么晚，弹了些什么东

西——他弹钢琴总是不发出声音来的，为的是怕吵醒了加布里尔太太。除了星期天这个休息日以外，他的日记里从来不写："想念朱丽叶"，"拜访药剂师"，"写信给妈妈和祖母"。贝儿仍然是罗蜜欧，也是一个好儿子。

"特别用功！"加布里尔先生说。"小马德生，你应该向他学习！否则你就会不及格了。"

"老滑头！"马德生在心里对自己说。

教长的儿子普里木斯害着"嗜眠病"。"这是一种疾病，"教长的太太说，因此人们不应该对他太厉害了。

教长的住宅离此不过二十四五里路。它是很豪华的。

"那位先生最后将会当上主教！"加布里尔太太说。"他和朝廷有些关系，教长太太又是一个贵族妇人。她认识一切的纹章——这也就是说：族徽。"

这时候正是圣灵降临节。贝儿到加布里尔先生家里来已经有一年了。他学习了许多东西，但是他的声音还没有恢复过来。它会不会恢复呢？

有一天晚上，加布里尔全家被邀请到教长家里去参加一个盛大的晚宴和舞会。有许多的客人从城里和近郊的邸宅到来。药剂师的一家人也受到邀请。罗蜜欧将要看到朱

丽叶，也许还要和她跳第一场舞呢。

教长的住宅是很整齐的，墙上都刷了一层白灰，院子里也没有粪堆。教长太太是一个高大而丰满的女人。加布里尔先生把她叫做“格洛柯比斯雅典娜①”；贝儿想，这大概就是“蓝眼睛”的意思，而并非象朱诺②一样，是“大眼睛”的意思。她有某种明显的温柔的表情和一种病态的特征。她大概是象普里木斯一样，也有“嗜眠病”。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绸衣服，戴着一大堆鬈曲的假发。假发的右边插着一个刻着她祖母——一位将军夫人——的肖象的小徽章，左边插着一大串白瓷葡萄。

教长有一个红润和丰满的面孔，还有一口适宜于啃烤牛肉的白得发亮的牙齿。他的谈话中充满了掌故。他能和任何人谈话，但是谁也没有办法和他谈下去。

市府参议也在场。在那些从许多公馆来的客人中，人们也可以看到商人的儿子费利克斯，他已经受过了坚信礼，

① 雅典娜（Athene）在希腊神话中是雅典的守护神。在希腊诗中，一般都在她的名字前加一个形容词“格洛柯比斯”（gloukopis）——意思是“蓝眼睛”。

② 朱诺（Juno）是罗马神话中妇女的保护神。一般诗中把她描写成为“大眼睛的朱诺”。

而且在装束和举止上要算是一个最漂亮的年轻绅士。大家说他是一个百万富翁，加布里尔太太简直没有勇气和他谈话。

贝儿看见费利克斯，感到非常快乐。后者以非常友好的态度走过来和他谈天，并且代表父母向他致意。费利克斯的父母读过了贝儿写给妈妈和祖母的一切信件。

舞会开始了。药剂师的女儿得和市府参议跳第一场舞——她在家里对妈妈和市府参议作过这样的诺言。第二场舞她本来答应要和贝儿跳的，但是费利克斯走过来，和善地点了一下头，就把她拉走了。

“请让我跳这一场舞吧。只要你同意，小姐是会答应的。”

贝儿的表情很客气，他也没有讲什么话。所以费利克斯就和药剂师的女儿——这次舞会中一位最漂亮的姑娘——跳起舞来了。到第三场舞的时候，他又和她跳了一次。

“请准许我和你跳晚餐舞①行吗？”贝儿问，他的脸色

① 晚餐舞（borddanse）是晚餐开始进餐后的第一场舞。

发白。

“行,可以和你跳晚餐舞!”她带着一个妩媚的微笑说。

“你一定不会把我的舞伴抢走吧?”站在他身边的费利克斯说。“这不是一种友善的行为。我们是镇上的两个老朋友呀！你说你看到我非常高兴，我想你一定也会准许我扶着小姐去餐桌吧!”于是他把手搭在贝儿的腰上,玩笑地把自己的前额抵着他的前额。“准许吧！对不对?准许吧!”

“不成!”贝儿说。他的眼睛已经射出了忿怒之光。

费利克斯松开了他,把双手在腰间叉着,好象他是一只准备要跳跃的青蛙:“年轻的绅士，你是绝对正确！年轻的先生,假如我得到了和她跳晚餐舞的诺言,我也要说同样的话!”他豪爽地向小姐鞠了一躬就退下去了。不过没有多久,当贝儿站在一个角落里整理领带的时候,费利克斯又走过来，搂着他的脖子，用非常殷勤的眼光对他说:

“放慷慨些吧!我的妈妈、你的妈妈和老祖母将都会说,这才象你呢！我明天就要离开，假如我不能陪着小姐去吃饭,我将会感到非常难过的。我的朋友,我的唯一的朋友!”

作为他唯一的朋友，贝儿就不好再拒绝他了。他亲自把费利克斯领到那个美人儿身边去。



客人们乘着车子离开教长住宅的时候，已经是明朗的早晨了。加布里尔全家坐着一辆车子,他们立刻就睡着了,只有贝儿和太太还是清醒的。

她谈论着那位年轻的商人——富翁的少爷。他真够得上称为贝儿的朋友；她听到他说:“亲爱的朋友,干杯吧,为妈妈和祖母干杯吧！”“他这个人有某种落落大方和豪爽的气概,”她说，“人们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富人家的少爷,或者是一位伯爵的公子。这是我们这些人所做不到的！我们必须低头！”

贝儿一句话也没有讲。他整天都感到不愉快。在夜里，当他上床去睡觉的时候，他怎么也睡不着。他对自己说:“我们得低头！我们得讨好！”他曾经干过这样的事情，服从过一个有钱少爷的意旨。“因为一个人生下来就很穷，所以他就不得不听从这些有钱人的摆布。难道他们真的比我们好吗？为什么上帝创造人要让他们比我们好呢？”

他心中起了某种恶感。祖母可能会对这种恶感感到难过的。他在想念着她。“可怜的祖母！你知道贫穷是怎么一回事情！为什么上帝要容许这样的事情呢？”他心里很气愤，但同时又体会到他的这种思想和语言对于好上帝是有罪过的。他惋惜他已经失去了孩子的心情。他对上帝的信心又恢复了，他仍然是象从前那样地完整和丰富。幸运的贝儿！

一个星期以后，祖母寄来了一封信。她有她一套写信的方式:大字母和小字母混杂在一起；但是无论大事小事，只要与贝儿有关,她总是把心中所有的爱都放进去的。

我亲生的、甜蜜的、快乐的孩子！

我在想你，我在怀恋你，你的妈妈也是这样。她的

一切都好；她在靠洗衣服过日子！商人家里的费利克斯昨天来看过我们，同时带来了你的问候。听说你曾经去参加过教长的舞会，而且你非常有礼貌！不过你永远是那个样子的——这使得你的老祖母和你的辛苦的妈妈感到非常快乐。她有一件关于佛兰生小姐的事情要告诉你。

信下边有贝儿妈妈的一段附言：

那个老姑娘佛兰生小姐要结婚了！钉书匠霍夫的请求获得了批准，他被指定为宫廷的钉书匠。他挂上了一个很大的招牌：“宫廷指定钉书匠霍夫①”。所以她成了霍夫太太。这是一段很老的爱情。我的甜蜜的孩子，这段爱情并没有因为老而生锈！

你的亲生妈妈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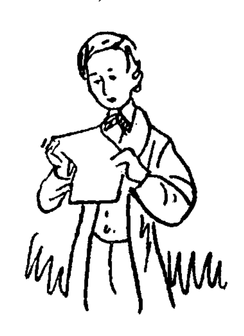
① 霍夫的原文为 Hof，是人名；但在丹麦文中它的意思是“宫廷”。因此，“宫廷指定钉书匠霍夫”这块招牌在丹麦文中就成了“Hof-Bogbinder-Hof”，非常滑稽，但这种幽默在中文中无法表达出来。

再一次附言：祖母为你织了六双毛袜，你很快就会收到。我在里面放了一样你最喜欢吃的菜：“猪肉饼”。我知道你在加布里尔先生家里从来吃不到猪肉，因为太太害怕“玄帽虫”①——这个词我拼不出来。你不要相信这些东西，尽管吃吧。

你的亲生妈妈

贝儿念完了信，感到非常快乐。费利克斯很好，他对他的态度是不对的。他们在教长家里分手的时候，连一声“再会”也没有说。

“费利克斯要比我好些，”贝儿说。



① 贝儿的妈妈写的别字太多，把“旋毛虫”写成了“玄帽虫”。原文应该是 trikiner，但她却写成了 truchner。这是猪身上的一种寄生虫。



八

在平静的生活中,日子一天一天地滑过去了,转眼一个月也完了。贝儿在加布里尔先生家里寄居已经是第二个年头了。他拿出极大的毅力下决心不要再登台演戏——太太把这叫做“固执”。

他接到那位供给他学膳费的歌唱教师一封严肃的信,说他在这儿住宿的期间，决不能再想起演戏的事。他服从了这个指示,不过他的思想常常跑到首都的剧场上去了。这些思想，象魔力似地,老把他向舞台上拉,而他事实上也希望有一天作为一个伟大的歌唱家而登上舞台。不过现在他的声音坏了,而且也恢复不过来,他真是感到非常沉痛。谁能够安慰他呢？加布里尔先生或太太是不能够安慰他的,不过我们的上帝能够。我们可以从种种方式得到安慰；贝儿则是从梦中得到的。他真算得是幸运的贝儿。

有一天晚上，他梦见圣灵降临节的到来。他到一个美丽的树林中去，太阳从树枝之间射进来，整个地上都开满了秋牡丹和樱草花。这时杜鹃叫起来了:“咕！咕！”贝儿于是就问：我还要活多少年呢？因为人们每年头一次听到杜鹃啼，老是喜欢问这一句话的①。杜鹃回答说:“咕！咕！”它再也没有发出别的声音，接着就沉默了。

“难道我只能再活一年么?”贝儿说。“那实在是太少了。劳驾请你再叫一声吧!”于是杜鹃又开始啼:“咕咕！咕咕!”是的，它在不停地啼下去。贝儿也伴着杜鹃声而唱起来，而且唱得很生动,象真的杜鹃一样,不过他的声音是要响亮得多。所有的歌鸟也都一同吟唱起来。贝儿跟着它们唱，但是唱得比它们好听得多。他有他儿时的那种清晰的歌喉，而且他喜欢唱。他的心里真是愉快极了。接着他就醒了。他知道，他还掌握着“共鸣盘”，他还保留着他的声音,而这种声音,在一个明朗的、圣灵降临节的早晨,将会洪亮地迸发出来。怀着这种信心，他幸福地睡去了。

不过在第二天,第二个星期或第二个月,他一点也没有

① 这是丹麦的一种迷信，杜鹃如果只叫一次，问的人就只能活一年；如果不停地叫下去，问的人就可以活许多年。

感觉到他快要恢复他的声音。

从京城来的每一件关于剧院的消息,对他来说,真是灵魂的补品,精神的食粮。面包屑也能算是面包,所以他怀着感谢的心情来接受每一粒面包屑——最不重要的小新闻。

加布里尔家的邻居是杂货商人。商人的太太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的家庭主妇。她这个人非常活泼，而且老是笑容满面，不过她对于舞台是一点知识也没有。她第一次去京城观光了一下,她对那里的什么事情都感到愉快,连那里的人都是如此。她说，这些人对她所讲的任何事情都觉得好笑；这当然是很可能的。

“您到剧院去过吗?”贝儿问。

“当然去过啦!”商人的太太回答说。“我的汗流得才多啦！你应当看到我坐在那股热气里流汗的样儿!”

“不过你看到了什么呢？演的什么戏呢?”

“让我告诉你吧!”她说。“我可以把全部的戏都告诉你！我去看过两次。头一晚演的是‘说白戏’。走出场的是一位公主。‘哗啦，呱啦！哈啦,呜啦!’你看她多会讲话!接着一位男子出来了:‘哗啦，呱啦！哈啦，呜啦!’于是太太倒下来了。之后同样的事情又重新开始。公主说:‘哗啦,

呱啦！哈啦，呜啦！’于是太太又倒下来了。她那天晚上一共倒下了五次。第二次我去看的时候，整出戏是唱出来的：‘哗啦，呱啦！哈啦，呜啦！’于是太太倒下来了。那时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非常漂亮的乡下女人。她从来没有到戏院去过，所以她就以为戏演完了。不过我是了解全部情况的，所以我就说，当我上次来看的时候，太太倒下了五次。在这次唱的晚上，她倒下了三次。现在你可了解这两出戏的情景了——活灵活现，象我亲眼看见的时候一样！”

因为太太老是倒下来，这大概是悲剧了吧？于是他就灵机一动，记起了：那个大舞台面前挂着的幕布在每一幕演完后要落下来；幕上画着一个很大的妇女形象——这就是一边戴着喜剧面具和一边戴着悲剧面具的艺术之女神。所谓倒下的太太就是这幅画象。这真是不折不扣的喜剧：对于商人的太太说来，他们所讲的和唱的就是“哗啦，呱啦！哈啦，呜啦！”这是一件极大的快事，对于贝儿说来也是如此。加布里尔太太听到了这两出戏的描述后也有同样的感觉。她坐在一旁，脸上露出一种惊奇的表情和一种精神上的优越感。的确，药剂师曾经说过，她作为奶妈，使莎士比亚的罗蜜欧与朱丽叶的演出得以“成功”。

经过贝儿解释的“太太倒下了”这句话，成了这一家的一个幽默的成语。每次家里有一个孩子，一个碗，或一件任何家具跌下来的时候，这句话就被应用。

“谚语和成语就是这样被创造出来的！”加布里尔先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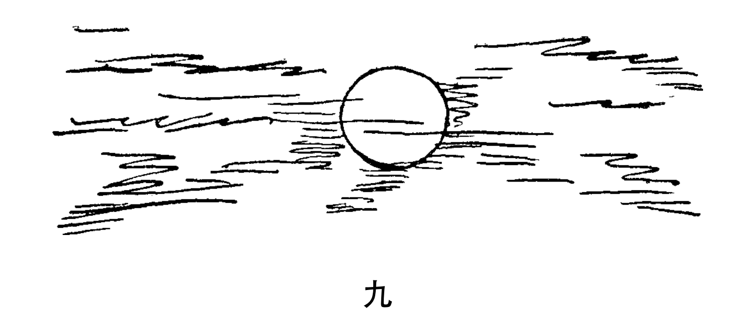
说。他总是从学术的观点来看每一件事情。

除夕，钟敲了十二下，加布里尔太太全家以及寄宿生，每人擎着一杯混合酒，都站立起来。加布里尔先生每年只喝这一杯，因为混合酒对于虚弱的胃是有害的。他们为新年而干杯，同时数着钟声：“一、二”，直到它敲完十二下为止①。这时大家都说：“太太倒下了！”

新年到来了，又过去了。到了圣灵降临节，贝儿已经在这家住了两年了。

---

① 这是流行于整个北欧的一种风俗：在除夕半夜十二点钟的时候，全家人都聚集到一起干杯，作为“送旧迎新”的表示。



九

两年过去了，但是声音还没有恢复。我们这位年轻朋友的前途将会是怎样的呢？

照加布里尔先生的看法，他在小学里当一个教员总是不成问题的。这总算是一种谋生之道，但是想要靠这成家立业是不行的。不过贝儿也没有想到这件事情，虽然药剂师的女儿在他的心里已经占据了一个不小的位置。

“当小学教员！”加布里尔太太说，“当一个老师！你将会成为世界上一个最枯燥乏味的人，象我的加布里尔一样。你是一个天生的舞台艺术家！争取做一个世界的名演员吧！那跟当一个教员有天渊之别！”

当一个演员！是的，这是他的志向。

他在写给那位歌唱教师的信里提到这件事；他把他的志向和希望都讲出来了。他焦急地希望回到作为他故乡的

首都去。妈妈和祖母都住在那里，他已经有整整两年没有见到她们了。路程一共只不过三百六十多里，坐快车有六个钟头就可以到了。为什么他们没有见见面呢？离开的时候，贝儿答应到了新地方不要请假，也不要打算回家探望亲友。妈妈是忙于替人洗衣服和烫衣服的。虽然如此，她还是一直在计划作一次了不起的旅行来看他，哪怕要花一大笔旅费。但是这件事情永远也没有实现。

至于祖母呢，她一提起火车就心惊胆战；这简直等于去诱惑上帝。她也不愿意去坐轮船。的确，她是一个老太婆，她不愿意旅行，除非是旅行到上帝那儿去。

这句话是在五月间说的，但是在六月间这位老太婆却旅行起来了，而且是单独一个人旅行。她旅行了那三百六十多里路，到一个陌生的城市里去，到许多陌生的人中间去，为的是要见见贝儿。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但也是妈妈和祖母一生中所遇到的最不幸的事情。

贝儿第二次问杜鹃："我还能活多少年呢？"杜鹃就说："咕！咕！"他的健康和心情都很好！他的未来充满了明朗的阳光。他接到他那位慈父般的朋友——歌唱教师——一封令人高兴的信。信上说，贝儿可以回去，大家可以研究一

下他的问题，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路可走——因为他再也不能歌唱了。

“去演罗蜜欧吧！”加布里尔太太说。“你的年龄已经足够使你演一个恋人的角色，你的身上也长了一点肉，再不需要什么化妆了。”

“演罗蜜欧吧！”药剂师和药剂师的女儿说。

各种不同的思想在他头脑里和心胸里震荡着。但是：

谁又能知道明天的事情？

他坐在一个伸向草原的花园里。这是晚上，月亮在照着。他的脸在发热，他的血在奔流，凉爽的空气使他有一种愉快之感。沼泽地上浮着一层雾气。这雾气一起一伏地漂动着，使他想起了妖女的跳舞。这使他想起了那支关于骑士奥洛夫的古老的歌。这位骑士骑着马出去请客人来参加他的婚礼，但是中途被许多妖女拦住了。她们拉他去参加她们的跳舞和游乐，结果使他丧失了生命。这是一个民歌，一首古诗。这天晚上，它所描述的故事在月光和雾气中再现出来了。

贝儿是在一种半睡状态中朝这些东西凝望的。灌木林似乎都具有人和兽的形体。他们静静地立着，雾气在上升，象飘动着的面罩。贝儿在剧院所演出的芭蕾舞里曾经看到过类似的情景——那里面所表现的妖女都戴着薄纱似的面罩，一会儿旋转，一会儿飞翔。不过在这里所显现出来的妖女却更是美丽，更是惊人！象这样大的舞台，任何剧院是不可能有的。什么舞台也不能够有这样晴朗的高空，这样明亮的月光。



在雾气中，一个女子的形象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她一下子变成了三个人，而这三个人又一下子变成了许多人。她们就象一群浮动着的女子，手挽着手在跳舞。空气托着她们向贝儿所在的篱笆附近飘来。她们向他点头示意，她们向他讲话，而她们的声音却是象银铃一样地好听。她们走进花园里来，在他的身边起舞，她们把他围在她们的中间。他什么也没有想，就和她们一道跳起舞来了。他旋转着，好象他是在那永远无法忘却的“吸血鬼”舞里一样——但是他并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事实上，他心里什么事情也没有想；他被他所看到的周围的美迷住了。

沼泽地是一个又深又蓝的大海，里面长满了五光十色的睡莲。她们用薄纱托着他，从水上一直跳到对岸。岸上的那些古冢，推开了长在它们上面的荒草，变成了烟雾的宫殿，向空中升去，而这些烟雾又变成了大理石。这些庄严的大理石块上盘着许多开满了花的金树和贵重的宝石。每一朵花是一只光彩夺目的鸟儿——它在用人的声音唱着歌。这好象是成千上万的快乐孩子在一起合唱。这是天堂呢，还是妖山？

这些宫殿的墙在移动，在彼此滑过，在向他合拢来。他

被围在里面，人间的世界已经成了外界了。他感到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焦急和恐怖。他找不到任何一个出口；但是从地上一直到天花板，从所有的墙上，有许多美丽的年轻女子在向他微笑。她们在外表上看来是栩栩如生，但他不得不想：她们是不是画出来的呢？他很想和她们谈话，但是他的舌头却讲不出一个字来。他的声音完全没有了，他的嘴唇发不出任何音响。于是他倒到地上，比什么时候都感到不幸。

有一个妖女朝他走过来。无疑地，她对他的用意是非常好的，因为她是以他最喜爱的形象出现的。她的样子很象药剂师的女儿；他几乎真的以为就是她了。不过他立刻就发现她的背后是空的；她只有一副漂亮的外表，而她的后面却是空空洞洞，毫无一物。

“这里的一点钟，就是外界的一百年，”她说，“你已经在这里待了整整一点钟了。那些住在这些墙外的、你所认识和所爱的人都已经死了！和我们一道住在这儿吧！是的，你得住在这儿，否则这些墙就要向你挤过来，挤得你全身的血从前额上直向外冒！”

于是墙动起来了，空气热得象火红的烤炉。他的声音又恢复了。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啊！你遗弃了我吗？”他从他痛苦的灵魂深处这样呼喊了一声。

这时祖母就站在他的身边。她把他抱在怀里，她吻他的前额，她吻他的嘴。

“我亲生的、甜蜜的小伙子！”她说，“我们的上帝不会离开你，他不会离开任何人——甚至于罪大恶极的人。上帝是永远值得赞美和尊崇的！”

她把她的圣诗集拿出来——就是那本在许多礼拜日她和贝儿一同念过的圣诗集。她的声音是多么响亮啊！所有的妖女们都低下了头——的确，她们也需要休息一下了！贝儿和祖母一道唱，象从前每个礼拜日一样。他的声音立刻就变得非常有力、同时又是多么柔和！这个宫殿的墙开始移动，它们化成了云朵和烟雾。祖母和他一起从高地上走出来，走到高高的草丛中去。萤火虫在这里面闪亮着，月儿在射出光辉。不过他的脚是很疲乏了；不能再移动了；他在草地上倒下来。这可以称得上是一个最柔软的床。他好好地休息了一阵子，然后在圣诗歌中醒了过来。

祖母坐在他身旁，在加布里尔先生的一个小房里坐在他的床边。他的高烧已经退了，他又恢复了健康和生命。



他害了一场严重的病。那天晚上人们发现他在花园里昏倒了，接着他就发起高烧来。医生认为他再也好不了，他会死去。因此人们才写了一封信，把这件事情告诉他的妈妈。她和祖母都急于想来看他，但是两个人都分不开身。最后祖母就决定单独乘火车来了。

“我只有为贝儿才做这件事情！”她说。“我凭上帝的名义做这件事情；不然的话，我就要认为我是和那些巫婆骑着扫帚在仲夏夜里飞走的！”

十

回家的旅程是欢乐和愉快的。祖母衷心地感谢我们的上帝：贝儿没有先于她死去！车厢里有两个可爱的旅伴和她同行：药剂师和他的女儿。他们谈论着贝儿，可爱的贝儿,好象他们是一家人似的。药剂师说,他将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演员。他的声音现在也恢复了；这样的一个歌喉是一件无价之宝。

祖母听到这样的话，该是感到多么快乐啊！这些话是她的生命,她绝对相信它们。在不知不觉中,他们一行到达了首都的车站。妈妈在那里迎接她。

“为了这火车，我们要赞美上帝！”祖母说,“为了我能够安安稳稳地坐上它，我们也要赞美上帝！我们也要感谢这两位可爱的人！”于是她就握了药剂师和他的女儿的手。“铁路真是一件美好的发明——当然是在你坐完了以后。这时你算是在上帝的手里了！”

接着她就谈着她的甜蜜的孩子。他现在已经脱离了危险，他是和一个富裕的家庭住在一起。这家雇有两个女佣人和一个男佣人。贝儿象这家的一个儿子，并且和其他两

个望族的孩子受到同等的待遇——其中有一位是教长的少爷。祖母原先是住在驿站的旅馆里；那里的费用真是贵得可怕。后来加布里尔太太请她到她家里去住。她去住了五天，这一家人真是安琪儿——太太尤其是如此。她请她吃混合酒，酒的味道非常好，但是很厉害。

托上帝之福，一个月以后贝儿就可以完全恢复健康，回到京城里来。

“他一定变得很骄，很秀气了！”妈妈说。“住在这个顶楼上他一定会感到不舒服！我很高兴，那位歌唱教师请他去住。不过——”于是妈妈就哭起来，“真是伤心，一个人穷到这种地步，连自己的孩子都不能在自己家里住下来！”

“切记不要对贝儿讲这样的话！”祖母说，“你没有能象我那样了解他！”

“不管他是变得多么文雅，他必须有东西吃，有东西喝。只要我的这双手还能够工作，我决不能让他挨饿。霍夫太太说过，他每星期可以在她家吃两次午饭，因为她现在的境况很好。她过过快乐的日子，也尝过困难的滋味。她亲口告诉过我，有一天晚上，当她坐在一个包厢里——这位老芭蕾

舞女演员在这里有一个固定的座位——的时候，她感到非常不舒服。因为她整天只喝过一点水，吃了一个香菜子小面包。她饿得要病了,要昏倒下来了。‘快拿水来！快拿水来！’大家都喊。‘请给我一点奶油软糕吧！’她要求着,‘请给我一点奶油软糕吧！’她所需要的是一点富有营养的食物,而不是水。现在她不仅有食物储藏室,而且还有摆满了菜的餐桌！”

贝儿仍然是住在三百六十里以外的一个地方，但是他已经在幸福地想：他很快就会回到首都来,会看到剧院,会遇见那些亲爱的老朋友——他现在懂得怎样珍惜他们的友情。这种幸福感在他的身体里歌唱着,回荡着;也在他的身体外面歌唱着,回荡着。年轻的幸福时代,充满了希望的时代,处处都是阳光。他的健康在一天一天地恢复,他的心情和神采也在恢复。但是,当他别离的日期迫近的时候,加布里尔太太却感触起来了。

“你是在走向伟大。你有诱惑力,因为你长得漂亮——这是你在我们家里形成的。你象我一样，非常自然——这更加强了你的诱惑力。你不能太敏感,也不能故意做作。切记不要象达格玛尔皇后①那样敏感，她喜欢在礼拜天用缎

带来束住她的绸袖子，而她因此就感到良心不安。不应该只为这点事就大惊小怪呀！我从来不象路克勒细亚②那样难过！她为什么要刺死自己呢？她是天真无邪的，这点她自己知道,全城的人也知道。对于这件不幸的事情,你虽然年轻,你也完全懂得！她尖声大叫，接着就把匕首取出来！完全没有这个必要！我决不会做这种事情,你也决不会的。我们一向都是很自然的。人们应该在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如此。将来你从事艺术工作的时候，你也会继续是这样。当我在报上读到关于你的消息的时候,我将会是多么高兴啊！也许你将来会到我们的这个小城市里来，作为罗蜜欧而登台吧。不过我将不会再是奶妈了，我只能坐在正厅的前排来观赏你！”

在别离的这一个星期里,太太忙着洗衣服和烫衣服,为的是好叫贝儿能够穿一身干净的衣服回家，象他来的时候

---

① 她是丹麦十三世纪的一个有名的皇后。

② 她是古罗马传说中一个非常忠心于丈夫的女子。一个叫做塞斯都斯的男子见她美丽和忠诚，在一天晚上乘她不备的时候破坏了她的贞操。第二天早晨她因羞愤而用匕首把自己刺死。莎士比亚曾把她的故事写成一首长诗。英国十七世纪的名演员 Thomas Heywood 也把这个故事写成一个剧本。

一样。她在他的那颗琥珀心上穿了一根又新又结实的线，这是她希望得到的一件唯一作为“纪念”的东西，但是她没有得到。

加布里尔先生送给了他一本法文字典。这是他学习的时候经常用的一本书，加布里尔先生在书缘上还亲笔增补了许多新的东西。太太送给他玫瑰花和心形草。玫瑰花会萎谢；但是心形草只要放在干燥的地方而不见水，可以保持一冬。她引了歌德的一句话作为题词：Umgang mit Frauen ist das Element guter sitten。她把它译成这样一句话：

“与女子交往是学得良好礼貌的要素。歌德。”“如果他没有写一本叫做浮士德的书！”她说，“他要算是一个伟大的人，因为我读不懂它！加布里尔也是这样讲的！”

马德生送了他一张并不太坏的画。这是他亲手画的；上面画的是加布里尔先生吊在一个绞架上，手里还拿着一根桦木条。标题是：“把一个伟大的演员引向知识之路的第一个导师。”教长的儿子普里木斯送了他一双新拖鞋。这是牧师夫人亲自缝的，但是尺寸太大，普里木斯在头一年简直没有办法穿。鞋底上有用墨水写的这样的题词：“作为一个



伤心的朋友的纪念。普里木斯。”

加布里尔先生全家一直把贝儿送到车站。“我不能叫人说没有‘惜别’就让你离开了！”太太说，接着她就当场在车站上吻了他一下。

“我并不觉得难为情！”她说，“只要一个人是正大光明

的，他做什么事也不怕！”

汽笛响起来了。小马德生和普里木斯高声喝采，“小家伙们”也在旁边助兴，只有太太在擦眼泪，同时在挥着手帕。加布里尔先生只说了一个字：Vale①！

村镇和车站在旁边飞过去了。这些地方的人是不是也象贝儿一样快乐呢？他在想这个问题，他在赞美自己的幸运。他想起了那个看不见的金苹果——当他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祖母在自己手里看到的那个金苹果。他想起了他在水沟里所获得的那件幸运的东西，特别是他重新获得的声音和他最近所求得的知识。他现在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内心里唱着愉快之歌。他费了很大的气力控制住自己，没有让自己在车厢里高声地唱出来。

首都的塔顶现出来了，建筑物也露面了。火车开进了车站。妈妈和祖母在等着接他。此外还有一个人：即原姓佛兰生的霍夫太太。她现在全身装钉得②整整齐齐，是宫廷“钉书匠”霍夫的夫人。她不管是境况坏还是境况好，从

---

① 拉丁文，即“再会”的意思。

② 原文是 indbunden，即紧紧地穿上一大堆衣服，有暴发户的气象；但这个词又当作“装钉”讲，与“钉书匠”有关系。

来不忘记她的朋友。她象妈妈和祖母一样，非吻他一下不可。

“霍夫不能和我一道来！”她说。“他得呆在家里为皇上的私人图书馆装钉一部全集。你很幸运，但我也并不差。我有我的霍夫、一个炉边的角落和一张安乐椅。每星期我请你到我家里来吃两次饭。你将可以看到我的家庭生活。那是一部完整的芭蕾舞！”

妈妈和祖母几乎可以说是找不到机会和贝儿讲一句话，但是她们望着他，同时她们的眼里射出幸福之光。他得坐上一辆马车开到新的家去——那位歌唱家的住所。她们笑，但同时他们也哭起来。

“他成了一个多么可爱的人啊！”祖母说。

“象他出门的时候一样，他还有一个和善的面孔呢！”妈妈说。“将来他登上舞台的时候，他仍然会保留住这副面容！”

马车在歌唱家的门口停下来。主人不在家。老佣人把门打开，领着贝儿到他房间里去。四周的墙上挂着许多作曲家的画像；壁炉上放着一尊发光的白石膏半身像。

这个老头儿的头脑有些呆笨，但是却非常忠诚可靠。他

把写字台的抽屉以及挂衣服的钩子都指给他看，同时还答应他说，他愿意替他擦皮鞋。这时歌唱家回来了，热烈地握着贝儿的手，表示欢迎。

“这就是整个的住所！”他说，“你住在这儿可以象在你自己家里一样。客厅里的钢琴你可以随便使用。明天我们要听一听，看你的声音究竟变得怎样。这位是我们宫殿的看守人——我们的管家！”于是他就对这位老头儿点点头。“一切东西都整理了一番。为了欢迎你的来临，壁炉上的卡尔·马利亚·韦伯又重新擦了一次白粉！他一直是肮脏得可怕。不过摆在那上面的并不是韦伯；那是莫扎特。他是从哪里搬来的？”

“这是老韦伯呀！”佣人说，“我亲自把他送到石膏师那儿去，今天早晨才把他取回来的！”

“不过这是莫扎特的半身像，而不是韦伯的半身像呀！”

“请原谅，先生！”佣人说，“这是老韦伯呀，他只不过给洗擦了一番罢了！因为他上了一层白粉，所以主人就认他不出来了！”

这只有那位石膏师可以证明——不过他从石膏师那里得知，韦伯已经跌成了碎片；因此他就送了一尊莫扎特的像

给他。但这放在壁炉上有什么分别呢？

在头一天，贝儿并不需要演唱什么东西。不过当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来到客厅里的时候，他看见了钢琴和摊在它上面的约瑟夫。于是他就唱起我的第十四夜来；他的声音象铃一样地响亮。它里面有某种天真和诚恳的气质，但同时又是充满了力量和丰满。歌唱家一听到，眼睛就湿润了。

“应该这样唱才对！”他说，“而且还可以唱得比这还好一点。现在我们把钢琴盖上吧，你应该休息了！”

“今天晚上我还得去看看妈妈和祖母！我已经答应过她们。”于是他就匆匆地走开了。

落日的晚霞照在他儿时的屋子上，墙上的玻璃片反射出光来，这简直象一座用钻石砌的宫殿。妈妈和祖母坐在顶楼上等他——这需要爬好长一段楼梯才能达到，但是他一步跳三级，不一会就来到了门口。一大堆亲吻和拥抱在等待着他。

这个小小的房间是非常清洁整齐的。那只老熊——火炉——和藏着他木马时代的一些秘宝的那个橱柜仍然在原来的地方；墙上仍然挂着那三张熟识的人像：国王像，上帝

像和用一张黑纸剪出的“爸爸”的侧影。妈妈说，这跟爸爸的侧像是一模一样，如果纸的颜色是白的和红的，那还要更像他，因为他的面色就是那样。他是一个可爱的人！而贝儿简直就是他的一个缩影。

他们有许多话要谈，有许多事情要讲。他们将要吃碎猪头肉冻①，同时霍夫太太也答应今晚要来看他们。

“不过这两个老人——霍夫和佛兰生小姐——怎么忽然想起要结婚呢？”贝儿问。

“他们考虑这件事已经有好多年了！”妈妈说。“你当然知道，他已经结过婚。据说他干这桩事是为了要刺激佛兰生小姐一下，因为她在得意的时候曾经瞧不起他。他的太太很有钱，但是老得够瞧，而且还得拄着一对拐杖走路，虽然她的心情老是那么高兴。她老是死不了；他只好耐心地等待。我一点也不感到惊奇，如果说他是像故事中所讲的那个人物，每个礼拜天把这位老太婆放在阳光里坐着，好让我们的上帝看到她而记得起把她接走。”

“佛兰生小姐静静地坐在一旁，等待着，”祖母说。“我

① 北欧一般的穷苦人家都不吃正式晚饭，只吃一点茶和几片面包夹肉冻。碎猪头肉当然是最便宜的肉冻。

从来也没有想到，她会达到目的。不过去年霍夫太太忽然死了，因此她就成了那家的主妇！”

正在这时候，霍夫太太走进来了。

“我们正谈起您，”祖母说。“我们正在谈论着您的耐心和您所得到的报偿。”

“是的，”霍夫太太说，“这没有在年轻的时候实现。不过只要一个人的身体好，一个人永远是年轻的。这是我的霍夫讲的话——他有一种最可爱的想法。他说，我们是一部好的旧作品，装钉成一册书，而且在背面上还烫金呢。有了我的霍夫和我那个炉边的角落，我感到真幸福。那个火炉是瓷砖砌的：晚间生起火来，第二天整天还是温暖的。这真是舒服极了！这简直是象在那个芭蕾舞细尔茜之岛上。您们还记得我演细尔茜①吗？”

“记得，那时你非常可爱！”祖母说。“一个人的变化是多么大啊！”她说这句话并没有任何恶意，而对方也不作如此想法。接着大家就一同吃茶和碎猪头肉冻。

---

① 细尔茜（Circe）是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女神。她住在爱伊亚岛（Æaea）上。当希腊的英雄奥德赛漂流到这岛上的时候，她用药酒款待他的部下，结果这些人都变成了猪。奥德赛身边带着一种药草，可以避魔，所以他没有变成猪。他和她在岛上住了一年。岛上的生活非常舒服。

第二天上午，贝儿到商人家里去拜访。太太接待他，握了他的手，同时叫他在她身边的一个座位上坐下来。在和她谈话的时候，他对她表示衷心的感谢，因为他知道，商人就是那位匿名的恩人。不过这件秘密太太还不知道。“那正是他的本色！”她说；“这不值得一谈！”

当贝儿谈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商人很生气。“你完全弄错了！”他说。他打断了话题，接着就走开了。

费利克斯现在是一个大学生。他打算进外交界工作。

“我的丈夫认为这是发疯，”太太说，“我没有什么意见。天老爷自然会有安排！”

费利克斯没有在家，因为他正在剑术教师那里学习击



剑。

回到家来,贝儿说他是多么感谢这位商人,但是他却不接受他的感谢。

“谁告诉你，他就是你所谓的恩人呢?”歌唱家问。

“我的妈妈和祖母讲的!”贝儿回答说。

“这样说来，那么一定就是他了!”

“您也知道吧?”贝儿说。

“我知道。但是我不会让你从我身上得知这件事的真相的。从现在开始,我们每天早晨在家练习歌唱一个钟头。”



十一

每星期有一个四重奏。耳朵、灵魂和思想都充满了贝多芬和莫扎特的音乐诗。贝儿的确有好久不曾听到过优美的音乐了。他觉得好象有烈火一般的吻透过了他的脊骨，一直渗进他所有的神经里去。他的眼睛湿润了。在这里的每一次音乐会，对于他说来，简直就象是一个欢乐的晚会，给他印象之深要胜过剧院所演的任何歌剧，因为剧院里老是有些东西在搅乱人的注意力或者显示出缺点。有时有些

个别的词句听起来不太对头，但是在唱腔上被掩饰过去了，连一个中国人甚至格林兰人①都听得出来。有时音乐的效果被戏剧性的动作降低了，有时丰满的声音被八音盒的响声削弱了，或者拖出一条假声的尾巴来。舞台布景和服饰也使人起一种不真实的感觉。但在四重奏中这一切缺点都没有了。音乐诗开出灿烂的花朵。音乐厅四周的墙上悬着华贵的织绵。他是在大师们所创造出来的音乐的世界里。

有一晚上，一个有名的交响乐团在一个公共大音乐厅里演奏贝多芬的田园交响乐。那支曲子以徐缓的调子奏出的“溪边即景”，通过一种奇异的力量，使我们这位年轻的朋友特别感动和兴奋起来。它把他带到一个充满了生命的、清新的森林里去。那里面有云雀和夜莺在欢乐，有杜鹃在唱着歌。多么美丽的自然，多么新鲜的泉水啊！从这一刻钟起，他认识到这是一种生动如画的音乐——这里面表现出自然的外貌，反映出人心的搏动。这在他灵魂中留下极深刻的印象。贝多芬和海顿成了他最喜爱的作曲家。

他常常和歌唱教师谈到这件事情。每次谈完以后，他

---

① 即爱斯基摩人。

们两人就成为更亲密的朋友。这个人的知识多丰富啊，简直是象米麦尔的泉水①似地取之不尽。贝儿静静地听他讲。他象小时听祖母讲童话和故事那样，现在也聚精会神地听关于音乐的事情。他了解到森林和大海在讲什么东西，那些古冢在发出什么声音，每只小鸟在用它的尖嘴唱出什么歌，花儿在不声不响地散发出什么香气。

每天上午的音乐课，对于老师和学生来说，简直是一桩极大的愉快。每一支小调都是用表情以及新鲜和天真的心情唱出来的；舒伯特的漫游之歌唱得特别美丽。调子唱得对，词句也唱得对。它们融成一片，它们恰如其分地互相辉映。不可否认，贝儿是一个戏剧性的歌唱家。他的技术在进步——每一个月，每一个星期，每一天都在进步。

我们的年轻朋友是在健康和愉快中成长，没有困苦，也没有忧愁。生活是丰富的，美丽的；前途充满了幸福。他对人类的信心从来没有受到过挫折。他有孩子的灵魂和成人的毅力，大家都用温柔的眼光和友善的态度来对待他。日子一久，他和歌唱教师之间的关系就变得更诚恳，更忠心。他

---

① 米麦尔（Mimer）是北欧神话中的一个巨人，“智慧之泉”的看守者。凡是喝过这泉水的人，都能知道过去和未来的事情。

们两人就象是哥哥和弟弟一样。弟弟拥有一颗年轻的心所具备的热忱和温暖。这一点哥哥很了解，而且也用同样的感情来回报他。

歌唱教师的性格中充满了那种南方的热情。人们一看就知道,这个人能够强烈地恨,也能够强烈地爱——很幸运的是,后一种特点掌握了他。除此以外,他死去了的父亲还留给他一笔遗产;因此他的处境可以使他不需去找工作,除非那是他喜欢做、而且愿意做的工作。事实上,他暗地里做了许多值得称道的好事,但是他却不愿意人家感谢他,或谈论他所做的这些好事情。

“如果说我做了一点什么事情,”他说,“那是因为我能够做、而且也做得到的缘故。这是我的义务!”

他的老佣人——也就是他开玩笑时所谓的“我们的宫殿看守人”——在发表他关于这家的主人的意见时,总是降低自己的声音,说:“我知道,他每年每日在送些什么东西给别人，在替别人做些什么事情。但同时我却又半点儿也不知道。国王应该颁发一枚勋章挂在他胸口上才对！但是他却不愿意佩戴这类东西。据我对他的了解，如果有人因为他作了些好事而表扬他，他一定会气得不可开交的！不管

这是一种什么信仰，他比我们任何人都要快乐得多。他简直象一个圣经上写的快乐人！”说到这里，这个老头儿还特别加重语气，好象贝儿还有什么怀疑似的。

他感觉到，同时也充分认识到，歌唱教师是一个喜欢做好事的真正基督徒——一个可以作为大家模范的人。但是这个人却从来不到教堂里去。有一次贝儿谈到他下一个礼拜天要同妈妈和祖母去领“上帝的圣餐”，同时问起歌唱教师是否也做过同样的事情。他所得到的回答是：没有！他似乎觉得，这个人还有别的话要说。事实上，他的确有一件事情想告诉贝儿，但是他却一句话也没有讲。

有一天晚上，他高声地念着报上的一段消息：关于两个有名有姓的真人的善行。这使他谈起作好事所能获得的报偿。

“只要人不盼望得到它，它自然就会到来！善行所得到的报酬是象塔尔木德①里所讲到的枣子一样，成熟得越迟，其味就越甜。”

“塔尔木德，”贝儿问，“这是一本什么书呢？”

---

① 这是犹太教中一套书的名称（Talmud），其中包括关于传说、法律、规程和制度等方面的记载。

教师回答说:“这本书在基督教中种下了不只一颗思想的种子。”

“这本书是谁写的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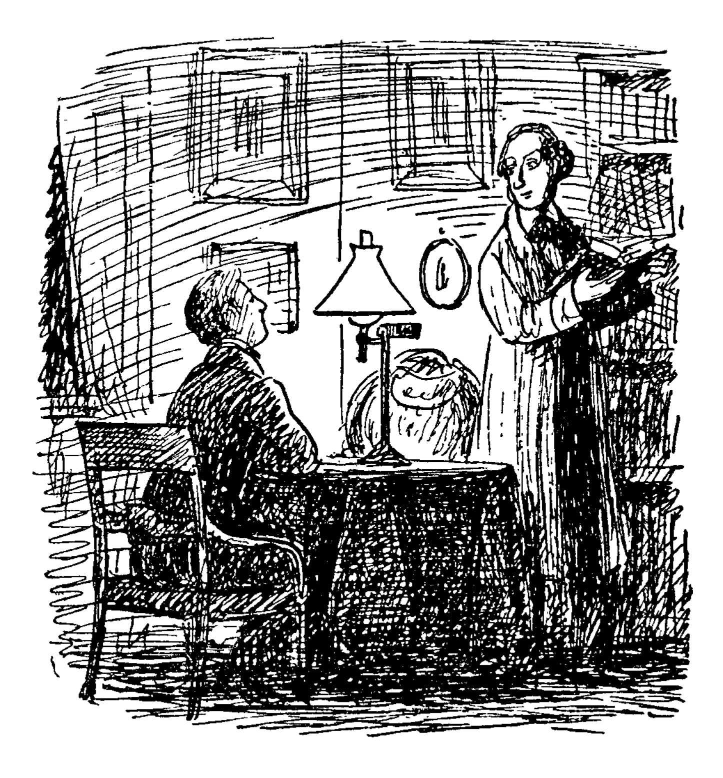
“是古代的许多智者——各个国家信仰各种不同宗教的智者写的。在这里面,象在所罗门的箴言集里一样,寥寥几个字就把智慧保存下来了。真可说是真理的核心!在这里人们读到,世界上所有的人许多世纪以来就一直是一样的。象‘你的朋友有一个朋友,你的朋友的朋友也有一个朋友,你说话应该谨慎些!’这样的话,里面都写得有。这类的智慧是在任何时代都适用的。象‘谁也跳不过自己的影子’,这样的话,这里面也写得有。还有:‘在荆棘上走的时候,切记要穿上鞋!’你应该读读这本书。你在这里面所看到的文化的迹印,要比在地层里所看到的清楚得多。对于象我这样一个犹太人说来,它要算是我的祖先的一笔遗产。”

“犹太人?”贝儿说,“您是一个犹太人?”

“你还不知道吗?多么奇怪,我们两人到今天才谈到这件事!”

妈妈和祖母也不知道这件事。她们从来也没有想到这件事;她们只知道,歌唱教师是一个正派和了不起的人。贝

儿完全靠了上帝的指引才无意中碰到这个人。除了上帝以外,他所能得到的幸运,就不得不归功于这个人了。现在妈妈却说出了一个秘密，而这个秘密是因为她答应绝对不告诉任何人才由商人的太太告诉她的。但这个诺言她保持了不过几天工夫！歌唱教师无论如何不希望有人把这件秘密



泄露出来：贝儿住在加布里尔先生家里的膳宿费和学费完全是由他付出来的。自从他那天晚上在商人家里听到贝儿唱出芭蕾舞剧参孙以后，他就成了他一个真正的朋友和恩人——但这件事却一直是绝对保守秘密的。



十二

霍夫太太在等待贝儿。现在他来了。

“现在我要把我的霍夫介绍给你！”她说。“我还要把我炉边的那个角落介绍给你。当我在跳细尔茜和天上的玫瑰花精的时候，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种日子。的确，现在也很少人想到那个芭蕾舞和小巧的佛兰生了。‘月亮里的 Sic transit Gloria①，’——当我的霍夫谈到我的光荣时代的时候，他就幽默地引用这句拉丁文。他这个人非常喜欢开玩笑，但他的心地是很好的！”

她的“炉边的角落”是一个天花板很低的起坐间。它的地板上铺着地毯，墙上挂着一些适宜于一个钉书匠身份的画象。这里有古登堡和佛兰克林的象，也有莎士比亚、塞万提斯、莫里哀和两个盲诗人——荷马和奥仙——的象。顶下面挂着一张镶在一个宽象架和玻璃里的、用纸剪出的女舞蹈家的象。她穿着一身镶有金箔的轻纱衣服，她的右腿

翘到天上，在她的下面写着这样一首诗：

是谁舞得把所有的心迷惑？
是谁表现得那么天真无邪？
当然是爱米莉·佛兰生小姐！

这是霍夫所写的诗。他会写出可爱的诗句，特别是滑稽的诗句。这张象是他在没有和第一个太太结婚以前就已经剪好、粘上和缝上的。多少年来它一直躺在抽斗里，现在它却装饰着这块"诗人的画廊"——也就是霍夫太太的小房间：她所谓的"我的炉边的角落"。贝儿和霍夫两人的相互介绍就是在此地举行的。

"你看他是一个多么可爱的人！"她对贝儿说，"对我说来，他是一个最可爱的人！"

"是的，当我在礼拜天裹上一身漂亮衣服②的时候！"霍

---

① 拉丁文，意思是"光荣倏忽即逝"。"月亮里的 sic transit Gloria"，等于"昙花一现"的意思。

② "裹上一身衣服"的这个"裹"字在丹麦文里是 indbinding。它的意思是"装钉"——钉书匠的常用语。它在这里有双关的意思：(1)霍夫先生很胖，衣服穿在身上绷得紧紧的，象装钉的一部书一样；(2)霍夫先生到底是钉书匠，总是三句话不离本行。

夫先生说。

“你连什么都不裹也是可爱的！”她说，于是她微微低下头来，因为她忽然察觉到，在她这样的年纪，讲这样的话未免有点幼稚。

“旧的爱情是不会生锈的！”霍夫先生说。“旧的房子一起火就会烧得精光！”

“这和凤凰的情形一样①，”霍夫夫人说，“我们又变得年轻起来了。这儿就是我的天国。别的什么地方也引不起



我的兴趣！当然，跟妈妈和祖母在一起呆个把钟头是可以的！”

“还有你的姐姐！”霍夫先生说。

“不对，霍夫宝贝！那里已经不再是天国了！贝儿，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的生活情况很不好，而且是弄得一团糟。关于这个家，我们不知怎样说才好。我们不敢说‘黑暗’这个词，因为大女儿的未婚夫有黑人的血统。我们不敢说‘驼背’，因为她有一个孩子的背是驼的。我们不敢说‘经济困难’，因为我的姐夫恰巧就是如此。我们不敢说曾经到林中去逛过，因为‘林’字的声音不好听——一位姓‘林’的家伙曾经和她最年轻的女儿解除了婚约。我这个人就是不喜欢在拜访人家的时候老是要闭着嘴，一句话也不敢讲。假如我什么话也不敢讲，那我倒还不如闭门不出，待在我炉边的角落里。假如这不是大家所谓的‘罪过’的话，我倒要请求上帝让我们活下去——那个炉边的角落能保持多久就活多久，因为在这里我们的内心可以得到平安。这儿就是我的天

---

① 这是阿拉伯神话中的“凤凰”。据说它活了几百以后，就用香料在阿拉伯筑起一个窠。然后它就唱出一首丧歌，拍着双翅扇起火来把这窠烧掉，同时它自己也被烧成灰。从灰烬中它又产生新的生命。

国，而这天国是我的霍夫给我的。”

“她的嘴里有一个金子的磨碎机！”① 他说。

“而他的心里则充满了金子的颗粒！”② 她说。

磨碎，磨碎整整一袋，

爱米莉象纯金一样可爱！

他在念这两句的时候，她就在他的下巴底下呵一下痒。

“这首诗是他即席吟出来的！这真值得印刷出来！”

“而且还值得装钉成书呢！”他说。

这两位老人就是这样彼此开玩笑。

一年过去了。贝儿开始练习表演一个角色。他选择了“约瑟夫”，但是他后来又改换为歌剧白色夫人中的乔治·布朗。他很快就把歌词和音乐都学会了。这部歌剧是取材

---

① 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她善于讲话，她所吐出的是“字字珠玑”，极有价值。

② 即他的心地很好的意思。

于华尔托·司各脱的一部长篇小说。从这部小说中，他了解了那个年轻、活泼的军官的全貌。这位军官回到故乡的山里来，看到了他祖先的宫堡而却认不出来。一支古老的歌唤醒了他儿时的回忆。接着幸运就降临到他的身上：他得到了宫堡和一位新嫁娘。

他所读到的故事很象他亲身所经历过的、他自己生活中的一章。嘹亮的音乐和他的心情完全相称。过了好长、好长一段时间以后,第一次彩排才开始。歌唱教师觉得,他没有急于登台的必要；但是最后这一天到来了。他不仅是一个歌唱家，他还是一个演员。他把他整个的心灵都投进这个角色中去了。合唱队和乐队第一次对他鼓起疯狂的掌声。人们期待着第一次预演带来极大的成功。

“一个人可能在家里穿着便衣的时候是一个伟大的演员,”一位好心的朋友说,“可能在阳光下显得很了不起,但在脚灯前，在满满一屋子的观众面前却可能一无可取。只有时间能够证明。”

贝儿并没有感到什么恐惧，他只是渴望这个不平常的一晚的到来。相反地，歌唱教师倒是有些紧张起来。贝儿的妈妈没有胆量到剧院里去，她会因了替她亲爱的儿子担

心而倒下来。祖母的身体不舒服,医生说她得呆在家里。不过她们忠诚的朋友霍夫太太答应在当天晚上就把经过情形告诉她们。即使她在呼吸最后一口气,她必须、而且一定要到剧院里去的。

这一晚是多么长啊！那三四个钟头简直是象无穷尽的岁月。祖母唱了一首圣诗，同时和妈妈一同祈祷善良的上帝，让小小的贝儿今晚也成为一个幸运的贝儿。钟上的指针走得真慢。

“现在贝儿开始了！”她们说。“现在他演完了一半！现在他快要结束了！”妈妈和祖母彼此呆望着,再也讲不出一



句话来。

街上充满了车子的隆隆声；这是看戏的人散场以后回家。这两个女人从窗子里朝下面望。有许多人在走过，并且在高声地谈话。他们都是从剧院中走出来的。他们所知道的事情，将会带给这两位住在商人顶楼里的妇人以欢乐或者极大的悲哀。

最后楼梯上有了脚步声。霍夫太太走进来了，后面跟着的是她的丈夫。她抱着妈妈和祖母的脖子，但是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在哭，在呜咽。

“上帝啊！”妈妈和祖母齐声说，“贝儿的结果到底是怎样的呢？”

“让我哭一会儿吧！”霍夫太太说。她是非常激动，非常兴奋。“我实在支持不了！啊，你们这些亲爱的人，你们也支持不了！”这时眼泪象雨点似地滴下来了。

“大家把他嘘下台了吗？”妈妈大声地问。

“不是，不是这！”霍夫太太说。“大家——我居然亲眼看见了！”

于是妈妈和祖母就一同哭起来了。

“爱米莉，不要太激动了呀！”霍夫先生说。“贝儿征服

了！胜利了！观众鼓掌是那样热烈，几乎整个房子都要被震倒了。我的双手现在还有这种感觉。从正厅一直到顶楼都是一片暴风雨般的掌声。皇族的全家人都在鼓掌。这的确可以说是戏剧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日子。这不仅仅是本事，简直可以说是天才！”

“是的，是天才！”霍夫太太说，“这是我的评语！上帝祝福你，霍夫，因为这句话是由你的嘴讲出来的，你们善良的人啊！我从来没有相信过，一个人能够把一出戏同时演和唱得这样好！而我是亲身经历过全部舞台历史的人啦！”她又哭了起来。妈妈和祖母在大笑，同时眼泪象珠子似地从她们的脸上滚下来。

“好好地去睡觉吧！”霍夫先生说。“爱米莉，走吧！再见！再见！”

他们告别了这个顶楼和住在这上面的两位幸福的人。这两个人并不孤独。不一会儿门就被推开了，走进来的是贝儿——他原先是答应第二天下午来的。他知道两个老人的心里是多么记挂他，她们是多么不明了他演出的结果。因此当他和歌唱教师乘着马车在门口经过的时候，他在外面停了一下。他看到楼上还有亮光，所以他觉得他非进去

看一下不可。

“妙极了！好极了！美极了！一切都好！”他们欢呼着，同时把妈妈和祖母吻了一下。歌唱教师满面笑容，连连点头，和她们握手。

“现在他得回去休息一下！”他说。于是这次夜深的拜会就结束了。

“天上的父，你是多么仁慈、和善啊！”这两个贫穷的女人说。他们谈论着贝儿，一直谈到深夜。在这个大城市所有的地方，人们都在谈论着他，谈着这位年轻美貌的杰出歌唱家。幸运的贝儿达到了这样的成就。

十 三

早晨出版的日报把这位不平常的新艺术家大张旗鼓地渲染了一番。批评家则保留他们的权利，等到第二天再发表意见。

商人特地为贝儿和歌唱教师举行了一个盛大的晚宴。这表示一种关切，表示他和他的妻子对于这个年轻人的注意，因为这个年轻人是在他们的屋子里出生的，而且还是和他们的儿子同年同月同日出生的。

商人为歌唱教师干杯的时候，发表了一篇漂亮的演说，因为这块“宝石”——这是一个有名的日报为贝儿所取的名字——就是歌唱教师所发现和雕琢出来的。

费利克斯坐在他的旁边。他的谈吐很幽默，同时也充满了感情。吃完了饭以后，他把他自己的雪茄烟拿出来敬客——这比商人的要好得多。“他能够敬这样的雪茄，”商人说，“因为他有一个有钱的父亲！”贝儿不抽烟。这是一个很大的缺点，但这是很容易补救的。

“我们必须成为朋友！”费利克斯说。“你现在是京城的红人！所有的年轻姑娘们——也包括年老的——都对你倾

倒。你在什么事情上都是一个幸运的人。我羡慕你，特别是因为你可以混在年轻的女子中间随便进出剧院的大门！”

在贝儿看来，这并不是一件值得羡慕的事情。

他从加布里尔太太接到一封信。报纸上关于他初次演出的赞美以及他将会作为一个艺术家所能获得的成就，使得她欣喜若狂。她曾经和她的女儿们用混合酒来为他干杯过。加布里尔先生也分享他的光荣。他相信，贝儿能把外国字的发音念得比大多数的人正确。药剂师在城里到处宣传，说人们是在他的小剧场里第一次看到和钦慕贝儿的才能的，而这种才能现在终于在首都得到了大家的公认。“药剂师的女儿一定会感到烦恼，”太太补充着说，“因为他现在有资格向男爵和伯爵的小姐求婚了。”药剂师的女儿太急，答应得也太快：在一个月以前她就已经和那位肥胖的市府参议订婚了。他们的结婚预告已经发表出来；在这个月的二十号就要举行婚礼了。

贝儿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恰巧是这个月的二十号。他觉得好象他的心被刺了一下。他这时才认识到，当他的灵魂在摇摆不定的时候，她曾在他思想中起过了稳定的作用。在这个世界上，他爱她胜过任何人。他的眼里充满了泪珠；



他把信在手里捏成一团。自从他从妈妈和祖母听到关于爸爸在战场上牺牲了的那个消息以后，这是他第一次心中感到极大的悲哀。他觉得一切幸福都完了，他的未来是空洞和悲哀的。他年轻的面孔上不再发射出阳光；他心里的阳光也灭了。

“他的颜色很难看！”妈妈和祖母说。“他在舞台上工作得太紧张了！”

这两个人可以看得出来，他和过去有些不同。歌唱教师也看得出来。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他问。“你的苦恼在什么地方，我可以不可以知道呢？”

这时他的双颊红起来，眼泪也流出来了。他把他所感到的悲愁和损失全讲出来了。

“我热烈地爱她！”他说。“这件事只有现在我才明白过来，但已经晚了！”

“可怜的、悲哀的朋友！我非常了解你！在我面前痛哭一场吧。然后你可以相信，世界上无论出了什么事情，其目的总是为了我们的好。你能越早做到这一点就越好。你这样的滋味我也曾经尝到过，而且现在还在尝。象你一样，我也曾经爱过一个女子。她是既聪明，又美丽，又迷人。她打算成为我的妻子，我可以供给她好的生活条件，她也非常爱我。但是在结婚以前我必须答应她一个条件：她的父母有这个要求，她自己也有这个要求：我必须成为一个基督徒——！”

“您不愿意吗？”

“我不能够呀！一个人从这个宗教换到那个宗教，不是会对他所背弃的那个宗教犯罪，就是会对他新加入的那个宗教犯罪。一个真正有良心的人要想避免这一着是不可能

的。”

“您没有一个信仰吗？”贝儿问。

“我相信我祖先的上帝。他指引我的步子和我的智力。”

有好一会儿，他们坐着一声不响。于是歌唱教师的手就滑到键盘上；他弹了一曲古老的民歌。他们谁也没有把歌词唱出来；可能他们都陷入深思中去了。

加布里尔太太的来信没有人再读了。她做梦也没想到，这封信引起了这么大的悲哀。

过了几天以后，加布里尔先生寄来了一封信。他也表示他的祝贺，同时托贝儿办一件“小事”——这大概是他写这封信的真正目的。他要求贝儿替他买一对小小的瓷人：阿穆尔和胡门①——象征爱情和结婚。“这个小城市全都卖空了，”信里说，“但是在京城里是很容易买到的。钱就附在这封信里。希望你尽快地把它寄来，因为我和我的妻子曾经参加过她的婚礼，而这就是要送给她的结婚礼物！”此外，贝儿还从信里知道：“马德生永远也不再是学生了！他从我的家里搬走了，但他在墙上留下了一大堆侮辱全家人的话

① 阿穆尔（Amor）即邱比特，是罗马神话中的爱神。胡门（Hymen）是古希腊一支结婚的曲名，后来便转变成为结婚之神的名字。

语。小马德生——此公不是一个好人。‘Sunt pueri pueri, Pueri puerilia tractant!’——意思是说:‘孩子到底是一个孩子,孩子会做出孩子气的事情!’我特地把它在这儿翻译出来,因为我知道,你不是一个研究拉丁文的人。”

加布里尔先生的信写到这里就结束了。



十 四

当贝儿坐在钢琴面前的时候，钢琴常常发出一种激动他内心和思想的调子。这些调子不时变成为具有歌词意义的旋律——这和歌是分不开的。因此好几支具有节奏和感情的短诗就由此产生了。它们是以一种低微的声音唱出来的。它们在静寂中飘荡着，好象它们是有些羞怯，害怕被人听见了似的：

一切都会象风儿一样吹走，
这里没有什么会永恒不变。
脸上的玫瑰色也不会久留，
微笑和泪珠也会很快不见。

那么你为什么要感到悲哀？
愁思和痛苦不久就会逝去；
象树叶一样什么都会衰萎，
人和时间，谁也无法留住！

一切东西都会消逝——消逝，

青春，希望，和你的朋友。

一切都会象风儿一样奔驰，

再也没有一个回来的时候！

“这支歌和旋律你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歌唱教师问。他偶然看见了这首写好的乐曲和歌词。

“这支歌和这一切，都是自动地来的。它们不会再飞到更远的地方去了！”

“抑郁的心情也会开出花来！”歌唱教师说，“但是抑郁的心情却不会给你忠告。现在我们必须挂起风帆，向下一次演出的方向进发。你觉得那个忧郁的丹麦王子汉姆雷特怎样呢？”

“我熟悉这部莎士比亚的悲剧！”贝儿说，“但是我还不熟悉多玛士①的歌剧。”

“这个歌剧应该叫做莪菲丽雅，”歌唱教师说。莎士比亚在悲剧中让王后把莪菲丽雅的死讲出来；这一段在歌剧

① 这是指法国的名作曲家多玛士（Ambroise Thomas，1811－1896）所作的歌剧哈姆雷特（1868年发表）。

中成了一个最精采的部分。我们从前在王后的口中所听到的东西，现在可以亲眼看见，而且在声调中感觉得到：

一道溪坎上斜长着一棵杨柳树，
银叶子映照在琉璃一样的溪水里。
她编了离奇的花环，用种种花草，
有苎麻，金凤花，雏菊，还有长颈兰
（放浪的牧羊人给它起更坏的名称，
贞洁的姑娘还不过叫它“死人指”）
她到了那里，爬上横跨的枝椏
去套上花冠，邪恶的枝条折断了，
把她连人带花，一块儿抛落到
呜咽的溪流里。她的衣服张开了，
把她美人鱼一样地托在水面上，
她还断续地唱些古老的曲调，
好象她好一点也不感觉自己的苦难①。

歌剧把这整个的情景呈现在我们眼前；我们看到了莪

---

① 根据卞之琳的译文（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6 年第一版）。

菲丽雅走出来，玩着，舞着，唱着那支关于“美人鱼”的故事的古老的歌。这个“美人鱼”把男人引诱到河底下去。当她在唱着歌和采着花的时候，人们可以听到水底下有同样的调子。这些诱惑人的调子是从深水底下用合唱的声音飘出来的。她倾听着，她大笑着，她一步一步地走近岸边。她紧紧地扯住垂柳，同时弯下腰来采摘那些白色的睡莲。她轻轻地向它们浮过去，躺在它们宽阔的叶子上唱着歌。她随着叶子飘荡着，让流水托着她走向深渊——在这里，她象那些零乱的花朵一样，在月光中沉下去了。她上面飘起一阵“美人鱼”的清歌。

在这个伟大的场景中，哈姆雷特，他的母亲，那个私通者以及那个要复仇的、已故的国王，好象是专门为这个丰富多采的画幅而创造出来的人物。

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不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正如我们在歌剧浮士德中所看到的不是歌德的浮士德一样。沉思不足以成为音乐的材料。把这两部悲剧提升到音乐诗的高度的是它们里面蕴藏着的“爱”。

歌剧哈姆雷特在舞台上演出了。扮莪菲丽雅的那位女演员是非常迷人的；死时的那个场面也非常逼真。哈姆雷

特在这一晚引起了极大的共鸣。在任何场景中，只要他出现，他的性格就向前发展一步，达到完满的境地。歌唱者的声音的音域，也引起观众的惊奇。无论是唱高音或者低调，他始终保持着一种清新的感觉。正如他唱乔治·布朗一样。他唱哈姆雷特也是同样地出色。

在意大利的歌剧中，歌唱的部分象一幅画布；天才的男歌唱家或女歌唱家在那上面寄托他们的灵魂和才技，用深浅不同的颜色创造出诗所要求的形象。如果曲子是通过以人物为中心的思想创作出来和演奏出来的，那么他们的表演还能达到更高更完美的程度。这一点古诺①和多玛斯是充分懂得的。

在这一晚的歌剧中，哈姆雷特的形象是有血有肉的，因此他也就成为这个诗剧中突出的角色。在城堡上的那个夜景是使人难忘的；这时哈姆雷特第一次看到他父亲的幽灵。在舞台前面所展开的是城堡中的一幕：他吐出毒汁一般的字眼；他第一次在可怕的情景中看到他的母亲；父亲以一种复仇的姿态站在儿子面前；最后，在莪菲丽雅死时他所唱出

---

① 古诺（Charles François Gounod，1818—1893）是法国的名作曲家，歌剧浮士德就是他的作品。

的歌声和调子是多么强烈啊！她成了深沉的海上一朵引起人怜爱的莲花;它的波浪,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渗进观众的灵魂中去。哈姆雷特在这天晚上成了一个主要的角色。他获得了全胜。

“这种成功他是从哪里得到的呢？”商人的有钱的太太问。她想起了住在顶楼上的贝儿的父母和祖母。他的父亲是一个老实和正直的仓库看守人，在光荣的战场上牺牲时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士兵；他的母亲是一个洗衣的女人，并不能使儿子得到文化；他自己则是在一个寒酸的私塾里教养大的——在短短的两年间，一个乡下的教师能够给他多大的学问呢？

“那是由于天才呀！”商人说。“天才,这是上帝的赐与！”

“一点也不错！”太太说。当她和贝儿谈话的时候，她就把双手合起来：“当你得到这一切的时候,你心里真是觉得很卑微吗？天老爷对你真是说不出的慷慨！他把什么都赐给你了。你不知道，你演的哈姆雷特是多么感动人！你自己是无法想象得到的。我听说，许多诗人自己也不知道他们所贡献出来的东西是多么光荣；他们须得有哲学家来解释给他们听。你对哈姆雷特的概念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

呢？”

“我对这个角色曾经做过一番思考，读过许多有关莎士比亚的诗的文章，最后在舞台上我把我自己全心全意地投进这个人物和他的环境中去——我所能做到的，我全都做了；至于别的，那全由我们的上帝作主！”

“我们的上帝！”她露出一种微带责备的眼色说，“他的



名字在这里用不上！他给了你能力；但是你决不会相信，他和舞台或者歌剧有什么关系！”

“有关系！”贝儿大胆地回答说，“他在这里也有一个讲坛，不过大多数的人在这儿喜欢听的要比在教堂里多！”

她摇摇头。“凡是美与善的东西总是和上帝分不开的。不过我们最好不要随便乱用他的名字吧。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是上帝的赐与，但是更重要的是成为一个好的基督徒！”她觉得，她的费利克斯决不会把戏院和教堂相提并论，因而她为此事感到很高兴。

“现在你和妈妈的意见不一致了！”费利克斯笑着说。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不要为这事伤脑筋吧！只要你下个礼拜天到教堂里去，你仍然可以获得她的好感！你可以站在她的座位旁边，向右边朝上瞧——因为在那边的特别席位上有一个小小的面孔，值得一看。那就是寡妇男爵夫人的漂亮女儿。我这个忠告完全是出自善意！而且我还可以再给你一个忠告：你不能老在你目前住的地方住下去呀！搬进一个有象样的楼梯的、更好的公寓里去吧！假如你不愿意离开歌唱教师的话，你最好劝他住得漂亮一点！他并不是没有能力做到

的，同时你的收入也并不坏呀。你也应该请请客，吃吃晚饭。我自己可以这样作，而且也会这样作，不过你可以请几位娇小的女舞蹈家来！你是一个幸运的家伙！不过，凭老天爷发誓，我相信你还不懂得怎样做一个年轻的男子！”

贝儿是完全懂得的，不过方式不同罢了：他用丰满、热烈、年轻的心爱他的艺术。艺术是他的新嫁娘；她报答他的爱，把他提升到阳光和快乐中去。曾经打击过他的抑郁感，很快就消逝了；他所遇见的都是温柔的眼光。大家对他都表示出一种温柔、和蔼的态度。祖母曾经挂在他胸前的那颗琥珀心，现在仍然挂在他身上。它是一个幸运的护符。他的确也这样想，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摆脱迷信——人们也可以把这叫做儿时的信仰吧。每一个天才的性格都有这类的特点，而且期待和相信自己的星宿①。祖母曾经把那颗琥珀心里所蕴藏着的力量指给他看过——这种力量能把什么都吸过来。他的梦也告诉过他，琥珀心怎样冒出一棵树来——这棵树一直伸向天花板和屋顶，结出成千上万的银心和金心。无疑地，这说明在心里——在他自己温暖的心

① 据北欧的传说，每个人在天上都有自己的星宿。如果他是在一个幸运的星宿下面出生的，他一生就可以得到幸运。

里蕴藏着一种艺术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他赢得了、而且还会进一步赢得成千上万的心。

在他和费利克斯之间无疑地存在着某种同感，虽然他们两人在本质上是不同的。在贝儿看来，他们之间的差异是:费利克斯作为一个有钱人的儿子,是在各种诱惑之中长大起来的，而且他也有力量和要求来尝试这些诱惑。至于他自己呢,作为一个穷人的儿子,他是处于一个更幸运的地位。

这两位在同一个屋子里出生的孩子都有了成就。费利克斯很快就要成为皇家的侍从，而这是当上家臣的第一个步骤。这样,他就可以有一个金钥匙吊在他的背后了①。至于贝儿呢，他永远是一个幸运的人，他已经有了一个金钥匙——虽然他是看不见的。这个钥匙可以打开世界上的一切宝库，也可以打开所有的心。

① 据欧洲的习惯，家臣上朝的时候，他的礼服后面总是用缎带吊着一个钥匙的。

十 五

这仍然是冬天。雪撬的铃声在丁当地响着；云块载着雪花。但是只要太阳露出几丝光线，人们就可以知道春天快要到来了。年轻的心里所感到的芬芳和悦耳的东西，都以有声有色的音调流露出来，形成字句：

大地仍然躺在白雪的怀抱，
溜冰人愉快地在湖上奔跑，
银霜和乌鸦装点着树枝，
明天这些日子就会告辞；
太阳击破了那沉重的云块，
春天骑着夏日向城里走来，
柳树脱下它绒毛般的手套。
音乐师啊，你们应该演奏了！
小鸟们啊，请你们歌唱，歌唱：
“现在严寒的冬天已经入葬！”

啊，阳光的吻是多么温暖！

来吧，来摘车叶草和紫罗兰；

树林似乎呼吸得非常迟缓，

好让夜里每一片花瓣开展。

杜鹃在歌唱，你听得很熟。

听吧，你将活得非常长久！

你也应该象世界一样年轻，

兴高采烈，让你的心和嘴唇

与春天一齐来欢唱：

“青春永远不会灭亡！”

青春永远不会灭亡！

人生就好象一根魔杖：

它变出太阳，风暴，欢乐，悲哀，

我们的心里藏着一个世界。

它决不会象流星一样消亡，

因为我们人是上帝的形象。

上帝和大自然永远年轻，

春天啊，请教给我们歌咏。

每只小鸟这样歌唱：

“青春永远不会灭亡！”

“这是一幅音乐画，”歌唱教师说，“它适合于合唱队和交响乐队采用。这是你所有的感情作品中最好的一件作品。你的确应该学一学和声学，虽然你的命运并不是要作一个作曲家！”

年轻的音乐朋友们不久就把这支歌在一个大音乐会中介绍出去了。它吸引人们的注意，但却不引起人的期望。我们年轻朋友的面前展开着他自己的道路。他的伟大和重要不仅是蕴藏在他能引起共鸣的声调里，同时也内含在他的非凡的音乐才能中。这一点，在他演乔治·布朗和哈姆雷特的时候已经显示出来了。他不喜欢演唱轻歌剧，而喜欢演正式的歌剧。由歌唱到说白，然后又由说白回到歌唱——这是违反他的健全和自然的理智的。“这好比一个人从大理石的台阶走到木梯子上去，”他说，“有时甚至走到鸡埘的横档子上去，然后又回到大理石上来。整个的诗应该在音乐中获得生命和灵魂。”

我们的年轻朋友成了未来的音乐——这是人们对于新歌剧运动的称呼，也是瓦格纳①所极力倡导的一种音乐——

的支持者和倾慕者。他发现这里面的人物刻划得非常清晰，章节充满了思想，整个的情节是在戏剧性地向前不断开展，而没有停滞或者经常再现的那种旋律。“把漫长的歌曲放进去的确是不自然的事情！”

“是的，放进去！”歌唱教师说，“但是在许多大师们的作品中，它们却成为整体中最重要的部分！它们正应该如此。抒情歌最恰当的地方是在歌剧之中。”于是他举出堂璜②中堂·奥塔微奥的那支歌曲眼泪啊，请你停止流吧！为例。“多么象一个美丽的山湖啊！人们在它岸边休息，饱餐它里面潺潺流动着的音乐。我钦佩这种新音乐的技巧，但是我却不愿意和你在这种偶象面前跳舞。如果这不是因为你没有把你心里的真话讲出来，那么就是因为你还没有把问题弄清楚。”

“我将要在瓦格纳的一个歌剧中演出，”我们的年轻朋友说。“如果我没有把我心里的意思用字句讲清楚，我将用歌唱和演技表达出来！”

---

① 瓦格纳（Wilhelm Richard Wagner，1813—1883）是德国的名作曲家，“音乐剧”的创始人。

② 这是莫札特于1787年发表的一部歌剧，原名为Don Giovanni。



他演的角色是洛亨格林①——一位神秘的年轻骑士。他立在由一只天鹅拉着的船上，渡过舍尔得河去为艾尔莎

① 洛亨格林（Lohengrin）是瓦格纳 1848 年发表的一部同名歌剧中的主人公。

和布拉般而战斗。谁能够象他那样优美地演唱出会晤时的第一支歌——洞房中的情歌——和那支当这位年轻骑士在神圣格拉尔的环飞着的白鸽下面到来、征服、而又消逝时的离歌呢？

这天晚上，对于我们的年轻朋友说来，要算是向艺术的伟大和重要又迈进了一步；对于歌唱教师说来，要算是对于“未来的音乐”有了更深的认识。

“但是有附带条件！”他说。



十 六

在一个一年一度的盛大美术展览会上，贝儿有一天遇见了费利克斯。后者站在一位年轻美貌的女子画象面前。她是一位寡妇男爵夫人——一般人都这样称呼她——的女儿。这位男爵夫人的沙龙是名流以及艺术和科学界重要人物的集中地。她的女儿刚刚满十六岁，是一个天真可爱的孩子。这张画象非常象她，是一件艺术品。

“请到隔壁的一个大厅里去吧，”费利克斯说，“这位年轻的美人和她的妈妈就在那儿。”

她们在聚精会神地观看一幅表现性格的绘画。画面是一片田野。两个结了婚的年轻人，彼此紧紧地拉着，在那上面骑着一匹马奔驰。但是主要人物却是一个年轻的修道士。他在凝望这两位幸福的旅人。这个年轻人的面上有一种悲哀、梦幻似的表情。人们可以从他的面上看出他内心的思

想和他一生的历史:他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极大的幸福。他没有获得人间的爱情。

老男爵夫人看到了费利克斯。后者对她和她的女儿恭恭敬敬地行了礼。贝儿也按着一般的习惯向她们致敬。寡妇男爵夫人在舞台上看过他，因此立刻就认出来了。她和费利克斯说了几句话以后，就和贝儿握手,同时友善地、和气地和他交谈了一会儿:

“我和我的女儿都是你的崇拜者!”

这位年轻的小姐在这一瞬间是多么美丽啊！她差不多是怀着一种感谢的心情，用一双温柔、明亮的眼睛在望着他。

“我在我的家里看到了许多极有特色的艺术家,”寡妇男爵夫人说,“我们这些普通人需要在精神上常常换换空气。我们诚恳地欢迎你常来！我们年轻的外交家,”她指着费利克斯,“将会先把你带到我家里来一次。以后我希望你自己会认识路!”

她对他微笑了一下。这位年轻的小姐向他伸出手来，非常自然和诚恳，好象他们老早就认识似的。

在一个晚秋的、寒冷和雨雪纷飞的晚上,这两位出生在

富有商人的屋子里的年轻人到来了。这种天气适宜于坐车子，而不适宜于步行。但是这位富有的少爷和这位舞台上的第一个歌唱家裹在大衣里，穿着套鞋,戴着风帽,却是步行来了。

从这样一种恶劣的天气走进一个豪华而富有风雅的屋子里来,的确是象走进一个童话的国度。在前厅里,在铺着地毯的楼梯前面，种种不同的花卉、灌木和棕榈杂陈,显得极为鲜艳。一个小小的喷泉在向一个水池喷着水。水池的周围是一圈高大的水芋。

大厅里照耀得金碧辉煌。大部分的客人已经在这里集中，很快它就要变得拥挤了。后面人踩着前面人的丝绸后裾和花边,周围是一片嘈杂而响亮的谈话声。这些谈话,整个地说来，与这里的豪华气象最不相称。

如果贝儿是一个爱虚荣的人物——事实上他不是的——他可以理解这个晚会是为他而开的，因为这家的女主人和她的容光焕发的女儿是那样热烈地在招待他。年轻和年老的绅士淑女们也都在对他表示恭维。

音乐奏起来了。一位年轻的作家在朗诵他精心写出的一首诗。人们也唱起歌来了,但是人们却考虑得很周到,没

有要求我们可敬的年轻歌唱家来使这个场合变得更完整。在这个华贵的沙龙里，女主人是分外的殷勤、活泼和诚恳。

这要算是踏进上流社会的第一步。很快我们的这位年轻朋友也成了这个狭小的家庭圈子里的少数贵宾之一。

歌唱教师摇摇头，大笑了一声。

“亲爱的朋友，你是多么年轻啊！”他说，“你居然和这些人混在一起而感到高兴！他们在一定的程度上有他们的优点，但是他们瞧不起我们这些普通人呀。他们把艺术家和当代的名人邀进他们圈子里去，有的是为了虚荣，为了消遣，有的是为了要表示他们有文化。这些人在他们的沙龙里，也无非象花朵在花瓶里一样。他们在一个时期内被当做装饰品，然后就被扔掉。”

“多么冷酷和不公平啊！”贝儿说，“您不了解这些人，而且您也不愿意去了解他们！”

“你错了！”歌唱教师回答说。“我和他们在一起不会感到舒服的！你也不会的！这一点他们都记得，也都知道。他们拍着你和望着你，正如他们拍着一匹比赛的马儿一样，其目的是希望它能赢得赌注。你不是属于他们那一伙人的。当你不再是在风头上的时候，他们就会放弃你的。你还不

懂得吗？你还不够自豪。你只是虚荣，你和这些上层人物混在一起就正说明了这一点！”

“假如您认识那位寡妇男爵夫人和我在那里的几位新朋友，”贝儿说，“您决不会讲这样的话和作出这样的判断来的！”

“我不愿意去认识他们！”歌唱教师说。

“你什么时候宣布订婚呢？”费利克斯有一天问。“对象是妈妈呢，还是女儿？”于是他就大笑起来。“不要把女儿拿走吧，因为你这样做，所有的年轻贵族就会来反对你，连我都会成为你的敌人——最凶恶的敌人！”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贝儿问。

“你是她们最喜欢的人！你可以随时进出她们的大门。妈妈可以使你得到钱，变成一个望族呀！”

“请你不要和我开玩笑吧！”贝儿说。“你所讲的话没有丝毫趣味。”

“这不是趣味问题！”费利克斯说。“这是一种非常严肃的事情！因为你决不应该让她老人家坐着长吁短叹，变成一个双重寡妇呀！”

“我们不要把话题扯到男爵夫人身上去吧，”贝儿说，

“请你只开我的玩笑吧——只是开我的玩笑。我可以回答你！”

“谁也不会相信，在你这方面你是单从爱情出发的！”费利克斯继续说。“她已经超出美的范围之外了！的确，人们不是专靠聪明生活的！”

“我相信你有足够的文化和知识，”贝儿说，“而不致于这样无理地来谈论一个女性。你应该尊敬她。你常到她家里去。我不能再听这类的话语！”

“你打算怎么办呢？”费利克斯问。“你打算决斗吗？”

“我知道你曾经学过这一手，我没有学过，但是我会学会的！”于是他就离开了费利克斯。

过了一两天以后，这两位在同一个房子里出生的孩子——一个出生在第一楼，另一个出生在顶楼上——又碰到一起了。费利克斯和贝儿讲话的态度好象在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裂痕似的。后者回答得非常客气，但是非常直截了当。

“这是怎么一回事情？”费利克斯说。“我们两人最近很有点儿别扭。但是一个人有时得开点玩笑呀，这并不能算做轻浮！我不愿意别人对我怀恨，让我们言归于好、忘记一



切吧！”

“你能够原谅你自己的态度吗？你把我们都应该尊敬的一位夫人说成那个样子！”

“我是说的老实话呀！”费利克斯说。“在上流社会中，人们可以谈些尖刻的话，但是用意并非就是那么坏！这正

如诗人们所说的，是加在‘每天所吃的枯燥乏味的鱼’上的一撮盐。我们大家都有点恶毒。亲爱的朋友，你也可以撒下一点盐，撒下天真的一丁点儿盐，刺激刺激一下呀！”

不久，人们又看见他们肩并肩地在一起走了。费利克斯知道，过去不只一个年轻美貌的姑娘在他身旁走过而不会瞧他一眼；但是她们现在可就要注意他了，因为他是在和“舞台的偶象”在一起。舞台的灯光永远在舞台的主角和恋人身上撒下一道美丽的光圈。哪怕他是大白天在街上走路，这道光仍然是罩在他身上，虽然它惯常是熄灭了的。舞台上的艺术家大多数是象天鹅一样，人们看他们最好是当他们在演出的时候，而不是当他们在人行道上或散步场上走过的时候。当然例外的情形也有，而我们的年轻朋友就是这样。他下了舞台后的风度，决不会搅乱人们在当他表演乔治·布朗、哈姆雷特和洛亨格林时对他已形成的概念。不少年轻的心把这种诗和音乐的形象融成一气，和艺术家本人统一起来，甚至还把他理想化起来。他知道，他的情形就是如此，而且他还从这种情形获得某种快感！他对他的艺术和他所拥有的才华感到幸福。但是年轻幸福的面上有时也会复上一层阴影。于是钢琴上的曲子便引出了这样一支歌：

一切东西都会消逝——消逝，

青春、希望和你的朋友。

一切都会象风儿一样奔驰，

再也没有一个回来的时候！

“多么凄楚啊！”那位寡妇男爵夫人说，“你是十二分的幸运！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人象你这样幸运！”

“智者索龙①曾经说过，一个人在没有入坟墓以前不应该称他幸运！”他回答说，他严肃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假如我还没有愉快和感谢的心情，那将是一种错误，一种罪过。我不是这样。我感谢上天委托给我的东西，但是我对它的评价却是与别人不同。凡是能冲上去、能散发出来的焰火，都是美丽的！舞台艺术家的工作也是同样地昙花一现。永恒不灭的明星，与忽然出现的流星比起来，总会被人忘记。但当一颗流星消逝了的时候，除了一项旧的记载以外，它不会留下任何长久的痕迹。新的一代不会知道、也无

① 索龙（Solon），是纪元前第六世纪雅典的七大智者之一。

从想象那些曾经在舞台上迷住他们曾祖父母的人。青年人可能轰轰烈烈地称赞黄铜的光泽，正如老年人曾经一度称赞过真金的光彩一样。诗人、雕刻家、画家和作曲家所处的地位，要比舞台艺术家有利得多，虽然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到困苦和得不到应有的承认，而那些能够及时表演出他们的艺术的人却过着豪华和由偶象崇拜而产生的骄傲的生活。让人们崇拜那色彩鲜明的云块而忘记太阳吧。但是云块会消逝，而太阳会永远照着，给新的世世代代带来光明。”

他在钢琴面前坐下来，即席创作了一个从来不曾有过的富于思想和力量的曲子。

“美极了！”寡妇男爵夫人打断他说。“我似乎是听到了整个一生的故事！你把你心里的高歌用音乐唱出来了！”

“我在想一千零一夜，”那位年轻的小姐说，“在想那盏幸运的神灯，在想阿拉丁！”她用她那天真、泪水汪汪的眼睛向自己的前面望去。

“阿拉丁！”他重复这个词。

这天晚上是他的生活的转折点。无疑地，这是新的一页的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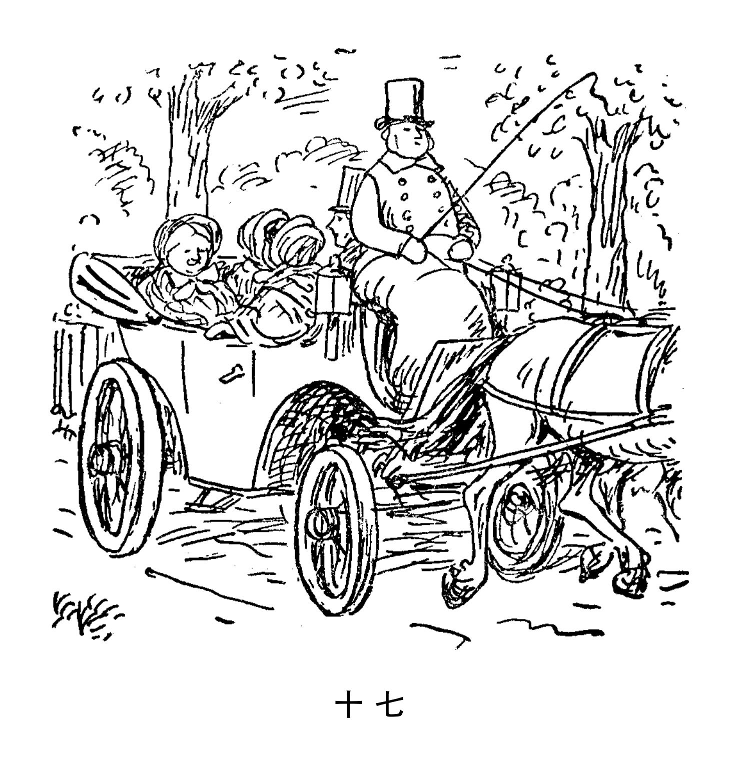
在这一年流水般的岁月里，他遭遇到了一些什么呢？他

的脸上已经失去了那新鲜的光彩，虽然他的眼睛比从前明亮得多。他常常有许多夜晚不睡，但并不是因为他在狂欢、戏闹和牛饮——象许多有名的艺术家一样。他不太多讲话，但是比以前更快乐。

“你在沉思默想些什么东西呢？”他的朋友歌唱教师说，“你近来有许多事情都不告诉我！”

“我在想我是多么幸运！”他回答说。“我在想那个穷苦的孩子！我在想阿拉丁！”





十 七

如果按照一个穷人的儿子所能期望得到的东西来衡量，贝儿现在所过的生活要算是很幸福和愉快的了。他的手头是这样宽裕，正如费利克斯曾经说过的一样，他可以大大地招待他的朋友一番。他在想这件事情，他在想他最早的两个朋友——妈妈和祖母。他要为她们和自己举行一次招待。

这是一个美丽的春天日子。他请这两位老人坐上马车到城外去郊游一番，同时也去看看歌唱教师新近买的一座小村屋。当他们正坐上车子的时候，有一位衣着寒酸的、约摸有三十来岁的女人走了过来。她手里拿着一封由霍夫太太签名的介绍信。

“你不认识我吗？”女人说。“我就是那个大家称为‘小鬈发头’的人！鬈发现在是没有了。它曾经是那么多，现在全都没有了；但是好人仍然还在！我们两人曾同时演出过一个芭蕾舞剧。你的境遇要比我的好得多。你现在成了一个伟大的人。我已经离了两个丈夫，并且现在也不做舞台工作了！”

介绍信请求他送她一架缝纫机。

“我们两人同时演出了哪一个芭蕾舞剧呢？”贝儿问。

“巴杜亚的暴君，”她回答说。“我们在那里面演两个小小的侍从；我们穿着蓝天鹅绒的衣服，戴着无边帽。你记得那个小小的玛莉·克纳路普吗？在那个行列中，我正走在你的后面！”

“而且还踢着我的小腿呢！”贝儿笑着说。

“真的吗？”她问。“那么我的步子是迈得太大一点了。

不过你走到我的前面很远！比起腿子来，你更善于运用你的脑袋！”于是她掉过她那忧郁的面孔，娇媚地望了他一眼。她相信，她的这句恭维话说得很有风趣。贝儿是很慷慨的：他答应送她一架缝纫机。那些把他赶出芭蕾舞的道路、使他能做出更幸运的事业的人之中，小小的玛莉也的确算得是一个很得力的人。

他很快地就来到了商人的屋子前面。他爬上妈妈和祖母所住的顶楼。她们已经穿上了她们所有的最好衣服。碰巧霍夫太太在拜访她们，因此她也被请去郊游了。她的心里曾经斗争了一下，最后她写了一个便条送给霍夫先生，说她接受了邀请。

“贝儿净得到一些最好的恭维！”她说。

“我们这次出行也很排场！”妈妈说，“而且是坐这样一辆漂亮和舒服的车子！”祖母说。

离城不远，在御花园的近旁，有一座舒适的小房子。它的四周长满了葡萄和玫瑰，榛子和果树。车子就在这儿停下来，因为这就是那个村屋。一位老太婆来接待他们。她跟妈妈和祖母很熟，因为她常常帮助她们，给她们一些衣服洗和烫。

他们看了看花园，也看了看屋子。这里有一件特别有趣的东西；一间种满了美丽的花儿的玻璃房。它是和起坐间连在一起的。一扇活动门可以一直推进墙里面去。“这倒很象一个侧面布景！”霍夫太太说。“人们只须用手一推，它就不见了，而且坐在这儿就好象是坐在雀笼子里一样，四周全是繁缕草①。这叫做冬天的花园！”

睡房也有它独特可爱的风格。窗子上挂着又长又厚的窗帘，地上铺着柔软的地毯，此外还有两把非常舒服的靠椅，妈妈和祖母觉得非坐一下不可。

“坐在这上面，一个人就要变得懒起来了！”妈妈说。

“一个人会失去体重！”霍夫太太说。“的确，你们两个弄音乐的人，在舞台上忙碌了一阵以后，可以在这里舒舒服服地休息。我也懂得这种滋味！我想，在梦里，我的腿仍然在跳得很高，而霍夫的腿却在我的身旁同样地跳得很高。这不是很好玩么：‘两个人，一条心！’”

“这里的空气很新鲜。比起顶楼上的那两个小房间来，这儿要宽大得多！”贝儿睁着一对发亮的眼睛说。

---

① 原文是 Fuglegraes，由 Fugle（鸟）和 Graes（草）两字合成的，故直译就是“鸟儿吃的草”。

“一点也不错！”妈妈说。“不过家里也不算坏呀！我的甜蜜的孩子，你就是在那儿生的，你的爸爸和我在那儿住过！”

“这儿要好得多！”祖母说。“这究竟是一整幢房子呀。我高兴，你和那位难得的绅士——歌唱教师——有这样一个安静的家。”

“祖母，我也为你高兴呀！亲爱的好妈妈，我也为你高兴呀！你们两人将永远住在这儿。你们不须再象在城里一样，老是爬很高的楼梯，而且住的地方是那样挤，那样窄！我将请一个人来帮你们忙，而且要使你们象在城里一样，经常能看见我。你们满意不？你们高兴不？”

“这个孩子站在这里，说的一大篇什么话呀！”妈妈说。

“妈妈，这幢房子，这个花园，这里的一切，全都是你的呀！祖母，这也全都是你的呀！我所努力要做到的事情，就是希望你们能得到这件东西。我的朋友——歌唱教师——曾热心地帮助我来把这件东西准备好。”

“孩子，我不懂你这话的意思！”妈妈叫出声来。“你要送给我们一座公馆吗？是的，亲爱的孩子，只要你的能力做得到，你是愿意这样办的！”



“我不是开玩笑呀！”他说，“这幢房子是属于你和祖母的呀！”于是他便吻了她们两人一下。她们立刻就落下眼泪来。霍夫太太的眼泪落得也不比她们少。

“这是我生命中最幸福的一刻！”贝儿大声说，同时把她们三个人拥抱了一番。

现在她们得把这儿所有的东西重新看一次，因为这都

是属于她们的。她们现在有了那个漂亮的小玻璃房；她们可以把屋顶上的五、六盆花搬到这儿来。她们不再只有一个食橱，而有一个宽大的食物储藏室。甚至厨房都是一个温暖而完整的小房间。烤炉和灶连在一起，而且还有一个烟囱；妈妈说，这简直象一个又大又光的熨斗。

“现在你们象我一样，也有一个炉边的角落，”霍夫太太说。“这儿简直是太理想了！人们在这个世界上所能希望得到的东西，你们都得到了！你，我的驰名的朋友，也是一样！”

“并不是一切都有了！”贝儿说。

“那个娇小的妻子自然会来的！”霍夫太太说。“我已经为你准备好了！她是谁，我已经心里有数了！但是我决不会宣扬出来的！你这个了不起的人啊！你看，这一切不是象一出芭蕾舞吗？”她大笑起来，她的眼睛里流出了眼泪。妈妈和祖母也是一样。



十 八

写出一部歌剧的乐谱和内容，同时自己又在舞台上把它演唱出来——这是一件再伟大和幸福不过的工作。我们的年轻朋友有一种与瓦格纳相同的才能：他自己能够创作出戏剧诗来。但是他能不能象瓦格纳一样，有充分的音乐气质来创造出有重要意义的音乐作品呢？

勇气和失望在他的心里轮回地交替着。他无法摒除他的这个“固定思想”。多少年来，它象一个幻象似地不时显现出来。现在它成了一件可能的事情——成了他的生命的目标。钢琴上发出的许多自由幻想，正如从“可能国度”的海

岸上飞来的候鸟一样,一概都被欢迎。那些旋律,那些具有特征的春天之歌，预示着一个尚未发现的音乐的国度。寡妇男爵夫人在这些东西中看到了某种预兆，正如哥伦布在没有看到地平线上的陆地以前，从海浪漂来的绿枝中就已经有了某种预感一样。

陆地是存在的！幸运的孩子将会到达彼岸。每个吐露出的字都是一颗思想的种子。她——那个年轻、美丽、天真的女子——已经吐露出这个字：阿拉丁。

我们的年轻朋友就是一个象阿拉丁那样幸运的孩子！阿拉丁活在他的心里。他怀着同情和愉快的心情，把这首美丽的东方的诗重复读了不知多少次。不久他就取得了戏剧的形式，一幕接着一幕地发展成为字句和音乐。它越发展，音乐的思想就越变得丰富。当这部诗作快要完成的时候,它就象是第一次凿开了的音乐的水源：一股新鲜、丰富的泉水从它里面流出来。于是他又重新改造他的作品。几个月以后,一部新的歌剧,以更有力的形式出现了:阿拉丁。

谁也不知道这部作品；谁也没有听到过它的一个小节——甚至最同情他的那位朋友歌唱教师都没有听过。在剧院里——这位年轻的歌唱家每天晚上用他的歌声和卓越

的表演迷住观众——谁也不曾想到，这位把整个生命和精神投入他所扮演的角色中去的年轻人，还在过一种更紧张的生活。是的，一连有好几个钟头，他在聚精会神地完成一件巨大的音乐作品——从他自己的灵魂里流出来的作品。

歌唱教师从来没有听到过歌剧阿拉丁的一个拍子。当它躺在他的桌子上，准备让他通读的时候，它已经是一部充满了音符和歌词的完整作品了。它会得到怎样的评语呢？当然是一个严厉和公正的判词。这位年轻的作曲家一会儿怀着最好的希望，一会儿又觉得这整个的事儿不过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梦想。

两天过去了。关于这件重要的事情他们连一个字也没有提。最后，歌唱教师手里拿着他已经看过的乐谱站在他的面前。他的脸上有一种特殊的表情，但这并不足以说明他的心事。

“我的确没有料到这样的东西！”他说。“我不相信这会是你写的。是的，我还作不出一个明确的判断，因此我还不敢发表意见。在乐器组合方面，偶尔也有些错误——不过这种错误是很容易纠正过来的。有许多个别的地方是非常大胆和创新的，人们必须在恰当的条件下来听才对！正如

在瓦格纳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卡尔·玛利亚·韦伯的影响一样，在你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海顿的痕迹。你的新的创造,对我说来还有一定的距离;但你本人则和我是如此接近，要叫我下一个正确的判断是很难的。我最好是不下判断。让我来拥抱你吧！”他大声说，满面都是愉快的笑容。“你是怎样写出这样的作品来的？”他紧紧地用双臂抱着他。“幸福的人啊！”

通过报纸和“闲聊”，全城马上就传播着一些关于这部新歌剧和这位舞台上驰名的年轻歌唱家的传说。

“他不过是一个寒酸的裁缝,把案板上剩下的一些碎料拼凑成一件孩子的衣服罢了！”有些人说。

“这是由他自编、自写、自唱的！”另外有些人说。“他是连上三层楼高的天才！而他的出身更高——他是在顶楼上生的！”

“这里面有一段双簧：他和歌唱教师！”人们说。“他们现在要敲起一唱一和和彼此吹捧的号鼓了。”

歌剧现在正在被大家研读着。凡是表演其中角色的人都不发表意见。“我们不能让人们说，判断是从剧院发出来的！”他们说。他们的面孔都非常严肃,没有表示出任何期



望。

“这个作品里的喇叭太多！”一位自己也作曲的年轻喇叭手说。“希望他自己不要让喇叭顶进他的腰里去！”

“它显示出天才；它写得很漂亮，具有美好的旋律和性格！”也有人这样说。

“明天在这个时候，绞架就搭起来了，”贝儿说。“判词也许是已经决定了！”

“有的人说这是一部杰作！”歌唱教师说。“另外有些人说，这是一部东拼西凑的东西！”

“真理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呢？”

“真理！”歌唱教师说，“是的，请告诉我吧！请看上面的那颗星吧！请明确地把它的位置告诉我吧！请闭起你的一只眼睛！你能看见它吗？现在请你只用另一只眼睛再去看它！星已经改变了位置，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同一个人的不同的眼睛对事物的看法有这样大的差别，许多人的看法会没有差别吗？”

“不管结果是怎样，”我们的年轻朋友说，“我必须知道我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我必须认识什么我得完成，什么我得放弃。”

夜降临了，决定之夜降临了。

一个知名的艺术家将会达到更高的地位，或者在这次巨大而徒劳的努力中受到屈辱：成功或者失败！这是全城的一个事件。人们在街上通夜站在票房门口，为的是想得到一个座位。剧院是挤得满满的。女士们带来大把的花束。她们将会又把这些花束带回家去呢，还是抛向胜利者的脚下？

寡妇男爵夫人和她美丽的年轻女儿坐在乐队上方的包厢里。观众中有一种不安，有一种低语，有一种骚动。但是当乐队指挥就了位，序曲开始奏起来的时候，这一切就都停

止了。

谁不记得亨塞尔的音乐“Si l’oiseau j’etais”呢① ?它奏出来真象欢乐的鸟鸣。现在这里也有类似的情景：欢乐的、玩耍着的孩子,愉快的、混杂不清的孩子声音;杜鹃和他们唱和；画眉在对鸣。这是天真无邪的孩子们的玩耍和欢乐——阿拉丁的心情。接着大雷雨袭来了，这时努勒丁就使出他的威力：一道致命的闪电打下来，把一座山劈成两半。于是一片温柔、诱惑人的声音飘出来了——这是从魔窟里发出的一个声音:化石般的洞口里亮着一盏明灯,上空响着厉害的精灵的拍翅声。这时弯管乐号奏出一首圣诗;它是那么温存、柔和，好象它是从一个孩子嘴里唱出的一样。起初是一管单号在奏;接着又有另外一管,最后就有许多管一起奏起来了。它们在同一的调子中融成一片，然后渐渐地扩展到丰满而有力的程度，好象是最后审判日的号角一样。神灯已经是在阿拉丁的手里了！一股壮丽的旋律的狂澜涌现了出来。只有精灵的首领和音乐的巨匠才能够发出这样的声音。

---

① 亨塞尔（Adolf von Henselt，1814—1889）是德国的钢琴家和作曲家。“Si l’oiseau j’etais”（假如我是一只鸟）是他的一支名曲子。

在疯狂的掌声中，幕慢慢地开启了。在乐队指挥的指挥棒下，这掌声就象是号角齐鸣的进行曲。一个早熟的、漂亮的男孩子在演唱。他长得那么高大，但又是那么天真。他就是阿拉丁，在一些别的孩子中跳跃。祖母一定会马上就说：“这就是贝儿。这简直跟他在家里、在顶楼上、在炉子和衣柜之间的跳跃没有丝毫分别。看他的心情，他连一岁也没有长大！”

在他走下石洞去取那盏神灯之前，努勒丁命令他祈祷。他是用多大的信心和热忱念出那段祈祷文啊！他的歌声把所有的观众迷住了。这是因为他具有纯洁虔诚的旋律，他才能唱出这样的歌呢，还是因了他具有白璧无瑕的天真？欢呼声简直没有休止。

把这支歌重唱一次可以说是一种亵渎的行为。大家要求再听这支歌，可是没有得到反应。幕落下来了。第一幕结束。

所有的批评家都变得目瞪口呆。大家都怀着一种愉悦的心情，静待进一步的欣赏和享受。

乐池里飘出了几行音乐，于是幕启了。音乐的旋律，象格鲁克的亚尔米达和莫扎特的魔笛一样，把每一个人都深

深地吸引住了。阿拉丁站在那个奇异花园里的场面展开了。一种柔和、低微的音乐从花朵和石头里飘出来,从泉水和深峡里飘出来。种种不同的旋律融汇在一起,形成一个伟大的和声。在合唱中,人们可以听到精灵的飞行。这声音一忽儿远,一会儿近,慢慢扩展到极高的限度,而又忽然消逝。阿拉丁的独白之歌,被这些和谐的调子衬托着,慢慢地升上来。它就是人们所谓的伟大的抒情诗,但它跟人物和场面是配合得那么好,它成了整个歌剧不可缺少的部分。这种洪亮、引起共鸣的歌声,这种从心里发出的、热情的音乐,使得大家鸦雀无声,陷入狂热的境地。当他在众精灵的歌声中伸出手取得了那盏幸运的神灯的时候,这种热忱高涨到了不可再高的地步。

花朵象雨点似地从各方面抛来。他的面前展开了一块由鲜花铺成的地毯。

对于这位年轻的艺术家说来,这是他生命中多么伟大、多么崇高的一个时刻啊!他觉得,比这还伟大的一个时刻永远不会再来。一个由月桂花所编成的花环碰着他的前胸,然后又滚下来,落在他的脚下。他已经看见了这是从谁的手里抛出来的。他看到坐在离舞台最近的一个包厢里的

那个年轻女子——那个年轻的女男爵。她慢慢地站起来，象一位代表“美”的精灵，在为他的胜利而欢呼。

一把火透过了他的全身；他的心在膨胀——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现象。他弯下腰来,捡起这个花环,把它按在自己的心上。就在这同时，他向后倒下去了。昏过去了吗？死了吗？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幕落下来了。

“死了！”这是一个回音。在胜利的快乐中死了，象索福克里斯在奥林匹亚竞技的时候一样，象多瓦尔生在剧院



里听贝多芬的交响乐的时候一样。他心里的一根动脉管爆炸了;象闪电似地,他在这儿的日子结束了——在人间的欢乐中,在完成了他对人间的任务以后,没有丝毫苦痛地结束了。他比成千上万的人都要幸运!

译 后 记

这是安徒生童话全集的最后一册，但幸运的贝儿（Lykke-Peer）却不是安徒生最后的作品，虽然它是作者在晚年写的。这部作品发表于一八七〇年十一月十一日，离作者去世约有五年多的光景。

这部作品在安徒生生前没有引起人的注意，死后也没有引起人的注意，因此在安徒生亲手编的童话全集以及在目前各国所出版的一般全集中也没有把它收进去。丹麦安徒生博物馆馆长斯文·拉尔生（Svend Larsen）在一九四二至四四年编的安徒生童话全集才把它收进去了。这是恰当的，因为这篇故事不仅是充满了感情的少年读物，同时也是研究安徒生的一部宝贵资料。我们一看就知道，这是安徒生所写的一部自传①。

这篇作品是作者于一八七〇年六月一日在荷尔斯坦堡居留时开始动笔，于同年七月十九日在朋友亨利克的家里写完的（安徒生自己是一个老单身汉，没有家；他最后也是

在一个朋友家里死去的)。这部作品一共花了四十多天的工夫完成,就写作态度非常严谨的安徒生而言，可以说是“一气呵成”的。这部作品和他别的作品有一点不同:它从头到尾都充满了乐观的情绪，虽然他的一生是在困苦和饥饿中度过的。

安徒生从小就热望当一个舞台艺术家，一个芭蕾舞演员，一个歌唱家。这部作品就是描写他少年时代对于艺术事业的追求和他在这方面的奋斗情形。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穷苦的孩子,他遭遇到不可克服的困难,他的奋斗终于失败了，他的理想成了泡影。这个故事中的主人公实际上是代表他自己。贝儿在艺术上的成功，表面上似乎是与他的实际情况不相符合，但却真实地反映出他青年时代的心情和希望。他的希望被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打破了，因此他幻想得到阿拉丁的“神灯”,来实现这个愿望。阿拉丁是一千零一夜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一个中国贫穷寡妇的儿子，获得了一盏“神灯”和一只戒指，他只须把戒指在“神灯”上擦一下，就有两个小妖精跳出来听他使唤。凡是他所希望得

---

① 请参看拙作童话作家安徒生。(上海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到的东西,这两个小妖精都可以为他实现。当然他不只希望自己当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他还有很多别的希望:他希望改善他劳苦的妈妈和祖母的生活,让她们“不要每天爬很高的梯子,在一个贫穷的顶楼上度过她们的晚年”。这种希望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也破灭了,但他让它在这个故事中得到实现。

他怀着深厚的感情和温暖来写这本小书。经过了一生无休止的奋斗和失败,在他衰老的暮年,他仍然对生活是这样乐观,抱着这么多的希望。当然,他也并不是没有考虑到“死”,但是“在人间的欢乐中,在完成了他对人间的任务以后”,死也是幸运的。安徒生真是一个不老的少年。这本小书有声有色地绘出了这个不老的少年的灵魂,如实地反映出他的生活和环境,斗争和幻想,因而它要算是安徒生所写的有关他自己的一部极有价值的文献,也是一部非常美丽的作品。

索　　引

第一册　海的女儿

第二册　天国花园

第三册　夜莺

第四册　祖母

第五册　母亲的故事

第九册　踩着面包走的女孩

沼泽王的女儿
赛跑者
钟渊
恶毒的王子
一个贵族和他的女儿们
踩着面包走的女孩

第十册　沙丘的故事

守塔人奥列
安妮·莉斯贝
孩子们的闲话
一串珍珠
笔和墨水壶
墓里的孩子
两只公鸡
“美”
沙丘的故事

第十一册　冰姑娘

演木偶戏的人
两兄弟
古教堂的钟
乘邮车来的十二位旅客
甲虫
老头子做事总不会错
雪人
在养鸭场里
新世纪的女神
冰姑娘

第十二册　小鬼和太太

蝴蝶
素琪
蜗牛和玫瑰树
鬼火进城了
风车
一块银毫
波尔格龙的主教和他的亲族
在小宝宝的房间里
金黄的宝贝
风暴把招牌换了
茶壶
民歌的鸟儿
小小的绿东西
小鬼和太太

第十三册　干爸爸的画册

贝脱、比脱和比尔
藏着并不等于遗忘
看门人的儿子
迁居的日子
夏日痴
姑妈
癞蛤蟆

H. C. Andersen
EVENTYR OG HISTORIER

根据 Flensteds Forlag，Odense，
Denmark，1950 年版本

幸 运 的 贝 尔

〔丹〕安 徒 生 著
叶 君 健 译

上 海 译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 海 市 印 刷 四 厂 印 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5.25 插页 2 字数 79,000
1978 年 6 月新 1 版 197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 · 10188 · 44 定价：0.43 元

书　号：10188·44

定　价：　0.43 元